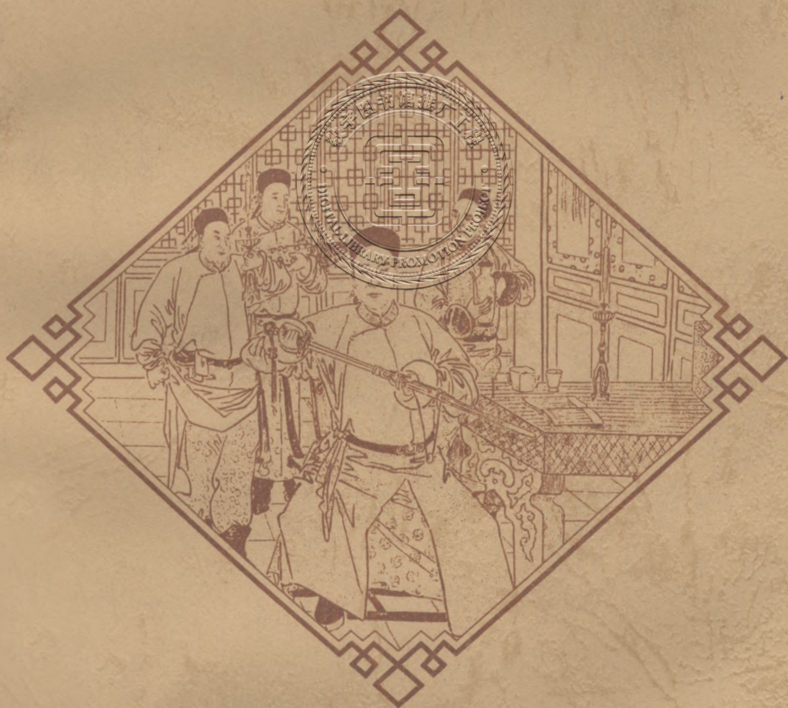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雍正剑侠图

◆〔民国〕常杰森 著



華齡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历代文化丛书

雍正剑侠图

(下)



〔民国〕常杰森 编著

华龄出版社



第三十五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上回书正说到十老请八卦堂药铺老侠王十古，王十古决定随同海川去昆明，回到内宅取军刃，又把事情跟老妻王大奶奶说明，为了朋友，要去八卦山一些日子。对于这件事，老太太倒没阻拦，只说："你去吧，想着看见李昆兄弟替我问候。"第二天一清早起来，王十古围好了十三节人骨鞭，小包袱打好，乾坤太极图放在里头，家里都安置停妥，大家从这儿起身登程，就奔铁善寺来了。

非止一日，来到铁善寺，顺山道往上走，直奔铁善寺的山门。远远地往铁善寺一瞧，喝！门口可聚了很多人。自从他们爷儿十个走后，铁善寺的人就盼着。老侠于成告诉二爷侯杰，每到晚上多加点小心，万一王爷要出点什么事，你我都担不起！甭说出外头跟人家八卦山闹着事呐，就铁善寺请来的这些人里，也还有好些个二五眼的呐，我们不得不防。于老侠、侯二爷白天陪着王爷在一块儿说话，计算日期，琢磨着要来嘛可就该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小僧跑进来："阿弥陀佛，王爷，诸位老英雄啊，山下来人了，我家老当家的亚然和尚陪着很多人，那里头还有一个老人，生朋友到了。"王爷他们呼啦一下子，二百多位东西配殿的人全跟着一齐往外走。济慈和尚头前带路，来在山门外，大家众星捧月地陪着王爷。王爷这高兴呀，抱拳道："众位，把王老侠客请到了？"海川给王十古介绍道："哥哥，这就是当今万岁康熙爷的四皇子雍亲王爷。"王十古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草民有何德能之处，敢劳王爷玉叶金枝您出寺迎接？我给您磕头道谢！""哎呀，老侠客，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缘在三生，休要行礼，折杀胤祯，快起快起。"众英雄往里走，一直来到东配殿。大家落座，全陪着王十古坐着。王爷可说："哎呀，你们爷儿位来得很快呀。"老侠王十古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然后问王爷："王爷，您看这事情，草民来了应当怎么办？""王老侠，你是武林道的前辈，本爵对绿林道是个门外汉，你跟太极公是朋友，他手下的孩子们跟海川闹了事，北京城大内盗走了国宝，此事皇上十分震怒，命海川待罪捕盗。皇上既然震怒了，事情就不好办，但只要国宝还了朝，剩下的事都好办。"王爷给王十古这么一个杠杠：翡翠鸳鸯镯得给了皇上，韩宝、吴志广到底怎么样都不要紧，到时候报一个畏罪自杀，皇上也没处找去。王十古也把自己来时所想的跟王爷提了："草民跟李太极确实是个朋友，人家太极公太极十三式自成一家，艺压武林，是多年的成名前辈。我王十古打算写封信，让他定日子约草民进山跟他谈谈，或是请太极公到铁善寺来，由他去定，到那个时候见面再谈。"王爷点头："老侠客，这是第一步，太好了。"拿过纸笔墨砚来，王十古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写完之后，给大家念念，装在信封内，说道："海川，你说派谁去好呢？"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王老侠客，贫道愿往。"大家伙儿一抬头，原来是南侠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王老侠说："哎呀，司马仙长啊，您这一次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把我王十古接到铁善寺，坐未安席，您又要下书去，我王十古心中很不安宁，还是派别人去吧。""无量佛，王老侠，一来贫道也不累，二来我想派个弟子去，就不如派个大人去。您说呢？"王十古点了点头："振远贤弟啊，还是

你们爷儿几个拿主意吧。”“啊，道哥要去，那就请道哥辛苦一趟吧。”

南侠换了一件道袍，把书信揣在怀里，手里拿着拂尘，辞别众人，从铁善寺下来，直奔八卦山。南侠司马空到底是什么心呐？司马老仙长想得也很多。老筛海爷金元告诉三小，回庙后设法请王十古，南侠司马空自报奋勇，也跟着去了。南侠又跟于爷想得不一样。南侠心想：这又何必呢？铁善寺这么多人，非王十古不行，那么别人就不可以斡旋斡旋吗？现在把王十古请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拿着信去，凭我司马空的名誉，凭我司马空的身份，凭我司马空的三寸不烂之舌，准能够顺说李昆，献出国宝。看来，这南侠也惦着露个脸。

等到了金家酒店，顺着栅栏门往里走，挑帘栊进了屋子。花斑豹金荣带着两个伙计都在屋子里，等南侠一进来，金荣赶紧过来。司马老仙长上下打量金荣，看他还真有个相。便问：“无量佛，您是酒店掌柜的吗？”“啊，不错，花斑豹金荣就是在下。请问仙长，您是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仙长吧？”“哟，金寨主，正是贫道。我这一次到这儿来，打算拜见你家大庄主，但不知可以不可以？”“老仙长，这样吧，您既然打算进山，我准备船只，您看好不好？

金荣出去安排，老半天工夫，蹬蹬跑进来了。金荣陪着司马空由酒店出来，到南盘江岸的渡口一瞧，啊！这气派可大了，铺江盖水的船只，足有大小八十只，旗幡招展，每一个船上都有几名庄兵，卒巾号坎，打着裹腿，绢帕缠头，手中抱着利刃，如临大敌。正居中这只大船，已经系好了缆绳，搭好了跳板。这个大船长有八丈，宽也有三丈挂零，一只大舟船，三十二名水手，四个抱头的，两个掌舵的。在船头，两块夹板，三道铁腰，一丈六尺长的大竹竿，蓝缎子三角旗面，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带，金枪顶，红缨子，上头有字：云南八卦山，斗大一个“李”字，被江风一刮，扑噜噜噜噜，一个劲地响。船上一边站着四十名垂手侍立的兵丁，八个马扎上坐着八位庄主爷，那势派大了。南侠一想：李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接我吗？接我也不至于这样啊。耀武扬威，刀枪林立，这是吓唬我吧？一定是。南侠正想着，只见人家八位寨主爷下了船来到江边上。为首的一位问：“哈哈哈，您是司马仙长啊？”南侠单掌打稽首，口颂佛号：“无量佛，您是八卦山的李老庄主太极公吧？不才司马空拜见。”“嗷，久仰老仙长的大名啊，总想着到扬州去拜望老仙长，但是我的事情太多，未能如愿，今天一见，简直三生有幸。哈哈哈，恕过李昆接待来迟呀。”“无量佛，老侠客，贫道司马空有何德能之处，敢劳老侠客如此的客套看待，实在不敢当。”彼此寒暄之后都上了船。老侠李昆用手一指，众兵丁提锚锁，响串锣，解缆绳，撤跳板，船篙点岸，横插南盘江，直接奔北岸。

等来到山口，由船坞又换乘小轿，直奔山寨而去。只见大片的山峰插人云端，烟笼雾绕。一排排的庄兵，都抱着军刃列队两旁。南侠心说：这是如临大敌啊。他也不言语，跟着往上走，转眼之间来到南庄门。司马仙长一瞧，李昆这么阔，怎么他的家里头连个正儿八经的门楼都没有？只是一般的普普通通的屏风门！实际上南侠不懂，这是八卦连环堡。九个人下了肩舆后，由田子步头前带路，引进了正南门。每一道院，每一道门都有重兵把守，全带着家伙。司马空心说：这是干什么？众人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北侠可没出去接，他在屏风后头坐着呢。李昆李太极请南侠上座，哥八个依次相陪。献上茶来，南侠喝了一碗茶刚要说话，李昆抱拳：“司马仙长，您是鼎鼎大名的南侠，我弟兄要交你，巴结都巴结不上，您这一次来，使我八卦山蓬荜生辉。可有一样，你要是从扬州九龙观来，那你我弟兄就至亲至厚，你看得起我李昆，移尊下教，我求之不得，我得把您打板高供，因为您是

从您的庙里来的。如果您要从铁善寺来，哈哈哈，可就两说着了，您要真的凭您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打算顺说李昆，你纵有风流侯公之善辩，浪子陆贾之奇才，范雎蔡泽之言，苏秦张仪之口，恕李昆不奉陪呀。”南侠一听，心说：哎哟，李昆呀，你好厉害呀！我听刘俊说，人家刘俊到你这下书来，连一个兵都没瞧见，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随便出入啊，怎么我司马空一来，你们兄弟八人摆船只迎接到江岸，一路之上列武陈兵，这是冲我示威啊！相反的，到大厅我还没说话呢，你就把我嘴给堵上了，你明知道我是从铁善寺来的嘛，你怎么还说出这话？这是不让我说话。南侠又一想：我们到底还是朋友嘛，我该说的就说，至于说你怎么样让我起火、让我着急、让我生气，我可以不着急，不生气。思索至此，南侠道：“无量佛，李庄主，贫道这一次是从铁善寺来，但是李庄主你是上三门高门的弟子，侯、童二位也是武林道的高门户，你们双方为这件事情，如果争斗起来，引起杀人流血，叫武林同道说我们同门自相残杀，我看这就不美了吧，恐怕叫晚生下辈耻笑。山人这次来，原为的是劝一劝李庄主为什么不能化吴越为一家呢？双方彼此多几个朋友，在武林同道多几个帮手。老庄主，献出国宝，献出二小，不就完了吗？”南侠说的是实话。李昆李太极听完了，把脸就沉下来了：“司马仙长，我刚才说的话阁下没听清，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来作说客！让我李昆交国宝、交二小，束手到案打官司。这可不是我李昆不够朋友，我不能听您的。侯振远、童海川大闹铁善寺，掌震济源僧，这就是冲着我李昆示威，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让我李昆看看，你给不给国宝，你交不交二小，交了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你八卦山就是铁善寺！我是个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吧，想不到您还冲着我弟兄八人说这样的话！你要是帮着童海川，打架不恼助拳人，我姓李的不在乎，你要帮着我，我不敢用，咱们还是刀兵相见吧。来啊，摆队伍，把南侠送出八卦山。”哎哟，人家往外撵了。南侠虽然说是出家人，也不由得无名火起：李昆，你拿我司马空不当人啊！有心亮宝剑跟李昆斗斗。其实南侠真的亮出宝剑，人家李昆也不跟他动手，人家会有说话，我跟您无冤无仇啊，我斗的是侯振远，童林啊。我把侯振远、童林打败了。您要帮忙您上来，我不含糊。现在我犯不上，白饶一命。司马老仙长一看作说客的办法不行，也就把气平下来了。祸福无门，庸人自扰啊，我把人家王十古的信拿出来就完了，我逞这个能干什么。想到这儿，便对李昆说：“老庄主，不要着急，这一次贫道到八卦山，一是为了瞻仰八卦山八位庄主的风采，二来有阁下的故人托我带来一封书信，请您观看。”“啊，您是奉我朋友下书信来的，哎呀，司马仙长，您怎么不早说呢？”司马空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阁下，故人广东王十古托我给您带封信来。”“哎呀，老仙长啊，恕我李昆冒昧，冒犯仙长，这是我李昆的不对了。”南侠一听，人家给我作揖是冲着王十古，王十古是他哥哥，没有王十古这三字，人家敢拿草纸把我捏出去，有王十古这三字，就给我作揖，赔礼道歉。嘿，司马空心说：李昆呀、李昆，可真有你的啊。南侠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李昆李太极把信接过来对胡元霸道：“二弟，赶紧吩咐人预备脸水、漱口水。”准备好了，胡二爷把信接过去，李昆李太极洗了手、漱了口，然后重新捧着书信，冲着铁善寺，冲着东南方向鞠了三躬。这下可把司马空的鼻子给气歪了：李昆呀！你对王十古就这样，你对我司马空就那样，不都是个侠客吗，不都胡子白了吗，谁能高三丈？南侠气得直咬牙，可表面上还乐呵呵地站在这里。李昆看完了信，说：“二弟，你们大家伙儿洗洗手，把哥哥的信接过去看一看。”哥儿七个过来，胡二爷举着，大家一一过目，阅毕装好。胡二爷问李昆：“哥哥，王老哥哥这封书信咱放在哪？”李昆犹豫了半天道：“兄长的书信放在哪

也不恭敬，拿到后头，放到祖先堂去吧。”“是。”胡二爷亲自捧着信，送往后面祖先堂。司马空心说：哎哟！要把我气死了！李昆一躬到地说：“老仙长，奉我兄长之托来到八卦山，恕过李昆言语冲撞多有冒犯，我给您准备酒宴，一定盛情款待。”南侠心说：我要吃了你的饭，我非得噎嗝不成！便对李昆说：“太极公，不瞒您说，我来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太极公要认为可以，您赶紧修书信，贫道我回去。”李昆摆手：“不敢给兄长修书，兄长的书信，我弟兄领了，要是那样，就请南侠客回到铁善寺面见我的哥，就说我弟兄八人给他请安了。至于我们弟兄打算怎么办，明天我派我二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一来多年未给哥请个安，二来把我弟兄的心思跟哥哥提一提，那个时候任凭我兄长示下。”南侠说：“无量佛，老庄主，既然如此，贫道告辞。”“等一等，接您进山，送您出寨。”“哎呀，实在隆重，贫道受宠若惊，我不敢当啊，您就派个人把我带出去就行了。”“既然如此，金荣把老仙长送出八卦山。”“是。”大家送到庄门，然后金荣陪着司马空下了山到船坞上船，一篙支来到南盘江的南岸金家渡口。南侠司马空一个人往前走，过了十八棵杨，老仙长站住身形，回过头来看一看云雾盘绕的八卦山，自语道：“无量佛，李昆呐李昆，我司马空来到你的八卦山，你列队陈兵，耀武扬威，你这是要吓唬我呀！我姓司马的跟你有什么过结？”嘿，越想越气，须发皆张，脸也白了，浑身也哆嗦了，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团。后来一想，我这又何必呢，一个出家人，人称练气士，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我八十多岁的人生这么大的气，我犯得上吗？你李昆气我，我不生气啊，我姓司马的比你高，哈哈哈！南侠回嗔作笑，继续赶路。没走几步又琢磨上了：嘿，李昆呀，我姓司马的也是个侠客，了不起的人物，可到你那儿惦记往外轰我，但你哥哥的书信一拿出来，你就冲着书信磕头，哎哟，我跟王十古的分量差得太多了！这么一想，又气上了。真是乐一阵气一阵，气一阵乐一阵，神魂颠倒，都迷惑了。一抬头，已经到了蜜蜂岭。老侠司马空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心说：叫大家瞧见我这失神的样子多难堪啊。南侠静了静心神，这才赶奔山门，进山门往里走，来到东配殿挑帘进来。

侯振远，童林都接到门前：“哥哥，回来了。”然后坐下。“啊，回来了。”南侠跟王爷、于老侠、王十古这些人彼此见完礼。王十古这才细问：“司马大弟，这一次愚兄请你到八卦山遇见李昆下书信，他对你招待如何啊？”南侠心说：要把我鼻子气歪了，这怎么跟人家王十古说啊。“啊，王老哥哥，人家李昆李太极看在您的份上，待我司马空十分殷勤。”“嗷，他又说了些什么？”“他说您的原书信他留下放在祖先堂内供奉起来，不敢给您写信，明天派他的舍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面见阁下，一来以慰二十多年相思之意，给您磕头请安，二来听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着好呀。”

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众雄都在东配殿陪着王爷说话。正在这个时候，门头僧进来道：“哪位是王十古王老侠客？”“嗷，不才就是。”“嗷，老侠客，现在有八卦山的二庄主铁臂猿猴胡庭胡元霸给您请安来了。”“快快有请。”王十古往外迎接，应太和在后头跟着，一前一后，直到头层大殿。这个时候，人家胡二爷就进来了：“哎呀，哥哥，多年不见，您倒好啊，我跟我的哥哥弟兄都惦记着给您请安。”说着过来就磕头。“二弟，请起请起。”应太和赶紧过来拜见二叔，然后把胡元霸一直请到东配殿。王十古可不能给介绍啊，因为这是八卦山的人，怎么着也算敌对啊。安排好了座位，人家胡二爷坐下。大家伙儿看看胡二爷，一身蓝，扎着绒绳很干净，肋下也不带刀，搬尖洒鞋白袜子，白剪子股的小辫，还真有个相。胡庭道：“昨

天司马仙长去了，说哥哥您来了，我弟兄都很高兴，早就想跟哥哥见面，这次您来，太好了。我哥哥让我到这瞧瞧您。”“嗷，我谢谢兄弟。铁善寺的众位英雄侠义跟八卦山的事情，哥哥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既然哥哥我来了，我希望两造里言归于好，愚兄愿意从中斡旋。你跟你的哥哥商量了吗？是你们哥儿几个到这来啊？还是我到你们山里去啊？”“我哥哥跟我提了，让我跟哥告禀：如果哥哥乐意屈尊下教，请哥哥带着所有英雄侠义明日进山见面好谈；如果哥哥不愿意去，那么我弟兄就来到此处趋前受教。”“哈哈，二弟，太客气，哪儿能这么办！好吧，既然如此，愚兄准到八卦山。”“好！”王十古又道：“既然如此，我可就不款待你了，请回去吧。”说完以后，王十古和徒弟应太和又给送到山门，看着胡二爷走远了，爷儿俩回来。到了东配殿以后，王爷可问王老侠客：“看这意思明天得去了。”“是啊，王爷，我们合计一下都谁去吧。”有关人员都想去，大家伙儿呼啦啦站起一帮来，这个说我去，那个说我去，尤其是童海川，急着说：“事情是我的，哥哥，我得去。”王十古道：“兄弟，你自然得去啊，这样办，咱们计划一下。依我看，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济慈和尚，再有二弟一轮明月落九州苍首白猿侯杰带着小弟兄，连铁善寺请的英雄侠义一共二百多位全在铁善寺保卫王爷，听候我们的捷报。明日赶奔八卦山的英雄有老侠于成，第二个王十古，第三个司马空，第四个侯振远，第五个张鼎，第六个赛判飞行侠苗泽，第七个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第八个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第九个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第十个展翅大鹏杨万春，第十一个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第十二个铁戟将高林高元甫，第十三个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第十四个神手东方朔陶陶少仙，第十五个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第十六个神行赛罗宣普妙，再往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过海乌龙展大旺，加上穿云白玉虎刘俊，和八卦山里的北侠，还有金睛红龙应太和，老少群雄二十一位。”王十古把人定好，王爷一看成了，这力量可也真不小啊！这一天就研究这码事，能办到哪步，能怎么个办法。到了晚半晌，众人吃完饭早早休息。

第二天清晨起来，老侠侯振远嘱咐二弟，又拜托水晶长老亚然跟济慈和尚，连同外请的这些人好好保护王爷，千万千万不可滋事生非。又告诉张旺、孔秀，一定要把两个傻小子看住了。大家嘱咐停妥了，各自把东西带好了，由铁善寺告辞出来，一直赶奔八卦山。

二十多位老少英雄，僧、道、俗全有，一路之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几十里路，微然一加快，可就到了。远远地望去，花斑豹金荣带着八个底下人，没有带军刃，在十八棵杨这儿垂手侍立。时间不大，群雄到了，金荣赶紧过来道：“老侠客爷，金荣给您行礼了。”王十古搀住：“你是金家酒店的金寨主吧？”“不错，正是晚生。”“哈哈哈。我到你们八卦山来的时候，你可还是个小伙呐。”“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我也是半老之人了。老侠客的风采，不减当年。众位，在下有礼。”认识不认识，全作个揖，最后金荣看见刘俊了：“哎哟喝！小兄弟你也来了。”刘俊过来给金寨主行礼。老侠王十古看了看金荣问：“你家主人现在哪里？”“我家主人现在渡口江岸恭候多时了。”南侠在旁边一听，怎么着，我们还没来，人家就恭候了，这可跟我来的意思不一样啊。王老侠说：“嗷，既然如此，金荣你头前带路。”老少群雄在后头，往金家渡口走。到了金家渡口，远远地看去，要把南侠真给气死了。原来水面空荡荡，只闻江水声，芦苇深处弯着一只大船迎接客人。南盘江的岸边，有四个家人垂手侍立，哥儿八个都在马扎儿上坐着呢，没有一个拿刀拿枪的，都是长大的衣服，丝毫没有列武陈兵的迹象。南侠心说：我来你们怎么那样呢？现在你们又这样，

真是欺人太甚了！人家哥儿八个一见王十古等众人来到，马上站起来了："哥哥，哈哈哈，小弟等候多时了。"老侠王十古抢步进身，抱腕当胸："众位贤弟。"李昆紧行几步来到跟前："小弟给您磕头了。""兄弟呀，愚兄实不敢当。"王十古跪下右腿，左腿一弓，叫半礼相还，把李昆李太极给搀起来了。"哥哥，虽然说当年您在八卦山屈居数日，我弟兄得聆教益，受益匪浅啊。自从哥哥走后，想起哥哥的尊颜，无日不神驰左右，再盼着哥哥来，关山相阻很不容易。二十多年了，今天兄长莅临八卦山，小弟等心里万分地高兴啊。不过，哥哥啊，您可显得老多啦，已经白发满头了。""哈哈哈，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屈指算来，二十余载，愚兄跟你们弟兄分手以后，回到家中也是心驰神往，总惦念贤弟，时怀云树之思。兄弟，这一次哥哥我来了，给贤弟们添些麻烦。""哥哥，我们请都请不到啊。"这时候二爷胡元霸过来，跪倒了磕头："哥哥，我给您行礼了。""二弟啊，昨天见过礼了，起来吧。"三爷任光、四爷法禅、五爷贺永、六爷汤龙、七爷、八爷都过来给老侠王十古行礼。说真的，都很恭维尊敬，但是恭维得一点儿都不假，让你看着发于肺腑，十分至诚，这叫发乎情止乎礼。这一点南侠碗实看出来了，人家兄弟是世交。老侠王十古挨着排的见礼，把应太和也叫过来："给你八位叔叔行行礼。"李昆抱拳："哥哥啊，咱们进山说话儿吧。"老侠王十古点头答应："全依贤弟。"李昆一招手，大船慢慢地荡着桨来在渡口，系好了缆绳儿，搭好了跳板，上头预备了不少的马扎儿。李昆李太极一招手，解缆绳，撤跳板，船篙点岸，这才摇橹横穿大江，赶奔北岸船坞。

江面儿很宽，江水很平静，一点儿风丝也没有。来到船坞下船以后，大家伙儿稍事休息。恭请诸位从船坞出来，顺着山道上山，半山腰儿没有窝棚和那些带刀的兵丁了，连来往走道儿的庄兵都看不见。南侠心说：真地道嘿！怎么唯独我来那么热闹哇？众人往山上走，这次不走南门儿了，从南边儿往东边儿转，转到八卦连环堡的东南方向，这里也是屏风门儿，屏风门里头就是院子。到这儿李昆不走了："老哥哥，请吧。"南侠心说：看来李昆待我还不错！如果下书信的时候人家李昆让我头里走，我非进了迷魂阵现了眼不成。这一来，司马仙长倒也心平气和了。老侠王十古心说：你打算拿这九宫八卦连环堡来难住我姓王的？李昆呐，难道我真的连你这小小连环堡都进不来？我看，这是东南方向，按西北的乾宫来说，乾、坎、艮、震、巽，这就是巽宫第五门，再往西就是刚才来的那儿，南门儿叫离，再往那边转叫坤、兑，这就是八卦八门。老侠王十古前头带路，众群雄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帘栊高挑，大家伙儿进去了。北侠可没在这儿，老少群侠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底下人进来摆好了桌椅。李昆很谦虚："老哥哥，您这一次应邀请来到八卦山，小弟我事前不知，也没给您准备好丰丰盛盛的酒席，我想恭请兄长跟大家伙儿吃点儿东西，回头咱们再谈话。"王老侠一笑："贤弟呀，来的时候儿已经用过了，现在大家伙儿还不饿。"李太极点头："要是那样儿，好，献上茶来！"全都是盖碗儿茶。王十古喝了一碗茶以后，一抱拳："贤弟呀，你和海川怎么闹得这么大的事？这年轻人身入武林，奉师命兴一家武术，也十分不易。虽说跟你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但是，事情该了也得了哇！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跟贤弟不厚，我跟海川不薄，我想出头跟两造把事情了一了，不知道贤弟乐意不乐意？我想贤弟你知道我王十古的为人呐！我绝不能蔑着一个向着一个。"李太极沉了一下："哥哥啊，唉！怎么说呢？侠客下山兴一家武术是好事，我武林之中又添个门户，又出了一位正人君子、少年的英雄。我作为八十的人，能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掌打雷春，回来之后我责备了雷春，不让他再下山。掌打贺豹，回来之后也责备了他，贺豹是背着我弟兄

们到北京城的。说真的,我弟兄都有家教不严,疏于管教之责!万没想到韩宝、吴志广两个小冤家,大内盗出国宝陷害童侠客。咱们都是正门正户,我跟二小说,你们要跟童海川童侠客有仇有恨,你拍门儿找他,这是人物。盗国宝动了万岁之怒,我八卦山天胆也不敢犯朝廷的王法。但是事情已经出来了,说真的,那时候如果有人来八卦山把事情说清,我李昆情愿献国宝。没想到杭州擂事情完了以后,童侠客北高峰献艺贺号,接着到了铁善寺,群雄大会,威镇铁善寺啊!我想这是敲山震虎吧?我已经命二弟元霸,把韩宝、吴志广连同国宝找回八卦山,这您放心,现在都在八卦山呢。我本应当绑二小献国宝,到铁善寺去,把人和物都交给童侠客、侯老侠客。我弟兄八人,也要束手到案打官司,打窝主之罪。可无奈这铁善寺的事情使我寒得慌,这是打出一个样儿来让我李昆瞧瞧,真的要按照我自己想的办,人家绿林同道知道的是说李昆明理,懂国法,不知道的说我惧怕,这样,我后半生可就不好混了。为此我不敢去。献,不好;不献,也不好。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儿,哥哥您来了。我弟兄八人都承您一份儿情啊!"

"贤弟,你也不用客气,你打算怎么办?"李昆答言:"哥哥来了,没二话,我当然献国宝。可是又觉得我弟兄有点亏得慌。""那依贤弟之见呢?""我兄弟八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准备了几手玩艺儿。我弟兄八个人为一组,在场众位为一组,我们练上来了,众位也练上来了,你我彼此哈哈一笑,我们把二小绑好之后国宝拿出,我弟兄八人情愿自缚打官司。如果我们练上来了,在场众位练不上来,哈哈哈,我们也献二小、国宝,我弟兄也一样束手到案,打窝主的官司。您看好不好?"王十古心说:练上来了你们献,练不上来嘛,你们也献,练不上来你们要献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脸要二小跟国宝哇?那你就把在场众位二十一个人全撅了。"那么贤弟呀!你们商量的几种小玩艺儿都是什么呀?说出来我们大家听听。""哥哥,这五样儿小玩艺儿,头一样儿是八步打灯;二样儿空行十六步;三样儿,就是我们八卦山的哥儿几个跟你们在场众位,交流交流武艺,不准伤人,点到而已;第四样儿,叫蹬萍渡水。""那么这第五样儿呢?""第五样儿是平行十三丈五,又叫狸猫上树。哥哥您看怎么样?"老侠王十古听到这儿,又问:"贤弟,你刚说的五种玩艺儿,是你们弟兄八个人为一组共练一样儿,还是你们弟兄八位每位练一样儿呢?还是你们每位这五样儿全练,然后我们在场诸位,每位也都得练下来呢?还是一个人出来练完了就算交待了呢?愚兄我还不大明白。"李昆也知道,王十古很厉害,他这话不能拉空啊。"老哥哥,我刚才说完了,您没听清楚,我们八个人算一个人,谁练都成。您这边儿在场老少群雄不管多少位,哪位练上来就得算,不是说全都练。"王十古听了听道:"嗽,这还可以。贤弟呀,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吧?""等等。我这儿还有个朋友,我把他请出来。这位朋友要是帮着八卦山,众位别恼,但是他要是帮着众位,那么我李昆也不能挑人家眼。人岂无心,士各有志,双方都是朋友。"大家伙儿明白了,李昆说的是北侠秋田。"来人呐。把老哥哥请出来。"时间不大,秋田秋佩雨出来了,除了王十古、应太和不认得,剩下的都认识。老侠秋田接着大宝剑往外走:"哈哈哈,众位仁兄贤弟全到了。贤弟呀,呼唤愚兄有什么事儿啊?""老哥哥,在场众人都是您的朋友,您是从铁善寺到小弟我这儿来的,您在我这儿呆的日子可不少了。今天我们是这么规定的,铁善寺的群雄算一拨,我们八卦山的算一拨儿。我们准备在八卦山试五样绝艺。但是哥哥是朋友,您愿意参加哪头儿,就参加哪头儿。您看好不好?""嗽,这么回事啊。我在八卦山这儿住着,应当参加八卦山你们弟兄这头儿。"海川、于爷一听,嘿!好啦!您那边儿去啦!李昆道:"哥哥,

那我谢谢您。""等等。谁都知道八卦山是八位庄主哇,加上我一个算怎么回事儿?得了,我不往你们这里凑和了,我呀还是那边儿去吧,给我搬个座儿。""哟!"李昆心说:吃着我们喝着我们,待如上宾,您那头儿去啦!李昆也不能说什么。"好,给老人家搬座位。"底下人搬过座位来,秋老侠坐到这边儿后,跟大家伙儿见面儿,跟王十古彼此介绍,两人都是成名的人物,提起来全知道。两位老侠寒暄儿句之后,王老侠对李昆道:"兄弟,咱们开始练艺吧?"李昆点头答应。

李昆派人把院子收拾好了,大家伙儿全出来了。老少群雄来到当院,李昆、王十古都用鼻子尖找了找风儿,一点儿风丝儿都没有。就在院子正中摆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上一盏蜡灯,底下是锡蜡杆,上头插着羊油大蜡。这根蜡已经剩一点儿了,桌上还放着一个火种笸箩。八步打灯,就是从桌儿前走出八步去,回头伸手用手掌"啪"一打,蜡灯就灭了。

大家伙儿一瞧都准备好了,李昆李太极说:"哥哥,我先来呈样呈样。"王十古说:"贤弟呀,我们看看贤弟的奇才,向贤弟学学呀。""众位给看着点儿,练不好众位别挑眼。"李昆李太极后脊背紧靠着这八仙桌儿往前走,走到八步这儿,右脚到了,一收左脚,一调脸儿站住,左脚往前一伸,后跟挨地,脚尖儿翘起来,两手如抱圆球,一个在先一个在后,气贯丹田,二目凝视,打肾眼儿提一口真气达于左臂,运在掌心,"哼"了一声,由掌心出来一股劲力,扑地一下儿,蜡苗儿应声而灭,双方都鼓掌叫好儿。李昆李太极等着大家鼓掌过去,面有得色道:"哈哈哈,哥哥,李昆献丑啦!""贤弟,果然好本领。"王十古十分钦佩,正欲与李昆交手,只听身背后有人道:"老哥哥,小弟不才,愿陪太极公试此八步打灯。"王十古一瞧海川过来了。要说三十几岁能练到八步打灯,就这一手儿,便可以挤身于武林道。王老侠嘱咐海川:"贤弟,多加小心。"海川把左脚蹬在李昆的右脚印上,左脚在先,右脚在后,李昆是正身儿,海川是偏式。站好以后,等着底下人打火种,重新把蜡灯点燃着了。海川上右步,撤左手,伸右手,左手顺着胳膊肘儿底下出去,一斜身,一甩脸,也"哼"了一声,"扑!"再瞧这蜡灯苗儿——应声而灭。于爷带头儿鼓掌了,更甭说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了。普照一边儿喊好,心里一边儿骂他师父,我师父怎么这么偏心眼儿,我跟师父学的时候儿怎么没教这么好的能为呀?我大师哥也没教啊。大家伙儿一齐鼓掌。海川打完了往后一撤步,还是原式龙骧虎坐,掌不离胸肘不离肋,一元复始气归丹田。海川一抱拳:"献丑,献丑。"大家伙儿都赞美一番。老侠王十古过来了:"贤弟呀,你看这一个小玩艺儿,八步打灯就到这儿了了吧?"李昆点头:"老哥哥,不错,这头一件小玩艺儿就算成了。""第二件哪?""空行十六步。"

核头粗细的竹杆儿,一共是十六根儿,长一丈一,粗头儿在底下,细头儿在上头。拿着锹镐,在当院量好尺寸,一根儿一根儿整埋了一个圆圈,合算是半步一根杆儿。埋下一尺深去,地皮儿上头露一丈,尺寸不能差。这招可就不好练了,人要飞身形起来,在这十六根竿子上走一个圈儿。练这个东西先要在地下平着放上十六块砖,半步一块,要走空砖。这走空砖不容易。想往这儿迈步,到时候儿一加快您就走不上了,不是走过去就是踩在边儿上了。练到走砖如履平地了,正走反走全行了,把砖横着立起来,再走。这就更不容易啦,接脚的地方儿也窄了,也不稳了,走来走去,这也走熟了,然后把砖竖着立起来,接触地皮的地方儿就更小更不稳了。把立砖儿再走熟了,还要在砖底下撒上绿豆,砖搁在上头滑的。等这个走熟了,再把米面铺的头号大笸箩往当院一放,就转这笸箩。在笸箩上头走熟了,还

不行。把粗一点儿的竹竿儿十六根埋在地里头,在地皮儿上露出一寸多,在这上边儿再走,越来竹竿拔得越长,由一寸长到五寸,由五寸长到一尺,一尺长到二尺、三尺……一直长到一丈。练好了这种东西,就能凭物借力。比如说从这房往那房上蹿,离着远蹿不到,当中有根儿芦苇,借着芦苇一扶的劲儿,就可以上去,这就是蹬萍渡水的真功夫。

等竹竿儿栽好以后,李昆乐嘻嘻地一抱拳说:"老哥哥,还是我李昆呈样呈样吧。""有劳贤弟先练,让我们大家开阔眼界。"李昆李太极来到这竹圈儿切近,脚尖儿一点地,抱元守一,一鹤冲天",身轻似燕,起来就顶一丈一,然后往下一落,如同蜻蜓点水,右脚抬起来,左脚正落在这竹竿儿上。右脚抬起来往前一落,还是那太极十三式,中心一点,脚尖冲上,站到前头那根竹竿儿上。两只手如抱圆球,左右衬托,大褂儿一兜风走得十分快,眨眼之间,这一个圈儿走过来,左脚站在一根竹竿儿上,右脚收回来,轻身提气,竹竿儿都不弯。下来之后,鼻孔之中一省力,气归丹田血海,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大家伙儿都鼓掌喊好。李昆很谦虚:"王老哥哥,您看,小弟献丑啦。""哈哈哈,兄弟好俊的功夫,不减当年呐!"没等王十古往下说,旁边儿有人搭茬儿:"王老侠客,哈哈哈,老朽不才,陪着我兄弟李昆练练这空行十六步。"王十古一瞧,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王十古很钦佩:"哎哟,秋老侠客,您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大家伙儿开开眼界。"李昆一瞧,心说:今儿一清早儿我们俩还一块喝豆浆吃油饼儿呢,这么一会儿,他跑到那头去啦。秋田道:"我瞧兄弟练得不错,技痒难挠,斗胆,我也要试试。掉下来再请别位练,掉下来是不算数吗?"李昆点头:"练不上来,二十一位中有一位练上来就得。"秋老侠一伸手把大宝剑就摘过来了。刘俊机灵,往前赶一步,把师伯的宝剑拉过来了。秋老侠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不绷不掉。老侠客往前走,右手一掀长衫,鞋底儿一点地一拔腰,轻轻地往竹竿儿上一落,这稳当啊,纹丝不动!秋老侠两只手左右衬着,随着往前走,一迈步的时候,左右臂悠起来,眨眼之间就走了一个圈儿。然后从上头下来。李昆笑着说:"老哥哥,佩服佩服,太好了。""哈哈哈,献丑献丑,勉为其难呐。我蒙上来了。"双方又一阵鼓掌。

李昆李太极派人把竹竿撤去,把所有刨的坑儿完全都填平砸实,收拾好了,然后王十古过来了道:"兄弟,这空行十六步咱们就练到这儿吧?""不错,老哥哥,也就到这儿了。""好。这第三样儿我听说叫'试艺'呀?"李昆答道:"不错,双方派人吧。"李太极回过头冲着七个弟弟说话:"你们哪一个过去,跟哥哥带来的众位宾朋当场较量较量。武术讲究交流,互相切磋,不是当场动手就要谁的命。'游戏'二字,点到而已,咱们是以武会友,谁也不伤谁。你们谁过去?"五爷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一抱拳:"哥哥,待我贺永前去!"贺永贺建章捋了捋自己的胡子,归置归置自己身上,没拿兵器,迈步过来了。"众位,我是八卦山的弟兄,排行在五,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哪位过来!与在下较量三合。"刚说到这儿,打西边儿就过来一位,原来是展翅大鹏杨万春。杨万春大高个儿,还真有个相儿,捋着胡子过来道:"五庄主,在下家住湖南桃源县杨家庄,名叫杨万春。我跟五庄主讨教讨教。""嗷!好!既然如此,老英雄请进招儿来!"展翅大鹏杨万春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往前一推,掌挂一团风,"乌龙探爪",对准贺永的胸前,"刷"地一下儿就到了。五庄主贺水上左一滑步,抡右臂一断,左手一攥拳,"单锋贯耳",打杨万春的太阳穴。杨万春缩颈藏头一躲,左脚扎根抬左腿,坐腰走扫堂,两个人封住门户,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上了。在场众位都是行家呀,全都看着,走行门让过步,儿

个回合过去,展翅大鹏杨万春就不成了,尽管当时败相还没露,但毕竟得输。果然两个人动手在十二个回合的时候,五爷贺永拿右脚的脚后跟往起一挂,上左步,对准杨万春的三里穴,拿左脚就蹬。杨万春往后一撤,贺水就势儿左脚下扣地,跟着右步就上来了,“勾挂连环腿”,“啪啪啪”三下儿,正兜在展翅大鹏杨万春的腿肚子上,“嘭”地一声,老头儿杨万春就出去一溜滚儿。五爷贺永贺建章往后一瞅,一撇嘴,那意思,你还差着哪。

杨万春起来了,老头儿脸儿一红:“哎呀,五庄主,好本领,我杨万春不敌,惭愧,惭愧,我认输了。”说完,展翅大鹏杨万春回队了,往人群儿里头一站,掸掸土,一声儿不言语了。旁边过来一位道:“五庄主,真是好本领啊。在下是湖南三老庄的人,神刀红眉叟我叫郑魁郑天雄。郑某不才,前来讨教。”郑奎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单扬手,掌挂一团风,“丹凤朝阳”,对准五庄主贺永太阳穴就来了。贺永退左步伸右手,一迎他的胳膊,叫“白虎洗脸”。郑天雄往后一撤步,贺永右手回来,上左脚一插,左手拳“恶狼扒心”,冲着郑天雄的心口窝儿就到了。郑魁郑天雄滴溜儿一转身,往西边儿一闪,二位当场动手又打上了。郑天雄是玉麒麟司马良的老岳父,功夫确实不错。上中下走三盘,招术展开,两个人的大衫儿兜起风来好像蝴蝶儿,滴溜溜地打旋儿,来回地乱转。开始一招一式你还瞧得出来,时间一长,脚步加快,身法加紧,两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了。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蹦起来,“鱼鹰投河式”,双拳对准贺永的脑门子就打。贺永跨右步甩脸闪身,跟左脚,往前一立,左手“回身捉蟒”,一拎郑奎的胳膊,右手来了个“小鬼儿掏腮”,就在郑天雄的左肋下打上了,郑天雄应声而倒。老头起来了,掸了掸土:“高明高明,郑魁失招,我谢谢您呐。”转身形回去了。

贺永连赢两阵,就有点儿发狂啦。铁戟将高林高元甫迈步往前走,包袱皮儿打开腰中一围,把自己的双戟亮出来了。他是天雄的三拜弟,也是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的三拜弟呀。高林双戟一分:“我跟你讨教讨教军刃。”五庄主贺永一退步,回过身来一招手,有两个家人扛着他的狼牙钏就过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贺永伸手一调脸儿,双手一合狼牙钏:“哈哈哈,好,您怎么称呼?”“铁戟将,我叫高林高元甫。”说完,双戟一合,往前一赶步,“刷”地一下儿,对准贺建章的胸前便扎。五庄主贺永跨右步,一绷左脚一斜身,钏往外一挂,跟着滑右步,一斜身,高林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从钏底下过来,右手一搭,左手戟“仙人指路”,照五庄主贺永的胸前便点,来得很快。五庄主贺永跨左步,一闪身拿钏头一点,高林往后一撤,分双戟,两个人打在一处。也就是七八个回合,高林双戟走扫堂,人家五庄主贺永一立自己的钏,钏攥冲上,拿钏头儿一拄地,高林的扫堂就过不来了。高元甫往回一撤的时候,五庄主上左步,斜身再一上右步,照着高元甫的顶梁就砸下来了。高元甫跨右步往五庄主的后背一躲,贺永就势儿一推后把,打右面儿一转,“叭”一调脸儿,这钏头就到了,奔着高元甫的胸前。高元甫一瞧,坏了,人家军刃来了,自己躲不开,他横着往回这么一拽劲儿。但是肩头还是让钏头给扎了一下,流出血来。高元甫吓了一大跳,纵身形出来,疼得脸色儿发白。刘俊赶紧过来把高元甫搀起来。

五庄主贺永往后一撤步:“哈哈哈,看来这位老英雄功夫不错,但跟我比多少是差点儿。这样儿吧,还有哪位过来,拳脚军刃尽你挑。”说到这儿,旁边儿有人念佛:“阿弥陀佛。五庄主,连赢三阵,好俊的功夫。贫僧不才,当场讨教。”垫步拧腰过来往这儿一站,原来是海川的二师哥,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手里头拿着镔铁

亮银桨，头里是一个扁片儿，后头是一个圆杆儿，在圆杆儿的后头，有一块短短的横杆儿，这是木头的。普照右手一攥后把，左手搭桨杆，就跟划船的劲头儿一样。老和尚过来道："五庄主，好俊的功夫，贫僧普照当场讨教。""嗷，普师父，请进招来。""不用客气，还是五庄主先请吧！"五爷贺永往前一赶步，一颤自己的狼牙钏，奔普照的顶梁就打。普照抬头一看这钏打来了，后把撤手，"金刚亮臂"，右手攥住这桨杆往起一撩，力量很足，一下就把五庄主的大钏给磕出去了，单手一亮桨，"横风扫月"，对准贺永的脖项就打。别看这桨叶没有刃儿，要真砸上能把脑袋给削下来。贺永矮身形单钏走扫堂，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刷刷刷"就是十个回合。五庄主贺永一个"金刚亮臂"，掰起狼牙钏一扎普照，普照久经大敌，立刻用银桨的杆一压，顺着一削，贺永不撒手这手腕子非折了不行，贺永赶紧把大钏就扔了。如果这桨叶儿要是立着戳他，五爷贺永就有性命之忧。普照跨左步一斜身，拿这桨叶儿平着一扇，只扇在他肩头以上，就把贺永给扇出一溜滚儿去。"阿弥陀佛，五庄主，嚯哈哈哈，承让承让。"贺永脸色通红。

贺永输了，自己起来掸了掸土，提拎起钏来交给下人回去了。"八卦山还有哪位庄主，与贫僧再战三合！"正在这个时候儿，铁臂罗汉法禅僧就过来了。他右手攥着亮银方便铲，道："老师傅，你的功夫不错呀，把我的五弟给战败了，贫僧法禅不才，当场讨教。"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虽然跟法禅不认得，但知道头一次杭州擂，自己师弟童林就差一点儿把他拍死，也知道法禅很不软。普照合着亮银桨道："高僧，请进招来吧。""好！"法禅大铲一合，"嘎楞"一声响，对准普照的顶梁就劈下来了。这大铲头儿比簸箕都大，三面是刃儿，"嘎楞楞"地响着，普照上步一闪身，合桨往外一挂，法禅就势往下一奔拉胳膊，大铲就回来了，这下儿正是普照的脚底下。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法禅一转铲，铲头就到了自己的身后，铲梁在眼前，左手的后把月牙子擎起来，照着普照的脖子就来了。普照往后一撤步，蹦起来上右步一斜身，棚铲头盖着普照的顶梁就砸。就这三下，好玄啦！普照赶紧长腰出去。两个人越打越快，十几个回合开去，普照可就不行啦。封闭躲闪，看管定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往里进招了。人家法禅把禅杖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恰如银龙搅海，把普照就围上了。普照一个失闪，法禅"横梁架海"，把普照的亮银桨就给磕飞了。然后把方便铲照着普照的胸口一扎，普照横着一躲，在左肩头上这大月牙尖子就扎上了，撩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这血"唰"就下来了。普照"蹬蹬蹬"倒退出好几步去，法禅往后一撤身，普照念佛："阿弥陀佛，高僧的功夫太好了，贫僧输了"。

金睛红龙应太和跟刘俊赶紧把老和尚搀下来了。神行赛罗宜普妙拿出药来给普照点上，止住了疼痛，好在伤不重，衣服破点儿就破点儿吧。法禅看了看大家道："还有哪位？请过来，贫僧奉陪。"刚说到这儿，旁边儿有人说话："高僧啊，好俊的功夫，在下不才，当场讨教。"原来是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泽通报了名姓，法禅知道这是高人，掰铲梁盖顶一击。老侠苗泽上左一滑步，刀走缠头裹脑。二位当场打在一处。

第三十六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上回书正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法禅僧的月牙方便铲会战赛判儿飞行侠苗泽

苗润雨。苗老侠的天罡刀法十分出奇呀！扇砍劈剁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跟法禅动开了手。法禅的大铲也不软，两个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法禅铲走扫堂，苗老侠飞身形起来，捧刀随着地皮儿一豁，就势儿刀往前一翻一甩腕子，对准法禅的脖子就抹。法禅往下一退头，老侠客抽刀献掌，把刀往回一拉，法禅的命就有危险了。但老侠苗泽只是手在法禅的胸口窝儿上"抨"打了一掌，法禅来个大屁股墩儿。苗爷往后一撤步："高僧，承让，承让。"法禅起来，拿着大铲臊眉搭眼地跑到一边儿去了。苗爷刚要说话，东边儿有人搭茬儿："苗老侠客，不愧是一代的名侠。"说着话，迈步往前走，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一看，嚯！原来是本山的二庄主、二爷胡庭胡元霸呀。这可是个高人，手上有鹰爪力啊。胡元霸来到切近，一躬到地："不才胡庭跟您讨教。""哎哟，二庄主，你是老一代的前辈英雄，苗泽奉陪。"胡元霸一按刀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把刀就亮出来了。刀鞘子往背后一别，"夜战八方藏刀式"站好，他要会斗苗润雨。苗爷往后一撤步，刀走"白猿献果"："二庄主，苗泽无礼了。"说完，往前一抢身，上右步一躬身，左手一搭腕子，刀横在自己的面前，刀刃冲着胡元霸的哽嗓咽喉就抹。胡二爷也是绿林，久经大敌，一看人家苗泽苗润雨出手不俗，马上收右步，弓左步，右步往左边一滑，刀往底下一沉，一扇苗润雨的腕子，苗润雨往后撤步，胡二爷上右步跟左步，就势儿刀一反把，刀把冲上、刀刃冲前、刀尖冲下，刷！就是一个"撩阴刀"。苗润雨苗老侠一瞧，好快呀，往后一倒腰，出去有五六尺。跟着胡二爷一个"长河斩蛟"，一捧刀，刷地一下，刀又到了，奔苗润雨胸前便点。二爷胡元霸在人家名侠苗泽的打制的刀，我这刀碰上你的刀，按理得吃亏，可是我的招法占上风。转眼之间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苗爷错走一招，人家胡元霸斜肩带背一劈，苗润雨就应当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让胡元霸拔腰起来，躲他这招。没想到苗爷上右跨步，拿左手的腕子一搭右手腕，跟着"啪！"刀尖一挑人家胡元霸的刀，这下苗爷输招了。胡元霸就势在他拿刀尖一挑的时候，"啪"一滚腕子，跟着拦腰一斩，一反，这一刀苗爷就躲不开了呀，只见人家胡元霸往回一撤刀，苗爷纵身形出去了。往后一撤身，抱拳躬手："胡二庄主，不枉是成名的老前辈，高明高明，在下苗泽失招了，哈哈哈，我输了。"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一时的失手，但是，真要是仇杀，那么这一失手，你的命就没了。

正在这个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撩长衫，扑噜一抖，鹿筋藤蛇棒就亮出来了。"哎呀，苗兄，你老人家累了，暂时后退，待我李源来。"说完，往前一赶步，啪，把鹿筋藤蛇棒往自己胸前一横，里头是藤子的，外头拿鹿筋拧成，两头一边一个铜疙瘩，这东西悠起来软中带硬。胡二爷一看："哎哟喝！老朋友，您贵姓啊？""家住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的便是。""原来是黄河以北成名的大侠，想不到今日也莅临敝山，荣幸，荣幸，老英雄请来进招。"李源也不客气，拨封八打招术，右手的后把二撒手，右手一立，鹿筋藤蛇棒就直上直下，"举火烧天"，大铜疙瘩对准胡二爷顶梁就砸。胡二爷把自己右手刀藏在中腿旁边，左手掌伸出去，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他一闪身这棒可就空了，胡二爷就势右脚往当中插，跟着右手再抽出来，刀往前递，对准李源的右腿便砍。李源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横棒一斜身，人家胡二爷把刀一卷，左手是掌，右手是刀，往这一站，两个白猿棒三十六式，上中下走三盘舞动如飞，恰似乌龙搅海，怪蟒翻身，啪，啪，啪，接着风声十分快。两旁边的人看得都眼花缭乱啊。两个人转眼之间就几十个回合开出去了。说真的，李源李老侠的本领得在苗爷肩下，不如人家苗润雨，几十个回合开出去，李源就进不

去招了。西方侠于成一看,徒弟要失手,心想:得了,别让徒弟栽这跟头了。于成托着胡子往前一蹭身,两步就到跟前了:“哈哈哈,胡二庄主,暂时先住手。”李源虚点一棒纵身形出去,他十分感激恩师啊。李源赶紧把自己的鹿筋藤蛇棒往身上一围,整理好了衣服,一躬到地:“二庄主,现有在下的老恩师,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前辈跟您讨教。”二爷胡元霸一瞧,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便把刀装人鞘内,摘下交给底下人,二庄主回过头来:“老侠客,您是武林的老前辈,西方老侠!”“哈哈哈,胡老二,你也甭捧我,有这么句话: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年少啊。我毕竟是老了。”胡二爷心说:你老了,你这个老头,表面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子!听说在铁善寺月台上你也跟济源说你老了老了的,结果一巴掌没把济源给拍死!那么大的铁面伽蓝佛给他一杠子一刀他都不在乎,可您的一掌,他就当场吐血,我不能不留神啊。胡二爷道:“老英雄太客气啦,晚生胡庭本是末学后进,今天遇见前辈了,晚生一定奉陪,跟您学几招,得些教益。”“哈哈哈,胡老二,你太客气了,怎么把刀搁下了,想跟我动动拳脚啊?这也好,你进招来吧。”老侠于成一捋颌下银髯,真叫份大。二爷胡元霸往前一抢身:“老侠客,晚生先进招了。”说完左手往前一挑一个引手,“腋底藏花式”,对准老侠的胸前便按。其实呀,老侠于成就是一招,份大欺着你啊!于老侠弓右步一斜身,身子往胡元霸的胸前撞,又拿右手往回搭,这手功夫叫“定心肘”。胳膊肘对准胡二爷胸前便撞。二爷胡元霸的右手空了,人家于爷欺身进来,胡元霸一看要吃亏,不由得往后一撤步,右手回来,双手合在一块,一封老侠于成的胳膊肘,于爷就势进步,摔掌,正是胡元霸的脸上。食指、大拇指年落在胡二爷两边的太阳穴上,手掌一贴他的脸,往下一蹭,刷地一下,没使多大劲,胡二爷可就受不了了,眼泪也下来了,鼻子也破了。于老侠往后一撤步:“哈哈哈,胡老二,慢着点走,你不大好受吧。”胡二爷心说:我是不好受,您这一撸,我脸都险一些被您给撸破了!二爷胡元霸回去了。

老侠于成往那儿一站:“众位,刚才王十古老侠跟李庄主说得明白,咱们双方在大厅前是以武会友,点到而已,当然,我们谁跟谁也没有多大的仇根,彼此印证印证功夫,输赢无关紧要。还有哪位过来呀,哈哈哈,我再奉陪奉陪,由于年岁大了,不能紧着动手,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哪位来啊?”六爷汤隆汤茂海垫步拧腰过来了,汤隆的外号叫宝刀手,此人紫脸膛,大高个,花白胡子。他来到跟前:“老人家,弟子汤隆当场讨教。”“六庄主,好好好,老夫于成久仰你六庄主的本领,听说你刀法很是出奇,不愿意使刀吗?”“老侠客,您老说得明白啊,咱们以武会友,刀不能用,就跟您讨教讨教拳脚,明知不敌,班门弄斧,老前辈不要见笑。”“嗷,六庄主太客气了,来来来,进招来吧。”汤隆往前一抢身,守如处女,动如脱兔,双拳刷地左右一分,对准老侠的左右肩颈便砸。老人家于成“童子拜佛”,在当中往上这么一支,双手往回一抽,“抨”地一下,把汤隆汤茂海的两只胳膊全攥住了,左脚扎根,一抬右脚,用自己的膝盖,照着汤茂海的裆里头就来了。这手功夫就叫“老和尚撞钟”。汤隆心说:要坏,人家把我胳膊攥住了,那只能等死了。但老侠于成可没撞,右腿这么一抬跟着落下去了,轻轻地撒手,汤隆来了个坐蹲。汤隆脸一红:“嗷,老侠客,我输了,回见回见。”老侠于成脸冲着汤隆正要说话,没想到七庄主韩忠这个人,在后头瞅冷子,“刷!”照着老侠于成后腰眼就给了一刀。如果于老侠没看见,这刀砍上,顶多把人家长衫给扎破了,但扎不进于爷的身体里去。韩忠这一刀,李昆看见了,心说真丢脸!于爷也看见了。老侠于成左手一推胡子一掉脸,拿自己

的左脚靴子底往上这么一顶,就这么一搭,一下就把韩忠的刀给踢飞了。跟着换身,左脚一扎地蹦着起来,右脚就到了,正是韩殿远的心口上,抨!把韩忠踹出一丈多去。王十古心说:韩忠呀,你真不知道羞耻。韩忠一个"鲤鱼打挺"起来,脸臊得跟红布一样,冲着老侠一个劲地作揖:"我排行在七,我叫韩忠,老侠我对不起您。""哎呀,鼎鼎大名的七庄主,您过来动手啊,输赢无关,我们这是以武会友,不是仇战,暗算老夫,你未免有点差啊。韩老七,对不起你,这脚踹得劲儿大点。"李昆李太极很不高兴,心说:你是堂堂的七庄主,办这种事情,暗算伤人,甭说你伤不了人家这么大的侠客,即便你真把人家伤了,你也不好看啊。老人家李昆看了看所有的兄弟,用眼睛这么一瞟,那意思是谁也别过去了,回头于成能把咱们都给包了圆,这还行啊!

李昆李太极往前赶步一抱拳:"于老侠客,我多年以前就想拜望您,苦于没有时间,这一次想不到阁下的金身大驾会来到八卦山,这也是让我弟兄多学一点能为的机会,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失啊。七弟韩忠实在无礼,望前辈莫怪。""唉,大庄主,太客气了,你们那边还有谁没动手啊?田家的老八没动手,任家的老三没动手,还有就剩下阁下了。那么太极公是不是惦记着咱们在一起随喜随喜?过过汗呐?""老侠客,您是高人,李昆无论如何也要给您接接招。"说着,李昆摆开了架式,左脚在前,左手在前,右手按在中脐,偏身一站,左脚尖往起这么一挑,这叫太极十三式。"老侠客进招。"老侠于成晃身形上右步,跟左步,左手一引,右手轻轻的对准李昆的面门就打。李昆李太极往旁边一闪身。用手"推出窗前月",跟首掌走"大鹏展翅",右手对准老侠的胃脘穴上就按。老侠撤右步,伸左手往下一挽他,还是那手"倒撵猴",往后一撤左腿,右手掌对准太极公胸前便打。李太极往旁边一闪身,展开自己的太极十三式。两位老侠十个回合开出去,于老侠想让大家看看,同时也让王十古瞧瞧,请你是为了说和,要为了打,不用请你,我于成的两只巴掌还不老呢!于老侠大褂一兜风,往下一矮身,真是形似猿猴、恰如狸猫啊!脚底下一点响都没有,只能听见嚓、嚓、嚓身法展动的声音。但是有一样,于成不赢李昆,人家给王十古留着呢。王十古明白了老侠于成的心,心里想着该是自己过去的时候了,又一想我把老侠于成给换下来,这可不太好啊。正在犹豫,这时候海川"噌"地一下就过去了,海川心说:事是我的,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一下子啊,不能让众位哥哥过去了。海川来到于老侠跟前说:"哥哥您起来。"童林敢说话呀!老人家虚点一掌,纵身形出来,故意地喘着气说:"啊,啊,哎呀,让太极公把我忙坏了,海川呀,好兄弟,你疼护哥哥,干脆你跟太极公讨教讨教吧,太极公,改日再会了啊,啊,承让,承让,哈哈。"于老侠一乐。李昆一拦:"前辈您先等会儿。""嗷,太极公有什么吩咐?""盛名之下绝无虚士,晚生李昆年近七旬往外,在江湖路也走了些年了,听见您的名可不是一天,年轻时候就听到了,果然名不虚传,您的功夫确实是好,我李昆不敌,您容让我的地方,李昆铭记肺腑。"看来李太极是光明磊落的人。李昆想:人家看得出来,我干什么不说出来?于老侠让着我了,那我心里承着,说真的,我要不言语可不好,叫人说我李昆太赖。老侠于成一摆手:"太极公客气,我老了,我确实不成了。海川啊,来吧,跟太极公你们二位交谈交谈。"老侠于成回来了。海川过来道:"太极公,你我应当一战,我就是童林啊。""哈哈,知道,童侠客。阁下年轻有为,武林道后起之秀,作为在武林里呆了几十年的李昆,认为出了您这样的人物是件幸事。童侠客,好吧,我讨教讨教您的别开天地自立一门的武术功夫,请!"海川往后一撤步,前掌往前一伸,凹腹吸胞往那儿一站,目如悬磬,好精

神,跟小老虎似的。李昆也佩服,我这手下的年轻的人多着呢,但跟人家童林比差得多,人家功底磁实。

海川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掌"麒麟吐书"掌挂一团风,"呜"地一下,对准李昆李太极的胸前便打。刚才海川八步打了灯,李昆不是没看见,海川好充沛的内力啊,真的这一拿要按在自己的胃脘穴上,不死也得伤。我四弟铁臂罗汉法禅僧在杭州擂上,就是叫他打的啊!李昆不敢疏神大意,向左一滑步,双手一封,跟着往前一抢身,"丹阳手"奔海川的右面太阳穴就打,也是掌挂着风啊。海川往下一矮身,双手一长,一搭右手腕子,跟着往前一抢步,对准李昆李太极的两肩就搭。李昆李太极"燕子分云"躲过去,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上了。李昆李太极自称一家,太极十三式,把这招术展开来,由里往外稳中取胜,先防备后往外施展,叫做后发制人。海川脚踩八门,施展的是八卦掌,由外往里,抽撤连环,招术出奇,根底甚佳。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这才是真正的一柔一刚,一里一外,刚柔相济。两个人一打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瞧着。老侠王十古这样想:大老远的千里迢迢把我王十古请来,原为给两家说和事,我怎能旁边站立?今天这件事情得完在我王十古手里,我要紧着往下耗,又有什么意思啊。老侠王十古想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弟子金睛红龙应太和说道:"别动窝,一会儿想着给我把军刃递过去。"太和就知道师父要动手了。老侠王十古迈步往前走,来到切近:"李昆贤弟、海川贤弟,你们二位先别动手了。"两位纵身形出去了。海川看了看王老侠道:"怎么?老人家,你惦记跟太极公走上三合五式吗?"老侠对海川点了点头:"贤弟啊,你们确实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海川先回去。"海川回来了。

李昆李太极一躬到地:"哥哥,到底您出头了。"老侠王十古也知道李昆不乐意,但是这也没法子。王老侠说:"贤弟呀,众位英雄千里迢迢把愚兄叫到此地,原为你们两家息事宁人,请兄弟你对愚兄多多的原谅,如果贤弟悬崖勒马,我看事情也不难办理,但是,寒拘住了火,骑虎难下,也难免进招动手。兄弟呀,当初愚兄我来到八卦山蒙你百般款待,拿哥哥我当座上宾,直到今天愚兄也感恩不尽。当初,咱们哥儿俩通过口谈,你的乾坤太极图三百六十五式上中下走三盘,有独到之处,哥哥我也把我的五行八卦掌三百六十五式跟你谈了。今天咱们就验证验证当年的功夫,你我弟兄没有藏私之处,品一品人格,倒不见得非分出上下高低不可。你看可以吗?"李昆点头:"哥哥,您的话,小弟李昆从命。来,看军刃。"弟子们把李昆李太极的乾坤太极图给拿过来了,大家一瞧,纯钢打制,外头罩着金衣,二尺四寸长一根,两根是一对,头上是个茶碗口大小的圆片,圆片两面都是阴阳鱼,底下有五个小云彩托着,往下来,是太极图的图杆,后头手攥着的地方往下,有个八宝灯的疙瘩。攥手的地方有个护手就是小月牙儿,利锐锋快。李昆李太极把自己的太极图怀中一抱:"哥哥,您请吧。"王十古点头:"太和,把军刃给我拿过来"应太和把包袱打开之后,将军刃托过去了。王老侠的军刃跟李昆那个尺寸是一样大,也是纯钢打制,罩着金衣,但是它这头上不是太极图,而是一只小孩的手,手掌平着,手腕也是五个云彩托着,往下也是一根长杆,有个八棱疙瘩,当中是手攥的地方,头里也有一个小月牙的护手蛾眉枝,一模一样,这叫五形八卦掌。老侠王十古把五形八卦掌怀中一抱,来到切近:"太极公,刚才于老侠也说了,你我弟兄也有言在先,武术嘛,本是游戏二字,你我也是验证验证就可以了,谈不到谁胜谁负,请。"说完,"大鹏展翅",左右一分五形八卦掌,李昆李太极也是左右一分太极图,左手太

极图往上挑，右步往前插，右手太极图往下落，太极图的圆扁冲王老侠顶门就点。王老侠纵蚕眉睁虎目，抬头看太极图来了，双掌一搭，跨右步，拿着两只掌一搭，往外一捅这太极图。李昆李太极往后一撤步，王十古右手坠肘沉肩，左手掌划了个圈，直奔李昆李太极的胸前打来。李昆李太极双图一搭，左右一分，合图往前捅，一个在胸膛，一个在小腹，对准王十古就到了。老侠王十古跨右步斜身，右手往上支，左手掌往下压，两个人当场动手。四条军刃打在一处，但是并不快，步眼择得清楚，肩架非常好看，哪一招哪一式出来都四明儿见线，让您看得见功夫。只见二位银髯乱摆，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相仿，滴溜溜地打旋，大厅前一场鏖战。

王十古和李昆的这场交战，除使双方息事宁人之外，另有一层意思是，双方都想验证一下，当年两人的手谈是否是真心实意的，有无藏招掖式的伎俩，一直到三百六十五式完，没有一招错误。李昆点头：罢了，王十古一句瞎话没说。老侠王十古也看出李昆是正人君子，人家也没说瞎话。但是两个人的出身、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李昆是个膏粱子弟，家里是大财主，公子哥啊，他的性格跟王十古可不一样，老侠王十古出身跑腿的。当初，两人在一块儿磋商技艺，王十古离开八卦山后，李昆只有一个想法，一来跟王十古交成莫逆，二来老哥哥王十古的五形八卦图跟我的太极图完全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两人对练起来，定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山中虎云中龙，都是一般大的本领。但是人家老侠王十古就不然，王老侠认为，我跟李昆是朋友，我们俩的招术相同，将来一旦之间有了变目，我拿出五形八卦掌想赢人家李昆，办不到。所以老侠回到家中之后，自己琢磨了一招，叫败中取胜，走后留招。现在，老侠王十古到最后一下了，左右手一悠，对准李昆李太极小腹便点，这是收式的招。李昆李太极当然也是一样，拿双图往下一落，封老侠王十古的八卦掌。王十古银髯往右肩上一甩，脚尖一点地，噌！在李昆的眼前头往前长腰，出去六七尺。李昆一看，知道是走后留招。李太极可说："老兄，胜负未分，您往哪走啊？"说完肩头一晃，脚尖一点地，抱元守一，刷地一下，就奔王十古来了，右手太极图在上，左手太极图在下，对准老侠王十古后腰上便点。老侠王十古来了一手"鹞子翻身"，右手的八卦掌横着，自己扣着腕子，左手八卦掌顺着，转过身来，正打在乾坤太极图的两图上。远远地一瞧，就好像一个小孩伸出两只手抱两个烧饼一样，这劲来得脆，筋劲拿得准，招术发得猛，这叫八卦掌巧打太极图。就这一下，李昆李太极攥不住了，虎口一发麻，当啷啷啷啷，乾坤太极图落地了。这时老侠王十古就势一撤手，当你乾坤太极图往下落的时候，八卦掌也在地上了。李昆往后一撤步，王十古也往后一撤步，满脸春风："哈哈哈，兄弟，哥哥我输了。"

在场的都是行家，谁输谁赢不用交待，人家知道。李昆李太极很感激王十古："哥哥，在场众位都是武林高手，兄弟我输了。您这是成全李昆，有生之日即感戴之年啊。""兄弟，你输我输，你赢我赢，无关紧要，你提得这第三个试艺，也就算到这了，不要再往下搞啦。兄弟呀，该试这第四样了。""不错，这第四是蹬萍渡水。""对，对。咱们到哪儿去练这蹬萍渡水啊？"李昆说："到八卦山的后山，那里有水。""兄弟，哥哥有个不清之事问一问。既然我们试艺过半了，你得把两个孩子给我们带出来，让我们瞧瞧，到底把这两孩子搁到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怎么捉拿这两个孩子？你得说出个办法来啊""哈哈，哥哥，这第五艺就是在后山望云亭下捉拿二小。我弟兄八个人，每到月亮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八月节，都要到后山望云亭去赏月。望云亭是随着山势在上头建的一个亭子，直上直下，总高十三丈，上头有一点八字，八字往上有五尺高的坎墙，我把两个孩子就放在望云亭内，到最后一艺，

平行十三丈五，然后是您这方面上去人，您上去了，韩宝、吴志广带国宝就在望云亭内，可以伸手捉拿。来人呐，把两个冤家给我绑出来。”旁边有人搭言：“哥哥，我来吧。”正是五爷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几个人推推搡搡把韩宝、吴志广押出来了，都是五花大绑。这一次俩人不像在金银乱石岛那么狂了，低着头一声不言语，往李昆李太极的跟前一跪。老侠李昆用手点指：“两个奴才如此猖獗，明目张胆屡犯国法，大内之中盗出国宝，你二人该当何罪啊？”唉，叫我说你们什么呢！”老侠李昆申斥了两句，伸手从韩宝的兜里头拿出一个油绸子包来，包得十分结实，老侠把这油绸包拿出来道：“老哥哥，众位英雄，这就是国宝翡翠鸳鸯镯。”李昆把包打开了，里头是毡子的软包，再把毡子打开里头才是锦缎的包，把黄云缎子包再打开，里头有绵纸，绵纸里头才是翡翠鸳鸯镯。在掌中这么一托，宝光艳艳，一片霞光啊。海川看着啦，老侠王十古往后一撤步，啪一甩自己的袂袖，口喊“万岁！”跪下磕头。看见国宝了，就等于皇上在那儿一样。于老侠、大家伙儿全都跪下磕头。磕完头以后，小包重新包好，李昆又放在韩宝的兜内。”你们去几个人，把这两个冤家押到望云亭上。”“小弟等遵命。”四爷法禅、五爷贺永、七爷韩忠带着几个弟男子侄押着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直奔后山望云亭。

这个时候，老侠王十古一抱拳：“兄弟，那么咱们就试这第四艺吧？蹬萍渡水。”“哥哥您随我来。”众人转到后山，打正北面看没水，出了后山，到了后庄门，越过一道山环，此处豁然开朗，望云亭就在西北上。这是南盘江的水流到山里头的一个支流，但是，在这支流的旁边，有一个深深的大坑，方圆也得有一里地长，里头足有三尺多宽，里面的水湛清碧绿啊。大家伙儿来到跟前，老侠王十古拿起一块石子来，啪！往水里头一扔，李昆就瞪了王十古一眼，心说：你这老头子，什么亏都不吃，我李昆把你们众位约到这儿，我绝没有害你们的心，难道说您还不放心？蹬萍渡水是一种功夫，你这一脚蹬上这水皮，就等于一只船放在水皮上一样，所以他才不沉。在脚的周围要有一种力，水的深度还得够，这水的浮力才浮得住。其实，人家王十古是试试这个。大家，完全都站好了。王老侠道：“贤弟，这蹬萍渡水，你们那边谁来啊？”“啊，当然小弟李昆献丑。”“那么好吧，先看贤弟的。”李昆李太极依然是太极十三式，中心一点，气贯丹田，抱元守一，力量放上了，这式子可不变，左右手合着，左脚在前，上右步，啪！啪！两脚换步，这脚往水皮上一落，水往四外荡漾，啪！啪！啪！啪！李昆一个来回之后，退到地面，鼻孔之中一省力，深深地出了一口气道：“哈哈哈，众位，献丑献丑。哥哥，看您的吧。”老侠王十古点头：“不错，愚兄奉陪贤弟练此蹬萍渡水。”说完了，可是王十古不动，瞧着这水。嗷！李昆明白了，当李昆登岸之后，水因为加了力了，哗哗哗在里头还颤动呢，人家王十古在等啊，耗了一会儿这水才平静下来。“众位，给我看着点。”老侠王十古迈步往前走，把自己的长衫撩起来，抱元守一。拿桩站稳，气贯丹田，两道蚕眉微立，虎目圆睁，二目凝视往前瞧，啪！啪！啪！一路水皮，转眼之间就是一个来回。大家“哗”一阵鼓掌，“哈哈，兄弟，献丑了。第四艺既然试完了，我们赶奔望云亭试绝艺，平行十三丈五。”李昆答应，大家合在一起，由八爷田子步带路，从后山就往西了。

望云亭修在一个小山头上，果然按李昆所说明，这山是直上直下的，两面有石头台阶，可以登着上去。如果到八月份，把盆栽的桂花往这望云亭周围一摆，桂子飘香，清风送爽，在这个地方一赏月，喝！那可美极了。但这十三丈跟镜子面那么平啊，打算从这底下一直上去，那就得施展狸猫登树的功夫。当然海川会这手，他有三年绕树行功，这三年绕树就等于平行。大家来到望云亭下，远远望上看，上头

还有五尺的短墙，亭子在里头，影绰绰看着韩宝、吴志广在这望云亭里头搁着呢。这时候，海川就过来了："太极公，您的意思不就是从这山根底下到上头吗？越这矮墙过去就到望云亭，这叫平行十三丈五吗？"李昆李太极点头："不错。""太极公，要是那样，我海川不才试此第五艺。"李昆看了看童林，心说：这青年八步打灯，内力充沛，如果还能平行十三丈五，有狸猫登树的功夫，这个人可畏啊！李昆他们哥儿八个，平时在望云亭饮酒赏月，只要喝着一高兴，李昆李太极就给七个兄弟来这一手，一蹬一蹬，嚓嚓嚓，转眼之间从底下上去，大家伙儿哈哈一笑，多喝几盅酒。没想到这童林会此绝艺。"那么好吧，请童侠客试一试绝艺吧，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

海川迈步往前走。有人不懂这个，还认为海川是跑着上去，借劲使劲呢。借劲使劲能有十三丈多高的劲吗？海川身子、脸紧紧贴着墙，鼻子尖都快挨上了，双手下垂，气贯丹田，这第一抬腿，刷！右脚起来了，脚尖微然一蹬，"噌"！左脚也就起来了。嚓，嚓，嚓，快极了，跟猫一样啊，猫爬树就是这么一手功夫。一步五尺，转眼之间就到了八字这儿。八字儿就是这墙往里缩进一头去，也就是一巴掌这么宽，有点斜坡。海川脚尖一蹬，上头还有五尺，右手一按这墙头一长身，刷！又上去了。底下人都抬着头看着，大家都在鼓掌。哎呀，海川一抬头，望云亭离此不远了，韩宝、吴志广都是倒剪着二臂捆在望云亭中。海川长叹了一口气，心想：我海川奉圣命出北京下江南，出生入死，到底天称人愿，国宝可以还朝了，韩宝、吴志广也得领国法受王章进京请罪。想到此，海川蹬、蹬、蹬紧行几步来到切近。伸手一抓，"啊！"海川可就愣了，这俩人很轻，海川没抓着，直晃悠，敢情不是真人，是用鱼皮做的假人，穿上韩宝、吴志广同样的衣裳。嘿哟！您还记得金银乱石岛吗？就因为九寨主说话不算数，才破了达摩堂，他们扎韩宝、吴志广、陆寅、陆丰给放出来，才有三侠斩九寨。海川最痛恨的是说瞎话，说了不算的人，没想到李昆李太极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想用五绝来将我弟兄撅在这儿，眼看伎俩败露的时候，他们又用假人搪塞我们，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海川一看受骗了，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就火了。后来一想：唉，这里头哥哥秋田跟李昆是朋友，王十古跟李昆是朋友，千里迢迢，人家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看在这些斡旋人的身上，不能跟你李昆一般见识，否则，你献出国宝，我姓童的也跟你完不了！可又一想：唉，能把国宝得着也就算了。这样，他伸手往这假人怀里头一摸，是有这么一个包，拿出来很沉，打开一瞧是半头砖。喝！国宝也没有了，海川气得暴跳如雷啊，伸手抓起这两个假人，到了这坎墙边儿手一举："李昆，接着。"大家伙不乐意了，你把韩宝、吴志广逮住了，可也不能给摔死啊？这玩艺儿十几丈高，能接住吗？李昆也在想啊：唉，海川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你忘了，这是人。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从北京来拿的不就是他们俩吗！你给摔死了怎么办呀！李昆一看不对，这俩人体重不够，发飘，不是真人，落在地上扑地一声。啊！李昆二目发直。海川顺着台阶，蹬，蹬，蹬，转眼之间来到下面，用手点指："姓李的，你花言巧语欺骗童林尤可，要你欺骗在场的众位英雄，你真是衣冠禽兽之辈。"李昆到了跟前伸手一摸，果真是假人。人家海川骂自己，自己干睁着大眼、干张着嘴说不上话来。大家伙儿也围过来了。海川站在李昆的跟前一示威，哎呀，李昆一阵的难过呀。脸冲着北侠秋田道："哥哥，悔不听兄长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啊。"李昆眼前一发黑，往后一仰，咚地一下就急死过去了。

敢情这里头有原因啊！当初赵胜到铁善寺报信，北侠秋田才来到八卦山。八

卦山的四庄主法禅和北侠秋田原来都是谷道远的徒弟，只因法禅学艺目中无人，故意刁难秋田，才叫老师知机子谷道远给轰出庙去，法禅到江南来巧遇李昆，这才到了八卦山。二人不和，这次北侠秋田来，与法禅仍是不和，与别位也是点头之交，但是这八位庄主中有三位跟北侠不错，李昆、胡二爷、田八爷。秋田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擦脸漱口喝了会儿茶，说了些一般的闲话，李昆备酒宴给老侠秋田接风掸尘，到了傍晚，李昆李太极传话："在我那屋里准备一份行李，我跟哥哥同枕安眠，抵足而谈。"秋老侠很高兴说道："兄弟，那太好了。"李昆老早就让哥儿几个都休息去了。这老哥儿俩来到了寝室，沏了一壶热茶，老哥儿俩坐下了。李昆这才细问："哥哥，您干什么来了？"北侠一笑道："哈哈，我干什么来你还不知道？但我问你点事你不一定知道。""什么事？""你知道童林是谁吗？""我不知道啊。""你看，海川是你二师叔、三师叔，我的二师大爷、三师大爷的弟子，你、我、他咱们三人都是一样的人。看这意思咱们是窝里反呀！"哎呀，李昆李太极当时可就愣了："是啊，谈笑清居无机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是我的亲师叔。哥哥，这事不好办了呀。"秋老侠说："我也是在杭州才知道的，他把老四打了以后，我到了杭州二次开擂，他在擂台以上，跟我提了，我才说出我的来龙去脉。说完了以后，他趴在台板上给我磕头。说真的，千人瞧万人看，他这样做可不容易呀。上台是动手的，说话远处都听不见，小伙子趴在那给我叩个头，我说什么呢？这年轻人可交啊！这一次我从铁善寺来，就想着把这事跟你提提，咱们把事情了一了。"李昆想了半天道："哥哥，您不是来了吗？将来这事完就完到您身上。当然，您提出来咱们是一家子，这就没得说了。不过哥哥，兄弟我的心里有点不痛快啊。""你说出来，愚兄听听。""好吧，咱们哥俩说心腹话。人家海川在东西卧虎山学艺完毕，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丢失路费，北双雄镇掌打雷春。哥哥，咱们决不能埋怨人家。雷春到了八卦山我就责备雷春，他丢了路费，是很急的，你给他几个钱就完了，可你要跟人家动武，叫人家想，我不打你一下子你不给钱，所以把你吃的炸酱面打出来了吗？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到八卦山挑拨是非，让我们弟兄八个人找人家新出世的童林去？这个我不去，你好好给我在家里练。您看，直到今天雷春依然在八卦山，我不让出去。""兄弟，你办得对。不袒护自己的弟子，这是好的。"李昆接着说："但是，韩宝、吴志广、贺豹这三个奴才背着小弟，他们进了北京，我真的不知道啊。贺豹被打回来，韩宝、吴志广在北京城大内盗了国宝翡翠鸳鸯镯，事后我才知道。童林奉圣旨待罪捕盗，我不能怪人家吧？两个小冤家不达时务，大内盗出国宝，这是国家的钦犯呐，人家海川拿他们两人，先不提这一掌之仇，两掌之仇，就说这事，咱们不但不能管。而且童林真要到八卦山来拿韩宝、吴志广，我得给，因为咱们是上三门的弟子，咱们是讲理的人啊。海川不来啊，当然他不知道韩宝、吴志广是咱八卦山的人，可是在清河油坊镇店房行刺，童林知道了，既然知道韩宝、吴志广是我八卦山的弟子，我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你应当上我这儿来啊？只要你童林到这里，我就得献国宝，我就得把俩孩子绑出去，我们哥儿八个最低的限度，也得打一个家教不严之罪的官司啊，我们也得请罪啊。"北侠秋田听了点了点头："这便才是。"李昆又道："童林不来，童林不懂什么，可是侯振远呢？他干了一辈子绿林道了，他能不懂这个？这分明是瞧不起我。他要帮着童林捕盗拿贼，我不埋怨，结果带着童林上了杭州镇擂，把四弟法禅给打吐了血。您可以问问四弟，他去的时候，我一再说明不准去，因为这里头掺和着童林这些人。他不听我的，结果让海川给打了。打四弟是不是杀鸡给猴看啊？如果不是那样，我李昆也

得往那儿想啊，你们把我们老四打了，这是打个样给我瞧的，不献国宝不献二小，将来童林的巴掌也落在我的脑瓜顶上啊。哥哥，咱们武林道就有点呕气啊。不过，我还退一步想，你们杭州的事情完了是不是应当到八卦山来呀？只要到这儿，你一说仁义话，咱们就一天云雾散，我李昆不再说别的，我献国宝打官司。可是他们北高峰献艺贺了号，下云南先到铁善寺，跟铁善寺挂上钩了。这不是杀鸡给猴看吗？其实铁善寺离我八卦山才几十里地啊，哥哥，比方说铁善寺的事情出来了，他们先到我八卦山来，首先我李昆出头，我跟济慈、济源都有交情，我给他们两造说和，然后我献国宝打官司，这不是很好嘛！谁知他们四十里地外在我门口外头打济源，这叫敲山震虎啊！但是我知道哥哥您在那儿呢，我害怕哥哥您不来，哥哥您这一来就给我台阶了。您先住几天，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如果有了下脚的地方啊，哥哥您从中说句话，您是我师兄啊，我的事情您做得了主啊。”“兄弟，你看得起哥哥，我秋田秋佩雨两肋插刀我也不能让咱们同室操戈，手足阋墙，用自己人的刀子捅自己人的胸口。哥哥我八十好几了，你们双方都拿我当个兄长，这个事咱们得完。”“完，一定能完了，这您放心。不过您在这住几天，看他们怎么办。”“好吧。”这样秋老侠才不给铁善寺送信。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刘俊下书信来了，这书信写得浮皮蹭痒的。人家李昆当然是试试刘俊，哪能杀刘俊呢？结果刘俊走了，吃完了饭，李昆他们哥儿俩到寝室坐下喝着茶，李昆问：“哥哥，您说刘俊这小孩干什么来了？”“哈哈哈，他呀，他是惦记着看我在这怎么样了，是不是遭你软禁起来了，还是你把我暗算了。”“嗷，哥哥说得不错，是来探听虚实的，看来铁善寺出了高人了。好吧，我不理他这茬。”其实人家李昆早就准备了巡逻船，准备了打更的。各处都埋伏人，三小一到八卦连环堡外，那船给他们引到山根这儿，人家山里就知道信了，很快把三小引到大厅给拿住。李昆李太极等放了三小后，跟北侠说：“哥哥，我本指望这次能把侯振远、童林他们给拿住一个，我这气也就消了，咱们国宝也就献了。哈哈哈，没想到拿到仨孩子，咱大人不能跟孩子怄气啊。”“兄弟，你很开明，我看这事要不就哥哥我出个头，咱们就完了吧。”李昆搭言：“得了，既然他们没钻咱们这圈，看来铁善寺还很有能人，哥哥，咱们这么办吧，明天您就回去，把他们众位约到这来也一样，把我李昆叫到铁善寺也一样，哥哥，我可不冲着侯振远，我冲的您。”“兄弟你别说了，我八十多岁了，连这事都不明白吗？这个事我不愿意出头，你知道拙嘴笨舌说不上话来，了事人得能说，我办不到，但是非我不可。”“对对对，明天您就回去。”没想到派到铁善寺打听情况的人回来了，十老请八卦，奔了广东龙门县，这件事情，连老头秋田都有点挂劲了，心说：侯振远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啊！我上这干什么事啊，我上这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听我只字片语，瞅空子请王十古，看来这件事情，我了事不够份量啊，你们另清高明了。众位，好汉子怕翻身，光棍怕掉个，办事您得四水相合！说真的，不是秋佩雨跟侯振远、童林这样的交情，秋佩雨就翻车了。你们托我上这来，我来了，可没听我一句话呀！你们把我搁在哪啊？把送殡的埋坟里，我算哪头的？

当天晚上，哥儿俩坐在寝室喝着茶，李昆道：“哥哥，您瞧，我不应当说您，但您的朋友办的这叫什么事？您来了，一句话都没听说，他们又去请王十古，哥哥，这事可完不了了。”“为什么？”“哥哥，都知道王十古比我能耐大，都知道王十古是当代侠客中的魁首，他们请王十古压我李昆一头，我就是个泥人，我得有点土性啊。”“你打算怎么办呢？”“哥哥，我打算这么这么这么办，真的王十古来了，我可不是撅朋友，我跟王十古也交情莫逆，和你我之间都是一样的弟兄，我惦记着把他们撅一

顿。搬不了那是我李昆没能耐,那我就献国宝打官司。""哎呀,兄弟呀你办的这个不妥当啊。""怎么了?""你们八个人不是一个心,到了时候要给你一撤梯子一撂台,兄弟,你可就抓瞎了。""撂台?撤梯子?啊!哥哥,不能吧。""兄弟,你八个人是手足,哥哥我疏不间亲,但我看得出来,有跟您离心离德的,一个法禅,一个贺老五贺永,一个韩老七韩忠,跟您就别着劲呢。韩宝、吴志广是你的侄子,但是不属于你这个支派的。真正跟你贴心的,是胡家老二、任老三、汤老六、田老八。您尤其要注意你们老七。""哥哥您放心,尽管过去老七是个贼,自从归入了八卦山,这个人循规蹈矩还算不错,替八卦山做了不少的事。""哈哈,兄弟你听我的,王十古一来你就完事,这样你不寒碜?""不,我可完不了!咱们是师兄弟,您打我也打得,骂我也骂得,王十古到底是客情啊,谁都知道王十古比我强,我要一完,就显得怕了王十古了。""你要不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非栽跟头不成。我再劝你一遍,只恐他人之心不似你心啊!你们虽然是弟兄,你也得防范一点。""哥哥,我自个的兄弟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您放心得了,绝对没事。""唉,但愿如此。"人家北侠也就不能说什么了,其实北侠早看出这步棋来了。胡二爷从铁善寺回来之后,把事情都说了,大家都知道王十古等人明天要来。李昆说:"咱们明天跟他们试五绝艺,秋老哥哥是咱们的朋友,秋老哥哥愿意参加这边,咱们是非常的欢迎,秋老哥哥参加那边,咱们也欢迎,咱们不是为了赌气赌输赢。你们几个人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咱们大家商量。"众人异口同声道:"就按哥哥您说的这么办了。"其实完了事以后,铁臂罗汉法禅跟五庄主贺永都叫韩殿远给请到他那屋去了。韩忠韩殿远跟这两个哥哥说:"咱大爷办的事我不乐意啊。""兄弟,你怎么不乐意?""我问问您,韩宝、吴志广都是咱们的孩子,跟大爷隔着一层关系呢。四哥被打,你儿子贺豹被打,这事这么着就完了?王十古能为高强,艺业出众,二十年前咱们就亲眼看到了,就凭咱们这武艺,王十古一个人就顶住了,看来,咱们大爷要拿咱们两孩子送礼!我不干,你们二位想想吧。""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好吧。要不怎么这三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呢。原来,他们从八爷田子步那儿偷来两个假人吹鼓了,又把韩宝、吴志广喜欢穿得那两身衣裳给穿上,一切都归置好。第二天,双方快试四艺了,他们知道不行了,这才把韩宝、吴志广捆上来,佯装把他们两个人送到望云亭上,实际是把俩假人、半头砖塞好了搁在那儿了,然后准备了二只快船,四庄主法禅、五庄主贺永、七庄主韩殿远,还有韩宝、吴志广、贺豹、刘洞、韩庆,这爷八个收拾完了东西,接着就乘快船跑了。直到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李昆才想起秋老侠的两次规劝,自己为什么不加防范呢?李昆急忙查看,四、五、七爷,三位全不在了,另外,就连这几个弟男子侄,除去通臂猿雷春雷振恒外,全被他们给拐走了。所以李昆才说了这么一句:悔不听兄长之言,今日果有此祸。说完,扑通往后一仰,就昏死过去了。

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

上回书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海川试平行十三丈五,望云亭上拿二小,不想是

假人,他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了。北侠走过来道:“兄弟,别生气,这里头另有原因,你千万千万别着急,咱们大家先回中央戊己土大厅,有什么话再说吧。”童林看着哥哥秋田,不能再说别的了,连于爷和侯振远都劝:“兄弟啊,消消火,事情有个完,咱们到底听听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儿一块走了,两个鱼皮人也拿走了,一直来到大厅。二爷胡元霸先派人准备脸水,大家擦脸漱口,正喝着,这时,李昆也给救过来了,李太极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海川问北侠秋田:“哥哥,我问问您,您说是什么原因啊?”北侠秋田就把自己一来直到现在,包括四、五、七庄主另设计谋之事全说了。然后接着又辩道:“兄弟们,于老哥哥和王老侠比咱们大家伙儿的岁数都大,经验也多,振远啊,你说你办的这事对吗?”老侠侯振远脸红了:“哥哥,真没想到太极公宽仁大义,我算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侯振远得承认,真的我拿人家李昆当个英雄,就不应该去杭州,而应直接奔这来。杭州,金龙镖局,黄灿、潘龙的事情要紧,还是海川的国宝事情要紧啊?看来,本末倒置了。海川听完了点头:“唉,要不怎么说李太极公是好人呢。”便冲着李昆一抱拳:“太极公,您的苦衷我知道,我们就不用再提了,这里头我跟我哥哥侯振远有很多的不是之处,但是请问您一下,铁臂罗汉法禅这些人带着国宝、二小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一句话,李昆身上仿佛卸下五千斤份量来,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们还是想法找法禅拿二小请国宝才是。”老侠侯振远在李昆的面前一抱拳道:“太极公,看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得不到家。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总认为带着海川来也是往返徒劳,没想到太极公你是如此的高明。好吧,咱们事情就算完了。现在我们就是打听打听这两个人落在哪了。”李昆说道:“八弟,这不是众位侠客爷说了吗,你到船坞打听一下,他们调的什么船,到什么地方去了。”田八爷走后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脸色不对,皱着眉,好像很为难。田八爷对李昆低语道:“哥哥,他们到大爷那去了。”“啊!”李太极脸色一白:“这可坏了。”大家伙儿都不明白,李昆李太极才把事情细说清楚。

原来在八封山的东北方向,顺着南盘江下游走四十里水路,在江中心有个岛,叫玲珑岛。玲珑岛的大寨主是李昆的大师哥,他复姓司徒单字名朗,闯荡江湖有个美称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李昆是一个村里的人,都是昆明县北四十里地,这个村子叫李各庄。李昆是李各庄首户大财主,父母双亡,家资万贯,使奴唤婢,有很多的人,但是一辈子无所好,除去读书以外,就是喜欢练武,可是得不到好老师。村西口路北有一个酒馆,两间门脸临街,进了这酒馆往后有个避风门,过去之后是一个小院。三间北房,东西厢房各两间。院里头很干净,放着一点农具,看来是种地兼做小买卖的。掌柜的复姓司徒单字名朗。这个人爹娘都没有了,他的长相十分凶恶,个不高,猴形脸,窄脑门,脸的正中还有一块白钱癣。本村的人对他没好感,而且这人脾气很暴。这天,来了不少喝酒的,都坐在那儿喝着酒,说着闲话,司徒朗伺候着。这个时候,打门口进来一位老仙长,司徒朗一看这位仙长,真是风采可爱,仙风道骨,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细条的身材,面似三秋古月,三绺墨髯,修眉朗目,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道袍,佩宝剑,高挽发纂,金簪别顶。司徒朗一眼看见这老道,满脸春风过来了:“哈哈哈,老仙长,喝点酒吗?”“不错,山人想喝点酒。”“啊,那边请。”司徒朗让这老道坐在一张桌上,给他拿过两盘菜来,又烫了两壶酒,让老仙长喝上了。等喝完了以后,司徒朗过来问:“您还喝吗?”“无量佛,谢谢,我不喝了。”“嗷。”司徒朗把家伙都拿走,然后过来说道:“啊,钱不多,两吊四百钱。”老道爷一掏钱:“哎呀!无量佛,贫道我这一次离

开庙,出来急了点,身上忘了带钱了,你能不能给我记一账?过两天我从您这路过,再加倍奉还。""道爷,没关系,您一个出家人又喝不了多少,我这小酒馆再赚不了钱,赚出您这份来还不算什么,道爷您请吧,给不给的没事。""嗷,谢谢檀越。"老仙长走了。没想到第二天老仙长又来了,还照样要了两壶酒,司徒朗还照样给准备好菜,然后司徒朗忙别的去了。吃完了以后,司徒朗归置家伙:"道爷,还是两吊四百钱。""嗷,不多,我可真对不起您,我记得我拿着钱了,没想到一粗心我又忘在庙里了。""没关系,哈哈哈,您走吧,我给您记上账,什么时候您想来您就来。"嘿,第三天老仙长又来了,喝完了酒以后,司徒朗收拾完家伙,一要钱,老仙长还没有,说:"不瞒您说,贫道今天买了几斤豆腐,我把这俩钱全都花了,过几天我化着缘再给您吧。"司徒朗有些不乐意,但是脸上没露出来:"道爷,行啊,您请吧,没关系,明天有工夫您还来。""是是是,我打算在这坐一会儿。""行啊。"徒朗一拉避风门往后头去了。在后头干着活,瞧这避风门一动,老道长奔后院来了。司徒朗心说:这道爷干什么,喝了三天酒不给我钱,让他走他不走,他怎么还遛到我后院里头?老仙长进来以后笑着问:"无量佛!檀越你贵姓啊?""您要问我。复姓司徒单字名朗。""哎哟,司徒,今年多大岁数了?""啊,十九了。""嗷,十九岁,好岁数。我看你腰板、腰腿都不错啊。""嗨,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好练,可是没有名师,这二年于家计,没法子,父母没有了,我得凑和着谋生吃饭,开了这么一个小酒馆。挣个钱,所以我把功夫就搁下了。""嗷,你还很好练武啊。我跟你商量商量,贫道欠你的酒钱我是还不了啦,我会两下武艺教给你,成不成呢?""哎哟道爷,那我求之不得呀,我可不知道您会什么样的武艺?""你瞧这个。"老仙长并食、中二指,旁边有一块木头,照着木头上一戳,噗,把这手指头杵进去一寸来深,跟着拔出来了,手指头什么毛病没有。司徒朗的箭翎耳一晃悠:"这,这了不得了,道爷,您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呐!您既然看得起我,我就是您的弟子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司徒朗趴在地上给道爷磕头。道爷说:"徒儿,起来吧,咱们就是师徒了,我教你能耐,你一天管我三顿酒饭吃,不论好坏,吃饱了就行,我瞧你这屋里头还宽绰,你把屋里收拾收拾,我就在你这后院住下了。我收你,但是有一样,跟任何人不许提,你只要是一提,咱们可是说清楚了,我立刻就不教你了。""师父您放心吧。您瞧北屋里就很宽绰。"司徒朗把仙长领到北屋里,又把东屋收拾出来作为功房。

从这天起,司徒朗就跟老仙长练上功了。光阴荏苒,转眼就是三年,经人家这位老仙长一指点,司徒朗的能为大长,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司徒朗守口如瓶。吃完早饭以后,老仙长要打一会儿坐,司徒朗刚到外头,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一人:"哎哟,司徒掌柜的。""啊,管家、管家。"司徒朗知道这是东村口路北李公子他家里头派来的家人,便问:"贵管家,什么事呀?""我们公子爷家里来了几个朋友,打算喝点酒,您给送五十斤酒去吧。""好,我这就去。"打了五十斤酒,满满一坛子封好了,司徒朗搁在肩膀上打酒馆出来,穿十字街往东,来到李昆公子爷的家里。家人一瞧:"哎哟喝,掌柜的,您给送来了。"司徒朗把酒交到门房,见院里站着垂手待立的家人有二十几个,挺精神。李昆也把长大的衣服脱了,辫子盘在脖子上,正在打拳。司徒朗一看不走了,您想,司徒朗跟那位道爷练了三年,不管人家道爷教的什么能耐,也比李昆他们这玩艺儿练得强得多呀!李昆练完了以后一瞧:"哟!这不是酒馆司徒掌柜的吗?""李庄主,哈哈哈……"你这功夫可练得不错呀。""哎哟,夸奖,夸奖,怎么着掌柜的,我练的这玩艺儿你也喜欢吗?"司徒朗面有得色:"这个,多少懂得一点儿。"李昆听了吃惊:"那么您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司徒朗一撇嘴:

"你还没功夫呢,哈哈哈……,你这功夫是费饭的功夫,谈得到功夫吗?"司徒朗这口气太大了。李昆还算有涵养,没说什么,旁边这几位不乐意了。李昆说:"掌柜的,看来你是内行啊?"司徒朗一阵狂笑,这才是他的真面目,真正的性格。司徒朗说:"不敢说内行,比你们这几位强一点儿。"这些人不服气:"那么您打趟拳我们看看。""好吧!"司徒朗也不客气,他把衣服掖好,迈步过来,往下一矮身,"刷"一伸手。"哎哟!"李昆可就愣了,人家这功夫可跟李昆练的那玩艺儿不一样了,肩架步伐都很好。司徒朗"叭叭叭"练完了之后,往那儿一站,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哈哈哈……李庄主,你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啊?"李昆躬身施礼:"哎呀! 司徒掌柜的,我跟您是一个村的老乡亲,您这功夫可了不得,您打的这趟拳,我瞧着眼花缭乱,太好了! 胜我万万倍。"那几位也服了:"哟,真是的,您这功夫可真不错,您跟谁学的?"司徒朗摇摇头:"这个别打听,哈哈哈……回见,回见!。"他作了个揖就要走。李昆一想,自己有志练武,这机会难得。李昆就不让走了:"司徒掌柜的,您可不能走,无论如何,您也得告诉我,您的老师是哪位,我一定求您转达,我要拜他为师,我跟他也学点功夫。"司徒朗知道师父有言在先,不敢答应,便说:"你这儿人挺多的,我不能说,更不敢答应你,回见回见。"他又要走,李昆拦住:"别价别价。走! 你们都走!"李昆把这几位朋友都轰了,然后把司徒朗请到客厅,泡上茶,小心翼翼地伺候,他很沉着地说:"掌柜的,我谢谢你,我李昆一生好武,苦于不得名师,我看您这功夫确实是名师所传,您无论如何也得教给我,您看怎么样了?"

司徒朗决意不说,因为是老师有话,任何人不准告诉。但是这李昆的盛情难却呀,但说:"你要问,我只能告诉你,教给我的这位老人家是位出家的仙长,到现在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在我家住着呢,跟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不让我提,只要一提,老仙长站起来就走,你看这怎么办。"李昆一摆手:"不要紧,我到那儿给他磕头去,我把他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宽绰。"司徒朗说:"我也这么想,把老师接到你家来,一切吃穿用都比我那儿强得多。"

李昆马上传底下人套车,跟着司徒朗来到酒馆门口。车子停住,司徒朗一招手,带着李昆往里走。一直来到后院北房,挑帘进去,老仙长在这儿正坐着养神呐。司徒朗叫声:"师父。"李昆抢进几步,"扑通"就跪在地上。老仙长一看李昆细条身材,细腰窄背,二十来岁,雪白的脸蛋,重眉毛,大眼睛,通关鼻梁,四方口,一对元宝耳,漆黑刷亮的一条大辫子,穿着一身银灰色衣服,扎着绒绳,确实长得风流潇洒,一团正气,倜傥不羁。老仙长问道:"无量佛,你是谁? 快起来,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呀?"司徒朗也跪下了:"师父嘱咐我,让我绝对不跟别人提,可这个年轻人是咱们村的首户财主,家里的条件十分好,我觉得师父在这儿住着有点委屈了,您这么大年纪,要吃的吃的不好,要喝的喝的不好,我想孝敬您一身衣裳,都孝敬不起。师父,您收个有钱的徒弟让他把您接走,我到他那里练去。""无量佛,有钱没钱,但看你资质天赋如何,如果你资质天赋好,即便说师徒要着饭,老师也愿意把功夫传给你;如果你资质天赋不成,不是练武术的身材,既便你成天拿御宴招待,贫道也不能接受啊。""师父,他行,您瞧他这身条,他练得也不错。"李昆也一个劲地央告:"师父,您就跟着弟子走吧。弟子一定很好的孝敬您。"老仙长只好点头。

大家打酒馆出来,老仙长上了车,司徒朗和李昆跟着,来到李昆的家中。屋里的陈设十分讲究,请老师进来以后,哥儿俩正式拜师。再说村里有个小火神庙,火神庙里头有个穷老道,此人姓吕名瑞字德兴。老仙长到这一带来,先就住在吕瑞

的庙中。这个老道虽然穷,但是为人憨厚老实。这会儿,老仙人让李昆派人把吕瑞也找来,这样,师兄弟三个同堂学艺。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老仙长把司徒朗一个人叫到屋子里,说道:"徒儿,以后你准备干什么去呀?""弟子要回去照顾买卖了。""徒儿,你跟我练了三年多了,为师觉得对不起你。""唉,师父,这是哪的话儿啊,只是弟子孝敬不到,对不起恩师教训之恩。""唉!我跟你说实话得了,徒儿,你的相貌十分凶恶,为师想如果真的把绝艺传授于你,恐怕将来你在外头惹是生非,越礼胡行,为师的门户中有一条戒律,就是不准艺传于匪人,我看你就是这类人,所以这几年来,我都没教你真能耐。人怕久挨金怕炼,孩子,你是面恶而心善。"司徒朗听完赶忙跪下:"哎哟!师父,您夸奖了,不瞒您说,弟子我长得这样,我有什么法子?"老仙长点头:"得了,从现在起,我要教给你们三人三种能为。教李昆太极十三式,教你暗掌打穴,一招手照某人身上打一巴掌,被打的这个人当时也不理会,什么毛病没有,其实这是照穴道打的,一个半月准死,十分厉害。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就二十年啊,李昆、吕瑞、司徒朗的功夫全出来了。吕德兴能为不大,但是老仙长教给他一种东西,叫五毒大葫芦,里头完全都是配的五毒汁,只要一拉千斤坠儿,"滋"!葫芦口一开,从里头冒出一股子坏水来,打到人身上就烂,非百草霜治不了这五毒汁。

一天,老仙长把他们三个人叫过来说道:"从此以后,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们的功夫都出来了,为师也要四海云游数年。"三个人都跪下了:"老师呀,二十年耳鬓厮磨,教弟子将来能够成名天下,蒙您的春风化雨,我们应当知恩报德,您老人家也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要到外头去呢?再说,您老人家的名姓,我们三人还不知道呢!"老仙长口诵佛号:"无量佛!男儿志在四方,我是个出家人,我愿意云游天下,再说多年没离开云南本地了。要问为师名姓,记住了,我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天师嫡派四大名剑、三爷张鸿钧的长门弟子,太虚上人庄道勤。"老仙长庄道勤把自己的事全说了,哥儿三人皆大欢喜:"谢谢师父。"从此大家分手了。司徒朗的小酒铺也关了张,自己带点儿银两,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三年的功夫,暗掌打穴他就治死一百多人。不管人家是好人是坏人,只要他看不上眼,他就打你一下暗掌,让你到了时候死去。但没有不透风的篱笆,结果他这件事让老仙长庄道勤知道了,庄老仙长这才明白:"哎呀,我到底还是艺传于匪了。我非把司徒朗杀了,我不要他这个徒弟!"老仙长佩着"落叶秋风扫"宝刃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寻找司徒朗。司徒朗知道以后,他跑了,坐海船下了西洋。

这时,李昆、吕瑞都知道了,两个人打家里出来找着老师,跪在地下央告:"师父,您回家吧,师徒之情呀!我师哥再不好也是您的弟子,多年的心血培植,您见着他,可以劝他,无论如何,您不能杀他,绝了师徒之情呀!"李昆掉着眼泪,吕瑞也哭着一个劲地念佛,总算把老人家劝回了云南。

司徒朗装着哑吧,来到了大西洋。他在工厂里头当苦力,但是,他心眼非常的灵,暗中学人家转轮走弦各种消息机械。光阴似白驹之过隙,转眼十二年。他想,十二年了,老师要在的话,也就不记恨前仇了,于是就坐船回来了。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闯出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彝是一种猴,最孝母不过,只要发现果子,好吃的它先孝敬它的长辈。按理说,占一个孝字,司徒朗这个人不会太坏,功成名就了,自己从北几省来到云南一打听,才知道吕瑞自己修了一座小庙与世无争,而师弟李昆已经成了大名,人称混元侠逍遥叟,威震南七北六十三

省。司徒朗知道后一撇嘴,"哼,他成名反倒在我前头了。"

司徒朗来到金家渡口,这儿有个酒店,他进去喝酒,又问酒店掌柜的:"你们这个酒店怎么在这儿开呀?"金荣答道:"嗷。这里是金家渡口,坐船往北去是八卦山,山里大部分都是武林同道,我这儿准备一个酒馆,请人家在这儿歇歇脚。如果有进山没船的,我也可以给找只船,帮帮忙。哈哈哈哈……,买卖不为赚钱。老爷子您有什么贵干呐?"司徒朗一笑:"嗷,你们这大庄主是谁啊?""混元侠道遥叟李昆李太极,我家的大爷。""嗷!好好好!你知道我是谁吗?""哎哟!不知道您呐。""我是他亲师哥。""这么说您是司徒老英雄?""哎,你姓什么?""我叫花斑豹金荣。这儿还有我弟弟金亮。"司徒朗点头:"你们既是八卦山的人,我要见李昆。"金荣答应:"不错,我是八卦山的,老爷子,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山给您通禀一声。"金荣坐船进山,面见李昆把这事一提,李昆赶紧带着兄弟们迎接出来,到酒店拜见兄长,趴地下磕头。把司徒朗请进了八卦山。司徒朗一看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众难攻,四水团围,群山环抱,越看越美。李昆款待兄长,准备酒宴,给哥哥接风洗尘。后来,每天哥儿俩都在山里山外转悠,李昆始终不敢提师父找他的事,李昆从心里怕他。

这天,哥儿俩吃完饭以后,司徒朗可问:"师弟呢?怎么来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见到他呐?""师弟在后山朝阳峰那儿,我给他修了一座小庙,他自己也化了一部分钱,就在那儿凑合着住呢。每天除去练练功夫,就是烧香念经。"司徒朗点点头:"哎,我问问你,这么多年了,师父没找我吗?"司徒朗当年风闻着师父找他,他才跑的呀。李昆一笑:"师哥,说真的。您老人家不提,小弟不敢说啊!您在江湖路上杀了不少人,师父十分震怒,一定要找到您,把您的武艺收回了。我跟师弟两个人,把师父找回来苦苦地跪下叩头哀告,师父总算消气了。"司徒朗大笑:"哈哈哈……师弟,谢谢你啊!还有吕师弟。"李昆摆手:"您也别客气,师哥,无论如何,再入江湖路上,您可别那么干了。师父确实真生气了。""这你放心。……不过事情还得由着我,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别看师父跟我发火,真要见着我,两句话,师父就没火了。你知道我这些年上哪儿了?"说着话,司徒朗显得洋洋得意呀。李昆摇头:"哥哥,我真不知道,我们把师父劝回家,立刻派人找您,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嘿嘿,告诉你吧,我也听说师父要杀我,我从鹿耳门出了国,乘坐海船,走了不少日子,到了大西洋。哎呀,人家说话咱又不懂,真不容易。""哎哟,哥哥!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您怎么去那么远,又怎么回来了?"司徒朗不以为然:"你不知道哇,万里人走万里路,十二年,装哑巴,谁也不知道我会说话!我暗中偷学了人家的转轮走弦各种消息埋伏。就你这个地方,你弄这八卦连环堡干什么?你花上一部分钱,哥哥我给你修上消息埋伏,不用一兵一卒,就把整个八卦山看管得铁桶相似,鸟都难飞进来,哥哥就有这把握。"司徒朗高兴,唾沫横飞,想着要在师弟的眼前展展才。李昆是个忠厚人呐,说:"哥哥,我谢谢您,我在八卦山里头,种地纳粮。虽然养些庄兵,但不打家不劫舍,不胡做非为。您说我修那玩艺儿干什么呢?我不做犯法的事啊。"司徒朗不爱听了,第二天就不辞而别。李昆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就追,结果司徒朗坐船走了。

司徒朗顺着南盘江就往东北方向下来了。他想:姓李的,我司徒朗好心好意让你拿出俩钱来,我给你修造消息埋伏,让你住得踏实,你反跟我说这个!你犯法的不做,犯恶的不吃,你不打家不劫舍,难道说我就是贼吗?总有一天,我找到一处地盘,修造好了以后,把你找来,我让你看看,弄不好我治治你。司徒朗这人,六

月天气，后娘的脸，说变就变。

这只船顺着南江往东北方向来，出去有三十多里地，眼前发现了一座岛屿。司徒朗一瞧四水团围之中，出现了一片山，这山跟蘑菇头一样。司徒朗告诉船家，“奔山根儿那边去。”船家一听吓坏了：“哎呀！这位老爷子，那个地方不能去。听说那里头有山大王呀，专门在水上使漂儿，断道劫财。老爷子这么大年纪，您又何必呢？”“哈哈哈哈。断道劫财？看他劫谁，他要劫我，那是他找死！你只管按我的吩咐去办。”船越来越近，忽然山根儿底下传来“呛啷啷啷”一阵铜锣响，接着出来十几只小船，最后出来一只大船。船队过来后，就把司徒这只船给横住了。司徒朗一看，船上有两把金交椅，坐着两家寨主，两旁边站着喽罗兵足有四五十个。这两人长得好凶呀！上垂首坐着的这位是个高个儿，大鼻子头，深眼窝儿，红眼珠儿，厚嘴唇，黄头发，黄焦焦的胡子，穿着一身蓝衣裳，扎着绒绳。有兵丁在后头给扛着一条军刃，叫龙头怀杖。下垂首这位紫脸膛，也是个高个儿，黑黑的胡子，黑头发，挽着辫子，一身蓝，也扎着绒绳，肋下佩着一口掩刀。有一个报头的兵丁，手里头拿着一把小片儿刀。瞧见司徒朗这只船，用手点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此地过，留下买路财。牙嘣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绵羊孤雁，站住。”可把水手吓坏了：“老人家您瞧，出来了。”司徒朗一乐：“别害怕，慢慢停住。”小船距离大船很近后，停稳了。司徒朗道：“哈哈哈哈，小子们要劫道吗？劫来劫去，劫到老太爷手里来了，分明是找死！”兵丁一怔：“呀！老朋友，您是合字儿吗？”“哈哈哈，跟你们合不到一块儿。”“哟，不懂？您不是线上的朋友？”“我是绳上的。”“哎！通上你的名来。”“哈哈哈哈，老太爷复姓司徒单字名朗。有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

司徒朗一报名姓，两寨主“噌”地一下就站起来了，来到船头一抱拳：“您是司徒义士爷？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到您老人家，想不到一旦之间您老人家今儿来到这儿。老义士爷，恕过我等末学后进，不曾远迎，请老太爷上船吧！”司徒朗一听，心说：嗷！原来是认得我呀。司徒朗脚尖儿一点船板，一拔腰就上去了。“不是要劫我吗？说这些个有什么用呀？哈哈哈哈。想劫我也成呀！”司徒朗说着，包袱皮儿一打开，腰中一围。“嚓楞”一声响，五行轮亮将出来，眉毛梢往上一立，三角眼圆睁：“哈哈哈哈，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老太爷我宰了你们！”两家寨主连连后退道：“老义士爷，我们绝没有歹心。我们确实是尊敬您的大名，我们十分尊敬老义士爷，您暂息雷霆之怒，慢发虎狼之威，我两人有下情禀告。”说着就行礼。司徒朗收抱五行轮，往那儿一站，耷拉着脸：“好！你们两人是怎么回事？跟我提提姓什么？叫什么？”这个大鼻子头的一指旁边那位说：“老义士爷，他是我的兄长，姓徐名君字小侠，江湖人称‘万古听蹄兽’；我姓蒋名雄字英甫，也有个外号叫‘千载波尼象’。”

蒋雄、徐君是昆明本地人。幼年也是一样的打家劫舍，得罪了一些人，人家扬言要把他们俩人杀了，这样才跑到玲珑岛来，招纳亡命，有这么几百名喽罗兵，在水面上劫道。

这个玲珑岛，四水团围，蘑菇头儿山不容易上来，没有山口，就在山棍子底下有个罗丝湾。您用船都得从上头往下顺下来，放到水面，才能使用，用完后再拉上去。这地方不容易叫人攻破，但是他们俩人知道自己无能，徐君心里头有算盘，现在司徒朗来了，他们对司徒朗十分尊敬，想请司徒朗进山，这样，他们俩人才把自己的实话从头至尾说了。蒋雄说：“老义士爷，我们哥儿俩不敢高攀，打算跟您拜

把兄弟一同进山,这金交椅第一把请您坐,今后一切我们听您的。”司徒朗这么一听,也未尝不可,便说:“那么好吧!”给了船钱打发小船走了,然后他们的船就进了山。

到了山棍子底下,抬头往上看,怪石嶙峋,摇摇欲坠,孤松倒长,槐柳栽垂,山头儿可就冲下了。顺着一个山缝儿,大船进去拐弯儿,这个地方叫“罗丝湾”。转进来又来到棱牙缝,司徒朗一看,这里犬牙交错,十分险恶,这还不算,所有的山,当中尽是窟窿。整座山为什么叫玲珑岛啊?就因为它有四百八十个山孔。你看这些山孔表面好像都是死的,实际上是活的,您瞧是活的,实际它是死的。不是本山里头的人,钻进去就迷糊。

两家寨主带着司徒朗顺着山孔进得山来,眼前呈现出大片的庄稼、成行的果树。司徒朗远远一瞧,风景也美,白云团绕,山势很高,十分险恶。司徒朗心说:在这里修造房屋也很好。便问:“二位,这些房子的格局是谁修的?”蒋雄马上报告司徒朗:“这是我二弟徐君修建的。”司徒朗非常高兴。这儿离八卦山又近,将来建成后也叫李昆看看。司徒朗便说:“徐贤弟呀,你还有点学问呐。”蒋雄也夸:“是啊,他学问好,山里的事情多是他办的。”司徒朗点头:“太好了!”一直来到大厅,三个人撮土为香拜了把兄弟,众小头目拜见大寨主。司徒朗接过账簿来一查点呐,他们可真没少存钱。司徒朗自己画出图样,把蒋雄、徐君叫到自己的面前说:“由于我的老师要杀我,我从鹿耳门出国,坐海船到了大西洋。我装哑巴,在机械厂里头学了很多的转轮走弦以及各种的消息埋伏。我查看了这个玲珑岛,适宜制造消息埋伏,你们看怎么样啊?”二人点头:“哥哥,钱有的是,您随便花。至于说怎么装,怎么弄,这就是您的事儿了,我们哥儿俩给您当助手。”哥儿仨商量一致了。司徒朗查看地形,随着山势修造消息埋伏,整个的玲珑岛全通了,真是固若金汤。

这件事情时间一长,混元侠道遥叟李昆李太极知道了。哎呀!他心里忐忑不安,自语道:“我哥哥司徒朗这个人的脾气过于古怪、孤僻,而且我们俩人就因为一句话就不和了。他在玲珑岛修造消息埋伏,将来对我八卦山有很大的不利,这可怎么好呢?”李昆的心思叫八爷田方看出来了,八爷对李昆说:“哥哥,最近这些日子,我看您心神不定,一定有什么事吧,能说出来叫小弟听听嘛?”李昆知道八弟胸藏锦绣,腹具良谋,但怎么能把这话说出口来呀。田方见李昆犹豫不决,便笑道:“哈哈,哥哥,您的心思我完全知道,我也不便跟您提,我上玲珑岛去一趟。”李太极只能点点头:“可以。”田八来到玲珑岛口,从山窟窿里头钻出兵丁来,上下打量八庄主田方田子步,喝问:“干什么的?不要往前走啦,再走,我们可要放箭了。”田方一瞧,这地方真是天然的险要。田八爷道:“众位多辛苦,在下是从八卦山来的,姓田名方字子步。我来拜见我的哥哥司徒朗。”兵丁一听:“候着啊!”赶紧派人往山里报告司徒朗。

司徒朗心说:田方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让他进来。”兵丁把田八爷带进玲珑岛山寨,一直来到大厅前。田八爷见到司徒朗,急忙磕头道:“哥哥,小弟田方前来拜见。”司徒朗一搀:“哎呀!老没见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两位朋友。”司徒朗把蒋雄、徐君叫过来给田方一一介绍。众人坐好了以后,喝着茶。司徒朗扳着脸问:“你干什么来了?”田方道:“自从哥哥离开八卦山以后,我总想来,最近听说哥哥的工程告一段落,我呢,到这儿来看看哥哥,顺便给您送点时令菜来,让哥哥尝尝鲜。”说完田八爷把菜献上,司徒朗很喜欢。哥儿俩说了一会儿话,田方一躬到地:“哥哥,我跟您告辞了。”但是,过几天又来了。就这样连前带后地来了好几趟,每

次来都带些精美的食品和菜蔬。司徒朗就有点纳闷:田八爷每趟来都给带点儿我喜欢吃的东西,同时说些我喜欢听的话,他到底要干什么呢?有一次田方来,司徒朗把脸沉下来道:"田方,你三番二次上我这来,给我送吃的,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我尊敬,对我孝顺,实际上你这里头另有所图!你跟我说说你要干什么?如果你不说,从现在起,你给我滚,永远别再进我的玲珑岛。你到底有事没事?你说吧。"田方心想:这个老家伙是厉害呀!"哥哥你要让我说,我不敢说,我怕哥哥您不乐意,可是既然哥哥问到这儿了,我又想跟哥哥提提。您可千万别生气。""好!你说出来,我绝不会生气。""听说哥哥的转轮走弦埋伏很是不错,您别看我大哥李昆不乐意,您走后我们哥儿几个谈起来,谁都赞成,尤其是我,为这么点小事让哥哥您离开八卦山,我心里很别扭,但您也知道,我做得了主吗?我上头七位哥哥呢。您要离远了,这也没法儿了,可您又离得这么近,我来了,一来是孝敬孝敬哥哥,二来呢,我想日久天长了,您明白我田方的心之后,您就会把您的消息埋伏教给我,也不用把手教,您只要把道理讲清了就行。哥哥您看可以吗?"田方一边说,一边察颜观色。司徒朗听完大笑道:"啊哈哈哈哈,哎呀,这算什么呢?老八,就为这个事儿,你嘀嘀咕咕地这么些日子,叫我心里不安静。这没什么,兄弟,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教你。"田方真没想到,这么干脆。"哥哥,受人一艺便为师啊!哥哥比我田方大得多。那么就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您就算我师父了。"趴地下就磕头。田方这一来,司徒朗这乐啊:"老八啊,快起来,快起来啊。"司徒朗吩咐备饭。

吃完饭,司徒朗带着田八爷出来,围着玲珑岛的山根子观瞧。水里头都安好了滚龙挡、水磨、混江鱼和巷子网,甭说你的船靠近我的山,鱼靠近都给你打死!再说整个的院子里,到处布满了脏坑、净坑、梅花坑、窝刀、立刀、窝弓、竹弩和药箭。墙头儿上备有冲天弩,夜行人来了,单肘一挎墙头,"咔叭"这弩箭就出来!不是打你的肋窝子,就是打你的胳膊,有的还是药箭呐,打上见血封喉,六个时辰准死啊!

田八爷特别聪明,一点就通。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啊!时间长了,田八爷学得非常好。当然,八卦山的几位庄主都知道八爷到玲珑岛学消息埋伏,但八爷的真正目的,只有李昆知道。铁背罗汉法禅僧、火眼金睛莫贺永、七爷韩忠,他们几个有点气壮胆子,也准备礼物到玲珑岛去了,用点献媚的话一捧司徒朗,司徒朗就跟他们近乎起来了。司徒朗跟他们一近乎,田方心想:看我上这儿来,三位哥哥心里不痛快,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要对得起我三位哥哥,不能嘎嘣一下不来。这样,开始田八爷还是隔上三五天来一回,慢慢地就隔十天、八天的来,再往后就过半个月、一个月、仨月、半年……逐渐疏远。但是,根据司徒朗教的方法,田八爷也做了很多的鱼皮人。这件事儿当然瞒不住法禅、贺永、韩忠他们。

这一次八卦山试五绝,他们就偷了田八爷两个鱼皮人儿,冒充韩宝、吴志广。李昆也知道,现在法禅他们都逃奔玲珑岛去了。

李昆李太极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说完了,然后长叹一口气道:"唉!我这哥哥司徒朗蛮不讲理,而且说变脸就变脸,性情古怪,本领高强。掌中一对五行轮实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玲珑岛全山都是空的,各种消息埋伏全有。你们要去了,登上死,撞上亡,我李昆对不起众位。"老头子说到这儿眼泪往下流。北侠劝说道:"贤弟呀,已经到这步田地了,也不完全赖你一个人。当初听哥哥几句话,也没有今天。看来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海川啊,你多原谅你这个师兄吧。"童林冲着李昆一抱拳:"说句高攀的话,太极公,您是我的师哥,得了,咱们的

事情就截止了。不就是玲珑岛吗？行了，有什么话，我们到玲珑岛去说，韩宝、吴志广准落在玲珑岛。即使他们项长三头肩生六臂，我这案也得办啊！"

这时候，田八爷过来了，作了罗圈揖，说话很委婉："童侠客爷，没想到我们八卦山跟您闹了这么一场事，我三位哥哥不仗义，到现在，叫我哥哥李昆为难了。尽管您大仁大义，可以不咎既往，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逃往玲珑岛，这可就不得而知了。小可有一件事提出来，又无奈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在下当避瓜李之嫌，我又不敢往外说。"北侠秋田一摆手："老八你不用这样，海川是自己兄弟，为人光明磊落，在场诸位都是一样的宾朋，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只要能为你哥哥李昆遮风挡雨，分忧解愁，再把二小拿住，国宝还了朝，咱们这一局事就算齐了，你不必吞吞吐吐。"田方说道："我打算到玲珑岛去一趟，当然去了也很为难，我这三位哥哥真的在玲珑岛，他们会在我兄长司徒面前花言巧语、搬弄是非，说八卦山的坏话。但是我愿意去一趟，我真的见着我哥哥们，他们确实在那儿呢，回来后，我们大家会集思广益，设法再办。不过，我是八卦山的人，不知诸位肯让我田方去吗？如果众位认为我去不好，那么就算我白说。如果众位要说我去成，那我就去一趟。"西方侠于爷很喜欢田方，老侠于成搭茬道："我看这件事情啊，八庄主可以去一趟，探听虚实。咱们白费力气，要把司徒朗得罪了，既逮不住二小，也得不回国宝，这个咱犯不上。去趟，如果真的在那儿，我们再想办法，找对策。大家看可以吗？"于老侠是有威信的，说出话来一言九鼎。老侠侯振远点头："老哥哥的话是对的，我们信得过你，八庄主，事不宜迟，你就去一趟吧。"

八爷田方告辞出来，自己来到船坞找了一只船，命水手赶奔玲珑岛。八爷站在船头，仰天长叹："本来弟兄八人在八卦山与人无侮，与世无争，闭门思过，纳享清福，可以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万没想到，两个小冤家办出这种事情来，招惹得人家绿林群雄来到八卦山，你们三人就这么一撤梯子，带着国宝一跑，我们弟兄八人再想长相聚首就不容易了。"眨眼间，来到玲珑岛。田子步收敛心神，来到山口这儿，小船慢慢停稳。山洞里头出来人了，站在半山腰上往下喊："干什么的？哟！八庄主。"老兵都认识田子步，八爷一抱拳："哎，兄弟们辛苦了，我从八卦山来，给我哥哥请安来了，您给我通禀一声。""候着啊。"兵丁往里跑，一直来到大寨，挑帘栊进来。单腿打千："报，启禀老庄主、众家庄主，八卦山的八庄主前来拜见您老人家。"

法禅、贺永、韩忠这些人全都在，他们确确实实带着韩宝、吴志广逃到了玲珑岛。见了司徒朗，往那儿一跪："哥哥，你得救救我们的命呀，就得仗着哥哥您了，我们爷儿几个可活不成了。"说着痛哭起来。司徒朗一瞧说："起来起来。怎么啦？跟打狼的似的！有什么事啊？"七庄主韩忠把眼泪擦干，委委屈屈地道："哥哥，您不知道八卦山的事啊？"韩忠韩殿远连哭带闹地把事情全都说了，然后又说道："我哥哥李昆不仗义，他要把我们两个孩子交了出去，眼看着八卦山一败涂地，就算完了，哥哥，您说这么多年我们创八卦山容易吗？可是我哥哥李昆办出这个事情来，他对得起谁呀？你不替两个孩子做主，反而向着人家。万般无奈，我们爷儿个才跑到您这儿来，求哥哥您帮忙。"司徒一听，"啪！"一拍桌子，火气撞出来："李昆实在不是人！人面兽心的东西，到了现在，把自己的侄子要送了礼，结交什么姓童的。好吧，你们只管在我这儿住着，天大的漏子哥哥我顶着。"这会儿，他们都在大厅内陪着司徒朗说着话儿，听说八爷来了。韩忠他们吓得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

第三十八回

誓同心夜探玲珑岛　逢绝地幸喜遇恩师

上回书说到田子步到玲珑岛探视，可把韩忠他们吓坏了！他们认为，这一定是田老八到这儿探听消息来了，便对司徒朗说："哥哥，我们可就指着您了。"司徒朗一摆手："你们别管，该站着站着，该坐着坐着。来呀，把田八爷给我带进来。"

进了玲珑岛，田八爷心里就为难啦，挑帘来到大厅，田八爷一看，哎呀，这势派可不小哇。四哥、五哥、七哥都在这儿坐着，小兄弟的都在旁边站着。司徒朗左胳膊支在桌案上，用左手托着自己的前额，往桌上一趴，连理都不理。田八爷迈步往前来，低头道："兄长在上，小弟田方拜见。"司徒朗仍然不理。田八爷连起都不好起来，又道："哥哥，弟田方来看您了。"司徒朗还是不理。八爷一想：看来您是不理我了，我田方人称"小武侯"，我要不能和您说上话，我还叫什么"小武侯"哇！于是田方自己站起来到了案子前头，"啪啪"双手一拍桌子道："哥哥哎，冤死田方，屈死田方了。"趴在司徒朗耳朵边直哭。哎哟，哭得这个痛哇！别人也没言语，也没人劝。哭来哭去，把司徒朗给哭烦了，"叭"！一拨楞脑袋："田方你哭什么！我死了么？上我这儿嚎丧，你恶心我！"八爷心说：你爱怎么嚷就怎么嚷，你不是说了话了吗？说了话就好办。"哥哥，我田方冤呐，我冤死了，我没处诉冤去，只有在哥哥您这儿诉冤。"司徒朗耷拉着脸："你怎么冤呐？你说！""哥哥，你容我说话吗？""这叫什么话，叫你说你就说。""好吧，我应当不说，可哥哥您非让我说，我就只好说了。"

田子步擦了擦眼泪："自从小弟来到玲珑岛，屈前奉教，屈指算来，已经十几年了。哥哥，小弟自认为没有得罪哥哥的地方。只是由于这些年来山里事忙，我掌管着一些事务，分不开身，不能给哥哥及时来请安。可每逢到了节年，或兄长的寿辰，我总派人给哥哥把礼物送到岛上，小弟视兄长如师，兄长待小弟亲如手足。这一次我亲临玲珑岛，甭管干什么来了，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哥哥，您这么样拒绝我，我给哥哥磕头，您不理我，我心里难受呀。当年我给哥哥拜过师呀，师徒之情，手足之义，哥哥，您就没有一点怜悯小弟之心吗？好像是我素常来往，对哥哥孝敬不够，让哥哥挑了我的眼。如果这样，我还哭。"田八爷放声大哭，哇哇，泪如泉涌。"得了得了，别哭了。""不，我不哭难受。""嗨！得了得了，算我不对。"司徒朗一看田八爷这么哭，他的心就软了。"坐下坐下。""我是坐下，我惦记着跟您说会儿话，我还要走呢。""好吧，你说吧""哥哥，您也知道八卦山的事儿，可能我这三位哥哥和侄儿都跟您提了，他们也都在这儿坐着呢，可这件事的原委根由您可不知道。"田方就把这件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既然我们跟人家打了赌了，君子一诺千金，不能反悔。试艺五绝，我们八卦山输了，就应该把两个孩子交出去。退一步说，两个孩子逍遥法外，但国宝不能不还朝哇！我就问您，偷了皇上的东西总不给，那成吗？甭说偷皇上的东西，偷您的您干吗？"司徒朗一听："对呀，偷我的我也不干呀。""可不是吗，可他们不顾手足之情，到您这儿来花言巧语，跟您说了好多的话，要不您不至于对我这样。您不理我，我心里怪难过呀！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哥哥，您能不能答应我三件事？头一

件事,您让他们大家回去,一是保全我们八卦山弟兄八个的手足之情;二是使人家童海川销票无事;三是从今以后,把您和我哥哥李昆的隔阂打消。老人见了老人亲呐,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儿时为弟兄。哥哥,您已经八十多了,您还活八十多呀?您眼前头,谁是您的近人亲人呐?您不就这么两个师弟吗?哥哥,您怎么就这么心眼儿死呢。"司徒朗一听,心说:这个八爷,跑到我这儿,还编排我一堆不是。便说:"好吧,你往下说。""我要求您从今后跟八卦山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大家伙儿云消雾散,您看不好吗?""老八,说真的,你这片话打动了哥哥的心。可有一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跟你哥哥李昆倒没什么,相反的,姓童的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呀?请出王十古,试艺五绝。当然,国宝理当还朝,韩宝、吴志广这两个奴才也应当打官司,就这么样让他们回去我可不干。你回去吧,让你哥哥李昆到我这来一趟,如果你哥哥不来,那就让侯振远和童林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们总得见一下子手儿,事情都好办。你看怎么样?"田八爷心说:我的目的就是瞧他们在这儿没有,别的我不管。"哥哥。我哥哥李昆来了,你们哥儿俩言归于好是件好事,如果侯振远、童林来了,你们言归于好,把两个孩子交出去,把国宝交出去,从此化险为夷,我们双方打消了心里隔阂,那当然更好。可人家到了这儿,你们要是翻了脸,当场动手打起来了,手足相争,弟兄变目,我这三个哥哥带着两个侄子,从您这儿又跑了。这样,人也得罪了,仇也结下了,国宝也不能还朝,我们八卦山的事儿也完不了。反而让我的兄长李昆七十好几的人,心里为难受窄,我做兄弟的,心里可别扭哇。"田子步口似悬河,舌如利剑,不愧小武侯,司徒朗果然上当了。"你放心,他们爷儿个,谁也跑不了。"韩忠心说:田老八,好小子!你这一句话,就要了我们爷儿几个的命了,我们再想从玲珑岛跑可就难了。司徒朗这人说话是算话的,田方一抱拳:"哥哥,要是那样,我就回去一趟。我哥哥是不是来,人家侯、童是不是来,那就另说了,反正我把话给您带到了。""好吧,我等你们三天,走吧。"田八爷转身形出大厅,出了玲珑岛,上了自己的小船。

船打回头,刷啦啦顺水路往回来。都到下午了,田八爷下船上山,顺着八卦山往里走,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爷几个全在这儿等着呢。八爷进来,就把事情经过全说了。侯振远和诸位老侠一听,都称赞说:哎呀,田老八这个小诸葛还真了不起,一个拴马桩把这仨哥哥、俩侄子全给拴住了。"我哥哥司徒朗说了,您不去不行,侯、童二侠不去也不行,给人、给国宝,都得你们去。"李昆面色苍白,老侠侯振远一摆手:"事情不是到了这地步了吗,咱们大家从长计议。人多主意多,大家商量个主意,太极公念手足的情谊,司徒朗老义士也是个赤胆忠心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他不是个坏人。"大家伙儿一块坐着说话,围绕着玲珑岛的事情议论开了。田八爷又把玲珑岛的情况给大家仔细介绍了一遍。直到掌灯吃晚饭的时候才散。

海川在吃饭的时候,可就一声没言语,吃完了饭,回到自己房里,心想:事情是谁的?是我童林的,商量的结果也没有个最好的办法,有说打的,也有说暗探的,总之都不容易。不过我童林也得试试,也得尝尝!干脆,今天晚上我上趟玲珑岛吧。海川又想:甭说上玲珑岛,出人家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都不容易。海川正愣神呢,瞅见门口站着一个侍候的仆人,海川点首让他进来。这个人也就二十多岁,身子骨很棒,穿着一身蓝,扎着绒绳,洒鞋白袜子,漆黑的一条大辫子盘在脑后。"你姓什么?""童侠客爷,我姓王,排行第三,庄主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机灵鬼王三。"童林说:"你很机灵啊,在八卦山呆了几年了?""童侠客爷,我在八卦山可呆了

好儿年了,我从十来岁就在这儿,有好多年头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还有爹、娘、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呢。""你在八卦山挣多少钱?""嗨,这二五眼的事儿,一月一两五钱银子。"海川一伸手,拿出十两银子来道:"给你这十两银子,买双鞋穿。我看你在这儿侍候我忙忙叨叨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哎哟,这,这我怎么敢呢,我们八庄主早就有话儿,不让我们要客人的钱。""嗨,拿着吧,你知道,我知道,不就完了嘛。""那我就谢谢您了。"王三也就收起来了。童林问:"王三,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你熟吗?""闭着眼,打个滚儿都能来回走。可您刚到这儿,您不知道。"海川点头:"嗷,我闷得慌,你能不能带我到你们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外面去遛遛?""哟,这么晚了,您还出去?不过您老人家要乐意的话,小子我可以陪您出去。"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带好了,就跟着机灵鬼王三打九宫八卦连环堡中出来。

八卦连环堡周围都是大山,海川抬头看天,满天星斗,银河耿耿,玉露泠泠,夜静更深。喝,这夜景真幽美。"侠客爷,您刚来到我们这儿,要说这八卦山确实不错。您是在这站一会儿就回去呢,还是想遛遛?""你们八卦山,四水团围,船可得多呀。""好!大小船只一百多条呢。""在哪儿搁着?""嗨,有船坞哇。您琢磨琢磨,没有船坞哪行呀。""这船坞在什么地方?""船坞?您打听那个干吗?侠客爷您干什么?""王三,既然山头这么美,我想下山到船坞找条船,逛逛南盘江,这江中的夜景更美呀。你说对吗?""嗨,侠客爷,您真是个风雅之士呀。"童林心说:我还雅呢!"真的,咱们南盘江的夜景可美极了,要是您老人家乐意,我就带着您到船坞去找条船,陪着您到船上去走走,您老人家也高兴了,扫去白天的愁云,回去好美美地睡上一觉。"

两个人就顺着小道下来,转来转去,转到了东面儿,到了船坞。"侠客爷,咱们山里也没事儿呀,可今儿怎么一只船也没有了呢。"海川一瞧,可不是吗,船坞里空荡荡的,除了水,什么也没有,没听说八卦山要干什么呀?王三也纳闷儿。"侠客爷,我们有一百多条船呢,怎么没有了呢?哎,那儿不是一条船吗?"王三往江里一指,远远的桅杆上有一个小红灯笼,时闪时灭。"哎呀,真是一条船。"王三高兴:"喂,您看见没有,它往这边儿来了。"果然,这条船漂漂悠悠往这边划过来了。"嗨,过来,船家!"机灵鬼王三一喊,这只船越来越近,来到了江边,拢了岸,系好缆绳儿。海川一看船上只有两名伙计,船头有夹杆,一根长竹竿挑着灯笼,船舱板儿全盖着。机灵鬼王三问:"你们二位干什么呢?""我们是奉爷命巡逻的,回船坞交班。哈哈哈,您是哪位?""我是中央戊己土大厅的伙计,叫机灵鬼王三。""哎哟,王三爷,您二位干什么呢?"王三指着海川说:"认得不认得?这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侠客爷。侠客爷要到江中看夜景,找了半天,可没找到船,这船都哪儿去了?"这两个伙计也摇头:"我们走的时候还满着呢,怎么一会儿工夫全没了?""不要紧,侠客爷也不白使唤你们。"伙计说:"嗨,侠客爷要到江上转转,给钱不给钱都行,我们还不是应该伺候吗?请您上船吧。"王三可说:"侠客爷,我陪您上船吧。""怎么,你陪着我去?""那可不是吗。""那我想想。""您想什么,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合适吗?"海川想了想:"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方,你等我一会儿,我转一转就回来,到原地找你。"王三点头:"也可以。"海川往回转身,领着王三往前走半箭之地,过了一片树林,有一个山坎,抽个冷子,就把王三的脖子给掐住了,往下一按,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捆结实了,拿中指一揉他的气管,这下把王三憋得够呛了。"侠客爷,我可没得罪您呐,您干嘛把我给捆上呀?""王三,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和

你说实话了，我有心赶奔玲珑岛前去探路，顺手捉拿你家少庄主韩宝、吴志广，把国宝请回来。一天不拿回二小、得回国宝，事情就完不了。我看你们庄主也挺着急，不瞒你说，他是我的师哥呀。我如若不把你给捆上，你回八卦山一报告，我的船走不了就被人家追回来。我只好对不起你了。回来之后，我还要多给你几个钱。”“侠客爷，您放心，您把我给解开，我决不言语，决不……”海川斩钉截铁地说：“你别再说了，你说出天王来，我也不能相信你。”撕下王三一块衣裳襟来，“叭”地一卷，把这块破布条塞进他的嘴里了。王三都要哭了。海川转身形回来，到了江边，对二人说：“你们二人多受累。”又掏出七八两银子来说道：“得了，这点银子给你们买壶酒喝。”“哎，侠客爷，我谢谢您了。”“这算什么。”海川用手一指：“大江之上就行了。”眨眼之间，船就“哗啦啦”地向东顺流而下。走到半江中心船可就不走了。海川一愣：这下可完了，自己在岸上是侠客爷，到了江心可就不灵了，自己不会水呀。他一伸手把包袱皮打开，拿出双钺来：“你们要干什么？”“哈哈，侠客爷，您把我们当坏人了，我们是八卦山的船，能是坏人吗？”“那么你们俩为什么不走了？”“啊？因为有个朋友在等着您呢。”海川一愣：“朋友？在哪儿呢？”“您看！”把舱板打开，“噌”地一下，一个人就蹿出来了。身轻似燕，往这儿一站：“你好大的胆！”海川一瞧，哎哟，原来是自己的哥哥、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

前面说过，这哥俩算是过心了。酒席案前，大伙吃着饭，你出个主意，他出个主意，海川可始终没说一句话。老侠侯振远就想：他怎么能不说话呢？大家出主意是为了他呀，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呀，一声不言语，嗽，心里憋着鬼呐。所以侯振远吃完饭，也推说休息，来到自己的房中。伙计进来伺候，老侠一看，便问：“你姓什么？”“嗽！老爷子，老庄主叫我来伺候您老人家。我叫机灵鬼王三，您老人家没来时，我就知道您鼎鼎大名。”老侠拿出十两银子来：“这个给你。”“哎哟，老侠客爷，您这是干嘛？我可不敢讨您的赏钱。我们庄主爷不叫跟客人要钱，您是老前辈了，我们应当伺候着。”侯老侠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童林一定要夜探玲珑岛，我求你几件事：一是把我带出八卦山。二是到船坞传我的话，把所有的船只都调离，只留下一只快船。再有一件，我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你到童林那屋里去，故意在门口转，他要你带他去船坞，你就去船坞，然后你把我们这条船叫到江边来，你就甭管了。完了事之后，我们还要多给你几个儿。”

老二位一前一后，打八卦山出来，到了船坞。老侠客爷有吩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因为整个八卦山的人全知道，也知道四、五、七三位庄主带着二小和国宝逃奔玲珑岛去了；也知道老庄主李昆在这里头为了难。老侠侯振远告诉王三：“王三呀，照我的话去办吧。”于是王三回来，跑到海川门口一晃悠，故意地露面。海川上了船，船往前走，半江之中，一开舱板，老侠侯振远出来了：“你好大胆呀。”海川先是一愣，然后大笑：“哈哈哈，江湖上都说侯不离童，童不离侯，看来咱们哥俩想一块儿去了。”“胡说，我让你回！这玲珑岛不比达摩堂，达摩堂全是武术，凭我弟兄的本领和经验，也都能对付。这玲珑岛都是消息、埋伏，有再大的能为，蹬上消息你也得丧命倾生。依我说，你给我回去。”“哥哥，咱们已经到这儿了，还能回去吗？我童林想的，也就是哥哥您想的，玲珑岛就是地网天罗，我们哥儿俩也得去！难道二贼不拿了，国宝不要了？”老侠侯振远低头不语，半天才抬起头来：“看来是非去不可？”又回头招呼两个伙计道：“船家，你把我们渡到玲珑岛，哪里能靠船，你就往哪里靠。”老哥俩各自一摸军刃，跳上船，“刷啦啦啦”几十里水路，一会儿就到了。黑压压，雾沉沉，玲珑岛犹如一个大蘑菇相仿，烟环雾绕，全山玲珑剔

透。靠南面的山上是大块大块的山石。山根处全是芦苇,十分险恶。水手说话:"二位侠客爷,您看这是玲珑岛的南山坡,只有这儿能靠船,但能不能上去,我们哥儿俩可不保险。这玲珑岛的消息、埋伏非常厉害,沾上死,挨上亡,你们二位可要多加小心。"说罢拐回去了。

海川看了半天,一拔腰,"嗤"!身形飞起二丈四,奔了上去。侯振远一看海川蹦上去了,也拔腰,奔这个方向来了。等侯振远上了一块石头,再找海川,没了。镇东侠一阵发怔。其实,海川飞身形起来,没说两句工夫,脚尖一点石头,就发现前面有个人。"嗖嗖嗖"!顺着山缝就追上去了。海川心说;我们哥儿俩刚进玲珑岛就被发现,他进里边一报告,我们哥儿俩的命就没了,必须追上他。无奈前面的人跑得还挺快,眼看都要追上了,前面出现了一个山洞,那个人"嗤溜"一下钻了进去。海川一分双钺,脚尖一点地,"噌"地一下也蹿进去了。"嗖嗖嗖"!海川就顺着前方声音追过去了。过了一个山孔又一个山孔,有的地方能看到星斗的光华,能看见半轮新月,有的地方看不见。海川脚底下攒劲,手捧双钺,"刷啦啦"!钻了几个山孔以后,就听见水响了,"哗……"好像从一个山孔钻出来似的。外头有亮,等海川出来一看,这个人不走了,贴着前面山根站住了。脚底下是一片沙滩,不太大,净是石子、沙粒。从西北角山上下来的水往下流,"哗……"这块地虽然不大,四周的山头都往里拱着,当中露天,水从西北下来,好像一个井口似的。从这个地方往上走,也有四丈左右,周围都往里拱着。在山根这儿,这个人不动了。海川伸手一摸不是真人,是竹片做的,外面套着真人的衣服,扎着绒绳,假脑袋,脸冲里,仔细看下边有线槽儿。这些个假人,一个接一个,把海川引到了这里。

海川心想:这是什么地方?看看眼前,头顶上这个山就不好办,都是像钟乳石一样,犬牙交错地下垂。海川虽然会壁虎游墙的功夫,可这儿,他没法爬,跟大冰川似的,你身子贴不上,气吸不上来,固定不住,所以没法办。哎呀,好像一个大窝棚,只有顶上透天,底下有水有沙滩。假人既然把我引到这儿来,看来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回去。接着原路逃离此地,去寻找兄长侯振远。

海川顺着线槽往回去,走到一个山窟窿,他钻进去了。进去以后,看不到脚底下线槽了。连转三个山窟窿,出来一看,还是刚才这里。再从别的地方钻进去,钻了几个窟窿以后,出来一看,还是这儿。明明看着是个活洞,钻进去以后,什么都摸不着,全是石头,死的。明明像是死洞,确又能往里钻,钻来钻去,钻了两三个洞以后,又钻回去了,找不到进来的道路。海川心说:哎,这不是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了吗。海川仔细看前面的石头,也就是把他领进来的那个方向。站在水边上,抬头往上看,借着星斗的光华,新月的光华,才看见北面山坡上的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大红字"镇海川",好像这个地方就叫"镇海川"。哎呀,海川看见这个地方,激冷冷打了个寒战,怎么这个地方叫"镇海川"呢?我叫童海川,这儿叫"镇海川",我不是有点犯了地名了吗?想当初后汉三国,兵发雒城,庞统庞世元庞军师来到落凤坡,被张仁乱箭射死,因为庞军师的名字叫"凤雏",所以叫人家给射死了;闻太师路过绝龙岭也自刎身亡。古来的人犯了地名都得死,我童林犯了地名呢!人家司徒朗不用来拿我,饿我七天,人家再来把我提了去,当众羞辱于我,我童林死后名誉都不香啊!唉!我怎么就不听哥哥侯振远的话呢,人家整个玲珑岛的消息埋伏十分厉害,我怎么就没理会呢?到了现在,叫地地不语,叫天天不应,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把我童林活活困死在此地!

海川心中顿萌死念。我不会水,跳进水里能把我淹死,旁边山根子有大石头,

我憋足了劲儿往上撞，只要我不把功夫用上，脑袋照样碎，我也能死！唉，这又何必呢？低头一看子母鸡爪鸳鸯钺，自己把它擦得锃亮，见双钺如对良友，见双钺思念恩师，以手把钺一合，钺尖对准自己的胸膛，不就把自己给扎死啦？一死百了，我就全不管了。哎呀，难道这就是绝地了吗？我童海川在家误伤老父，逃亡在外，卧虎山遇恩师学艺十五年，两位恩师费尽了心思，教育我童林成名，我还没把门户立起来，恩师一分一厘未报；王爷待我恩重如山，士为知己者死，我还没有报答王爷呢；哥哥侯振远和众位宾朋，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协助于我，到现在撇下这些人一死，我对得起谁呀？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司徒朗把我捉住。童林想到这儿，得了，双钺一合，一咬牙："童林呐童林，想不到你生有处死有地，命丧于此。"他叫自己的名字。说完，他要用双钺扎自己。猛然间，这山头上有人说话："底下是谁，难道是冤家童林吗？你真乃大胆！""啊！"海川一听，这是自己恩师的声音，忙答道："师父，正是弟子，童林被困于此，师父，您救命吧。"这真是无巧不成书，英雄身陷绝地，巧遇恩师。

海川抬头往上瞧，影绰绰站着三位道长，正低头往下瞧，果然是自己的老恩师，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在这老哥儿俩旁，还站着一位道长，穿着青道袍，还是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水火丝绦，青中衣，厚底云鞋，黄白净子脸儿，花白胡须，挽发纂，金簪别顶，背插麈尾。老仙长高声道："你先不要忙，我们爷儿仨一定想办法救你。"说着，一条煞腰的丝绦就递了下来。海川是个把式匠，轻身提气，上边尚道爷手伸出去，连提几把，"啪"一拽，海川借势用力，像一个球一样，从"镇海川"底下被拽上来了。

海川一个跟头就势往前一抢步，站稳了脚跟，然后，跪倒磕头："师父，弟子拜见。"三位道长把扎腰的丝绦解下来，各自佩在腰上。尚道明一挥手，从肩膀上把自己的拂尘拽出来，用拂尘的马尾一搭童林的脑袋，说道："冤家，大胆呐，我把武林绝艺教导给你，要你广收桃李，兴自己的一门武术。你奉圣命下江南捉二小、请国宝。你知道玲珑岛是什么地方？是地网天罗。你竟敢私自一人，单身涉险，来到此处，被困'镇海川'，无人搭救。你被缚之后，司徒朗不杀，也将你名誉毁掉，如何替为师兴一家武术？如果不死在司徒朗之手，你要自刎身亡，试问我们哥儿俩十五年的心血何在呀？你家中的二老倚门盼望，你对父母是无义不孝呀。老侠侯振远偌大年纪，为了你，八十多岁背井离乡，众宾朋都是这么大年纪，离开家来帮助于你，你撇下这些老兄长们，要死于此地。我问你，你这叫交友之道吗？朋友相交，你算不义呀。王爷是金枝玉叶金身大驾，都为帮助你寻二小、得国宝出力，你撇下王爷在江南不管，要一死了之，主仆之情，君臣之义，你也算不忠啊。不忠不义不孝，冤家，你自己想一想。"尚道爷说完了，何道爷说，何道爷说完了，尚道爷又说。

海川跪在这里一声都不言语，旁边的道爷搭茬了："二位师叔哇，这是我的师弟海川吧？无量佛，我兄弟是个好孩子，看来还是听你们哥俩的话的。得啦，您看在侄男份上，饶恕我兄弟童林吧，我相信他吃一堑长一智，应该守身如执玉，拿自己的身体当作金玉看待！不应当到了危险的时候，自己有轻生之念。"尚道爷一沉脸："哼！无量佛，童林。""还不拜见你的师兄。"童林一看，这破衣拉撒的老道还是我师哥！无奈，赶紧起来磕头："拜见师兄！""嗷，师弟起来起来！"老道把童林搀起来了。"这是你师伯的三弟子，是你的师兄－－补陈道人，吕瑞吕德兴。"

爷四个合在一块，从树林中往后出来。密林深处有一座小庙，这是司徒朗给

师弟盖的。前后两层殿,有鹤轩,栽种着奇花异草。吃着司徒朗,喝着司徒朗,哎,这地方还倒不错。到了角门这里,一推门就进去了。爷儿四个关好了角门,奔东配殿来,来到东配殿挑门帘进去,屋里头点着灯呢。海川在后头,抬头一看,嗯,迎面的云床上有三个棕团,只有当中的棕团上面坐着一个老道,中等的身材略为高一点,面似三秋古月,白发苍苍,顶都谢了,挽着一个白发髻,扣着一个杨木道冠,金簪别顶,银髯苫满前胸。上身着古铜色道袍,系着水火丝绦,腰里头可能鼓鼓囊囊围着什么。海川一瞧,认得,打杭州下云南,在坟后头发现了李英、白洁、孙亮,有个骑小驴的道长,给他们了结了那件事,不正是这位道长吗?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师父和他是什么关系呀?爷儿仨进来以后,借着灯光,两位老仙长往旁边一闪。尚道明说道:"无量佛,师兄,您的侄子来了。海川,上前拜见师伯。这就是我弟兄的亲师兄,你的大师伯——太虚上人庄道勤。"海川这才明白:哎呀,原来是我师大爷。海川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师伯在上,侄男童林大礼参拜。"海川心说:这是司徒朗的师父。老剑客庄道勤的脸上一红:"无量佛,贤侄呀,起来吧,师伯对不起你呀!""嗯?师兄啊,您怎么……你们爷儿俩见过面哇?"尚道明、何道源老哥儿俩不明白地问道。"不错,见过面。"庄道爷就把当初的事情提了一遍。

尚道爷和何道爷听完很不乐意。你这叫做长辈的吗?要不就不告诉他,要不就告诉他,什么叫云南大山、三间草观、无知的老道哇?看起来我师哥这人还真得留他点神哪!

原来,老仙长庄道勤为了躲是非出去了一趟,回来之后,他不敢上八卦山。老仙长想这个:我不是已经碰到童林了吗?如果这会儿我回八卦山,他正上八卦山去,我们爷儿俩在那里碰上,我就得说实话!我跟李昆和海川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海川是我师侄,奉圣命捕盗,我说李昆你把国宝交出来,把韩宝、吴志广交给童海川,可我不能说这句话啊!那样一来,我踩毁自己徒弟了。这个老仙长有点护短,当年司徒朗从国外回来,给仙长磕了个头,老仙长骂了几句,也就过去了。仙长只能回到玲珑岛,住在自己三徒弟吕德兴的庙里。

这天晚上,老哥儿俩带着吕德兴出来看玲珑岛的夜景。吕德兴就告诉了,有一个叫镇海川的风景非常好。老爷儿仨就到镇海川看夜景来了。猛然间听底下喊:"童林呐,童林!想不到你死于此处!"尚道爷一探头,看见童林要扎自己,这才喊住,把海川救上来了。海川说:"我和我哥哥侯振远来的。我遭了这样的危险,不知道我的哥哥侯振远怎么样?庄道爷听完,立即吩咐:"德兴呀,你去查看一下,你对这山里头了如指掌。"德兴转了一大圈,天都快亮了才回来,告诉尚道爷:"所有消息埋伏都没拿住人,可能侯振远没进山。"海川一想:不能呀,我上来啦,我哥也上来了,唉!怎么没见面呢?稍事休息,天光闪亮。吕瑞说:"师父、师叔、师弟呀,你们爷儿个收拾一下,咱们奔前山去吧。我把船准备好了,听说前山已经打上仗了,您出了庙就能听见,前面喊杀声连天。""好,那么我们就去一趟。"老剑客庄道勤撩起道袍一伸手,"扑噜"一下,把腰中的软剑摘下来了,佩在自己的肋下。这口宝剑叫落叶秋风扫,价值连城。听到前山锣声响亮,喊杀阵阵,他们顺着后山密路就下来了。小船准备好了,两名水手,一个撑船,一个掌舵,爷儿五个上了船。不一会儿,就到了玲珑岛的前山。海川抬头一看,喝!这仗可打凶了。

原来侯振远、海川老哥儿俩来玲珑岛后,小船就回去了,把机灵鬼王三给放了,王三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后,"咚咚咚"一撞钟,老侠王十古、于成、秋田、司马空这些人全到了大厅,连同李昆、田八爷、胡二爷、任三爷、汤六庄主全来了。等大

家伙儿进来以后，机灵鬼王三把这件事一说，田子步听了就一跺脚："这可麻烦了！"李昆心想：要这样一来，哎呀，这哥儿俩若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正在这时候，兵丁进来："启禀大庄主，各位老侠客，咱们金家渡口可来了不少的人，唉，听说是从铁善寺来的。"金荣也跑进来，吁吁直喘地说："大庄主，快去准备船只，大庄主，雍亲王爷带众英雄来到。"李昆直哆嗦："八弟，备船。"

原来，王爷见海川他们去了一天一夜，一点消息没有，很不放心，便和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济慈这些人商量："去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二位高僧，你们爷儿俩想一想，是不是这些人在八卦山出了事？"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摇头："阿弥陀佛，王爷，您只管放心吧，李昆出身名门，绝不能心起歹念，要害这些位英雄，我觉得是没事。如果耗到天亮还不来，我们大伙一起去一趟，人多力量大，到那问一问李昆该怎么办，这样您看好不好？"王爷听了点头："嗷，这倒是个好办法。"早晨起来，仍没音信来。亚然和尚道："王爷，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您得领头去呀！"王爷说："好。"到了大雄宝殿，就把这五花棒拿起来了。什么叫五花棒呀？五花棒就是人家庙里头和尚念经打磬锤儿。王爷说："好啦，我就拿这大磬锤子，大家听我的，合在一起各自拿兵刃，走，派几个人看守铁善寺。"

大家坐船来到金家渡口南岸。下船后，王爷把李昆叫过来细问一番，李昆如此这般一说，最后道："不想法禅他们逃跑，昨天晚上振远、海川奔玲珑岛去了。"王爷一听，急得直跺脚："嗨！李昆，好糊涂呀！所有的众英雄上船，跟着本爵赶奔玲珑岛。"说完，又命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把大船的船舱板打开，让他们大家进了后舱，里边让五小看住了李昆，然后王爷到了大船上五花棒一摆，"哗啦……"大船顺着南盘江就奔玲珑岛了。等来到玲珑岛，对面的船只列开；就听玲珑岛里面："呛啷……"锣声响亮。王爷一来，也有人报告了司徒朗。司徒朗听完了，立刻传话："备船只出山应敌，来多少人我也跟你们完不了。司徒朗把军刃带好，蒋雄、徐君、铁臂罗汉法禅僧、五爷贺永、七爷韩忠带着雷春、贺豹、韩宝、吴志广一群人纷纷登船，二百名兵丁乘船顺着螺丝湾口冲出来。来到山口外边，船只排开。王爷站在船头："哪一个是司徒朗老英雄呀？"司徒朗箭翎耳一忽闪："我就是啊！""我问问你，昨天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二人夜探玲珑岛，直到现在未曾回转，你是不是把他们拿住了？"司徒朗这才知道，敢情昨晚上侯振远、童林来了，怎么没听见有人报信呢？他这么想，可不这么说："啊，你要问啊，童林、侯振远被俘以后，因为他们两人不服气，我早把他们两人给杀了！"瞧瞧，这句话多惹事！王爷一听，一着急一撒手，"呜"地一下，大磬锤就落入江中。回过身来一抱拳："王老侠、于老侠，你们诸位都听见了没有？给他们哥儿俩报仇吧！"王爷这一喊，赛判飞行侠苗泽一按刀把顶崩簧，"呛啷"一声响，把红毛宝刀将亮出来，刀壳子往背后一别："王爷，我一定给海川、振远哥报仇！"垫步拧腰上了船："司徒朗，你偌大年纪不讲信义，枉杀人间侠客，还不过来受死！我要给他们二位报仇。"火眼金睛贺永一分镔铁狼牙钏，垫步拧腰就来了，飞身形上了大船："呸！鼠辈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帮着童林欺压我弟兄，五爷贺永我要你的命！"两方面的锣就响了，"呛啷啷……"锣声响亮。王爷这里瞧着，心如火焚，把八爷田子步叫来："子步，你给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带着一部分人去！""是！"田八爷带着一部分人走了。干什么去了，咱们先不提。

王爷这回发狠了，非给海川他们哥儿俩报仇不成！韩宝、吴志广这些人都在司徒的大船上瞧着呢。贺建章甩起狼牙钏盖顶就劈，老侠苗泽跨左步，摆宝刀急

着相迎，两人在战船上就打上了。招数加紧呀，越打越快，七爷韩殿远一按自己的小片刀，刀把“呛啷”一声响：“哥哥哎，看我的！”韩殿远垫步拧腰上了船。刚到船上，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一抽铁扇子，飞身也上来了，往这一站：“韩忠，你恬不知耻，认识俺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吗？”韩忠瞪眼：“呸！谁认识你？哪里走！”左手一晃面门，刀就到了。老侠张鼎摆铁扇子跟韩忠打上了，哎哟，喊杀连天可就更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铁臂罗汉法禅僧飞身上了大船道：“姓秋的你上来，咱们俩是师兄弟，你架着胳膊肘往外扭，你欺压我弟兄，助纣为虐，今天贫僧要跟你讨教三合。我跟姓谷的练，是法禅，不跟他姓谷的练，法禅照样有本事。姓秋的你过来。”王爷劝说：“秋老侠你别客气了，祸到临头须放胆，法禅既然不仁，老侠客也就别讲义了，请吧！”老侠秋田万般无奈，自己按着大宝剑的剑把子，飞身形上了大船。司徒朗、蒋雄、徐小侠，都在对面看着。老侠秋田一上大船，用手指点：“师弟啊，当年你恨师犯弟，结果你我弟兄才分道扬镳，这么多年我惦念你，到八卦山看望于你，你跟我面合心不合。师弟啊，你也奔七十岁的人啦，你们办的这事对得起谁呀？你哥哥跟人家说好了，金玉之口，试艺五绝，交二小、献国宝，结果你们把国宝、二小带走，让你哥哥偌大的年纪为难，他多痛心啊！”“呸，秋田，你胡说八道，来到八卦山花言巧语，挑拨我弟兄不和，直到现在你还说这个。哪里走？”老侠秋田一按剑把，“嚓楞”把辘轳大宝剑亮出来，剑鞘子往旁边船板上一放，一举大宝剑：“好吧，你进招来！”

“阿弥陀佛。”法禅满脸杀气，“举火烧天式”，嘎棱棱一举大铲，奔老侠秋田的顶梁就劈。老侠向右一滑步，拿宝剑的手反腕子“刷”地一下，“紫燕抄水”，对准和尚的脖项就抹。大和尚法禅闪身形躲过去，两位当场动手打上了，真正的同堂学艺兄弟变脸了。其实北侠治死法禅很不算什么，可有一样呀，怎么着我们俩一个村的人，乡土之谊，桑梓之情，孩童在一起，再说我们俩一块磕头在谷老恩师门下，尽管他半道上办错事，被老师逐出门墙，但是他到底跟我有乡里之情啊。六人打成三对，难解难分。王爷这边的三位侠客，都有一种想法，就是不愿意把对方治死。可是老侠张鼎一瞧韩忠这人恬不知耻，有几次让着他，嘿！他反倒来劲啦。老侠张鼎一想：得啦，干脆我要你的命吧！你韩殿远也不是好人。张老侠想到此，微然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扇子往起那么一举，一反腕子，扇子就把韩殿远的手背砸碎了，“嚓楞楞”一声响，刀就飞了。再看韩殿远，“唰”地一下脸白了，眉毛、眼睛、鼻子乱动，面目痉挛。老侠一赶身，又在他百会穴正穴眼用大铁扇子一挫腕子，把他那脑骨也给砸裂了。韩殿远一声惨叫，“扑通”往后一仰身，当场毙命。

第三十九回

四剑客会破玲珑岛　西方侠潜江擒二小

上回书说到张子美一铁扇子把韩忠砸死，贺永与赛判飞行侠苗泽动手。贺永双手合狼牙钏，“泰山压顶”奔老侠头顶砸来。苗老侠用的是以巧破千钧，跨左步，刀走外腕，一手“红云捧日”，“刷——”刀刃冲下，就奔贺永胸前扎来。万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韩忠死了，贺永不由地回过头来一瞧，他一回头，苗爷的刀尖就点

上贺永的心口窝了,"噗哧",刀扎了进去,红光一起,鲜血迸溅,肚子里的零碎往外一流,贺永惨叫一声,也躺在船板上了。

贺永是陕西人,他家乡会武的很多,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贺永落在云南。虽然他死于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之手,但传出去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而是童林致死了贺永,人家贺永的本家亲属能不找海川报仇吗?这样就生出很多的事来。贺永、韩忠一死,玲珑岛就塌了半截天。法禅和尚跟自己的师兄动手,人家北侠秋田多大的份呀!一压大铲,顺剑一抹,一剪他,他往回下一扳铲,北侠秋田的大宝剑就朝法禅和尚的脖子来了。正在这个时候,靠南山根芦苇里边窜出一条小船。有人高声喝喊:"诸位仁兄贤弟,为我侯廷担惊受怕了!"侯振远站在船头,他旁边站着一位老仙长,个不高,白眉毛,慧眼遥观,金光四射,挽着一个小发髻,金簪别顶,一部银髯,青道袍系水火丝绦。这人是北侠秋田和铁臂罗汉法禅的授业恩师、知机子谷道远。没想到,庄道爷、尚道爷、何道爷、谷道爷四剑客在此聚会。其实,这些动手之人大部分都是他们老哥四人的弟子。侯老侠怎么会跟谷老剑客聚到一起呢?

原来,昨天晚上,侯振远一看海川跟到那块大石头上去了,也跟着一拔腰上去了,再看海川没了,就知道要坏事。他的意思也要跟着往前来。猛然间,身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膀头。侯振远右手一推,"啪"一掉脸,没有看真那人,他就跟一缕青烟似的落在芦苇的深处去了。一个声音说道:"老檀越请这边来。"侯振远想:这是谁呀?也顾不得找海川了,拔腰就奔声音过来了。赶到近处他才看清,这里湾着一只船,船头上有篷,刮风下雨不碍事。船上有两个水手,船篷里头点着灯,在自己眼前头站着位老仙长。侯振远忙抱拳施礼道:"仙长爷,您叫我?""老檀越,您到里头来。"一挑布帘,二位一前一后进了舱。里头还很干净,有住的地方,能吃能喝,锅盆碗灶全有。借着灯光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侯振远问:"仙长爷,您呼唤弟子侯廷,请问您怎么称呼?"仙长看镇东侠彬彬有礼,微微一笑:"老檀越,贫道姓谷双名道远,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知机子。"镇东侠肃然起敬,施礼道:"哎哟喝!久闻前辈的大名,今日一见实为幸会。"谷道爷道:"啊,老檀越,免礼免礼,你这边来,我给你点东西。"老仙长到桌子旁边,猫腰往桌底下一伸手,拿出个包袱来放在桌子上边:"老侠客,你看看。"侯振远一看,"啊"地一声惊叫,原来是刘俊丢的那个小包袱,海川的两身裤褂还在里面,龙批大票也在里头。侯振远一看,忙跪下道:"前辈呀,晚生失礼,我给您磕头了!"仙长伸手相搀:"无量佛,你起来起来,侯老侠客,你跟佩雨都是好朋友,咱们见面就有缘,请坐吧!"爷儿俩坐下后,侯老侠道:"请问前辈呀,这个包袱怎么落在您的手里?您又如何到这里的?"仙长一笑:"无量佛,说起来话很长啊。"

老仙长谷道远为什么来到江南?因为他云游四海,行无定所,这一次回来,他才知道八卦山铁善寺的事情。老仙长一想,这个可不大好办。因为童林是自己两位师兄的弟子,可是李昆也是师兄的弟子,老哥儿四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谷道远还是比较讲理的,唯有庄道爷有点护犊子护短,而且我徒弟秋田也涉足其中。九月九以前,老剑客爷就来到黑熊镇,他和黑熊镇黔南客栈掌柜的是朋友。

这位掌柜的可了不起,姓王,叫王凤,江湖人称天灵侠王凤。使一口单刀,很俊的功夫。他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得多,两口子染时疫而亡,他的弟弟跟弟妹两人留下一个姑娘。王凤就把这个姑娘留到自己的家中,教给姑娘能耐,拿姑娘当儿子养着。姑娘的能耐学得很好,她管王凤叫爹。爷儿俩在后面收拾出一所房子,

就使到后院来了,一边练功夫,一边照顾这店。老道爷谷道远跟王凤很不错,所以就来到黔南客栈。伙计一看,这可新鲜!因为出家的僧道,住店的太少了。伙计往里让:"道爷,出家人住店的很少,没想到您不怕花钱。""无量佛,你给我换个后院,比较幽静的地方,贫道恨吵恨闹。"伙计答应,把谷道爷带往西院北房三间,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谷道爷坐下了,擦脸,漱口,喝茶,把伙计叫过来说:"我一个出家人,住你这么好的店,有这么多钱吗?"伙计心说:这道爷有病吧!不是说让我给准备一个很幽静的屋子吗?既然住不起,可以再找别处嘛?你为什么擦脸、漱口之后,坐到这里又嫌贵呀?"道爷,您要如果住不起。我可以给您改换一下。"谷道爷想了一下,摆了摆手:"行了,不用了。让我儿子给拿钱吧!"伙计一听,觉得更新鲜了,出家老道有儿子?这可是位风流老道。"哟,您有儿子?您是个出家人,哪里来的儿子?"谷道爷一听很不乐意呀,把脸往下一沉:"胡说,出家人就不许有儿子啦?没有真儿子,还没有假儿子嘛?""哟,道爷您这儿子在哪呢?跟咱们这里有什么关系?""对,是在你们这里开店。"伙计一听才知道是掌柜的干爹,便问:"您说的就是我们掌柜的王凤吗?道爷您稍候,我给您叫去。"伙计见到王老侠一说,王凤就知道准是谷老剑客来了,赶紧跑进来道:"哎呀,老前辈啊,您来啦,我给您磕头。"说着,跪倒就磕,谷老仙长赶忙用手相搀。王凤细问:"您从哪儿来?"谷道爷把自己的事都说了。王凤听完,便说:"嘿!您还提呢,我们这个店都包给人家侯振远、童海川了。"就把事情也由头至尾一说。谷道爷点点头:"王凤啊,济慈、济源是我的师侄,童林也是我的师侄,我无法插手,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看你呀,最好别让他们认出来,要认出来,你是管呢,还是不管?你跟铁善寺的人也是朋友啊。"王凤说:"你放心,我管这个干什么?您都不管,我也没那么大的份儿啊。"

到了九月九日,谷道爷说不去,其实头天晚上可就去了。他刚到铁善寺的后山,就发现越墙来了一条黑影,"刷!"身法很快。谷道爷可就背到一棵树后面观看,这个人鬼鬼祟祟地提了个包袱,他就是八卦山的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他越墙进来以后,大家伙儿都在大厅内议论明天的事儿,东配殿没人,他进去了,一伸手就抽出一个包袱来,然后提着这个包袱越墙出去。韩忠心说:这包袱里有什么呢?他找了一棵大树,把这包袱搁在眼前的地上。又从百宝囊中掏了白蜡捻儿火折子,点上白蜡捻。他贴到树上,低头一看,"啊!"就在他晃火折的时候,这包袱没了。韩忠吓出一身冷汗,这是谁呀?往四外看了半天,什么都没瞧见,把韩忠给吓跑回山了。

老仙长谷道远提着这个小包袱,就回到了黔南客栈。越墙进去,来到的自己屋中,灯光点亮,把包袱打开一瞧,有一张墨鱼皮和一张龙批大票。谷道爷心里说:侯振远呐,你的这些人太疏忽大意了,龙批大票都叫人给偷走了。如果这龙批大票落在歹人之手,你童林即使把韩宝、吴志广给拿住,你往哪里交待?谷道爷又看了看墨鱼皮,琢磨着,我干脆给它做出来得了。第二天谷道爷拿笔开出方子,又把王凤找来,让他按照药方去配药。王凤挺纳闷问:"老前辈要这些物件干什么呢?""我得了一个包袱,里面有一张墨鱼皮。""嗷……是不是麒麟山洗砚池那个墨鱼?"谷道爷点头:"对了。"王凤一听,心里非常可惜呀:"哎哟,那么好的东西谁给毁了?"仙长摇头:"这个咱们不知道,哈……我把它做成件铠甲吧!""您是修好积德,这又是宝物,刀枪水火都不怕呀!"

谷道爷把墨鱼皮做成铠甲后,依然把包袱包好了,每天打听。刘俊下书、三人夜探八卦山被困十八棵杨,这些事情老仙长都知道。最后十老请八卦会太极,老

人家也让王凤给雇了一条船去了八卦山。

锅台炉灶，柴米油盐船上都有。船上还有两名水手伺候老仙长格外周到。老仙长提拎着包袱，就上了小船。顺着江岔子放到南盘江内，到了试艺五绝，法禅僧这些人奔玲珑岛逃跑，老仙长全知道。这天晚上，船就停在玲珑岛的南边芦苇荡中。剑客爷心里想道：要说司徒朗不是个东西，我早就知道。但是你们不能犯国法，韩宝、吴志广犯的是国法呀，把皇上的东西偷了，他们哥儿俩就算完了？要领法呀！你司徒朗长着几个脑袋，你助纣为虐，使韩宝、吴志广对抗朝廷？今天晚上我就进山，我要责备责备司徒朗，如果他不听我的话，我就把这孽障给拿了！老剑客谷道爷正在船上站着想呢，突然发现童林、侯振远说话。童林走了，这才上来把侯振远引到了船上。

谷道爷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侯振远并不隐瞒八卦山的事情，从头至尾也详细禀明。然后说道："老前辈啊，晚生和我的师弟童林一起来到玲珑岛，司徒朗这人意狠心毒，玲珑岛里头消息、埋伏重重，我兄弟一个人进去，晚生可不放心呐。"谷老仙一摆手，自己沉思一下："无量佛。你尽管放心，你把包袱看住了，好好地在船上休息一会儿。贫道到山里头去看一下，你们对于消息埋伏转轮走弦一丝不通，万一碰上了，那就不得了。"侯振远在小船上呆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转悠，直到天快亮，谷道爷回来了。侯振远问："老前辈呀，此番进玲珑岛您看见我兄弟了吗？"老人家这半夜工夫查遍了全山，早晨回到船上对侯振远说道："你的兄弟并没有遭什么凶险，你只管放心。"听了老剑客爷这句话，侯老侠才放下心来。

天光闪亮，就听见外面喊杀声震天，"当啷啷……"锣声响亮，把两个水手都吓坏了。谷道爷一听："可能前山有了响动了，也许有人来攻打玲珑岛。咱俩去看看。"侯老侠立即答言："是，晚生遵命。"谷道爷让水手荡桨摇橹，由芦苇中出来，爷儿俩站在船头。老侠侯廷脚下放着包袱，左手按着龙渊宝剑，旁边站着老剑客知机子谷道爷。小船往北这么一转，哎呀！看见大船之上打得难解难分。

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一铁扇子把七庄主韩殿远给打死了，北侠秋田的镳铲大宝剑正放在铁臂罗汉法禅僧的脖子上。正在这时候，侯振远高声喝喊："众位仁兄贤弟，侯廷在此！"法禅僧往喊声处一回头，稍一走神，北侠的手腕就这么一颤，法禅的脖子就碰在秋田的镳铲大宝剑上了。北侠秋田就势一拉剑，"嗤！"铁臂罗汉法禅僧斗大的人头落在船板之上，尸体往前一栽，"扑嗤！"一腔子血喷出来了。北侠秋田热泪滚滚，一阵子难过："师弟呀……"司徒朗一看，您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吗！

这时候，侯振远的小船就奔王爷的大船了。老侠于成这些人可全在，王爷一看侯振远来了，就知道司徒朗在说瞎话。既然侯老侠生还，可是海川呢？说话间，小船到了。爷儿俩一前一后拔腰上来，提拎着包袱。王爷一看这包袱："老侠客，昨晚上遇到什么事了？"老侠客递过包袱："您看这是什么？"王爷又喜又惊道："啊！龙批大票？"侯老侠点头道："还有墨鱼铠也在这里，快交给刘俊吧。"刘俊赶紧过来接包袱，给师大爷磕头："啊，老人家，谢谢您。"侯老侠这才把老仙长请过来说道："老前辈啊，这就是千岁爷，当今万岁爷的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府的雍亲王爷。"侯老侠一指谷仙长："王爷，这是我哥哥秋佩雨授业的老恩师，知机子谷道远、谷老仙长。"众雄也都"嗯啦啦"地围过来了。王爷一听："哎哟，老仙长。"连连地作揖。谷道爷趴在船板上："给王爷磕头啦，贫道谷道远拜见千岁。"王爷绝不能让谷道爷

磕头,双手抱住:"哎哟,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没有机缘跟您见面,今天跟您一见,真是三生有幸!你们爷儿俩这是打哪来呀?"

侯振远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全说了。北侠秋田来到恩师的跟前,热泪盈眶跪在船板上:"恩师呀,弟子拜见。弟子误伤师弟,在恩师面前请罪。""秋田,你起来,像法禅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和尚不守僧门之戒,作为一个武林弟子不守侠义之规,分明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他已不在我门墙以内,有道是除恶人积善念。"侯振远也安慰一番。就在这个时候,王爷搭话啦:"老仙长,您看,司徒朗在此拒捕,十分厉害。是不是您老人家辛苦一趟,把他给拿住。咱们对他一定不加追究,只要献出国宝、二小成擒即可。"老仙长点头:"无量佛,这孽障十分猖獗,王爷既命贫道前往,贫道岂敢违命呢?"老仙长刚要迈步往前走,忽见北面漂摇摇一只小船过来,有人高声喝喊:"诸位兄长,童林在此!"大家伙儿抬头一看,见是太虚上人庄道勤、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还有补陈道人吕德兴四位道长。王爷可真是大喜过望。老侠于成站在旁边看着司徒朗,心里想着:我应许过童林一句话,不拿住盗国宝的二小,愚兄绝不回家。这会儿,于成老侠见韩宝、吴志广在对面眼球乱转,就猜到他们要跑,但这两个不从一边跑,我也不好办呐!一眼看见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于老侠想:他能够在海里面找针,能说不会水吗?老侠于成凑过来了:"道爷,您过来。"一直把司马道爷叫到船后:"道爷,您热吗?"南侠这个气!"哥哥,天气这么冷怎能热呀。""哈哈哈,仙长,我请您洗个澡吧。"道爷一怔:"老哥哥,我干什么洗澡呢?"于老侠说:"不洗也得洗。你往司徒朗的大船上看,韩宝、吴志广可要溜呀。韩殿远、贺永、法禅都死了,他们失掉了靠山,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但是,他要作困兽之斗,您说对吗?"南侠往对面一看,果然二小有动静。便说:"嗯,不错,哥哥您远虑深谋,小弟钦佩。""他们要跑得下水,可能这两人不往一边跑。你下水到他们大船的北面,我下水到他们大船的南面。看他们往哪边跑。"司马空一听:"好嘿!"老哥儿俩都把长衣服脱了,鞋子、袜子也扒了,叫过水手来:"一会儿我们在底下叫你们,你们想着拿船篙往上拉人。"于爷把胡子往自己怀里一揣,从后舱哧溜下去了,司马道爷也下去了。

哎哟,这江水显得特别的凉啊!不过哥儿俩都有很深的武功,寒暑不侵。两人直奔司徒朗的大船,一边一个,顺着船底慢慢贴上船帮了,脑袋刚一出水面,哟!真巧嘿,船沿上的一条腿下来了,正是韩宝。老侠于成心说:好悬,晚来一步又让他跑了,得了,爷儿们,对不起你,下来吧!一伸右手,猛地把韩宝的腿腕攥住了,韩宝就知道坏了!他猛地右手一按船帮,昂足了劲往下踹,可他不知道底下是西方老侠呀!"咚"韩宝就被拉进了大江。嘿哟!韩宝到水底下也折腾。老侠于成心里说:我让你喝点儿水吧!一伸右手朝着韩宝肋窝子拿中指一点,"嘟"地一下,韩宝张嘴"咚咚咚咚",三四口水就下去了。老侠于成一瞧他动不了劲了,拉着他踩着水,转眼间来到自己这船的后艄,轻轻地一提,把韩宝就提出了水面。"我说上边的伙计们,把船篙顺下来!。"庄丁赶紧就把船篙给顺下去了,老侠于成一伸左手,把船篙攥住了:"来,往上拉吧!"五六个人往上拉,把韩宝提拎上来,轻轻地放下。于爷一按船帮也上来了,伸手先摸韩宝的兜里头。软囊之内摸着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揣在自己的湿衣服里头。于老侠心说:有这个,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正在这个时候北面喊了:"无量佛,船篙顺下来!"这边又来了。船篙顺下去,南侠司马空把吴志广也给提拎上来,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把他们两人可就捆结实了。"你们都过来。"西方侠一招手,庄丁都过来了:"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老侠

一指韩、吴道："这是韩宝、吴志广，你们认识吗？"庄丁们笑了："我们少庄主爷，我们认得。"老侠点头："好极了，你们六个人给我看着，如果要跑一个，到时候把你们送到南衙门领罪。"庄丁们道："老侠客爷，您放心吧。我们几个人一定好好看着。"

韩宝、吴志广被擒了，老哥儿俩进了后舱，把湿衣服脱了，拿手巾擦擦身上，然后换好了干衣服，穿上了长衫，把国宝带好了，然后把湿衣裳拧净，在后舱这儿一晾。老哥儿俩出来，再到前面一看，可就不一样了。太虚上人庄道勤、尚道明、何道源、谷道远、吕瑞、海川这些人来到船头跟大家见面。王爷很高兴："得了，庄老仙长既然来了，您的高足司徒朗又在大船上，您设法劝劝他，这事情就完了。"庄道爷听了王爷这宽容的话，心里十分感激。"无量佛，孽徒无礼冲撞千岁，领国法受王章，这是没得说。您老人家甭管，待贫道登大船捉拿司徒朗！"太虚上人庄道勤回手按了落叶秋风扫宝剑，"呛啷"一声响，老仙长飞身形上了大船，用手点指："孽障，你往哪里走？"王爷正瞧着呢，西方侠于成一拉王爷衣襟："王爷，您请到这边来。"

王爷跟着老侠于成、南侠司马空挑帘进了前舱："二位老侠爷有事吗？""哈哈，王爷，国宝在此啊！"老侠双手高举。王爷赶紧往后一撤步，跪在船板上，老侠于成这里托着，王爷如见君父，马上行三拜九叩君臣大礼，恭请圣安。然后站起来接过国宝，毕恭毕敬至至诚诚地，往高处一举，二老侠跟司马道爷也拜见了国宝。"老侠客，如何得到国宝哇？"王爷心里十分感激，心说我们海川交了这么多过命的朋友，实在难得。"呵呵，您要问我跟南侠司马大弟如此这般、这般……，深江擒二小，才把这两人拿住了，仰仗天子的洪福，国宝终于请回。王爷，请您打开看看。"王爷把包裹打开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宝光艳艳，双龙绞扭，一点儿毛病没有。王爷包好了，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道："二位老侠客，本爵我替海川给你们老哥儿俩道谢了。韩宝、吴志广何在？""现在后艄，您只管放心。我们已经把他俩捆上了。""哎，太好了，太好了。"王爷又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好像身上卸去了几千斤的分量。本来为这事儿，多少日子睡不着觉，到现在好了，二寇成擒，国宝已经回到了自己身边，王爷放了心啦，由衷地感激这两位老成持重的侠客爷。爷儿仨说了几句话再出来，一看大船上变了样喽。老仙长庄道勤站在大船上用手点指："孽障，司徒朗你还不出来见为师吗？""师父啊，您看这么点儿事，您干什么来呀？"老仙长听了这个气呀！"不明事理的东西！"庄道爷心说：这么点儿事！孽障啊，你已经八十的人啦，尚且不知好歹！韩宝，吴志广盗国宝，身犯国法，你还要替他们拒捕钦差。"孽障，你还不过来伏刑受法！"司徒朗耍赖呀："师父，您别忙，我们的事碍不着您。您这么大年纪少管闲事。您走，您走！"他跟师父说这个，气得庄道爷直哆嗦："无量佛，司徒朗啊司徒朗，好冤家！"大家都在这里瞧着，谷道爷、尚道爷、何道爷也都在这看着，当师父的管不了徒弟，您当初这徒弟怎么收的？蒋雄、徐君两个人站起来加钢："司徒老哥哥，别这样，他是您的师父，不是我们师父，您不敢惹他，我们哥儿俩惹他。"蒋雄一伸手，把龙头杖亮将出来，徐君也把大泼刀亮出来，垫步拧腰上了大船。"道爷，您是我哥哥的师父，不是我的师父！哪里走！"

老仙长这气大了，拿宝剑往下一断，"呛"一声响，徐小侠的刀折了，窝腰一脚，"咚"地一声响，把徐君踹到江里去了。老仙长斜身的时候，蒋雄拿起龙头杖照着老仙长的脑勺就打，老仙长转过脸，一个"鹞子翻身"，宝剑"刷"地一晃面门，又是一脚，"咚"也把蒋雄踹到大江里。司徒朗抓起五行轮的包袱飞身形上了大船。"师父，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呢？我这么多年经营玲珑岛容易吗？您竟敢到我们这

来穷搅！您把我两兄弟给打跑了，我……我……不答应您，我跟你撞头！”司徒朗在师父的面前一通嚷嚷。

“无量佛，孽障啊，这就是当年我把你惯坏了，冤家你还不给我扔军刃被擒！”“师父我真急了！”“蹬蹬蹬、咚！”他也跳进江里。其实大伙儿都看得出来，这是庄道爷成心让司徒朗逃跑。老仙长在战船上看了一会儿，再看所有的兵丁四处奔逃，下水的下水，弃船的弃船。转眼之间，整个玲珑岛所有的人都跑尽了。再说王爷他们二百多号人都是绿林的英雄，这里头师兄弟就是五位，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加上四道，这是叔伯兄弟。亚然和尚的年岁最大，不过由于铁善寺的事情，亚然和尚的心里好像对不起这四位兄弟似的。王爷带着这些人准备几只大船，顺水路直奔铁善寺。船拢岸之后，大家陪着王爷下了船，有人抬着韩宝、吴志广，打发人把这些船只送回八卦山，咱们也就不提了。

大家众星捧月陪着王爷，押着二小，一直顺着铁善寺的山道上来。到山门前，王爷一看，哟！庙里头张灯结彩，所有的和尚都穿着新的僧袍。原来王爷写的“武术化一”的这块匾已经刻好了，悬挂已毕，用黄纸蒙着，只等王爷来了焚香开光，举行开光盛典。王爷一问，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济慈说：“哎，贫道我准备好了，只等着玲珑岛上的事情一完，请王爷回来开光。这是一次盛典呐！”王爷高兴，回到配殿，稍事休息。

王爷一看时间差不离了，便道：“好吧，立刻焚香开光。”鞭炮齐鸣，和尚们披偏衫，打法器，鼓乐齐奏，显得十分隆重。王爷把黄纸揭下去，“武术化一”四个大字笔走龙蛇。众人一起行了礼，然后大家退到东配殿，便坐吃茶。庄道爷可说话了：“千岁啊，我看玲珑岛的事情已经完了，请千岁法外施仁，贵手高抬，饶恕李昆、司徒朗，我们师徒是感恩不尽。我们几个人，都是出家人，身如闲云野鹤，出入山林疏荡已惯，不愿大家聚在一处呆着，我们可要跟您告假了。”王爷一摆手：“等等，老仙长，您请喝碗茶，本爵还有要求呐。”他们老哥儿们也不知王爷有什么话，问：“王爷，您有什么吩咐？”王爷一拱手：“今日南北武林盛会，挂匾举行大典，这可以说是多年来武林之中的佳话。你们老几位合而为一，今天全到了，为铁善寺的事情增了很大的光彩。本爵一生无所好，我只喜欢武艺，众位侠义都是您们的晚生下辈，海川他们也把自己的能为让我看见过，我也确实钦佩。但是我还没领教过你们老四位的功夫，既然今天铁善寺开光挂匾，你们老哥四位每人都在月台上给我们露一手功夫，让我们开阔眼界，哈哈……老仙长，这个您不能推辞吧？”哎呀，这个人情太重了！王爷的人情怎么能说不练？“无量佛，王爷，既是您的吩咐，那么好，师弟们，我们每人在这练点功夫让王爷看看。”说着，大家陪着王爷打东配殿出来，把整个月台围得密不透风。

庄道爷道：“师弟呀，你先练吧。”知机子谷道爷道：“无量佛，好吧！秋田，你把宝剑给我，我练一套天罡剑。”老侠秋田很高兴，把宝剑摘下来：“师父，请用吧。”剑递过去，谷道爷伸手按剑把，一顶磁簧，“呛啷啷”一声响，把辘轳大宝剑拉出来，上了月台，天罡剑三十六式开始练起来。慢慢地一招一式，不慢不快，让大家伙儿瞧清楚，每个肩架，一抬腿，一伸手都是地方，姿势十分优美。谷道爷天罡剑练完了，收住了架式，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无量佛，在众位面前，献丑献丑！”把宝剑入鞘。王爷竖大拇指：“谷老剑客，太好啦！”三爷何道源打稽首跟侯振远说道：“无量佛，侯老侠你把宝剑借给我用用，我练一趟一百零八式青龙剑，让大家看看。”镇东侠很高兴，忙把自己的龙渊古剑递过去。何道爷把宝剑拉出来，来到月台上，练起

了一百零八招青龙剑。哎呀，侯振远这么一瞧，人家何道爷的功夫好啊！看来自己的功夫还不到家。练完以后，何道爷说："献丑献丑。"宝剑交给侯振远。侯振远一躬到地："老师啊，您这是让晚生再学一遍呐！胜弟子万万倍哟。"何道爷一笑："无量佛，我可不敢当。在你这行家面前，实在是献丑哇！"镇东侠连连摇头："客气客气。"太虚上人庄道爷呼唤尚道明："二师弟，你也练趟功夫吧。"谈笑清居无机子尚道明冲着南侠打稽首："无量佛，司马道爷，您把您的巨阙宝剑借给我用用，贫道练一套钟馗五式剑。"南侠心说：尚道爷这是让我长功夫呢。马上把巨阙宝剑拉出来，递给尚道爷。尚道爷走上月台练一趟钟馗五式剑。大家伙儿"哗……"鼓掌，真是到了高潮了。

等哥儿仨练完了，庄道爷道："无量佛，王爷和众位英雄侠义，我三位师弟的功夫比贫道我强胜百倍，看了他们哥儿仨的功夫，就不必再看山人我的了。"王爷摇头："不行！"庄道爷无法："无量佛，既然如此，贫道就练一套阳招八仙剑。"众英雄侠义一齐鼓掌欢迎。庄道爷脚尖一点地，长腰上了月台，秋风落叶扫宝剑亮出来，一招一式，不慢不快，那个份儿就真比那哥儿仨高了。练到一半过去，老仙长的身法一加快，大家在这四丈见方的月台下，每人的脸上都感觉到寒风阵阵。老仙长身若浮萍，走圆了这个月台。海川两目直视，一丝不苟地看着，自语道："哎呀，我师大爷这趟剑太好啦！"练完了，庄道爷收住了招数，把剑收入鞘内道："无量佛，献丑献丑了。"

王爷乐得手舞足蹈："哈哈哈，老仙长啊，太好了，本爵我开了眼啦！"庄老仙长很谦虚："让王爷见笑。王爷，我们可要跟您告辞啦！"王爷脸上一脸惜别之情。"哎呀，怎么说呢？本爵真惦着把事情办完以后，邀请你们到趟北京城，去本爵府里住些日子，以便多增教益。现在是不可能了，几位老仙长将来闲暇之时，请您们诸位到趟北京。"于是老少群雄几代人，数百位武林同道众从侠义，一块儿往外送，一直送到山门外。庄道勤伸手一拦："王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想您就别送啦。"王爷恋恋不舍："不，四位老仙长，再加上吕道爷，我还是要送一送。""王爷，您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呢，请留贵步吧。"海川接过来道："王爷，您有很多的事情要办，我代爷跟众位哥哥送送他们老爷儿五个一程。""好，你就代表我送送老仙长们。"海川一抱拳："请。"

走出有几里地远，庄道爷站住了："海川，你的事情也很多呀，你赶紧回去吧。""不，弟子再送一程吧。"爷儿六个顺着山道又走了几里了，来到一处地方很宽绰，很平坦，庄老仙长伸手一拦："海川呐，别送了吧。说话就通过蜜蜂岭，前边就到山口了，你赶紧回去吧，大家都在等着你办事呢。"海川摇了摇头，脸上一阵子难过。庄道爷看出来了，便问："海川你为什么难过呀？"海川一阵发怔："师伯呀，细想起来，孩子我当年被困卧虎山，巧遇二位恩师，蒙二恩师苦心栽培十五年，弟子我又奉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当年弟子我是怎么想的呢？我认为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之中，我童林就称为魁首，叫做所向无敌。自从到了北京城，奉圣旨待罪捕盗。我一下江南，哎呀，我才看到英雄侠义如雨后春笋，每一个拿出自己的末艺就胜过弟子的绝技呀。我何能对得起师父重托，兴一家武术呢？如今，分别在即，师伯，弟子如同婴儿失母啊！我觉得无所倚靠，心里边十分空荡。师伯，我愿意……怎么说呢，弟子愿跟着几位老人家一块走。"庄道爷一笑："你怎么说孩子话呢？当然，江湖路上能人很多，你师父都给你什么能为让你兴一家武术呢？"海川正要回答，只听何道源道："教的是八卦绵丝盘龙掌。"庄道爷点点头，又问："是你们两人研究

的吗？你让海川练练，我瞧瞧。"

当着这四位老前辈的面，海川能含糊吗？往后一撤步，一招一式，把这六十四式八卦绵丝盘龙掌练完了。真是身如蛇形，好俊的功夫！他练完站住了。庄道爷有些不解："怎么你就会这些？"海川点头："是，这是恩师教弟子的六十四式。"庄道爷赞叹地说："你的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又朝尚、何二位老仙长看了一眼；问："就教这点能为让他下山兴一家武术啦？你们这做师父的就不怕你这弟子给我们栽跟头？头下南七省亏没遇着什么出一头的英雄、乍一背的豪杰。如果他一成名，就要有很多的英雄找他一起切磋武艺，他敌得了人家吗？"尚道爷、何道爷低着脑袋也不言语。庄道爷又问："孩子，你的钺法呢？练练，师伯看一看。"海川一怔："钺法？弟子我没带着。""来，撅两个树枝，你练练。"海川接过两根树枝左右一分，照样儿练完了，也是六十四式。"再往下练呀？""弟子技止此耳。""好吧，师伯我很对不起你啊，前者你师哥跟你闹事，使你为难遭灾。借着这个机会，我在这里再替你师父给你传点儿钺法和掌法吧。"

老仙长庄道勤让他们哥儿仨在后头给指点着，让海川跟着走，一招一式练起来了。海川已经有十五年的好根基了，再学就是窗户纸一捅就破，何况海川还有资质天赋呢？老仙长在前面走，海川在后头练，转眼之间就把掌法给续全了，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掌。然后庄道爷拿起树枝来，又教给海川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钺，这可不得了。老仙长让海川亲自走了两遍，有不对的地方稍加指点。看看不大离了，庄道爷道："海川呐，这掌法和钺法的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的功夫才是你护身保命的东西。从今以后，自己勤习勤练，把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掌法、钺法和你以前的六十四式融合在一起，动起手来，就能招如泉涌，这就是整套的绝艺八卦绵丝盘龙掌。海川，这回行了吧？"庄老剑客面带微笑看着海川，那意思是：伯父对得起你了吧？海川推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弟子多谢师伯、师父、师叔。"哥儿四个都点头。庄道爷说："起来吧，勤习勤练，不得耽搁，业精于勤，荒于嬉。望你好自为之，为师门争光，伯父刮目相待。"海川立即答应："这个弟子知道。"庄道勤颔首微笑："师侄啊，你回去吧，庙内很多事情待你办理，去吧。""是，弟子遵命。"说完以后，老爷儿五个转身形往山下走，庄道爷回过身一看，海川低着头还在后头恋恋不舍地送呢。"无量佛！海川呐，掌法和钺法，好好勤习勤练，足够你在江湖上用了，你就不必再跟着了。"谷道爷也说："回去吧。""是，弟子遵命。"海川说完，站着仍然不动。

第四十回

蜜蜂岭传艺赠宝剑　桑家林大战司徒朗

上回书说到蜜蜂岭传艺，海川依然相送，老剑客庄道勤问他："你怎么还送？"海川依依不舍，瞅着庄道爷的剑道："师伯，侄男总觉缺少护身保命的……"欲言又止。老仙长明白了，想了一会儿："好吧，咱爷俩见面就算有缘。"伸手撩道袍、吸肚子，"扑噜"把宝剑拿出来了："海川呐，此剑乃是你师祖相赠，今将此剑就相赠于你了。"尚道爷一瞧，干什么？师哥一辈子铁公鸡一毛不拔，今儿个对待我们海川怎

么豁出去了？把地契都拿出来啦。又听庄道爷道："海川，你知道这口宝剑的来历吗？师伯告诉你，这口宝剑是禹王年代所制，取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打造、锻炼而成。它能陆斩虎豹，水擒蛟龙，斩金断玉，吹毛可过，确实是一口价值连城的宝剑。这口宝剑本在扬州禹王庙里，后来大明朝洪武起义濠梁，被南侠王爱云所得，老侠客一生仗此剑，屡建奇功。后来就送给了他的师弟、通臂猿猴吴祯。吴祯帮助朱洪武开国，打了多年的仗，他是直隶静海人，后来燕王扫北，建都燕京，吴祯很有功劳，被封为静海王。在后吴祯死了，这口宝剑就存放在他的家庙里，把宝剑存好了，拿泥糊上。大清国紫气东来，宝鼎畿内，顺治皇帝参观明朝的功臣家庙，这口宝剑的泥皮剥落，露出了剑把。顺治皇帝就派人把这口宝剑拿到了宫中，不清楚这口宝剑的来历，最后命文武群臣按照军刃谱进行考察，才查到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此剑长三尺三寸三分，在晚上使用这口宝剑，能发出三尺三寸三分的光芒来，不用跟你动手，拿这口宝剑"呛啷啷"一晃，这个光华就能使你眼睛睁不开。以后宫中有了邪秽，江西信州龙虎山的天师奉召进京，到了宫中镇压了邪祟，这样，顺治皇帝就把这口宝剑给了天师。由于你师祖是天师近友，所以天师就把这口宝剑赠予了你师祖。你师祖原先有一口剑，就是镳铲大宝剑，现在你师哥手里，那是你师祖给你师父尚道明的，你师父又给了你师叔。为师我就爱这口剑，你师祖就把这口宝剑给了我。我是个出家人，'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可以说一生当中我没枉杀过一人。今将此宝剑相赠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枉咱们爷儿俩这次见面一场。"海川获到此宝，真想赶紧拿过去，可海川双手一摆："师伯，师祖赠给您，是因为您老人家德才兼备，而且能够保住它。弟子年轻，既无德又无才，不能承受此宝。师伯，弟子不敢要。"庄道爷想，也罢了。知机子谷道爷搭茬了："无量佛，师哥，当年小弟那口宝剑我就给了秋田，这么多年在他的身旁如同在我的身旁，海川这孩子很不错，您把宝剑给他错不了""庄道爷经谷道爷这么一说，只好给海川了。

尚道爷、何道爷也帮着徒弟道谢，海川跪倒磕头。庄道爷念佛："无量佛，哈哈，海川呐，这回你回去吧。""是，弟子遵命。"爷儿五个一调脸，脚底下加紧，"唰、唰、唰"，转眼踪迹不见了。海川这才往回走，一直来到东配殿。王爷一看海川回来，又细问一番："海川呐，怎么送他们四位老人家去了这么长时间？"海川不能明言："啊，说了一些话。""几位老人都走啦？""不错，都走了。""我们这儿正在商量事，也正在等你回来。水晶长老亚然和云南府知府梁玉书是好朋友，我想写一封信，让亚然长老亲自去一趟，告诉他，我这次微服到西南另有公干，让他不要通知制台衙门，也不要告诉总督，把他邀到这来，翡翠鸳鸯镯交给他，让他派专人护送北京。然后备好公文，让他再派兵丁、囚车，押送二小去京，你看行吗？"海川点了点头："王爷您想得挺周到。""还有，西方老侠要回家，我说，别回家了，咱们爷儿几个带着这几个年轻人，打这起身奔杭州，再到镖局子住些日子，我也先不回家了，你带着弟子回北京。神行赛罗宣普妙、左臂神刀洪利、展翅大鹏杨万春在这说半天了，打算让本爵我跟你提，小香、小翠、洪玉耳这三个孩子愿拜在你的门下。""哎呀，爷，众位哥哥们教的孩子都错不了哇，我哪有什么好本事来教？""阿弥陀佛，海川你别客气，我让玉耳这孩子拜你，我跟洪老英雄说了不止一次了，洪老英雄对你的为人十分钦佩，你应当昌大门户，兄弟，你就不必推辞了。"海川慨然应允，几个孩子当时趴地磕了头。一叙年齿，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二弟子司马良、三弟子夏九龄、四弟子杨小香、五弟子杨小翠、六弟子洪玉耳、七弟子孔秀。海川把孔秀

搁在尽后头,他表面上不敢说什么,可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干嘛我年龄最大,倒排在后头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霸过来说:"师父,我准备跟你告假回去了。"吴霸是海川的徒弟,跟这些个师兄弟合不到一块,他不算童林这七个弟子以内的,甘虎也不算。海川说:"好吧,吴霸,没什么事你就回家吧,以后可以到北京城找我去。"王爷告诉说:"你如果做买卖缺少本钱,也可以上北京,到我那里拿钱去。你多经营布匹,我给你办好货,你回陕西卖布吧。"吴霸道谢。甘雨甘凤池和过海乌龙展大旺等人也说:"海川呐,我们也要告假了,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再找我们。虎儿就托付给你啦!""哥哥,只管放心吧。"

王爷和海川准备酒席,一拨儿一拨儿地给饯行。老侠王十古,王爷执意挽留,但是人家要回去看病了,海川道谢,王十古老侠又托付海川照顾刘俊,然后就走了。等大家伙儿送走了王十古,再回到家配殿,铁善寺请的人可陆续全走了。猛然间,门头僧进来了:"王爷,于老侠客,侯老侠,童侠客,我们云南府的大班头来给王爷、侠客爷请安来了。"王爷这么一听:"哎哟喝,快快有请。"门头僧出去,时间不大,孙亮、李英进来了:"爷驾千岁,我们给您磕头了。""哎哟,快起来! 咱们坐这说话儿。"孙亮说:"谢谢爷,我已经告老啦,现在云南府八班总役,我举了李英李士钧。""哎哟,士钧当上云南府的班头了,那可好。"

大家都坐下,王爷细问金眼鹰孙亮和李英与众人分手后的情况。原来,他们押着陆寅、陆丰打沅陵县起身形来到了云南府后,面见知府梁玉书。知府大人审问了口供,收监,行文上宪,批下来是把陆寅、陆丰提出来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斩杀。接着把人家金眼鹰孙亮班头的全家二十七口从牢里提出来释放,全家见了面。李英到孙亮的家里住了几天,又跟自己家人李能见了面,把所有的事情说明,孙亮交代了公事,回家告老。李士钧任了云南府的大班头,而且亲自把义母跟白洁接到云南府,又把自己的媳妇、孩子接到家中。两家三代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等铁善寺、八卦山的事情完了,孙亮、李英这才来铁善寺拜见王爷,把这事情由头至尾一说。王爷点头:"太好了。白洁怎么没有来呀?""不瞒您说,白洁他现在功夫不错了,他也谋了一份差事,没有时间,不然也就给爷和众位侠客请安道谢来了。"王爷高兴地说:"好好好,你们两人来太好了。这有两封信,水晶长老亚然一封,本爵一封。"王爷这封可有自己的堂号,要不人家凭什么证明呀? 王爷让他们两人把这两封信带到府衙,面见知府梁玉书。

知府接信后立刻传话,备了大轿,自己把官防印带着,一切收拾好了,由李英陪着到了铁善寺。来到山门外,下了大轿,往里面通禀,王爷吩咐一声:"有请!"梁知府来到庙中东配殿。大家一看,梁知府五十多岁,黄白色面孔,三绺墨须髯,头上戴着小呢儿春秋帽,犀牛毛的红缨四道梁,青金石顶,身上穿着蓝色丝面的皮袍,外着青马褂,前后的四方云雁补子,脚底下五分底的清官靴。梁知府过来给王爷磕头,王爷赶紧吩咐一句:"贵府,免礼平身,请坐。"知府很懂规矩:"爷,有爷在此,哪有卑职的座位?""不,坐下好讲话。"王爷又对海川说:"把公事拿出来,让知府大人看看。"海川让刘俊把包袱打开,梁知府伸手拿过公文一看,这是慎刑司的龙批,上面有御宝,拿的是韩宝、吴志广。王爷派人把韩宝、吴志广押到知府的眼前,问了问口供。梁知府赶紧吩咐李英到轿内取出大印,用了大印,童林这就算完事了。知府请示王爷:"那么这囚车如何办理呢?""嗽,囚车由铁善寺给打。"知府点头道:"到时候云南府派四十名官兵护送也就是了。"王爷十分赞赏:"好! 就这

样定了。不过贵府还要办一件大事，现在翡翠鸳鸯镯在本爵身上，你把国宝取走，专人护送入都。”梁知府心说：您手下有这么多能人不派，而把国宝交给我，我护送是有危险的呀！可又推辞不得，只好说：“是，卑职愿遵王爷谕。”雍亲王一伸手，把国宝托在掌上，高高地正身一举，梁知府赶紧往后一撤步，甩瓦行袖而，行内鸦雀无声，王爷代传圣谕：“贵府，免礼平身。”梁玉书站起身形，然后把国宝接过去。大家落座后，王爷说：“贵府，你打开看一看国宝吧！”梁玉书也知道得有这么一层手续，小心翼翼地把国宝拿过来。打开之后，自己看完了，一点问题没有。王爷对梁玉书说：“就由你来办理啦。”梁玉书把国宝揣起来，告辞走了。海川往外送，来到山门外执手作别。梁玉书说：“哎，童侠客，囚车打好了，您给我送个信，我马上把官兵派来，护送囚车，好奔京师。”海川连连作揖。看着知府上了轿，李英保护着走了。

过了几天，两辆囚车全打好了，牲口也买齐了，这才请云南府派兵丁准备明日成行上路。第二天，知府把公事给备好，并且把路费银两备齐，派了四十名官兵，有一位把总老爷带着，都到铁善寺来了。官兵把韩宝、吴志广提到囚车上，海川一看没事了，就和王爷等人告辞了，带着七位徒弟，持刀带剑，离开了铁善寺。

四十名官兵七十里地一大站，三十里地一小站，走累了就要休息。到了晚上住店，睡觉的时候，爷儿几个要带着韩宝、吴志广一起睡，当然海川要加着一百二十分的小心，人心隔肚皮，你待他再好，他“扑噜”一跑，怎么办呢？既要严加防范，还要细心照顾。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只一日，来到河南北部。前边有个大镇甸，名叫桑家林。大桑家林正南十五里地，有一大片桑树林，方圆约有几十里路，这是咽喉的要路。囚车越走离着桑树林越近了。海川坐在轿车里边，刘俊跨着车辕儿，前面是两辆囚车，四十名官兵分两行，左右往前走，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开路，蛮子孔秀压阵，左边司马良、夏九龄，右边杨小香、杨小翠。海川瞧着前边的桑林，有些怵目惊心，便对刘俊说：“你看这前边，大片桑树林烟笼雾绕，上不着村，下不靠店，这个地方可能有贼人，告诉你师弟们留点神。”刘俊在车上喊：“师弟们，注点意啊，前面这大片树林可是凶多吉少呀！”众人果然见大桑树林枝叶茂盛，堪可参天。刚走到一半，再往里还有一里半路，前头出现了一片丛杂的树。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从树丛里头传来嘴唇吹哨的声音：“吱喽喽喽……”“呜”一下子，燕飞似地蹿出一个人来。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一瞧，是出来劫囚车的，忙与四十名官兵，将兵刃亮将出来，“呼呼”往两辆囚车上一围，把式一拢缰绳，两辆囚车不走了。司马良回手拿链子锤，夏九龄回手拿链子槊，杨小香、杨小翠各自把刀亮将出来，飞身形上了囚车。洪玉耳一伸手把吴志广、韩宝的发髻揪住，拿刀就搁在脖子上了，心说：要劫也不能让你劫活的！海川在车里看见这人啦，五短的身材，细腰窄背，猴型脸，窄脑门，瘪腮帮，两道细眉斜飞入天苍，大三角眼，鹰鼻子，一嘴碎芝麻粒牙，脸的正当中长一块四方大白癣，露着光板脊梁，一身的瘪肉皮，“嚓楞楞……”一晃五行轮：“囚车停下！”正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

司徒朗在战船上不敢与自己的师父动手，下江跑了，在水里头跑出去足有三四里路，这才上岸。哎呀，老头儿十分狼狈，跟水鸡子一样。他提拎着五行轮的包袱哗哗往下流水，冷啊！三角眼瞪圆了，抬头一看：玲珑岛山上大火已起，司徒朗一跺脚，他咬了咬牙发恨地道：“呵！侯振远、童林，老太爷能跟你们完得了吗？我二三十年经营的玲珑岛，一把火你给我烧了，叫我八十多岁的老人有家难奔呐。”

他正站在那发愣咬牙，猛然间，身背后有人说话："师大爷。""啊？哎呀！"司徒朗回过头来一瞧，心里头怪难过的，陆地金蛟贺豹也是一身水，十分狼狈，这八尺的汉子，泣不成声，泪洒胸前："大爷，您要给我爸爸报仇啊！我爸爸叫他们给弄死了。侄子我连爸爸的尸体都不能亲手掩埋。"说着哇哇地哭。老头儿掉着泪："孩子，切齿之恨，焉能不报？不但要给你爸爸报仇，我还要给你四大爷报仇，给你七叔报仇，这个仇一定报，你放心。他们几个跑哪儿去？"贺豹摇头："不知道，您一下水，陆陆续续全跑了。听说我两个师弟韩宝、吴志广也被他们给逮住了。"司徒朗气得咬牙切齿，他叹了口气："唉，这也难免，等咱们住下打听打听再说。"住在店里后，贺豹到铁善寺周围去打听，才知道知府梁玉书亲自坐轿到了铁善寺，并在那里准备囚车，解韩宝、吴志广进北京。司徒朗一听："成了，孩子你跟我走吧。"贺豹不明白："师大爷，我跟您上哪儿？"老头子斩钉截铁地说："去河南桑家林。"次日，爷儿俩便到了目的地，包了个跨院住下了。

这天，爷儿俩吃饱了饭出来，在桑林口大树上头一呆，等着，等来等去，远远的看着官员护着囚车到了。爷儿俩飞身下来。司徒朗把长袍马褂一脱，光着膀子，绒绳扎在肚皮上。五行轮"呛"一抡，哎哟，真凶哟！等囚车到了，司徒朗"刷"地一声，飞身形打树丛里蹿了出来。海川肚子一叠，"噌"地一下打车里边出来，子母鸡爪鸳鸯钺怀中一抱，距离司徒朗三丈左右，不往前走了。海川知道司徒朗这个老头子杀人不眨眼，我要再往前一走，他一抡五行轮，我脑袋就切下来了。海川抱着双钺一躬到地："哎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老哥哥，分别之后，屈指一算已经是几个月了，不想老哥哥来到这儿，今天把囚车截住，是因何故？小弟童林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趴在地上磕头。"小儿童林你起来！老太爷不受你的头！"海川站了起来："哥哥，这么大年纪，积怒伤肝，对身体没好处，您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呀？""呸！小儿童林，老太爷我活腻了，你进招来！桑林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两人得死着出去一个！""哥哥，您这又何必呢？兄弟阋墙，手足变目，叫人家耻笑啊！当初不知道，情有可原，现在几位老前辈在一起说穿了此事，我们是多近的兄弟啊！我童林年轻，奉师命兴一家武术，没有老哥哥您这样的人物成吗？没有道高德重的长者协力相助，没有老英雄们的威望，我童林能起来吗？哥哥，得啦，千不对万不对，是我童林一人的不对，我给哥哥磕个头，我希望哥哥您能贵手高抬，一天云雾散，您交我童林这个朋友，您看好不好？""呸！小儿童林花言巧语，胡说八道，今儿我非宰你不可！"说完了，他一耍五行轮，蹦过去"刷"地一下，就奔海川来了。海川捧着双钺，往旁边一闪身，出去四尺，然后道："哥哥，我让您三招。""什么？""我让您三招。""凭你，要让老太爷三招儿？""哥哥，我让您头一招，是小弟不对在先，我得罪了几位侄男，这样才引起我们老弟兄之间的争斗，我做长辈的对不起韩宝、吴志广、雷春、贺豹这些人。""那么这第二招呢？""第二招，本来没有哥哥什么事儿，可是哥哥参与其间，到现在咱们哥儿俩变了脸，动了手，师兄弟之间伤了和气，兄长不能原谅，因此我让您第二招。""呸！胡说八道！第三招呢？""第三招，依我说言归于好，我们哥儿俩今后要多亲近，如果哥哥非要动手不可，到时候有伤贵体，您得原谅童林。""哎哟！"司徒朗三尸神筋暴跳，五陵豪气腾空。"好小儿啊，藐视你家老太爷！"说着，往前一跨步，"刷"！双轮就到了。海川一分双钺，"大鹏展翅"，上左弓步跟右步一斜峰，右手钺一支地，左手钺一扣腕子，对准司徒朗胸前就到了。司徒朗左手轮反腕子往上一顶，右手轮往下一矮，来了个"进步撩阴掌"，海川"张飞大骗马"起来。两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

两个人都是内家的军刃，招数都是神鬼莫测的。海川把自己的八法神钺施展开了，脚踩八门，力敌司徒朗。司徒朗的轮招儿出来，真好像狂风骤雨，雨打梨花一样啊。他把步甩开，把海川围在当中，银髯乱摆，真跟一个老猴儿一样。海川也知道司徒朗的功夫是真好，恐自己难胜他。忽然，海川脑子里想起蜜蜂岭师伯赠绝艺，我为什么不拿它试试手？想到这儿，海川左手钺一点司徒朗，右手钺往前一跟步，“叶底藏花”一扎地，就在司徒朗往后一撤的时候，海川一倒腰，出去了一丈六七，双钺一翻，等司徒朗扑过来，再看海川，“唰啦啦”双钺变更，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钺招数出来，如同泉涌。“啊！”司徒朗一看，箭翎耳忽扇了，大三角眼也睁圆了，心说可了不得了。

海川双钺如雨打梨花，围住了司徒朗。司徒朗就知道自己敌不住了。他想：没料到小儿童林有这么好的功夫，怨不得他成名！要想置童林于死地，非施展绝招不可。司徒朗想到这儿，左手轮一封海川的上手钺，海川往回一撤步的时候，司徒朗把双轮平端着往前一推，“唰！”对准海川的肚子就戳下来了，这要躲不开呀，半截儿就得下来，海川一瞧双轮奔自己胸下来，把双钺往下一扣，拿鸡爪一搭司徒朗两只五行轮头里的小三角叉儿，老头儿司徒朗一愣：坏啦，我的军刃叫他给拿住啦！就在司徒朗疏神的时候，海川往回一带双钺，司徒朗的灵机来啦：“姓童的，你该死！”司徒朗借这个机会就势往前一送，哪知道海川用的招儿正好让老头儿司徒朗中计，海川往回一带，司徒朗往前一推，海川“啪”一立钺，就用自己收双钺底部的钺夹子把司徒朗的五行轮给封住了。司徒朗一瞧，不好，进不去了，往回一撤，海川猛一扣腕子，“嚓”！用自己上边这两个大钺尖照着司徒朗的手腕子上一扣。司徒朗知道不好，撒手把这对五行轮扔在尘埃。司徒朗往后一撤步，童林就势往前一赶身，“刷”地一下，对准司徒朗的胸口扎来。“轰”地一下，海川想起蜜蜂岭师伯太虚上人庄道勤传艺赠剑时的话：“宁可他不仁，不许我不义。”海川想到这儿，往回一撤双钺，垫步拧腰纵身形出去一丈挂零，“嚓楞”一声响，双钺合一，怀中一抱，抬头看司徒朗，老头司徒朗睁开眼一瞧，人家童海川纵身形出去了。“你为什么不扎老太爷？”海川面带笑容：“老哥哥，刚才你我兄弟是闹着玩儿呢，承蒙让步，我童林知情了。兄长请吧，改日您老到北京，到我家里去，咱老哥儿俩再相逢见面，后会有期，告辞了。”海川一摆手，吩咐车辆：“走！”兵丁马上收拾好了一切，把式站起身来，顺好了牲口套，海川头也不回，跟在后面走了。

哎呀，海川把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给难在这里了。司徒朗想：人家海川眼看着要把我扎死了，人家没扎我，饶我这条老命！相反的我要把他的子母鸡爪鸳鸯钺打掉了，我能不扎死他吧？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容量，难道说我八十多岁就没有容人之量吗？看来，我司徒朗不如人家童林，人家一口一声哥哥，相反呢，我一口一个小儿，自称老太爷。司徒朗啊司徒朗，为什么人家三十来岁年轻轻的闯荡江湖这么几天就落出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为什么八十多岁闯荡江湖几十年就落得个九尾巴猴儿啊？看来我远远不如童林！这年轻人宽洪大量，这样的兄弟你不认，你不帮忙，你还是人吗？得啦，看来我兄弟童林对我司徒朗一了百了，从今后一跺脚，我要回心向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当个好人，使绿林道知道我司徒朗八十多岁的老人跟过去判若两人！万一再有贼人劫囚车，应当怎么样？我就在后头暗暗保护，但愿我兄弟童林一生无祸。

老头站在这儿前思思后想想，思绪万千。贺豹过来：“大爷，大爷。”司徒朗一

回头看了看贺豹，眼泪差点流下来："孩子呀，刚才的事儿你可看见了，不是伯父不念旧义不给孩儿你报仇雪恨，伯父险些把命搭上啊！看来童林这小孩儿不错呀。得了，贺豹，你很年轻，不应当再跟童林为仇作对，你伯父、叔叔、你父亲、弟兄三人没做过什么好事，看来是咎由自取，你东我西，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得了，你走吧。"贺豹含着泪："大爷，好吧，从今以后，报仇也在我，不报仇也在我，我跟您告辞了。"贺豹作了个揖，一跺脚走了。老头儿司徒朗把长衫短褂儿换好了以后，伸手把五行轮拎起来，用包袱皮儿这么一包，远远地跟上了囚车。

海川离开桑家林，自己长出了口气，哎，事非容易啊，半路途中还得要小心翼翼。逢州过府，由河南入直隶，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离京城越走越近，一直到了卢沟桥。过卢沟桥，穿过宛平县城，赶奔彰仪门。远远地望见彰仪门的城楼了，海川这才放心。

海川带着四十名兵丁，押着囚车来到衙门府前。海川说："劳您驾，您给我回一声吧。"马上把公文全拿出来了，交给白大人。白守备大人往回禀，大人升堂。

第四十一回

康熙帝赦免童海川　铁木金落脚北京城

上回书说到童林押解囚车来到北京城，自己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打发刘俊他们先回家，然后来到帽儿胡同北衙门。白守备大人正在当值，差人往里走，来到里面书房咳嗽一声，堂役打里头出来了："大人有事吗？""你给回一声，现在奉圣旨下江南捕盗的童林已经把差事解到了，听大人的示下。""您候一会儿。"堂役把公事接过来进了书房，呈给白大人。白大人看完了，说："好吧，来呀，把差事起下来，准备升堂。"外头梆点齐敲，白大人换好了官服，戴好了大帽子，手下的跟班拿着马褥子、水烟袋一切应用之物，打书房出来，赶奔大堂的后门。从后房门进去，转过了屏风，来到大堂口公案后头落座，两旁边快壮皂三班人役，再加上马快班、步快班八班人马，在两旁边排班站立，二十名护卫站在背后，案前左右一边一位京承大人，还有各科各方的师爷、书办、招房，录供的、缮写的，该坐的坐着，该站的站着。这是堂口儿啊，了不起呀！早有人把差事提了下来。"来呀，带童林！"

童林进来了，跪在堂口磕头："草民童林拜见大人。""此番下江南如何捉拿钦犯，有无拒捕等情，你要从实地说来，不准欺骗本衙门。""谢大人，草民不敢欺骗大人。"就把捉拿盗宝二贼前前后后细说一遍。完了，让童林画了押，大人吩咐："带韩宝、吴志广！"这是九门提督衙门，韩宝、吴志广岂敢含糊？不由地激泠泠打个寒战。他们往堂口一跪，其实他们口供完全串通好了。白大人也不过草草潦潦地一问，画了押。过路衙门嘛！白大人把公文备好，把他们三个人的口供也都画了招，放在一块儿，派了四名护卫和绿营的一百名官兵，还有云南府的四十名官兵，由白守备大人带着，直接从后门把二小押解到南衙门。

来到刑部衙的衙门口，车辆停稳，兵丁在两旁边一站，保护着差事。海川带着公文，跟着四名护卫来到衙门口的角门。值班的还是郭豹："哟！这不是童教习吗？你的事情轰动了南北两城，老弱妇孺，没有不知道您的。来吧，请进来。"连同

四名护卫一块儿来到里面，把公事一样一样验看清楚，然后带着公文往里走。来到书房，刑部正堂张翔雨在书房里，刚刚下朝，自己坐在书房喝茶。这时候，堂役进来，把一样一样的公事放在桌上，张大人看完了，吩咐一声："升堂。"张大人马上把官服换好，戴好了大帽子，翎顶俱全。照样当差的拿着马褥子，捧着水烟袋应用之物，有人把公文抱着，一直来到刑部大堂。南衙门是执掌生死大权的地方，北衙门进去死不了，南衙门要说砍马上没命。郭豹出去传堂官的堂谕升堂，快壮皂三班人役各持鞭牌索棍站立两厢，喊喝堂威。皂班头进来单腿一跪："禀大人，差事带到。"张翔雨坐在堂上："来呀，带原差。"堂役出来高声喊："堂官钧谕下，带原差！"海川赶紧往里走，匍匐在地："草民童林给堂官大人磕头。"张翔雨心说：童林啊，为你这点儿事，险些把我这二品前程闹掉哇！"下跪可是童林？""正是草民。"张大人一瞧，不错，这是王爷的教师。"你要从实讲来，不许欺骗本部堂。"海川又从实细说一番，画了供，然后退下堂口。大人一拍惊堂木："来呀，钦犯韩宝、吴志广。""带钦犯——"堂口一喊，韩宝、吴志广吓得直哆嗦，从脊梁沟儿发凉。韩宝、吴志广规规矩矩，脚戴着镣，皂班头拉着脖链，来到堂口，一托脖链，两个人双膝点地，跪倒了磕头："罪犯韩宝、吴志广参见大人。""你二人抬起头来！""有大罪不敢抬头，唯恐冲撞堂官大人的虎威。""当堂无罪。""谢大人。""韩宝，你二人真的吞了熊心、吃了豹胆，竟敢在大内盗走国宝，以身试法，还不从实讲来！""禀大人，韩宝、吴志广弟兄二人自幼学习武艺，听说童海川在雍王府内充当教习，以为他出身农民，没有什么好本事，因此一时赌气。我们武林之中的前辈也有过这种事，从大内盗出国宝，叫流芳千古，不怕千刀万剐。我们为的是跟童林赌赌能为，没想到这件事情触动了朝廷国法，请求大人笔下超生。""你二人所说是实情吗？""不敢欺骗大人。"张大人不愿穷追，道："来，画供！"口供画好了，标好了牌子，然后把他二人押入监牢。海川是差待外押，在衙门里头随便爱上哪儿上哪儿，但出大门不成，就算软禁起来了：因为你的官司还没完呢，皇上还没有来旨意呢！皇上说放你，当然就没事了；皇上说不放，你得在这儿待着，这叫差待外押。最后给云南府打回了公文，囚车及四十名官兵完全回转云南，就算销票无事了。

张大人把所有的口供完全都带好，然后放在护书内，有跟班的拿着，大人传话回私宅就散堂了。大人上了大轿，"呛啷啷"，十三棒金锣响，大轿启程，穿大街越小巷，赶奔东四北三条胡同西口路北，到了自己的私宅。张大人来到书房以内自己坐下，换下了官服，擦脸漱口喝茶，吃完了饭，赶紧让师爷草拟一份折本。师爷拟完了，张大人亲自看看行了，然后工笔缮写，把所有犯人口供也完全放在里头，这叫奏带夹章，当皇上看的时候，不单看自己的折本，也要看犯人的口供，一切写得十分详细，然后标好了红头白牌子，也入在折本上面，这叫牌子，上头写着："刑部正堂张翔雨跪奏。"

次日五鼓，灯火通明，大人起来梳洗已毕，带好了折本，然后坐大轿直奔东华门朝房，来到朝房把灯笼(也就是官衔灯)放在门口外边，张翔雨就在候旨地方坐好了。官员们陆陆续续文东武西全来了。到了时候，宫门开开，官员们纷纷地直奔养心殿，文武官员按着品级陆陆续续站好。等静鞭三响，驾升养心殿，四名小太监把所有奏事处递来的折本牌子都放在上面，在龙椅左肩下站着四司八处督领事梁九公，下垂首是抱黄本的鄯起，眼前头跪着的是八大朝臣，以神力王爷额尔金泰为首，匍匐在圣驾前。剩下的文武官员都在殿外丹墀之下两旁边跪好，叫哪位哪位进来。吉祥金炉内点满檀香，香烟缭绕。这个时候，太阳还没冒嘴儿，里外灯火

通明。康熙让他们把折本拿上来,捡紧要的关节看,上头都有引黄,如果说不是紧要关节的,那么就草草的看几眼交朝臣们办。看来看去就看到张翔雨的折本,从头详细看完,康熙皇帝知道,童林打官司,贼人盗国宝陷害童林,奉圣命百日,早就逾限了,但有皇子龙儿递来的求恩折子,让自己宽限。国宝还朝,康熙皇帝这个气儿就消了,御笔朱批:"童林戴罪捕盗,国宝已然还朝,钦犯就擒,将功折罪,从此销票回府,好好当差,侍奉皇子。"下边写着:"韩宝、吴志广盗国宝罪犯天条,秋后处斩。"底下写着:"钦此。"公事办完,康熙散朝了。

海川放出来了,顿时觉得身上轻松多了,溜溜达达穿着大街,越着小巷,赶奔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府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人,海川就过了王府,奔自己的府内,见过爹爹母亲,跪道:"不孝儿童林,久在外面,使二老为儿担心,真是罪该万死!"说着连连磕头。举家团圆,悲喜交加。老人问了问外边的经过,海川不敢说实在话,怕二老受惊害怕,只把献艺贺号收弟子这些事说出来,让二老欢喜。然后把刘俊他们叫进来给师祖父母磕头,二老夫妻自是欢喜,问了问名字年龄,然后告辞出来。海川叫小弟兄带着礼物,一直来到王府庄园处,给众位见面不提。

这天,师徒们刚从功房回到前厅,家人韩路跑进来:"侠客爷!何二总管送信来,盗国宝的韩宝、吴志广越狱逃跑,刑部堂官张大人记大过一次!"真像晴天霹雳,可把海川吓坏了,连屋都不敢出,怕来一个二次捕盗,如何是好?海川足不出户,叫弟子把从前所练的套路全搁下,只练八卦掌。

这一天,海川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溜溜达达出富贵巷口,往南奔北新桥、东四、东单出崇文门,过河走东河沿,一直到前门五牌楼。这是前门外最热闹的地方,商贾云集,人烟辐辏,繁华似锦,车水马龙。海川站在这里发怔,见一位年高长者,海川一抱拳:"老伯,我跟您打听个地方。""行行,你打听哪里?""请问琉璃厂在什么地方?""你进廊坊头条,到西头走北火扇,出去就到啦。"海川就按着老者的话,顺着廊坊头条走到西头,由于不认识北火扇,他可就往南来走到大栅栏西口,糊里糊涂地来到李铁拐斜街。往前走不远,见路北一座敞亮大门,左右门槐,东面的走马门,起脊的门楼,五层台阶,大门口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风雨不透。海川纳闷:这里干什么呢?他来到人群的后面,把纸扇往脖子上一插,问前边的人:"大哥,这里边干什么呢?"说着挤到里边一看:"啊?"靠边儿放着一辆牛肉车子。喝!这辆车是新打制的,全都是榆木,铜铁件,尺寸可大,车轱轳都还没什么泥呢。车板儿上蒙着崭新的蓝布单儿,放着个茶汤盘,上面摆的两扇牛肉,足有一百多斤,铜盘上秤在上面放着,牛肉刀、钱匣俱全。卖牛肉掌柜的看上去不到四十岁,肩宽背厚,穿着白小褂蓝裤子,系着蓝围裙,穿白布袜子,方头儿皂鞋,四方大脸,剃着青头皮儿,粗粗的辫子在脖子上一盘,浓眉阔目,鼻直口正,青胡子茬儿,满脸忠厚。他面冲台阶上的一位大个儿和一位矮身材的人,好像要跟卖牛肉的打架似的。站在自己旁边的这位,十六七岁,一条黑辫子,也系着蓝围裙,像个买卖人。可巧这位也正回身,海川问他:"这位大兄弟,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位也爱说:"朋友,您问我,就算问对啦。"就从头至尾叙说前情。

原来这位卖牛肉的是清真大爸,姓铁名禄字木金,祖居在河间府城北四十里铁家寨,父母双双去世,弟兄三人度日。他大哥姓铁名唤铁福,是个读书人,经文非常熟。三里村五里店的提起铁大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人只是心眼儿多,自己总有个小算盘儿。铁大奶奶为人忠厚,持家有法,是个贤内助。二爷铁柱,没念过书不认字,只会种庄稼,为人憨厚,不多说不多道。由于兄长常年在外

教书,二爷铁柱把一年所做的活,一五一十都禀嫂嫂,做到无私财,无私蓄。二奶奶也很老实,一天到晚该做的一定做完,从来不多问多管。可三爷铁禄就不成了,他们家中本来是个财主富户,水旱丰收的好地十顷,银钱浮财几万两,可三爷只爱使拳弄棒,一天到晚结交很多人打拳踢腿,使刀要枪,一块儿吃一块儿喝,没了钱就跟二哥大嫂子要,银子花得像流水儿。三奶奶是河间府城里洪大爸的独生女儿,洪大爸富贵一方。铁三奶奶在钱上不计较,把母亲给的钱也都让丈夫花掉。铁二爸对三弟更加疼护,总怕三弟的钱不够花,经常问他,有钱花没有?铁大奶奶也是总怕小叔受委屈,尽量背着丈夫照顾三爷。无奈这铁三爷没心肺,只要哥一回家,总要提出钱不够花。铁福可就留上神啦,对账目抠得紧啦。这还不算,他想着一家人除去老三外,都是省吃俭用,只有他大手大脚,不事生产,只知花钱,将来总有一天为钱而兄弟阋墙。没有百年不散的宴席,干脆分家吧。他主意拿定,请假回家,到了家中在书房休息,让家人把二爷找来。铁二爸在地里干活,一听赶忙回来,见着大哥,立刻行礼请安。铁福知道二弟疼老三,又看他喘着气跑回来,就说:"兄弟呀,先喘喘气,咱们哥儿俩坐下一块儿聊聊,你先别着急,定定神,擦擦脸,喝口茶。"哥儿俩坐下了。大爷看了看二兄弟憨厚的脸儿,说道:"兄弟,今天我请你不是为别的事儿,就因为咱们弟兄没有合力创产守业的能力,光靠继承先人这一点儿遗产,不过十来顷地,怎么成呢?论起来咱们在铁家寨虽然不算头等户,也算过得去。但是有一样儿,可得好好地干,老老实实地守着呀,常言有句话:创业容易守业难。不用说家中多添个一亩半亩的,只要守住了祖业产,不给老人家丢人,不给前辈丢脸,不把地给折腾出去,我认为咱们就是好子弟。"二爷一听可就愣了:"哥哥,您跟小弟我说这个干什么呐?说真的,小弟我除去种地以外,一无所有。""我没说你,我只是跟你商量商量。咱们老三在外头交了很多的人,一天到晚就知道练武,成天牛肉、羊肉的总吃着,他花钱就要多,他本人不会挣,就得跟咱们要。咱们给了,好兄弟好哥哥,这没的说。但是咱没有铸钱的炉啊,一旦供给不上他了,弟兄可就会变心啦!早晚这十来顷地叫老三给折腾出去完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二爷听了哥哥的话,认为很有道理,便问:"哥哥,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大爷想了想:"兄弟,你可别多心,你要是依着我,咱们把亲戚朋友都请来,跟老三分居另过。他自己掌钱用钱的时候,必然乐意,等他把钱折腾完了,也让他尝尝这个没钱的滋味,要是按照三一三剩一,三股儿分,咱们俩决不致于挨饿。"铁大爷把话说完了,看着二爷。

铁二爷听了哥哥的话,大吃一惊。脸上立刻现出很惨淡的样儿,说话都发颤了:"哥哥,您这个主意好倒是好,头一样,顾全了咱们兄弟的脸面,又保证了自己的生存,还能保住产业。可有这么一说呀,您是读书认字的人,又在外头教着学呐,再分一份儿家产,当然是挨不着饿。我虽然没有别的本事,可我会种庄稼,我又没有妄为花钱的地方,过日子没有漏行,再说祖上的可怜和赏赐,也不会让我挨饿,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嘛!咱们哥儿俩一个种地,一个教书,说真的,身体都很软弱,老三的身体健壮,也是你我弟兄的威风啊!真要因为别的事分家,还可以,要是因为这,老三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又好交个朋友,分出这点儿家产去,用不到三年二年,就得花个山穷水尽,一无所有。常言说得好:兄弟如手足。难道你我看着兄弟挨饿不成?"铁二他说到这儿,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老二的话使大爷很受感动:真没想到,我们老二目不识丁,能说出这么一番道理来,看来比我这做哥哥的强啊,便安慰道:"老二啊,你错怪了哥哥的好意了。不

是说分了家以后,谁走到谁门口儿都绕着走,谁都不理谁。十几顷地,就咱们这个小家,老三花起来那是没底的深坑。你想过没有,如果他要你就给,等你给不了的时候,手足都能变仇人。现在咱们哥儿仨分了家,各过各的,你说得对,他过不了。等到他把浮财花完了,他必要卖地,咱们哥儿俩不说话,他那地卖给谁去?谁敢买?我也不瞒着兄弟你,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我也攒俩钱儿,这笔钱,不算哥哥我一个人的,什么时候老三卖地,咱们暗中买过来,把地卖完了他还有什么出手的?到那个时候儿咱都不管他,当他明白灯前是火了,知道难了,知道好歹会过了,败子回头金不换,咱们再把老三找来,把原业合在一起,咱们还是好弟兄。你看这样好不好?这叫先小人而后君子。"老二擦了擦眼泪:"哥哥,咱们都是清真,咱们办事可要对得起主啊!""嗨,老二你这叫什么话呀?""要是那样,哥哥,就这么办吧。""好吧,我通知亲友,咱们就定在后天初三,你上街去买点牛羊肉,买点菜蔬,咱们请亲戚族长们吃一顿,把这事儿办了,老三由我通知。"哥俩商量好了以后,大爷便通知了,连铁三爷的老岳父洪大爸,都给了信儿。派人告诉老三,初三上午大哥找他有点儿事。铁三爷这些日子正在操持把式场的事,打算打个兵刃架子,买点儿军刃,大家伙儿这么一练,那才是不错呢。可是有一样儿,需要俩钱儿。正在这时,听说大哥回来了,三爷思忖:那太好了,到初三跟哥哥提提,让他们哥儿俩给我弄一百两银子,就全够了。铁三爷想得很好。

到初三正日子这一天,炖了一锅牛肉,准备了点羊肉做炒菜使,一切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该请的全来了。大家伙儿坐在客厅,哥儿俩陪着,把他俩的意思跟大家提了,大家也认为还可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弟兄们也是这样,父母不在了,早晚得分居另过。一会儿的工夫,铁三爷来了,挑帘栊进客厅一瞧,不对呀!不但有自己的老岳父洪大爸,还有本族的老族长,还有几位都是道高德重的老街坊,这是干什么?挨着排的见完礼,见过俩哥哥,往旁边儿一坐,问道:"哥哥,您叫人告诉我说今天家里有点儿事,什么事儿?"铁三爷看着大家伙儿,没有言语的。铁大爷看了看三弟铁木金,然后解释着说道:"兄弟,把亲戚朋友请来几位,咱们有两句话,跟亲戚朋友讲一讲。爹娘都不在了,剩下咱们哥儿仨,给咱们留下这日月,要说富裕,并不算富裕,要说不富裕,也还够过,三人合成心,黄土变成金。哥哥我在外头教份书,你二哥在家里操持家务,兄弟你要帮着你二哥撑起门户来,按理说,咱们还是好日月,可是这些兄弟你都不喜欢,就好练武,一天到晚跟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在一块儿吃、喝、花钱,没有别的。到底咱们乡下人练武干什么?为跟人家打架,还是为了防身?你不欺侮人,谁欺侮你呀?看起来兄弟你练这东西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但是你花的钱,比家里的花销大得多呀!咱们这小日子儿,说真的,可不够哇!兄弟你如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应当把这刀枪剑戟的搁下,好好帮你二哥照料家务,大家拾柴火焰高啊,咱们这小日子会蒸蒸日上。今天请来朋友、亲戚、老长辈们,也就是规劝你把这刀枪剑戟扔下,今后好好地过日子。如果你不乐意,咱们这家填不满你那没底儿的大深坑,等到家里没钱给你了,兄弟阋墙,手足反了目,让亲朋耻笑,咱们不如好离好散,先小人后君子,咱们把家分喽,把家业分成三分儿,尽你挑,然后咱们分居另过,各开门户。今后谁过得好,谁过得坏,就谁也管不着谁了。兄弟,你看怎么样?"亲朋都没有搭茬儿的。

铁三爷一听,明白了!看来我这钱花多了,哥哥都是好哥哥呀,一奶同胞,恐怕是妯娌当中有闲话。三爷想的可不对,大奶奶、二奶奶都十分贤慧,尤其跟三奶奶之间,妯娌姐儿仨,感情非常好,跟亲姐妹一样,人家姐儿俩可没在丈夫跟前说

过一句三爷的坏话，不但如此，还总劝这哥儿俩：爹娘死得早，老三小，咱们自个儿节省着点儿，不能屈了他。铁三爷一抱拳："大哥，我除去多花几个钱以外，没有别的错事，钱花多了，两位哥哥提出来了，这是对我的规劝，练武就为打架？我看不见得，看起来没用，一旦到了时候还是有用的。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我立志练武。您不提分家，我们还照样过；您提出来了，冷饭再往一块儿攥团儿，就不容易了。那咱就分吧！"大爷说："好！兄弟你既然乐意了，咱就这么办。"说着拿出三张纸来又道："咱们老宅的房子一共是二十四间，分给两个人，咱们场房子十八间，房子次点儿，多六间，这算一份儿。所有用具，三一三剩一。家里一共九顷六十亩地，一人三顷二十亩，薄碱沙洼，都分开均匀喽。另外，一家还能分到五百两纹银，也就是这么个日子。兄弟，你看你要哪份儿？"铁三爷一想：我要场房子，离着村儿远一点儿，也别跟俩哥哥在一块，反正我也过不成好。就说："我要场房。""那么咱们立个字据，大家伙儿吃吃喝喝，完了事儿以后，三天以内，你跟弟妹把你这份东西完全搬到场房，回头我派人把房给你拾掇拾掇。"洪大爸始终没说什么，洪大爸心说：我就这么一个闺女，给你们家老三了，我家日月比你们大十倍，将来可不也得落到姑爷手里吗？

吃完饭散了，各跟自己的屋里人一说，三位奶奶哭得跟泪人儿一样，谁也不愿意离开谁。准备车辆，三天以内铁三爷两口子把东西搬到场院。三奶奶会过日子，而且活儿好，大裁小铰，扎拉锁扣，没有不会的。三爷好花钱，三奶奶管不了。这回三爷倒好了，没人管了，跟朋友们说："行了，把我家的房子收拾出三间来，拉几车土，把地一砸，搭好兵器架子，咱们就可以尽情地开练了。"果然，三爷把各种兵器全部买齐，又安上大锅，准备大灶，一天到晚炖牛肉烙大饼不闲着，谁练饿了随便就吃，还时不时地对三奶奶说："你给我拿一百两银子。"三奶奶惹不起，要什么就给什么呗。不足半年，这点浮财全部花尽。三爷还得接茬儿用钱呐，就说："三奶奶，再给我拿俩钱。""家里可没钱啦。""怎么？这钱花得这么快呀！"三奶奶把账目拿出来了。三爷无可奈何地说："哎呀，那我还得用钱呐。""你实在要用钱，我就回趟家。""不！"铁三爷知道岳父家里虽有的是钱，但是他这人耿直。我好花钱连我哥哥都不乐意，老丈人就乐意啦？就跟三奶奶商量："卖点儿地吧。"这事儿叫铁大爷和铁二爷知道了，哥儿俩一商量，托出中人来"买"，结果三爷卖了四十亩地。一来二去钱又没了，接茬儿再卖，卖来卖去卖到三年头儿上，卖得一干二净。场院的房子，十八间已经卖了十二间了，大饼没有了，这些练把式的就全不来了。

铁三爷打了一条大铁棍，庄家六式棍练得还真不错。自己给这条大铁棍起了个名字，叫"三顷二十亩。"虽不说两口子对泣，但是吃、喝、花都不方便了。最使铁三爷难过的是素日的宾朋越来越疏远了。铁三爷打家里出来，溜溜达达到街里头转了个圈儿，素常素往在家里吃牛肉大饼，哥哥长、哥哥短叫他的那伙儿朋友，现在远远一瞧铁三爷从那边来了："滋溜"钻胡同了。世态炎凉，钱没了，交情也就跟着没了。看起来：穷在长街，伸出两只神仙手，抓不住一个知心朋友；富在深山，架三门大炮，也打不出去这无义的宾朋啊！三爷慨然长叹，小伙子转身形往回走，回家了。来到屋里，坐下长叹了一口气。三奶奶问："你为什么叹气呀？""我真没想到，过去在一块儿这些练武的，瞧见我就躲。其实我也不跟他讨，我也不跟他借，我只是惦着跟他说两句话，问问他的功夫如何了。这使我铁禄心里难过，想不到世态炎凉到如此地步！""三爷，我想这不算什么，三顷二十亩地卖就卖了，如果认为这些个宾朋对你不好，那就应当败子回头，就得自己好好儿过了。有这么句话：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我可以到娘家去,跟我爹说一声,让他给咱们万数八千银子,咱们把地都买回来,你我夫妻好好儿地过,你看好吗?""不,三奶奶.指亲不富,看嘴不饱。""那也不是外人呐!再说我爹家里又没仨没俩,爹娘疼我,将来日月还不是落到你我夫妻手里吗?但是你也得好好儿过,日月再大,咱们要不会过日子,也不行啊。""三奶奶,不!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我的三爷?""我北京还有很多朋友呢,他们都开的是把式场,说真的,到了北京一句话,万数八千银子,那算什么呀!""哟,真的呀?""我怎么还唬弄你呀。""那你的意思?""干脆,咱们把这几间房也拆了,把这……你还有钱吗?""我没有了,就剩下头上这点首饰。连房子带首饰,能弄个百八十两银子。""那我雇辆车,咱们呐,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行李往车上一放,上北京找朋友去。嘿!到了北京城,三转两转,咱们就得转发了。到那个时候,衣锦还乡,也让这些无义之人看看我姓铁的!他们理我,我都不理他们!"其实,铁三爷这是说气话,他北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就是对亲朋的白眼儿瞧不上,惦着离开家乡。要知道,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呐!三奶奶是个晓三从、知四德、贤慧的女人,丈夫说什么自己就听什么,所谓"夫唱妇随"。说好了以后,就把这点儿家当全部变卖,雇好了一辆大车,跟任何人不提,三奶奶想回家看看去,铁三爷都没让。两口子把东西收拾好了,铁三爷扛起"三顷二十亩",跺脚离开河间府铁家寨。

好在道路不算成远,从河间府接着官站奔任丘,过十连桥,走雄县,就奔北京下来了。把式摇鞭赶车,进了城南西门,南西门就是现在的右安门。三爷一看,到处是漫荒野地,一片一片的草地坟头儿。这时,车就奔牛街南口儿,打南西口这条道儿下来了。走到了牛街南口,是一个大上坡儿。铁三爷、铁三奶奶没到北京来过,车把式也没来过,进了城圈儿,把式不走了:"三爷、三奶奶,这就是北京城啦。""嗷,到啦!"车停住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下来,铁三爷给了车钱,所剩无几,车把式摇鞭赶车,走了。

两口子站在这儿发愣,太阳已经往西转了。三爷问:"三奶奶,咱们到北京了?""可不是到了吗,三爷。你那亲戚朋友都在哪儿呢?""哎,你别忙,我说啊,我到前头先看看。"铁三爷可就顺着这高坡儿上来了。来到高坡儿上头一瞧,孤孤零零的有这么几间房,三间北房,东西厢房,一个小院儿。房子还挺新,街门关着。门外站着个人,一边儿退,一边瞧这所房子,退出去足有七八丈了,也奔下坡来了。铁三爷一看,这个人比自己大点儿,四十来岁,黄白净子,一条大辫儿,穿着一身蓝,挺干净,脚上穿着白布袜子、皂鞋,看样子,好像心里有事儿。铁三爷一抱拳:"朋友,您贵姓啊?"原来这个人叫张和,住在牛街清真寺的南隔壁,当然他也是清真贵教的人,为人忠厚老实,家里的日月很好过,就在这南口外的南下洼上坡儿,有这么几间房。这几间房是一个姓顾的在这盖的。远在三百多年前,这个地方是一片荒野地茔地,坟头儿一片一片的。姓顾的为了这地方清静,盖了这几间房,又拿砖头垒起一个墙院儿来。房子盖得了以后,他是准备上这儿住,可没住两天他不住了,觉得这个地方太下梢,就惦着把它卖了。张和瞧着这地方不错,因为这下坡的"苇子"都是张和的。花的钱不多,便把房子买过来了,但他不在这儿住,打算招个住房的。住房没人来,这样,他把苇子收上来打成捆儿,就在这院儿里码上。张和张爸家里有钱呐,就买了很多的家具,锅盘碗灶,桌椅板凳,甚至水缸木筲都准备好了。谁上这儿住,家具算白用。这样,写了个招租条儿贴到门上了,可是依然没人上这儿来住。张和发愁了,再想卖,没人要了,所以张和每天要到这房子转

个圈。

今天他又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琢磨,钱也不多,怎么会没人住呢? 一掉脸儿,铁三爷在他身后呢。铁三爷一抱拳:"辛苦,这位大哥。"张和一瞧,铁三爷在三十多岁,高个儿,宽肩膀,四方大脸,忠厚老实,再一看坡儿下苇塘旁边儿搁着不少行李,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妇人,也就二十多岁。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起码属于直隶省往南。"嗷,您,您找我有事儿吗?"铁三爷一抱拳,"没事儿。跟您打听打听咱们附近哪有店呐?""是暂时住,还是长期住? 听你的口音不是咱们北京人,你住得起吗?"铁三爷想了半天:"我们两口子打河间府来到北京投朋友来了。可是朋友也不定准好找,住店嘛是要住些日子。""还是的。你贵姓啊?""我家住河间府铁家寨,我姓铁名木金排行在三。""嗷,你是老表吧?""不错,是垛子体。""嘿呀! 哈哈哈,老表老表,咱们都是一样,我也是清真,按咱们回教的习惯,就叫你铁三爸吧!我就住在这牛街里头,清真寺南隔壁,我姓张名字叫张和。说真的,你呀,别住店了。"铁三爷摇头:"嗨,不住店,一时也投亲不着,访友不遇,那我住哪儿去?""你看见没有?"张和一指自己这几间房:."这是我的房子,你到屋里头去看一看,桌椅板凳一应家具全有,你进门儿就住,什么都不用买,手使的家伙都齐了,你瞧这好不好?"铁三爷一想这可不错:"这位大哥,您,您这儿得要多少钱呐?"张爷一想:我要是跟他要多了,他不住。就说:"这么办吧,咱们都是回回亲戚,一个月你给两吊钱,你看怎么样?"铁三爷一想:哎呀,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四吊钱我也租不下来呀。张和认为人家嫌多了:"不要紧,哈哈哈,你要嫌多,咱们就改一吊。""呲——"铁三爷这么一吸气。"一吊钱你要嫌多,你就一个月给一百钱,里头家具一切东西,算我白给你使唤。老表,这还不成? 你瞧见没有,我这院儿里的苇子你随便烧,哈哈哈,你看好不好?"铁三爷说:"这位大哥,咱们哥儿俩萍水相逢,一句话,我要在您这住长了,您可不能说到时候觉得不上算了,那您得给我找房去。""您放心,老表,你这里往着,甭说你每月还给一百钱,即使你不给,你也随便住,你瞧好不好?""那我谢谢您了。""来,我帮着您搬东西。"

张和为人还真忠厚,帮着两口子一趟一趟,把所有的东西完全都搬进来了。"你们夫妻两个赶紧归置归置,我给你们挑水去。"说着来到当院,拿起扁担挑起大木桶来。一会儿的工夫水挑来了,先把水缸刷干净,然后把清水倒上。两趟,这水缸就满了。"你们就在这儿住下吧。""好啦好啦。""还有,你在这儿一直往北,进了牛街口儿再往北,只要是挂着盘儿的,就是咱老表的买卖,你随便买,吃喝用的东西全有。""行了,张爸,我谢谢您了。""甭谢,你们两口子外乡人,大老远的来到北京城,咱们都是回回亲戚嘛,这没得说,有什么不足,困难的时候,找我去。"连三奶奶都给人家行了行礼。"大哥呀,真的谢谢您了,我们两口子没出过远门儿,这还是第一次,一切求您多关照。"说完,两口子开始收拾,就算有个落脚之地。

第四十二回

铁木金劫道遇官人　为生存长街卖牛肉

上回书说到铁木金来到北京城,借住在张和家里。这多日子幸亏张和接济,

不然早挨饿了。三奶奶说:"你的朋友找不到,难道就光指望接济吗?过年啦,我不能催你,可你也得想办法,咱们买点儿年货呀。咱们两口子这些日子,也够寒苦的啦,再说,要过个年也得要钱,怎么上人家张大哥的家里去呀,今天都腊月二十八了,你还找不着朋友?""是呀,这朋友很难找。那么咱们得多少钱呐?""我算了算,起码你得拿回二十两银子来。""嗯,二十两?不多。你甭管啦,我,我找去!"铁三爷也没吃什么东西,没的吃啦。伸手到门后把"三顷二十亩"大铁棍抄起来了。"哟,你拿着它干嘛?""不,我得拿着点儿棍子,说话就过年了,万一碰上劫道的呢?""哎呀,劫你什么呐,连个屁都放不响啊。""这个你甭管!"铁三爷紧了紧裤腰带,打家里出来了。

一个大钱憋倒英雄汉,铁三爷七尺的汉子,到现在一点儿辙都没有了。举目无亲,二十两银子上哪儿要去?站在这高坡上往南瞧,陆陆续续的打南门进关厢置办年货的人很多。得啦,下坡儿就是大苇塘,置办年货的孤行客,置办年货的都有点儿钱,干脆,我打一号儿闷棍吧!铁木金拉着大铁棍,顺着高坡儿就下去了。溜溜达达往南走,出去有这么几箭地,进了苇塘,抱着大铁棍往苇塘里一蹲,悄悄地往道儿上看。一般从城南来的,都是村百姓,穿得都不是那么干净,即便腰儿里有几个钱,都是仨一群,俩一伙儿,有说有笑,孤行客碰不上。天又冷,肚里又没食,饿了,煞煞裤腰带,打早晨等到中午,打中午再往下午等,进城的人少了,出城的人多了,十个八个,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又起风了,越来越冷,地冻天寒,干苇子"哗——"直摇。太阳压山了,有点儿云彩起来了,其实天还没黑呢,白天的时光太短了。

猛然间,铁木金听到南边"咣噔咣噔"车轱轳响,原来是辆镖车,车上插着镖旗,上头写着字儿:杭州上天竺街双龙镖局南号小孟长黄灿。只见二十名伙计,一边儿十个,各持刀枪,前头一个报头的骑着小驴,就是当初太湖丢镖的张二。此人大个儿,大嘴岔儿,好嗓音。后头保镖的有两个人,都骑着马,三十多岁,上垂首是灯前少影阮和,下垂首是月下无踪阮璧。一路之上,兼程并进,今天腊月二十九,才进南西门,张二一高兴,在小驴儿上试试嗓子,喊上趟子了。阮和、阮璧在后头说:"二哥,你怎么喊镖趟子?""应该喊啊,前边大坟地,苇塘。""那你要喊出强盗来……""北京城圈里头,哪儿来的强盗哇?我还没听说过在北京城里头劫镖的呢!只是当初武林之中有位老前辈——浙江绍兴府的飞镖黄三爷,沙滩儿放响马,劫过银橇,那还是成心放份儿,你放心,没事儿!"话音刚落,铁三爷从苇塘里蹦出来了。因为他没劫过道哇,一横大铁棍就觉得自己不得劲,再加上一天了,水米不打牙,眼前头有点儿发黑,脚底下跟踩上棉花一样,"呔!把镖银留下!"张二一瞧:"嘿!还真出来劫道的了。"阮和一催马,来到镖车前,甩镫离鞍下坐骑。哥儿俩一瞧,嚯!眼前这个大个儿,黑脸儿,五官端正,十分憨厚,攥的这条大铁棍分量可不小。阮和一瞧,有这样儿劫道的吗?就问:"朋友,你劫道啊?""嗽,不全劫。""你要劫多少?""纹银二十两,过年就得。"阮和心想:嗨!你要二十两银子多好哇。瞧了瞧铁三爷:"朋友,看来你不是劫道的。""这个你明白我明白!""你要二十两银子没关系,你看,我们这镖旗上有字号,我们的分号在大栅栏,你跟着我们的镖车到大栅栏。我们把镖银交了以后,让柜上给你拿二十两,就是百儿八十两都没关系。但你要在镖车头里一横,这可对不起你了,朋友!一分钱你也拿不走,我们得保我们这字号哇。朋友,你跟我们辛苦一趟怎么样?""不,没那工夫,再说我也饿了,我也走不动了。""嗨,朋友,你怎么这样儿啊!你劫镖不成啊!"阮璧到底是脾气暴点

儿，一摁刀把“呛楞楞”一声响，把刀就亮出来了：“朋友，我哥哥对你说得挺清楚，我们这是有字号的。”铁三爷大吼一声：“劫不出去我要讲打！”铁三爷刚才就觉着头重脚轻，天旋地转，一晃这大铁棍，眼前一发黑，“扑通”，连人带棍倒在地下。阮璧过来，告诉镖师和伙计们：“把他捆起来！”“捆他干什么？”“把他带到镖局问清楚了，真要不是劫道的，给他俩钱儿让他回家。”

猛然间，苇塘以内有人喊：“朋友！等一等！”哥儿俩还以为又出来劫道的呢。阮璧哥儿俩各自摁刀抬头一看，“燕子三抄水”，“唰——”从苇塘出来一个人，阮和、阮璧一瞧，这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猿臂蜂腰，看得出来是个练家。高挽着袖面儿，身上围着亮银链子镢，手里攥着一条硬杆儿大马棒。阮璧问：“这位老兄，您怎么称呼？”这个老头儿托胡子哈哈大笑，一通名胜，敢情是本地西珠汛的五品花翎守备，清真大爸，姓丁，叫丁瑞龙，江湖上称“鼓上飞仙”。丁瑞龙过去是个买卖人，领的是牛街清真寺北边儿路东的一个羊肉馆，叫“北恩利”。东家姓沙，排行在七，所以丁瑞龙领的是沙七爸的东，他在外西华门七圣庙开了一个羊肉铺，代卖馅子货，字号叫“恩顺”。丁瑞龙很能干，柜上用着十几个人，小买卖做得还很磁梆，年年儿都有盈余。北京城这地方做买卖，旧社会讲究赊账，认得的，知根知底的，到了年下要钱。三十儿晚上，天一黑，拿个折子，在北京叫“溜子”，上边写着住址、人名，短多少肉钱，打着灯笼一家一家要，要到天交五鼓，接神的鞭炮一响就不要了。所以，大年三十，穷人家有还不起账的就躲到澡堂子去，接神的炮一响，出来了再见着要账的，说声：“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就不提这账了。当然“恩顺”也不例外，丁瑞龙也去要账，要了几十两银子，那是大户，可是小户多呀，不但要不了账，一看人家太难，得了，再借人家三两二两的。等到接神的爆竹响了，这么一看，哎呀，根本对不上账。跟东家说借给人了，东家不信，说你耍钱输了，要不胡作非为了。丁瑞龙十分为难，不由得走到宣武门外，护城河冻冰了，瑞龙站在那儿发愣，越想越不是滋味儿，顿萌死念。找了块大石头“啪嚓”一下，把很厚的冰凿了个大窟窿。就在这个时候儿，北西护城河的边儿上，树林里头“哗楞楞楞”铁球响，有人挺大的嗓门儿喊：“那不是恩顺家的丁瑞龙丁爷吗？这大年初一的干什么呐？”丁瑞龙一瞧，哟！从树林里出来个大个儿、赤红脸儿的白胡子老头儿，右手托着四个大铁球，铁球晃起来在手指头肚儿上走。再一细看，原来是北京城赫赫有名的铁掌赛昆仑方飞方四爸。方四爸家住在西单牌楼的皮库胡同。

方四爸这个人在北京城露过大脸。有一回，他走在前门大街正赶上下过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有一辆大盐包车误到那儿了，两套儿牲口把式怎么拉也拉不上去，看热闹的人多极了。方四爸一高兴下去了。车把式一瞧：“老爷子，您这是怎么啦？”“你把这俩牲口卸喽。我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住，名叫方飞，我给你拉下这车，你这车就上去了。”看热闹的喊好哇！两套车卸了，方四爸一伸右手攥住了辕里头的皮套，单臂一用力，蚕眉倒立，虎目圆睁，把车就给拉上来了。方四爸的这一招“单臂掳盐车”使他成了名了，北京城的人称他“铁掌赛昆仑”。后来有人举荐他在天子的“慎行司”当了内大班的班头。他还有两个盟弟：汤茂隆、何瑞生。当时正赶上康熙皇帝私访“密香居”，在二妞这儿挂着珍奇无比的“十八子伽南秀串”，结果叫一个飞云凶僧给偷走了。方四爸奉命捉拿飞云僧，最后费了很大周折，才把飞云僧拿住了。方四爸心说：得了，我告老了。这样，“慎行司”内大班的班头就归了他的盟弟汤茂隆、何瑞生了。没几年，汤茂隆、何瑞生又交给他们俩的儿子汤英、何玉了。汤英、何玉干了些年，又交给他们俩的儿子了，到汤云、何贵这

儿已是三代人了。汤云、何贵，就是拿童林的那两位“慎行司”的班头。方四爸现在到岁数了，在皮库胡同抱着胳膊根儿忍了。虽不说腰缠万贯，但也是吃几辈子吃不了。方四爷每天照样练功，今天初一也一样，老头儿遛早弯儿，其实早发现丁瑞龙了。方四爷一喊，丁瑞龙赶紧过来了：“哎哟喝，老爸爸，我给你拜年吧！”“起来，瑞龙啊，你干什么呐？为什么要寻死啊？”“您要问，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一说，然后又道：“账没收上来，短了东家的钱，人家沙七爸不干，会说我拿这钱不干好事，这可怎么办呢？”方四爸点了点头道：“你呀，说得很有理，你别为难了。”伸手把四个大铁球揣到怀里，然后一猫腰，从右边的靴筒里抽出钱夹来了。那个年头儿，人们搁钱有两个地方，一个叫“靴掖儿”，就是搁到靴筒里头；再一个，“跟头褡裢”里头也可以装钱。方四爸拿出一张三十两银票来，问丁瑞龙：“这是三十两，够不够？”“老爸爸，用不了，过几天我再给你拜年去。”好在是清真老表，没的说呀。给人家方四爸请完安，丁瑞龙回柜了。

来到“恩顺”，今天根本不下板儿，不营业，正月初一呀。丁瑞龙推门儿进去了，见到沙七爸，拜了个年，大家伙儿也彼此拜拜年，说几句吉祥话，拿出银票和折子来，把账结了。沙七爸问丁瑞龙：“掌柜的，怎么你今儿个晚了，应该接神以前回来？”按理说，瑞龙说句瞎话很自然地就过去啦，无奈瑞龙是个诚实人，就把讨账反倒借给人家钱，亏了钱，砸冰寻死，碰见方四爸的事都说了。”“嗷。”沙七爸听完了，只说了声：“好好儿地过年吧。”丁瑞龙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

到正月初五的晚上，回来了。沙七爸跟丁瑞龙说：“掌柜的，我一个‘北恩利’都忙不过来，所以‘恩顺’的小买卖，我打算明天不干了。大家伙儿呐，我多给几个钱，你也是一样，余外再多给你四十两银子作为花红馈赠。你呀，打铺盖卷儿回家吧，明天开市以后，另谋高就。”丁瑞龙纳闷儿：买卖这么好，这是为什么？沙七爸存自己的想法，他说：“你跟徒弟师爷一块儿出去要账，人家全要回来了，你把钱都借出去了。借出去也不是不可以，你为什么要寻死啊？幸亏遇见方四爸，不遇上呢？你扎到河里死了，我大年初一的来条人命，这可怎么办？我决不能再用你了。”瑞龙全明白了：“哈哈哈，好吧，好离好散，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丁瑞龙没什么能耐，这几年也没给您赚什么钱，但我还年轻，到哪儿要胳膊，我也能凑合着吃碗饭。”说完，叫小徒弟把铺盖卷儿打好了，到柜房算了账，该给自己的拿起来，跟大家伙儿道声辛苦，扛着铺盖卷儿回家了。

回家以后，自己心里不痛快。丁瑞龙心说：沙七爸，这几年我没少给你赚钱呐，你翻脸无情！不用不用吧，明天初六啦，我给方四爸拜个晚年去吧，再说这也有了钱啦。第二天一清早儿，打家里出来，就奔皮库胡同来了。等来到方四爸的家门口，一看人家家里头地方大了，前后得有上百间房子，几层院子，座北的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两边儿还有门槐，真有份。丁瑞龙上前去“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底下人，也就是方家的总管。人家问：“您找谁呀？”“我找方四爸，我给他请安来了。我是恩顺家的掌柜的，叫丁瑞龙。”“嗷，您是丁爸，听我们四爸提来着，您跟我来吧。”方家总管转身形往里走，丁瑞龙赶紧跟上，过了垂花门，一直奔大厅。“唰”一挑毡帘儿进来，丁瑞龙四处观瞧，五间大厅中，四间一通连，靠东边有桦林的隔扇，单有个里间屋，挂着茶青色崭新的门帘儿，隔扇心儿都是名人字画，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均出自名人的手笔。迎面的架几案上，正居中摆着一个羊脂玉的福禄寿三星人，真有一尺多高，“唰唰”地放宝光，底下是紫檀木雕刻得玲珑透剔的座儿，上头有个玻璃罩儿。两边儿是古瓷的帽筒，上垂首有个钧

瓷瓶,下垂首是个屏镜,迎面的八仙桌,太师椅上的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金的。一人来高的大铜炉子,火苗子"腾腾腾"蹿得很高。方四爸在椅子这儿坐着,瑞龙赶紧过来请安:"老人家,晚生给您请安了。""哎,起来起来。瑞龙啊,怎么今天有工夫? 快坐下。"丁瑞龙坐下后,叹气道:"唉,我不在恩顺了。""啊? 为什么?""沙七爸不用我了。""你干得挺好的,你也挺有能耐的,怎么辞你啦?""嗨! 就因为初一那天的我年轻轻儿的,老爸爸,您甭管这事儿了。"方四爸一听火了:"沙七爸这可不对呀,难道你说瞎话就对了? 瑞龙啊,你还想再开一个买卖吗?""老人家,那也不容易,哪儿有那么方便的钱?""嘿嘿,我前三天下来一笔银子,搁到家里头一点儿用处没有,放到钱铺去,也给不了多少利息,我不乐意。我正想找个人,做个小买卖,养几号人也不错嘛。你看这就巧了,不过我这个买卖,第一,必须是开羊肉馆,代卖馅子活,……""那我是行家。""对! 第二,必须在七圣庙找门脸儿。""您瞧,这还真巧了,我们恩顺家对面儿那五间门脸儿,是个绸缎庄关了张的,那房子闲下来了。""正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你先瞧地方去,给我来信盘银子,咱们收拾收拾,立刻就开张,好不好?""那好,我谢谢您呐,您成全我!"爷儿俩又叙了一阵闲话之后,老头儿同着瑞龙到后头,见着方四奶奶,也拜了年,不在话下。

瑞龙高高兴兴回来了,直接就奔了七圣庙,恩顺家人都看得见。"啪啪"一叫门,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把门一拉:"掌柜的,您过年好。您怎么不上那边儿忙去? 有工夫上我这儿串门儿来。""啊! 我问问你,你们这房子怎么搁下啦?""您不知道哇? 东伙不和,买卖关了,再说也真不赚钱。""你这房子外头写着'此房招租'哇?""对呀。""你们东家……""我们东家就在北京住啊。""嗷,我知道他,但跟你们东家不常见面儿。我打算租这所房。""好说,他这房子租不出去,您马上去,给几个钱儿就能租下来。"丁瑞龙出来后可就来到房东家里,跟房东老头儿一见面儿,虽说不熟,也认识,彼此拜个晚年。房东老头请丁瑞龙坐下后,问道:"丁掌柜的,你有什么事儿呀?"瑞龙把自己的遭遇都说了,最后道:"铁掌赛昆仑方四爸惦着拉我一下儿,让我对着恩顾开个羊肉馆儿。您这房子闲下来了,您说说价码,我认为合适就租下来。""方四爸都这么仗义,瑞龙啊,我就不能仗义了吗? 好吧,给多少钱算多少钱。"结果二位商定之后,丁瑞龙真是没花几个钱,把这房子就租下来了。

丁瑞龙拿着字据找到方四爸说:"房子我租了。"方四爸一瞧,行了,盘出八百两纹银,交给瑞龙了。丁瑞龙再找木工、泥瓦工、油漆工,重新油刷收拾,又按照羊肉馆的门面改了一下,跟着就上家具,商量调货和雇请伙计,一切都非常顺利。丁瑞龙问方四爸:"你给咱们字号起个什么名呐?""我早想好啦,你不是为了跟恩顺斗气吗,咱们这字号就叫'鼎恩顺',你看好不好?"瑞龙一听:"老爸爸,这对沙七爸不太好吧? 咱们叫别的名儿不一样……""不,就叫这个。这个店就是赌气开的,我就要斗斗这沙七,你甭管,一切全由我做主。他要问起来,你就说我给起的名儿,让他找我来。""哎,好吧您呐。"这样找人写字刻匾,把门脸儿收拾齐了,准备择吉日开张。瑞龙里外一忙,有人就告诉沙七爸了:"小伙子跑对面儿开买卖去啦,跟我们对着干。"开张的头天晚上,字号匾用黄纸蒙着,谁都不知道叫什么,方四爸来了,连先生带伙计全叫过来说:"大家多辛苦啊! 咱们这买卖要做好了,大家都得益。你们掌柜的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没的说。咱们明天开张,我问问你们,是赚钱的买卖好做,还是赔钱的买卖好做呀?""老爷子,当然是赔钱的买卖好做呀。""好! 一个月赔一百五十两,先照着二年赔,二年以内不把这些钱给我赔出去,不行。真给我赔出去了,我是加着倍地给。"哟! 今儿方四爸怎么了? 老头儿到了岁

数了吧？大家伙儿思索不解。

第二天，一亮张，鞭炮一响，一撕匾上这黄纸，“鼎恩顺”三个大金字跃跃欲飞。沙七爸一瞧，气得两眼发直。开张一卖，更了不得了，先生伙计喜气洋洋，您说买哪儿的，人家给您剔哪儿的；您说买一斤，一斤当中多给您个一两二两的，馅子鲜活，肉也鲜活。人们排着队的买。再看恩顺，不行了，买肉的寥若晨星。沙七爸干生气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准备一个月赔一百五十两银子。沙七爸说：“咱们不怄气，咱也干不过他方四爸。干脆，关张不干啦！”没仨月，沙七爸说把“恩顺”关了。“恩顺”一关张，“鼎恩顺”这买卖也不那么做了，告诉大家伙儿，多少见个利就得，但是我们一定卖好货，独份儿买卖，更好做啦，老头儿把瑞龙叫到自己的家中：“瑞龙啊，我看你这小孩儿可不错呀。我打算收你做个徒弟，我还有点儿武艺教你，因为你这孩子心里善良。”“哎哟，那我可求之不得，师父！”丁瑞龙马上拜了师。方四爸家里有功房，爷儿俩这二、五更的功夫可就搁上了。尽管丁瑞龙的年岁大了一些，但是方四爸有那个份儿，内外两家，双管齐下，瑞龙一边儿照顾买卖，一边儿学武艺。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是十六年。“鼎恩顺”的买卖扩大了三倍，丁瑞龙的能为也练出来了。

一日，方四爸说：“瑞龙啊，你的功夫不错啦，咱们爷儿俩总算有缘，一晃十六年了，我还认为活不了这么大岁数呢，这都是主的赐福。这样吧，你好好儿照顾买卖，我这儿你就不必再来了。”瑞龙明白师父的意思，哪能不来？每天必来，晨昏定省不缺。过了将近二年。有一天天快黑了，方四爸家里派人来说：“您赶紧瞧瞧去吧，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吃药不见好。”瑞龙赶紧带着伙计来到方宅，一看师母不成了，再请先生瞧，医药枉费，天年已尽，师母无常。按照人家回回的礼节，把师母葬埋了。过了不久，老师病了，病得很轻，是无疾而终。连着两档子大事，全是瑞龙一个人忙的。两件事办完以后，方家没有后代，瑞龙就继承了这一笔财产。这样，瑞龙就搬到皮库胡同师父的家中，然后又把鼎恩顺的买卖安置安置，自己带好了链子双镢，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去了。

三年的光景，闯出个外号儿，叫“鼓上飞仙”。回来以后，先生伙计们把账目都交待清楚了。瑞龙说：“甭交待，你们都拿回去，我也用不了这钱，师父这点儿家底儿够我花多少年的。大家伙儿水过地皮湿，都要分些钱。剩下的钱，一、扩大咱们自己的营业；二、南北城有缺与不足，红白事儿什么的，磨脐子压了手揭不开锅，只要借到咱们这儿，无论多少不能驳回。还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豪杰，只要是正门正户，没钱了，提到咱们这儿就给钱。”先生伙计们非常感激丁瑞龙。有人可说了：“您有这么好的能耐，为什么不给老人家倡大门户哇？家里有地方，开个把式场，您教点儿徒弟吧。”瑞龙一想，这可是个好办法。丁瑞龙就把后门拾掇出来，戳起大杆子教上场了。东西南北城来了几十个，头顶门生帖儿拜师学艺。学生里头有很多有钱的主儿，说：“骡马市有一所房子，我们大家伙儿给您凑上十万两银子，您开个镖局得了。”开始瑞龙不乐意，最后大家劝，没有法子，就在骡马市开了个辅盛镖局。一边儿教学生，一边儿走镖。这一来，丁瑞龙在江湖路上成了了不起的人物。瑞龙现在六十来岁啦，德高望重，顺天府下了一个委任，任命丁瑞龙这个商人，做西珠汛衙门的守备。这一来，本地面叫瑞龙给维护得虽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确实少了好些事。眼下正值年关，南西门里南下洼子这一带，苇塘太多，道路狭窄，而且坟地很多，尤其年节，经常出劫道的。丁大爸一想：自己也没什么事儿，干脆这几天经常转着点儿。这样，鼓上飞仙丁瑞龙把链子镢围在身上，半

官半民，打衙门里出来，就奔南西门里来了。每天上午遛到中午，吃点儿饭再来。到了二十九，就发现了铁三爸。看见这个年轻人拿着大铁棍蹲在苇塘里，眼睛瞪得溜圆，紧张地往路上看，丁瑞龙也蹲到苇塘里边监视上他了。可是丁瑞龙纳闷儿：这个人从头至脚，怎么也不像个劫道打闷棍的！等来等去，等到太阳快压山了，天气也凉下来了，镖车来到。瑞龙一看铁三爸动了手，到外头横了镖车，说就劫二十两。丁瑞龙知道他不是劫道的。再看这年轻人还没跟人家动手呢，撒手扔铁棍，"扑通"，就躺下了。阮璧把刀亮出来，说要捆他。瑞龙高声喝喊："二位达官！且慢！"丁瑞龙打垫步拧腰出去了。阮和、阮璧赶紧往后撤步，抬头一看："哎哟喝，朋友。"瑞龙一抱拳："二位达官，您是杭州的镖啊？""不错。""二位达官怎么称呼？""我们都是双龙镖局的，在下姓阮，单字名和，这是我的兄弟名叫阮璧。提起我们哥儿俩来，老朋友你可能不知道，但提起我们的授业恩师来，你可能有个耳闻。""令师是哪一位呀？""家住山东济南府巢父林侯家庄，姓侯名廷，表字振远。""哎呀！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客爷的高足啊？失敬失敬。""不敢当。老朋友，您？""嗷，我是西珠汛的守备，辅盛镖局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哎哟喝！原来是丁大爸，久仰您呐！咱们可是同行同道。您瞧，这位劫我们的镖车，还没劫呢就趴下了。"这时候，铁三爸缓过劲儿来了，铁三爸心里难过，长这么大，甭说劫道，从没伸手跟人家要过什么。头一次劫道就碰见守备了，嗨，这也算情屈命不屈。"二位，这件事情你们别管了，就交给我丁瑞龙吧。""丁大爷，您多辛苦了，我们哥儿俩可就不管了。不过这位可不像劫道的。""这我明白，二位您请吧。"阮和、阮璧回过身来上了马，说了声"再见"，打发镖车奔大栅栏了。

镖车走后，丁瑞龙一伸手搀铁三爸："朋友起来。"丁大爸细问："家往哪里？姓氏名字？大腊月二十八的，你怎么跑这儿劫道来了？"铁三爸有些羞愧地说："您是官人，我犯了国法王章了，情屈命不屈，您带着绳儿了吗？您把我捆上吧。我跟您打这场官司。"铁三爸心想：我饿一天了，您把我带到衙门里头，怎么着也有俩窝头、两块咸菜条儿，哪怕给我点刷锅水喝呢。"嘿嘿，朋友，不错，我是西珠汛的守备，也亲眼看见你在这儿劫道。话虽如此，但我也是出身绿林。你真是劫道的，想不打官司也不成，可我看你不像个劫道的。你跟我说实话。"铁三爸长叹一口气，就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都说了。丁大爸听完了道："哎呀，要说你也是膏粱子弟，自己因为好武好练，把家练穷苦了，来到北京城又投亲不遇。张和，嗷，我知道，是不是在清真寺南隔壁住的那个张爸呀？""不错，那位真是个朋友！把房子借给我住，虽说一个月才一百房钱，可是到今天我还没给人家呢，甚至还跟人家借了不少的粮食和钱。我媳妇儿说了，今年过节，没有二十两银子过不去。我媳妇的娘家也是个大财主，无奈我这个人不愿意沾亲戚的光。""好样儿的！铁三爸，你我都是本教的人，咱们是靠主吃饭的，你的心眼不坏。"丁大爸看到铁三爸，想起了自己呀！撂下马棒，一伸手从靴掖儿里头拿出一张银票来："这银票是三十两，你拿着，兑出钱来，买点年货、油盐酱醋的，再割点儿牛羊肉，你们两口子今天过个团圆年。初二，我派人接你搬家，牛街这儿我有房。"铁三爸听完了就呆到这儿啦："我怎么敢当呐？""别客气，你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你拿着钱票快去吧！天已经晚了，再不去，买不出来东西了。"铁三爸晃晃悠悠地把"三顷二十亩"扛起来，眼泪绕着眼圈儿转呐，看起来哪儿都有好人哪！

上坡儿就是家，来到家门口儿，轻轻地一叫门，三奶奶一听，是丈夫的声音，高兴了，赶紧出去："哎呀，都把人急死了。"说着话开门，一瞧铁三爸面带笑容，心里

踏实多了,忙问:“找着朋友了吗?”“哈哈哈,三奶奶,找着啦!”“哟,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嗨!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咱这朋友,是骡马市辅盛镖局的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跟我是多年的朋友啦,也是咱们清真老表,他有六十来岁啦,比我大得多呢。给我钱啦,你看看。”铁三爸伸手把银票拿出来了,然后对三奶奶说:“丁大哥说了,让咱们先买点儿年货,今天和明天,咱们两口子在家里过年,哪儿也别去了。初二一清早儿,哥哥就来接咱们,他牛街有房子。”“哎呀!到这个时候儿了才碰见朋友,咱们两口子真得好好儿的谢谢人家。事不宜迟,你赶紧把钱兑出来,买东西吧。”“好嘞!”铁三爸拿着个篮儿,拿着个口袋,打家里出来,让三奶奶把门关好。先到牛街口三合钱铺把银子兑出来,该买的全买了。铁三爸高高兴兴回家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啊。铁三爸来到屋中,灯早就点亮了,三奶奶马上涮锅,放水,烧火做饭。两口子这顿饭吃得真香啊。第二天正月初一,也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过去了。

到了初二一清早,两口子老早起来。梳洗已毕,把带来的东西全收拾好了,两口子在家里等着。三奶奶跟三爸商量:“三爸,是不是到张和张大哥家里看看人家去?住人家房子这么多日子了,应该给人几个钱儿了,而且还得谢谢人家呀。”“对!应当还。好在咱们不离开牛街,跟张和大哥住得也很近,这早晚没关系。”正在这个时候,听见外头喊:“铁三爸,起来了吗?”“哟,这是张和大哥给咱们挑水来了。”两口子一块儿往外走:“大哥!我们正要给您拜年去呐!”“哗啦”一声响,啊?不但张和来了,旁边儿还有一辆车,有个年轻人。张和一抱拳:“兄弟,弟妹,拜年拜年。”“哎呀大哥,我们还没给您拜年去呐,您就来了。这怎么敢当啊?我们正要找您去呢,跟您说点儿事儿……”“我全知道了,丁大爸把我叫到清真寺里去了,把事情都跟我提了,你们的房子就在我家隔壁儿,丁大爸说话就到,咱们先把东西装上车吧。”“大哥呀,我们在您这儿骚扰这么些日子,借您几次粮、几次钱,我们都没还呢……”“没关系,我还告诉您呢,虽说您跟丁大爷交上朋友了,但短与不足,您还上我那儿去,没关系。”“大哥,这可怎么谢您……”“别谢别谢,哎,咱们赶紧搬东西。”四个人一块儿往外搬。然后张爸把门锁了,把式摇鞭赶车,眨眼之间进了牛街,一直往前走,越走越近,在清真寺南边第三家,紧挨着张和家。几个人把东西全都搬进去,给人家车把式几个酒钱,打发把式走了。张和忙前忙后,帮着铁三爸夫妇两个安好了家。刚收拾完了,院儿里有人说话:“怎么样?铁三爸,家安好了吗?”“哟,丁大爸来了。”两口子挑帘栊,连张和一块儿往外走,把丁大爸接进来了。来到屋中,铁三爸把铁三奶奶拉过来道:“家里的,您给咱们哥哥拜个年吧。”“丁大哥,我给您拜年。”人家鼓上飞仙丁瑞龙一瞧铁三奶奶,就知道这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丁大爸对大伙儿说:“张爸、铁三爸,咱们都是回回亲戚,老表一见如故。我当初跟你们夫妻的遭遇一样,我也是要跳护城河自杀,遇见了我的老恩师,我丁瑞龙才有今天。你们夫妻两个碰上我,咱们这就算刀对鞘了,从今以后有个短与不足,张爸你接着,我接二连三地到这儿来看看。”丁大爸先走了,张爸也就回家了。

这一天,丁大爸来了,三奶奶给烧了点儿茶,老哥儿俩坐下喝茶。”老三呐,你在家里头能干点儿什么呢?”“哥哥,我除了练我这‘三顷二十亩地’以外,别的什么都不会。不然的话,俩哥哥也不至于跟我分了家,我就好练。”“那不行啊,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挣个钱儿啊。”三奶奶说:“要不这样儿,丁大哥,您给我们揽点儿活儿,我可以裁裁剪剪、浆浆洗洗的。”“弟妹,这不行,这也养不了家。我给兄弟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呀?”“过两天我给你打辆车子,我那牛肉铺、羊肉铺有的是好牛羊

肉,你下街去卖,这还不成吗?"铁三爸心说:行什么,咱们没干过!但看哥哥的意思,我们也不能两口子净吃人家呀。想到这儿,铁三爸说:"哥哥,您给我准备好了,我就试试。"过了几天,推来一辆新车。车轱轳上只是有点儿浮土,铜饰件儿,有个车绊儿,车头里是个钱柜。上头放着割肉的刀,有块大的案板,铺着蓝布单儿,两块半扇牛肉,足有一百多斤,一杆盘子秤。推车来的这位,三十来岁,剃着戮青的头皮儿,一条大辫儿,一身蓝,身上还有个蓝围裙。"您是铁三爸吗?我姓刘,行二,人称刘二爸。我们东家让我把车子带肉给您送来,您瞧缺什么?""啊,不缺了,我谢谢您了。家里的,把门关上,我卖牛肉去了。"三奶奶出来关街门,说:"早着点儿回来。"铁三爸把围裙系好了,把袢儿往肩上一搭,两只手一架把,一抬身推车走了。刘二爸站在后头,心说:这样人也少有,你倒问问价儿啊?我得跟您说清这是多少肉,本钱多少,卖多少钱一斤,再说也得试试盘子秤啊。等车子走远了,刘二爸在后头慢慢儿地跟着,心说:我先不回柜,瞧瞧您这牛肉怎么卖。铁三爸还推上劲儿了,顺着牛街北口儿出来,可就往东了。刘二爸在后头跟不上,心说:这位是什么意思啊?您卖肉不吆喝?铁三爸推得这快,奔菜市口顺骡马市还往东,到虎坊桥了,他可就拐弯儿了,顺着五道庙进去了。铁三爸生气呀。自语道:"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呐,难道说北京城的老街坊老乡亲连牛肉都舍不得吃吗?怎么没人问哪?"

这时,铁三爸瞧见前面也有一个卖牛肉的车子,人家那牛肉也就剩二三斤了,钱柜里的钱都满了,一看,也是老表。两人走对面儿,老表可就问一声:"掌柜的,上哪儿送肉去呀?"铁三爸答言:"我卖牛肉呐。""怎么不吆喝呢?"铁三爸张不开嘴,刚要张嘴,对面儿来了个人,咽回去了。一瞧没人了,刚要张嘴,后头有走道儿的声音,脸儿一红,又不敢吆喝了。刘二爸老远的在那看着呢。铁三爸由打五道庙可就奔了李铁拐斜街了。前后没人,铁三爸推着车子,铆足了劲儿喊了嗓子:"好肥的牛肉哟!"真亮的嗓音!整个儿斜街,直到石头胡同北口,都听见了。铁三爸吆喝完了,觉得自己的脑袋都晕了,赶紧推着车子快跑。胡同当间儿有一洼水,有点儿泥浆,一个大门口儿有人喊:"卖肉掌柜的过来,牛肉多少钱呐!"一句话,铁三爸就晕了,哎哟!我也不知道进的价儿,人家都卖多少钱呐?铁三爸愣在那儿了。只听那人说:"朋友,你八成是怕这泥沾了你的车轱轳吧?不要紧嘛,哈哈哈,你把车子端过来。"铁三爸挺拧,心说:我"三顷二十亩地"都练进去了,这三百斤我就端不动啦?冲你这句话,我就端过去!铁三爸的两只手往这车把的根上插,攥着车把的两个四方棱儿,往下一矮身,浑身一叫劲,骨头节儿一响,脑筋一绷,就把这牛肉车子端起来了,晃晃悠悠,又把车子端到路北来了,放到这买肉的眼前头了。铁三爸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这才抬头看,买肉的是两人。叫铁三爸端车的是个大个儿,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四方一张大脸,黄白净面,浓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头儿,大嘴岔儿,耷拉着嘴角,让人一瞧好像是撇嘴呢。一身白绵绸裤子汗衫儿,脚底下缎鞋白袜子,喝,好样儿!下垂首这位瘦小枯干,一团精气神儿,穿着一身儿蓝,刀条子一张脸儿,稀稀的眉毛,圆圆的眼睛,小鼻子头儿,三角菱角口,一对锥把子耳朵。两位往那儿一站,看得出来,都是练家子。

其实这两位是姑表兄弟,又是大财主,有上百间房子。这个大个儿姓石,字叫石勇,号玉山。瘦小枯干的姓冯,名昆字永志。石玉山的外号儿叫铁臂熊,冯昆的外号儿叫千里独行。两个人的父母都没有了,万贯家财哥儿俩当家。家里头堂上一呼,阶下百喏。这哥儿俩就是好武好练,但真正练功夫,这两人不行,他们主要

是练扔沙布口袋、扔石锁、端沙子笸、拧棒子，披上褡裢摔跤，专练骑拿相横。结交的朋友也都是摔跤的，哥儿俩的跤摔得都不错。今儿早上吃完饭以后，在前边客厅这儿呆着，底下人进来说："大爷、二爷，你们出去瞧瞧，外头来了位出家的和尚化缘。""快去，布施十两银子，让人家和尚走。""我们账房的先生已跟和尚说了：'大师傅您要化什么，您说话。'老和尚说了：'我什么都不化，就化跟你家大爷、二爷见上一面。'"石勇一听，忙问："此人多大岁数？""年岁太大了，胡子都白了。""嗽，那我瞧瞧去。"石勇、冯昆两人都出来了，来到大门口儿一瞧，先生伙计站着七八个，老和尚就在台阶儿上站着呢。

老和尚是个大个儿，起码得够八尺左右，双肩抱拢，猿臂蜂腰，由于年岁大了，显着有点儿蚂蜂腰了。赤红脸儿，皱纹堆垒，剃得头皮儿锃亮，明显显三溜九块受戒的香疤，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左眼圆睁，睛芒四射，右眼一道缝儿，一部白胡须苫满前胸。斜插柳背着个大蝇刷，身上穿着灰僧袍，白绫高腰儿袜子。石勇、冯昆两个人一瞧？就知道这和尚很有份儿，赶紧一躬到地："高僧，您贵上怎么称呼？"老和尚没提自己的名字，只道："南无阿弥陀佛，贫僧来到北京城，听说你们哥儿俩在前三门一带颇有威名，老僧不才，前来献丑讨教。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借一步坐，可以吗？""高僧，请！"两个人马上恭请大和尚往里来，进了大门，过了垂花门，顺着正院儿往东，过箭道往北，过月亮门再往东，进了东跨院儿。北房是五大间，东西房各三间，搭着硬架的天棚，院儿里头，土刨得暄和极了，摔一次跤踩磁实了，用的时候再刨。周围有几条矮脚粗腿大板凳，上头放着几身实纳的褡裢和几条骆驼毛绳。跤场周围，什么礅子、石锁、沙子口袋、沙子笸、檀木棒，全有。石勇拱手相让："这位大师傅，您请到屋里坐吧。"底下人赶紧挑帘子。老和尚进来坐下，哥儿俩侧坐相陪。老和尚这才细问："施主，您姓石啊？""不错。我姓石，叫石勇，这是我的表弟冯昆。""哈哈哈，老僧讨教讨教可以吗？""行啊，大师傅，您看得起我们哥儿俩，我们跟您学俩绊儿。您换上褡裢，咱们下场子吧。""嗽，听你们二位这意思，是不是让老僧跟你们摔两跤过过汗儿啊？""是啊，您不是访我们哥儿俩来的吗？""老僧的能为不在跤上啊。""那么高僧您？""贫僧会点儿武艺，你们哥儿俩情愿奉陪？""那么好，咱们下场子。"人家老和尚也不撩僧袍，大模大样儿往场子当中一站。冯昆一抱拳："哥哥，您来我来？""你先来。""好吧。"冯昆往前一赶步："大师傅，在下对不起您了。"说完，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猛虎出洞"，对准大和尚胸前就是一拳。大和尚没动地方，也没还招，用右手一抬，"抨"！就把冯昆的手腕子给攥住了。左手腕子往起一扬，一扔他的胳膊，冯昆"蹬蹬蹬"来个屁股蹲儿。冯昆脸儿一红道："哥哥，我跟大师父比差得多，瞧您的吧。"石勇一抱拳："大师父，我表弟多少差点儿，我跟您讨教讨教。""请进招吧。"石勇也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一攥拳，"单风贯耳"，对准大和尚左面太阳穴，右手拳就打来了。大和尚往下一褪头，伸右手，"金丝缠腕"一叼，一抖腕子，石勇也来了一个跟头儿。哥儿俩赶紧把大师父请到北屋里头，双膝一跪："老师傅，我们给您磕头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您的弟子，您得教给我们点儿能耐。"老和尚伸手一拦："石勇、冯昆，你二人请起。""老师傅，你得教教我们哥儿俩呀！""哈哈哈，告诉你们两个，贫僧不愿意做你们的老师呀。""老人家，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俩是京城的纨绔子弟，付不下辛苦，受不了罪，没法儿学成。""老师，您放心，只要老师肯教，我们哥儿俩吃多大的苦，耐多大的劳，也愿意跟您学。""要是那样儿，除非应老僧三件大事，差一件，老僧不教。""老师傅，您说吧！""头一件，练武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脑瓜儿一

发热、一宠性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朝秦暮楚，这不成。咱们以十年为限，十年以内，除非有了天灾病患，为师认为非歇功不可，才能歇，黑天白日叫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练。你们办得到吗?”“老师呀，有这么句话：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不付点儿辛苦，怎么能把本事学到手哇？这头一件，我们应了。”“嗯，好。第二件，在你们家里找一所比较清净的房子，老僧足不出户。你们把地砸平整了，再买几样儿军刃。十年中，我一分钱不要，但是一年四季的里外僧衣得供我穿。”“这个您放心，怎么着都成。”“好。还有第三件，我收你们为徒之事，不准告诉别人，三亲六故都不准提。就这三件，应了，收下你弟兄；不应，老僧不收哇。”“师傅，这三件事我们都应了，您放心得了。”大和尚这才把武圣人的牌位，达摩老祖的牌位供好，正式收下石勇、冯昆两个人。磕了头以后，石勇问道：“老师呀，您老人家怎么称呼?”大和尚欲言又止，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老和尚俗家姓荆，名叫荆立堂，出家的名字叫了然和尚，由于是雌雄眼，又叫一目了然僧。他的师父所收弟兄三个，都是大和尚，他排行在长。二师弟叫通法上人了因僧，三师弟是四川川北拂云峰“极乐禅林”的方丈，叫了义和尚。师弟了义年岁最大，能为最好。荆立堂是河南开封大相国寺的方丈，据说相国寺是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的府第。顺治五年，河南巡抚刘振昌得罪了豫王府的皇粮催头，此人姓李，叫李宽，豫王是他的叔。多铎豫王在河南有很多的庄头，满清一进关，跑马占圈，很多个庄头合在一块儿，由一个催头管。李宽这个催头在豫王跟前说一不二啊！他不出田赋，不交国税，刘巡抚打了他，限期缴纳国税，所以李宽在豫王跟前说了刘振昌的坏话，结果豫王就奏了刘振昌一本，顺治皇帝不察，就革了刘振昌的职。这样一来，激怒了河南黎民百姓的公愤，没有不骂豫王的，没有不骂朝廷的。老和尚荆立堂知道了这件事，心里也很不愤，刘振昌是个好官呐，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贪污，不吃请，不受贿，不错呀。刘振昌被革职后就住在大相国寺，准备不日进京请罪。这里，老和尚荆立堂先进京了，想给刘振昌报仇。

一目了然僧来到京城，住在广安门里报国寺，挂了单，和大家伙儿一块儿参佛念经。晚上，等僧众们全休息了，老和尚一个人出来，到紫禁城周围，把整个地形都调查清楚了，然后写了一个纸条，上头有八句诗。了然和尚把这个纸条揣好，结果就到了尚宝监，盗出皇上一枚图章来，然后就把纸条儿搁在那儿了。尚宝监的太监名字叫万方和，发现了以后吓坏了，赶紧奏明皇上，把这纸条儿拿上去。顺治皇帝一瞧，上面写的是：“一人皇宫太猖狂，目下河南万民殃，了却僧门不平怨，然后分清红与黄。僧家盗宝无别意，辨别李宽害人常，白奏误准奸王本，冤屈巡抚刘振昌。”顺治看完这字谏以后，勃然大怒，满清刚刚来到中原，民心未附，竟有大胆僧人进入紫禁城盗走国宝，于是便把八大朝臣召进养心殿，字谏掷下，让朝臣们议论，然后马上传旨意，立刻在里九外七皇城四庵观寺院，把所有不明来历的僧众完全都抓起来，严刑拷问。

第四十三回

老剑客留笺救清官　童海川夜捉害民贼

上回书说到，一目了然僧荆立堂为清官鸣不平，夜入皇宫盗宝，并且留下字

笺。顺治皇上大怒,传旨要把北京城的僧众抓起来严办,却被起部大人给拦了:“皇上,奴才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万岁,刘振昌可能是个清官,这里头也许有人陷害。这个和尚进宫盗宝,就是为刘振昌诉冤。他是一个僧人,有进紫禁城之能,但绝没有犯驾之意。我认为,如有犯驾之意,皇上在宫内也不得安康。我想皇上应该派人到河南探询一下,如果刘振昌确实是忠良,被人所害,就应当二次起复,还让他做河南巡抚。只有平抚了民怨,和尚才可能把国宝送回宫中。奴才管见,望我主宸衷独断。”顺治很聪明,一琢磨这事也对,马上传了一个旨意,派了个有才华得力的满员,到河南调查。没有多少日子满员回来了,把李宽在河南的所做所为上了一本奏折。顺治看见这个折子就留中了,马上传旨意,把李宽正法,起复刘振昌官复原职,果然了然僧把国宝送回了尚宝监。但他不敢再回大相国寺,于是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最后在灵宝县金光寺住下。

荆立堂辈份大,文武全才,道高德重,经文又熟,本庙的老和尚圆寂之后,大家伙儿就恭举他为金光寺的方丈。荆立堂隐姓埋名多年,因为有这么一段事,所以他不敢到北京来。顺治死后,三儿子康熙做了皇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老和尚一想:我再到北京看一看。

天子脚下,帝王之邦,商贾云集,十分繁华。老和尚依然住在报国寺。但他听说前三门有这么俩把式匠,老和尚才来访他们。现在,老和尚把自己的事情一说。石勇道:“师父,您老人家在这儿住着,只要我们不往外声张,什么事儿也没有,何况已经是两代贤君了呢?”这样,师徒爷儿仨就把二、五更的功夫练起来了。首先老和尚不准冯昆、石勇再练铁锁、拧棒子、端筐子,而是让他们站架,把三十六大架、七十二小架站出来。再教给他们打拳,蹿高纵矮。虽然他们俩是表兄弟,但石勇跟冯昆不一样,冯昆瘦小枯干,老师父给他缩小绵软巧的功夫;石勇则学习硬功,教给他浑身上下过操,练铁沙掌。这个过操,就是身上抹上药,用外力撞击全身,使筋骨加强,增强抵抗力,这就叫“外操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用八寸的柏木板,一尺半宽,一丈长,埋下半截儿去,上头半截钉上狗皮,用双掌去打。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十年到了,冯昆、石勇两个人的能为都很好,老和尚给石勇起了个外号儿叫铁臂熊,给冯昆起了名号儿叫千里独行。

一天,老和尚把两个徒弟找来说:“贫僧要离开你们回河南了。”“师父,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还走什么呐?您就在北京城住着吧。十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哇。您老人家一走,好像我们弟兄有违弟子之道,对师父您不孝敬。”“不,贫僧到河南述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们两人等师父走后,要好好儿地把功夫学成,千万千万不要耽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南北两城,有把式匠都可以访一访,看看你们哥儿俩的本事到底如何。”老和尚执意要走,哥儿俩只好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菜,给师父饯行。饭后,石勇端出一盘儿黄金来道:“师父,您要拿得动,您就全部带走;您要拿不动,爱拿多少拿多少!表一表我弟兄之心。”“我要这么多的钱干什么呐?你随便给我点儿散碎银两,够做路费就行了。”结果老和尚拿了十两黄金。小哥儿俩把师父送出了彰仪门,师徒洒泪分别。师父走了,哥儿俩在家里照样儿用功,时间一长,前三门都知道他们两人武功很不错。

今天,哥儿俩坐在客厅里呆着,听见街里头喊:“好肥的牛肉!”石勇说:“哎!你听见没有,这卖牛肉的怎么这么大嗓门啊?”“真是的嘿,咱们瞧瞧去,买点儿牛肉。”哥儿俩来到了大门口。“哎,掌柜的,买点儿牛肉,推过来。”铁三爸道:“啊,买肉哇,你这边儿。”石勇看了看,车子上有盘子和秤,问:“买点儿牛肉,多少钱一斤

呐?”铁三爸不知道价呀,就说:“嗨,我剌下肉来,你随便给。”石勇心说:有这么卖肉的吗?这纯粹是冲我们哥儿俩来的。

冯昆也说:“那好吧,给我来五斤。”铁三爷拿起刀来,找最好的地方,“唰”就切下一块肉来。这块肉起码得有七八斤。石勇看了冯昆一眼,对铁三爸道:“这块肉五斤差不离。多少钱呐?”“哎,您瞧着给。”石勇一伸手把肉接过来了:“表弟,拿家去,拿出钱来。”冯昆接过肉拿家去了,不大会拿出一摞大铜钱,有一寸多长,康熙大老钱,交给了表兄。石勇拿食指跟大拇指一顶,把这摞钱掐住了。“掌柜的,拿钱来吧!”铁三爸伸右手并食、中二指就伸进去了,大拇指稍微一顶,一使劲,“嘿——!”没掏动。“哈哈哈,掌柜的,再使点儿劲儿。”铁三爸脑盖儿就紫啦。第二次手指头使劲一用力,“嘿——!”还没掏动。第三下铆足了劲,石勇撒手了。“嘿!”三十多个大老钱飞了一地,全都变形啦,大家伙儿“哗”一乐。铁三爸有点儿恼羞成怒,说道:“嗯?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拿我的牛肉,给这个钱,我能花吗?看起来,你欺侮我姓铁的外乡人啊!”石勇心说:卖肉的,你访我来了,但又跟我说这个。“哈哈哈,朋友,你是外乡的,你不知道我们北京城的规矩,是卖牛肉的都这样啊!”“嗽,你瞧不起我,我姓铁的因为练功夫,把万贯家财都练尽了,来吧!咱俩人试巴试巴!”石勇心说:你哪儿是个儿啊!便说:“行啊,怎么个试法儿?”“咱们不用插拳,也不比武,你打我三拳,我打你三拳,你看好不好?”石勇一听:“行!掌柜的,给你个便宜,你先打我。”“好哇,打完你,你再打我。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好了,来吧!”

石勇下了台阶儿,站在牛肉车子旁边儿,两只手一叉腰,前胸叠肚,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铁三爸一抡胳膊,眼珠子瞪圆,照着石勇的左上胸就是一拳。虽说是笨力气,但这一拳,打得石勇晃了两晃。铁三爸一瞧没打动,退出来,一抡右胳膊,一个箭步蹿过去,“啪!”照着原来的地方又是一下儿。这回看热闹的,目瞪口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石勇拿右手一指自己的前胸:“来来来,再使点儿劲!”第三次,铁三爸抡圆了拳头,“啪”又是一下。三下打完了,石勇没含糊,深深地出了口气。“朋友,你这三下虽然是笨力气,看来,也可以呀。怎么样,你三下打完啦?”“那没别的,你打我吧。”铁三爸骑马蹲裆式往那一站。石勇心说:我也甭抡圆喽,就照你脑门一手指头,我能把你戳死到这儿!“朋友,你可经不住我一巴掌啊。”石勇掂着手,乐喝喝地。猛然间,从石勇身后转过一个人来,一伸左手把石勇的右手手腕儿攥住了:“朋友,他经不住你一巴掌?你还经不住我仨手指头呐!”猛然间人群里头迈步又出来一位说:“朋友,千人瞧,万人看,众目睽睽之下何必逞能。要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经不住你三个手指头,你能经住我一个手指头吗?”你道是谁?童海川!按理说海川身为堂堂侠客,可不应当这么显露,但是他毕竟年轻,还有点儿火气,往前一迈步就把这位的手给攥住了。

海川攥住的这位是哪儿的人哪?也是京城人。他家住金鱼胡同东口路南,姓王,名伦,字子延。他们家在骡马市路北开了一个茶叶铺,叫“正记茶叶铺”,是他父亲开的;自东自掌,买卖还挺好。在他小的时候,读书很聪明,后来大了一点儿,父亲就叫他到正记茶叶铺照料买卖。本来铺里有个领事的,是个薰茶叶的老手,他薰出来的花茶,非常有味道,这位老先生姓陈,名字叫陈自平。有一次,有贼人到正记茶叶铺盗窃,打了他们好几个人。但陈自平老头儿出来,没有三招两式,就把窃贼拿住,交到地面上了。大家伙儿这才知道,陈领事有很好的功夫,他五十多岁,跟王伦的父亲最要好。一次,王伦到店里来,陈老头儿见王伦身条很好,骨架

也不错，便问王伦的父亲："老哥你就这么一个孩儿呀？""我还有一个姑娘。""你这孩子很聪明啊。我打算收他做个徒弟，不知你们爷儿俩乐意不乐意？"王伦当时就趴地磕头了。陈老头下了辛苦教王伦，教的都是内家功夫，并且把点穴的功夫也教给了王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就是十年。老头儿陈自平一定要告老还乡，王伦的父亲拿出不少的钱来，派王伦亲自把老人家送到河南。王伦回来，在柜上料事，别看二十多岁，还很老练。后来王伦的父亲身染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老母、妻子和还没出阁的妹妹王香姑。香姑今年十八了，长得十分俊美。舅父舅母没儿没女，很喜欢这个甥女，所以香姑一年到头经常在舅舅家里住。舅舅家住在左安门外的南顶。

王伦每天顺金鱼胡同出来，出前门走廊房头二条，再顺着李铁拐斜街走五道庙，进虎坊桥骡马市东口，奔柜上去。今天走到这儿碰上这档子事，没想到海川出来把他的手给攥住了。石勇敢情有点儿心眼："您二位怎么称呼？"王伦一抱拳："朋友，你不认得我，我知道你。你不是叫铁臂熊石勇吗？他是你表弟，千里独行冯昆。我家住在东城金鱼胡同东口路南，姓王名伦，字子延。我的师父姓陈，名字叫陈自平，河南人。我是骡马市正记茶叶铺的掌柜。""哎哟，王大哥，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把式匠。这位是谁呀？"王伦脸儿一红："我还不认得呢，您怎么称呼？"海川道："我家住在北城根儿，固山多罗贝勒府，我是府里的教习。""啊！您是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爷吗？"海川道："哎，不敢当！说真的，你们几位也不认识人家卖肉的，何必跟人家闹这么个笑话呢。我本不应当出来，王掌柜的，你多原谅。咱们两人都在东城住，将来对着机会，我一定访问访问你。"海川说完又对尾随铁三爸来的刘二爸说："你马上把铁三爸找来，咱们一块儿聚会，提提这事，事情就过去啦！"原来，海川跟王子延说话儿的功夫，铁三爸蔫蔫地把肉车子搁下，怕寒碜回家了。王伦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刘二爸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我们铁三爸可能回家啦。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吧，这块肉送给您吃了，石爷""不，我给钱。"刘二爸一摆手："算了，人家铁三爸也走了，这钱归谁呀？要不，我推着车子，由王掌柜的跟童侠客爷出头，咱们一块儿到牛街，见见铁三爸，好不好？"海川说："我正要跟铁三爸这样儿的朋友交往交往。"王伦点头："我也是。"石勇说了半天好话，打算请童海川跟王子延到家里坐会儿，结果谁也没去。石勇、冯昆也就回家了。

刘二爸推起车来，王子延和海川说着话儿跟着车走。两人一说话，都恨相见之晚。出来往西奔菜市口，来到牛街往南拐，过了清真寺，来到铁三爸的家门前。刘二爸把车子放好，上前去"啪啪啪"一叫门："三爸回来了吗？我们来了。"这里铁三奶奶出来了："哟，谁呀？""我，您开门吧。""我们三爸说了，有人找，就说不在家。"海川跟王伦一听笑道："那看起来铁三爸是在家呐！"说着，就往里进。三奶奶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铁三爸从屋里头跑出来："哎呀，几位辛苦辛苦。"海川一抱拳："铁三爸，刘二爸把您的事情都跟我们提了，能不能到贵府坐一坐？""请吧。我刚搬过来没多长时间，客居在北京，各处都不方便，请高亲贵友多多原谅，千万不要见笑。"铁三爸很会说话，和王伦一起把车子搭到院里来，把街门关好，几个人一块进屋来了。

到屋里一看，很简单，但是收拾得十分干净。铁三奶奶忙着抱柴禾烧水沏茶，等他们几位喝着茶，说着话，就躲出去了。这里，刘二爸就对铁三爸说了："我们东家让我给您送车子送肉，您也不问问，这肉多少钱进的，您卖多少钱？明天我来，

再给您帮帮忙做个小买卖。说真的,生意经营好了,每天也不少卖,钱也不少挣,你们夫妻两个吃饭不成问题。"三爸答应:"刘二爸,我没做过买卖,您可能也看得出来,我连吆喝都不敢,反正慢慢来呗。"海川、王伦二位这才说话,王子延一抱拳:"铁三爸,我们听刘二爸说了您的事,都很感动。您来到北京城举目无亲,因祸得福、遇难呈样啊。咱们总算有缘,冯永志跟石玉山两个人也都是好朋友,您赶上了。他们是跟您闹着玩呢,这会儿也很后悔。我们来是想跟您交个朋友,将来咱们还多多亲近,您冲着我王伦了。我那小字号在骡马市,今后您短着什么,丁大爸和张爸这些人照顾不到的时候,您可以找我去,我王伦一定帮助。您做小买卖真的不成,到我茶叶铺去,看个门儿都可以。这位是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哎哟喝!童侠客爷,久仰您的大名,想不到您的贵足莅临贱地,我铁木金不能好好地招待您。"海川连连摆手:"铁三爸您别客气。我们虽说是萍水相逢,可一见如故。我这次来,跟您交个朋友,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您可以找我去!"

铁三奶奶在外间屋全听见了,很受感动。虽然说都是生朋友,坐下来一谈比亲人都亲。哥儿们弟兄到了时候,都能跟你分了家,兄弟把几顷地全卖了,哥哥们能够不管,可你瞧这朋友,都是热心肠,我们铁三爸算遇见好朋友了!三奶奶心里很感激。又听海川说:"吃饭不成问题。将来对了机会,您能给我把丁大爸介绍介绍吗?我童林愿意结交这位朋友。"铁三爸忙说:"侠客爷,我哥哥上通州了,过几天他回来。这样吧,什么时候他回来,什么时候我到您府上去。"海川答应了。

说了会儿话,海川告辞出来,穿过骡马市到虎坊桥后,海川想:借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上大栅栏双龙镖局分号看看去呀?落地燕子张雄在这里当了掌柜的,我一个作师爷的从回来也没到那儿去一趟,应当打听打听杭州的情形怎么样?王爷去杭州怎么样?可能他们往来有书信。这样海川进了五道庙,顺着李铁拐斜街去观音寺,顺大栅栏西口进来了。

双龙镖局座落在大栅栏东口路南。来到双龙镖局门口一瞧,大门开着。两面的走马门往里还很深,几层院子。上有文灯,下有懒凳,大门里懒凳上坐着七八个彪形大汉,双龙镖局镖旗子在门口随风飘舞。海川到门前迈步往里走,这几个大个都站起来了,点头哈腰:"这位爷台您找谁呀?""众位多辛苦,我家住在北城根固山多罗贝勒府,我姓童,名字叫童林。""哎哟!侠客爷,知道您呐。我们给您请安了。"大家"嗯啦啦"过来请安。海川一一答礼相还。"我听说张雄在这儿呢。""不错,我们给您通禀一声。"时间不大,张雄就跑出来了。他二十来岁,重眉毛,大眼睛,显得很稳重。张雄抢步进身,跪倒磕头:"哎哟,师祖爷,孙男给您行礼了。"海川赶紧伸手相搀:"张雄啊,你起来。最近挺好的吗?""谢谢您的关心,托您的福还不错,孙男也没到您府上去请安,请您海涵。走吧,您先到客厅休息。"

来到南客厅,二人坐下。底下人献上茶来,海川喝了一碗茶,问道:"杭州的事怎么样啊?""王爷在杭州身体挺好,跟众位师爷爷一起练艺呐,听说几种剑法他都练得挺好的。西方老侠于爷爷也去杭州了,据说年底还回北京来。听说武林道出了一件特殊的事,孙男我知道不详细,将来您会知道的。可能今年不行了,明年要在蟠桃宫这儿开亮镖会,到底为什么?大人们的事情,孙男也不敢多打听,我也说不清。我师大爷在年下来了,保着镖来的,也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后来他就回去了。杭州最近没什么信。您身体好?众位小叔们身体都挺好的?"别看张雄年轻,说起话来,对江湖武林道的事情,说得根根本本,海川很高兴。说话工夫不大,海

川起身要走,张雄赶紧拦住:“您别走了,我让厨房给准备饭了,您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海川也没推辞,张雄陪着海川吃完了饭。

定更天过,海川告辞。街上人少下来了,海川一边走一边想:一个年轻人,经过几场事,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张雄年轻轻的,当了双龙镖局北分号掌柜的,这就很不错了。当然,他有师父、师祖父这杆大旗罩着,将来这个小孩错不了。想到这儿,也想到自己这几个弟子,刘俊不用说,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五个孩子分不开,原来的把兄弟现在又是师兄弟了,他们一块儿好好地练。这一次没把兵刃谱买来,下次我还得给他们买一套兵刃谱。

顺着小桥海川往东来,路静人稀,天很黑,海川一个人溜溜达达往前走。走到深沟胡同北口,突然有一种声音,好像是军刃碰到什么地方了,“啪!”虽然发自院里头,,海川耳音好,他听见了。嗯?海川站住后,仰头往四外瞧:夜静更深有刀声响,又没有别的声音,我得看个究竟。他看了看路北,是个深宅大院,显不出灯光来。海川回过身往路南看,这是一个小室小户,三间房,一个门楼,这院里好像有灯亮。海川一看门外没有人影,微然一提气,单胳膊肘一跨临街墙头上来了。南房三间,东西各一间,灯亮出自东房,好像声音也是从这边来的。海川一飘身要下来,突然想到:要是有狗呢?他伸手在墙头上抠下一点灰皮来,往院里一扔,“吧哒”一见响,没有动静。海川这才一按墙头,飘身形下来了,落地无声,蹑足潜踪蹲着走到东房的窗户台下,左手一按窗台,右手用小拇指的指甲盖把窗户纸捅了一个小口。海川往里一看,呀!好危险呐。炕上躺着一个年轻妇女,也就二十多岁,腹部隆起,已经成形了,可能怀着三四个月的小孩子。年轻妇女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海川一瞧明白,这是叫人家用了薰香了。这个妇女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炕沿那有一个皮夹打开了,里头有小钳子、小钩子、小镊子、小剪子、小刀子等,各种剖腹用的利器,炕沿站着两人,都是五十多岁了,一男一女,男的跟女的要夺刀,小声说话:“哎,我试试啊!今儿个很顺当,下手很快。你老不让我下手,我总是驾辕,怎么成呢?你不是教我多少次了吗?”老太太说:“你胡说,这是京畿重地,三步一个堆儿,五步一个栅栏,在北京城里作案得眼明手快,‘喊哧咔嚓’完了,咱们就一走,拖泥带水的万一出点事呢?”女的往回一拉,手里攥着一把一尺二的牛耳尖刀,这是开膛使的,一下碰到旁边的桌上了,“当啷啷”一响,哎呀!这一男一女两个人不是好东西呀。

绿林道管这叫盗取婴胎紫河车。那么紫河车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味药,就是小孩的衣胞。小孩在母体内,有个衣胞,生的时候衣胞破裂,小孩生下来,最后衣胞下来。据说人要身体虚就吃它,这是大补,这个东西叫紫河车。这两个贼人一杀母子两条命,他们要紫河车干嘛呀?配薰香蒙汗药。乔玄龄不就卖过这个吗?这药很贵,原因就是必须得用三个月左右一百天男孩的紫河车才成,小女孩的他还不要!他们干这个,懂这个,一瞧就知道这妇女怀胎几个月,还看得出是男胎或女胎来。绿林人、英雄豪杰最反对最讨厌的、见着了最不能容留、必须铲除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们一下手就是两条命。

看起来这家里没别人,就这么一位小媳妇,叫她赶上了。童林呐,你再慢一点可就坏了!海川思索至此处,见老太太就过来了,要上炕。海川赶紧来到屋门这儿,轻轻一推,一个箭步,“刷”地到了,一伸右手就把这行凶老太太的脖子给掐住了,一提拎她,伸左手一托她屁股蛋,照着炕沿下边“啪!”一摔,这下险些没把老太太给摔死。老头一瞧,啊!伸手要拿刀,还没等他拿刀呢,海川往前一抢身,在炕

沿那儿照老头儿的脖梗子上，"嘣"地一下，并食中二指就给他点上了。他投"哎哟"出来，"扑通"就栽到那儿了，海川下来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就把这一男一女捆上了。

海川往炕沿一坐："你们俩是哪儿的？说实话。"这两人吓得魂飞千里，魄散九重。老太太哆里哆嗦："我们是从四川来的。""奉什么人差遣来北京胡作非为？害人家母子性命？""这老头儿是我的老头子。他姓张叫张老，我姓杨。我们奉剑山蓬莱岛护国军师华图华亮羽的命令，来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主要就是盗取婴胎紫河车献给他做薰香蒙汗药，卖给绿林道害人，这笔钱补助剑山蓬莱岛的军饷。""仔细跟我说说。"老太太哆里哆嗦，颜色更变，若断若续才把事情说全了。

原来，康熙有个二哥名字叫富昌富宝臣。由于顺治死后废长立幼，越次传宗康熙做了皇帝，他二哥不满，私离北京，占据在四川剑州附近白龙江的西岸，有一片大山，三面临水，一面是陆地，特别险要，这地方叫剑山小蓬莱。富宝臣就在这里招军买马，聚草囤粮，养精蓄锐，手下高来高去的武林道士不下几百位，兵丁足有一两万人，势力浩大。这样就得有一笔钱，当然山里的军饷很充足，但是他害怕起事的时候还是不够。在山外住着一个老道叫九尾金蝎道华图华亮羽，是他的护国军师。侯老侠在金银乱石岛战船上杀了的那个紫面分水鳖乔玄龄就是华亮羽的弟子。

"你们俩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德胜门外关厢一个小店里。我老头子动手本利落，他还没干过，当然我是老手了。""你们怎么样招引妇女？""我就指着卖野药。有一次我带着虎撑来到这个地方，这小媳妇一拉门出来了，我问她，她说她家里就一个婆婆，丈夫在鲜鱼口天成斋鞋店做事。""嗷，那么她怎么就上钩了呢？"我一瞧她这个肚腹看得出来，是三个月左右的小男孩儿，正是我应该下手取的紫河车。她问我：'你都卖什么药，看什么病？'我说：'凡是妇女小孩儿的疑难大症，尤其是妇女怀胎诸症我都能治。'她说：'婆婆今天上街坊家斗牌去了，你进来吧，我爷们也不在家。'她把我邀到了屋里头，跟我说吃东西老呕吐。我说：'你怀小孩子，不过你这胎气在里头很不正，你得吃药。'她说让我给瞧瞧。我想这倒是个好机会，便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她说：'我爷住在柜上不回来，我婆婆天天斗牌去，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在家。''那么这样吧，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等着我，我来给你治治病。'回到德胜门小店，我跟老头子张老说好了，今天晚上才来的。轻轻一叫门，小妇人把门开了。我让她先把屋里东西收拾一下。我老头藏在墙旮旯，把街门关好了才进来。我跟她说：'给你带药来了。'其实这就是蒙汗药，我拿出一点药来，她一闻当时就躺下。我把老头子叫进来，准备下手，没想到好汉爷您来了。您饶我们的命吧！"

海川一咬牙问："身上还带着什么呐？""身上就是这些个器械。""你们作了几案啦？""刚到北京头一案，我们还没得手呐。"海川撕他们两人的衣裳，就把这一对狗男女嘴给堵上了。一看茶壶、里有点凉白开，拿过来，含了一口照着小媳妇脸上一喷，这小媳妇缓醒过来了，她折身坐起来就吓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海川安慰她说："这位大嫂子，你的丈夫和婆母都不在家，你怎么能引这种人到家里来？这对狗男女不是好东西，他们刚才让你闻了薰香药，想趁你昏迷的时候，把你杀了。他们是要取你身上这三月婴孩的紫河车。你们一死就是两条命啊！"年轻妇人感激地说："好汉爷，我哪知道这些事啊！我给您磕头了，您救了我的命啦！""你婆母在哪啊？把你婆母赶紧请回来。"小妇人哆里哆嗦穿鞋下地，砸开街坊的

门,把婆母请回来。老太太到家一看就傻眼了。海川说:"你可是这家的主人?白天儿媳妇在家,你斗一会儿纸牌解解闷还可以,为什么晚上还要一夜一夜地赌钱啊?看看这漏子,险些把你小孙子的命都要了!"吓得老太太晕了:"我明儿再要钱剁手!现在您说怎么办?""我把他们俩已经捆好了,跑不了啦。我马上到鲜鱼口去,砸开天成斋鞋铺的门,找着你儿子,然后回家有什么话再说。""哎哟,好汉爷您真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修好积德。我们婆媳给您磕头了。"

海川出来,过了大街又回大栅栏了,来到双龙镖局分号门口,落地燕子张雄出来了:"哎哟,师祖父您又回来了,您进来吧。""我不进去了,刚才我赶上这么一件事。"如此这般一说,最后海川说道:"这小媳妇的爷儿们就在你们对过天成斋鞋店,我想您跟本地面都很熟,这件事必须通知东珠汛,让人家守备衙门派人去,把这一对男女带走,领国法,受王章,该什么罪领什么罪。这件事情交给你吧。天气不早了,我得回家。""这个好办,您甭管了,我马上就办。"张雄把这件事答应下来,海川可就省心了。张雄等海川走后,拿名片请官人办理此事。

海川一个人由双龙镖局门口往东去,到大栅栏口这儿正想着怎么走,突然一眼瞧见正阳桥五牌楼石底座下蹲着个人,冲海川晃身子,竖大拇指,那意思:您请过来。海川离得远,看不真,心说:这人是干什么的?海川一伏腰就追下去了,越走越近。这个人看海川追下来,他扭头就跑,顺着护城河的河沿一直往东,脚底攒劲,"沙沙沙沙",海川一想:嗨,你叫我,我来了,我快到了你又跑,你跑得了吗?海川微然一塌腰,施展十二字的跑字功,脚底攒劲,"沙沙沙沙"。快极了,夜色蒙蒙下,跟一缕清烟相仿。前头这人"燕子三抄水",越过了护城河,来到城墙根底下,"蹭蹭蹭",蹬着城墙缝上去了。海川上城墙不算什么,施展"狸猫登树枝"的功夫也上去了,来到城墙上,借着星月的光华,可瞧出这人的眉目来。这人个儿不高,身上也穿着一身土黄布衣裳,看不见脸儿。这个人顺着城墙一直往东,海川这么快的脚程,瞪着眼追不上他,海川犯了犟劲,我非追上你不成。结果追来追去,顺着城墙由崇文门往东再往北,走朝阳门奔阜城门,还往南来,顺着西便门过来,走宣武门奔正阳门,又回到崇文门。这个人,整领着海川走了一个里城的四十里!等到了崇文门,这个人突然间顺着城墙下去了。他是谁呢?得了,天也不早了,我回家再说吧。海川到家也没叫门,越墙进去奔功房。房内点着灯,小哥儿几个那正练着呢。一夜无话。

第二天,海川吃完早饭跟刘俊商量:"刘俊呐,你还是带着你的师弟好好用功,我惦着再给你们买一套兵刃谱,昨天没买到,我还得去一道前门。""行啊,师父,您去吧。"拿了把桑皮纸的扇子,海川从家里就出来了,溜溜达达一直奔前门。他先来到琉璃厂老二酉,真买了一套兵刃谱,这套兵刃谱的军刃、内家、外家以及各种出奇百怪的军刃,都有图样和说明。海川左手抱着兵刃谱,又到了前门大栅栏。干什么来了?打听落地燕子张雄办的那个事情怎么样了。张雄把师祖父接进去,把那事情细说一遍:"我找着她的丈夫,让他赶紧回家。接着,东珠汛官兵守备大人也去了,审问了犯人之后,把这两个人交顺天府。顺天府发下一道公文,叫各街各户都要留神这样一男一女的老头老太太,因为他们一共来了五拨儿,还有四拨没抓住呢。"海川听了听,很满意。

海川从镖局出来,照样到大栅栏东口。海川知道往南是天桥,什么金披彩挂、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全在天桥,非常热闹。我今天既然来了,为什么不逛一逛天桥啊?海川想到这儿,顺着马路往南来了。他走的是马路东边,走着走

着,前边围着一大圈儿人。海川想:这是怎么回事呀?等海川到那儿一瞧,是一个两间门脸的槟榔铺,里边是栏柜。栏柜的里头摆着槟榔摊儿,用木板搭起架来,一层一层,一溜一溜地摆满小笸箩,每一个笸箩里头都装满了槟榔。旁边还放着两副小铡刀,因为槟榔得用小铡刀铡。掉下的渣儿搁到笸箩里头,也卖。这渣儿也分几种,有肉子儿,有三角,不一样。有熟槟榔有生槟榔,有咸的有淡的,有不咸不淡的,还有甜的,样样俱全。

卖槟榔的是个小伙计,二十来岁,剃着黢青的头皮,一条大辫子,一身蓝,系着围裙。这工夫来了一个人,说话是南方口音:"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们这里卖槟榔吗?"小伙计一瞧这位,中等身材,双肩抱拢,四十挂零儿,三缕黑髯,黄白净子,修眉大眼,两只眼睛闪闪放光,一条大辫垂于脑后。身上穿着黄格纱袍,腰里系着凉带儿,凉带儿挂着眼镜荷包、槟榔荷包,手里什么也没拿,腰里头鼓鼓囊囊。看得出来,这个人有点洋洋得意。小伙计赶紧站起来道:"客人,您想买点槟榔啊?""啊,不错的,我要买一点槟榔。你们这槟榔好吗?""客人您看看吧,咱们这儿一笸箩是一百个,有整的有碎的。如果您愿意买整的让我给您铡开,我这儿有小铡刀。您看这一溜儿是咸的,这一溜儿是淡的,这一溜是甜的,这一溜儿是生的,这一溜刚炒熟。底下这碎的是崩刀儿,有三角儿,有肉子儿,您随便买。""我要买好一点的。""哎哟喝!客人,您大概刚到北京城,咱们北京城的人很讲究嚼槟榔,糟的谁要呐!"伙计伸手拿起一笸箩:"您瞧瞧,这都是整的,您只要捡出一个糟的来,我这儿槟榔您随便吃。"

俩人一说话,门口外头人可就围上了。哪知道这南方人正说着话,后头又来了一位,跟前头这位打扮差不离,也是瘦瘦的身子,但胡子是花白的,黄脸膛,长眉大眼,眼神特别足。腰里也有眼镜荷包、槟榔荷包,手里头什么没拿,腰里头也是鼓鼓囊囊的。这个人虽然没说话,看得出来,所有的习性跟前头那位差不离,二位相隔也不过半步远。

前边这位穿黄纱袍的说话了:"我来看一看,你不要吹牛,糟的我是不要。"这个人一伸左手,就在笸箩里头拿起一个生槟榔来。卖槟榔的年轻人很生气:"老客儿,您看看,有糟的算您白吃,一文不要。"他刚说到这里,这南方人食指拇指一捻,槟榔就成了面:"哎呀,混账东西,我说你的槟榔是糟的,你还要嘴强牙硬,这回你就信服了吧。"小伙计的脑筋都绷起来了。他想:自己用小铡刀铡都费力,他怎么不费力就捻碎了一个?小伙计满脸带笑:"老客,您就赶上这一个,再捻一个试试?""哎呀,你来看吧,哪个也是糟的。"说着他继续捻,每一个都成了细面儿。卖槟榔的可就怔在那里了,南方人越捻越来劲儿,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南方人洋洋得意,他捻一个,众人一阵笑,可他觉着这些笑声,不是夸他捻槟榔,好像笑他身后边,人们的眼神也往他身后看。他心里纳闷,什么人在我的后面捣鬼呀?他往后一看,人群里站着一位穿蓝纱袍的,再看自己黄纱袍的后摆,可了不得啦,自己捻一个槟榔,有人在自己的后摆上捻一个窟窿,自己捻了三十来个槟榔,可后摆也成了筛子底啦。他想,一定是这位穿蓝纱袍所为。好武好练的都明白,捻槟榔是鹰爪力的功夫,海川在人群里抱着兵刃谱也看见了。鹰爪力在海川的眼里并不新鲜,一个真正的武术家可以说都会,捻槟榔是手捻坚硬之物,并不新奇,可后边的这个捻柔软之物,就比前边的这位高得多。前边这位现在后悔了:北京城乃藏龙卧虎之地,自己不该当众逞能,哗众取宠,指望露脸,实际是现了眼,以为自己要笑旁人,实际是旁人要笑了自己。他约摸捻了人家三十几个硬槟榔,一伸手从纱袍

的兜里掏出银子包来:"哎呀,小弟弟,我是跟您开个小玩笑,槟榔都是好的,没有一个糟的,我来赔你钱。"海川看见他这银子包,是蓝绸子包的,里边有两层小油绸子,都是碎银子。他左手拿出一小块儿白银交给小伙计,右手拿银子包往兜里装。没想到小伙计很公正:"老客,您没买我的货,我不要您的钱。"这老客一看小伙计不要,他往兜里放银子包的右手马上伸出来拦:"你应该要的。"而就在这眨眼的工夫,后边这位也往东一转身,用左手的拇指,隔纱袍往上一挑,这银子包就出来啦。他右手一抄,放在自己的兜里,但这么多的人并没有看见,只有海川看见了,心说:银子包被人家偷了,看来这件事情非闹大不可。穿黄袍的扔下银子分人群往南,穿蓝袍的也尾随于后,海川定要看个究竟,抱兵刃谱也跟下来。他们一前一后往南过了珠市口再往南,路东里临着街有座两层楼的酒楼——太白楼。

海川瞧着前边这二位进了饭馆,自己也觉得腹中有些饥饿,他也进来。一个伙计过来:"爷台上楼吧。"海川用眼睛扫视,刚才二位一定是上楼了,海川点头,伙计就喊啦:"楼上看座位。"海川来到楼上,一看靠东边楼窗的桌子这儿,捻槟榔的刚刚坐下,靠旁边楼窗还有一张桌子,海川可就坐下了,放好兵刃谱。伙计过来擦抹桌子问海川:"爷台用什么菜?""伙计,你给我来四两烧酒,随便来四个菜,然后来四张家常饼,一碗酸辣汤。"时间不大全都端上来,海川一看这四个菜:一盘清炒虾仁,一盘油爆双脆,一盘葱爆羊肉,一盘焦熘里脊。那二位也各自要酒要菜喝上了:"哎呀,伙计。"伙计赶忙过来:"爷台,您的菜不够吃啦?"这捻槟榔的点头:"你再给我要一盘炒苜蓿肉。""好的,您稍候。"伙计往楼下走,正路过穿蓝袍的桌前:"哎呀,我说伙计,你也给我来一盘苜蓿肉。""好啦。"一会儿,一大盘炒苜蓿肉端上来,这盘儿是穿黄袍那位的菜。穿蓝袍的道:"哎呀,把菜嘛给我留下吧。"伙计乐着摇头道:"您的这就炒好,很快就给您端来,这是那位爷台要的。""哎呀,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老乡亲,是朋友,你只管放下。"伙计只好放在桌上,刚要走,穿黄袍的力把赶车——翻啦。"混账东西,我要的菜为什么给他呀,简直不像话!"穿蓝袍的站起来道:"哎呀,老兄啊,不要动怒,不要紧的,我们是朋友嘛,没有关系的,过来吧,我们一起来吃。""哎呀,老兄如此讲话,倒显得我的性子急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伙计,请把老兄的酒菜搬到我这旮里。"穿蓝的反而和穿黄的凑到一起了,又要酒又要菜,吃得兴高采烈。海川已经吃完,要看个水落石出,他没走。这时候二位也吃完饭,伙计一算账说:"爷台,您二位一共吃了一两五钱银子,小费在外。"穿黄袍的伸手接账单儿:"哎呀,好便宜呀,账嘛由我来付。"穿蓝袍的一听:"哎呀,不对了,帐嘛是由我来付。""不对,不对,我接的账单子我来付钱,老兄,你要不叫我付钱,我就是个混账王八羔子。"穿蓝袍的一听:"老兄起了誓,我就谢谢了。"穿黄袍的这位伸手就拿银子包:"哎呀,我的银子包哪旮里去了?老兄啊。""哎呀,怎么的了?""我的银子包不见了。""好了,没有关系,我来付钱。"穿蓝袍的伸手一掏,拿出一个蓝绸包来,穿黄袍的一看,心说:这是自己的银子包啊!便道:"哎呀,你这银子包是我的,看来你捻了我的长衫,又偷了我的银子,这样奚落于我,很是不应该的。"说话就要动手。穿蓝袍的先给了饭钱,然后掖起银子包来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付了您的饭账,你还要血口喷人嘛?要打架我们到外面。"说着一按窗台,"噌"地一下就蹦下去了。

这后面是草市,穿黄袍的跟着也蹦下去了,海川也抱起兵刃谱飞身形下去了。海川看这两位一直往南,到了龙须沟,他们飞身过沟,海川也过去,好在这地方是贫穷人住的地方,没人看见。直到天坛根儿下,那二位拔腰越墙而过。海川抱着

兵刃谱也飞身过去,看二位往南,来到天坛的西南角大树林里。等海川到那儿,那二位打上了。穿黄袍的使一对亮银练子钹,二尺四寸的钢练儿,皮挽手,前边是个五寸圆的单钱,大肚儿窄边,如同乐器里的钹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大,周围的边儿非常薄,锋利无比,双手一抡,"哗楞哗楞"能见响儿。穿蓝袍的使用一对练子镢。二位各自施展蹿纵之技,打得难解难分。海川慢慢地藏在一个砖垛的后面偷看,二位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海川看入了神,一想:他们都是正人君子,绝非歹徒,自已身为侠客,怎能坐山观虎斗,袖手旁观?这样有亏侠义道的天职。思索至此,海川往起一站身,突然,吓了一跳,好像有人用手揪自己。海川急回身,后面无人,仔细一看,不由得面红耳赤,自己蓝布长衫的底摆上,有人给拴了一块半头城砖,用头绳儿拴住。再一摸自己的辫穗儿,不知什么时候,也被人家给掐折啦。哎呀,海川脑盖儿都紫啦,自己的跟头可栽大啦!他正在两眼发直,忽然在南面一个砖垛的后面有人探身,冲海川一招手。海川抱着兵刃谱,飞身形纵出去。再看这个人撒腿就跑,"柔柔柔,沙沙沙"。海川伏腰追下来。前边这人一边跑一边竖大指,好像是很佩服。他们前后越过坛墙,再上城墙。海川一瞧,嘿!又要领着我溜上城墙上。果然那人前面跑,海川后面追,一直往东。过了蒋台门,拐弯奔沙窝门,到东便门、齐化门、东直、安定、德胜,顺着第一次的路,直到哈德门。这里天色黑下来了,结果这人又没了。海川站在城墙之上,心里难过。自己想啊,江南七省,人才辈出,我童林没栽过跟头啊,没想到在北京自己的家门口,我这跟头栽了!回家吧,顺着中心马路下来,到了栅栏门,拔腰过去,顺着哈德门里大街,可就奔东单了。

满天星斗,夜风甚凉,路静人稀。海川一个人过了东单,在马路口东面往北走在黑暗影里头。突然间,他发现西面有条人影,在房上蹿纵跳跃,滚脊爬坡,身法很快。海川一看,哟,是刘俊!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兜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绢帕包头。他斜插柳背着个包袱,身后背着厚背雁翎刀。海川心里有个偏想:我不在家,你不带着师弟们练功,大晚上的穿着夜行衣,你想干什么呀?要在北京城胡作非为么?北京城里各大王宫、各大臣府里有的是珠宝,有的是美女。你要胡来呀,那我可得宰了你。想着,就跟上去了。

海川跟到金鱼胡同的胡同口,这么一瞧,哟,金鱼胡同!正记茶叶铺的经理王子延不是在这儿住吗?对!去他家。王伦在路南住,大门关着,走马门也关着。只见穿夜行衣的人拔腰上了王伦家的房,海川也拔腰上了房,心想: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我可得管。海川往底下一看,好像这下头是底下人住的地方。只见夜行人蹿纵跳跃,又上南房往里,可就到了王伦他们的正院了,也就是第二道院的南房后坡。海川慢慢地右手撑中脊这么一看,嗯,这个人从北面的墙下去了,他把刀亮出来,蹑足潜踪,在院中各处窥探。海川一瞧那架式又不像刘俊,心里疑惑。同时海川又发现人了,东房上一位,西房上一位,影影绰绰,好像是天坛动手的那二位。东房上是穿蓝袍的,西房上穿黄袍。二位可没看见海川。海川心说:这可是王伦的家呀,要说王伦在北京也是数得着的武术家呀!现在房上头有仨,院子里有一个,可你王伦连影都没有,你算什么武术家呀!再瞧院子里这个人,顺着西房往北来,走到西房墙角这儿,突然,有根蜡杆枪照着夜行人就一枪,夜行人往后一坐腰,"蹭"就到了当院。打北山墙一拔腰出来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威慑的力量,用枪一点道:"大胆贼人,竟敢到我王伦家中扒闹,你这是飞蛾扑火,自找死路,还不扔家伙被擒吗?""唰"!一抖枪可就到了。夜行人一借步,用刀一架,往外

一推,刀走顺水推舟。王子延前把一崩,后把一压,用枪一崩他的刀,紧跟着上右步,枪把就顺着夜行人的腿部打来,夜行人脚尖一点地起来了。王子延的功夫好呀,一转身右腿往左插,这身子可就转过来了,"啪"一扣枪,枪尖就奔夜行人的后脚跟扎来。夜行人一斜身,这一枪如果扎实了,能把夜行人扎死。但是,枪尖只是在这个人的胯骨上一点,往上跟步,"啪"地一脚,把夜行人踹了个跟头。再看这夜行人,就地十八滚,"咕噜"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一长腰上东房。没想到东房上站起一个人来,南方口音:"林宝,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哗啦"一抖链子双镢,一转腕子,照着这个夜行人的脑袋就砸下来。夜行人刚上来,身子还没站稳呢,就这么一晃悠,往后一闪,人家跳脊长身一脚,就把他踹下当院。夜行人知道王伦在下面呢,一拔腰几个跟斗,"噌噌"又奔西房了。没想到西房上也站起一个人来,掌中"哗楞楞"一响:"哎呀,混账王八羔子林宝,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刷刷"地一下,链子钹就到了,这个夜行人一矮身,人家一抬脚,对着这个夜行人的胸口,"啪!"又把他从西房上踹下来了。夜行人知道要坏,一打腰,脚尖点地"噌"地一下,又上南房,跃脊后坡,他要跑。没想到南房坡这儿,也站起一个来:"朋友,这官司你打了吧!"正是海川。这个贼人一瞧,心说:院里这位可以,东西房上甭说,自己已经吃亏了,只有南房这位是个老实人,我就从这儿跑。他抡起刀,往海川头上一砍,海川抱着兵刃谱,右手一叼他的腕子,一个"金丝缠腕"给叼住了,拿右脚一踹他,"嗵"地一下,这小子就趴下了。海川在南房上对下面的王伦高声叫道:"王伦王掌柜,认识童林吗?凶手我给捆住了。""哎哟侠客爷。""哎呀,哪旮的侠客爷呀?"东西房上的二位可就愣住了。这二位是谁呢?被困的这位又是何人?

原来在浙江省会稽郡北门里住着一位老镖师,姓袁,叫袁泰,人称神镖手。神镖手袁泰老伴已经去世啦,他是个老镖行,会一趟刀法,叫六合刀,上中下走三盘,三十六式。会打穿梭毒药镖,家传独门配的毒药,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十分厉害,夜晚之间打香火,百发百中。老头儿因为年岁到了,辞了镖行不干了,老人有一个姑娘,今年才七岁,叫秀英。姑娘长得十分伶俐,也很俊俏,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老头儿也教女儿能耐,盘腰、弓腿站架子,教拳脚,也教刀棒。但是老头儿重男轻女,总觉着自己这点儿绝艺传给闺女,将来有什么用呢?再说自己又这么大的年纪,家无三尺应门之童,老头儿心里头有点儿不痛快。有一次老头上街,发现了一个小孩。这小孩也就在七八岁,沿门乞讨,时值夏日,孩子满身直招苍蝇,长了一身的脓疥。但看这孩子长得不错,他住在买卖人的厦子棚底下,这厦子棚没门没户,就这样,人家都轰他,他太脏。老头袁泰看着怪可怜的,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便掏出几个钱来对孩子说:"得了,你呀,找个地方吃点饭,能换件衣裳就换件衣裳。"袁泰回家了。

过了没几天,南门里六和绸缎店掌柜的,章成锦章老先生来了。他在南门里还是个大户,跟袁泰老哥儿俩最好,而且都善于下围棋,所以走得比较近乎。到这里一叫门,小姑娘出来把门开开:"哟,章叔来了。""嗽,你爹在家吗?""在,您进去吧!"章成锦来到了北屋。老哥儿俩坐下后,袁泰问:"有事吗?""给您提点事。每常咱们老哥儿俩坐到一块,提来提去就是说孩子太小,又是个姑娘。您总想要个小男孩儿。""是啊。""我给您介绍一个,您愿意吗?""谁呀?""在大街上要饭的那个,长了一身脓包疥,都臭了。他是咱们鼓楼前林儒生家的孩子。"老头一听就不大乐意了。林儒生是个财主,在本地还很有名,就因为他的行为不正,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最后,把全部家财都花尽了,两口子穷死了,剩下这么一个八岁的孩

子,名叫林宝,就是袁泰前不久看见的那个孩子。一提是林儒生家的孩子,人家老街旧邻都很讨厌,因为他们家有钱的时候没帮过谁,黎民百姓对他很不满意,背地里没有不骂的。现在林宝一身疮疥没钱瞧,所以就落到这种地步。章成锦劝说道:“哥哥,他父母不好,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哥哥家里又没人,我想把孩子叫来,您花俩钱给他瞧瞧,让他有饭吃了,就是救了他的命了。我看他待您将来也错不了。”老头袁泰怎么想呢?林家的孩子我根本不应当要,因为他的父母在本城人缘不好,为富不仁。可是瞧这孩子也真可怜,得了!要了不就完了吗。姑娘秀英也说:“爹呀,把这小孩找到咱们家得了,跟我一块玩也是好的啊。”这样,章成锦就把林宝领到袁家。老头先给他打打辫子,剃剃头,洗洗身上,换了件衣裳,请妥当的先生每天来家给他上药治病。万万没想到,此举引狼入室,招来横祸飞灾!

第四十四回

慈父心三次饶林宝　豺狼子毒镖打恩师

上回书说到神镖手袁泰引狼入室,恩收林宝,请医生调治他的疾病。足有半年的工夫,林宝病体痊愈。人家袁家父女对他照顾得又好,吃得又合口味,使这孩子很快恢复了正常发育。林宝长得十分俊美,跟秀英姑娘青梅竹马,整日相随,尽情玩耍,他比姑娘大一岁。这天,老镖师袁泰非常高兴:“林宝呀,你愿意学武嘛?”“孩儿当然愿学,可是谁教我呀?”“嘿嘿,老夫就会武艺,你在我家这段时间,我看你还不错。得啦,我收你做个徒弟吧。”林宝非常高兴,急忙趴地下磕头。

打这天起,袁泰给孩子盘腰窝腿站架子,慢慢地又教他打拳、军刃。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是十年。林宝十八岁,小伙儿长得很体面,又有一身的好武艺,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儿叫“白玉人”。

姑娘也十七了,出落得跟水葱似的,也有一身好本事。但是袁泰把自己拿手的刀和镖都教给了林宝。老头满意地对林宝说:“再过二年哪,我就把闺女给你。将来生儿育女,就续林、袁两家的香火。”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林宝跟本城的一些坏人勾搭在一块儿,黑天白日背着师父要钱。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对赌博没有经验,非输不可呀!输了有几百两银子。这件事叫章成锦知道了,马上找了袁泰:“哥哥,我听说林宝这孩子在外头身染下流不学好,功夫虽然不错,但他净上赌场儿赌钱去呀,不是押宝就是推牌九,您这日月房子地跟着动啊!您应当好好儿地教育教育他。”老头儿想了想说:“是得教育。”

有一天吃完饭,袁泰知道林宝上赌局去了,老头儿也跟着去了。进屋叫道:“林宝哇!”林宝脸色儿都吓白了,街坊邻居都认得袁泰。“哎哟喝,老镖师。”有叫大爷的,有叫叔叔的,有叫爷爷的。袁泰对这些人可说了:“诸位愿我这孩子不错,应当把我孩子引人正途。要钱,不是个行当吧?庄稼人土里求财,靠天吃饭,挣几个钱不容易,难道说就这么一、二、三、四、五门儿赌,把一年辛辛苦苦挣的俩钱儿都输光吗?嗨嗨,众位,大家喜欢,我袁泰管不了,只希望众位爷儿们今后别跟我的孩子一块儿来。”老头接着又问林宝:“你都短谁钱呐?”林宝说短谁短谁,轻轻一拢,二百三十多两。“好吧,都跟师父家里拿钱去。”老头儿到家里把银子拿齐了,

短谁给谁。打发走了众人,这才说:"宝儿啊,你在这儿十几年,功夫也很不错了。我又没仨没俩,秀英是个女的,将来支应我这门户,需要你啊!没想到你身染下流不学好,这可不得了!我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今后不再耍了。""您放心吧,师父!我不耍啦。"林宝好像一咬牙记住了,可没多少日子,故态复萌。他跑到宝局,又输了不少的钱。

袁泰知道了,又来了一问,短谁的、短谁的一说,又是一百八十多两银子,拿来还了大家伙儿。"我再说一遍,众位今后不要跟我孩子再耍钱了。"把林宝领家来,又规劝一番。不料想第三次他又耍上啦!老头儿可就急了眼,到宝局堵上了。"林宝,你怎么屡教不改啊?老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嘴巴:"你不争气呀!"说完了,转身形回家了。林宝一想:你姓袁我姓林,不错,你教我能耐,可当着这么多的人,你给我一个嘴巴,嘿!姓袁的,你太难为人了!

有一次,老头儿出去了,家里就剩下林宝跟秀英。林宝对秀英说:"妹妹,你看见没有?老爷子前些日子打我,我不往心里去,我的命是老爷子救的,我这身能耐是跟老爷子学的,饮水思源。再说老爷子也有话,再过一年半载的,给咱们两人一办事,将来生儿育女……"刚说到这儿,秀英把脸沉下来了:"你说这个干什么呢?让我嫁给你,告诉你,绝不可能!""哟,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不乐意吗?咱们俩一块儿,耳鬓厮磨十年了,我林宝是怎么回事儿你也知道……"说着,他就要动手动脚。正在这时候,老头儿袁泰进院了:"秀英啊!""哎,爹爹。"吓得林宝一哆嗦,抓个茬儿出去了。姑娘见着老头儿,眼泪下来了:"爹呀,今后您少出去,我瞧他可有点儿行为不正啊!"袁泰自信地对女儿说:"我看了他十年啦,不会看错,这个你只管放心。""爹呀,您应当听我的,您要不听我的,将来就要得苦果子啦!""没什么得苦果子的,谅他也不敢!"

当天晚上,老头儿来到前院,见林宝在屋里坐着呢。便道:"孩子,从你八岁进我的门,师父没拿你当过外人呐。你在我家一晃十年了,老夫我待你不错,原先我说过,我死以后让你掌管我的门户,把你妹妹许配给你,谁想你不成才。我看呀,如果你真不成才,原先的话就作为罢论。你翅膀也硬了,谋个衣食也不成问题,有你这身能耐也能吃饭,你走吧。"林宝"扑嗵"一下就跪下了:"师父,您别价,这是我在您跟前撒娇哪。您说耍钱的事,原先我也不干,他们非拉我去,现在孩子知错了。""嗯,要是这样嘛,还不错。"但老头从现在起对林宝的一切就有所监视,银钱上也有所控制。谁知这林宝花钱一紧,觉得有点为难了,凡是袁泰好的、厚的,他都暗中借了钱,最后还跟章成锦借了五十两银子。一晃日子不少了,他说还是还不了,章成锦就找来了,说:"哥哥,林宝背着您在外面跟我借钱,您知道吗?""啊!我不知道啊,他有什么花销?""他在外面借了有几百两银子,都随手花掉了。您这么小的日子可不够花呀!看来我把这孩子介绍给您是我的错儿。""不,不能这么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一是这个孩子他自甘堕落;二是愚兄我教育不严。"哥儿俩说了会儿话,章成锦就走了。林宝借了许多银子,干什么去了?原来,在西门外八里地有个小尼姑庵,这个庵叫"筛月庵"。老姑子吃斋念佛,只管念她的经。她收了个徒弟叫凤清,这个小姑子是个不守清规的女人,勾引了林宝,为了让林宝来去方便,就暗示林宝把老姑子给杀了。果然,老姑子一死,她自己就当了筛月庵的住持。

这天晚傍晌,林宝回来了。吃完了饭,袁泰也真沉得住气,说道:"林宝啊,这些日子师父也没问问你,你手头紧不紧?由于上两次你在赌局输了钱,师父我责

备了你，细想起来，老夫我偌大的年纪，只有你这么一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这不是多管吗？你手头紧吗？”“师父，这些日子，手头……”“说实话，紧不紧？”“不够花的。”“你都跟谁借钱了？”刚说到这儿，林宝“扑嗵”跪下了：“师父，我对不起您，没想到我又给您捅了不少漏子。我花钱跟流水似地惯了，就忘了师父的钱也来得不易。我跟您的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人家都看得起我，我可还不起人家。”“嘿嘿，不要紧，借了多少钱？”草草地拿笔这么一算，三百两左右。袁泰不露声色地道：“孩子，钱，咱们该知道来得不易。老夫我这么大年纪，打你八岁把你领到这儿，教给你文武两科技艺，虽不指望让你三十年后望子敬父，但我也希望你有能耐谋一席之地，早晚有碗饭吃，不至于冻饿而死。没想到孩子你沾染下流，越来越坏。亲戚朋友能随便借钱吗？我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明天，咱父子俩还账去。”

第二天一早起来，老头子拿着银子，跟着林宝还账去了。到哪个朋友那儿，都抱歉赔礼，把银子还给人家。林宝表面上服从，实际上他心里暗暗咬牙，袁泰呀袁泰，你这么大年纪，行将入木，难道说你忘了死吗？将来你这家产是我小太爷林宝的！你的闺女是我的，难道你忘了吗？小太爷花你俩钱你还有点不乐意！林宝暗暗记恨在心。时隔数日，一天吃完早饭，老头到城北访朋友去了。林宝见袁泰走了，内宅只剩下袁秀英。林宝转身往后走，越过屏风门，直奔北上房，挑帘栊进来一看，姑娘正暗自悲泣呢。秀英想：林宝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虽说爹爹把他欠的银子都给还了，可他还经常招摇在家里，既然如此，爹您怎么能撇下女儿一个人在家里呀？姑娘正想着呢，见林宝进来了，红脸地道：“师哥，老爷子出门了，你怎么不在外面应着门户，到内宅来干什么呢？”“妹妹，你这儿干什么呢？”说着，乐呵呵地就偎上来了：“嘿嘿，妹妹，你明儿给我做双袜子吧。上次我跟你说过，老爷子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我了。我看妹妹咱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你跟老爷子说说，择个日子，咱们俩办了婚事就得了。”这时，林宝双手一搂，就把秀英抱起来了。姑娘心里怦怦直跳，气生两肋，用手指点：“林宝，你这人面兽心的坏东西！我爹爹待你像亲生儿一样，你忘恩负义！你给我出去！”姑娘正言厉色地骂他，林宝反而乐嘻嘻地道：“妹妹你骂我，可我疼你，不往心里去。妹妹，这会儿正是个好空儿，你就跟我……”说着，就把秀英抱在床上糟踏了。

猛然间，院子中有人说话：“姑娘，你师哥上哪儿去了？”这一下差一点儿没把林宝给吓死，正是神镖手袁泰回来了。原来城北仁义屯，有个武术家跟老头子是过命的朋友，此人姓任名元，江湖人称“清风羽士”。任元不仅是内外两家功夫好，而且人品也好，学问也好，并且他使一对亮银链子镢，功夫玄妙。老头是访他去了，想把自己的事儿跟任老义士提提，出了城门一琢磨：哎呀，袁泰呀，你这么大年纪老糊涂啦，林宝已经不是个好东西了，你怎么还给他时间呢？万一姑娘受了他的什么侮辱，十七十八的姑娘，你让她是死呀还是活呀？想着就回来了。过后院一喊，林宝出来，“噌噌噌”地往前面跑，袁泰来到房中一看，姑娘落泪如雨。问：“孩子，你怎么了？”姑娘只是哭。出了这种事情，姑娘怎么能启齿呢。老头问急了，道：“孩子，你怎么就不说呀？”“您还让我说什么？我这么大的姑娘受了他的侮辱，难道说我还能活着吗？爹呀……”神镖手袁泰明白了，不由地怒从胆边升起：“林宝，小畜生，我待你这么好，你怎能恩将仇报呀！”袁泰转身来到前厅，挑帘栊进来。林宝心怀鬼胎，见老人家脸色铁青，林宝明白了。袁泰破口大骂：“你这个衣冠禽兽，我待你这么好，你却恩将仇报。你这个恶贼！”说道，一拳打将过去。林宝却“噌”地把镖掏出来，一抖腕子，照袁泰投过去。“砰”地一镖，正打在老袁泰的哽

嗓咽喉上,"啊!"一声惨叫,老英雄一晃身,"扑嗵"一声倒地身亡了。姑娘正从后院赶来,眼珠子都红了,忙操起一把刀:"林宝哇,想不到你恩将仇报,一镖将我爹爹致死!我跟你拚了!"蹿过来就给了林宝一刀。林宝往旁一闪,拿刀一挡:"丫头,你还要跟我动手吗?乖乖地俯首贴耳嫁给我,咱们就说老头得病死了。不然的话,你还跑得出你家小太爷林宝的手心吗?"姑娘蛾眉倒竖,杏眼圆睁:"林宝,我功夫不如你,我只有到阴曹地府去告你。"说完一掉脸,往台阶上头朝下"叭嚓"一声,只见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大姑娘碰阶而死。

镖打恩师,逼死师妹,林宝一想,我快走吧。他从老头银柜里拿了不少银子,放在包袱里,斜插一背,把刀带好,飞身形上房就跑了。没想到清风羽士任元来了,他将近六十,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功夫好,没带兵器,就带了点钱,打家里出来,溜溜达达直奔会稽城。顺北关进北门,就来到了袁家门口,轻轻地一叫门:"哎呀,林宝,我说开门呐!"叫了好几声,也没人言语。任元一想:这是怎么回事?"老哥哥你把门开开,秀英姑娘,你把门开开!"喊干了嗓子,没人言语。任元就奔后墙去了,看了看四外无人,一拔腰就上了墙,心说:他们家不能没人吧,老哥哥不在家,林宝不在家,还有侄女袁秀英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等老人下来一瞧,可把任元给吓坏了,袁泰哽嗓咽喉上还插着一只镖。任元自语道:"这个贼人弃凶逃跑,真乃可恨!这是哪一个干的?我不能在这儿呆着,得快把地方找来。"

北门里的地方姓韩,叫韩高生。时间不大,把韩高生给找来了。"哎,任老义士爷,您有什么事?"街坊邻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婶子大娘,有摇头的,有掉泪的,有看着姑娘素常以往挺不错的,怎么死了呢?任元道:"哎呀,韩高生啊,现在我看没别的办法,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赶紧去报案吧。"韩高生看了看这两具尸体,就直奔会稽城的县衙门去了。

会稽城的县太爷姓郑,叫郑文秉。郑大老爷二十五岁登科,二十八岁登甲,科甲出身,榜下用的知县。郑太爷两袖清风爱民如子。韩高生来到衙门口,门口这儿站着好几位官人。"哟,韩爷,韩爷!""众位辛苦,今是哪位值班呢?""今儿是王忠王班头。"韩高生一进来,值日班头王爷站起来了:"韩高生,你怎么这么闲在,有什么进财的买卖找我呀?""有进财的买卖我早找您来了,我这些日子手头紧着呢,没有进财的路。""那你今天来干什么?""今天我来报案。""你报什么案?""王头,咱们北门里出了两条人命。"韩高生如此这般,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王忠和几位官役脸都吓白了。王忠王班头转身往里走,刚到二门这儿,打里面跑出个书童:"哎哟,王班头,有事吗?""请问大老爷现在是在内宅呢还是在书房呢?""大老爷正在书房喝茶呢。"王忠来到书房门前站住,等里面传话。"进来!"王忠挑帘栊进屋道:"下役王忠请大老爷安。据北城的地方韩高生前来报案:神镖手袁泰是咱们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父女两人,不知道怎么的被人害死了,凶犯已逃走,地方上发现后前来报案。"郑大老爷听了一愣,一捋颌下墨髯:"想不到在我的治下出人命案了,老袁泰我可知道啊。人家老义士神镖手袁泰住在咱们会稽城,咱们这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马上让韩高生回去,准备验尸场,搭起棚来。传我的话,让衙役们准备大轿,马上带着书办、招房、仵作等前去验尸。"郑大老爷赶紧更换官服,头上戴着红缨帽,身穿七品四方补服,腰系凉带,青中衣,五分底的官靴。准备就绪,大家一齐往外走。韩高生已经回去了,王忠侍候着大老爷上了轿,由四衙陪着,带着三班人役,大班头陈虎跟着,一同来到北门里袁泰家的门口。

大老爷下了轿往里走,尸场上早已草草搭起了一个大棚,正当中的虎坐门楼,

就作为大老爷临时办公的地方。大老爷秉公一坐:"来呀,带地方。"韩高生赶紧来到切近:"地方韩高生请老爷安。""韩高生,起来讲话。"韩高生如此这般一说。最后,任元跪秉道:"我想为兄长报仇,为太爷完结此案,请太爷这里出票下来,我要做这义务班头。"县太爷道:"任元,果然你生就侠义之性,补国家王法之不足。很好,很好! 将来事成之后,本县一定重金嘉奖。仵作何在?""在。""马上验尸!"书办赶紧把尸格准备好了,仵作相验,书办填尸格。先验袁泰,把镖取下来,镖上还有字。再验姑娘,姑娘的身上没有什么伤,就是脑门子塌陷了,因为这是在台阶上撞死的。老头子是一镖给打死的,别处也没什么伤。一样一样填好了,这才交给太爷过目。太爷看完后,发现这镖上写着:白玉人林宝。"任元,这白玉人林宝你可认识?""嗷! 太爷,您怎么问起林宝来啦?""因为这镖上的字是白玉人林宝。""哎呀!"任元可急了眼了:"啊,太爷,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他本是本地林儒生夫妇之子。林儒生夫妇染上时疫而死,剩下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街上要饭,又长了一身脓疱疥,眼看着他病饿而死。我的哥哥袁泰把小冤家带回家中,治好了伤养好了病,又教他一身武艺,收作自己的徒弟。没想到屈指算来已经十一年,小冤家他忘恩负义,镖打恩师,逼死师妹,并且弃凶逃跑,实属可恶。太爷,准是这个混账王八羔子!"这时,乡亲们才知道这是林宝干的,各个都恨得咬牙切齿。县太爷命道:"你马上和乡亲们一起,埋葬父女俩,会同韩高生,共办此事。然后到公衙里领一份海捕公文。""好,太爷,草民听命了。"县太爷摆手,带着三班回转衙门,他立即写了一份海捕公文,可以越境,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算。盖上大印之后,交给任元,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二十两纹银:"本人钦佩你的行为,这作为嘉奖当路费,以捉拿贼人白玉人林宝,让他归案。""谢过大老爷。"任元把公文及钱都带好了,打官衙里出来。任元先围着这会稽城访了几天。

老义士琢磨,他杀了人了,也知道老百姓都恨他,他还在城里吗? 既然有海捕公文,我不如到外地去访。这样,任元回到家中安置了一下,禀明了老母亲,老太太也乐意。任元把链子镢带好,银两路费打在小包里,把海捕公文带好了,越境捕盗,可就从浙江往北来了。过了长江,来到苏杭三江地面,再往北走,来到徐州铜山,来到山东又到了北六省。走临清,奔德州,走河间,奔霸州,最后往北京来了。

来到北京城,住到关厢一个店中,每天查寻,万一在北京城把林宝拿住,也未可知。这天,任老义士爷来到了前门,看到前面围了一大圈子人,进来这么一瞧:前面有一个槟榔铺,看见一个穿黄格纱袍捻槟榔的。任老义士爷心说:只不过是一种鹰爪力,在众人面前哗众取宠。你把人家的槟榔都给捻碎了不说,也耽误人家的生意,影响人家营业。任老义士爷这才过去捻那人的黄格纱袍。

这个捻槟榔的也是会稽城人氏,住南门外四十里地。那儿有个小村叫隐贤村。此人复姓欧阳,单字名君,江湖人称神龙手欧阳君。掌中一对亮银链子钹,内外两家功夫俱臻绝顶。他跟任元谁都知道谁,但是谁都没访过谁,这叫对兵不斗。武林当中,在他们之前有一位老前辈叫小方朔欧阳德,这个欧阳君就是欧阳德的后代。这天,吃完早饭以后,底下人进来对欧阳君说:"老员外爷,您的表兄章成锦章老先生来了。"哥儿俩见过面,行过礼坐下了。"哎呀,老哥哥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章成锦唉声叹气:"表弟呀,我有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你得帮助我,助我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死了也对不起人呐。"就把城里头林儒生夫妇死后,有这么个孩子如此这般……,最后道:"他镖打恩师,逼死师妹,弃凶逃走,万人动怒。有仁义屯的清风羽士任元自告奋勇,要捉拿白玉人林宝,可林宝是我给介绍的呀,当初我要

知道他这样,还不如让他冻死饿死呢,没想到他恩将仇报。表弟,你得给我帮个忙啊!”欧阳爷摇了摇头:“老哥哥,这件事我是不能管的。”“啊?你为什么不管呀?”“如果我要答应你,我就得把林宝拿住,让他归案。如果我办不到的话,受人之托,不能忠人之事,言而无信,那我就枉为义士。”“表弟,本地区发生这种逆伦事情,你不管,难道说你就够英雄了吗?”“哎呀,老哥哥,我可以充耳不闻嘛!我为什么不应哥哥你,你可想一想:第一,我没有地方公文,我拿到了人,官凭文书私凭印信,我往哪里交待?第二,林宝我也不认识呀,即便我跟他走到对面,我也不晓得他呀。”“我跟你说,这林宝长得一人来高,脸儿似长不长,似圆不圆,似黑不黑,似白不白……。”“不要说啦,这话说了半天管什么用呀?都是一人来高,你也一人来高,我也一人来高,他也一人来高。”章成锦耍赖了:“你必须管,不管不成。路费由我来掏。”“钱嘛,那是小事。”“表弟身为侠义,见到这事你不能见义勇为,那还称哪家的侠义?那成了瞎义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认识他呀。”“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我在这里跟你说说,再带你到别处谅访这些认识他的人,大家凑起来让你脑子里有个轮廓,见到林宝能认识他就行了。”欧阳君无奈,把自己的亮银链子鞭带好后,章老先生带着他到各处访问。

两人走出门四五里地,北面有个树林,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喊:“章大哥,章大哥!您站一站,您干什么去呀?”欧阳君和章成锦都站住了。打树林里出来个人,也就在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圆方脸,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矮胖子,穿着一身蓝,辫子盘着。章成锦这么一瞧,嗷,认识。这个人是北门里何记布铺的掌柜,姓何,名字叫何瑞生。他在北门里开了个一间门脸的布铺。现在北门里出了袁泰家这么一件事,何瑞生心说:林宝哇!袁老头父女对你多好哇,你恩将仇报,你是衣冠禽兽哇!我姓何的逮着你,嘿!我不打你,我也不骂你,非拿修脚刀修你不成!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小子我非找着你。刚巧这一次,他打西南来,要回城。他走到这片树林就听见树林的北边喊:“合字,我给你戳的那朵呢?你给我得了。”“这还行啊,别把我也搭进去啦。”何瑞生赶紧藏在一棵大树后头,往北面一看,见白玉人林宝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拿着把小链,辫子盘在脑袋上,反正也不是个好人。何瑞生这个乐啊:林宝呀,该着你打官司!这回,你的脑袋就得掉下来了!

林宝怎么没走呀?他走不了呀,因为筛月庵有个不守清规的尼姑凤清还拉着他呢。林宝没办法了,便来到城西王家营一个叫王均的朋友家。林宝一叫门,王均把他带进去问:“你有什么事呀?”“哥哥呀,我求您来了,您给我指条明路。”“怎么啦?”林宝就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一说。王均一听,心说:这小子丧尽天良呀,我虽是个臭贼,可你办出的这事比我还臭!我本应当把你拿了,可惜我没这么大能耐。“哎呀,兄弟你怎么办出这事来?”林宝说:“那没法子,我赶上这事了,哥哥你得给我指条明路。”“兄弟,会稽你可不能呆了,你得远走高飞。过个三年五年风声下去了,你还可以回来。不然的话,你在这非得被抓住不可。”“那您说我去哪儿,我举目无亲呐!”“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北京。德胜门外二十里有个小村叫甜井村,甜井村住着我的一个朋友,叫阚子良,他是专做南北东西四路飞虎厅、二十州县的买卖,坐地分赃。他是个人物,你到他那儿做个伙计,在北京忍个三年二年的。”“行啊!”破坏星王均把信写好了,林宝把信收起来。过了几天,今天'正碰上他,说:“你要不走,可把这信给我,你又让筛月庵的小姑子给迷住了吧?”王均与林宝的对话,何瑞生都听见了。林宝说:“哥哥,那么……我到筛月庵跟她说一声,马上就奔北京,哥哥您放心好了。”说着话,林宝打这可就奔了筛月

庵。何瑞生一想:我找我哥哥去吧,我有心动手,可干不过他。甭说俩,一个我也惹不起,我把哥哥齐举齐大鹏找来,让我哥哥对付他。何瑞生从这撒腿奔齐家营,没想到刚跑出树林就碰上章成锦了。章成锦说:“你别去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表弟,隐贤村的神龙手欧阳君。”又对欧阳君说:“贤弟,他是北门里何家布铺的何瑞生。”何瑞生道:“哎哟,您是欧阳义士爷。久仰您的大名,我给您磕头。”“哎呀,兄弟,起来起来,不要客气,你准知道这个林宝去筛月庵了?”“这个没错了,您呐!”欧阳君对章成锦说:“哥哥,你回家吧。”又对何瑞生说道:“你也不要找齐大鹏去了,你就放心好了。”“那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哥儿俩赶紧走。”何瑞生心说:我跟我师哥齐大鹏练了好几年了,能为大小不提,我这脚程可很快呀!嘿,我跟他赛赛腿,瞧瞧神龙手欧阳君的腿有多快。“欧阳义士,咱们哥儿俩可得快着点儿。”“我可以跟你快点儿走。”何瑞生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看,老义士脚底下如同闪电,“噌”地一下就蹿到前头去了。这样,两人来到筛月庵,神龙手欧阳义士施绝技要捉拿林宝。

第四十五回

寻凶手千里入京师　收弟子征服铁罗汉

上回书说到神龙手欧阳义士,带着布铺掌柜的飞奔筛月庵。他们来到东殿的后窗下,何瑞生一指:“老义士,您看灯光,大概林宝已到。”欧阳君知道瑞生无能,可他的胆子比天大。林宝心毒手黑,怎能叫他涉险呢?便道:“何掌柜,你不要往前去,在此等候吧。待我到庙里去捉拿这个混账王八羔子林宝去。”何瑞生答应。欧阳君一伏腰来到山门,拔腰蹬中脊,听东殿林宝跟小尼姑正在说话,林宝说:“凤清,躲灾避祸,我要去北京,可把你抛下了。”“阿弥陀佛,亲人,你可不能走,咱们俩热热呼呼的,你要走把我带去,我也逛逛北京。难道北京还没有尼姑庙吗?”林宝摇头:“那怎么成?我现在急如星火,那多危险呀!”凤清把林宝狠狠拉住道:“你哪能走哇,你要走就得把我也带上。”她拉着林宝不让走。

欧阳君高声喝喊:“林宝混账王八羔子,这场官司你就给我打了吧!”哪知道林宝“噗”地一下把灯吹了。凤清抱着他不松手,林宝一怒,“扑哧”就把这个不守清规的小尼姑给杀了,然后拧腰从后窗户出去了。欧阳君脚底加力,追赶白玉人林宝,追着追着,到了一个小村子里,三转两转没有了。何瑞生说:“哎呀,他一定从这里往北京跑了。”欧阳君愤愤地道:“我一定到北京找到他!把他拿住!”欧阳君回到家中,把自己的军刃带好,银两带足,奔了北京。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来到北京城,在广安门里找店住下,每天出来在热闹场所寻找林宝。这天走到前门大街,看见卖槟榔的,欧阳君一高兴,想拿他开开心,结果在天坛跟任元打上了。直到来至饭馆吃饭,任元想起来了:他不是隐贤村欧阳德老前辈的后人欧阳君吗?欧阳君也在想:他不是仁义村的清风羽士任元吗?如果要真是他嘛,我这个跟头可就栽大了。两人同桌共饮时,欧阳君先说:“我问问你,我们两个人打了半天架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呀?”“你要问我嘛,我住在会稽县北门外六十里仁义屯,我叫任元,人称清风羽士。”欧阳君心想,糟了!便说道:“我也是会稽县人氏,人称神

龙手欧阳君。""哎呀,老弟呀。"真是不打不相交,两个人过来彼此见礼。欧阳君说:"我栽了跟头了,我这个大褂是你给捻的?""哎呀,不错的,你捻槟榔嘛,我就捻你的大褂,我这是对你帮助帮助。""你帮助我嘛,为什么要偷我的银子?""偷你的银子嘛,我是想帮助帮助你。""你全是为帮助我?好了,你干什么来了?"任元就把神镖手袁泰父女二人被恶贼白玉人林宝致死的经过都说了,最后问道:"老弟,你干什么来了?""我也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啊,兄弟你在哪旮里住着?""我在广安门里,您呢?""我嘛,我在北新桥那里住着呢。""好吧,你不要回广安门了,跟着哥哥我走吧。""你还不把我的银子还给我吗?"任元也乐了,把银元包拿出来交给神龙手欧阳君。

哥儿俩一前一后打饭馆出来,顺着红桥、磁器口一直往北,进哈德门,走东单,忽然发现一条黑影"唰"地一下过去了。"哎呀!兄弟,这是混账东西小冤家白玉人林宝哇!"两人就跟到金鱼胡同王伦王子延的家。林宝到王伦的家里干什么来啦?原来林宝拿着破坏星王均的信,来到北京城德外甜井村阚子良的家门口一看,不料门上贴着十字封条。林宝可就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跟别人打听,可谁也不知道。来到北京城举目无亲,打听不着人,这怎么办呢?来一天,来二天,来了几天,他发现远处有个拾掇鞋的鞋匠,三十来岁,坐在马扎上给人修鞋。林宝过去了:"师傅,您是本地人吗?""啊,不错,我是本地人。""我跟您打听打听,这阚家怎么叫人家贴封条查了?"这个皮匠翻脸看了看他,问道:"你打听他干什么呀?""我打算见见他。"这皮匠把摊收了,放在一户人家存起来,跟林宝两人来到背静处,才问林宝:"您跟他什么关系?""我跟他不认识,有朋友写了一封信让我到北京城找他,我是江南人。""嗷,您趁早甭找了,我是他的踩盘子伙计,他已经打了官司,叫官府抓进去了。"林宝一听:"这怎么回事?""因为他得罪了金鱼胡同王子延。王子延在北京城是个有名的把式匠,人家是个正人君子,结果拿着名片到宛平县把他告了。""这姓王的这么凶?他怎么把我的朋友给害了,我找他去!""北京城可藏龙卧虎!""你不用管了。"说完,林宝就跟皮匠分手了。

林宝来到金鱼胡同,离王伦的家不算太远了,忽然间,由东口里头往西一拐,来了一辆轿车。轿车的右面车辕上坐着一个女佣人,干干净净。把式摇鞭赶车进了胡同口,后边有一个骑着马的,旁边有两个家人,正是王伦亲自带着家人车辆赶奔南顶村姥姥家,接妹妹香姑回府。来到家门口,王伦可看见林宝了,林宝不动了,站在旁边看着这辆车。王伦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好人。把式摇鞭赶车到了门口,大门开了,打里边出来几个佣人和丫鬟,把这车辕的接脚凳拿过来,放在下边。一挑帘,女佣人把姑娘香姑搀出来了。林宝这么一看,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呐!真没见过长得这么俊美的女子,面似鱼岭梅花,腰如随风杨柳。婆子丫鬟簇拥着,众星捧月,把姑娘搀着到院里。林宝心想:他们家有女眷,今天晚上我就来杀他的全家!林宝拿化石粉在墙外画了个记号,就找地方躲起来了。等到晚上,林宝从哈德门来,然后把化石粉全擦掉,拔脚上房进去了。

王子延是练家子,早看出林宝不是好人,就传家里人,连同妹妹,带婆子、丫鬟,天一黑把灯吹了,在屋里睡不着忍着,不准走动,不准出声,不准有光亮,摸着黑躺着。大家伙儿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子延把军刃带好了,就在西山墙一蹲,把枪一立,往四外看着。果然,林宝来到院中。他从西边往北一走,王伦给他一枪,这一枪险些把林宝给挑了。杯宝脚尖一点地,长腰上东房,东房上喊:"哎呀!林宝哇,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官司你打了吧!"让人给踹下来了。上西房,西

房上喊:"哎呀,林宝你这混账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跑呀?"也把他踹下来了。他上南房,海川抱着兵刃谱等着呢。林宝知道,一个是清风羽士任元,另一个也是他们那地方有名有姓了不起的人物神龙手欧阳君,底下这是本家主人。要跑嘛,我只有往南跑,想到这儿,林宝劈头盖顶就给了海川一刀。海川一斜身,一抬右脚,林宝的刀就飞了。左脚一勾,右手一扣,一跨步,把他就势按在那里了,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海川把他给捆上了。右手一提拎对王伦说道:"王掌柜的,认识我吗?""啊!"王伦一瞧:"哎哟,侠客爷。"过来就磕头。海川把林宝放下,伸手搀起王伦道:"哎呀,请起请起。"这时候,任元、欧阳君也从房上下来了。海川问:"你们二位和好了?"任元、欧阳君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海川和王伦才知道被捆的这位是镖打恩师、逼死师妹的恶贼人白玉人林宝。

王伦进南客厅,把灯点亮了,挑帘栊把三位侠客让进去。王伦真没想到,一夜之间能会到三位英雄,着实地高兴,挨着排地见了礼。海川想领:着我溜城墙的是谁呢?

王伦立即吩咐厨房预备酒席,款待三位侠客爷。欧阳君问:"侠客爷,您从哪儿来呀?"海川就把买完了兵刃谱回家,走到前门大街打算逛逛天桥,没想到走到珠市口大街,发现他们老二位在那的事情说了一遍。欧阳君脸一红:"哎呀,侠客爷,我们哥儿俩丢人的事情都叫您看见了!""你们二位丢人的事情我看见了,可是我童林丢人的事情,你们二位没看见,人家给我大褂底摆上拴了城砖,掐了我的辮穗我都不知道!领着我二次溜城墙,难道这些个事情不是我童林丢人的事?"欧阳君、任元早就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这人物了,今日一见,果然是位英雄,人家露脸的事敢说,丢人的事也敢说。任元道:"童侠客爷,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据我想,这个人领着你溜城墙,是说明他的脚程嘛还可以,但不一定有多大本事。要是说大褂底摆拴城砖,掐您的辮穗,我想这还是别有高明人吧?"他们正说着话,伙计进来了,把桌子往前搭。迎面桌子后头放一把椅子,东西两面各放了一把椅子,一个凳放在北面。主人王伦坐下,让了半天,海川居中坐下了,身背后是架儿,欧阳君、任元对脸坐下。

酒宴摆下,山珍海味,水陆杂陈,鸡鸭鱼肉,冷荤热素往上一端,老四位恨相见之晚。欧阳君一抱拳道:"哎呀,童侠客,我和任老兄早就久仰你的大名了,两次杭州擂献艺贺号,这是出在我们杭州地面呐,这些个事情我们哪能不知道呢?早就想拜访拜访,可惜没有这么大的福分,没想到在王朋友的家中遇到你了。侠客爷,您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当然您那八卦绵丝盘龙掌嘛,那是武林独到的功夫,您尽认为得意的还有什么呢?"海川赶紧伸手相拦:"你们二位都是武林的高手,在下哪有什么得意的功夫?要说我童海川别的是不行,不过我从师学艺十五年,绕树行动,我的脚程还是可以的。"刚说到这里,没想到当院有人说话了:"脚程快,未必吧?"海川一抬头,心说:这位说话的,大概就是领我溜城墙的吧!院里的人一阵乱,海川一回身,就把兵刃谱夹到胳肢窝底下了,垫步拧腰"噌"地一下就到了桌前,脚尖一使劲,一缕轻烟就出去了。抬头看,那人在东边,等海川拔步上房,那人抹头就跑。海川心说:今天还能让你跑了吗?海川下了房,顺着长街,脚底攒劲,"唰啦啦",也一直往正北,奔四牌楼下来了。掉头往东,海川一瞧,没错了,又奔城墙!果然到了城墙底下,那位施展狸猫登树之技就上去了。海川心说:得了,又领着我溜上城墙了。打东北角奔西北角,三转二转又来到崇文门,海川再看,这人又没了。哎呀!满天的星斗,海川对天长叹呐!有心再回金鱼胡同王伦的家,可能

人家欧阳君、任元已经走了，海川便无精打采从城墙上下来，顺着大街一个人慢慢行走，来到自己家门口也没叫门，越墙进去，等进自己的屋，摸黑稍事休息休息，天就亮了。

再说欧阳君、任元熬到天光亮，残席撤下后，欧阳君道："我说王兄啊，我们弟兄两个感念您的照顾哇！来吧，搜一搜贼人的身上。"把林宝的身上这么一搜，搜来搜去，搜出不少的东西来，主要有一封信，就是破坏星王均介绍林宝的经过，到北京甜井村找阙子良。王伦一看这封信道："把信交给我吧。有这封信阙子良就出不来了，非得杀他的头，给本地的老百姓平一平民愤。"任元说："王兄啊，这个您拿着吧，我们没有用。我跟您打听打听，我们要交本地面的话，我们到哪儿去？""您可以从交道口南大街，奔大兴县去交差。""好啦。"任元、欧阳君道了谢，把林宝扛起来，奔大兴县衙门。北京城是顺天府，天子所在地，从地面上来说，也是府县，顺天府代管二十四州县。那么北京城这个地面归两个县管，就是大兴和宛平。东南两城是大兴县，西北两城是宛平县。宛平县的县衙门在交道口往西，大兴县的县衙门在交道口往南路东头，两人来到大兴县衙门。大兴县正堂名字叫贾俊，两榜进士出身。任元就把事情说了："这个小孩八岁时，要饭，长了满身的疥疮，我哥袁泰把他带回家，治好伤，收为徒弟。教他十一年能耐，最后他丧尽良心，镖打恩师，逼死师妹。我是个义务人，奉太爷的海捕公文，捉拿林宝，让他归案。我请出朋友欧阳君一同来到北京城才把他拿住。"林宝这小子一听，吓坏了，哆里哆嗦。大兴县准备了一辆囚车，派了四名押护兵，备好了公文，二人辞别了大兴县府衙，押着林宝直奔浙江。

再说海川三次溜城墙，自觉能力还差呀，所以白天爷儿几个练功。晚上，海川还在王府的花园假山前头练夜功。今晚，练完了双钺，把小包袱放在地上，又把秋风落叶扫大宝剑从腰里亮将出来，欲练八仙剑一百二十八趟。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假山旁边有人喊："好剑！"海川一抬头，就瞧这个人冲自己一竖大拇指，抹头就跑，蹿纵跳跃，上了府里头的高房，海川也就闪电般追上去了。上了北城墙，海川一想：这人又要领着我溜城墙了，今儿我要追不上你，还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海川一抽宝剑，脚底下用力，打西北角往南这么一转，借着星月的光华，看清楚了。这个人穿着一身土黄布，腰里扎着青褡包，身上披长衫，辫子盘着，一边跑一边偷偷地回头竖大拇指。海川也憋上劲了，"沙沙沙"走到西南城角上，这个人顺着城墙拐弯，海川心想：我要在后面追你，定追不上了，非得走一条近道。他斜着脚尖一点城墙，"燕子三抄水"往南边的城墙上跳。这人拐过来正被海川迎住，他往东一跑，海川"噌"就过来了，这人一看海川跑到了前头，回头就跑。跑着跑着，顺着城墙掉下去了。海川一看这人没了，自己感到面红耳赤。没法子，把软剑鞘拽下来把宝剑撞上，往身上一围，自己溜溜达达往回来，从北城根下来，越大墙进了贝勒府，到自己府里休息，越想心里越气。

次日早晨，底下人进来道："教师爷，门口来了三个人找您。"海川赶紧到门口迎接。到了街门一看，上垂首是个大高个，海川认得，这是李铁拐斜街的石勇石玉山，下垂首瘦小枯干的这位是他的表弟、千里独行冯昆冯永志。下垂首当中这位是谁呀？晃荡荡身高有九尺左右，跟自己的傻徒弟甘虎、傻师弟于恒差不多。黑森森的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青胡子茬，一条大辫子在脖子上缠着，还挺精神。

原来这人姓吴，名字叫吴成，有个外号叫铁罗汉。他们家在北京城里，房子有

上百所，买卖铺子大小好几处，德胜门外水旱丰收的土地不下百顷，是了不起的财主。他父母全都没有了，就是他一个人。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使唤人也很多，他一辈子什么都不喜欢，就好练武。他师父姓杜，名字叫杜清风，江湖人称云霞道士。后来有人跟他提，说李铁拐斜街住着一个姓石的，外号叫铁熊，功夫棒着呢。他不服，就找石勇去了。到了石勇家门前，"啪啪"一敲门，底下人把门开开："哟，这位爷您找谁呀？""你们家里住着一个姓石的吗？叫铁臂熊石勇石玉山。""不错您呐，是我家主人。""好，我家住在德胜门里果子巷扁担胡同，我叫铁罗汉吴成。你把他找出来，我把他背个跟头。""您候着吧。"伙计撒腿往里跑，来到后厅："大爷、二爷，你们哥儿俩快出去瞧瞧吧，果子巷吴家的少爷铁臂罗汉吴成说要把您给背个跟头。"石勇和冯昆赶紧跑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喝！真叫棒，这个人就跟半截大黑塔一样。石勇也有点儿含糊了，忙说："贵足莅临贱地，恕兄弟未能出来远迎，当面请罪。""哎，你也别客气。小子，你不是石勇吗？""不错，是我。""你知道我吗？""您不是德胜门里扁担胡同的吴老师吗？""老师咱不敢当，铁罗汉我叫吴成，听说你有点儿功夫，我惦记着把你背个跟头。""您请进来。""甭进去，我把你背倒了，南北二城就得属我！"石勇这么一瞧，来者不善呐，我要是和他动手，不定准赢得了他。哎呀，这怎么办呀？千里独行冯永志这个人心眼多："哥哥，您先等一等。吴老师，您就在这跟我哥哥动手吗？""对！背完了他背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冯昆、冯永志。""嗷，好嘛！把你们俩人都背了，这南北二城咱就第一。"冯昆嘲笑地说道："哈哈，您背我们俩呀？您背我们四个，南北二城您也考不了第一。不瞒您说，北城墙根有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那才是咱们北京第一流的真正把式匠！我帮您通个信，您要把他背倒了，您才是真正南北二城的第一名，要是背不了他，您就是把我们两人宰了，您也数不了第一！"吴成听完，支吾道："这……我不认得人家。""不认识不要紧，我们哥儿俩认得呀。""那好！你们哥儿俩同我去吧。"

于是，三个人穿大街、越小巷，赶奔北城根，来到雍亲王府海川家门前。冯昆过来道："童爷，我们给您行礼了。"海川伸手相搀："二位起来，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呀？""我们来半天啦，听说您会客呢，我们没敢进去打扰您呐。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德胜门里果子巷扁担胡同吴家的少爷，姓吴叫吴成，有个外号叫铁罗汉。"海川一听就有点儿不乐意，问："二位，这是什么意思呀？"吴成搭茬了："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人家跟我说冯昆、石勇这二人是北京城第一流的把式匠，我把他们两人揍了我就可以考第一，结果我上他们两人家去了，他们俩不敢动手。他俩说，甭说我把他们两人揍了，就是把他们两人宰了，我也考不了第一，说揍了你才能考第一。我们就找你来了。"海川对冯昆和石勇说："我跟二位都不错，二位为什么同着人家师傅奔我寒舍来？人家是找你们的。"冯昆急忙解释说："就这一位！童侠客爷，说真的，我知道扁担胡同吴家是有这么一个把式匠，大概就是他。我们哥儿俩惹不起他。""惹不起他，你们哥儿俩就往我这送吗？二位，今后可不准！咱们就这一次。"海川又转脸对吴成说："吴师傅，你要打算跟我讨教讨教武艺还可以，但你要说打败我童林，你就在北京城考第一了，那不成。北京城藏龙卧虎，出名的把式匠有的是。""这个……你说这个倒也对，童师傅，看起来你倒是个好人，那咱二位动动手吧，考第一不考第一的单说。我既然来了，就惦记着跟您试吧试吧。""这个可以，请吧。"

四个人一块儿进了院子，来到客厅前头，徒弟们都出来了，往旁边一站，等着

看热闹。海川说:“吴师傅,你大老远的找我来,咱二位比个输赢胜负,总得挂点儿彩。”“甭挂彩,我赢了你的算白赢,你赢了我,我趴地下磕头,拜你为师,你看好不好?”海川一想:这便宜我可占大了,他赢了我算白赢,我赢了他,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就说:“那好吧,咱们一言为定。吴师傅您进招来!”海川在北边脸朝南一抱拳,铁罗汉在南边抱拳说:“好了,既然如此,那咱就不客气了。”说着话,吴成左脚一赶步,左手一晃门面,举右手“泰山压顶”就是一拳。海川轻轻地向左一滑步,用左手一立,拿左手掌一划吴成,吴成的胳膊刚要往回抽,海川的大手就到了,接着就是一掌。这是人家八卦掌“麒麟吐书”的招数。吴成滴溜一转身,左胳膊往前一支,坠肘沉肩,两只手往自己胸前一抱,合适了“靠山背”,顺着右脊背一撞海川的胸口,海川退左步一闪身,他已经撞空了。海川用左右手一抄他的小肚子,借劲使劲,“砰”就打上了。就这一下,撞吴成的劲儿也真足。真巧,海川这么一发力,尘土飞扬,碎砖头末子乱蹦,再找这吴成,踪影皆无!

第四十六回

清真寺海川会筛海　僧道俗三次比神功

上回书正说到吴成王府访童林,被海川“啪嚓”一掌击上,尘土飞扬,砖渣乱蹦,再找铁罗汉吴成,踪迹不见了。这可把冯昆、石勇吓坏了:“哟,吴师傅到底哪里去了?”众人都在找。吴成自己说话了:“众位,快帮忙,把我抠出来,我嵌到砖里啦,动不了劲儿,快呀。”众位寻声一看呐,不由得暗笑,原来海川这一掌,把吴成正撞在西窗下的砖墙里。一来是海川借力发力,劲头很足,二来是吴成有独到的功夫,所以他碰到墙壁时,砖撞碎了,衣服破了,人只是嵌到砖里出不来了。吴成一通喊:“快着呗,把我抠出来呀!”海川心里非常害怕,这要把吴成给打死怎么办?大家过来,七手八脚揪住他的胳膊把他给拽出来了。众人一看,吴成什么事儿都没有,嘿!倒把墙撞出一个人坑来。海川心说:这吴成身体还真叫棒!“哎呀,吴师傅,您这功夫还真不错呀。”“您甭说了,我就问问您,这是您输了,还是我输了?”海川一想:这叫什么词呀?就说:“我都把你打到墙里头去了,那么是谁输了?”“是吗,是我输了?那要是我输了可就有事了。刚才我跟您说得明白,我赢了您没事,您赢了我,我拜您为师。”海川便道:“我赢了你也不要紧,咱们刚才说的话不算数。”“那哪儿成啊,咱说话得算数啊!”他连衣裳都不整理,“扑嗵”跪下了:“得了,您得收留我。我瞧您刚才那一下就好,您一抄我小肚子,我可把这招学去了。”后来吴成拿这招打了不少人。“我拜您为师了。”海川最喜欢这样的人,说话算话,但嘴上仍说:“吴师傅,咱们俩人闹着玩呢。”“哪能闹着玩呀?我这人一辈子不跟人闹着玩。我说话算话,您赢了,我就拜您为师,我就给您磕头,师父在上,弟子吴成有礼。”咣、咣,磕上响头了。海川一看:“唉!收下你。”石勇、冯昆过来给童侠客爷道喜。海川说:“咱下不为例,今后不准再给我往这里带人。”“行了您呐。”“吴成你起来。”“唉!我起来了。有师娘吗?”海川道:“没师娘,不用给师娘磕头,见过你众位师兄。”刘俊等众人过来,吴成一一行礼,行完礼之后都进了屋。海川马上把管事的叫进来,吩咐立即收拾房子,又给吴成找了一件比较合适的衣服,让吴成换

上。吴成说："没关系，我家里有的是衣服。师父，我向您打听打听，您一月要多少钱呐？"海川一想：怎么问钱呢？就说："我一个子也不要，你要愿意住这里，就把行李搬来，跟你师兄们住一块，每天下场子练功。你要愿意回家，你就每天来。""师父，我每天来吧。""好嘞，只要你坚持每天来，风雨无阻就行。"这时，冯昆、石勇对海川说："童侠客爷，我们可要跟您告假了。""好吧。"海川一再嘱咐："下次不许再带人了。"冯昆，石勇回家咱先不表。

海川进来之后跟吴成聊了聊，吴成就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当年云霞道士杜清风救了我，十年来这般这般……。我学了一手'靠山背'，我外号叫铁罗汉。师父，你可得教给我一手好能耐。"海川知道吴成家里是大财主，就对他说："吴成啊，你回家吧，把家务事安置安置，以后你每天就上这儿来，师父我教你本事。""谢谢师父。"打发吴成走了，刘俊这些人这乐呀："师父呀，您瞧见没有？这一下咱们十两银子都不够，他撞碎了多少块呀！"海川说："练武有这么句话：不怕你千招会，就怕我一招熟。就这一手'靠山背'，不大离的把式匠就赢不了他呀。"刘俊说："师父，还真是的，您又给我们收了这么个傻师弟。"海川对刘俊说："明天，我还得去趟城南，你带着师弟们好好在家里练功。"

第二天早上起来，练完了早功，海川喝了点儿茶。把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裹包好了，腰里围上落叶秋风扫宝剑，嘱咐刘俊好好带着师弟们练功看家。吴成也来了，跟着一块练。海川提拎着钺包袱可就打家里头出来了。现在海川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多少熟悉点了，他仍然出前门，走李铁拐斜街奔五道庙，穿骡马市、菜市口，一直赶奔牛街北口，再往南就到了清真寺。海川站在角门，抬头一看，清真寺建造得十分庄严富丽。牛街清真寺在全国都很有名，据传说是从辽代圣宗十三年建成，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明朝正统七年重新修建，到了清朝康熙三十五年，又照原样大修了一次。海川看见的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重修后的清真寺。过了大影壁，一过山门有望月楼，再往里有梆歌楼，这梆歌楼就是教民们做礼拜的地方，又叫唤醒楼、宣礼楼，阅台两边有两个碑亭，座西朝东的礼拜殿。这个礼拜殿能容一千多人，殿的西北角有木制的宣讲台，这里是讲经的地方。礼拜日呀，或者是节日呀，教民们全都在这里听经。碑亭是明代弘治九年制的，望时楼在门里。里面还有恒堂造的大铜香炉，乾隆四年造的大铜锅，清真寺年代久远呐！海川到了角门这里，角门开着。海川还按照汉民的规矩站在角门这里喊了几声："回事呀！回事呀！"没人答应。海川纳闷：这么大的清真寺，怎么没有回事的呀？其实，人家教民来了随便出入，这里没有回事的地方。海川喊了半天没人言语，一想：我进去吧。就顺着北面这个角门往里来了。刚走出不远去，铁三爸从里边出来了："哟！童侠客爷，您来啦！我还正要去接您呢。""嗷！铁三爸，您好哇。"彼此请了安。海川问："我喊了半天回事，没人言语。"铁三爸解释道："咱们寺里头没有回事的，不瞒您说，教民进出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嗷，原来这样。"海川随着铁三爸往里走，一层殿一层殿顺着北边这角门往东来，走到第二层殿，路南就是大月台。东大殿前出一走廊，巍峨壮观，斗拱重檐，十分讲究。

正这个时候，北屋的帘子板"叭嗒"一响，打里边出来一个人，铁三爸高声喊："童侠客爷来了。"海川一看，嚯！这不是辅成镖局的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吗？丁大爸光头没戴帽子，顶还没谢呢。花白剪子股小辫，花白的眉毛斜飞人天苍，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鼻似玉柱，唇似丹墀，一对元宝耳，上嘴唇一字齐口，颌下寿毫有一尺来长。嚯！丁大爸还真有份儿。铁三爸可说："童侠客爷，这就是我

哥哥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又对丁瑞龙说:"哥哥,这就是童侠客爷。"丁瑞龙过来了,抢步进身请安:"侠客爷,丁瑞龙给您请安。""哟,丁大爸,童林不敢当,童林给您请安。"两个人彼此打横都请了安,都有爱慕之意。海川先说道:"听铁三爸提到您,我早就想跟您见个面了,一直不得机会。这次铁三爸到我家里头来送信,我今天才来,与阁下相逢,堪慰平生之愿呐。""侠客爷,您太客气了,久仰您的大名,听我们寺里头老爸爸经常提到您呢,不瞒您说,您的大名鼎鼎,我丁瑞龙早就有耳闻了,也想到府上去拜望您,就是不得机会。侠客爷,此处不是讲话之所,里面一谈吧。"铁三爸把帘子撩起来,二位进来,室内的陈设也十分讲究。眼前八仙桌角站着个人,海川一见这人,瞧着有点儿眼熟,个不高,精瘦儿,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腰里扎着绒绳,搬尖洒鞋,白袜子高腰。黄黄的眉毛,一双大眼睛闪闪地有神气。岁数在五十上下,脸上有几块伤已经定了痂。"二位认识吗?""丁大爸,这是谁呀?""哈哈哈,你们二位见过几次面了,就是没打过交道。"海川瞧得出来,这人的脑门、鼻梁骨都有伤。这人过来就请安:"侠客爷,我给您请安了,真对不起您,我访了您好几次,就是不能跟您见面,因为我不敢呐!侠客爷我可栽在您的跟前了,我栽了,我栽了!""嗷!"海川明白了,这可能就是领着我四次溜城墙的那位。海川忙说:"不,朋友,是我童林栽了。""不,侠客爷,我栽了,我栽了。"他拿着手指头一指自己的脑门子和鼻梁骨:"您瞧瞧,我这里有痕迹呀,我栽了!""不,是我栽了。"丁大爸乐了:"你们二位不打不相交,他也是我们教的一个兄弟,神形无影伍金堂。他只是腿快一些,能为不成。侠客爷从江南押着盗宝的钦犯来到北京城,从菜市口一走,他就在西鹤年堂冲天招牌下站着呢。瞧见您后,他总想拜访拜访您,可又不敢,所以他才领着您去溜城墙。"伍金堂搭上话了:"第四次您已经把我截上了,我扭头一跑,就觉得有人抄我的脚脖子,把我从城墙上扔下去了,好像我听见这么两个字:淘气。您瞧我这栽的。""不,伍兄,还是我童林栽了,您在我大褂上拴了城砖,又掐我的辫穗,我都不知道。""不,我没那能耐,我只是两条腿不慢,跟您比比腿,拴城砖绝对不是我伍金堂干的。"海川心有所思,就凭伍金堂伍爷的本事,能掐我的辫穗,大褂提摆上拴城砖?我也有点儿不相信,那么又是谁呢?神形无影伍金堂和童海川客气了一番,丁大爸又说:"咱们也就不必客气了。"

正这个时候,铁三爸把里屋的帘子也给撩起来了,由打里间屋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说道:"瑞龙哇,把我和海川,我们爷儿两个介绍介绍,哈哈哈……"声音洪亮!海川一看,眼睛一亮,这位老者,中等身材,猿背蜂腰,身上穿着米色长衫,腰里扎着绒绳,脚底下福字履鞋白袜子,白绵绸的汗衫;赤红脸,大白胡子半截黄,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炯炯,亚赛两盏金灯。喝!笑容可掬,风采可爱,捋着颔下银髯站在那里。丁瑞龙丁大爸可说话了:"海川,跟老爷子见个面吧!"海川可就愣了:"丁大爸,这位老人家……""怎么啦,你不认识了?哈哈……你琢磨琢磨,这是清真寺,老人家能是谁呢?""嗷!您是老前辈,老筛海爷吧?""嗯,哈哈…海川呀,你那徒弟没有跟你提过我?""哎呀!老筛海爷,老前辈在上,请受晚生童林一拜。""清真人不受礼,请个安就得了。"海川赶紧跪倒了给老爷子请安。老人家伸手相搀,海川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位是金元金老剑客爷。

当初徐源、邵甫、刘俊三小被困在八卦山十八棵杨,多亏老人家骑着千里追风骑赶到了,救了三小,并且提出来下广东请王十古会太极,才把二小拿住,国宝还朝。说真的,老前辈对我童林有恩呐!海川至至诚诚地给老人家道谢:"孩子们多亏您老人家搭救。""哈哈,海川呀,不用客气,徐源、邵甫是你哥哥侯振远的弟子,

跟我另有渊源,将来你会知道的。你的孩子也不属外,这是我应当责份的事。我从江南早就回来了,最近你倒好哇?""托老人家的福。""快坐下,快坐下。咱们把这事情说穿了,铁木金我叫他在寺里边担点儿事就行了,伍金堂几次拜访你我都知道,我对他说,你也不是坏人,就跟海川见个面,可是他又不敢,因为他就是脚程还比较快点儿,别的能为不行。我说你要这么样干,海川要是拿你不当个朋友,你可有点儿危险。最后呢,他还是栽了跟头了。至于你说到拴城砖的事,他倒是没跟我提,这个小孩不会说瞎话。得了,我们大家伙儿坐下,献上茶来。"

大家伙儿喝着茶,先从铁三爸提起,又提到鼓上飞仙丁大爸,海川也把自己的事情说了。爷儿们喝着茶,交着心,谈着话,这个工夫可就不小了。老筛海爷喝着茶问童林:"海川呀,我听说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叫八卦绵丝盘龙掌。说真的,这趟功夫,我这么大年纪只是听说过,还没有看过,海川,你今天既然来了,能不能到月台以上,练趟功夫让我们爷儿几个开开眼呢?"别人让海川这样练,海川不一定练。可老筛海爷一说,海川可就不能不练。因为是老前辈,甭说对自己,就是对自己的哥哥侯振远,老人家都有恩。自己最敬仰的人让自己练一趟功夫,怎么能不练呀?而且自己练出功夫来,让老前辈看看,哪一招,哪一式,功夫不到家,老人家给指点指点,这不是好事吗?"泰山不让寸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能因为我是泰山了,我这土多,再来的土块儿我不要,那还成呀?什么土到我这儿我都吸收,以巩固我的大;我是河、我是海,给来几滴水,我不要,那不成呀,什么水我都要,只有其它的水来了,才能帮助我的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我有能耐就不能拒绝老前辈的指点。海川虚怀若谷,是个谦虚人。"老人家,按理说我不敢班门弄斧,既然老人家吩咐,弟子倒要献丑,请老人家指点指点。""海川,你太客气啦,哈哈……那么好吧,我们大家伙儿都到月台上吧。"海川把包袱放在桌上,大家伙儿都从北屋里出来了。

月台设在西殿和东殿的中间,上头铺垫得十分平整。在这个月台上练功夫,那是天然的一个好场子。月台有两尺多高,海川一个人上了月台。"海川,好好练呀。哈……,我来看看。"老筛海爷是老前辈,不过有点儿放份儿了。海川规规矩矩一躬到地:"老前辈,丁大爸、伍爷、铁三爸,大家给我瞧着点儿。"就看海川脸冲着东,往那儿一站,气贯丹田,二目凝视,心无杂念,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左脚虚,右脚实,拿桩站稳,龙骧虎座,提顶调裆,二月凝视,脚下不丁不八。站好了以后,取无极之势,然后晃动身形,走开了过步,双掌揉动。喝!当初老师在卧虎山怎么教的,现在就怎么练,因为老筛海爷是高人,海川不敢疏忽大意。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绵丝盘龙掌,外加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掌,运用自如!说真的,海川自己都感觉到美呀。

咱们这也不是捧海川八卦掌练到童林这份儿,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到哪儿,练到哪儿,自己心念合一。这个招术一出来就非常的好看,功底扎实。鼓上飞仙丁瑞龙一瞧,心说:哎呀,我丁瑞龙受老师铁掌赛昆仑方飞方四爷的亲传十六载,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我总认为自己的能为不错,到现在海川把功夫施展开了,人家可比我丁瑞龙胜强万倍呀!丁瑞龙非常钦佩海川。伍金堂一瞧呀,两眼发直,暗道:幸亏我没叫他逮住,要是逮住把我当成坏人,我的命就没了,人家童林功夫确实好,盛名之下,名符其实呀!不枉人家南下七省露过脸。铁三爸这么一瞧,暗自思忖:我三顷二十亩,再把我那俩哥哥六顷四十亩搁在一块,我把它们都卖喽,也练不出来!我遇不到这样的名师,看来这武术是练到老,学到老,真正

的功夫不遇名师,很难有所造诣。大家都以钦佩的眼光看着。老筛海爷一瞧,童林的功夫确实不错,三十岁的人,功夫能到这种程度,那可就不简单了。不过老筛海爷看海川,练八卦绵丝盘龙掌时,洋洋得意,心里可就有点不高兴了。他想:这小孩儿有点儿狂,我得打打他的狂气。老头乐了:"海川呐,别练了,我当是什么南七北六十三省,赫赫扬名的八卦绵丝盘龙掌,敢情也是弹腿。"其实老筛海爷这话没说完,他的意思是,你这个功夫也是从弹腿里演化出来的,那么这个话也算不错。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说真的,清真门弹腿那了不起。从武术来说,各门武艺之长都能把弹腿的精华演化进去,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没想到,老筛海爷刚说到这儿,童林把架式收住了。心说:啊!师父让我兴一家武术,我这功夫是弹腿呀!教给我弹腿,我兴得出去吗?弹腿是人家清真门拿手的功夫,师父怎么还让我兴一家武术?别人说这话,我就跟他翻了,甚至当场跟他较量!可老筛海爷是武林之中的老前辈,说出话来,哪能无根无据呀?海川心里一阵难过。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有几个人从西往东走来,口诵:"无量佛!""阿弥陀佛!"声音洪亮,十分有力。海川和老筛海爷等众人都回过头来往西看,来了四个人:两道、一僧、一俗。前头这位老仙长,肋下佩剑,银灰色短袍,银灰色中衣,厚底云鞋,一部银髯飘洒在前胸,两道蚕眉斜飞入鬓,一双慧目神光足满,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对元宝耳,谢了顶挽发掐冠,竹簪别顶,背插麈尾。第二位,个儿高点,长方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正口阔,大耳垂轮,一部银髯苫满前胸,挽发掐冠,金簪别顶,背插拂尘,腰佩宝剑,这位老仙长耷拉着脸儿不高兴。再往后是一个大和尚。哎哟!这个和尚,晃荡荡平顶身高得在八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穿黄僧袍,黄中衣黄僧鞋,白绫的高腰袜子,四方大脸,两道抹子眉雪白,斜飞入鬓,寿毫老长,慧目放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垂肩,天生来的罗汉相,头顶上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脊插拂尘。最后这位也是个大高个,晃荡荡身高过丈。按海川看来,这个大个比于恒、甘虎的个儿都高。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膀阔三停呀!身上穿着一身蓝,扎绒绳,斜插柳背着一个包袱,背着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真有鸭蛋那么粗,肩膀上扛着亮银方便铲。再往脸上观瞧,四方一张大脸,黑洼洼的脸膛,两道花纹的眉毛三道旋儿,一双金睛,狮鼻阔口,大耳垂肩,青胡子茬儿,辫子在脑袋上这么一盘。海川一瞧这四个人,可高兴了,前头这两位仙长,正是自己的两位授业恩师:谈笑清居无极子、二爷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三爷何道源,不过都带着宝剑呢。和尚、大个儿,海川都不认识。

尚道爷、何道爷怎么到这儿来了?原来,玲珑岛一战之后,吓跑了司徒朗,海川师徒回了北京,王爷他们去了杭州。八爷田方田子步重新安置了玲珑岛,刚和两位道长回到八卦山没住几天,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老剑客张鸿钧就来信了,让尚道明、何道源上趟江西,这么着哥儿几个分手了。尚道爷、何道爷来到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面见老恩师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行礼之后才细问:"老师,找我们哥儿俩有什么事吗?"爷儿三个坐下,三爷看看尚道明、何道源,然后说道:"我有心让你师兄、师弟们也来。后来一想,惊动这么多人也不太好。知道吗?明年在北京蟠桃宫,镖行要举办一次'三月三'亮镖会。"两位老剑客爷听老恩师这么一说,当然知道。过去也有过,但不知道明年的亮镖会有什么意思。便问:"老人家,这个亮镖会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唉!你们不知道呀,因为康熙皇上的二哥、英王富宝臣痛恨权臣废长立幼,越次传宗,把他的地位弄没了,所以他一口气逃奔四川,在白龙江剑山小蓬莱啸聚山林,招纳亡命,摘来搞去,武林高手可就请来了不

少。招军买马,聚草屯粮,按正规军训练,有意图谋不轨。他们准备好了,要起事造反,推倒康熙皇帝。这里还有秋田他们的事,他们的两号镖局改了字号,未能通知众同业,剑山的人就抓住这一点,准备要成立十三省总镖头。剑山小蓬莱的山眼,就是北京城孝顺胡同'西胜镖局'的鲍氏弟兄,通过他们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把总镖头夺到手就可以在十三省设立总镖局的分会,他们就可以打发武林高手暗入十三省,定好了日子,同时造反。这样一来,于朝廷不利,于百姓不利。所以必须通过镖局,破坏他们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诡计,不能让他们得逞。据说剑山小蓬莱要派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凤下山,带着一部分人到北京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当然为师也要启程前往。主要的是你们两个人必须到北京城,设法阻挡他们,万不得已为师也要出马,不能让他们得了逞。你们俩听明白了吗?""师父,我们听明白了!只是我们俩连宝剑也没有。"张鸿钧剑客也知道这两个徒弟太穷,便来到里间屋,拿出雌雄宝剑两口,纯钢打制,说道:"你们两人拿着吧。不过时间还早呐,到了时候你们再去,最好不要往外声张,以免打草惊蛇。"尚道爷、何道爷谨遵师命,由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出来。哥儿俩想,时间还长呢,尚道爷说:"咱们可以到辽东访访朋友。"这样老哥儿俩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来到昌黎县内。

昌黎县有一片大山叫青云山,青云山有一座大庙,叫青云寺,青云寺的老和尚跟这哥儿俩不错。他们来到青云山的山脚下,顺着山道上来。山势虽然不高,但绵延不断,起伏有序,层峦叠翠,十分青郁。等来到青云寺一看,这座大寺庙修在山头,鹰不落的长墙,虎皮石的下基,前后共七八层殿堂带塔院。来到角门这里,轻轻一叫门,一个门头僧把门开开了,问道:"阿弥陀佛,二位道长找谁呀?""我们打听打听,你们老方丈智觉禅师在不在庙内?""阿弥陀佛,我们老方丈智觉禅师早就圆寂了。""嗷!几年不见,智觉禅师已经圆寂了。那么现在的方丈呢?""现在的方丈,是从陕西关帝庙请来的,人称青云长老宝镜高僧。"哥儿俩一听心里痛快:原来师弟在这庙里,师弟比智觉更近了。尚道爷忙对小僧说道:"宝镜高僧既是你们这儿的方丈,请告诉他,就说他师哥来啦,我叫尚道明,他叫何道源。""您候一候。"小和尚撒腿奔里跑,时间不大,里边笑着出来一个人:"嗷,哈,哈,师兄啊,哪阵香风把你们俩给吹到青云山的敝寺呀?阿弥陀佛,小弟问讯啦。"尚道爷、何道爷单掌打稽:"师弟,别来无恙呀?"见完礼,和尚宝镜把他俩请到禅堂。坐下以后,献上茶来,两位老仙长先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我们要去辽东访友,没想到路过青云山,想起智觉禅师来了。有些年不见,我们哥儿俩到这儿来看看,没想到他已经圆寂了,后来打听你在这儿啦。""可不是吗,什么事都有个巧劲儿。"青云长老宝镜也把自己的事提了。

青云长老宝镜禅师原在井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的白马关帝庙,后来把这庙给了徒弟水底金禅碧霞僧,老和尚就退到陕西长安城关帝庙,打这儿之后,老和尚算是隐了。宝镜禅师兄弟四个,大师兄就是铁善寺的水晶长老亚然和尚,二师兄在四川天海庄天海寺,叫天海佛霞公长老斗瑞,青云长老行四,他的三师兄是太原府西风寺西风长老秋禅。这师兄弟四个,全都是皈依三宝,禀教沙门,得道的高僧。他们四位的老师就是四大名剑的二爷——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老和尚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姜老剑客爷和三爷张鸿钧是师兄弟。下一辈水晶长老亚然和尚跟尚道爷、何道爷、庄道爷、谷道爷他们又是叔伯师兄弟。时间一长,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也准备到辽东去访访朋友。这样,老和尚把陕西关帝庙安置安置,带着自己的亮银和尚到青云寺来挂单,没想到寺里的老方丈智觉禅师圆寂了,宝

镜和尚也得跟着念经呀。等修起塔来,事情办完了,所有的僧众恭请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您别走了,您在这儿给我们当方丈得了。您老人家会武艺,您是道高德重的高僧。智觉禅师在这儿哪方面都不错,就是有一样,庙里的香火不盛,咱们吃喝都费劲。您老人家当了方丈以后,无论如何要扭转这种局面。”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说:“好吧,既然你们大家伙儿乐意,我就把首座接过来。”老和尚宝镜接过首座方丈之后,参拜了佛像,参拜了庙宇。老和尚琢磨,这庙里前后有一百名僧众,哎呀,怎么能让他们吃好喝好?这个庙香火不盛,施舍的不多,怎么能扭亏为盈呢?后来老和尚想了个主意,对和尚们说:“咱们能不能在青云寺成立个把式场,多招点儿学生,多进点儿束修银子,不也等于进香钱了吗?”僧众们听完一想,也对,就说:“老方丈,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咱们再投点儿资。”结果呢,把后门开开了,准备了五间房,打好了场地,买了龙头凤尾的兵器架子,老方丈戳起大杆子来,在这儿可就教上徒弟了。这样一来,可就好多了,因为徒弟尽是有钱的。教了一年多,庙里头多少富裕点儿了。

这天,吃完早饭以后,门头僧进来禀报,说咱们昌黎县的大财主朴家庄的朴成朴老员外拜见您来了,正在山门外恭候。“阿弥陀佛,有请!”老和尚宝镜知道朴成朴老员外是昌黎县的首户大财主,他想:我要能把这朴老员外吃上的话,这庙里的一百多人吃饭就不发愁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时间不大,把朴老员外请到禅堂。老员外抱拳拱手道:“高僧啊,小老儿给高僧行礼。”“阿弥陀佛,老施主,贫僧不敢当,请坐,老员外,您到敝寺来一定有事吧?”“我刚刚听说,大师傅您在这戳了大杆子,教了把式场。庙里的僧众多,入不敷出,香火不太盛。这么着……哈,哈,小老儿布施几个钱。”说话把缘簿拿过来,马上就写上了:“布施纹银一千两。”老和尚一想:怎么一见面就给一千两银子?这朴老员外要干什么?便探问道:“老员外,您到底有什么事呀?”“嗨,我二老夫妻,家资万贯,花钱是不发愁,可就是生下一个傻傻呵呵的儿子来,这孩子胳膊腿上下一般粗,蹲都蹲不下。我打算请老师傅教教我这孩子。如果方丈能教孩子一点武艺,将来把身子骨练壮喽,我还多多的布施。”“嗷,您把令郎带来了吗?”“我带来了。”“好,好,您把您的少爷带进来,让我看看。”时间不大,老员外派几个人把儿子给带进来了。“爹,爹爹。”其实这孩子不是傻,说话嗲声嗲气的,才八岁呀。这孩子比一般人可高得多,就是胳膊腿一样粗,上下跟一个大木桶似的。朴成对儿子说:“你过来,给高僧行礼。”“高僧,鹿儿给您行礼啦。”“这孩子我给起的小名叫鹿儿。”和尚一瞧确实不好教,但是人家布施了一千两银子,我这庙里又挺穷的,怎么着我也得留下呀。宝镜和尚便说:“老施主呀,您把令郎放在我这里,您只管放心,我不会虐待他。我好好地给您教一教。”“嗷,好,好,我谢谢您啦,我孩子在这儿打扰您,得吃得喝。”说着,又奉上二百两银子道:“这是我孩子在这里的伙食费用,该吃什么吃什么,他用钱我单拿,您看好吗?”“嗷!好,好。”老和尚心说:初次见面就一千二百两,这财神爷我不能得罪,怎么着我也得给他教教。老员外拜了佛祖告辞走了。

吃完饭以后,老和尚把朴鹿儿叫来道:“鹿儿,我教给你一个架,你蹲蹲试试。”宝镜和尚教给朴鹿儿骑马蹲裆式,就是右左手拐着伸出来,跟要敬礼一样。这右手是个掌,左胳膊伸平了,手是个钩子,一只掌,一只钩子,两只脚尖往里兜着一点儿,腿要伸开,和肩一样宽,然后往下腆胸叠肚,从屁股一直到膝盖蹲平了,这样才成呐。这是练武术最基本最基本的功夫,但是朴鹿办不到,摆好了往下一蹲,“咕唧”,来了个屁股墩儿。怎么回事?他的腿弯不了弯儿。“阿弥陀佛,起来,起来,

不用怕，再来，再来。”朴鹿站起来往下又一蹲，“咕唧”，把地砸一个坑儿。他蹲一次来个屁股墩儿，蹲一次来个屁股蹲儿。老和尚这一瞧，就说：“不行，吃饭去吧。”吃完饭后，稍微地休息休息，再练。一连三天，老和尚心说：老员外爷，您给我多少钱，这笔钱我要挣不上了，因为这个孩子实在是太笨，他的胳膊、腿不能回弯儿，这多麻烦呀！宝镜和尚就对朴鹿说：“孩子啊，这功夫你练不了哇！”“师父，我也知道，我练不了，您说有什么法子呢？”“这样吧！我把你送回家去吧。”说好了以后，老和尚带着朴鹿来到朴家庄的家门口。

朴老员外家是大财主，有的是牛和羊，一栏一栏的牲畜十分兴旺，门口外一拉溜儿有十六棵龙爪槐树，一边八棵。老和尚带着朴鹿来到门口，家里人可就瞧见了。胆子大点的一位家人问道：“大师傅，您可真有能耐，我们少爷刚出去三天就给教出来啦？这回他能拉屎了吗？会蹲了吗？”老和尚心说：刚三天就教出来了？照样还是不行。宝镜和尚对家人说：“把老员外请出来吧。”“您候着。”家人转身奔里走，时间不大，老员外朴成从里头出来了，惊讶地问：“您把我孩子教出来了？”“有什么话咱们里边说去。”一直来到客厅坐下，家人献茶后，老员外爷问：“您看我这孩子怎么样？”人家老员外爷给钱了，咱也不好推辞呀！老和尚不能说不行。只好推卸地说：“这个，老施主呀，令郎不是不能学，只是现在不能学，他的脑子还没开化，在家里再呆三年以后，脑子再开化开化，然后给我送回去，自然一学就成了，现在还不行。”其实，老和尚就是想推辞推辞，暂时不成，您先给我们布施些银子，过三年以后再说，这是个借口话，推辞话。但是老员外爷当成真的了：“大师傅，我谢谢您了。您虽把我孩子送回家，还是每月的布施我照付。不过都一样，您应给我孩子留下一手工夫，让他在家里练着，您看怎么样？”宝镜和尚道：“好吧！等贫僧走的时候，我看练什么合适，再教他一遍。”老员外爷朴成吩咐准备斋饭，让老剑客青云长老宝镜禅师吃了饭，然后告辞。朴老员外带着几个人往外送，一边走一边急着问：“您看，给我孩子留下一手什么功夫呢？”老和尚憋了半天，发现了院里有好多小牛，便说道：“把这小牛拉出一头来。”工夫不大，把一头小牛牵到老方丈眼前，宝镜禅师对朴成说：“老员外爷，您瞧见没有，令郎没事儿的时候，让他托住小牛的肚子，没事就托牛，这牛不但不能杀，而且要好麸子好料喂养，精心照顾。总用这头牛，不能换，以托起为止。您记住了吗？这是一手功夫。”“谢谢大师傅，没事让他托牛。”“对啦。”“您再给他留下一手。”老和尚心想：这真为难呀，留下什么呢？一边走一边琢磨，一直走到门口了，老员外问：“老师傅，您不再给留手功夫吗？”老和尚心有所思，就说：“老员外，您这不有十六棵树吗？”“不错。”“您告诉鹿儿，要是托牛托累了，就让他用左右胳膊打这些树，左右腿踢这些树。但是，这十六棵树要让人看好喽，不能损坏，专给您的少爷练功用。”“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办到。”这样，老和尚回去了，依然教把式场，到时老员外爷朴成按时送银子来，这些银子不但够吃、够喝，还有了富余。

三年的光景，青云寺果然发了财。僧众们的僧袍，单、夹、皮、棉一年四季穿戴之物，每人都做了好几身。吃斋的时候全都是大馒头、大米饭。大家伙儿十分感谢宝镜长老。这一天，吃完早斋以后，长老坐在禅堂里休息。门头僧“噌噌增”地跑进来道：“阿弥陀佛！老人家，朴家庄的朴老员外带着他的儿子来了。”老和尚一哆嗦：坏啦，又给我送来啦！我怎么能再支他个三五年的，我的庙起码够吃、够喝了，我就推了。“阿弥陀佛，有请！”时间不大，老员外带着儿子朴鹿进来了。老和尚一看，朴鹿晃晃荡荡跟半截黑塔一样，又粗又壮，两只大眼睛真有神儿。这朴鹿

怎么不发呆了？老员外赶紧跟老方丈彼此见礼，又对朴鹿说："鹿儿呀，给师傅行礼吧。""恩师在上，弟子朴鹿参拜。"会说话了。嘿！宝镜禅师很高兴。忙说道："阿弥陀佛，起来！起来！您爷儿俩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呀？""高僧呀，我谢谢您啦，您给我们孩子留下的这两手练出来了。""嗷，您说说。""鹿儿把这头小牛犊子托了三年了。一天到晚好麸子好料喂着牛儿，你猜这牛有多大分量了？都五百多斤了。但是朴鹿从小就托这小牛呀，没事就托它。这五百多斤的牛托起来，胳膊都不显累。一托就托半天呢！再说这孩子的胳膊也有劲儿了，天天打这十六棵门槐，一胳膊打下去，这槐树'哗哗'地山响，脚踹也是一样。高僧呀，他越来越聪明了，现在，不但胳膊、腿脚灵便了，而且脑子也灵活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宝镜和尚有些含混搪塞地说："老员外，这个……这是您家门有德呀，练出功来了。"其实，老和尚心里明白，拿胳膊打这槐树，只不过是操练操练筋骨，操练操练皮肤，长进是长进，但主要的功夫是在托牛上，他托牛的时候得用力，牛随着日月增长，力量随着日月增加，他一用力，内五脏全得用力，慢慢地他的脑子开化了。三年了，这是该着的事。"老员外，您把令郎放在我这里吧！他现在行啦。""您说三年后给您送来，孩子还真成了，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老和尚一想：嘿！这青云寺真是青云直上了。

老员外给了五万两银子，扩大了把式场，重新修建了青云寺。老和尚在这儿辛苦教朴鹿，有这三年的打树之力，三年托牛之功，教给朴鹿浑身横练，骨硬如钢，一口真气能抗刀枪。老和尚教给他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棍沉力猛。眨眼间一晃就将近十年，朴鹿都二十好几了，他身体高大，能耐也真好了。朴鹿还有一样本事，能蹿能蹦，这可不简单，比傻小子于恒都棒。宝镜和尚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生铁牛朴鹿。这青云寺让朴老员外给布施得也了不起了，置了很多的庙产，再加上僧众们多少也能干点儿活，劳动劳动，就是没有香火收入，也有饭吃，老和尚总算有了功劳，青云寺很不错。

这次尚道明、何道源来了，师兄弟见了面，老和尚才把青云寺的事情说了。和尚传话："来呀，把朴鹿叫来。"时间不大，朴鹿一挑帘进来了："师父。""哎，见你两位师伯。"接着又对尚道明哥儿俩说："这就是你侄子朴鹿，我给他起的外号叫，'生铁牛'。""师伯，侄男朴鹿拜见。"两位仙长一瞧，可不是这孩子会说话了。"侄儿免礼。""多谢师伯。"问了问孩子功夫，嘿！对答如流，一点儿都不傻，太好了。

师兄弟几个说话说长了，才把老剑客爷张鸿钧到北京的事情说出来了。宝镜禅师也说："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李国良电给我下了张请帖，约我参加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要不这么办，咱们去一趟。"老仙长尚道明点头道"我给你教出一个师侄来，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童林。"宝镜很高兴："我早就听说了，我琢磨着是你们俩教出的弟子，这个孩子可给咱门户露大脸了。头下南七省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咱们上他家住着去。"尚、何二仙长点头："太好了。可朴鹿贤侄呢？"宝镜和尚说："可以告诉他父母，就说跟着师父上北京。"老哥儿三个商量妥当，安顿好了，爷儿四个从青云山起身进北京。

路途很近，时辰不久就到了北京城。跟人一打听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爷四个便进了阿斯门，来到府门这儿。再一打听教师爷的家，这样爷四个才来到海川家中。"叭、叭、叭"一叫门，底下人把门打开了问："您找谁？""童林在家吗？""您候着啊。"时间不大，刘俊出来了："哟，师祖！"趴在地下磕头。孩子们都过来行礼。"我师父不在家，今儿一早到牛街清真寺去了，是丁大爸派铁三爸把我师父请

去的。"老哥儿仨想:住在童林家不太方便,人家里有女眷,童林到清真寺,咱们跟笳海爷也不错,怎么不上清真寺去呀?哥儿仨商量已定,刘俊要陪同前去,三位老人不许,便从海川家出来,带着朴鹿直奔清真寺。

来到清真寺顺着角门往里来,正听见老笳海爷喊:"什么八卦盘龙绵丝掌呀,你这是弹腿!"老笳海爷意思是说,你这是从弹腿里运划出来的。这后几个字儿还没说出来,这哥儿俩念佛了,气得宝镜也念佛,海川也在发愣。海川暗自思忖:敢情是弹腿,师父呀,这怎么能让我兴一家武术呢?老笳海爷一瞧,坏了!我这里说人家徒弟,师父来了。老哥儿仨过来跟老笳海爷彼此见礼,寒暄了几句。鼓上飞仙丁瑞龙等众人都过来,跟两位仙长和高僧行礼。最后海川过来给师父行礼。这时,老笳海爷金元往里让:"咱们屋里说话去吧。"尚道爷一摆手:"老笳海爷,您让我徒弟在台上练功,又说海川练的这是弹腿,他练的哪一招是弹腿?""啊,尚道爷,我这是跟他闹着玩。""不能闹着玩,因为海川的功夫正在上进之期,我让他另立门户发扬光大,您说他这是弹腿,这不是当头给他一棒吗?因为练弹腿,还练得过您清真贵教去吗?那是贵教的拿手功夫!您不给我指出哪招是弹腿来不行。""这个……,道爷,我这是跟海川放个大话,闹着玩呐!他的功夫根本不是弹腿呀!""既然不是,您老笳海爷为什么说呀?说出来多大影响,因为您是武林的老前辈呀。"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哥儿仨一起对付老笳海爷。老笳海爷急中生智道:"哎,这么办吧,我这儿有几样小玩意,我练出来了,您练出来了,童林就不是弹腿。我练上来了,你们哥儿仨练不上来,那么童林练的就是弹腿。"就叫寒拘着火了,虽说宝镜禅师是出家人,但也沉不住气呀:"阿弥陀佛,老笳海爷,你这可不对。你是要凭功夫把我兄弟三个给撅了!好啦,你拿出什么样的功夫来?我们开开眼。""咱们大家全上月台吧?"

海川下来,这老哥儿四个上了月台。"瑞龙,给我预备桌子。"好像老笳海爷经常练这手功夫。时间不大,硬木的八仙桌放在月台的正中,桌面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大海碗,拿过一个水壶来盛上了水,倒得满满的,说真的,微微地一动就洒。得了,大家伙儿全下去了,老笳海爷一伸右手攥住这桌子一条腿的底部,左手一捋胡子,说了一声:"起!"一只手就平着把这八仙桌给端起来了。海川点了点头,心说:就这一手,一般的人就办不到。就看老笳海爷右手端起八仙桌,那碗里的水纹丝不动,他一口气在月台上跑了三圈,离开这哥儿仨可远了。只听老笳海爷大喊一声:"接着。"右胳膊微然一震,"唰!"这八仙桌从手里飞出去就奔宝镜了。宝镜禅师拿四个指头一沾桌腿一敛神,"唰"地这么一转身,顺着宝镜禅师的左腕子也跟着出去了。老笳海爷接着了,转了一圈,"唰"又奔了尚道爷了。尚道爷四个手指一沾桌腿,卸了力,平端着之后,"唰"又奔老笳海爷了。老笳海爷转了一圈,"唰"又奔何道爷来了,何道源转了一圈,也奔老笳海爷了。老笳海爷一个人逗他们僧、道哥儿仨,后来觉得不大合适,就自己端着这桌子腿练开了。这功夫可就不小了,把爷儿几个都看直了眼。伍金堂、铁三爸没看过这惊魂动魄的功夫呀!连海川都点了点头,心想:看来练到老学到老呀!人家四位成名的剑客,那功夫才算到家呀,自己还得好好地练啊。海川一边想一边看,这桌子飞也似地兜起风来,真是技艺纯熟,运用自如。最后,老笳海爷把桌子接住,大家伙儿过来一瞧,这碗水,没洒一点儿。

伍金堂把这碗水端走了,拿块抹布来重新把桌子抹干净了。"三位过来,这头一手转桌子,三位就算练上来了。再看看,我这第二手。"尚道爷、何道爷一想,完

了就完了吧,您怎么还有第二手?“无量佛!老筛海爷,这第二手是什么呢?”老筛海爷马上派伍金堂拿来一刀元书纸,然后说道:“诸位看看,这是一刀一百张,一张不差,平平地放在八仙桌的当中。”老筛海爷一伸手往这当中一放,眼望众人说道:“我这巴掌在这里放着,我打丹田提一口气,说一声‘嗨’九十九张没毛病,最后一张,就是第一百张上头有个巴掌印,我用气吹上一下,这巴掌印就得掉下来,正是一只手,这叫‘隔山打牛’。”这就是童海川练的“八步打灯”的真功夫,也就是气功。您发出功来,当中有什么隔着的,都挡不住,直到最后,您用在什么地方上,什么地方就见功,这一招,没有内力办不到。老筛海爷说完了,把这右手放好喽,左手一捋颔下银髯,说了一声“嗨!”由打肾眼一口真气运起来,老筛海爷把手提起来了。看了看九十九张没毛病,第一百张拿起来,果然有个巴掌印,轻轻地用嘴一吹,“噗!”这巴掌印掉下来了。大家伙儿“哗”一鼓掌。海川一看这招还可以,他也能来两下,丁大爷也能凑合,但铁三爸跟伍金堂就根本不可能了,他俩看得目瞪口呆,两眼发直。“来吧!你们哥儿仨试试。”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过来了:“阿弥陀佛,九十九张纸放在这里,贫僧用四个手指按上,我说一声‘嗨’,第九十九张上也没有痕迹,只在第九十八张上有痕迹,贫僧一吹‘噗’就掉下来。众位看吧。”这老四位比上劲儿了。宝镜禅师把四个手指平放,“嗯!”鼻孔之中省力,气贯在丹田,“嗨!”地一声之后,拿起来看纸,果然前九十七张和第九十九张都没事,唯有第九十八张上四个手指印,一吹“噗”一下掉了。众人“哗”一鼓掌。宝镜禅师这算练下来了。何道爷说:“这好,我的师弟用四个手指,贫道我用三个手指头。”说着,何道爷将食指、中指、无名指放在纸上,老仙长也是丹田提气,说了声“嗨!”九十八张纸中唯有第九十七张上有三个手指印,用嘴一吹,“噗”掉了。“喝!”大家伙儿齐声喊好。尚道明过来:“这么办,山人用两个手指头。”说完,将食、中指放在纸上,“嗨”了一声,气贯丹田,一抬手九十七张纸中,唯有第九十六张上两个手指印,“噗”一吹也掉了。老筛海爷脸儿一红,这招没有拿住两位道爷、一位高僧。尚道爷又问筛海爷:“您还有什么曲手的?”“啊,我还有一手功夫,咱们还得练练。走,瑞龙,派人把我的点穴镢拿来。”时间不大,丁大爸把老人家的单只点穴镢拿来了,又拿来一根绳儿,这绳儿有三尺多长。大家来至东殿的前廊上,抬头往上看,很高很高,不是有重檐和椽子头吗?老筛海爷一拔腰,就上了东大殿了,在这檐头上蹲下来,用手一摸,敢情这上边儿有老筛海爷练功的镊头钉。老筛海爷把这绳儿就拴在镊头钉上的一头,又把另一头拴在单只点穴镢的粗头上,拴两扣儿,一扣儿再系一扣。然后慢慢地一撒手,这绳儿底下拴着单只点穴镢悬在半空,老筛海爷就下来了。

这段书叫僧、道、俗会筛海。按理说,像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宝镜禅师、老筛海爷金元,他们四位的身份就不应当动手啦,真要是擦拳比武,又没有那个仇恨,况且眼前站着的都是他们的下辈,甚至是晚几代的人,万一哪个人一失手,这一世的英明付之流水,很不应当啊。那么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双方的不对,首先是老筛海爷不对,他不应当说童林练的是弹腿,做长辈的哪能这样呀?甭说童林这个人还不狂。就算童林在长辈前面有点发狂,也应当从正面规劝。相反的尚道明他们哥儿仨也有不对的地方,既然老筛海爷把话都说出来了,能收回去算没说吗!也不能得理不让人,非要质问老筛海爷,我这招里哪一招是弹腿?老筛海爷也无法答复,如果老筛海爷真没本事,也要吃尚道爷哥儿仨的亏了。但是人家老筛海爷有能耐呀,这样寒拘着火啦,骑虎难下,才有这三试绝艺。比如说,他们哥儿仨练的武艺,跟老筛海爷比的是三样东西,哪样都不好练,

哪样都得十几年的功夫,如果谁一个练不上来,他们可就栽了。

老筛海爷从房上下来了,尚道爷就问:“老筛海爷,您悬的这点穴镢是怎么练法?”筛海爷说:“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您们看见没有,要两个手指头一指,把这点穴镢的小头儿掐住,因为小头向下的。一坐腕子‘唰’地一下,把这点穴镢给悠起来,跟前檐一平,这就很高了。人随着一悠起来,当它的力往下行的时候,人的双脚轻轻一点铁镢,就得落到这铁条棍上,跟着往下一沉,然后拔腰上房,棍儿下来了,他上房了,这就算练成。如果你飞身行落在棍儿上,棍儿下来了,人也下来了,就算你输了。”这手功夫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不到他们几位的身份练不上来。老筛海爷说完了,尚道爷点点头:“谁先练呢?”宝镜禅师过来了:“这么办,二哥您先练,二哥练完了,三哥练,然后瞧小弟的。我练完了,老筛海爷再练,让老筛海爷最后练。”尚道爷说:“好吧。”就拿这手指头一悠,单只点穴镢“唰”地一下起来了。人们眼睛往上看,只见尚道爷往上一纵,脚尖一点地,一弓腰,抱元守一,“一鹤冲天式”,身轻似燕。当这铁条还往上走时,尚道爷轻飘飘落到铁条上,再落到这点镢上来,随着点穴镢往下一落,尚道爷“叭”一拔腰,“噌”来到东殿顶上。“无量佛!”一声佛号,尚道爷飘身而下,众人一鼓掌,喊好。何道爷也练上来了。两位道长练好以后,宝镜禅师过来道:“阿弥陀佛!”也长腰起来,看了看绳扣儿,其实宝镜禅师不是看绳扣儿,而是用手一捻,把两个绳扣儿给捻成了一个。宝镜禅师也按原样练完了以后,这扣儿可就松了,要到老筛海爷一练,这棍起来,老筛海爷这么一长腰的时候,脚挨不着棍儿,这棍儿可能就要落下来,老筛海爷就要栽一个跟头。尚道爷、何道爷人家不办这事,宝镜禅师可就不然了,但他的这个举动任何人都没看见,老筛海爷也粗心大意。宝镜禅师练完了,“阿弥陀佛”!飞身下来,洋洋得意地说:“老筛海爷,该您的了。”

老筛海爷过来了,拿手指头掐住了这点穴镢的镢头,“唰”地一下,人们的眼睛往上一看,只见老筛海爷十分起劲。老筛海爷揪长衫,脚尖一点地,刚要起纵,可是这根绳轻轻地落下来,上头那点穴镢没有了,不翼而飞!尚道爷身法多快呀,“燕子三抄水”,飞身形来到东殿的中脊以上,老筛海爷也上来了,两人四外观瞧,整个清真寺内清肃肃,静落落,十分寂静,没发现人。宝镜心说:嘿!这是哪位呀?把老筛海爷成全了,不然的话他非栽下来不可。何道爷也有点儿傻眼了,老哥儿几个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份可不软呀,怎么当着我们把点穴镢拿走了?众目睽睽之下,我们都寒碜了,老筛海爷很难过:“哟,我的点穴镢没有了。”尚道爷安慰说:“老筛海爷,别难过,能拿走您点穴镢的,可能是武林道的前辈,像我们四人的年纪和在武林中的身份,不应当着晚生下辈在此试艺,万一有一个人练不上来,不是把半生的名誉付之东流了?老筛海爷,您出的这个主意可不怎么样,我们弟兄仨也不应当陪您。今日之事,双方都有过失。看来,拿走点穴镢这是教育我们几个人呢!”老筛海爷点点头:怎么这位当着我们的面拿走点穴镢,我们不知道呢?这得多快呀!他从东殿的檐头探身下来,伸手抄点穴镢,然后他得走,当这绳往下来的时候,要打算晃身下来,离开这清真寺,没那么快呀?再快也能看见你,人的身法快,还能有眼睛快?那么这个人当着我们大家伙儿眼底下,拿走点穴镢,我们就不知道?看来这个人可了不得。海川也吓愣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我二位恩师的本领我童林可是知道的,比我强万倍呀!老筛海爷跟师叔宝镜也是他们同辈的人,功夫也差不多,那么拿走点穴镢这个人,岂不是超人吗?甭说比我,就是比四位老前辈,那也高得多呀!哎呀!学无止境啊,鼓上飞仙

丁瑞龙也有这种想法。

这里尚道爷说:“老筛海爷,屋里说话去吧。”大家伙儿跟着来到北屋,分宾主入座。尚道爷细问:“海川呀,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海川这才禀明原委。然后问尚道爷:“师父,我看您们老哥儿几个要在清真寺住下来?”“啊! 对了,我们就住在清真寺了,不过你回去不要往外声张,有什么事可以到清真寺来,跟我们哥儿几个商量商量,千万不要独断专行。我们这次来京,确实另有事情,你先回去。”海川答道:“师父,师叔,老筛海爷这儿方便吗? 不如住到弟子家里去,孩子家里有的是地方。”“我们原是想住到你家里,看来老筛海爷这清真寺里可比你家里清静多了。我们老哥儿几个住在一起盘桓盘桓,我看也不错嘛。”筛海爷也说:“我们有事找你去,至于住哪儿都一样,今天我们哥儿四个都有不对之处,得了,别说啦! 你先回家吧,有事你就来。”海川答应着,辞别了二位恩师、师叔、老筛海四位前辈,然后往外来。丁大爸、铁三爸他们几个给送出来,到了角门,海川拦住:“丁大爸、铁三爸、伍爷,改日再会。”丁大爸连连致意道:“不瞒侠客爷说,我不请您了,因为您跟双龙镖局有关系。可能在明年三月三北京城里有点儿事,几位老人家来大概也为这个。咱们改日见吧。”海川告辞出来,一个人往北走,越想心里头越急,恨自己的功夫还不够。眼看着都到牛街北口了,迎面来了个人:“师父,您赶快回家吧。”海川抬头一看,心里不由得一惊。

第四十七回

北口外丢镖结义气　护国寺收徒惹是非

上回书说到四剑客三次试绝艺,海川从清真寺告辞出来,往北低头而行,想起清真寺四位前辈比试,十分惊险。这筛海爷的点穴铜镢尚且不翼而飞,看来武林的高人太多呀,赶紧回家吧。猛然迎面有人叫他:“师父。”海川一看,正是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海川忙问:“俊哥儿,你来干什么?”刘俊行礼,然后站在旁边:“师父,您快回家吧,有位教师爷来咱家,把我师弟们都打啦,还在家里等候您呐。”海川一听,这是怎么回事? 看佛敬僧,我童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也应该等我回去呀,为什么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投井下石,把我徒弟都给打了? 这太不像话!”刘俊呐,怎么回事?”“师父,咱们爷儿俩一边走,我一边告诉您得了。”爷儿俩一边赶紧往前走,一边急着谈事情,穿大街,越小巷,赶奔雍亲王府自己的家。刘俊把事情谈了,海川一听恍然大悟。

这几天,海川不是常往外来吗? 三出前门呀。这徒弟们当中不一样,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甚至于铁罗汉吴成,这些人都能安下心来,跟着师哥练功。可是,第一个不安分的就是这个夏九龄,他总爱惹事,还撺掇司马良:“咱们来北京这些日子了,你我都是江南人,北京的五坛八庙皇王脚下,咱们都没逛过。说真的,师父今天不在家,咱们逛逛去。”司马良摇头说:“你呀,省点儿事吧。别让师哥为咱作难了。师哥不依咱吧,好像做哥哥的管咱太紧,又不是咱师父;依咱吧,到外头,你就不同自己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师哥为我们受责。依我说呀,好好地练功吧,师父的能耐咱们要下劲学呢。”“二哥,练功也不在这一天吧! 真是的,再说

咱们也没闲着，师兄弟从功夫上比一比，咱也不落在别人后头，我们素常素往也是刻苦用功嘛。今天趁师父不在家，我们出去玩一玩，看一看，逛一逛，很快就回来，师父也不知道。”架不住夏九龄死说活磨呀，时间一长，司马良到底让夏九龄说服了。他俩从几岁上就在一块，每次都这样，司马良就得归顺，这回又成了顺民。

小哥儿俩收拾好了，来找刘俊，刘俊问：“你们俩干什么去？赶紧到场子里练功。”九龄乐呵呵地说：“师哥，我们跟您提点儿事。我们从扬州来到北京这么长时间，净练功了，师兄和师父督促得严，不得空闲。我们哥儿俩今儿打算逛逛大街去，一会儿就回来。师哥你给我们遮盖着点儿，师父来了，您别提，可以吗？”“二位贤弟呀，这不是让哥哥我为难？北京城藏龙卧虎，别说咱哥们岁数小，但都有一手好功夫，万一你给师父惹点儿祸，就对不起师父。当然，师父收徒弟一场，还怕惹祸吗？但咱们要让师父为难，就不算孝顺的弟子。师弟呀，你们两人还是好好练功得啦，让你们去了，哥我怕你们惹事。”“您怎么也这样说呀？咱只是没上过北京，想开开眼，不管到哪儿，眼睛不睁开，有什么事咱们只当没瞧见，耳朵塞上点儿白蜡块儿，听见什么信儿了，咱们只当没听见。师哥，您给我们一会儿假得了。”两人这么一磨，刘俊也想：我这做师哥的，人家又先进门，够尊重我的了，应当让师弟们去活动活动。刘俊便说：“好吧，给你们点儿钱。”夏九龄马上拉住说：“我们哥儿俩都有，这您放心得了。”哥儿俩高高兴兴地打府里出来了。小香、小翠、玉耳这仨都噘嘴。小香嘟哝着说：“兄弟呀，你们哥儿俩都去了，不带着我们。”其实玉耳倒挺明白，五个人一齐走，要了命师哥也不会批准，去俩还能凑合。他们哥儿俩出去没事，过几天，咱们再告假。

哥儿俩出来以后，上哪儿呀？离开王府到富贵巷，就发愣了，京城地方太大。走到成贤街口，由南往北过来一个老头，一拍两人的膀头：“二位少爷，我也在柏林寺住，咱们是街坊，你们不是雍亲王府的吗？”“是呀，大爷。”“你们俩怎么出来了？”“老大爷，我们没逛过北京城，因为我们是扬州人，离这儿太远，您说北京城哪儿的集市最热闹”“什么集市呀？”“您看我们乡下都有集市嘛，做买做卖，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呀。”“嗽，您是问这个呀。”老头十听，哈哈笑道：“北京可有大集，我告诉你们，初一天齐庙，初三土地庙，初四花市集，五、六白塔寺，七、八护国寺，九、十隆福寺。”哥儿俩一算计今天正是护国寺。夏九龄便问：“哎，老大爷，那我们跟您打听打听，怎么走呀？”“嘿嘿，两位少侠客，你们出成贤街西口往南，过了后门桥，走龙头井，斜着往北奔定阜大街，到定阜大街远远地就看见护国寺了。”小哥儿俩听完老大爷的话，道了谢就奔着那条道走去了。

一路之上，繁华似锦，这是都城啊1等来到定阜大街远远地望见了护国寺，这是个大庙呀。来到大门口，善男信女烧香还愿的人很多，人群稠密，拥挤不堪。山门都开着，上头有一块匾额，书写着“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几个金字。小哥儿俩也跟着人群进去啦，头层殿完全都是针篦棚儿。什么是针篦棚儿？就是卖针的、卖篦子的。那年头，单有这么一种人，男人群里不走，女人群里打晃晃，上一眼，下一眼，品头论足偷看妇女。瞧着这些人，小哥儿俩就觉得别扭，但小哥儿俩不敢多说话，再说哥儿俩出来是师哥特意恩准的，我们不能给师哥找事，更甭说师父了。这么着，小哥儿俩可往后走来了。来到二层殿，这里都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和卖艺的，还有摔跤的。三层殿，都是卖花的，卖烟粉的。再往后四层殿，热闹极了。小哥儿俩逛得口干舌燥，便来到西边的塔院，这里人也不少，前面有个大茶馆，盛友如云，高朋满座。夏九龄说：“二哥，我走得挺渴的。”“你渴了，我也早渴了，咱喝

点茶去。”这样,哥儿俩来到茶棚,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赶紧过来,拿着茶盘子问道:“二位少爷,喝点什么茶?您自己带茶叶了吗?”“没有带着,你随便给来点儿茶,端两盘干鲜瓜子就得。”时间不大,人家把茶沏好了端上来,瓜子也端上来。小哥儿俩一边喝着茶,一边嗑着瓜子,高高兴兴。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哎呀,这两天我高兴得没法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呀?”“我不知道呀。”“告诉你,练完了功以后,你们全走了,师父不让我走,让我收拾场子,搬搬板凳擦擦军刃,多干点活儿。我有心不愿干,干吗我练功,还管这个呀?敢情师父暗中都教给我绝艺了,这绝艺这两天练得这熟啊,我想施展施展,可惜没有对手。您知道我这绝艺是什么?”“我哪儿知道你这绝艺是什么?练练我瞧瞧。”“哎呀,哥哥我不能练呀!我要一练叫你学会,那怎么行啊。这绝艺是秘不传人的。”“兄弟,这话说远了,前些日子你知道师父让我完了事不叫走,叫我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师父把我叫到屋里,已经提前教给我绝艺啦。哈……你知道吗?”“哟!真的。师哥,您学的什么绝艺啦。您练练,我开开眼。”“可是师父也跟我提了,不让我到处边显耀,兄弟你不是外人,这样吧,我先练练,你瞧着,接着你再练。”“好吧。”司马良、夏九龄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练功的。一看这二位都是四五十岁,穿着打扮也跟别人不一样,这两人都穿着白绵绸的汗衫,腰上没扎绳儿,大褂在边儿上放着,脚底下是螳螂肚的靴子,靴子上头扎着五毒蜈蚣、蛐蜒、蝎子……全有。再往这身上看,两人的身板挺好,都是新剃的靛青头皮,五股三编小辫儿盘在脑瓜顶上,在太阳穴这儿,辫穗儿搭拉下来两道肉杠子小眉毛,两只趴趴眼儿,趴趴鼻子,三角菱口,一嘴碎芝麻牙,一对锥把子耳朵,青胡子茬儿,脑门上挤着好些个红点,都是什么对大天呀,闭十呀,天杠、地柱呀,虎头钻九篓啊,尽点的是这玩意。左右太阳穴贴着两贴太阳膏,一贴蓝纸儿,一贴红纸儿。喝!这二人长得狗性气,一瞧就不是好东西。

原来他们的场子就在塔院西北角的天亮门里头。这有一片房子,就是师父开的把式场,师父教他们。这俩一个叫王虎,外号叫滚地雷。那位姓赵,名龙,也有个外号叫净街神。他们都是吃仓的人,在当地就是混混儿,出来就横着,指着打架吃饭。什么打群架呀,打疯狗呀,骂傻子呀,踹寡妇门呀,刨绝户坟呀,哄哄小媳妇、大姑娘上庙呀。一句话,就是沾点儿小便宜,干点儿嘎咕事。这会儿,两人又逞能呢。王虎说:“哥哥,我给你练练师父教给我的绝艺。”他说完了以后,往这一站,骑马蹲档式,两只胳膊往前一伸,龇牙咧嘴,就这样,然后一调脸,双拳又往前这么一伸,“嘿!”两下练完了。赵龙一瞧,“这叫什么功夫?”“这您不懂,刚才那是老虎大张嘴,绝艺呀!”“嗷,现在这下呢?”“现在叫张嘴的大老虎,专门吃人哪!”“哈……你这能耐跟我比起来,可就差远哩。”“那么哥哥,你练练,我瞧瞧。”赵龙站起来,两只胳膊顺着左、右两臂往前一伸,跟着一转身,两只胳膊又伸出去了。”“哥哥,您这叫什么?”“我这也是两招呀,刚才那招叫一条扁担。”“那么这招?”“叫扁担一条哇。”司马良、夏九龄这个乐呀。夏九龄一仰脸儿,嘎嘎地乐出声了。

王虎、赵龙一听有人笑,可就不乐意。再看司马良和夏九龄,原来是两个小孩。一个梳着双歪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颈;一个梳着冲天杵的小辫,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王虎冲着赵龙一努嘴:“看见啦沾点便宜”王虎说着话就过来了:“二位学生,下学啦?哥儿俩出来逛庙喝茶呀?伙计,茶钱回头我候了。”这回王虎就得着苦果子了,夏九龄“啪”一拍桌子:“你是什么东西,想找我们哥儿俩便宜。用你候钱这茶还能喝呀?喝茶,小太爷有钱。”“喝!我们俩练功你们乐啥?”“练得不好,就兴人乐。练得好,我们还要学呢。可惜你们这老虎大张嘴,张嘴大老虎,人

家老师父不过蒙你们点钱,你们家也投供过文武圣人。"夏九龄这小孩够损的:"你们家没人读过书,没人练过功,文武圣人都不从你们门口走?""哎哟,好小子,竟敢揭我们哥儿俩的短儿。哥哥,过来!拿你的一条扁担揍他,我拿我的张嘴大老虎咬他!"王虎说完,奔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对准夏九龄就来了。九龄一叼他的腕子,坐在椅子上抬右脚,"啪"一下,踹在王虎的胸口窝上。只见王虎"噌噌噌"往后一退,"咕嚓",把旁边那张桌子撞倒了,茶壶茶碗"呼啦啦"全掉在地上。他捂着脚、捂着腿"哎哟"去了。赵龙就奔着司马良了,赵龙往前一赶步,举起扁担就打,司马良往旁边一闪,抡圆了胳膊,给了赵龙虎一个大嘴巴,顿时,他这腮帮子跟炸龙虾片一样,"嗯嗯"就鼓起来。好嘛,槽牙也给打活动了,腮帮子也破了,鞋也掉了。"哎哟,他打了我了,疼,疼。"王虎刚起来,赵龙又来个"咕嚓"。小哥儿俩"劈里叭嚓",把两人打得王八吃西瓜,连滚带爬。夏九龄愤愤地说:"你们俩要是鸡蛋,非把你们俩的黄给砸出来!""小子你们等着嘿!"说完两人抱头鼠窜,"噌噌增"出了茶馆西门,奔西北角塔院那边的月亮门钻进去。

夏九龄、司马良站在那儿整理整理衣服,两人还怒气不息。伙计过来了:"得了,二位少爷,您把人也打了,你们哥儿俩不是也给茶钱了吗?你们走吧。我们这小买卖也是……庙上才有这么两天买卖。您别在这等着了,他们不出来啦!""不!他不是让我们俩在这儿等着吗?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夏九龄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啪"地就拍在桌子上了。"摔坏了你们茶壶、茶碗我们赔,把你的桌子砸坏了,我们也赔。他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我们就等着,带着徒弟来也没事,领他师父来也可以!"这伙计一摆手道:"二位少爷,怎么能这么说?人家老师哪能办这个事呀?请问二位小爷怎么称呼?""你要问我,我姓夏叫九龄,人称多臂童子。这是我的哥哥,复姓司马叫司马良,有个外号叫玉麒麟。提起我们俩来,北京城没有名,提起我们的师父来,在北京城大小有个名,他是北城根儿爱新觉罗雍亲王府的教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哗"地一下,你就知道这童海川的名有多大,会武不会武的黎民百姓,逛庙的耳朵都支棱起来了。北京大柳树,南京沈万三,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呀?堂堂雍亲王府教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奉圣旨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威震江湖!这得了吗!伙计的耳朵都给震响了。"哎哟,二位小侠客爷,要是那样,您得了!您好鞋不踩臭狗屎。刚才那二位是臭狗屎,您二位走得了。""伙计要不是冲着你,怕扰你的买卖,我们非在这儿呆着不可。既然你说这个,好吧,二哥咱们走吧。"说完夏九龄、司马良扬长而去。其实,塔院月亮门里头,人家师父就在那儿站着呐,这一切话都听见了。这个师父可不得了哇!此人姓焦名雨字秋华,有个外号叫竖臂摘星。同门的师兄就是本护国寺的大喇嘛,姓马名字叫马宝善,有个外号叫丑面佛。哥儿俩都是好能耐。铁罗汉吴成就是他们俩的小师弟,不过没见过面,他们是一师之徒,都是云霞道士杜清风杜老仙长的弟子。焦秋华,内外两家,使一口刀,武术高强,威震草地十八寨。要在草地做下买卖来,甭管做多少银子,您得乖乖地交给焦二爷百分之三十,草地上出多大的漏子,多大的风险,姓焦的给您顶着!您要不给可不行,焦二爷是您的劲敌。这是人家焦雨凭胳膊腿儿打出来的。不管你关南的什么买卖,富商大贾,镖客,来到草地,你也得给焦二爷上点供,得说点好的,不然的话,你可吃不开。

有一天,吃完早饭以后,焦二爷在客厅坐着呢,好几个伙计在旁边伺候着。一挑帘打外边进来个人,这人姓曹叫曹成,有个外号叫巧嘴八哥。"请二爷安"焦二爷一伸手:"起来!怎么回事?你打哪儿来?""二爷,我得跟您说点儿事。您说咱

们草地，西北上一带，论名声得让咱们爷儿们过去。可是他们关南的买卖，就有对咱们瞧不起的。"焦二爷的品性、脾气很暴，一听这话，忙问："啊，谁呀？""就是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里的金弓小二郎李国良。"焦二爷不解地问："李国良，怎么啦。三节再寿，他不是给咱送礼了吗？""不错，三节两寿是给咱们送礼，可是咱们草地去的人，到他东光裕镖局就另眼看待。你就拿我说吧，这李国良把我给轰出来了。爱屋及乌，看佛敬僧，二爷，他也不应当把我轰出来。"原来曹成过去在李国良那儿当过伙计，由于他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叫李国良把他给赶出来了。后来，他到了草地投奔了焦二爷，他知道李国良就仰仗着西北这股道儿，没有这道儿，李国良吃不上饭，曹成几次跟李国良的镖车闹事，李国良都忍了。这会儿他又跑到焦二爷面前给李国良上眼药来了。焦二爷的脾气过于暴躁，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曹成，李国良敢瞧不起咱们爷儿们，我的话，是他东光裕的镖都给我扣下！"这可坏了，没有几天连扣五拨，这下李国良可倒了霉了。

李国良不走别处镖，只走西北这一条道儿。从北京来说，他必须出德胜门，人官沟，然后奔草地十八寨。所以，他一点都不敢得罪焦二爷。这回五拨儿镖连着给截下了，人都扣到焦家寨，连镖师、伙计都没放。最后一拨扣完了，禀报焦二爷，镖师、伙计五拨儿，一共十八万两银子，全给扣下了。焦二爷听完说："好啦，把这五拨儿的镖师、伙计全给我叫上来。"五拨镖师、伙计都很惊慌地给焦雨跪倒磕头："焦二爷，我们镖主没得罪过您啊，您这是怎么啦？""哈……嗽，非得李国良得罪我，我才动你们的镖呐？你们五拨儿人回去，今几个我用点儿钱，这十八万两镖银我都给扣下了。告诉李国良，打算要这十八万两银子，叫他自己来。听见没有？""是，焦二爷。"镖师、伙计敢惹吗？姓焦的一口粘痰，把我们镖师、伙计能给啐死。没法子，五拨儿人回来了，来到东光裕镖局。李国良算着这日子有西北口的镖该回来啦，怎么没回来呀？他正纳着闷儿呢，五拔儿人都进来了："李镖主，咱们的镖叫人家扣了。""谁？""焦家寨的焦秋华。""不可能啊！三天两头咱们的礼总送去，凡是焦家寨来的人，不管干什么的，上至头目，下至伙计，咱都好好待他。这条道儿他姓焦的给咱赏了面儿。""您看，人家焦二爷说了，五拨儿共十八万两银子，他准备花了。打算要这些镖呢，你自己去。"李国良喝着茶，在客厅里坐着，心说：我跟焦秋华没有这么大的仇恨呀！但是我去焦家寨，我干得过人家吗？五拨儿镖师、伙计干不过竖臂摘星焦雨，就是我李国良去了，六个算一个我也打不过他！那我这镖银还要不要了？下拨西北的镖银，我还保不保了？我得吃这碗饭呐，十八万两银子我赔得起吗？李国良琢磨着，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后来他一下子想起个人来，他有个拜兄，就是护国寺的太喇嘛。这喇嘛论势力也不小，他就是丑面佛马宝善。

第二天吃完早饭，国良换件衣衫，溜溜达达就奔护国寺来了。今天不是开庙的日子，没有什么人，关着山门，推角门进去，一直赶奔禅堂院。来到后院，到了喇嘛的禅堂，挑帘进去。喇嘛爷在外边的椅子上坐着呢，光头没戴帽子，穿着紫袍，挽着袖面，显得精神很好。李国良一见便道："哥哥，您好哇，给您请安了。""哟，国良来了！快坐下，坐下。"小喇嘛沏上茶端进来。"哥哥，我求您来了。""什么事？""这西北草地做买卖，出了点儿漏子。到草地五拨儿镖银，都叫人家扣下了。""谁呀？""焦家寨的竖臂摘星焦雨。现在把五拨儿人都放回来了，他说要银子，得我自己去，因为他打算用俩钱。我不敢去，我的能耐哥哥您知道。我到了那儿就蔵了。所以我找您来了，哥哥您有人吗？""哈……"喇嘛爷乐了："国良，你可真会搬门子，

你知道焦秋华是谁吗?""我不知道。""好,告诉你,这是我的新师弟呀!我跟他说一不二,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他在草地呐,那可不得了哇!我琢磨要是劫镖,你的买卖也就是他敢劫,别人不敢呐!好吧,我给你写封信吧!""真的?哥哥,我给您磕响头。"喇嘛爷取出文房四宝来,写了封信,交给李国良后说道:"你回去吧,带着这封信,就说是我说的,让他赶紧把镖银收拾好喽,给人家送出去,别耽误了,别的就甭提。"李国良怀疑地问:"您先等等吧,哥哥,您有那么大份儿?让他给收拾好了,别的不提,就说要镖来了?""对,你就这么说,让他赶紧给,给晚了不行。"李国良拿着信回到镖局,把五拨儿人全叫进来说道:"你们过来,拿着这封信去焦家寨,就说喇嘛爷说了,让焦二爷赶紧把镖银给送来,别的什么都甭提。焦二爷不给,咱们再想办法。"镖师们心说:这可悬得慌。

五拨儿镖师、伙计都奔草地焦家寨来了。来到焦家寨焦二爷的家门口,不等传话,镖师、伙计全进来了。焦秋华气大啦:"诸位怎么都回来了?""是,是……焦二爷,我们是来要镖银的。""我让李国良自己来,他来了没有?""他没工夫,这儿有封信叫您瞧瞧。他让我们赶紧把镖银拿走,别的什么也别提。"焦二爷急了:"什么,他命令我,吩咐我?哪有这事!"但打开信一瞧,焦二爷又一乐:"李国良这小子还真能剜!他把我哥哥给剜出来,这可不就乖乖地给镖银吗?"于是焦二爷赶紧吩咐伙计们,把五拨儿镖银整理好了,五拨儿镖师、伙计也全走了。这封信怎么这么硬呀?让他乖乖地就把镖银给交出来了?原来焦二爷想这个:哎呀,一来不知道李国良跟师兄有交,二来离开家乡日子多了,也惦着回到北京看看。这样,焦二爷把生意安置给可靠的人,自己带好了银两路费,又带了点土礼,由口外回北京,来到了护国寺。

焦二爷往里走,来到禅堂门口问:"哥哥在屋里吗?"喇嘛爷在外间屋里坐着呢。"谁呀?""哥哥,我瞧您来了。"焦二爷进来,跪下给哥哥请安。老喇嘛爷一搀兄弟,眼泪都下来了,说道:"我以为见不着你了,没想到咱们哥儿俩又见面了。你好呀,你好呀?"焦二爷忙答:"哥哥托您的福,我挺想您的。""快起来,快起来。"赶紧吩咐底下人打来洗脸水,让焦二爷擦脸,漱口。沏好了茶,哥儿俩就喝上了。喇嘛爷又吩咐底下人下去准备饭。

哥儿俩来到里间屋可就聊上了。"哥哥,我来瞧瞧您。""你瞧见我的那封信了吗?""看见了。""镖银怎么着了?"焦雨一笑:"您吩咐了,我敢怎么着,赶紧把镖银就给人家了。"喇嘛爷点头:"不过李国良也不是外人。""嗷,怎么回事?""那是我的拜弟。""我还真不知道,哥哥。他走西口的镖,又是咱们的兄弟,您看这叫什么事?您应当给我送个信去,就不致于发生这次误会了嘛!这一来,我这……我这作哥哥的不是人了。""不,不打不相交,也应当让他受点儿磕碰,做买卖怎能是一帆风顺呢?"哥儿俩越聊越上劲儿,聊着聊着,焦二爷可就饿了,心说:都掌灯时分了,怎么还不叫我吃饭呀?正在这时,听到外面说话:"喇嘛爷,李大爷来了。"喇嘛爷没答话,李国良在外边可说了:"我听说我二哥来啦。"焦二爷一听,李国良来了,忙对喇嘛爷说道:"哥哥,您这……这怎么算,我怎么能见他呀?"李国良一挑帘进来了:"这是二哥吧,我给您请安了,咱哥儿俩没见过面,喇嘛哥哥经常提起您来。咱们哥儿俩没的说,亲兄弟一个样。二哥哥,我走西北的镖,就因为有您我才放心,您把我的镖给扣了,我真抓瞎了。您吐口唾沫都能把我李国良淹死,我没辙了,只好来找喇嘛哥哥求援,喇嘛哥哥一听,说我的门子搬对了。二哥不是外人,是喇嘛哥哥的亲兄弟。我想,那您给写封信,搬您的门子。二哥,您来了,喇嘛哥哥派人给

我送信,我实在太忙,叫二哥久等了。看来,这,这酒菜都准备好了吗?"喇嘛爷道:"都准备好了。""二哥咱们喝酒吧。"焦秋华真没想到,他坐在那儿直发愣:都说李国良这人不怎样,目中无人,谁也瞧不起,可我看他不像那样的人呐,他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是个朋友呀!要是那样,我焦秋华就不对了。焦二爷一想:我不能冷着呀。便说:"兄弟,兄弟,我来了,我看咱哥哥来了,顺便也瞧瞧您,上回那个茬儿,我都有点害臊了。哥哥跟我说你是我们的小兄弟,我真想打自己几个嘴巴,可一想打得怪疼的,算了吧。兄弟,咱们一天云雾散,前头的事情就别提了。""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我看这对我有好处,就说西北这条道,我原来不敢大意,当然这次我见到您以后,我就十分的踏实放心了。"焦二爷大笑:"兄弟,西北这条道,你拿着大顶走都没错。"喇嘛爷拦住:"得,得!别提了。咱们吃饭,这饭是李国良准备的。"李国良说:"二哥能吃我这顿饭,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只是相见恨晚。"焦二爷脸都红了:"别再提了,我这么大岁数怪不好意思的。兄弟,以前的事情原谅哥哥,我不知道你跟喇嘛哥哥的交情。"设着话来到席间,谈笑风生,哥儿仨喝上酒了。

喝到二更天,这顿饭吃完了。李国良问:"哎呀,二哥,您刚从口外来呀?住在哪儿呀?""我不就住在护国寺了吗,跟咱哥哥住一块。叙叙旧交情。""我看,别在庙里住了。""上哪儿住去?""喇嘛哥哥,让二哥上我那儿住去吧。好让我跟二哥多亲近亲近。"喇嘛爷点头:"老二,我一个出家人,喜欢清静,你干脆住他那儿得了。"焦二爷说:"好吧,那咱们雇车去。""别雇了,车我带来了,两辆大马车。"焦二爷把东西收拾一下,放好了,上了马车。"兄弟,我上你那儿不大方便。""我那儿才方便呢,让我们那些人也认识认识您,多孝敬孝敬您,那不好吗?""我对不起你们镖师、伙计。""二哥,您说这话就远了。您成全了我们,还说对不起呀。"哥儿俩的车眨眼之间就来到西河沿,等到东光裕镖局门口,还没下车呢,镖局门口的人就满啦。镖师、伙计上百位,灯光之下,亮如白昼。"二爷来啦,二爷来啦。"焦二爷心想:喝!李国良还真讲排场呀!底下人把车门一开:"二爷,我们大家伙儿给您请安。"一片请安声,都跪下叩头。焦二爷赶紧从马车上下来了,忙道:"我不敢当,兄弟哥哥们。"说道就要跪下,李国良伸手就把焦二爷给拉起来了:"您这干什么呐,这都算是您的学生呀,给老师磕个头还算多呀。""我们给您磕头,拜您为师。""哎哟,我不敢当,不敢当。"管事的回禀李国良道:"一切都安排好了,请焦二爷、镖主往里吧。"东西搬进来,李国良陪着进东院。这里是李国良住的经理室,北房五大间,有专门人伺候着。东西两张床,被褥都是崭新的,屋里十分讲究。擦脸、漱口之后,请焦二爷喝茶,哥儿俩又聊上了。喝来喝去,这茶也喝个差不离了,快到三更天了,李国良催道:"二哥,睡觉吧,有话明儿咱们再说吧。""好喽。"国良亲自把被褥给铺好,让焦二爷躺好,国良把灯吹了,出来别处睡去了。

第二天老早,二爷刚一见动静,国良带着人进来了,亲自侍候焦二爷起来。焦二爷觉得心里不落忍,李国良堂堂的镖主,人家给我铺床叠被,这我怎么敢当呀,便说:"你不是有徒弟、学生吗?让他们伺候就得啦,何必要亲自伺候我呢?""二哥,他们伺候您,我有点不放心,我伺候您是应当的。"焦二爷一想:得了,李国良这份心思我也得领。俩人说着话,喝着茶时间就不早了。"二哥,今儿有个请呀,咱们同和轩吃饭,下午广庆茶园听戏,听完戏再回同和轩。""谁请呀?""就是咱们西河沿的同行同业,公举出一部分老人来。听说二哥您来了,大家伙儿请您听戏,吃顿便饭。""这个……哎呀,国良呀,咱们跟人家没交情。""我跟他们有交情。"焦二爷问:"吃得吗?""吃得。"焦二爷一想:好!你说能吃咱们就吃呗。三十多位老人

长袍短褂，最大的一位有八十来岁，最小的起码也有六十来岁了，都是彬彬有礼。拜见焦二爷之后，大家都到同和轩，一坐几桌，全羊席。吃完了，大家喝茶聊天。到了下午，茶园开戏，包了几个厢，大家陪着焦二爷在广庆茶园听戏。戏散了场子，马车准备好了，回同和轩接茬儿吃。吃完了这顿饭，几位老人拢身行礼："焦二爷，咱明天见。""谢谢诸位。"说真的，大家伙儿谈起话来，就是焦二爷长，焦二爷短，紧着恭维竖背摘星。直到现在，哥儿俩回到镖局，李国良亲自铺床展被，侍奉焦二爷睡觉。

次日，焦二爷刚一醒，国良带着底下人进来了，伺候二爷梳洗已毕，沏上茶来，哥儿俩坐这儿喝茶。过了一会儿，国良说道："二哥，今儿有人请呀。""啊，昨天刚请完，今天又谁呀？""咱们五牌楼的银钱业同业工会，也是公举出一部分老人来，打算请请您，总而言之跟咱们都有关系。"焦二爷心里很是不安。"国良，这咱们吃得吗？""嗨，吃得。我跟他们有交情。"焦二爷点头："吃就吃吧！"时间不大，又来了三十多位老头。大家上了马车，直奔同和轩。吃完饭，到了下午，大家伙儿又陪着焦二爷到广庆茶园听戏。掌灯时分，又回同和轩吃饭，用完膳，哥儿俩坐着马车回家。镖师、伙计仍挤满门口，问长问短，一片尊敬的声音。哥儿俩进屋喝茶，二更天小伙计又进来了，问二爷还吃不吃夜宵？焦二爷说："你要把我撑死。"国良笑了："好，不吃了，咱们休息吧。"国良亲自铺床展被，让焦二爷睡觉。

第三天清早，焦二爷刚一见响动，国良带着人进来，伺候完了，又坐这儿喝茶。"二哥，今儿还有请呀。""今儿又是谁呀？""是前门外的绸缎业工会，这个得吃呀，跟咱们买卖有关系。""那好吧，吃！"到时候，来了些老人，又陪着焦二爷在同和轩吃饭，广庆茶园听戏。晚傍晌，回到同和轩，接茬吃饭。吃完饭，哥儿俩回家。到了西河沿镖局门口，"嘞啦"过来一帮人，仍然是说了一大堆恭维客套的话。哥儿俩一块来到跨院，沏上茶喝着，边喝边聊，倒也自在。直到二更天，焦二爷打发走送夜宵来的伙计后，便入寝休息了。第四天，第五天，一连六七天，每天有请吃，李国良侍候得十分周到。

这天一清早起来，李国良伺候焦二爷梳洗完毕，沏好茶喝着，国良又说了："二哥，今天仍然有请。"焦二爷急了："你先等等吧。国良，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吃，那个请，其实全都是你出的钱。您当我瞧不出来呀，你别蒙二哥了。这干什么，多糟蹋钱！有什么用呀？在家里吃不一样吗？要嫌不好，在饭馆里请个大师傅来做饭也一样啊。再说哪儿不一样呀，别弄这事。你呀，有什么打算？你就说得了。"国良沉思半晌："二哥，话说到这了，我这东光裕镖局准备算咱哥儿俩的，这几天我把账目完全都拢起来了，咱们东光裕镖局连动产带不动产的资金合起来共二十万两银子。您一半，我一半，咱二一添做五，您甭回草地了，就在这儿当二掌柜吧。您要是不愿当二掌柜，那就当大掌柜，我听您的。""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干脆就让您享福了。"焦二爷想了半天道："好吧，口外的镖我给你负责，您就不管了。""二哥，有您这句话，我就承情了，我的饭碗就来了。嗷，咱们就在家吃吧。"李国良可就应西口的镖了。

光阴荏苒，日丹如梭，转眼焦二爷就在李国良的镖局住了半年。李国良应了六十多份镖，光现银子一百几十万。说真的，这趟买卖要是在西口叫人扣了，李国良连老婆卖了也赔不起！焦二爷看出李国良的担心来了，就说："兄弟，买卖是咱俩的，我就多咋走，等你打好了保条，回头告诉我，哥哥就走。""那么着，后天就行。"李国良把镖银全兑好喽，镖师、伙计全都选用精明强干的。到了日子，清晨起

来,李国良的镖车边上插好镖旗,一百多万两镖银准备就绪。再一看,焦二爷还在西河沿这儿喝着酒呢。李国良心都到了嗓子眼儿啦。便催促着说:"二哥,您该活动着了。"焦二爷道:"好!这回,我连祖坟都搁上了。你放心,丢一两银子,二哥我赔你。"吃完饭,李国良恭送焦二爷上了马,"啪"一鞭子,直奔德胜门。一过昌平县,可就有人劫买卖了,武林人由树林里出来,镖师、伙计"嗯啦啦"把镖车都圈住了,焦二爷催马过来。"哟!原来是焦二爷。"焦二爷气哼哼地说:"看见这镖旗了没有?东光裕。告诉你们,这买卖是我的。""那我们今后只有护送了,焦二爷。用路费您言语,用人不用?""路费、人,我都不用,见着东光裕镖局,给我高抬贵手,焦秋华就承情啦!""焦二爷,这哪儿的话,您赏口饭吃就行。"这样便过了关沟,向着西北大路一直走。一路上,一拨一拨,劫镖的多极了。但一看东光裕的镖旗,谁也不敢动。竖背摘星焦二爷的镖就是李国良的镖,没人惹得起呀!这样一来,劫匪没大买卖了,所以别的镖局的镖只要到口外就栽在那儿了,而李国良的买卖越做越大。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就那么一算,五个年头过去了。焦秋华给李国良奔了五年呐!雪花银子跟流水一样全流进李国良的腰包啦。八月十五,算计着二哥该回来了,怎么着也得吃这顿团圆饭、喝团圆酒呀。果然,八月十五,焦二爷风尘仆仆回来了。国良迎上去,哥儿俩来到屋里坐下,国良挺难过地说:"二哥,您给我奔了五年了,我好银子剩了十几万呀。二哥,得啦,您也老啦,咱不干了。"焦二爷道:"别,十几万银子够花的吗?我再给你奔几十万,这你甭管了。"国良一笑:"我等着您啦。月亮一上来,咱哥儿俩后头赏月,哈哈,我准知道您八月十五赶回来。"到时候一百多盆桂花围在赏月亭摆好,酒摆上,哥儿俩就喝上了。对着明月、对着知心朋友,哥儿俩酒越喝越多,越喝酒气越壮,喝来喝去,李国良就醉了。这一醉可就没谱了,醉眼乜斜地说道:"二哥,还是那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是兄弟喝多了,这几年算盘子一响,十几万纹银,落在谁兜里了?全落在兄弟我兜里了,哈……同行同业,气死他们。谁能有这么多钱呀?"焦二爷一想:他喝多了,没有姓焦的,他哪儿掐这笔钱去?想到这儿,便说:"兄弟你别喝了,过去的咱不谈了。""不能不谈。您知道我怎么挣的钱?""嗨,兄弟,别提了,这不都是我们的交情吗!"李国良一撇嘴:"哼!您知道吗?我这局子里这几年挣的这些钱,都是我镖里的镖旗挣出来的!一杆镖旗,金弓为记,没有祖宗留下来的镖旗,甭说吃爆羊啦,喝凉水都没有呀。"二爷一听,哟喝!眉毛都立起来了:"你一杆镖旗,金弓为记,功劳就全是你们贯士李的啦?没有姓焦的这五年苦干,能挣这么多银子?嘿!酒后之音呐,李国良呀,好你个年轻人,过河就拆桥呀。告诉你,我姓焦的现在跺脚就到口外去,我瞧瞧你这金弓为记是什么滋味!"焦二爷说完,一跺脚站起来,收拾收拾东西自己扛起来,镖师、伙计跪下磕头拦,拦也拦不住,焦二爷扬长而去,直奔护国寺。

来到护国寺,顺角门进去,面见自己的师兄马宝善,把东西往这儿一搁,说道:"哥哥,我瞧您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国良说你节前赶回来。你怎么不在他那过节,跑我这儿来了?"焦二爷往这儿一坐,一声没言语,低着头。喇嘛爷一看,不对:"老二,你跟谁生气了?"焦二爷气呼呼地说:"哥哥,我要跟您告假,今后李国良的事儿,你甭管,我要回口外。""等等,怎么个意思呀?"焦二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哥哥,你说这几年挣钱挣的是他们贯士李的镖旗、金弓为记的钱。哥哥,他把我焦秋华搁在二上了。哎,我瞧瞧他金弓为记是什么滋味!""嗽,你什么时候

走?”“我这就走。”“你等等,你带点东西走。”“带什么? 哥哥。”“你等着。”喇嘛爷站起来,走进里屋,拿出一口刀来,刀刃冲着焦二爷,刀尖冲下,提着刀把。“给你刀。”“我要刀干什么?”喇嘛爷一伸脖子,道:“你把我脑袋带走,你不把我脑袋带走,你不能回口外!”“哥哥,您挤兑我,向着李国良!”“你呀,我谁也不向,你上口外,一跺脚就走,你跟他怄气,李国良就指着西北口这趟路呢,他今后受得了吗?他受不了,又不敢惹你,可他敢找我呀。你们俩没这茬我不管,有这茬儿我现在就得管,到时候你劫镖,他来找我,我不是甘受你们二位夹板气吗? 你不能让哥哥我为难呀!”“可是哥哥,我出不了这口气!”“你有什么气出不了的? 咱比他大得多。他还是小毛孩子呢。再说啦,酒后话能听吗? 如果不喝酒,说出这话咱俩一起奔口外,你不劫,我都得劫,我不能原谅他。你先别走,在我这儿呆着。看看他来不来,说些什么,然后你再离开这儿。”“好吧,我听您的。”马宝善让小喇嘛把东西拿走,把刀收起来。第二天一清早起来,天刚闪亮;李国良外头哭着就进来了,如丧考妣:“哥哥,我二哥在您这儿了吗? 昨晚上酒喝多了,我说了一些胡话,二哥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李国良都吓晕了,踉踉跄跄往里走,一眼瞧见焦二爷坐着呢。脸色苍白,嘴唇发青,气得直哆嗦。李国良忙跪下道:“二哥,我给您磕头了。”

原来昨晚上焦二爷走后,镖师、伙计们可就担心了:“西口的镖可怎么走呀?”大家伙儿把国良搀到客厅去,直到第二天,天光闪亮,李国良一睁眼,醒酒了,问道:“二哥呀?”管事的忙道:“您还找二哥呀,昨晚您喝多了,您说什么来着? 把焦二爷给得罪啦! 我们这么多人跪下给他磕头,都拦不住焦二爷,人家走了,说回口外看你这镖旗、金弓为记是什么味道?”“诸位,怎么不拉着点儿? 我今后再喝酒,我就不姓李。哎哟,要我的命啦!”李国良顿足捶胸,在屋里折腾上啦。李国良抽自己的大嘴巴呀。管事的劝说道:“依我说,焦二爷不定走得了,您从镖局奔护国寺吧,可能二爷去了护国寺。既是到了口外抢咱们的买卖,他知道您不敢去要,定要找喇嘛爷。到时喇嘛爷一出头,焦二爷不也得放吗? 焦二爷要打算上口外,跟您赌这口气也得跟喇嘛爷说好啦。喇嘛爷点头了,您还有指望;喇嘛爷不管,您就得关张。你赶紧奔护国寺。”李国良一想:对呀! 就奔护国寺了。一打听焦二爷在,李国良放心了,来到门口就哭上了:“哥哥呀,千错万错是兄弟的错呀!”挑门帘,跪下就磕头。焦二爷气呼呼地说:“李镖主,你干什么给我磕头,你不是一杆镖旗、金弓为记吗?”“二哥,我给您磕头了。我不是人,我喝多了。喇嘛哥哥,您给说句话,讲讲情吧?”喇嘛爷这个气:“你就挤兑我老实,你二哥这几年为你容易吗?银子是你二哥给挣的,没想到你说出这话来。我要再向着你,我没法跟你二哥说了。你心不装着这话,酒后怎么能说出来呢? 这一回的事情我不管。”“喇嘛哥啊,我给您磕头,我跪在这儿不起来,原谅小弟酒后无德呀。”李国良堂堂的镖主,说出这样的话来,焦二爷一想,也够瞧的了,喇嘛爷也想,适可而止吧! 便对着焦二爷说:“秋华,他到底是咱们的兄弟,依我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跟他回去吧。”李国良也说:“听喇嘛哥哥的话,咱们回去吧。如果您去口外,我就关张,我不干啦。二哥,咱也够花的了。”马宝善老喇嘛爷也替国良恳求:“你跟他回去吧,还有下一次八月十五。”“对,二哥瞧以后的。”焦二爷看了看国良,泪眼模糊地说:“国良呀,将人心比自心,甭管焦雨我在口外怎么劫你的镖,可进城里你待我姓焦的真不错呀!得了。交朋友嘛。我替你卖把力气,西口外给你保镖,什么时候你的镖旗到了口外,也是干趟着走哇,没人敢惹你。没想到你说出这样的话,叫二哥我寒心。行

啦,谁叫你是兄弟啊!口外我不去了,你随便做吧。你回镖局,我就在护国寺住下了。”国良一想:二哥要不回口外就行,实在要回,国良我也不敢惹他,还仗着喇嘛哥啊。想到这儿,便说:“二哥,回去我让先生笼笼账,二哥在这儿五年,这五年咱一块银子砸两半,你一半我一半,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您看好不好?”焦二爷听完哈哈大笑道:“国良呀,你到口外瞧瞧去,我的银子一屋子一屋子的,存了不知几屋子了。现在我都不要了,一个钱儿也不要,我不在乎钱,钱全归你啦!”喇嘛爷也说:“国良呀,你二哥说到哪儿就能办到哪儿,你自己回去吧。你也甭给他那么多钱,你给他盘两万银子。”焦二爷不解地问:“我要这些钱干什么使呀?”“你甭管,你的后半生就交给他了,算他孝敬你的。”焦二爷摇头:“我不要,你们哥儿俩都在这儿了,我掐一点钱就够用了。我打算开个把式场,收几个徒弟就成啦。”国良一想:这多便宜呀,又不要钱,又不回口外,买卖我还能照样做!事情就这样化解了。李国良吃完饭回到镖局,还真给盘了五万两银子,算布施给护国寺了,人家焦二爷一分钱不要。

焦二爷真在塔院立起了大杆子,找了块地方,开了个场子,收了不少徒弟。可惜好人太少,都是些吃仓讹库的东西,所以焦二爷也净教些张嘴大老虎、老虎张大嘴,扁担一条、一条扁担的把式。你给钱就要,不给也就算了,但这些人都很尊敬焦二爷。王虎、赵龙挨了打跑来报告师父:“我们叫人家给打了!我们正在茶馆练扁担一条、一条扁担,张嘴大老虎、老虎张大嘴,有俩小孩把我们打了,您瞧瞧去吧。”焦二爷把脸一沉:“我说,你们俩练得好坏我不提,为什么到大庭广众之下练?这就叫招摇撞骗,显你们能耐,你们真是这样吗?你们连小孩都打不过,从这以后把你们除名,我不要你们了。”把王虎、赵龙给轰出去了,然后焦二爷出来到月亮门,偷偷往茶馆那边瞧,一问才知道,这是雍亲王府童侠客的弟子。焦二爷看着两位小侠客给了茶钱走了,自己也不忙。

过了几天,闲着没事了,焦二爷把长衣服穿好出了护国寺,跟人家打听雍亲王府。焦二爷明白,官私两方面我都惹不起人家,童侠客爷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是武林之中的佼佼者,论私下里头我更惹不起了。但是我跟童林人不亲,艺还亲呢,我得规劝规劝他的徒弟,要约束着点,就冲那小孩说话也太狂了。这样,焦二爷来到安定门富贵巷的雍亲王府,到这一打听,说教师爷的府在东面,焦二爷来到海川家门口,底下人把门开开:“您找谁?”焦二爷一看这府门头,就知道海川这人年岁不大。焦二爷抱拳说道:“我姓焦名雨,自小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竖臂摘星’,想拜望拜望童侠客。”“嗷,您候着。”家人转身往里走,刘俊带着徒弟都在功房里练功呢。敢情夏九龄、司马良千的这件事在小兄弟里都知道了,刘俊责备了两位师弟,不应该到外头给师父惹事。过了两天没事,大家还认为平复了。底下人进来说道:“小侠客爷,您出去瞧瞧,从护国寺来位老师傅,称‘竖臂摘星’焦雨,来见咱们童侠客爷的。”孔秀一听便说道:“哎呀,坏了!打了孩子,娘出来了。打人家一拳,得提防人家一脚啊。”铁罗汉吴成也在这儿呢,其实吴成是焦秋华的师弟,但孔秀不知道。刘俊把脸往下一沉道:“孔秀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说出这多话来。”司马良、夏九龄脸上可就有点儿不挂了。孔秀不在乎,接着说:“师哥,咱也不是为别的,谁出的事谁挡着。”孔秀这不是冒坏劲儿吗!刘俊生气地说:“师弟不要多说了。”大家伙儿随着刘俊往前来。门开开了,一看焦秋华,黑黔黔的脸庞,两颧骨显得特别的黑,老头个不高,但看得出来浑身都有劲儿。他没戴帽子,剪子股小辫,一身青。刘俊迎上前问:“您是焦

师傅,你找我教师?""嗷,你是?""我叫刘俊,人称穿云白玉虎,我的教师叫童海川。焦师傅,您不是找我师父吗?""嗷,不错。小侠客,我找贵教师。""焦师傅,真对不起您,我师父这几天总上南城。昨天,有朋友约我师父到牛街清真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您先回去,等我师父回来,我把您的意思禀告给我的教师。""好吧。"焦二爷是讲理的人,我找人家大人,他家大人不在,应当回去。"既然如此,焦某告辞。"一抱拳告辞要走,夏九龄过来了:"焦师傅,我师父没在,但做弟子的都在。有这么一句话,弟子服其劳啊,您可以到里边坐一坐。"焦二爷一想:这小子跟刘俊不一样,多狂呀!你打了我的徒弟,到现在你又拦我,看来我也不用等你师傅了,你就可以把我对付了,我要不敢进你的家,我这人还闯荡不闯荡了?焦二爷想到此,便问:"小侠客,贵姓?""我姓夏,叫夏九龄,多臂童子。"刘俊过来了:"师弟,你跟老师这是干什么呢?"刘俊明白呀,你成吗?夏九龄道:"师哥,您别管了。既然焦师父来了,请焦师父到里头款待款待。"刘俊一想:夏九龄是师父面前的红人,人家是先进门的,我虽然是师哥,是后进的门。刘俊对他们俩人总有个客气。"那么好吧。"这样,大家才来到客厅。

进来以后,刘俊请焦师傅坐下,又献上一杯茶。夏九龄一抱拳:"焦师傅,您喝茶。您找我们老师有事吧?"焦二爷冲着夏九龄一乐:"有你吧,在护国寺塔院里,你们喝茶,跟我那不成材的徒弟打起来了。这次焦某来到贵府,面见贵教师,就是前来赔礼的,哈……小侠客,难道我赔礼不对吗?"刘俊赶紧拦住了夏九龄:"师弟,你不要多说。"又对焦二爷说:"焦师傅,他们总想着出去,要是我师父在,不会让他们出去。师父不在家,我这做师哥的不好拦他们,我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让他们惹事,没想到他们跟您的弟子发生了口角,谁胜谁负,好在都是孩子,这个问题不大。""嗷,少陕客,我那些徒弟跟你们不一样,他们都在仓里头干活的。说真的,我教徒就是为挣几个钱吃饭,并不是真教,他们也本是真学。我教他们这些能耐,是让他们出去挨打的。你们贵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绝艺,我这次来没有歹意,交个朋友,既然贵老师不在,焦某告辞了。"焦二爷一瞧,人家徒弟都是年轻气盛的,我别在这儿呆长了。据说,童海川这人虚怀若谷,但他的弟子不见得都是这样,总有点自豪感,认为师父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下江南露过大脸,又是大侠客。这里孔秀又在旁边搭茬了:"哎呀,焦师傅,我师父不在,可我师哥的武艺也很不错呀,焦师傅,不能这样地走,您应当留下几招功夫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焦秋华想:这个童林我虽然没见着,但你教徒弟时,如果不是这样扬气,目中无人,弟子们怎么敢这么讲话呢?我焦秋华并没逗你们的气,你师父不在,我就走,我可有大人之才、容人之量啊。刘俊生气了:"孔秀你怎么净惹事呀!"夏九龄、司马良也附和着孔秀说:"那么焦教师,咱外头请吧!"焦秋华一看这几个孩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心说:我得杀杀他们的这股傲气。焦二爷站起来抱拳道:"我原本要回家,没想到你们众小侠客不让我走,那咱们就外头过过招也未尝不可呀!"说着话老头来到当院。"好哟,我先讨教讨教焦师傅的本领!"孔秀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就一掌,照焦二爷打来。

第四十八回

教师府掌打焦秋华　遇强敌抛钺亮宝剑

上回书正说到竖臂摘星焦雨焦秋华来到海川的府上拜见童海川,没想到小弟

兄非要跟人家动手。焦二爷想：自已年岁大了，不能跟这些位少侠客较量。但是不打不成，这才院中一战，孔秀、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都输了。洪玉耳垫步过来一抱拳："焦师父，晚生不材，当场求教。"老英雄一笑："少侠客怎么称呼?"玉哥通名姓，往前抢步，左手一引，右手奔焦二爷胸前便打，"嗯"地一下就到了。焦秋华一看，啊！这个比前五个都强，焦雨伸手一拿，没想到玉耳的右拳一变为"反背撩阴掌"。焦二爷高兴啦，这小孩可不错，立即接招动手，四个回合，焦二爷用了一招"秀妇穿梭"，把玉耳也战败了。所有徒弟，除了吴成、刘俊以外，全都输了。"哎呀，师哥，我们都输了，你怎么办?"刘俊把脸往下一沉，说道："师父督促你们用功，可你们背地里埋怨师父管你们很严，到现在真用上了，你们哪里是焦二爷的敌手?"刘俊又转身对焦二爷说："焦老英雄，请你到屋里坐。我不是不能跟您动手，因为我有难言之隐，因我是做师哥的，不禀明老师，我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您稍候。来呀，师弟沏上茶，让焦二爷再喝碗茶，等我把师父找来。"焦二爷心说：这小孩厉害，不用说，他过来也得趴下。他说他不能跟我动手，因为没奉师命，但那意思是我不怕跟你交战，不过找个借口说我师父不在这儿，他们都输了，我做师哥的不能跟他们瞎掺和，同时他又把我拴住，好叫他师父来打我。嘿！好一个年轻人，英雄出在嘴上啊！这样，把焦二爷安顿住了。

刘俊一个人出来，穿大街，越小巷，赶紧奔牛街，一直往前走，海川从南往北来，碰上了。这里刘俊一边走，一边提这事，海川听明白了。海川说："这个，这怎么能怨人家竖臂摘星焦雨呢？焦二爷也是个人物呀。替我童林管教徒弟太好了。今后我有事出去，严格督促你的师弟们练功，不叫他们在外头滋事生非。"爷儿俩说着话，穿过大街，走过小巷，来到家门口，挑门帘进来。说真的，海川真有点护短，他一看徒北们身上都有土，一个一个很狼狈，心里怪难过的，一看焦二爷站起来了，焦二爷黑黪黪的脸庞，内力充沛，二眸子亮华闪闪。海川知道焦秋华有一定的功夫，便道："您是焦老师吗？在下就是童林，您请坐。""童侠客爷，冒昧冒昧，斗胆拜访。您请坐。""我听我的弟子刘俊说，您老人家到我这儿来，孩子们招您生气了，童林请罪，赔礼。""不，童侠客，还是焦秋华没有大人之材，本来这次是拜望拜望您。您不在，我焦秋华就应当走。你的高足们一定要把我拦住，让我进来坐会儿。在下也不愿跟令徒们动手，令徒们一定让我献献丑，才领教了几位。""焦老师，您是有名的人物，我童海川也知道。我这次下江南，办了一些事，但主要的是靠交朋友。焦二爷是北京有名的把式匠，拜访不到，这是我童林失礼的地方。徒弟与徒弟之间争斗起来，谁胜谁负，无关紧要。虽说打了孩子娘就出来，老英雄，我们都是长一辈的人了，经历了不少的事，也听前辈们说过，面合心不合，影响到老一代的弟兄之间的不合那就错了。咱们俩都是北京的把式匠，都有点同仇敌忾之心呢。人家外地来的武术家，至北京访友，我们弟兄都得站在一条线上呀。老英雄您是个人物，我童海川也愿结交你这位老朋友。您先回去，等过几天我一定拜访您，去给您赔礼。令徒们被打伤了，我童海川还要安慰一番。"童林说的真是心里话，所做所为可以说仁至义尽了。因为童林这个人不会藏私，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尤其是童林看见徒弟们挨打，他心里是不痛快的，但是他看焦秋华是个英雄，愿意结交这位老朋友。焦二爷也明白童林这人直来直去，浑金朴玉，而且也看出童林的功夫来了。心说：我焦秋华跟人家动手也不成，焦二爷的意思是就坡儿下了，只要你童林说两句好话我就告辞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焦二爷看见夏九龄冲着自己撇嘴，焦二爷心说，哟喝！童林

的徒弟冲我撇嘴，那意思你打我们这些徒弟可以，我师傅来了，吓死你也不敢动手！要不他怎么撇嘴呀。焦二爷一想：我就这么走啦，在童林的弟子心目中我算个什么人物？我打人家孩子，人家大人一来，我就夹着尾巴溜了，这叫什么人物？想到这儿，焦二爷便对海川说："童老师，我听说您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别开天地，自己别立一门把式，这次您下江南显了大名，焦秋华真不敢跟您相比，我自惭形秽，自己的能耐不够，我想跟您讨教讨教，跟您学几手可以吗？"尽管焦二爷说得很谦虚，童林听了这话可不满意了：你找的是我童林，可是我不在家，你把我徒弟打了，如果在我童林刚一下山的时候我受不了这个，咱们俩早见手了，输赢不提，我也得跟你干干！你凭什么背着我打我的徒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嘛！可是我童林现在不然了，诸位哥哥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侠客来说得有点度量呀。怎么着？我跟你说了许多好话，请你走，你还要动手，难道说我怕你？嗨，动手就动手吧。海川一抱拳："老英雄，按理说您到了的寒舍，我不应这样。既然老英雄一再恳求，那么咱们俩位到院里吧。"海川刚说到这，孔秀搭碴了："哎呀，老英雄，我看你倒在哪旮里头好呀？"海川很不乐意，因为刘俊把实情都跟师父提啦，这孔秀是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挑拨是非的人，完了事以后，我一定要责备他，没想到现在他又说出这种话来，海川就瞪了他一眼，说了声："嗨！孔秀还不后站。""哎呀，学生遵命"然后把帘头撩起来，让二位来到院中，弟子们全都跟出来了。

焦秋华焦二爷往上垂首一站，再看海川往下垂直一站，焦二爷可看清楚海川了，土黄布裤子汗褐，左大骨头钮子，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扎绒绳，高腰白袜子，紫微微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歪扛着，人字的脖子哽哽着，太阳努着，眼睛鼓着，浑身的气眼是足壮的，看此人金在沙中玉在璞内。哎呀，焦二爷说这个：他的弟子一个个穿装打扮还可以，但这童林怎么穿得这么土呀？真正的威震南七省的童侠客，怎么总穿这土黄布裤子汗褐，还左大襟儿的？哎呀，您要怯出个样来！不过人家海川浑金璞玉，看得出来功底很深。海川转到下垂首一抱拳："老英雄，请吧。"焦二爷一想：得了！我打人家徒弟不对了，人家师傅一来我要是蔫巴溜一走了怪寒碜的！干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是侠客，我也要跟你讨教讨教，这叫"宁撞金钟一响，不打铙钹三千"，我也得跟你来来。焦二爷往前一抢身，高声说道："童侠客，焦某无礼了。"老头往前一赶步，左手一个引手，上右步一歪身，"辘轳翻车单劈掌"，"唰！"一下对准海川的脖子来了。焦二爷很有功力啊，这招海川要是真让焦二爷劈上，那也真够呛呀。但是看惯了南七省人物的手法，再瞧瞧二爷的手法就软多啦。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海川往下这么一矮身，微然缩颈一躲，右手一穿，往下一拉腕子，伸左手，右手往下按，左手往前伸，"唰！"一下，左手就到了，"乌龙探爪"，奔二爷面门就打。焦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一扶，海川往下一矮身，跟右步一斜身，"单凤朝阳"，奔对方太阳穴就来了。焦二爷一看掌到，往下一低头，脚走扫堂，海川脚下一点地，长腰起来，双手一抱拳，焦二爷一回身也一抱拳，封住门户。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走行门，让过步，几个回合开出去，竖臂摘星焦雨焦秋华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看来以貌取人，失之千里呀！我总认为童海川是个怯人，可是人家这功夫不怯呀，掌法出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自己只能看着人家的掌法施展，不敢往里进招。人家童林的招数就是特殊呀，怨不得人家兴一家武术，果有其能啊。焦二爷二心上下，忐忑不安啦。海川一看，不错，你焦秋华的功夫有点功底，也就是了，要说真好

你还差着一大块儿呢。海川一看焦二爷的掌奔自己胸前来了,海川不躲了,因为知道焦二爷是走后留招。只见他又双手扣住,“童子拜佛式”,双劈掌直奔海川的面门,如果海川往旁边一躲,焦二爷便“飞鹏展翅”,这里头能变化呀。人家海川懂得。海川一看焦二爷双掌到了,就势用左手顺着左边从嘴角一捋,这招叫“白虎洗脸”。海川自己的左手掌心一搭焦二爷的双手腕,然后上右步一斜身,左手奔往焦秋华的面门一托,说真的,海川这手只要挫上焦秋华,焦秋华的鼻梁骨就得折了!焦秋华往旁边稍微一闪,海川微然一斜身,左手在胳臂肘底下往前这么一揣,这手功夫可来的快啊,正是焦秋华盖穴的穴眼上。只见海川气贯丹田,掌心一按他的穴眼,“扑”地一声就打上了,把老头子打出七八尺远去,往地下一躺,焦秋华就知道要坏了,五脏六腑翻了个儿,眼前“吧啦啦啦”地直冒金星,发黑呀!耳朵眼儿“嗡嗡嗡”地放响箭,嗓子根儿发甜,一张嘴“哇”就喷出一口血来。就觉得两肋子窝子扎得慌,难受之极,脸色都变了。海川“哎哟!”一声向前一赶步,伸手一扶焦秋华:“老英雄,童林武术已练而煞手未学,误伤老英雄追悔不及,您可多多原谅呀!”童林说的可是真心话。武术我练了没有,练了,煞手学没学,没学呀。煞手就是拿手,就跟称东西称分量一样,您要一斤半,伸手一拿往秤盘里一放,头高头低正好,一点不差,您称去吧,这就叫煞手。这是本事!我童林功夫练了,但是这煞手我还没办到,也就是当我打你的时候,我知道用几成力,但你这个人素质怎么样,我用几成力打你到什么程度?伤轻伤重,吐血不吐血我还掌握不好,我把您打重了。海川说的是实话,不能跟西方侠于成那么准,打你到什么伤,就是什么伤,那办不到。焦二爷只是心里难过啊,摇摇头。弟子们“嘭啦啦”全围过来了。海川安慰着说:“老英雄,真是对不起您,您在我这里养伤吧。”焦秋华摇了摇头,说话少力,七分微弱:“侠客爷,我谢谢您,您这一掌倒教育了焦某,焦某知道自己不成啊,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还是派人把我送到护国寺我的把式场去,我回去慢慢地养伤吧。”焦二爷顺着嘴角往下滴着血,脸色难瞧。海川点了点头:“好,我实心实意交您这朋友。来呀!”刘俊赶紧过来了:“师父。”“你马上带着你师弟们,准备一个门板,用绳子跟杠子,上面垫上一层被褥,垫得厚点,再放一个枕头,把老英雄搭到门板上,你们抬着门板给送到护国寺去,快。”

时间不大,徒弟们分头寻找东西,很快就准备好了。海川问:“你们谁去呀?”刘俊赶紧躬身施礼:“师父,弟子前往。”“你一个人不成,孔秀。”“嗷。”海川这一叫,把孔秀脸都吓白了。“帮着你师哥,把焦老英雄送到护国寺。”“哎呀!弟子……”“快去。”海川把脸往下一沉。“师父,弟子遵命就是了。”孔秀真有点含糊了。“师哥您在前面,我在后边吧。”刘俊说:“可以。”自己抬前边,孔秀抬后边,两个人慢慢地由抬家里边出来。海川命人把血迹打扫干净,自己一想:得啦!打人一拳,提防人家一脚,我也要留点儿神了。看看弟子们好像都很满意了,他们各自把衣服都换过了,到上房打起精神来侍奉海川。

再说刘俊、孔秀他们俩人,穿大街,走小巷,赶奔定府大街,工夫不大来到护国寺的山门前。孔秀对刘俊说:“师哥,我们就把老英雄放在这旮里回去得了。”刘俊一摇头:“这像话吗?”刘俊上前去“啪啪啪”一叫山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个喇嘛,把门开开了:哟!这不是我们师叔吗?“啊,你们找谁呀?”刘俊抱拳:“我们是由北城根雍亲王府来的。老英雄到我们家去拜望我们的老师,两人当场过手,一时不慎,老英雄受了点儿伤。我的老师是雍亲王府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我是他的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我带着我的师弟把老英雄给抬回来了,您给通禀一

声。”“嗷！您候着。”喇嘛转身形奔里走，时间不大就听里边说话：“师弟啊，你被何人所打，愚兄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丑面佛马宝善迈步往外走呀，带着十几个喇嘛。孔秀“噌”地一下跑到路南去了，嘴里嘟哝着：“哎呀，躲着一点吧，要是不成的话，我可以跑。”刘俊这气大了。马宝善来到眼前：“你，你是什么人？”刘俊一抱拳：“您怎么称呼？”“我是这庙里的大喇嘛，姓马，我叫马宝善。”“原来是喇嘛爷。”刘俊就把事情的本末和盘说出。最后，刘俊说：“喇嘛爷，您看看是否派人把老英雄抬走？”“嗷，你贵姓呀？”“我姓刘，叫刘俊，穿云白玉虎。”“嗷，好好好，来把我的兄弟抬进塔院。”“是。”有人扶着焦老英雄起来，然后连搀带架地把焦老英雄抬到塔院。事情办妥之后，刘俊把孔秀叫过来：“来吧，抬着吧。”“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师弟，你就这个胆子！你呀，没事你嘴这么多的话，这还怨咱们师父责备你吗？”“哥儿俩抬着门板回到家中，刘俊把一切事情禀报了师父。海川把脸往下一沉：“孔秀：”“哎呀，师父。”“这一次在江南路上你师伯很夸你，说你这孩子有心眼儿会办事，说你也确实能够办事，没想到这次你办出这种事来，花言巧语，调拨是非，致使为师把人家焦老英雄给打了。孔秀！今后你的嘴不能这么样没把门的、无风起浪，听见没有？”“是！弟子知道了，弟子知罪了，遵命了。师傅您放心，以后弟子不胡说八道了。”“那还好，下去吧。”

再说丑面佛马宝善带着徒弟们把焦二爷抬到塔院，放到床上，一看二爷，喇嘛爷的眼泪下来了：“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哥哥，别难过，不要紧。”就把今天的事情从头至尾叙说了一遍。喇嘛爷咬牙切齿：“兄弟，此仇此恨一定要报呀。”焦秋华摇头：“哥哥，童海川公私两面都胜过我弟兄，”其实焦二爷说得可不对，人家大喇嘛可了不起呀，你想这护国寺的大喇嘛，那确实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呀。老英雄丑面佛马宝善看了看兄弟这样儿，心里很难过。立刻拿着名片，派人准备车辆，赶奔安定门里五道庙，去请专治跌打扭伤、瞧红伤的韩大夫，人称估家韩。把韩老先生接来，韩老先生在这里精心给二爷焦秋华调治。丑面佛马宝善喇嘛心里不畅快，因为他跟焦秋华不是一般的关系呀。

喇嘛爷小的时候，不是在护国寺，而在白塔寺当小徒弟，不过是到时间念经拜佛跟着师傅练练武艺。白塔寺庙后头有一条胡同叫苏萝卜胡同，这条胡同里住着一个姓焦的，焦永两口子只有一个小孩儿，叫焦雨焦秋华。焦雨的家里穷极了，他的父亲指着打鼓为生，说真的，一天到晚挑个挑儿，有时候开张，有时候开不了张。后来夫妻俩相继去世，焦雨的父母一死，剩下孩子一个人要饭为生。冬天，找个向阳的地方和几个穷人家的孩子总在这白塔寺的岔道口玩弹球。嘿！这个时候，有个奇丑无比的小喇嘛也跟他们玩，这丑喇嘛就是马宝善。俩人越来越投脾气，越来话越说到一块了。这天，马宝善对焦雨说：“咱俩拜个把兄弟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马宝善，你呢？”“我叫焦雨。宝善哥，你干吗到了时候就走呢？”“嗷，你不知道，有师傅教给我们武艺呢，所以我不能耽误功课，除去烧香念佛，就得练武艺。”“要是那样你能不能跟师傅说说，我也学点武艺，将来能谋碗饭吃呢？”马宝善一听这可也对，便跟老师提了这件事。老师是个出了家的道长：“无量佛！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等把焦雨叫来这儿一瞧呀，“哈哈！”这老道长乐了：“马宝善呀，告诉你，你们这么多师兄弟里将来要说有出息的，那就是他。他这个骨架适合练武。”这个老道士就是云霞道士杜清风。老道长在这白塔寺一住就是二十年，教他们练武艺呀，这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马宝善跟焦秋华。老道长因为马宝善长得实在太丑，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丑面佛”，给焦雨起个外号叫“竖臂摘星”。这么多年练武

吃喝都是人家马宝善的，要不怎么说人家焦二爷和马宝善这哥儿俩的感情不是一般的呢。等老师云霞道士杜清风走后，哥儿俩一个到了护国寺，一个奔了北口外。

焦秋华在北口外成名了，丑面佛马宝善在护国寺也当上大喇嘛了，这一晃都四十年了，您想想马宝善能不难过吗？每天亲自跟估家韩老先生精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徒弟们照顾，喇嘛爷都不放心。慢慢的，焦二爷有点见好啦，不要紧了，估家韩也回家住去了。但隔上几天来瞧一次，开了方子，该糊药的糊药，该熬药的熬药。喇嘛爷一看成了，便对焦二爷说："兄弟啊，仇我可要给你报了。"焦二爷拉住："哥呀，您想一想，连兄弟我的本事跟人家递手都不过几个回合，人家是没……嗨！没想把我打死。人家要再使点劲，我就一命呜呼了。你也看见了，这个穴眼不正，如果正是华盖穴穴跟上，好么！兄弟我的命就没了。人家把命给我保住了，咱们应当知恩报德，不应当跟人家为仇。""兄弟，话应该是这样说，他童海川倚仗王府的势力，如此欺压武林，这个仇咱也不能不报呀。你别管啦，我非报仇不可。""哥哥，恐怕您报不了仇，反而出什么事。""你别管，我有办法。"喇嘛爷马上回到自己的禅院，开出条子来，让底下人去买大块的条石，买六尺见方的一共是四块。全买齐了之后，喇嘛爷让底下人完全按自己的要求准备好，然后写了一封信，把一个三十来岁的喇嘛叫到跟前说："拿着这封信，赶奔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东边童教师的府内下书信，请童教师明天到护国寺赴会。""是。"喇嘛答应，拿着这封信走了。一直来到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枣边，到海川的家门口"啪啪"一叫门，底下人把门开了。"您找谁呀？""我是护国寺来的喇嘛，奉我家大喇嘛爷之命来面见童教师，您看书信在此。""嗷，你候着。"底下人看看书信不假，交给人家喇嘛，转身形奔里边走。爷儿几个刚从功房里出来，到屋里头大家伙擦把脸，正喝着茶谈论武艺呢，底下人进来了："启禀侠客爷，外头护国寺来了个喇嘛，拿着他们喇嘛爷的信来拜见您。""嗷！"海川这么一听："好，请他进来。""是。"刘俊他们在旁边站着，也都听见了。底下人出去时间不大，这喇嘛进来了，先给童林行礼，然后往旁边一站。海川又问："谁让你来的？""启禀教师爷，我们喇嘛爷让我来的，面见教师爷，投递书信。""嗷，你把信拿上来，让我看看。"人家喇嘛才把信拿出来，交给童海川。海川把信打开一瞧，没有别的，就是久仰童侠客的英明，如仰瞻泰山]蚪，理应先访，没有机会前往，今特遣徒持书信面见阁下，请阁下明日莅临护国寺一谈。底上写着马宝善顿首。就请您明天到护国寺来一趟，海川看完了道："好吧，原书不敢领受，当面璧回，你拿回去。借你之口传我之言，跟喇嘛爷提一下，明日上午童林准到护国寺。"说完以后，把书信交给喇嘛。喇嘛听完了："那么我就告诉我们家大喇嘛，明天恭候阁下莅临就是了。"海川点头，派徒弟们把喇嘛送走。徒弟们回来，刘俊可问师父："这喇嘛爷马宝善他约您明天到护国寺赴会，您琢磨琢磨，有好事吗？"海川笑着说："我相信焦秋华是个正人君子，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定俊鸟，我也相信喇嘛爷马宝善他是个好人，不过我把人家师弟打这样了，作为师兄弟一场，人家不能不给师弟报仇。约我去也不过就是论武而已，为师怎么能不去呢？人家折笺相邀，我若不敢去，那我当时何必打人家师弟呢？我既然打了焦秋华，我就不能怕，他们要打算暗算，我想还不可能。"师父，是不是弟子们跟着师父，共同前往？"海川大笑："哈……刘俊，为师践约赴会，你们要跟着去，这算什么呢？还是在家里头带着师弟们练功吧！家里头有什么事，记住了，等我回来的时候跟我提提。"刘俊答应："是。"

时近年关，第二天一大早，海川把落叶秋风扫宝剑围好，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

袱一提，海川打家里就，出来了。跟人家打听着，穿大街，越小巷，赶奔定府大街，海川来得很快，等到了大隆善护国寺的山门以外，看了看，今天不是集市，护国寺这没有什么人。三座山门全关着，西角门虚掩着，海川来到上垂首角门，“啪啪啪”一叫角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喇嘛把门开开了：“哎哟喝，您找谁呀？”“我家住在北城根雍亲王府，我姓童，名字叫童林，昨天你家喇嘛爷派人下书信约童某来至护国寺，与你家大喇嘛爷相逢见面。我特地前来践约赴会，您给回禀一声。”“哎哟，您是童教师。”小喇嘛赶紧行完礼，转身形往里走。时间不大，足有二三十个喇嘛，簇拥着马宝善出来了。“啊，童侠客，我想君子一诺千斤重，您一定会来，哈……失迎，失迎啊。”海川一看喇嘛爷马宝善是个大高个，宽肩膀，胳膊显着长，手也显着大。身上穿着紫袍，滚着黄云缎子边，腰里系着黄丝线的板带子，武中衣儿，五分底的牛皮靴子，脸子红扑扑的，两个颧骨特别高。由于口外的风硬，都来到城里头这么多年了，他这颧骨上还有点发黑，两道花纹的眉毛斜飞入天苍。确实长得很丑，大三角眼，闪闪夺神，大鼻子头，大嘴岔，一对大耳垂肩，光头没戴帽子，一瞧这喇嘛爷还真有些雄壮。大喇嘛爷神态十足地对海川说：“童侠客，马宝善有礼了。”“嗷，您就是大喇嘛爷，小可童林有礼。”“侠客爷，马宝善不敢当呀，哈……您一路之上到我这来，时间可费了不少吧？”“嗷，也没什么，跟人打听着，护国寺名声很大，我也很快就找到了。喇嘛爷您把我童林约来有什么事情要说呢？”“啊，童侠客爷，有什么事里边请吧！哈……请请请请。”

大家由正面山门往里走，一会儿工夫，这些喇嘛就都不见了，只有他们俩了。一层殿，一层殿，来到四层殿的塔院，顺着塔院的院门往里来，一进月亮门，马宝善一沉脸：“侠客爷您看，知道您今天来，我昨天就自动控制他们了，把里里外外都得收拾干净，以迎佳宾。不想您来了，他们倒把这里弄得这么乱，石头到处堆放。唉！这是他们手懒，我残年之人不能手懒呀。”其实海川一进到这塔院就瞧得很清楚，月亮门里头，是个四四方方的大月台。这个月台有三尺来高，三面有台阶，汉白玉的条石做帮，当中间虽是土的，但这土砸得很平整，周围有个硬架天棚，天棚搭得很高。您要在这月台上练练武艺，风还刮不着，雨也淋不着。一进月亮门，也就是月台的南边，有这么一个条石的甬路，甬路两旁边埋着几块大石头，六尺高、一尺半宽、半尺厚的石头埋下足有四尺长，扎得结实极了，在地面以上只留着一尺多高，接一步一块条面。中间两块，东边两块，西边还有两块。再往北，一边一块大石头板凳，这一尺见方的石头跟板凳腿儿一样，一边搁一块，六尺长的条石架在上面。这时，海川就听马宝善埋怨那些个懒喇嘛说：“我让他们归置院子，他们不但不管，还不知从哪儿搬了这么些石头来呀，有的还给埋住了。好吧，我把它们都给踢开。”他说着话，往前这么一赶步，一抬他自己的腿，朝着前面这块石头，拿脚后跟“咔嚓”一蹬，就把石头踹折了；跟着又往前一赶步，一抡右臂，“啪”一掌，把第二块石头又给扇折了。然后往前一赶步道：“侠客爷，请坐，请坐。”他两只手往怀里一抱，自己先在这石头上一坐，“嘣”！把这石头大板凳的条石一屁股给坐折了。马宝善面有得意之色地笑道：“哈……您看石头很不结实，侠客爷您留神，您注意啊，千万别让石头绊您一个跟头。”海川明白，这哪是让我留神注意，别让石头绊我个跟头，这只不过是让我看看，他扇、踹石头的厉害！你既然把西边一溜全扇完了，也弄折了，看来东边这一溜是给我童林准备的了，是与不是，既然你来，我也得来呀！海川往前一赶步，就这么一立左手，朝着第一块石头往下一落，“啪”这一掌下去，把这块石头就扇折了，“咕噜咕噜”往西轱轳。海川就势拿这右脚往第二块

石头上一蹬，"咔嚓！"这块石头也照样给蹬折了，轱轳着往前来。前面的那块不动了，后面这块石头轱轳到了，两块石块这么一撞，"啪嚓"撞得粉碎。马宝善看得目瞪口呆，人家童林这劲头可比我这劲大得多呀，我这两块石头轱轳到一边就完了，人家这两块石头是轱辘到一块儿撞碎，高我一筹啊。再看海川来到这板凳前，用左脚轻轻地一蹬，"嘣"！这石头就折了。这时海川站在这儿哈哈大笑："哈……，喇嘛爷，我童林到这不能白来呀，我也帮助您把这石头给收拾一下。"喇嘛爷丑面佛马宝善连连抱拳点头："童侠客，名不虚传呀，来来来，咱们到这月台上吧。"

海川也明白，是疖子就要出脓！你想报仇，只扇几块条石是不行啊，便直截了当的问马宝善："喇嘛爷，开门见山吧，你约我童林到这来到底干什么？""侠客爷，您把我的二弟焦秋华给打伤了。我跟我二弟呀，孩童厮守，总角之交，我们俩的感情不一般。我知道侠客爷教训他，把他打吐了血，我本应该不言语，可是我心里难过呀。但是如果我由于难过，为我二弟报仇心切，把你也打了，童侠客爷，看起来我马某没那么大能耐。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不但给我二弟焦雨报不了仇，恐怕会把我这老命也搭上了。话虽如此，我跟我二弟同舟风雨，同仇敌忾，我也不能看个热闹。这样我想了半天才把您请至敝寺，我跟侠客爷见个面谈谈。""嗽，你的意思呢，是不是咱俩在月台上比比武呀？""不，童侠客爷，要是比武的话，我的能耐不如我的二弟，我二弟都被您打吐了血了，您琢磨琢磨我马宝善有能耐赢您吗？""嗽，那么不想比武，您打算怎么办呢？""您看我刚才用这右手，手头我多少有点劲，我就是让您看看，在这月台上您打我三掌，我打您三掌，您瞧这好不好，我也算给我二弟报了仇了。如果我这一掌下去把您给打死了，把您打出了血了，我二弟也不能说我不对呀。反过来说我要打不了您，二弟会原谅不是做哥哥的不给他报仇，是因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嗽！哈……，你打我三掌，我打你三掌，对吗？"海川也瞧见人家扇石头啦，一尺半的石头"咔嚓"一下就扇折了，要拿这手打自己的脑瓜三下，这可也是个劲了。海川问："喇嘛爷，你出的这主意倒也不错，但我得问问您，是你先打我呀，还是我先打您呢？"童林心说：如果我要先打你，你就打不上我那三下了，我打你一下就齐了，最起码您得吐了血，稍微重一点你就得把老命搭上！所以，咱俩谁先动手，这太重要了。

海川正想着呢，就听马宝善说："童侠客，您是我请来的客人，您来到我护国寺，当然是您先打我。""嗽，我先打你。"马宝善紧接着又说："等一等，不过您是鼎鼎大名的侠客爷，我马宝善是个无能之辈，那我就应当先打您。""啊？嘿嘿嘿！好呀，又改你先打我了。""对，我得先打您三下，我打不动您，您再打我。""好，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先打我吧！"海川一伸手，就把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就拿过来了。马宝善说："来来来，咱们两位先较量三下。"童海川脸冲着东，往这月台边上一站，两只手一扶膝盖，骑马蹲裆式，腆胸叠肚，双肩摆平，脖子有点哽哽着，脑袋往上这么一顶劲道："喇嘛爷，来吧。"马宝善心说：别说你是皮包血肉的骨头，你就是一块石头，我这一巴掌下去，也把你给打折了！当然我跟你童侠客也没有这么大的仇恨，我是个出家人，只要把你打吐血就行了。其实呀，马宝善在武术上可以说是登堂矣，但尚未入室也。会了，但是没有得到武术里的真髓。这时如果焦秋华要站在这，就不让哥哥打了。童林的脑袋真是石头做的，您这一巴掌下去也给他拍碎了，但他们并不知童林的脑袋比石头还硬，您根本打不动！因为童林能够以气代力，他学的是挤按之力，属于内功，他只要力贯于顶梁，用他的气来顶您的掌，您又打在他发的功力上面，多大的劲儿也打不动他。只见海川把一口真气提上来，顺

着脊梁骨达到自己的百会穴,"唰"一下,把功力发在头顶以上,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双手一按膝盖,英雄一晃彪躯:"喇嘛爷,您请打吧!"马宝善还心痛童林,心说:头一下我只使八成劲,那意思就是,我把你砸吐了血就成了。只见马宝善蹦出去有七八尺远,"噌噌噌"往前一赶步,一抡右臂,朝着海川这脑顶上"啪"就是一掌。这一掌打上,海川晃了一晃身。"啊!"马宝善一瞧,没打动。"怎么,喇嘛爷,你再使点劲呀!""啊,童侠客爷好硬的脑袋呀,那么我马某再来。"喇嘛爷马宝善第二次使出了十个头的劲,抢圆了往起一蹿身,朝着海川的脑袋上"啪"又是一掌。海川一晃身,二晃身,没动劲。"哈哈哈……喇嘛爷,您再打。"马宝善大三角眼瞪圆了跟鸡蛋似的,我多大劲了,我打石头都没有这么大劲儿,难道说他的脑袋比石头还硬吗?这就是说马宝善还没想到海川的功夫。第三次用力就使了十二个头的劲,轮起单臂来朝着海川的脑袋,掌挂风声,"嗡"地一下就来了。喝!这一掌好厉害呀,但海川照样没事。三下打完了,海川的头部纹丝未损。海川往起一站,鼻孔之中一省力,气归于丹田血海,冲着马宝善一笑:"喇嘛爷啊,你好捧的手掌啊,也就是我童林接你这三掌,换个主可接不住啊。"也就是童林这样的侠客叫人家打了三掌。别说西方老侠于成,就是侯振远也不让人家打三巴掌!我是把式匠,咱俩擦拳比武,走行门,让过步,谁有能耐谁揍谁,这个可以。我不动地让你在这打我,没那事,办不到!海川在这点上确实度量大啊。

马宝善三下打完了,海川笑着说:"喇嘛爷,怎么样,哈哈哈,你打我这三下可完了,该我打你了吧?""啊!这没得说了,童侠客您打我吧。"喇嘛爷马宝善是个讲理的人,咱们说好了一人三下,三下我没打坏你,那是我没打好,那么你就打我。你也打得不满意,这样,咱们重新开局,接着再打,反正今天咱们俩儿得抬出去一个算完。所以喇嘛爷蹲裆式也像童林那样站好了,然后说道:"来吧,童侠客,您打我。"海川要打丑面佛马宝善就不需要跑出去蹦回来,抡圆了胳膊打就行了。人家海川打的是挤按之力,打的是气功,打的是脏腑的内力呀。人家只要把手往你脑门上一放,一发功就得。"喇嘛爷,我打你啦。""侠客爷,您打我吧。"海川把右手就放在丑面佛马宝善的头顶以上,拿手胡撸胡撸他脑瓜顶,海川知道喇嘛爷是个心慈面软的人,是个好人。我童林这一掌,只要一使劲,他脑袋就瘪了。甭说您喇嘛爷的脑袋,铁臂罗汉法禅僧的脑袋比您的脑袋坚固多少倍,我一巴掌都险些把他的脑袋拍碎了!海川有些个于心不忍啊。相反的,你打我三下我要不打你,回头你还得打我呀。海川胡撸着他的脑瓜顶,心里头反复犹豫上了,我打他打到什么伤儿上呢?是吐了血,还是死过去?还是不死也脱层皮?海川还没发功就总用这手胡撸喇嘛爷的脑顶。喇嘛爷就明白了,这姓童的不会打人,只会挨打。要不然他打人怎么也不捋胳膊挽袖子,只是胡撸我的脑袋呀。这不是饭桶吗?马宝善反倒催上了:"童侠客爷,您快打得了,您打完我三下,我好再打您三下。"因为喇嘛爷错误地认为童林只会挨打,不会打人。

海川犹豫不决,喇嘛爷哪里知道自己的性命就在海川手心内,危险就在眼前?还一个劲儿地催促。后来海川一想:得啦,怎么着,这一掌也得让你趴两个月的炕!英雄思索至此处,用这掌一扣他的脑门子,还是那样,中指一点他的百会穴,掌心一挂他的神庭,往后一撤步,要发力了。猛然间,月亮门外边有人念佛:"无量佛!马宝善呀马宝善,你知道地有多厚,天有多高?小儿童林一掌下去,焉有你的命在!童林!你把我二弟子焦秋华打吐了血,难道你还要把我的大弟子马宝善也打废了不成?如今你还把我的三弟子霸占在你的门下,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与你

有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无量佛。”“嚓楞楞楞……”，一按剑把顶碰簧拔剑出鞘，飞身形过来。海川伸手把包袱拿起来，包袱皮打开往地下一扔，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左右一分，“大鹏展翅式”，抬头一看，问道：“什么人？”“我乃云霞道士杜清风在此。”海川看清了杜清风啦。老仙长是个大身材，双肩抱拢，身上穿蓝绸子道袍，掐青口，系水火丝绦。右手长剑，剑壳往后一别。银灰色的中衣，寸底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磕膝盖。红扑扑，红中透黄的一张脸，皱纹堆垒，大三角眼，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寿毫老长，微抬眼睑，三角眼烁烁地放光，大鹰鼻子，三角菱角口，一对锤把子耳朵，连鬓胳腮，一部黄胡须洒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挽着发纂，扣着个杨木道冠儿，金簪别顶，背插着大蝇刷，右手杖剑，面沉似水。丑面佛马宝善一看：哎哟！敢情是师父来啦。没想到有些年师父没到北六省来了，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刚到这里怎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其实，云霞道士杜清风来了些日子了，关于自己的弟子铁罗汉吴成的事情自己已经上扁担胡同吴成的家里去了，才知道吴成又拜童林为帅，上童林那儿练功夫去了。这一次来，在外边就听说自己的弟子焦秋华被童林打吐了血，自己的大徒弟又约童林到这儿来报仇，所以老仙长在角门外偷看半天了。打三下你打不动童林，而童林不用打三下，只要半下你就难活命，老仙长最气的是马宝善，你七十多岁的人了，也算是武林之中老半大的人物，怎么什么都不懂呢？但他最恨的是童海川：你把我二弟子打吐了血，现在又要把我大弟子打残废，我的小徒弟你也给笼络过去收为你的弟子，山人与你仇深似海啊！海川的能为跟人家杜清风相比，那可就差着远啦。只见老仙长左手剑诀一点，“唰啦”一声响，宝剑就到了。海川分双钺，抬头接招。海川心里这气可大了：你说我这一巴掌下去，把马宝善打残废，我要真想把他打残废，你不来我就发力了！其实我并没有这个心，你一来，好像我把马宝善怎么样了似的，你这老道多可气呀！我收你的徒弟，那是我要收的吗？他苦苦哀求，给我磕头，看起来你这师父还是没能耐。海川想到这儿，右脚向前一跨步，右手一压他的宝剑，左手钺上前一起步，“麒麟吐珠”，“唰”！单钺掠到了。云霞道士杜清风向上滑步，宝剑一挑海川的腕子，这么大年纪往下一矮身，身轻似燕，腰腿特别的柔软，擦着地皮这宝剑就到了。海川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双钺往下一搭拉，“唰”！一下钺就到了。老仙长杜清风闪身形躲过去，摆宝剑急架相还，跟海川又打上了。

屋里头的焦秋华还没好呢，一听外边自己的师父来了，心里头一阵难过。可自己的身体太虚弱，出不去。喇嘛爷马宝善看见师父来了，当然心里头高兴，可是有一样，自己现在跟师父说不上话，因为师父跟海川动上手啦。自己只好傻呆呆地站在一边发愣。只见海川摆双钺急架相还，子母鸡爪鸳鸯钺施展开了，上中下走三盘，八法神钺招数加紧。人家老仙长见招解招，来式打式，胸有成竹，稳而不乱。道袍兜起风来，与蝴蝶相仿，“滴溜溜”打旋。海川这么一瞧，哎呀，这位杜道长的功夫可太好啦！我童林下江南，也见着过不少的英雄侠义，甚至我的师叔、师伯以及我的恩师，他们的功夫我都看见过，可这位老仙长的功夫比起他们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这个人可够份的，我根本赢不了人家。今天我来到护国寺，看来是轻身涉险，我下江南都没碰见这样人物，怎么回到北京城家门口了倒遇见这样的人物呢？英雄思索至此处，“唰啦”一声响，双钺变更门路，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钺施展开来，遍体纷纷如飘瑞雪，招数加紧，招式繁密，招如泉涌。“唰唰……”一招跟着一招，脚踩八门施展开来。杖清风点了点头，像童林这样小小的年

纪,功夫能到这份儿上,就实在太难得了。他不但有名师指点,而且自己肯下功夫,比我的徒弟马宝善、焦秋华强得多啦。可有一样,你夺我的徒弟、伤我的徒弟,我非要你的命不成!这样人家杜道爷的招数展开了,见招接招,见式打式,因势利导,由你的招引出我的招,用换的招来破你的招。人家杜清风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那是武林道前一辈的人物。两个人扭作一团,绕在一处,矫若游龙,翩若惊鸿,打闪认针,看得马宝善两只眼睛都发酸了,"唰唰唰"谁发招谁躲闪都看不出来了。海川把自己全身的本领都拿出来,也抵不过人家云霞道士杜清风呀。海川未免有点儿着急了,这一着急,就犯了武术家的大忌。前文说过,在清竹塘次序冈嘴时,陆占鳌他们四个人围上来腾身步月,李士钧都不着急,西方侠于爷很赞成这一点。你一着急,准完!不着急就能坚持,就能生智。可说人家杜清风的份儿要比陆占鳌的份儿大多了,你一着急,身法不准,步眼不稳,就要输招,这跟下棋是一样的道理。但两者后果截然不同,棋下错了只是输棋,而动手错了,命就没了。千钧一发,一招失算,性命难保哇。

猛然间,在海川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大胆童林,你还不抛钺亮剑,等待何时?"声音小而有力,但是每一个字交待得十分清楚。这个人的内力该多好啊,他在旁边观阵,只用丹田的一口真气,把自己的话清清楚楚地送到海川的耳鼓里,而杜清风和别人都听不见。危难之时,一言提醒,使海川稳住了阵脚。我怎么就忘了这手了?师伯在蜜峰岭赐我的"落叶秋风扫",我怎么忘记便了?此时,只见杜清风的宝剑奔顶梁劈来,海川跨右步一闪身,右手"唰"地一转这钺就出了手,直奔杜道爷来了。这钺可是转着的,四面都是尖,划着哪儿都要命啊。杜道爷说这个:我跟你动着手,你怎么把武器扔出来了,那你还拿什么交战?杜道爷跨步闪身,拿宝剑尖"咔嚓"一下把钺给挑开了,海川的右手钺一抛手,左手钺也一坐腕子,"唰"地一下对准杜精风的前胸抛来了。老仙长杜清风跨左步,拿宝剑又一推,"咔嚓"把海川的左手钺也给推出去了。只听"呛啷啷"前后两声响,双钺都落在月台上了。杜清风一愣神,就见海川微然一斜身,一瘪肚子,"落叶秋风扫"宝剑是软的,"扑噜噜"亮将来出,按剑把一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这口宝剑恰似一条金龙,光芒四射。海川蹦起来,咬牙切齿,斜肩带背,照着杜道爷的脑袋就砍来了。

其实海川这招人家阳招八仙剑里根本没有,太虚上人庄道勤也没这么教过,这属于刀的招数,可以斜肩带背、缠头裹脑和迎风避柳。但宝剑可没有"劈"的动作,只有击剑之法,用剑尖儿奔对方的头顶点击。可是海川不管那些了,只见光华缭绕、瑞彩千条,冷森森的宝剑就到了。杜道爷一愣神,想躲也躲不开,想还招也还不了,只好往下一退头:"无量－－"佛字没出来,宝剑到了,正擦在杜道爷的脑瓜顶的肉皮上,给削下烧饼盖这么大一块来。这上面连着道冠挽着发髻的头发,完全都扫折了,肉皮下来血往外流,道冠"咕噜"滚到一边去了。杜道爷用左手一捂脑门子,"佛哟!"这才把佛字念出来,然后飞身形"噌噌噌"三下,顺着月台下去,长腰上了罩棚。

童海川赴会护国寺,头次抛钺亮宝剑,剑削道冠,战胜杜清风。其实要论人家杜道爷的身份和本领,甭说童林,就是两三个童林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杜道爷的敌手。

杜清风人家师兄弟三个,大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二师哥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那都是了不起的大剑客呀,就连四大名剑中的董化一、司马空也得佩服人家的武艺呀。杜清风在这弟兄三个人中不称拔尖的,但也十分不错了,不是海川这

样的人所能敌的。海川误打误撞,拿宝剑这么一砍,虽然杜道爷没受太大的伤,但人家订你为行为不正,你这么一砍,把自己的这点儿能为都给砍没了。

海川看了看四周围,杜道爷走了。再瞧瞧马宝善,站在那儿低着脑袋,顺着脖梗往下流汗。唉!海川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捡起剑鞘来,把落叶秋风扫宝剑入鞘,撩长衫围在自己的身上,子母鸡爪鸳鸯钺放在包袱里包好,一声没言语,出了塔院月亮门,顺着护国寺的山门往外来。穿大街、越小巷,回转雍亲王府。这个时候太阳往西转,等海川来到府门前往里走,刘俊他们众人可接出来了:"师父,您回来了,这次护国寺赴会怎么样?"爷儿几个全都进去,大家来到屋里头,海川把钺包袱放下,长叹一口气道:"唉!你们大家听着,看来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呀!马宝善到底还是一个出家人,他没有什么坏心,没想到他师父赶到了。但这决不是马宝善把师父给埋伏在那儿的,也就是说,这个老道是提前来的,时逢恰巧赶上了。如果说他师父杜清风真的在护国寺里,马宝善也不见得出这种主意。"海川眼望众弟子接着又说道:"杜清风武艺甚高,为师绝非敌手。也不知是哪位高人,在为师危难之际,吹来微细之声,叫为师抛钺亮剑,真是一言九鼎,重有千钧,提醒为师,这才亮出落叶秋风扫。削去道冠,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呀。只是我与杜清风动手,近在咫尺,这种声音杜清风丝毫不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句话救了为师之命啊!"刘俊他们一听:"哎呀,师父,看来定是武林的前辈,暗里保护恩师,今后师父再不要轻身涉险了。"海川点头:"你说得极是。""师父,您知道吗,王爷从杭州回来了。前门外镖局的师父张雄派人送信来,众位师伯父,还有我傻师叔、甘师弟他们都来了。"海川高兴了:"嗷!好哇。王爷可有时间没回来了。你们诸位的师大爷都来啦?""可不是吗。"海川一想:我不能上王府去,当然王爷很惦记我,我也想念王爷了,可这样一来,众大臣都得来请安,朋友们得来拜望,事情又忙,我去了不是添乱吗?再说,我跟王爷什么时候都能见得着,还不如现在带着孩子们去趟大栅栏双龙镖局,给众位兄长们请请安。想到这儿,海川便对大家讲了自己的打算,孩子们也都愿意。"那么你们几个人赶紧准备吧。"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和铁罗汉吴成八个人把衣服都换上了,军刃也都带好了。海川也派人拿着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众人打家里可就出来了。

爷儿几个一直往南走,过了五牌楼,到了大栅栏口往里走,直奔双龙镖局的门前。刚到门口,懒凳上坐着的彪形大汉全都站起来啦:"侠客爷,少侠客爷们,你们来啦!你们好哇"海川答言:"大家都辛苦了!往里头给我们通禀一声。""您快进去吧,爷儿几个都在客厅里呢。"这样,海川他们奔里走,越过了影壁奔南客厅。南客厅里头有人说话了:"海川呐,我算计着你可该来啦,想死哥哥了!""唰啦啦"帘子挑起来,海川这么一瞧,哎哟!带着徒弟们赶紧进去。

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一百零二岁的老侠客笑容可掬地在这儿站着呢。海川抢步进身,跪倒磕头:"老哥哥,您倒好啊?想死小弟了!""哎,兄弟,起来,起来!哥哥也挺想你们的。"海川刚给于爷行完礼,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贤弟,你好哇!"海川这么一看,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道哥,您好哇!"海川趴在地下又给司马道爷叩头,司马道长也伸手相搀。旁边又有人说话:"兄弟你好哇!"海川再看,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老哥哥,您倒好啊。"又过来行礼。"兄弟,起来起来。"这刚搀起来,有人又喊上了:"兄弟,你好哇。"哎呀!自己的二哥,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海川赶

紧过来叩头:“二哥,您好哇。”给二爷行完礼,旁边有人搭话:“兄弟,你好哇!”海川一看,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老侠客在这儿站着呢。海川过来:“哥哥,我给您叩头了。”刚起来,旁边有人说话:“兄弟,你好哇。”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行完礼之后,旁边又有人说话:“兄弟,你好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哎呀,哥哥。”海川过来照样行礼。刚行完礼旁边有人说话,嗓若铜钟:“哥哥,想死我了!就这儿想你啊!”拍着自己的胸口就过来了,见童林就叩头,正是猛英雄叱海金牛于宝元。海川赶忙相拦:“傻兄弟,哥哥也想你啊。”“师父哎,你好哇。”甘虎过来见礼,彼此见礼,大家伙儿全都过来了。小兄弟们都彼此见礼。海川把吴成叫过来,挨着排的给他介绍,告诉大家伙儿,这是我新收的弟子。

大家坐好以后,海川忙问于老侠:“老哥哥,怎么大家都在这儿,瞧不见我哥哥侯振远呢?”于老侠笑着说:“你看你,你就是跟他近,他这么一会儿不在这儿,你就惦着。嗷!这不是来了吗?”帘子板一响,老侠客侯振远在前头,黄灿、潘龙在后头,海川忙迎上去:“哥哥,小弟童林给您叩头了。”“哎呀,兄弟,起来起来。我这是带着他们两个给大伙安置住处去了,现在小弟兄们很多。黄灿、潘龙赶紧过来给师叔叩头。”“二位贤侄,请起请起。”小弟兄们也都过来见过师大爷和师兄。大家重新落座,小弟兄们也别屋谈话去了。

于老侠这才问道:“兄弟,你倒好哇。我们在杭州这些日子可挺想你的。你见着王爷了吗?”“老哥哥,我还没见着王爷呢。我听说爷跟你们老哥儿几个一块儿回来的,怎么你们爷儿几个都赶到一块儿了?”于老侠说:“一来有事,二来你也知道,我们都惦记着回家,可王爷对谁也难分难舍。谁要一走,王爷心里可就怪难过的。这么着得了,好在咱们都得上北京,干脆陪着王爷吧。王爷这几个月可用上功了。”秋老侠答话了:“哈哈!海川啊,于老哥哥提到这儿了,我也说句。王爷可真练得辛苦了,徒弟们下场子练功,二、五更的功夫,王爷跟我们提出来啦,也要把二、五更的功夫拿起来。王爷说:我不搁下了,回到北京,就让海川给我弄个场子,我也要跟海川练。”海川听完了,点点头:“看来王爷可了不得啦,把你们哥儿仨的三套剑法都学会了。”于爷说:“总而言之,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王爷还真下得辛苦。”接着于爷又问童林:“海川,你在北京,都遇到些什么事啦?跟我们说说。”“好吧。不过我先问问,众位哥哥来到北京,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多少也听见点信儿了。”老侠侯振远说:“你听见啦?听见就听见吧,最好咱们都不要往外声张。传说明年三月三亮镖会要出事,剑山蓬莱岛派人来要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与国家大为不利。我们这些人身为侠义,跟镖行多少有点关系,而且咱们也请了一些人。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剑山蓬莱岛把十三省的总镖头夺过去。”“嗷,是这么回事。我没听到这么详细的内容。”于成又问海川:“兄弟,你在北京都遇到什么事啦?”海川并不隐瞒,就把头出前门,认识王伦王于延、铁禄铁木金;二出前门巧遇神龙手欧阳君、清风羽士任元、金鱼胡同拿林宝;三出前门,来到清真寺,僧道俗会筛海赌气比武,丢点穴镢的事情全说了。大家伙儿都纳闷儿,当着几个老前辈,能把这点穴镢抄走了,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一般的人谁有这个能耐和胆量呢?大家伙议论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

海川又把今天的事情说了,我掌打了竖臂摘星焦雨焦秋华,今天又到护国寺去跟喇嘛爷马宝善比武,可是来了一位道爷叫云霞道士杜清风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们两人交手数十个回合之后,自感不敌人家,招数正有些发乱,突然有一位高人的声音在耳边给我吹话,叫我抛钺亮剑,这样我削了杜清风的道冠,擦伤了他

的头皮。后来回到家里才知道王爷回府,众位哥哥到了前门,这么着,我带着徒弟们才来的。于老侠说:"海川,你可不对啊,老人家蜜蜂岭传艺赠剑,送给你这把宝剑,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大家伙儿? 让众位也跟你一块儿高兴高兴,到了现在,你才说出来。""唉!"海川连连摆手道:"哥哥,你别挑眼了。师伯说了,剑招不熟,千万不要跟众位兄长们提及此事,连王爷我都没告诉。总而言之,这些日子在北京城里,小弟不敢疏神大意,不敢把光阴浪费,现在我总算把军刃练得熟一些了。今天哥哥们问到了,小弟才把这事儿说了。"说完,把宝剑拿出来,请哥儿几个看了一番。老侠秋田看完了,让海川把宝剑收起来,然后说道:"海川啊,当初我恩师送给我辘轳宝剑的时候,提过这件事,说师祖有两口宝剑,一口宝剑叫落叶秋风扫,另一口就是辘轳宝剑。不瞒你说,大师伯喜欢落叶秋风扫,所以这口宝剑让大师伯要去了。辘轳大宝剑本应交给二师伯的,可我师父跟二师伯的感情最好,我师父喜欢这口宝剑。这样,宝剑又从二师伯的手上到了我师父那里,师父送给我又这么多年了,不然你也应该受这口辘轳宝剑。""哥哥,您老人家使这口宝剑多年了,这很好很好。"

大家伙儿给海川道了喜,又说起了杭州的事情。各位谈笑风生,十分热烈。掌灯时分,大家分上下两桌吃饭,饭后又谈了会儿闲话。这个时候,大栅栏街里头下更了,天已交初鼓。"我看咱们是不是休息呀?"老侠于成这么一说,大家伙都点头同意,就让徒弟们摆上椅子。正居中,在八仙桌头里,是西方侠于爷。这儿都是坐着睡觉的,躺着睡觉的都跑到后院儿去了。上垂手是北侠秋田,下垂手是南侠司马空。北侠肩下就是老侠侯振远,南侠的肩下是二爷侯杰。二爷肩下是张子美,侯老侠肩下是苗润雨。再往下是李源、童林。徒弟们都走了。隔扇门对好,把灯熄灭。侠客爷们盘膝打坐,闭口屯舌,舌顶上颚,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气息调匀,迷迷糊糊地就算睡着。稍微地一迷离,天交二鼓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院里头有衣襟带风的声音,轻如四两棉花落地无声,想不到镖局以内,竟有大胆贼人前来扰闹。

第四十九回

闹镖局行刺童海川　谒师祖巧遇野飞龙

上回书说到护国寺抛钺亮剑,海川带弟子们来到大栅栏双龙镖局与众位兄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初鼓,在南客厅群侠打坐休息。刚交二鼓,有人从房上下来,十分轻巧,落地无声。西方老侠于成最警觉,心想:外边来了夜行人,绝不是自己人,要是自己人就该说话了,不然的话,万一发生误会,那还了得! 侧耳往外听,这个人往客厅来了,上了台阶,有一些亮光。嗷! 可能亮出军刃来了,这人是行家,他一扶隔扇门,知道这门没插管儿,他用手一托门带,把隔扇门开了,矮身形往里来。于爷和大家伙儿都看清楚了:哟! 这不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吗? 杜清风的长道袍已经脱了,在身上围着,背插剑鞘,右手攥着宝剑。

云霞道士杜清风现在是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军师,最拿事的是他二哥、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燕普带着人从四川已经到了北京,杜清风

也一起来了。因为自己的徒弟们大部分在北京,人老了,也惦记着看看。杜道爷和二哥燕云风他们来,住在鲜鱼口里的孝顺胡同,也就是西胜镖局里。杜道爷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小徒弟铁罗汉吴成,这样便到了德胜门里果子市扁担胡同的瓦片吴家。一叫门,底下人把门开了,还有认识的:"哟!这不是杜老道爷吗?您快请进来。""无量佛,吴成呢?让他出来。""我家少爷不在家。""哪儿去了?""他另投了老师。"杜道爷这气就大了,他背着我投师,这是瞧不起我呀。又问:"他师父是谁?""您不知道?北京城大名鼎鼎、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呐。""无量佛哟,小儿童林,你竟敢抢走我的徒弟。好嘞!我遇不着你没辙,遇着你,我要你的命!"杜道爷的人格不如徒弟们,人家马宝善、焦秋华那是好人,心眼正啊,杜道爷为人可不那么正直。回到西胜镖局,一边生气一边想:这个事我大徒弟马宝善还不知道,我得去告诉他一声。这样才出现了马、童二人比武,杜清风横插一杠的事情。其实人家马宝善并不知道师父来。

大清早,杜道爷来到护国寺角门这往里一走,出来好几个喇嘛问道:"您找谁呀,道爷?""不认识我啦?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你们庙里的大喇嘛是我的徒弟。""哎哟,您是我家大喇嘛爷的老师呀!当初住在白塔寺教我们大喇嘛爷功夫的是您老人家呀。哎,您的二徒弟一定是竖臂摘星焦雨焦二爷了?""不错!焦雨那个时候是个穷苦的孩子,是他哥哥马宝善在山人面前提的。"这时,有个喇嘛可就说了:"哎呀,不过我家焦二爷叫北城雍亲王府的教师童林给打吐血了。今天约童林来如此这般,我们大喇嘛爷正报仇。"杜道爷一听,不行,我得赶紧瞧瞧去。

这样,杜道爷来到月亮门里,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观瞧。马、童二人如何打石头,月台上如何对话,都看得十分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马宝善打童林这三掌也看见了。轮到童林真的下决心要打马宝善时,杜道爷心说了:你马宝善七十来岁的人白活了,你打他可以,他打你不用动地方,手一抬,你的命就没有了。这才高声喝喊并与海川交手,没想到海川抛钺亮剑,削了道冠,带军刃扬长而去。杜道爷一看海川走远了,赶紧派人跟着。

杜道爷把道冠捡起来,到了罩棚。马宝善一瞧师父鲜血"滴滴嗒嗒"往下流,脸色发青,显得狼狈和乏力,自言自语地道:"小儿童林啊,我就这么几根头发了,挽了个发髻儿,却叫你给削去了,这道冠一掉,我非僧非道,这多寒碜啊!如果有人要问:'道爷,您昨个是老道,今天怎么改和尚啦?'老道改和尚是骂人的话,叫山人何以为人啊!"

"师父!"马宝善过来给师父叩头。杜道爷道:"无量佛!起来起来。你好糊涂呀,叫师父说你什么呢?"马宝善也纳闷,童林明明不敌师父啊?便问:"师父,您赢童林还费劲吗?""不!不费劲。""不费劲怎么叫人家把道冠给削掉了?""无量佛!别提啦。他拿出宝剑来,不使宝剑的招,却砍为师,为师只是这么一犹豫,他的手法太快,我一躲。躲闪不及,才削了道冠,这也是山人的晦气。"焦秋华在里屋可说话了:"哥哥,请你把师父请进来。"杜道爷赶紧进来,一看焦秋华虚弱的身体,老仙长的眼泪险些掉下来:"焦雨啊。"焦二爷掉着眼泪道:"不过请师父放心,弟子我快好了。我是让童林给打了,但这不能怪人家童林,实在是弟子我的不好。可是我的哥哥非要给报仇不可,我说千万不要这样。您看怎么样,到现在仇报不了,老师也遭此惨败,叫弟子心里头难过啊。师父,您这脑袋怎么办呢?"杜道长疼得直哆嗦,爷儿仨坐在屋里直发愁。

先让小喇嘛用净水把老仙长的伤口洗一洗，然后把上乘的金疮药拿出来敷上。老仙长的疼是止住了，可头发往下一披散，僧俗两非，确实难看。"唉！为师我无法见人了。"马宝善真想不出什么绝招来："师父，您以后就总戴帽子吧。"杜道爷说："大热的天，我无法戴帽子。"还是焦二爷给想了一个办法："师父，您把这道冠上抹点胶，粘在脑瓜顶上，再把您的短头发梢也粘上点胶，往后一收，粘在道冠周围。"杜道爷说："那多难看呀。""不要紧，你把这头发的周围用墨抹黑了，我看也不就将就凑合了。"杜道爷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无量佛！事到如今也只好就此吧。"

正在这时候，打发监视童林的小喇嘛回来了："童林回到自己家中，带着他的八个徒弟，直奔大栅栏双龙镖局去了。听说江南来了不少的英雄侠义，据说他们住在那里，暂时不走。"杜清风一咬牙："无量佛！此仇必报。"焦二爷摇头："师父，您报什么仇啊？""剑削道冠之仇！小畜生小小年纪，把山人治得如此狼狈不堪，我偌大年纪无法出去见宾朋，这仇我怎么能不报哇！"焦二爷说道："师父，海川是正人君子，所谓一步一个脚印的侠客。他奉圣命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武林之中出了这样的人物我们都应该捧他。童林给咱们武林增光露脸呀！再说，童林是皇四子贝勒府里的教师爷。师父，官私两面，咱们都斗不起人家，就不应该和人家为仇作对，而且这事儿算不了什么。"杜清风摇头不以为然："如此深仇大恨，焉能不报哇，你们不用管了。"

老仙长养精蓄锐，耗到晚上，把宝剑带好，道袍脱下来往身上一围，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弄合适了，不绷不吊。杜道爷就打护国寺起身形，越城墙，过护城河，一直赶奔南城。工夫不大来到大栅栏，飞身形上了铺面房，一直往东来到双龙镖局分号的西大墙，越墙而过。各处窥探一番，然后来到正院的客厅，一瞧客厅里头有人睡觉，便飘身下来到了台阶上，轻轻拉出宝剑来，捅了捅插管，没插着，这才把隔扇门打开。

杜道爷拢目仔细观瞧。爷几个不认识杜清风，都很纳闷，这个地方还有人行刺，奔谁上手呢？老侠于成这儿瞧着心想。看来看去，杜道爷看到海川了，双目停在他身上不动了。于爷心说：嗷！这是我们海川引来的贼啊！这个老道的头发怎么一半白一半黑呀？老侠于成爱护兄弟，恐怕海川睡着了遭暗算。老侠于成要跟这杜道爷客气客气。"哈哈，道爷才来呀？"杜清风心说，人家发现了。"噌"一下蹿到当院，老侠于成一托胡子，一提大衫，飞身形由客厅里跟出来了。海川"噌"地一下也蹿出来了。"噌、噌、噌"，南侠、北侠、镇东侠，各自亮军刃，巨阙剑、辘轳剑、龙渊剑，再加上海川的"落叶秋风扫"，四把宝剑犹如四条金龙，将杜清风团团围住。海川高声喝喊："杜清风，你往哪里走？"大家伙儿这才知道是杜清风。于爷也真急了："你这个老杂毛，我劈了你！"杜清风要是单对单的，他真不在乎任何一位。可是现在他不敢动手，心里说：人家人太多，我还是走吧。他顺着这角门可就往东去了，穿过栈道，又朝南走了。爷儿几个完全都出来了，西方侠于爷知道杜清风的功夫了不起，群侠紧追不放，越过一排房，二排房，一直来到后院。后院里放着镖车、拴镖的垛子，空场地很大。杜清风朝南走到后院，爷儿几个顺着栈道也追过来了。

猛然间，打东房上"唰"，身轻似燕，飞一样似地下来一个人，杜清风那么快都没躲开。这位拿着一个东西，照着杜清风的软肋上"嘭"一下就给点了穴。杜清风攥着宝剑，想跑可就跑不了了。张着大嘴不能喘气，一会儿把脑袋就给憋紫了。这位站在杜清风跄旁边，海川一看，哎呀！原来是一位出家的老道长，矮身材，双

肩抱拢，由于年岁太大了，有点马蜂腰。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道袍，掐着鹅黄色的口，腰扎水火丝绦，左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面似三秋古月，红中透粉，粉中透润，红粉相间，一脸的宝色，仙风道骨，皱纹堆垒，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唇边，比西方老侠于爷的年龄还显得大。这位仙长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烁烁，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相对，连鬓络腮，一部银髯苫满胸前。也搭着个子矮，胡子显得更长了。顶都谢没啦，白发苍苍，杨木道冠，竹簪别顶，背插拂尘。老仙长往这儿一站，风采可爱，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武林道的老前辈。他右手拿的这个东西使海川更惊奇，哎呀！三尺六寸长的点穴镢，正是在清真寺，师父、师叔跟老篩海爷，僧道俗试三绝的时候，老篩海爷丢的单支点穴镢，原来被这位给拿走了哇。

就看这老仙长举着单支点穴镢，用左手点指："无量佛！杜清风，你挽发为道，身在三清，实为可恨，护国寺童林抛钺亮剑是留你一条命。他既能削你的道冠，如果宝剑再往下一耷拉，焉有你的命在？你知恩不报反来为仇，以怨报德，现在又来到大栅栏行刺，今天山人警告于你，如果依然为非做歹，山人不容。"说完了，这单支点穴镢照着杜清风的后背"叭"地一下，就把杜清风打出一溜滚去。"无量佛哟！"杜清风"鲤鱼打挺"起来，看了看道爷，拔腰上西房，跑啦。

海川高声喝喊："老仙长，请留步。"仙长却说："无量佛！再会再会。"老仙长也拔腰上西房，于爷他们哥儿几个紧跟着上去，神龙见首不见尾，踪影不见。大家都下来，这才来到前厅，把灯点亮了，群侠坐好。北侠问海川："来行刺的是杜清风？""不错！""那么这位老仙长爷是谁呀？"海川说："众位哥哥，我不是已经禀明这件事了嘛，我应约到清真寺，出现了恩师、师叔和老篩海爷僧道俗试艺的情况。当时老篩海爷的单支点穴镢往上这么一撩就不见了，这位老仙长手里头攥着的就是老篩海爷的点穴镢。可见这位老人家的功夫不言而喻了。"停了一下海川又说："莫非这位老仙长来，也是为了明年的亮镖会吗？"于老侠想了想道："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于爷又对侯老侠说："振远呐，我想有这么件事还得办，明天你跟海川到趟牛街，三个孩子被困在十八棵杨，是老篩海爷救了他们。你来北京，无论如何要到清真寺去一下，如果海川不上这儿来，可以不去，人家海川来了，你们俩人应该一块跟老篩海爷见个面，给人家道谢。二来海川的两位恩师已在清真寺住下，这是咱们大家的前辈，你和海川就代表咱们哥儿几人给两位前辈请个安，问问好。"说真的，这话出在北侠和南侠的嘴里可以，出自于爷的嘴，海川真不敢当，哪能代表于爷给我师父请安呢？你想啊，人家于爷的份多大呀。但是于爷说出来了，讲得又占理。老侠侯振远连忙点头："哥哥，您说得太对了，要是去的话，顺便问问，可能二位前辈和老篩海爷他们知道昨晚上这位老仙长是谁。"于爷说："对！好吧，大家休息吧。"没说几句话，把灯吹熄睡了。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黄灿、潘龙带着几个徒弟们进来，预备脸水，伺候群雄擦脸、漱口，梳洗已毕，大家吃完早点。海川这才跟镇东侠商量："哥哥，于老侠昨天晚上吩咐咱哥儿俩去趟牛街清真寺，咱去吧。"侯振远答应道："好吧，走！"老侠侯振远和海川哥儿俩可就遛遛达达打双龙镖局往西了。顺着大栅栏西口出去，走观音寺奔李铁拐斜街，走五道庙，到了虎坊桥，走骡马市、菜市口一直再往西，直奔牛街北口再往南一点儿，到了清真寺。走北角门，这回海川没露怯，不喊"回事"了，一直往里走。鼓上飞仙丁瑞龙、铁三爸铁木金、神形无影伍金堂哥儿仨正往外来，一眼看到童林和侯振远了："哎呀，是童侠客爷。"过来见礼。一看老

侠侯振远佩着宝剑,形神飘逸。"哎呀,这位是……"海川说:"这位是我哥哥,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丁大爸赶紧躬身施礼:"哎呀,老前辈,侯老侠客爷。"老人家一摆手:"丁大爸,快起来。听我兄弟提您,为人古道热肠,见义勇为,真乃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久慕您的大名,这一次来到清真寺拜望拜望,你我都是弟兄,咱们不必客气。"铁木金,伍金堂过来给侯老侠见礼,各通姓名。这时海川问:"敝老师和筛海爷都在吗?"丁大爸说:"客厅说话呢,快走吧。"丁大爸哥儿仨返身回来,陪着海川和侯振远来到客厅门前,挑帘栊进去一看,果然尚道爷、何道爷、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跟老筛海爷、生铁牛朴鹿全都在。

海川进来先给两位老师行礼,然后给师叔、给老筛海爷行礼。侯振远挨排见礼。尚道爷、何道爷一看侯振远来了,哥儿俩都站起来,老哥儿俩心里明白,欠着人家侯振远的人情啊。尚道爷说话了:"我徒弟童林,混小子一个,两眼一抹黑,没有您侯老侠客爷在江湖上引路,结交了这么多的朋友,哪儿有今天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呢?看来,我这徒弟贺了这么个美称,兴一家武术会顺利的。但没您这位侠客爷的指点是兴不起一家武术的。多亏您引导我徒弟走上正路,成为武林中好样的。"哥儿俩承着人家侯振远的这份人情呢。侯老侠行礼,两位老仙长赶紧给搀扶起来。跟着,宝镜禅师、老筛海爷也都见完了礼。"来吧,振远啊,坐下吧。"尚道爷给侯振远让了座。海川是算晚一辈的不能坐,老侠侯振远偏身坐下。

老筛海爷金元是侯振远的师叔,因为清真寺门长四爷马俊是金元的师哥,马四爷又是振远的老师,不过侯振远没提这事,关键是二爷侯杰跟师父有些不和睦。

侯振远坐下说:"我代表各位兄长们,众位贤弟们给你几位老前辈来请安,顺便给老前辈道个谢。各位老前辈们住在这里千万别走,等着明年三月三亮镖会完了以后再动身。丁大爸是镖局的镖主,恭请四位老人家为镖局助阵啦,这是一。还有,昨天晚上有这么一档子事。"侯老侠就把事情由头至尾说了。老筛海爷一听直眼了:"哟!我这点穴镢叫一位道爷给拿走啦,这道爷是谁呢?像杜清风那样的能耐,老仙长治起来都毫不费劲、易如反掌,那么这位老仙长的本领之高是可以想见的。"这位老仙长是谁呢?老筛海爷想不起来了。尚道爷听完了点点头一乐,又看了看何道爷问:"三弟是不是他来了?"何道爷看了看尚道爷:"无量佛:师兄啊,可能是他。""对!没错!"尚道爷回过头来又问宝镜,宝镜禅师也答道:"阿弥陀佛,没错,就是他。"老筛海在旁边可急得直问:"我说三位,这位前辈是谁?干嘛拿着我这点穴镢?"尚道爷一笑:"没事,您放心吧,总有一天会把点穴撅交给您的。振远、海川啊,这位是谁暂时可不能提,提出来没有好处。我们老哥儿几个在清真寺这里住着,连瑞龙带你们几位,全不能往外提,因为我们确实是为明年的三月三这镖会来的。你们哥儿俩回去,没有事情不用往这来,这里吃的、喝的、使的、用的,一切都很方便。有鼓上飞仙丁瑞龙,还有铁木金钱三爸和伍金堂等众人照顾着我们爷几个,就完全可以了。即便到了亮镖会的日子,我们也不奔双龙镖局去,我们就作为辅胜镖局请的助威的了。到了时候在辅胜镖局后面给我们准备休息的地方就行,听见没有?"老侠侯振远点了点头。尚道爷又说道:"好吧,既然如此,不留你们哥儿俩在这呆着了。铁三爸跟丁大爸把他们两人送走吧。"尚道爷既然说了,这哥儿俩心里也就有底了。老侠侯振远他们告辞往外走,尚道爷、何道爷老哥儿俩都站起来,送到门口。铁三爸、丁瑞龙往外送,一直把他们哥儿俩送出清真寺,说了几句话之后,作别了。

哥儿俩往回去。老侠侯振远一边走一边思索:这位老仙长爷到底是谁呢?看

来与明年的三月三亮镖会大有关联。唉！得了，到了时候总会知道的。海川也有这份想法。老哥儿俩遛遛达达来到牛街北口，其实他们哥儿俩一清早就出来了，按北京人来说，这会儿正是吃早点的时候。一看下斜街口有这么一大圈人，里三层外三层，走道的走到这儿全站住了，挤在一块往里看，就听里边喊："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死我抵偿，天底下还有这事吗？"哎哟，那意思好像喝喊着打人呢。哥儿俩身为双侠，终日里与人排难解纷，当然遇事哥俩就要打听打听！海川来到人群边上，一躬到地："众位，辛苦辛苦，让一让，让一让。"人们都往里挤，海川衣不惊人貌不压众，您琢磨琢磨谁让他呀！人家瞧了瞧童林，那意思是，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怎么能让给你呢？你是长着犄角的羊，也不能让给你啊。老侠侯振远知道海川脾气不好，怕海川再惹事，这么着老人家侯振远过来了："海川，你这边来。"然后一抱拳："众位乡亲们让一让，我们哥儿俩到里头看一看。"人家老乡亲们一看老侠侯振远白发苍苍，形神潇洒，这是一位道高德重的老人，自然而然地就让了。这么着海川沾了哥哥的光，哥儿俩慢慢往里来，走到里边这才看真了，在马路边上躺着个人，旁边搁着一个哨码子，这哨码子里头还有军刃。这个人躺在那儿，可是行家啊！您瞧，躺那挨打还是行家吗？对啦，虎豹头用这左右手一护自己的太阳穴，手指头一挡自己的眼睛，大拇手指一护自己的耳朵，他护的这个地方，都是致命的地方，一个闹不好就会打伤了。他腿这么一蜷，磕膝盖一顶自己的胸口，两只脚一护自己的裆里头，两个胳膊肘一护自己两边的肋骨，一捂脑袋，成了一个团儿。你要打呀，你就打我大腿的外边，就这个地方，别处您打不着。打人的都是饭馆的，他们系着围裙，手里头拿着大炒勺、小炒勺、擀面杖、掏灰扒、火通条、叉把扫帚。有一个人站在马路沿儿上，这是位老先生，手里头流着血，粗脖子红筋："给我打，给我打，打死了我给他抵了。""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就这么一打，这么多看热闹的没人管。海川的意思就要管，老侠侯振远怕海川管不好，到底是怎么个事咱还不知道呢。"兄弟，你候一候，哥哥我过去问一问。"海川点了点头，老侠侯振远可就过去了。

到了这位手上流血的老者面前道："哎，这位先生。""嗯，老爷子有事吗？"侯振远笑着问："您这大清早起来不做买卖，怎么在马路边上打人呢？""老爷子您别管，天底下真有这事，把人都气死了。您说这也太不像话了，我给他抵了，我跟他完不了！""唉，这么多年轻人手里拿着家伙，有木器有铁器，现在你在气头上，真的打伤了人命，你那气头一下去，你就该后悔了，那可来不及了。""老先生，您说得倒是也对，不过这也太气人啦。我跟您说，早晨，我们这儿刚刚下板，您看我们这字号，'兴隆馆'。早晨起来卖包子粥，他来了，我就把他让到楼上，他吃这个吃那个，吃一次不饱、吃两次不饱，吃了我们两屉包子，喝了我们半锅粥，还要了我们许多白糖，我们都给他伺候得挺好的，后来一算账呢，一两六钱银子，他说给二两，我们伙计当然谢谢他。他说他没带着钱，我们伙计说你没带着钱你吃饭？他说他饿了，可是饿了没钱也不能吃啊。要吃，你就得给钱。他不但不给，还跟我们伙计捣乱，这还不算，他让我们先写了账，我们伙计说没账，他说没账你不会买一本去嘛。我们伙计说我们不认得你。他又说，下回不就熟了嘛。说完，就楞往外去，哪儿有红口白牙吃了东西不给钱的？我们伙计过去伸手一拦他，他'啪'地给了我们伙计一嘴巴，把我们伙计这半拉脸打肿了不说，槽牙都给打活动了。这伙计从楼梯上掉下来了，他把这事跟我一说，我是写账的先生，我们掌柜的还没来呢。我听了一生气，把花镜摘下来，往桌上一拍，'啪'地一下眼镜碎了，把我手也扎了。我们一天

要碰上这么几个顾主,我的这买卖还干得了吗?老先生,您别管了,我跟他豁了啊,给我打!"老人家侯振远一摆手:"别打了,别打了,我看你打得也够可以的了。他的衣服都碎了,就说这皮糙肉厚,二十多岁不怕打,也够呛!先别打了。众位,看着我了,我给众位了一了。""老先生您要了事,反正事就是这么回事,您就给了一下吧!唉,大家先别打了。"先生说话了,大家伙儿都停住手了。

这个人躺在地上纹丝不动。老人家侯振远过来,伸手摸摸他的鼻子嘴,看看是不是还有气啊,谁知老人家侯振远手刚到跟前,这个人"鲤鱼打挺","噌"地一下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声音洪亮,瓮声瓮气,仰天大笑。这么些人拿着这么些东西打,只把他的衣裳打碎了,肉皮都没伤着!这人有很好的功夫。老人家侯振远一看,这人大高个啊,足有八尺多高,比侯老侠得高出一尺多去,双肩抱拢,猿臂蜂腰,看得出来,这是个练家,一身的练子肉,穿着一身蓝,扑扑风尘。头如巴斗,面似镔州铁,黑中透亮,抹子眉大环眼,狮鼻阔口,大耳垂轮,青胡子茬,辫子在脑袋上这么一盘,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四棱子胳膊起青线,站在这还真叫棒。"朋友,你红口白牙地吃东西,怎么能不给人家钱呢?当然,一个做买卖的也讲究交朋友,你真的没钱,先封先生那儿提一声,说我腰里可没钱,从此路过,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我吃您一顿饭,您给我记上账,我再路过您贵宝地加倍奉还。人受一句话,佛受一炉香,掌柜的也不能说不管一顿饭,您吃了个泰山不下土,最后还把人家伙计打了,这就不对吧?""啊,他挤兑我嘛,这就没法子了。"老人家侯振远一听,他这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便问:"朋友,你是哪的人啊?""我呀,离这远啦,四川人啊。""唉哟喝,关山相阻,千里迢迢,您从四川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到北京要找俩人,跟他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唉!只要把那人揍趴下,给弄死,这总镖头大印就归我了,人前显耀,鳌头夺魁。"侯振远心说:真是傻小子,这是叫人支使出来的。就说:"朋友,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在谁手里呢?""俩人,就在他们俩人手里呢。"老侠侯振远这么一听,这事可新鲜,在俩人手里。便问:"朋友,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知道。一个上岁数的老头,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只要把这老小子打了,印,那就归了我了。"海川这么一听,得!哥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哥哥您这一了事,把您自己了进来了,他打四川来就为揍您来的,我看您老头子怎么办?海川心里头想着,这么一高兴可也就过来:"朋友,你不说找俩人吗?那个人是谁呀?""那个年轻的啊,跟你差不离,听说是个快老赶,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侯振远也乐了:啊,我把我的名问出来了,你过来,把你的名也问出来了,我看你怎么办?海川这么一听,嘿,敢情那位是我呀!

原来,这位大个儿家住在四川绵竹县南四十里地燕家坡,姓燕名雷字子坡,他叔伯哥哥给他起外号,叫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叔伯哥哥就是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燕普跟他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那可是武林的一代宗师,本领高强,艺业出众,内外两家都了不起,尤其是燕普,一肚子好学问,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确确实实熟读兵法。现在才四十岁挂零,浑身横练,骨硬如钢,内外两家的功夫,没有一样不好。燕雷是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仗着他哥哥燕普燕云风军师,在山里头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一般的人他瞧不起。他能为也很好,可难免得罪人啊。

三月三亮镖会这件事情,咱们要交待一下。就说在明末清初镖将圣手昆仑胜英胜子川,一口鱼鳞紫金刀、甩投一子、三支金镖压倒了绿林,胜英胜三爷在绿林

当中是了不起的人物。等到满清入关了,那么就公举胜英为十三省总头带走国家的御字镖。什么叫御字镖?就是国家有事,他也给保着,比如粮饷,保几十万银子从什么地方保到什么地方。老英雄胜英听完了以后,不干啊!他说:"众位,公举我为十三省总镖镖头,这我不干,咱们不是按十二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提过了吗?(像李国良他们家保的就是辰龙镖,都占一个字,各自为镖头,一年轮一个值年。)让我当国家的御马侠,保国家的御字镖,我没那么大能耐。如果众位非让我干不成,我提出一个条件来,就是哪一省出事,哪一省的朋友,给我找,给我负责。在江苏省出事了,那么江苏省你就得给我找,当然我也去找,你得帮我的忙。要是那样我答应干。"后来大家伙儿说了:"德高望重就是胜三爷您了,咱们就那么办了。"结果,十三省总镖头也就是三爷胜英的了。胜英同江宁府西关自己的二师兄聋哑仙师、四师弟碧昆长者,他们老哥儿仨,成立了十三省总镖头的松棚会,各省都有分会。多年来,胜英胜子川办了不少的事,还好,大家捧场,老头有人缘,最后告老了,回到直隶省莫州古城村,自己抱着胳膊根忍了,无疾而终。那么这十三省总镖头就落在他大弟子飞镖黄三太的手中。

黄三太是浙江绍兴府望江岗结义村的人,他的能耐也不小,人缘又好,但是因为一些其它的原因,没干多少年十三省总镖头就跨了,再没人敢接任了。这样就十二家轮流值年了。反正每一年三月三有这么一个大会,也不见得当年准开,也许隔个三年二年的,也许一年连续开几次,所有各镖局的徒弟们可以簪花贺号,如果有闲下来的镖师、伙计,在哪个镖局子不愿意干了,可以等到北京城蟠桃宫松棚亮镖会上的时候提出来,唉,同行同业的,给你再谋个饭碗。有人要求说咱们今年开一次亮镖会,反正大家伙儿拿钱就是了。明年三月三要在蟠桃宫设摆松棚亮镖会的主意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就是北京城前门鲜鱼口里头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西胜镖局的镖主是亲哥儿俩,大镖主叫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二镖主叫闪电神鲍图鲍殿远。鲍古、鲍图他们哥儿俩这支镖专走西川镖,也就是奔西南四川的镖,这样他们暗中勾结剑山蓬莱岛。康熙皇帝的二哥英王富宝臣逃到四川,占据在白龙江剑山小蓬莱岛,二十多年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能人太多了。鲍古暗中来封信,柬明军师燕普:"请燕普军师明年无论如何三月三亮镖会要来北京,乘这个机会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信中还说:"我们剑山蓬莱岛把十三省总镖头夺过来以后,在十三省成立分会,哪个分会都可以积聚一部分武林高手,到一定的时机成熟了,十三省同时起义,准能够推倒满清。"这是剑山蓬莱岛人家安排的一个计划,但也是清朝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呐!老军师燕普得到西胜镖局的信以后,当天晚上在后山九兽鹤天亭里与大军师无形剑客万俟羽修、大帅谭天谭桂林、英王富宝臣密议此事。老仙长燕普说:"无量佛,千岁,桂林呐,鲍古来的这个情很是时候,如果明年真的到了蟠桃宫亮镖会,派人把十三省总镖头夺过来,那于我剑山蓬莱岛就大大的有利。王爷,咱们得决定下来这件事。"王爷也说得好:"老军师、桂林呐,我看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派人去。"谭天点了点头:"如果王爷跟老军师乐意,就这样定下来吧。不过,我想,明年要派人,一般的人去可不成。王爷,莫若就请老军师燕普亲自走一趟。"英王乐意:"老仙长,桂林说请您去,孤也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别人去孤也不放心啊。""王爷,既然桂林这么说,为臣情愿前往。"王爷补充道:"只是老仙长一个人去不成,还要多带几个能人去。"君臣商量好了。

第二天,王爷设早朝,文武群臣都在,左膀寨三公,右膀寨三横,左有两位军师,右有三位大帅。另外水陆全权大帅谭天、水军大帅、副帅以及二十名站殿将

军、几百位将士,完全都集中在这里了。有爵位的都坐着,没有爵位的都站着。老军师燕普这才提出来:"谁愿意跟贫道赶奔北京城,准备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就这一句话,"呼呼呼"过来一大帮,这里头有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赛南极诸葛宏图、胜昆仑欧阳志正、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插翅灰鹤左金童、玉面童子白昆,另外还有两个踩盘子的总头,一个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另一个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马亮都七十多岁了,好本事好能耐。这还不算,本山青龙闸、白虎闸有八位寨主,他们是:海神鳖班豆生、闭目金蟾班豆弗、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九尾龟谢文丑、镇江泥鳅谢文志、闹海金甲何清泰、海底金吓何阳泰,这些人全要去。燕普看了看,成了!只是不带野飞龙燕子坡去。老军师把人选决定好了,派人给众人拿来路费,吩咐大家伙不要一块走,可以三三两两,各找自己的知心人,从四川起身奔北京前门外北孝顺胡同的西胜镖局,争取年前都能到了。云霞道士杜清风提前到了北京。不久,燕普带着人也来了。燕雷想去,可他哥哥不让去呀。

燕雷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这里头有一位站殿将军,人称昆仑羽士仇成,是个出家人。这仇成跟燕雷最合不来,散了朝以后,他叫燕雷:"燕二将军。您跟我来。"领到自己的屋里,燕雷问:"仇道爷有什么事?有什么好吃的请我燕雷吃点儿。""二将军你坐下,哈哈哈!二将军,大家伙儿可都上北京城,等亮镖会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立功去了。""是啊,我不是也想去吗?可惜不让我去啊。"仇成一笑:"哈哈哈,也不然,谁立功是谁的,谁人前显耀谁好看,不让去就不能去了吗?二将军,像您这样人物,就应该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嘛。""我兄长不许。""您怎么这么老实啊?您知道为什么不让您去吗?""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军师的命令,咱们得服从。""不对,他能耐再大还高得过去二将军您野飞龙燕子坡吗?""嗯,对。""不让您去的原因就是老军师要把这份功劳让给别人。""唉,我哥哥这人怎么办这个?有脸不让我露,有功劳不让我得。""还是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依我说,带点路费,您私自离开剑山蓬莱岛,到北京城前门外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找鲍古、鲍图,这两人您认得。""那不犯令了吗?""犯令有什么关系,到那儿先露脸,先把十三省总镖头夺下来。""那到了三月三正日子,我哥哥他们一去,我再露面我也夺不下来呀。""不对,您去了您就不等三月三镖会了,有您这本事干嘛非等到那天啊?到北京您就把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给夺过来了。""我上谁那儿夺去啊?""哈哈哈,无量佛,您不知道,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在俩人的手里。""谁手里啊?""一个是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这是个白胡子老头。""还有谁啊?""另一位是他好朋友,三十多岁,挺怯的,像个乡下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您可别小瞧这童林,他面怯心不怯。好功夫。但是他们俩功夫再好,跟您比那还差得多呢!到了北京,您就暗中找这俩人亮家伙,把这俩人揍趴下,从他们身上把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夺过来。你就回来了。您琢磨琢磨,老军师带着人上北京,在那儿又吃又喝,结果无功而回,您就露脸了。""嘿!哈哈哈,仇道爷,你这办法可不错啊。""多新鲜啊!""这个,这个侯振远上哪找去?""唉,您到北京城一打听,谁都知道大名鼎鼎侯振远、童林。"其实啊,这是仇道爷使的一个阴谋诡计,他最恨燕雷不过。既是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就是十二家镖行同业的大事,当然有双龙镖局的南北两号。既有南北两号,就有侯振远和童海川。这俩人能耐大了,只要你燕雷燕子坡找上门去挨打,不死也得脱层皮。这燕雷哪知道这是仇成使的坏?"好了,我找他们去。"燕雷把日月双轮带好以后,他就出山了。青龙闸八位寨主都不在,

燕雷通过招贤馆,坐小船离开白龙江,到东岸下船,登岸后直奔北京了。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唉呀,距离北京城也就快到了。天黑下来,燕雷摸了摸兜里头,分文皆无。虽说离着北京近了,但我哪找这孝顺胡同西胜镖局去?再说我一文钱没有,今天晚上住店都不行了。他找了个破庙就忍了。第二天一清早起来,辨认方向,往前走到牛街口,燕雷实在饿了,唉呀,这包子真香啊,得了,我呀,我先吃,管他呢!燕雷一挑帘进了兴隆馆,人家先生在账桌后头正坐着呢。"啊,客人您来了!您楼上请。""楼上雅座。"底下一喊,上头一接音,燕雷上来了,伙计擦抹桌案,让客人坐好。买卖人和气生财,人家当然侍候得周到,说话让你过得去。"哎,给我来一屉包子,三碗粥,多搁点白糖。""好,您来一屉?咱这一屉是三十六个。""是啊,三十六个还吃不了吗?"伙计一想这位能吃。时间不大,给端来一屉包子、三碗粥放好了白糖,筷子搁桌上。燕雷也不喝酒,也没吃菜,咬着包子蘸点醋,把这包子吃完了,粥也喝了。"客人您饱了没有?""没有啊,再给我来一屉,再给我来三碗粥。""喝!你可真不是行贩是吃主。"伙计又给要去了。吃完了以后,燕雷问:"嗯,多少钱啊?""哈哈,一两六钱银子。""不多,不多,连小费给二两。""谢谢您了。哈哈!爷台,我再给您沏点茶去。""小二哥,我不喝了。"燕雷站在那儿,半天不拿钱,这伙计就想:这位吃得痛快,掏钱这么难啊!便催问道:"爷台,您把钱赏下来,咱们好入账啊。""钱啊,钱这个……我没带。""哟!您没钱呐。""啊,没有啊。""那么没有钱您怎么吃啊?""我不是饿了吗。""饿了您有钱再吃啊。""有钱我不就给了吗?这么办得了,你呀,给我写在账上,我以后再给你。""我们没账。""您这不是混蛋嘛,没账,买一本去。""我们有账。""有账写上啊。""嗽,有账也不成,我们跟您不熟识。""嗨!一遭生两遭熟,下回不就熟了吗?"伙计这么一听,您还有的说呀,便说道:"今儿个你不给钱不成,红口白牙吃了我们,你就得掏钱,没钱您就不应当进饭馆。""那我不掏钱,应当怎么办呢?"他提起哨码子来到楼梯口,伙计过来伸手一拦:"没钱你走不了!"燕雷还认为他要扒自己呢,一伸左手,照着他腮帮子上,"啪——!"就一个大耳光子。其实燕雷感觉自己没使多大劲,可这小伙计哪儿能受得了练武艺人的一掌啊。"哎哟!"好嘛,把右边的槽牙完全都打坏了,伙计顺着楼梯就轱辘下来了,这腮帮子跟炸龙虾片一样。"噌"一下就鼓起来了。

先生拿着笔戴着老花镜,正写账呢,就听这位伙计说:"我说先生,我干不了啦,您要问这事,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我一挡他,他给我一嘴巴,把我槽牙都打活动了。"先生听着一生气,手一哆嗦,"噌噌噌":"哎哟!我怎么把我账都勾了。"先生把笔往桌上一搁,老花镜摘下来,拿着左手往账面上一拍,"啪!"眼镜碎了,手也扎了。老先生气得直喊:"好呀,来呀,给我打他。"野飞龙燕雷顺着楼梯,"噌噌噌"就下来了。燕雷心想:打我?好吧!这顿打就算我赔你们这一两多银子,不然的话,我再打你们,那多不合适啊。只见这头二柜"呼啦啦"全出来了,红白两案的大师傅、前后跑堂的也全都出来了。喝!拿着大炒勺、小炒勺、擀面杖、掏灰扒、火通条,就在马路沿子下边一站,燕雷把哨码子往那一搁,虎抱头一躺,这些人就过来"劈里啪啦"打上了。"打、打!"先生气得直哆嗦:"打死他我给抵命了"!开始还有人问问,后来没人问了,尽瞧热闹的。

现在海川过来一问,燕雷才提出来,我找童林童海川。老侠侯振远在旁边站着,那意思是说:海川啊,你问出来了怎么办?海川听完了道:"嗽,您认识这二位吗?""我不认得。""您怎么知道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在侯振远跟童林的手里?""那

是我们山里的仇道爷提的,没错,他们俩人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头啊。""嗷,哈哈哈,您贵姓啊?""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这先生也楞了:哎哟!他是山贼头啊,甭说打我们几下、吃我们点包子了,他把我们这饭馆烧了,我们也惹不起他呀!嘿,幸亏这位给问出实话来了。海川这么一听:"燕将军,你不认得侯振远、童林啊?""不认得。""哈哈哈,巧了,你看。"海川用手一指侯振远:"这白胡子老头,就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啊!"燕雷的这林子眉就立起来了,大环眼睛睁圆了:"嗷,他就是侯振远。""你再往这看,我就是小小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人家先生跟看热闹的人这才知道这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侯侠客爷和童教师爷,这是双侠。老侠侯振远一想:你这不是惹麻烦吗?他跟你要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你往哪拿去啊,我瞧瞧我兄弟怎么办。燕雷听完了以后,一猫腰把日月轮哨码子就提拎起来了:"嘿!小儿,你是童林,他是老儿侯廷,弄死你们俩,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就交予燕某。来!你们俩亮家伙吧,咱们就这儿干。"海川一拦,说道:"燕师傅,你先别着急,你吃人家饭还没给钱吧?""给钱没给钱没关系,别说吃他两顿饭,把他饭馆烧了,他有什么出手的啊。""这是天子脚下,礼仪之地,吃饭就得给钱,不给钱,跟人家饭馆耍威风,算什么英雄?""嗯,我不是没钱吗?""没钱怎么吃人家饭啊。""我饿呀。""哈哈哈,朋友,还是的,你在这小饭馆吃包子,能吃得好吗?咱们先把饭钱给了。"海川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来:"先生请过来。""侠客爷,童教师,这是您的朋友,得了,冲着您我们不要钱了。""不成啊,你的手也受伤了,伙计也叫他给打了,我这还有十两纹银。刨出饭钱小费以外,你们两人治伤,就算暖暖疼。这位是我的朋友,我候了他的饭账了。""侠客爷您别给了,有您在里头,给钱不给钱的没关系,他要提出来是您的朋友,我们也就不要钱了,还要加意款待。"海川一笑:"得了,钱我是给了,事情就完了。老乡亲们,散散吧。"乡亲们都纷纷离去。人家先生、伙计们也都回饭馆照常营业。侯振远一想:办得很好,饭钱给了,就剩咱三人了,怎么办吧?燕雷把眼睛一瞪:"行了,饭钱你给了,小子;咱们打吧。""哈哈,燕师傅,大庭广众之下,在这大街上能动手吗?十三省总镖头大印我也没带着,在家里。""那我跟你家中去取。揍完你,堵窝掏,你也得给印。""行啊,你先跟我们哥儿俩来吧。"老侠侯振远纳闷:你要把他弄到哪去?啊,你把他带到双龙镖局去,仗着人多势众,大家伙儿克一个,这不像话吧。老人家侯振远也不管,在后头跟着。"行啦,到哪儿也不怕你们俩。""行行,随我来。"

三个人遛遛达达从这儿一直往东去,过了虎坊桥,顺五道庙,走李铁拐斜街、观音寺,穿过大栅栏西口,来到双龙镖局的门口:"哎"!这离西胜镖局多远啊?""怎么?""我认得西胜镖局的鲍古和鲍图啊。""哈哈哈,好的,离这很近了,先别忙。""那我当然不忙,我也不上那儿去,我得把镖头的大印拿走。嘿!刀山油锅,姓童的,二爷也不含糊你们!你把我带到这来,任凭你们窝子狗一块儿咬。"老侠侯振远都有点生气了,心说:海川,你还跟他一口一个燕师傅呢,他配吗?他什么都不懂,他是个畜类,穿衣冠的禽兽啊,你不应当理他。海川没着急:"燕师傅,有什么话咱们到里面说去。""好吧。"进了镖局往里走,一直来到南上房,老少群雄全在这了。大家伙见海川带了一个人来,破衣烂衫气哼哼的,都挺纳闷。"燕师傅你请坐吧。"海川又给指引。老侠侯振远慢慢把这事跟大家伙儿介绍了。海川陪着坐下,立刻吩咐道:"给燕师傅沏茶去,你再喝碗茶。""好吧,喝滋润了再揍你。"时间不大,茶来了,燕雷喝了两碗茶:"行了,来吧,哪儿呀?""燕师傅,大概包子粥你也没吃好吧?你要没吃好,咱俩动手,我要把你赢了,我也不露脸。""是啊。""咱们

准备酒席,我奉陪你先吃点饭,你酒足饭饱,一点毛病没有了,然后咱们再动手。"燕雷点头:"好吧,吃就吃。"黄灿、潘龙立刻派人备饭,时间不大酒宴摆上来,燕雷也不让众位。大家伙儿都在旁边瞧着他们二位吃,这燕雷还真能吃,甩开腮帮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了个酒足饭饱。一抹嘴:"小儿童林,茶也喝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行啊,咱俩人干干吧。""燕师傅,你这衣裳太破了吧?""啊,是被别人给打的。""还是的,去!找一身比较合体的衣裳来。"照燕雷这个头也好找,时间不大,请燕雷沐浴更衣,换了衣裳。燕雷提拎哨码子一进来:"成了,哈哈哈,衣裳也换了,咱们俩人干干吧?""你坐下,燕师傅,你我都是武林中人,要说你慕名来到北京城访我们哥儿俩,这个咱们人不亲刀还亲呢,咱们是一家人。但你说赢了我们俩就能夺十三省的总镖头的大印,我琢磨着你这是被别人支使着来的,你让人家当枪使了。我不能说你燕师傅是傻子,但这十三省总镖头哪来的印啊?我哥哥侯振远跟镖局还有点关系,我童林跟镖局一点关系没有,甭说你把我赢了,就把我宰了,我也没处给你弄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去。燕师傅,你真的把我们哥儿俩赢了,你也不是十三省总镖头啊。想得十三省总镖头,要等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上,当着同行业十三家镖局全在那儿,众目睽睽之下,以武会友,你能耐大,你德高望重,大家伙儿公举你,您就是总镖头了,这也是一句话的事,哪来的印呢?哈哈,您着急也不成。现在您酒足饭饱,也换了衣裳了,这样很好,初次到朋友家里,得叫人瞧得起。我派人把您送到西胜镖局,您耐着点心,有什么话明年三月三亮镖会梅花圈上再说。"

海川是英雄人物,话说得婉转柔和。真没想到燕雷这个人把脸一沉:"嘿,我大老远的来,小童林你花言巧语蒙我。"海川笑哇:"哈哈,我不是蒙哄你,你现在要跟我动手,我不跟你动手。但是明年到梅花圈上,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替双龙镖局出一膀之力,你替西胜镖局出一膀之力,咱二人梅花圈上见。""唉呀,我还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揍上你呀,我吃东西不香啊。""得了,燕师傅,你呀,受点委屈暂时先别打我,有什么话咱们梅花圈上再说。你们谁把燕师傅送到西胜镖局去?"旁边有人搭言:"师父,弟子愿往。"穿云白玉虎刘俊站了出来,海川满意地点点头,大徒弟办事可靠。"刘俊,你陪着燕师傅到西胜镖局去吧,咱们这里的事情什么也不能提,只说燕师傅投奔西胜镖局路过双龙镖局就可以了。""弟子知道。""燕师傅,您跟我这徒弟去吧。""嘿!好嘞。走吧。"旁边有人说话:"师父,我跟师哥一块儿去吧。"海川一看正是猛英雄霹雷狂风甘虎,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的儿子,海川的宝贝徒弟。"虎儿,你不能去。有你师哥一个人陪着去就成了,你跟着干什么去?傻傻呵呵,天真烂漫,回头惹了祸!""没事,您瞧九月九重阳会厉害不厉害?徒弟我都能化险为夷了,您别看我表面上笨,其实我还是挺聪明的。师父,您让我跟师哥一块儿去吧。""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去吧。"甘虎的话也对,九月九重阳会没有甘虎成吗?怎么能说人家孩子傻呢?海川又嘱咐说:"甘虎,到那什么也别说,啊!""我知道,咱们走吧。"刘俊、甘虎陪着燕雷走了。

等他们一出去,老侠于成这些人全过来了,只听于老侠说道:"海川呐,你长能耐了,我早就惦记把这小子摔死,到底什么事?他一口一个小儿、一口一个小儿骂你,你还管他叫燕师傅,你说你这人怎么学得这么有涵养了?这都是你哥哥侯振远素常素往教育的结果啊,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海川,哥哥我服了你了,我一百零二了,都受不了这窝囊气!"海川乐了:"哥哥,这路人是傻小子,您要跟他怄了,我们俩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就归他了,这路人什么都不懂,

您能跟他一般见识?"老侠于成点头:"倒是你说得对。"海川接着说:"这是有人跟他有仇,暗中挑拨我们哥儿俩,让我们哥儿俩揍他,这叫借刀杀人,咱不能中了小人之计,哥哥您说对不对?不过燕雷这样的人,总有一天有人要揍他的。您说咱们大家伙对他不错,他连个谢字都不提就走了,咱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老侠侯振远、秋佩雨、马道爷,连苗润雨、张子美、二爷侯杰,这些个老人物,也都赞赏海川,说他小小年纪,又有这么一身绝艺,还能有唾面自干的涵养,真不错呀。大家伙儿都从心里头佩服。

说着话儿,工夫可就不小了,爷儿几个正要吃饭,猛然间院里"嘁哧咔嚓",脚步沉重,有人"唰"一挑帘子,爷儿几个这么一瞧,哎哟,这是怎么了?穿云白玉虎刘俊累得满头大汗。背着猛英雄甘虎进来了。甘虎黄脸现在成了蜡白的了,顺着嘴角往下流血,流了刘俊一脖子。爷儿几个"嘭啦啦"全都站起来了。海川忙问:"刘俊,你师弟这是怎么了?叫谁给打了?"南侠口诵佛号:"无量佛,快背着你师弟先放到东边那床上去。"刘俊把师弟甘虎放好了,仰面朝天躺下,然后掏出手绢来擦了擦脖子上的血,才备叙前情。—原来刘俊心眼很多呀,他心说甘虎师弟跟着没好事啊,这样,他老挡着甘虎跟燕雷,不让甘虎挨上燕雷燕子坡。出大栅栏东口进鲜鱼口西口,再出鲜鱼口东口往北拐,就是北孝顺胡同里头。等来到西胜镖局门口,一看座东朝西的大门,布局十分严谨,构造得也很讲究。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两边有门环,南北两面是走马大门,里面很多层院子、房舍和大空场,可以存镖车,可以拴牲口,可以放各种镖。镖银不见得都是银子,也有绸缎、药材和珍宝。西胜镖局里悬灯结彩很热闹,懒凳上坐着七八个彪形大汉。等到了这里,大家可都站起来了。刘俊一抱拳:"众位辛苦了,请问鲍镖主在不在?"这些人不屑一顾地问:"哎哟喝!少爷,您找我们镖主有什么事?""我是大栅栏双龙镖局的,这位是您这儿的朋友,'野飞龙'燕子坡燕二师傅,来找鲍镖主,他路过我们双龙镖局,跟我们那儿打听,结果我师父派我把燕师傅送到您们镖局来了。""嗷,您候着啊。"门丁转身形往里走,时间不大,鲍古、鲍图全出来了。鲍古大高个,高颧骨,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的小辫。鲍古一抱拳:"哎哟喝!燕二弟。""哎,鲍爷,我打四川来的,我走瞎了道。""这位?""我是双龙镖局的,我姓刘叫穿云白玉虎刘俊。这是我师弟霹雳狂风甘虎。"少侠客刘俊通名姓,甘虎叙前情,谁知激怒了燕子坡要怒打甘虎。

第五十回

丧良心燕雷打甘虎　丢烟壶童林斗三侠

上回说到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师弟霹雳狂风甘虎,陪同燕雷来到孝顺胡同西胜镖局。伙计往里面通禀,鲍古、鲍图弟兄二人出来迎接。刘俊抱拳通名说:"燕师傅由于初次来京,不识道路,误至双龙镖局。我师父童海川命我弟兄把燕师傅给您送来。"鲍古一听:"嗷!原来如此。那么二位少侠客请到里边喝碗茶再回去吧。""离着很近,我们说话就到家了,我们跟您告辞了。"甘虎搭茬了:"哥哥,人家镖主看得起咱们哥儿俩,还是坐一会儿吧。"刘俊说道:"好吧!"大家伙儿一块往里来到东客厅。进来以后请燕雷坐下,刘俊、甘虎也坐下,鲍氏昆仲侧坐相陪。"来

呀，献上茶来。”燕雷喝了一碗茶，鲍古问：“二弟呀，你怎么后头又赶来了？”“可不是嘛，我打四川来，走到北京，不认得你们这里，我误打误撞的，到了双龙镖局，我就让人家陪着来了。”燕雷也知道，吃饭没钱挨揍这是寒碜事，所以他没说。哪知道燕雷刚说完，甘虎蹦起来了：“不是这么回事，他胡说八道呢！姓燕的来到北京城，找我师父和我师大爷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他在饭馆吃人家饭不给钱，叫大家给揍得跟烂酸梨一样。这样我师父跟我师大爷才把他领到双龙镖局热情款待，给他衣裳，让他沐浴更衣，跟他说好的，跟他交朋友，他却小儿长小儿短，说了很多蛮不讲理的话。我师父派我师哥送他，我自报奋勇，我惦记走到半道上给他来个倒拿毛，教育教育他。我师哥老拦着，这样我没得手。到这来，我把这事跟你们提提，这姓燕的不够朋友！”甘虎这么一说，这下子燕雷可恼羞成怒了，喊道：“嘿！畜生，你敢污辱燕二爷，你出来！”垫步拧腰就来到当院。甘虎一瞪眼，道：“小子！你不叫阵我还惦记着揍你呢，教育教育你。”这鲍古最阴不过，他不管。因为他知道野飞龙燕雷好能耐，到底这能耐好到什么程度上，鲍氏弟兄没看见过，要借这个机会看看燕雷的本事。刘俊可说话了：“师弟呀，你这是怎么了？”“我说师哥，你甭管啦，你瞧个热闹。”甘虎垫步拧腰一阵风似地就蹿出去了。甘虎根本不傻呀，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野飞龙燕雷向左一滑步，立手一挽甘虎的腕子，伸左手“唰”地一下，“乌龙探爪”，直奔甘虎的面门。甘虎一瞧燕雷的掌来了，双插手，拿这两只手，“吧噔”一锁他，反背撩阴一锤。燕雷闪身形躲过去，跟甘虎就打上了。六七个回合，甘虎才有了破绽。举单拳“单锋贯耳”。燕雷往下一矮身，右脚走扫堂，左脚当轴，甘虎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燕雷往前一弓右步，退左腿“唰”一转身，左手“巧摘天边月”，就到甘虎的胸口窝上。嘣！左腕子一较劲，这掌就打上了。“啊！”甘虎往后一仰身，觉得心里一难受，五脏六腑一翻个，一张嘴，“哇”地就喷出一口血来。

刘俊站在这里瞧着，心想：怎么样，你输了，我过去也白费。这怎么办？我要是被人家也打了，谁把我两人弄回去？师弟啊，你不听哥哥的话呀！燕雷一瞧甘虎吐血了，洋洋得意：“哎，姓刘的！你怎么样？”一指刘俊。鲍古，鲍图瞧着不管。人家刘俊一摆手：“二师傅，你吃饭没钱被人家饭馆污辱，我师父给你候了饭账。把你请到双龙镖局，给你沐浴更衣，款待你吃饭。又派我弟兄把你送来，够朋友了。我师弟天真烂漫，傻傻呵呵，他不懂什么。我刘俊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因为我师父是惦记交你这么个朋友，没想到你是一位言而无信之人，你把我师弟打了，我回去禀明师父，自有我师父前来跟您讲理。我刘俊哪能跟你动手啊！师弟，跟师哥回家吧。”鲍古这么一听呀，这小孩有点意思，明知道自己打不过燕雷，燕雷这里点手叫他。您瞧刘俊说这话，不是我怕你，我这么一来对不起我师父。不卑不亢，这小孩将来准能成名。

刘俊把甘虎背起来回去了。来到大栅栏双龙镖局门口，镖师们全看见了，“哎哟喝！少侠客爷。”“嗯啦啦”都过来帮着刘俊架着甘虎，一直来到南客厅挑帘栊进来，把甘虎放好。海川过来一问，刘俊实话实说。哎哟！海川的脸“唰”一下子就苍白了，气也上来了。剑眉双挑，虎目圆睁，用手点指：“燕雷啊，我姓童的看你不错啊，你张口小儿闭口小儿，可我姓童的对你没有失礼之处。爱屋及乌，看佛敬僧，他明知道是我的徒弟还要打啊，他是瞧不起我童林。众位哥哥，哪一位也别管，我找燕雷辩理去！”海川伸手就要抓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老侠于成伸手一拦：“等等，海川你别去，你拿他当朋友，是你瞎了眼了，我早就瞧着这小子不地道，

我就惦记着把兔崽子摔死。"老侠于成往外走，海川伸手一拦："哥哥，这事情是我的，您不能去。"这个时候，北侠等众人"嗯啦啦"全过来了："海川你先等等，不能操之过急呀。""哥哥，这八个徒弟，他燕雷打了哪个，我都不往心去啊，唯有打了这个傻该子，我不能不动心啊！因为从白马河甘家堡临走的时候，甘凤池老哥哥拉着我的手，说我跟你嫂子年近古稀，只此一点骨血，交给你，我们两口子放心。没想到孩子让人家给打吐了血，生死未卜，万一要点事，我童林用什么话对兄嫂去讲啊！哥哥，这事你别拦着，我跟姓燕的磕了！"说完了，海川转身形还要往外走。老头于成捋胳膊挽袖子地说："海川啊，你别去，你去了针尖对麦芒。我去，我到那就把小子宰了。"老侠侯振远过来一拦："哥哥，您先别恼。海川，我有两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有什么话就说吧。""我想甘虎是个天真烂漫、胸无城府的傻孩子，可他为什么还要说倒拿毛，半道上要把这燕雷弄个跟头教育教育他，为什么知道到了西胜镖局当着鲍古败坏燕雷呢？这里头有人挑拨，物必自腐而后蚀。海川，头一件事我得清理内部，你先别着急。"其实于爷的喊，大家伙儿的劝，都在给海川泄火气，但老侠侯振远这个办法更好，这就给海川泄气了，不能让海川找人家去啊。

侯老侠一摇头："海川，你听我的，众位都坐下，于老哥哥您也坐下。"大家伙儿全坐下了。把徒弟们都叫进来，这一下可全有了：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阎宝、鲍信、侯俊、侯玉、张旺、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连同李勇、李宽、小莲花于秀，这个可就多了，是小辈儿的全进来了，都站在这儿。老人家侯振远按着剑把，看了看这些人厉声说道："谁挑唆你师弟甘虎到西胜镖局办这事，你们给我说出来，如果你们不说，我要查出来，可别说老夫变脸无情，马上手到剑落，要你的项上人头。说出来，斟酌情理，我也可能不杀，说吧。"大家伙儿面面相觑。老侠侯振远这么说是有目标的，他看孔秀，因为他知道孔秀这孩子坏。老侠一看孔秀，用威慑之气这么一瞧，孔秀很自然："哎呀，这是哪一个办的，我是没有说的。"老人家侯振远知道不是孔秀了。抬头再看坏事包张旺，心说：就你们俩，没有第三个。果然张旺嘴唇发干，正用舌头尖舔嘴唇呢。侯振远可厉害呀，把脸往下一沉："张旺。"这一叫，张旺的汗就下来了："阿弥陀佛。"他从师兄弟当中往前走，跪在老人家侯振远的面前："师伯。""是你挑拨你师弟甘虎到西胜镖局被打的吧？说实话。""没有，弟子天胆也不敢。""嗯！"老人家蚕眉倒竖，虎目圆睁，就这么一按剑把，张旺吓坏了："师伯，我说，是弟子办的。"侯老侠身上有一股力量，小弟兄看见他就心怵得慌。侯老侠一沉脸："讲。""是！"

燕雷一来，童海川一招待，张旺的耳朵多好使呀。师大爷侯振远跟大家伙儿把这事情的经过一说，张旺就生了气。张旺准知道像燕雷这样的人非揍不可，不打他，他不舒服。张旺心说：我师叔完了事，要派人给他送往西胜镖局全始全终。唉呀，谁能治往燕雷啊。张旺一想，只能是甘虎。他知道甘虎有能耐，又听他的话，事情容易办到。张旺把甘虎叫到一边："师弟，这姓燕的对你师父那么不礼貌。"果然甘虎生气啦："我说这小子不地道，惦记揍他！""好！你惦记揍他，也得找个机会，待会儿你师父把他招待完了，还要派人送往西胜镖局，派人时你搭茬，半道上瞅冷子给他来个倒拿毛，'呱唧'一下子给兔崽子弄个狗吃屎。如果办不到，到西胜镖局当着鲍古那些人这么一说实话，他也得臊死。这不就解气了吗？""对。""可是这么着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说出是哥哥我教的你。""这你放心，我怎么能出卖朋友呢？"事后，甘虎被打，张旺这后悔啊。一瞧这事情闹大了，师叔

童林急了眼，张旺也傻了眼。直到现在，师大爷发现自己，他知道侯振远是杀人都不带眨眼的，你别看老头这么和气，张旺跪在这儿眼泪都下来了，便把自己所办的事，从头至尾一说。然后痛心地说道："师伯，弟子我一时糊涂和气愤，才让师弟甘虎办这事。我认为我师弟甘虎的能耐总能赢了燕雷，没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师弟被打，弟子我追悔莫及，请师大爷您饶恕我这一次吧！"老人家侯振远捋着银髯，用手点指："张旺，当初你投入我侯家的时候，我就不乐意，是你师父说情才把你收下的。要说这多年，孩子，你也办了不少的好事。可是自从你师叔童林一到山东，邀我老弟兄把你们带着往江南一走，你看看，杭州擂的事情，你在擂台上杀人，致死了浪里蜉蝣高俊、灯前粉蛾南宫桃，你在铁善寺又搬弄是非。看起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今天我决不能再容你了！"一按剑把，"嚓楞楞"龙渊古剑一离鞘，没把坏事包张旺吓死："师伯！千不好，万不好，念侄儿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我追悔莫及了！求师伯息怒，您只要不杀侄男我，怎么着都成。您可以随便打，随便骂。师伯，饶侄男一命吧！"

正在这个时候，海川过来了："哥哥，您要杀张旺也不太好吧，您杀了张旺，王爷知道了都不乐意啊。您忘了王爷赏他大班指了?"侯振远想起来了，杭州擂王爷把翡翠班指都赏给张旺了，我怎么能把张旺杀了呢。再看坏事包张旺一副可怜相，老人家侯振远长叹一口气："唉！"把宝剑撞入剑鞘说道："张旺，是你师叔讲情，我也想到王爷很喜欢你，但是我侯氏弟子之中不要你了，把你逐出门墙，轰出镖局，永不听用，你走吧！""师大爷你别价，您还是饶了我得了。我哪能离开您呐！""不！再若多说，定斩不饶。"海川也知道老哥哥生了气，便劝张旺说："听你师大爷的话，走吧！"张旺无法："哎，师大爷，小侄遵命。"

张旺站起身形，热泪往下流，自己的嘴不好啊。挨着排地行礼，行到侯杰这里："师父唉！您疼了徒弟一场，我给您磕个头吧，师哥们好好地孝顺师大爷跟师父吧，我不能在您的跟前尽孝了。"侯二爷挺喜欢张旺，秃老头眼泪下来了："你没事尽出馊主意，今天又挑拨你师弟被打，你师大爷怕你将来捅漏子。孩子，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地混呀！"张旺又恳求候老侠道："师伯，我要走了，弟子今天凭唇齿惹下了大祸，师伯您把我逐出门墙。那么将来弟子如果凭唇齿立了盖世之功，您还要弟子不要?""这不是你师父，你师叔和众位师伯都在这儿，王爷看着你都不错啊。说真的，我怎么能不要你呢？只要你将来立了奇功，你师父不要你，师大爷我都要你。""得了！师大爷，记住咱们爷儿俩今天的话，我给您磕头。我走了。"童林说："等一等。黄灿，到柜台拿五十两银子给你师哥。"黄灿拿了五十两银子来："师哥，您带着吧。""我谢谢众位。"张旺行完礼后，看了看甘虎，自己转身形往外走，阮和等众人一直往西给送到观音寺了。张旺难过地说："师哥们、师弟们，回去吧。"大家伙儿看着张旺怪可怜的，洒泪分别，张旺从这里徜徉而去。后来张旺立功劳了吗？张旺立的这功劳大了，他和师兄弟们分手之后，到了四川的剑山蓬莱岛，至于如何，暂时先不提。

师兄弟们送走张旺回到大厅。海川一瞧把张旺这件事情办了，自己心里多少消了点气，便说："哥哥，张旺的事情完了，我可要上西胜镖局了。"南侠司马空过来了："无量佛！海川，我先拦你。你现在上西胜镖局去，到底怎么样咱先不说，虎儿被打这事管不管？哥哥我是个大夫，咱们把孩子治一治啊！尽顾了报仇，虎儿要耽误了呢?""哎哟！道兄，我忘了，我拜求您，您赶紧给孩子治治伤吧。"大家全过来了，等到了跟前一瞧，把虎儿小子的衣裳撕开了，一看正打在华盖穴上，都肿起

来了,黑紫黑紫的。南侠知道要给他挑破了麻烦,他的金钟罩铁布衫就没有了。南侠马上拿出药来,敷上后弄一张布给他贴好,然后把内服的药让他吃下去,又给他把血迹擦干净。这个功夫可就不小了。傻小子于恒来问道:“道哥,虎儿好得了吗?”“傻兄弟你放心,好得了。”“把我们虎儿打这样,老牛可不干呀,你们都甭管,我找这雷小子去!”傻小子于恒急眼了。老侠于成一拍他的手:“兄弟,你别管。你那边呆着去。你们众位全别去,我一个人找他去。海川,我去不要紧,你不能去。”“老哥哥,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去呢?”于老侠说:“好吧!既然你认为哥哥我不能去,咱们大家伙儿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一谈,你要说得有道理,能说服哥哥,我就不去!”海川想了想说道:“哥哥,您想过没有,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到西胜镖局去,听说剑山蓬莱岛来了不少人,您一个人去,打不了燕雷,咱们双龙镖局必须再派人去帮助您打燕雷,西胜镖局那拨人也必是帮着燕雷和咱们动手。你也约人,我也约人,双方争斗起来,那就是不到亮镖会咱们就亮了镖,给几位牛街住着的前辈们打乱了阵脚,对不对?”于老侠笑着答道:“海川呐,你说得太对了!不要紧,跑不了他,他不惦记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吗?兄弟,你要听哥哥我的话,让他再活几天,距离明年三月三才有多少日子了?到了亮镖会瞧兄弟你的。”

大家伙儿这才明白西方侠于爷这位老人的苦心。“哥哥,你说得有道理。”“要是那样,那么就听哥哥我一句,西胜镖局咱暂不能去。说句俗话叫‘搁着他的放着咱的’,到了时候咱们再揭开瓦瞧活,对不对?”“哥哥,您说得对。刘俊呀,你们几个人先在这侍候着你师弟,为师我先回家,我们在这儿两天了,我得看看王爷去了,你们完了事也回吧。到家后不要跟你师叔、师婶、师爷、师奶奶提甘虎被打的事。”“这我们知道。”这时,于老侠对海川说:“海川呐,定个日子吧,我们大家从江南带来了土礼,准备看看老爷子、老太太去。”说真的,人家西方侠于爷一百零二岁了,就是海川的父母也才六十岁的人呐,比人家于爷还差着四十岁啊。于爷说出来了:“谁要我们跟你是朋友呢,那你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得尊敬。”海川连连地作揖,给大家道谢:“我替父母谢谢了!哥哥,您老人家道高德重,是寿过颐龄的人,我父母年岁还不到,怎么敢劳哥哥和众位哥哥到寒舍去呢!我把这意思说了就可以了。哥哥,真不敢当啊!”于爷也知道海川这是心里话,便说:“海川,那么老爷子、老太太挑礼你给担着了,礼物我们就让徒弟们回去的时候带到家里得了,你先替我们哥几个问个好吧。到年下再给二老拜年去!”于爷想得多周到呀,把大家伙儿的意思都表达了。海川跟众位哥哥告辞,大家伙儿一直送到大栅栏口。

海川溜溜达达地从双龙镖局可就奔五牌楼了。顺着东河沿,一直往东来,到了哈德门,往家中走去。这时太阳已经过午了。到富贵巷,顺着阿斯门进来,来到王府的门前。海川一看:门口既没轿也没有马,可能官员们没有到这里来,或是来过,叫王爷给挡驾回去了。对!我应该趁这个时候给王爷请安。海川想到这里,刚要进王府,大管事何吉正从里面出来,瞧见童林就作揖:“哎哟!我的爷您可回来了,府里要出人命了,您上哪儿去了?都急死我了!”“我到趟前门,大管家,有什么事?”“您看,您可真沉得住气,您快进来吧。”何吉伸手揪住海川往里跑,过了垂花门,海川一瞧:院里头八十多口子人,磕头犹如捣蒜,“咣、咣、咣”,跪了这么一院子。二管事何春站在北屋的台阶上面,王爷站在台阶的当中,面沉似水地说道:“完不了这事!我非得调杆儿,这些日子我不在家,你们偷了我多少东西了?你们可没少偷我啊,我按账查。”也不知道王爷丢了什么东西,这么发火。王爷抬头看

见海川来了,便道:"哟!海川呐,昨儿你干什么去了?"海川过来就磕头。王爷直说:"得,得,得!你快起来,快起来。"海川说:"等等,咱们爷儿俩说话儿有的是时间,我先得问问您,怎么生气呢?""我没生气。""没生气?这当院怎么跪着这么多人?""唉,真是的,都滚!"王爷一摆手,这些人如同大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俩也在想:打王爷回来会客,丢了东西到现在,折腾了多长时间,我们哥儿俩把嘴皮子都磨破了,王爷还是不听,非要调杆儿打出几条人命来。你看人家童侠客爷就这么一句话,王爷就传出话去:"滚!"把这些人都放了,事情就完了。

海川问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得跟我说说啊。""你先坐下,我这等你吃饭呢。哎呀,你知道我在江南的事吗?你上大栅栏那儿去,他们老哥儿几个都跟你提了吧,我可学了不少的能耐。"海川说:"您的事情我都知道,等一会儿再说。我先得问问您为什么生气?""唉!提起来我就生气。我这一次跟你下江南,多少日子不在府里了。当然我回来以后,有很多好的、厚的王公大臣都到我这来了,跟我见了面,也问问江南的一些风景,年羹尧也来了。""嗷!"海川知道,这是王爷的大舅子,礼部侍郎,年侧妃的兄长,王爷的二福晋就是年羹尧的妹妹,所以跟年羹尧两个人特别近。又听王爷说:"大舅哥来了,我不能不见呀。我派人把他叫进来,打一清早起来吃着饭,我们俩就谈话。说来说去,我心里闷得慌,就让何春把我的烟壶拿出来了。不是什么成好的,明朝开了片的贡货,但我很喜欢这个盖儿,这盖儿是祖母绿的。我用它闻点儿洋烟,吸完烟我把这烟壶就搁在桌上了。他到下午才走,我说我送送你,你平常不来,他还直拦我。但我还是把他送出去,送到仪门,又送到府门。他走后我回来了,就这么个工夫,再找烟壶没了。你说这一年来他们得偷我多少东西?明天我就查账,把他们全都找来,我让何吉跟何春先调杆儿。"

什么叫调杆啊?原来,这府里一共有八根竹竿,在这竹竿里头灌满水银,两头堵死,拿这个东西当刑具打人。府里头人犯了法子,就用这个打。这个东西打人不响,可真疼,能把人活活打死,什么时候你开口说实话了,就不打了。海川听完了说道:"爷怎么知道是他们拿去了?咱们走了已有一年来的光景,他们全拿东西,咱这府里早拿净了,您回来四旮旯都空了,所以说不可能啊。""你别给他们讲情啊!这事情你来了,咱们就算完了。一天云雾散,咱们不再提了,丢了烟壶我也不在乎!""不,我得给您找找。您跟年大人说话直到年大人走,您动没动地方啊?""我没动,我哪也没去啊。""屋里头其它东西动没动过?""也没动啊。""嗷。"海川看这八仙桌。"唉,你别看了,这八仙桌上搁着烟壶我瞧不见吗?"海川又看那架几案,看来看去这紫檀的架几案上可有点发黑,黑的上头要盖个红戳,一般人的眼睛瞧不清楚,就在这架几案的犄角上,有个红戳,上头是个老寿星脑袋,海川的眼睛得趴在这架几案上平着看,才能看出来。

王爷说:"海川啊,一会儿咱们爷儿吃饭吧。你跟他们爷儿几个见着了,说了些什么?你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是怎么过的?我都惦记听听呢。我现在可会了不少的剑法了,您以后得给我收拾个把式场,咱们爷儿俩得下场子好好练啊,我不能把功夫搁下。""您先别忙。"王爷直说:"你别瞧了。"海川摇头:"我瞧见点东西。两位管家大人过来,你们瞧瞧这个。""教师爷看什么呀?""就看看这个。"海川用手指这老寿星印。"我们两个看不见。""你们哥儿俩那么看,哪看得见啊,这紫檀的又不反光,您得横着瞧。""嗷!有一个戳子。""对了。这戳子上头有一个老寿星脑

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的?""说真的,教师爷,爷不在家,这屋里头共有八个人,黑夜白日侍候这屋子,一天擦几遍,什么也没有哇。这个东西要有,也是刚有的。"王爷急了:"胡说,你怎么说刚有的。""爷怎么了?""怎么了? 我跟年侍郎在这说话,你们不是不知道,打闪的这么个工夫,谁弄个戳搁在这儿,你们说?"海川说:"王爷,您别疑惑两位管家大人,这是刚有的。""你怎么也说刚有的?""不是刚有的,您的烟壶怎么没了? 他把您的烟壶拿走了,留下点痕迹。这是外来的夜行人干的,不过他是大白天来的。王爷,看来您错怪大家了,您也甭查账,府里的物件什么也丢不了。丢了首先您得找我,因为我是本府的教习,我负责给您看东西的。"王爷一听直发愣:"冤枉他们了?"海川一笑:"那可不冤了! 不过这外来人留下他的姓名了,咱们先不管这人是谁,但是可以肯定不是自己家里人办的。您怎么还要打人呢? 爷您自己生气不说,还把家人给误赖了。"王爷有点后悔:"唉! 你看,我还不如等你回来再说呢,这一来多不合适。吉儿,去告诉他们,每人到账房领二两银子。""谢谢爷。"每人不但没罪,反而赏了钱。一会儿,这七八十位进来了:"谢谢爷赏! 谢谢侠客爷!""得了,都给我滚出去,别提了!"王爷敬佩地对海川说:"海川哪,吃饭吧。"

这样,爷儿俩坐下,底下人进来调摆桌椅,爷儿俩吃饭。海川就把头出前门,巧遇铁木金,怎么来怎么去;二出前门拿林宝巧遇神龙手欧阳君、清风羽士任元,有人在天坛给我大褂下摆上接城砖、掐辫穗,我怎么追这溜城墙的人,从头至尾细说一遍。一直说到僧道俗会筛海爷,赴会护国寺,抛钺亮剑;夜间杜清风行刺,被一位老道爷拿着筛海爷丢的单只点穴镢,如何打了杜清风。王爷听完,佯装嗔怒地说:"海川,我可得罚你罪,老仙长送你宝剑,你怎么不告诉我?"海川解释道:"一来,时间不久我就解着囚车回北京了,没有工夫跟您谈;二来师伯说,等我练熟了以后再禀明王爷。因为这个,您没跟我在一块儿,我也不能写信告诉您。"这样海川把宝剑拿出来,王爷看了,夸奖了一番。说真的,王爷很喜欢宝剑哪! 海川又把商家林截囚车的事情也提了,喝! 这么一说,王爷才知道海川也经历了一番风险。"海川呐,你看你在江南被困镇海川,还记得二位恩师的教诲吗? 像护国寺这事,你真不应当一个人去。""是啊,刘俊也跟我说来着,可是您说我不应当一个人去,带着几个徒弟管什么呢? 奇怪的是,不知道谁在我耳朵边提出'抛钺亮剑'的招法。"王爷也说:"是啊,今后再有这事啊,你得加点小心。""王爷您说得对,童林今后一定得加小心。"爷儿俩谈笑风生吃着饭。饭后,王爷劳乏,想休息了,就说:"海川呐,我想早些休息了,你也休息去吧。""好吧。"这样王爷回到里面休息。

海川怎么敢睡觉啊,夜行人进府偷了烟壶,这里头有事啊。海川提着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拿着茶壶、茶碗放在一个石头桌上,把钺包袱也放在这里。围着假山周围转了个圈,然后把包袱皮打开,双钺亮出来了。这时,星斗满天。海川月下一下腰,子母鸡爪鸳鸯钺走行门,展过步,八八六十四式;八法神钺,套着三百八十四爻受进命连环钺施展开了,好俊的功夫,好快的身法啊! 时间不大练完了,收住双钺包好了。把落叶秋风扫宝刃亮出来,又练剑术。光灿灿,冷森森,如同一片剑山相仿。这剑法慢中显着快,快中透着稳健。"唰啦啦啦啦",展开身法尽情挥舞。练完后他把自己绒绳上的软剑鞘摘下来,宝剑撞上,围好了。这时海川想喝点水,便到假山石前的石头桌旁边,拿起茶壶来,"咦!"茶壶底下压着个纸条,旁边放着烟壶。海川赶紧把茶壶搁下,纸条、烟壶揣起来,拔腰上假山,站在假山的上头,往四外观瞧。海川明白了,可能来的这夜行人是访我的。白天进府他没有加害王爷

之心。王爷送年大人走,他从后窗户进来,发现了烟壶,作为标记。贼不走空,他打上戳子拿走了,晚上又给我送回来。如果他要想杀人,那王爷的命早就没了。这人是什么人啊?海川从假山上下来,借着星月的光华拢目神一看这纸条,纸条上面也打着一戳子,上头有个老寿星,还有小字:“明晚恭请阁下莅临九公主坟,见面畅谈,知名不具。”就是说,明天晚上我约您到九公主坟去,咱们二位到那里再谈,也许是口淡,也许是手谈。

海川把这纸条带好了,拿着烟壶自己回来。正赶上王爷的内书房里点着灯,王爷还没有睡着呢。海川在王爷的书房门口痰嗽一声,声音很低,王爷就听见了:“海川吗?”“是。”“你有事吗?”“王爷,有点事儿禀报您。”王爷把门开开了。”您看看这个。”海川一伸手把烟壶掏出来了:“这是不是您丢的那个烟壶啊?”“啊!不错啊!你看,这个烟壶并不值钱,但我很喜欢这个盖。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得的?”“嘿!我捡的。”“在哪儿捡的?”“我在西花厅那栏杆头上捡的。”海川说:“我在西院假山的石头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在那练趟功夫。练完了,这个东西就在那儿摆着呢。不瞒您说,这个夜行人到府里来,可能是访我的。贼不走空,他拿点东西作为标记。这样,他晚傍晌又给送回来了。咱们府里的人,没有敢拿爷的东西的。”“这可倒也是。没有别的?”海川其实应当把话全说了。夜行人约我明天到九公主坟,海川没说。他这个人呐,也有点艺高人胆大。到二更天以后,海川回到王府自己的教师住处去休息。

第二天清早起来,刘俊跟师兄弟们打前门可就回来了,并且带来群雄送的礼物。海川也回到自己的家里,见着父母问了安。二老对王爷送来的礼物有些过意不去,就对海川说:“我们老两口子惦记着让你兄弟过去,替我们给王爷请请安,因为你没回来。”海川摆手说:“不用跟王爷客气,王爷冲着我给爹娘的东西,您该用的就用吧,也不用去道谢,王爷不计较这些。”爷儿几个说了会儿话,刘俊告诉师父,师弟甘虎已然见好。吃完饭以后,爷儿几个才来,连吴成都过来给王爷请安。王爷一看,海川又多了这么一个徒弟,很高兴。问了问吴成的一切,吴成完全都说了,王爷更高兴了:“吴成啊,将来咱们爷儿几个下场子练功,你可得把你这手‘靠山背’教给我。”“王爷,好吧!我一定教给您。”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天已经快黑了,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包好了,搁在手底下,陪着王爷吃完饭,天就全黑下来了。海川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提着自己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出离王府往北,稍微地一拐弯,进了成贤街,穿过成贤街来到了安定门里。海川站在这里发愣,旁边有个老人说话了:“哈哈哈,这不是童教师吗?”“唉!这位老朋友,您还没歇着呐。”“说话也就快歇着了,我这不是奔家走吗。都快关城门了,您有什么事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咱们安定门外有个九公主坟吗?”“有,您打这出去一直往北就到了。您上那儿干什么去啊?九公主坟比地坛那一带还瞎摸啊!”“嗷!我就是打听打听这么个地方,倒不是为了上那儿去。”“反正一直往北走,一大片树林,那就是九公主坟。”“好吧。”人家老头回家,海川可就奔安定门外来了。过了关厢,海川看了看四下无人,脚底下攒劲,“沙沙沙沙”,施展开飞行术,可就一直往正北下来了。真是离城越来越远,天也越来越黑。好在满天的星月上来,照得大地一片金黄色。微风摆动,万树摇头,影绰绰,才看到前面烟笼雾绕,有个大树林,这就是九公主坟。

海川来到九公主坟,一进树林看见了周围的花瓦子墙,当中座东朝西的栅栏门。栅栏门上头有一块横匾,横镙上有四个大黑字:“公主佳城”。这就是公主的

坟地,周围都是花瓦子墙,里外都是参天的古柏。海川飞身形起来,单胳膊肘一撑花瓦子墙,右手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一护自己的哽嗓,闪二目往下看,没有动静,一飘身形可就下来了。海川往里走,当中石头铺的甬路,顺着甬路再往里,前头有个牌楼,顺着牌楼进来再往前走,看真了:前面是灵恩殿,就在灵恩殿的当中,有一个井筒子,横着再往里,才能奔这坟头底下呢。公主坟高极了,灵恩殿头里有石头供桌,供桌上头是五供蜡扦。周围都是大树,就在这甬路的当中坐着一个人。这人脸冲着西,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海川借着星月的光华,看得真而且真。啊!这人确实像个老寿星,个儿不高,大锛儿头,有皱纹,堕子脸,厚嘴唇,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微长,搭拉着眼皮,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垂轮,颌下一部白胡须,白剪子股的小辫。一身米色绸长衫,扎着绒绳,白绵绸裤子汗衫,福字履鞋,白绫高腰袜子。好像老头睡着了,坐在这里纹丝不动。海川提着包袱在旁边瞧这老头,看了一会儿,老头气息调匀,海川才往前来。

到了老头的跟前,伸左手一拍老头的肩膀。海川心说:我要拍上你的肩膀你还不动窝,那你就是老饭桶,我防你干什么使呢。果然人家老头不能让海川沾上,海川的手都快到了,老头把眼睛睁开了:“哈哈哈!”一叠身起来了。“嗷,童侠客。”海川攥着包袱一合手:“不错,正是童林。老朋友,您留下了字简约童某来至此处与阁下相逢。”“不错,不错,蒙侠客不吝金玉,不以老朽为秋萤之火,野马之尘,移尊下教,真的前来应约,不失信于老夫,老夫感恩不浅!”海川大笑:“哈哈哈哈,老英雄您太客气了!您昨天到府里去,我童林不在。您晚上来把烟壶归还了,又留下字简,我童林就得来呀。”“童侠客真是守信人!我们二位坐下一谈吧。”“好!”两个人彼此都坐下了。“请问老英雄,您贵姓高名啊?”“侠客爷,您问在下,我祖居在四川,复姓诸葛单字名建表字宏图,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人称赛南极。”海川听了可就一愣啊,“嗷!”自己在卧虎山学艺的时候,未出师门,就听说江南有这么一位成名的人物叫赛南极诸葛宏图。哎呀,难道说就是他吗?没错,一看诸葛建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看得出来,这是个老一辈的人物。海川真不敢疏神大意,也不敢怠慢,赶紧举着钺包袱,左手一搭,连连拱手:“原来是老前辈,诸葛老英雄,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这是缘在三生!老英雄,您折简相邀我童林来到九公主坟,一定有所教益。不过您是位老英雄,我童林敢问,您要打算见我,就应当拍门找我,直呼直令地叫我童林,可您怎么到王府去,鬼鬼祟祟,可和您的身份不大相符啊!哈哈,老英雄,您看在下说得对吗?”赛南极诸葛宏图脸一红。人家海川批评他太对了,你诸葛建要打算见我,你就拍门叫我,“我就是诸葛建”,童林也得对你十分尊敬。你怎么鬼鬼祟祟,又偷又摸,你找我这是干什么?“童侠客,老夫有难言之隐,一会儿我便要相告,我不敢直接地去找您。老夫在江南就听说你这新出世的人物了,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品德高尚,交朋友义胆侠心,实令残年人钦佩!童侠客,你请坐,我们见面就有缘。有这么一句话:江湖无辈,绿林无岁。您口口声声唤我诸葛建为前辈,我可实在的不敢当!今日星月皎洁,你我到底能促膝长谈,实在幸会。哈哈哈,童侠客,请坐吧。”

海川也不客气,就在诸葛建的对面,把包袱放下,也坐下了,毕恭毕敬地说:“老英雄,您这是从哪来,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方便不方便,找我童林不知有何教训?”“童侠客,听说你奉师命下办兴一家武术,当然你阅历丰富。老夫身旁有一条军刃,多年来,我始终不敢叫上名来,请您给我看一看。”海川一听就不乐意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新出世的英雄,你不捧我,相反的你惦记把我撅了,那么你这次

来,是好意呢是歹意呢?"老英雄,请你把军刃亮出来,童林看看。"人敬人,鸟抬林,你对我没礼貌,我童林又何必非对你有礼貌不成呐。赛南极诸葛建坐着,一撩长衫,拿出一条鞭来。海川这么一看:很新奇,纯钢打制,罩着亮银衣儿,刨出这把儿四寸多长以外,鞭身将近四尺来长,从这把儿往前数,一寸一截,一寸一截,纯钢打制的,一共是三十六截。他这只军刃拿起来从上不能往下落,只能跟长虫一样,左右来回地摆。您要打算上下落,您得要起来一斜,这鞭才能缠呢。鞭前头是个蛇头,也是一寸长,张着一点嘴,里头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针,这蛇的两只眼睛是镶上去的两粒钻石,闪闪夺神。右手一拿一摆,"哗楞楞楞",就跟一条蛇走一个样。"哈哈哈,童侠客,您看看。""老英雄,我不用接过来了,您这个鞭,我童林没有见过,我也不一定知道。当我在卧虎山跟老师练艺的时候,老师提过,江南赛南极诸葛老英雄掌中有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这蛇口里头含着子午问心针,专破金钟罩铁布衫,招术精奇,大概老英雄你这条鞭就是我恩师所谈的三十六节蛇骨鞭了。""哎哟喝!童侠客,不错,不错。"海川一笑:"哈哈,在下也有一对军刃,您看看。"拿过包袱皮来打开了,双手一托,"哗楞"一响:"您瞧。"诸葛建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是人家传言说童林使鸡爪鸳鸯钺,我诸葛建长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人家这对军刃,现在一看,十分出奇。"嗅,童侠客,您这对军刃,现在一看,十分出奇。您这对军刃叫子母鸡爪驾鸯钺。老夫在武林多年,我可没看见过这对军刃。这是属于内家使用的军刃,不是人家传言,老夫我也不认识。哈哈,童侠客,看来你这个军刃很出奇啊!""老英雄太客气了。""老夫我这一次打四川来北京,主要的还是为访问访问童侠客爷您,真没想到您如此的仗义,您赏脸,真到九公主坟来了,老夫心里十分荣幸,你我可以畅谈。"二位坐在这可就开了口了。

谈的不过是武林中的佚事以及各门之长,不由得双方都把自己的功夫谈出来让对方听听。海川听完诸葛前辈的叙述还是很钦佩的。"老英雄,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可要跟您告假了?"因为童海川并没有看出诸葛建有什么敌意。"您有时间到我家去坐坐。""等一等。童侠客爷,我跟您只是经过了口谈,还没经过手谈。诸葛建不才,愿意班门弄斧,打算讨教讨教童侠客三招五式,这是增长我的本领,让我得以开阔眼界。"海川一笑:"老英雄,有这么句话:文不加鞭,武不善坐。你这口谈可以了,咱二人房不连檐,地不连边,没有仇恨,当场动手,各凭己能,万一失手伤了对方,多有不便。老英雄,你可比较我岁数大得多!我认为,不必当场较量啊。""童侠客说得是。我跟您讨教纯粹是'游戏'二字,点到而已,决没伤害之心,我只是讨教讨教您的功夫,让我开开眼就得了。""好,既然如此,老英雄,请吧!"海川把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子母鸡爪鸳鸯钺怀中一抱,顺着这个明堂可就往西来了。走出去不远,周围都是大树林,这个地方绿草如茵,十分宽绰。在草地上动手不是很好吗?海川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楞"左右一分,赛南极诸葛宏图倒提着三十六节蛇骨鞭可就过来了。二位彼此道请,当场动手。

诸葛建左手晃面门,上右步,单手一摇三十六截蛇骨鞭,"哗楞"一响,对准海川的胸前便点,就跟一条蛇对准自己的胸前咬来一个样。海川岔右步,一闪身,左手的鸡爪"啪"就搭上了。别看诸葛建扔蛇骨鞭节儿多,但这要让海川的鸡爪给抓上,也麻烦。只见赛南极诸葛建往回一收鞭,海川上右步一斜身,"唰"地一下,"金猴戏月",对准诸葛建的太阳穴就抓过来了。赛南极诸葛建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鞭走扫堂,海川就势大岔步,一闪身躲过他的鞭。然后双钺左右交叉,上下一错,右手钺对准诸葛建的肋窝子就砍来了。诸葛建心里头佩服,人家童海川年纪

不大,身手不凡呐!赛南极诸葛建不敢疏神大意。他长腰出去顶四尺,往后一撤步,单手一摇鞭招架住了。海川把双钺施展开了,脚踩八门,八八六十四式,一招接着一招,双钺舞动如飞,"唰唰唰",挂着风声,如飘瑞雪啊!诸葛建这么一瞧,哎呀,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啊!海川上中下走三盘,招术精湛。两个人一场鏖战,虽说互相都没有敌意,但是动手这个东西,人家鞭该奔你的眼睛就奔你的眼睛,该奔你的嗓轴子就奔你的嗓轴子,绝不能似是而非。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几个回合就开出去了。说真的,海川晚上这顿饭由于要提前出来他可没吃好。到现在,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针锋相对,招术加紧,一动手看管定式,二目凝神,精神满提起来了,但吃得饱,吃不饱,吃得合适不合适,这很有关系。海川感觉到自己肚腹有点空得慌,才知道这饭没吃好。不过,面对着诸葛建动手也不能说呀。这样,海川勉强把三百八十四爻子母鸡爪鸳鸯钺法施展开了,"唰啦啦啦",大褂兜起风,如同蝴蝶相仿,不慌不忙招如泉涌。

交手一会儿,两个人二十几个回合、三十几个回合开出去了。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就听这树的枝叶上"唰啦"一响,飞身形由上面下来一个人,身轻似燕,脚尖一点地,"嚓楞楞"一抽宝剑:"无量佛,小儿童林啊!我与你仇深似海,今日狭路相逢。诸葛老英雄你休得撤招,山人来也。"说着往西抢步,左手剑点面门,"唰"地一下,宝剑就到了。这个人一下来,海川可就愣了。心说:我看诸葛建这人面带忠厚,不像是个坏人。他约我前来,我瞧这意思也没有什么歹意。可为什么把这个人给我藏在身旁?你不知道我跟他仇深似海吗?护国寺赴会,我与丑面佛马宝善比武试艺,云霞道士杜清风硬要与我交手,他逼我童林抛钺亮剑,我才削了他的道冠。现在杜清风胶粘道冠,墨染发丝又来与我挑战,我岂能容忍!好啊,诸葛建,你把姓杜的埋藏在这里,打算俩人打一个,置我童林于死地啊。海川想至此,提足精神,要与这两位决一死战。

这个时候,只见诸葛建的鞭奔自己的前胸点来,海川的左手钺轻轻一托挡了过去。杜清风的宝剑又在后头奔自己的顶梁击来了,海川一个"大鹏展翅",一支他的宝剑,左脚就势回来,顺着自己的右腿又过去,踏中空,走行门,左手一沉肩,右手钺在底下往上这么一翻,来了个"白马刨泉",对准杜清风的小肚子就扎,这可就得拚命了。云霞道士杜清风往后一矬腰出去,说道:"无量佛,小儿童林,山人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相逢,小冤家你想活就势比登天!"说罢,往前一赶步,宝剑到了。赛南极诸葛建也往前一抢身,鞭奔海川来了。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场动手,招术加紧,力敌二勇,面无惧色。云霞道士杜清风实在是了不起啊,他恶狠狠地疯狂进招,海川只招架杜清风一个人都费劲,何况要招架他们俩呢。但是,在海川有闪躲不及的时候,诸葛建的鞭就不奔海川而奔杜清风去了。杜道爷这气:"无量佛哟,咱俩是一头的,你不帮我的忙,怎么帮他的忙呀?"这样,杜清风反而要分神躲诸葛建的鞭,这给海川多少还腾出一点空来。两个人围住海川,亚赛正月十五的走马灯。这一来,海川就更感觉到自己有点难堪了。唉呀,怎么我没想到今天会这样呀!

正在这个时候,蹬着树梢捷似飞鸟,"唰"地一下,从树上头飞身又下来一个人,喊道:"喝!姓童的,按理说你候了我的饭账,又请我吃了饭,咱们俩人有个不错。无奈你的弟子甘虎在我的宾朋面前败坏于我,被我将他打伤。童林呐,今天你走不了!"嚓楞楞",日月双轮左右一分,野飞龙燕雷燕子坡站在面前。海川一见燕雷,哎呀,怒气上冲。海川心想:燕雷啊,知恩不报你反为仇,你算哪道的英雄

啊！赛南极诸葛建鞭走扫堂，云霞道士杜清风剑奔海川的脖子，燕雷“月照云龙”，“唰”地一下，双轮就到了。海川一抬左脚，右脚扎根，往下一矬腰，“啪”这么一反身，左脚一抬一迈诸葛建的鞭，海川的脸冲地，这左脚扎根，右脚反起来，一踹诸葛建的胸口窝，来了个“倒踢紫金冠”，紧接着右手钺“夜叉探海”，这一来，不但躲过诸葛建的鞭，而且也躲过了杜清风的宝剑，同时也躲过燕雷的双轮。然后海川对准杜清风的足三里穴上就扎，同时，一掉脸左脚扎根，右脚踹诸葛建，跟着一个“鹞子翻身”，双钺一推，对准燕雷的小腹就扎来了，这叫“一招破三式”，燕雷往后撤步。三个都是劲敌啊，把海川团团围住了，海川双钺加紧，变列门路，一咬牙，这劲儿就使过力了。人用自己的力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两种力不能使，一种力叫“努”，强努不成，非把身体努坏了。再有一种力不能使，叫“过力”，力气太过了，同样有害于身体。看来海川今天既努着又有些过力啊。力敌三勇，幸亏诸葛建多少有些偏向海川，不然的话，海川早死多时了。海川动手力战，时间一长，就觉得自己身体有些发软，从打两肋窝的边上腾来一股热气，往上这么一走？觉得两肋十分刺疼。海川心说：坏了，我努着了，赶紧用茹气之法往下压。这个茹气，就是一种调和气，把这口气慢慢地往下顺，不让这股子热气上来。可是这一来，坏了！你往下压的力量越大，底下的这劲儿反的力量越强，就形成了反作用。这使海川更加难过，冷汗也下来了，步眼也要乱。现在两个仇人在这里，暂且把赛南极诸葛建刨出去，也是危险万分了。

就在这个时候，海川的耳朵里头突然有了声音，就跟通了电话一样：“冤家童林，力敌三勇，危险已至，你还不抛钺亮剑，等待何时？”从语气里头多少有些责备，可跟护国寺的那个语气不一样啊。海川一想：对啊！他这么一斜身，左手钺照着燕雷面门就打。杜清风可喊上了：“无量佛啊！上回在护国寺他就是这手，你二人可留神啊，小儿童林要抛钺亮剑！”话音刚落，只见海川左手钺奔燕雷，右手钺奔杜清风就来了。两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嚓楞，嚓楞”，海川两只钺就落在地下了，海川一撩自己的长衫，一吸气，一按剑把，“扑噜”，落叶秋风扫宝剑亮将出来，一按剑把顶碰簧，“嚓楞楞楞楞”，一条金龙相仿。海川往前这么一赶步，哎呀，他的心里头太难过了，他力不从心了。这脚往前一迈就跟四两棉花一样，踩着地就软了，天旋地转，胸口窝一发热，“噗！”这口热气就喷出来了，海川当时昏死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大的工夫，慢慢地，海川把眼睛睁开了，觉得心里头很难受，肚腹里头很空，嘴角这儿“滴滴嗒嗒”，看来是血，软剑鞘在旁边扔着，自己的宝剑也在旁边扔着。原来自己在地上趴着，眼前头出现了一片血迹。哎呀，我这是死了，还是活着呢？海川一看周围的情景，一阵地发愣啊。眼前头是燕雷，张着大嘴，脖子都粗了，脸都憋紫了，提拎着双轮，两只眼睛瞪得跟鸡蛋一样，动不了劲，就好像叫人家给定住了，左腿弓着，右腿绷着。瞧那意思因为自己已经躺下吐了血，燕雷惦记过来双轮一举，把自己给扎死，还没等他举起来呢，脚底下刚要使劲往这里蹦，他就动不了劲了。赛南极诸葛建在自己的北边，提拎着三十六节蛇骨鞭。哎呀，脸上显出十分惋惜的样子，他这么一抖手，叫人家给点上了。云霞道士杜清风在自己的右垂手，举着宝剑，瞪着眼睛恶狠狠地看着自己。但也叫人家给点上了。这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出气入气上不来下不去，在那发愣。海川心说：这是谁救了我呀？也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童林呐！”“啊！”海川抬头这么一看，哎呀，正是几次搭救自己性命、手拿单只点穴镢的那位世外高人，武林的老前辈。

海川往起一站，感到头重脚轻，四肢无力，浑身发软，心中乱跳。只得双膝点地往仙长跟前一跪："唉！老人家两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弟子感恩非浅，生当殒首，死当结草啊！晚生给您磕头了。"老仙长点点头："无量佛！童林呐，要说你小小年纪离开师门，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武林之中不落人后，为师门增光啊，你是门户中的一个佼佼者，确实难得呀！话虽如此，孩子，在你身上也看出来有很多不足之处。你还记得当年你在玲珑岛被困镇海川吗？自己轻生涉险，胆大妄为，不是你二位恩师跟你的师哥赶到，焉有你小小年纪的性命？吃一堑长一智啊，难道把师爷教育你的话就当作耳旁风吗？不尊重老师对你的教育吗？上一次丑面佛马宝善的师弟焦秋华被你所打。当然，我们相信焦秋华、马宝善都是好人。但是人家约你到护国寺去，你不想一想，你把人家师弟焦秋华打吐了血，人家喇嘛是要报仇哇。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中不可无啊！尤其是在武林之中，即使人家真是好人，自己也应当有所防备。不是你抛钺亮剑，化险为夷，焉有你的命在！这一次赛南极诸葛建把你约到九公主坟前来相会，前门外大栅栏镖局有你众多的宾朋，你应当带上几位一同前来，怎么能够只身来此。这不是属于胆大妄为，轻身涉险吗？今天不是山人赶到，童林呐，你的命就没了。你一死如同草芥，难道说，你就忘记你二老爹娘了吗？忘了王爷对你的恩德了吗？忘了你师父在卧虎山玉顶玉皇观耽误他的悟道参修，一十五年心血费尽，培育于你吗？你小小年纪初人江湖就如此恃才妄作，将来还得吗？一定要记住山人的话，今后再不可莽撞行事了。"老仙长一句一字都是价值千金啊！说得海川匍匐在地："老人家啊！责备童林之言，童林一定谨记。"老仙长接着说道："你来看，赛南极诸葛宏图虽然没有坏心，冒然间把你约至此处，但不应当带着杜清风、燕雷至此，他三人今天惦记把你毁于一旦，被山人治住。来吧，你想如何发落，致死他们三人也未尝不可！"赛南极诸葛建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他真要掉眼泪啊。他想：我不是这个心啊，这两人我惹不起啊！

赛南极诸葛宏图也是剑山蓬莱岛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一。你别看都是站殿将军，这里头有好样的，有受尊重的，也有不受尊重的。赛南极诸葛宏图是四川一带武林的前辈，也是英王一个揖一个揖把人家请到剑山的，虽然是站殿将军，人家的份大。这一次，把诸葛建带往北京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赛南极诸葛建欣然同意。他来北京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他主要是听说北京城有一位雍亲王府的童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我就为访访这个人，看看他小小年纪到底有多大本领？敢奉师命下山要兴一家武术！这样，赛南极诸葛宏图才跟着一块儿来，住在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鲍古鲍天机、鲍图鲍殿元对于这些人当然得高看，不但给老师找好的地方，幽静之所，像诸葛建这些人住的地方也非常地讲究。诸葛建住好了以后，他来得早，每天出去玩玩逛逛，其实他就是打听打听王府在什么地方。最后有人告诉了：在北城根，由北新桥一直往北奔城根，那儿就是雍亲王府。赛南极诸葛宏图连着来了三次，把整个雍亲王府都查看了一遍。

这一天，他来了以后，从北面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打城根这边越墙而过。要说诸葛建真有胆子，蹑足潜踪可就往南来了，各处窥探，天气可还没黑呢，刚隐得住身子。这时，他听见客厅内有人高谈阔论，诸葛建在房上慢慢地往下看，最后就是年羹尧告辞，王爷正往外送。赛南极诸葛建长腰到了后窗户，往里一看：一个人没有，发现了一个烟壶。赛南极诸葛建飞身形进来，一脚蹬在案头了，然后把这烟壶拿起来，掏出戳子，"啪！"往几案头上一戳，然后长腰从后窗户再出去上了房，赛南

极诸葛建就走了。他来至在前门外，到了镖局自己的住处，写好了纸条，约童林明天到九公主坟见面。因为他来的时间长了，北京的一些地理位置也就记住不少了，这九公主坟他也查看了一遍，这个地方十分僻静，这样约海川在那儿见面。当天晚上赛南极诸葛建来到雍亲王府，发现海川在假山石那儿练功夫呢，本事确实是好，诸葛建很是钦佩。蹑蹑地把纸条和烟壶放在石桌上，然后撤身形悄然回去了。到镖局后，他拉门一进来，晃火折子点灯，啊！云霞道士杜清风跟野飞龙燕雷在他的屋呢。诸葛建一瞧："二位，你们哥儿俩怎么在我这里？"燕雷一沉脸："啊，老义士爷我问问你，来到北京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是一件保密的事。你怎么天天出去，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今天你又上哪儿了？说实话！"诸葛建心说：幸亏我没有大摇大摆地去拍王府大门找童林。要是那样的话，说我勾结雍亲王，在剑山我受得了吗？人家军师还不把我宰了。现在燕雷一问他，他傻眼了。杜清风一摆手："无量佛！老英雄，你我都是站殿将军，咱们互相都有监督的责任，这些日子你到底有何公干？"

第五十一回

除旧岁师徒同献艺　过新春师兄巧相逢

上回书说到诸葛建邀海川九公主坟相会，等到他回到西胜镖局自己的屋中，万没想到杜清风、燕雷都在他的屋中。燕雷质问他，诸葛建支支吾吾，不敢说出详情。杜清风口诵佛号："无量佛！老英雄，我们都是绿林人，只要不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件事情说出去，那么旁的没什么关系。"诸葛建无法，长叹一口气："唉！杜道爷，燕二将军，您要问，这么回事，我惦记访访童林，我约他明天晚上在安定门外九公主坟见面。""无量佛，你约别人可以。你知道我杜清风跟童林有仇吗？他抢走了我的小徒弟，打伤了我的二徒弟，还要打死我的大徒弟，抛钺亮剑削了我的道冠。老英雄，您要去可以，您得把山人带上。""杜道爷，这个可失了咱们武林道的规矩了。再说您是武林道的老前辈，你要找童林报仇，童林住家在什么地方谁都知道，您自己去。我约童林出来，是光明正大约的。至于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事我只字不提，我就是访访童林。我要把您带去，人家童林说我诸葛建算是什么人！""无量佛，我管不着。老英雄，你不带着我，咱们就得一块儿见见老军师，见见我师哥燕普，咱们说说。""杜道爷，您这就有点发赖了。"杜清风真是无耻之极："无量佛！我就赖了，你不带着我不成！""那我带着您！咱们可是这么着，我跟童林论武的时候您不能跟童林论武，哪怕人家童林跟我论完武没事了，您也不能出手。但要童林走半道你劫他，这我管不着。还有我跟童林见面您可不能露面。""无量佛，我不露面。""唉，带着我吗？诸葛老头子，我也去。""二将军，您有什么脸面见人家童林呐？您吃饭不给人钱，叫人打得体无完肤，人家候您的饭账，恭请您到大栅栏双龙镖局沐浴更衣，请您吃喝已毕，派徒弟给您送到西胜镖局，可您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二将军，您还有什么脸见童林呐？以我良言相劝，二将军，您可不能去啊！""少说这个！我见童林，我怎么不敢见他，他让他徒弟败坏我的名誉，我就跟他势不两立。""二将军，人家既然有让徒弟败坏您的心，干吗还要把您带到镖

局,请您吃饭更衣啊?""那个,我不知情。你带我不带我?你要不带我去,反正我是犯了法了,犯了咱们的令了,我也豁出去了,不过临死我得拉个垫背的。走!咱们找我哥哥说说去。"这时,杜清风对诸葛建说:"无量佛,老英雄,您把二弟燕雷也带着去,他帮着我,您看好不好,反正您见童林我们不露面。""好吧,二将军,我真是没法子!""唉,明天咱一块去。"第二天老早地吃完瞧着,我跟童林见面谈话,然后我们试艺比武。等我们俩人交完手,童林一走,您二位再露头,这比什么都强。""行了,行了,咱们就这么办了。"两人到树上头藏了起来。

月到中天,海川来了,这才跟诸葛建见面。谁知他们俩人看了一会儿就受不了了。这不是杀童林的好机会吗?杜清风出来,燕雷也出来了,当场打在一处。没想到海川受伤吐血,扔宝剑往前一栽身倒下了。当他昏迷不醒的时候,三人却被点住了。一位老仙长对童林说:"你瞧见没有,这三人我全给拿住了,你怎么处置他们都可以,杀了他们都可以。"要像赛南极诸葛建,童林决不能杀,云霞道士杜清风,海川也不能杀。主要这燕雷太坏了,我童林一口一个燕师父叫着你,给你候了饭账,让你沐浴更衣,我打发徒弟给你送到西胜镖局,让你们宾朋见面,你却把我徒弟打吐了血。若此时童林心地狭窄,置燕雷于死地,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但人家童林可没有:"老仙长,这三位今天在九公主坟迫我童林抛钺亮剑,这也是武林之中交流武艺许可的。既然是老人家把他们三人治住,任凭老人家发落吧,您说怎么好就怎么好。""无量佛。好!"老仙长攥着这铁镢走过来,用点穴镢一指诸葛建:"诸葛建啊诸葛建,你也是江湖路武林道的前辈,你要想跟童林见面,就不应当鬼鬼祟祟,你把童林正大光明地约出来,跟童林交换交换武艺,彼此都有好处,这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带着杜清风跟燕雷来呢?当然看得出来,你们四个人在这动手的时候,你有意袒护童林,不然的话,童林早死多时。话虽如此,你这叫什么呢?约童林来,你的心术不端,山人本应当手起镢落,击碎你项上的人头,念你八十岁的老人闯荡江湖十分不易,武林之中到你这份上就很可以了,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激流勇退,闭门思过。自己找处深山老峪一忍,以乐晚年,不再出世,这便才对啊。得了!你走吧。"拿这铁镢轻轻地一拍诸葛建的后脊背,"啪"地一下,诸葛建缓上气来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这位老仙长,又看了看杜清风跟燕雷,尤其是转身形看了看童林,满腹的话说不出来,只能冲着童海川一躬到地说道:"唉,童侠客,诸葛建有口难分说,将来再会吧!"说完作了个揖,进树林走了。

老仙长又对杜清风说:"你的弟子焦秋华、马宝善本都是好人,约童林也没有什么大的歹意。论马宝善的本领,要害童林也办不到。童林失手打伤了焦秋华,已是追悔不及,你作长辈的就应当把仇恨给化解才对,可你反而要将童林置于死地,还说要给你徒弟报仇。试问你徒弟焦秋华有这个心吗?他们都不见得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童海川抛钺亮剑斩了你的道冠,你便迫不及待地要报仇。试问,童林既能斩你的道冠,为什么不能斩你的六阳魁首?这是童海川手下留情。谁知慈心生祸,你恩将仇报,反而到镖局子行刺,幸亏被山人发现,已然教育过你,可惜你置若罔闻。山人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听,今天晚上又投井下石,乘人之危,到九公主坟来助纣为虐,山人本应当置你于死地。唉!念你我都是出家的道长,三清弟子,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在江湖路也实非容易。得啦,你逃命去吧。"老仙长把这点穴橛倒过来,用这粗头趋前,抡圆了对准杜清风的后脊梁,"啪"就是一下。他喘过气来了,可出去了一溜滚啊。起来之后,猫腰捡起宝剑,长叹了一口气,又看了

看打人的这位仙长，掉过脸走了。

老仙长一看，最后剩下燕雷了，便迈步往前恶狠狠地用镢点指："小畜生！你是皮包血肉十个月怀胎的人，不是披毛带掌的衣冠禽兽啊！你到北京城没了银两路费，吃人家饭不给钱还跟人家打架。这么多的人打你，人家童林与你水米无交，不相识，看你是个练武的，候了你的饭账。哎！这在武林之中本不多见啊，你不但不领人家童林的人情，反而小儿长小儿短的还执意要跟童林比武，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人家童海川把你带回大栅栏双龙镖局，也对你很不错，派弟子把你又送到西胜镖局。作为甘虎傻傻呵呵的傻孩子来说，要说你两句也未尝不可。但你恼羞成怒，把甘虎打吐了血啊。讲人心，比自心，你这种以怨报德的人，决不是好人吧。到今天你还有脸面来到九公主坟，跟海川动手，待山人击碎你的头颅！"没想到老仙长把这点穴镢举起来刚要打，童海川跪下央告："老人家，暂息雷霆之怒啊，晚生童林有话要说。""无量佛，童林哪，山人欲把燕雷置于死地，你还要给他讲情吗？""唉，有这么一句话：遇见文王讲礼义。燕雷不讲理，不讲信义，这是他的人性。但老仙长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您是个静悟参修的前辈，何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呢。既然把杜清风、诸葛建都放了，以晚生良言相劝，您把他也就放了吧！"老人家听了点点头："燕雷，小畜生，你听听人家童林，在这个时候还要给你讲情。得了，既然童林给你讲情，我也不能违背童林的善意，好。"老仙长往起一带点穴镢，这个劲头就打得足了，起码得有八成劲啊，照着燕雷的后腰上，"啪！"把燕雷也给打出一溜跟头去，当时后脊背就肿起来了，疼得燕雷直转腰子，把日月双轮捡起来，飞身形上树也走了。老仙长回来，把点穴镢插在背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红葫芦，把红葫芦铁盖打开，真是异香扑鼻！一共倒出三十粒药来，然后说道："童林呐，你受伤吐了血，不给你这三十粒药吃啊，恐怕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你就不能登场。不过，你应该完全吐净，你的身体里边还有淤血，将来遇见急怒，恐怕你还要吐血。你先吃三粒，从明天起你每天服三粒。再服九天，这十天吃完了之后，你自己慢慢调养气息，你又会武功，很快地就能痊愈，把药吃下去吧。"海川心说：按理说，我跟仙长素不相识，人家两次三番搭救自己，苦口婆心相劝于我，而且又是我本门的前辈，我怎么能不吃呢。"弟子谢谢老人家了！"海川说罢，便把三粒药吃到嘴里头，用唾液浸化。这三粒药一下去，海川的精神倍长，不像方才那么四肢无力了，然后把这二十七粒药揣到怀里头放好。老仙长关心地问："你自己能走吗？""老人家，弟子能走。""要是能走，你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吧。""是。老人家，两次三番搭救弟子性命，感恩不浅啊！临别之际，您老人家把您的名姓告诉弟子可以吗？""无量佛！童林，你要问山人我的名姓，唉！满天星月访贤良，不遇空回亦感伤，若问山人名和姓，三月三日必登场。"说到这儿，左手一撩自己的道袍，脚尖一点地，抱元守一，一长腰，飞身形上树，蹬着树梢，捷似飞鸟，转眼之间，踪影不见了。

海川站起身形，自己转了转，拿汤布手巾擦了擦自己的嘴，落叶秋风扫宝刀捡起来撞好了，围在腰中，子母鸡爪鸳鸯钺拿起来，把包袱皮包好了，自己摸了摸药，有点劲了，慢慢地沿着甬路一直往前走。夜静更深，想起今天晚上这一幕，自己也真是后怕得不得了，幸亏老人家赶到了，万一老人家赶不到，我童林的性命何在?!看来今后这种事情我可得加点小心了，不能轻身涉险，胆大妄为了。英雄想到这儿，抬头看，已经到了关厢，飞身形越过护城河，来到城墙根底下，施展"狸猫登树枝"的功夫，就走上去了。到自己家的东墙外，越墙进去，来到的自己房中，慢慢地

把灯点亮,收拾一下。觉得自己浑身发软,漱了漱口,把药放起来,这样调匀了气息,把灯吹了,稍事休息。

天还没亮,三更左右刘俊就起来了。叫起师弟们后,便来到师父的房门外,把灯点亮:“哟!师父,您昨儿什么时候回来的?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嗷!怎么了?”“您瞧瞧!”拿过镜子来让海川一照,海川瞧着自己的脸啊,真跟五更天的窗棂纸一样煞白煞白的。师徒爷儿俩过心,海川就把昨天九公主坟的事情从头至尾全说了。最后问刘俊:“刘俊哪,你看看,这位老仙长到底是谁?几次搭救为师的性命,这有二十七粒药,今天再吃三粒,一天一天我连吃九天,身体也就好了。”刘俊这才知道师父吐了血。海川说:“这是努伤吐血,你不要害怕,是我自己努着了,不是外力促使我吐的血,这你放心。不过,听仙长说,血没有吐净,恐怕将来啊,遇见过力的事情还要吐血。”刘俊听完了道:“师父,那您好好地休息吧,我带着师弟们练功去了。”这样,刘俊可就把灯吹了,让师父休息。刘俊暗暗地来到王府见王爷,就把师父昨天的事情提了。王爷吓了一大跳,赶紧跟着刘俊来到海川的屋中:“海川呐,你,这一晚上的事,我刚才听俊哥跟我提了。”海川笑着说:“这孩子,又跟爷提什么呢真是大惊小怪!惊动爷驾操心。”海川要下地,王爷伸手扶住了:“你呀,好好地养养吧。你看,这个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哪能一个人去啊!上次护国寺的事情,我听了之后都后怕,何况这一次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老仙长这话,说得太对了。你好好养养病吧。啊!”“王爷,您待我童林恩重如山啊。真没想到我有这么点事,您老人家的大驾还来到我的家里看我。您的恩德我童林怎么报啊!”海川说到这儿,心里有点发惨。王爷忙问:“海川,你怎么了?咱们爷儿俩不是有交情!你要说那个,我怎么谢你啊。你不但有保护我的性命之责,本府的生命财产都由你来负责,我也能挂在嘴头上吗?这个事情,不要紧着提,提出没有意思。好吧,俊哥,你回头上我那边去,到账房要它二两人参给你师父炖点人参汤喝。”海川拦了:“唉,王爷,这倒不必吧。因为我的身体不是……”“补一补好!咱们不能误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老仙长的话是对的。刘俊,呆会儿。让你师父想着吃药。”爷儿俩说了半天的话,王爷走了。海川努伤的事儿,大栅栏的人都知道了,西方侠于爷带着老哥九个,带着一部分礼物,前后全来了。一来是看望看望海川,二来是看望看望海川的父母。说真的,像西方侠于爷这就甭提了,北侠不都八十好几的人吗。镇东侠、南侠、连二爷侯杰,都八十多岁了,见着人家父母,那海川是弟兄也没法子,也要行礼,尽管老夫妻不敢当。

海川一边用着功,一边吃着药将息着。十天过去了,半月过去了,就基本上恢复了原状。海川又带着徒弟们下场子练功,师徒更加紧了。眼看着上了大冻了,地表鸣风,天心欲雪,一年易逝,又报岁残。声声腊鼓敲愁旅客之魂,阵阵寒鸦唤醒征人之梦。两府都要过年了,人家王府过年那就更不得了啦,擦铜器,擦灯泡,置办年货,买挂起,贴对联,到处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海川的礼物到了大栅栏,大栅栏的礼物也到了海川的府上,到了王爷的府上,互相都有问候。很快就到了年下了,王爷当然是忙一点,但忙里偷闲跟海川也要见个面,也要到大栅栏去一趟。眼看着年三十,该辞岁了,海川在家里头给父母行完礼,徒弟们也都过来给师爷爷、师奶奶行礼。这顿年饭,不上王府吃去,全家大小,海川带着八个徒弟连同父母,自己的兄弟、弟妹一家子吃这顿团圆饭。饭吃完了以后,知道待一会儿接神呢,爷儿几个出来到前厅坐下,海川说道:“咱们爷几个今天也要过一个好年。这么办吧,口自们就在这客厅里头,桌椅板凳完全都靠后搬一搬,你们把这几年练功

夫练的得心的,每人都练一手,师父看看。师父也给你们练手功夫,让大家伙儿看看。"这徒弟们多高兴啊!桌椅板凳完全都搬开了。海川看弟子们兢兢业业练功不辍,都有进步,十分喜悦。

这时,刘俊说:"师父,您练一手功夫让我们大家伙儿瞧瞧。""好吧。"海川自己往这屋里面一站,双手下垂,两只手掌平放。海川就这样双足提膝而行,"嚓、嚓、嚓",在这屋里头一步挨着一步地走。但是刘俊他们还没领会到,这是海川的基本功啊!当年在卧虎山学艺,就在卧虎山玉皇顶玉皇观的山门外头,有两棵槐树,一棵大的,一棵小点的,都有几千年了。海川绕树行功,就练了三年。徒弟们见师父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海川的姿式是越走越往下,走来走去,其快如风。徒弟们的眼睛也搭着跟不上,就跟刮了一个旋风一样,瞧不见师父了。唉哟!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啊。等海川掐住了姿势不走了,鼻孔之中一省力,徒弟们都过来了。大家伙儿都羡慕地问:"师父,您这身法怎么这么快啊?我们都看不见您了。""慢慢来。为师我在卧虎山你师祖面前练艺,绕树行功,昼夜不停就三年呐!今天为师给你们练的第一手就是咱们八卦掌的第一手。我再把八卦掌给你们练一趟,你们瞧瞧。"海川把三百八十四爻、八八六十四式尽命连环掌练开了之后,海川的脚就好像离开了地似的。其实离开地这么一点,就如同整个的身子不在地上走,都瞧不见脚印,这就是"登萍渡水"、"踏雪无痕"的真功夫。等海川把这一趟八卦盘龙掌打下来后,刘俊便对师父说:"师父,这套掌法实在是奥妙无穷。"海川夸奖着说:"你这孩子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是你这作师哥的比你师弟们强,等知道了它奥妙无穷了,那就分明自己已经置身其中了,你已经进了这个掌法里来了,你的师弟们可还办不到。反正这一套掌法,要说一气练下来也真不容易,你记三招,他记五式,为师不在的时候,你们大家伙儿往一块攒,往一块练,为师在的时候给你们指点。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这样,爷儿几个练完了功,大家伙儿都换了新衣服。外头鞭炮响起,该接神了,里边童缓的妻子煮了饺子端出来,爷儿几个都吃了点,海川带徒弟们到上房见父母,这才拜年。老夫妻都拿出几吊钱来给孩子们分分,师弟、师婶也都给了徒弟们一些压岁钱。这个年过得十分欢喜。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就到了初五。初五上午巳时,还没到吃饭的时候,海川带着徒弟们穿好衣服,都到王爷这边来了。海川来了以后,大管家何吉跟二管家何春正出来:"哟,教师爷您来了,我们两人正要到东院去请您去。王爷会着客呢。""'嗷!王爷既然会着客,我们爷儿几个就回去了。""别价!正因为王爷会着客呢,才请你们爷儿几个来。快到上房去吧。"说着话往里来,王爷在客厅可就喊上了:"海川,我这儿派他们正找你去呢。你来了,太好了!这儿有朋友,我给你介绍介绍。"海川进来一看,王爷在那站着,这个朋友也在那站着。只见他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四十多岁,黑白净子脸,三柳墨髯,穿着一身便服,一条大辫,外头的衣服、帽子,可能都在衣架上放着呢。一看就知道这人有身份,起码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或二品大员。"海川,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礼部侍郎年羹尧啊。老年,你老说你会把式,海川不在我这里的时候,你尽跟我吹,海川在我这的时候,你吹的工夫少了。今天让你开开眼,瞧瞧我们海川的功夫。这是我的教习,我就是跟他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的。他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哎哟喝!童教师,年某给您拜年。"童海川赶紧过来磕头:"大人,王爷尽提起您来,我给您磕头。""嗷,可不敢当。"真的,什么叫爱屋及乌啊,童海川不过是个王府的教师,别看王府的教师不在品级,头品官也不敢接受。年羹尧赶紧抱住了:"得了,得了,别客气!咱们互

相致意,就算完了。"孩子们都过来给王爷行礼,给大人磕头。王爷道:"坐下,坐下,喝着茶,我这儿饭快得了,我正让何吉跟何春他们两人赶紧到那院子叫你。老年今天还放一天假,明天他就得上朝了,所以呢,有点时间。"童林知道,年羹尧号叫亮功。亮功跟王爷不是一般的关系,两人可以说交成莫逆,尤其是年羹尧的妹子就是王爷的侧福晋,他跟王爷至亲至近,童海川怎么敢小瞧呢。

年羹尧家住在东单三条胡同的东口。他父亲叫年嘉林,母亲杨氏。前后有两个儿子,长子是羹尧,次子叫熙尧。两个孩子都十分聪明。孩子大点了,就得要请专馆的先生教他们读书。年嘉林官居到礼部尚书,后来告老致仕回到家中就算抱着胳膊忍了,叫闭门课子。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是个大财,您想官宦人家要招聘西宾,这还不很容易吗?但是年羹尧这个小孩子他不爱念书,一听说念书他脑仁儿疼。结果有一位饱学的秀才,张老先生到这应聘来了。老大人年嘉林把张老先生接进来,一看就知道是个饱学之士。二位这么一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没有人家老先生不通达的。老大人乐意了,把两个孩子叫出来,举行拜师典礼。把圣人的牌位写好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三炷香,两支蜡,白毡子铺地,拜了老师。

熙尧好好地读书,年羹尧就不然。趴在桌子上傻瞧,也不念?赶到了时候,老师叫他们俩人停住了,先要熙尧来背书,老师把竹板往旁边一放,那就准备要打人啦。熙尧规规矩矩把书冲着老师放好了,背过脸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哎,啪啪啪,背完了。好!又给上了几堂,打发熙尧出去了。羹尧拿着书来了,攥着书在老师跟前一站。"背!""老师,我背这玩艺干什么呢?我背这玩艺能背饱了吗?不是一会还得上内宅吃饭去吗?你呀,就当到这儿来蒙顿饭吃完了,你甭管我念书不念书。"老师一听,这像话吗?"年羹尧,'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玉不琢不成器啊。""你甭跟我背这三字经,我不爱听这个,我耳朵里头磨出茧子来了,我不爱念。""你不爱念,好!你背得过来背不过来?""我背不过来。""背不过来上外头站着去,背不过来不下你的学,你不能吃饭去。""不吃就不吃!"打发年熙尧吃饭去了,年羹尧站在这儿,不让吃饭。您琢磨琢磨,熙尧一回去他母亲就要问啊,熙尧便说,我哥哥被老师留下了,让他背书,他不背。老太太赶紧派婆子出来央告老师。老师也只可打发年羹尧回去吃饭了。

吃完饭以后,年羹尧奔花园来,花把式金三在里头正:锄草。"大少爷,怎么样?公子爷,这回野鸟入笼,您够呛了吧?""金三,这老师还真厉害,他让我弟弟吃饭,不让我吃饭,饿着我,幸亏我妈派人出来了,他没办法才让我吃饭。咱们得想想办法啊,把这老师给赶跑了。"金三一听道:"想办法把老师赶跑?我还真有主意。""怎么个主意?"您这来!"把年羹尧带到他那屋里去了。他这桌上有一大玻璃瓶子,里头装着好些个乏茶叶,乏茶叶上头养着好多个大青蝎子。金三对年羹尧说:"您瞧这个没有,拿这青蝎子就能把老师给蛰跑了。""金三,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给他蛰跑了?""哎,蝎子叫护背虫。您打开盖,它爬不出来,您拿双竹筷子把它夹出一个来,搁在先生好摸的地方,接住了它别撒手,它就护它这脊梁背。您拿点乏茶叶往上一堆,盖上它,它就不动窝。什么砚水壶里啊,笔筒里头啊,先生的桌上啊,你都放上,他要一扒拉就得蛰他。""金三,好主意!"他到书房,果然,先生刚睡完中午觉,要出去解手去。年羹尧蔫蔫地带着东西来到先生的桌前头,他一瞧这不错!先把笔筒里头放上蝎子,夹出来搁在里头,拿乏茶叶给盖上,一共搁了俩。砚水壶的水倒出来,把里头放上一个蝎子,拿乏茶叶堆上。然后就在桌上搁

上蝎子,拿乏茶叶给堆上,一切都准备好了。拿着本书跟兄弟比划着。老先生回来了,两个人上午写的仿。孩子们读书的时候,先生要给号号仿,横平竖直,看看两个孩子写的字有劲没劲,哪应当改正,得给判判仿。老先生坐好以后,咽,一瞧桌上有两堆乏茶叶,心想乏茶叶怎么在桌上放着?他慢慢地扒拉,这蝎子就出来了。老先生一哆嗦,手就一动,把后面那堆茶叶也扒拉开了。可了不得了,两个大蝎子就咬住先生的手了,"哎哟哟哟",疼得先生直哆嗦,脸色也青了。哆嗦着用手拿笔筒里的笔,惦记把这蝎子夹开,没想到他这一动窝,这笔筒里头有蝎子,顺着笔"扑"爬上来了,老先生受得了吗?一拍砚水壶,"啪"地一下,砚水壶拍碎了,里头的蝎子没拍死,"呼",又一钩子,把先生这手全给蛰肿了,疼得先生直哆嗦啊。年羹尧在屋里头哈哈大笑,老先生眼泪都下来了,汗也下来了,右手托着左手,一推门到了年羹尧的跟前,用手点指:"公子,这是你办的吗?""没错啊,是我!那还有错吗,蝎子是我搁的,你想饿着我,我就要蛰你。""好好好好!"拉着年羹尧去找老大人年嘉林。张先生掉着眼泪把事情一说,大人赶紧请大夫给先生治伤,敷上药。止住疼后,张先生对大人说:"您的令郎我教不了,您给我算账吧。老大人怎么挽留,张老夫子不教了,没法了,给算了账,多给先生几个钱,派管家年盛给雇了个车,把人家先生打发走了。

老员外爷来到书房,年羹尧就知道不好,撒腿往后跑。来到内宅见着母亲,把事情提了:"妈,我爸爸非揍我不成。"老太太说:"你放心,他不敢,有娘呢。"年老大人从外头进来了,气冲牛斗,用手点指:"羹尧啊,玉不琢不成器啊!为父我好容易请了这么一位饱学的张老夫子教你弟兄二人,不想你弟弟还好好地念书,唯有你,用蝎子把人家老师蛰跑了。小冤家。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为父死不瞑目,我也对不起年家的祖宗!"说着话往前一赶步,伸手抓年羹尧要打。老太太一拦:"等等,这样的先生饿着我儿子,书没念出来把我儿子饿死了,这你管呐?请先生要请那能教的,反正他没能耐。他要有能耐还至于让我儿子不念书了?要设法让我儿子喜欢念书,连你这做爹的都一样,要循循善诱。值不值你就打,孩子怕你都怕不过来,见你就哆嗦,还念书呢。这你甭管!"敢情老大人有点惧内:"那好,你就这么溺爱吧!"一赌气,年大人出去了。可静坐了一想,两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荒废学业,还得设法请先生,最后年盛又给请了一位告老的知府姓刘叫汉文。这位老知府为什么告老不干了?就因为寒腿,动转走路太费劲,等把刘老先生请到大人的书房,二位一谈,哎,虽不说是一榜同年,同科同甲,但是,老二位都叙得上来,谁在前科谁在后科,谁在前甲谁在后甲,谁在二甲谁在三甲,这都能说得上来。老大人陪着刘老先生来到东院,请老先生住下来,让书童侍候着。

第三天头上是黄道吉日,带着羹尧、熙尧来了。老大人已经告诉刘老先生了,我这二儿子熙尧还可以,羹尧有些不听话。刘老先生当过知府,有点杀手,给两个人教了书,让他们念去。念了以后让他们俩人背,熙尧背下来了,羹尧不背,刚要说话,刘先生把羹尧的手攥住了,拿竹板照着年羹尧左手上,"啪、啪、啪",打了三板。年羹尧可抓瞎了,他真打我,怎么办呢?哎哟!自己着急又找金三去了。"金三,我再给你十两。""您还给十两?""嗯。""您要给十两,我就想办法帮着您,把这老先生也给治跑了。""怎么治啊?"金三道:"你瞧,管家大人刚才告诉我信了,在咱这大茅房里头立棍棍。这老先生是寒腿,蹲下站不起来,解完大手之后他往起站呢,让我给立根棍,他两只手一攥这根棍,借劲使劲他站起来省事,这个就能把他治跑了。""金三,这棍怎么能治他?""唉,咱们把这棍啊,底下拿锯给它拉了,等它

快拉折了,咱们把它埋在他眼头里,这棍的锯口正擦着地皮,等他解完手往起一站,他一定要抱这棍,他一抱这棍一使劲,准折,不就把他掉到大茅坑里去了吗?让他洗个屎澡。”“嘿!金三,这要成了,我多给你十两。”“大少爷,您瞧好得了,咱就这么办了,我这就做去。”金三马上找了鸭蛋圆的这么一根小木棍用锯给它锯了,距离这棍子底部,剩下这么一尺多点开锯,拉来拉去,拉得连着一点了,然后刨坑,刨完,正好棍杵到里头一尺多点,埋得很结实,拿浮土把锯口一盖,也瞧不出来。金三说:“咱两人找一地方藏起来,咱们瞧瞧这先生怎么滚屎蛋。”两人藏在一片破瓦垛后面瞧着。

果然,老先生解手来了,拄着棍啊直哼哼,来到茅房,一看棍给埋好了,知道这是为自己准备的,就褪下中衣来解手。解完了,擦抹干净,一提中衣,往起这么一站一使劲,右手一扳这棍,也快站起来,这棍折了,“咔嚓”,喝,刘老先生这个乐大了,正掉在这大茅坑里,“扑喳”一下,弄了一身的屎,寒腿起不来。”来人啊!来人啊!”金三往这里跑,年羹尧站在这儿乐:“哈哈哈,真好啊!让你打我,我让你滚个屎蛋。”金三也不顾他臭了,把刘老先生给搀起来:“好啊!好啊!年羹尧啊,年羹尧,慢待师尊,天诛地灭啊!你,你敢出这主意!”说着,拿着这棍儿,让金三跟着往员外爷的书房来了。金三也傻眼了,心说要坏事。

老员外爷正在书房读书,见门帘一动,“啊!先生,你怎么如此这般?”“哼!年大人,你身为朝廷的一品命官,而你的令郎年羹尧却如此可恶,他慢待与我。走!咱们俩是一场官司!我告你纵子欺师。”年嘉林吓坏了:“先生,先生,犬子无知到如此地步实在可恨,实在对不起您。我这儿给您作揖!”刘老先生道:“我这么大的年纪,也教不了您的孩子。得!您给我算账,我回家了。”年大人也不能再挽留人家了,马上准备了钱,给先生归置好了,雇了车子让年盛给送走了。这一来不要紧,年府上连辞了两位高宾。南北城都轰动了,年大人家里头大少爷年羹尧往外打先生,凡是应聘的西宾都不敢来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之间过了两三个月,为自己的俩孩子,老大人发愁啊。吃完早饭自己在屋里坐着,管家年盛进来:“老员外爷。”“哎,什么事?”“外头有一个出家的大师父前来化缘。”“啊,可以。化粮化米化布匹化业油钱,你让账房先生给他们写了缘簿该给多少给多少。”“不,这位老师父惦记跟您见个面。”“唉,跟我见面干什么?”“哎,说化什么不说,先得跟您见个面。”“嗷,那么请进来。”管家年盛出去了,一会儿的工夫,“唰”一挑帘子:“阿弥陀佛!哈哈哈,老大人。”合掌打问讯。年大人抬头这么一看,这个和尚跟一般的和尚不一样,大高个,宽肩膀,灰僧袍,圆领阔袖,扎着绒绳。“大师父,您来到我的寒舍有事吧?”和尚点了点头:“老员外,贫僧身怀文武两科技艺,欲得传人而授之。我听说您这里招聘西宾,因此前来应聘。”“高僧,您看得起下官!我这已经走了两位饱学的老师了,一位张老夫子,一位做知府的刘汉文刘大人。我这两个孩啊,二孩子还可以,唯有这长子羹尧桀骜不驯,兼受他母亲的溺爱,对于先生唯恐有失礼之处,我愿意您在我府里头教教孩子,可我又害怕,我这孩子到时对不起您。”“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老大人,这无关紧要,您要认为贫僧行,贫僧愿作西宾。可有一样,您得应我三个条件,有这三个条件,我才教呢。没这三个条件,您给我十车紫金,我也不教。”“高僧,您说说看。”“第一,清静之处派专人侍奉,供应贫僧一年四季的僧衣,我只是吃素,您得派个大师傅给我做,吃好吃坏没关系。再派一个书童侍候着我,这是头一件。”“行,我办得到。”“第二,十年为限,不到十年,九年零十一个月,您不准过问,到十

年头上，我教不出您的孩子来，那个时候，贫僧我愿受罚，咱们得十年为限。”“唉，十年寒窗苦，铁砚也磨穿。行。那么这第三件呢？”“第三件，凡是我教孩子们需用的东西，不管我这字条上写的什么，您府里没有，外头给我买去，您必须得给我买来。”“高僧啊，这三件事下官都能应允。”要是那样，就很好啦。”“那么高僧您贵上怎么称呼？”“这个贫僧我要教出令郎，我当然有名有姓，教不出令郎，说出来没有益处，老大人您不必再问了。”“好！”陪着高僧到东院。年盛重新又给安排一番，东屋里头是先生住的地方，单给先生准备厨房，派一个大师傅，派一个底下人侍候着；北房五大间，是先生教书的地方；还有东边一个单间，先生在里屋，推门出去，外间屋四间一通连，就是两个孩子读书的地方。一切安排就绪。

到了第一天，老大人过来问.：“高僧，您在寒舍还住得惯吗？”“啊，很好很好！”“那么，我马上带着孩子来，让他们两人拜师吧。”“行行行！从今天起，咱们这三个条件就要遵照执行。”“高僧，这您放心！”把羹尧、熙尧带来之后，给老师行完礼，老大人带着总管年盛走了，告诉年盛，要什么给买什么。金三已经暗暗地告诉年羹尧了：“大少爷，又来个一脑袋疤瘌的和尚，长得寒碜极啦，而且瞧着凶啊！”所以年羹尧心里也在琢磨，如何把这和尚弄跑。敢情和尚一教课，年羹尧高兴了：“你们俩人谁爱念书，谁不爱念书啊？”“师父，我爱念书。”这是熙尧的声音。“你呢？”“我不爱念书。”“不爱念书啊，陪你弟弟那儿坐着，我教你弟弟一人读书。”给上了几行书，让熙尧外头读去了。年羹尧随便呆着，随便玩，但不能出书房。过了一会儿，让熙尧背书，背完之后又给他上了几行书，到了时候下课吃饭。老太太问：“羹尧哇，我问问你，这个师父怎么样？”“母亲，这个师父不错。就给我弟弟上课，不给我上课，让我在旁边瞧着，让我一人儿玩。不然的话，我还得想办法把他弄跑了。”“孩子，你就先在那儿圈两天，等你的野性没有了，到了时候，你也就该读书了。我跟你爹说过，先生有能耐，自能把你教出来，先生没能耐，怎么也教不出你来。”

每天如此，只教熙尧一个人，不教羹尧。过了十天，先生写了个条子，买一只九节箫来。总管年盛这么一瞧，马上到前门外乐器铺给买回来了。和尚给熙尧上完课，让他在外间屋自己去读书了。老师父拿起箫来了，在里间屋，“呜呜呜”这么一吹。嘿！老先生吹得这箫可太好听了，声音十分悲壮呀，让你这么一听，手舞足蹈，真是如泣如诉。年羹尧听着听着就陶醉了，赶紧一拉里间门进来：“师辈，您会吹箫啊！我也喜欢，您教给我得了。”老和尚也不理羹尧，接茬还吹，羹尧越听越爱听，等老和尚把这一曲吹完，年羹尧说：“师父，您教给我吹箫，好不好？”“阿弥陀佛，你愿意学吹箫啊？”“啊！”“坐下。”“唉。”羹尧坐在这了，和尚沉得住气：“你想吹箫？你知道这箫产生在何年吗？古代的箫什么样？今天的箫什么样？上头有多少个音符？怎么个按法？怎么个吹法？怎么个气口？你都懂吗？”“我不懂！师父，您教我。”“我不教。你这孩子没常性，我教你两天也教不出来，所以我就不教。”“师父，我有常性。我要跟您学就要学好，学不好半途而废我不学。”“真的假的？”“真的。”“好吧，我给你讲讲这箫。当年黄帝造乐，命他的大臣伶伦竹于昆仑之野，取来这种竹子把它编得了，跟那凤凰翅膀一样，长短不齐有许多管，类似现在咱们捧的笙，两边都是竹管编的，叫排箫。吹出来也特别好听，真跟凤凰叫似的，非常地悦耳。后来就取一根吹起来，声音也非常地协和，也非常地好听，才管它叫箫，就是现在吹的这九节箫。”哎呀，这年羹尧听得很留神，敢情年羹尧这小孩十分聪明，三天他就学会了，由打这起，爷俩就吹上这箫了。“呜呜呜”，这好听啊。等年羹尧学会了，老和尚瞧出来了，他要烦，马上又改了，改成吹管子。管学会了，

又教给他学欧笛。然后又教给他捧笙，接着教给他打堂鼓，教给他打钹、打镲，一样一样乐器，年羹尧全都学会了。这回可热闹了，教给年熙尧读书啊，年熙尧两个手指头杵着自己的耳朵，“子曰……”，摇晃着脑袋读。

现在年羹尧不在内宅住，已经搬到书房，跟老师住在一块去了。爷儿俩昼夜不离身。嘿！年大人这高兴啊，看起来人家这位大师父确实是高啊！“年盛。”“唉。”“你看大少爷都不在内宅睡了，搬到东院里跟老师住在一块去了。看来这个老师父是高人啊！”“是啊。哈哈哈，太高了，比老高都高。”“你这叫什么话?”“奴才说这话，我不是讨您窝心脚，将来您跟老夫人死了，咱们都甭请和尚念经了，咱们家里就够一棚经，连放焰口都可以了。”“唉，您这叫什么话?”“您听听去。”年盛带着老员外爷来到东院，到月亮门往里这么一听，这俩打上河西钹了，一边打着河西钹一边敲鼓，一边吹着乐器。年盛对老员外爷说：“您看热闹不热闹，您瞧是不是放焰口呐!”“我让他教你家公子爷读书，他怎么教给放焰口呢?”“谁说不是呢，哈哈！我刚才不是跟您提了吗，明儿您死了，咱们不外请和尚。”“胡说！这不把我的孩子耽误了吗?”“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可不敢说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哪来的?”年盛安慰老员外爷：“您别着急啊！咱们跟人家大师父有话，只要条子出来，要什么给什么，这是您答应过的，奴才不敢违背。”年大人捋着胡子，呲牙咧嘴，勃然大怒：“和尚，你误我的子弟!”老大人怒气冲冲往里走，年盛心说：这回和尚您有个乐儿了，您真想在这儿念经念长了，这办不到。我们老大人是有钱，但是不花这冤钱。没想到，刚往里走两步，年嘉林停住脚，蔫蔫儿地又退回来了。哎！年盛心说，您这老头儿怎么回事，虎头蛇尾呀。年盛忙问：“大人，您怎么又退回来了！让他们这么样儿地欺骗咱们?”“年盛啊，此事非汝所知呀！老师父要什么，只要条子出来，你就给买，供应无缺，你别管啦!”年盛说：“和尚吃你，你心里痛快，老道吃你，你心里痛快，明儿七姑子来了吃你，你心里更痛快！这大人什么毛病!”年盛没法子了。不只是音乐年羹尧学了，甚至于养鸟、养花全学了。而且刻戳子、调印泥，各种的赌博工具全会。最后，老和尚开出一个条来，什么尺寸什么样子的大枪。年熙尧当然要好好地读书，唯有年羹尧跟老师已经耳鬓厮磨离不开了。

过了几天，年盛派人把大枪给送来了。老和尚在院子里“啪”这么一颤大枪，“扑噜噜”，走行门开过步一练，这条大枪吞吐撒欢。年羹尧在旁边看着，等老师练完了，爷儿俩回到书房，年羹尧惊奇地问：“哟！师父，你会武畦?”“哈哈哈，阿弥陀佛！为师不单会武，而且精通武艺，精通文学，文武两科都好。可惜没有一个传人，我想把我这身能耐教给他，将来能使他居万人之上，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提刀定太平，作为国家的干城之将、栋梁之材!”“师父，弟子愿做您的得意门生，您把文武两科教给弟子吧。”“羹尧啊，为师是有此心。通过咱们爷俩这一段接触，你聪明颖悟，实在有超人的天赋，这是为师所喜欢的。但是相反的，我看你爱而不专，这件东西你喜欢，只要你会了，时间一长，你不往里深究它的奥秘，你就把它扔在一旁，只能观其大略。孩子，这可不能成大事啊！充其量只能落个多学少成。要想走金马步玉堂，佐天子以正百官，恐怕不容易呀！孩子，你家里世代书香，你父亲官居一品，应当有个克绍箕裘的主儿。你兄弟中人之资，不能成其大事，飞不高也跌不重。唯有你，确实是一块很好很好的材料，正如你父亲当初跟我讲的，玉不琢不成器，空是一块美玉，要不把它琢出来成为一件珍玩，它不能成为美器啊！孩子，你要让为师像教笙管笛箫那样教给你大枪，为师绝对不教。”羹尧可就愣了：“师父，为什么呢?”“唉，”我教会你骑射，大不了你也是张飞、赵云之流，怎么能成

为七擒六出的诸葛丞相？你要打算跟为师我学能耐，只能学七擒六出的诸葛，不能学血战长坂的子龙。为相可以，为将可不成，因为你家世代书香，你父亲官居一品，为这个你应该继承你父亲事业，""师父，弟子愿意学。""孩儿啊，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时间再长，只要师父肯教，弟子就愿意学！""好孩子，要是那样，就正式地拜师。"这样，写好了武圣人的牌位，又给老师磕了一个头。"咱们这些武圣人的老师，你仔细看了吗？""弟子没有。""他可不是旁人，正是前七国孙庞斗智、后七国乐毅伐齐的无极真人孙膑，他是咱们的祖师父。你知道啦？""哎，我知道了。""好吧，从今天开始单日习文，双日习武。"单日习文是哥儿俩，双日习武是一个。这样二、五更的工夫可就真搁上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屈指算来，将近十年了。年羹尧都十八九啦，大高个，小伙子浑身是劲。一身的好武功，一肚子好学问，真是满腹经纶。年熙尧也读出来了。这天爷儿俩吃完早饭，正要继续练功，老和尚对年羹尧说道："羹尧啊！""师父。""今天不练啦！""哟！怎么了，师父？""把你父亲请来，我要说两句话。""是。"羹尧规规矩矩来到前厅，面见天伦，和以前判若两人。"师父不教孩儿了，请父亲去，要跟父亲说两句话。"老大人年嘉林明白，这位高僧教年羹尧是由邪引正，因势利导。现在把儿子教出来，老大人感激得无以名状，赶紧来到书房，道："高僧啊，犬子说您呼唤下官，但不知有什么吩咐？""当年跟老员外爷提过，教令郎以十年为限，这日月如流，已经是十年了。令郎刻苦用功，不使这锦绣年华如水流逝，结果功夫和学问出来了。我想，我该走啦。"就这一句话，年羹尧"扑嗵"就跪下啦，泪"唰"就流出来了："师父，难道说弟子有慢待师尊之处吗？您老人家怎么能走哇？""孩子，你这是什么话？我一定得走啊，因为我江南还有事情呢！这个不用求。来的时候不是你父子相求而来，走时你父子再挽留我也该走了。我在此无益，教你也没得教了。年大人，羹尧、熙尧都出自老僧之手，熙尧只是一般的才华，唯有羹尧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我才以文武两科之技传授于他。""哎！高僧，我先谢谢您。您一定要走，您是个出家人，身如闲云野鹤，我挽留也挽留不住，明日我给您饯行。"

第二天，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席，恭请高僧吃饭。爷儿三个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大人年嘉林一躬到地："高僧啊，蒙您的春风化雨，使孺子成才。不但身受者感德无涯，即是老夫也承恩不浅呀！""阿弥陀佛！大人过奖了。令郎才华出众，也是您二老夫妻之荣，年门的德厚，贫僧何功之有？但愿他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立朝刚正不阿，做一个清廉之官，那您也高兴，贫僧也高兴。""高僧，您说得太对了！"吃完饭以后，年羹尧跪下了："师父，您一定得走了吗？"和尚点头道："你我师徒缘尽于此，我到江南去还有些事情。"年羹尧恳求地问："十年之久，与弟子耳鬓厮磨，把文武两科技艺相传弟子，尚不知恩师上姓高名？十年来老师不言，弟子不敢动问。临别在即，您还不把名字告诉我一家吗？""孩子，起来。我告诉你，为师我俗家姓顾。名启字肯堂，人称东山先生。出家的名字叫宝如和尚，我自起的名字叫癞头僧。不瞒你们父子说，我也是十年寒窗苦，铁砚磨穿。但是，我连考了三次九年，都没进了学，真是'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人家试官不中咱，这叫'文到福不至'啊！因此我很失意灰心。这样，我不再考了，愿意出家为僧，自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走到江南巧遇江湖武林两位出家的仙长，他们是江西省贵溪县卧虎山上玉顶玉皇观的两位观主，一位是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一位是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他们哥儿俩爱为师我的文学，我十分喜欢他们哥凡

俩的武学，这样，我打算拜他们二位为师，两位仙长只收一个出家僧人为师弟，为师把文学相赠，他二人也把武学相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数年之后。为师我离开了江西，闯荡江湖至今几十年了，才落出这么个号来，叫宝如和尚。贫僧我来到北京旧地重游，我在一个茶馆里头喝茶，听了许多闲话，但不便跟你父子去讲。"年老大人再三央请，老和尚才简单提了为什么要来应聘。

原来，老和尚在东单口外头一个茶馆里喝茶，很多人高谈阔论。北京人坐茶馆，喝上两碗之后，先说山，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海子城门骆驼象，什么大说什么。就有人说了："嘿！你们听说这口儿里，哈哈！这位老大人……咱们可说着啊，他们家德性差。""怎么回事？闲谈莫论人非，你说这个干什么？""他们家那大少爷把两位先生都给赶跑了，一位先生叫蝎子给蛰跑了，一位掉茅房滚屎蛋了。人家先生要告他，幸亏本家老员外爷说好的，不然的话，咳，都打上官司了。""哎哟，真是那样吗？""那还有错！真没想到啊，年嘉林年大人一辈子养活这么个桀骜不驯的儿子，怎能成材呢！""别说啦，来啦！"奔窗户头一瞧，打东单三条胡同口里，年羹尧出来了。老和尚瞧着，喝！这个小伙子好身板啊！那俩人说话了，其中一个说："您瞧见没有？现在小鸟又没笼头了，满处去跑啦，谁还敢上他们家去呀！"宝如和尚仔细地观察年羹尧，心说：唉，老师没能耐啊！这可是一匹千里驹呀，可惜！又一想：对！我闲着也是闲着。老和尚这才来到年羹尧家里应聘。到了现在，老和尚把这件事情这么一提，最后说道："没想到老大人您腹能容物，容留贫僧在这里呆十年。幸不辱命，所以我把令郎成全出来了。"老和尚接着又对年羹尧说："羹尧啊，我走以后，你当然要科举，这个为师不拦你。不过我告诉你几句话应该牢记！"羹尧跪下，眼里含着泪："恩师有谕，请告诫弟子。"和尚点头道："孩子，由于你的福德深厚，高官显爵不难至也。但有一条你必须记住，功成者退。孩子，到了你功成名就的时候，激流勇退。""师父的话，弟子当铭之肺腑！师父，分手以后弟子什么时候还能跟师门再见一面呢？"老和尚安慰说："有缘总能见着，无缘想见也难。贫僧去也。"一家人往外送，直送到大门口，看着老和尚走远了。

老大人回来谢了祖先。年羹尧、年熙尧两个兄弟趁当年风华正茂，大比三年都进学了。三年登科，六年登甲。年羹尧殿试中在二甲以内，也搭着妹妹当了雍亲王的侧妃。这样，年羹尧一帆风顺，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现在官居礼部侍郎，颇受皇帝的青睐。酒席筵前，年羹尧当着海川把这事情从头至尾一说，海川可就愣啦。王爷鼓掌大笑："哈哈哈，哎呀！老年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本爵提过这些事。海川，瞧见没有，你们俩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王爷，您说得对。"年大人愣啦："王爷，您这是什么意思？"王爷说出一番话来。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上回书说到年羹尧出世，他本是高僧宝如和尚顾启顾肯堂东山老先生的高足，顾肯堂拜江西省贵溪县卧虎山的尚道明、何道源为师兄学的武艺，尚、何二仙长跟和尚学的文学。王爷听完鼓掌大笑："亮公啊，你和海川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哈哈哈，你老师的师兄，就是海川的两位授此恩师啊！你们是师兄弟。这不是该着的事吗！“哎哟！是啊！海川，咱们哥儿俩比王爷近。”王爷一听忙道：“等等，还是海川跟我近，你别往你那边强拉。”王爷痛快，“海川，见过你的师兄！”海川赶紧躬身施礼，趴地下磕头。没想到海川跟年大人又攀上了师兄弟。

这几天来，有时候王爷跟海川在一块儿，有时候海川教徒弟，有的时候带着徒弟们上大栅栏双龙镖局跟众位师长见面。正月里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初十前后。这天海川在自己的家里，大管家何吉来叫了，原来年羹尧在这儿，爷儿仨一块儿喝茶、吃饭、说点儿闲话，越说越投脾气。“老年，海川，今儿都初十啦，眼下就灯节啦，你说咱们哪天逛逛灯去呀？”年大人一想，说：“这么办吧，让海川说，他说哪天好咱们就哪天。”“王爷，您瞧我来北京也好几年啦，经过好几个灯节了，可还不知道灯节一共有几天？”王爷告诉海川：“咱北京的灯节是三天，十四、十五、十六。十五是正日子。”“那样好，咱们就十五到灯市口逛逛灯。”“老年你听见没有，到那天你早点儿来，到我这儿吃晚饭，咱们一块儿走。”年大人说：“好吧。”说着，年羹尧告辞走了。

转眼之间就到了十五，众人随着王爷，不骑马，不坐轿，遛遛达达地走，把两府的官衔灯全都掌出去了。年福的四盏官衔灯都是铁丝儿拧的气死风灯，多大的风也刮不灭。上头有红字：“礼部侍郎年府”，朱红油漆的笼头杠儿挑起来。雍亲王府的四盏官衔灯在前头，比年府的灯就高得多，大得多了，也是朱红油漆，不过是绿头的笼头杠儿挑起来，上面写着：“雍亲王府”。王爷当然穿一身皮衣服，天寒地冻，正月十五还是正冷的时候。年大人也是一样，虽说是便服，但都穿得比较暖和。海川可就不然了，依然是土黄布裤子粗蓝布大褂儿，扎绒绳，搬尖儿靴鞋，白袜子。因为成名船侠义都有寒暑不侵的真功夫，多冷也不冷，多热也不热。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宝刃。爷儿几个由府里出来，出王府大门往西一拐，等到了富贵巷西口，往南这么一瞧，直奔北新桥，喝！都是过街的焰花呀。两边对着放，当间儿一条火胡同似的。人已经挤不动了，绿女红男，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过王爷跟年大人他们这儿就比较好走一点儿。看见官衔灯了，不用赶，老百姓自动地就闪开。

赶到了北新桥往灯市口这么一看呀，就好像正南方一条火龙宫。真是火树银花，鞭炮震耳，热闹非常！两旁边的铺户叫买叫卖，悬灯结彩。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星斗之光为之而夺，因为城里头灯火通明，月亮的光华都小下来啦。两边儿铺面房悬灯挂着许多谜语，叫“打灯虎”。也有用灯笼打灯虎的，也有用字条打灯虎的，各种都有。门口外头放着大八仙桌，搁着一份儿一份儿的元宵。这是怎么回事？“打灯虎”给彩头，只要您打中了，就送给您一份元宵。本柜上的老人儿在一旁看着打灯虎。海川一瞧，这药铺的门口贴着这么一条灯虎儿：“亚”，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打俗语一名，猜中者赠元宵二斤”。王爷跟年大人是打得上来的，海川不行，海川得琢磨琢磨。这时，由打人群里头出来一个小孩，也就在十二三岁，带着缎帽垫儿，穿着一身棉裤棉袄，由下人陪着就进来了。这小孩站在老头儿的跟前说：“老师傅，您这‘亚’字，打俗语一句，我猜了两个，可不知道哪个对？”大家伙儿一瞧，这个小孩挺聪明。这位老先生就问了：“嗯，学生，你猜什么呢？”“一个就添个‘口’字，叫‘有口难言’，再一个就是‘恶心不善’，‘亚’字底下搁一‘心’字，不就成了‘恶’了？就这么两句俗语。”这老先生点了点头：“学生，你这第二个谜打上

了,就是'恶心不善'。行,回家煮元宵吃去吧。"把这份彩头就拿过来了。

又走到一个买卖铺户门前,那儿也有谜语,海川一瞧有这么一条儿,门口格子上挂着一个小孩儿玩的唱戏的假脸儿,旁边还有两吊钱,也是打俗语一句。猜中者不但这两吊钱归你,还给你二斤元宵。大家伙也都在猜。海川也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一位穿着羊羔儿皮袄,系着青褡包,带着老毡帽,穿着老毡疙瘩,迈步进来了,说道:"掌柜的,这条儿谜语我揭了。""嗷,好啊!爷台,祝您年节快乐。您来吧,揭这个吧。"这人到这儿一伸手,把这两吊钱摘下来,转身就走。走到人群这儿一回头:"老师傅,我打上来了吧?"老头儿乐了:"哈哈,这元宵也归您。"他把这两吊钱拿了,元宵也拿了,分人群走出去了。大家伙就问啦:"嘿!老头,他怎么打上了?到这儿把钱拿走了,您还给他元宵。您给揭一揭,这个叫什么?"老先生笑着说:"诸位,您瞧这儿有钱,还有假脸,这句俗语叫'要钱不要脸',他把钱拿走了,把脸搁在这儿了,不正对了吗。"大家伙这乐呀,连王爷都乐了:"好!这个谜语编得好。"

再往前,又碰见打灯虎的了。这儿上头红纸写着黑字:"铁打一只船,金子两镶边,一,脚踢碎了,还须用线连。打四个地名。"有一个文墨人儿说:"老先生,这个灯虎儿要打上来,有什么彩头哇?""您瞧见没有,四斤元宵,两吊钱。元宵您回家一家子煮着吃去,两吊钱您打点酒买点儿菜,回家喝二两。这个不好打。""这个我打上来了。""您当着大家伙说说吧,对了,您就把彩头儿拿走。"这位说:"好吧。我打这头一句'铁打一只船'是陈州,'金子两镶边'是贵州,'一脚踢碎了'是苏州,'还须用线连'是杭州。不知道对不对?""您打对了!"把元宵和钱全拿走了。海川还纳闷儿呢,这位打得很脆呀。后来自己这么一想:嗷!对了,"铁打一只船",船就是舟,那还不沉吗。"金子两镶边",拿黄金把两旁边镶起边儿来,那可不是贵重吗?值钱哪贵州!"一脚踢碎了",把这船给踢碎,不就"酥"了吗,苏州哇!"还须用线连",拿这针一缝这不是"杭州"吗,高!

年大人陪着王爷指指点点,说说笑笑,拥拥挤挤,便由北新桥走十条,奔钱粮胡同口,过东四牌楼,奔灯市口来了。越走越近,很快就进入灯市口了,爷儿几个正在那逛灯呢,猛然间,灯市口一阵大乱,"哗——"就像开了锅一样,人群波开浪裂。就听有人喊:"不得了啦,有人抢人呐!这人胆儿可不小哇!听说是皇上的孙子抢人呐!"又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救命啊!"还有人喝喊着:"打、打、打!"年大人听了就一怔,王爷听完了把脸沉下来了。正月十五逛灯,天子与民同乐,大家伙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繁华之地,怎么有皇孙抢人呐!王爷忙说:"海川,快过去瞧瞧,不管他是谁,把他给我抓来!"王爷说了话了,海川敢管了。英雄马上分人群往前走,老百姓四散奔逃,海川挤到现场。抬头一瞧,海川可是一愣。一匹白马鞍,嚼环鲜明,马上坐着一位公子阿哥爷,迎顶镶着一粒明珠,身上穿着紫色宫绸皮袍,外罩火红缎子的斗篷。看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手下有二十几个恶奴,都是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每人身上别着一根檀木斧把,抢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姑娘。这个老太太撒野打泼地喊:"救命啊!抢我的女儿啦!"一个恶奴过来照着老太太胸口就是一脚:"这是你们家的造化,不识抬举。抢你们闺女算什么!"海川一想:真有这事!千人瞧万人看,随便抢人家妇女。海川不由得勃然大怒,不用说王爷有话,没话我也得管呐!海川垫步拧腰,"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过来,来到马前伸手一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天子与民同乐,你们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擅抢良家妇女!"旁边有人说:"这老乡,你逛灯就逛呗,见着这事躲远着点儿,你管这事干

吗?”旁边又有人搭茬道:“二哥,您甭说,今儿这场事,这老太太家里有德性,碰见这位敢管,换个主儿,真没人敢问!”“哟喝!你认得他?”“多新鲜呐,我凭什么不认得他呀。不认得他咱们就敢说话了吗!”“哎哟喝!那么他是谁呀?”“你们听着吧,别人能管吗?这位是北城根儿雍亲王府的教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把旁边这位吓了一哆嗦:“怎么着?童教师?大名鼎鼎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就是他?”“对啦!别人谁敢管?”

海川真把这位阿哥给拦住了。他是九皇子九贝勒爷的儿子阿哥弘涛。这位阿哥仗着他父亲的势力,仗着是皇亲,在北京城里做尽了坏事,没人敢惹他!今天他带着恶奴到这儿来,也是为了寻欢作乐。他手下有四位教师爷,一位教师爷叫土蜘蛛何立,很有本事,一位教师爷叫神拳无双赵有来,一位叫铁头李四,最厉害的叫赛燕青周兰。这赛燕青周兰也是江洋大盗,通过赵有来把他介绍到九贝勒府,在九贝勒府当了教师爷。他是少林弟子,有很好的功夫。

没想到这次童海川要管这闲事。阿哥弘涛勃然大怒:“什么人!乡下人竟敢管闲事!来呀,给我把他打死!”阿哥爷传下命令,土蜘蛛何立可就过来了。大胖子小短脖子小脑瓜儿,晃晃悠悠往前走,一撇嘴儿:“嘿!乡下人,放着灯不逛怎么多管闲事呀?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九贝勒爷府的阿哥爷弘涛。别说抢一个大姑娘,抢十个八个的,那是他们被抢家的造化,你在这儿挡什么横儿呀?”童林这么一听,真是皇子府里的皇孙,哎呀,那我也得管呐!身为侠客不能见义勇为,瞧见这种不平之事不能说一说公理,那算什么英雄?这时,海川一壮英雄胆,说道:“不管你是谁,抢人犯法,把姑娘放下!”“你打听打听,你家教师爷叫土蜘蛛何立,我要你的命!”说完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海川一叼他的腕子,伸左手一托他的二膀子,左手往起一抬,右手往下一按,“嘎叭”一声,海川就把这土蜘蛛胳膊给掰折了。弘涛一瞧:“啊!真把我的教师爷胳膊给掰折了!”老百姓可就更乱了。正这个时候,打阿哥弘涛旁边“噌”地又蹿过来一位,一晃脑袋说道:“打听打听我铁头李四是什么人物?你敢拦阻我家阿哥爷抢人,我要你的命!”举双拳泰山压顶“嗡”地一下就下来了。海川一撤右步,伸左手往下一压,一抬右手,说:“你叫铁头李四,我试试你这脑袋有多大劲儿!”说完,照着脑门子上“啪”一掌,“扑”!这口血就喷出来了。“甭说你这脑袋,铁背罗汉法禅僧那脑袋多棒啊,一巴掌我都让他吐了血!”两位教师都受伤了。神拳无双赵有来垫步拧腰过来用手点指:“你这乡下人真乃大胆!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牙,认识你家教师爷神拳无双赵有来吗?”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单风灌耳。海川上右一滑步,褪头一躲,立右手一叼他的二膀子,就这么一拧他,一伸左手“啪”,拿左胳膊往下一插,一掌把赵有来的右膀子给砸折了!阿哥弘涛可就急了,气呼呼地大喊道:“给我上!”二十几个恶奴就“呼啦啦”往上冲。三位教师爷全都伤了,他能不急吗?

恶奴们各自把檀木斧把抽出来:“你这乡下人是找死,我们二十几个小伙子每人一条檀木斧把,一个人给你一下就二十多下,把你砸死!你敢管这个闲事?你问问北京城谁敢惹我们呀?”海川一瞧,一窝子狗金上来了。您别看他们人多,这些人在海川眼睛里,什么都不是,这都是马勺苍蝇混饭吃的主儿。英雄就使了一手儿金刚八式掌的“虎抱龙拿”,又猛又狠,“哗”地一下子,恶奴们的斧把抡起来往下盖,海川就这么一矮身,一个旋风脚,“啪啪啪”,就踢趴下四五个,反崩一拳,“叭叭叭”,打得这些人鼻肿眼青,王八吃西瓜,连滚带爬,落花流水。正在这个时候,

马后头有人高声喝喊:“什么人?竟敢拦阻阿哥爷抢人,你真乃大胆!认识九贝勒府的教习赛燕青周兰吗?”其实周兰和海川是同等的人物。不过,从两人所处的环境,倚仗的势力和他本人的为人都大不一样。九贝勒爷虽是皇子,但他却只是个贝勒。雍亲王就不然了,他是封了亲王的,贝勒封了亲王就不一样了。二者说周兰不是好人,海川是正人君子。周兰不是侠客,海川是鼎鼎大名的童侠客。这怎么能一样呢?

海川一瞧周兰,三十多,黄白净脸,穿一身青,腰里扎着绒绳,着青色夹裤,外头罩青皮套裤,搬尖靴鞋,白袜子,垫步拧腰过来,左手攥拳在先,右手攥拳在后,四平的架子一站:“我叫周兰!”海川说:“你是武林的败类!你空有一身武功,助纣为虐,不用于正途!今天要管教管教你!”周兰一听撇嘴:“你也配!乡下人,休走看拳!”左手拳“唰”一变掌,一个引手上脚踏中宫,右手拳以掌下往前发,直奔海川的胸口。海川用左手掌的后溪穴就这么一捋,一斜身右手就插到了。周兰往下一矮身,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海川一瞧,心说:你的能耐也就这样了。你帮着皇子府内的皇孙胡作非为,擅抢良家妇女,你不能主持正义,这个武艺算自学,你是武林之中的败类,这样我就要把你废喽!赛燕青周兰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海川双手一挽,分他的腕子,进步曲腿。好么!飞踹在赛燕青周兰的右脚脚趾头上,“啪!”这脚后跟一蹬,搬尖靴鞋全开了绽了。“哎呀——!”赛燕青周兰一声惨叫。底下的恶奴就给吓跑啦。阿哥弘涛用马鞭子点指:“好你个乡下人,伤了我四家教师!家住哪里,姓甚名谁,通上你的名来!”“哈哈哈,阿哥弘涛,好大胆量!没有点儿来历,在北京城也不敢管你。问某家,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童林!”海川一通名姓,灯市口的老百姓亚如波开浪裂,“哗－－”阿哥弘涛险些把马鞭子扔掉。他知道这是四伯父府里的教习,皇爷爷都知道他。阿哥弘涛吓得把人家姑娘、老太太放在那儿不敢抢了,“呼啦啦”分开人群,策马就跑。

这老太太哭着喊着过来:“哎呀!这位爷爷,我们给您磕头啦!教师爷呀,晚一点儿我们娘儿俩的命就没啦!”海川一瞧姑娘,眼泪汪汪吓坏了。她也就在十七八岁,长得确实好看。海川伸手把老太太搀起来问:“你们是母女啊?别害怕,别害怕。”“哎呀!这位教师爷、侠客爷,不是您小女子也活不了哇!”“不要往心里去,这不算什么。你们娘儿俩在哪儿住啊?”“我们母女就住在附近第三个门。”“嗽!你们的家离这儿很近,驴驹胡同路北。搀起你母亲来,我送你们回家。”母女二人千恩万谢。姑娘搀着母亲,打这儿一直从人群里头穿过去。海川把她们母女俩送至驴驹胡同到了第三个门。姑娘说:“您看!恩人呐,这就是我们的家,请您进去吧,我们家里头寒苦。”“姑娘,不要客气!”看着娘儿俩进了院,把门关好,憔着没有人跟着。若有人跟着,那海川就得过去问问,怕皇孙还派人监视,跟到姑娘的家,等我童林走了以后,他们还可以抢。这样海川出了驴驹胡同口,去找王爷。可是,王爷跟年大人都不在了。海川想:也许他们已经分手各自回府了。我也回府吧,这样就奔了北城根。

来到雍亲王府奔里走,王爷早回来了。海川进来问:“年大人呢?”“他回家啦。到底什么人抢人?”海川一想:这不大好说。“得啦,事情过去啦,我把人家娘儿俩给救下来,这事情就完了。”王爷心里头明镜似的:“海川,你告诉我,不要紧!不管他是谁,你也应当告诉我。”“据说好像是九贝勒府的阿哥弘涛抢人。我把他们的教师爷都给打了。”“海川,因为是我九弟的孩子,我的侄子,你就不敢说吗?”王爷

唤何吉:“吉儿,把杨师爷请来!”王爷有个师爷,就是私人秘书。这人姓杨叫杨有芝,很好的学问。海川在王府里呆着,跟杨师爷学了不少东西。时间不大,杨师爷到了:“哎呀,王爷,有什么事吩咐?”“你写个折本,奏明我的皇额玛:九皇子纵子行凶,光天化日之下在灯市口擅抢良家妇女。他手下有教师爷某某人,助纣为虐。把这写清楚了,明天一清早让何吉交到奏事处去。”“好吧!”杨师爷把折子写好了,让王爷看了看,又用了王爷的堂号私印。然后交给何吉,准备送往奏事处。事情可就过去了。爷儿俩说了会儿闲话,王爷休息。海川回府,跟徒弟们一块儿练功,到时候大家伙儿都休息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早起来,海川吃点东西正要奔王爷府来,底下人进来了:“侠客爷,外头来了一个人,打算拜望拜望您。”“嗽!这人多大岁数?”“有五十多岁。”“嗽,有请!”海川跟着往外来,等来到门口一瞧:个儿不高,身上穿着夹裤夹袄,外穿老羊皮皮套裤,皮坎肩儿,腰里挂着青褡包,脚底下牛皮靴子,头上戴着卷沿儿大毡帽。由于口外的风硬,吹得两个颧骨黑黑的,黄白净子挺精神,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闪闪夺神,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颌下的胡须有几根白的。“侠客爷!”这个人过来就要行礼。海川伸手相搀:“老英雄,初次见面,我可不敢当,请进来吧。”“好好好!跟您借光坐。”这样,海川把他带到客厅,让底下人献上茶来。这位老英雄坐下了。老英雄把卷沿儿大毡帽摘下来,海川这么一瞧:喝!锃明瓦亮的一个大秃子,一根头发没有。海川问:“老朋友,我跟您素不相识,怎么一旦之间来到寒舍,一定有事吧?”“啊!”这老头儿一抱拳:“侠客爷,昨天您在灯市口行侠仗义,不避权贵救了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女儿,我特地前来道谢。”“哎呀!老英雄,这么点儿小事,何足挂齿。老英雄,我看您到我府门口,两只眼睛往四处寻查,您八成有案吧?”“侠客爷好眼力,我在北京有人命案。”“不要紧,您在我这儿犯不了案。请问老人家贵姓高名?”老人躬身施礼,备叙前情。

这个人姓武,叫武云飞,师父给起的外号叫“虬首龙”,就因为他脑袋上一根头发没有。名境贫寒,父母都死了,是永定门里的人。永定门里二条胡同住着一家姓张的,就是海川救的这个老太太的父亲,名字叫张善张佬儿,是卖豆腐的。这个老头儿就是武云飞的亲娘舅。由于父母都没有了,云飞就跟着舅舅在一块儿,帮着卖豆腐。武云飞跟表姐岁数差一点,表姐生日比云飞稍大。这样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起五更睡半夜的,也实非容易。因为家境太穷,有一次武云飞脑袋上长秃疮治不起,就落了这么一个大秃子,所以一家老小都督他叫秃子。武云飞天生好玩,没事了,五冬六夏他就跑到永定门城墙的外边,跟一帮孩子爬城墙。武云飞爬城墙可爬得快着呢,由打外边扒着砖缝儿,一会儿就爬上去,谁也爬不过他。天都大黑了,人家都被父母喊回家去不爬了,武云飞还爬呢。谁找他呀?他舅也没那工夫,见面也不过是骂几句就完。

有一次爬城墙玩,都爬到城墙半截儿上了,突然间打上边下来一口粘痰,“啪”,正吐在武云飞的秃脑门上,武云飞一害怕,险些没扒住。如果脑袋瓜朝下一看,掉下去非摔死不成!这孩子气大啦,他翻起眼睛一看:上边垛口堆儿上坐着个人,这粘痰就是他吐的。武云飞紧爬几下上去了。武云飞一瞧:这人也就在四十上下岁,三绺墨髯,赤红脸儿,酒糟鼻子,那鼻子特别红,两道浓浓的眉,一双虎目放光,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垂于脑后,一身蓝,扎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云飞一瞪眼:“嘿!老头儿。”“哈哈,小孩儿!”“我这脑门子是痰桶吗?”“天黑了,眼睛花啦,我拿你这脑门儿当痰桶啦。”“有拿人脑袋当痰桶的吗?幸亏

我爬惯了城墙,我要一害怕一闪手,掉下去还不得摔死?""你真要往下掉,老头儿也抓得住你。一长腰下来,比你快得多。抓住你,你也死不了。""要这么说,好像是我的不对?""可不是你的不对吗,不过这倒没什么。"云飞拿手抹了抹这口粘痰,往自己的破衣服上蹭。他要走,老头拦住了:"我问问你,别的孩子都不爬了,怎么你还爬呀?""人家有爹有娘有人疼,我没爹没娘谁管我呀!""那么你怎么活着?""我跟着二条胡同我舅舅张善张佬儿卖豆腐,饥一顿饱一顿,反正就这么几口人。除了我表姐就是我舅舅、我舅妈,算我一家四口人。""嗽,你应当学点本事,将来帮着你舅父、舅母改换门庭。"云飞翻了翻眼睛道:"您看您说得容易。我,我练什么本事?认字?家里请不起先生,也上不起私塾。练武?谁那么缺心眼儿教我这穷人家的孩子?""哈哈,你说得对。你看我这人就缺心眼儿。""怎么回事?""我就惦着教教你。""得了!您教我什么呢?我拿不起钱,甭说没钱请您吃饭,连住都没有地方。""住我自己找,饭我自己吃。""那我也不能学,我还得帮我舅父、舅母做买卖呢。""不耽误你帮着做买卖,背着你舅父、舅母学能耐。我非教你不成!"武云飞一听,心说:还有这事儿呢,我不学他非要教。"那么您会什么?""你就看这手儿!"就看这老头儿一长腰,"唰!"蹦起老高,打了个旋风脚,然后脚扎实地。"你瞧这手儿怎么样?""这手倒挺好,我愿意跟您学。""来吧,给我磕个头。""买不起香。""就这儿磕就行了。""行行行。师父在上,弟子武云飞在下。""孩子,你把我领到你家后院去。每天晚上没有事了,你们家收工了,我来,人不知鬼不觉,咱们就在后院练。等到你会蹿会蹦能走了,然后你到师父那儿去练。""师父,您在哪儿住啊?""我在下洼子陶然亭住。""好吧!"武云飞行完礼以后,同着这位老头来到自己二条胡同家门口,转到后院,一指破栅栏墙外头说:"您瞧,要练就在这儿。""行了,咱们风雨无阻,我什么时候来,你得什么时候在这儿等着我。""这个您放心!"老人家蹦进院子里,看了看,然后打发武云飞回家了。

打这天起,每天老人来,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都来,真是风雨无阻。给武云飞盘腰窝腿站架子,教给他小巧之艺,拳脚、军刃一齐学。一晃就是三年,武云飞也有十四五岁了,脑子也开化了,他可就奔了陶然亭。每天晚上刻苦学艺,从不间断。这也没有妨碍他帮助舅父干活,而是干得更多了。除去干活,就刻苦练功。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十二年,武云飞二十好几了,个也高了,秃脑袋更亮了。他使一口单刀,会打十二只铁莲子,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之间打香火,百发百中。这天老师跟他说:"云飞呀!""师父。""哈哈,我看咱爷儿俩感情不错,一晃十几年了。我到北京指望逛一逛,没想到发现了你,我瞧你这孩子有点儿出息,把能耐教给你。我给你个外号叫'虬首龙'武云飞。'虬首龙'的意思就是秃脑袋。""行啊,师父您给我起什么,我就叫什么。""好极了!这儿有个小包袱,一口单刀,十二只铁莲子,另外有散碎银两十两,给你做个零花儿,我知道你家里穷。""对了,不瞒您说,家里不但穷,而且我表姐要出门子了,嫁到驴驹胡同西口路北第三个门。表姐夫是个读书人,还可以。表姐很快就要出阁了,家里去一口人,剩下我们三口儿。舅舅、舅妈一天比一天老。师父,您给孩子这些东西,您要干什么呢?"老人家一笑:"我要回家。""哎哟,师父,弟子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师父我家住在山东泰安州于家坡。我姓于名庭字子玉,人称醉仙翁。"就将根由头说了一遍。

原来于家坡有五老,这五老可只有两头儿是亲兄弟,当中这几位姓的不是"于",五老大爷就是这个老头。因为他一生就好喝酒,所以火烧中宫,鼻子都喝成

酒糟的了。他的二弟叫九疑翁余让,这个“余”是伍余元卜的余。三爷叫“镜湖翁”虞湘,虞万支柯的虞。四爷叫白云翁俞谦俞伯陶,是俞任袁柳的俞。五爷是干勾于,于富于松林。跟大哥于庭是亲哥儿俩。哥五个中能为最好的可数这俞谦俞伯陶了。这五个人是把兄弟,人称泰安州的五老,功夫可都了不起。这一次,于大爷上北京是来逛逛京城,天子脚下永定门巧遇武云飞,结果把能耐教给武云飞了。

师父把自己的情况跟云飞说明之后,爷儿俩洒泪分别。于大爷走后,武云飞只能把师父给的银子、刀、铁莲子,用一个镶牛皮的口袋盛着,蔫蔫地带回家去了。等帮着舅父、舅母把表姐的事情办完了,武云飞可就开始认真地练功了,每天都要练。老头张善就纳闷儿,这个孩子一天到晚的怎么老练呢?我瞧他身子骨儿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呀。有一次,武云飞出去了,老两口子一检查武云飞的行李,发现了刀跟铁莲子,还有银子。“哎呀!这个孩子一定不学好,勾结江洋大盗,这是断道劫得的钱呐!我们二老虽然穷,君子安贫,我们卖豆腐钱来得正道。”老头子直生气,等武云飞回来,张善喊:“跪下!”武云飞吓了一跳,赶忙跪下:“舅舅您怎么啦?”“怎么了?哼!我打你。”云飞忙追问:“舅舅,孩儿我怎么了?”“我问问你,你这刀哪儿来的?铁疙瘩哪儿来的?你那银子又是哪儿来的?你给我说实话。”“舅舅,……”武云飞没法子。就把十二岁上爬城墙巧遇老恩师,后院练艺,最后陶然亭又练艺十二年,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接着又说:“一口单刀、十二只铁莲子,还有钱,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还给我起个外号叫虬首龙。我有-身的功夫,您不信瞧着!”说完,一拔腰“噌”地上房了。“下来!那不成大飞贼了。”“这是师父教的。”“你师父也是飞贼!不管怎么说,学了能耐也要走正道。”其实,老两口子倒很高兴。舅父说:“你姐姐也出阁了,家里就剩你了。孩子,要好好地支应门户。”云飞应允。

五月节,舅母把云飞叫过去:“你都二十好几了,你看,过节了,怎么着也得让你今个儿歇一天。我这儿有两吊钱您拿着,你自己也有钱,愿意带着就带着,你可以逛逛庙去,愿意逛哪儿就逛哪儿,我不管。你去吧!”云飞一想舅母既然这么说,好吧,自己带俩钱,穿着长衫,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嘿!光头不戴帽子,晃着秃脑袋。云飞打家里出来,从永定门天桥,走前门五牌楼,隆福寺很热闹,做买做卖的很多。云飞东张张西望望,行无定所,这叫瞎逛。头层殿、二层殿,到三层殿的院儿里头,前头有这么一个月台,周围都是条石,四五丈见方,当中用小铁锹把这块土地儿完全都翻出来了,十分喧腾。北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儿和钱盘。周围放着几条“扎脚子”板凳,这板凳上头放着骆驼毛绳儿,搁着几身褡裢,周围站着些人。云飞一瞧这是个跤场儿呀,在板凳上坐着几个大个儿和小个儿,大的膀大腰圆,小的瘦小枯干,挺精神。一个大个儿站起来,把衣服脱了,穿上褡裢,系上骆驼毛绳儿。一个年轻瘦小枯干的也把褡裢换好了,辫子盘起来,也穿上刀螂肚的靴子,两个人可就下了场子了。也甭管是活跤死跤,反正看的人是很多很多。两个人专讲究使绊儿,大绊儿三千六,小绊儿赛牛毛。摔跤、练武虽然不是一个行当,但道理是一个,你要用这个绊儿摔人家,人家就能因势利导借着你这个绊儿用那个绊儿来摔你。相反你也可以利用他的绊儿来摔对方。摔跤讲究蹦、拱、踹、豁,倒、爬、拿、里、刁、勾。有这么句话:长怕拿腰短怕薅,胖子摔跤怕转悠。转悠三圈儿他喘啦,你再摔他那就省劲啦。

武云飞瞧着瞧着,大个儿跟小个儿碴上了。几下一转悠,大个儿一伸手把小个儿就给抓住了。”“唰”地一下,他惦着把这小个儿给扔出去,没想到小个儿这么一盘,盘上了,大个儿把他扔不出去了。小个儿抡着大个儿转悠,三圈过了,大个

儿直喘。这时候，大个儿手一发软，小个儿的往下这么一站，伸右脚就是一个绊子，“啪”，把大个儿摔了一个大跟头。大家伙儿喊好给钱。武爷不给钱，一晃秃脑袋，他死气白赖喊：“好嘿！小个儿把大个儿给摔了。哈哈哈！大个儿是水梢没梁，饭桶！”本来摔跤这个东西很难说，你说你身大力不亏，不见得能把小个儿摔了。你别看个儿小，不见得摔不过大个儿。大个儿叫小个儿摔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心里就有点不痛快。武爷一晃秃脑袋，在旁边这么一嚷嚷：“大个儿饭桶！”这大个儿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站起来冲着武爷一指：“朋友，你看我是饭桶啊？”“啊！不错您呐，哈哈哈。您有点儿像饭桶，怎么着您呐？”武爷一梗脖子一晃秃脑袋，不含糊。大个儿一招手：“看来你是行家老师父。”武爷一撇嘴：“不敢当！多少明白点儿。”“请上来，咱们二人摔一跤。”“行啊您哪，没关系！”

武爷一拔腰上来了，往场子里头一站：“怎么摔？您说话吧。”大个儿一指：“那有褡裢，您穿上褡裢，摔倒人白摔。”“好哇，还有这么一说呢。来吧！”武云飞不脱衣服，穿着大褂儿，伸手拿过褡裢也穿上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说坎肩儿不是坎肩，说马褂儿不是马褂儿，这寒碜呀！连看热闹的都嫌，说这位真不怕丢人。武云飞拿骆驼毛绳儿这么一系，系好了，一晃秃脑袋往这儿一站：“朋友，穿上褡裢摔死白摔，哈哈哈！来吧，咱们二位过过汗儿吧。”这大个儿拿手往嘴上这儿一送，这叫焖焖指甲，别掰了。只见大个儿脚踩黄瓜架，一晃身就过来了：“朋友，好哇！咱们俩来一下子。”这大个儿想什么呢？小子就冲你这相儿，你也不会摔跤。我给你来个脆的，我上步一夺你的偏门子，伸右手一捅你的小肚子，给你来个大背胯倒口袋，摔不出你蛋黄儿来那你不是鸡蛋！大个儿有两下子，他往前一赶步，伸左手一抓武云飞的偏门儿。这摔跤跟武术是两码事。您看，摔跤是不沾上手无法见跤，你非得抓着对方，对方再抓着你，你能使绊儿，他也能使绊儿。那么就看谁的手快，谁的绊儿麻利，谁的绊儿有功夫。这武术可不同了，武术是不让你摸着，摔跤是非摸着不可。武爷一瞧他抓自已来了，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拨他，“顺手牵羊”借劲儿，他往前栽身儿要抓武云飞的偏门儿，而这时候武爷一闪身，一揪他的二膀子，一立右手，照着大个儿的脖子“啪”就一切。看得出来，您那不是跤绊儿，您这是武术。如果把式真练好了，摔跤的老师父赢不了练把式的。武云飞这一下，大个儿的乐儿可就大了，“噌噌噌”，往前进步，脑瓜往下这么一栽，“啪”地一下，脑袋正栽在石头帮子上。“啪嚓”一下，万朵桃花开，脑浆子迸裂，这一下把这大个儿给摔死了！看热闹的人可就乱了。武爷往这儿一站说：“哈哈哈，穿着褡裢，摔死白摔！”可是武爷心里也含糊了，您别看这么说，人家旁边过来好几个人劝说：“朋友，你是摔死白摔，不过到底是摔死人了。你先别动，马上把地方找来。”

时间不大，地方来了一瞧，问：“这是谁呀？”有人告诉了，说：“这是那雷，镶蓝旗的旗人，住在东四五条胡同，他家里有媳妇。”立刻派人把那雷的媳妇找来，那雷的媳妇哭三溜，喊三溜，哭天抹泪，恳求官府做主。可人家跤场的这些师父们都是证明人，说得按跤场规定办事。地方细问武云飞：“朋友贵姓啊？”“我姓武叫武云飞。”“嗷，武爷，恋跟那雷摔跤来着？”“那没错儿，你看看，还穿着褡裢呢！那雷这死鬼跟我提了，穿着褡裢摔死白摔。哈哈，这没关系，还哪位咱们再来来？你是地方，赶紧把死尸挪挪，我们接茬儿再摔。”地方心说：哪儿有这事儿啊，人命关天还摔呐！便说：“武爷，不错，摔跤的穿上褡裢摔死白摔。可是有一样，你这是用跤绊儿摔死的吗？”“嗨！什么叫跤绊儿不跤绊儿啊，谁倒下谁算输呀！”“那可不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官司你得打。”“打官司，没关系，反正我穿着褡裢呢。”“对，您

呐,到了县衙门,经过大老爷问问,也只不过就是罚您个三五吊钱,给死者出殡。”武爷一想:这个可就容易多了。其实,人家地方蒙他呢:“这官司你得打呀。”“当然我得打!”“好吧。”地方一伸手把脖练儿拿出来了:“先得给您使上点儿国法。”“哗啦啦”,武爷一瞅,得!锁上啦。地方派了人看着尸场,然后连跤场人,再从人家看热闹的里头找出两个证明人来,还有那雷死鬼的媳妇儿,地方全带着,由隆福寺可就奔大兴县了。

来到交道口南大兴县衙门,一问:“哪位办差值班?”大家伙儿一瞧,喝!这带差事来了。就说:“啊,今天是张头。”时间不大,班房里的张海张头出来了:“哎哟喝!众位辛苦辛苦。”“张班头。”“什么事?”如此这般,隆福寺跤场出了人命了,摔死的是镶蓝旗的旗人,名字叫那雷。这是他媳妇儿,这是本跤场的负责人,这位是摔死人的凶手。就把武云飞带进来了:“你摔死的人啊?”“哪一点儿不错!”“好吧。”把手铐脚镣子拿出来,给武爷三大件儿全带上了。武云飞可不在乎啊,他有硬功夫啊。但是他想官司我得打,犯国法受王章嘛。张海张头儿打这儿往后院来,见到堂役就说:“您给回大人一声,有一个案子要禀报大人。”堂役来到书房、跟大人一回禀,大人叫他进来,快壮皂三班人役喝喊堂威,各持鞭排锁棍,老大人升了大堂:“孙三,隆福寺跤场上如何伤了人命?你从实讲来!”“禀大人,下役孙三等知道信儿,到了隆福寺跤场,死者已经咽了气了。凶手并没逃走,他身上还穿着褡裢。据他说好像是死者让他穿上褡裢,说摔死人白摔。据目睹者说他是用武术摔死的,而不是用跤绊儿摔死的。再说摔跤他也是外行,哪有穿着大褂,上边又穿褡裢的。”大兴县知县姓齐名字叫齐光甲,三鼎甲出身,很有才能。你想想在天子脚下一府二县,没两下子是呆不住的。齐光甲险些乐了,穿着大褂儿再穿褡裢,这真是天下少有!地方的话说完了,师爷、誊录生把地方的原词完全都写好了,让地方签了字,这就是原始材料。把材料放在这儿。“来呀!带证人。”把几拨儿证人带到,人家跤场上的一部分证人说:武云飞摔死那雷用的不是跤绊儿,而是武术。旁边的证明也这样说。大人让他们押了供,取了保,然后让这些证人全回家。又把死者那雷的妻子带上来。

女人跪倒磕头:“小妇人给青天大老爷磕头!青天大老爷作主!我爷儿们无缘无故叫人家给摔死了,我指着什么活呀?请大老爷让他抵偿兑命。”问了问经过,“好吧,下去吧。”安慰一番也让下去了。“来呀!带武云飞。”时间不大,武云飞进来了,一拉脖练儿往堂口一跪,大人一瞧,这个还穿着褡裢呢。“武云飞。”“在。”“你家住哪里?”“城南马家铺。”他不敢把舅舅那儿说出来。“你到北京城干什么来啦?”“启禀大人,我到北京城来逛一逛,到了隆福寺我发现这跤场摔跤,小个儿把大个儿摔了。小民这么一乐,大个儿有点儿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他往上叫我。不瞒您说,草民也会一点儿。这样我上去了,穿好了褡裢跟他一摔,一时失手,我把他给摔死了。禀大老爷,穿上褡裢,摔死人可白摔。”“武云飞,你真乃大胆!”“哟!”武爷一晃秃脑袋,心说:要坏!大人说道:“虽然说穿上褡裢摔死白摔,但是那也得根据事由。我问问你,你用的是跤绊儿吗?你用的是哪一个绊儿呀?”“这个跤嘛,我是外行,我会一点武艺。哈哈哈,反正我一揪他,他往前一栽,拿巴掌一切他脖子。”大人这么一听,这哪是跤绊儿呀,摔跤里有切脖子的吗?只有夹脖子才是摔跤里的绊儿啊。知县原来摔过跤。“嗽!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吗?”“不敢蒙哄大人。”“好!你抬起头来,我来看看你。”“有罪人不敢抬头,冲撞大人的虎威。”“掌面。”“是!”秃武爷一抬头。大人一看武云飞是个正人君子,不像坏人。但是你有

人命啊！“来啊！”把三大件的刑具撤去，把他的褡裢脱下来，标好了牌子，马上又把三件儿砸上。然后，把武云飞禁人监牢。

武云飞被押人死囚牢内。进了牢门这么一看，武云飞就含糊了。这里头臭味难闻，囚首垢面，一个个犯人都是三大件儿上着。这个牢头也就三十多岁，一脸的横丝肉。先搬个凳让他坐下：“朋友贵姓啊？”“我姓武，叫武云飞。”“哈哈哈！你来到兄弟我这儿了，没别的，你放心，绝不能让你受委屈。你这个案子是摔死人了，你还是够朋友。”“是，您夸奖了。”“你府上什么地方？”“马家铺的人。”牢头接着说：“嗽！我可跟你说，咱们这大牢以内吃的喝的一切，你得听我的。咱们牢前不种黑豆，牢后不种高粱。钱嘛，得由您自己掏啊！您还是提个朋友吧。”武云飞就明白了，嗽！这是要在我身上生财呀。我舅舅卖豆腐，这么多年还是卖豆腐，就是把那点豆腐本儿全拿来，也不过十两八两银子。我能把舅舅说出来吗？武云飞跟牢头商量着说：“朋友，我家里头日月也很不好，你看我的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的人。但是我武云飞是交朋友的人，我看牢头哥哥您就是我的朋友。只要姓武的打牢里头滚出来，我有一份儿人情。相反的，哥哥您要打算给我来点儿私刑什么的，那你可就不够朋友了。”“哟喝！给我狗掀门帘子——耍嘴儿呀。行啊，看来你这秃爷爷还够意思啊！那好吧，先让来点小三灾儿。来啊，让他蹲会尿桶！”“是！”

这牢头把脸蛋子一耷拉，狱卒赶紧拉着武云飞脖链儿，脚踩黄瓜架，趟着镣往前来，走到大牢的犄角儿上。说真的！这蹲尿桶的滋味儿可不好受。这个大尿桶有三尺来高，犯人谁都朝这里撒尿，这尿桶都使了多少年了，滟臊滟臊的。狱卒拿着脖链，拉着武云飞过来了，顺着这个大木梁穿下来，底下有个小铁钩，把脖链儿往铁钩上一钩，武云飞不往这尿桶里头探脖子都不行，这链短，抬不起头来。武云飞两只脚紧靠着这尿桶边儿一站，骑马蹲裆式，两只手一揪短链儿，脑袋、嘴都在这尿桶上边，正闻尿味。喝！真臊！武爷心说：嘿！长这么大，我还没闻过这种味儿呢。最要命的是人家犯人还到这儿来撒尿，人家“哗哗”往尿桶里一尿，这尿往起一溅，溅得武云飞一脸一嘴！武云飞心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打死人，出大差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我姓武的不含糊。你这私刑，姓武的可不受哇！好在武爷有功夫，自已只当在这儿耗功呢。哎呀，这滋味可真难受！

到了晚上，吃饭了，窝头咸菜条，泡点溜锅水儿。牢头问武云飞：“朋友，怎么样啊？哈哈哈！”武云飞心里头咬牙，嘴上可说：“嘿！哥们儿，这尿桶蹲着可很舒服呀！”“嘿，哈哈！”敢情这牢头外号叫小刀子，十分凶恶阴险。“好吧，让你歇会。给他放到鞭床上去！”

武云飞心说，什么叫鞭床呀！等他叫人拉到这儿一瞧，武爷可就咧嘴了。本来这炕上躺十个人，现在已经躺十八个了，人挤人，挤在一块儿。腿腕子这儿是一根横木头棍，由这头往下一压，那头儿一锁，把你腿腕子压住了。脖子这儿一根长棍压住了，你想动根本不可能。武云飞可没有越狱的心，他只想着自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或者是斟酌情节我可以不死，熬几年我能出去就完了。没想到这私刑实在凶恶！“来来来，给他腾个地方！”这犯人已经挤不下了，这狱卒会一手功夫叫刹车。什么叫刹车？就是用脚一蹬墙，拿他的屁股一拱犯人的脑袋，硬拱出一个缝儿来，让武云飞往这儿一躺。等武云飞一躺的时候，他一起来，人一挤，武爷“噔”又出来了，这横木棍拉不下来。武云飞三次都没躺下，这个罪过就实在不好受了。狱卒拿着鞭子“啪啪叭叭”就是一顿抽打，打得犯人呲牙咧嘴。牢头在旁边站着：“给我打！”武云飞秃脑袋一晃，双手一错，“嘎啦啦”把手铐子错折了，跟着一

猫腰，两手一错镣，三下把镣给揪掉了，连铐带镣用手一攥："你们这私刑武大爷可不受！"犯人们一愣神，狱卒一瞧，了不得了！这牢头转头要跑，武爷上去，"啪！"就拿这铁手铐、脚镣，照他脑袋一下，把牢头就给砸死了，回手又一下，把狱卒也砸死了。武云飞飞身形起来上后看，后窗户都是拿大沙木插的。说真的，太结实了。武爷伸右手"叭"一砸这沙木的窗户棍，打这后窗户"噌"地一下就蹿出去了。长腰上狱房，狱里头犯人一阵大乱："了不得啦，有人越狱啦！"

武云飞一想得啦，一直就往永定门来了。连夜来到自己家门口，越墙而过，舅父、舅母都刚躺下。武云飞在窗户外头一叫："舅舅、舅妈。"老夫妻两个一直等着，不见云飞回来。这一听叫门，急着问："云飞，你上哪儿去了？""您别点灯，把门开开再说。"门打开了，云飞进来趴地下磕头："我惹祸了！"就把今天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舅舅，我可要走了，我不能给你们二老抓把土埋了，养老送终都得看我表姐了。但我也不能把祸给你们留在家里，我走了。"老太太没吓死："孩子，你怎么打死人呐？""这没法子啦。"行完礼磕完头，老太太拿出二两银子，武云飞一摆手："我不要。"来到自己屋中，连军刃带十二只铁莲子完全都带好了，远走高飞！出离家中，越城墙，举目无亲。干脆出口外吧，云飞这么一想。踩脚绕走北京城，可就奔了昌平县进关沟，出居庸关就奔口外了。

武云飞半道上做了几号买卖，赚了点儿钱，银两路费足啦。自己换了衣服，干干净净，来到口外，真是景物全非，风土人情全变了。来至塞北，往前走跟人打听，前边有个大镇甸，叫沙雁岭，因为北边有一片大山，就叫沙雁岭。这个镇甸起码得有五六千户，是个通衢大镇。武云飞溜溜达达进了镇，一看路南有座大店，黑匾金字："何家老店。"敢情这店姓何，在宦行台，安寓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看得出来，这个店很大。这时打里头出来一个伙计，二十来岁，剃得黢青的头皮儿，能说会道的。"客人住店吗？咱们何家老店吃喝也便宜，做出菜来也很有味道，您就住这儿吧！""好吧，我住下。我问问你，有跨院儿单间儿吗？""有啊您呐！爷台，您跟我来。"武云飞跟着伙计往里走，来到三道院儿往东，东边有个月亮门，进去往北，奔北房，三间，确实很干净。"您瞧这三间房，爷台，好不好？""很好，很好。"武云飞进去，把小包袱放下，军刃也放下。擦脸漱口，沏上茶喝茶。武云飞问伙计："贵姓啊？""我姓何，我叫何小三儿。""噢，你跟本店的掌柜是本家？""不错，掌柜的是我本家一个大老。咱们这店是老店，三辈子啦！""好啊。你们这地方叫沙雁岭？""啊，我们这儿北面有座山叫沙雁岭，所以这地方也叫沙雁岭。""噢！是这么回事。"伙计伺候着，武爷到时候喝点儿、吃点儿，想着自己已经不能回关南了，一阵的难过。来到口外举目无亲，我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啊！我看这何家老店店也大，这伙计何小三儿也挺和气，咱就不如在这儿住下来。这样武云飞就不想再走啦。白天出去遛遛，各处逛逛，晚上回来，每天如此，在这儿一住半个月。武云飞不断地拿出几两银子来给何小三。时间一住长，显得闷得慌。

这天，何小三对武云飞说："爷台，您还是外头逛逛去吧。""哎呀，你们这一带我全都逛到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景，我早逛腻了。""爷台，逛腻了您也出去逛逛去！""你这是什么意思？""您在店里头呆着不太好。""为什么呢？""爷台，您是关南人，您总给小子我点儿零钱花，我感谢您。您在店里住下一向，您瞧西院里有宝局，您极容易走上这个道儿，一上了这赌道儿，恐怕您带的这点东西很快就得输在这儿。""哎哟喝！你们这儿有宝局？""有啊！所以我愿意您外头去遛个弯儿，晚上回来吃完饭一睡觉，明天您出去还遛弯儿去，比什么都强！""那么你们这儿这宝

局?”“嗷,我们这宝局一共是四股儿,再加我们掌柜的。掌柜的是胳膊股儿,因为借他的地方。这四股的头一股姓王叫王强、王大爷,人称坐地虎;二一股就是朱三爷,他的外号叫铁算盘朱三,就是我们店里头的写账先生,手笔很好;三一股儿是净街神孙利孙三爷;四一股是我们掌柜的四兄弟,叫铁胳膊何四。他们哥儿四个加上我们掌柜的大爷,一共是五股,我们掌柜的不拿钱。说真的,这些位都是站着能打,躺着能挨,抓土扬烟儿的主。哈哈!您瞧宝局这个行业,好人没人干,赖人干不了哇!说真的,每天可不少进钱呐!”“嗷!好吧,你带我到那院去看看。”“您别去,我瞧您是个好人。武爷,您不能走这条道儿!”“唉!我闲着也是闲着嘛!”“您要去,那就让您随心随意得啦!”云飞跟着何小三奔里走,进了西跨院。武云飞要跳宝割肉,威震沙雁岭!

第五十三回

跳宝局威镇沙雁岭　三月三齐赴松棚会

上回书说到武云飞伤人命逃出北京城,来到塞北口外,住在沙雁岭何家老店。伙计何小三说出西院的宝局,那是毁人的炉啊!武云飞一时高兴,叫何小三领着自己,往西里院而来。进了月亮门儿,北边是三合房,搭着大天棚。进院子的北屋,就是宝局。何小三一挑帘栊,武云飞跟着就进来了。喝!里边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呐!有坐着的、站着的、靠墙的、蹲着的。看那表情:舒眉展眼的、双眉紧锁的、长吁短叹的、顿足捶胸的,还有挤眉弄眼龇牙咧嘴的。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当中长条的宝案子蒙着白布单,正中一个茶盘里放着四四方方的铜宝盒儿,人群后边还有登着大凳往里探着看的。宝案子本家有五个人,一个掌柜的,就是这净街神孙利。他们几个人每天轮流倒替,今儿个是孙利。还有四个伙计。您瞧,四个伙计每人把两只手都放到案子上,一共是四个人八只手。唯有这净街神孙利只把右手放在案子上,一共是九只手。按人家宝局的意思,就是你来上这儿押宝来,九死都没有一生。看起来宝局这个赌钱场实在亏心!

当然这个宝案子应当后面拿布搭起个篷儿来,宝官儿在这里头做宝。宝盒冲着自己胸前这面的是四方,这就是么。冲着右手下垂手的就是二,对门的是三,末门的就是四。里头这宝籽儿成个红月牙儿,这个牙冲哪边就是几,这个不能错。这个帮宝的也不见得准是打开盒盖抠这宝籽儿,底下有个机关,拿手指头一动,这个宝籽儿在里边就得跟着动,这个宝官可不是做明宝。他在宝案后头高凳上一坐,不怕你瞧出红来。什么叫瞧出红来?就是他做的宝他知道是几,您要押得注小,当然他不在乎。比方说,他要做的是四,您压五千块钱的四,他动心不动心呐?他只要一动心,在他浑身上下某一点上就有反映,这就是漏红。有这么一件事:据说有个好宝官,这些好押宝的跟了他好几个,没有发现他漏红在什么地方。最后发现了,他的后脑勺争嘴窝儿当中有颗痣,痣上头有根毛。您要是押的是大注,又押在他做的这个数上头,他这根毛就动,一动就知道他动了心了,正押在他做的数上。那样,这宝官就得赔,这叫漏红。可了不得!这位宝官是大宝官,口袋里做得了。把宝盒子掏出来往这儿一放,不动了,您随便押。大家伙儿‘贼哩咔嚓’,注下

得都特别大。您要押十两银子,您就得搁十一两,那一两是头钱,您压二十两,就得多搁二两。一、二、三、四这是四门,随便押。您如果说押孤丁,一个赔三。一般的说都是两门赌,押大拐就是三、四,押小拐就是一、二,押红拐就是一、四,押黑拐就是三、二,押单穿就是一、三,押双穿就是二、四,都是两门儿赌,不见得准得输,没准的事。武爷瞧完了之后,那儿可喊:"押、押、押!"大家伙儿下着注。武爷上来了:"众位,我押一注。""押哪儿?您呐!"武爷对这玩艺儿根本是外行,但是多少他也懂点儿,一伸手掏出五十两银子,再拿五两做头儿,一共是五十五两。"我押大拐!"大拐就是三、四赢,一、二输。人家伙计一喊:"兔子啦!"因为上头注大,有五十两银子呢。有过来揭宝的,"啪!"这么一撕宝,铛儿一见响,真那么巧,真"三"啦!武爷可就赢啦。五十两银子,当时兑过来。武云飞一瞧,头一宝押赢了,自己连本带利往怀里一揣,他想久赌无胜家啊。大家伙儿一瞧武云飞这个押宝的可邪兴,头一宝押赢了,抹头就走,不押第二宝。何小三还在院里等着他呢。"怎么样武爷?""嘿!我这头一宝就押红了。五十两银子,给你二两!"武爷回到东院自己喝茶去了。到第二天这时候又来了,不用何小三带着了。那儿正喊着:"押啦,押啦,开宝了——"武爷分人群进去:"众位,我押一注。"五十五两银子往这儿一搁,"我押大拐。"一揭宝,又是三啦!武爷又赢了。跟着兑银子,拿起就走。大家伙儿一瞧这位可好呀,"黑脸赌!"马上人家又接茬儿押了,武云飞回到自己的房中喝茶。到第三天上又来了。打这天起,每天到这时候准押一宝,正赶上都是三,您说多新鲜!一个多月武云飞的钱可就赢了不少了,白花花的银子就一千多两啦,把银子搁在自己的房中。到了时候就来,还照样押"大拐",五十两银子。

这铁算盘朱三可就琢磨上了。晚傍晌儿一收柜,本来他们这个宝局每天除刨净剩,也就是五六十两银子,叫武云飞这一注就给弄走五十两去,他们这四股儿分,甭说还有大爷何光五股儿,一个人就剩几两银子了。朱三对哥儿个说:"嘿!我说哥儿几个,咱们得想点儿办法。这武云飞,武秃子一个多月赢了咱一千多两银子去,进门就押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咱们这宝官儿怎么到这时候一定就做'三'呢?"朱三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就商量了。朱三先说:"哎!要不这么办,咱们月亮门这里,给它安个"眼",这武秃一来,您就咳嗽一声,咱们这屋里头赶快揭宝,该赔的赔,该搂的搂,等到下一宝绝不再做三,咱们改成二、四、一都可以。如果这宝咱们做的根本不是三,那咱们干脆就等着他,外头一咳嗽,他到这儿一押三,这宝他不是就输了。咱们得设法把这笔钱赢回来。"大家伙儿一听铁算盘朱三这手儿还真高。那么谁去呢?这时铁胳膊何四说:"这么办吧,我在外头当个眼线吧。"大家商量好了。

第二天,琢磨着武爷快来了,何老四就在月亮门这儿站上了。果然,吃完早饭没什么事儿了,武爷也喝足了茶,揣着银子来了。到了月亮门儿,何老四就咳嗽一声,这一咳嗽,屋里头这一宝正是三,马上就揭了。注不齐就揭,该赔的赔,该搂的搂,下一宝不做三了。武爷等着下一宝做得了以后,分人群进来,"我押大拐。"五十五两银子往这儿一搁,一揭宝不是三,武爷扭头就走,心说:我没押红,押黑了。到了第二天,武云飞又来了,刚一到月亮门,何四咳嗽一声。他这么一咳嗽,武云飞没感觉,自己挑帘儿进来,这宝做的根本不是三,因为人家一听咳嗽就等着了。等武爷的注押上了一揭宝,不是三了,武云飞又押黑了,自己转身形出来了。第三天又来了……日复一日,每天五十两,每天五十两,一个多月,把银子全部输净。银子输净了,武云飞恍然大悟。嗽!看来这个毛病是在月亮门里头放上"眼"了,

铁胳膊何四一咳嗽我再进去,里头就变了。嘿!他们这开宝局的实在是损阴丧德!

武爷这么一想:自己二十多岁正年轻,应该教训教训这帮赌徒,可自己没带着单刀,就把匕首刀放在靴子里。吃完早饭喝点儿茶,东屋里头正喊呢:“押押押!开宝了!”这何四一瞧武云飞来到,他刚要咳嗽,武云飞一抬腿,把匕首就抽出来了,一伸左手,照着何四的胸口窝上“嘭!”就是一拳。然后一把把他给攥住了,一晃秃脑袋,目露凶光:“你咳嗽?你咳嗽我就捅了你!”这何四没敢咳出来。“你给我滚到外头去,你要一出声儿我就穿你!”何四蔫蔫地由月亮门里头出去了。武云飞晃着秃脑袋,脸子一耷拉,右手把刀掖在袄袖里头,来至在北屋,挑帘栊进来道:“众位等一等,宝还没揭吧?”大家伙儿一瞧,哟喝!秃武爷来了。忙说:“这儿等着您呢,哈哈!没揭呢,没揭呢!”掌柜的净街神孙利这么一瞧,心说:何四怎么在外头没咳嗽呀?这宝是儿可不知道呢!再看人家武云飞进来了,瞧了瞧注都押下了。武云飞站在天门这儿说:“我说孙掌柜的。”“哎!武爷,您玩儿来了?”“啊,你们这宝局都赌什么的?”孙利就知道这里有事。忙道:“哎,武爷,金赌银还,押什么赔什么。”“那好了,你等一等啊!”武云飞一抬左腿,把这左腿就蹬在宝案子上了,一撩自己的裤脚儿,在大腿上最厚的这地方,一伸左手“啪”这么一抓肉,拿匕首刀就旋下一块肉来,“哗——”押宝的人们就知道,这叫“跳宝拉肉”。看起来武云飞今儿个要跳宝!不过人家宝局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可不在乎这个。血“哗哗”流出来,顺着秃武爷的脑袋“滴滴嗒嗒”直冒汗,掂了掂这块肉,说道:“这手头没多大准儿,也有四两来肉吧。”啪!带着血往天门上一拽。拿这把刀子“唰——”就剁上了。然后说:“我押三孤丁!”这回可不押“大拐”了。押“三孤丁”,开的就是“三”,就是说,你一个赔我仨。武云飞怎么想的?今天就押“三”了,看你这宝局敢不敢做“三”。如果这一宝不中,我下一宝接茬儿拉,把我武云飞拉死为止,我也押“三孤丁”不押“大拐”!说真的,押宝的人有点含糊了,但人家净街神孙利没含糊。嗨!我开宝局要怕这个,那就甭干了。这做活儿的伙计可晕了,嘴唇儿都发青了:“咱、咱、咱还喊宝吗?”孙利这么一瞧,“哈哈哈,这算什么?揭宝。喊!”“免一一来三,不要二——,别来四”啊?撕宝的过来一看宝,这宝正是“三”。武云飞自己想了:反正押不上“三”我一刀一刀拉,拉下来我就押“三”。没想到这头一宝进门闯“三”,就闯上了!武云飞大笑:“哈哈哈,哎呀,想不到红啦!叫你们掌柜的来,我拉你们掌柜的三条肉。找戥子去,看看我这块肉多重,差一钱一厘都不行!”大家伙儿面面相觑,都看着净街神孙利。孙利心想:叫做活的,该赔的赔,该搂的搂,赔的搂的全完了,就剩武爷这个“三”。

孙利正要派人把掌柜的找来,铁胳膊何四早到柜房把坐地虎王强跟铁算盘朱三都找来了。他们进门一看,瞧武云飞正攥着攮子,腿上血直流,知道他拉肉跳宝了!王强强装着笑脸地说道:“哈哈哈,众位!没什么。武爷,好兄弟!你知道这宝局是我们的?”武云飞一翻眼睛,上下看了看王强:“你不是坐地虎王强吗?”“不错!嘿嘿,咱们认识,熟人。”“好啊!你看见没有?派人把戥子拿来,称称我大腿上这肉有多少?你们孙利说了,金赌银还,我不要他的肉,他的肉不值钱,要你坐地虎王强的肉!照这样你们大腿上给我拉下三条儿来,差一钱都不行!”“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跟哥哥我怎么闹起小脾气来了?不要紧,有什么事,你先跟我到外头来。”“到哪儿也是一样,不给钱不成。我就住在这儿了,攮子也在这儿放着。”“兄弟,你别这样!来呀,赶紧拿上好的刀伤药去。”时间不大,伙计哆哩哆嗦,拿这

么一个小笸箩,里头满满当当的全是细白面儿的药。王强说:"兄弟,您自己先上上药。"武云飞伸手这么一摸,哎哟!武云飞心说好损啊,碱面儿!武云飞伸手接过这碱面儿的笸箩来,笑呵呵地说道:"哈哈哈,这药可是上好的刀创药啊!"伸手就抓起一把来,这把碱面照着自己的伤口上就这么一捺一搓,"嚓嚓"两下,一把碱面儿全搓在伤口上了,杀得这伤口往外冒黄油儿!嘿哟!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个疼劲儿没法说,"唰唰"地顺秃脑门往下流汗,嘴唇儿发青,直哆嗦。但是武爷不含糊:"哈哈哈,好药!好药!"跟着伸手又是一把,"嚓嚓"又是一搓,把笸箩往伤口一扣,拿这笸箩底双手一压,把那些押宝的、看热闹的吓得目瞪口呆。武云飞哈哈大笑。坐地虎王强一瞧,得了!一拍武云飞的肩膀头道:"口外算有你这么一号了。来吧!点到就算有,划道儿当河走,咱们先上你那屋里去吧。""不行!哪儿去?王强你看,武大太爷我含糊没有?""武爷,有您这一号了。好样的!没含糊。""那得了,赔我肉!""来人呐,赶紧准备净水。"甭说上碱面儿疼,就用这凉水一洗这碱面儿都够呛!武爷这汗"哗哗"地流着,身上都透了,但是,他没"哎哟"出一声来,这就是好样的。把碱面全部洗净,拿过上好的金创药来,给武云飞敷上,止疼,拿布条给他捆上包好了,让武爷把大腿裤子撩下来,然后把腿放下。

这时王强又问了:"得了您说吧,我们哥儿四个都在这儿。你瞧!打算怎么办吧?""王强,我姓武的没含糊?""没含糊。""哈!好了,这不是你说到这儿吗?应我姓武的三条,少一条不成!""那您说吧。""好吧!第一条,你得记住了!我武云飞由关南来到塞北,沙雁岭举目无亲谁都不认识。没有别的,宝局!姓武的干两天。"大家伙儿一听,得!要把这四位给赶跑。王强说:"武爷,您,您往下说。""哈哈哈,如果你们弟兄四个人舍不得,行啊!咱们一条肉赔三条。把你王强的大腿肉拉下三条儿来,对上我的分量,姓武的尘土不沾!你看这好不好哇?如果这两条你们都不能应,那对不起,凭本领,姓武的把你们这帮小子赶出沙雁岭!"铁胳膊何四脸色儿都变了:"姓武的!你有什么能耐?刚才我不理你就是了。你这条件太苛刻,何四爷我要你的命!"他把刀都拿出来了,攥着刀垫步拧腰来到当院,喊:"姓武的你出来!"往外这么一叫。看热闹的都跑到墙根儿了,谁也不敢动。武爷连匕首都不拿,一个箭步就蹿出去了:"何四,你也敢论武吗?""姓武的我要你的命!还告诉你,哥儿几个没两下子也不敢在这儿开宝局!会个三绞毛儿、四门斗儿的,姓何的不在话下!哪儿走吧你!"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就给武云飞一刀。武云飞微然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叼他的腕子,一托他的胳膊肘儿:"去你的吧!""嘎叭!"这一下子把铁胳膊何四的胳膊就给撅折了。云飞往前一抢身,这么一拽一抖他,"哎一哟一!"跟杀了猪的一样,当时铁胳膊何四就死过去了。坐地虎王强这么一瞧:"来呀,赶紧把老四搭走!给我到后院儿把打手们叫来!"二十几个打手每人一条檀木斧把,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过来之后,王强喊道:"给我打!"武云飞一看,喝!真跟我动武的。二十多人往上这么一拥,各自使斧把抡起来就砸。武云飞微然这么一撒欢儿,打得这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脑眼儿青肿,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一阵大乱!

正在这个时候,从正院儿角门过来人高声喊:"别打了!"武云飞抬头这么一看,打手们"呼啦啦"往外撤,托着腮帮子,架着胳膊的,蹲着、坐着、趴着、跪着、蹶着的,什么样儿都有。云飞瞧这人,大高个儿,赤红脸儿,连鬓络腮的花白胡子,花白小辫儿,新剃的头,光头没戴帽子。身上穿着纱袍儿,腰里系着凉带儿,左手托着药碟,右手在药碟上头捻着明目散,往自己嘴唇儿上头一放,一个劲儿地吸。

喝！何家店的大掌柜何光何焕文，是谁叫来？正是何小三儿。何小三儿怕武云飞吃亏，赶紧来到前头报告了掌柜的。何光何焕文这才来到这儿一瞧，二十多人打不过人家一个受伤的。一伸手拉住："别打了。"大家伙儿不打了。何光问："王强啊，怎么回事啊？""您要问是这么回事，武云飞拉肉跳了宝！""兄弟，来吧！一切事情朝我何光说。咱们这边儿来！"带着武云飞来到东院，到武云飞的屋中挑帘栊进去，何小三儿把茶准备好，让武云飞坐这儿喝茶。"敷上药了吗？"何光关切地问。武云飞点了点头："敷上了。""嗽。这买卖有我一份儿，但是我不拿本钱，我就拿胳膊钱儿，因为他们借我店里的地方开的宝局。咱们不能说这个宝局日进斗金，买卖确实还不错。兄弟你有眼力，跳这块宝还是可以的。你说吧！你说出采哥哥给你作主。"武云飞一想：强龙难压地头蛇，真把他们打跑了，我武云飞也干不了。何光可是个人物，他既然来满应满许，那我也得就坡下。便说："大哥你也知道我武云飞是关南人，来到塞北举目无亲，我谁也不认识，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我冲着何大哥，这事儿算完了。但是，这个院儿几间房得归我，我好有个住的地方。"何光何焕文点头："这没关系！""再有，我不管您这宝局赔和赚，每天给我送二十两纹银，就算完了。这二十两银子姓武的不白要。如果有人出来扰闹宝局，从私面儿上来说，姓武的为宝局遮风挡雨。别的条件我没有了。"何光何焕文一想：我给他几间房不算什么。但一样，我们这五股分也就一人分个十几两银子，他再要二十两去，一个人也就落个七八两银子了。若不答应，我何焕文这么大的人物，让人家看不起呀！便道："好吧！兄弟，咱们一言为定了。你好好养伤吧。何小三儿！""哎！""这个院子里不准让客人来，归你武二爷一个人的，他是我的兄弟，一切你好好照顾。你从现在起，就听他一个人支使，武大爷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通过这场事，何小三儿更佩服武云飞了：姓武时两眼一抹黑，来到塞北，每天要有人给二十两银子供奉，而且还给这么几间房住着，冬暖夏凉的，没两下子成吗！何焕文当天晚上在柜房把朱三、王强这些人全叫来一商量。何老四的胳膊是折了，但是他让先生给接上骨头敷好药后，也来了。何光把这事儿一提："我可答应下来了，你们哥儿几个认为不行，这钱我得拿。说真的，我姓何的在口外也算是个人物，我不能说了不算。"朱三说："这也没法子！这一来，打不成黄鼬闹身臊，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不如天天让他赢点儿，这到底是比那个少点啊！"大家伙儿认啦！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每天给送去纹银二十两。一天二十两，十天二百两，一个月就六百两，一年可就七千多两啊！

白花花的银子，何小三儿给武云飞腾出东房两间是专门儿放银子的，由何小三儿掌管。何小三儿这人还真不错。武爷说："我存这么些钱没用 o 小三儿，我每月给你一百两银子，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谢谢武大爷！"武云飞吃饱了没事，买了个鸟笼子，成天遛弯儿。到时候西院给送过二十两来，何小三给收下。武云飞不但拿钱买通了何小三，成天价武爷长，武爷短，怎么使唤怎么成。而且整个店里的伙计连厨房的大师傅，都拿钱实通了，见着这秃爷就是鞠躬作揖，爷长爷短，见面就请安，您怎么说怎么是。说半夜里头四更天师傅都睡头觉了，武爷有点饿，打算做点儿夜宵，一扒拉就起来，给武云飞现炒菜现烫酒。嘿！可把铁算盘朱三这些人给气晕啦："秃老武哎，你可真有出手儿的！你拿我们的钱买通了底下人，你倒成了爷爷。"喝！这朱三咬牙。最后，朱三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当天晚上，连何焕文都在内，把自己的想法一提："您看怎么样？"何光何焕文摇了摇头："老三呐内，咱们可都是抓土扬烟儿，外头跑腿儿的。人家姓武的打关南来到关北，举目无

亲,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首先说这是条汉子,何况又为咱们何家店这宝局遮风挡雨呢喊？你要这么样儿一暗算,暗算成了还好,暗算不成好像对不起朋友,将来谁都不敢沾咱们了。”“哥哥哎,一天二十两白花银子全给他啦。不瞒您说,我心疼！成不成咱们也得来一下子。”后来大家伙儿决定了:“既然老三你这么说,干脆你办一下咱们瞧瞧吧。”“好吧。”

当天晚上,朱三拿着二十两银子来到东院:“武爷,这是今天的二十两银子给您。”云飞喊:“小三儿呀,把银子收起来。”朱三心说:何小三儿,你吃大爷喝大爷的,你跟大爷是本家,到现在你侄倒成了武云飞的人了,嘿！真有点儿意思。“您吃饭了吧？”“老三,我吃饭了。”朱三长叹了一口气:“唉,您看,我给您这钱呐,说真的,咱这买卖也快干不了啦。”“嗯？怎么回事？为什么干不了？”“您知道,咱们这镇为什么叫沙雁岭？跟您提过,正北五十里地那片大山就叫沙雁岭,所以咱们这镇名也叫沙雁岭。沙雁岭山上有三家寨主,大寨主姓焦名字叫焦亮,有个名号叫独角鬼。二寨主名字,叫达拉森,掌中一条熟铜棍,棍沉力猛,武术高强。三寨主叫孤独也罕,掌中一只八棱紫金倭瓜锤,锤也沉、力也大,确实了不得！他们手下的喽罗兵有四五百人,就在沙雁岭打家劫舍、杀生害命。说真的,这是咱们沙雁岭本地的一害,任何人也惹不起！武爷,您在这儿每天挂钱儿拿二十两银子,这么长的时间了,人家沙雁岭知道了,今天白天大寨主独角鬼焦亮派三寨主孤独也罕来了,带着几个兵丁到柜房一坐,我们掌柜的何焕文这么一交待,人家也说得好:‘关南的人到这儿每天能拿二十两银子接钱儿,难道我们沙雁岭就不能拿上吗？你们既然有钱给他,就应当有钱给我们沙雁岭。沙雁岭不跟你们多要,每天你们给送二十两银子。愿意,那咱们没得说,关系继续保持;不是这么着,没别的,这宝局给我关张!’掌柜的说了很多的好话,请人家吃了饭送走了。掌柜的发愁啊！武爷您也知道,咱们这买卖一天能进五六十两纹银,刨去给您二十两,我们哥儿几个一人弄几两。如果沙雁岭再分了一份儿去,干脆咱们就弄不着钱了。弄不着钱,我们哥儿几个白受累呀！您说这怎么办呢？我们也得养家呀,上有老下有小,得吃饭呀。掌柜的实在没辙了,才让我找您,跟您商量商量,您得给想个办法。”虬首龙武云飞一听,哼！这是你铁算盘朱三的坏！拿这沙雁岭压着我,我要一含糊,我这二十两银子就不能要了。没那事！我能不要吗？听完了一笑:“哈哈哈,好！沙雁岭真是找邪茬儿啊！买卖不能关。我记得我武云飞当初跟你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白拿你们这二十两纹银,要为你们遮风挡雨。既然沙雁岭出了这事,那得瞧我的。”“武爷您打算怎么办?”“明天凭着我掌中一口刀、十二只铁莲子赶奔沙雁岭,我把这些寨主全都宰了,给你们地方消去一患,好不好?”“武爷,那真谢谢您!”“还是的。朱三呐,如果我武云飞要是能力不够,叫沙雁岭的寨主把我宰喽,你不也一天省二十两银子吗?”朱三心说:这秃子,一句话他都不吃！只听武云飞又说道:“哈哈哈！朱三呐,你一蹶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甭跟我武云飞使这个。”“不！武爷,确实是这么回事。明天这么办,我们跟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朱三鼓着腮帮子,跟真事儿一样。武云飞一摆手:“用不着。”其实朱三用的是反间计、激将法。”我们大家伙儿给您摇旗呐喊助威,您看好不好?”武云飞摆手:“不用!”

第二天吃完早饭,武云飞收拾利索,把自己的厚背雁翎刀带好了,十二只铁莲子放在皮囊之中,由店里出来。铁算盘朱三从柜房里蹦出来:“怎么着武爷？您去哪儿啊?”“啊,去啦！朱三,听信儿吧。姓武的到了那儿有了好信儿,我就把他们治死;有了歹信儿,从今儿个起,这二十两银子就没人跟你们要了。”“武爷您别说

这个，您说这个再去就不大好了，好像我们从中有什么诡计似的，我们确实没有。”“甭管了！”武云飞从镇甸出来一直往北，越走山越多，山岭重重，大片的树养家呀，上有老下有小，得吃饭呀。掌柜的实在没辙了，才让林昱现在跟前。又走了一程，来到沙雁岭的山口。“当啷啷”一阵锣响，出来十名兵丁，卒巾号坎，打裹腿，绢帕缠头，每人掌中一口刀。“呔！干什么的？”武云飞到这儿冲着兵丁一摆手：“你们都是沙雁岭的喽兵吧？我姓武叫武云飞，有个外号叫虬首龙。听说你们沙雁岭有几家寨主为非作歹，胡作乱行。没别的，姓武的今天要宰你们这几家寨主。你给我通禀一声。”“你侯着！”兵丁顺着山首往里走。武云飞为什么不提何家店打不起来了。明明是朱三说瞎话嘛，激我上这儿来的。我要一说他们要钱，我也要钱的事情？要是那样，人家说我们没有，打不起来了。明明是朱三说瞎话嘛，激我上这儿来的。我要一问那个，我呀，没吃过豆面儿，没长过豆虫儿。我根本不问，我就是宰你们来了！时间不大，山里头锣声响了，“呼啦啦”往外撞出喽兵不下一百名，雁翅排开。为首者一家大寨主，正是独角鬼焦亮。这家伙是个大个儿，一身青绢帕缠头，脑门子上真有一个大肉包，跟犄角一样，要不他怎么叫独角鬼呢！黑紫黑紫的一张脸，黄眉毛似有如无，一双怪目圆翻，金睛叠抱，大狮子鼻翻鼻孔，鼻须出来都有一个手指头长，大嘴岔儿，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儿牙，薄片子耳朵，青黄胡子茬儿。喝！手里头攥着一口刀，往这儿一站：“呔！什么人？竟敢来到我沙雁岭撒野！认识你家大寨主独角鬼焦亮吗？”武云飞一阵大笑：“焦亮啊，你在沙雁岭打家劫舍，胡作非为，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姓武的就是要宰你！”“好小子！”独角鬼焦亮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举起厚背刀来盖顶就剁！就在这时，只听“呛啷啷啷”，又是一棒锣响，好嘛！两家寨主，二寨主达拉森攥着熟铜棍，后边一个人举着八棱紫金倭瓜锤，带着兵丁也下来了。武云飞可就一个人啊！

这个时候，拉达森攥着熟铜大棍过来了：“哥哥，闪过一旁，待我来！”武爷跟焦亮这儿正动着手，焦亮一抬头看到二弟来了，便跨步闪身躲了过去。武云飞是山东五老中大爷醉仙翁于庭于子玉的真传，好功夫！要比独角鬼焦亮他们强得多。说着话达拉森过来了，举熟铜棍盖着武云飞的顶梁就砸，独角鬼焦亮刀奔胸前一扎，后头棍又到了。武云飞上左滑步跟右步，拿刀背往前一挂，顺步就戳，焦亮往后一撤步，云飞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奔达拉森腰儿上便砍，达拉森往后一撤身，两个人两调角儿把武云飞围上了。一口刀、一条大棍，棍沉力猛，碰到哪儿都骨断筋折呀！武云飞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力敌两家寨主。武云飞心想：嘿！俩打一个，那可对不起！往前一赶步蹦起来，给独角鬼焦亮一刀，焦亮往后一撤步，武云飞就这么一闪身，刀交左手，拿刀尖子照着达拉森肋窝子上一扎，上右前一斜身，探囊中，就把这铁莲子捏出俩来。什么叫铁莲子？干脆说就是鸭蛋圆儿的跟枣儿那么大，纯钢打制，上头没有刺儿，圆的钢蛋儿。两粒铁莲子扣在自己食、中二指下，上右一斜身，右手刀尖一点达拉森，右手一扣腕子，就奔焦亮的面门子。唰！两点寒星一闪，就到了。独角鬼焦亮打算躲，躲不了啦！“哎呀！”“扑！”两粒铁莲子正打在焦亮的眼珠子里头，叫“金凤夺窝”。铁莲子进去了，眼珠儿出来了。“嚓楞楞”，撒手扔刀，往后“咕通”一躺。武云飞蹦过去举刀就剁，惦着把焦亮给剁死。达拉森一瞧，“哇呀呀——”怪叫如雷，举起熟铜大棍迈着大步蹦过来，照着武云飞的后脑海就砸下来了。云飞心说：你这条熟铜棍多大分量啊！就往旁边一闪身，没扎焦亮。但这熟铜棍下来正砸在焦亮的前胸，“啪嚓！”胸骨完全都给砸折了，七窍流血，转眼之间，独角鬼焦亮气绝身死！达拉森这气呀，这棍子这么

大劲没砸上武云飞,倒把我哥哥砸死了。武云飞抹腰一转身,跟旋风一样,刀就到了,达拉森一看刀奔自己的双腿来了,脚尖儿一点地往起一蹿,武云飞的刀空了。跟着一反身,刀又回来了,耳轮中就听"咔嚓!"把达拉森的两条腿都给砍折了。达拉森往后一仰身躺下了,武云飞捧着刀就扎,"扑哧!"一刀把达拉森给扎死了,孤独也罕一瞧,"哎呀——"迈大步往前来,抖起八棱紫金倭瓜锤,照着武云飞的脑瓜顶儿就砸。武云飞一调脸,伸左手一搭他的锤杆儿,右手的刀就到了。"唰!"斜肩带背,云飞想着要把孤独也罕也治死。但云飞又一想:不能!留着他,回去好跟朱三算账。武云飞抹腰一脚把孤独也罕就踹了一溜滚,飞身形过来,脚下一用劲儿,"你动?"刀尖对准他脖子上一支。"嗷!好汉饶命!饶命!""你叫孤独也罕哪?""不错。""我饶了你,你依然在沙雁岭当寨主。要打算断道劫财,你离开沙雁岭远着点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不准在山前杀人断道,行不行?""我绝对听您的!""好了。我住在山前的沙雁岭镇,我姓武叫武云飞。我住何家店,你每天派人给我送三十两纹银到何家店来,你这山就干下去。不然的话我宰你!""钱,咱们沙雁岭有的是,您要多少给多少。您一天要三十两我就给三十两,您别把我杀了!""好吧。"武云飞一抬腿,孤独也罕起来了。叫人把独角鬼焦亮跟达拉森给埋了。本来他们三人就不和,孤独也罕有个好朋友叫黄蜂鬼燕凯,他总想着把燕凯给介绍到沙雁岭来,就是焦亮跟达拉森不干。现在武云飞把这两个人一宰,孤独也罕当了大寨主,他本身有权了,谁也管不着了,结果就把好朋友黄蜂鬼燕凯叫到沙雁岭当二寨主来了。

武云飞把一切事情办完回来了,朱三他们这些人都在柜房呢。武云飞进来道:"啊,哈哈哈!众位,幸不辱命,我把大寨主二寨主全给宰了。"朱三这才知道,武爷真有能耐,看来不宰我们,还是对我们不错。"我让他们每天给咱们何家店、给我这儿送三十两纹银。你们的二十两纹银也不能取消!哪天他们没送来,你告诉我,我找他去!""哎哟武爷,这您放心得了。"何焕文一听心说:朱三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不但没把他宰了,相反的他一天又多来三十两。武云飞回到自己的房中,把事情跟何小三儿一说:"没有别的,小三儿,你就给我当先生,别的什么都甭干。你每天给我收这银子,侍候我就得。"何小三儿说:"好吧您哪!"

就这样,过了将近三年。三年以后,武云飞才跟何焕文商量:"我这三年的银子可是不少了,我打算在咱们草地沙雁岭寨北一带闯荡闯荡,三年五年的我不定准儿回来。我委派何小三儿给我收银子,到了时候你们两下里给钱!"何焕文说:"这您放心武爷,错不了!"武云飞带着单刀、铁莲子,就在塞北这么一闯荡。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二十多年呐!武云飞大名鼎鼎,威镇塞北!谁都知道虬首龙。武云飞再回到何家店时,何光这些人都成了白胡子老头儿了,何小三岁数都不小了。这银子可了不得啦!东房两间都快盛不下了,还给呢。何小三儿把这账一交待,武云飞说:"明天你到沙雁岭送信,告诉孤独也罕别给了。""现在孤独也罕收了仨徒弟,金咕嘟、银咕嘟、铁咕嘟,在沙雁岭也发老财啦。""再告诉何焕文、王强他们,这二十两我也不要了。"武云飞让何小三儿往外盘银子,真没少盘,盘出半屋子来,给整个何家店的伙计们分完了。云飞说:"何小三儿,你盘你们家去,买房子置地,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何小三儿可发财了。剩下这屋子银子交给了何焕文,并告诉他,南来的北往的只要是穷苦人困在咱门口外,到店里寻钱,要三十两给五十。咱们办点好事!修桥补路,惜老怜贫,本地的贫苦人如果到了冬天过不去冬,咱们就给衣裳、给吃的。

说真的,这时候云飞多大岁数了?不瞒您说,这里头有一点儿事。也就是当武云飞学出能耐来那年是二十四岁,他师父于子玉回家,回家以后老头儿又养活个闺女。这个闺女现在都二十六了。武云飞在塞北的年头可不少了。关南给转来信了,是由师父那儿来的。让武爷回山东去,从山东还要上四川去。武云飞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些想家。我离开北京城三十多年了,难道还至于旧案重翻吗?把这意思跟何焕文一提,何焕文说:“这不可能了。”云飞点头:“对!看来主要的还是那姓童的,他的朋友在铁善寺杀死了沙雁岭的二寨主燕凯,还有大寨主孤独也罕和他的三个徒弟。现在沙雁岭没有人了,只是些二头儿们在这儿当大王。这姓童的怎么这么凶啊?我也得访访他。”何焕文说:“这件事沙雁岭给我来信,说这姓童的是王府的教师爷。这府是皇上儿子的府,势力大极了!”武云飞说:“好吧。不管怎样,我也得访访这姓童的。同时呢,我也确实有事。得了!哥哥你们几个多受累,帮我看着这堆银子,回来不回来的,反正由你们来支配了。”“好吧!兄弟,你走你的吧。”给武云飞多准备了路费,把白银又给他兑成了黄金,真没少兑。武云飞带好了钱和单刀、铁莲子。在口外快三十年了,口外的风硬啊,把颧骨完全都吹黑了,大蝴蝶似的。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打居庸关进了关沟,顺着关沟穿过去奔北京。这可不是一天,算计着日子好像要到年前能赶到北京,没想到赶不到了,到了正月十五的灯节才来到北京。武云飞先奔永定门,打听自己的舅父、舅母,早死多年了,姐姐还在驴驹胡同住。武云飞一边儿逛着灯,一边往东四来到灯市口。武云飞也在这儿逛逛。“哗”,这么一乱,他发现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姑娘被皇孙所抢。他瞧这老太太怎么着也像自己的表姐,不过那个时候表姐才二十来岁,现在三十来年不见面儿了,怕认错了。心说:可能这个姑娘是我的外甥女。武云飞这么一瞧,真有心亮刀过去,可无奈一节,北京大兴县,我有两条人命,又越过狱呀!隆福寺月台上我有一条人命,这样,北京城有三条人命。旧案重翻,我不但救不了姐姐跟外甥女,相反的,我得把这条老命搭上。不管?骨肉之情,我就这么一门子亲戚了,难道说我眼睁睁看着外甥女儿叫人给抢走?武爷有点儿为难。正在这个时候,人群内“嗖”地一下蹦出一个人来。武云飞一看,嗨!一副土打扮。武云飞心说:我都不敢管,你一个乡下人敢管?老百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说认得,那个说知道,武云飞这才晓得此人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嗷!他就是童林。为了燕凯的死,孤独也罕师徒四人的死,我来到北京,还想着访访他呢,没想到童海川不避权贵!”只见童海川过来把恶奴完全都给打跑了,把四位教师爷也给打伤,最后一声喝姓道名,威震灯市口,惊走了阿哥弘涛。武云飞心说:姓童的是朋友!敢情人家童海川办事有始有终,把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一块儿送到驴驹胡同的家门口。云飞一看,这个门儿还不差,就是姐姐出阁的那地方,直到现在,自己还能仿佛认得出来。那么姐姐家里还有什么人了呢?海川打这儿可就走了。

这娘儿俩刚到院里头,母女俩儿正掉泪,门口外头轻轻叫门,可把这母女吓坏了。“娘啊!”吓得母女直哆嗦。武云飞也知道,她们俩受惊了,便轻轻地喊:“姐姐,我是武云飞呀!您还认得我吗?姐姐您开门来吧!我是您兄弟。孩子,我是你舅舅!”老太太一听:“哟!你舅舅来了。你有个秃舅舅,我不是跟你提过吗?多年不见面儿,他打死人命了,你姥爷跟你姥姥不都告诉过你吗?”娘儿两个哆哩哆嗦到门口。老太太问:“你是兄弟呀?”“姐姐!”老英雄武云飞把门关好了说:“咱们先到屋子里去。”借着北屋的灯光一看,家里头仍是很穷。云飞趴地下给姐姐磕

头，姐弟抱头痛哭。"兄弟，我听娘和爹说，你不是逛庙去打伤人命了，又听说你越了狱了。这一晃都二十好几年三十来年了，只当你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老爹老娘临死的时候还念叨你呢！真没想到，你、你怎么到现在又能回来呢？你可要加小心呐！"老太太掉着眼泪，武云飞也落着泪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因祸得福，遇难呈祥，我在口外有了立足之地了。这一次来到北京，就为看姐姐跟舅父舅母，这才知道二老早就死了。我惦着到姐姐这儿来，我走到灯市口了，发现这皇孙要抢外甥女儿，没想到你们娘儿俩在这种危险下，人家童教师把你们的命给救了。""是吧，舅舅，您快坐下吧。"外甥女儿给舅舅预备脸水，擦脸漱口。"姐姐，姐夫呢？""嗨！打生下你外甥女来，到五岁，他就死了，所以全凭为姐的十指，给人家缝缝连连，洗洗涮涮才把他埋了。他家里又没有三亲六故的，就剩下这么一点儿骨血，爹娘也没有了。我万般无奈，凑合着活了这么些年！"武云飞说："不要紧，姐姐，我带回钱来了，足够你们娘儿俩吃这后半生的，连姑娘出阁都够了。"武云飞把包袱打开，把黄金拿出来摆在这儿，足有几百两。武云飞拿点散碎银两让姑娘到外头买点儿元宵，一家子过团圆节。吃完了饭，娘儿几个说话都说到天亮了，稍微休息。

早晨起来，武云飞就出来了，把单刀、铁莲子都放在家。自己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来到雍亲王府一打听，海川这才接进去，二位到里头。海川才问他："您有案吧？在我这儿犯不了案，请您说说吧。"武云飞把自己的卷沿儿大毡帽摘下来，才看出是个大秃子，到现在武云飞把自己威震沙雁岭的事情从头至尾叙说了一遍。最后说道："童侠客爷，没有别的，您救了我的外甥女，救了我的姐姐，我感恩不浅呐！""哎哟喝！武老英雄，您太客气了，这么点儿事情算不了什么。适逢恰巧！""童侠客，在您的身上也可能是个小事，在我武云飞看来，您不避权贵，颇合侠义之风。不然的话，您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成这么大的名啊！我武云飞给您道谢！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您说出来。""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我高攀你这朋友。""大哥，那我童林求之不得！"

哥儿俩真就在屋里头拜了把兄弟了。当然武爷岁数大为兄。海川说："哥哥，既然咱们近了一层了，那么姐姐那方面您告诉我，她们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在北京城这儿还说得起。""兄弟你放心！我从口外带回不少黄金来，都给她们留下啦。打这儿到趟山东，我可能从山东还要上趟四川，将来咱们弟兄再见面。你给我拿五十两银子的路费。""行啊！"海川马上就拿了五十两银子路费，交给武云飞。哥儿两个真是洒泪分别。武云飞告辞走了。

海川送走了兄长武云飞之后，这才见王爷。行完礼后，王爷才问："怎么回事儿啊？"海川把武云飞的事情都说了。"跟我交了朋友。我这哥哥去了山东，由山东奔四川。"王爷失望地说："哎呀海川！这样的人物你怎不给我介绍介绍？""王爷，他有旧案，他不敢见您。"王爷点了点头："嗷！海川你再瞧瞧这个，刚从宫门抄回来的底抄，大管家何吉抄回来的。皇上有个御批。"敢情王爷写好了折子，参奏九贝勒爷和他的儿子的事，皇上看了。皇上很恼，御批的大意是：九贝勒爷教子无方，其子弘涛竟敢在上元佳节与民同乐之时，擅抢良家妇女。九贝勒罚俸三年，在府中思过三年。皇孙弘涛本应重责，念其年幼，在御书房管教。所有助纣为虐的教司一律发往云南充军不回。"海川你瞧瞧。"海川看完忙说："哎呀，万岁爷天资聪睿，洞察秋毫，一点儿也不袒护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真是一位明君呐！""海川，这你就知道了吧。"爷儿俩这儿说着话准备吃饭，年羹尧来了，三个人说话吃饭。年羹尧说："您上次跟我说的三月三亮镖会，您可想着到时候给我请帖，我好告假，陪

着爷您一块儿去看。""老年,你不去我还惦着让你告假去一趟呢!这请帖你放心!我一定让双龙镖局的给你补发一份儿。不瞒你说,你到那儿开开眼去,净我说不成!""是啊。"说着话,吃完了饭,年羹尧走了。没想到不过半个月,大栅栏儿双龙镖局的请帖来了。这个请帖可发出不少去,王爷、海川这是爷儿俩,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再往下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春芳、铁罗汉吴成,一共十二张请帖,都下到雍亲王府来。王爷一看这请柬还十分讲究,就是没有年羹尧的。便对海川说:"海川呐!你看,这怎么办呢?"海川说:"不要紧!我马上让刘俊到大栅栏儿去一趟,让我哥哥他们赶紧给大人补一份儿。""一补就仨!他还带着两个管家呢。""这我知道。"海川马上叫刘俊赶紧到前门,又要了三份请柬来。

到了三月初二,早早地大家伙儿都归置齐备,等年大人带着年福、年禄到了,吃完了中午饭以后,王爷吩咐外面准备,他们爷儿几个要走啦。徒弟们给海川提溜着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海川腰里头围着自己的落叶秋风扫。王爷换了一件便服,大人也穿的是便服。年福、年禄、何吉、何春也都穿的是便服。他们爷儿几个一同打王府起身,一路之上说说笑笑往南来。出前门到了大栅栏儿的东口,刚一进铁栅栏门儿往里走,由打镖局子里头"呼啦啦"出来人可不少。紧头里走的就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跟北侠秋田秋佩雨,再往后西方侠于成他们,大家伙儿可就都来了。海川跟王爷一瞧,大部分都是这次下江南、两次杭州擂,又到八卦山的这些个宾朋。给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王老侠去了请帖,但是王老侠直到今三月初二都没来。大家想:可能就不来了。给云南八卦山哥儿五个都写了请帖。李昆、李太极把自己的四弟、五弟、七弟葬埋以后,自己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很难受,派人照顾玲珑岛,自己现在哪儿也不愿意去。这一次请帖来了,李昆一想去了之后,面面相觑,多不好哇!但不去人也不大合适。这样,就派自己的二弟胡庭胡元霸带着八弟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让他们哥儿俩带着几个随从人等,也来到了北京。西方侠于爷还喜爱田八爷这人,显着特别近乎。田八爷对西方侠于成,那也确实是唯恭唯谨,特别尊敬。

三月初二以前,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全到了。西方侠于爷一抱拳:"王爷,哈哈哈!算计着贵宾今天就该来了。您看看,这些日子山南海北的、咱们江南所遇到的宾朋差不离都到了,就等着王爷您啦。""哈哈!老侠客爷,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怎么能不来呀!"海川也过来跟大家伙儿见面。大家伙儿给王爷行礼。王爷招手:"老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样王爷便把年大人介绍给西方侠于爷和大家伙儿了,彼此见礼。于成高兴地说:"哎哟喝!连年大人都来了,这一次真为咱们三月三亮镖会增光助威!"当然,老侠侯振远派二爷侯杰告诉徒弟,晚上可得留点儿神,因为王爷跟年大人都在这儿。等大家伙儿都进来镖局之后,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黄灿、潘龙这些人也上来见过年大人,见过王爷,见过海川。大家喝茶。王爷知道年大人急于要知道亮镖会的事,这才细问:"秋老侠,于老侠客,您还得跟我们说说,这三月三亮镖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每年一办吗?"北侠抱拳:"王爷,这个三月亮镖会呀,是应该一年一办。不过,人们都懒了,还因为有各种的事儿吧,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就不一定了。因为当初咱们有十三省总镖头,在江宁府设立松棚会,十三省有十三省的分会。这十三省总镖头是专保国家的粮饷,专做国家的御马快。这个好像是跟您提过了。自从神镖将胜英胜子川这位老前辈死了以后,他的弟子黄三太再有能耐,也顶不起这摊儿来,结果十三

省总镖头也就无形解散了。那么，同行同业的要办事怎么办呐？这就是每年十二家镖局每一个值一年，十二年一换，为什么说应该年年办一次亮镖会呢？年年办一次，就是同行同业中有什么事情，花了多少钱，到时候报报账就成了。不见得年年都有徒弟们造得了花名册，在镖棚以内梅花圈上练练功夫，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将来有个失业什么的，你不要我还要用。后来呢，镖主们越来越懒，就不怎么办了，三年五年的不办一回。这一次不是不办，也不是想办，是非办不可了。因为有同行同业的怂恿，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个失误就在咱们双龙镖局。按理说他们这是两号，金龙镖局、飞龙镖局，这两号合成一号了。这个改字号就没通知同行同业，人家抓住这一机会，就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局总镖头。这样呢，人家各镖局都得请来人，谁都惦着当这十三省总镖头。其实，谁当谁麻烦，胜三爷胜子川一辈子当十三省总镖头，那也够麻烦的。"王爷点头："嗷！原来是这样。老年，你听见没有？"年大人点了点头："王爷，老侠们所说的，我都听见了。""好好好。众位老前辈们谈谈武林轶事，我们听着特别新鲜！"

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就这么说起话来。这里头确实谈出不少事儿来，尤其是这一次西胜镖局勾结剑山蓬莱岛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有关朝廷大事呀！年羹尧说："来这么多高来高去的人物，到北京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没有镖行绿林的同业同道，说真的，他们会肆无忌惮的。"大人也知道这事儿很悬！直到第二天一清早起来，伺候王爷跟大人梳洗已毕，四位总管大人也都梳洗完了，于爷说："咱们可该走啦。"外头备好了马，镖师、伙计以及随行人等。各种军刃包袱完全都带好了，多少匹马都在大门外。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过海乌龙展大旺、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铁戟将高林高元甫，左臂神刀炳南宫洪利、神行赛罗宣普妙、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望潭庄的二老陶润陶少仙、陶荣陶少华，全来啦！英雄云集北京城。小弟兄们也各自背着包袱，都往外来。甘虎早就好啦，一点儿毛病没有了。他们跟傻叔叔于恒、吴成见着，这是最对劲儿的人，又说又笑。大家伙儿陪着王爷众星捧月到了镖局子门前，海川问张雄："哪匹马是王爷的？"张雄一指，海川过来拿镫比了比腰际，认为王爷骑着合适，才对王爷说："请爷上马吧！"王爷跟于老侠他们都抱拳："僭越僭越啊，我先上马啦！""王爷您请吧。"王爷上马。把大人的马拉过来，比比镫也合适，请年大人上马。再请四位总管家上马。伙计小弟兄都在后面跟随。黄灿、潘龙在后头也上了马。

由大栅栏儿出来往北，顺着东河沿一直往东。"三月三，蟠桃宫"，据说这是王母娘娘的庙，而且后院还有一棵梭罗树。总之三月三，北京城内蟠桃宫十分热闹，卖豌豆黄儿的特别多、哎呀！做买做卖，真是人烟稠密，拥挤不动，一溜一溜的大棚，绿女红男，很多很多人都来逛蟠桃宫。他们爷儿这些人可没心思逛这蟠桃宫，直接赶奔亮镖会。这个亮镖会的镖棚也叫松棚会，座落在蟠桃宫正门的对过儿，占地有几十亩地。东西南北四个扎起来的大花牌楼，悬灯结彩，彩绸随风飘摆，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布满了松枝。为什么叫松棚会呀？就跟这松枝儿有关系。四个牌楼周围，都是大条的晃绳，拴马的绳子，还有草笸箩。单有这么一部分人管这个事，马匹到这儿给人家摘了鞍垫嚼环，刷饮喂料，给喂好了。群雄陪着王爷、大人完全都下了马，只有本镖局安排的人把马匹拉走。大家伙儿转到西北角上才知道这一共是四个牌楼四个门。这四个门儿可不正，就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东边单棚有一个大厨棚。这个厨棚可就大啦，有回教棚、有汉教棚、还有素菜棚。因为有出家人，人家吃素菜，人家清真就吃清真的菜，这些早都计划出来了。王爷

他们随着西方侠于爷打东北角儿这门往里走,看真了整个大棚。这个大棚搭起来很高。当中有天井,有气眼。北京城三月的风,刮起来也刮不到那儿去,而且这个席棚也非常的厚实,风也进不来,下雨也能挡儿指雨,上头完全都插满了松枝。说真的,就松枝儿这笔钱可也不少呢!门口有值年的镖旗,一共是两杆,上垂手一杆蓝缎子旗面儿一丈六、白娱蚣走穗白火焰儿、白飘带、葫芦金顶、白缨子,上头有字:“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底下一个“黄”字。下垂手就是双龙镖局北号一个“潘”字。大家一瞧,就知道这是值年的标旗。目前是双龙镖局南号值年,实际上合为一号了。

大家伙儿可就进来了。王爷进了亮镖会的松棚,抬头一看,四面席棚团团围住了当中的梅花圈。什么叫梅花圈呢?也就是用木板搭起来,木桩子栽下去的这么一个练武的地方。方圆得够十丈,四面有台阶,周围有护心栏杆,护心栏杆上也插满了松枝儿,插满了鲜花,显着非常的好看。因为是梅花形,所以叫梅花圈,就跟五个大花瓣攒在当中一样。十丈见圆,正居中有个油灯在这儿悬着,如果白天完不了,晚上也可以点上灯,接茬儿练。一面儿三家镖棚一共是十二家,每一座镖棚也都不一样。由打东北角西方侠于爷,南北二侠、侯镇东侠跟着王爷、大人、海川往里这么一走,往西一拐,北面一拉溜儿三家。路北紧东头把角儿这家就是黄灿,这是值年的镖局,谁值年谁在这儿,双龙镖局南号,口面很大。靠东面有个楼梯,楼梯口这儿斜插着一口镖旗,这杆镖旗是一丈二尺长的杆儿,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儿,白飘带儿,银枪罩顶,白缨子上头有字:“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这儿有一把椅子,按理说,老侠侯振远就应该在这椅子上坐着,这是侯振远替徒弟办事。但是侯老侠忙啊,不可能坐在这儿,所以这个椅子空着。这口面很大,前头有道栏杆,再往里是一张一张的金漆八仙桌,摆着干鲜果品、茶壶茶碗,单有茶房侍候着。后头有不少的桌子,再往后还有个屏风,屏风后头还有地方儿。因为爷儿几个没进来,不知道里头是干什么的。西方侠于爷就陪着王爷跟大人,由双龙镖局南号这儿往西来,挨着双龙镖局的三间口面,也是一道护心栏杆,里头有桌椅板凳,有屏风,屏风后头可能坐着人。敢情刨出他们爷儿几个刚来的外,人家都按部就班地早来了。在楼梯口这儿,也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位老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老头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花白胡子,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闪闪夺神。在这镖棚的正面儿里头桌后头也坐着几位,当中大高个儿,生铁牛朴鹿,上垂手三爷铁禄铁木金,下垂手神行无影伍金堂,连镖师带伙计喝着茶,谈谈笑笑也是有这么四五十口子人。其实,屏风后头可有四位高人呐!谈笑清居无极子老剑客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还有丢了点穴镢的老筛海爷金元。人家都有军刃,只有老筛海爷空着双手来的。老四位正在这儿坐着,喝着茶谈着话,由屏风挡着,往外瞧可以看得见,外边往里瞧什么也看不见。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站起来了,挨着排儿的给西方侠于爷、南北侠以及镇东侠所有的群雄都见了礼,说了几句寒暄话。于老侠说:“丁镖主,您忙着,我们爷儿几个往那边看看。”海川也过来跟丁瑞龙见了面,跟铁三爸他们大家伙儿都拱拱手。

大家看着他们老几位众星捧月陪着王爷跟大人又往西来,这就是北面的三家。尽西头路北的这家,也是三间口面的席棚,在这楼梯口这儿,斜插着一杆镖旗,一丈二,白缎子旗面蓝蜈蚣走穗儿,蓝火焰、蓝飘带、银枪罩顶,蓝缨子上头有字:“汉口利盛镖局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灵狐上官瑞”。在栏杆里头桌子后头,

椅子上坐着不少镖师、伙计以及外请的武林同行同道。大家伙儿嗑着瓜子、喝着茶，谈笑风生。这时见于爷领着一班人接踵而至，上官伦、上官瑞赶紧站起来了，给众位老侠客爷见礼，西方侠于爷也寒喧一番。王爷好在认得他们，上官伦、上官瑞过来给王爷也行礼，王爷伸手相搀："哎哟喝，两位镖主，你们都早来了啊！本爵我没有很好地招待。等咱们亮镖会完了，本爵我置点儿酒席要请请你们哥儿几个。""王爷，怎么敢叨扰您呢！这儿招待得挺好。我们一来到北京，所有一切花费我们大家伙摊，每年或者三、五年都有这么一次。""好啊！忙着忙着。"于爷说了几句话，大家伙儿再往前走，可就调头往南了，也就是西面的三家镖棚的紧北头这家。三间口面，栏杆里头桌子后头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以及一些外请的人。楼梯口儿这儿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人，为首的这位赤红脸儿，岁数大点儿，花白胡子白的多黑的少了，穿着一身银灰，扎着绒绳，脚底下福字履鞋，没带军刃，这就是单鞭将边老桥。二一位就是二爷金老寿，三一位是三爷侯老佩。这是远东镖局关东三老。海川在后头看得也很清楚。大家伙儿跟三老致意，三老过来连王爷这些人都见了礼。好在这些人都是熟人，说了会儿话之后，大家伙儿可就打这儿往南来了。

走到西南的正当中，西方侠于爷可不走了："王爷！大人！你们注意看看，只有这家镖局最要紧。"五间口面后头有二十四扇屏风，二十四扇屏风后头有什么看不见。前头跟别的镖局棚子也不一样，都有桌椅板凳，这儿完全都是大方桌。大方桌与大方桌挨在一块儿，搭起一个大高台来。这个大高台上头都有棕团，没有椅子，正居中坐着一位老仙长，站起来身商得在七尺开外，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上穿银灰色儿的绸子道袍，掐着右黄口，系水火丝绦，左搭丝绦扣，双摆灯笼穗，肋下佩着宝剑；银灰色的中衣儿，厚底儿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抬头往脸上看，这么大的年纪面如冠玉，又似三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一脸的宝色。两道修眉雪霜白，寿毫多长，遮住了二目，眼皮儿耷拉着，看不见眼神。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对元宝耳，连鬓络腮，一部白胡须扇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挽发长冠，金簪别顶，拂尘插在背后，棕团上打座。他就是驰骋武林、叱咤风云的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

第五十四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恶斗野飞龙

上回书说到亮镖会，西方侠于成等群侠陪着王爷、年大人、海川绕场一周，从北面三家镖局转到西面当中，才发现这位老仙长稳坐在棕团之上。西方侠于成暗暗地跟王爷说："看见没有？"王爷点了点头："我看见了。""大人跟海川看见没有？"海川点头："我看见了。哥哥，这是谁呀？""哈哈！今天这场闹事儿的总头儿就是他！这就是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西方侠于爷那个意思呀，也暗含着示意大家伙儿，你别看这么多的镖师伙计，连你我都在内，大家伙儿合在一块儿，也干不过他！这个人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燕普燕云风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他发怒的时候，脸上不带出来；他高兴的时候脸上也不带出来。众人再

往两旁看：赛南极诸葛宏图、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圣昆仑欧阳致正、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风、秃头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金头龙赵登、铁银龙赵亮，再往下天海神鳖班窦生、闭目金蝉班窦佛、拦江蛇顾忠、横江蟹周义、九尾龟谢文丑，镇江狸谢文治、闹海金甲何清泰、海底金虾何阳泰等，不下六七十位，全在这儿坐着呢。在上垂首楼梯口儿挂着一杆镖旗，红缎子旗面上有字："北京城前门外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镇西方闪电神"，底下一个"鲍"字。王爷看得挺清楚：上垂首这位花白胡子大个儿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下垂首也是位大个儿，花白胡子说不上，但是有几根儿白的，也十分雄壮，叫闪电神鲍图鲍殿元。等大家伙儿再往前走，过了西胜镖局，路西又是一家镖棚。楼梯口儿一把椅子，一杆镖旗，上头有字："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李"。李国良这儿坐着呢。王爷可认得他，当初王府那位教师爷神枪花逢春，就是李国良给介绍的。李国良赶紧过来给王爷磕头请安，后跟西方侠于爷这些人见面。"国良啊！怎么两次杭州擂你没去呀？""老爷子，我不是要去嘛，就是太忙，顾不过来了！""国良，我可要开镖局，跟你争点儿买卖。""老爷子，您这是给我们镖局子里头添彩儿呢！您干这个，我们大家伙儿都高兴。您争不着我的买卖，我不往您那边去！"

寒暄一阵以后，可就往东来了，就是南面儿的三家中尽西头路南的第一家。这一家大家伙儿都认得，原来是营口水发镖局，神枪张凯张四爷正坐在椅子上，这时赶紧站起来，跟王爷同西方侠于爷一块儿见礼。年大人心说：王爷这一次下江南可认识不少人，连这人物都认得。大家伙儿说了一会儿话，又往东来。这是南面的当中一家，也是三间口面，可没有西胜镖局那么大，镖师、伙计坐着不少。楼梯口儿一杆红镖旗，杏黄的灯笼穗儿，杏黄的飘带儿，金枪罩顶，杏黄的缨子上头有字："北京城前门外粮食店镇北镖局"。在里面椅子上坐着个人，这人是个大高个儿，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四方的一张大脸，黑黪黪的脸膛，五官端正。新剃的头皮儿黢青，油亮亮的，肋下佩着一口刀，这人就是塞北宣化府东北里忠勇义士古雷古镇北的师弟，叫镇北天尊罗雷。于爷跟他师哥古镇北有很好的交情。罗雷这个人性情十分爽直，但是也很古怪，嫉恶如仇。如果他知道你是下五门的贼，那你见到他就跑不了，非逮着你不可。而且逮住你并不拿刀杀你，也不刨个坑把你活埋了，而是左脚一踹胸口，两只手一抠下巴颏儿，非把脑袋给揪下来不成。下五门的贼人发现了镇北天尊，都捂着脑袋跑，怕他把脑袋给揪了去！

于爷跟罗雷说完话，又带着大家伙儿往东走。这就是南面的三家最末一家，浙江绍兴府镇远镖局神镖手黄仙洲。王爷他们都认得。大家再往北来，也就是东面的尽南头这家。三间口面，里头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苏州阊门外镇海镖局巡府夜叉石伦石镖主在椅子上坐着，他跟大家伙儿都认识，彼此见礼各道寒暄。西方老侠于成对石伦说："石镖主，咱们有时间再说话，我陪着王爷转转。""老侠客爷您转吧！王爷，过了这事儿，我要给您到府上请安去。"说着大家伙儿往北来。正中这一家是苏州胥门里镇南镖局，镖主是长臂仙猿陆永杰。所有的镖师、伙计各就各位。陆永杰跟大家伙儿也都是熟人，见王爷、西方侠于爷、南北侠等众人行完礼之后，大家伙儿再往前，就是最末一家，到了东北上了。

东面紧北头这家是双龙镖局北号。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儿，白火焰儿、白飘带，葫芦金顶红缨子，上头有字："双龙镖局北号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这里是秋老侠的椅子，按理说秋老侠应该坐在北号。但是不行啊，得上

南号那边去跟侯振远在一块儿，今天是他们哥儿俩，还有黄灿、潘龙四个人的事情，得到那边儿商量。来到双龙镖局的南号，大家伙儿顺着楼梯上去，一看屏风后头有两张软榻，当中还放着一张桌。这时，老侠于成对王爷说："王爷，我想年大人和您老二位要来，咱立这亮镖会弄不好就得挂晚了。我怕王爷跟大人累得慌，告诉黄灿、潘龙给你们老二位预备了两张床榻，累得慌就躺那儿歇会儿。"说着话就进栏杆里头落座。正居中是王爷坐的，上垂首是年大人，下垂首是海川，挨着年大人的就是西方侠于成。这边儿就是司马空、甘雨、苗泽、张鼎、李源，这边儿的人最多。最后侯振远跟北侠老哥儿俩一商量，侯振远说道："我看呐，今天能压住，咱们就把它压住。这样吧，让黄灿他们上去，让各镖局把所有新出世的徒弟们的花名册交上来，回头让他们练艺。"小孟尝黄灿这才来到梅花圈上道："诸位同行同业们，我的老师跟师伯有话，咱们各镖局子把新教出来的弟子们的花名册，统统交到双龙镖局南号，交到我黄灿的手里。"说完了黄灿可就回来了。陆陆续续，十几家镖棚所有徒弟们的花名册一样一样都交来了。上头都有人家镖局的名字，里头是出师徒弟们的姓名、年龄、外号等。侯老侠看了看，对秋老侠说："哎呀，哥哥。"秋田秋佩雨瞧了瞧侯振远："怎么着兄弟？""往年他们这儿可是先练功夫后吃饭。干脆今年咱们给它改改，咱们就先吃饭后练功夫。大家伙儿吃完饭了，说真的，练功有爱看的，有认为与自己无关的，爱看的可能看一会儿，不爱看的，人家就走了。可您要老不吃饭，大家伙儿老在这儿盯着，非盯出事来不可！咱们要先吃饭呢，那不爱看的一走，越走人越少，再出事也就大不了啦。""兄弟，你还是真有招儿啊！咱们就按你的办，潘龙你去说。"

潘龙潘宏鼎来到梅花圈上，作了个罗圈儿揖："众位，往年咱们三月三亮镖会都是弟子们报了花名，先练功夫，事情完了咱们再吃饭。由于今年的弟子多一些，我想这样改个章程，咱们是先吃饭后练。如有不爱看热闹的，没有他们镖局子什么事的，没有徒弟在这儿练功的，人家想走啦，那也随便。"大家伙儿都同意。然后潘龙传话，马上准备。底下人立刻调摆桌椅，厨茶两行一块儿忙。用清真菜的，单有人家清真的厨房，有清真的师父、伙计；用素菜的，单有素菜的厨房，有素菜的师父、伙计；用大教饭的，单有大教饭的一套设备。冷荤热素往上一端，大家伙儿畅怀痛饮，有吃有说，十分兴致。

饭快吃完了，老侠侯振远这才让黄灿、潘龙把所有的花名册拿过来，那个意思可就要派徒弟到梅花圈上练功夫了。老侠侯振远很高兴："哥哥您瞧见没有？直到吃完了饭，没有一点儿出毛病的地方，这可就念了佛了！但愿得吃完饭，咱们平平安安的。徒弟们练完了之后，咱们一散，明儿一报账就齐了！"秋田秋佩雨反驳他说："兄弟，哥哥我才不这么看呢。""哥哥您怎么看呀？""恐怕这事情得闹起来，是疖子就得出脓！"这个时候王爷可就喊了："侯老侠客。""哎，爷驾。""怎么还不打呀？"侯振远心想：这王爷干嘛盼着打起来，打起来就不得了啦！侯振远也大声回王爷："王爷，但愿得化干戈为玉帛。""唉！不打可没有劲。""爷，指着您老人家跟大人在这儿一福压百福呢！您怎么先盼着打起来。这打起来伤人流血，又有什么意思呀？"王爷笑了："咱们可以不伤人不流血。但是大家必须得正劲练点儿功夫，我们好开开眼。"

正说着呢，猛然间，南面的尽西头有人喊："秋老侠客爷，侯老侠客爷！在下有两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秋田一听，便对侯振远说："兄弟，你知道哥哥我拙嘴笨舌，我可说不上话来，要说话可得瞧你的。"老哥儿俩站在北面儿一看，永发镖局

神枪张凯。说真的,这位张四爷为人很讨厌。侯振远就问:"哎哟!张镖主,您有什么话说?""徒弟们练功与不练功,不是要紧的。当着咱们所有的同行同道,我有两句话要问问二位,不知道该讲不该讲?"镇东侠侯振远冲他一笑:"张镖主,你也是咱们同行同道的老前辈了,干了一辈子了,有什么话您只管说,我弟兄洗耳恭听!""侯老侠客,秋老侠客,当初两次杭外擂,我张凯可都在内,最后,有王爷出头给双方说合了。当着群雄,双龙镖局化干戈为玉帛,本是两号镖局,最后成了一号,也就是双龙镖局南号,双龙镖局北号。按咱们同行同道的关系,自从十三省总镖头没有了以后,咱们是十二家镖局。说你有钱要再开镖局,你得附属一个镖局,而不能出第十三个。同时,您这两号镖局要关了一个,出现一个富余字号,自有别的镖局往上顶。现在这十二家镖局可就剩了十一家了。因为双龙镖局南北两号是一个东,一个西,归黄镖主和潘镖主哥儿俩办了,这件事情您知道,我张凯也知道。但是您可没有通知众同业,这两号就改成一号了。我们大家伙也有心,背地里头研究研究,想找找您。后来一想,侯老侠、秋老侠都年逾八旬,是武林的老前辈,也可能事情多,把这事给耽搁了,您也忘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再找您了。直到现在徒弟们都要练功了,我总认为您应当当众说出这件事来。因为我张凯跟二位有交情,不然的话,我就不管了。现在我给您提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

老侠侯振远一听,心说:张凯这人可厉害!明明地将我弟兄一军,到了现在反说跟我们哥儿俩有交情。真跟我们哥儿俩有交情,您就背地里告诉我们就成了,何必当着大家伙儿喊呢?一人作倡,众者相随,万一事情出来闹大了,你就是罪之魁,祸之首。"张镖主,请您慢开尊口!不错,双龙镖局是改了字号没通知众同业,但这是由于我和秋田我们哥儿俩要管我们的弟子黄灿和潘龙的事。我和哥哥虽然年岁已高,在武林道可谓知名人物,但徒弟要听师父的,可师父对于这行里有规矩,并不完全通晓,就犹豫直到现在。要说这事情没通知同行同道,还是我弟兄之过,两个孩子到底是听我们哥儿俩的。我正要当着大家伙儿赔礼道歉,把这事通知众同业。可是张镖主你就发了言。哈哈哈!……张镖主咽,还真是的,幸亏咱们有交情,你当面质问侯某;要是没交情的话,你也许攥着刀,拍着我的门找我去。哈哈哈哈……。谢谢您,多言了!"侯振远可能说呀,回答的话也很厉害。张凯听完了侯振远的话,一看没人响应,这么多的镖局,没有一个帮着他说话的,他感觉到有点发怵。同时,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老侠客爷,这算晚生张凯我多嘴,哈哈哈……您多原谅!"

北侠秋田听完了心说:我这兄弟还行。这要是我的话呀,明明没理,硬要说出理来这可太难了。老人家看了看侯振远,冲侯振远笑了笑。侯老侠客说:"哥哥,您别笑!您总以为这件事叫我一句话给说出去了,就能压住,我侯振远没那么大能耐。"果然,正西方有人搭茬了:"侯老侠、秋老侠,双龙镖局南北两号出现的这点儿错误,我看都因为我们十二家镖局轮流执年所致。如果要有十三省总镖头,双龙镖局改字号,人家总镖头必然要派人前往,马上通知众同业,就避免了这种错误。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恢复恢复当年金镖将胜子川胜三爷的那个制度,咱们还改为十三省总镖头吧。要是认为谁德高望重够这身份,我看我们今天以武会友在梅花圈上比试,各镖局都请了不少的宾朋,哪个镖局最后赢了,十三省总镖头就落在哪个镖局以内。侯老侠、秋老侠,您看怎么样啊?"哥儿俩一看,正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侯振远一听道:"您的话,我不能同意啊!不是我侯振远多说话,我们在场众位,年高有德的武林前辈也有,但是,都不具备胜子川胜三爷那么德高望重

的威信。他的弟子黄三太都不能维持,何况我们在场众位!万一到时候一垮到底,不可收拾,还不如轮流值年的为是。"鲍天机听后,毫不让步:"老侠客,我看,咱们大家伙儿就那么办吧!同行业们同意不同意凭武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西胜镖局可派人了!"话刚落音,只听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说:"同意!"鲍镖主劲头十足地说:"好!那就成立十三省总镖会,在江宁府设摆松棚会!我们今天以武会友,最后胜者就是总镖头。""哗……"可了不得了,大家伙儿都惦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侯振远再想拦,喊得声嘶力竭,再不管事了。再看西胜镖棚内"噌"地一下,出来人了。"燕子三抄水",飞身形上了梅花圈。这一下,王爷在上边可喊了:"振远老侠,佩雨老侠,你们老哥儿俩别费劲了,上来吧!别管了!"侯振远心说:冲这王爷也好不了,两次杭州擂都是王爷瞎嘀咕给嘀咕起来的。你看,咱们说话拦,王爷乐意打。嗨!打就打吧!是疖子就得出脓。

这个时候,十二家镖棚所有的眼睛都往梅花圈上看,只见上来的这个人:短矬墩儿,细脖挺儿,大核儿嗉,小脑袋,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在一块儿,两个绿豆眼儿滴溜儿乱转。只听他说道:"天下英雄听真!十二家镖棚同行同道听真!我在下姓班,名子叫班豆生,有个外号叫'天海神鳖"。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哪位上来,咱们会斗三合,笨鸟先飞,我也知道凭我的能耐夺不了十三省总镖头,但是,我也惦记着为本标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献一点儿绵薄之力。哪位上来?"

王爷一听:"你们老哥儿俩过来吧,这不是西方老侠于爷也在这儿么,您瞧这多好,干脆打得了!瞧瞧他们西胜镖局有什么出手儿的。老年、海川,我们大家伙儿好好地看看。"年羹尧点头同意。老侠侯振远心想:既然大家伙儿煞费心机准备了一年,都惦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哪个镖局都请了朋友,看来,只凭三句两句话,要把这事给压服住也不可能。这时,年大人也劝说:"你们老哥儿俩先坐下来!咱们大家伙儿看个究竟吧。"老侠侯振远只好点头。

这个时候,双龙镖局南号镖棚也就是王爷他们这镖棚内出去人了。海川一瞧就生气了,是自己的傻徒弟、铁罗汉吴成。海川用手一指说:"老哥哥,王爷您看看,这个孩子多气人!"西方侠于爷一摆手:"你别管他!这么大的场合儿,说真的,哥哥我像他那么大岁数,在京西北妙峰山爪打石我还闯过'桃花会'呢!何况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啊!王爷您说是不是?""于老侠客爷说得对,还是让孩子们上去,输赢不说,这么经历一番。你说要总不出马,那什么时候都是小驹儿,出去试试,不成叫人打回来也算长了一志。"这样,海川也就不言语了。

铁罗汉吴成晃晃悠悠上台阶来到梅花圈上:"小子,你等着我呢?十三省总镖头是我,哈……不是你的!"天海神鳖班豆生班大爷,可是剑山蓬莱岛青龙门的头一位大寨主啊,功夫很好,尤其是水性很好,而且这个人心眼还好,不是个坏人,就是他这外号不怎么样,天海神鳖,"鳖"就是大王八。班大爷一抱拳:"好啊!你是哪个镖局所约所请的?""我是双龙镖局南北两号所约所请,铁罗汉不敢当,你也甭磕头!"班大爷这气,谁给你磕头了?"好吧!朋友,你我都是人家镖局子所约所请,你请进招来吧。""小子我看你半天了,细脖挺儿,大核儿嗉,小脑袋,你这外号叫天海神鳖,你就是有点儿道行的大王八呀。今天,我就要打王八!"班大爷这气:"吴成,你我当场动手,输赢无关紧要,因何讽刺你家大爷?请进招来!""哎呀,你只管看。"其实,铁罗汉吴成十年练了一手"靠山背",只有这靠山背最有功夫。你别让他合了招儿,也别让他发了力,只要他合招儿,发了力,你是非趴下不可。班大爷久经大敌,能瞧得起铁罗汉吴成吗?他往前一抢步,左脚在前,左手晃面门,

上右步，右手掌问心一下，对准铁罗汉吴成胸前便打。吴成只有一招灵啊，琢磨着怎么使这“靠山背”。一瞧班大爷这掌来了，心说：哎！这可合适。左手拳往下这么一立，拿二膀子一拱班豆生的这只胳膊，偏身用这左胳膊往右一挂。但是他挂的时候，身子可就往后转了。右腿往左脚后插，“唰”这么一转，又一拨班大爷的胳膊，可就转过去了。班豆生一瞧人家胳膊挂自己的胳膊了，刚要往回撤步，吴成这一转身，跟班豆生正好是脊背贴脊背。吴成这叫合招了。铁罗汉吴成这么一发力，这班豆生可就受不了了，就这一靠给靠出七八尺去，往这木板地上一栽身，“腾”地一下，来了一个大前栽。好在脑袋小、脖子细，还能挺得起来。就这样，鼻子还给抢破，嘴唇流血，门牙松动。气得班豆生直骂：“哎呀呀！你，这这叫什么招儿？”“哗……”四面人都乐了。有那爱管闲事的人：“你下去吧！不成就得了，十三省总镖头不是你的！”班大爷脸儿一红：“我也没想得呀。”自己捂着嘴跳下梅花圈，回转西胜镖局，一声不言语地坐到那儿了。

铁罗汉吴成往这儿一站：“诸位！我受双龙镖局南北两号之托，黄灿、潘龙所约所请，我叫铁罗汉吴成。刚才这位大王八叫我给打了。还有哪位上来，我再跟他来来。如果没人上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就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啦！”吴成一点儿都不傻呀。这时，猛然间，从西胜镖局内垫步拧腰飞身形出来一个人，长腰来到梅花圈上，用手点指：“吴成休出狂言！十三省总镖头是我的！”

吴成一看：这个人也是短矬儿，跟刚才那个人不一样的，就是粗脖挺儿，短脖子，噘嘴巴，瘪腮帮子，扁太阳穴，窄脑门儿，两条肉杠子小眉毛，一对绿眼珠儿滴溜儿乱转，大爬爬鼻子，一对小薄片耳朵贴脑袋两边儿。一身蓝，扎着绒绳，搬尖儿洒鞋白袜子，打着倒赶千层浪的花绷腿，也是绢帕缠头。这人往这儿一站，吴成看了看说：“哎哟喝，小子，你瞧你跟个大蛤蟆似的！你叫什么？”“闭目金蟾我叫班豆佛。刚才你打下的，那是我哥哥。”“嗷，你哥哥的外号叫神鳖，你叫金蟾，绿眼珠儿的蛤蟆。你来吧！我再来打打蛤蟆！”

其实就是班豆佛的能耐，也比铁罗汉吴成胜强数倍。真的一对一插招换式的动手，吴成绝对打不过人家。但是今天，他脑门儿发亮，他就要赢。闭目金蟾班豆佛往前这么一赶步儿，双拳打虎式地蹦起来了。只见他照着吴成的脑袋上“嗡”地一下，人还没落地呢，双拳打下来了。铁罗汉吴成只有一手儿“靠山背”呀，别的他不行。这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用自己这手能耐。吴成往这儿一站，抬头儿一瞧他蹦起来双拳盖下来了，吴成左脚往右面虚滑，这样，身子可就斜过来了。往下一退右步，他跟闭目金禅班豆佛就成了顺脸儿了。人家班豆佛的双拳往下一砸，也是砸吴成的脑瓜顶儿，现在，是从后头砸下来了。你想他左脚插过去一掉脸儿，不就后背冲着闭目金蟾班豆佛了么，他往下这么一矮身儿，一拱腰儿，还是“靠山背”的功夫，正挤在班豆佛的胸口窝里，班豆佛再想躲都来不及呀。猛英雄一发力，“嗨！”双手一抱，往后这么“当”一撞，劲还是真足啊！把班豆佛摔出一条儿去，险些儿把血吐出来。老侠于爷这高兴啊：“海川，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你说这个傻孩子，就这么一招儿‘靠’，还真灵。像班豆生、班豆佛，这都是久经大敌，绿林中的人物啊，会败在他这‘靠山背’之下。你看看这个孩子不是走着运么？”乐得王爷前仰后合：“海川呐，你这徒弟将来非给你光大门户不可呀！”海川说：“王爷，众位老哥哥们，千万千万别紧着夸这孩子，这孩子不经夸，你瞧着吧。”

这个时候班豆佛没起来，西胜镖局派上两个人来，把班豆佛搀起来。班豆佛

脸色儿焦黄都给撞懵了，转了半天这口气才缓过来。"你赶紧下去啊！众位，这条大蛤蟆斑豆佛呀，当然也差点儿。还有哪位跟我吴成来来？"这刚下去，西胜镖局又来了人了。没有别的镖棚里的人上来的份儿，而且你也不敢上来。人家知道这是从双龙镖局里头出来的，双龙镖局里头的一干侠客都在这儿，认识童林的人太多了。只有西胜镖局的人敢上来。这人"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蹦上梅花圈，用手点指："猛汉，我来跟你讨教三合。""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我是西胜镖局鲍氏昆仲所约所请，是西胜镖局助拳的，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而来。我姓周，名叫同忠，有个外号叫拦江蛇。""哎哟喝，你这外号跟你这人差不离哩！"周忠细高条儿，真跟长虫一样。只见他穿一身蓝，绢帕缠头，搬尖洒鞋白袜子，往这儿一站。吴成戏耍地说："嗷！你是大长虫。行啊，来吧！"拦江蛇周忠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窝里发炮，"砰"就一拳。傻小子吴成只能往"靠山背"上找。按理说，这拳来了，应该上头一滑步，右手挂他的腕子，伸手还招。傻小子不会那一套。他想：我怎么使这手"靠山背"呢？我得设法把它给用上。傻小子猛的奔右面插右步，他就斜过身来了。拿这右手的胳膊一砸周忠的右胳膊，周忠往后一撤步，傻小子右脚往当中滑，用这右肩"靠山背"，照着拦江蛇周忠的胸口窝上边儿一点儿，再这么一斜身，"啪"就撞上了。

"哗……"人都乐了。就这一手靠山背呀，一连气儿赢仨了。人群中可有人议论开了："我要知道'靠山背'这么：灵啊，我小时候练功就不练别的啦，也练这手'靠山背'。""废话！你不下这么大功夫，光练这'靠山背'也赢不了人！其实这是招儿！"这时，气得云霞道士杜清风直念佛："无量佛，无量佛，这个东西多可恨哪！十年辛苦我教他这一招'靠山背'，他都跟我的人使上了。"但他不敢往外说，说出来寒碜。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你教出来的徒弟，把你的人给横住了，这像话么。

拦江蛇周忠晃晃悠悠地起来了，气得直哼哼："你这叫什么招儿？"吴成大笑道："告诉你，我这叫'靠山背'，一招灵啊！"拦江蛇周忠缓了缓劲儿，无可奈何地下去了。

周忠刚下来，迎着他就上来人了。傻小子一瞧："又来一个哩！"不过那个是细高挑儿，这个横宽。一身蓝，绢帕缠头，短脖挺儿，窄腮帮儿，大脑壳，大肚囊，罗圈儿腿，小脚巴丫儿。喝！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吴成嘲笑说："小子，你怎么跟地排子一样啊！你叫什么名字？""问你家爷台，姓周我叫周义，有个外号，叫横江蟹。"这位也是青龙闸的八寨主之一。刚才那位周忠是他的哥哥。横江蟹周义往台上一站，吴成这个乐呀："小子，你过来跟我比比，你都没有我大腿高，你要和我一起走哇，人家非说你是我儿子不成！""好小子！"横江蟹周义这个骂："你胡说八道！当场动手各凭己能，你找我的便宜，你家大太爷我要你的命！"横江蟹周义往前一抱身，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单锋灌耳"，对准傻小子太阳穴就打。傻小子一看这小子蹦起来，举拳头奔自己太阳穴来了，就势往下一低头，右步颇着自己的右腿往前一插，他这个人就横过来了，而这周义正落在他的身背后。傻小子还能让他跑了吗？就势双手一抱，"嗨！"拿右肩头照着横江蟹周义的后脊背"啪！"就撞上了。"噌噌噌噌……"被顶到边上，把栏杆撞折了，脑袋也冲下栽下去了，险些儿没把横江蟹周义给跌死。

眨眼之间就力胜四杰，青龙闸的四位寨主，一人一下，叫傻小子吴成给打下去了。王爷这儿高兴啊："老年呐，你到我那儿去，看见过这孩子。可你想到这孩子

能耐这么好么？你看看，一连气就赢了四阵！"年羹尧对上梅花圈的人都很注意，因为年大人本身也精于此道。他认为上来的这些人，从招数，从身法，都比吴成强。为什么干不过吴成，主要的一条，就是看不起吴成。如果看得起吴成一点儿，也不致于输给吴成。这是第一。第二，年大人明白，吴成这"靠山背"用得是真熟，是地方，发力也正合适。这样，你不用跟他沾身，沾身你就趴下。看起来不怕你千招儿会，就怕我这一招儿熟啊！年大人可跟王爷说："看起来吴成这个孩子自己知道用功啊！有这么句话，欲学惊人艺，需下苦功夫。您别看他这一手'靠山背，'他真是练得十分纯熟啊！""老年呐，你是个内行，连我也瞧出来了。于老侠，你们老哥儿几个说呢？"老侠于成也很赞成："王爷跟大人所议论的都对。这个孩子，不但这手'靠山背'运用得自如，而且还有心。不见得人家对方进招儿的时候都适合你的'靠山背'，有的时候你这'靠山背'，根本就用不上，而他设法每次都能用上，这就很不简单。"于爷说到点子上了，大家伙儿点头称是。

再看铁罗汉吴成，在梅花圈上一站："诸位记着点儿，我可归我们双龙镖局所有！"刚说到这儿，猛然间从西胜镖局里拧腰走上一个人来："朋友，这哪就到了总镖头的时候了？你不过刚赢了四仗，你即便再赢四仗，也不见得总镖头就是你的！不才跟你讨教讨教。"傻小子吴成一看这个人，忍不住也笑了，这个人跟天海神鳖班豆生长得差不离。肚大腰圆，短矬墩儿，短胳膊小短腿儿，细脖挺儿，小脑袋，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得都太集中了。蓝色绢帕缠头，一身蓝衣服，扎绒绳。报名姓叫九尾龟谢文丑。"哈哈……，你叫九个尾巴的大乌龟呀，你跟那姓班的也差不离。来吧！咱们两个较量较量。"这吴成骂人，使的是一种战术啊，他刺激你，一骂你就生气，一生气，你这招术就失准。九尾龟谢文丑有两下子。说："我瞧你的招儿就是一手'靠山背'，我要不让你用上这'靠山背'，你这一辈子也赢不了人。小子瞧我今儿个怎么揍你！"九尾龟谢文丑往前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当！"窝里发炮，这双拳对准吴成的胸口"嗡"地一下，挂着劲风就到了。吴成一想：这可不好办！他两只拳头打来，我拿左胳膊管，我也管不过人家两只胳膊呀，右胳膊拱，也拨不出去，这可麻烦了！嘿，傻小子一着急，浓眉倒立，虎目圆睁，他也把双拳举起来，照着这谢文丑的两只胳膊往下这么一砸。只听"咔"地一声，吴成把九尾龟谢文丑的胳膊给砸开了。谢文丑一害怕，"啊！"地一声大叫，往后一撤步，一愣神儿，傻小子的这"靠山背"可就来了。傻小子就势往下一矮身，弓右步，用这右肩头，照着谢文丑这胸口就撞来了。"当！"他躲不开了。吴成气哼哼地说："不让我使'靠山背'，那哪儿行啊！"只见谢文丑"噌噌噌"往后退步，"呱唧"就来了个大仰壳。"哗……"十二家镖局，刨去西胜镖局的人外，大家伙儿全乐了。九尾龟谢文丑一个劲地骂，骂吴成的招数太损。然后飞身形下了梅花圈回去了。镇江泥鳅谢文治一看他哥哥输了招儿，他火了，"燕子三抄水"，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用手指点："笨汉吴成，认识你家师父嘛？我叫谢文治，江湖人称镇江泥鳅。""好小子啊！你是一条大泥鳅，滑不溜秋的。来吧！"老少群雄也是议论纷纷。刘俊带着师弟们在这儿瞧着呢。他说："师弟们，你们大家伙儿看见没有，咱们这傻师弟的招数就是熟练。这和他平时刻苦练功分不开呀。咱们全歇了，他还练这手'靠山背'呢。他来咱们家日子不多，可咱们家房后头那棵大树的树皮都叫他给蹭没了。看起来，他这手'靠山背'还真灵！我们的功夫将来也要这样，我会一招儿，这一招儿就要磁实，就要用得好，不能贪多。"夏九龄、司马良这些人也点头道："师哥您说得太对了。"老英雄们也在议论。于爷说："这孩子，将来不可限量啊！现在不用说，再过

几十年就他这一手‘靠山背’,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何吉、何春、年福、年禄坐在后头小椅子上,也是瞧得惊心动魄。一对一的,人跟人都一样,为什么他能赢,你就得输,这事可真新鲜!

镇江泥鳅谢文治往前一蹿身,“嗖”地一下,双拳走“双风灌耳”就来了。猛英雄吴成抬头一看“双风灌耳”来了,这可合适。但是他知道,我就这一招,人家都给我看熟悉了,我要再用它恐怕不成了。傻小子也有心眼,他往下一矮身,就把“双风灌耳”给躲开了,拿这右脚“嗖”这一扫堂。镇江泥鳅谢文治脚尖一点台板儿,长腰起来,打吴成的这右腿上蹦过去,正是吴成的身背后。吴成就引他这手儿呢,这扫堂腿是假的,“靠山背”才是真的。扫堂腿“哗啦”一扫,他蹦起来了,往吴成的身后一落,傻小子就势一长身,往后一仰,还是“靠山背”。“啪嚓”一下就靠上了。谢文治这个骂啊:“嗨,他用这扫堂腿,让我上这‘靠山背’的当啊!”只见谢文治“噌噌噌”往后一退,“呱唧”一个前栽,还算好,两只手撑在台板上了,没把前脸栽了。“小子,你还用‘靠山背’?”吴成哈哈大笑,道:“爷儿们,我就拿这手儿赢你。拿别的赢了你啊,那不算英雄好汉!”

海川在下面看着,心里很高兴:吴成这孩子,他还能在嘴上找点便宜。其实非用“靠山背”赢不了多少人。可他说了,我就要用“靠山背”赢你,用别的赢你不算好汉呢。这孩子嘴茬子还行啊。王爷这个高兴啊!连老哥儿几个都很赞成。这孩子不过刚出世,年纪又小,用这招儿用得这么纯熟,而且知道有假招儿,有实招儿。我用什么招儿是虚,引出你什么招儿来,我再用实招儿赢你,这个可就不简单了。这叫闻一知十啊!

谢文治输了招儿后下去了。西胜镖局里垫步拧腰又上来一位,自报名姓,叫闹海金甲何清太,青龙闸的第七位寨主。大家伙儿琢磨着这位可能行,想瞧瞧铁罗汉吴成到底怎么着才能输招儿。闹海金甲何清太通了名姓,往前这么一起步,双手一晃面门“嗖”地一下,往下一矮身,照着吴成的小肚子,双掌就戳来了。其实吴成不会按套路还这个招数。但是,吴成有吴成好的地方儿。你双掌戳我肚子上,我不管了,我拿这双掌打你鼻梁骨,我够呛,你也够呛。何清太一想怎么还有拚命的!他往后这么一撤双掌,傻小子吴成来劲儿了,双拳往前这么一杵,上左滑步一调脸儿。这回变了,不是上右滑步了,而是向左让你防不胜防。这样,“靠山背”正撞在何清太的胸口上。何清太挨了一下重的,心里还骂呐:小子,你又变了?吴成换了招儿了。你不但输了招儿,还给人家取了笑儿。何清太在大家伙儿的笑声中站起来,红着脸飞身形下去了。这时,海底金虾何阳太蹦上来了。此人大高个儿是个弯腰,他外号叫海底金虾。何阳太活像个大虾米,两只眼睛滴溜儿乱转。上台来一报姓名:“我叫海底金虾何阳太,跟你讨教讨教!”“小子,你这弯腰儿大虾米!来吧,我这一招‘靠山背’准能把你这弯腰儿给你治好了!”“好小子,你找我的便宜。”说着,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拳“饿狼扒心”,“当”就一拳,对准傻小子吴成肚子就来了。傻小子吴成拿这右胳膊一压他,左腿往前一插,往下一压他的胳膊,“嗖”这么一转身,吴成真跟旋风一样,拿自己的后脊背正压在何阳太的后脊背上。“我给你治弯腰!”说着拿自己这身子压他,“咔嚓”一下就把何阳太给压在台板上了。“嘿!我说你这弯腰儿治好了吧!”何阳太这骂呀:“治好了,我的命快没了。我说你起来,别压着我!”“哗……”四面的人都乐了,这回连西胜镖局的人都忍不住乐了。等傻小子起来以后,再瞧何阳太直晃腰。“唉哟,唉哟,险些儿把我这大弯腰给压直了啊!”说着慢慢儿下去了。

猛英雄在梅花圈上连赢了八位豪杰。猛然间西面有人喊"嗨!"声音透着尖呐:"笨汉!我来跟你讨教讨教。"味道不同,一撇嘴,一百二十个地瞧不起吴成。他垫步拧腰就上来了,年大人对于这个人很注意。这个人是个锃明瓦亮的秃子,只有在耳朵后头有这么一绺儿红头发。红眉毛似有似无,一双小红眼睛滴溜儿乱转,小鹰鼻子头,三角菱角口,一嘴黄板牙,一对链把子耳朵,有点黄胡子,看模样岁数不小了。这是西川路的大贼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他有一个叔叔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俊和马亮可不是剑山的人,人家两人是西川路的大贼,这是请来的。马亮跟马俊这可是老人物,尤其是马亮那可了不起,甭说赢一个吴成,赢十个吴成也手捏把攥儿。吴成往这一站:"小子,你是个大秃子!秃驴你叫什么名字?""红毛秃头狸子,我叫马俊。"马俊为什么上来了?马俊心说:像赢你这样的,还用跟你动手进招?我能蒙你,就让你自己把你自己摔趴下,我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个跟头。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是为露脸来的。"小子,你叫马俊呐!马秃子过来,动动手吧。"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这个吴成一瞧,我使这"靠山背"可太合适了,非使这手儿不能赢你。打败天海神鳖班豆生不就这下吗?我用我这左胳膊往外一支你,上去一滑步,一调脸儿,双手一抱,我这"靠山背"不就使上了。猛英雄吴成想到这儿,伸左手拿左胳膊往外这么一搪他,跟着"唰"一调脸儿。这马俊也挺机灵的,他就势往旁边一闪身,这儿瞧着吴成呐。马俊心说:我给你搭搁儿,就是让你使"靠山背"的。吴成刚要拿胳膊一撞马俊的胳膊,马俊收胳膊往旁一闪身。如果你这"靠山背"用上了,正是自己摔自己。马俊久经大敌啊,傻小子双手一抱拢,往后一用力,他正要撞。可傻小子突然又一想:还是等等吧,我到他这儿是第九个了。说真的难道人家不懂我这手"靠山背"吗?还能让我用这招吗?他要躲开,我一发力,自己摔自己,我一个跟头,我不给众位取笑吗!傻小子双手这么一抱,往后这么一使劲,他没发力。他用这左眼角儿往自己的肩后一瞧,啊!这秃小子阴损呐,他正站在那儿叉着腰看着我挨摔呢。好小子,嘿!我幸亏没发力,我要发了力,我这寒碜遭大了。当初铁罗汉吴成叫石永石玉山、冯昆冯永志二个人带到王府来拜见海川。当把他们让进去以后,一个照面,吴成这"靠山背"没使上,不是让海川左右手一抄他小肚子,把他抄到窗台底下,撞碎了砖头,把他给镶进去了吗?傻小子吴成从那时起就爱上这手儿了。拜师以后,没事儿就问:"师父,您赢我这招儿是怎么赢的?您教给我,怎么个发步?怎么个站身?怎么个双手挥动?怎么个发力?"海川对于这招儿教吴成就很磁实,吴成用得也很熟练。傻小子一瞧,嘿!现在要用师父教我的这手儿,不是正合适吗?吴成想到此,双手从胸前往下一垂,一退左步一调脸儿。这马俊正瞧着吴成挨摔呢,没想到吴成这双手从底下抄来了,照着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的小肚子上"砰"地一击。嘿!马俊的乐可大了,"咚——"一下托出去足有一丈多远,"叭嚓"又摔在地板上了。"哎哟,好小子!"他一转身起来了,差点没摔死。"我说,你怎不用这'靠山背'了?""怎么能老用呀,这招儿是跟我师父新学的。嘿……给你用上了。"马俊这个骂。老侠于成乐得前仰后合:"海川呐,你瞧你们家这孩子真有出息!人家是要摔他,他没上当。嘿!双手一抄,把这秃小子给抄下去了。"王爷也乐,年大人也乐,这可瞧出吴成的功夫真是不错!海川说:"你们爷儿几个不知道,当初石、冯二位啊,把这孩子陪到咱们家里头,非要跟我动动手。我结果用这手儿把他托到窗户台儿底下去,镶到砖里了。我还认为把他给打坏了,实际上砖碎了,把他只是给镶在里头了。他这'靠山背'确实有点功夫,衣裳碎了,他这后脊背一

点事儿没有。后来他始终老跟我学这手儿,我教给他很仔细,今天在这儿用上了。"大家伙儿议论纷纷,又说又笑。傻小子吴成一连气赢了九仗。

这时,由打西胜镖局内长腰又出来一位,冲着马俊瞪眼:"你这小子真是饭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瞧,是自己的叔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只见他垫步拧腰上来了。马俊说:"叔父,留点神啊!您也甭说我饭桶,您弄不好,也得吃他的亏。""没那个事!"马亮八十来岁了,大白胡茬,尖头顶,也是锃光刷亮的秃子,一根头发都没有。双肩抱拢,猿背蜂腰,瘦小枯干,穿着一身蓝绸子的衣裳,腰里扎着绒绳,脚底下五分底儿镶缎的靴子。"小子,老太爷跟你讨教讨教!""喝!又来一个秃子,你叫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啊,我瞧你就不是东西嘛!""废话!老太爷叫秃头义士马亮。""嗷,你叫马秃小子啊,刚才的那红毛秃子是你们一家吧?""一点儿不错!那是我侄子。""来吧,你既然敢上梅花圈,咱二位动动手。""不!你先进招。""不,你先进招!"吴成心说我不能先进招啊,我一先进招,我就没招儿啦。人家马亮那是大行家呀,我不先动手,你先来。吴成急了喊道:"嘿;你让我先进招!我的招使不上啊!"大家伙儿都乐了,你怎么把实话都跟人家提了!马亮哈哈一笑道:"小子!你要不先进招,就算你输。你给我下去,我再会会别位。"吴成心想:那我也不能就这么认输了啊!好吧,先进招就先进招。其实铁罗汉吴成还真没招儿,只见他往前这么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一抬右脚,照着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的小肚子上就踹。马亮一瞧,这我还能赢不了你呀?眼看着吴成这脚踹来了,马亮就势往后一撤步,双手一合,兜吴成的脚后跟。马亮心说:你吴成的招数并不那么灵敏呐,你就是这"靠山背"一招好,我只要拿这两只手一抄你的脚后跟,就把你扔个大高吊儿。哈哈!小子,我当初闯荡江湖的财候,还没你这一号呢!我想赢你,那还不是拿过来你就趴下吗!只见马亮往后一撤步,双手这么一兜,正把吴成的脚腕子给兜住。吴成一瞧,坏了,人家一扔我,可就把我扔个大跟头。吴成因为练"靠山背",他的底盘功夫好,就跟那摔跤的一样,底盘功夫得有劲!他一着急,往回下里使劲儿一收腿,在马亮还没发力的时候猛地一蹬劲儿,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还不愿意撒手,吴成这劲儿又大了点儿,马亮就随着吴成这一夺腿,他往前一栽身,这秃脑袋正冲着吴成。吴成一想:得了,我搂你一下吧。一伸右手,照着马亮的秃脑门上"啪"就给了一掌,只见马亮"噌噌噌",倒退出七八步,"呱唧"一个大屁股蹲儿。他这么大年纪,险些没给墩坏了。马亮觉得脑门子火辣辣地疼,屁股也疼,眼前头直冒金星,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一只手胡撸秃头,一只手胡撸屁股,噘着嘴说道:"好小子,你这叫什么招儿?"吴成也说:"你那叫什么招儿啊?干嘛单问我什么招儿啊?小子!你输了没有?输了就滚!"人们这个乐呀!像赢马俊跟马亮的这招儿啊,都不是吴成赢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给整输了。马亮脸一红:"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瞧见这招儿哩!"胡撸着自己的秃脑门儿,顺着梅花圈上跳下去了。

吴成往这儿这么一站:"还有哪位上来?再没上来的,这十三省总镖头,可就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啦!"猛然间,正西方西胜镖局内有人如"燕子三抄水",一叠腰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等等!怎么能说十三省总镖头是你的呢?"这时,所有群雄老少,王爷他们在双龙镖局的镖棚内,拢目神往梅花圈上看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这一下双龙镖局的人全都长了精神,因为谁都知道他打过甘虎,同时谁都知道海川对他真不错。燕子坡大高个儿,浑身的练子肉。穿着蓝绸子长衫,腰里扎着绒绳,白绵绸的裤子汗衫儿,薄底儿的靴子,辫子盘在脖子上,黑黪玲的脸膛儿,浓眉

阔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雄赳赳气昂昂。要说燕雷,那可有份儿啊!铁罗汉吴成一看是燕雷,就气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用手指点:“姓燕的,我师徒与你仇深似海,你打得我师哥甘虎吐血,今天我非要你的命!”“哈哈……吴成啊!要我的命你今天拿了去,要不了我的命,你这小命儿就很难保了。”铁罗汉吴成往前这么一投身,说真的,不是这种情况,他还是不能先动手,因为他没招儿啊!吴成伸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恶狠狠对着燕雷的胸前就是一拳。燕雷往左一闪,向前一赶步,双手直奔吴成的两胁,就这一下,正挤到吴成的胸口上,“啪!”就把吴成震出七八尺去,“叭唧”就摔在地板上了。猛英雄就觉得自己五腹六脏一翻个儿,眼前头一发黑,一咬牙,两只手一按台板儿要想起,就没起来,一口血“扑”地就喷出来了。当时往后一仰,就躺到那儿了。

野飞龙燕子坡,两只圆眼睛这么一睁,一瞪眼:“甭说你,就是你师父来了,他也不成!”刚说到这儿,梅花圈中落一个人来,身轻似落叶,往这儿一站,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英雄飞身形登了梅花圈,一阵冷笑:“吴成啊,在你练艺时时候,为师是怎样地嘱咐于你?练艺之时多加小心,要刻苦用功。你今天出头露面来到梅花圈上,领教天下的群雄武术,不过是逢场作戏,点到而止,又谁想你来到梅花圈连赢了几阵。所遇的还都是武林出众的英雄好汉,他们当中有的是有意让你一招儿,而你就任意地猖狂吗?虽然说咱们师徒的武术平常,可是咱们爷儿们所学的都是光明磊落之技!要像那种以德报怨,仗势欺人,以多为胜,不伦不类,寡廉鲜耻的人在梅花圈上与你动上手,你就不应当让他,而是发招要准,打上他要狠,不怕失手把他结果了性命,那就算是他恶贯满盈,咎由自取!侠义道本着除恶人即是善念的宗旨,也应当把他置于死地。据为师的眼光看,刚才被你打下去的这些人,屈指一算整整的十名。看他们的武术也都不是寻常之辈,可是竟被你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下了梅花圈!何况这位燕老师呢?显然你是让着他啦。你可别跟为师学啊!为师以前看这位燕老师父堂堂仪表非俗,认为他是武林之中的正人君子,也够个朋友。又谁想他的所作所为居心叵测,实在叫为师失望啊!得了,既然把你打吐了血了,你还不下去吗?!”

这时候黄灿、潘龙早派人上来,把傻兄弟搀起来了。铁罗汉吴成心里头一阵子难过啊!师父的话自己哪能听不进去呢?自己输了招儿,师父还要给自己遮盖,不让自己丢了名誉。唉!猛英雄长叹了一口气。那个意思是:师父,我不能给师哥报仇了。我虽然被燕雷打倒了,但我也不能忒让人家看不起了。镖师、伙计们要搀他,黄灿、潘龙说:“师弟啊,来吧,随着哥哥我走吧!”猛英雄摇了摇头,自己走下梅花圈。下了梅花圈可就走不了了。潘龙一下腰,把师弟就给背起来了,黄灿在后头扶着,镖师、伙计们跟在后头,大家一直往北,进了双龙镖局南号镖棚。顺着楼梯上来,进到棚子后头,大家可全站起来了。连王爷、年大人都过来瞧。南侠司马空过来把衣服撕开一瞧,老仙长就一皱眉啊,燕雷这个东西好狠啊,几乎就要把吴成一掌打死啊!老仙长赶紧拿出药来,先给吴成敷上,然后把内服的药让吴成服下去,止住了疼。又给他漱了漱口,擦了擦嘴,有专人这里照顾着。大家伙儿才来到前面落了座,众人议论纷纷地谈这码事。

再往梅花圈上看,海川可就过来了,一抱拳:“燕老师父,我弟子无礼,你多多地原谅啊!”您别看海川脸上带着笑容,说话很和气,可海川已经蕴怒于心了:先打了我弟子甘虎,今天当着我的面又打了我的弟子吴成,这叫旧恨新仇!九公主坟你们三人打我一个,咱们甭谈,今天没的说了,这么大的仇恨,我只踹你一个跟头,

扒拉你一个趔趄,你一翻身又站起来了,那叫天下英雄耻笑我童林无能！只要打上你,我就让你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么多镖棚的英雄,哪一省的人物都有,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往梅花圈上看。燕雷心里头有点儿害臊。人家候了我的饭账,又请我到镖局子里吃饭、喝茶、沐涨、更衣,还派徒弟把我送到西胜镖局。相反的,我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这一次我又把吴成打吐了血,好像对不起童林似的。不过再一想:我保的是西胜镖局,为的是剑山蓬莱岛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兴王爷的大业,别的我就管不着。想到这儿,燕雷一抱拳:“哎哟喝,童师父!”海川也抱拳:“燕师父,刚才的事情咱们就一片云雾散了。我记得我跟您初次见面您就说了,打四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原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至于说赢了我童林,这镖头是不是就归您了,那要看看天下的英雄承认不承认。现在咱把这夺镖头的事情,暂时先搁在一边。您不想打算讨教讨教我童林的武艺吗?今天希望您尽您所长。嘿嘿……,您看怎么样?”老侠于成这个时候带着人可就全都下来了。来到梅花圈切近,关注着海川趋势如何。野飞龙燕雷一抱拳:“好吧,童侠客既然如此,燕某讨教。”说真的,爷儿几个都为海川担心呐！当然海川见过大阵势了,就拿法禅说,那块儿头就欺着童林呢,而今天的燕雷也是这样,人家燕雷往这儿一站,就跟半截儿黑塔一样,从里到外都是结实的。海川就显得单薄多了。只见海川也一躬到地:“老师父,请吧!”燕雷往前一抱身,左手一晃面门,“唰”地一下,问心一掌。别看燕雷这普通一拳不算什么,内外兼之,里外都好,真打上,海川也照样受不了。海川就势右手往前这么一叉,左手往回下一收,用右手这么一支燕雷的胳膊,猛地上左步,甩脸一弓身,“嚓”！左手进步穿掌就到了,直奔燕雷的胃脘穴上就点。燕雷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一封,上步撩阴就是一锤。海川左脚尖儿一点梅花圈,向左一划步,左手丹阳手对准燕雷的太阳穴就打。燕雷往下一矮身,就势藏头躲,转过身去,一阵风儿似地抱拳封住门户。海川往后一撤步,依然是左掌在前,右掌在后,“龙骧虎坐”。二人彼此道请,当场又动手,打在了一处。

第五十五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上回书正说到三月三亮镖会,铁罗汉吴成梅花圈上力胜十杰。野飞龙燕雷台上逞凶,打了吴成。旧根新仇激怒海川,他飞身上了梅花圈。英雄心里在想:我两个弟子被你所伤,无情无义,以怨报德,我让你知道童林的厉害！所以二人当场动手才打在一处。

这西胜镖棚内可坐着高人呐！云台剑客燕普这么一瞧:海川用的这是龙门派的招数啊！打人用的是挤擦法,纯属于内家拳,这种五脏之力,后发制人,以气行动的功夫了不得呀！再说童林的功底又好,恐怕我这个傻兄弟燕雷今天要吃亏。不过,这样也好,童海川一时候虽然能赢燕雷,但是,不至于要了燕雷的命。燕雷这个人在剑山蓬莱岛眼空似海,目中无人,我不是不知道。借童林的手,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也让他知道知道天外有天！老哥儿几个一看:海川慢慢地驾轻就熟,轻轻松松地把八卦拳施展开了。脚踩八门,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八六十四

式,加上三百八十四套夺命连环掌,招如泉海,“唰啦啦……”把燕雷给围上了。燕雷也不含糊,他善长燕普所传二十年的纯功啊!搂打搪封,踢弹扫挂,运用自如。两人招数加紧,各施平生所学,各展自己绝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人家童海川跟燕雷没动手的时候,各镖棚内的不少位自认为武功不错的主儿,都还想上梅花圈显露一番呢,真有一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直到现在,海川和燕雷一交手,一看人家的能为,“我还惦着上梅花圈呢?我啊,我忍了吧!即使上去,我也得挨揍啊!”“是啊,人家童侠客的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真不愧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又一位也说道:“这个野飞龙燕雷也不错啊!”真是议论纷纷。只见两个指数加紧,穿梭蝴蝶相仿。

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海川就咬了牙了。

当然,凭一招一式赢他,也实在是费点儿劲。这个燕雷也不上当,招数甚好,功夫纯熟,身法又快,何况他有浑身的横练呢。两个人动手在三十个回合的时候,野飞龙燕雷上右步一斜身,对面上扶手,奔海川的左右肩膀上就这么一搭。海川一瞧机会来了,心说:我要不给你点儿便宜,我赢你费劲呐,这回我就给个便宜。其实燕雷这个掌法来得并不快,但是,它去的这个地方是海川的左右肩井穴,他打这两穴,真要打上,海川的两个膀子就全都得废了。只见海川就势双掌往当中一横,类似“童子拜佛”。门户一收,燕雷的双掌够着海川了,海川的双手也就够得上他,但是海川猛地“燕子分云”,用左右手往两边一分。于爷都纳闷,海川呐,劲敌当前,你怎么这么大意!用这种招数,这不是取败之招吗?说真的,人家老侠于成是大行家呀。燕雷是从自己的胸前出手,够你的两肩,你猛地双手往左右一分,人家的手可离着你近了。而且,你的手要想打人家可就远多了。当场动手,呼吸之间见生死呀!燕雷一瞧这个招,便宜呀!童海川的前胸完全都露出来了。燕雷就势随着童林的胳膊左右一分,双手往下一拉,“嘿!”他来得快呀。一甩胸右手对准海川的胸前,“唰”地一下,这掌就到了。几位老侠客都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看着呢。大家心里为海川急呀!因为这架式海川要输招儿。看来,海川再想回手封人家也来不及了。人家燕雷是从前胸出手,来得快,而你童林的两只手在外头呢,等你回来的工夫,人家就打上你了。其实海川赢燕雷的奥秘也就是在这儿。海川并没有双手往回去搭,而是双手往回一拉,就跟练形意的“三元”之式一样,双掌又回到自己的面前。这“三元”是:“两个胳膊是一元,虎口张开是一元,前胸是一元”。燕雷的手掌都按到海川的蓝布大褂了,才知道这蓝布大褂的里头没有胸口。海川用的这手功夫叫“紧背空胸”,你这手掌打空了,你发不出力来,打人家大褂管什么呢?这时,燕雷知道上当了,但再想往回逃,那你可就没功夫了。只见海川往右面一偏脸,左手的后溪穴一挂他的右胳膊,上右步,进步穿掌,右手可就到了,迅雷不及掩耳,其快无比,“唰”地一下,海川的右手插进来,右步前伸,左腿后绷,一看掌用上了,自己绷住了劲儿,由打肾眼儿把这口真气就提上来了。海川用的是丹田气,也就是所说的“气功打人”,这一掌要是击上燕雷啊,燕雷肚子里的五脏六腑可就要张牙了。就看海川这么一甩脸,虎目圆睁,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海川当初在九公主坟不就给努住了吗?这回海川又把劲儿用过了。只听海川暗暗地说了一个“嘿!”字,“嘣”一掌出去,把燕雷就给打上了。燕雷随着掌声“轰”地一下就出去了,起码出去有一丈挂零。燕雷应声“咕噔”可就躺下了。海川就觉得自己丹田这口热气“呼”地往上一撞。海川心说:可坏了,公主坟我就努住了,蒙那位老仙长给我药吃,否则,三月三亮镖会我就上不了台。老仙长还告诉我,你的淤血未净,切

勿性急、怄气、过力,你还要吐血。看来我今天还得吐血。就见海川的脸色一变,英雄一晃彪躯,在梅花圈上就打晃儿了。西方侠于成怕兄弟躺下了,那不栽了跟头吗?你打人家躺下,你也躺下了。老侠于成脚尖一点地,飞身形过来,伸左手避开他的嘴,因为知道童林要吐血。然后一架海川的胳膊:"兄弟!"海川随着于老侠一搀,他往前一扑,一张嘴"噗!"这口血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于爷就势一伸手,把童海川夹起来。转身形长腰下了梅花圈。野飞龙燕雷随着海川这一掌躺下了,他两只手一按地,"腾"地一下就坐起来了,眉毛、眼睛、鼻子嘴、面目痉挛,五官挪位,脸色煞白,黑脸蛋成了白的了。就看这燕雷鼻子翅一发颤,往后又躺下了,跟着往起再一起,这口血才"噗"地全喷出来。喝!台板上两人的两口血,都喷到这里了。燕雷"咕嗵"又躺下昏死过去了。云台剑客燕普马上命令鲍古、鲍图兄弟二人,急速派人到梅花圈上,把兄弟搀下来。心说:就这一巴掌啊,半年好不了啊!时间不大,燕雷被人抬到西胜镖棚的后面。云台剑客燕普拿出药来先让兄弟吃下去,又立刻派人用软兜子把燕雷抬回西胜镖局。

海川也不省人事了。老侠于成抱着海川急速回到双龙镖局南号,然后放到为王爷准备的那张床榻上。只见老侠于成眼泪盈眶,捋着胡子往旁边一站,哭诉道:"海川呐海川!哥哥我一百零三岁,日暮穷途,行将就木,不是为访兄弟你,哥哥我为什么背井离乡,远到江南。就因为兄弟你交朋友血心热胆,仗义疏财,颇合侠义之风呀,所以我才下交于你,咱们俩叫忘年交。真没想到兄弟你今天会努伤吐血!兄弟,哥哥叫你,你怎么不说话呀?"老头儿于成老泪纵横啊!二爷侯杰也晃着秃脑袋掉着泪:"兄弟!兄弟!"二爷侯杰跟海川哥儿俩最近,老人家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老少群雄"呼啦啦"全过来了,长叹的长叹,掉泪的掉泪。

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虽然不懂得哭,但他知道恨燕雷。傻小子气愤地说:"好小子燕雷!上回你把我们虎儿打坏了,这回又把我哥哥童林气吐了血,我老牛非跟你玩命不成!"停了一下,对海川说:"林哥哎,你别叫他气着,我一定给你报仇!"喝!说出这番话来惨啊!往常傻小子要说这话儿,大家伙都得乐,现在大家伙顾不得乐了,谁听了谁难过。王爷心里也是着急,但是他知道,这是打人努着了,跟那挨打的不一样。王爷便劝慰几位老侠说:"诸位呀,千万千万别着急呀!海川的血吐的是病呀,你们爷儿几个这么一哭,大家伙儿方寸就乱了,咱们这梅花圈的事情并没有完呐!哎,说你们哥儿几个跟海川近,我跟海川也不远呐!"年羹尧也连连作揖说:"众位老弟兄,听王爷的话罢,我想海川是努吐血,是打了人自己吐的血。由于在九公主坟力战三勇,他淤血未尽,他吐的是病。当然暂时昏迷不醒,这是由于吐血所致。但是他不是被打得吐血,而是打人用过了力努住了。你们众位都是武林的前辈,比我年某可知道得多。诸位呐,要是挨打的又应该怎么样啊?"南侠司马空也说:"海川吐的是病,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让他内心再发乱了。二哥,你一人在这看着吧,我们大家伙儿往前头去。"南侠司马空叫侯爷看着,大家伙儿各自拭泪来到前面座位上全坐好了,再往梅花圈上看。

敢情这时候上去人了,永发镖局的镖主神枪张凯。按镖局里来说,老镖行张凯可是老人儿,您瞧大部分都得管他叫四哥。但是张凯的为人并不太好,有很多人不赞成他,首先说东侠跟北侠老哥儿俩对他印象就不好。那么张凯为什么上来?张凯认为:两次杭州擂,我登上擂台当众输招。现在童海川打这野飞龙双双吐血,这可是我张凯露脸的一个好机会呀!这样张凯把自己的枪帽--摘,提拉着蜡杆枪从永发镖局出来,来到梅花圈上,抱拳往梅花圈上这么一站,作了个罗圈

揖:"众位,众位!大家伙可都看见了,方才这二位老师父身分都够好的。我们镖局里的镖主、镖师、伙计要跟这二位动上手,都有天渊之别。现在我张凯上来了,在场众位有认得我的,有不认得我的,我在东北营口开了个永发镖局,我叫神枪张凯。我也不想夺镖头,真夺了我也干不了。今天只想以武会友,会的都是我们同行、同道各镖局的镖主。哪位如果不愤,可以上来,跟我神枪张凯走上三合两式。"他说完后往东西看。因为东面当中这家儿,是苏州胥门镇南镖局长臂仙猿陆永杰的镖局。其实陆永杰跟张凯本身也不错,都是朋友,见面也是四哥长,四哥短。但是他们两人心里头有点岔儿,就是上一届三月三亮镖会闹下的矛盾。那次是陆永杰的镖局执年。张凯呢,也把自己本镖局的一些镖师、伙计需报名的、报号的,连本屋的徒弟的名册儿写好了,派专人给陆永杰送去了。希望三月三亮镖会上,自己的镖师、伙计,徒弟们也能练趟功夫,标名挂个号,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如果今后我这儿不用了,仗着同行同业的义气,别的镖局照样收留录用。可是陆永杰的徒弟、大力士周清把神枪张凯他们永发镖局花名册给弄丢了。等其他镖棚的人把功夫练完了以后,陆永杰吩咐一声准备酒席吃饭。神枪张凯可不乐意了。心说陆永杰,这是怎么回事呀?十一家镖棚的镖师、伙计、徒弟们都练完了功夫,标了名,挂了号,怎么单把我永发镖局的这些个镖师、伙计带徒弟给我们免了啊?张四爷一生气,攥着扎枪找陆永杰来了:"陆永杰,你出来!四爷要问问你?"陆永杰赶紧出来了:"四哥,还没喝呢,您怎么啦?""什么怎么啦?十一家的镖师、伙计、徒弟们都练完了功,为什么单单我永发镖局的花名册你不念?我这儿的徒弟们怎么不练功夫?不标名,不挂号儿?陆永杰你看不起我张四爷,咱俩就得干干!"陆永杰这才问自己的弟子大力士周清怎么回事?周清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把永发镖局的花名册丢了,所以没念四伯爷他们的名儿。"陆永杰这个气呀:"弄丢了也不要紧,你倒跟我说一声,我给张四爷道个歉去呀!你这样一来,叫我做师父的怎么办呀?"他来到张凯的面前请个安:"得了,四哥,这事儿是我错了,叫孩子们给弄丢了。"张凯一瞪眼:"不成!"张四爷得理不让人,幸亏后来让同行同道大家伙儿给劝开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一晃已经是五六年了,今儿张四爷的意思是,趁这个机会我要露这脸。那意思陆永杰,你来吧。没想到,这正南方当中的粮食店镇北镖局的镖主镇北天尊罗雷不愤了。

罗雷这个人性如烈火,十分刚正,他跟陆永杰是很好的朋友。不但他们两人交情好,他师哥忠勇义士古雷也跟陆永杰相好。古镇北告诉过罗雷:"对你陆永杰、陆大哥要多多地关照,都是同行同业,而且他跟我也不错。"罗雷说得好:"跟你不错,跟我还有个不错呢!"镇北天尊罗雷一按刀把,由自己的镖棚出来:"张凯!"张四爷这么一瞧:"哎哟,罗爷!"罗雷飞身上了梅花圈:"上次的事情都过了五年了,你怎么还要找陆永杰的岔啊?我告诉你,我罗雷就不服你。"张四爷有点儿脸上挂不住了。但张四爷很怕罗雷。为什么呢?罗雷这个人的人性,大家伙儿佩服,同时罗雷的功夫也好啊。这是忠勇义士古镇北的亲师弟啊。张四爷说:"好哇!既然如此,你就亮家伙吧,我姓张的奉陪。"罗雷按刀把"嚓楞楞"一声响,把四尺二长的刀苗子也亮将出来,刀鞘子往旁边一放:"张四爷,你进招来吧!"神枪张凯往前这么一赶步,"叭"一颤枪,"唰"地这么一下,枪走一条线,直奔罗雷的胸前。罗雷上左一滑步,拿刀背一拄地,顺水推舟。张凯一崩刀,两个人刀枪并举,当场动手,打上了。

他们两位在镖行里来说,还都是头份人物。张凯这条枪崩、砸、窝,挑,吞吐撤

放,上下翻飞,没两下子能叫神枪吗?可是镇北天尊罗雷的这口刀也是真好呀,神出鬼没,防不胜防。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了十几个回合后,张凯枪奔上盘,往罗雷的哽嗓就扎。罗雷又右步,伸左手一穿他的枪,"回身捉蟒","嘭"地一下把张凯的枪就给攥住了。跟着,刀往枪杆上一压,"唰"地这么一推,四尺多的刀苗子冷森森地一来,你不撒手,你这拿枪的左手手腕子就完了;胸前你要挨一刀,你还得死。张凯没法子,脸一红,撒手扔枪,一个箭步,"噌"一下蹿出好远去。张凯这个寒碜呐!我要输给人家双龙镖局南北两号的英雄侠义也可以,我输给西胜镖局西川路的这些人物也可以,可我怎么单输给我们同行同道的呢?他是镖主,我也是镖主,我找脸没找来,到现了眼了。罗雷这人本来就不好开玩笑,耷拉着脸子。张四爷红着脸说:"罗镖主,我输了。""嗯,给你枪吧!甭逞能,您瞧是不是?"张四爷把枪拣起来,一声不言语回去了。镖师、伙计都埋怨他说:"四爷,咱们这买卖做得也很不错,您三番两次的自己没事儿找事儿。这不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吗?要说杭州擂还可以,人家李源问您的话对不对?您是咱们镖行的老班大人物了,您干嘛不香两家,而要臭一家呢?到了现在您又自己出去动手,您说,您寒碜不寒碜?"

东光峪镖局金弓小二郎李国良跟张凯不错,也许因为他们都是清真老表,反正这镖局里的事儿也很难说清。李国良这时一按刀把,飞身形上来了。他心说:罗雷,咱俩可都是北京的,是离这么几步儿的街坊,但你走河南镖,我走口外镖,咱两人是两码事儿,南北两条道。我也不争你的饭,你也不争我的饭。不过,你也不能这么狂啊!你这不是教训人的口吻吗?张四爷再不好,他也是咱镖行同行同道的老前辈!他岁数在这儿呐。李国良上来了,罗雷也知道李国良不服自己。"哎哟!李镖主。""不错!咱俩近隔咫尺的街坊,我打算跟你讨教讨教。"说着李国良把刀亮出来了,刀鞘子往背后一别,压刀"夜战八方"藏刀式。罗雷往下一矮身,履背塌腰,也往这儿一站。两个人彼此道请,双刀并举,当场动手打上了。李国良脚踩八门,大褂兜起风来,如同蝴蝶相仿。小辫也没盘,来回地乱晃。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足有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李国良刀走"迎风劈柳",对准罗雷一劈。罗雷左手一搭腕子,右步奔左上一横身,拿刀往上一找,这手功夫叫"麻姑献寿",又叫"红云捧日"。李国良往下一撤步的时候,人家罗雷云盘刀走上盘,就这么一转腕子,"唰"就到了李国良的脖子上。李国良这才一矮身,"噌增噌"倒退二三步,晃了晃身没倒,脸一红道:"罗镖主,我输了。回见,回见。"

金弓小二郎李国良回去了。罗雷一看,得了,我见好就收吧。没想到,西边有人说话。"罗镖主,街坊,你这功夫可不错啊!"罗雷仔细一瞧,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只见他飞身形上来,把自己的长把大泼刀两只手一攥,然后往台中央一站。鲍古的这口刀,可不软呐,跟双手带风似的。双手一合刀,"唰楞"这么一转,刀走拦腰斩,"仙人解带"。镇北天尊罗雷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长腰起来,"张飞大骗马",捧刀一豁,就势往前一起步,犹如猛虎出洞,奔鲍古鲍天机胸膛便扎。鲍古鲍天机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上了。镖行的人注目观瞧。自古同行是冤家呀!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你冲我拔份,我冲你拔份。你在背地里说我两句坏话,我也在背地里说你两句坏话。坏事都在同行同道上。您看,这两个人,一个长把刀,一个短把刀。两个人一动手,一个在前门东,一个在前门西,二位还打了个难解难分。镇北天尊罗雷这口刀不软,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罗雷刀一涮,反腕子一走扫堂,鲍古脚尖儿一点台板起来。罗雷又来一脚,来了个"犀牛望月腿",

“嘭”地一下就给鲍古踹出一溜滚去。同行同道都喊上好了:“好……”“哗……”罗雷一压力,鼻孔之中一省力:“鲍镖主,承让,承让!”镇西方鲍古鲍天机脸一红,爬起来道:“啊,献丑,献丑!”说完,转身形下了梅花圈,回镖棚去了。猛然间有人高声喝喊:“罗镖主,好功夫!”垫步拧腰飞身形上来,往台上这么一站,好威风。这是营口利盛镖局的二镖主,玉面小灵狐上官瑞。这小伙儿长得很好看,三十来岁,面似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一身蓝绸子,松三把儿条大辫子,怀抱镔铁双镢,真漂亮!罗雷认得他:“哎哟喝,老二!你也惦记着跟哥哥动手吗?”“哎,罗镖主,罗兄,那没法子!咱们这算窝里反,今天亮镖会,镖主跟镖主干上了,我看这是往年没有的事儿,也搭着我年轻。”说着话,分开双镢往这儿一站。罗雷点手叫:“老二,进招来吧。”玉面小灵狐上官瑞捧双撅就点,镇北天尊罗雷闪身躲过去。两人当场动手交战。罗雷这口刀真不错呀!而且好快的身法。十几个回合后,上官瑞双镢“金龙吐须”,罗雷退左步,“怀中抱月”,右手的刀往回下一找,左手的腕子往下一夯拉,然后左脚尖一点地,“嚓”地一下,脚踏中宫走洪门,这一下就插到上官瑞的眼前头了。拿刀这儿“嚓”地一砍,四尺二寸长的刀苗子,再加上胳膊就六尺多。你往后蹦,蹦不出七尺,你躲不开这刀。上官瑞一看躲不开这刀了,就急着喊上啦:“我……,罗兄罢了!罢了!”他怕人家罗雷把他的双脚砍了去。罗雷把刀收住,往后一撤:“二弟,承让,承让!”上官瑞脸一红:“我输招了!”上官瑞这小孩都要掉眼泪了,自己回身形下梅花圈回到镖棚。

罗雷眨眼之间,会斗了七位英雄,都是他们镖局里头各镖局的镖主,全不成了,罗雷有点放份儿。也就是这时候,西胜镖局“燕子三抄水”飞身形上来一个人:“朋友,好俊的功夫!我跟您讨教讨教。”罗雷这么一看,这是谁呀?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长四方一张脸,头发有点金黄色儿,名叫金头龙赵登。罗雷一抱拳:“好,赵师父,请!”人家赵登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这刀就来了。别小看了赵登啊,这是剑山蓬莱岛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一啊!赵登的刀一来,罗雷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刀走扫堂。人家赵登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鲤鱼跳龙门”,过去之后,捧刀一豁,拿这刀纂照着罗雷的面门就是一戳。刀纂也在武术之内,因为它里头套着招呢。罗雷一看刀纂来了,上左一滑步,闪身一躲,人家一夯拉刀,“嚓!”力走上盘直奔罗雷的胸口窝,往下一矮身,人家抽刀献掌,在罗雷的胸口窝上“嘭”一掌就打上了。罗雷“噌噌噌噌”退出几步去,刀尖儿一点地没倒。“哈哈哈哈,赵师父,好功夫,我输了。”说完,转身下梅花圈回去了。

金龙头赵登往这儿一站:“众位,我是西胜镖局所约请的,我叫金头龙赵登。我来夺取十三省镖局总镖头,哪一位可以登梅花圈,咱们较量三合。”猛然间,有人搭话:“哈……阿弥陀佛!”飞身形上来一个僧人,肋下佩着戒刀往这儿一站,合掌打着问讯:“赵施主,我看你的能为很好。贫僧不才,当场讨教。”“老师父怎么称呼?”“神行赛罗宣,贫僧普妙。”“好!普师父,请进招来吧。”普妙一按刀把,戒刀亮将出来,刀鞘往后一别。普妙的能耐很不错。他原来叫神行狸子宋远智,现在叫神行赛罗宣。他是玉耳的师父,玉耳的左臂刀不是跟爹练的,而是跟师父普妙练的。这是火神爷呀!只见普妙往前一抢身,左手一个引手,刀走“迎风劈柳”,金头龙赵登闪身形躲过去,摆单刀相还。赵登跟普妙一动手,大家伙儿都认为确确实实还是真不错。两个人越打越快,眨眼之间就二十几个回合。突然间普师父虚点一招,长腰往后一亮相,赵登正要问:“怎么着?大师父,胜负未分,就……”他以为普妙要走,可再一看,不对呀!这时就觉得胸口窝儿有点儿发热,他一低头,“啊!”

蓝火苗在衣裳上烧起来了。“唰!”他赶紧伸手往下这么一胡撸,坏了!立刻就是一片火啊!赵登撒手扔刀就在台上打滚。这时鲍古鲍天机赶紧派上几个人来帮助赵登灭火,好容易才把浑身上下的火完全都给拍打灭了。这时普妙说道:“阿弥陀佛!赵施主,承让,承让。”赵登这气呀:“你说你这个人可真差劲嘿!”说完,扭头下了梅花圈,回去了。

普师父亮着刀往这儿一站:“还有哪位当场动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普妙把金龙头赵登赢了,还有他的兄弟银头龙赵亮呐。赵亮打垫步拧腰,来到梅花圈上:“普师父这个火放得很高啊!神行赛罗宣,你把我兄弟给烧了。你烧回我试试!”“您怎么称呼啊?施主!”“银头龙我叫赵亮。”普妙一看,喝!比赵登还漂亮!一身蓝,绢帕缠头,少白头,所以外号叫银头龙。赵亮探臂膀,“嚓楞楞”将银钢刀亮将出来,往左右一分:“我来讨教!”“唰”地一下,双刀往下就盖。普师父上右迈一步,肥大的僧袍一兜风,拿着一搭自己的腕子,用刀往上一挑,它下去走扫堂。银龙头赵亮脚尖儿点台板儿长腰起来,双刀一抡,“脑后摘筋,对准普妙的后脑勺儿就剁。普师父推刀把上右步一调脸儿,刀走缠头裹脑,一封他的双刀,拦腰斩“仙人解带”。银头龙赵亮长腰出去,两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其实普妙的指甲身儿里头就有放火的药,跟绿豆粒儿那么大,弹上,一见风儿就着,厉害极了。银头龙赵亮跟普师父一动手二十几个回合。普师父肥大的僧袍的袍袖一挡,“唰”地一下,刀走上盘。银头龙赵亮往下一矮身,双刀走扫堂。普师父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长腰出去,一调脸儿,左手的中指这么一弹,这放火药“啪”地一下,就粘在赵亮的后脊背上了。普妙这时调过头来举刀奔赵亮的后脑勺儿劈来了。赵亮往旁边一闪身,一双刀急架相还。没转三圈,他觉着后脊背一热,心说糟啦,把我也给烧了!他自己摔自己,往后一仰身,“叭”就摔着了,跟着就地一打滚儿,这火烧得还真凶!鲍氏弟兄赶紧派人上来给赵亮拍打火势,等把火完全都给打灭了以后,赵亮站起身来,红着脸说:“我怕您烧我,结果您还是把我给烧了。”“阿弥陀佛,承让、承让!”

赵亮刚下去,就由西面“唰”地一下,飞身形又上来一个人。此人是插翅灰鹤左金童。他是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手使双剑,能为也好。但是他这人出场的时候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火烧段家庄时,叫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给了他一刀,把左胳膊给伤了,从那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左金童的功夫确实不错。只听“嚓楞”一声响,左金童报名姓以后,左手剑一晃面门,右手剑“抽梁换柱”对准普师父胸前便点。普妙往旁边一闪身,左金童一跟步,左手“白鹤亮翅”宝剑就到了,右手宝剑走一步斗,剑对准普师父的小肚子便点。普师父往旁边一闪身,摆刀急架相还,跟左金童展开一战,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是七八个回合。普师父又想使放火药,但还没等用呢,人家左金童的双剑“顺风扫落叶”就到了。普师父只得往下一矮身,左金童一坐腕子,往下一弓右步,双剑走扫堂。普师父一点台板,长腰起来,人家左金童往前一杵双剑,一调脸儿,来了个“十字摆莲”式,往外一合腿,正扇在普师义的脖子上,“啪”地一下,把神行赛罗宣普妙踢出一溜滚儿去。普妙就输了。

普师父下来,一声没言语回到看台。插翅灰鹤左金童往这一站,刚要说话,好嘛!从正北方晃晃悠悠来了个大个儿。“哎,你就这两下子也想夺镖头啊?等一等吧!把镖头给我。”这大个儿是顺着梅花圈的台阶儿走上来了,不会蹿,不会跃。插翅灰鹤左金童一瞧:“哎哟!这大个儿哟!”只见他晃荡荡身高在一丈开外,膀大腰圆,腰里系着挺带,脚蹬踢死牛的豆包鞋,身背后斜插手,背着镔铁虎尾三节棍,

这棍纯钢打制，鸭卵粗细。大个儿力大无穷，头如麦斗，绢帕缠头，上下一边儿粗。

刚才的几场对打，三爸铁木金、鼓上飞仙丁瑞龙、神行无形伍金堂、生铁牛朴鹿，他们几位在台下也瞧得清清楚楚。看着看着，铁三爸就"唉"地长叹了一口气，朴鹿可就问了："哎！铁三爸，你为什么叹气啊？""唉！我想起往事。我铁木金在家里的时候，由于练艺，大家非要跟我分开过。这样一来，哥儿仨九顷六十亩土地分给我三顷二十亩，可我全都给练进去了。这样，我一赌气才来到北京城，多亏遇到了丁大哥，才有我铁禄的今天！我总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练艺，能为是很不错了。其实不然，今天我到这儿来可真开眼了。敢情我这点儿本事不上论呐，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朴鹿听到这儿，重复了一句："你花了多少钱？""三顷二十亩地哇！""好！你瞧我的，我就是一头牛。"其实朴鹿的钱也没少花。朴鹿又说："冲咱们哥儿们花的这些钱，我也要上去来来。"所以，他才晃晃悠悠地奔梅花圈了。左金童一瞧这位就有点儿发晕呐，"哎哟！"跟半截塔一样啊！往这一站，五大三粗，那手跟蒲扇儿一样。朴鹿站稳了，看左金童，就问："你叫左金童，你想做这镖头啊？一个月人家给你开多少钱呐？依我说，你就算了，把这镖头让给我。"左金童这气，你叫我这名字叫得这嫩。"朋友，你贵姓啊？""我姓朴，叫朴鹿，有个名号叫生铁牛。哈哈哈……。你要打算动手，可我不是吹，我一脚能把你踢死！""好吧，我宁可让你踢死，我也不能白白地把这十三省的总镖头给你。来来来！拳脚军刃都行。""别亮军刃，亮军刃你趴下得快，咱还是动拳脚。""好吧！."插翅灰鹤左金童取下了宝剑鞘，双剑入鞘，自己往身后一背，一抱拳道："朋友，请吧！"大家伙儿都在认真地观瞧着。只见朴爷双手往下一耷拉，说道："来吧！"插翅灰鹤左金童左手一晃面门，上右步立掌"唰"地一下就到了，直奔朴鹿的面门。说真的，生铁牛朴鹿的功夫十分不错，他让你左金童这一掌打在自己的脸上，他不在乎。这时，朴鹿一抬左手，"嘭！"把左金童的胳膊就给攥住，微然一用力，再一抬右脚，照着左金童的小肚子上"啪"就一脚，顿时把左金童踢出一溜滚去。左金童老半天的工夫没有起来，大家伙都愣了："哟！怎么，这是给踢死了？"鲍氏弟兄急忙派人上来把左金童搀起来，遛了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哟，他这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左金童脸色苍白。

回到西胜镖棚以后，老仙长燕普说："无量佛！金童，你的能耐不是不行，而是从你的脑子里根本就没看起他，所以你才输了招。这叫骄敌者必败！不信现在你再上去，你准赢他。他一个傻小子，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全凭一力降十会。""您说得一点不假！我觉得我不用赢他，我算计他，都能把他算计趴下。"

"无量佛！"云霞道士杜清风站起来了，他更不服啊。飞身形下了西胜镖局的看台，踮步拧腰来到梅花圈上："无量佛！"杜清风一上来，"哗"地一下，大家伙儿都乐了，道冠在脑瓜顶下是清白的，黑白两色。杜清风往台上一站，用手指："朴鹿，认识山人吗？""我呀，我不认得你呀！你这个老杂毛叫什么东西？""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哈哈哈哈，你叫疯儿啊，小子！疯儿，有疯儿你就抽吧。"杜清风这气，我跑这儿抽疯来啦！大家伙儿没有不乐的，你说这傻小子还真能蒙事。"好！老杂毛，杜清风，你进招来吧！你也照样趴下。我拿你当我家的老槐树！"好嘿！你拿左金童当老槐树了，这又拿杜清风当了老槐树了。杜清风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一攥拳头，照着朴鹿的心口窝儿"当"就一拳。这杜清风多好的能耐啊，别说一个朴鹿，十个朴鹿也不是杜清风的对手，连童林都很难赢得了杜清风啊！杜清风实在瞧不起这朴鹿。他想：我要用真力打你，把你打死我也犯不上，因为我是一

个出家人,跟你没仇没恨;但是我要用假力打你,如果不卯足劲儿,你这生铁铸料,我也打不动。所以杜道爷这拳来得特别的猛。“呜”地一下,连人带拳就从正面蹿过来了。生铁牛杜鹿没跟人家动过手,一看老道往前这么一欺身,拳来了。朴鹿就一退右步一斜身,很顺当地就躲过了这一拳。杜清风的这招使猛了,又没打着,这不是该着的事吗!只见他往前就这么一栽身,朴鹿一看,心说:这倒不错,我不把你当我们家的老槐树了,你就当我们家的牛吧。他不是会托牛吗!从小就练这功夫。当杜清风在他跟前头往前一栽,他一伸右手,就是杜清风的胸口窝儿,一伸左手,就是杜清风的小肚子,“腾”地一下,他把杜清风给托起来了。杜清风这个骂呀:“你怎么把我托起来了?”嘿!你真成我们家小牛了嘿!”他想起小时候来了。杜清风刚要施展“鲤鱼打挺”招术,想站起来,可是不成了,他给扔起来,扔起一丈多高来。“哗”,四面的人都笑起来了,堂堂的“云霞道士”杜清风,叫人家给托起来了。杜清风往下这么一落,不是拿他当小牛了么,朴鹿的两只手“噗”,又给接住了。“无量哎,佛哟!”杜清风刚要踹腿长腰出去,“日!”又起来了,底下人又乐了:杜清风往下一落,傻小子朴鹿伸手“噗”,又给接住了。杜清风刚要纵身儿,“日!”又起来了,不让你使上力,一点儿力气你都用不上。

杜清风这乐儿大了!生铁牛朴鹿一下、两下、三下,拿这杜清风扔着玩儿了。他每下都得一丈多,一连气扔了五六下。西胜镖局的都臊得慌,别的镖棚的人都乐得前仰后合,连王爷都乐了:“哎呀!我说这个傻孩子是谁呀?比咱们这儿的老牛跟虎儿都厉害!”老侠侯振远在旁边儿站着呢:“王爷,您不认得他?上次我跟海川到清真寺去,见到过他,他还是海川的一个师弟呢!这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的一个高足,在家里头净练踢槐树和托小牛儿就好几年。要不他怎么拿杜道爷当小牛托着玩呢!”“唉!那儿还托呢!”后来杜道爷一赌气想:得了!我也别费这力气了,你随便扔去得了,什么时候你扔累了把我搁下,我就一脚把你踢死,绝不留着你!你这东西让我输了招,还让我遭了寒碜!这样一来他不使劲儿了。朴鹿也在纳闷儿呢,这要是拿他当牛犊,我得托到什么时候去?我也不能把他弄到我们家去,搁到槽头儿拴上,好麸子好料成天喂着他呀。算了!再扔最后一次得啦。这最后一次,他杜清风也不用力往外逃了,傻小子朴鹿也不接了,“日!”快到板儿上了,傻小子一想:别这么便宜他呀!摔了他一下。他左脚扎根,一抬右脚,“当!”这下子可不不得了,这杜道爷也一百多斤呢,正撞梅花圈的栏杆上,把栏杆给撞折了,从梅花圈上掉到地下。“哗……”梅花圈周围声音鼎沸,人群动乱。王爷笑得前仰后台:“哈哈!老年呐,这叫什么武术啊?真是开眼啊!怎么踢上了?”年大人连连点头说:“这个傻小子可真新鲜!”

杜清风被踢下梅花圈后,就觉得头疼得真厉害呀:“无量哎,佛哟!”他自己都要哭啊。慢慢爬起来,猫着腰在那儿到处寻找呢。原来,他的道冠给撞掉了,找了半天才把道冠捡起来。杜清风满头的短发都落下来了,往后一披散,真是丢人呐!人群中还有起哄的:“我说,这位是和尚啊,还是老道?这可是想当和尚当和尚,想当老道当老道。和尚、老道两掺和儿!”杜清风气得直骂呀:“这怎么能有两掺和儿的呢?小杂种!”自己慢慢地回到西胜镖棚来:“无量佛!羞臊难堪呐!”燕道长过来心疼地劝慰了一番。杜清风对燕普说:“哎!师哥,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自从小儿童林在月台上削了我的道冠儿,我的倒霉事儿就接连不断啊!今天,千人瞧、万人看的场面,那个傻小子还非把我的道冠撞掉不可,让我丢人现眼!他这一脚踢得我也真够呛呀!”燕普这时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哪位将军上去?一定要把

朴鹿给我治住。”旁边有人答言：“军师爷！末将不才愿往。”正是玉面童子白昆。

白昆踮步拧腰出来，上了梅花圈：“哎，猛汉！”“哎，小白脸！你叫什么名字？”“玉面童子我叫白昆。”“来吧，进招来！你是愿意当老槐树呀，还是愿意当小牛啊？”白昆这气：“我全不愿意当，我愿意当我。朴鹿，休要口狂！你进招来。”“好啦！”朴鹿往前这么一赶步，上步举拳“泰山压顶”，一砸白昆。白昆没躲，他一上步，把左脚伸过去，勾住这朴鹿的脚后跟，往下一矮身，双手一攥拳，照着朴鹿的小肚子“当”就一拳。这拳就是打上朴鹿，他也不在乎。只见朴鹿往回一撤步，哟，坏了！人家白昆这左脚的脚脖子勾着自己的脚后跟呢。白昆“噔”地往起一扬，朴鹿“咕嗵”一声，来了个大屁股蹲儿，就跟倒了半堵墙一样。生铁牛朴鹿起来了：“小白脸儿，你可把我赢了嘿！”“好吧！你请回去吧！我还要会会别位。”玉面童子白昆转脸面向观众一抱拳：“众位，这位叫朴鹿，他输了让他下去！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要在梅花圈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哪位打算来跟我讨教讨教，夺这十三省总镖头，我白昆奉陪！”

海川的徒弟们全在双龙镖局子南号、北号的镖棚里。大家伙一瞧朴鹿赢了杜清风，可就都想到了傻小子于恒。孔秀就对夏九龄说：“哎呀！九龄师哥，你跟咱们傻师叔说说，让他也上去施展一下嘛！”九龄想了想说：“好吧！”九龄就凑到于恒的跟前来了：“傻叔叔。”“唉，什么事儿？”牛儿小子心里明白：九龄是我的亲师侄，我应当疼他、爱他，做事不能让他为难。可这些他就是说不来。九龄这时挑唆着说：“您看人家那个大个儿上去多露脸！”“嗯！是挺露脸的。”“人家回去吃馒头炖肉，因为人家赢啊！”“对啊！我也想吃。”“您想吃馒头炖肉，您就得上去啊，不上去怎么赢呢？再说，再说，您是我傻叔叔，你赢了馒头炖肉，我也想吃呐！”说着，九龄马上要哭了。傻小子一看可急了：“别哭，别哭呀！你等着，你等着！傻叔叔上台给你赢去！”九龄一听高兴了：“哎！你是得上去赢两阵，这样您吃着气势，侄子也吃着气势。”“好！我这就去！赶紧把牛肉先赢下来，那就踏实多了。”“对，对，对！您上去吧。”“好啦！”傻小子站起来往外走。这时候老侠侯振远要拦没拦住。王爷却说：“嘿！咱们这大个儿也上去了。”傻小子晃晃悠悠往台上一站：“你是什么小子？”“玉面童子我叫白昆。”“你是昆小子，你是牛肉吗？你是馒头吗？你给我留下，你想拿走不成！”白昆一听，这都哪儿的事啊！“你叫什么名字？”“哟！麻烦了，你是从头里问，当间儿问，还是末了问？”“我当然从头问了。”“家住在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你叫牛小子？”“哟，你怎么知道？”“那你不是刚才跟我说的吗？”“那我，我跟你不错，你可不能告诉别人！”“牛儿小子？”“哎，你给牛肉吃？”“想吃牛肉成啊？不过，你我两个人得当场动手。”“那随便打。”傻小子两只手一捂肚子：“来吧。”玉面童子白昆往前这么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傻小子嘴里嘟囔：“再来点儿！再来点儿！”他知道还招儿早了不成，他让再来点。白昆赶紧往回一撤步：“你喊什么呢？”“让你再来点儿，你混蛋呐，还招早了，师父不给馒头吃。这都是饿出来的！”这时，玉面童子白昆往前这么一赶步，“唰”地一下，左手拳又来了。”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白昆的拳刚到，傻小子左手胳膊往上这么一拍，正打在白昆的胳膊上。这白昆可就受不了，“啊”地大叫一声。这时，傻小子于恒上右步往前这么一赶步，右手就到了，正是玉面童子白昆的脑门儿上，“啪”一下就拍上了。牛儿小子的本事可不比朴鹿差，虽说两人都傻，但于恒的功夫可就磁实多了。这一下子就把白昆扇了一个大跟头。玉面童子白昆捂着脑袋起来问：“小子，你这

叫什么招儿?""牛肉,牛肉还有大馒头!"傻小子高兴了:"快过来,谁跟我再比比武艺来。我再弄趴下几个,我跟我那侄子,我们爷儿俩就能足足地一块儿吃炖肉子。"敢情他还惦记着夏九龄这份呢!

猛然间,由西胜镖局的镖棚之内,"燕子三抄水",一人飞身形登上了梅花圈,往这一站。此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一身蓝白,绢帕缠头,白素素一张脸,长眉朗目,鼻直口正,连鬓落腮的胡子茬儿,斜插柳背着刀,真是一副好样子!报名叫:百步神拳石天龙。"小子,你过来吧,咱们俩干干!""牛儿小子,你有何德何能?你敢如此地狂妄。石天龙我要你的命!"说着,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唰"地一下拳就来了,真叫快呀!傻小子于恒知道他这招叫"金刚八式掌"。这"金刚八式掌"是这样的: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鼎托闸抵万人。伏虎将军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傻小子见人家拳来了,一着急,招儿就又忘了。他伸这左手:"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叭"一按石天龙胳膊。他应当使这第二下,可他一下子忘了,跑到第三下去了,来了个"立掌斜劈开山斧"。上右步一斜身,立着这右手给了石天龙一掌,打了石天龙一个跟头。"哎哟!"把脖子都打歪了。傻小子急了:"你看看,你老着急,我这招用错啦!"老仙长尚道明、何道源隔着屏风往外瞧,这一切看得真而且实。傻徒弟还真急,因为他把招儿用错了,把"举鼎托闸"忘了,他使的是"力掌斜劈"。石天龙起来这骂啊:"嘿!好小子,你可把我打着了嘿!"傻小子于恒连赢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两阵,这可是好功夫啊!傻小子在台上转悠:"坏小子!我招错了,招错了。那位上来再给我找补找补?"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隔山打虎石天风垫步拧腰从西胜镖局出来,长腰上了梅花圈。这个仗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清早吃完了饭开始作战到现在,太阳都往西了,整打了一天呐!隔山打虎石天风垫步拧腰上来以后,用手点指:"猛汉!我来给你找补。""好小子,要不说你是孝子呢!你叫什么名字?"石天风这气,他嘴里还找便宜!"我叫隔山打虎石天风。""好啦,你过来!"石天风明白:像傻小子这个招数,错了一招儿,他自己先急,要让他先动手,他就没脉了。石天风一抱拳:"我想给你找补,可你得先进招儿来!""那哪儿行啊?师父不让!得见招儿迎招,见势打势,眼要准,手要稳,打上人要狠。哪能随便进招儿呢!"他把师父说的都记着呢。"你要是不进招儿,那咱们可找补不上。""那、那怎么行啊?好!我先进招儿。"说完,傻小子于恒上右一划步,一攥右手的拳,照着石天风的顶梁"泰山压顶"就下来了,这可就没根没落了。石天风上右这么一滑步,微然往上一矮身,左手往下一穿他,进步撩阴就是一拳,正打在傻小子于恒的小肚子上。"哟!""噌、噌、噌,卟!"来了一个大屁股墩儿。"猛汉,你输了没有啊?""输了!""还是的,下去吧。""好了,遵命啦!"傻小子晃晃悠悠下来了。

于恒来到双龙镖局南号的镖棚内。王爷可问:"于恒啊,怎么样啊?""牛肉挣下来了,有我吃的,有九龄吃的。""嗽!你上哪挣牛肉去了?""对了!给我记着点,我们爷儿俩晚上没肉了。""哈……"王爷这笑啊:"放心吧,连你带九龄的全有!"傻小子于恒坐下来了。

正这时候,隔山打虎石天风在梅花圈上洋洋得意地说:"众位!这位叫叱海金牛于恒,所谓一下准的把式匠,他跟我石天风比还差点儿!哪位还要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我跟他讨教讨教。"刚说到这儿,双龙镖局南号出来人啦,飞身形登上梅花圈。此乃八卦连环堡的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田子步想:我不能等着二哥上来,我是他兄弟!这一次我大哥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接着请帖,不好意

思到北京来,面面相觑见着不好看,所以让我们哥儿俩来了。既然到这儿了,也要登登梅花圈,动动手,输赢无关,那么也就算我们尽到一番绵薄之力了。我二哥的岁数大了,得我来。这才跟二哥商量好了,等我上去,您可就千万千万别上去了。胡二爷说:“好吧”。八爷田子步稳了稳腰中的链子镢,这才上来。隔山打虎石天风的脑子里头可有这么个人物,这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八庄主。“嗽,原来是田八庄主!您也是奉朋友邀请来到梅花圈,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吗?”田方点头:“光看朋友你的功夫不算,我也技痒难挠,斗胆讨教一番。至于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我也没那个能耐,我也没那个想法。来吧!军刃拳脚由阁下挑选。”“好!既如此,我讨教讨教你的军刃。”隔山打虎石天风探臂膀“嚓楞”一声响,把刀亮出来。八爷田子步一背身撩长衫,“哗啦”一抖链子镢套住了皮腕手,左右一挑,“哗楞楞”一抖。田八爷好样儿啊!中等的身材,细腰窄背,面似三秋古月,三缕短墨髯,一条大辫儿,一身蓝,扎绒绳儿,五分底的福字履鞋。他叫小武侯啊,敢比当年后汉的武乡侯!这个人有很好的学问。

这时,只见他一抖自己的链子镢。隔山打虎石天风往前这么一赶步,刀走缠头裹脑,“顺风摇旗”,“唰”地一下就到了。八爷田子步右手镢往起这么一撞,“哗楞”一声响,左手链子镢在面门一转圈儿,反腕子一砸。石天风往后一撤步,田子步的右链子镢一摇,“唰”地一下,对准石天风的太阳穴就打,来得很快呀!石天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式擦着台板儿走扫堂。八爷脚尖儿点台板儿,身轻似燕起来,二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这可就凭的是本事了。隔山打虎石天风那也是剑山蓬莱岛好样的,确实是好功夫。相反,人家田八爷的身份也在这儿。链子镢抖开,上、中、下走三盘,“哗楞楞”连声响,好是威风!两个人一场座战。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石天风捧刀一扎,八爷向左一划步来了个“浪子踢球”。左手链子镢往上一翻,“哗楞楞”往前这么一撩,右手的链子镢随着自己右腿往上又一翻,这镢柄在下,镢头跑上头来了。再从底下一兜石天风的刀,只听“嚓”地一声,把刀就给兜上了,“唰”地一下又回来了,正打在石天风的腿肚子上。其实,田子步还能再使劲儿,要是使劲儿,石天风就得受伤。只见石天风脚步踉跄出去好几步,才拿桩站稳。八爷田子步往回一撤身,链子镢一抖:“石师父,承让,承让!”石天风脸一红:“阁下,能耐啊!再见,再见。”隔山打虎石天风把刀入鞘,自己跳下去,回转西胜镖局。

八爷田子步站到这儿刚要说话,猛然间从西胜镖局又出来人了,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田八爷这么一看:喝!这人个不高,矮身材瘦小枯干,两腮无肉,穿着蓝绸子长衫,白绵绸子裤子汗衫儿,薄底靴子,腰里系着绒绳儿,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空着双手往这儿一站,说出话来是江南口音。“哎呀!我也要来会一会田八庄主的链子镢啊!”八爷田子步赶紧把双镢交于左手:“老英雄,你怎么称呼?”“我复姓欧阳,双名志正,江湖人称胜昆仑。”“嗽!”田八爷听完可就一愣,欧阳志正在云贵川大西南一带可是颇有威名啊!田子步赶紧一躬到地:“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老师父。晚生田方久仰大名,想不到我们在梅花圈上遇见了。小子不才愿意讨教您的功夫,跟您学个三招儿两式。”“哎呀!哈哈……,我说庄主你太客气了,令兄李昆也是我素日敬仰的人物!好吧,既如此嘛,我就跟你讨教讨教。”撩长衫,“哗楞”抖出十三节亮银链子鞭。然后说道:“八庄主,你请进招吧。”“恭敬不如从命,小子斗胆!”由八爷往前这么一赶步,一抖链子镢,“狮子摇头”,盖顶就打。欧阳志正单手一摇鞭,一退左脚,“枯树盘根”,对准田八爷腿就砸

下来了。田八爷脚尖儿一点方板，长腰起来一摇链子镢，就奔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欧阳志正闪身形躲过去。两人当场一动手，都是链子家伙，看起来很不容易。两个人十几个回合开出去，互有爱慕之意。欧阳志正功夫确实不错！两人越打越快，走行门，让过步，猛地田八爷双镢一抖，对准欧阳志正的双腿一砸。欧阳志正单手一挑鞭，“哗楞”一声响，往下一盖。“嚓！”正把田八爷的双镢给搭上了，然后就势往前一起步，并食、中两指在田八爷的肩头上“砰”一点，田子步“噌、噌、噌……”倒退四五步，“咕咚”躺下了。八爷田子步脸一红。欧阳志正往前一抱身，垂着鞭，伸左手一扶：“哎哟喝！田八庄主，承让、承让！请起，请起！”把田八爷搀起来了。田八爷把链子镢圈好了，脸一红：“老师父，在下不敌了，您手下留情，容当后报！”说完了，田八爷回去了。西方侠于爷很喜欢田八爷这个人。等田子步来至镖棚门口，于爷就站起来了，一抱拳：“老八呀，功夫输给欧阳志正你不寒碜！”田八爷脸一红，挨着行礼：“叫王爷、大人见笑！众位老侠客爷见笑！”人家于老侠都捧由子步，这些人也跟着捧：“老弟，可真不错！都说你功夫很好，今天我们大家伙总算开了眼了。欧阳志正是江湖路上老一辈的大人物，甭说你，再比你高个一头半头的也不行。”

这时，欧阳志正站在台口儿上一抱拳：“我复姓欧阳，双名志正，江湖人称胜昆仑！我是西胜镖局所约请的，哪一位要是愿意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话，还是要把我赢了为是。当然我的本领也不算太高，方才这位八庄主田子步是让着我呢。哪一个请过来！”猛然间，眼前头有人说话：“哈哈……，欧阳师父，功夫实在不错！在下讨教讨教。”垫步拧腰就上来了，往这一站。“哎呀！”欧阳志正这么一撤步，上下一打量：老头儿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小辫，没有谢顶，赤红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称。一身米色绸衫，扎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报名字：“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嗷哟，原来是李老英雄呐！想不到我学的这点本领会招惹得老侠客你登上了梅花圈。来来来！我来跟你讨教讨教。”“可以。”说完李源“啪”一撩长衫，“叶噜”就把藤蛇棒亮将出来了。大家伙一看，李爷上去了。知道这是西方侠于爷的掌门弟子，都要捧捧场。“哥哥，您瞧，李源贤弟上去了！哈哈……，他要会会欧阳志正。欧阳志正恐怕还不成呢！”西方侠于爷知道：别的镖棚的人不敢上来，可西胜镖局的人剩不下两三个了。因为燕普带来的人基本上都登台一战了。你想啊，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风、马俊、马亮、闭目金禅班豆佛、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镇江泥鳅谢文治、九尾龟谢文丑、闹海金甲何清太、海底金虾何阳太已经大部分都输了。现在连欧阳志正还有三位。我赢了欧阳志正，诸葛宏图会上来。但诸葛宏图上来不准是个儿。那么再往后就是云台剑客燕普了。

这个时候，整个的灯光都掌上来了。哎呀！松棚以内，灯光照亮，光华灿烂，如同白昼。尤其是梅花圈上这盏大灯，特别的亮。虽然太阳还没下去，但棚内已经黑下来了，这灯光一照啊，真是太清楚了！眼下，西方侠于爷把下一步棋怎么走，都给算计好了。这时候，再看王爷和年大人，他们的兴致特别的高，看来是越打越高呀。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客爷一伸手，鹿筋藤蛇棒亮出来，单手一攥：“欧阳老师父，请吧！”“哎呀！那么我就不客气。”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声响，一字鞭对准李源的顶梁就打。几个回合之后，激怒了西方侠于洞海，于老侠欲登梅花圈，空手夺鞭，大战燕云风！

第五十六回
众群侠会战燕云风　老剑客亲临梅花圈

上回书说到亮镖会梅花圈上动手，虽说越战人越少，可也越战越精，武林前辈，风尘侠隐都在后边。西胜镖棚内也只有连云台剑客燕普在内的两三位了。这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李源登台会斗胜昆仑欧阳志正，群侠众星捧月，都围着西方侠于洞海纷纷议论。这么大的松棚内，灯火通明，照如白昼。李源明白：人家用的是链子鞭，兵刃长，我用藤蛇棒，尺寸短，跟欧阳动手，我要总往外跑，那就太吃亏了。我必须想办法让你这链子鞭施展不开，那只有在招术上运用短小精悍，干净快捷的技艺。想到此，李源往里这么一弓身，上右一跟步，鹿筋藤蛇棒“唰”来了个“仙人解带”，照着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欧阳志正岔右步跟左步，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个“青龙出水”，对准李老侠的胸前便点。老侠李源闪身形躲过去，摆自己的鹿筋藤蛇棒急架相还。三十六手白猿棒，上、中、下走三盘，真是乌龙搅海、怪蟒翻身，招法展开，捷似飞鸟。欧阳志正的变招儿，那也确实是出人头地。“哗楞楞”长鞭响，两个人的长衫兜起风来，如同蝴蝶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看。两位当场动手十个回合，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棒走上盘，欧阳志正鞭走底盘，一个底盘扫趟。李源脚尖儿点台板儿，长腰起来，转棒盖顶一砸。欧阳志正腿往这边一岔步，李源移左步跟右步，左手一搭鹿筋藤棒的后把。这功夫叫“渔公伐舟，”就是渔翁撑船呀，拿着船篙往船后头一杵，“哧！”船公就往前去了。这样一来，李源鹿筋藤蛇棒的铝疙瘩，正杵在欧阳志正的屁股上。欧阳志正一哆嗦，“噌、噌、噌”往后退出好几步远去，晃了晃身子站稳脚跟说道：“哎呀！老侠客，你的功夫很好！你这鹿筋藤蛇捧杵了我的屁股。我跟你告假了！”“哎！欧阳老师傅，承让，承让！”李源把鹿筋藤蛇棒往怀中一带，看着欧阳志正提鞭下去了。

欧阳志正往下走，刚到西胜镖棚门口，由打里头往外出来一个人，很快来到台下，一拔腰上了梅花圈：“哈哈……李老侠，好功夫！欧阳志正不是敌手，我来讨教讨教。”这时，西方侠于爷可就告诉王爷了：“您瞧见没有？上来的这个人，李源绝不是他的对手。”王爷仔细一瞧这人，矮身材、大锛儿头，坠子脸跟老寿星一样，雪白的白胡子，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一身米色绸，扎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王爷一看就很喜欢这个老头。王爷问于老侠：“哎呀，老侠客，这个人是谁呀？”“嗷！王爷，我一提您就知道。你府里头烟壶盖被人拿走，约海川公主坟试艺，都是他赛南极诸葛宏图，他是剑山蓬莱岛的二号人物，他完了就剩一个燕普了。”“哎呀！这个就是赛南极诸葛宏图？看他偌大的年纪，精神矍铄，面带忠厚，白发苍苍，倒不像个歹人。”“他本不是歹人。剑山蓬莱岛的客礼把他请进山中，对他不敢小瞧。他是江南的隐士，功夫确实不错啊！阅历多，经验也有，李源打不过他。”“是呀，老侠客，咱们好好地看看！”赛南极诸葛宏图往这儿一站，说道：“我的朋友欧阳志正输给您了，不枉你是名人弟子，出了名的英雄侠客。老朽赛南极诸葛宏图不才，我要当场讨教。”“老义士，请你亮军刃吧。”“好！”诸葛宏图一撩长衫，“哗楞”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往外一亮。王爷吓了一跳：“怎么他拿出一条长虫来呀”仔细一瞧，借

灯光直冒亮，王爷才知道不是。于老侠告诉王爷，他这条军刃叫三十六节蛇骨鞭，蛇口之内含着子午问心针，专破金钟罩。这是诸葛宏图的拿手功夫。展翅金雕李源横着自己的鹿筋藤蛇棒也往这里一站，赛南极诸葛宏图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说道："老李侠客，请进招儿来！"李源回道："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藤蛇棒盖顶就打，赛南极诸葛宏图闪身形躲过去，摆三十六节蛇骨鞭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一动手，走行门，让过步，"叭、叭、叭"就是十几个回合。只见李源这条泼风八打、三十手白猿棒真不错呀！打到二十几个回合都还是棋逢对手，不分胜负。直到人家诸葛宏图展动身法，施出绝艺，李源李老侠才渐渐地落了下风。这个时候诸葛宏图三十六节蛇骨鞭走上盘，李源缩颈藏头一躲，带棍走底盘，一个扫堂棍，人家诸葛宏图就不躲了，一抬左脚，"叭"把鹿筋藤蛇棒紧靠着铜疙瘩的这地方给踩住了。但是鞭可悠起来，盖着李源的脑顶上就来了。李源一撒手，往后倒步，出去有五尺。李源红着脸说："哟喝！诸葛义士，我输招儿了。"人家诸葛宏图把棍给捡起来交给李源说："嘿！老侠客，我再会斗别位，您请吧！"李源把自己的棍围上后，由打梅花圈上下去了。

赛南极渚葛宏图倒提着鞭，一抱拳："众位！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江南人士，复姓诸葛，单字名建，表字宏图，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赛南极。还有哪位登梅花圈，诸葛建奉陪您三合五式！"刚说到这儿，北面的梅花圈下有人乐："哈哈哈！诸葛建哪！奉陪三合五式你这话不大点吗？你奉陪人家三合五式，可你有什么能耐啊？"诸葛建心说：您的话大，还是我的话大呀？这时诸葛建抬头一看，老头儿一拔腰就上来了。原来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老侠于成。常言说，打了人家孩子，人家大人出来了。只见人家老侠客往这儿一站，一捋颔下角髯，这份儿太大了。诸葛建一瞧，哎哟，坏了！这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李源的师傅。老人家偌大年纪，精神百倍。诸葛建抱拳："莫非是武林前辈山西太原府于老侠客？""哈，哈哈！正是老夫。老朽一百零三岁，要说老侠客嘛，也还有点不配。不过诸葛建呐，我虽然老了，但你这个能耐，若与老夫较量，恐怕还不行吧？"诸葛建心说：这老头子多狂啊！就问："于老侠客，你到这儿来，大概也是被人家所约所请，也为了十三省总镖头吧？""对了，哈……说为十三省总镖头也可以，说为和你们那位道长比试比试也可以。诸葛建没别的，咱们俩较量两圈儿吧！""好，老前辈！既然如此，请您亮军刃。""什么？""请您亮军刃。"诸位群侠以及王爷、年大人都往台上看，也知道老侠于成的份儿大。但是人家让您亮军刃，这也是礼之常有的啊，怎么跟人家愣愣眼儿啊！"让我亮军刃？诸葛建，哈哈……你还不配！"诸葛建心说：喝！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大的话啊！我还不配！便问："老侠客，难道您还要空着手对晚生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吗？"说完，诸葛建拿右手这么一晃，蛇骨鞭"哗楞楞"这么一响，诸葛建也放份儿啊！于老侠大笑道："诸葛建呐，老夫今天空着手会会你这蛇骨鞭。你留点儿神，我要把你的鞭给夺过来！""老侠客，您还要夺晚生我的鞭""哈……，对！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老侠客，如果您在三十个回合以内，把我的鞭夺出去，我此次回转江南，埋名隐姓，不再出世了。""多少个回合？三十个！诸葛宏图哪，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啦！我只跟你来一个回合！"

就这一句话，"哗……"人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照面你就要夺人家诸葛建的鞭，老爷子您有多大能耐？"王爷的心"噌"一下就到嗓子眼儿了，急得直叹气："唉！"老侠秋田、南侠司马空、侯振远这些人也都这儿瞧看。"怎么这老头

子的脾气,越来越犟!"北侠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就这毛病。一个回合夺人家鞭,是有那能为,但是也不应当放这么大的份儿啊!您岁数到了!"

诸葛建也是久经杀场老谋深算的人物啊!听了于老侠的话,就问:"老侠客,您是跟晚生我开玩笑呢,还是真的?"于老侠十分硬气地说:"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呐!岂能玩笑?梅花圈上是玩笑的地方吗?""那么老侠客,要一个回合,您夺不过去呐?""一个回合夺不过去,诸葛建,我一百零三岁抱着脑袋滚回山西太原府,永不出世!""既然如此,晚生讨教!"老侠于成一推颌下银髯,左手一捋,右手伸出去,往这儿一站:"来吧!"赛南极诸葛建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声响,犹如一道白线,这长虫脑袋直奔老侠的心口。鞭出去了,诸葛建有点儿后悔,这个老头子说大话就能办得到,我这招儿不是给他送去了吗?老侠于成也乐了,心里说:诸葛建呐!你这叫什么招儿?我说一个回合,你怎么单给我送鞭来。于老侠左手捋着胡子,右手支出去,"唰"地一下鞭来了,眼看都到了长衫儿上了,于老侠左手一长,"砰!"真把诸葛建的鞭给攥住了。但是这鞭是滑溜的,跟长虫一样啊,人家诸葛建要是一夺啊,您也攥不住啊,因为人家那边套着手腕呢!但是,于爷不给他功夫,左手"砰"攥住这鞭后,弓右腿,绷左腿,往后一转身儿,就把鞭搭在自己的肩膀儿上了,一直往前拽。诸葛建一看,立刻明白了:他怕我夺这鞭,自己使不上劲儿,就跟我把方向顺成一致的。那可不成,我还得夺这鞭!想到这儿,诸葛建就反身一转,往回一坐腕子,"叭!"拽这三十六节蛇骨鞭,没拽动。其实这一切都是老侠的做派,跟下棋一样,我要夺你的鞭,我让你往我哪儿来,你就往我哪儿来。我要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也就是说于老侠争取了主动。赛南极诸葛建只是随着人家的意愿走。这时于老侠调过脸儿来,弓右步,绷左腿,好像要使劲的样子,但你在后头往回一拖鞭,老侠于成这左胳膊跟着鞭走,因为于老侠这头儿没挡头。你一夺,我这手就跟着你往后走了,但是身子可就转过来,左手腕子就这么一挑鞭,上右步往诸葛建的胸口窝上一捅。要是一般人可就捅不着了,可于老侠是成了名的"通臂掌"啊!这胳膊由于练功,是比别人长出一截来。这会儿于成要想把诸葛建捅死那是太容易了,不过,老侠客没有这样。当诸葛建抖挽手往后撤步时,于老侠轻掌一击,赛南极诸葛宏图就出去一个滚啊!老侠于成提着这条蛇骨鞭,得意地问:"诸葛建,怎么样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这老头子脸一红,起来了:"老侠客,罢了,晚生服了!我认为,您能赢晚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您说一招夺鞭,晚生我真不信。现在真是话应前言,晚生我服您了!""哈哈哈,诸葛建啊,你说得对!你捧了我,把鞭拿了去吧!"赛南极诸葛宏图接过鞭来围好了,长衫放下来,脸倒是没红。西方侠于成把我给赢了,我红什么脸儿啊?你们来试试啊!我一下就交给人家了,恐怕你们连一下都办不到啊。说不定一口吐沫能啐你们个跟头。嘿!诸葛建还臭美呢!老侠于成捋着胡子站在这儿脸冲西:"道长,您看看,可就剩了您一位了。灯都点上来了,天可大黑了,道长您还耗着什么劲儿啊?哈哈哈……请上来吧!"这不是点手叫嘛!随着老侠于成的手势和说话,大家伙儿都在往西看,果然西胜镖局没人上来了,带来的人全输了。

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往左右前后一瞧,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西方侠于成叫的就是自己了。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那确实是有两下子,所谓折衡于樽俎之上,却敌于谈笑之间,人家一点儿都不着急,慢慢站起身来。从西胜镖棚到了梅花圈上,单掌打稽:"无量佛,于老侠客,寿至耄耋,依然如此强健,实令山人钦佩!敢问阁下,也是被人邀请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吗?"老侠于成见燕普,两位老人真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于老侠抱拳说:“我并不是到这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因为我与几位朋友到北京玩来了,十分恰巧赶上这事。甭说我不夺,就算众同行,看我于成不错,公举我为十三省总镖头,我都不干!但是,道爷您想干也办不到,因为你我的年岁都老了。”云台剑客燕普一听,知道于成这人十分厉害,看来盛名之下无虚士啊!“老侠,贫道如要仰仗武力一定要夺呢?”“哈哈哈,除非于成三寸气不在啊!”“好!老侠客,贫道久仰你的碧眼神桴鸡爪链子抓,能为高强,艺业出众,武林之中,成为魁首。好吧,既然如此,你亮军刃!”老侠于成也不客气:“恭敬不如从命,于成无礼!”老人家银髯甩在肩头,一撩长衫,“哗楞楞楞”,把自己的鸡爪链子抓亮将出来。

说真的,这种军刃纯粹得凭气功啊,尽指着这对链子抓不成,得跟自己本身的基础功夫合在一起才起作用。只见老人家左右手一晃鸡爪链子抓,“大鹏展翅”。为什么叫长臂昆仑?就因为使抓。云台剑客燕普虽然说自己身份比于成高,但是,这可是一只猛虎,不能拿老头子于成当狸猫啊!燕普按剑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子往背后一别,一挥宝剑,用剑诀点指:“于老侠,请进招来!”

练武的打来打去,梅花圈上打出这样的人物来了,十几家镖棚以内再有人想跃跃欲试,他也得量力登场了。这两人你赢谁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这样的本事,跟于老侠只--招,鞭就交出来了,谁也不敢上来了。但是,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真见过西方侠于成跟燕普这样的人物动手吗?那个实在太少,也许你在武林混了一辈子都没这事啊!老侠于成鸡爪链子抓左右一分,往前这么一赶步,“哗楞”左手一抖腕子,这抓就出去了,直奔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试探性地攻击。人家燕普知道你这招儿是假的,所以老道连看都不看,挥着宝剑,掐剑诀往这一站,岿然不动。老侠于成心说:今天我算碰上横的了,这燕普确实好功夫啊!于老侠左手链子抓“啪”这么一丢,云台剑客燕普连躲都不躲,于爷一抖腕子,这左手抓就飞起来了。紧接着右手抓也“唰”地一抖,来了个“巧摘天边月”,对准燕普的太阳穴,左右进击。燕普心说:这回可是真的,我要还不躲,被你这抓抓上,我燕普就得输招。只见老仙长一推剑把,灯笼穗晃面门,就稍微地这么一斜身,抓就抓不上了。燕普灯笼穗一挑腕子,直奔西方侠的面门。老侠于成微然一甩脸,灯笼穗回来了。燕普向前一滑台步,用这剑尖照着西方侠于成的胁窝子上就点。剑出是武术啊!老侠于成来了个“点手换罗成”,“哗楞”一声响,把抓揪回来,往下砸。你这宝剑不是来了吗?我抓你的手啊。这时,于老侠右手抓“唰”地一下,“长河斩蛟”,对准燕普的脑门就抓。老仙长燕普“麻姑献寿”,宝剑往前这么一支,等老侠于成往后一撤步的时候,“红云捧日”,剑奔老侠哽嗓咽喉就扎。老侠于成双抓一丢,上步一斜身,一抓你的宝剑,往回一反腕子,“哗楞”,奔燕普的面门就到了。云台剑客燕普纵身开出去了四尺,按宝剑,掐剑诀。老人家往后一撤步,双手一抖链子抓,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说西方侠于爷在铁善寺展开真功夫打了济源,那只不过是济源。于老侠的身份、武术、经验、阅历都欺着济源,哪样你也不成。而现在经验、阅历、武术、能为,人家燕普都比自己高得多。王爷聚精会神往台上看啊。这么一瞧,把海川吐血,自己心里烦的事都没了。急着对年大人说:“亮公啊,你看见没有,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我看过于老侠动手,那是在铁善寺掌打济源,而今天于老侠的真功夫才拿出来。就是打了济源,于老侠都没有把这么好的功夫拿出

来。你看,太好了!"群侠也都在王爷的身旁瞧着。老人家走行门,让过步,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相仿,双抓三盘,"哗楞楞"连声响,运用自如,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人家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道袍兜起来,如同乳燕穿云,剑招微然这么一加紧,身法转动,"沙沙沙"就把于爷给围起来了。说真的,你的功夫不到,你的眼神不足,这就使你眼花缭乱,也看不出谁是谁来了。当然,群雄们看得也很真切。

老侠于成并肩跟燕普一对一招地打了四十几个回合。这几十个回合开出去,老侠于成才知道,进招白费,人家的功夫实在比自己强!如若再贪功就要涉险。这样封闭躲闪,看管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胜你办不到了,你要想胜我,我的经验阅历在这呢,也很不容易。云台剑客燕普点了点头,心说:无量佛!于成老迈年残,阅历丰富,甭说他还有这么一身绝艺,即便真是他一点能耐没有,他的经验、阅历也是宝贵的啊!燕普也就跟他耗着了。你不是不让我赢你吗?我也不想赢你,我就圈住了你,到时候你自动地就得退下去。这时候老侠说:"众位哥哥们,兄弟们,看见没有,于老哥哥跟他战了四十个回合,可能不成了。哪位上去替替?"旁边有人答言:"众位哥哥、王爷、大人,给我瞧着点,我来吧。"原来是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这样的人物,北侠、东侠愿意让他上去,当然赢不了燕普是一方面,相反的,你燕普要想把他宰了,也不容易。侯老侠嘱咐道:"贤弟啊,多加小心!"这样,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飞身形上了梅花圈。这时,老少群雄陪着王爷,打这看棚里头出来,站在梅花圈下。不只这一拨了,各镖局的镖主、镖师、伙计都叫台上动手的能为给吸引住了,也都逼近了梅花圈。从这儿往前瞧,因为这儿看的近。整个的松棚会上鸦雀无声,只闻动手的声音,甚至于帮忙的、侍候人的、厨茶两行,人们把圈裙一解,往肩膀上一搭,也都站在旁边看热闹了。

苗爷飞身形上梅花圈高声喝喊:"燕道长,剑术绝伦!哥哥,双抓精奇啊!二位,暂时先住手。"您看,双龙镖局就有人替换,燕普这边可没人替换,你琢磨琢磨谁替他呀?没人!干着急,干生气也没人替换。老侠于成用右手抓"唰!"一点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左手抓"哗楞"扬起来,往后一倒腰,身体往外一纵,出了梅花圈:"哈哈哈,道爷您看!想跟道爷见个输赢胜负,水落石出。不想到常州蔚北门里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老侠客前来讨教,于某失陪!"老侠说完后,信步来到王爷和年大人站着的人堆里。大家伙恭维一番:"老侠客爷您的功夫真好!""好!大家伙儿还是看润雨的吧!"

这时只见苗爷一接力顶碰簧,把自己的红毛宝刀亮将出来,把刀鞘子往背后一别,苗爷过来道:"老仙长,看我哥哥于成与仙长动手,我本不应当过来献丑。无奈,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去!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惦记跟您学几招。不才苗泽当场讨教。""苗老侠客爷也是武林之中的高手,何必客气!请进招来。""恭敬不如从命了。"苗泽上右步"唰"这么一跟身,左手一晃面门,刀走"顺风摇旗"。人家苗爷使的刀法,就是好啊!燕普冲这一招就得点头。只见刀走上盘,"唰"一点寒光,直奔燕普的脖梗就剁。老仙长燕普燕云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剑走"顺风扫叶","唰"地一下,对着苗爷的双腿扫来。苗老侠双腿一点地,长腰躲过宝剑,递刀就砍。二位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大家伙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王爷跟大人关心这件事啊!因为这场战斗关系到社稷安危呀:"老侠客爷看看,苗老侠怎么样?"于老侠回道:"爷还记得铁善寺吗?群侠会济慈?不瞒您说,咱这里头没有能赢燕普的人。"于爷不能再往下说。因为双龙镖局屏风后边那几位,也没有能赢燕普的人。但这句话于爷不好意思说

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海川的两位老师、一位师叔和清真寺的老篩海爷,他们四位过来也不成,因为身份在那儿了。侠客们都明白,但是一般的武术匠就不明白了,再有点偏向的,像王爷跟大人呢,尚道爷出来就能把燕普宰了,但这不可能。于爷看了看台上就说:"苗贤弟时间长了不成,我看他的本领只不过在三十个回合。"果然,苗爷的本领在三十个回合,再想往里进招不容易了。苗爷心说:这就是耗耗燕普的劲头儿。因为苗爷也知道双龙镖局里头坐着高人呢,把你燕普的精力耗得不大离了,高人一出来就可能把你宰了。苗爷不往里进招了,天罡刀三十六路,脚踩八门,"唰唰唰",冷森森,亚赛雪片飞来,跟燕普就能斗三十个回合。风流侠铁扇仙张鼎一抱拳:"王爷、大人、众位哥哥,看见没有,我哥哥苗泽可不成了!当然,我张鼎上去也不行!但是我先把他替下来,呆会儿,再上来人换我。"

这样,老侠张鼎张子美来到梅花圈上:"啊!道爷请住手,苗老哥哥也请罢战。"二位纵身形出去,苗爷把刀交与左手,抬头一看,便说:"燕道长,现在镇江瓜州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前来会战,苗某失陪!"燕普心说:他们还真知道剑山蓬莱岛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西方侠于成、侯振远、童林在这不说,就连苗泽、张鼎这样的武林人物,说真的,你套上车,拉着两车黄金请人家,恐怕人家都不来。现在都来了,看来人家是对付我来的呀!这时,就听燕普说:"无量佛!老侠客,今天是我在众位面前献丑,每位我都要讨教几合。请吧!"苗爷可嘱咐:"兄弟!加小心。"张子美点头答应。然后一伸手把铁扇子抽出来:"哈哈哈,道爷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我初入江湖,听我的师辈们谈论过仙长您。今天有福,想不到能跟仙长见面,而且还要讨教三合,我张鼎增益不浅啊!老仙长请进招。""张老侠,你也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物,只管请!"老侠张鼎左手剑诀指点面门,"唰唰唰",大铁扇子一扇,往前一起步,对准燕普的前胸穴便点。燕普知道:张子美的扇子也好,左手的剑诀也好,专讲究点穴招儿。所以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举宝剑急架相还,跟张子美打在一处。

这会儿,可是三位侠客上来了。但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显不出耗下去,依然身法展动,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啊!使出招来美极了。王爷连看几阵,心里可感觉到:我们海川的老师尚道爷、何道爷以及庄道爷、谷道爷,虽然功夫也是一般人无以比拟的,但跟人家燕普燕云风一比,还是人家技高一筹啊!看来,今天这梅花圈上的事不得了哇!王爷提心吊胆,为国事担心啊!年大人也有这种看法:认为这个老道可了不得,剑山蓬莱岛,英王手下要尽是这样的人物,大清国的江山可危险啊!不过老少群雄的想法:就是赶紧设法把燕普给对付走了,赢他,杀他都办不到了。这时,人家燕普招术一加紧,把张子美给围上了。三十几个回合就不敌了。司马空可答言了:"无量佛!王爷、大人、众位哥哥兄弟,看见没有,子美可不成了!这么办,大家给贫道看着点,贫道我上去。"北侠看着南侠一乐:"哈哈!兄弟,燕普非寻常之人可比,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司马空答应着,一按巨阙宝剑,撩道袍长腰登上梅花圈。"无量佛,燕道友,武术高强,世无其匹!贤弟,你暂时住手。"二位纵身形出去,张子美别扇子,捋胡须一抬头道:"嗷!燕道长,您看,现有扬州钞观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前来讨教。张鼎失陪了!"说完,张子美跳下梅花圈,回到人群中。这时,梅花圈周围的人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挤了个水泄不通。双龙镖局除了侯杰那儿照看着海川和吴成外,人们都来到梅花圈下。

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打稽首,口诵佛号:"无量佛!燕道长,你我

都是出家人,你身份比我司马空高得多啊！像这种地方不是燕道长你应当来的地方。好吧,人家跟你动手,咱也不必多言！请！”“无量佛！你是司马道友。亮你的宝剑,你我一战。”司马空把巨阙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往背后一别,按宝剑,掐剑诀,往这里一站。喝！两个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在梅花圈上就打上了。这二位招术展开,南侠客依仗自己的剑法精奇,还算不错。但是打到三十四五个回合,南侠也不成了。四五位侠客跟人家动手,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没退下去。猛然间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司马兄弟！你暂时先后退。燕道长！老朽有两句话说。”二位各自纵身出去,南侠把宝剑还鞘一看,心里很感动,正是老哥哥秋田来替换自己。我跟哥哥秋田在杭州擂上,我们哥儿俩翻过脸,瞪过眼,没想到现在,还是哥哥来替换我,这才是朋友之间交情,唉！南侠很感叹。便对燕普说:“无量佛！燕道长,看见没有,现在塞北秋林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佩雨秋老侠客前来求教,司马空失陪了。”

南侠下来后,北侠过来道:“燕道长,你是武林的前辈,跟你动手的这些人包括老夫在内,我们都是晚辈之人。按理说你的身份在这里,我们不应当跟你动手。但是,你要非招惹着我们跟你动手,这就不能怪我们了。此地是凡尘之间,梅花圈上是非之地。燕道长你是个出家人,身如野鹤闲云啊,应该说,闭门思过,深山老峪之中一忍,以乐晚年,修他个长生不死,这才算对。没想到,你跑到这儿争一时之胜负,把您自个的身份都忘了,我未免为你可惜,不能保持晚节！不才秋田,我是双龙镖局的负责之人,您一定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秋田就有点不愤。哈！我来跟您讨教。”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秋田本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今天逼着哑巴都说了话。看来,我树敌太多了哇！想到此,燕普说:“无量佛！秋老侠客,你说得对。不过,我燕普这一次来到北京蟠桃宫亮镖会上到底为的是什么？老侠客,这你也明白,你又何必多费唇舌呢?”秋老侠一笑:“哈哈哈,好！既然如此,你亮军刃吧！”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一按宝剑,老侠秋田把自己的辘轳大宝剑亮将出来,一顶碰簧,宝剑离鞘,一条金龙,寒光烁烁,剑鞘子往地下一放,大宝剑举在手中,还真有份儿！秋田往前一赶步,剑诀点面门,“紫燕抄水”直奔燕普。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两个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打在一起。北侠秋田经验大,阅历丰富,不急不躁,稳稳当当,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来,舞成了一座剑山相仿。虽然说个矮膊短,而宝剑长,以长补短。云台剑客燕普也知道秋田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当场一战。唉呀,这看热闹的太多了！也搭着没人管了,四面口都往里灌人,都说梅花圈这动上武了。那年头,人人都好武好练,外行人进来有多少都不知道数了,把这个地方挤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往梅花圈里瞧。这个时候灯就显得更亮了。秋老侠剑招加紧,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并不示弱。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五个回合开出去后,北侠秋田也不成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旁边有人说话:“秋老前辈,你暂时先住招,燕道长您也暂时罢手,晚生有两句话！”十分谦恭和蔼。二位纵身形出去。北侠秋田一看,正是那位脾气古怪的人物、湖南桃源县三老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只见他胁下佩着宝刀往这儿一站。燕普不认识他,秋老侠一抱拳,介绍道:“这位是湖南三老庄桃源县管辖地界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他来与你讨教。”燕普心说:像秋田、司马空、苗泽、张鼎、西方侠于成,这五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燕普的脑子里都有数。至于这位洪爷,我没听说过。北侠秋田说完了以后,捡剑鞘放宝剑,自己下来了也往这边一站,与王爷和大家伙儿合在一起往台上瞧。左臂神刀洪炳南拖拳:

“老前辈！晚生洪利末学后进，我没有什么好武术，不过蒙恩师教赐一点功夫。我想在您的面前献丑，请老仙长不吝金玉才是啊！”“无量佛，太客气了！请你亮军刃。”洪炳南按宝刀把，“嚓楞楞”一声响，这是师父给的八宝电光刀啊。刀鞘子往背后一别，两扇刀拉开，往当场一站。燕普可就愣住了，他这口刀是宝刀，而且是左手拿刀，这个还没经历过。也好，试试吧！想到此，燕普往前一抱身，宝剑抢身，宝剑盖顶一斜身。洪炳南左手刀往上这么一扇，“唰”地一下，左手一反腕子，刀奔腿三里就垛。燕普心说：这可新鲜！这是奔右面来的。燕普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洪炳南又用了两招，跟着一反腕子，再一脚，燕普“噌”一下就蹿出去了。现在燕普才明白过来：人家洪炳南出的招儿，全是左架。有些招数燕普还从来没见过。左臂神刀洪利把左臂刀施展开来，砍得燕普手忙脚乱。燕普心说：这可了不得，你本事再大，与他交手使不上啊！这时，燕普虚点一招，纵身形出去。洪炳南也往旁边一站：“燕道长，您看晚生的左臂刀如何啊？”“无量佛，阁下的左臂刀太好了！”“哈哈哈，回见！”西方侠于爷一看洪利要走，可急了，心说：他这是什么毛病？这洪爷可是真有两手的啊！只有你能使燕普手忙脚乱，可你怎么又回来了呢？连洪玉耳在旁边看着都生气：“我爸爸这是练的什么功夫，把人都撇下了，怎么能赢人家呢？”其实，这就是洪炳南的个性，他不敢赢人家。左臂神刀洪炳南把刀入鞘，下了梅花圈。燕普望着台下说道：“无量佛！方才这位湖南桃源县三老庄的左臂神刀洪老檀越招术精奇，神鬼莫测！贫道燕普生平不识此招。看来人家洪爷是高人，人家承让于我了。还有哪位上来？”

老侠侯振远拔腰上来，拉出自己的龙渊宝剑，通姓名后，过来跟燕普一战。三十几个回合开出去，老侠侯振远也不成了。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上来把侯振远换下去。二位打上了，也是难解难分。但时间一长，甘大侠也不是敌手了。王爷在下面看着，十分着急：“老年，难道说只一位仙长就夺取总镖头，动摇我大清的国体吗？”年大人手拈黑髯：“王爷不要动急！你细看燕普身法已渐稍慢，若再有前辈出现，定能化险为夷！”王爷点头：“话虽如此！你看群雄们能耐大的，有名望的可全敌不住燕普，这可怎么好呢？！”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道：“南无阿弥陀佛！”所有梅花圈下的人，亚如波开浪裂，往两旁一闪，僧道俗一共进来四位。王爷跟年大人这么一瞧，可高兴了，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持亮银方便铲在前，尚道爷、何道爷和徒手的老筛海爷在后。

原来，鼓上飞仙丁瑞龙把梅花圈上的事情都报告了四位剑客爷。老筛海爷一听就急了：“你们都带着家伙了，可我什么都没有啊！空着双手也得凑和呀。”老四位打镖棚出来分人群往前走，拔腰上来。“南无阿弥陀佛！燕道长，且请出招！”燕普虚点一剑，纵身形出去抬头一看：这气“唰”地一下就上来了，你们为什么也上这里来啊？西方侠于成这些人一张嘴说跟镖局有关系，因为人家是俗家。我燕普是奉剑山王爷之命的，可你们众位到这儿来干嘛呢？要凭你们几个的能为，使我燕普不能如愿，哼！要说我跟西方侠于成这些人当场动手，我应当容让一些。那么与你们几位交手，我就不能客气！燕普看上去好像精力不减，实际上在身体里头也耗去不少力量。这是事实啊，这么长时间，燕普会了八位老侠，而且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所以燕普也确实有些累了。

宝镜禅师迈步往前走，右手合铲，单掌打问讯：“阿弥陀佛！燕道长，认识贫僧昌黎县青云山青云寺青云长老宝镜吗？”“嗷！原来是宝镜禅师，贫道我认识。”“老僧本依三宝，秉教沙门，我不受任何人指使和请托。贫道这一次来到北京城，就听

说燕道长你要在梅花圈上凭自己血气之勇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想此乃是镖行之事,与你我都风马牛不相及。有道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燕道友!你一个出家的道长,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就当自己静悟参修,青灯古佛,你却要凭血气之勇,有意战败天下群雄,显一己之能为。燕道友,你违背了出家人的宗旨啊!依老僧良言相劝,十三省总镖头落入谁家与你我都无干,燕道爷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尚可得保余年,使武林同道全都敬仰于你。你一定要黩武穷凶,嘿嘿!贫僧在此,你也不能得逞!"燕普口宣佛号:"无量佛!宝镜师兄,你在山人面前说大话,你尚且不配!赢你还游刃有余。不信,亮军刃你我一战。""好!"宝镜的脾气并不好,自己往后一撤步,左手拈长髯,"咔楞楞",把亮银方便铲双手一攥。铲是个大月牙子,锃明瓦亮,刀刃飞薄,尖利无比。"燕道友,请来进招!""嗽,和尚还是你先请!"这时,王爷可问了:"振远老侠客,这位不是跟海川的两位老师来的那位青云长老吗?"侯老侠忙回答:"对!这就是宝镜禅师,刚才踢杜清风的那个生铁牛朴鹿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王爷一听可高兴了:"亮公啊!今天我们算是开了眼了!想不到这武林的前辈全到了。咱得好好瞧瞧,是不是宝镜禅师能把这燕普给杀了或着给打跑了?"其实,侠客们都明白,宝镜禅师的能为根本不可能打过燕普,只是耗去他一部分精力就是了。于爷心里明白:在场的众位没有赢得了燕普的,燕普的功夫太好了。

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一合方便铲,往当场一站:"燕道友,贫僧无礼了!"说完,往前一赶步,"哗楞楞楞",一推亮银方便铲,一转身,僧袍一拧,"嘣",犹如一蓬大伞,兜起风来,好威风!这大铲一道光华,对准燕普的脖子就来了。云台剑客燕普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刚要递宝剑迎招,人家大和尚铲一变手,对准燕普又往回一斩,燕普脚尖一点台板长腰起来,"张飞大骗马",迈右腿,跟左腿,从铲梁上过来。大和尚搬铲头,一掀铲攥,大月牙子直奔燕普的哽嗓咽喉戳来。喝!大家伙儿一瞧,和尚这三下可真厉害啊!再看云台剑客燕普上右一滑步,捧宝剑一坐腕子,灯笼穗晃面门,"进步撩阴"就是一剑。大和尚退右步,自己拿大铲往下一盖它,一搬铲头,一横铲,"嗡"地一下,大铲就立起来了,"立劈华山",对准燕普的顶梁就砸。撩阴剑进不去了,燕普往回一撤步,大铲到了,燕普跟着往上一矮身,踏中宫,跟右步,宝剑走扫堂。大和尚飞身形起来,脚尖一点台板,大月牙子头里一攥,往下一盖腕子,来了个"夜叉探海"式。燕普鼻子尖着地一长腰出去,"金鹏展翅",往这儿一站,一理颌下银髯。大和尚往后一撤铲,双手一合,"怀中抱月"。两个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这可看出人家宝镜禅师的份来了,同时也看到燕普确实是真高啊!大和尚蹿纵跳跃,身如灵猴,快似狸猫,滴溜溜地打旋,碾得台板见响,僧袍兜起风来,啲啲作响。云台剑客燕普不慌不忙剑招展开,道袍兜风如同穿花蝴蝶相仿。真是一场鏖战!和尚铲沉力猛,碰着燕普哪儿,燕普都够呛。燕普的宝剑跟和尚大铲比起来就吃大亏了,全凭短小绵软之技,击刺合携。但人家燕普的功夫在那呢,不惧你呀!甭说你使铲,你就使八棱紫金降魔杵,像傻小子于恒那样的,人家也不在乎啊!剑招走开,你来我去,真是八十个,九十个回合往外开呀。这时,燕普确实感到身体有些力乏了,肚子里头也空了。燕普心说:要坏了!宝镜禅师不往里进招,但是也没人过来换,让宝镜把燕普耗了又耗,使燕普筋疲力尽了再换人,这是尚道爷、何道爷、篩海爷老哥仨研究的。果然宝镜禅师把燕普耗得可以了。西方侠于爷告诉王爷:"王爷!宝镜高僧赢不了燕普。不过您还看不出来,他全凭自己的功,耗着燕普,把燕普的力量耗得筋疲了,海川的老

师们再上去,就能把燕普赢了。""噢,这是一种兵法战术!""对了!王爷。"年大人还算是个内行,看出来宝镜和尚不行。何道爷跟老筛海爷商量:"老筛海爷,您没有军刃就算了!我跟二哥说好了,我先上去,不成再瞧他的。""何道爷,事到如今,只好如此!"老仙长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垫步拧腰,身轻似燕,落在梅花圈上一点声都没有。"无量佛!师弟,你二人大战百余合不分胜负,你先下去!燕道友,且请住手。"二位各自纵身形出去。宝镜和尚往后一撤步,大铲一戳,一捋颌下大银髯:"阿弥陀佛!现有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二观主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何仙长前来拜会于你,贫僧暂退。"那意思是:三哥,您不成我还来。燕普心说:你们这叫车轮大战啊,太不像话了!宝禅师下去了。老筛海爷跟尚二爷老哥儿俩才把这意思一说,宝镜说:"太对了!这不是三爷上去了吗。让三爷把他耗得没法再耗了,二哥您再上去就能把他宰了!"尚道爷说:"我也不至于杀了他。总而言之,咱们得把今天这件事有始有终,不能十三省总镖头落在西胜镖局,目的就算达到了。"

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原一按剑把,捋颌下银髯打稽首,口宣佛号:"无量佛!燕道友,你我都是这个年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出家人。出家人就不管世间之事,乐林泉绝名绝利,隐岩谷忘辱忘荣。因为咱们是出家的道人,我希望你临悬崖以勒马,值歧路而停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山人我磨破了嘴唇恐怕你也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么,事到如今只好凭能为你我彼此一战!"说着话按剑把顶碰簧,何道爷也知道,累他嘛,就要接着茬累,不能只是说话,让你缓过劲来再打。那还成啊!何道源把剑鞘往背后一别,一捧宝剑。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人家的用心,就说道:"无量佛,你是何道友吧!我也知道你们弟兄久在江湖,是武林的前辈。哼!你劝山人又何必多费唇舌呢!你我当场较量,赢得了山人擦肩蹭袖,我认输,山人即刻就走。赢不了的话,想让山人离开此地,我是决不离开啊!十三省总镖头就是我的,愿望没达到,我绝不罢休!无量佛,道友接剑!"老仙长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往前一上步,"唰"地一下,肥大的袖管往起这么一扬,跟一道白光似的,脚尖一点台板,往前纵起了一丈六七,来挡燕普面门。"唰!"一坐腕子,宝剑就到了,剑走"麻姑献寿",对准燕普哽嗓咽喉就扎。云台剑客燕普上左一滑步,"老虎坐洞"把门封,剑诀搭腕子,拿定剑一贴你的宝剑,往后一撤步,灯笼穗晃面门剑走"摘星步月",对准何道爷腿上便点。老仙长何道源往旁边一闪身,摆宝剑急架相还,跟燕普就打上了。这可看出来,何道爷不亚如欢龙活虎,蹿纵跳跃,身体灵便,剑招展开,舞成一座剑山相仿,罩住了燕普。唉呀!王爷高兴了,怨不得海川的功夫这么好。你看他的老师,在擂台上真似生龙活虎一样,招术精奇。王爷忙问:"于老侠,何道爷能赢燕普了?"老侠于成一摆手:"王爷,赢可甭想!只求不输就成了。"

人们把身体劳累忘了,也把吃饭这茬忘了,聚精会神地往台上观瞧。大家伙儿看二位在梅花圈上动手,就好像两个大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在梅花圈上乱转。何道爷的功夫实在是真好,这是第一次看见何道爷跟敌人动手。六十个回合、七十个回合、八十个回合、九十个回合,何道爷一看燕普,有点嘘嘘作喘,就知道他真累了。燕普心说:像何道源、宝镜这样的人物,再上来几位,我燕普非得累趴下不可。看起来今天的大事难成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跟西胜镖局一群人也都在台下看着,干着急没人换啊!能让老仙长歇一会儿多好,这又怎么能办到呢!尚道爷跟老筛海爷商量:"看起来,贫道该上去了。""对!尚道爷该您的了。如果

您不成,那还得瞧我的。咱们真的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尚道爷心说:人家那帮老侠客爷跟他干了半天了,不然的话,就咱们哥儿仨,来回地转得转几圈啊!"好,师弟,给我瞧着点!"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正跟燕道长打得难解难分,老仙长尚道明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王爷对年大人说:"亮公,你看,这是海川的第一位老师尚道爷。""不错!我认识他呢。"年大人说:"这是我的大师伯,我能不知道吗?"

果然,尚道爷来到切近:"无量佛!三弟,你暂时退下。"云台剑客燕普虚点一剑长腰出去,何道源往回一撤步,把宝剑还鞘,一声没言语下来了。"无量佛!燕道友,我的三弟跟你当场动手,我看你们二位是难解难分,因此我把他叫住了。知道劝你也没有用,你我只有在梅花圈上一战!燕道友你胜了贫道,十三省总镖头当然就是你了,你赢不了贫道,想得十三省总镖头,却也很难!"说着话,一按剑把一顶碰簧,不让燕普喘气,一按宝剑,掐剑诀,尚道爷往这一站,大家伙看着尚老剑客,仙风道骨,风采可爱。云台剑客燕普把他的脸往下这么一沉,一立定剑道:"尚道爷,你进招来!""好,恭敬不如从命,尚道明无礼了!"老仙长往前赶一抢身,左手剑一晃面门,灯笼穗"哗啦啦"一晃,宝剑往前一推,对准燕普腋下软肋上就点。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撤左步一斜身,宝剑走"孔雀剔翎",往前一抢步,"白蛇吐信","唰",奔尚道爷哽嗓咽喉就是一剑。老仙长上左滑步,宝剑一点燕普的外皮腕子。燕普坠肘沉肩一拉宝剑。老仙长往前一赶步,灯笼穗"唰啦"一晃,剑走"仙人解带"。燕普也真不敢疏神大意,知道尚道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何况自己身体也劳累了。燕普长腰一斜身出去有四尺,控宝剑掐剑诀。尚道爷也提宝剑,右脚扎根,抬左腿,往这一站。两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就打在一起。

说真的,这个武术练到燕普跟尚道爷这份上,可就不小了。两位在一块作战,两口宝剑"唰啦啦啦"剑招展开,一招一式,肩架姿势没有不好的。不管招法多快,招术出来都咬得十分磁实,没有一招浮萍潦草的。两个人的迎招退招都相当好看!看得大家伙目瞪口呆。连西方侠于爷这些个老前辈都赞叹不绝。尚道爷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燕普更为出奇啊。真的,一辈子练武术能练到这个份上,那可真不容易呀!俗家人练功,今儿不跟媳妇怄气,明儿跟孩子怄气,你这功夫再能练,也不成呀。人家出家人就有优越条件,除了念经、烧香、吃饭以外,把这脑子完全都搁在武术上了,怎么能说不好呢?老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比肩作战不相上下。也就是将近八九十个回合,燕普一瞧自己不成了,大家伙儿也都看出来了,燕普的动作有些迟缓。可是人家尚道爷不然呐,正在精神倍长的节骨眼儿上,那个身法展动开,形似猿猴,快似狸猫,一点儿都不显得拙笨和劳累,"唰唰唰",剑招加紧把燕普就围上了。燕普一想:这可不好办呐!尚道明是生力军,我已然力尽筋疲了,时间长了,如果一失招,不但说十三省总镖头得不着,王爷跟大帅的计划竟成了泡影,山人也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车轮大战,人家对付的也就是我燕普,我有本事也敌不过这么多位武林高手的轮番迎战啊!我呀,来一个走后留招,看尚道明是什么举动?然后,我以奇招败之,再设法把他赢了。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思索至此处,"唰!"一个"长河斩蛟",对准老仙长尚道明胸前便点。人家倘道明也是聪明人啊!你燕普没力气了,想急于速战,而我是生力军,我的目的是拿我的招数把你缠住,到最后你累得打不动了,自甘失败。你不愿意这么干,这是走后留招,想卷土重来啊!老仙长尚道明往旁边一闪身再看,燕普一提宝剑,脚尖儿一点梅花圈的木板一长腰,"噌"出去一丈六七。尚道爷心说:你要是不走后留招,我见招迎招见势打势,你长腰出去那我就追你。看看你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招数。老仙

长尚道明剑诀一搭，腕子一捧宝剑，剑在前头，人在后头，脚尖儿一点地，口颂佛号："无量佛！燕道友，胜负未分，你因何逃走？"人到声音到，"唰"地一下就来到燕普的身后，宝剑对准燕普的后腰眼儿，平着就扎。云台剑客燕普虚点一招，纵身形长腰出去。他听风辨物，后头尚道明连人带剑来到，燕普就势上右步一斜身，一反腕子，从打左肩转过来，一搭尚道明的剑也往前推。"唰！"燕普的剑在上，尚道爷的剑在底下，两口宝剑平着一搭。这回倒更不好办了！尚道爷的剑在底下，剑尖儿入了他的宝剑吞口以内。云台剑客燕普的宝剑在上头，顺着剑身也入了尚道爷宝剑的吞口以内，谁也拉不出来了。"嚓！"两口宝剑一见响，尚道爷就势把左脚往回一顺，左手剑诀一搭腕子，右手攥着宝剑，弓右步，打丹田一口真气提上来，拿自己的剑硬往前顶。这宝剑不是在剑的吞口以内吗，往哪儿顶？哎，就用这个力量把你的宝剑往前顶。云台剑客燕普也是一样，右手剑诀一搭腕子，宝剑也往前走，两口宝剑"唰"地一下就崩起桥弯儿来了。这可就耗的是力量了，如果尚道爷的力量大，燕普的手腕子顶不住了，把这宝剑崩开，尚道爷这剑准把燕普扎死。相反的，尚道爷力量不足，人家燕普把你的宝剑崩开，也是一样。两口宝剑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就是必须有一个死，才能有一个生。你要撒腿跑不成，扔下宝剑一跑，对方宝剑正好把你扎死。所以谁也不能动，就凭自己的火候功夫。看到这儿，大家伙儿就这么一愣神，"哗"地一下子，都看呆了。谁能解决这个事呀？尚道爷跟燕普两人的份儿都这么大。

就在这个时候，顺着东南这个门进来个道爷，顺着大棚顶上头施展"蝎子倒爬"，跟着一崩劲儿，"唰——"，往梅花圈上落，飞将军从空而至！这么老高的棚，这个人从上头下来，一个"云里翻"的跟头，脚扎实地，落在台板上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口颂佛号："无量佛！"声音洪亮。离他们二位合剑的地方可还远呢。这声佛号念完了，这个人就来到二位的当中，右手擎着个东西。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仙长。西方侠于爷他们都认识。这位矮身材，身上穿鹅黄色道袍，掐杏黄口，系水火丝带，双摆灯笼穗儿，鹅黄色的中衣，厚底儿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面似三秋鼓月，皱纹堆垒，一脸的宝色，两道修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了唇边，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烁烁，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如丹霞，大耳垂轮，连鬓络腮，一部银髯苫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杨木道冠儿竹簪别顶，确实是一位仙风道骨、风采可爱的老仙长！只见他肩插拂尘，右手攥着的正是老筛海爷丢失的单只点穴橛。宝镜禅师跟何道源看得挺清楚："嗷，他老人家真来了！"这位老仙长是谁呀？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观主、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三、童海川的亲师祖父，尚道爷、何道爷的师父，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他深得太极八卦两门之长，武术通玄，那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前辈！

当初，老人家把尚道明、何道源他们找到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老剑客张鸿钧曾告诉他们：明年三月三亮镖会，恐怕剑山蓬莱岛有不轨行为，才送他们雌雄二剑让他们走的。后来，天师又跟三爷张鸿钧见着了，请三爷必须亲自去一趟，恐怕他们得派能为高强的武林高手前往，这么着三爷张鸿钧才打江西赶到北京城。多年不到北京了，天子脚下，帝王之邦，商贾云集，道都大邑呀！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人都云集于北京，那确实是跟外省别的地方不一样。三爷来到北京城，住在哪儿？就住前门外箭楼儿上。那个地方又没人去，也没人管，在那里头一住，这多美呀！老人家张鸿钧到时候，天不闪亮就下来，找个树林一忍，天亮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吃喝游玩。听说自己的弟子收下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老仙长几次来

到童林的家中，暗含着看看自己这徒孙。果然，童林的所做所为，很合乎本门的门规五戒，老仙长认为这孩子虚怀若谷，将来准错不了。

这一次童林出来，老仙长暗含着监视他。第一次，李铁拐斜街海川把王伦的手攥住可说大话来着，老仙长很不以为然。老剑客爷心说：你小小年纪住在北京，说人家王子延还禁不住你一个手指头，不管这是不是玩笑话，这让人怎么看你呢？那时老人家就有了管教童林的心。但是就这一点儿事，还不足为怪。二次童林来到前门外，碰见神龙手欧阳君捻槟榔，清风羽士任元捻欧阳君的纱袍，结果在醉月楼吃饭时人家两人从楼窗跳下来，童林也跟着跳下来。刚好老仙长正围着草市儿转呢。老仙长暗自念佛："无量佛！娃娃，你是北京城雍亲王府的教师爷，堂堂有名的侠客，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自己的本事，这不是哗众取宠吗？再说这种功夫哪能当着人从楼窗上跳下来。他们两人算干什么的，他们俩完了事离开北京了。你离得开吗？由于老仙长有警戒童林之心，结果跟到了天坛。神龙手欧阳君跟清风羽士任元打起来了，童林在砖垛后头蹲着瞧。老仙长不满意了，他认为作为仗义排难来说，海川应该过去阻拦，给人家二位说合说合，这是身为侠客的天职，而你怎么能在这儿看热闹呢？所以老仙长这才过来施展蛇行术、草上飞的功夫，来到童林身边，暗中用半块城砖，拴在童林的衣服底摆上，用辫穗扎好，然后隐蔽在树丛中瞧。神行无影伍金堂在砖后头一喊，一竖大拇指。老仙长心说：你这是干嘛？剑客爷可就跟上他了。这伍金堂领着童林遛弯儿，在王子延的家中拿林宝。喝！老仙长这气大了，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其实老剑客爷知道，这已经是三次遛弯了。老人家不离童林左右哇，结果第四次上，神行无影伍金堂领着童林遛城墙，到西南城角，伍金堂转弯儿过来，海川"燕子三抄水"，伍金堂抹头从里边城墙一跑，老仙长一搂伍金堂的脚脖子，他从上头掉下来，才把脸磕了。收吴成，老剑客爷也暗中观瞧了一下，还算满意。收下吴成之后，铁三爷约海川到清真寺，老剑爷客也来到清真寺。没想到在这儿僧道俗来了这么一场，老人家认为很不应当那样做。最使老人家不满意的就是宝镜禅师练完后把扣捻开了一个，你不是成心要让老筛海爷栽跟头吗？这样，仙长等老筛海爷扔这铁条的时候，施展夜叉探海术，把铁条攥住，然后手抄这点穴橛，由打前坡到后檐身法飞快，尚道爷那么快来到中脊上四外瞧，都没瞧见。这样，海川走，老剑客爷也离开了清真寺。海川回到家，掌震竖背摘星焦秋华。老人家认为童林的手重了，焦雨焦秋华不是个坏人，他也是个人物，你打他一下可以，不应当打得这么狠。在护国寺，老剑客爷不能不来。老人家心说：这个小孩轻身涉险，胆大妄为呀。你师父跟我提过，海川你就来过这么一手儿。结果护国寺与杜道爷一场恶战，海川险些失手。这时老人家告诉童林："冤家，你还不撤钺亮剑！"老人家丹田提一口真气，让自己的气功把字儿吹给童林，不能让杜清风听见了。这是老人家的功夫哇！结果撤钺亮剑砍下了杜清风的道冠。老人家可就追杜清风去了，看杜清风怎么办？结果杜清风转一个圈又回来了，派人打听童海川的去处，半晚上镖局子行刺。老人家拿着点穴橛也来了。大家伙追他，往外一跑来到后院。老仙长用点穴橛把他点中后，责备了他一番，又拿这铁条把他给打了个跟头。杜清风走了，老剑客爷也走了。第二天海川、侯振远到了清真寺，打清真寺出来到牛街口遇见燕雷。老剑客爷也在这儿呢。给燕雷说好的约着走，老人家可说这个：孩儿啊！你要把他带到镖局子以多为胜赢人家，你可不对！没想到老人家到大栅栏看，一会儿刘俊带甘虎把燕雷送走。回来甘虎被打，老人家又跟着来了。在树林里瞧着，很不满意童林的行为，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

人之心不可无啊！诸葛建是什么人，约你你就来。你身为侠客，怎么这么听话呀？你即便来也不要紧，前门外大栅栏镖局有这么多位兄弟，你说一声让大家伙儿跟着你来。老仙长认为童林办事太莽撞，结果战三勇，最后告诉童海川二次抛钺亮剑！

第五十七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飞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上回书说到三月三亮镖会，四大名剑的三爷张鸿钧来到北京城，二救童海川，九公主坟叫他抛钺亮剑。当海川听到老人家的声音，亮出落叶秋风扫，再敌三勇时，不幸用力过大，将内血努了出来。这时，剑客爷展身法，把他三人点住，然后交给童林处置。童林不但不记私仇，反为他们说好话，真是宽仁大义。老仙长这才感觉到：我这本门本户的徒孙确实是不错呀！所以重打了燕雷几下，又赐了海川灵药让其安心养伤，然后老人家飘然而去。今日亮镖会老人家来得很早，在松棚的棚顶上面隐蔽观瞧。直到现在才从这东南角门进来，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一举点穴橛，照着这两口宝剑的当中一击，力量十分的大。燕普、尚道明手上要是没有劲儿，宝剑就得脱手而飞。老剑客爷分开宝剑，二位各自纵身形出来。燕普一看是张鸿钧，抹头跳下梅花圈就走。真可谓：铁条分双剑，惊走燕云风。原来，燕普知道：今天这场激战，如果一开始张鸿钧就上场动手，燕普不惧，因为两人力量相当呀。可是这会儿燕普瞧见张鸿钧就得跑，群侠会燕普，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要是再与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叫横，那准得输。没法子，自己带着人回到西胜镖棚后赶紧走了。可燕普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啊！这就引出了后来三爷张鸿钧六战燕普燕云风的事情。

燕普带着人“呼啦啦”打西胜镖棚一撤，大家伙儿可就全撤了。这时，尚道爷赶紧把宝剑插上，过来行礼，三爷张鸿钧给搀住了。因为徒弟都这么一大帮了，哪儿能让这么大年纪的弟子磕头哇！宝镜禅师、何道爷也上来行礼，老剑客爷也给拦了。老筛海爷过来道：“哈哈哈，张老前辈，我这点穴橛是您拿走了呀！”其实老筛海爷辈儿大，因为他师哥是清真门的门长，跟张三爷是一辈的。听金元这么一叫，老人家张鸿钧不敢当啊！张三爷解释着说：“金老剑客，我本不应当说您，您跟道明、道源、宝镜，四位岁数都不小了，桃李满天下，弟男子侄一大帮，怎么能当着晚生下辈比艺呢？万一有一个人练不上来，你想过后果吗？你们几个人无仇无恨，怎么能朋友之间互相找茬呢？”老筛海爷忙说：“三爷说得对！下次我们再也不干这个了。”张三爷看了宝镜一眼，又说道：“尤其是宝镜，心术不端，怎么能解扣害人呢？”这时，宝镜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张三爷说完后，把点穴橛交给了老筛海爷。尚道爷这才问：“您这些日子在哪儿来着？”老人家才把自己的事情从头至尾一说。最后三爷说道：“看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到底没有被西胜镖局夺去，燕普自甘认输跑了。”尚道爷也说：“让他们主管的人马上当众宣布，明年该谁值年，还是谁值年！让各镖棚的镖师、伙计带镖主都退下。”黄灿、潘龙当众宣布后，大家伙儿顺着梅花圈下来。王爷也过来了：“几位老前辈，本爵有礼！”王爷连连地作揖。尚道爷、何

道爷、宝镜禅师、老筛海爷过来，跟王爷见礼。然后张老剑客爷也过去："无量佛，贫道稽首，千岁！""哎哟！老前辈，你的令孙童林在我的府上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爷儿俩的感情十分好，他保护本爵我的生命财产。老前辈，您来了，使本爵大慰平生！"

大家彼此见礼。不认识的都给介绍介绍，这个可就麻烦点儿了，一辈儿、一辈儿的都要见礼。北侠这些人都要过来，给尚道爷、何道爷、宝镜见礼，给张鸿钧见礼。一直到叱海金牛于恒、刘俊这些人，大家伙儿各叙寒暄。老仙长说："这么办，咱往里边来吧！"来到双龙镖局的镖棚以内，大家伙儿坐下，老剑客张鸿钧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这个时候王爷一抱拳："老人家！您看看我们海川，他吐了血了。"张三爷说："王爷请放心！当初他在公主坟，山人就跟他提过，你这个血并没有吐净，还留点儿病根儿在心里，将来遇见急、遇见怒，还要吐血。这回老侠于成、于洞海怕海川栽到梅花圈上，上去扶了他一把，使他这病根儿没吐完，还留下一点儿。将来沾急、沾累、沾气，还要有个三次吐血。但是不要紧了！"老人家来到屏风后，大家伙儿陪着，看了看海川，号了号脉，说他没有别的病。其实现在童林就有些苏醒了。张三爷拿出三十粒丹药来，刘俊过来给师祖行完礼："您把药赏给孙男吧！"老仙长问了问，才知道这是海川的大徒弟，名叫刘俊。便把药交给他说："一天吃三粒，慢慢将养自己的气息，很快就好。"刘俊刚把药接过来，旁边有人说话："道爷！我们这儿还一个傻孩子呢。他也吐了点儿血，您那药再多给我们留下几粒吧！"原来是傻小子于恒。尚道明赶紧把于恒叫过来："于恒啊，快过来给你的师祖磕头！"尚道爷又对张三爷说道："这是我收的一个小徒弟，帮着他哥哥童林干了很多的事。""啊！无量佛，天真烂漫，很不错！"于恒说："您夸奖了！师祖，我给您磕头。""起来！起来！你说谁有伤啊？""我们那个小侄子吴成，叫人家打吐了血。"老仙长又拿出三十粒丹药来，告诉刘俊，每天给他吃三粒，很快也就好。刘俊把药接过去，大家伙儿陪着张三爷又回到屏风前，自己落座。天已经不早了。年大人这才过来与张三爷见礼，叙述自己的事情。由于是朝廷命官，简单说也就行了。张三爷坐了一会儿便说："道明、道源、宝镜跟老筛海爷，我看你们几位把这事清给完结一下吧！贫道我要跟王爷、大人告辞，先走一步了。"王爷一听忙说："哟！老仙长，您别走哇！本爵惦着这儿的事情完了，把您恭请到我的府下，我跟您一块儿近乎近乎，以增教益。怎么您老人家就急着走哇？""王爷，贫道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而且我还要追赶燕普他们。"这样，王爷不拦了，因为这于朝廷有利。"老人家，我可就不敢拦您了！什么时候您到我舍下去，我置办点儿素席请请您！""王爷，来日方长！贫道告辞了。"大家伙儿往外送，送走了老剑客爷张鸿钧后，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和老筛海爷带着朴鹿，把西方侠于成、北侠秋田和侯振远都给叫过来了。尚道爷说："这儿的事，我们不管了，你们几位照料一下吧！我们得回清真寺了。"王爷想留他们几位也是留不住，人家老几位也走了。侯振远和秋田这才吩咐，让人拿软兜子把海川爷儿俩搭起来，徒弟们跟着回北城根王府海川的家。又恭请王爷和年大人也回府。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然后大家伙儿回转大栅栏双龙镖局。这个亮镖会就此完结。

老侠客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回杭州了。还剩下一些人，估计三两天后，必要到安定门里北城根海川的府上去看看海川。刘俊这些徒弟们也不荒废学业，到了时候给师父跟师弟吃药。两三天后，海川就恢复多了。刘俊才把这场惊心动魄的事情跟师父都念叨了。师祖露面，铁条分双剑、惊走燕普，海川真后悔，这个事情自

己会不知道。无奈！只得慢慢地将养着。几天后，老侠们来看海川，见他不要紧了，这才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西方侠于爷跟北侠秋田、侯振远、黄灿、潘龙说："我在杭州跟你们提的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要办。在太原府我有的是房子，我要成立太原分号，双龙镖局南北两号的太原分号。让黄灿、潘龙把账目结起来，你们拿多少钱，我拿多少钱，咱们是三一三十一。"北侠说："哥哥，这边有我们俩照料着，山西有您照顾着，将来这买卖都叫咱们做了。他们别的镖局子对您背地里能说好话吗？""不管他！我是想让你侄子于秀阅历阅历，将来我一闭眼的时候我好放心！"

就在海川养伤的时间里，太原府的双龙镖局分号可就成立起来了。亮镖的这一天，老人家当众练了一套通臂掌。太原府的知府刘成刘大人亲自来给挂红贺喜。黄灿、潘龙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帮着开了张。跟小莲花于秀见着说："这分号经理就交给你了！将来咱是一本账清。"于秀也就答应了。好在西方侠于成不在乎钱。把一部分老成持重有经验的镖师、伙计都给太原分号这边带过来了。因为这些人很有经验，能帮着于秀干点儿事情。于秀本人对这个还没有什么经验。

群雄散后，海川每日养伤。这天，吃完早饭以后，海川正带着徒弟们在客厅里谈论拳法。大管家何吉来了："童教师！王爷请您过去。"海川回道："好！我这就去。""等等，带着所有的徒弟！""行！让他们八个人马上收拾一下。"吴成的伤也痊愈了。这小伙子身体多棒呀，受点儿伤根本也不在乎。爷儿八个打府里出来，奔西院来到王府大门前往里走，敢情这里头有事啊！

原来，王爷和年大人参加这次亮镖会后，王爷就让师爷杨友之写了一个折本，详详细细把这一次亮镖会的经过都说了，好让皇上知道。王爷特别提出：幸亏有这些个不吃国家俸禄的英雄侠义参加了这场事，才未能让剑山蓬莱岛得逞。如果让剑山蓬莱岛真得了十三省的总镖头，在十三省立分会，招的一些高来高去的武林高手，那可就增加了剑山蓬莱岛的势力，于朝廷有碍。皇上看见这个东西之后，留中了。没想到，就在前两天，康熙天子驾坐养心殿，文武朝臣完全都在。上垂首是军机大臣达拉密、抱皇本的鄗启，下垂手是四司八处的都领事梁九公。大殿内当中一块金匾黑字："正大光明"。皇上升了御座，有两架龙凤扇搭起来，在后面这么一遮。一边一个小太监，拿着金锁、提炉。炉内檀香缕缕，轻烟缭绕。文武朝臣都在外头按品级跪下。军机大臣达拉密把所有折本都呈上康熙皇帝，该批驳的批驳，该批示的批示，该留中的留中。留中就是不发，皇上看完，就搁在他那里了，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看来看去，发出了四川巡抚赵家林的专人折本，这是外联官的折本，康熙皇帝要仔细看看。看完以后，康熙就一皱眉。一件事：四川全省三年大涝，颗粒不收，老百姓吃草根儿树叶，也有饿死的。请朝廷派干员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还有一件事：剑山蓬莱岛皇兄富保臣势力浩大，羽翼丰满，整个儿的四川省从巡抚以下已经治不了啦，清皇上定夺。满清以"孝"治国，我哥哥私离北京到了四川，因为他不满意我做皇帝，而应当他做皇帝。这是当年顺治死的事情，到了现在我怎么说呢？得啦！我充耳不闻，只当听不见。反正哥哥您在那里，小鳅不能翻大浪，您一个人在那儿折腾去吧，折腾到您死算完。没想到这一次赵家林的折本写得剑山十分猖獗，而且自己的皇子四贝勒胤祯也有过折本，提到蟠桃宫亮镖会。这两件事合起来看，剑山蓬莱岛的势力浩大，已经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皇上把折本往前这么一推，小太监捧起来交给八大朝臣的第一位，就是神力王额尔金。康熙皇上沉着脸说："额尔金！你看看这个折子。""是！"神力王打开折子看完了，举到

自己的眉前,小太监过去捧上交给皇上。“奴才已经看明了。”康熙皇帝说道:“赵家林已经不是一次来折子提到这件事。朕原想我的王兄在四川,就是不算当年皇阿玛冥天之际废长立幼,越次传宗这件事,我做弟弟的也不好说什么。我们满清以‘孝’治天下,得啦,就让他任其自为吧。没想到,养痈成患!四贝勒前不久也过了一个折子,我已经给你瞧了,蟠桃宫亮镖会有这么一件事,看来反迹已明,他们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欲成大事。”“是!皇上明鉴。”“额尔金,我想派个干员,一来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二来要查办剑山蓬莱岛。查有实据,立即铲除!当然,寡人不能过为已甚,但是这事情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你看谁去合适?”神力老王爷是朝廷的重臣,一言九鼎,他说出话来皇上就要采纳。但是从秦朝说,如果皇上让宰相举荐个人,称了职,宰相可能要得些赏,如果荐这人不称职,坏了朝廷的事,就得杀了这宰相。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件事吗:范雎举荐郑安平伐魏国。郑安平是魏国人,跟着范雎一块儿来投奔秦国,郑安平在秦国做了官。范雎做了丞相,要派郑安平打魏国,郑安平故意打败了,又投了魏国。这件事情,就是丞相举荐郑安平,所荐非人。他破坏了朝廷的事儿,就把范雎的宰相大印夺过来。可见这是一件大事啊!现在康熙皇上问神力王,谁去合适?神力王要举荐不出人来,还算什么八大朝臣的掌班呢?神力王听了一愣神,认真想了一下,便道:“奴才想,礼部侍郎年羹尧到了四川可能有所作为,望我主明断!”康熙点了点头,琢磨琢磨年羹尧这人,认为还是可以的。“来,依卿所奏,让年羹尧进来。”“皇上旨意下,年羹尧随旨进殿!”小太监一喊,礼部侍郎年羹尧手捧朝珠来到殿中。不奉旨意您这三品官根本就进不来!年羹尧匍匐在御座前:“奴才年羹尧参见我主万岁!”“年卿,朕有意加封你为钦差,到四川开仓放赈,查办剑山,你可愿往?”年羹尧现在只不过是三品官,如果那么样一来,奉旨的钦差可就是头品官了,连升三级呀!但是年羹尧可知道亮镖会的事儿。“奴才将下情禀奏我主。”“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皇上让奴才到四川开仓放赈,当然是赈济灾民。但是查办剑山实非容易!因为皇兄富宝臣在剑山势力浩大,剑山的大将们在梅花圈上动手,奴才亲眼得见,这是一。再说奴才的官卑职小,恐怕到时候质问于他,他也不服,我压不住他。不知我主龙意如何?”皇上点了点头道:“年卿,朕给你一百名亲兵小队,全副仪仗,圣旨一封,金牌一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再赐你上方宝剑。御赐三宝,三品以上拜本参劾,三品以下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下殿去吧!”说完了一摆手散朝了。年羹尧出离养心殿,坐大轿出东华门回家。

年大人回来以后,文武官员有不少前来道喜,年羹尧吩咐一律挡驾。三天后,工部颁发下来金牌,也就是八寸大小的一个鸭蛋圆儿,纯金打制。上头印着御宝两条龙,正当间儿八个黑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什么叫巡狩啊?相传春秋时候的齐国,宰相管仲与齐桓公论政,提出皇帝每年要出去四次。一叫春搜,以索不孕之兽;二叫夏苗,以除五谷之灾;三叫秋狝,行杀以顺气;四叫冬狩,围狩一告成功,所以叫巡狩。这金牌还有一个黄澄澄的金链儿,可以戴在你的胸前。不久,上方剑随着圣旨来到三条胡同年宅。年羹尧香案接旨受剑,把三宝供好,重新见礼。然后,年羹尧把祖先堂打开,自己烧香叩谢祖宗的庇护。这样,事情满完了。

年羹尧发愁,他不敢递谢恩的折子,一递谢恩的折子就要整理行装,择吉日上路开拔了。年羹尧在书房里发愁:我到那儿命就没啦!像燕普带的这干人来,谁暗含着给我一刀我也完!说死我不怕,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死得不值啊!白白地送命。这些事情既不能跟父亲讲,也不敢同皇上诉说,只有心里难过。

年福在旁边侍候着:"大人,怎么发愁啊?""年福,你说我怎么能不发愁?""大人,连升三级,身为钦差'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海外天子,站着的皇上,您有什么发愁的?""你这个奴才,还跟我开玩笑。咱们爷儿们到了四川活得了啊? 你不是没看见呐,亮镖会的事情你亲眼目睹。剑山只是来了这么十几个人,闹得北京城地覆天翻,惊动了我的师祖、师伯,这事情才完。这你没瞧见吗?""大人,奴才看见了。""那你怎么说我为什么发愁呢,我就为这个发愁!""皇上让您去,您就得去。""当然,既做忠臣,绝不怕死,但是我死得不值,我不愿上那儿送死!"年福笑着说:"大人,依奴才愚见,我看,您这是官运亨通,国恩家庆。您不会借朋友吗? 您借个人来,跟着您去。""我借谁去? 谁愿跟着我一块儿去送死?""您呐,您就去雍亲王府,借您的师弟、教师童海川。三月三亮镖会,童侠客爷一个人招来多少宾朋,把他们家的祖宗三代都招来了,他师父、他师爷全来了。您只要借童海川一个人,等于把童侠客的朋友、师父、师祖,也就是您这一门一户的前辈全借来一样!""哎哟! 一言提醒梦中人呐! 年福你这奴才想得还真对,我要把童侠客借出来不是太好了吗?""还是的,怎么会不成呢!"年大人兴奋地说:"马上备轿!"外头传轿,时间不大,大人换好了便服,带着年福、年禄往外走,拿着水烟袋,来到外边上了大轿。穿大街越小巷,一直赶奔北城根,进了阿斯门,往里头一通禀,里头传出话来有请。时间不大,大人带着年福、年禄进来了:"爷,亮公给您请安啦!""快坐下!"何吉、何春见过年大人,献上茶来,两人喝过一碗茶后,王爷可说了:"亮公,我给你道喜呀! 你这一步登天,连升三级,由礼部侍郎这一变为出京的钦差,海外的天子啦!""爷,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我这儿正发愁呢!""有什么发愁的事?""亮镖会的事您也在场我也在场,只不过来了剑山的一个军师带着几个人,到咱们北京城就闹得地覆天翻。这一次要到了四川,我的命就没了! 既作忠臣不怕死,为朝廷死也应当。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这么死比鸿毛都轻!""你有这些事情,怎么不跟皇上说?""嘿嘿,我不敢!""哪儿的话呀,这也是实情么!"年大人看了王爷一下,就说:"不过,危险不危险全在爷这儿。"王爷不解地问:"喝! 你这叫什么话? 你升官你发财,怎么危险不危险跑我这儿来了?""多新鲜呀! 我跟您借个人。""你跟我借谁呀?""反正爷准办得到,一点头就成。""你说吧!""我跟您借我的师弟,您府上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这——啊,借哪去呀?""我保举他为随行卫员办差官,带着我到四川去一趟。"王爷一想:我可舍不得呀! 这等于摘了我的心一样。但是我不能推辞,年羹尧提出的题目大,帮着他查办四川去,这我敢拦吗? 拦他给我上份儿折子,皇上跟我要这人也得给! 想到此,王爷就说:"亮公啊,这是海川的私事,本爵我不加可否。把他找来,他乐意去,就让他跟你去;他不乐意去,这个我也不管。"年大人心里明白,这是王爷有意推辞呀! 年大人便对王爷说:"童海川吃着您的饭,拿着您的工钱,是您府上的教师爷,您让他去才能去,您怎么让我问他呢? 我问他也好,您把海川找来。""去,把海川带徒弟都请来!"大管家何吉把海川爷儿几个找到了。

海川带着徒弟一到王府门前,庄园处出来不少人:"哟! 教师爷,您好啦? 您身体复原了,我们正想准备一桌酒席给您庆贺庆贺呢!"海川连连作揖:"我谢谢众位,真不敢当。托众位的福! 我的身体早就好啦。"何吉在旁边就给拦啦:"好吧,你们有这心哪,哪天对了机会,我陪客。""何老爷,您要陪客赏我们大家伙儿脸,好好好!"说了会儿话,小弟兄过来跟众位见了见礼,一块儿往里来。何春把帘子挑起来,爷儿几个往客厅里头走,王爷说:"海川,你来啦!"海川带着徒弟进来给王爷

行礼,然后见大人,给大人行礼。大人一看这些小弟兄,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精神。看得出来,这些日子功夫大有进步。小弟兄往旁边一站,老弟兄坐下了,何吉、何春献上茶来,也在旁边儿一站。“海川,你病好啦?”“托您的福!好多啦。爷天天上那边去。”“是啊,我朝事太忙,没工夫看你去。海川,你知道王爷今天把你请来,是有点事跟你提提。”王爷在旁边搭茬啦:“海川呐!是亮公跟你有点儿话说,你好好地听听,做个答复。这件事情,我不能说什么。”海川纳闷儿:“大人,您有什么事儿啊?”大人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一说。海川想:自己是个庄稼人,就知道春种秋收,土里求财,靠天吃饭。人家大人借着王爷的金面拉巴我童林,要是帮着大人查办四川之事完毕,皇上高兴,我就可能得个一官半职的。到那时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可不错呀!但是海川知道,这事自己不能答应,转脸看了看王爷:“爷,您说我能去吗?”年大人知道海川乐意啦。王爷心说坏啦,看起来这官儿真能引诱人呐!王爷只能点点头:“大主意你拿,你愿意去就去,你不愿意去就拉倒!”王爷那意思:你可别说去。海川听拧了,认为王爷暗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莫误良机,便痛快地说:“好!大人,您赏饭吃,我童海川受皇上雨露之恩,必当涌泉答报,谁让我会这几下子武艺呢?王爷也愿意我去,我就帮着您查办四川。”王爷脸一沉:“对!你答应得太对了!”海川明白了,王爷是不乐意。可覆水难收,海川赶紧找辙:“大人,我倒是愿意跟你去,为国家效力嘛。可无奈我这几个徒弟,功夫正在上进之期,我得好好儿地造就造就他们。如果我跟着您去,把他们扔在北京城,说真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大人比我童林明白。”年大人心说:童林呐,你甭跟我来这手儿,我年羹尧是干什么的!你既然说出来了,这叫“金打佛口出”,说了就得算。“王爷,海川乐意去,我想您不能阻挡。徒弟们耽误不了学业呀,明天这就递本保举他们。海川作为随行卫员办差官,刘俊作为副随行卫员办差官,剩下的这些小弟兄,给您留下一个,把铁臂罗汉吴成留下,他家里头有钱,不在乎这个。其余的我都保举他们为随行卫员。将来事成之后回到北京,都要做官。您看这不很好吗?”王爷一想:得!不但把海川给拐到里头了,连这帮徒弟都给拐进去了。这可怎么办?当然王爷绝顶聪明啊,他想得也很多很远:借我府里的教习,教习不也吃着皇家的饭吗?如果年羹尧一张折子递到皇上那儿,皇上批准,我不也得让去吗!再说海川这不也为了朝廷大事吗!怎么能因私情而废国家大事呢?不如顺水推舟吧。想至此处,王爷就说:“我看这么办吧!亮公说得很好,保举你们爷儿几个为办差官随行卫员,大小是朝廷的命官,皇上批准的,好好地干,咱们就这样吧。把吴成留下,给我解解闷儿,陪着我练练功,好在我会这几趟剑术,几趟拳脚。亮公,你也不必多说啦!今天晚上回去修折子,明天奏明皇上就可以啦。”

年羹尧知道王爷说的是真心话。海川也明白王爷的心思了。“大人,您、您多提拔吧!不过我先要把家里事情安置安置,王府我也得安置安置。我走了就没人保护王爷啦,让大家伙儿多辛苦辛苦。让他们几个弟兄先走,我随后赶,大人您看怎么样?”年羹尧点了点头:“王爷,您还得借我个人呐!”“亮公啊,我这儿还有谁呀?”王爷心里不乐意啦,你怎么全给我借走啦?”我把您这儿的师爷杨友之给借走。杨师爷手笔很好,而且心路也快。”年羹尧想得很细,童海川跟杨师爷都是王爷的近人,借海川,通过海川借更多的人,海川会武艺。杨师爷紧随在左右,一举一动王爷都能知道,就是请王爷放心。这点儿王爷没想到。“好吧!把杨师爷请出来。”时间不大杨友之来了,跟大家伙儿一见面,把事情一提,杨师爷也是义不容

辞:“既然是大人赏饭吃,王爷,那么我就为大人辛苦一趟。不过我五十多岁了,长途跋涉是累一点,好在还有别人伺候嘛,可以的!”一切事情都说好了,年大人告辞。走的时候,让小弟兄明天一清早把简单的行李带着,雇辆车,赶奔东单三条胡同,到他的府里报到。

爷儿三个吃饭,千叮咛万嘱咐。小弟兄们高兴了,京师中哥儿七个做了官啦,这怎么能不高兴呐!回府以后,在家里安置安置。当天晚上师祖爷、师祖母给准备了一顿饭,为小哥儿几个饯行。第二天一清早,小哥儿几个各自带着行李,放到车上,来到东单三条胡同,到了年羹尧的府门前,不多时,打里头出来管家年福。“总管!我们哥儿七个来了。”“请进来!”吩咐底下人把东西都搬到东院儿,车钱开付了,带着小弟兄们一直奔上房。年大人昨晚上就修好了折本,一清早儿起来,梳洗已毕,在上房这儿坐着。小哥儿几个来到上房,跪倒行礼。大人一瞧,一个个容光焕发:“好!你们几个全来啦。”“禀大人,我们全来了!”“今后跟我一出北京城,就是公事啦,希望你们更规矩一些。”“大人,我们弟兄明白。”“好吧!年福啊,你带他们到账房,一人领上十两银子,让他们置办些东西。三年二年的不定准回得来,让他们有家的给家里头送些钱去。然后带他们到马号,让号头给他们一人挑一匹马。杨师爷到了吗?”“还没呐!”正说着杨友之来了,大人往外迎接,到堂阶前,把杨师爷请进来。年福带着小哥儿几个走啦,领了银子可都成“老爷”啦。这孔秀哪受过这个:“哎呀!我是孔大老姨夫了。”哥儿几个钱领到手,掖起来了。年福带着他们到马号去了。”“王兴啊!”号头王兴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单腿打千:“给总管大人请安!您有什么事?”“这是七位老爷,随行卫员。要帮着咱家大人查办四川,他们七位老爷都很有本领,大人每人赏了一匹马,你帮着他们挑去!”说完年福走了。

年大人自己有一匹马。当年中举之后,家里的马匹不少。但是无沦哪匹马拉来之后,年羹尧用手顺着马的前三叉脊梁骨往后一捋,到后三叉这一使劲,一摁马的腰板儿,这马“哗哗哗”地撒尿,年羹尧很有点儿生气。有一天,他在东单三条胡同东口带着年福、年禄,这儿站着,往大街上看,突然马路上过来一辆盐车。过去北京城的盐包都是席包,老秤五百斤一包,既不好装,又不好卸;既不好搬,又不好扛。这辆车满载大盐,那年头路又不好走,可只套了一匹黑马,喷着白沫子,在路上走得十分快。大人一眼瞧见,传话让这马站住。大人来到跟前,问赶车的:“你拉盐呐?”赶车的一看这是官儿啊!便道:“我拉盐。”“车是谁的?”“车是我自己的。”“马呢?”“马也是我自己的!我这马倒是真能干活儿。”“好!把车支上。拿支车棍儿把车支好了,把马卸下来。”赶车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让卸就卸吧。把马站住了,鞍子取下来,这马四蹄淌汗。年大人就用手顺着马的脊梁骨一捋,到马的后腰这儿“啪”一使劲,这马前蹄一绷后蹄一躬,竹签儿的耳朵一立,鬃尾乱乍,“咴儿咴儿”地叫,一声嘶鸣,马得其主。大人摁了三下儿,这马也没撒尿。“把式你姓………”“我姓张。”“噢!你家里拴着几辆车啊?”“就这一辆。一家六口人,指这一个车吃饭!”“噢,你这马卖给我。”“呦!我这儿拉着半截车,怎么能卖给您呐?”“不要紧!你上我的马号里挑去,都能干活儿,我给你两匹马,这好不好?余外再给你纹银二百两。”“哎哟!我这马才四十两银子买的。您给我这牲口的口儿要好一点儿!”“这你放心!你自个儿挑去,什么口儿的都有。”“那好啦!”让年福派人带着他挑马去了。不但挑了马,而且把套都带来了,就势拴到车上,让账房给拿二百银子。把这匹马拉回来,交给号头王兴。把这马刷洗干净,一连三天,细麸子细料,让王兴亲自照料,这马立刻改样儿了。等禀报了大人,年大人到这儿一瞧,

鞴好了鞍子,上去一骑才知道,这马脚程真快,走起来跟一阵风一样。年大人给这马起了个名字叫"立地滚风骓,卷毛狮子黑"按说带"骓"字的马,都是黑白花,这匹马是黢墨乌黑。

现在王兴给几位老爷请安。"啊,起来吧王兴!你领着我们挑马去吧。""几位老爷都怎么称呼?贵姓啊?"刘俊他们各报名姓,王兴带着他们来到马号。夏九龄机灵,一眼就看见一匹十分神俊的黑马,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老兄,你把这马给我拉出来!"取了一份鞍辔,马上鞴好了。杨小香挑了一匹枣红马,杨小翠挑了匹青马,司马良挑了匹黄镖马,穿云白虎刘俊挑了匹银鬃马,洪玉耳挑了匹黑白花的马,大家伙儿都高兴,都要在背上试试脚步。那边王兴跟孔秀打起来了。"孔老爷,您挑的这马不成!""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孔老爷已经看上这匹马了,这马就归了我了,大人都赏我马嘛!你是个使唤小子,你就不同意?""嗨,您怎么说这个话呀!您挑的是大人的马,大人给您了,我有什么舍不得?可有一节,这个马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不行我也要骑它!"刘俊他们都过来了:"王兴,你怎么瞧不起我们孔老爷?""不是您呐!您看孔老爷挑的这匹马。"大家伙儿这么一瞧,说真的,这匹马可真有个相儿,菊花青,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紧毛梢儿冒亮儿,细七寸大蹄碗儿。"王兴,这马不很好吗?""这个马呀,把大人都给蒙了!大人带着几个人到骡马市挑马去了,一瞧这马真够意思,把马带回来。没想到让马把式一压,坏了,没走儿,净颠,人骑上受不了。孔老爷非要骑,这不能骑呀!""哎呀!你不要管的嘛,颠的我也喜欢。骑上还解闷嘛!""那好吧,您喜欢我就给您鞴上!"大家都说,他自己喜欢就好。小哥儿七个每人一条打马的马棒,马号大门开开,各个搬鞍认镫上坐骑,马上加鞭。喝!马走一阵风,真有意思,顺东口一直奔东四牌楼就下来了。哥儿六个的马走起来跟一阵风一样,唯有孔秀这匹马只会颠:"哎呦!把我蹲含糊了。怨不得人家王兴说这马不成!"等哥儿几个回来以后进了马号,王兴带着人过来了:"孔老爷怎么样?""王兴啊,你说得太好了!这马没有走,它净颠,把我的屁股都给蹲破了。""您瞧我跟您说什么来着。人家行家给这马起了个名儿——蹲蛋青。""哎呦!打你个混账东西!"大家伙儿这乐呀。把马都拉到槽头喂上,回来给大人道谢。杨师爷已经来了,大人正与杨师爷说话。一见他们进来,就说:"好吧,你们小弟兄玩玩儿去吧!两三天后圣旨下来就走。"

第二天皇上的旨意下来啦,所有奏折上保奏的一切人完全都批准了。择了黄道吉日准备登程。起程这天,场面宏大,一百名亲兵列队排好,三座皇亭子摆下,年大人又把小哥儿几个叫来参见行了君臣大礼。然后参拜三宝,让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孩子捧着三宝,安放在黄亭以内,圣旨、金牌、上方剑各一个黄亭子。年大人、杨师爷等众人来到外面,大轿早已备好,小兄弟的马匹、刀准备好了。行李车在后头,一百名亲兵前呼后拥。"肃敬"、"回避"的大红牌在前,全份执事。大人上了大轿,"呛啷"十三棒金锣同响,人抬轿起,金锣开道,四面清旗迎风招展。刘俊骑着雪霜白的银鬃马打着顶马,洪玉耳为跟马,两侧有亲兵紧随保护,孔秀在后头压着行李骑着"蹲蛋青",穿大街越小巷,出彰仪门。敢情文武各官奉圣旨都在天宁寺这儿准备给大人饯行。大人的轿来到天宁寺,下了轿,大家伙儿下了马。文武各官说了几句吉祥话,把酒献上来,大人立饮三杯,一摆手这才分手,文武百官回城。大人传话去,撤大轿,换行轿,人马杂踏,顺着官站可就下来了。满清制度七十里地一大站,三十里地一小站。该什么地方打公馆,在什么地方打公馆,该什么地方打茶间,在什么地方打茶间。年大人按照官站,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小

弟兄哥儿七个小心翼翼地保着驾，越走离京城越远。不日，来到了保定府管辖下的清苑县境，离北京城三百里路。

清苑县正堂，两榜进士出身，爱民如子，明镜高悬，姓丁叫丁开甲，带着手本，还有合城的文武举监生员，在道边跪接。大人把手本留下，问道："公馆打在何处？"丁开甲禀报："东门里一个大店房。""既然如此，头前带路！"文武官员、合城举监生员陪轿一直到东门里。大街上拥挤非常，热闹至极。东门里路北四层大殿，悬灯结彩，十分富丽堂皇，门口上垂首贴着金报，当中的大红纸上书"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公馆"。鞭炮齐鸣，大炮轰响，大人的大轿落平，三座黄亭子搭到正院，也落平了，亲兵小队里外接岗。小弟兄陪着大人往里走，一直来到上房。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人把三宝请到上房供好，点燃檀香，大人先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小弟兄过来行礼。年福、年禄、杨师爷都有人照顾，小书童福儿在上房伺候大人。大人传谕：所有清苑县合城文武官员、本地士绅、举监生员，一律挡驾，单命清苑县正堂丁开甲进厅回话。

时间不大，丁开甲挑帘栊进来："丁开甲见驾。"随之赶紧往后一撤步，正冠甩下袖子，往前一抢身，匍匐在地，肘膝前进，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清苑县正堂卑职丁开甲，参见大人！""贵县免礼平身。来！看座位。"早有差人搬过了座位。"大人在此，焉有卑职的座位。""坐下好讲话！"丁开甲偏身坐下。年大人上下打量，看过他的履历，这是两榜进士出身。丁开甲在五十岁上下，黄白净子，微留短髯。头上戴着红缨帽，腰里系着凉带，外罩马褂，四方的补服，上头是文补七品鸿鶒鸟补子，五分底儿的靴子，真有个样儿！"贵县，本钦命这次奉旨出朝，到四川开仓放赈，蒙圣恩赐我圣旨、金牌、尚方剑，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三品以上的官员拜本参劾，三品以下的官员先斩后奏，准本钦命便宜行事，要代理民讼。如果你本地有不奉公不守法的贼匪顽民，势力攸关你惹不起的，跟本钦命谈一谈，本钦命给你做主。你懂吗？""是！谢过大人。自从学生到任以来，仗着圣天子的洪福，年大人的虎威，咱们保定府清苑县境界还没出什么大的案情，确实是安静如常。""嗷，那很好！贵县忠于职守，本钦命定要保举。看茶！"年大人的意思是"送客"。丁开甲站起来道："卑职谢大人栽培！大人仆仆风尘，一路劳乏，您早些休息，卑职告退。""好，贵县，回衙理事去吧。明日清晨，伺候本钦命登程！"丁开甲往外退，退到门口儿了，挑帘栊转身出去。

丁开甲回到县衙，晓谕武将兵勇，严加防范。年大人换好了便服，把师爷请来，一块儿擦脸、漱口、喝茶。预备吃饭。吃完饭说会儿闲话，办些例行公事，师爷他们告辞走了。这个时候，一挑帘儿进来三人，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小哥儿仨进来给大人请完安，往旁边儿一站，十分规矩。"喝！你们哥儿仨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奉我师哥之命，恐怕大人您闷得慌，我们小哥儿仨来陪伴大人。""嗷？好哇！"大人问玉耳是什么地方人，答言："我是湖南桃源县人。""嗷，你们那地方风景很好哇，世外桃源嘛！陶渊明老先生作的《桃花源记》，说的就是你们那地方。""大人您知道的真多。不错！就是我们那儿。"天已经到了定更，年大人对他们说："好吧，你们三个在外边，那儿有茶。我呢，到里间屋休息。"这样，伺候大人到里间屋。小哥儿仨来到外间屋，把隔扇门对好，吹了灯。司马良在上垂手，夏九龄、洪玉耳在下垂首，在桌上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

天交二鼓，突然间衣襟带风的声音，从西房上就下来了。三人全把眼睛睁开了，彼此看了一下。再听院中"嚓嚓"有响动，直奔上房来了，有人亮匕首向隔扇门

的插管。隔扇门并没插,慢慢地开了,这人在门槛这儿蹲着。仔细瞧这人,青绸子绢帕缠头,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纽儿,兜裆裤,绒绳勒住狮子绊,斜插柳背着纯钢三楞峨眉刺,脚下薄底靴子。这人蹬着门槛儿往里瞧,拧臂膀拔下三楞峨眉刺,刚要往里走,玉耳低声说话:"大胆贼人!竟敢来到公馆行刺钦命大人,你往哪里逃!"有这么一句话:"强贼怕弱主"。这人才发现这儿有三人,垫步拧腰奔当院,玉耳一伸手"嚓楞楞"把刀就亮出来了,也跟着飞身形出去。司马良、夏九龄也蹿出去了。玉耳一亮刀净往前一扑身,这左手刀就到了。这个贼人上步一闪,往下一矮身,递刺就扎。玉耳拿左手刀背一挂他,反刀一劈,贼人往下一低头,玉耳卧腰一脚把这贼人就踹出一条儿去。贼人好快的身法,"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出去,"鲤鱼打挺"起来就跑。司马良"哗啦啦"一抖链子锤,高声喝喊:"你往哪里走!"抖锤就砸。夏九龄链子橛也拽出来了,"哗啷啷"一抖,三个人三吊角就围上了。"呛啷啷"报警的锣声响啦,官人"呼啦啦"往里走,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把大人这院里就挤满啦。正这个时候,刘俊飞身形打夹道儿过来了,后头带着小哥儿仨,各自亮家伙。孔秀一攥摇山动,在自己袄袖上背背,"哎呀!大胆的贼寇嘛,竟敢来到公馆行刺,孔大老姨父要你的命呐!"蹦过来用摇山动奔贼人就扎。贼人闪身躲过去,急架相还。小香、小翠各自亮刀,刘俊亮出链子橛,小哥儿七人把这贼人给围上啦。要说这贼人可不软!虽然刚才动手吃了亏,但他明白过来后,闪展腾挪,把这峨眉刺就施展开了,真是瞻前顾后,闪左防右,指东打西,神出鬼没。大人已经睡沉了,突然听见玉耳在外头喊,知道是来贼了,便穿好衣服,摸黑把剑摘下来,拔剑出鞘,也出来了。年大人借灯火之光一看:哎呀!小哥儿七个如同正月十五走马灯一样,刀光剑影,步履沙沙。这个贼人好厉害呀!大人瞧着瞧着,觉得这个贼眼熟。嗽!想起来了,三月三亮镖会,铁罗汉吴成力胜十杰,他就是第九个--红毛秃头狸子马俊。

原来,亮镖会上燕雷被打,回到西胜镖局,燕普给他治伤,叫诸葛建先带人回山,自己照看燕雷。由于伤势不轻,一晃就是半年呐。燕雷的伤好了以后,已回四川去了,燕普也准备过几天回山。这时,鲍古得到消息,说童林师徒八人保年大人四川放赈,立即案报燕普。燕普一想:他们师徒八人前往四川开仓放赈,不是一般地救济一下灾民,而主要的是,三月三亮镖会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没成功,我们叫朝廷给注意了,这对我剑山蓬莱岛十分不利。想到此,燕普把鲍古和鲍图叫过来说:"我走后你们俩人可要多加注意!你们邀请剑山的人来夺镖头,唯恐顺天府找你们的麻烦。"鲍古说:"不要紧!您放心,我们有的是钱。不过,老军师,有一点儿事情直到现在晚生不明白。"什么事情啊?""现在燕二将军已经痊愈回山,您老人家的心也静下来了。晚生请问您,这亮镖会上,您老人家一个人力敌群雄临危不惧;可后来来了一个道爷,您就带着我们跑回来了。他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呢?"燕普叹了一口气说:"鲍古呀,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的观主、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弟兄四人他排行在三,他们是大清国的四大名剑。要说山人怕他,我并非怕他。可在当时,我已经跟众群雄动手多时,精疲力尽了。如果当时我不走,张鸿钧必要与我动手,那么,山人我是甘拜下风。为此,激流勇退,我才回来。""嗽!原来是这样。"燕普身边没什么人了,只好把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一棵苗儿秃头义士马亮叫过来道:"年羹尧出都奔四川对我剑山大为不利!给你们爷儿俩一个密令,请你们协助办理。一路之上,瞅机会最好把年羹尧刺死。"马俊、马亮答应下来:"老军师,你只管放心!"燕普这才回山。

这马家叔侄是燕普请的,他们不是剑山的人。燕普他们走得快。回山以后,当天晚上就在九兽鹤天亭内君臣密议,马上把这件事情禀明英王。云台剑客又派了四拨儿人下山:一拨儿是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云中风韩猛,直入陕西,设法沿途行刺年羹尧。第二拨儿,阴阳判官斐文带着花面判官斐武、矬脚兔子童威,在半路打截,不让年羹尧进四川。第三拨,仙人手丁寿、玲珑手陆英、追魂太岁贺汝龙。这三拨走了,燕普还不放心,又跟自己的大师兄说:"哥哥,我派这三拨儿人,再加上马俊、马亮一共是十一个人。但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保护年羹尧,要置赃官于死地,恐怕也是力量不够呀!小弟打算请您亲自去一趟,如果您去陕西,年羹尧绝无生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点头:"无量佛!愚兄情愿前往。"第二天,万俟羽修把量天尺包袱往身后一背,一系麻花蝴蝶扣,戴好银两路费,老仙长从剑山蓬莱岛也下来啦。这一来,钦差大人年羹尧就万分危险了。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一棵苗儿秃头义士马亮一商量:"现在老军师已经回山啦,交给咱们爷儿俩的事怎么办?"马亮说:"孩儿啊!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咱爷儿俩各行其事,就看咱爷儿俩谁能成功。""好吧!"爷儿俩从北京城也出来了。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手黑心狠,到了彰仪门外找个地方藏起来,等着年羹尧离开北京。果然没出几天,大人离开北京啦。天宁寺饯行以后,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马俊总没有机会下手。今天到了清苑县,马俊提前来到县城。

县城里很热闹,路北的公馆里悬灯结彩,戒备森严。路南斜对过儿,有个饭馆儿,马俊可就进来啦。伙计问:"爷台您吃饭呐?您上楼吧。楼上看座!"来到楼上靠着窗户,打开楼窗十分凉快,正能瞧见公馆门前的一切。马俊吃着喝着,时间不大,鞭炮齐鸣,年大人到了,文武官员潮水一样迎接大人进了城。大人下轿,小弟兄保着往里走,马俊看得真。吃完饭,天已经黑下来了,马俊出了饭馆儿,围着公馆绕了一个圈儿。然后出城了,找了个大树林儿,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一觉醒来,初鼓已过,换好夜行衣,把三楞峨眉刺别上,匕手插进靴筒,奔城门来了。塌身形,走矮式,鹿伏鹤行,一直来到护城河,"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过来,施展功夫上了城墙。顺城墙里边儿往下看,万家灯火已熄,百姓都入了梦乡。长街上三三两两巡更走夜,加班加岗,戒备很严。马俊飘身下来,隐蔽身形转到公馆后边,越墙而入来至西房上,扒中脊往下看,年羹尧跟小弟兄三人正在说话,说完话大人奔里间屋,时间不大灯全灭了。仨孩子他不在乎。来到西房后坡等了一会儿,轻簌簌,静落落。这才长腰下房,衣襟带风被三小听见了。当场动手,洪玉耳把他踹了一个跟头。他心说:哎哟,这小东西能耐不小哇!到现在七个人围住马俊,那力量可就大了。但这七个人都惦记着自己,就忘记配合了。马俊一看,就要趁虚而逃。他瞧孔秀的功底不如人家几位,准备从这儿突破。只见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往下一坐腰,拿这刺"唰"一下,贴着地皮就是一个"金龙搅尾"。大家纵身形出来,马俊猛一长身,恶狠狠地奔孔秀扎来了。"哎呀!这个混账东西奔我来了。"孔秀把摇山动往外一支,跨步闪身一躲,马俊就势一脚把孔秀踹了个跟头,拔腰上了西房。刘俊、司马良、洪玉耳也跟着"噌噌"上了房。再瞧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越脊后坡,眨眼之间蹿纵跳跃跑了。刘俊他们没敢追,因为他们往前一追,马俊要返回来呢,就于年大人十分不利了。刘俊哥儿个从房上下来。把军刃收拾好了,又问了问孔秀怎样。孔秀说:"没事儿!他只不过踹了我一个跟头。"

大人转身回了上房,把宝剑还鞘。这时有兵丁进来禀报:"禀报大人!清苑县正堂丁开甲在门外待罪,候谕求见!"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来啊!传他进来。"时间

不大，丁开甲进来了，脸色苍白，大辫子在后头一垂，伸手把帽子摘下来。这帽子是官级，一摘帽子就等于乌纱帽丢失，这官就没了。丁开甲哆哩哆嗦跪在门坎里头："清苑县下官丁开甲在大人面前请罪！"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丁开甲，本钦命昨日来时，也曾问过于你，你道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之人，百姓安居如常。那么，这个贼人是从何处而来？"丁开甲心说：您不来的时候，我们本地面没这事儿，他要刺我我早死了。看来这是您带来的贼，您官大一品，您说什么是什么。"今给你半月限期，设法拿住行刺的贼人，将功补过，将来本钦命还是保举于你。如果逾限不能拿获贼人，分明尸位素餐，贵县你听参吧。""是，下官遵命！"年羹尧一摆手，丁开甲下去了。丁开甲立刻来到自己的县衙内，吩咐一声连夜升堂。"呛啷"梆点一响，三班皂吏分立两厢。丁开甲秉中一坐，抓过签来，唤过红名班头，"啪"一下，这签就扔下来了："今有大胆贼人，公馆行刺，给你们五天期限，必须要设法把贼人拿住。"说完一摆手，散堂。三班人役抓瞎了。转身下去，也别管是官衣、便衣，就在清苑县城里城外，庵观寺院、大小旅店、客商热闹场所明查密访，严厉查寻。

这时候，小哥儿七个都站在大人面前，觉得脸上无光。年大人看了看他们就问："看出这贼人是谁了吗？""禀大人，我们看他十分眼熟。"年大人点点头："对了！在梅花圈上你师弟吴成力胜十杰，那第九个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不就是他吗？"刘俊心说：这大人眼力可真好，记性也真好，没想到隔了这么长时间，他还记着呐！看来大人在梅花圈动手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注意观察啊！刘俊忙道："大人明鉴，确实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大人接着说："像马俊这个能耐，你师弟一个人胜了他们十个。可相反，今天晚上你们七个人就拿不住一个。看来，你们七个人都是酒囊饭袋！"刘俊的脸蛋臊得跟大红布一样。大人连连摆手："你们几个人下去吧！"给轰出来了。小哥儿几个都觉得没脸见人了，回到差馆房。刘俊心说：我父母都没了，身无立锥之地。白马河甘家堡真假童林相会，我跟了师父才有今天。实指望这次随大人到四川，三年五载立点功劳回来，安家立业。没想到刚到清苑县就出这么大漏子。这往后离四川越来越近，贼匪猖獗，可怎么得了啊！师父在这儿我管不着，师父不在这我得管呐，我是随行卫员办差官呐。刘俊心里难过，夏九龄也难过。心说自己无父无母，跟着师大爷司马空练艺十二年。现在跟着师父，指望将来寒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我夏九龄查办四川回到北京，大小熬个官，光宗耀祖。看来前途磨难，十分黯淡呐！第二天早上起来，梳洗已毕，夏九龄跟刘俊商量："师哥呀，大人看来走不了啦！咱们得拿那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别看大人让本地面的官人去拿，那是样子货，根本拿不着。我想咱们七个犬分成七条道，咱们从正东来的，这条道就算了。我夏九龄奔西北找一找。""哎呀！我奔正西找一找。"杨小香认承了西南，杨小翠认承了正南，洪玉耳认承了东南，刘俊认承了东北，大家伙儿分开了，各管一面。

单说夏九龄出了西关，带了点银两。他心说：看来昨天晚上的事老百姓都知道了。老百姓认不出我来，我不寒碜，马俊能认不出我来吗？贼人不好访啊！九龄各地查看，离开清苑县城，一个上午往西北走出近二十里路去。天交中午，走得又渴又饿，小英雄抬头看，前头出现了一个村镇。来到村东口，瞧见村口有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大字："金官屯"。进了金官屯，路南有个两层楼的小饭馆，字号叫"蓬莱春"。夏九龄无精打彩，挑帘进去。伙计上来问："少爷，您吃饭呐？您到楼上吧。"楼上南北楼窗开着，十分凉快。农村的小饭馆，有七八个座可以了。夏九龄捡北边坐下："伙计！你给我配几个菜，来半斤酒。""您吃什么呀，爷台？""烙

四张家常饼就齐了!"时间不大全给端上来了。九龄满满斟上一杯酒,端起酒来喝了一口,想起自己前途磨难,心里很烦,刚做官没两天,就出了这么大的漏子。将来师父来了,大人一句话,还不把我们都打发回家呀!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还愿意在北京练功。有了这件事,再把我们送回北京,在王爷面前都不好交待。多丢脸呐!刚当了两天官,叫人家给休回来了。没能耐,给师父也丢脸呐!他把这酒杯往下一蹲,"啪"地一声响,"唉!"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时候,旁边也有一位"啪"地一蹲酒杯,"唉!"长叹一口气。夏九龄可就不乐意了,心说:我在这小酒馆里,心烦,唉声叹气,你干嘛学我?你这是讽刺我啊!九龄这么一瞧:那边也坐着一个小孩。十八九岁,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圆乎脸,尖下颏,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虎虎实实,看着就那么俏皮。身上穿着蓝绸子长衫,腰里扎着绒绳。白棉布裤子汗衫,薄底"福"字履鞋,看起来在家里养得很娇。

这个小孩摔了酒杯,叹气完了,他感觉到不大合适。人家在那摔酒杯叹息,我为什么摔酒杯叹息呐!一抬头看见夏九龄正瞧他呢。也是前发齐眉,后发披肩,梳着冲天杵小辫,一身宝蓝,长得也很俊。自古惺惺相惜,这小孩脸一红。九龄一抱拳:"朋友,我摔酒杯叹息,因为我有心事,你干什么也摔酒杯,也叹息啊?又不是人家这饭馆有这种规矩,不叹息不算吃饭的。你这不是对我讽刺吗!""兄弟,您千万千万别这么想!摔了酒杯,我很后悔。因为兄台您有心事,不瞒您说我也有难言之隐啊!所以我摔酒杯,由衷地叹息。'这都是时逢恰巧,我对不起您!""好,你有心事,我也有心事,咱俩为什么不上一块喝来?""那好极了!伙计,把我这份端他桌上去。"连酒带茶全端过去了,小哥儿俩坐到一块儿了。夏九龄问:"没请教你贵姓啊?""我是本地人,在这儿往正北八里地,有个小村叫邓家堡。我们老家不是这儿的人,听我父亲说我们老家是山东平阴县人。"小孩通名姓,小英雄夏九龄大闹风云庄,捉拿马俊!

第五十八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上回书说到清苑县马俊行刺,夏九龄访案。在小饭馆吃饭遇见一个小孩儿,他说离此地不远有个邓家堡,他就是那儿人氏。他的祖先是山东平阴县人,父亲姓邓名龙字九公,人称宝刀手。老英雄有一个滚珠宝刀,在武林中颇有大名。小孩叫柳影邓玉,因为自己腿快。邓玉一提,九龄一抱拳:"您原来是邓少侠客,失敬失敬!"邓玉也赶忙答礼:"不敢当,不敢当,提起来为我父亲丢脸!"九龄细问:"邓贤兄,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要摔酒杯长叹呢?""唉!别提了。因为我父亲最好闲谈,好下围棋。离我们这儿不远有座大庙叫菩提寺。寺内有两位方丈,一位叫降龙罗汉宝阔,另一位叫伏虎罗汉宝月,还有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们都是好下棋的主儿。我父亲今天又到庙里下棋去了。我父亲养着一匹好马,叫'千里雪内一盏灯',这匹马是白马,雪霜白,唯有在它脑门儿门鬃的下面有茶碗口大的一块黄月光。这马上谱,够八骏图之一,有千里的脚程!我乘父亲不在家,把这马拉出来骑了一骑。"

其实邓玉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骑着玩一玩,兜兜风。他把马鞴好,扳鞍认镫上了坐骑,一加鞭,这马不但跑得快,还稳当。一溜烟出去就十几里地,眼前出现一片大树林,马刚把步放开了,正有劲呢,走到这大树林边上。没想到从大树林里抛出来一件长衫,"扑"地一下把马头给蒙住了。千里雪内一盏灯正走着呢,突然一个黑东西把脑袋给蒙上了。这马一声嘶鸣,前蹄一立,邓玉猝不及防从马上就掉下来。邓玉爬起来一瞧,打树林里出来有二十多人。过来一人把这长衫拉下来,有人就把马拉到树林里去了。这个人把长衫穿起来,绒绳一系,站在邓玉面前乐了:"哈哈哈哈,兄弟你好啊!"邓玉一看,是熟人。西南有个村子叫风云庄,庄主姓雷,在这一带很了不起。大爷叫千里飞来雷烟,那足够一位侠客的身份,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交朋友血心热胆,跟邓玉的父亲邓九公是把兄弟,老头为人公正。他有个亲兄弟,一母所生,可就不成了,叫紫成豹子雷普,专门结交贼人,而且背着他哥哥有些坐地分赃的举动,贼人作了案就得给他送些钱来。这些雷大爷确实不知道。雷普有个儿子,这个人叫铁爪貉子雷宝。二十多岁,大高个,宽肩膀,一身青,大肚囊,黑脸蛋,青胡茬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还确实有个像儿。这铁爪貉子雷宝干什么来了?由于从小家教不好,他大爷没儿没女,对他十分娇惯。这样他经常背着他大爷在外头断道劫财。但谁也不认为他会干这种事儿,因为他们家是大财主,他大爷雷烟在这一带颇有名望。可是雷宝早喜欢上这千里雪内一盏灯了。今儿赶上邓玉骑这马,他把绒绳解开,长衫脱下来,一蒙这马脑袋,把邓玉摔下来,底下人把马牵走了。现在邓玉一瞧:"哟喝!雷宝哥哥。"过来就行礼。"起来吧,哈哈,兄弟,干什么去?""我父亲不在家,我把马鞴上,偌着骑上遛个弯儿,没想到碰上哥哥您了。""嗽,这马是你的?""可不是我的吗!""不对!这马是前儿天我丢的,没想到你骑着呢。到现在我把马得回来了,才瞧见你。嗨,你怎么偷我马呀?"雷宝把脸就沉下来了。邓玉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便急忙解释道:"雷宝哥哥,我父亲跟你大爷都是好朋友,咱们都是好弟兄,成天见面,马是我家的。我们家有这匹马的时候还没有你呢!"雷宝听了一耍横:"这马脑门上哪写着是你们家的?我看着好,就是我的!""那你不讲理!""我可不是不讲理吗,不过不讲理不是一天半天啦,早就不讲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马是我的,你给抢去,不成!""不成怎么着,还要动动手吗?"说着话把辫子盘起来了,把长衫往绒绳上一掖:"邓玉,来吧!"邓玉往上一赶步,右手一晃面门,"扑"就一拳。铁爪貉子雷宝一揪邓玉的腕子,一抖把邓玉就扔了个跟头:"哼!你还要动手,别说你,连你老子都不成!告诉你吧,这马归我啦。走!"柳影邓玉一想,这可糟了!我背着父亲把马骑出来,要叫我爹知道准不行。相反的这马叫雷宝拉去,这是敲竹杠啊!有心找盟叔雷烟去,可是雷烟跟我爸爸在一块儿呢。这样,自己把土撣了撣,奔金官屯来了。

邓玉把事说完了,九龄问他:"咱们哥儿俩一见如故!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邓玉想了一下,说:"我想,我找他大爷雷烟是不行,因为他大爷跟我父亲在一块儿,叫我父亲知道我非挨骂不成!不如今天晚上我到雷宝他们家,把马偷出来得了!""他们家离这多远?""不算远,从这儿往西北,几里地就到,叫风云庄。""他们家你认得呀?""认得!我净去呀!""这雷家全结交什么人呐?""我这盟叔雷烟,他是一位老英雄,七十多岁,循规蹈矩。可是他二弟,就是雷宝他爸爸胡作非为。他们本身就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凡是贼人,背着雷大爷全上他们家去。当然雷大爷在家,那是一正压三邪。可是雷大爷不在,他们可什么人都交。""兄弟!咱们哥

儿俩一见如故。我帮着你偷马怎么样?”“那我谢谢！我还没领教兄台您……”“我跟你说,你知道城里头钦差大人驻马了?”“听说了！奉旨的钦差年大人奔四川,开仓放赈。”“我叫多臂童子夏九龄。我跟我的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还有我的几个师兄弟,我们爷儿们都是随行卫员办差官,保钦差奔四川。昨天晚上有大胆的贼人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到公馆行刺,我访案来到这儿。你说说雷家能不能容留这马俊?”柳影邓玉点了点头说:“当然有可能。对了！马俊是不是还有个叔叔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夏九龄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跟雷家有交情,这马亮当年还上我们家去过呢!”“嗷！兄弟,这是真的吗?”“那没错！好吧,你帮着我把马偷出来,我帮着你捕盗拿贼。”“好哇！兄弟。”吃完了饭,夏九龄付了饭账,哥儿俩从“蓬莱春”出来了。在街上邓玉买点东西,买了几根麻绳,一斤多棉花。夏九龄也不知他干什么。

走出村子往北,有个大树林,这时太阳已经往西转了。两个人到树林以内,越聊越近。邓玉挺高兴:“夏哥哥,你是官人,我不应当高攀！但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九龄说:“兄弟你要瞧得起我,我愿意跟你结为金兰之好!”两人一叙年龄,九龄大点儿,邓玉跟九龄撮土为香,冲北磕头,结为兄弟。夏九龄把杭州擂、下江南这些事跟邓玉一提,邓玉都听直眼了:“哥哥！将来对了机会,您得帮着我跟您那位师父、童侠客见个面,我也好立点功呀!”“好吧兄弟,对了机会我一定给你介绍。”哥儿俩靠着大树稍微一迷瞪,天交初鼓,收拾一下东西,从树林里出来了。柳影邓玉只听夏九龄说,不知夏九龄的能为到底如何？但他知道自己脚程比较快,就说:“哥哥,咱们得快点走啦!”九龄一想:这把兄弟嘿,他还惦记着考考我！就说:“好啊!”邓玉画了一个道儿,哥儿俩站齐了,喊“一二三”就开腿。两个人一长身,嘿！蹿出去都有一丈七八。脚底攒劲,“沙沙沙沙”！没走出多远去,九龄一铆劲,就把邓玉给拉下了。邓玉越使劲,拉的距离越远。邓玉喊了:“哥哥,您站住吧!”“怎么啦？兄弟,刚跑上劲来,您怎么不跑啦?”“罢了！真不愧为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爷的弟子。小弟邓玉我总认为我腿快,没想到跟您比一比,哥哥,您比我强得多,叫小弟望尘莫及!”“兄弟,只要下功夫,什么都练得到。愚兄这个能耐也算不了什么!”夏九龄很赞成邓玉这人,说什么是什么。

二人来到风云庄。东村口外有两条道,一条打金官屯来,是从东南上来的。还有一条道从东北方向来,也就是从邓家堡来的。这会儿,村里人差不多都睡觉了。路北是马号大门,邓玉不走了:“哥哥,您瞧见没有,再往西路北大门,就是雷宝的家。”门缝里透出灯亮来,他们家的家人还没睡呢。夏九龄一瞧:门前,一边有四棵门槐。邓玉告诉九龄:“这是他们家的走马门。我要在这儿进去,找找我那千里雪内一盏灯。哥哥您往西,上房的时候您留神！我找着马,偷不偷都不要紧。我必到前厅去看看您。”九龄点头:“好了,兄弟,你多加注意吧!”两个人分了手,各自上房。邓玉一打手势,奔了马房,夏九龄蹿纵跳跃,奔雷家来了。越过了几层跨院,来到了正院的北房,搭上中脊往二道院看:东西厢房各三间,有跨院,有箭道和角门。北院前出一步廊,抄手的游廊,朱红油漆的抱柱,这才是大客厅。廊檐下站着三四个家人。往下瞧:屋里灯光明亮,照如白昼。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两边有椅子,墙上有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八仙桌上首坐着一个人,大个儿,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小辫,紫脸膛,紫中透暗,花绞的眉毛,金睛叠抱,狮鼻阔口,大耳相衬;一身蓝,扎绒绳,搬尖洒鞋白袜子。下首坐着个人,夏九龄一看正是行刺钦差的要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在这边坐着一个人,大高个儿,宽肩膀,黑脸膛,撇唇咧嘴。

就听这老头儿说话:"雷宝啊,这不你马大哥也在这里,你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可不怎么样!你要好马,不会到邓家庄找你大爷邓龙,直接给他磕头,'大爷,我喜欢您这马,您给我得了。'你大爷就能把这马送给你。因为咱们跟你大爷邓九公有交情。说真的!你抢邓玉这孩子的马就不对。人家的马,你抢算怎么回事啊?前几天你大爷还跟我提过。说你这孩子背着我在外头劫道,干犯国法,这哪儿成啊!你比不了你马大哥,你马大哥有本事。敢在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年钦差。不过,你也是奉命而干的。你马大哥今晚在咱这儿落脚,明天就走。你呀,别给我惹事,明天把马送回去!"夏九龄一听:嗽!马俊在这儿呆一夜,明天就跑。我一定要想办法捉住他!再一看:就铁爪貉子雷宝跟紫面豹子雷普谈话,雷大爷雷烟不在家。

这时候,底下人进来禀报:"二爷,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老义士爷前来拜望您呐。""有请!"院里头有人乐:"哈哈哈,二弟,咱们大爷在家没在家啊?""没在家。""那我就放心多了!"夏九龄一看不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来了。马俊在清苑县行刺这件事轰动了城里城外,马亮早就得消息了。他这通骂呀:"这混蛋!打草惊蛇。这不要了我的命吗?你宰不了年羹尧,反而让他有了防备,再下手可就不容易了。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啊!"这样他来到风云庄,他准知道马俊在这儿呢。他又怕雷烟雷大爷在家,那多麻烦。等他来到门口,门洞里有七八个家人,都在这说话呐。有一位就说:"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家少爷抢了人家邓老侠客少爷的马。这不是招事吗!宝刀手邓九公邓老侠客爷跟咱们大爷是朋友,人家哥儿俩没的说。没想到他的侄子会抢人家儿子的马,这还不如到邓家庄跟人要马去呢。咱们大爷没在家,他抢人家马这是漏子!您瞧见没有!这秃小子马俊来了,咱们大爷在家就许把他轰喽。听说他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去了。他行刺跑咱们家来,明儿官人来了一逮他,咱们家可就要打窝主的官司。你说,咱们安分守己的家,招谁惹谁了!""嘿,大哥,您说的还真不假!马俊这秃小子一来,那老秃子就许跟来呢。"马亮在外头一听:嘿!骂我呐。"这马俊不是玩意儿,那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更不是玩意儿!明儿他们老爷儿俩上咱们家来,咱们家就快倒霉了。""一点都不假!""啪啪啪","谁呀?""我是马亮啊。是你们众位骂的那位!""哎哟喝!马老义士爷!我们这儿背地里说闲话哩。老义士爷您可别往心里去!我们骂那老兔崽子不是您呐。""嘿!背着骂我还可以,怎么当面还骂我呀?""不是,我们骂走了嘴了。老义士爷,您多原谅。大爷在吗?""大爷不在,下棋去了。""告诉二爷,我来了。"这才请马亮往里去。

马亮过了二道院来到院中:"二爷哎!哈哈,哥哥我给你添麻烦来了。"雷普、雷宝、马俊都出来见完礼了:"兄长,请请请!"来到大厅内,马亮一屁股就坐在雷普那儿了,雷普在旁边陪着,马俊和雷宝在侧座一坐。"来呀!给老义士爷沏茶。"家人们都不乐意侍候。"马俊,我就知道你在你二叔这里住着,给你二叔添麻烦。你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去,咱们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可是你就没想到吗?要行刺就得猛鸡夺嗉,一战成功。你怎么打草惊蛇呀?你这一来不要紧,咱们爷儿俩行刺就都费劲了。你这孩子一点经验阅历没有!"马俊低头辩解着说:"我打听到童海川不在公馆里,就他这几个徒弟算什么呀!没想到还真扎手,我险些被擒住。我哪儿知道他们这么厉害!"马亮一撇嘴:"厉害什么,你要等着我吗!不就是童林那几个徒弟吗,哪个真有能耐?都是饭桶,马勺的苍蝇混饭吃。你不应该怕他们。这事儿,咱们爷儿俩得一块办,你给我巡风,我来下手才对啊!"马俊听完忙说:"叔叔您说得对!还是您智多会算,我听您的了。"马俊一捧马亮,马亮有点犯晕。一

犯晕，说了出话来就没谱了："他小儿童林算什么！他见着咱们也不敢跟咱们论辈儿啊。谁不知我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跟他师父尚道明、何道源是朋友啊。哈哈哈，他童林是晚生下辈啊！"

夏九龄在旁边听着就有点儿生气。心说：你说我两句没关系，你侮辱我的恩师，什么我师爷跟你平起平坐。九龄气往上撞，"哗楞"一抖链子槊，从丹田一声喝喊："呔！钦犯马俊、马亮，你二人背地朗言大话，胡说八道！少侠客爷多臂童子夏九龄在此！""啊！"屋里灯"扑"地一下就吹灭了，"呼啦"一下全出来了，"嚓楞楞"军刃作响。夏九龄飘身下来。马俊一瞧："好小子！公馆行刺围截我的就有他。一伸手将自己的纯钢峨眉刺亮将出来，飞身一跃，捧刺就扎。九龄上右一滑步，左手链子槊"哗楞"一缠，右手链槊"嘣"奔马俊的太阳穴就砸。马俊往下一矮身，九龄就势卧下腰去一个搬尖脚，正踢在马俊的下颏上。"哎哟！"险些把这小子的下颏给踢掉了。其实，九龄的功夫很好，比马俊强多了。在公馆七个人拿不住马俊，是因为人多反压塌了房，大家只想自己立功，没考虑到配合捉贼。现在马俊一输招儿，紫面豹子雷普把脸沉下来了："哼！娃娃大胆，来到我家中，竟敢伤我的宾朋！"九龄高声喝喊："你窝藏要犯马俊、马亮，该当何罪？哪里走，你敢拒捕吗？"抖起链子槊，"哗楞——"，奔雷普的脑瓜顶就砸了下来。雷普上右步一闪身，左手一叼他的两条链，右手掌在夏九龄的肩头一拍，"啪"地一下，一掌把夏九龄打了个跟头，飞身形过来，脚尖一点夏九龄的腰眼儿："捆！"雷宝过来，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把夏九龄给捆了。然后把链子槊往他身上一围："爹爹，如何处置？""来呀！把他搭到跨院。"马亮过来了："哈哈哈。兄弟，这夏九龄能往跨院搭吗？""哥哥，怎么了？""这是官人呐！官人和咱们冰炭不同炉，不是咱们杀他，就是他杀咱们。逮住就得宰！"这雷普是个没有见解的人。要是杀了夏九龄，将来人家官人找了来，马俊、马亮拔腿就跑了，哪儿找他们去？你呢，躺着的地，站着的房子，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你是这村人，跑得了吗？所以雷普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地方。

雷普一听："宰他倒是可以。不过，大哥不在呀！要在我们家里宰人，我哥哥同意吗？"马亮着急地说："二弟，大哥要回来就坏了，还是让咱们把他杀了吗？咱们弟兄是英雄，在这个小小官人面前还能栽了跟头不成？再说，等大爷回来了，把他给放回去，他带着官兵到风云庄来一抄咱们，那还不吃官司吗？这叫放虎归山，终究成祸啊！兄弟，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啊！"雷普点头："嗯，倒也不错。"雷家的家人，大部分受大爷雷烟的熏陶，跟雷二爷可就不是一个心。他们也琢磨：人家这孩子是个官人，是上咱们家来了。马亮他说宰，您就让宰呀？二爷您多糊涂啊！可是底下人谁敢提呢？这是二庄主爷。咱们说好了到没事儿，说不好，挨一顿骂不说，叫咱们卷铺盖，咱们就得走哇！家人只能是唯命是从；不敢多言。这时，雷普又有些犹豫。马亮可催上了："你听哥哥我的，没错！我什么时候给过你瞎马骑啊？"雷普一听，下决心了："哥哥说得对。来人呐！"那几个家人走过来："侍候二庄主爷。""搭走！把他剁了！"家人中胆大的可就说了："二庄主，大爷不在家，您让我们杀人，我们不敢！""什么不敢，让你们宰，你们就宰嘛！"马亮在一旁煽风："兄弟，看看，你家这些下人，奴欺主哇！你让你们杀人，他们都不听，明天叫他们卷铺盖滚！"底下人心里这个骂呀：马亮这老兔崽子，到这儿兴风作浪来了。他非要把咱们家闹得家败人亡不成！这时，雷普把眼睛一瞪："宰！""二爷，您散了我们，我们也不敢宰。得！刀给您，要宰您宰！""好吧！"雷普气哼哼地接过刀来，一脚把说话的家人踹了个大跟头。他来到九龄面前刚一举刀，箭道过来人啦，高声喝喊："二

弟,大胆!"夏九龄视死如归,心说。我办案来叫贼人逮住了,宰了我,师父准会给我来报仇的。九龄低头不语,忽听有人大喊,九龄抬头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年近古稀,双肩抱拢,中等身材。身穿米色长衫,扎绒绳,河南绸裤子汗衫,挽着袖口,福字履鞋白袜子;赤红脸,白剪子股小辫,皱纹堆垒,精神百倍。正是大庄主千里飞来雷烟。

雷大爷在菩提寺,同哥儿四个一块下棋。今天晚上怎么回来晚了?因为宝阔、宝月两位师父受人家的请贴,最近就要到山西去。这样,棋友们不知道两位师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多杀了几盘。下到半截上,邓九公心想:不成,我必须回家了。我离开家两天,邓玉那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回去看看吧!宝刀手邓九公站起来说:"雷贤弟,你接着我这半盘跟二位高僧杀杀吧,我得回趟家!"说完走了。雷大爷没下几着棋也琢磨:哥哥回家去是怕儿子惹事儿。可我们那一家子净是惹事的人,二弟和雷宝也好闹事。想至此处,雷大爷就说:"二位高僧,我也不能奉陪了。"雷大爷也告辞回家了。来到自己家门口,家人们在门洞的懒凳上坐着呢,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雷大爷刚要叫门,就听一位家人说道:"我说咱们家招谁惹谁了,咱们大爷怎么还不回来啊!哪儿有这么大年纪还是总往外头跑,要是大奶奶在,能成吗?家里都要出人命了,老爷子还不回来,杀官情同造反呐!"听到这儿,雷大爷赶紧叫门:"开开!""哎哟,来啦!"雷大爷往里一走,底下人"嘲啦啦"都围上来了:"大爷,我们给您磕头!您快到里边瞧瞧去吧!""怎么啦?""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跟他侄子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到清苑县行刺钦差年大人,现在都跑咱们家里头来了。听说他们把官人拿住了,要杀官人!"大爷一听,真是气炸肝肺!

老英雄赶紧往里走,顺着前厅的箭道过去,正赶上雷普举刀。雷普一瞧:"哎哟!"马亮也吓晕了,赶紧过来行礼:"哥哥,您好啊!"又忙对马俊说:"马俊,你还不过来给大爷行礼!"雷大爷连理都不理,用手点指:"老二啊,你家里头有什么仗恃,竟敢杀官人呐?小小的风云庄雷家怎敢跟朝廷对抗啊!既然知道是官人,为什么要杀?是谁给你出的这主意啊?这主意,是为你将来日益昌盛,还是要你全家刨坟锯树,灭门九族哇?"马亮听了忙解释:"哥哥,不是这么回事!我这儿正跟老二商量呢,我说咱们绿林人跟官人冰炭不同炉,咱们要捉住他就得宰他。我不敢给出主意,老二乐意宰就宰,不乐意宰就别宰。""来人呐!把这差官先押到东房去,捆在椅子上,回头再说!"家人把九龄带走了。雷烟看了看马俊说:"我听说马贤侄,你是条汉子,你在清苑县行刺钦差年大人。你有胆子刺杀钦差,我佩服!但我们哥儿俩没胆子把你们叔侄二人留在我家。请走吧!""马亮忙说:"大哥,您多原谅!我们爷儿俩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今日打您这儿路过,到您府上来看看你们二老。哥哥,兄弟我们明天就走,绝不耽搁打扰!"雷烟听罢也就适可而止了:"好吧!既然只住一宿,那么就请休息去吧。"雷烟又对雷宝说:"带你哥哥马俊睡去吧!"又转身对雷二爷说:"老二!你在客厅等我,我安排马贤弟也去就寝。回头咱哥儿俩有话说。"

这样,雷大爷同着马亮顺大墙往西来,从角门出去往后走,进了一个月亮门,来到一处花园式的客厅。大厅内灯火通明,隔扇门开着。等进来到里间屋一瞧,雷大爷也乐了,这马亮直咧嘴。本来现在是盛夏,要说伙计们真向着马亮!怕他晚上凉,在这床上给他铺了三层羊毛毡,还有狗皮褥子,羊皮褥子,最上头是棉布褥子,人往上一躺,就得把他埋起来,旁边还搁了五床大被子。雷大爷说:"兄弟,

你瞧,这底下人多照顾你呀!"马亮也说:"哥哥。要老这么照顾我,我真受不了!"马亮心说:损了嘿,干嘛弄这么老厚哇?这要把我捂死呀!""兄弟,你躺下吧。我给你盖上。这么大岁数,晚上着了凉也是麻烦事。"马亮说:"好啦!"马亮一件一件把衣服都脱了,放到木凳上。马亮躺下后,大爷一伸手把被子拿过来了,给盖得很严实,嘴还说呢:"还记得有一年,你在我这儿住着,着了凉很长时间不好。"马亮心说:那是什么月份?现在是什么月份!马亮催促着说"大爷,您走吧!冻不着我。"雷大爷笑着说:"哈哈,我给你吹了灯。你呢,就好好地歇着吧。""好了!"大爷说着话,把灯吹了往外走,隔扇门倒挂着。屋里头一片漆黑,捂得马亮直出汗,真是遍体生津。马亮心说:姓雷的你待朋友就这个滋味啊?好嘞!有你好看了。他唯恐雷烟在外头没走,便假装打开呼噜了。他一边打呼噜,一边揭开被子把衣服穿好了。然后奔几个箱子来了,一伸手打开一个箱子的盖,往里这么一摸,只有两吊钱,他掖起来了。跟着把第二个箱子打开了,第三个、第四个,几个箱子里都有压箱底的两吊钱,马亮把这些钱都装在身上。然后轻轻推门,来到院中。马亮心说:姓雷的,你待我就这样,我非叫你家败人亡了不可!我赶奔东跨院,把这多臂童子夏九龄给宰了!他是随行卫员,钦差的官员,这样一来,我看你姓雷的有什么出手的?你非得刨坟锯树、灭门九族不可!

一棵苗秃头马亮拔腰上房,蹿纵跳跃,施展矫捷的身手,来到东跨院的东房。九龄这会儿让人家拿绳子把他的胳膊腿绑到椅子上,动弹不了,现在屋里头一片漆黑。九龄一阵子难过:凭我夏九龄的能耐跟人家庄主动手,一回合我就输了,看来我夏九龄还差得远呢!我死不要紧,我给师父丢人啊!我是奔西北这条道来的,若指望师兄弟救自己这是不可能啊!得了,听之任之吧!九龄一耷拉脑袋,慢慢睡着了。猛然间,一阵凉风"唰"地把九龄给吹醒了。小英雄睁开眼睛一瞧:哟!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从外头进来了。这个老家伙在梅花圈上和师弟吴成动过手,他跟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爷儿俩都手狠心黑呀!刚才他就劝雷普宰我,幸亏雷烟来了,人家不让宰。看来这个小子要嫁祸于人!再瞧马亮三角眼滴溜这么一转,迈步往前来,一脸的杀气:"哼……哈哈……哎呀姓夏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姓马的要杀你!你别看他千里飞来雷烟武艺高强,他救不了你。得了,你在老太爷的面前就认倒霉,闭眼吧!"他说着一抬手,"嗖"把靴筒里头的匕首就亮将出来了,往前一赶步,"唰"这匕首可就奔九龄的胸前来了,眼看就扎上九龄了。就在这个时候,马亮觉得有人把自己的脖子给掐住了,出不来气。"哟!"他没"哟"出来,跟鸟笼子似的让人家给提拎起来了。"当啷啷"一声响,马亮把这匕首扔了。这位在后头提拎着马亮出了门,往北这么一拐,来到东墙下边。"啪"!往地下一摔,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就是一个大前栽,险些把他前脸给挫平了。"这是哪位呀?"马亮回过头一看:哎,是他!吓得马亮六魂无主哇!原以为是千里飞来雷烟呢。一看这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土黄布的裤子汗襟,左大襟,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紫微微的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整扛着,大阳努着,眼眼鼓着,浑身气焰十足。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是童爷爷!"他趴在地上鸡叼米一个样,磕头犹如捣蒜,摆尾无非乞怜呀!

那么,海川怎么来得这么巧哇?无巧不成书嘛!海川把家务事安置安置,把事情禀明了父母:这一次王爷把我借给钦差大人年羹尧去四川,八个徒弟带走了七个,请父母放心,三年二载的我不定回得来。又托付了兄弟、弟妹:"你们两个伺奉二老一定要尽心,童缓两口子说:"哥哥,您只管放心!家里事情您就交给我们

夫妻了。"把吴成叫过来跟吴成说："孩子！你的学业我可顾不了，我得出门。""师父您放心吧！原来的功夫我还练，跟师父学的那个我也绝不耽误。再说还有王爷。""对，你没事的时候陪着王爷去练功。"海川嘱咐好，安置停妥，又来到王府内，拜见了王爷。王爷也说："海川呐，我不能只顾咱们爷儿俩的私情，当然我不愿意你离开我。可是有一样，剑山的王爷造反，事关重大，要消除这个心腹之患，你放心地去吧！家里的一切事情，本爵我会好好安排。"海川感动地说："我就拜托王爷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这些人准备了一桌酒席给海川饯行。海川次日成行，腰里围好秋风落叶扫宝剑，手里头提拎着子母鸳鸯钺包袱，绒绳上搁着一块汤布手巾。英雄打北京城出来，可就顺着官站赶下来了。今天天快黑了，才赶到清苑县，跟一位老乡一打听，知道公馆设在东门里。

大人没走，海川就知道有事儿，海川进了城门，不远的路北边悬灯结彩热闹非凡，有兵丁在这把门。海川断定：这是大人的公馆。海川提拎着包袱往里走，人家本地的官军到这给拦住了："站住！""啊！"海川心说这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随便往里溜达，这是大人的公馆，你知道不知道？"海川一想：大人的公馆？王府我也随便走哇！海川不能跟人家官人着急呀，就说，"啊！我找个人。"这个官兵好闹着玩，姓王叫王三。王三一瞧海川这样，心说：嗷，他可能找他媳妇，他媳妇在大人那儿当老妈子。"嗷！你找你们家里的？上北京城公馆找去。大人现在是行宫，根本不带女眷。走吧！走吧！"海川这气："你这叫什么话？"海川一生气刚要发作，刘俊从里头出来了。原来，上午大家分头出去，都没找到马俊。哥七个现在回来六个了，唯有师弟夏九龄还没回来。天已将明，大人催问了几次，大家伙儿也很着急。刘俊往外来是看看兄弟夏九龄回来没回来，哪想到师父来了。这一来刘俊可高兴了："师父！"过来趴地上就磕头。官人这还横呢，一看随行卫员伴着官老爷过来管这人叫师父，心说：坏了！这位可能是童侠客爷吧？要是那样可糟了。不过海川并不计较这些，伸手把刘俊搀起来问："怎么大人没走哇？""您往里来吧。"没人敢拦了。海川来到差官房，六弟兄都过来见过师父。把这事情一提：昨天晚上红毛秃头马俊只身行刺，大闹清苑县，结果让贼人跑了，大人十分震怒。今天我们哥七个分七面，我师弟夏九龄奔的西北，我们都回来了，师弟没回来。海川这么一听："嗨，你们这叫什么事呀？一个人怎么能去访案呢？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刘俊，你连执行公事的这个道理都不懂！"海川说完，把军刃包袱往桌一搁："如果大人问起我来，你就告诉说我回来啊。我找你师弟去！"说完，扭头往外走。刘俊心说：师父，您一人去，是公事还是私访呢？真为师父担心呐！刘俊一直把海川送到大门外。

海川出西门，越过关厢，直奔西北方向，可就找下来了。

天已经大黑了，眼前头有片树林。海川老远地一看：打树林里头出来两个人，一眼就看出来这里有弟子夏九龄。两个人一比脚程，那个人还没有徒弟快，海川就在后头跟上了。其实二小来到风云庄，两人分开了。一个去盗马，九龄进院子，海川也跟着进院子。夏九龄藏起来瞧，海川也看见红毛秃头马俊、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在这里胡说八道，海川并不生气，人家背地里骂我，那有什么生气的？谁让我听着呢！可是瞧徒弟有些受不了这气了。夏九龄亮家伙，抖丹田一声喊下去，当场动手叫人家给拿了。马亮出主意要宰，海川不着急，心说：小子！动我徒弟一根汗毛，我让你们家立旗杆，伤我孩子一点儿油皮，我刨你们家祖坟！宰？我看着呢！你们谁动？果然这雷普让底下人宰，人家底下人不下手。雷普接过刀来要下

手,海川正要过去,雷烟来了责备了兄弟,把夏九龄押到了东院。海川暗暗地跟到东院看情况,他知道马亮被雷大爷撅了,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一会儿马亮来了,直奔东房推门进去亮匕首,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啪"一举刀,海川过来一伸手"鹰拿燕雀","砰",中指一使劲,掐住他的气嗓他就晕了。到现在往地下一掷道:"看我是谁?""哎呦!童爷……童祖宗,您饶命吧!我这给您磕头了,小孙孙马亮给您磕头了!"海川这人心软,你要在海川面前发横他不怕,你说软话,海川就没辙了。马亮见海川软下来了,两手一撑地,他猛地往东墙上一长腰,"噌"地一下就出去了。海川有心追他,又怕自己的徒弟再有意外,也就没去追他。

再说马亮越墙下来往正东,脚底下攒劲,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他怕海川追上来。马亮没走了多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树林,他低着头往树林里跑。树林里站着一个人,大高个,黑脸膛,腆着大肚子,一身青。绢帕缠头,左右手拿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敞着怀,这肚子往前顶着劲。马亮低着头正撞着这个人的肚子上。马亮"噔啷"往后一仰,"叭叽"来了个大仰壳。他以为是童林,没敢抬头,"扑嗵"跪在这磕头:"爷爷,您饶命吧!孙子马亮给您磕头了!"这位乐了:"哈哈……,师父您怎么管我叫爷爷?"马亮一抬头:"小子,我怎么管你叫爷爷?"蹦起来抡圆了给这大个儿一嘴巴。大个皮糙肉厚,也不在乎,挨了一个大嘴巴倒乐了。他把双铲往地上一插,跪倒了磕头:"师父哎,您要生气再打两下!您叫我一声爷爷,您就给我一个嘴巴。哈哈……我给您磕头!""起来!混蛋,你怎么在这呢?"这个人姓郭,叫郭福,有个外号叫黑脸阎罗。他是马亮的徒弟,专做黑道买卖,晚傍晌出来半道劫财的,没想到今天在这蹲着碰见马亮了。他怕官人,他把马亮当官人了。郭福把双铲捡起来:"师父,您干嘛呢?这么急啊?""别提了!到树林里头说吧。"他往后瞧,他怕童林追他。来到树林深处,马亮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全对郭福提了。最后又说:"姓雷的待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我想嫁祸于他,把这夏九龄宰了,我让他们老雷家刨坟锯树,灭门九族。没想嘿!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把我给逮住了,摔了我一下。我不叫爷爷?不叫爷爷我就跑不了啦!""师父,您呐,真是混蛋!""你混蛋!你怎么骂师父?""不是我骂您呐,您放着有治死他的办法您不治,还管他叫爷爷,吓得撒腿就跑,这赖谁呀?"马亮一听:"什么?我有治死他的办法?小子!你可不知道,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多大本事!老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传奇的绝艺,结果都险些被童林给打死,养半年还没好呢。我惹得起他吗!""师父,您身上带的那东西。""什么呢?""您看,您怎忘了,紧背低头毒药钉,您为什么不拿这打他呀?这个您最拿手的,上打飞禽,下打走兽,您这功夫太高了,您打死他算什么呢?""哟!孩子,我把这茬忘了。小童林不来便罢,若来必用这紧背低头毒药钉擒他。"刚说到这儿,树林的道上走着个老头,正听见这句,打这树林边就过来了:"马亮啊,不准你使紧背低头毒药钉。十年前你跟我说的什么?""啊?怎这么巧哇?"黑脸阎罗郭福也傻眼了,马亮也傻眼了。进来个白胡子老头,肋下佩着刀,一身蓝,白剪子股的小辫,一部银髯,形神潇洒,文绉绉亚赛教书的老先生一个样。这个人就是柳影邓玉的父亲,宝刀手邓龙邓九公,此人好能耐。

原来马亮在十年前跟雷普喝酒,喝着喝着,老贼马亮就喝多了。他对雷普说:"兄弟呀!这一带要说功夫好,数你们弟兄了。"雷普一摆手:"哥哥,我这能耐跟人家怎么比呀!要说咱们大爷还凑合。要比起这位来……"一竖大拇指:"也不行啊!""谁呀?""唉,邓家庄的邓龙邓九公啊!使一口滚珠宝刀,威震南七北六十三

省,那可是了不起的老班大人物啊!”马亮一听就说:“兄弟,你先给我热着酒。我去把他宰了!”他站起来就走,直奔邓家庄来了,来到邓家庄跟人家一打听,邓九公在西口路北住。他上前去“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位老管家:“找谁呀?”这个老头六十来岁,银白的胡须。”“喂,这是邓龙的家吗?”“啊,不错,是呀!”“哈哈……你告他话,老太爷跟他借俩钱花!”“嗷,您怎么称呼呀?”“姓马,名字叫马亮,有个外号叫一棵苗秃头义士!”“您要借多少钱呢?”“十万两!”“您候着啊。”老管家转身形往里走,一直来到三道院客厅挑帘进来了,老侠邓九公正在屋里坐着呢。老管家把这事一说,邓九公就琢磨开了:这马亮会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打上人,见血封喉。这是四川路的大贼呀!一辈子作案多了,害死的人不计其数。此人心毒手狠啊!今天怎么拍门上我家来了?跟我借银子。哈哈!这是何人唆使的呢?想至此处,邓九公说:“你出去,这么这么……告诉他。”老人家答应:“好吧!”老管家出来了。到了门口满脸堆笑,连连地作揖:“马老义士爷,我把您这名字跟我家员外爷一提呀,吓得我家员外爷抖衣而战,直哆嗦。说您甭说借十万两,借一百万两,只要有就借给您。他让我有请您呢!”马亮有些犹疑:我的名儿有这么大吗?不管怎样,我进去瞧瞧。

进了大门,老总管“咣啷”一声响把大门关上了,这马亮有点儿照影子:“你关大门干什么?”“您想,您到我家来了,把我家员外爷吓得够呛,这要叫街坊、邻居知道,我们还怎么在这儿住哇!所以把大门关上,就怕人家进来看见。没人的时候,我家爷给您磕头都行!”“嗯,这还差不离。走,走,走!”一进二门,“咣啷”一声响把二门关上了。“嘿,我说你关二门干什么?”“不是磁实点儿吗?家人们进来也不大好哇!您说对吗?”“嗯,对,对,对!”来到当院了,老管家对邓大爷说:“老爷子,我把马亮这老兔崽子叫进来了。”“哟!怎么到这儿变了?你?你敢骂我?”北屋里有人说话:“哈哈……马亮,今日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到老夫的家中!”“唰”一挑帘子,老人家捋着银髯,迈步出来。按着刀把往马亮的眼前一站:马亮一瞧傻眼了:“啊!你是邓龙?”“没错!”“你不是吓坏了吗?”“谁说的?”“你家总管不是说,我这名……一报……你吓得……动不了劲了吗?借多少钱给多少钱,怎么你……你没有?”“嗷,你这名儿一报,我当时给吓坏了。后来我一琢磨不就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这个臭贼吗?我干吗这么害怕呀?我一下又好了。”“嘿!不请大夫你就好啦?”“马亮,少废话!你到底见老夫干什么来了?”“真的!走到您这缺两钱花。”“缺多少钱花呀?”“什么……什么有个一万、二万的就成!”“一万、二万的够花吗?”“够!够了!我说要没富裕,一千、两千也凑合。”“哈哈,一千、两千的?”“啊!一千、两千的拿不出来呢,三五百两也凑合了。百八十两也成,实在没有了,咱也就算完了,我扭头就走。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哈哈,想走?不容易吧!要想走也成嘛,把两只脚留在这。”“别!你这什么意思?留脚我走得了吗?”“要不愿意留脚也成,把脑袋留在这里。”马亮一听生气了:“你打听打听,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老太爷也不是好惹的!”“好啦,既然如此,你我当场一战吧。”老人家一按滚珠宝刀,刀把“喳啷啷啷”金磕金的声音,龙吟虎啸。老侠的宝刀一离鞘,一道寒光,马亮的脖子后面冒凉风啊!马亮伸手把双镢亮出来左右一分,上前一赶步,右手镢晃面门,左手镢“唰”就一点。邓九公拿刀一扇他,反腕子一扫堂,马亮脚尖一点地,往起一蹦。邓九公窝腰一脚,“砰!”把马亮就踹出一溜滚去。邓九公来到且近,用脚尖一点马亮的腰眼,“唰”这一下刀就来了,正挨着脖子。“哎哟!邓老爷爷,您饶了孙子我吧!我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我对不起

您,老爷爷您饶命吧!""马亮!无缘无故地到我家中扰闹,类似你这种臭贼,我不找你,你自己都得认便宜!你还上我这儿来?咱们是话应前言,你惦记留腿?还是惦记留脑袋?你要是想留腿,我就切脑袋;你要想要脑袋,我就切腿。哪样好?""您全给我留下!爷爷呀,我给您磕头了。我说我错了,我下回绝不敢来了。我哪知道您老人家这么好的能耐,您饶了我的命吧!""你还借钱?""我不借了,您白给我钱我都不敢要了。我有钱我应当孝敬您!"嗯,他说好话,老侠就下不去手了:"马亮你让我饶你,也不是不可以。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武林道上你也算老半大的人物了!你要不打算让我宰你,成!你的紧背低头毒药钉从今以后不准使。你起个誓!"马亮心说起誓不是白玩吗?"我起个誓"。"起吧!"一抬腿,马亮起来了,往地下一跪:"过往神灵在上,信士弟子马亮今应老侠邓九公之约,我永远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今后不管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我要施展了紧背低头毒药钉,我叫人把我活埋了。""把门开开,让他滚吧!"马亮如同大赦一样:"我谢谢您啦,老爷子!"爬起来,趴地上磕头,抱头鼠窜,跑了。

这件事情屈指一算,已经十年了。今天晚上,老侠邓九公从这里路过,回风云庄,正碰上郭福跟马亮说这件事情,准备施展紧背低头毒药钉。老头进来了,马亮一瞧邓九公:"哎哟,老爷子,您好!""马亮,十年前你在我家里起过誓,不论在何时何地,不准再使用紧背低头毒药钉。今个背着老夫,你又要使用,你琢磨琢磨成吗?""老爷子,十年沧海变桑田,时过境迁,这不是十年前啦,也不是您的府上,这是大树林里。依我说老爷子,马亮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不成了,这关过不去了。爷们,您高抬贵手吧!""哈哈……那你得跟我说说怎么回事?""您要问,如此这么这么回事:现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跟我作对,他马上就追我来了。我徒弟郭福说了,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我过不去这关呐!爷儿们,您多原谅吧!""那你可起过誓!你还记着你这誓言吗?""老爷子,我早忘了。"老侠把脸一沉:"说!""我要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叫人把我活埋了。""那好,现在你要使,我就得活埋你!"说着话一按刀把,"喳啷啷"一声响,滚珠宝刀亮将出来。"您说活埋我,请问您,您拿刀宰我,这行吗?哈哈……您不能拿刀宰我,说的是活埋呀。""那我活埋你!""你不能拿刀刨坑吧!"老头一想:到哪儿找把铁锹去呀?这黑脸阎罗郭福在旁边搭茬了:"师父,哎……我这有哇!"马亮这气呀,怎么赶这时候你搭茬,抡圆了给郭福一大嘴巴:"小子,我抽你!你怎么到这时候搭茬呀?""您瞧,这不是铲吗!"郭福拿着短把追风荷叶铲:"这能刨坑,也能埋您呀?""小子,你怎么想得这么周到哇!我说这没有刨坑的家伙就完了,你怎么搭这茬呀?"这马亮要哭。老头邓九公也笑了:"哈哈……哎呀,郭福拿着铲倒不错呀!行了,刨了坑吧。""好嘞。"马亮说:"哎,你怎么真刨坑呀!""您当初不是说叫我将来抓把土把您埋了吗?"

原来这马亮教郭福能耐。一天,郭福请师父喝酒去,路上瞎嘀咕:"师父哎,您教我这黑道买卖,将来弄俩钱我好好地孝敬您!""小子,我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了今个,没了明个,只要我一闭眼的时候,你能抓把土把师父埋了,你就算孝敬。"郭福记住这话。马亮气得直哆嗦:"我是说,我死了以后埋我。我现在还欢蹦乱跳呢,你就惦记埋我,你怎么这么孝顺?""活着埋,更来劲,哈哈……来吧。""嚓嚓嚓"黑脸阎罗郭福的短把追风铲很快,他又有力气,三下五除二刨了个坑。郭福叫他:"师父,您看这坑刨得合适吗?"马亮这气:"你准知道我要躺下呀?"老侠客邓九公这乐呀:"呵哈哈……马亮哇,你徒弟太孝顺你了!""好小子!"马亮把双镢亮出来左右一分:"姓邓的,我要把你赢了,我重新刨坑!""行啊!可我要赢了你,咱们这

坑可就合适了。”马亮往前一赶步，左手镢晃面门，右手一镢，“唰”地一下，奔邓九公的小腹就戳来了。老侠邓九公跨左步跟右步，一闪身，刀背往外一挂，转腰一脚，正踹在马亮的心口窝上。还真巧！马亮一轱辘，就掉到坑里去了。黑脸阎罗郭福立刻铲土就埋。老侠邓九公宝刀还鞘，捋着银髯站这瞧着。正在这个时候，树林的南头有人乐：“哈哈哈！”老侠客邓九公飞身形打树林里出来了，等到了树林南边，抬头往四外看，微风摇动树叶，不见人影。老侠邓九公纳闷：这人哪儿去了？自己可从树林外头又进来了。就这么一会工夫，到了坑前一瞧：马亮的双镢没有了，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叫他徒弟郭福给救出来，爷儿俩逃跑了。邓九公从树林出来，琢磨上了：乐的这人是谁呢？这一乐不要紧，叫马亮溜了！不然的话我就在这看着，我也知道郭福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救马亮也不容易啊！

老侠邓九公离开树林直奔风云庄。回到家里头，家人还没睡呢。“老爷子您回来啦！咱们少爷白天骑着千里雪内一盏灯出去，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嗷。哪去了呢？”“老爷子，我说这话您……唉，风云庄雷大爷的家人给送了信来，叫他们的少爷雷宝给劫去了。”“这叫什么事呀？好吧！我出去看看。”邓九公刚走到风云庄的街口，影绰绰看见街里头一个小孩拉着马出来，是柳影邓玉。老侠说了一声：“邓玉。”哎哟！可把邓玉给吓坏了。再说邓玉这小孩很聪明，他从马号进去，果然在牲口棚内发现了千里雪内一盏灯。雷宝不骑了，也把马拉到了家里槽头上。但是他家里有好多的马呀，好麸好料拌好，这些马都要吃。敢情那千里雪内一盏灯不让它们吃，谁吃咬谁。本家的这些马有些不乐意呀，大家合到一起踢它。没想到千里雪内一盏灯挺厉害，一抬屁股，一尥蹶子，“噼里啪啦”，把老雷家的这些马都给踢一边去了。这个时候邓玉来了，千里雪内一盏灯一看邓玉，那意思很委屈。邓玉过来给它胡撸胡撸脑门，然后把它那四个蹄一个一个抬起来，拿棉花一包，用麻绳系好了，不让马有响声。千里雪内一盏灯善通人意，它知道主人的心，慢慢地走。邓玉到马号把门打开，拉着马出来，一直奔家里走。老人猛地一喊，邓玉瞧见了：“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呢？”“您别提了！孩儿很喜欢您的马，趁着您今天不在家，我想骑骑。没想到，我正骑到风云庄的东北大树林儿，打树林里出来个大褂，罩着了我的马头，我摔下来了，是铁爪貉子雷宝！我过来一叫哥哥，给他一还礼，他硬说咱这马是他的，我说这马是我们的。我要跟他打，又打不过他，我这才想到晚上偷马。巧遇随行卫员夏九龄，我们哥儿俩拜了把兄弟。“哼！为父不在家，你竟敢背着为父胡乱而行。回家吧！”“是！”邓玉把这棉花、绳都取下来，一骗腿上了光屁股马，自己回家了。

老侠邓九公来到雷家门口，轻轻一叫门，底下人把门开了：“哎哟喝！邓老爷子来了。”“嗷，你们家有什么事吗？”“老爷子您快去看看吧！谁不知道杀官情同造反，我们二爷竟敢作主杀官人。您说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很好的日子不能很好地过嘛！”老侠邓九公点了点头：“好吧，我到里头看看。”“您请吧！”越过前层院，到北大厅挑帘栊进来，雷烟跟雷普这哥儿俩正说话呢。就听雷大爷说：“老二呀！你也是六十多奔七十的人啦，好和坏，是和非你也应当分清了吧？咱们不能得罪官人呐！马家爷儿们在保定府清苑县行刺，人家官人跟踪至此捉拿要犯，你还要拒捕官差，要杀官人，这多危险呐！咱们可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我问问你，杀官情同造反，你知道不知道？马叔侄安的什么心，难道你看不出来吗？”紫面豹子雷普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大爷这儿正数落老二呢，邓九公进来了。”哎哟喝，您来啦！”雷大爷过来行礼。雷普也行礼：“哥哥，您坐下吧。”邓九公

摆手说："先不忙。老二呀，我也劝劝你！你在风云庄一带跟着你哥哥，可以说是保障一方了。但是，类似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他绝不是好人！刚才我到树林边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随行卫员办差官童林童侠客爷已经来到风云庄。咱甭说跟人家动手，跟人家一瞪眼，就是拒捕官差！一，咱们惹不起；二，咱们的家就完了。你跟你哥多年创这个家也不容易！再说回来，贤侄雷宝要看着哥哥我那马好，他可以要去。为什么邓玉骑着马走到半道上，他把马劫去呀！这是什么行为？"其实，这件事情雷普不知道，更甭说雷大爷了。雷普一听就火了，把眼一瞪说："我说姓邓的，你怎么还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我儿子再不好，也不至于动你的马呀？你们家的孩子淘气，到了现在嫁祸于人，说我家孩子不好。你又跑到我哥哥这里挑拨我们弟兄不和。姓邓的，今后我的家你少来！"邓九公用手点指："我儿子刚在你家把马匹盗走，鞍辔嚼环还在你家搁着呢，你怎么还不承认？子弟不良，你应当好好地教育，哥哥我从不护犊子。还有，二弟，咱们交朋友几十年啦，我什么时候挑拨你哥哥跟你不和了？你们两人的品德不一样。""呸！姓邓的，你欺人太甚！来，看我的军刃！"说完，雷普来到院中高声喝喊："姓邓的，你出来！"大爷急喊："二弟，你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跟哥哥这样无礼啊？""哥哥，你别管！姓邓的，亮你的刀！二太爷今天斗斗你！"雷普是恼羞成怒哇！

老侠来到当院往这一站："老二，你还要动手？"心说：我闭着眼都能赢你。"哗啦"一声响，雷普的三节棍盖顶就砸。老侠邓九公跨步一闪身，人家不亮招，也不还招，雷普头一棍就打空了。接着，雷普棍头往地上一打，一翻腕子对准邓九公右面太阳穴反棍砸下来。老侠邓九公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棍又走空了。这棍头一点地，"啪"一抖腕子，又回来对准邓九公左面太阳穴又打下来了。老侠往下一矮身："你停住！雷普哇，我拿你当我亲兄弟对待，没想到你偌大的年纪如此不知好歹！愚兄让你三招，不过是手足之情！再要动手，休怪老夫无礼！""姓邓的休要口狂！""哗啷啷"一抖三节棍。就在这时候，东角门边有人喊："雷普，拒捕钦差，真乃大胆！"

第五十九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府衙显奇能

上回书说到风云庄捉拿马俊，宝刀手老侠邓九公在大厅内规劝老二紫面豹子雷普。没想到雷普恼羞成怒，手持三节棍蹦到院中，"哇呀呀"怪叫如雷，提棍就打。正在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喝，嗓音洪亮，很有威慑力量，连千里飞来雷烟都吓了一跳。邓九公往后撤步闪身抬头观看，从东院走过来两个人，前边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后边跟着心爱的弟子随行卫员多臂童子夏九龄。

海川看马亮跑了并没追，怕自己的弟子遭毒手。进了屋中，九龄的绑绳解开。"师父！"九龄趴地下磕头。童林为什么不早救下九龄呢？海川要试试孩子的胆量如何，果然小小年纪真不怕死。海川很是高兴："九龄啊！你怎么到这来啦？"夏九龄就把自己的事都说了。海川点了点头："今后，你自己要多加小心。你在屋里来回来去走动走动，缓缓麻木，我得追贼去！"说完了海川转身形出来，飞身上墙头往

东看,影绰绰马亮急急如丧家之犬,脚底下用力,如鹰脱勾,似箭离弦往东跑。海川脚底下攒劲,可就追了过来,追到树林的西边。隐在树后头往里看:这有一个人,就是黑脸阎罗郭福。他正给马亮出主意要施展紧背低头毒药钉。海川心说:你要不用暗器伤人则罢,但要施展阴毒暗器,那是你的末日已到,我非杀了你不可!没想到宝刀手邓九公进来质问于马亮。海川一看:这可是位高人,清苑县邓家堡宝刀手邓九公在武林已驰名很久了。海川由于站得很近,可就转到南面来,两人怎么说话,怎么动手,怎么刨坑,最后怎么一脚把马亮踹到坑里,郭福又怎么埋。海川认为可笑:"哈哈……"这么一笑,才知道自己笑得不是地方,马亮有可能借机逃跑。邓九公往外来,海川跟他一转身,就跑到树林里头去了,藏在树后面。这一刻工夫,黑脸阎罗郭福把马亮拽上来,捡双镢逃跑了。

海川瞧着邓九公愣了一下,然后去了风云庄。越墙而过来到东跨院东房。九龄这会儿麻木已经缓过来了:"师父,您怎么来得这么巧哇?我跟师哥们定规是七个人分七面。我才追到这边来碰见柳影邓玉,我们俩拜了把兄弟。"海川点了点头,把自己的事情一说。"咱们爷儿俩到前面看看去!"这样,师徒爷俩儿才往前来。没想到雷普恼羞成怒,举三节棍跟邓九公动手。邓九公确实是不错,让你三招,你要再动手,手足之情绝了,我可对你不客气。海川这才高声喝喊,垫步拧腰出来:"雷普你真乃大胆!拒捕官差,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在此!"海川一报名姓,这雷普有点儿害臊:"姓童的,你敢扰闹风云庄!"他蹦起来一甩三节棍,"咯唧",照着海川的脑瓜顶来了一棍。海川也不客气,上左一滑步,立着自己的右手,一捉这三节棍,"砰"!左手在三节棍上往前这么一推,"啪嚓"一掌,就把这雷普给摔了一个跟头,然后飞身形过来,脚尖一点他的腰眼道:"雷普,想不到你哥哥、朋友们都是好人,唯有你不是好人!纵子行凶,拦路劫抢、隐藏钦犯、拒捕钦差,你有意作乱!除恶人即是善念。今天童某对你绝不留情!"一举三节棍"咯唧"一挑,这三节棍要是真的下来,雷普的命就没了,海川是成心吓唬吓唬他。千里飞来雷烟不敢奔人家童林跟前来,远远地"扑通"跪下了:"哎呀!童大侠客爷贵手高抬,草民雷烟给您磕头了。您饶我二弟一命吧!"邓九公也一拱拳:"童卫员大人,手下留情。"海川听邓九公这么一喊,把三节棍扔了,气哼哼地说:"哼!不看在你兄长、朋友的份上,童某决不容情!"

这个时候,紫面豹子雷普也起来了,老实多了:"侠客爷,我给您磕头!"连邓九公都过来行礼,恭请海川、夏九龄等人来到客厅内盛情款待。一个家人把三节棍捡起来,给雷二爷掸了掸土:"我说什么来着?您要把人家这位随行卫员给杀喽,二爷今天这漏子就大了!您吃东西就不香了!""别,别说了,谁知道这些事呀!""还是的,您赶紧进去赔礼去吧。"雷普进来对海川和九龄说:"二位侠客爷,我错了。千错万错是我雷普一人之过,我给您行礼!"最后又安慰了夏九龄几句。这样,海川爷儿俩也就不再计较了。海川爷儿俩把来意说清楚后,雷普站起来说:"那好!在下看看去。"等雷普来到后院一看,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小子惊弓之鸟早跑了。只得吩咐厨房预备了夜宵,请爷儿俩吃点东西。第二天天光亮,海川说:"得了!事情到此为止。我带着我弟子回去了。"邓九公连连地道谢。这个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大起来没边,说小了一句话全完,全在童海川师徒一句话上。比如说童林带着夏九龄回去说雷家是好人,贼人已经逃跑,我们没法捉拿,完了。如果童海川回去说风云庄雷家"拒捕钦差",就这四个字呀,他这小日子就没了,恐怕命都得搭上。但人家哥儿仨对于海川师徒是千恩万谢,送到了村口,邓九公他们

才回去。

这爷儿俩回公馆，擦脸漱口，梳洗已毕，让刘俊给回一声。刘俊来到上房："禀大人！我师父带着我师弟回来了。"大人点头："好！叫他们爷儿俩快进来。"海川跟九龄来到上房见大人行完礼，参见了三宝。大人才问："海川，你回来了！昨天你怎么不跟我见个面呀？本钦命很是着急，你上哪去了？"海川就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一说。"我要再去晚一步，夏九龄的命就没了！风云庄雷家是好人。而且我还结交了邓九公，这可是武林中的英雄啊！"年大人相信海川交的朋友，所以，对邓九公的印象特别好。现在大人听完之后，问海川这事怎么办？海川想了想，就说："马俊、马亮这些人是奉燕普之命，一路之上与咱们为敌的。我们爷儿几个多加小心就是了，也不能为这事儿再拖延时间了。大人，您去四川要紧！我看我们今天就启程。让杨师爷给备两份海捕公文，夏九龄一份，司马良一份。让这两个孩子在咱们大轿的前头按官站先走，一左一右，慢慢地明察暗访。然后，在太原府见面。"大人听完了，认为海川安置得很好，就传下话去，一切照此执行。等两个孩子走后，便传丁开甲，三座皇亭子放好了圣旨、金牌、尚方剑，一百名亲兵前簇后拥。大人上轿，海川骑马相随，刘俊骑马在前头开路，行李车压阵。大家打清苑县起身，按官站直奔山西太原府。

夏九龄这一次又得了不少的经验。自己这一路之上单独行动，明查密访，格外小心。但由于贪功心切，恨不得一下拿住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或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所以走得很急。这天，夏九龄已经过井陉入娘子关，进到山西地界了。由于赶吃赶喝，天气炎热，他肚子疼起来。心说：我可能受寒了。再往前走，暮色苍茫，天际已晚。再看前后都没有村庄，眼前头是一座大树林，在树林的北面全是沙土窝儿。在沙土道的西面方向有一座庙，前后三层大殿，孤孤伶伶。东北奔西南，西北奔西南，两条大道在庙前汇合，四股道斜纵交叉。九龄来到这里一看：此庙叫"灵佑三皇观"，也叫"浮云观"。按绿林道的规矩，孤庙不进。可九龄想：我肚子疼痛，无奈，就在这儿投宿吧！

来到角门，"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有人出来开门："无量佛，您找谁呀？"九龄一瞧：是个十七八岁的小老道。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挽着发纂儿，扣着杨木道冠儿，竹簪别顶，身穿蓝道袍，扎绒绳，薄底云鞋。这小老道挺精神的！九龄忙答道："小道长，我肚子疼得厉害，打算在贵宝观投宿一夜，可以吗？""您候一候啊！"小老道转身形往后走，时间不大，从里边出来说："我家观主说，您请进来吧！"九龄提拎着包袱，道童把角门关好后，领着他来到头层殿的东配殿，挑门帘进来，摸火种把灯点亮。靠东墙有架几案，后墙窗户支起来倒很凉快。八仙桌两边有椅子，靠北边是个格扇间，挂着茶青色的门帘。九龄一伸手就把这包袱放在几案上了。然后坐在这椅子上，捂着肚子说："小道童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切点生姜，沏一碗红糖水，帮我赶赶寒气，我这肚子倒许好了。现在你让我吃什么，我也吃不下去。""好吧，我给您准备去！"说着话，小老道先提了一壶凉水来："您自己可以漱漱口，这有碗。"把这凉水放到案头上，小老道走了。时间不大，给端出一碗姜糖水来。九龄一看：都是大片姜，又辣又难喝，没法子，还是"吸溜溜吸溜溜"喝了足有半碗。然后把碗往前一推，觉得自己的肚子里好点，不那么痛了。但是怎么突然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呐！往前一趴，扑在桌上了。

原来这红糖水里有蒙汗药。这个庙叫浮云观，浮云观的观主叫浮云仙长马宗续。这个老道，在道门之中的辈分很高，能耐大小先不谈，但是他的品行不端，尽

办些坏事。这会儿,他在鹤轩内,有两个人正陪着他说话呢。一个是他本门的师侄,也是个老道,姓陈名字叫陈道常,有个外号叫采花羽士。这位不是好出家人,品行败坏,胡作非为。再一个就是他本家的孙子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他从风云庄逃跑到这儿来了,面见浮云仙长马宗续,他磕头说:"拜见爷爷,让我在您这儿躲几天吧!"马宗续口诵佛号:"无量佛!马俊呀,你和你的叔叔马亮,你们爷儿俩办这事都不怎么样。岂能打草惊蛇呀?行刺钦差要一下准。得啦!好在我这里与人无怨,与世无争,不招灾不惹祸。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当马俊来后的第二天,马宗续的这本家侄子、采花羽士陈道常也到了,也把自己的事情一说。"没别的,老人家,我在您这儿忍些日子吧!"马宗续答应了。又让马俊和陈道常认识了,从年岁上来说,马俊大些。陈道常听了马俊的事情就说:"马大哥,您放心!不就是行刺钦差这点儿事吗?再多大漏子,我给您遮风挡雨。在这住下吧。"这么着他们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老道说来了个人,如此这般,什么什么样儿,他肚子痛,要在咱们这投宿。马俊一听就一哆嗦:"老人家,这一定是多臂童子夏九龄。哎呀!这怎办?"陈道常一摆手:"无量佛,没关系!就说请他到前边配殿休息,问他吃什么喝什么?"一会儿小老道来了:"他肚子痛,打算喝点姜糖水。""那太好了!"马宗续打开柜子拿出一包蒙汗药来:"把这个放里面。"这蒙汗药下到姜糖水里给泡好了,夏九龄喝下去,趴在桌上人事不省。过了一会儿,打发小道童去看看。小道童来到前院东配殿,挑帘栊进来,见夏九龄纹丝不动。一伸手把包袱提拎起来,转身形出来一直奔后院。来到西跨院鹤轩内,挑门帘进了北屋:"老人家,这个姓夏的小孩已经喝了多半碗姜糖水。这是他的包袱。"爷儿仨凑过来,把这包皮打开,里头有两身衣裳,一些碎银两,最重要的有捉马俊的海捕公文,上头有钦差大人的亲笔手谕。马宗续说:"无量佛!你看是不是?"跟着又给他包好了。陈道常问:"那您说,咱把他怎么办?"马宗续一想:"嗯!事到如今,既然他已到了咱这庙里,又喝了蒙汗药,咱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否则,声张出去那就坏事了。我们只能把他活埋了,然后把这些东西销毁。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不知道夏九龄到过咱的庙里。"

爷儿仨带着小老道打鹤轩出来,就奔前院东配殿了。等来到东配殿进门一瞧:大家都吃了一惊!夏九龄踪影不见。马俊急了:"哎呀!老人家,有人救他了。""无量佛,赶快回去!"回到鹤轩,九龄的包袱也不见了。吓得马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时,院中有人喝喊:"浮云仙长马宗续!你竟敢窝藏行刺钦差的要犯,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多臂童子夏九龄在此!"马俊一听吓坏了:"哎呀,师爷!姓夏的来啦!"采花羽士陈道常一摆手:"没事,请放心,有我呢!老人家,咱们爷儿仨出去看看。"各自拉家伙往外走,直奔当院。猛然间有人喊:"陈道常,你往哪里跑?"爷儿仨抬头看:眼前站着两个人。上首站着多臂童子夏九龄,手拿着链子槊,身上背着包袱。在夏九龄旁边,也站着一个孩子。这小孩中等身材,细腰窄背,穿着一身宝蓝色的长衫,腰里系着绒绳;右手拿着一个大冰钏,三尺六寸长,纯钢打制,一尺六的三棱凹面大尖子,后头是圆棍。往脸上瞧,这孩子长得有点特别:一副大蚕豆的脑袋,梳着冲天杵的小辫,两道细眉似有似无,一对小眼睛滴溜溜乱转,透着精灵!

原来这小孩姓张,名叫张方,师父给起的外号叫"病太岁",家住镇江瓜州张家庄。提起他父亲来,大有名气,就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他的师父是山西太原府尚家台人氏,人称双钩无敌镇太原尚柄尚均衡。尚均衡有一个大闺女,跟张鼎一般大,张鼎出师就把大闺女给了他,徒弟就成了姑爷。尚均衡还有一个小

儿子,比他那姐姐小了二十多岁。尚家老两口过世的时候,这个小儿子才几岁,全仗着张鼎夫妻抚养维持。小时候,张方常跟着父母到山西来,由于小舅舅跟张方差不了几岁,两人在一起经常打架。小舅舅姓尚名义,小名二嘎子。姐姐教给他十八趟行钩,这都是尚家的绝门功夫,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银钩太保。等长到十八岁,姐姐两口子又给兄弟娶了媳妇。张方这孩子心眼多,也挺嘎的。他看小舅舅结了婚,觉得自己长得丑,怕找不到媳妇。说来也怪,风流侠铁扇仙张鼎老两口都长得十分俊秀,怎么会生下这么一个丑孩子呢?张鼎心中十分不快。有时候,老两口子在屋里坐着,张方进来行礼:"老爷子,我给您行礼了。"他从来不叫爸爸。张鼎每次都说:"去,出去玩吧。"张方听了也很难过。有一次行完礼就说:"老爷子,我也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你跟我妈都长得俊,我长得难看,这能怨我吗?"老侠张鼎一生气,把儿子给轰出去了。老安人说:"虎毒不吃子,你说孩子长得难看,也不能总对孩子这样啊!不管怎么说,等我们老了也得让孩子抓把土把咱俩埋了呀!"张鼎说:"我觉得这孩子可能有病。我跟你商量商量,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观主、三清教掌教的道门门长欧阳修,精通歧黄,我跟老前辈有个不错。我想把孩子送往广东,让老人家给看看,号号脉,开个方子,给孩子治一治。"老伴一听,想了想说:"可我怕你走到半道上把儿子给害死!""哎呀,这是什么话!你我夫妻只有这儿一点骨血,我怎么能害死自己的儿子呢?"多带了两身衣服,多拿了一些银两路费,爷儿俩就从家里头出来了。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一日来到广东龙门县的清源山,雇上船,渡过了寒风岛,来到祥慈观。"啪啪"一叫门,出来一个小老道:"无量佛!您找谁呀?""镇江瓜州张家庄,我姓张叫鼎,来给欧阳老剑客爷磕头请安,您给回禀一声。"小老道转身形奔里走,时间不大出来了。老侠张鼎爷儿俩被带到二层殿东边的鹤轩挑帘栊进来。张家父子一瞧:迎面是八仙桌,上垂首的椅子上坐着一位老仙长。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长四方脸,面似古月,红粉相间。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了唇边,微抬慧目二眸子金光闪闪,颏下一部银髯苫满前胸,挽白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背插拂麈。老仙长年岁很大了,但风采可爱,精神烁烁。张老侠抢身抱拳行大礼:"弟子张鼎拜见仙长爷!""无量佛!张檀越请起。你怎么这么闲在啊?"张老侠乐嘻嘻地说:"晚生思念前辈,云天路隔,俗事见忙,总未如愿。这次前来给前辈请安了。""谢谢!快坐下。"张鼎带着儿子张方坐在了旁边。欧阳老仙长又问:"张檀越,你们从哪里来啊?""老人家,晚生从家里来,也是为了我这个孩子!您瞧他净长骨头不长肉,脸色蜡黄,脑袋只长脑勺,像个大蚕豆,兴许这孩子有病。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带着孩子到您这来,给老人家添点麻烦,您给看看!""嗷,是这样。孩子,你过来!"张方赶紧过来磕头:"老爷爷在上,张方给您行礼了。"老仙长伸手相搀:"无量佛,孩子起来吧!"老侠客握着张方的手一看,他就想了:怎么张鼎长得如此俊秀,会生出这么一个丑儿子呢?这是张鼎的骨血吗?思索至此,脸上不觉一笑。这一笑不要紧,张方可说话了:"老爷爷,你看我爸爸长得多好,可我这么难看,我可能不是爸爸的种?"张鼎一听可气坏了。老仙长心说:这孩子心眼多,我想的也是这个,让他给说出来了。老仙长笑着对张方说:"方儿不要胡说!我取个枕儿,给你号号脉。"把脉枕拿来放好,老仙长一按寸关尺,闭着眼睛就号上了。过了好一阵工夫,两只手全号完了,把脉枕拿开。张鼎急忙问:"请问这孩子有病吗?"老仙长笑着说:"这个孩子不但没病,而且先天充足。此子是木形的格局,聪明绝顶!而且他的风骨,很适合练武。将来这个孩子可能比你强啊!"哎哟!张老

侠可高兴了:“前辈您的话弟子我完全相信,但愿雏凤清于老凤声呀!要是这样,我想把这个孩子放在您这儿几年,我给您留下足够的钱,您给我成全成全。您看可以吗?”老仙长想了想道:“无量佛!成全成全是可以的,但是我得正式收这孩子为弟子。”“老人家!那晚辈求之不得了。”“好!那就这么办吧。”张鼎掏出五十两银子放在几案上,欧阳爷一摆手道:“决拿起来,我收弟子不要钱!”老侠张鼎在庙中住了几日,嘱咐儿子好好听欧阳爷的话,刻苦练功,然后就走了。

师徒俩送走张鼎回到观中,张方笑着对欧阳爷说:“我爸嫌我丑,不喜欢我,我妈倒是挺疼我的。师父,您也挺疼我的,跟我妈差不多!”老人家心说:这孩子真会说话。又听张方说:“来的时候,我妈还怕我爸在半道上把我掐死,叫我多留神。但这一道上他待我还不错!”爷儿俩在一块耳鬓厮磨地呆下来了。时间一长,老仙长更觉得这孩子聪颖过人,眉听目语。你这心里一想什么,要干什么,他马上就给你办到了。老仙长真是高兴啊!“来来来,我教给你一手武艺怎么样?”“老人家,您说吧!怎么练都行。”“好!站在我面前,两脚与肩同宽,肩跟胯一齐。”张方站好了。“两只手平着往前伸,手腕往下搭,胳膊肘往外扭,十个手指头往起立,吸臀挺胸叠肚下腰,有多大能为下多大功夫。”张方照老师说的这个架子就站开了。老仙长告诉他:这是三十六个架式的第一架。就这样,给孩子一个小架一个小架地教起来了。张方聪明,领会极快,掌握得也很扎实,再加上欧阳爷又没什么别的事,爷儿俩就把昼夜的时间合在一起,二、五更的功夫就加上来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屈指算来就是四年。这四年来,张方的拳脚基本功练得非常磁实,各种小巧之技也练得十分纯熟,可就是大梆子脑袋越长越大。一天,老仙长对张方说:“孩子你想练点什么军刃呢?”“练军刃呀,我也想过。您说练枪吧,枪头过去了,也就没有用了。我想要有一种兵器,既能当枪使,又能当刀使,还能当棍使,怎么使怎么合适。”欧阳爷一想:这孩子就是与众不同哇!欧阳爷是武林的高手、道门的门长,掌管武林的一派呀,人家就给张方画出一张图来。张方一瞧:是一尺六寸的三棱尖大冰钏。欧阳爷就说了,“这件兵器三面是刃,而且每一面旁边这凹棱特别的深,三面都能当刀使,尖能当枪使,后头这二尺能当棍使。你瞧这个家伙好不好?”“好啊!您真高!这叫什么呀?”“这个?这叫三棱凹面吕祖锥。”老仙长就教这孩子上、中、下三盘三面三棱吕祖锥。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又四年,拳、脚、军刃的功夫与日俱增,一天一个样。然后,老人家又教给了这孩子暗器--枣核镖。两头尖,打六支枣核镖,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打香火头儿,白天能打银针落地。老剑客尽心地教导,张方是用功良苦。在这--呆前后就十二年呀!功夫学得不错了,个头可没长什么。没事欧阳爷就给这孩子梳上两个小辫来。“孩子!我给你起个外号,你叫病太岁。”“嗯,这外号我喜欢!人家一听就知我有病,拿我不留神,我好拿这大冰钏把他捅了。”“别!没那仇恨,你少杀人为是。”“您说得太对了!我一定按照师父您这谱走。”“方儿,你想家吗?”“您提这干什么?我八岁来到这,咱爷儿俩在一块十二年了。我先是想我妈,唉!您就当我妈了,我还想什么呢!”“可是你也应该回家瞧瞧去呀。”“我不想,我爸爸那样的人死了,我都不想。不过我还是想我妈!”“嗯,好吧。给你三棱凹面吕祖锥一条,六支枣核镖,再给你二十两银子做路费,你回趟家吧。如果不愿意在家呆着,你再回来。”“师父,您这么大年纪了,有今儿没明儿。如果我今儿一走了,您明儿死了,我想抓把土埋了您都不容易。”“无量佛,好东西,你盼着为师死!”“这不是盼着,这也是事实呀,我倒愿意多伺候您几年!”“好孩子,有这份心就可以!不过你

这个能耐，在江湖要想拔人头地，还不容易。我多送你一点儿东西。"张方一瞧：是一个竹筒，使得年陈日久了，紫红紫红的直冒亮。竹筒有八寸长，前后两道金箍，前头正中有个透眼，手攥在当中有个铜疙瘩，可能也是金的，后头是螺丝口。"孩子，你瞧瞧这个东西。""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三清教镇观之宝，它叫迈门弩。只有掌门的门长一代一代相传，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这里边的簧十分硬，一按这筒手的疙瘩，'叭啦'打出去，来人准逃不掉。我道门之中的人，谁都认识它。孩子！你拿着这个东西，你可以多添十分本领，遇见能耐再大的，你拿这迈门弩可以自己防身啊！"张方一听忙跪下说："师父，这是您心爱之物，孩儿不能夺您的所好哇！""孩子，拿去吧！就是到了外面，不准枉伤一人。在佛前明誓！"爷儿俩都明了誓，然后把三清镇观之宝——迈门弩给了张方。张方拿好以后，老仙长又给他带了两身衣裳，提着小包袱，银两放在内。爷儿俩来到祥慈观外："孩儿，认认山道你回家吧。""师父，孩儿今日分手，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与恩师相见！""孩子，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师父呀！我走了以后，您自己多留点儿神，什么东西爱吃，别吃多了，该睡的时候睡觉，晚上您盖严实点儿，省得受了风。您要病了，谁请大夫给您瞧哇！"趴地上给师父磕了个头，爷儿俩洒泪分别了。

张方离了寒风岛，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从广东赶奔镇江，这可是非止一日。就是这样，来至镇江瓜州张家庄。离家十二年了，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到自己家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个底下人。二十来岁，把门开开了："嘿嘿，干什么的？往下站，找谁呀？"这个家人到这儿才三年，不认识张方，一瞧张方丑模丑样，脏儿巴叽挺寒碜的，就往外轰他。张方一见，可火了："小子！你是干什么的？轰你家少爷做甚？把我轰走了，你好承受我们家的财产呀！""嘿！你这小孩怎么这样说话？……"正在这时，老总管张宏，六十多岁，溜溜达达出来了："哎哟！少爷，回来了。老三呐，你不认得，这就是咱们家的大少爷，去广东学艺十二年啦！""哎哟！大少爷，我不知道，我来得年浅。""不知者不怪罪！老哥哥，您好哇？""嗽，好好好！兄弟，你这一去十二年，大锛头还这么大，大洼拉还这么深！"张方"嘿"一笑。老管家对开门的小伙子说："老三呐，咱家少爷本事好着呢！他小时候，打遍街骂遍巷，就这么一般大的，谁都打不过他。我想着我在张府上多少年了，我把少爷的坏劲都跟老侠客说了。老侠客爷责备了少爷，我呀，也没往心里去。到晚上我睡好一觉，我要解解小手，我就把这夜壶拿起来，我这么一尿，我觉得我没尿到外头哇，怎么我这褥子都湿了。我把灯点亮了一瞧哇，我这夜壶的底上钻了个小窟窿。这是咱们少爷办的！"话刚说到这儿，让张方给拦住了："得了嘿！老头子，小时候事提它干什么呀？现在大了，都快娶媳妇了。""一哈哈，倒是想得不错！可惜谁给呀？"其实老总管张宏也错了，人家张方将来娶个俊媳妇，而且很有能耐。"老哥哥，我回来了。老爷子、老太太呢？""老太太在后面呢，老爷子在前厅呢。""我瞧瞧去！"老总管一摇头："你呀，我说你上后头瞧瞧老太太，老爷子正在气头上，你别去！""哟，干什么呢？"老总管张宏才把事情提了。

原来，老侠张鼎自从三月三亮镖会，事情完了才回家。他有两个徒弟：大弟子姓张叫张开，二弟子姓李叫李豹。大弟子人称神拳，二弟子人称铁腿。他们两人的功夫也很不错。出师那天，张鼎对两个徒弟说："为师我在咱们镇江瓜州一带大小有个名气。你们两个出师以后，给人家保镖护院去，或戳起大杆子来教场子，挣钱吃饭，师父我都能支持，到时候出漏子，我为你们遮风挡雨。但是不能到六扇门里去当官差，咱们的能耐不是当官差的能耐。如果往那里头一巴结，可要出漏子。

师父我当年要想往这六扇六里钻,是很容易的。有六张请柬来请我,我都不干!"这样,张开、李豹就答应了。哪知道镇江府知府知道张开、李豹有能耐。本地方有一些个不法分子不好办,请张开和李豹,但被人家两人给拒绝了。这一来,知府三天两头的派人到张开、李豹家里来。张开、李豹说:"师父不让!"老侠张鼎这二年净在外头忙了。张开、李豹被官府摧得没有办法,就把事情跟师娘提了。师娘想了想说:"老师不在家,你们也盛情难却,实在愿意干,那就干去吧!"有师娘这句话,他们两人在镇江府当了八班总役。

没想到最近,在镇江地段连出了十八家命案,杀害的都是少妇、长女、大姑娘、小媳妇,给人家里头制造了不幸。镇江府知府李连甲李大人两榜进士出身,爱民如子。本地面出了这么多条命案,我这四品知府的乌纱帽保不住了。他立刻传堂谕,让瓜州知州府衙立即带领件作书办、班房差役,到各地尸场去验尸,填好尸格才准许事主掩埋,并且答应人家,一定为死者伸冤、报仇。李连甲又升大堂,把张开、李豹叫来说道:"张开、李豹,你们都是本地人,常言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邻。现在,乡亲父老遭这么大的痛苦,本府我丢官不丢官不要紧,你们俩也得设法拿贼呀!尽管是无头案,也得捉贼归案给死难者昭雪伸冤。给你们俩十天限,本府所有的有用官人都可以听你们两人吩咐、调遣,必须设法把贼人拿住。下去!"立即把公文给他们开好了,打好了府台大人的关防大印。张开、李豹遵命下去了,挑选了精明强干、眼明手快的官人,就在镇江府所管辖的地界,城乡里外,娱乐场所,旅店客商,明查密访。这一晃,转眼之间十天过去了,黄鹤无音!到了正日子,李连甲升了大堂,快、壮、皂三班人役站立在两厢。"带张开、李豹!"神拳张开、铁腿李豹来到了堂口,跪倒在地:"下役张开、李豹给大人磕头。""张开、李豹给你们俩人十天限期,可否拿获贼人?""禀大人,下役无能,没处寻找贼人。我们把所有的镇江府的地面都篦了一遍,没有发现贼人。请大人开恩,额外再给宽限几天!"李大人点头:"好吧!再给你二人五天限,下去。"张开、李豹下去以后,这五天很快就过去了。他俩傻眼了,哪找去,即便这贼人走到你面前,人家脑门上也没写字呀。大人升大堂,面沉似水,把张开、李豹叫上来一问,俩人还是那句话:"下役无能,请大人再宽限!""啪"!一拍惊堂木,李大人可就火了:"张开、李豹,当初你们两人不错,是当地有名望的武术家。本府也曾下过请帖,请你二人,几次三番,你二人也确实是不愿意入我这官府。可现在你们到底是应了本府,你们两人是本府的大班头,捕盗拿贼的左膀右臂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十八条命案,人家尸主家里都在盼望着我们官府,我们束手无策,不能拿贼,怎么给事主家里报仇雪恨?来呀!把他们俩押下去重打二十大板。""呼啦"一下子,堂口官人跪下一大片:"请大人宽限!请大人宽限!你要把二位班头打坏了,这贼人就更无法捉拿了。"法不责众,李连甲李大人点了点头说:"再给你们两人五天限。如果这五天以内贼人还不能到案,死难者不能昭雪,我把你二人满门眷属全押入大牢,以做人质。何时拿住贼人,再释放他们!"张开、李豹一听吓坏了,急忙跪下说道:"大人!就是贼人站在我们哥儿俩面前,我们也不能伸手拿贼,这是无头案呐!请大人赏下您的名片,我们二人准备办件礼物,到张家庄我恩师府上去一趟。听说我师父刚从北京回来。如果我恩师点头了,他身为成名的侠客,经验多,阅历广,胜过我弟兄。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大人听了听,也只好如此。

哥儿俩拿着名片、礼物到了镇江瓜州张家庄。到了门口,他们俩心里也发怵呀!"啪啪"一叫门,底下人把门给开开了:"哟,二位老爷!""我师父回来了吗?"

“老人家刚从北京回来几天,这会儿正在家里呢。”“我们俩想见见他。”“您二位先候着。”说完,底下人转身形奔里走。时间不大,管家张宏出来了:“唉哟!二位少大爷。老爷子回来好几天了,你们哥儿俩都不来。八成是有事了吧?”“老哥哥,您猜对了,其实这事不说您也知道,大概我师父不知道。老哥哥,您给我们回禀一声。”“嘿嘿!老爷子听说你们来了,挺高兴!”老总管给提着礼物。哥儿俩整理一下衣服,然后来到了客厅。挑帘栊进来,一看老头满脸红光坐在这儿,哥儿俩赶紧行礼:“师父,有二年没见您了,您一向可好?我们哥儿俩给您磕头了!”“啊,起来起来!怎么还买礼物呀?”总管给说好话:“啊,这哥儿俩孝顺您!您瞧,给您买这么一份重礼。”“师父,弟子应当孝顺您。”“唉,客气了!你们二人先坐下。老总管,叫人给他们沏茶去。”时间不大,茶端上来了,老总管告退。老侠这才细问:“这二年不见了,你们哥俩怎么样了?”张开先说道:“师父,您这二年总不在家,现任的知府姓李,叫李连甲,也是爱民如子。知道我们俩是您的弟子。为了维护这一带百姓的安全,让我们两个人出任知府的班头。我们开始不见,李大人不但派有头脸的人登门相请,而且亲自坐轿到我们家中,请求我们哥儿俩帮助维护本地的地面。”老侠张鼎显得不太高兴了:“你们既然已经干了这个,这与我张子美有什么关系呀?得啦!既然干,就给人家干好。”“不过最近咱们地面可出点事情。”“出什么事情了?”“师父,一连出了十八条人命呀!全都杀的是少妇长女呀!您看,还是无头案。”老侠张鼎这么一听,把脸就沉下来了:“当初我就跟你们说过,什么都可以吃饭,什么都可以养家,唯独不准进六扇门。现在既然你们已经进去了,又遇上本地面这件恶事儿,真让老夫骑虎难下呀!”

张开、李豹一听,老侠生气了,就赶紧站起来说:“师父,您瞧这礼物不是我们买的,是知府李大人给您买的。”“不,这我可不敢收!”“师父,您不收也得收!您看,这名片都来了。您要是不收,明天李知府准会亲自来。这次他就要来,让我们哥儿俩给拦了。我们说,我师父不好这个,您要是亲自去了,反倒是不好说话。”张子美把名片接过来看了看,放在桌子上,说:“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哥儿俩是办不到了,十八条无头人命案,知府的乌纱帽都难保了。要说李知府两袖清风,确实是一位好官,您可以跟本地面的老百姓打听打听。您刚回来,本地面出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冲他这清官来的,成心要把他这乌纱帽摘下来。我们哥儿俩是无能为力啊!人家大人是专门叫我们哥儿俩来请您。我们本不敢来,因为我们没孝顺您,尽给您添麻烦!”老侠捋着胡子左右思索,也真着急呀!他看一眼张开和李豹,说道:“人家李知府脸面很重。你说这事儿,咱们不管吧,显得咱爷儿们不通情理。管吧,咱就得把这事办好。我都是扔下六十奔七十的人了,如果办不到,我身为侠客,这跟头栽得起吗?”老人家这话匣子可就打开了,责备张开、李豹不应该进这六扇门。到现在,叫我也跟着你们栽跟头,整天坐卧不宁,你们这叫孝顺吗?就在这个时候,张方进来了。因为老爷子在气头上,老管家想劝张方先别去惊扰。张方不干:“我进去看看老爷子!到底怎么了?”张方仆仆风尘,提着小包袱,拿着三棱凹面吕祖锥,他转身形往里走。老总管跟着,怕到里头老爷子打他骂他。来到客厅,一挑门帘进来了:“哟!老爷子,您好!咱爷儿俩有十来年不见面了,我这儿给您磕头了。”父子天性,张方的心里还真是怪难受的,把包袱一扔,跪在前面给老侠磕头。

老侠这么一瞧:嘿,十来年了,我儿子还是一出如故啊!前出廊后出厦,中间一个大洼楼,锛子锛,凿子凿,这蚕豆脑袋可更成形了,浑身埋汰,没有一点利索

劲。本来张老侠也想儿子,一看这样,可又生气了。他总认为:人家刘俊、马良、夏九龄、洪玉耳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个个招人喜,也指望张方能改一些毛病。现在张方这副脏样惹得老侠不高兴了:“你,你真气死我了,到后头找你娘去吧!”张方就知道老爷子有这手,正要出去,低头一瞧。张开、李豹在那儿跪着呢。就问:“二位师兄,这是怎么了?”这两人脸一红:“师弟回来啦!您瞧,我们哥儿俩求师父点事。”张方就说:“唉,我知道是什么事了!刚才总管哥哥跟我说了。你们说这贼人作案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一个受本地老百姓欢迎的清官?根本不是!人家斗的是镇江地方上的人物。你们这里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风流侠吗,人家贼人要在你鼻子底下作十八条人命案让你瞧瞧。难道老爷子不管?不过,他确实管不了啦!英雄出于年少,他老了。你们哥儿俩起来,这事儿由我来办。”好嘛!没把张鼎给气死:“奴才!你知道天高地厚吗?这个事情只要咱爷儿们一应下来,哎呀,兵连祸接,这漏子可就大啦!再说这绿林人,咱们也得罪不起呀!”“老爷子,您这话还像一个老侠客说的吗?贼人在您的眼皮底下做出这样的事来,您都无动于衷!您还算什么侠客呀?二位师哥你们起来,请我爸爸他不是不出来吗,有我呢!”张开、李豹心说:有你呢!你管什么呀?有你可就没我们了。“师弟,你?……”张方一看,两位师兄不相信自己,就说:“你们甭瞧不起我,我在广东学艺十二年,现在我就是少剑客爷。我的老师广东龙门县法源山寒风岛祥慈观主,复姓欧阳,单字名修,三清教的总首领。十二年教我张方出了名。师父给起的外号叫‘病太岁’。临别,师父赐了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我正想着回来没有施展能耐的地方呢。别跟我家老爷子在这瞎耽误工夫!他不爱理你们,你们也甭理他,他是老魔症。我到后面去看看老太太,然后咱们一块儿走!”说完,张方拿起包袱从门里出来往后走了。老侠张鼎的鼻子都气歪了!“孽障,孽障啊!你懂得什么?”张开、李豹心说:我师父这人,还就得我师弟这样的人治他。人家作了十八条人命案是冲着李连甲来的?不也就是冲着你张鼎,你不敢出来,还算什么侠客呀?

张方转身形往外走,他爸爸嚷,他爸爸骂,他全当听不见,自个儿往后去了。可巧,房中就老太太一个人,独自坐在里间屋的炕沿上正发愁呢,眼泪扑簌簌地暗念叨着:“方儿呀!你说你一走十好几年,你爸爸说你在广东学艺呢,这个,我也信。可你十二年没回来了,我想你呀!有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莫非是你爸爸这老头子丧尽良心,他在半途把你掐死了!要是那样,孩子,你给我托个梦,我跟他拚命呀!你怎么就一点音讯也没有呢?”一挑帘,张方进来了:“妈!”张方这么一喊,老太太一高兴,往前一栽,差点没打炕沿上栽下来。幸亏龙太太有功夫,一提腰,坐起来了,急切切地问:“你是方儿吗?”“妈,没错!您摸我这梆子头。”老太太喜泪满面地说:“儿啊,你知道我多想你啊!”张方也说:“妈,我也想您呐!您知道这些年我在广东学艺,我学成了。这不,师父给的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手。师父还给我二十两银子,让回家来看看您。妈,您看这大冰钏好玩不好玩?”老太太嗔怪地说:“我没事坐在炕上玩这大冰钏,这像话吗?”“您看我还有二十两银子一分没花,一路上我白吃白喝白打架就蹭回来了。妈,这二十两银子全给您!您买点官粉擦擦,买点花戴戴,让我爸爸瞧着您喜欢,这就得了。”老安人这个气:“这孩子,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擦粉、买花戴?你爸爸喜欢不喜欢又怎么着?”“妈,您别跟我叫真了!我也是想让您老高兴一下。现在您把我的衣服给收拾好,我两位师哥还在外

头等我呢。"老安人急问:"刚回来又去哪儿呀?"张方说:"妈,咱这儿出了十八条人命案,我爸爸不敢管。孩儿我有一身能耐,咱们得管!我到外面先跟两位师哥见个面,安排一下怎么行动,回头咱娘儿俩再聊。妈,您给我包饺子啊,我就馋您包的饺子呢!"说完,把三棱凹面吕祖锥往绒绳上一别,转身往外走。老太太说:"孩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你,你也不跟我多说会儿话?""晚傍晌回来,咱娘儿俩一炕上睡,有什么话,我都告诉您。现在我得找师哥去!""噌噌噌"顺着箭道往外走。

老侠张鼎正堵上他:"冤家!""老爷子,这件事情贼人分明是冲着您来的,您又没这能耐,难道咱爷儿俩就这么栽跟头吗?""冤家,你懂得什么?你给我站住!我好好跟你说说,你不能去,不能去呀!"张方这会儿可不想听老头絮叨,"吱溜"一下,从老头的裆底一钻过去了:"回见吧,您呐!""冤家!"老头气得直跺脚。老头往后来,一挑门帘子进屋。老太太这儿正拾掇东西呢。"你养活的这孩子,十二年不回家,他真气我!""我养的这孩子,比你有出息!我跟你结婚,掐指一算,好几十年了,你净从家里往外拿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一个老钱?这可好,你一不在官,二不在商,又不挣米,又不挣饷。家里吃饭,外面打架,你算干什么的?我养这孩子有出息,他师父给他二十两银子,他路上一分没花,全都带回来了。还让我买点粉擦,买花戴呢!"老头子这气呀:"哎嘿!没法跟你们娘儿俩说话。"气得老侠直哆嗦。

张方来到门房,老总管赶紧一挑帘子让张方进来。张开、李豹正在这儿坐着呢。"师弟,你来了。""我来了。我把东西给老太太了,老头子还要拦我。这恶贼人分明是冲着我们爷儿俩来的,他都不敢惹,窝囊叼着一块肺!我不知道当初哪位瞎了眼,给他起个风流侠的外号,他算哪路的侠客?"老总管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少爷,你不能背着老爷说他不好哇!老侠客当年叱咤风云,还没有你呢!"张方听完也不高兴了:"我知道你吃他一辈子了,你当然向着他说话。"张方转身对张开、李豹说:"好,咱们走吧!到了知府衙门跟李大人说,这个案子我来办。"张开、李豹不知道张方的能耐,心中不踏实。但是人家大人拿礼物、名片来了,如果我们请不出师父来,人家大人还要亲自一请,这让我师父多为难啊!得啦,咱们就死马当成活马治,拿这少剑客爷搪塞一下吧,省得我们老少家眷,满门亲族被知府给押起来。张开哥儿俩这么一想,可就问起张方来了:"师弟,刚才在北大厅你可当着师父说你学成了,当真学能为回来了?"张方一听不高兴了:"什么话呀!我告诉你们,本人蹿高纵远,小巧之技,无不精能。因为我师父是高人,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道门门长,三清教的欧阳老剑客爷,当然了不起了!""这就得了!我是老剑客爷之徒,能为还能错得了?现在老爷子不去,你们俩就带我去见李大人。要不,你们也别想交差。"张开点头道:"也只可如此了!兄弟,咱们走吧。"张方看出人家两人瞧不起他,心中愤愤地说:到时候我要不叫你们出大汗,我就不叫病太岁。

三个人溜溜达达一直来到镇江府东门里路北的知府衙门口。值班的和班头全在门前坐着,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老侠客一来,立刻全体出迎,鸣放三声大炮,闪开仪门、中门,知府亲自迎接。现在大家伙儿一看:张开、李豹领来一个这样寒碜的孩子来了,都挺纳闷的。这是干嘛呀?你们二位不是去请风流侠张鼎去了吧。怎么带来这么一个前出廊后出厦、中间一个大凹棱,梳着冲天杵小辫,浑身埋汰的丑小子呢?众人都在疑惑,又不便明问,只说:"二位班头回来啦!"张开、李豹说话了:"众位都过来见见我们的师弟!他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我们师父的亲

儿子，广东龙门县三清教掌门欧阳老剑客爷的高足，病太岁张方。”这些人一看张方，想乐又不敢乐，都捂嘴偷着笑。张方心说：他们干嘛见我捂嘴呀？呆了一会儿，大家才都过来：“参见少剑客爷！参见少剑客爷！”“众位都请起来。”行完礼，大伙儿陪着张方来到班房。张开对李豹说：“兄弟，你在这儿陪着师弟说话，我到里边去禀明知府大人。”其实是让李豹看着张方，怕这孩子嘴太损，闹起事来。张开说完往外走，一直来到书房。

书房在东院的一个四合院，五间正北房，前后窗户支起来，十分凉爽。张开忙行礼：“下役张开见过大人！”“嗷，张开，你带着礼物和名片到张家庄去，把张老侠客爷请来了吗？”“禀知府大人，我师父刚从北京回来，身体有些不爽，他不能出来。”李知府一听就不乐意了，心说：本地区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就是一个老百姓也有责关心，甭说你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客了！我手下人拿着名片去见你，如同我亲自去一样，你怎么一点不理解呢？你应当出来呀！李大人刚要说话，张开把他拦住了：“我师父老了，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师弟——我师父的亲儿子把这事全给接下来了。他今几个二十岁，在广东龙门县三清教掌门欧阳老剑客爷那儿学艺十二年，师父给起的外号叫病太岁。使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还有三支绝门的迈门弩、六颗枣核镖。我师弟办这事儿准能马到成功！大人，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年轻人富有朝气，他敢想敢干！”知府李连甲听完点了点头：“张开，此言有理。”刚说到这儿，门帘一挑，从外头进来一个人。张开一看：这人四十来岁，两肋无肉，瘦小枯干，细眉毛，圆眼睛，鹰勾鼻子薄片嘴，透着能说会道。他穿纱袍系凉带，五分底的福字履鞋。腰里接着烟袋荷包、眼镜荷包、槟榔荷包，花白剪子股小辫没留胡子。这是本府的师爷，姓曹，名叫曹志高，浙江绍兴府人。曹师爷很聪明，好手笔。但这个人心术不正，仗着和李知府的关系不错，背地里做了不少坏事，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的事情他全干过。但数目每次又不太大，总是三百五百的，大家伙儿对他很不满意。因为他手很粘，给他起了个外号：“槽子糕”。曹师爷进来就说：“哎呀，知府大人，曹志高有礼了！”“曹师爷来啦！张开有礼了。”“我说张班头，你和知府大人在谈什么？”张开就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时曹师爷问李知府：“大人，您听张开说的怎么样呢？”李大人不解地说：“我听张班头说得还可以。”曹师爷连连摇头：“哎呀！大人，你是太忠厚了，你不要叫人家捉弄了。看来，你的名片不顶用，这瓜州的张老先生不买你的账啊！可他是本地百姓，既受皇家雨露之恩，就当涌泉相报。再说，他身为侠客，本地出了这种事情，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张班头把这位少剑客爷请来，无非是搪塞公事。”张开心说：这曹师爷真不是个东西！他立刻辩解道：“曹师爷！搪塞不也得办案吗？刺到篮里是菜，打着狼就是好猎手。咱们得看真能耐！”曹师爷听张开这么一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便对李知府说：“大人，我看这样吧！就在您这里召见少剑客爷，我们也看看他的本领，如何？”李知府一想：曹师爷是不放心少剑客爷的能为，试试也好。便对张开说：“本府邀请少剑客爷到书房面谈。”张开答应，便转身出来。边走边想：师弟呀！你要真有能耐就给他们露一手，杀杀他们的锐气，可你没本事，今儿咱们的眼就算现了！

来到班房，张开一看李豹正跟大家伙儿聊天呢，张方不在屋里。张开忙问：“李豹，咱师弟呢？”“嗯？不是刚才你出去，他就跟出去了吗？”张开一听，急得直跺脚：“我让你陪着师弟说话，你脑袋是榆木疙瘩呀！他这是成心要咱们好看！”“怎么了？”“知府有请，他没了。”李豹一听，“哟！”也傻眼了。大家伙儿也全过来了：

"哪儿去了?""找!"知府大人下了堂谕了,有请这位师弟,现在他没了。张开、李豹可真急了:"师弟,你在哪儿呀?你让我们哥儿俩着急呀!你快出来吧!哎呀,祖宗!你在哪儿呢?"这时候,有人搭话:"我在这儿呐,谁叫我呢?"这哥儿俩真生气了。大家伙儿一瞧:嘿!这小子可真嘎咕!他在院墙根的雨拍子底下盘膝打坐呆着呢。这雨拍子是什么东西呀?就是用木头做的架,上头钉上草席,下雨的时候挂在窗户上挡雨,不下雨时立在墙根下。大家"呼啦"全过来了。张开一看他这样,就说:"你跑这儿干嘛来了?""这儿凉快!""什么凉快,你看把我们俩急的!"张方也挺横:"为什么监视我呀!这是我给你们点教育。""嘿!师弟,你真是一点亏都不吃!把我们哥儿俩给急坏了。现在府台大人的堂谕下来了,要请你去书房谈话。""还有哪位?""还有一位浙江绍兴府的师爷,姓曹叫曹志高。""好嘛!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到书房去见府台大人。"您瞧这事儿,听说府台大人要在书房里召见少剑客,府衙里的人早就都知道了,这叫不胫而走。"呼啦啦"来了四十多位,众星捧月一样,陪着张开、李豹把张方带到书房院。大家都想开开眼。大家伙儿一起来到台阶下,两旁人员都在旁边站下。"师弟呀!你先候一候,我到里面先回禀一声。"张开挑帘栊进屋:"大人,我师弟张方来了。""请少剑客爷!"少剑客张方献绝艺戏耍曹志高!

第六十回

访贼人巧遇陈道常　三皇观搭救夏九龄

上回书正说到少剑客病太岁张方来到府衙,张开到里面回禀知府大人。大人吩咐,有请少剑客在书房相见。这时候衙门里的大小官吏来了不少,都在台阶下站着。门帘一挑,张开、李豹陪着张方来到屋中。张方环视了一下四周:迎面摆着一张八仙桌,上垂首坐着知府李大人,四品皇堂,五十多岁,黄白净子脸,三绺墨髯,穿着便服,很有气派。下垂首是曹师爷。

张开、李豹往旁边一闪:"府台大人,张方来了!"又忙对张方说:"师弟,见过大人!""知府大人在上,小人张方拜见。"李大人差点没乐出来,天底下咋有长得这么丑的人呢?真是三分像人,七分似鬼。但这孩子身上别了一个大冰铡,倒是增添了几分精神。知府怕失官体,没敢笑:"哎呀,小剑客爷,不敢当!不敢当!"李大人双手相接。张开、李豹过来把张方扶起。张开对张方说:"师弟,见过曹师爷曹志高。"张方一抱拳:"嘿!槽子糕,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百多斤的槽子糕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叫我呀?你要吃了我吗?"大人忙劝:"好了,好了!"张方心说:看你就不是好东西!张方坐下后,李大人说:"少剑客爷,你是张老侠之子,也是本地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也有保护本府、保护黎民百姓的责任,以尽侠义道的天职。请问少剑客爷,你的本领如何呀?""禀大人,我自从八岁蒙父亲带我到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拜三清教的掌门主欧阳修老侠客为师,学艺十二年,真可谓卧薪尝胆!绝门的三支迈门弩、六只枣核镖,一条三棱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手!"李大人听得直点头。旁边曹师爷搭茬了:"我说老大人听少剑客爷一说,真是将门虎子!不过咱们光听说还不成,既然少剑客爷有

这么大的本领，能不能在这儿练练，让学生也开开眼界呢？"知府也明白："少剑客爷，曹师爷要瞻仰瞻仰你的功夫，你能不能在这里练一练，让我们看看呢？"张方点头说："当然可以！只是屋子里地方太小，练不开，还是到外面去练吧。"张方一伸手把三棱凹面吕祖锥拿起来，大家来到院中。

李大人和曹师爷站在房檐底下的台阶上，张开、李豹站在第二层台阶上，院子里还有四十多位。张方站在台阶下边说："好了，大人，既然如此，张方献丑了！"一伸手，把长袍撩起来往绒绳上一掖，两手一按地，"唰"地一下拿了一个大顶。曹师爷心说：凭这大顶能捉住十八条人命案的凶手哇？便对大人说："这叫大顶。我学生小的时候也会，大人请看！""唰"地一下，他一伸胳膊，也拿起一个大顶来。大伙"哗"地一声，全笑了。知府可说了："曹师爷，看少剑客爷在下面练功夫，你不要打扰！"曹师爷这才站起来。张方拿的这个大顶，使了一手"蝎子爬"，拿手当脚走，两条腿微弯着，朝前往南爬。"嗽，这叫蝎子爬。我也会！"他也要练，被李大人再次拦住了。张开、李豹心说：师弟呀，你到底会不会练功？你要是会，就练两手镇镇曹师爷。你拿大顶算什么呀，这谁不会！张方两只手倒着倒着，走几步。突然，他两只手的掌心离地了，用十个指头支撑着，仍然轻飘飘地往南来。走出几步，张方的大拇指突然离地，全凭着两手的四指支地，再往前走。李知府得意地问："曹师爷，这一手你还会吗？""这手学生办不到了。""哼！"知府回过头来，哼了一声。张方走着走着，两个个小拇指也褪回来了，但走得还是那么快。走着走着，食指也蜷回来了，全身的力量都压在两个中指上了，走得还是飞快。"好！"张方这时候到了南房台阶下，凭这两个指头上了台阶。到了东边这根抱柱边上，突然往上一贴，两腿往上一盘，双手一抬，脑袋冲下，就把这抱柱给抱住了。"嘿"！真跟蝎子倒爬一样。"哧哧哧"来到房檐儿这，两脚勾住房檐，身子一弯，两只手一绞劲，就到这椽子头了。"唰唰唰"往东来了，比猫都轻！到了东头返回来再往西，"唰唰唰"由东到西，由西到东，就顺着这椽子来回走开了，其快无比！"哗……"掌声如同爆豆，也听不见曹师爷嚷嚷了，大家都瞧直眼了。再看张方，一飘身，由前坡跃脊后坡，人没了。张开、李豹便喊："师弟，府台大人赏识你的功夫，欣赏你的才干。快下来吧！"大家伙全都往南看。知府大人心说：曹师爷，这回，你不嚷嚷了吧？"少剑客爷的功夫果然十分超群，武艺玄妙，本府十分钦佩，快下来吧！"大人一喊。那些瞧不起大辫头的官人们也都跟着喊起来了："您快下来吧！"

这时，就听南房坡脊上有人大笑："曹师爷，怎么样啊！"大家伙儿回过身来这么一看：曹师爷四马倒攒蹄，被人给捆上了。不知是从哪儿找来好些用过的手纸，把嘴给堵严了。"啊？"众人全都一愣。其实，这是张方办的。他故意跃脊后坡，把人们的眼神都引到房上头，他又从东房坡下来了。东房坡下头有个厕所，张方心说：小子，我得算计算计你！他从厕所里捡来好多用过的手纸，从书房的后头进来了。鹰拿燕雀一样，就把曹师爷拽到屋里来了。曹师爷想喊，可出不了声，连气嗓都给掐扁了。张方膝盖一顶曹师爷的腰眼，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捆好了。曹师爷心里这个骂！张方把曹师爷放在台阶上，顺原路回去，到南房坡一露面，哈哈大笑，飞身形下来。大家一看张方的技艺果然身手不凡，师爷让人给捆上了都不知道。张开对张方说："哎呀，师弟，你把曹师爷给戏弄了！""没有！我就是让他吃点好东西。"等大家过来一瞧：哎哟，曹师爷的气嗓都给挤过来了，出得来气，说不出话。等曹师爷解开，塞在嘴里的擦屁股纸掏出来："哎呀！"他喷着臭气就跑了。

李知府把张方请到上房,大家分宾主落座。又命人请曹师爷,等了半天,差役回禀:“曹师爷告假不来了。”大人说:“好吧。”然后便跟张方聊上了:“少剑客爷,你的武艺不错!希望你能好好帮助本府把这件事办完,也算为本地区除去一害。我请曹师爷给你开份公文,一定要把贼人抓住!”张方很痛快答应了。知府又从自己的薪俸里拿出纹银四十两,对张方说:“得了,我也不给你拿官钱了。这些银子就算你我两人的见面礼,拿着吧。”“谢大人!”然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张方。张方吃完了饭,把三棱凹面吕祖锥带好,公文、纹银也收好,告辞回家了。

回到家中,一直赶奔后院。灯都点起来了,老两口这儿正吵嘴呢。老安人念叨:“你说我儿子不好,我儿子他师父给他二十两银子,他一分没花,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你倒是一生行侠仗义,都是家里吃饭,外面打架,你有什么出息?”“你,你妇人之见,什么都不懂啊!这孩子一应这件事,从此我们家中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十八条无头人命案上哪去查呀!你什么都不明白。”“唉!我也这么想过。可我儿子有能耐,你甭管!”正在这时候,张方挑帘栊进来了。张老侠一见他又数落开了:“冤家,你真是‘小马初行嫌路窄,鹏飞云外恨天低’呀!你有什么能耐应这件事呀?”张方不理他爸爸:“妈,这个公文您带着。”“我要这公文干什么用?”“对了,这是知府大人托我的。”如此这般他全说了:“这有纹银四十两。妈,您全拿着吧。”张老侠一见这样,也无可奈何了,就嗔怪地说:“小冤家!我们给你准备好饭了。”“我吃过了,是知府大人请的客。”老头张鼎一生气,又跑到外面呆着去了。娘儿俩到时候休息,张方把在广东学艺的事都说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擦脸漱口已毕。张方喝了点茶就说:“妈,给我做点饭。”吃完了饭,躺下就睡了。第二天还是这样,一连在家中睡了三天大觉。老太太还直说:“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也得给人家访访案子去。”三天一过,张开、李豹可坐不住了。尽管知府大人没给期限,可时间长了也不行呀!哥儿俩打衙门里出来,到张家庄师父家门口,往里走。总管张宏也正好出来:“二位少大爷,你们俩干什么来了?”“看师弟来了。”“知府是不是让他访案去?我跟你们哥儿俩说,你们别拿武大郎当神仙,这可是两码事!”“老哥哥,您这话什么意思?”“他回来就睡了,黑天睡,白天睡,除去吃喝拉撒,就是睡!他还防案呢,访个屁!”“哟,真的?”“那我还说着玩吗!”哥儿俩一想,这可不行,就往后院来了。到上房一看,可不是吗,张方正在那睡呢。哥儿俩赶紧趴在地上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一瞧是徒弟:“起来吧,你们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我听说头几天你们来找你师父了?”“娘啊,可不是吗!今天是找师弟来了。”“我听这孩子说了说,也没往心里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娘啊!是这么回事,现在我师父不在家,我们来了,就跟您提提。知府李连甲把我们俩给请去当班头,这一年多了,公事也还过得去。没想到咱们这儿出了十八条无头人命案,都是少妇、长女、大姑娘、小媳妇叫贼人给杀了。事主三天两头的到衙门哭诉,要求知府给他们做主,缉拿凶手,给死者报仇,知府当然依靠我们啊。娘,您是咱们绿林中的老前辈,您知道,这无头案上哪儿去访啊!我们哥儿俩才找师父商量。没想到师弟倒把这事给应承下来了,我们陪着师弟到衙门,当堂献艺。知府大人认为他技艺高超,给了他几十两银子做为赏钱,并写了一纸公文,让他帮着拿贼缉盗。现已分手三日,我们哥儿俩不知师弟进展如何?所以来看看。怎么师弟大清早的就睡觉呀?”“这孩子打一回来就困。你们哥儿俩说的这事我不知道,他也没跟我念叨。这样吧,你们哥儿俩先回去。回头他醒了,我让他设法帮你们访案去。”哥儿俩道谢。

其实张方在这儿也睡不着,正躺着呢。这时,一抬身起来:"呦,师哥来了!""瞧你这孩子!没睡也不早点起来见过你师哥。""怎么啦?难道镇江府又出了十八条人命案吗?"张开、李豹心说:你还嫌漏子小哇?这十八条就够要我们哥儿俩的命了!张方穿好了鞋下地,见过师哥,坐下:"你们俩干什么来了?""干什么来了,我们找你来了。师弟,你离开府衙已经三天了,我们不放心!师弟,你访案没有?""嗨!这案子还用得着我三天两头的去访?办大案的人,平时不访,一访就访着了。我今天也准备动动,你们俩先回去等信儿吧。闹好了,我把贼人给你们扛去。闹不好,再有那么三天五天也就能办完了。"张开、李豹一听:哟!天底下有这事吗?无头命案,就是恶贼人站在你的眼前你也本能拿呀,因为你没根据呀。"师弟,十八条无头人命案,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大事呀!""放心,放心!你们哥儿俩要是吃饭,让妈给咱做点饭,咱们一块吃。你们要是不吃呢,就先回去,等我吃完饭,就去给你们访一访。""那好吧!师弟,我们给你道谢告辞了。"来到院子里,张鼎在这等着呢,瞪了这哥儿俩一眼。这哥儿俩赶紧过来行礼:"师父,您早起来了!""我问你,你们干什么来了?""师父,您要问,是这么回事,真没想到师弟睡了三天觉!"老人把脸一沉:"哼!你们俩让他去访案,问道于盲呀!让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呢?""师父,没法子!谁让您不管呢!我们回去了。"给师父行完礼,哥儿俩回衙门了。张方吃完了饭说:"妈,给我点钱。"老太太给张方散碎银子足有十好几两。又拿大蓝包袱把三棱凹面吕祖锥给包好了,六只枣核镖在软囊里包好,三支迈门弩在身上掖着,收拾得全身上下紧趁利索,便家里出来了。他也纳闷:这上哪儿访去呀?无头案呐!得了,我先出去遛遛。张方记得小时候,跟他爹逛过金山江宁寺,这里有世界驰名的罗汉堂,是个好地方啊!

张方来到了江边上,有很多船都冲张方招手:"少爷您上船吗?您到金山逛逛?""您这边来!这条船是新油刷的,您看看里头座位都十分干净。"张方看了看,这大江的水面上,来往的船只,一只挨着一只,采莲、画舫什么样的船都有。有的是善男信女坐着船去金山烧香叩头,拜佛求福;也有的是纨绔子弟携妓闲游,弹唱歌舞。两个年轻人,都二十多岁,浓眉大眼挺精神的:"少爷您上山吗?""嗽,上山。你们二位是这条船上的?""不错!我们是亲哥儿俩。这是我兄弟赵青海,我名字叫赵青江。""好!我就坐你们的船吧。"张方站在船头游览着江景,来在金山脚下。缆绳系窄了,跳板搭上,张方上了岸,说道:"二位过来,你们两人就指着这船吃啊?""不瞒您说!少爷,咱们就指着这船吃。""好。"张方一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来给了船家。"哎哟,少爷谢谢您喽!您干嘛给我这么多钱呐?我们十天也挣不出来!嘿嘿,该着我们居家大小换换季了。""等等!我还有事呢。今个儿你们这船有别的客人可不能应了,我包你们的了。完事儿我还要多给你们几个钱。""谢谢您!""好吧,你们就在这山下等着我,我什么时候下山不一定。你们要跑了,我找得着你们!""少爷您这叫什么话?我们一年到头都在这儿求财,上哪儿跑啊!您放心!我们就这儿等您了。您这号买卖是阔买卖,我们也不干别的了。"

张方跟着人流顺山道一直向上走,越盘越高,青山叠翠。往下看去,大江的风景,十分美丽。张方来到金山的江宁寺庙门外,三座山门全都开着。鹰不落的红墙虎皮石基,巍峨壮观!门上头蓝额金字,写着"敕建江宁寺"。张方顺着山来,看了看钟鼓二楼,左悬钟右挂鼓,周围都是参天古树,无风自响。古树中间有一条甬路,两边摆着三足铁鼎。张方顺着甬路直奔头层殿,也就是哼哈二将侍立在上首的穿堂殿。顺着穿堂殿过去二层殿上是魔家四将,就是所谓象征着风调雨顺的四

大金刚,一个个栩栩如生。坛前头是护法的伽蓝。再转过去来至三层殿,这三层殿就是罗汉堂。哎呀,就是这三层殿招人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儿的个都有。张方没心思看这个,直奔大雄宝殿。殿上供着释迦牟尼佛,左有文殊,右有普贤,这就是三世佛。大殿里十分宽敞,迎面的翘头供桌上五供蜡扦全有。但张方不烧,在大殿里头转了一个圈出来,觉得自己有点口干舌燥。转过大雄宝殿往后走,进月亮门来到塔院,这里有一个大茶棚很讲究。张方进来坐下了,把茶牌子拿过来,张方点茶。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往四外瞧瞧。心说:哪找这十八条命案的正凶去?是男的是女的,是和尚老道还是上岁数的?自己没根呐!嘿!张方正愁主意呐,猛然间从月亮门儿外头传来念佛的声音:"无量佛!"张方听这念佛的声音,灵机一动,他两只手的手指头张开一点儿,露着缝把自己的脸捂住了。他顺着这手指头缝儿往外看人,看得十分清楚,可人要看他什么长相,就不容易喽!张方一瞧:哟!打外头顺着月亮门儿进来一个老道。这老道也就在四十上下岁数,白煞煞的一张脸。两道眉毛斜飞入鬓,一双大三角眼没什么眼神。东张张西望望,好像有点害怕。身上穿着蓝道袍,肩上插着蝇刷儿。张方一看这老道就知不是善良之辈。心说:莫非是他?

伙计赶紧过来给老道让座儿:"道哥,您喝茶!""无量佛!我喝茶。"正走到张方这张桌子的旁边,张方脸冲东,跟老道正对脸儿。老道快到张方这张桌子旁边,猛地,张方往起这么一站身,两只手顺着脸往下一落,把脸蛋儿露出来。他冲着这老道一举右手,一个食指伸着,一个大拇指张着,比划着八个,冲老道一落手:"道爷,十八!"这老道心里一激灵,脸色儿一变,抹头往回就走。张方心说:这十八条命案就冲你说啦!我这一说十八,你就跑,我非追你不成!老道躲着人,顺着后面塔院一直往前跑,几层殿穿过去,来到汪宁寺山门,他可就往西去了。金山寺周围都是大江,往西开始还有人,走着走着就没人了。张方在后头喊:"道兄!你怎么跑啦?兄弟我跟你有话说!咱们哥儿俩十八年没见面儿,您怎么跑哇?""哎呀!"老道心说:刚才这个人冲我一晃十八,我还认为他说的是十八条命案!敢情是我的朋友。十八年没见面儿了,我别紧着跑了,也可能是我们同道的绿林人。这样,老道站住了。张方身后别着三棱凹面吕祖锥的大冰钏,来到老道近前说:"道哥,我的话还没说完,你怎么就跑了?咱们哥儿俩屈指一算,十八年没见面了,真想跟您好好叙谈一番!"道爷仔细打量张方,心说:这孩子也就二十来岁,他怎么跟我说十八年没见面儿了!"无量佛,你是谁?""道哥,您连我都不认得了?咱们哥儿俩整整十八年没见面了。唉!自从跟您分手以后,我就得了一场大病,人的模样都走了形了,这病可把我折腾苦喽!道哥,我认得您。您不认得我啦?""唔,兄弟,我真不敢认你了!可我瞧着你倒是面熟,你怎么称呼?""我姓张叫张方啊,绿林朋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病太岁,您怎么不认得我呀?"老道点头:"我记得你那时没外号啊?""这外号是以后得的。不瞒您说,险一点儿咱哥儿俩见不着啦!道哥,您叫?……""哎,你怎么也不知道我了?""嗨!十八年的病使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瞧着道哥您也特别面热,可是我想不起咱哥儿俩当初……""我不是采花羽士陈道常吗!无量佛,贤弟,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唉!您可不是陈道哥吗?我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咱哥俩一块儿入江湖,你是男人群里不走,女人群里打晃晃。到了晚上,夜入民宅,您采花,我寻风。这您都忘了?""无量佛,我想起来了,张贤弟。咱们俩人确实在一块过。不过我,……哎呀!记忆还是有些恍惚。"张方一看陈道常入了圈套,便继续追问:"道哥,你好大的胆子!十八条命案做完

了,您依然还敢在镇江地面上晃着,这一样我就很佩服您!您跟当初的性格一样啊!"老道陈道常这么一撇嘴:"无量佛!兄弟,你瞧咱这狠劲儿!所有这些采来的女的,我都把她杀了,不留活口。哈哈哈,你别看十八条,愚兄在镇江地面上游鱼得水!兄弟,你要作案,也得按我这方法。""说真的道哥,以后我得好好跟您学。不过,我想不通您怎么敢在本地作案?""唉,我斗的是风流侠张鼎。他自为侠客,与咱们为仇做对,我也叫他晓得咱的厉害!"张方听完连连点头称是。可他的两只手就往背后伸去,"唰"地一下就把三棱凹面吕祖锥撤出来了:"陈道常,这场官司。小子你打了吧!""啊?无量佛!贤弟……""是你祖宗!本人乃是镇江瓜州张家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老侠之子,小侠客病太岁张方。我奉府台大人堂谕,捉拿你采花羽士陈道常,给死去的姐妹们报仇雪恨!"陈道常一看,自己上当了,气得直骂。他"唰"地一下撤出宝剑,直奔张方刺来。张方往旁边一闪身,斜着用尖子一支他手腕:"你还敢往下来?小心我把你手腕子扎折喽!"陈道常往后一撤步。张方也跟着往前一上步,一调把,拿着这三棱凹面吕祖锥的后杆儿,照着陈道常的腰眼上,"啪嚓"一下,把他抽出一溜滚儿去。陈道常也顾不得疼了,"鲤鱼打挺"起来,撒腿往后山跑。张方并不追他,因为张方有自己的打算:陈道常跑得再快,也只能是在这个岛上转悠,他要准备真的逃离镇江府,必须渡船过江。这就好办了。张方把军刃别好,顺着山道下来,直奔江边,一看赵家二兄弟仍在船上等着他呢。

青江、青海一见张方回来了,忙上前打招呼。张方问道:"你们两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么?""不知道哇!""我是镇江府的官人。""哎哟!您是官人,您……""奉府台大人堂谕,身上带着公文呐,捉拿咱们镇江出的十八条人命案的主凶采花羽士陈道常。他是个老道,四十多岁。你让你们同行同业这些船,马上都离开江边,只有你这一条船在这儿留着。老道下来必要逃跑,你让他上你的船,我隐蔽在船舱底下,到了江中心,我拿他!""哎!成了您呐,少爷!"青江、青海赶紧答应。时间不大,金山脚下江边的船只都远远离去,唯有赵家兄弟的孤船在此等候。果然,一会儿工夫,采花羽士陈道常从山上下来了:"船家!"赵青江一瞅他这副打扮和年龄相貌,断定是张方说的主犯。"道爷,您坐船呐?请上我这条。您看,所有的船只都载人走了,就我的这一只了。"老道上了船,赵青江立刻解缆绳,撤跳板,驶向江心。

船走到半江之中,一打横儿不走。"无量佛!"陈道常是惊弓之鸟啊:"你们怎么不走了?""哈哈,道爷,你忘了这么句话了么?'船家不打过河钱',您要到了那边岸上,给钱就和现在不一样喽!哈哈,您掏船钱吧。""好!"采花羽士陈道常伸手掏出五吊钱来。赵青江接过来:"您真大方啊!""无量佛,你们快点把我渡到江岸,我有要紧的事情要离开此地!""哈哈哈!"赵青江一抖腕子,"哗"把五吊钱都扔到大江里去了。"无量佛!你这是……""道爷,您知道上我们这条船多少钱吗?哼!我们这有价儿:要渡一个女尼大师傅,就是姑子,纹银四十两;渡一个和尚,纹银二十两;如果渡一个道爷,咱们这有价码儿,纹银十两,您还是最少的。五吊钱呐!您要在那山脚的时候,说给这么点儿,我们连渡都不渡。打算过去,您给十两银子。""无量佛,你、你这是讹人!""哈哈哈,讹人不讹人的呆会儿再说!您瞧这儿有一位朋友……""啊?什么朋友?"一撩舱门儿,"啊——咚!"吓得老道一头扎到江里,凫着水跑了。

张方见陈道常潜逃,也没有去追。他站在船头上思索了一下,便对赵氏兄弟说:"你们两人把我渡到江边去!"二人心中有些害怕,小心翼翼地送张方到了对

岸。张方下了船,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两人是认打还是认罚?”咗!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明白吗?大江之中,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拿人,光知道跟他要钱?认打呢,我把你们二人带到府衙,先押二年;认罚呢,把我刚才给你们的银子都还给我,咱们就算两清罢。”青江哥儿俩一听,急得直给张方磕头:“您修修好吧!千万别把我们送官府去!您这银子全在这儿,算我们哥儿俩认倒老霉,白干了一天!”拿出银子就要给张方,张方一看哈哈大笑道:“快起来!我跟你们俩闹着玩呢!今天这事儿怎么能赖你们俩?得了,拿着钱回家去吧。”“少爷,您修好积德,我们给您磕头了。”张方看着赵青江、赵青海上船走后,自己奔西北方向走去。

走出几里地后,雾景苍茫,天黑下来了。张方发现江边上有许多脚印儿,他一琢磨,这肯定是陈道常从水里头出来了。江边不远处有这么一片小树林,张方隐蔽着身形,就奔树林来了。越走越近,就听里面喊:“无量佛,哟!小冤家张方诈出山人的实话,这地儿不能停留。如再久恋下去,唯恐性命不保!”一边念着佛,一边喊小冤家张方。张方就势儿趴在草地上慢慢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树林边上,拢住目神往里这么一看,哟!有点意思哩!原来采花羽士陈道常从船上跳下来,凫着水就往西北方向来了。慢慢地靠近江岸,把脑袋露出水面看了看,四下无人,赶紧上岸。喝!这一身的水啊,“叽叽叽叽”地他就进树林了,把云鞋解开,水倒出去,放在一边。他折了一根树枝儿,在两棵近的树上搭好,又把道袍、衬袍、中衣、裤子、裤衩全脱下来也搭在这树枝儿上。宝剑放在旁边,光着屁股抖落着裤子说:“无量佛!此地不易久留,我赶紧走哇!”声音不大。张方在树林边上听见了,心说:这杂毛啊,光着屁股还在念佛呢。他摸了一块小石子,一抖腕子,“啪!”正打在老道的屁股上。“无量佛－－啊!”吓得陈道常魂飞魄散,光屁股撒腿就跑,来到江边,“咕咚”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张方追到了一瞧:喝!小子,这回可有乐看了,我瞧你呆会怎么出来?张方回到树林一样一样地检查陈道常的东西,然后用包袱皮儿一系,拿三棱凹面吕祖锥一穿,往肩膀上一搭。走了!这叫金山寺三赶陈道常。西山坡一赶,北山口二赶,密缝树林三赶陈道常。陈道常可狼狈透了。

张方溜溜达达回家。天全黑了,来到家门口儿。一直往里走,到内宅上房,灯光明亮。老两口正抬杠呢。老侠张鼎气哼哼地说:“这个孩子,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竟敢应人家知府去访案。这无头案拿什么去访啊?你还宠着他?”“我不疼他,那就生下来把孩子掐死得啦!这事儿你甭管,我孩子就是有本事!办大案不用三访四访,一访就访着!一会兴许我儿子把贼拿回来呢!他就是比你强!”气得老侠直哆嗦。这时候张方进来:“别吵啦!”老两口子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只见张方肩膀上三棱凹面吕祖锥挑着个包袱,往方桌上一放,对老安人说:“妈!您瞧瞧,道袍、衬袍、鞋、袜子都有,还有八十多两银子。”张鼎也纳闷:“银子哪来的?东西哪来的?”“嗨!老爷子,今天这算盘没打对!要不,我就把采花贼给扛回来了。”“怎么回事?”“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贼人叫采花羽士陈道常。我把他一赶、二赶、三赶,他跳江逃跑,我把他的东西得下来了。妈,把银子都收起来!”老侠张鼎一拉:“不!孩子,这东西咱不要!你明天一清早儿到衙门里头去。既然你知道采花羽士陈道常是杀人凶犯,他现在不可能还在镇江瓜州地面了。你让知府大人给你备一份海捕公文,可以越境捕盗。镇江地面上,爹爹我替你访访,你看好不好?”老太太知道,老头子明白儿子有能耐:“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咱吃饭吧。”老侠张鼎这才有心把自己的事情都跟儿子提了。并告诉他童林在江湖路上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他还有七八个徒弟,与你年岁相仿,个个精明能干,学艺刻苦认真。你

将来在江湖上也许能碰着他们,那是你的叔叔、你的兄弟。张方点头道:“行啊,我都记住了!”

第二天,张方来到府衙,张开、李豹同着他一起见府台大人。大人才知道凶犯陈道常是个老道。张方把三赶陈道常的经过都说了。然后拿出那八十两银子和陈道常的衣物,知府大人一一看过后,连连道谢。张开、李豹这么一想:看来我师弟还真有本事!老大人让曹师爷给写了一份海捕公文,余外拿了纹银百两,张方辞别回家。张开、李豹一直陪着师弟回到家中,把这件事跟老师说过。张鼎说:“家里的事有我。外头的事让你师弟捕盗拿贼!”张开、李豹很同意。可是老太太心里怪难过的:儿子十二年广东学艺,刚到家这么几天,又要离开娘了。大家伙儿吃了一顿团圆饭。老太太掉着眼泪说:“孩子!你要往北几省去,到了山西太原府,我有几年不上你舅舅、舅妈家里去了。你想着点到家中看看!”“是不是我嘎子舅舅?”“对对。别叫小名儿啦!他都三十了。见到了舅舅、舅妈,好好地尊敬他们!”“您放心!”第二天张方就奔北六省访下来了。

一来是访拿采花羽士陈道常,二来是游山逛景。先从镇江瓜州来至在苏北、淮阳一带。后又到了徐州,从徐州就入山东了。山东的风景名胜也是目不暇接,逛一逛泰山、崂山、济南府的七十二名泉,还有历下亭、大明湖等,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游罢山东,顺直隶可就人山西了。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穿山越水,明查暗访……

今天,天快黑了的时候,张方打算投宿。他发现前头有一个小孩儿,中等身材,长得很俊。斜插柳背着一个小包袱,一身宝蓝色绸袍,扎绒绳。两只手捂着肚子,看脸色很难受。小孩直奔孤庙走去,张方也暗中跟过去了。一瞧这庙的名字叫“灵佑三皇观”。张方心说:这个庙可不是好庙。一叫门,打里头出来一个小老道,小孩报姓名,他叫多臂童子夏九龄。张方猛地想起:家父跟自己提过,师叔有个徒弟叫夏九龄,莫非是他?等夏九龄进了庙门,张方也拔腰上了墙头。他隐好身形儿,瞧着他们一直进了东配殿。张方就在东配殿的后窗户单胳膊肘儿跨窗台往里看,小老道提壶凉水进来让他漱口,跟着他要了一碗红糖水。张方心说:你真要是我叔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的徒弟,那你可就错了,孤孤零零一座古庙,不应该进来啊!既然你进来了,那你就得处处加小心。当然,我知道这三皇观不是个好庙,可能你不知道。但是你拿过来就喝这姜糖水,怎么样,现在趴下了不是!

张方这儿瞧着,一会儿小老道进来,把夏九龄的包袱拿走了。张方抓紧时间,打后窗户“鲤鱼跳龙门”,“噌”地一下进来了。拿起这凉水壶,自己含了一口,照着夏九龄的脸上一喷。夏九龄感觉着一股凉气儿,把眼睛睁开了:“啊?”眼前站着个怪小孩。夏九龄一瞧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呐!张方一抱拳:“师哥,我先跟您打听个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是不是您的老师啊?您中了蒙汗药,事不宜迟,咱们赶快从后窗户出去。有什么话外头说!”张方头一个出去了,夏九龄跟随也出去了。两人来到东配殿的后头,夏九龄急忙问:“哎呀,你是谁呀?”“不瞒您说,咱们是哥儿们,您是哥哥!我姓张叫张方,有个外号叫病太岁,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学艺十二年,我的教师是老剑客欧阳修,我爸爸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夏九龄心说:我师大爷张子美长得多俊呐,这是他儿子吗?“嗷,哈哈!原来是师弟啊!”“哥哥,我先给您磕头。”九龄急忙还礼。张方又问:“师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九龄把北京的事情全说了,张方把自己的事情也说了。哥儿俩恨相见之晚。“我的海捕公文和东西全丢了。”“不要紧,来!”张方拉着九龄,哥儿俩往北来,飞身

形上了大庙的后坡。突然听有脚步声，顺北大殿瞧，才知道马宗续这些人往东院去了。他们两人直奔鹤轩，拿起东西来一看，一件不短，背好之后，又把军刃亮出来，上南房在此等候迎战。九龄说："师弟，咱敌不过就坏了！""师哥，这没什么！我问问你，我叔叔做高官儿，你们几个也做了官，咱怎么样？""师弟，你有这身能耐，你们老爷子跟我们师父又是交情莫逆，没的说！还有，你们老爷子跟这位钦差大人也是朋友哇！我到时候一定把兄弟你举荐在大人面前。当然这得有我师父的话。""通过我叔，我大小能来个官儿吧？""这不成问题。""好啊！"

哥儿俩正说得高兴，就见马宗续这些人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夏九龄飞身形一抖链子槊，高声喝喊："大胆马俊，你往哪逃！"采花羽士陈道常一瞧马俊害怕了，赶紧壮胆说："没关系，马大哥瞧我的！"刚要向夏九龄进招，就听又一声喝喊："陈道常哎，哪里逃！""啊！"陈道常一听这声音，吓得魂不附体，心说：怎么？病太岁张方也来啦？原来，那天在树林里，陈道常让张方给挤兑得光着身子跳江逃跑了，进了水里他就不敢出来了。一直耗到天黑，从江里出来，找大户人家进去偷了几件衣裳和一些银两，但穿在身上也寒碜呐！这样，便来到通都大镇，找店住下。先做道袍，后买宝剑。连着又做了几个买卖，手里有点儿钱了。陈道常一想：江南我不能呆了！干脆往北，找我师大爷、山西灵佑三皇观观主马宗续吧！这才来到马道爷这儿。见面行过礼，把事情一说，就在这里住下了。没想到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也来了。两人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马俊岁数大点，陈道常叫他马大哥。今天晚上，他们正想着捉拿夏九龄，没想到被张方给搅了。陈道常本想替马俊叫横儿，谁知敌手出现在面前！

陈道常忙禀马道长："这就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名唤张方"马宗续沉住气说："不要紧！我认得他。""啊！您认得他？"原来，这马宗续在道门中是老剑客爷欧阳修的一个师弟。不过马宗续不愿去广东，也不敢去。因为他每次去，欧阳修都说他，教育他。在张方学艺的时候他去过几次，所以张方认得他，他也知道张方。这会儿，马道长高声叫："你们干什么来了？"张方一看是马宗续，忙说："哟！是师爷呐，您好哇！我这儿给您行礼了。"张方行完礼，一指夏九龄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师哥，姓夏，叫夏九龄，就是你们用蒙汗药谋害的那位多臂童子。他的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也是我的师叔。他们奉命保钦差，去四川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路经保定府清苑县，有贼人行刺。您瞧见没有，就是这秃小子！我师哥是拿他的，而我是来捉另一个兔崽子的。这事真巧了！两个贼人都在庙里，一个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个是镇江府十八条人命案的主凶采花羽士陈道常。爷儿们，让一面吧！"马宗续急忙拦道："方儿，你要知道采花羽士是我的师侄，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是我本家的孙子，他们两人跟我有关系。你们虽然是奉公文捕捉他两个，私下里的交情，你们也得让一面吧。起码在我灵佑三皇观周围四十里，你们不能伸手捉人！"张方一听不愿意了，就对马宗续说："您最好别管这事儿，我们也不把你算在里面。不然的话，定你个窝主罪，连你一块儿拿了！因为我们办的这是公案！""无量佛！"马宗续也沉着脸说："我要是不让拿呢？""哼！谅你不敢！否则，连你一块儿抓！"九龄一听，心说：我这师弟还真叫横。浮云仙长马宗续勃然大怒："咱们爷儿俩可有关系呐！""对！要让我拿贼，咱们没的说。可要不让拿，嘿，少跟我套近乎！""方儿，如果咱们爷儿俩要抓破了脸，在庙里一动手，我想叫人知道了笑话！"张方满不在乎地说："这没什么，我要拿贼，你袒护贼，人们只能视你为贼，我有什么寒碜的？"马宗续一看张方来势汹汹，琢磨了一下说："那

么,咱们在动手之前先动动口怎么样?”“行!动嘴也可以。”马宗续又说:“这么办,如果我要把你问倒了,你就不能在我这里动手。四十里以外等着去,我不管!”张方挺机灵:“马道爷,那我要把你问倒了呢?”“你要把我问住了,当然就在这里动手拿人,怨我没本事。”“好极了!说话算数。我是外来的宾朋,我先问你。我问的这一条你要是答得上来,我们就不拿贼了,任其在这里逍遥法外!”九龄一听,心说:师弟,这可不成啊!一个是行刺钦差的要犯,一个是背负十八条少妇长女被杀的主凶,怎么不拿了?你问他什么能把他问住啊?九龄也不能多说,在旁边瞧着。“好!我就问你一条,你跟我师父是什么关系?”“无量佛,那是我师兄。”“好了!我跟我师父是什么关系?上次,你到广东去住了半个月,我师父为什么不给咱俩介绍?你先把这个原因说说。”“无量佛!……”老道马宗续三角眼瞪圆了,脸“唰”一下也变了色儿,张着大嘴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

原来,有一次马宗续去广东到祥慈观拜望他的师兄欧阳老仙长。马宗续到欧阳爷那儿,师兄长师兄短,也问了问张方怎么回事。欧阳爷告诉他:“这是我徒弟。”张方沏茶上来,刚走到鹤轩外,就听里头说话儿:“师兄,我、我当然不敢挑您的眼!既然到这儿来了,徒弟就应该给我介绍介绍,您老人家怎么置之不理呀?您让这孩子拿我这师叔怎么看?”“无量佛!我为什么不给你介绍,你是明白的。因为你的行为不正,近墨者黑。这孩子学坏了算谁的?要打算扭转别人对你的看法,就必须行端履正,光明正大做人!”欧阳爷教训马宗续的话张方全听见了。晚上,爷儿俩一块儿聊天,张方就问:“师父,这是您师弟啊?”“嗯!”“这您可不对呀!孩儿将来出了师以后,在江湖上我要闯练的,本门的师叔,您应该给我介绍。有一个师叔,到时候多一个帮助啊!”“无量佛,他不是咱们武门道门里的师兄弟,如果是的话,我早把他杀了。因为他是个身染下流的东西,结交了不少下五门儿的贼人,胡作非为。提起这个,师父我管不着他,所以不给你介绍。”张方听了点头说:“既然如此!也就算了!孩儿不打听了。”但是张方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了。今天在鹤轩前这么一提,马宗续恼羞成怒:“无量佛!小冤家,你在山人面前如此无理,难道说山人我惧怕于你!”“道爷,我没说你惧怕我,但是姓张的也不含糊你!”“既然如此,此地狭窄,我们到庙外一战!”“哪儿我都不含糊你!师哥,走着!”

出了角门,来到沙土坡上。张方往这儿一站:“姓马的,过来!”浮云仙长马宗续口喊佛号:“无量佛!冤家,你既然是我的亲师侄,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好话,你怎么都听不进去,非要动手呢?”“哈哈,马宗续,一派胡言!我是三清教掌门门长欧阳修的弟子,身带三支镇观之宝迈门弩。临下山的时候,师父跟我说了,要替为师整理门规。类似你和陈道常这样的人,败坏我三清教,我今天要替师父管教你们!”说完,“唰”地一下就把三棱凹面吕祖锥亮将出来。老道马宗续一看口谈无用,急忙撤出宝剑,两个人各自站好,两件军刃针锋相对!马宗续往前一赶步,左手剑诀点面门,直奔张方顶梁就击。张方好本事啊!他往右一滑步,拿大冰镩的三棱大尖一点马宗续的手腕,跟着往前这么一推,就是马宗续的迎面骨儿上。马宗续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张方一调脸,顺风扯旗,用这后棒照马宗续的腰眼上“叭嚓”一下子,险些把马宗续拍上,否则这一棍下来定死无疑了!

马宗续开始看不起这个其丑无比的小孩,几招之后,大感不然,他确实受我师兄欧阳修的点化,技艺高强,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张方把三棱凹面吕祖锥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连杀带打。喝!翻天二十六手“呜呜”接着风声,招招迎战马宗续,使他措手不及。浮云仙长马宗续也豁出命去了,剑招加紧,舞成一座剑山,

跟张方决一死战。夏九龄抬头一看采花羽士陈道常和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心说:既然师弟亮家伙跟这恶道动上手了,我奉大人的堂谕,捉拿的是要犯马俊,我也应当与他交战一番。可又一想:我一动,马俊和陈道常合伙迎战,我取胜可就不易了,不如先等师弟赢了马宗续,再合战二犯不迟。想至此,夏九龄就没有亮军刃。

沙土窝一动手,打来打去,马宗续显然不成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病太岁张方可是精神倍长,力量十足。口里还喊着:"老杂毛,你想跑哇?那叫万难!今个儿我非宰了你不可!你这助纣为虐的老东西!"老道马宗续一看张方更是来势汹汹了,急忙纵身形跳出圈去。张方一涮自己的吕祖锥,刚要说话,哪知马宗续已出去七八尺远了。他往下一落,一调脸儿,脚尖一捻……这是怎么回事?在这灵佑三皇观的角门外为什么有一片沙土啊?原来,这些沙土都是马宗续从外面买来的,他有用。马宗续有一手功夫叫"足能化尘",动手必须在沙土地上,他用那云鞋一捻,就是一个沙土大疙瘩,照你脸这儿一抬腿,"叭!"准能打上。马宗续想:我干不过你了,还差点儿被你打死,我得拿这"足能化尘"赢你。这样,马宗续长腰出去调脸儿回来,一团沙土蛋儿打过去,正中张方这头上。沙土面儿"唰"地就下来了,幸亏他这锛儿头离那眼睛还有一段距离。这老仙长往外一蹦,"叭叭叭"跳着脚,上中下打张方的三盘。顷刻之间,沙土飞扬,迷了张方的眼。张方这个骂呀:嘿!你个老杂毛!你这叫什么功夫?你这叫'兔子刨沙'!"这一下,张方可手忙脚乱喽!其实,马宗续真没敢把张方怎么样,要不然张方早死在这里了。您想想:一沙蛋打不着你,两沙蛋打不着你。"啪啪啪"几个沙蛋儿往你脸一打,沙土一迷你的眼,当场动手,眼力没有,你可就完了。夏九龄一瞧,也愣住了。自己伸手解下了链子槊亮将出来,高声喝喊:"马宗续,你身为三清弟子,竟敢伤天害理!"夏九龄刚想冲将上来,张方高喊:"师哥,你可千万别过来!"张方明白:借给你马宗续点胆子,你也不敢把我姓张的怎么样!动我一点儿油皮儿,你都怕我师父把你宰了。可是师哥夏九龄要过来,就不行了,人家马宗续一宝剑就把你给扎死。

正在危险万分之时,打东北顺着大道往西南"沙沙沙"来了两个人。"南无阿弥陀佛!马道友,你夜间与何人动手?"浮云仙长马宗续纵身形长腰出去。张方一听有人说话了,也长腰出去一看:来者是两僧人,都是大个,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头如麦斗。前头这位是红脸儿,后头那位是青脸儿,黢青的头皮儿,明显露着六块受戒的疤拉。每人肩膀上扛着一柄九耳八环禅杖,又叫亮银方便铲。张方一看这两个和尚满脸的正气,便长腰过来了:"二位大师,老没见啦,您好哇!"这俩和尚纳闷儿,这哪来一个大锛头儿和我们套近乎。这前头走的和尚叫降龙罗汉宝阔,后头这位叫伏虎罗汉宝月。年大人路过清苑县,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行刺,夏九龄、童海川大闹风云庄,书中都提到过清苑县境有个庙叫菩提寺,这两位就是此庙的方丈。宝阔、宝月不但文武全才,主要的还善于下围棋。所以千里飞来雷烟雷大爷跟宝刀手邓龙邓九公经常到菩提寺,他们老四位一起下棋。现在,二位方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原来,他们受人邀请,离开保定府清苑县,到山西太原府东南七十里地的七星山狻猊寨来当寨主,正赶到这里。

第六十一回

小豪杰九赶陈道常　大魔庄巧遇亲娘舅

上部书中说到张方追赶陈道常,三皇观大战马宗续,菩提寺宝阔、宝月二位高

僧赶到。原来太原府东南七十里路,有座七星山狻猊寨。寨主叫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叫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哥儿俩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寨主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粉蝶段士林,一个叫银粉蝶段士贤。二寨主段国柱有一个儿子,排行第三,叫段士宝,人称墨粉蝶。他们都娶妻生子了。二寨主还有一个老生女儿,名叫爱贤女段银娘,文武全才,长得俊。因为这两位还不满足,打算约宝阔、宝月来七星山狻猊寨给儿子、女儿加工练武。另外请宝阔、宝月来,还有一点事儿。这点事儿虽很要紧,但暂时先不能提,等到了时候再说。

宝阔、宝月接到请帖以后,哥儿俩不便再在庙里呆着了。这才带着亮银方便铲跟邓九公、雷大爷从庙里出来,直奔山西了。一路上不快走,而是游山玩水。白天走天气炎热,夜晚走倒凉爽。今天他们二位走到这个地方,发现前头有人动手,老哥儿俩知道,前头不是灵佑三皇观么?三皇观的观主浮云仙长马宗续,是个老半大的人了,在他的庙外跟谁动手呢?越走越近,看真了,是和两个小孩儿动手。那边也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人。浮云仙长马宗续正跟一个小孩儿动手。老哥儿俩很不以为然:"南无阿弥陀佛!马道友,深夜之间你与何人动手?"

张方看出了这两个和尚是好人,把三棱凹面吕祖锥这么一别,赶紧过来一躬到地:"二位前辈,认识我吗?"那个老和尚一想:你这么年轻,我怎么能认识?"哦,小施主,你是谁呀?""我家住在镇江瓜州张家庄,我爹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我叫病太岁张方。提起我父子来名誉并不高,提起我的老师来,祖居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他是观主,三清教掌教的道门门长,复姓欧阳单字名修。""弥陀佛!少侠客,失敬失敬!你父亲张老剑客就是当代的英豪,将门出虎子。你的老师是武林道的前辈,受后人敬仰。少侠客,你这是干什么呢?""您可别提了!您瞧这姓马的老道,外饰温柔之貌,内藏虎狼之心。您瞧那两位:一个是保定府行刺的要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个是镇江府十八条命案的主凶采花羽士陈道常。我跟我师哥夏九龄。他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的弟子,万岁爷亲封的随行卫员,他是官人,捉拿的是这俩贼。没想到马宗续他不但不帮助我们拿贼,而且还要袒护!大师父哎,您要是好人,给帮帮忙儿!您可留神,他可会兔子刨沙!"宝阔一听:"嘿,少侠客,贫僧专管人间不平事!""那可好极啦,瞧您的啦!"宝阔伸手把方便铲交给了宝月。

降龙罗汉宝阔迈步往前走,来到马宗续身边,合掌打问:"阿弥陀佛,马道友,咱们可都有菩萨保佑!你挽发为道,身在三清,出家人讲究'无为'二字,你我都应当清静无为。这两人既是国家的要犯,马道友,你为什么袒护他们呢?"马宗续无理,就讲不下来了。他没法往外推:"无量佛!宝阔师兄,你我风马牛不相及,河水不犯井水,你皈依三宝,我挽发为道,咱们是两码事。至于贫道为什么要掩护这两个人,也与你无关。以我说咱们多年交情,可别抓破了脸儿!你们两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里的事情我们是事有事在。""不!道路不平旁人铲。我们二人管的就是闲事!人家少侠客张方所说的,难道有假么?""无量佛!没假。""既是没假,你就不应当袒护恶人!""大师父,依我说,你趁早别管!""不,贫僧非管不可!""无量佛!如果说,高僧你非要管不可,山人也与你见个高低!""哈哈哈!不是贫僧说大话,你那一点能耐叫'飞尘野马'呀!好吧,你使军刃也好,你使拳脚也好,你请过来,我就空着手奉陪!""无量佛!"马宗续往前一赶步,左手剑诀一晃,"唰"一下,剑走"秋风扫败叶",奔脖项上就来了。大和尚宝阔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儿,左脚在地上当轴儿,"唰"就是一扫堂腿,照着浮云仙长马宗续的腰眼上"腾"地一

脚,就把马宗续给踹出一溜滚儿去。张方高兴:“打得好!老杂毛,让你跟驴似的,你给我滚一个!”老道“鲤鱼打挺”起来:“无量佛－－!宝阔,你真乃大胆!”就往前这么一凑和,脚尖一点地,“唰”地.－下,照着和尚的面门就打。老和尚一甩脸,“好!”一个蛋没打上,左脚的蛋又起来了。“留神!大师父,他可会兔子刨沙!”和尚宝阔这么一瞧:“哈哈哈!马宗续你班门弄斧!”就见和尚往下这么一矮身儿,他蹲下了。他两只手抓这沙土,一抖腕子“啪啪啪”也甩过去了。

马宗续这手叫“足能化尘”,就是用脚把这沙土化起来打人。大和尚宝阔会打土标。马宗续这手功夫,要走在山地上就不行了,山地上土带不起来。可人家和尚走到哪儿都成,因为他手上有鹰爪力,山地也能抓起一块来打你,沙土窝也一样,打出这沙团儿来大得多,这个五指一插,往下一攒。两个人手脚齐忙,尘沙荡起。

正这时候,南边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音宏亮。张方纳闷:“哎呀嘿!怎么今个儿个又闹老道又闹和尚啊?”大家伙儿抬头看,打树林里走出一个老和尚来,这个老和尚的年岁可显得太大了:中等身材,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上穿黄僧袍,卡白护领系绒绳,黄中衣儿,黄云缎子僧鞋,白绫的高腰袜子,十分讲究;空着双手,脖子上挂着一百零八颗素珠,颏下一部银髯,飘荡在前胸,不散不乱;锃光瓦亮的头顶一溜三行,九块受戒的香疤痢。背插着一个马尾蝇刷儿,理着胡须。原来是嵩山少林寺的方丈,赛达摩元修长老。嵩山少林寺在武林中,可是被人敬仰的地方。据说达摩老祖来到中国,渡江在嵩山面壁十九年,才传下了武艺,才有了少林寺这个门户。前任嵩山少林寺方丈一圆僧普静大师,就是王十古年轻的时候进嵩山,教给他人骨鞭和鞭图的那位老和尚。

一圆僧普静年岁太大了,可他看了看手下的弟子,所谓两堂八院,八院三十二位院主,十二大弟子里头要说够当方丈的,他知道都不够格儿。这样,他外请来的赛达摩元修长老当了方丈。人家元修长老武术也好,经文也好,德性也好。到了少林寺以后,颇受众弟子的欢迎。自从赛达摩元修入主嵩山少林寺以后,办了很多的事,威信更高了。就在这时候,铁扇寺的两位和尚: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源。他们两个在铁扇寺九月九重阳会上,济源被老侠于成给打吐了血,王爷罚他们到少林寺学礼三年。两位和尚就来到嵩山少林寺,把亚然和尚写的这封信呈交给赛达摩元修。赛达摩元修并不小看铁扇寺,因为铁扇寺也是武林聚汇的地方,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样,把所有的院主和各斋戒堂的老师父们都请在一起,和济慈、济源见面,咱们就不细提了。济慈、济源深受赛达摩元修的垂青,有什么事儿都跟济慈、济源商量。他们本来是好人呐,人家给赛达摩元修出谋划策,治理的嵩山少林寺越来越好,就保举他们两人为戒堂老师。济慈、济源在嵩山少林寺当了戒堂老师,赛达摩元修就能腾出一些时间,离开少林寺,访问一些旧日宾朋。这次他打嵩山少林寺下来,直奔山西地面,打算访一些出家的高僧。

今天晚上走到这里,他发现前面有人动手。借着月亮的光华才看出来,这有不少的人。赛达摩一看有宝阔、宝月,心想这是两位很有名的和尚,怎么在这里呢?他这才在树林里念佛。马俊、陈道常一听撒腿就跑。马俊、陈道常一跑,张方急啦:“师哥哎!甭管和尚打老道,老道打和尚,咱们赶紧抓贼吧!”回头喊道:“陈道常你哪儿跑!”夏九龄脚底下攒劲,也追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顺着灵佑三皇观可就往西来了。也搭着夏天,青纱帐起,障眼地方太多。病太岁张方可急了眼:“陈道常哎,上天我赶到你灵霄宝殿,下水我赶到你水晶宫!你上哪儿跑哇?”张方

这通追啊!”小子,我瞧你往哪儿跑?”这一来不要紧,夏九龄把马俊追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了。张方把陈道常追没了。他扳着手指头一算,都第五次追赶陈道常了。

张方是又渴又饿又劳累。往前赶,前面有一个小村儿,路南有几棵大树,树下头,有个茶摊。一个老头正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儿扇火儿呢。张方来了:“哎嗬,我说掌柜的,给我弄碗水儿喝吧,我实在太渴啦!”茶馆掌柜的道:“少爷,您得等一会儿,我这水没开呢!”张方点头,心里在想:自打灵佑三皇观追赶采花羽士陈道常直到现在,师哥到什么地方,自己也不知道哇。陈道常跑到哪儿也不知道。张方正想着呐,只见陈道常由东往西边奔这小村儿来了。嘿!陈道常!得了,张方往下一伸腿儿,拿起一个荆苕子筐来把自己扣上了,睁着两个小圆眼睛往外瞧:“小子,这可该着啊!”

采花羽士陈道常一边逃跑,一边想:无量佛!我逃到山西地面,你从镇江追来,看来我们是今世冤家,来生的对头啊!陈道常又渴又饿,一见有茶摊儿,急道:“你给我沏一碗茶吧!山人我很口渴。”掌柜的示意他坐下道:“您等一会儿,说话这水就开。还有一位少爷呢!”

陈道常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能不害怕吗!一听说有位少爷,忙往四外看。张方一抖荆苕筐儿,往起这么一蹦:“陈道常哎——”陈道常撒腿就跑,“噌”地一下脚底下用力,往北一溜烟儿下去了。张方跳起来就追。

直追了一天。天色晚了,眼前出现一座小破庙。张方想:我到这庙里头忍会儿吧,我实在太困了。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我可受不了啦!张方哩啦歪斜地往前走,到了这破山门进去了。一看这北大殿神像前边有张供桌,他把这桌围子拿下来,抖抖浮土。桌子面上倒挺干净,张方一腿上了桌子,拿这桌围子一卷当枕头,往那儿一躺,大腿压着二腿,脸儿冲上一合眼,就要睡着。心说:我怎么能睡呢?我要刚睡着,陈道常来了可怎么办呢?得啦!我往这桌子下边睡去。他从桌子上下来,把那桌围子垫在底下,张方钻到供桌底下睡去了。躺下就要着哇,刚一迷糊。“无量佛－－”采花羽士陈道常进来了。

陈道常实在叫张方给追昏了头。走道儿都不行啦,站到那儿,就合眼睡觉了。抬头一看,眼前一座小破庙,得了,我进去歇会吧!他从外边进来,走到供桌这里,拿手这么一抹,好!说真的,一点儿土没有。老道飞身形上了桌子就躺下了。张方您别看有能耐,有计谋,经验还差。他一着急由打桌底下上来啦。“陈道常,哎!”这一喊,差点没把陈道常吓死!“噌”地一下,纵出去,出了破庙没命地狂奔。“小子!你哪儿跑!”张方在后面玩命地追。就这一夜,都没闲着。直到天光闪亮,前头发现了一个坟圈儿。就听这坟圈儿里头有点打呼的声音,张方走过来这么一找,在坟头后面坐着一个。仔细一瞧:敢情多臂童子夏九龄追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也追得够呛!躺到这儿就着了。“嘿,师哥哎,”张方一喊:“您在这睡觉哇?我在道边上都听见您的呼噜声啦。这还行?万一碰到马俊、陈道常,您还有命么!看起来,您是富生富长,没受什么熬煎。”“你说得一点也不假!师弟,我是这么追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来到这里。师弟,你怎么样啊?”“嗨!别提啦。我碰上他两次,可都没捉住他。”“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呐?”张方说:“得了!咱们先找一个地方吃点喝点,然后再去睡觉。您睡觉我寻风,我睡觉您寻风。”“师弟,这主意不错!咱们走吧。”

直走到天光放亮,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村儿。进村口往北边儿,风吹酒旗“扑噜噜”地响,三角旗有字叫“王家酒店”。路北栅栏儿门三间房,东西各一间厢房,院

里头扫得很干净。哥儿俩就进来了,一直来到上房。挑帘进来,过堂风很凉快,屋里也很干净,有几张桌儿。酒馆掌柜的正在一张桌上收拾东西。“掌柜的?”掌柜的一回头儿:“哎唷!您看看,刚走了二位,你们二位又来了。快坐下,坐下!”夏九龄听这话就不走脑子。张方是善于动脑子的,问:“刚走了二位吗?”“小爷,您坐下,我这不拾掇家伙么!刚才来了一位,周围有点红毛不多,锃光刷亮一个大秃子。他身上没包袱儿,只是腰里别着这么一根……我也叫不上名来的。噢!小时候听说书哇,说的是大宋朝五鼠闹东京,有一位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使的那个家伙。”“那叫三楞蛾眉刺!”“哎,对对对!”“噢,还有谁呀?”“还有一位道爷。”张方一听,得!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采花羽士陈道常跑这儿来了。”

原来马俊叫夏九龄追得够呛,躲躲闪闪来到这个小村庄儿。一看风垂旗角儿,这是个酒馆。实在太饿了,他走了进去。老掌柜的一瞧:“哎哟,这位爷台,您喝酒啊?”“啊,您给我打二两酒来。”“您吃点什么菜呀?咱们这儿都是现成的:有五香花生豆儿,还有几个老腌鸡子儿。”他一样一样全给端上来了。马俊一瞧:这几个鸡子全都裂了,里面全黑了!“这鸡子还能吃吗?”“什么话!我这拿出来有好几个月了。您别看这样儿,虽然裂了,我是天天儿擦。”“这管什么事儿啊?擦就管事儿?得!我就喝干酒儿吧。”二两酒喝完了,就问:“老掌柜的,多少钱呐?”“哈哈哈,八百钱。”真是一个大钱,憋倒英雄汉呐!马俊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说:“老爷子,我身上一个子儿没有带。”老头心说:今个可倒霉了!大清早起来头一号儿遇见一个蒙喝的,一分钱没有。说:“哎,你这个人可特别,阴天下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啊?没钱你跑这儿喝酒来?”“掌柜的,这……我是又乏又困,又渴又饿,我喝您二两酒不要紧。这么办吧!我把这个给您。”伸手把那纯钢的蛾眉刺拿出来:“买这个得二十多两银子,先押您这儿,明天我就来赎!”马俊一想:晚上我做号买卖,偷俩儿钱来,明天就可以赎回来。“不!我不要这家什。这是杀人的凶器,我要这干嘛?再说八百钱的酒您都拿不起呀?”“我只有这大衫儿了,要不我把这脱下来押给您……”“那更不成了!喝我二两酒就扒您的衣服呐?传扬出去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不瞒您说,我这酒没人来买,谁也不上我这儿喝来。我就应给几个大户,人家到时候来要酒,我就给人家送去。一个月也能赚个三两五两,有吃够花的,要您大褂干什么?”“那您看怎么办?我给您这东西算俩钱儿不成,我扒大褂您也不干,我酒已然喝了,要不我给您叩头……”“您给我叩头!可这……”

正在这时,帘子板“叭啦”一响,进来一个人。马俊吓了一哆嗦,他怕夏九龄、张方追他们来了。还好,进来的是采花羽士陈道常:“无量佛——,马大哥!”老掌柜一看,心说:这道爷一定有钱,肋下配着宝剑,也像那么回子事似的。“道爷您来了。”“您快来吧,贤弟。我这喝他二两酒正没辙呢!”不要紧!掌柜的,您多给我们烫点酒,多给我们拿几样菜来。”“菜就别拿了,咱们就干喝酒吧,他这儿的菜没法吃。”酒热好端来了,俩人喝着酒,细问来因。正在这个时候,当院里有人说话:“掌柜的,今天家里来客人啦!一会儿盯中午给我们送五十斤酒去。”“哗”一挑帘子,马俊抬头一看:“哎哟!贤弟!”“哟!马大哥啊!”赶紧过来叩头。陈道常一看这人:大个儿,宽肩膀儿,一身儿蓝,煞着绒绳儿,八尺多高!四方一张大脸,短脖梗儿,有点炸腮帮儿,花儿纹的眉毛,怪目圆翻,绢帕缠头。过来给马俊行礼:“兄弟,请起请起!”马俊一转脸儿:“不认识吧?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兄弟,少庄主小丧门袁玉。这是我的朋友采花羽士陈道常。”小丧门袁玉一瞧他这模样儿,一听他这外号儿,就知道他不怎么样。“噢嗬!陈道兄。你们二位怎么到这儿来

了?""唉！别提了。"把自己的事情前前后后这么一说。"你看我喝二两酒,我都给不起钱!""得了,别给了。掌柜的,记着给我们送酒去。"行了！少庄主爷我给您送去。"小丧门袁玉掏出银子来:"一共多少钱？连我哥哥他们的酒钱,这一块儿算了。"算完帐,小丧门袁玉说:"走吧,到我那儿喝去吧。"马俊、陈道常跟着袁玉走了。老头见他们三人出去了,一吐舌头:"好悬呐！他们认识。"这才归置家伙,没想到这边张方和夏九龄又来了。

老头才说了一句:"刚走了那么俩,你们两位又来了。"张方问:"这两人上哪去了?""您不知道,由我这小店出去,一直往正南八里地,有个村子叫大魔庄。两位庄主爷,大爷叫花面魔王袁金标,小丧门袁玉是大庄主的儿子。二爷叫铁面魔王袁金豹。他们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少庄主叫我送酒,一会儿我还得给送去!"张方拉着夏九龄转身形就出来了。

两人出了屋。"告诉你师兄,到我姥姥家门口了。我来的时候,我妈还给我交待过。""师弟呀,你怎么知道是到了姥姥家门口了?""我一听大魔庄。在大魔庄往东北走四里,就是尚家台我姥姥家。往西南走四里地,有个石家镇,我有个大伯父在那儿住。行了！行了！哥儿俩先找个地方……上袁家坟儿。""你怎么知道袁家坟儿?""唉,小时候我舅舅就带我去玩儿。这大魔庄又叫袁家坟儿。知道啦?"小哥儿俩脚底下攒劲,来到正南八里的大魔庄。

大魔庄的街道十分整齐。当中东西一条长街,南北的店铺坐买坐卖,人烟稠密,什么店都有。街上还没什么人,走到西面路口,张方拿手一指:"这就是魔鬼头的家!"好阔的房子:豁亮的大门,上下马石一边四颗,龙爪槐树,磨砖对缝的墙,过街的影壁,东面的走马门！还真讲究！哥儿俩看完了,就往东了。出村口不远,一大片树林,树林里头有花瓦子墙。"师哥,就是这儿！这就是袁家坟儿。"哥儿俩越墙而过。钻过草地,走到明堂,可就干净多了。北面有几个大坟头,正居中这祖坟前头,有个石头供桌,跟一个放大了的石头凳一样,供桌上头摆着石头的五供蜡扦儿。张方全给扒拉下去,掸了掸挺干净。周围还有坟头,还有围墙。"师哥,您在这呆会儿,可别睡着了！我买东西去。""可得买点能解渴的,解饿的,再弄点酒最好!""放心,我全给您办来。"张方跃花瓦子墙出去,穿树林,一直往西,进了大魔庄的东口。就这么会儿工夫,街上这人也多起来,街上的人见到张方都要看他。

张方来到烧饼铺:"掌柜的,给我四十个烧饼。""新打的,您给钱,您拿走。您有家伙吗?""我没家伙。""没家伙您怎么拿走?""您给我找根绳儿,把烧饼都串上,我往脖子上一套。您瞧这好不好?""少爷,您这主意不错!"掌柜的叫伙计找根干净的绳儿,把烧饼个个儿中间捅一眼儿,穿好给了张方。张方交了钱,把这四十个烧饼往后脖梗儿上一套,跟那和尚的素珠似的。走在街上,有人瞧见就乐:"嘻嘻,瞧这小孩,嘿！脖子上挂着四十个烧饼,这叫什么事啊!"张方遛遛达达再往前走,发现了个酱牛肉铺:"掌柜的,您给我切四斤酱牛肉。""行啊,少爷。啊！您拿什么家伙拿着啊?""您给我包好用绳一系,我往脖子上一套。""好!"用长绳一系,张方往脖子上又一挂。再往前走,就是山货铺,卖日用杂品什么的。人家掌柜的伙计一瞧他脖子上挂着烧饼,问:"少爷,您买点什么?"张方看着一种东西,觉得新鲜,就是男人用的便壶,上头有个圆窟窿眼儿。"掌柜的,你们这便壶是不是新的?""咳！少爷您这叫什么话。我们这儿怎么能卖陈货呀?""多少钱一个?""六百钱。""唔,要俩呐?""一吊二。"张方给了一吊二百钱:"您给我挑俩不漏的,再给我试试,涮干净了。"人家让小徒弟给涮好。张方闻了闻,一点味儿都没有。又跟人家买了

一根绳，往兜里一掖。把这两把尿壶提拉着，由杂货铺出来。走在街上，人们看着新鲜："怎么回事儿？大清早起来了，你这小孩子提着两把大尿壶干什么？"张方就奔了酒铺。"掌柜的，给我来壶酒！"他把夜壶往柜台上一撂。掌柜的一瞧："你这个小娃子怎么这么坏呀！哪有用夜壶盛酒的？你这夜壶往俺这柜上一放，人家的酒壶还往上放不放啊！""掌柜的别着急呀，我打酒也一样给钱。""你给钱也不成啊，不是我们做买卖的不和气，你拿个夜壶放在柜上！快拿下去！""我这夜壶是刚从山货铺买出来的。""那也不行啊！""凑合着点吧。我们路过你们贵宝地，想喝，没东西盛。""那、那就卖你一壶吧！小娃子，到后面给他打一壶去。"小伙计提拉着夜壶走了，给他打了一壶。张方给了钱，提拉着一壶酒，就出来奔了茶铺。茶铺里有下叶子泡茶的，有打白开水的，一个跟着一个。张方把夜壶往锅台上一撂："掌柜的，给我下包叶子！""嘿？你这小孩儿怎么开玩笑？咱这是茶铺，你怎么拿……唉！快拿走！快拿走！""我这是新的。""新的，也寒碜啊！"别的买茶的也乐了，说："新的也没有使夜壶泡茶的呀！""没法子！咱是路过贵宝地，渴了。得了，您给下包叶子吧！"跟人家对付半天，算给下了包叶子，给他倒了壶茶。张方提着出来，用那根绳儿把两夜壶这么一拴，往肩膀上一搭，一个是凉的酒，一个是热的茶，走到大街上。

打东口出来，脚底下攒劲，赶到了袁家坟。到了祖坟石头大供桌前："师哥，这……""哟！我说你这算怎么回事儿？""怎么啦？""你，你怎么弄两把夜壶回来呀？""新的！要不然拿什么盛呀？喝完了一扔，这个便宜呀！""唉！""唉什么，全来啦！这壶是酒，这壶是茶，这包是牛肉，还有这四十个烧饼。"他一样一样往大石供桌上放。两人翻身上了石供桌，这些东西放当间儿，张方伸手把那夜壶茶拿起来了，嘴儿对嘴儿"吱喽"一声："师哥，你喝！"夏九龄端过来，也嘴儿对嘴儿喝上了。喝了半壶，两人不喝了。牛肉烧饼吃了足足一半。看起来两人这几天是真饿坏了。"师哥，您是太困了！我给您挡着点风，您先睡吧。"夏九龄点了点头："师弟，你多受累了。"他找了棵大树，找点叶子来铺在底下，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觉儿醒来，太阳就往西转了。

疏疏落落，星月上升。哥儿俩再想喝茶是没有了，又喝了几口酒，然后把牛肉、烧饼一吃，把供桌上的东西都扔了，只有这半壶多酒舍不得。"师哥，咱哥儿俩吃饱了，喝足了，稍做休息休息。今晚咱们大魔庄走一趟！"夏九龄很佩服张方。"好哇，师弟，咱们不就是来拿贼人的么！"二人稍事休息。初鼓已过，张方把浑身收拾了一下，九龄也把浑身收拾好，围好了链子索。张方和夏九龄小哥儿俩打这坟地出来。夏九龄一跃过了花瓦墙。张方双手捂着夜壶，脚下一点地，一长腰也过了花瓦墙。从树林出来，银河耿耿，玉露冷冷，草虫鸣叫，灯火已熄，大魔庄的老百姓都睡了觉。街上除了三两声犬吠，任何声音都听不见了。小哥儿俩进了大魔庄，在北边沿着墙根儿，遛遛达达往前走。

眨眼之间，过了十字街，来到了袁家的大门前。"就是这儿。"张方说。小哥儿俩飞身形起来，单胳膊肘挎墙头儿。张方往下看了看，黑洞洞没有人影儿。夏九龄扒拉一块灰皮，"啪"地扔下去，也没引出狗来。他一打手式，小哥儿俩翻身儿进来了。再往里走，飞身形上房，蹿纵跳跃，来到三道院的南房。打后坡上去，扒着中脊，往北头看：这是个四合院，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五间，南房五间。北房里头灯火明亮，从外头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廊檐下站着三四个垂手而立的家人。屋里头八仙桌两边有张椅子，上首坐着位大身材，红脸膛儿，脸上有一块一块的白

圈儿癣,花白胡子,花白的小辫儿,身上穿着一身银灰,煞着绒绳儿,挽着袖面儿的老头儿,很精神。下垂首这位大个儿,宽肩膀儿,八尺多高,巴斗大的脑袋,黑渗渗的脸膛儿,连鬓络腮的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花儿绞的眉毛,怪目圆翻,大蒜头鼻子,大嘴叉儿,一双薄片子耳朵,穿着一身蓝,挽着袖面儿在这儿坐着。这两人就是大魔庄的庄主。上垂首那位,花面魔王袁金标,下垂首这位是铁面魔王袁金豹。在袁金豹的肩下坐着个大个儿,就是小丧门袁玉,长得很寒碜。挨着上垂首袁金标坐着的就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采花羽士陈道常。

他们喝酒的这个小村儿叫三家店。那酒店的老掌柜的姓王。这次小丧门到三家店来买酒,巧遇陈道常他们。小丧门袁玉才把他们引到家中。

进大门奔里走来到客厅。马俊见了两位叔叔行礼。袁金标问道:"哎哟!贤侄快起来。我那老哥哥马老义士怎么没来呀?""我们爷们在保定府行刺赃官年羹尧未曾得手,我们在风云庄分手了。我往这边儿来,夏九龄一直追赶,追到此地。我跟袁大兄弟碰见了,才来面见二位老人家!""贤侄,只管在大魔庄住下,只要不声张出去没事。这位呢?""他姓陈,叫陈道常,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袁金标、袁金豹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得了!既是马俊带来的,就别再问了,照样款待。

晚上,都在客厅这里坐着。袁金标说:"马贤侄,你和陈道友到我家来了,好好地住着,引不来外人。你们也不要往哪里去,也不要往村口去遛达。好好在这儿住着!"正在这时候,张方跟夏九龄可就到了。

张方这个人聪明,袁氏弟兄是武林道上了不起的人,就凭咱哥儿俩的能耐,拿不住贼人。便道:"师哥,看见没有?这是大魔鬼头,那是二魔鬼头,贼人可全都在这儿呢!您跟着兄弟我先出去。""干什么?""咱们得设法请高人,就咱们俩可不成!"夏九龄年轻气盛:"师弟,你这叫什么话呀?有道是:'祸到临头须放胆'。咱们哥儿俩出来是拿贼人,见到贼却不拿,难道说我们胆怯怕死吗?"夏九龄说到这儿,一拔腰儿站起来,抖丹田一声喝喊:"呔!大魔庄贼人听真,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在保定府清苑县行刺钦差大人,你们窝在家,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九龄说完了,一抹身就下去了。张方一听,得!心说:九龄哥哥,我看你有点找瘪子!

这大厅里的灯"扑扑"全灭了,屋里头一片漆黑。一挑帘子,打里面全出来了。爷儿五个:袁金标、袁金豹、袁玉、马俊、陈道常,站在堂阶下。袁金标问:"什么人?到老夫的家中扰闹。来呀,看我的军刃!"说话,有家人"呛啷啷"抱过一对军刃。夏九龄一瞧:这是护手双钩,三尺六寸长一个大钩纯钢打制,这身子跟宝剑一样,两面是刃,到了护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月牙儿形的峨眉枝子护住手,后头是个宝剑尖。可人家袁氏这护手钩后头不是宝剑尖儿,是个鱼尾巴,两道锋,这叫鱼尾双锋钩。大喝一声:"你叫何名字?""随行卫员多臂童子夏九龄,贼人通名受死!""问某家,乃大魔庄二庄主铁面魔王袁金豹。娃娃大胆!竟敢来到某的家宅。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真是送死!"夏九龄往前赶步,"哗啦啦"把亮银链子槊涮起来,直奔袁金豹的顶梁就砸。袁金豹跨左步,一闪身,右手钩反腕子这么一别,"哗啷"一声响,人家那护手钩上下这么一划圈儿,就把夏九龄的链子槊缠上了。左手钩往回一带,摘钩撕捋,就这么一捋,九龄闭眼等死。说真的,这一下能把脑袋给捋下来!袁金豹可没有,只是卧腰一脚。这一脚就把夏九龄踹出一溜滚儿去,脚尖一踏腰眼儿:"捆!"家人过来把他捆上了。九龄心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唉,风云庄就来这么一下子,那时候有师父搭救;现在有师父吗?全凭这小师

弟了！人家师弟不让我动手，我逞什么能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的能耐就这个份儿上了，刚照面一下就趴下了。

袁金豹一看，把夏九龄捆好了，把这链子槊围在身上，来到北房的台阶下面。"下来！"他拿鱼尾双锋钩，往房上头搭。张方站在中脊上，一晃这大帮子头："哎——好魔鬼头！伤我的兄长。现有病太岁张方在此！"飞身形，捂着大夜壶就下来了。脚落实地，一伸手，把三楞凹面吕祖锥亮出来了："你是二魔鬼头吧？你认识小爷张方吗？"一抖三楞凹面锥，照着袁金豹的胸前就扎过去了。袁金豹双钩往起一搭成十字，那双钩就把那凹面锥给锁上了。"嘿！撒手！"张方一瞪眼："我不撒手！""噌"，袁金豹错了。那大三楞凹面锥是后粗前细，你怎么锁也锁不住哇。张方夺出来："好你个魔鬼头！"轮起来三楞凹面吕祖锥就砸。袁金豹一合步，双锋钩往下一履，张方这三楞凹面锥就撒了手啦，"呛啷！"落在地上。张方一调脸儿，"噌"地一下拔腰上南房了。"小畜生，你往哪里走！"袁金豹脚尖一点地，长腰也上了南房。张方扭头往下一看：这魔鬼头也蹦上来啦！现在他是手无寸铁。这么一着急，把夜壶抄起来了："着法宝！"袁金豹的脑袋都过了房檐儿了，张方照他脑袋上"啪"地砸过去。这夜壶砸上问题不大，要命的是尿壶里的酒往下一流，把袁金豹眼睛给淹了。"咕噤"就从房上掉下来，把地都砸了一个坑。于是张方飞身形跃后坡，长腰跳越，离开袁宅。

张方出离了大魔庄的东口，再往东，借着月光进了袁家坟儿。跃过了花瓦子墙来到祖坟前头，上了供桌。脸儿冲着南，两条腿耷拉着坐在那儿："哎哟！可完啦！"张方思绪万千，真没想到，原指望跟师哥一起，拿住采花羽士陈道常、马俊立点功劳，帮着我的师叔、师哥们下四川。事情完了，论功行赏，我得个一官半职，也可以荫子封妻，耀祖光宗了。没想到，自己的时运不济，大魔庄师哥被擒。师哥跟贼人水炭不同炉，忠奸不并立，看来活不了啦！如果贼人把师哥夏九龄这么一宰，我的官儿哪做去呀？他越想越难受，就哭起来。张方哭得还真是够悲惨的！谁听见也得跟着掉眼泪。哭着哭着一想："你哭什么？没出息！遇见这么一点小事你就没辙了。这大丈夫的眼泪绝不轻弹！哪能随便掉泪呀？再说，我那三楞凹面吕祖锥虽然被打掉了，这也不算什么。我还有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我是三清教掌门欧阳爷的弟子、少剑客爷，难道说我连两个贼都拿不住？我拿迈门弩进去，魔鬼头一个一个全甭活！把我师哥一救，完了事儿拿住马俊、陈道常，把陈道常送往镇江，给死难者报仇。我跟年大人下四川，照样将来能做高官，能得厚禄，显耀门庭！哈哈哈！"嘿，小细脖儿子往上这么一晃悠，就乐上了，越乐越高兴："啊？我还乐呢！有这工夫儿，师哥夏九龄都叫人宰啦！"他想着想着，心里一烦，他又哭上了。一阵哭，一阵乐，不觉得两只脚脖子叫人家攥住了。一拉他，张方一个狗吃屎，"呱叽！"扔地上了。"哎哟！这是谁呀？把我从供桌上给攥下来！"他折起身一瞧："哟！我眼前这是谁呀？"黑暗里站着一个人，三十岁挂零儿，细条的身材，形神潇洒，倜傥不群。这是谁呢？原来是他亲娘舅，银钩太保尚义尚二爷。

上面说过，大魔庄东北四里地，就是张方他姥姥家。姥姥、姥爷全没有了，只有舅舅、舅妈在。

那么尚二爷这么晚了，怎么来到这里？原来他在石家镇教了个女徒弟，白天没工夫儿，得晚上教，这是教徒弟去。走到这儿，发现张方从村里出来。心说：这不是小方儿吗？这小子十二年了！我听他爹说，他在广东学艺回来了。怎么到了我这家门口儿了，不来看看我？跑到大魔庄干什么去了，心里想着，尚二爷就跟上

了。再看张方坐在供桌上,哭一阵,笑一阵,喜怒无常,就想看个究竟?

这爷儿俩起小见面儿就闹玩儿。尚二爷往这儿一站:"小方儿!你干什么?""哟,舅舅!您好哇。"过来给舅舅叩头。尚二爷一看,心说:这孩子长大了,知礼了。这样儿说,我这舅舅倒有点不对了:"算了算了,叩什么头!你打哪来?""我打家来。""你爸爸不是说你到广东学艺去了吗?""是啊!学出来啦。""学多少年?""您还不知道?连前带后十二年呐。三支迈门弩,六支枣核镖,一支三楞凹面吕祖锥打遍天下无敌!舅舅,你服不服?你要不服气,嘿!咱爷儿俩比划比划。""好好好!你有能耐。这大黑天儿,你跑到大魔庄来干什么?你怎么不回家啊?你又不是不认得。""唉!舅舅,是这么回事,我回到家中,就赶上张开、李豹出事,他们是镇江府里的班头,可那儿出了十八条命案。孩子我有这身能耐,身为少剑客我不能不管。我这么一访案,在金山寺访着了。我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赶陈道常,我把陈道常赶到这儿来了。走到灵佑三皇观,碰到我师哥多臂童子夏九龄。我师哥是我叔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的弟子,他现在是随行卫员,奉圣命保钦差大人查办四川。要说我叔叔童林的事儿,您大概也有个耳闻。""我倒是听你大爷提过,他是个新出世的人物,头下南七省请国宝,两次杭州擂。敢情跟你爸爸是好朋友!""没得说!那说一不二。还告诉您呐,他是王府的教习,沾着王爷的势。有点大事小情儿的,一句话,过得去!""你先甭吹!你这个人还是免不了你小时候的毛病。""你提这干什么!我们拿的是保定府行刺的要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拿来拿去,他们跑到大魔庄袁金标、袁金豹这儿来了。我们今天晚上去了。我师哥夏九龄,唉!一个不留神叫人家拿住了。我当场一动手,还真不含糊,我的三楞凹面吕祖锥叫袁金豹给打掉了。我上房跑出来了。唉!怎么说呢,我是惊一阵喜一阵,怪难过的!""哦,是这么回事儿。""可不是么!舅舅,你可是我舅舅,来到姥姥家门口儿,外甥可叫人欺负了,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吧?要不咱爷儿俩就玩儿命!""哈哈,你寒碜不寒碜呐?还要跟我玩儿命!""那没法子,谁叫我在你家门口栽了跟头呢!我大老远地来叫人给揍了,你这当舅舅的不管,多差劲哪!""嘿嘿,你呀甭跟我耍贫嘴,从小时就满嘴没实话!""舅舅,外甥这回都是实话。我都急死啦,您给管一管吧!"二爷一想:"得啦,不就袁金镖吗?我去就是。"

银钩太保尚义年轻气盛,让外甥张方在这里等着。跃花瓦子墙出来,就进村儿了。尚二爷这么想:我外甥在我家门口儿叫你们给欺负了,那怎么成?我可不干呐!尚二爷遛遛达达,来至袁家门口儿。袁氏乓弟一愣,赶紧跑出来迎接:"哟,尚义士爷,弟兄有礼了!"尚义挺冲:"二位,大晚傍晌儿的,我来找找二位,是有点事情提提。""哦,义士爷,有什么事儿啊?"尚二爷一指马俊、陈道常:"这二位是谁呀?""您要问,都是我儿子的朋友,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采花羽士陈道常。""噢,刚才我碰到我的外甥张方,大概齐你们也知道他。他父亲是镇江瓜州风流侠铁扇仙张鼎,是我的姐夫,也是我死去的先父的得意门生。这次张方和夏九龄捉拿的是马俊、陈道常。这个陈道常是镇江府十八条命案的正凶,杀害少妇长女。袁金标。你们大魔庄可不能容留这种人!马俊在清苑县行刺奉旨的钦差,是国家的要犯。你们把随行卫员夏九龄给捉住了,把我外甥的军刃也给打掉了。我到这儿来跟你们二位见个面儿,把夏九龄给我放出来,把三楞凹面吕祖锥给我拿出来!把马俊、陈道常给我捆上!咱们呐,还是好朋友。"袁金标听完了,说:"这个,尚义士,按理说,你说得不错!你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办。陈道常是什么人,我们哥儿俩不知道。没想到您比我们知道的还详细。这么办吧,明天清晨,我们兄弟二人亲自

把夏九龄给送到您府上。同时,我们也把这两个人捆上,一并送去。你看,容半宿好不好?""那可不成!一会儿都不能容!"铁面魔王袁金豹听完勃然大怒:"尚义!我们哥儿俩拿你高看,想不到你说话这么不讲理。难道说我弟兄二人惧怕于你?看我的军刃""哈哈哈,袁金豹,好吧。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亮家伙试试吧!"

尚二爷一伸手,把包袱皮儿打开,往腰上一围,"嚓"一声响,把亮银护手钩亮出来了。袁金豹鱼尾双锋钩左右一分:"来吧!姓尚的!"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银钩太保尚义心里有底儿:你们哥儿俩跳多高、蹦多远,我明白呀。你们两人过来,都不是个儿!尚二爷双手一分钩:"袁金豹你进招吧!"

袁金豹往上一赶步,鱼尾双锋钩这么往前一扳,这叫"搬钩献月"。大月牙子冲上,钩冲后,这两个鱼尾冲前对准尚二爷的前胸,"唰"地就来了。尚二爷左手钩一横,月牙子往上一顶,右手钩一带,"唰"!"仙人解带",对准袁金豹的腰眼就搂来。袁金豹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双钩走上盘。尚二爷双钩走底盘,二个人四条钩并举,打了起来。银钩太保尚义知道自己十八趟钩,比他们袁家的钩强得多。一动上手,尚二爷一看心说:"坏了!我这钩丢了。"原来袁家这鱼尾双锋钩,远远不如尚家台的十八趟形钩,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趴下。袁金标、袁金豹这么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呐?他手下有个徒弟,姓张叫张玉,这个小孩儿很聪明。他说:"师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到尚家去偷钩。""怎么个偷法呀?""只要弟子我可头顶门生贴儿,给尚均衡尚老英雄叩头拜师。三节两寿,可得多给他送礼。这样买动了老英雄,等他把十八趟形钩都教给我,我回来之后,再教给你们哥儿俩。你们二位是高人,把他的钩招拿过来一穿,咱们的钩招可就比他们的钩招强了!"袁金标、袁金豹一听,这主意不错。张玉头顶门生帖儿,就来到了尚家台儿,老英雄尚均衡把十八趟形钩,三年的时间都教给张玉了。他一点、一点都教给袁金标、袁金豹。他俩把十八趟形钩和自己的十二趟鱼尾钩这么一碴,碴出二十四趟鱼尾双锋钩来。今天尚二爷这么一瞧啊,钩丢了,赢不了人家啦!结果,他这么一愣神儿,叫袁金豹"啪"地一钩,打掉了单支亮银钩。尚二爷一长腰出去,脸儿一红:"袁金豹!别打了。我输了,我走!"他刚一出门,人家"咣啷"就把门关上了。

尚二爷往东看,拿着单支钩,越想越后悔:"我们家的钩招怎会丢了呢?唉!低着脑袋往东来。刚到东口儿,对面有人喊:"舅舅,怎么样啊?"尚二爷一抬头,见是自己的外甥张方。张方在袁家坟儿呆不住了,出了坟院往村口儿走,见舅舅低着头,出来问:"舅舅,怎样啊?""唉!回去说去。"二人进了坟院,尚二爷把一支钩,往供桌上一放,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地一说:"回去让你舅母给你弄点饭吃,先休息休息。我请人去!""请谁去?""唉,也不好请。我只好去石家镇请你大爷。"噢,张方明白了:他要去请神掌地佛仙石宝魁。爷儿俩商量好,张方出树林,绕走大魔庄。请出石老侠,宝枪打二魔,掌震三尺鬼!

第六十二回

石宝奎掌震三尺鬼　夏九龄招亲石家镇

上回书正说到大魔庄张方巧遇亲娘舅,银钩太保尚义的亮银钩被打掉,张方

万般无奈，才奔石家镇而来。

二人从东村口进来，遛遛达达往前走，一眼看见路北临街的民房当中有一条栈道，一直通到镇口外。栈道的西边就是一条大墙，墙也高也远，也通到北村口。张方一琢磨：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到我石大爷家来过，仿佛这房子就是神掌地行仙石宝奎石大爷的。张方还认得出来，广亮大门，门口两边有八棵门槐，枝叶茂盛。就在这么个工夫，“咣啷”一声响，门分左右，打里头咳嗽一声，出来个白胡子老头。大个儿，赤红脸，皱纹堆垒，顶都谢了，白剪子股小辫垂于脑后，一部大白胡子苫满前胸，蚕眉朗目，两只眼睛不亚于两盏金灯。哦，正是神掌地行仙石宝奎。老侠来到门口，伙计把门开开，老头出来，遛遛达达往西走。走出不太远，路南里有个两层楼的小饭馆，早晨起来卖包子。老头儿一想：得了，在这儿吃点东西吧。石老侠扶着扶手，“腾腾腾”地上楼梯，来到楼上看前后窗户开开，过堂风很凉快。老侠石宝奎坐好了，让伙计给送过来包子，一碗粥，还有一碟白糖，老人家就吃上了。眨眼之间，二十个包子，粥也下去了，吃饱喝足。伙计们把家伙都撤下去，把桌子擦抹干净。“老三呐！给我写在帐上吧。”“老爷子，今儿个别写帐了。”“啊哈哈，为什么？”“有人请您的客，把饭帐给付了。”“胡说！到咱们的家门口来，让人家付饭帐？咱们只能付人家的饭帐。你怎么随便胡来呀！”“您看，他说了是您的侄子，不是外人！有些年没瞧见您了。”“哪儿呢？”“您看啊！”老三拿手这么一指，有人说话：“大爷！侄子我付了您的饭帐。”

老人家右手一推胡子，扭项观瞧：“这是谁？”“哈哈，大爷您连我都不认得了！我家住在镇江瓜州，我爸爸张鼎是您的兄弟。”“噢！你是方儿啊！”“可不是我吗！”“我听说你不是广东学艺去了吗？”“大爷，我是学艺去了。”“你从家里头来呀？”“啊！”“你爸爸跟你妈都挺好的吗？”“托大爷福，都很硬朗。”“那么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怎么大清早儿就来到我家？”“大爷，我有点事儿，我不好意思跟你提呀！”“孩子哎，咱们爷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有什么不能提的。孩子你坐下！”张方也知道老头的脾气性如烈火，这种人拿话一激他，他的脾气就上来：“大爷，我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跟我师父欧阳爷学艺十二年。大爷，可不是我吹呀！三棱凹面吕祖锥一条，六只枣孩儿镖，还有三只迈门弩，师父起的外号叫病太岁。南七北六十三省练功夫的，他要能在我的跟前转仨圈，那就算他不辜负平生所学，几十年的力气没白费！”“啊哟，这么好的能耐呀！”“大爷，得把您刨出去。”石宝奎心说：还真不错，跟别人这么说，跟我还得把我刨出去。“好，往下说！”张方接下道：“我奉师命下山回家了。没想到我们镇江出了十八条命案，这个采花贼叫采花羽士陈道常，我顺便拿这十八条采花命案的主凶。蒙圣恩，钦封我为随行卫员伴差官，保护着年羹尧钦差，查办四川，开仓放粮。”“噢！方儿你做了官儿？”“可不嘛！大爷。但是水涨船高，不管我张方的官儿多大，您也是我大爷呀！您也跟我爸爸是朋友啊！”“哈哈哈，好孩子！对。后来呢？”“大爷您听我说，我跟我师叔童林带着我几个师兄，我们一块儿保着大人由打北京城出来。没想到到保定府清苑县，有大胆的贼人行刺。贼人是谁呀？一棵苗秃子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爷儿俩为首带着一百多贼人，进了清苑县公馆，孩儿我全凭三棱凹面吕祖锥一条，跟我师叔童林我们爷儿几个把贼人全打跑了。可是大人十分震怒。这么多的贼人来到公馆行刺，你们没拿住一个，这怎么成呢？准备了公文一份，让我师哥多臂童子夏九龄跟我私访，分头追赶捉拿贼人。没想到我们碰上了，不但碰上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而且还碰上采花羽士陈道常，没想到他们逃奔大魔庄。两个魔鬼头，

把这钦犯跟淫贼留在家中。""嗨！这两个东西可恨，怎么能容留这样的贼人呢？""是啊，孩儿我夜晚之间跟我师哥夏九龄就去到他家。大爷，真没想到啊！这花面魔王袁金标、铁面魔王袁金豹两个魔鬼头这么大的能耐，当场一动手，我师哥夏九龄叫他们给逮住。孩儿我真急了，'喇啦啦'一伸手我把三棱凹面吕祖锥亮将出来，跟贼人这么一战。哎哟！这一场凶杀恶战呐，无奈双拳难抵四手，猛虎不敌群狼。他们人太多，上百口子人围着孩子我一个呀，一不留神我的三棱凹面吕祖锥叫魔头袁金豹给打掉在他的院中，孩儿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

石老听了后，心想：见着我先说山，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海子城门，骆驼象，什么大说什么！闹了半天，叫人家给打败了。便问："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您听着啊，来到村口外头，我可就发了愣。大爷，我、我、我在姥姥家的门口，叫人欺侮了，我寒碜不寒碜呐？哎，对！这寒碜。可我姥姥家门口的人不寒碜嘛，大爷连您都在内呀！孩子我叫人欺侮了您不管？"张方这么一说，老头一托胡子："哈哈哈哈，哎，小子啊，你怎么不找我来呀？"张方心说有门，这一句话把老头子的火儿激上来了。"大爷，我不能找您呐！"说着就哭起来。石宝奎却劝道："你先别哭，别难过，你怎么不找我呀？""我想这个，大爷，我没孝顺过您呐！我拿二两点心、三两茶叶我孝敬您，算小子我一份孝心。我来到家门口，我就应当拜望拜望您，我给你磕个头。没想到我刚到这里遇上这事，我没孝敬您，我有什么脸儿上您家里头呀！我又一想，得了！离尚家台儿挺近的，我找我舅舅去吧。"老侠石宝奎点了点头："你找你舅舅去了？""嗨！不找我舅舅我不生气，一找我舅舅我真生气！""孩儿啊，你生什么气？""我趴在地上跟我舅舅、舅妈磕头，我舅妈耷拉着脸子不大好看。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就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说，我舅舅这就穿衣裳，拿军刃。没想到，我舅舅给他们打趴下了！"石宝奎眼一瞪："这还了得！我给你捞面子去！"说罢就走。张方心里想笑，嘴上却说："大爷，你先等一等。常言说得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年少。老人家九十高龄，一世的英名，倘若为这件事情被二魔所伤，孩子我吃罪不起！也把老人家的一世英名给葬送！您老人家岁数太大了。"嘿哟！张方这小子真能做戏嘿！他用两手捋着老头－的白胡子，一个劲地哆嗦。老人家一托颔下银髯，用手点指，仰天狂笑："哈哈，孩儿啊！我闻战国廉颇年逾百岁而为将，东汉平津年近古稀而为相，他们一文一武都有超人头地的本领。何况老夫，虽然年迈，老马嘶风，雄心未减。孩儿啊！随我来！"张方高兴得直想跳高，我把老头激得连南北都不认得了。

爷儿俩一前一后下楼，出离了小饭馆来到自己家门口。石宝奎"乓、乓、乓"一拍门，伙计把门开了。石宝奎道："你上后头去，告诉姑娘，把枪给我拿前边来，我要带着我这小侄子走趟大魔庄。我揍袁金标、袁金豹去！"伙计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往里走，一直到后面绣楼前，有婆子拦住。伙计把事情一提，婆子赶紧来到楼上，面见姑娘，给圣手嫦娥女石素兰把这事情说了。姑娘当时可就一愣，爹这是为什么啊？这双魔有多大胆子，又得罪老头子！来到里间屋门后一伸手，把老人家的枪拿出来，交给婆子，下了楼交给家人，家人拿着一直来到大门口外头。张方一瞧：九尺长的枪杆，一尺八寸长的枪头，鸭儿踊式锃明瓦亮，枪杆是腊杆的，比镜子面都亮，紫亮紫亮的，这是大枪。老人家把枪拿起来，"方儿啊，走！"直奔大魔庄去了。

这个时候，太阳都老高了，爷儿俩走近村口外的树林，里头有人往外探头。张方就瞧见了："哟！我舅舅来了。"尚二爷不放心，知道哥哥石宝奎的脾气性如烈

火,自己的外甥张方这嘴一点把门的没有,万一爷儿俩再吵起来,这个就麻烦了。尚二爷不能在东村口袁家坟呆着了,他转到大魔庄的西南树林边上来,一看哥哥石宝奎提着枪,气哼哼地往前走,张方在后边跟着。张方一眼就瞧见了尚二爷,说:"大爷,您瞧,那不是我舅舅吗!""哎,我瞧见他了,他怎么又来了?""哦,他,这是觉得不合适了?""对!嘿嘿嘿,仔细看看他,他的膝盖上有土没有?爷儿俩往前走,可就来到了切近。尚二爷很佩服张方,这小子鬼迷三道的,他真把老头子给捋出来了。要我请去,我准挨几口唾沫,便赶紧出来:"哥哥,您来了!"老侠石宝奎面沉似水,一捋颌下银髯:"啊!我来了,我不来,等你来呀!哼,你受累了。"尚二爷听他说替外甥打贼受累,道:"唉,哥,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啊!"老头的眉毛都立起来了:"嗨,我真没想到啊!兄弟,你,你会这么不争气!"尚二爷一听,啊,可能因为自己护手钩叫袁金标、袁金豹给打掉了:"哥哥,嗯,谁让咱没能为呢!哥哥,小弟我跟人家一动手我才知道,我们家这十八趟形钩,原来在我爸爸那个时候就丢了,人家袁家都给偷去了,把咱们的钩招给化在里头了。这心里头这么一不痛快,这亮银钩叫人打掉了。我们爷儿俩没法子才出来,到了现在,我只能说到石家镇找您!""尚老二,哥哥给你们爷儿俩挣挣面子去。你们爷儿俩顺他们大门口一直往东,由他东墙进去,设法寻找,他叫什么?夏、夏九龄啊。""我师哥呀,随行卫员伴差官呐,我师叔童林的徒弟呀!""哎,你们爷儿俩去找他,我从他的正门去,找魔鬼头儿。"老爷儿仨商议已定。老人家石宝奎一伸手,"唰"地一下,把镶牛皮的枪帽摘下来,往自己绒绳上一掖,右手提着大枪,带着这爷儿俩打大魔庄西村口进来。

大清早起,街上没人,路净人稀,这爷儿俩顺着袁家的门口往东奔他马号大门。石宝奎来到袁氏弟兄家门前,喊道:"开门!"门道里有家人坐着,听到叫门,赶忙站起来,"哗啦"一声响,门分左在。一看老侠来了,谁不认识啊。"哟!石老侠客爷您来了,小子们给您请安!""起来,起来!告诉袁家弟兄,就说老夫我来了。""老爷子您请进,我们给您通禀。"请着石老侠往里走,这大门可就开开,往里进二道门,再往里到屏风门转过来。底下人已经通知了袁家弟兄。袁金标、袁金豹一见石宝奎来了,袁金标跟袁金豹说:"看来,咱们惹了祸!"袁金豹问:"哥哥,惹什么祸?""因为你把尚义打了。""唾!既然能打尚义,就能打石宝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哥哥,别害怕,没关系!越怕,他就越吓。哥哥哎,您沉住气。这回,尚义咱们不在乎了,咱们还怕谁呀!石宝奎扔下八十奔九十的人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他还能活几天呐!"这时候,老侠石宝奎已经进到当院。袁金标赶忙一躬到地:"老人家,清晨起来您就到了寒舍。恕我袁某未曾远迎,您多包涵!"老侠一笑:"袁金标、袁金豹你们两人出身绿林,还懂得绿林道德规矩,在我石宝奎眼皮底下,不能越礼胡为。这样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别说我石宝奎高。抬贵手。你们在这安然自在的住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现在你们越理胡行,竟敢打了我的小弟尚义!哈哈,老夫岂能容你!"石老头子这一声长笑,笑得双魔起鸡皮疙瘩。袁金标又一躬到地,道:"老侠客爷不是这么个意思!我的孩子袁玉的朋友,您看就是他们二位,这位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位是陈道常陈道爷。我们不能不招待!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个姓夏的跟姓张的两个人来了,到这就要动手拿他们二位。我们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哥儿俩怎么着也不能让人家在我家里当场拿人呐!一动手我们把姓夏的给促住,我们把姓张的也赶跑了。没想到银钩太保尚义,尚二爷也来了。爱屋及乌看佛敬僧,有老人家您在头喽,我们敢跟尚二爷无礼么。我们不敢。我们说了很多好话,尚二爷一瞪眼,不但要救人,而且要拿他们二位,这我们就不让

了。我们把尚义尚二爷给赢了。老侠客,您怎么到这里来又说这话呀?""哈哈哈!尚义是我的小弟弟,谁要动他一根汗毛,我就让他们给立根旗杆,你打了他,就等于打了我。相反的,陈道常在镇江有十八条命案,你们为什么容留这下贱的贼人在你的家里?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他是国家的钦犯!你们不守绿林道的规矩,你们这俩魔鬼头就找死!老夫也绝不能容!交出人来吧!"

袁金标还要对付,铁面魔王袁金豹"嚓楞楞楞"一翻鱼尾双锋钩:"姓石的,素常素往我们尊敬您,没想到您越来越厉害,得寸进尺!现在跟我弟兄瞪眼,难道说我弟兄二人惧怕于你?来!亮你的枪,二爷袁金豹跟你讨教讨教!"往前一赶步,"唰!"鱼尾双锋钩"嚓楞楞"一响,对准老侠哽嗓咽喉就来了。老侠石宝奎左右手一合大枪:"哈哈哈,你个二魔头,你敢骂我,你长着几个脑袋!"他一瞧这钩到了,就微然一下腰,前把一带自己的枪头,扣把一携,坐下腰去就横枪杆一个扫荡。袁金豹脚尖一点地,长腰刚一起,老人家又一背身,叫"霸王甩枪式",就抽在袁金豹的后腰眼上,当时袁金豹的后腰就起了个大肉岗。他撒手扔了双钩,应声而倒出去一溜滚,袁金豹输了。袁金标这个时候把鱼尾双锋钩抄起来,照着老人家的后脑海"脑后摘筋儿","唰!"双钩就剁下来。老侠客爷腰腿特别的灵活,"鹞子翻身",就看这大白胡子一仰,"唰"一调脸,这枪就对准袁金标的两只手的手腕子就拍。袁金标往后一撤步,老人家平枪一扎,枪走一条线,就在袁金标胯骨轴上捅了一个枪,血下来了。石宝奎刚要说话,猛然间屏风前头转过一个人来:"什么叫石宝奎呀?什么叫地行仙呐?我全不懂,你是鸡蛋,我打出蛋黄来!"石宝奎一听,噢!这是谁呀?在老夫前飞扬跋扈。"唰!"把大枪扎在地上,左手一推颔下银髯,扭项观瞧,这个人从屏风前转过来。有四尺来高,是个矮人,但是横下里有二尺,胳膊腿挺粗。一身蓝,绢帕缠头,煞着绒绳。一张脸面似黑锅底,一双蛤蟆眼,眼珠努到眶外,大狮子鼻,大鼻头,大嘴岔。石宝奎真不认得他。

原来这大魔庄正东,不远有个小村叫尤家庄。这个是尤家庄的,姓尤叫尤龙,有个外号叫三尺鬼尤龙。大爷袁金标的妻子,小丧门袁玉的母亲,就是尤龙的姐姐。尤龙没有多大的能耐。他能耐不成,可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本领,脑袋上长着一层癞皮疙瘩,很厚。这是什么本事啊?唉!他这个东西痒痒起来,你拿刀砍,他都不怕。说他痒痒之后想拿手挠挠,这没用,那皮太厚了。他用一个木头板,把钉子完全都钉在这板上,叫钉板,这尖都冲外这么一层。他得拿钉子板朝脑袋上拍,"乓乓乓!"甭说你拿刀砍,他什么也不在乎!所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三尺鬼尤龙。今儿个一清早上姐夫家来,刚到家门口,大门口开着呐,因为石老侠进来,他也进来。听家人说:"看来咱们袁家就要败家,人亡不人亡的不敢说!"尤龙一听,只气得怪叫如雷,"蹬蹬蹬"直奔里跑。打屏风里转过来,一见是个胡子老头:"哈哈哈,什么人物?原来是个糟老头子!"往前一赶步,伸左手窝里发炮,当就一拳,照着老侠的胸口来了。石宝奎右手推银髯,往左边一推,左脚跟着往前一迈步,伸右手一按腕子,"噗!"把三尺鬼尤龙这手腕子就攥住了。顺手牵羊,往自己怀里一带,尤龙往前一栽身,石宝奎左手腕子这么一翻,就扣过来了。插着五个手指头,掌心照着尤龙的脑瓜顶上,"啪!"就是一掌。尤龙心说:我要不把你这巴掌给震坏了,那才怪呐!哪知道老侠石宝奎单掌开碑击石如粉,这是气功啊!打肾眼一提这口气上来,运在掌心,"啪!"硬把三尺鬼尤龙的脑门给砸塌了,结果倒地身亡。袁金标、袁金豹一见这个阵势,撒腿就跑。尤其是采花羽士陈道常、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两个更跑得快。顺着箭道一直往后,到西北大墙,越墙而过,到了村口外

头。马俊跟陈道常站住。你别看马俊,这是保定府清苑县行刺钦差的要犯,但是他不愿意跟陈道常一块儿,嫌陈道常是臭贼!对陈道常说:"得了!咱们俩这一道,你帮我,我帮你,也不错了。看起来,咱们俩从今天就得分手了。"马俊说完了,也不等陈道常说话,就走了。陈道常也不愿意跟马俊在一块。怎么?如果马俊在一旁,你胡作非为不行呀!人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的,你想办坏事能行吗?陈道常一想,我也去吧。脚底下趱动,就往西南去了。

这是大魔庄的西北村口外。往西南没有几里地,眼前头黑压压、雾尘尘,出现了一个村子。走着走着,就听见大墙的里面有妇女又说又笑。一听姑娘说笑,陈道常魂都要飞了。他往东墙靠,靠着东墙,跷着脚,隔着墙头往里瞧。哎哟!真瞧见了:里面是一片楼房,看不甚真。靠楼房的东山墙,有一个窗户,窗门开开,露着半截身一个姑娘。啊!这姑娘长得这个俊呀!乌黑的发髻,迎面高挑一个银片子,上面镶珠嵌宝,金丝高挑,一个粉绒球,突突乱颤。这姑娘长得这好看:瓜子一张脸,两道弯眉,一双大眼,双眼皮,长睫毛,有点吊眼梢,眼睛都会说话;鼻如玉柱唇似涂朱,一对元宝耳。上身穿玫瑰紫紧身小袄,扎着粉汗襟,葱心绿的散脚水裤,两只大红缎的南绣凤头小鞋。这姑娘左手摁着这个窗台,往东北方面瞧。在姑娘的南面一点,露着一个小丫鬟的半身,这小丫鬟也长得非常俊。身穿一身鹦哥绿,外罩青纱大坎肩,腰里系着粉汗巾,也是乌黑的头发,瓜子脸。很俊呐!陈道常看着眼睛发直:"无量佛!唔呦!"他在墙外一念佛,直勾勾这么一看。姑娘一瞧,就把窗户门关上了。哎呀!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陈道常再想看人家姑娘一眼,就办不到了。

无精打采,他往南来,可就是东西向的一条街。他抹过头来往西。路北的广亮大门,过街的影壁,八棵门槐。再往前走,路南有个两层楼的荤铺。唉,我吃点东西去!他进了饭馆。伙计赶紧迎接过来:"哟,道爷!今天吃饭可还早点。您怎么,您要用点饭吗?""不错!楼上有地方吗?"陈道常就上了楼。来到后面的楼窗前头,要了四个菜,一壶酒,四张家常饼,一盘老虎酱,一碗鸡血酸辣汤。伙计在旁边侍候着:"道爷,您有什么事呀?""贫道打东村口进来,看见了路北的大户人家,是个财主?""道爷,您好眼力!这是咱们这一带的首户财主。""噢,他家里都什么人呀?""家里头没什么人。只有一个老父亲,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噢!无量佛。"伙计吓一跳:"道爷,您喊什么呀?"陈道常这个美呀:今夜晚间,我到他家里,跟这姑娘威逼成婚。然后我把这老头子一宰,我是又得人又得钱呐!看起来,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他看人家姑娘好,有利可图,不但要霸占人家姑娘,而且还要霸占人家的财产。把人家姑娘的老爹一杀,你也不琢磨琢磨,你办得到吗!

采花羽士陈道常出了村,找个大树林,把草拔一拔,往地下这么一铺,盘膝打座,闭目息气养神。一靠大树,"哧呼哧呼"他就睡着了。也搭着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这觉儿醒来,半天多都过去了。虽然有点饥肠辘辘,他也不在乎。定更来天,陈道常站起来,在树林里转几个圈,恢复恢复精神,然后,出了树林。抬头看,满天星斗,月亮十分皎洁,清风阵阵,胸怀为之一畅。老道把道袍往后这么一撩,脚底下用力,"沙沙沙"施展夜行术,顺白天进村的道儿就来了。走到白天他看见姑娘这个地方,他可往南。约走了有半箭地左右,也就是到了这个院里东南角上,再往前可能是前院。这样,陈道常一拔腰起来,单胳膊肘扒墙头往里看:果然往南一排房一排房,还有很多的房子。眼前是个大花园,种了一些奇花异草,争香斗艳,浓

郁芬芳，扑鼻喷香。在这北面的绣楼上有灯亮，照射出来，楼下是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坪。南面是一片假山石。往西有房子、有墙、有门通到里院。

这个时候，陈道常一飘身，由东墙上下来，蹑足潜踪，攀花扶柳往前走，就来到这绣楼下边。脚尖点地，一长腰，"哧－－"起来了，就抓住二层楼的前檐。脚后跟挂住檐头，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隔着横楣子往里看：果然，一个小丫鬟站在旁边，迎门的几案八仙桌，上垂首椅子上坐着一位千姣百媚的大姑娘。哎呀！这个姑娘装梳有点改了。迎面的银牌子摘掉，一个粉绸子的绢帕，把脑袋罩住。姑娘两只手，搭在一块，往自己膝盖上一放，在这里坐着。陈道常正瞧见呀！嘿呀！临近一点了，才看出这姑娘比花解语，比玉生香，千娇百媚，国色天香，确实是俊呀！就听姑娘说话："春桃啊！泡点儿茶来。"丫鬟有点害怕："小姐，黑灯瞎火的，我胆小！"姑娘把脸一沉："自己家里有什么可怕的？你真气我！"这姑娘一生气，"唰"地一下站起来一挑帘，奔了里间屋。陈道常还纳闷呢？怎么我刚看这姑娘一眼，她怎么进了里间屋。这会儿，他就觉得有人蹬他的脚，陈道常就知道不好。一个"老猿坠枝"，"唰"地一下，从楼上可就下来，云里翻个跟斗，脚扎实地。抬头往楼上看：就在前檐，站着这位大姑娘，左手拿着把弹弓，斜插里背着弹囊。正赶上陈道常脚扎地，抬头往上看的时间。就瞧这姑娘右手扣弦，一撒后把，"突"，这弹真叫快呀！正打在陈道常的脑门儿上。"啪"，没把陈道常给痛死。"无量佛，哟，唔呦！"他拿着左手一捂自己的脑门，没想到第二弹正砸在他左手手背上，"啪！""哎呀！"左手一撒。他右手又去了，第三个弹飞打在他右手上。"哎呀！"他抹头就跑。原来这个姑娘就是圣首嫦娥女石素兰姑娘。因为早晨外头进来人说，老爷子要枪，到大魔庄打魔鬼头去，这姑娘有点不放心，老爹爹走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带着丫鬟春桃把东边楼窗的窗户开开，主仆两人往东北方向看，才四里地就是大魔庄。没想到陈道常一念佛，姑娘瞧见老道就把窗门关上。春桃还问呢："哟！姑娘，咱不是看老爷子吗？怎么又关上楼窗了。""你没听见那个念佛的。""听见了，他不是个出家道人吗？""那是个坏人！"春桃害怕："呀！那可怎么好呀，一会儿老爷子回来可得说说。""春桃你不明白！待会儿老爷子回来，你一跟老爷子提这事，老爷子准说咱不好。姑娘家不守闺门之道，私自把楼窗开了往外瞧。这行吗？""要说可也是，咱们主仆都得挨骂！""对呀，得了！谁也甭告诉了。今天晚上如此这般，我都准备好了。"两人商定，吃完晚饭，主仆两人，在外间屋呆着。陈道常一来，施展"珍珠倒卷帘"，往里一看，姑娘就瞧见了。她假装一生气，一挑帘，到里间屋把弹囊挂好，插把弹弓拿起来。从后窗出去，飞身形上房，打算上前檐把他踢下来，结果陈道常跳下来。陈道常撒腿往南跑，弹打连珠，"啪啪啪"，打得陈道常龇牙咧嘴，疼痛难忍！什么后脑勺儿，屁股蛋儿，后脊背都挨上弹儿了。眼前头就是这片假山。打假山后头转过一个人来："陈道常呀！""啊！"差点儿吓死陈道常。原来正是病太岁张方。

咱们还得说说大魔庄，宝枪打二魔，掌震三尺鬼。袁家的人"呼啦啦"都奔后门逃跑了。正这个时候，多臂童子夏九龄、太保尚义、病太岁张方，爷儿仨把军刃都带齐了，由角门过来了。张方把夏九龄叫过来，给石老侠行礼。"嗽，嗽……"石老侠赶紧伸手相搀："少侠客，你们带着公文吗？""我们全带着公文呢！""这死了人了，叫我拿巴掌给他拍死的。这样吧，方儿，你跟着你的师哥，你们俩人赶奔县里前去报案，查收袁家的财产。事情办完了，让他们把死尸埋了。然后你们回石家镇，咱们在家里见！"张方点了点头。说好了以后，老哥儿俩先回家了。这小哥儿

俩先把本村地方找来,叫他看了公文,叫他看守死尸,然后才赶奔县里。报了案以后,仵作到现场验了尸,填了尸格掩埋了。把袁家的财产完全都查没入官,派地方守着。一切事情办完了,小哥儿俩这才回家。说真的,有半天多的工夫了。等来到了石家,从新面见石老侠跟尚二爷。大家伙儿坐下来,张方这才先说自己的事:“刚才呀,跟您老哥儿俩前后说得净是瞎话!”就把自己打下山到家,如何本地出十八条人命案,我怎么捉的贼,追赶陈道常的事情完全都说完,老侠明白了。九龄也把自己的事情跟师父的事情以及两次杭州擂、下南七省的事情完全都说了。一直到晚上,才预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这小哥儿俩。

爷儿四个坐下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方觉着要解解小手。张方一个人出来,他奔东院的茅房。在这时候突然发现了一条黑影,“唰”,由大墙后面翻上来。啊!这不是陈道常吗?这小子干什么来了。张方在后面可就跟上了。从假山往北,张方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姐姐石素兰招来的麻烦。就在假山的后头等着。果然这顿弹弓叫姑娘把陈道常打的亡魂皆冒。张方等着他快到了,猛地一长身,一亮三棱凹面吕祖锥:“陈道常,你哪儿跑!”陈道常一眼就看见张方了:“唉呀!我怎么在这最危险的时候遇见他呀?”陈道常往东一跑呀,迎面姑娘在前檐站着。陈道常亡魂皆冒,往西跑越大墙,撒腿如飞,他跑了。张方可喊:“别打!石大姐,我是张方!”张方这嗓子很高呀。猛然间,西边有人说话:“什么人?到老夫的家中搅闹!”这个时候姑娘可从房上下来。张方也转过来了:“大爷,这不是我大姐吗!”这个时候,石大姑娘可就到了跟前儿。石宝奎问:“孩儿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怎么上这儿来?”张方把刚才的事都说了。这老哥儿俩跟夏九龄都在客厅里喝酒,一听这边有响动,让九龄别动,哥儿俩出来。到现在老头一问,姑娘把事情也说了。“嗷!这情有可原。你还认得不认得,这不是镇江瓜州张家庄你叔叔张鼎的儿子张方吗!小的时候你们不是在一块玩过吗?方儿,这是你大姐。”姑娘一瞧:“哟!真是张大兄弟,刚才打着你没有?”“差一点,把我这小辫上水上漂大钱都给打没了!我就是追这个恶贼,从家中追到山西姥姥的家门口,才跟你们爷儿几个见着。刚才发现陈道常,想追他,石姐姐拿弹一打我,我估摸着贼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一天他会跑不了的!”“大爷,您说的这个一点不假!”爷儿几个往回来,重新洗手落座,又喝上了。

老侠石宝奎喝着喝着心事上了心头。由于刚才的事情,使老人家想到男大当婚,女大当聘,闺女素兰不小了。如果说门不当、户不对,人家也不敢要,我也舍不得把孩子聘出去。门当户对的也不容易!喝着酒,看到了夏九龄,这个小孩长得又好,刚才九龄也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他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童侠客的弟子,随行卫员办差官。将来真是保着大人查办四川完毕以后,这小孩也能得个一官半职。家里我又有钱,我又不指着挣钱养家,这个孩子要跟我的闺女结为连理,可是天成一对,地就一双呀!但是,人家这么好看的小伙儿,这么好的能耐,名门之后,现任官职,人家能没媳妇吗?老侠不好意思提,张方瞧出来了。张方站起来说:“舅舅,您跟我哥哥先喝着酒啊。大爷咱们爷儿俩外面说句话!”“嗳,哈哈哈,好好好!贤侄九龄,二弟你们爷儿俩先喝着。”这爷儿俩出来,挑帘栊下台阶,往东没走几步。张方站住:“大爷,您刚才喝着喝着酒您不喝了。停杯不饮,我看您有心事。”“好孩子,你聪明得很。大爷真有心事!”“您老人家这心事,我说出来,您一定佩服!您看我姐姐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您看我师哥长得也好,又是现任官,又是将门之后,将来也错不了。您惦记把我姐姐许配给九龄,您又不知

道人家有媳妇没有？难以启齿，对不对！”“嘿！呵……”老头乐着朝张方脑门上给了一巴掌：“哈哈哈，小子，真是的，你呀，说的全对！但不知道这个话怎么提呢？”“咱爷儿俩回去，这事儿您别管。您交给我张方！”爷儿俩回去落座。张方保媒，夏九龄招亲石家镇。

第六十三回

小白猿石府学绝技念旧义奋勇觅金牌

上回书说到石家镇九龄招亲，石老侠、张方爷俩来到屋中落座，重新喝酒。

喝了两轮酒。张方又站起来：“师哥，来来来！咱哥儿俩到外头说句话。”张方带着九龄也下了台阶，往东一拐。九龄问他：“师弟呀，你看这里喝酒呢，你出来进去的什么意思？朋友门前如王府，这不能随随便便呀！”“师哥啊，您教育我都对！人家这事我能不出来进去的？我问问您，您跟这石老头有什么交情吗？”“嗨，贤弟，我跟人家素不相识，有什么交情！一来老人家是成名的武林中的前辈；二来跟我师父也算慕名的朋友；三来主要的不是通过你吗。你的父亲是我的大爷，从南侠司马空这儿说他是我叔叔，在我师父童林这儿是我大爷呀。这没的说！”“话不是这样说！这里，我起小就来过，老头从小时候疼我着呢。您到这来就横吃横喝。嗯，这就不像话！您说对吗？”九龄就知道张方冒坏，把脸往下一沉：“师弟，这话是你说的呀，还是石老侠说的？要是石老侠说的，我得质问质问他。”“唉，别价！师哥呀，我出个主意，这主意要答应了，哥哥，你在这儿连吃带喝，比我张方都硬气！”“那么什么事儿呀？”张方就把石老侠的意思，从头至尾说了。“哥哥呐，这石大姐俊极了！功夫也好着呢！您看我这水上漂的大钱都给我打没了。”“哎呀，你想想，这合适吗！我自己不能做主呀，我师父没在这儿。”“虽然没在这儿，可全在你呀。我倒不是说过这村没这店，石老侠客可看得起咱们呀！将来我见着我叔，那个时候我替你说，您看好不好？”“那好吧，你可兜着点。”“这个没的说！”小哥儿俩回来了。九龄的脸一红，张方在旁边说：“哥哥啊！你瞧瞧，我舅舅是姑娘的师父，老爷子是姑娘的爹。我张方愿意从中做大媒，把我石大姐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你。至于将来见着我叔童林，那个时候咱们再下订礼。但是现在咱们这事就算订下来了，你看好不好？磕头！叫岳父。”九龄跪倒了磕头，然后又给尚二爷行礼。尚二爷年轻，说：“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这可是一件大喜的事呀！”“哥哥，我得给您道喜呀！”“哎，呵呵呵，同喜同喜！”男女仆听说以后，都到屋中来道喜，颁发赏金。这个时候姑娘也知道信儿了，自是欢喜。

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擦脸、漱口，喝茶，又预备一桌丰盛的酒席。石宝奎问：“你们小哥儿俩打算从我这到哪呀？”“我们从这奔山西太原府，想大人也就快到了。在那里和我叔童林见面呢！”“好吧，你们走。我们也派人打听着，让你舅舅尚义也打听着。如果打听着童海川童侠客跟大人到了太原，我跟你舅舅我们哥儿俩去一趟。”张方也明白老人家的意思，说：“好吧，咱就这么办了。”饭吃完了，老人家派人拿出黄金五十。九龄赶紧给拦了：“老人家，您看我们在这里到太原也不远了，您给我们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两人都是官人，有盘缠钱呐！”“你们有，是你

们的。”张方搭腔说道：“哥哥，您真是的，老丈人给姑爷钱，给多少拿多少，掖起来！”小哥儿俩告辞出来。老哥儿俩在后面跟随，一直送到村口。说了几句珍重的话，这才告别。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距离太原不太远了，出现了一片山。叫阳光这么一照呀，哎哟，就好像鱼鳞金甲似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张方说：“师哥，您看这山怎么样？”“挺好看的！”“对，山里有人，是贼不是贼咱不管他。准有人！”“你怎么知道？”“这么好看的山，哪能没人占据呀！不过也不见得。这两天不瞒您说，我手心有点痒痒。”九龄也是个好生事的孩子：“好吧！咱们就奔前山转吧。”小哥儿俩就顺着这片山往南转下来了。越距离南山口近了，越听见山口这方面人喊马嘶。等小哥儿俩到这里一瞧：嚯！这山口有很多人。拉着马的可很多，一眼望不到边，起码有个二三百口子。夏九龄一瞧：靠西边儿有三间芦苇棚，芦苇棚头里站着十几个垂手侍立的人，四个人亮家伙，当场动手。有两条镔铁虎尾三节棍，使三节棍的岁数大，有五十多岁，花白胡须，功夫很好。有一个年轻的，青胡子茬，大个儿，跟两个人动手。这两个人奇装异服，每人一条镔铁四棱方头冲。两头都是四方的，跟棍子一样，当中儿是圆的，打了个难解难分的呀！猛然间，九龄往东面一瞧：就在他们动手的这个地方旁边，有一块大石碑。这个石碑有六尺来高，半尺多厚，二尺多宽，上头有六个大红字“彩凤山祥云岛”。在石碑的南边一溜站着几位。头一位中等身材，有点怯了巴叽的。二一位二十上下岁，一双多大眼睛，皂白分明。第三一个也是二十上下岁的一个小伙，瓜子一张脸，长得跟大姑娘一样，面白似玉，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闪闪夺神。张芳问：“师哥，谁呀？我一个也不认得！”“我告诉你，这三个里头我认识俩。第一位你瞧他挺怯的吧？”“是呀！”“那就是你的叔叔，我的恩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哟！我这童叔怎么这怯呀？”“对了。二一个也是我的师兄，复姓司马，单字名良，人称玉麒麟。我们俩从小在一块。”“哟，那么这三一个呢？”“三一个我也不认得。咱们过去吧！”

两人擦着山根儿，在人群的后头挤来挤去，挤到了跟前。九龄过来：“师父，您好呀！弟子给您磕头。”跪地下就磕头。海川把夏九龄搀起来：“你从哪来的呀？怎么到今天才露面呀！”“是呀，说起来很长。”转身叫张方过来。海川一瞧：这人怎么这么寒碜呀。九龄一笑：“他是镇江瓜州张家庄我师大爷风流侠铁扇仙张鼎之子病太岁张方。师弟！这是你叔。”张方立即行礼：“叔叔您好呀！侄男张方给您磕头。”海川心里话：我哥哥张鼎都六十多岁了，那老头儿，又干净，又利索，想象他年轻时候一准儿漂亮。我虽然没有看见过我那老嫂子，我琢磨着也长得很俊，不然的话，我哥哥张鼎看不上人家。怎么他们两口子会养活下来一位这样尊容的少爷呀！嘴上却笑道：“哈哈哈，贤侄呀！快起来。”海川这一笑，什么想法呀：张子美是大英雄，我也不能往别处想。这要是别的人我该说，这孩子是我哥哥的儿子吗？他这一乐，张方明白了：“叔！您这一乐可不大好。”“唉，怎么了？”“您是说我爸爸跟我妈都长得很俊，怎么养活我这么一个儿子，你还认为我不是我爸爸的种。”童林是个老着脸的人，没想到让张方给闹得很抹不开，只好找话说：“哎呀，方儿呀，听说你做媒……”“嗯，叔，是这么回事儿。我爸爸也跟我都说了。虽然说这一次我把我师哥救了，我们哥儿俩总算见着了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了。虽然我们没拿着，但总有一天能拿着。没别的，见着大人，您一定要保举我也当个随行卫员办差官，我就不回去了。”海川说：“可以！既然你给你师哥从中为媒，把石老侠的千金小姐许配给你师哥，你们放下订礼之物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呀？”“您想想，

我大爷跟我舅舅那意思得见您,所以,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只要您到太原府,双方的父母老家儿见着,自然把庚帖写好,再下订礼,运算正式的订婚。我再问问您,叔,这里干什么呢?你们爷儿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好吧!我借着这个机会跟你们提提。"海川就一指这个小孩,才说出一番话来。

本来从保定府清苑县钦差大人大轿一起,备下两份公文,九龄一份,司马良一份,让他们一路之上访查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结果没走出两天去,司马良就跟上大轿了,说这两天也没查着这个马俊的结果。但是,夏九龄没回来。爷儿几个兢兢业业保护着钦差,按官站直奔太原府。一路之上进州州官接,过府府官迎,什么事也没出。

来到太原府东门外,十里接官厅。这太原府知府刘成是两榜进士出身,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青天。他带着全城的文武官员,有名的绅商来到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轿落平,刘青天跪倒了给大人磕头。年大人把手本收下:"贵府,公馆打在何处?""禀钦差大人,东门里临时的一个大店。请大人多屈尊!""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前呼后拥直奔太原府东门里。东大街北大店,悬灯结彩,上垂首贴着泥金纸报:"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亲兵一到马上接岗,本城守营的兵丁就退到二线。大炮三声响,鼓乐齐鸣,来到二层院子。四坐亭子放好了,大人从轿里头出来,挑帘走进正厅。迎面的架几案,八仙桌两旁边有椅子。在西面是单间,是大人办公的地方,后头院儿单有寝室。大人来到里间屋,马上洗脸洗手。吩咐一声:"请三宝!"海川、刘俊、司马良,师徒三人捧着三宝往里走。

刘俊捧起了宝剑,就是上方剑,它是权力呀!五王八旗、龙子龙孙、国家重臣、各路要员犯法,可先斩后奏。接着海川捧起金牌,司马良捧着圣旨,爷儿仨进来,完全都交给了钦差大人。大人一样一样安放在中厅,再把檀香炉点起来,亲自参拜了三宝。然后坐下,把所有的手本完全都看了看。叫差人进来,把手本完全都避回,满城文武监生员,还有大小的官员一律免参免见。单有太原府知府刘成从公馆门外遵命而进。撩袍端带往里走,蹬堂阶挑帘栊到屋中,抬头观看:呀!三宝在上。刘成赶紧正冠往后一撤步,掸了掸身上的土,抹下瓦行袖面,行罢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然后重新给大人行礼:"钦差大人在上,太原府知府刘成拜见。"大人用单手一接:"贵府免礼平身。""多谢大人。""来呀!赐座。"旁边有人端过来座位。太原府知府刘成一躬到地:"钦差大人在此,焉有卑府的座位。""坐下好讲话。""谢大人!"其实这个坐着比站着也不怎么舒服,跨着半拉凳子面,凑凑乎乎半站半坐在那儿。钦差大人上下打量太原府知府:中等的个,方面大耳,三绺墨髯,头上带着红缨帽,顶子挺亮,青巾石的顶子,身上穿着两截褂,四方四品云雁补子。这人长得修眉大眼,确实长得很端正,看着很清廉的样子。大人也知道他,外号叫刘青天:"贵府,这次本钦命奉圣旨四川放赈,蒙圣恩,赐本钦命金牌、上方剑,代天巡狩,如联亲临,可以代理民事。贵府你在本地很有政声,这个本钦命早有耳闻。如有倚仗官府势力的顽匪刁民,贵府治不了他,可以跟本钦命提一声,我替你做主!"刘成赶紧往起一站,躬身施礼:"禀大人,自从卑府到任以后仰仗着圣天子的洪福,老大人的虎威,本地面倒也安然如常,确实没有什么不法的贼匪顽民。请大人放心!""好,贵府很会办事。你下去侍候,明天本钦命就走,因为四川的事情十分紧急。如果贵府办事很得力,将来本钦命一定要保举于你。""多谢大人的栽培!"说完,就退下去了。刘成一下去,大人立刻换好了便服,管家年福、年禄,小书童福儿跟杨师爷等都上来伺候着,海川等众人就下去了。

第二天五更时，公馆的门上就忙乱起来，所有亲兵完全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司其职。太原府知府刘成以及城守营的守备、总镇这些人，可就全来到，伺候着大人起程。海川等众人进来行完礼，年大人站在八仙桌角边儿，伸手把圣旨捧起来，一转身，交给海川。海川把圣旨接过来，安放在头座黄亭子内。二一样当然就是金牌了，“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年大人往前一探身，嗯？大人就愣了：“海川！等一等！”海川都快到门口儿了，一回身问：“大人，有什么吩咐？”你看！这金牌因何不见了？”海川他们爷儿个一抬头，“哎哟！”真吓坏了，果然金牌不翼而飞。再瞧大人伸手从金牌的紫檀龙座上拿起个字笺来，大人看完了发愣：“海川，你瞧瞧这个！”海川接过来一看，本来是紫脸呀，这一来成了紫茄子了。上头有字儿：“夜至三更天，来到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海川寒碜透了：我堂堂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头次下江南，能人甚多，我都会过。怎么这一次，贼人大胆夜人太原府盗走金牌，我们爷儿八个十六只眼睛，一夜不闭，为什么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金牌盗走？“大人，这是童林的疏忽！”大人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请师爷！马上把这个字柬誊写几份。”又转身喊：“来呀！传太原府知府刘成！”

刘成在下边正着急呢，恨不得大人一时上了大轿，平安无事离开太原府，这不就完了吗！怎么大人不下来呀？暗着往里打听，知道出事了。就在这个时候，管家年福出来：“大人谕下，太原府知府进见！”刘成就哆嗦开了，跟着年福往里走，一直来到中庭，挑帘栊进来，伸手把帽子摘下来跪道：“刘成拜见大人！”年钦差沉着脸，虎目含嗔，用手点指：“贵府，昨天本钦命来的时候也曾问过于你，你道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一夜之间竟有大胆的贼人盗走金牌，留下字笺！”“啪”！把这四句诗的纸条扔下来：“本钦命赏限十五天得回金牌，把盗牌之贼拿住，杀一儆百！如果逾限不能办到，贵府你听参吧！把制度升起来！”制度升起来就是把帽子戴上，没有罢官的意思。刘成伸手捡起字笺，连连地叩头碰地：“谢大人！”刘成站起身形告退出去了，退至到了屋门口外头，这才转过身来，往外走。一摆手，“哗”地一下子文武官员全散了。

刘知府赶紧奔府衙，没敢呆住：“来呀，击鼓升堂！”“咚咚咚咚”，鼓声如同爆豆，三班人役站立两厢。八班总役，一个叫陈龙，一个叫贺虎，这是把兄弟哥儿俩。刘成打屏风后头转过来，往这儿一坐，怒容满面：“陈龙，贺虎。”“在！”“老大人驻马太原府，昨晚间有大胆的贼人夜人公馆盗走了金牌。大人赏限十五天，本府赏你二人三天限，把贼人拿住，金牌请回，一定加官晋级。如期不获，留神你二人的狗腿。下去！”“叭”一伸手把这字柬就扔下来了。陈龙、贺虎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谁都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是大人的随行卫员伴差官，竟有这样的贼人如走平地盗走金牌，这个东西好往回要吗？但是陈龙、贺虎他不敢分辩呐，接字柬转身形下去。

陈龙、贺虎下去，来到班房。所有的头儿们、伙计“呼啦啦”过来一大帮：“陈头儿、贺头儿，怎么样？”“众位，兔爷掏耳朵——蔵泥了！”“怎么回事，您呐？”如此这么这么回事一说，“众位兄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素常素往咱们一点儿事儿没有，我一再跟大家伙儿提过，要有了事儿就没有小的。这回不是丢差事，大一点儿就得掉脑袋！把眼明手快的官人全都叫来！”有的穿官衣儿，有的穿便衣儿，陈龙、贺虎带着人就下去了。在太原府城里城外大小庵观寺院、旅店、客栈等热闹场所，暗访明察。哎呀！黑白日不敢闲着，这一晃儿三天就过去了，可是音信皆无。第四天一清早儿，刘大人坐了大堂：“来呀！带陈龙、贺虎。”不用带，陈龙、贺虎进来

了："下役陈龙、贺虎拜见知府大人。""给你们三天限，访查贼人进展如何？""禀大人，下役们这回可用上心了！没想到把城里城外像篦子一样篦了一遍，也没发现贼人的踪迹。"刘知府面沉似水："分明你二人办事不力。来呀！每人重责十板。"这皂班头儿也得打呀！但是打得轻，打重了，他们俩还怎么捉贼去呀。"啪啪啪"，用完了刑。刘成说："再给你们二人三天限，必须将贼人拿获！""是！"俩人瘸着腿，慢慢往外溜达，离开大堂。回到差官房，这些人都老实了："陈头儿，干了吧？""众位，别泄劲儿！是加紧，接茬访！"一连气儿，又是三天，这眨眼之间，六天就赶去了。陈龙、贺虎的屁股伤刚好一点儿，刘知府升大堂了。陈龙、贺虎来了往这儿一跪："大人！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还是没访着贼人。请大人宽限！""陈龙、贺虎你二人大胆！再给你们二人三天限。如果还访不着贼人，将你二人的全家满门上至老、下至小，一口不留，完全押入监牢！"

陈龙、贺虎下去了。来到班房儿，伙计们都过来了："哎哟！二位班头，这怎么办呀？"贺虎说："众位，都出去！都出去！"把这些人都轰出去了。"哥哥，看了没有，咱们哥儿俩素常素往在太原城一提说大班头，喝！咱们哥儿俩人人尊敬。上至爹娘，下至妻子，也总算跟咱们哥儿俩享两天福。这回可要连累全家了！哥哥，今天您别出去，我贺虎一个人访。"陈龙说："老三呐，就你这两下子，你还访案呐？""您别管！您瞧着，我碰碰运气能访着。"贺虎果然走了。陈龙听他的，这一天也没出去，直到他晚上回来。陈龙忙问："兄弟怎么样喇"贺虎咧着大嘴笑了："哥哥，访着了！""访着了，在哪呢？赶紧吩咐官人准备单刀、铁尺咱们拿人呐！""别忙！这个贼，非得到时候他才去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还得到时候咱们伸手一拿，才能拿住。哥哥您应当高兴。走啊！咱们哥儿俩今天到大饭馆晋阳楼吃一顿。""还有心吃呢！""贼人有了，你怕什么呐？到时候我领你去，伸手就拿贼。"俩人来到太原府城里头最热闹的晋阳楼饭馆。两位班头一进来，连先生带掌柜的，"哗啦"一下子围上来，点头哈腰，把哥儿俩请到楼上。到了楼上，先是伙计侍候着："二位班头，听说有人把大人身边的东西偷走了，满城风雨呀！""嗽，现在正在抓紧找啊！你们千万千万别往外瞎说。"说着，哥儿俩划拳行令，推杯换盏，吃起来了。吃完了以后，哥儿俩给了饭钱，酒足饭饱，脸儿通红，打晋阳楼出来。陈龙说："兄弟，回家吧。""回什么家呀！我早买好了戏票，咱们听戏去。山西梆子，十七生的'打金枝'，好极了！""你不回家，还有闲心听戏？""我怎么说，您就怎么办！"哥儿俩真听戏去了，散了夜戏，各自回家。一清早起来，陈龙刚梳洗完毕，要上衙门去，贺虎来了。开开门一瞧："您干嘛去呀？""啊，上衙门呀！""别去了！咱们哥儿俩遛遛，咱们上晋祠逛一逛。""唉！一天到晚的瞎逛什么？""唉！您听我的，咱们去逛！"陈龙无法，哥儿俩逛去了。逛到中午，哥儿俩进饭馆，下午又玩去。到了晚上吃完了饭馆，哥儿俩回家。到了第二天晚上了，陈龙吃不住劲了："兄弟，明天可就第三天了！怎么办呐？""哎，您听我的，明天一清早儿，咱们哥儿俩就拿贼去，到那里准拿住。""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害我！""哎，咱们哥儿俩把兄弟这么些年了，我害您干什么？咱们哥儿俩不是一样的罪过。明天一清早，您跟我上衙门，到了衙门，咱们哥儿俩就带着人拿贼。"果然陈龙听他的。

第二天老早，贺虎来了，带着陈龙来到衙门班房儿。有官人侍候着："二位班头，今天可又到了限期。这可麻烦！"贺虎一摆手："没事儿！着什么急呀？一会儿把贼就给你们带来，你们别管了。"陈龙说："那么你不让管了，咱们哥儿俩怎么办呐？""哥哥，拿贼。""拿什么贼？上哪拿去？""我先把拿贼需要的东西带上，咱哥儿

俩这就走!”贺虎一伸手从床底下提出一个包袱来。贺虎提着包袱,陈龙跟着贺虎,哥儿俩出来,一直出了太原府西门。离城八里地,有一大片树林儿,正在道边儿上。陈龙问:“兄弟,贼在哪儿?”“哎,在树林里头呐。”“哎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前三天发现的。”“前三天发现的,这贼他还在这树林儿里呐?”“没错。嘿!我是傻子?”“你是不傻。可有一样,他能总在这儿呆着吗?”“这个您别管,瞧我的。哥哥进去!”哥儿俩进了树林儿,到树林儿里头一看,一人儿没有。走到一棵树底下,贺虎一拦:“哥哥,坐下。”陈龙一愣:“你干什么让我坐下,不是拿贼吗?”“是呀,到时候再拿呀!”陈龙坐下了。贺虎说:“哥哥,这拿贼的东西咱们得打开,您瞧瞧。”“我看看,怎么回事!”贺虎打开包袱,陈龙一瞧:有一大瓶子山西老酒,一大包子酱牛肉,都切好。“喂,你这是干什么?”“吃啊!”“嗷,拿贼不拿贼,跑这儿吃来了。”“哎,真糊涂,不吃饱了,不喝足了,怎么拿贼?”“那也不能喝这么多的酒哇!”“二哥,您真是的!人家武松醉打蒋门神,景阳岗醉打猛虎。不喝醉了怎么办事呀!”“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酒瓶子盖打开,哥儿俩吹着大喇叭,一口酒、一口酱牛肉,哥儿俩吃饱了喝足了,剩下的拿包袱皮一卷,“叭叽”一扔不要了。接着,贺虎往树上头一指,陈龙抬起来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问:“你瞧什么呐?”“这不有棵歪脖树吗?”“干什么?”“咱们哥儿俩在这儿上吊!”陈龙可急啦:“呸!你胡说八道!拿不着贼就死?”“不,哥哥!我问问你,有句诗,‘夜至三更天,来在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就凭这十六个字,咱们拿贼呀?甭说咱们拿不着,咱们就是走在贼的眼前头,这贼说了,我是贼,咱们哥儿俩这能耐也办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唉!他在哪偷的金牌呀?钦差大人的公馆。随行卫员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震动武林,有这样的人物在公馆,贼人敢深入公馆,盗走了金牌。他连童林都不怕,他能怕咱们吗?可是,这金牌一丢,是要咱哥儿俩的命!我前三天就到这来了,我瞧见这棵歪脖树。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咱哥儿俩当了这么些年的班头,咱死以前也要痛快几天。我们哥儿俩对老的孝过,小的疼过。但是要因为咱哥儿俩的差事,把老小全家都押入大牢,那咱就犯不上了。”“兄弟,你是?”“我呀,我就惦着约您到这儿来,咱们一死,一了百了!这些年当班头,挣得家业也凑合着老的能养几年,小的能长大成人,咱们就算可以了!”“你早跟我说呀,兄弟!我家里还有好些事呢!你嫂子还让我给她买花呢!”“得了,别提买花了!你买花呐,上吊吧!”陈龙也真没辙了。“想不到兄弟你来这么一手。这也痛快!你的话我听得进去,确实是这么回事。来!”便把煞腰的绒绳解下来,哥儿俩把刀放在地上,把绳扔上去,脸儿对脸儿把绳扣系好了。

刚要上吊,树林的外头,从道上由南往北过来一个人。正走到这里,听见树林儿里喊要上吊,往里看见了:“二位,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们为什么要上吊?”哥儿俩抓住了绳子,回头一看:打外头走进来一个烧香还愿的。这个人有二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细腰乍背,瓜子脸儿,长得像个姑娘,面似六月荷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红粉相间。两道弯眉,一双大眼睛,双眼皮,长长的睫毛,一派英雄气概。陈龙、贺虎这么一瞧:“哎哟喝!这位少爷,你是个烧香还愿的。那你赶紧还愿去吧,你的老娘在家里,还盼你早早地回去呢!我们哥儿俩的事儿你也别问,我们也不说。即便我们非说不可,说出来,你也救不了我们哥儿俩!”这年轻人听了一阵大笑:“哈哈哈,二位,这也不见得吧!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我既然要问,我就敢管,我要想管,我就管得了。天大的事儿都没关系,二位说说吧。”“少

爷,这不是小事,你管不了!”“管得了。即便我真管不了,我师父也能管!”“那您师父是谁?您怎么称呼?”“我的师父离这儿不远,往正南小王家砣,姓石名铎字金声,江湖人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啊!您是大名鼎鼎太原府的三杰之一,九十六岁威镇山西老侠客石铎的弟子。那么您怎么称呼啊?”“我姓王名字叫王环,师父起的外号叫小白猿。”“嗷!王环。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快手王能是你什么人呢?”“那是我先父啊!已然去世多年了。”贺虎这么一听:“你是环儿啊!”王环一听,这什么意思?你找我便宜,有点不乐意。贺虎忙解释道:“你即是快手王能之子,就没听你母亲说过,你有俩叔叔,一个叫陈龙,一个叫贺虎吗?”“啊!我娘提过。”“他就是你二叔陈龙,我就是你三叔贺虎。”王环这么一听,敢情是两位叔父,忙施礼相见。

原来王能、陈龙、贺虎是把兄弟哥儿仨。太谷县的班头,在王环五岁的时候,快手王能访案在太原府东南。离太原府六十里地,有个七星山狻猊寨。王能无缘无故地被人给乱刀剁了。当陈龙、贺虎知道信儿后,再到七星山,连哥哥的尸体都没找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谁干的。陈龙,贺虎大哭了一场,回到了县里,禀报的太谷县的县太爷。县太爷也知道王能很能干,王能活着,那是自己一条膀臂。这样,带着陈龙、贺虎拿着一些银子,到了王能的家,把事情这么一提。王环的母亲一听说丈夫叫人家给害了,哭得死去活来,越想心越窄,说:“孩子!跟着娘到村口外头玩儿去。”五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娘啊,我跟您去!”其实老太太把自己的衣服完全都缝上,抱着王环娘两个打家里出来。小王家砣西村口外头大道的路南,有一大片树林儿,树林的南边有一个死水坑。这坑有好几丈深,经常淹死人。王氏安人就抱着小孩王环,母子来到这坑边儿坐下。王氏左手捂着孩子,哭起来,一声高,一声低,抖肺搜肠。哭半天,往起一长身,抱着王环,“蹬蹬蹬”,紧行几步就要往坑里扎。北边树林儿有人喊,声音苍老:“大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吓得王氏抱着王环“扑嗵”就坐在地上。王氏这么一瞧:站着一位白发苍苍八旬往外的老人家。老人家捋着胡子,脸可沉着,说着话往前来。王氏认识这位是本村的石老侠。石老侠干什么来了?没事,出来遛个弯儿。听见哭声,这才闻声从北面顺着树林儿过来。一瞧王氏这意思,老侠石金声就明白了:你死了,你把你几岁的娃娃也带累着死了,你可对不起王能!老人家这才喊。

王氏赶紧起来,掉着眼泪,给老人家磕头行礼:“老人家,侄女给您行礼宾!”“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呐?”“哎,环儿啊,过来给爷爷磕头。”“爷爷,我给您磕头了!”“孩子,起来,起来。”王氏就把自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我母子二人没有进财之道,我又是个懦弱的妇人,我怎么能把孩子养大成人!我心地狭窄,只有跳坑寻死!”“姑娘,这你可不对啊!快手王能孩子他爸爸访案在七星山,叫人家给杀了,此仇此恨就不想报了吗?你不想报了,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也不想给他死去的天伦报仇吗?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再困难,你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哪怕沿门乞讨,你也要把孩子王环养大成人,给爹爹报仇雪恨!哎,这样一来,你也算王家的恩人呐!你把王环这孩子带着一跳坑,孩子一死,斩断你王家后代香烟,你就是王家的罪人哪!”“老人家,可是侄女我无法活下去呀!”“这也是实情!你带着孩子回去,从今天起,我派人年供柴,月供米,一定供你母子二人生活。这孩子今年几岁了?”“五岁了。”“嗷!你带着孩子回去。到孩子八岁,你把他送到我家去,老夫我教给孩子一点儿本领,将来也能养活你!”母子这才擦着眼泪回家去了。石金声溜溜达达往前走,“哎呀呀!”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叫着自己的名字:“石铎

呀，石铎呀，你办的这件事情太孟浪！你今年八十一岁，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怎么能够管人家母子二人？到了时候，我一死，我的话难以实现。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我可就对不起人家寡母孤儿了。"嘿！老头儿想着懊丧不已，急忙回家，把总管石福找来了，嘱咐道："今后我不再提，告诉你一遍！每月给王环他们母子供柴供米，每月给十五两银子，让他们娘俩好活下去。到了时候给他们娘儿俩添衣服，直到王环长大，记住！"石福马上准备把柴米油盐，而且拿着十五两银子给送去了。书要简短，眨眼之间就三年。王氏让王环穿好了衣服，来到石老侠的家中。石金声道："姑娘，从今天起孩子到我家了，你回去。不管你多么想，不准你到这里来看望孩子！我也绝不让孩子回家看望你。直到他艺成之后，我打发他回家。姑娘！你听见了没有？""老人家，我听您的！"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十三年，前后十五年，老侠石金声九十六岁依然健壮。王环的能耐也学出来。小巧之艺，蹿高纵远，拳脚先不用提，只说这口刀，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九手闪手尽命连环刀，所向无敌，还会打六只亮银镖。吃完早饭，老侠跟王环说："孩儿啊！你到我家多少年了？""师父，弟子没记着。只知道寒来暑往就跟师父练功。""嗷，你想你妈了吗？"这一句话使王环悲从心中来，"扑通"跪下，"哇哇"地直哭，泪如涌泉："师父，母子天性，怎么能不想！您教给我武艺功夫，教给我文化，难道我都不记着吗？我想娘啊！怎奈师恩难报！""孩子，别说这个！我当初救你母子，教你能耐，都为一件事，给你的天伦报仇。在教你这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已经打听出来你爹爹王能死在何人之手。但是，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也暂时先不告诉你。你得有今日，要感念你的母亲！我送你个外号叫小白猿，师父我不是叫银面仙猿吗？这就说明你是我教出来的。希望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来到江湖路好好地干，勿忘为师的教导！门户之中有五戒，你要牢牢记住。犯五戒为师不容！这里有镖囊一个，六只亮银镖，一口单刀，都是为师所赠。孩子，你回家看望你母亲去吧！"王环感激得掉眼泪，趴在地上磕了头，把镖囊佩到自己的身上，把刀也佩好，然后告辞出来。

到了东口自己的家门前宾，景物全非。喊道："娘，娘啊！孩儿回来了！""噔噔噔"往里跑，挑帘栊进到屋中，"扑通"跪在母亲的跟前："娘啊！"老太太伸手把孩子的脸捧住，眼泪哗哗地流："孩子！你是谁呀？""娘！不孝儿王环回来了。"老太太用袄袖儿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用手点指："奴才大胆啊！你到师父家中前去学艺，你想念为娘，就不奉师命，私自回家来探望为娘。你是王家的不孝之子！快快回去！听师父的吩咐。""娘，孩子是奉师命回家了！师父给我六只亮银镖，一口钢刀，而且给我起个外号叫小白猿。娘，我不是私自跑回来看望您呐！""此话果真吗？""孩儿王环怎么敢欺骗老娘啊！"老太太这才欢喜了，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问这十二年学艺的经过，娘儿两个有说不完的话。一连气三天，从第四天开始。"环儿！你打今日起沐浴斋戒。""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自从你到了恩师的家中，为娘我在西关吕祖阁许了宏誓大愿，只求吕祖爷保佑你把艺业学成，将来能给你天伦报了仇。我让你从家中一步一个头，磕往西关吕祖阁！"王环一听，暗含着一咧嘴，这好几里地呢！但是娘的话，自己又不敢驳回。"娘，您放心！娘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办。""好吧！你还愿回来，再带着娘到师父的家中，再给恩师道谢。"

到第四天的一清早儿，王环系上绷腿带儿，扎上绷腰带，把刀和镖带上了。老太太一看，问："孩子，你烧香还愿，带这个干什么呐？"王环说："妈，我师父跟我提

过，师父给的镖，给的刀，就等于师父在身旁，不管上哪里去，一时一刻不能离开！”“那好，师父的话要听。你磕头吧。”王环这才至至诚诚，毕恭毕敬在祖先桌前磕了头。转过身来，往前迈一步，“哐叽”磕个头，站起来，再往前迈一步，“眶叽”磕个头。王环心说：这可坏了！十几里地，我一步一个头啊。要一步一个头，一步一个头，一直磕到西关吕祖阁。“妈，不就这么样磕到吕祖阁还愿吗？好了，您回去吧。”“不！娘要把你送到村口儿。”王环一听，得！只得接茬磕。磕来磕去，磕到村口儿了。老太太点了点头道：“孩子，你半道上可不能欺神欺祖啊！你要知道，离地三尺有神灵，祭神如神在，你可磕呀！”“这您放心！我保险一步一个头。我绝不两步一个头，我对不起妈啊！”老太太这才慢慢地回去了。王环看着母亲进了院，王环心想：可饶我了！走吧。左手一按刀把，右手拿起了散香，这一气就跑奔了西关。

正走到这个树林边上，听见里头要上吊，这才进来跟陈龙、贺虎见面。叔侄三人抱头痛哭。陈龙把事情由头至尾说了。“孩子，我们哥儿俩不能连累全家老小。事到如今只有一死！”王环听了摆手：“您别着急！不就是拿盗金牌之贼这么点儿事吗？行了，行了！你们哥儿俩在这等着别死，我马上还愿去。你们哥儿俩把我带往太原府，面见刘青天，就说我要出头管这件事情。你们哥儿俩办不到，我不管，我师父还要管呢！刘青天也知道我师父是保障一方的武林前辈，关着面子也不能把你们哥儿俩怎么样。还有就是大人的公馆那方面儿，你们刚才提那公馆的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是呀！他是侠客，我师父也是侠客。我师父九十六，他没我师父大，听说挺年轻，那就是我叔儿。这公馆的事情，也可以让刘青天转告大人。有本地的老侠客之徒少侠客小白猿王环出头管这件事情，大人也不能紧着追究。”陈龙一听：“贤侄的主意倒挺好！可是一样，你还到吕祖阁还愿？”“那我妈让我去还愿，我不能不还去呀！”贺虎来精神：“你娘让你还愿啊，哎！祭神如祭天，你连圣人的话你都不听吗？来，把佛爷玛揪下来，把这红带儿解下来，就这刨坑拿香一烧。你呀，就冲着西北吕祖阁八叩头。哎，吕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如果吕祖降罪，降在三叔我身上。”陈龙也说：“贤侄呀，我看你三叔这主意不错。何必非上吕祖阁呀？”王环这么一琢磨：可也对。得了，咱们就这儿还了。刨个坑，把这佛爷玛、银红带儿解下来，往坑里一搁，拿香一烧，一会儿，“嘭嘭嘭嘭”，着了。等到完全都烧成灰了，用土一埋，拿脚一跺，这儿完了。爷儿三个来至在太原府府衙。

官人都急坏了：“二位班头，哪去了？刘大人坐堂立等！”陈龙答应：“就说我们哥儿俩来了。不过，请大人书房讲话。”差人进来，禀报刘青天，刘青天这气呀：“我这坐堂等候，你全都烧成灰了，用土一埋，拿脚一跺，这儿完了。爷儿三个来们两人不进来，不上堂，让我到书房讲话。好吧，散堂！”刘知府吩咐散堂，刚回到书房，陈龙、贺虎带着王环进来，趴地下磕头：“下役陈龙、贺虎拜见大人！”王环过来：“草民拜见府台！”刘成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陈龙答道：“这是我拜兄快手王能之子、小白猿王环。本地小王家砣银面仙猿铁臂昆仑侠石金声之徒。他要出头，帮着我弟兄二人捉拿盗牌之贼，请回金牌。他要办不到，他师父石老侠一定出头。因此我们把他请出来了，我们哥儿俩实在没这能为！”“哎呀！公馆要追究下来，又当如何？”王环一抱拳：“大人，公馆追究下来无关紧要。他那随行卫员伴差官童海川童侠客跟我师父是最好的朋友。”“嗷！要是这样，少侠客，你也是本地人，当分本府之忧！你请坐。”陈龙、贺虎下去了，马上取来纹银四十两，备一份海捕公文，

让王环带好了。王环出来，照样密访明察。无奈，哪里访去！一眨眼就是四五天。

这天，天已经黑下来了，离太原府的东关也就有十几里路，有个大镇甸，叫赵家楼。赵家楼东口路南有个大店叫双和老店，王环这么一想：住店吧。王环往里一走，伙计就过来了："爷台，您住跨院呀？您是住正房单间啊？""正房有吗？""正房已经有人住了。您就住东厢房三间，也很宽敞，没人打扰您。""那好吧，咱就东房！"把王环引进东房。王环正准备要饭来吃。院里头有人喊话："店里头的伙计！有我们山上的人吗？明天就到了正日子，寿诞之期。瞧瞧有咱们的人呀，我们要同走。如果不愿意今天晚上去呢，明天一清早去。你记住了！哪屋的店饭账，给我们老爷子记上账！"王环这么一听：这个字柬上，夜至三更天，来至府太原。到了太原，盗牌回山去，我们把金牌带走了。干什么？"庆寿上西天"。怎么这位少寨主要给他们老寨主祝寿啊！一看就是绿林人啊！这两人一位高个，胖胖的；一位矮个，瘦瘦的。有一个特点，这两人的脑袋上都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的大秃子。王环挑帘栊出来，站在东厢房廊檐下，见南正房的廊檐下，门口外头站着两人，一个中等身材，双肩抱拢，猿背蜂腰，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光头没戴帽子，紫黔黟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好精神！下垂手，肩下站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王环这么一瞧：喝！你别看自己俊，这小伙更俊。长方脸，面白似玉，一条大辫儿很庄重。王环问伙计："这南正房屋里头这二位怎么称呼？""哎呀！我可不知道哇！少爷。""你给我打听打听！人家要问你为什么打听，你告诉他东房里头有您位朋友，要打听打听。"

这爷儿俩一位是紫面昆仑侠镇八方童海川童侠客，一位是二弟子玉麒麟司马良，爷儿俩也带着公事。丢了金牌，打发刘成走了，限期破案。海川他们爷儿几个都在这儿站着呢，脸上有点不好看。二话没说，带好海捕公文，腰里掖着落叶秋风扫，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包袱一提，只带着二弟子玉麒麟司马良，让刘俊在公馆主持全盘。爷儿俩也是各处密访，好在爷儿俩都穿着便服，谁也不知道。访了几天。可没访着。今天也住在双和老店。外头这人一说话，爷儿俩也出来了。爷儿俩刚进屋，伙计进来"你们爷儿俩该吃饭了吧？"海川说："不错！"伙计在旁边站着："爷台，您贵姓啊？""嗷，我姓童，名字叫童林。""这位爷呢？""这是我徒弟叫司马良。""嗷，是是是！"转身形就出来了。海川还纳闷呢：伙计老问我们爷儿俩干什么呐？那伙计挑帘到东屋跟王环一提，说："你这样吧！你带着我到南屋去，跟这爷儿俩见个面。""好吧您呐！"带着王环就奔了南屋，挑帘栊进来。伙计一抱拳："这位童客爷，现在有您的朋友来拜望您！"海川这气：我哪来的朋友在这儿？不是没有，有，我们也没工夫见他呀！伙计一闪身，王环过来，一躬到地："叔父，您好啊！侄男给您行礼。""嗯？你，你是谁呀？""叔父，您老人家不认识我，我是本地小王家砣人，我姓王，名字叫王环，有个外号叫小白猿。提起我来，您不知道，提起我的师父来，您跟他是朋友。""谁呀""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石金声是我的授业恩师。"于是王环报出师门，与海川才相逢见面。

第六十四回

报父仇王环施英勇　劈杨山镖打段世宝

上回书正说到小白猿王环巧逢童海川，来到屋中行礼，提出老恩师的名姓。

海川一听:"哎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我可知道。我哥哥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早就跟我提过,他们太原府有两位朋友,一位就是这位石老侠客,还有一位神拳地行仙石宝奎。贤侄你快起来!我跟你师父是慕名已久的朋友,因为我的哥哥西方侠于成上次就跟我提过。""于老侠,那是我师大爷!""我知道。你过来,良儿,你们哥儿俩见个面儿!你叫王环呐?""对,我叫王环。""那你给你二哥行礼,这是我徒弟,玉麒麟司马良。良儿,以后跟你兄弟多亲近!"又问王环,王环把自己的经过全都提了。"我想您跟我师父一定是慕名的朋友,你们都是成名的侠客。我给我二叔陈龙、贺虎的事儿揽到自己身上,我才替他们哥儿俩访案,访到这儿。""对,我跟良儿,我们爷儿俩也是这意思。公馆丢金牌也是咱爷儿们的责任。这样咱们爷儿们在一块访吧!"王环问伙计:"刚才院儿里来两人是哪的?叫什么名啊?""嗷,这二位是师兄弟,高个胖子姓孙名字叫孙亮,有个外号叫海底灯。那个瘦子姓何,名字叫何端,有个外号叫闪电光。""他们两人是哪儿的呀?""打咱们这往东南,不足四十里有一片大山,这山叫彩凤山祥云岛。对了,祥云岛里头住着一位成名的老侠。您别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打家,不劫舍,行侠仗义,姓洪名字叫洪勋,江湖人称金头寿星洪勋。掌中一口虎头墨鳞刀,能为高强,艺业出众,现在年到花甲。明天是洪老侠客寿诞之期,打发他们俩徒弟到这来打听打听有没有明天去上寿的人。有,今天去也可以,明天早晨去也可以,让他说一声,我们好不收钱。完了事,跟他彩凤山祥云岛有一笔账算。""嗷,这么回事啊!你下去吧。"伙计走了。

爷儿仨吃着饭这么一琢磨,"庆寿上西天",金头寿星洪勋,外号又有个寿星,看来与这金牌有关系。王环在旁边说:"叔父啊,这金头寿星洪勋我们没见过。我听我师父说过,他跟我师父是挺好的弟兄,他们是把兄弟,总是我师父上他家去。也搭着这十几年来在功房里头练功,不让我陪着师父一块接待客人,即便洪勋到了我家,我也见不着。我听我师父说过。""嗷!'庆寿上西天',是不是这贼人没有上寿的份礼,他把金牌给拿去了,有没有可能?""还是的!咱们爷儿仨明天一清早,借着上寿为名,咱们也去一趟!"爷儿仨商定了。第二天早早地起来,爷儿仨可就按伙计说的道路,往东南方向走下来。

太阳刚冒嘴,就来到彩凤山祥云岛的正山口。再往南,一座大山叫两界山,两界山过去还有一片大山就是七星山狻猊寨。这两界山就是彩凤山祥云岛跟狻猊寨交界的地方。海川他们爷儿仨一到正门口一瞧:这是怎么了!人喊马嘶,一阵嘈杂之声,聚集的人足有上千口子。在西边的山坡上,有这么两间小席棚。这地方,有两对儿动手打架的,一个使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五十上下岁。跟他动手的是个大个儿,晃荡荡身材足有一丈。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旁边那对儿,一个使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粗眉大眼,二十多岁,另一个也使一条镔铁四楞子方头冲。四个人打两对。海川一看:堵着山口的这些人,大部分都认识。两次杭州擂,九月九重阳会,双方的朋友,各镖局的镖主,完全都在内。但是这些人一看童林,都不敢说话了。童林不跟他们说话,他们不说话,因为知道童林现在是官人,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的随行卫员伴差官,仿佛又听说太原府出了事。人家穿着便衣儿,干什么来了?所以都不跟海川说话。与海川临近的,双方甩眼光。海川一乐,点了点头儿,都不说话。王环在后头可说话了:"叔父,咱立这边来吧!"他爷儿仨在后头跟着,从人群儿后头转到东面,擦着这山口,可往里来,正是四个人动手的眼前头。这儿有一座石碑,这大石碑足有半尺多厚,七尺多高,一尺多宽。上头六

个朱红大字，"彩凤山祥云岛"。借着晨起的霞光，往这山上一照，"唰啦啦"，金光万道，瑞彩千条，真像一条大彩凤凰一样。

金头寿星洪勋能耐很好，掌中一口虎头墨鳞刀，一生济人之急，救人之难，终日里浪迹萍踪，与人排难解忧。洪爷在这儿开出不少山荒来，现在六十多岁，不愿贪什么外务，想抱着胳膊根，在家里这么一忍，以乐晚年。可惜手头拮据，跟两个徒弟孙亮、何瑞商量："我想着，今年我做一次封刀大会的大寿，把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同道全请来，我今后金盆洗手退却绿林。大家伙儿来了，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能给我凑这么三万五万银子，我呢，到老了也就够了。没有媳妇没儿没女光杆一个，剩下的都是徒弟的。"孙亮跟何瑞一听也不错。爷儿几个商量好了，就上中下三等朋友全请。把请帖写好了之后，根据多少人定多少桌酒席，除刨净剩，也能剩几万银子。这倒不错，结果派人分下去，南七北六十三省散请帖。

在彩凤山祥云岛的北面三里地有个小村，叫吴家村。吴家村有位员外姓吴叫吴钧，外号赛尉迟，是个大财主。他跟洪爷是把兄弟。吴钧听说这事有点不乐意，可就亲自来到彩凤山。顺着山口往里走，过了头道寨门，奔里寨有兵丁报告了洪爷。洪爷出来了："哎哟喝！贤弟，你接着我的请帖了吗？""哥哥，我接着了！"接着哥儿俩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喝了一碗茶。洪勋道："兄弟，到了日子你可得捧捧哥哥，替哥哥支应支应啊！""哥哥，您这一次做寿，做封刀大会，您是打抽风吧？是不是要撒大网，您要来一笔？"洪老侠脸一红："哎，兄弟，你这叫什么话？哥哥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吝惜钱财。我到晚年了，手头紧点儿倒是真的，但也不至于打抽丰。我做封力大会当着群雄，告诉大家伙我封了刀，离开绿林，今后不再用刀，我乐老林泉。这里边也包含着我得点份礼，到了晚年，我不至于手头拮据。你看怎么样？""哥哥，我可不是说，您办得不怎么样啊！我听说您这一次请的朋友，高人的您也请，差点劲的您也请。您请的这些朋友，他们要给您上寿来，不远千里，能拿十两八两，三五十两银子上寿吗？出手就得一百往外，您是能剩下三万两万。可是有一样，人情大如王法，您的请帖到了，他手头没钱，他要怎么办？是不是他妻作案呢？他要一作案，甭说他还杀人越货，就说他偷人家的，这缺德可就在哥哥您身上了。我是您的兄弟，我才敢说这个！我跟前就一个儿，您就那一个侄子，我家里头趁不趁，您说要多少？您要十万八万两，我马上给您送来。您还不够花的吗？""兄弟，我要花你的，我跟你要去不就得了吗！可是有一样，我能那么办吗？我做个寿也应当嘛！我跟你要了，我能自做寿吗？那是我跟你要哇。兄弟这你甭管！""您看您不听我的。""我不能听你的！""我拿大车给您拉银子。""你别拉，我不要！"哥儿俩越说越僵，气得赛尉迟吴钧老头子作了个半截子揖："我跟您告辞！"吴钧就回家了。

吴钧有个儿子今年二十四岁，浑身横练，骨硬如钢，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父传子授，很有本领。他得了个外号叫浑胆义士吴禄。到家，老头儿就把洪老侠的意思都提了，说："孩子，你瞧瞧！我拿好心没好意了。我想着给你大爷个十万八万的，在咱们家拿出去也不算什么。可是你大爷还不干，非要做这份缺德封刀大会！万一来的这些绿林道，噼哧叭喳，在本地一作案，到那个时候，招一脖子狗蝇，你说怎么办？""爹呀，您想的这个是挺好，咱们给我大爷个十万八万的，他也用不了。可大爷不乐意，他那算伸手跟咱们寻钱。不管你们哥儿俩多好的交情，孩子我也不在乎，您愿意给我大爷多少就给多少，可我大爷人家心里头不落忍。他做二次封刀大会，他做寿大家伙给攒个份子，这个好说好听。可就应了您这句话了，

万一人家在咱们周围做案，偷了钱到彩凤山上寿去，这将来我大爷不好办！”“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跟他提，他不乐意呀！”“他不乐意，孩儿我有个办法！咱们把一切东西都准备好，够搭两间小棚的就得。不是我大爷正日子是十五吗？十四天一黑，咱们带着人，咱爷儿俩拿着军刃，就去。在山口里头，在西山坡搭起两间小棚来，咱晚上就在棚里一待。如果有上寿的他晚上来了，咱们就亮家伙把他打回去，你赢了我们爷儿俩你就过去，赢不了我们爷儿俩你就别过去上寿。直到第二天天亮，这上寿的一来，咱爷儿俩横军刃这么一拦。天气这么热，我大爷他们家里预备的肉菜，预备的酒席，让他预备的这些东西啊，都腐烂了。他想得钱，让他赔钱！咱们把他这拜寿封刀给搅了。完事之后，咱爷儿俩拉着银子，往我大爷山里头一送，我大爷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咱不就把这事儿过去了！”

赛尉迟吴钧还真听他儿子的馊主意。爷儿俩商量好了之后，把搭棚的杆子、席，都准备齐了，吃喝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渴了喝茶，饿了吃点心。到正日子晚上天黑了，搭起两间小席棚来，搁上两张竹床，爷儿俩等到天亮。来了三十多个人，有骑马的，有骑小驴儿的，是汉口利胜镖局。两位镖主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灵狐上官瑞，这哥儿俩都很年轻，也很漂亮。吴钧跟吴禄这爷儿俩，各自一样镔铁虎尾三节棍，“嘎楞楞”一声响，把山口堵住。上官伦、上官瑞哥儿俩纳闷儿：从打湖北来山西上寿，怎么到了山口出了劫道的了？哥儿俩各自从马上跳下来，吴禄一瞪眼：“喂！干什么的？”“二位辛苦！我们是汉口利胜镖局镖主，上官伦、上官瑞弟兄二人来彩凤山祥云岛给老寨主洪勋洪老侠客上寿。二位起开，让我们过去。”“不行！”“怎么回事？官儿还不打送礼的呢，您是干嘛的？”“干什么的你别管！想上寿也不难！”“啊，怎么着您呐？”“赢得了我掌中军刃，放你二人过去。”“您是干什么的？”“横打鼻梁儿，不让上寿！”上官伦、上官瑞一想：好哩，随人份礼还要先玩儿命！我们躲在一边瞧着，我们不敢惹你。拉着马，带着人躲到一边去了。他们这拨刚躲过去。苏州镇海镖局的巡海镖主石伦、常州镇南镖局镖主长臂仙猿陆永杰、绍兴府镇远镖局镖主黄灿洲。嗬！全都骑着马来了。刚要下马拉着牲口带着底下人往里走，吴钧老头一抖三节棍，“嘎楞”一声响：“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给洪老英雄前来上寿。”“不行，要想上寿，赢了我掌中镔铁虎尾三节棍！”“好，咱们跟上官弟兄那边忍会儿吧！”这会儿，营口水发镖局的神枪张凯，还有辽阳远东镖局的边老乔、金巷寿、侯老佩带着不少的镖师伙计全来了，也照样给人拦住。来一拨挡一辕，来一拨挡一拨。

最后，来了二位，云南澜沧江乾渔洞主野人熊车立山，挟山都督车立达。上官伦喊：“车洞主！”车立达跟车立山哥儿俩下来：“哎，众位镖主，都干什么呢？”“哎呀，您瞧这乱！我们来上寿，这不让进去！”“我们由云南来的，怎么着？既然有请帖，又不让进去，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要想进去，就得胜了这爷儿俩的掌中三节棍。”“好了，我们哥儿俩去。走！”车立山、车立达各自在马上头把四楞方头冲拽出来，来到近前。吴钧一瞧：“你是什么人？”“野人熊车立山。”“到此何干？”“前来上寿。”“赢了掌中军刃，放你过去。”“来呀！你我一战。”车立山蹦起来举四楞方头冲盖顶就砸。吴钧闪身形摆三节棍急架相还，两个人连磕带，哐打起来了。浑胆义士吴禄一亮镔铁三节棍，过来跟车立达打上了。人越聚越多。海川他们爷儿几个站在这石碑旁边，也瞧着热闹。心说：这得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喊：“师父！您好。”海川这么一看，正是多臂童子夏九龄。九龄把自己的事情一说，这才给张方介绍。介绍完了，张方才问：“叔

父,这儿怎么回事啊!"海川把太原府丢金牌的事儿说了。张方一听:"叔父,这庆寿上西天,那就跟这山里头的金头寿星.洪勋有关系了。""对!""爷儿们您听我的,到这山里头,我让您打,您就打,我让您杀,您就杀。咱们准把金牌得到!"海川一听,心想:我哥哥张鼎张子美,这一辈子老实巴交,怎么生这么一个比猴都灵的孩子呀!便道:"方儿,我听你的。"这个时候,就看这山上头,从头道寨门一道线儿似的闪出一个大白胡子老头。眨眼之间,就到了石碑的旁边。王环一见,高兴道:"叔父,我师父来了!"

石金声今天也来上寿。但是,他可来得挺早,可惜他没走这个山口,如果走的正山口,也把老侠石金声给拦住。老侠走的后山,抄近路上来的。等来到前庭一看:搭着天棚,当中奔大厅的一条走路,两旁边一溜一溜的金漆八仙桌,周围摆着椅子,上头都沏好了茶,四个账房,收钱的,写账的,一共就十几个人,净等着亲友来了上份子。金头寿星洪爷忙迎出来:"哎呀,哥哥,年年总是您老人家头一位,兄弟我真是不敢当!哥哥,我先给您磕头。""兄弟,都是这么大的岁数,算了。起来,起来,起来!"搀起了金头寿星洪勋。老侠一伸手,拿出纹银二百两,孙亮拿到账房给上账。老哥儿俩手拉手才到屋里来,帘拢挑起,往大厅里看:迎面挂着金头寿星洪勋的行乐图,身穿便服拿着一本书,坐在椅子上二目凝神在读书。好手工,绣得栩栩如生,跟真人一个样。上下首一幅对联,上首是"福如东海长流水",下首是"寿比南山不老松",迎面是一个大供桌,插着万字头的长寿香,香烟缭绕。在这香炉的后头,有一个小木架,木架上头放着老侠的虎头墨鳞刀。老侠石金声一抱拳:"贤弟,我给你拜寿啊!""哥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我给您磕喜头。""啊哈哈哈,谢谢兄弟,谢谢兄弟!"老哥儿俩行完礼都坐下了。喝着茶,问了问洪爷,撒了多少帖,预备多少桌酒席,哥儿俩说着话儿。老侠心说怎么一份没上来:"这请帖都按户撒到了吧?""没错!全撒到了。预备好了吃喝,天挺热的,亲友们应该早来。怎么到现在还不上人呢?""是呀,我也纳闷,真是置酒容易请客难呀!如果下晚再来,咱们这东西不搁坏了吗?""孙亮,你们这是怎么闹的?""我也不知道啊?""瞧瞧去!"孙亮跟何瑞两人奉命往外走,来到寨门往下一看:这么多上寿的全被堵住进不来。"噔噔"往里跑:"师父、师大爷,我师弟跟我叔父他们爷儿俩把上寿的都给堵住了。"洪勋二目发直:"哥哥,他们扰我!""你别着急!我去看看。"

老侠石金声迈步往外走,顺着山口来到彩凤山祥云岛的石碑旁边,用手点指:"吴钧、吴禄,怎么把上寿的给拦住啊!站住!别打了!"怎奈这四个人已经打红了眼了。不见生死,不分胜负,他们决不罢手。"吴禄,你要听我的!有什么事咱们完了事再说。你们要再搅,我可不答应!"不管老侠石金声怎么说,他们这四个人根本不罢休。石老侠勃然大怒,一捋颔下银髯,残眉倒竖,虎目圆睁,一伸右臂:"你们四个双方听着!让你们住手,你们不住手。你来看,我要再说话你们不听;有如此碑门"。老侠右手往回下这么一带,一横身,照着这石碑上半截"啪"一声,把石碑给打两半了。老侠扇完了石碑往这一站,不亚如坠角的苍龙,落牙的猛虎啊!吴钧、吴禄这爷儿俩撤军刃也下来了。吴钧把军刃交给儿子吴禄,往前来一抱拳:"老哥哥哎!您听我说说………""吴钧,不管什么事,不管你多委屈,你也不准扰这场事啊!""哥哥哎,我得跟您提提!"吴钧就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说啦。石老侠点头:"你哥哥洪勋不对!先让这个事情过去。你们爷儿俩马上拆棚带人回家!完了事以后,我带着你哥哥洪勋到你家去,自然让你过得去。你要不听我的,我可不干!""老哥哥,我不听您的我听谁的?吴禄,拆棚回家!"爷儿俩拆棚回家。

"乡亲们、朋友们,请吧!耽误众位的时间,很对不起!"老头儿石金声连连地作揖。这些人"呼噜呼噜呼噜"走了。

老侠石金声可没动。等着这些人进了一大部分了,王环才过来:"师父!""哎!你来啦,我正要派人找你呀,你来了太好了!这些人都是谁呀?"海川过来一提,石金声道:"哎哟!我听咱们的哥哥于老侠客说过你不止一次啦!总想着让你到山西来,我们弟兄见个面近乎近乎,没想到你们真到了!听说你们保着钦差,已经到了太原,我呀,总没工夫。""哥哥,这回,可有事要求您啦!"把这四句诗念叨一遍。老侠听完了说:"洪勋也是我的朋友,一生行端履正。海川,咱们弟兄虽然说初次见面,但是一见如故,我有什么说什么!他的人格我敢担保。至于上寿来的这些人,都是武林中人,你让我担保我也不敢担保。到了时候看事做事。环儿,你知我等你干什么?""我不知道哇!""孩子,当年你爹快手王能,访案在七星山,被人家给乱刀剁了。趁你学艺这些年,我给你打听清楚,你出艺的时候我告诉你。刚才这里头,就进去你家仇人的后代、七星山狻猊寨两家寨主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叫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你可听透了!是段国柱二寨主,带着两位巡山寨主:望月牡丹董玉、追风牡丹杨山。现在杨山、董玉跟这段老寨山主的三个儿子金粉蝶段世铃、银粉蝶段世贤、墨粉蝶段世宝。我可告诉你,这段世宝就是二寨主段国柱的儿子,你爹就死在段国柱的手里。杨山、董玉也来了。到了时候,我给你介绍,我想法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报仇就在今天""师父,孩儿报仇之心绝对有增无减!您说今天报仇,咱们就今天报仇。只是洪老侠是您的朋友,咱们在这儿报仇,方便不方便?""报仇要紧,管他什么方便不方便!来,换刀!"老侠一伸手把五金折铁刀就摘下来了:"把你那刀给我,到了时候我让你练刀。照着你的仇人,孩儿啊,别手软!杀!"小英雄王环点了点头。

回到山寨,份子上完了,接着行礼上寿,在大厅前,全都坐下,喝茶的喝茶,又说又笑。海川爷儿几个找了一张桌,张方说:"叔,您坐当中。"海川也不客气,正面一坐,把包袱往桌上一搁。司马良、夏九龄、张方这几个孩子在两旁这么一陪。哟!有点心吃点心,有水果吃水果,吃完了磕瓜子,喝着茶,爷儿几个倒美上了。张方这乐呀:"叔,您别看,咱一个钱不花,您瞧着,到这儿一通又吃又喝。回头拉家伙动手,咱们就打架,扰闹他的寿堂。"海川也乐了:"方儿啊!这架可听你的。我听你爹跟我说过,你在广东学艺,看来你这个孩子受剑客的亲传,本事是错不了!"就在这时候,石金声石老侠冲着大家伙儿一抱拳:"众位,朋友们!哈哈哈哈哈,请压一压声音,在下有两句话说。"老侠石金声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有精神有份啊!再说这绿林道,前边坐着的这几百口子人,差不离都认识。厨茶两行暂时停住,大厅前声音压住。老侠石金声作了个罗圈揖:"朋友们!有认识在下的,有不认识在下的。老夫我祖居此地太原府城西小王家砣,姓石名铎表字金声,闯荡江湖蒙朋友捧场抬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美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我今年还小嘛,九十六岁,喝喝喝喝!我这个兄弟金头寿星洪勋老侠客,他年过花甲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一口虎头墨鳞宝刀,五金折铁,千锤百炼而成,闯荡江湖一生干干净净,没叫人踹过一脚,没叫人打过一拳,没叫人家捅过一手指头。到现在年过古稀,应该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净胳膊净腿的,自己忍了就算完了。又搭上是他的寿诞之期,遍撒绿林帖,恭请众位宾朋,不远千里,来到彩凤山。为了封刀祝寿,当着众位,对天盟誓:虎头墨鳞刀封刀以后不准再用。如果言不应典,口不应心,对不起众位远来之意。一会儿咱们就举行仪式。众位!哈哈哈哈哈,您看我兄弟洪

勋，办得好不好哇？”大家伙儿异口同声：“石老侠客爷，太好啦！”“哈哈哈，兄弟，你看，大家伙儿也都乐意！兄弟今后一忍，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厮杀之危。你看看你前后左右栽的是各种果木树，到了时候绿叶成荫，果子满枝，绿油油的庄稼，靠天吃饭，土里求财，五风十雨皆为瑞。兄弟，你这后半生可太好了！兄弟，你也当着众位宾朋说两句话吧！”

老侠石金声说完，洪爷过来了：“众位，我的意思我哥哥都替我说了。今天呐，古人云：‘人生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年岁老啦，才明白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头脑发热，办了不少的错事，这叫闭门思过。想我洪勋，没有多大的能为，出身卑贱，直到现在我六十多了，混得总算不错，功成业就了。可无奈一节，回思以往，使我自己不寒而栗呀！没有朋友捧场，没有我今天的洪勋。我应当急流勇退，见好就收，趁着贱辰，做一个封刀大会。为此，我给众位磕头道谢了！”大家伙儿这么一听：“老侠客爷！何必如此！您老人家德高望重，您是我们大家伙儿的榜样！您不必客气啦！”“兄弟，你听见没有？连大家伙儿都是这意思，你何必客气呢！”“吉时已到，举行封刀盛典呀！来呀，伺候！”孙亮跟何瑞带着几个底下人，马上把这脸盆连脸盆架都拿过来，往里倒上一点温水，让老侠客洗洗手。这就是一种仪式，因为这就算金盆洗手啦，从今后弃绝绿林不干啦。然后老侠洪勋来到了桌子前头，伸手拿起一股香来点着了，插在香炉内，跪在那儿，这叫对天盟誓：“今后不再使用虎头墨鳞刀。”说完，磕完了头，行完礼站起来。老侠石金声连连的抱拳：“兄弟呀，全始全终可很不错呀！可喜可贺，道喜道喜！我看这件事就是这样吧。请众位，咱们东西两面分成回汉两教，大家伙儿随意坐，马上酒宴开始！”

酒宴上来了，冷荤热素，大家伙是开怀畅饮。石老侠跟洪勋挨着排地走了一个过儿：“众位多喝多喝，喜酒多喝！”让一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人家石金声就把洪勋叫到大厅里了。洪爷就要问，石爷一摆手：“贤弟，我跟你说点事。”“您说什么事？”“愚兄我最近这十年来，收了个小徒弟儿，这孩子姓王，名叫王环。今天来了。”“在哪呢？哥哥！”石老侠一指：“你看，就那张桌。”啊！洪爷这么一瞧王环道：“哥哥的朋友那就没的说了！”“你想，孩子才十来多岁，哥我九十六啦，风烛残年，有今天没明天，桑榆晚景。如果哥一口气上不来，在江湖路上什么人给孩子撑点腰，壮点胆啊！趁着哥精力还够，有兄弟你今天这大好的日子，我把这孩子叫过来，当着大家伙儿，挨着桌的我给介绍介绍，借花献佛，拿你的酒让孩子给众位斟斟酒。完了事以后，练趟功夫，让大家伙看看，印象深一些。又是愚兄我的弟子，我想在江湖路上请大家伙关照着。你看好吗？”金头寿星洪勋听了听，说：“哥哥，这当然好！不过，哥哥，介绍介绍还可以，那又何必练功夫呢？眼前头这些人都是武林同道，谁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您要让孩子这么一练，大家又都喝了酒，借着酒兴，你也要练，我也要练，大家伙儿全都要练。哥哥，那兄弟我今天这寿诞之期，不就变成把式场了么？哥哥，您别看大家伙儿又说又笑的，多年的绿林生活，您知道谁跟谁有茬有节啊？万一言语不合打起来，杀了人，流了血。哥，您说这怎么办？依我说，哥哥，介绍介绍，功夫就不用练了。知道是您的徒弟，您的亲传，这还有错嘛！”石爷心说：那哪成啊！“不练练功夫，叫人家说这孩子自幼儿一出世，就仰仗着师门，将来在绿林道不好混呐！再又说回来了，有愚兄在这镇着，谁敢？”石老侠说这话并不是放份儿：“我在这呆着，我徒弟练功夫，谁敢起来滋事生非，我拍死他！”“那么既然如此，我就听哥哥您的吧。我想哥哥怎么着也不能给我洪勋瞎马骑，不能让我洪勋为难！我从小就认识哥哥。”“这个不假！嘿嘿嘿，没错，来

吧！众位乡亲们，宾朋们，绿林道的好友们！厨茶暂时停住。刚才我石金声跟大家说了几句话，绿林道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提起我这小小的名来，还是捧我的场，助我的威。今天我兄弟封刀大寿好日子，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的眼前头讨个欢喜说句话。我老了老了的，教了个小徒弟，这个孩子姓王，名叫王环。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小白猿。环儿，过来！”

王环的个头是不太高，但是也比师父的个高。相反的，您瞧石爷挎着这口刀，也搭着它年头也太多了，一点都不显。王环挎着这口刀是显着别扭。他使的是压把翘肩厚背雁翎刀，这是削金折铁刀，刀也宽也长。来到师父的跟前，石金声面向众人道：“众位朋友，请看吧，就是这个孩子！我岁数太大了，风前之烛瓦上霜，有今天没明日，万一将来我一闭眼，请众位在江湖绿林道借着我的老面子，关照关照我的孩子。我石某感恩不尽！现在我带着孩子，咱们是挨着桌的介绍介绍。到了时候让我孩子练趟功夫，让众位给指点指点，当然是练不好。啊，请众位多包涵！”石老侠还真像那么回事，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当中。两面都是桌子，靠角路的西边紧挨着有一张桌，是座西面东，到了跟前老侠捅王环，王环就注上意啦。老侠石金声拉着孩子走到这张桌上道：“哈哈哈，众位早来了。辛苦辛苦！我给我孩子指引指引。”用手一指正面的黑大个：“孩子，你不认识，这位是三公子爷，弟兄三个排行在三叫墨粉蝶段世宝，这可是二爷的儿子少寨主。你们二位多亲多近。”黑粉蝶段世宝一抱拳，一撇嘴：“哦，你好你好！”王环规规矩矩地道：“以后求您多照应。”老头又一指南边冲北的这位：“这是大爷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大爷的长子，叫金粉蝶段世铃。”一指北边脸冲南的这位：“这是他的二公子银粉蝶段世贤，他们是叔伯弟兄三个。记住啦！”王环躬身行礼。然后一指北边这位：“孩子你记住了，这是七星山的巡山寨主追风牡丹杨山。”然后一指南边脸冲北的这位：“这是二寨主望月牡丹董玉。”然后拿起酒壶来，斟斟酒，接茬再让。一直让到东边，连海川这张桌都让了。

这个时候，段氏三弟兄没往心里去。杨山、董玉这可是了不起有经验有阅历的贼呀！心说：“这石金声带着徒弟给大家伙儿介绍，哪张桌都是潦潦草草，这是什么地方，姓什么叫什么就完了。怎么我们这张桌连哪位大爷、二爷的儿子都介绍得这么清楚。可能这里头有事吧？我得加点小心！”杨山一伸手把刀就捅出来了。连洪爷也纳闷儿：怎么让到我街坊七星山众家寨主这里，这么仔细呀？洪爷可就再拦：“哥哥，都介绍完了赶紧吃饭吧，就不必让孩子练了。”“不，还是让孩子练趟功夫好！”转身一作揖道：“众位！这孩子我教了十几年，不过能耐可还不成。尤其在众位前辈的面前，更不敢说成。我教给孩子是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环儿，你练一下，让众位看看，给你指点指点！”王环一伸手，一按刀柄，“嚓楞楞”，四尺二的刀苗子，把刀鞘交给了师父。老侠石金声一伸手，把刀鞘就接过来了：“孩子，你可要好好练！”“是！师父您放心吧。洪叔叔，您给我瞧着点。”洪爷就不乐意，你什么时候来的，练那玩艺干什么？但是没法拦。

王环顺着台阶下来了，倒提着刀，作了个罗圈揖：“众位，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我今年才二十岁，虽然说师父教的时候十分严厉，但是我用功不够，功夫还不到家。众位我要练错了，您可不要见笑！啊，我现在开始就练了。”右手持刀，往下一矮身，“唰”一扇刀就一道立闪相仿，“野战八方”藏刀式，跟着往前一上步一变招，叫“刀走钓鱼”，然后一招一式地练。开始练得慢，从南往北，一边走一边练，一边走一边练，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哎哟！大厅前这些位武林同道看得都直了眼了。

刀光闪闪,步履沙沙,练来练去,就像一个大圆球一样,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把王环罩在当中转来转去。练到四十几手,王环可就距离七星山的几位寨主爷的桌子,也不过一丈五六了。就看王环往前一劈刀,"叭"再变脸回来。就这么一掉脸,这口刀从自己的左胳膊肘"唰"一反脚尖一点地,"噌"这一下就是杨山的身后。其实杨山也冲东北看呢,冷森森的宝刀插着花盖顶,对准杨山的脑瓜就下来了。杨山一伸手把刀拿起来,见王环冷森森的五金折铁刀盖下来,他只能是一反腕子,拿自己的刀刃接人家王环的刀。"嚓!"坏了,杨山这口刀两截了,挡不住王环折铁刀。往下走,正是杨山的脑瓜顶,"咔嚓!"跟切萝卜一样,一切两半,鲜血迸溅,"哇!"这一下就乱了。王环一刀下去劈了追风牡丹杨山,一瞧血出来了。"嚓!"小英雄雄心陡起,就势长腰往南蹦,宝刀交于左手,一伸右手就掏出一支镖来。"唰"地一下,就这么一坐腕子一抖手,"咔!"他这支镖打的是董玉的哽嗓咽喉。董玉一瞧,忙往桌上一趴,镖就打空了。虽说打空了,方向可就对着这段世宝来了,正是段世宝的哽嗓咽喉,"噗!"这一镖就打上了,仰面倒下。

大厅前虽说都是绿林,可是突然间发生这么一件事,一下就乱了营啦!桌椅板凳乱倒乱飞,碟盘碗叮当乱响,流了一地,滚了一地。

金头寿星洪勋这么一瞧,哎哟!"唰"地一下,老头子脸色就变了,须发皆张。看起来这件事情是定规好了上我这杀人来。我跟你多少年的弟兄,别人不扰我,你带头扰啦!一转身飞身形进了大厅,刚起完誓封刀,这回这刀封不住了。伸手把虎头墨鳞刀抄起来,刀鞘上的黄钱完全都揪下来不用了,刀往自己肋下一佩。一按刀柄,"嚓楞楞"一声响,虎头墨鳞刀亮出来,往前一赶步,"嘭"!把石爷的胸口给抓住了:"哥,嘿,您把我这场事扰了!我跟你拚命啦!"石爷一笑:"嘿嘿,你犯什么毛病?我告诉你,这孩子跟他们段家有仇!""什么仇?""这孩子是我村的,他父亲当年是太原县班头快手王能。访案到七星山,无缘无故叫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带着杨山、董玉把王能乱刀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孩子五岁的时候,他母亲带着他要跳坑寻死,为这个我救了他。到八岁跟我练艺,十二年卧薪尝胆,今天才算报了仇。虽然说董玉没死,可段世宝跟杨山死啦。这是他正儿八经的仇人呐!""嗷,这董玉、段世宝是王环的仇人?""对呀,这没错!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吗?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得报啊!""应当报。""还是的,应当报,你还着急?""什么我着急呀,他跟谁有仇啊?""七星山。""七星山在哪儿?""七星山就在你这南边。""认得不认得?""我,我当然认得。""认得,你领着你徒弟上他们家报仇去。甭说宰俩,宰六个十个,我管不着啊!您怎么跑我这宰人来了?""嘿嘿嘿,时逢恰巧。""不成!我跟你老头子玩命啦!你们家孩子有仇,不上仇人那去,跑我这杀人来了!我跟姓段的我们两家,这也多少年的交情,几十里地的街坊,你也知道。段世宝可就这么一个,这是段国柱的千顷地一根苗,你给宰啦!哥哥,我跟你完不了!"

张方可跟海川商量:"这事您得过去!他要问您姓什么叫什么,您绝对不提。您就说我是助拳的,石老哥所约,石老哥所请,你跟我石老哥这样不行。您记住了没有?""我记住啦。"打包袱亮家伙,海川一伸手把包袱皮往腰上一围,子母鸡爪鸳鸯钺往怀中一抱。张方一拔腰就上了八仙桌了,噼哩叭喳一踩,好个爆羊肉焖扁豆,完全都给踩了。噼哩叭喳一见响:"呔!大胆的洪勋,你敢在你的家中招引人当场杀人。你还跑得了嘛?给我过去!"海川垫步拧腰"噌"就过来了。这人群里认识海川的多了,看来这里头有事。海川来到跟前,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一摆:

"姓洪的,撒手!"石金声心里头说:洪勋,你跟我怎么都成,你拿刀宰我都成。你可别跟他动手,你别瞧这位是怯老赶,这位是太原府年钦差公馆的随行卫员伴差官。你只要跟他一动手,你就算拒捕钦差,到时候就得砍头!洪爷这么一瞧:怎么还出来人了?"你是什么人?到我这又吃又喝。你还要帮着我哥哥石金声跟我打架?""老寨主,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跟石老哥是朋友,我是他所约,他所请。打架不恼助拳的,你别走啦!""哥哥?你连助拳的你都约来了。好好好!"洪勋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斜肩带背就砍海川。海川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用右手钺一点,左手钺"麒麟吐珠"就到啦。金头寿星洪勋的能耐差得远呐,侠客跟侠客里头尺寸也差得大极了。海川好大的份啊!八八六十四式八法钺施展开了,"唰唰唰"一加紧。海川想:反正方儿让我听他的,我就听他的。那么金头寿星洪勋人家是好人,我怎么办呐?咱们访的是金牌,访的是贼呀,我不能赢他。我赢了他,岂不把他一世英名付于流水?那我不赢他,我跟他打到什么时候?一边动手一边看张方。张方就明白了:"加紧!加快!把洪老头子累趴下!"洪勋心说这还有参谋官呢?果然,海川"嚓楞楞"双钺这么一加紧,"唰啦啦"变更门路,不亚如雨打梨花,三百八十四着尽命连环钺招如泉涌,就把这洪爷围上了。石老侠客在旁边站着为难。王环蔫不唧儿地跟张方、司马良、夏九龄,他们小哥儿几个跑到一块儿去了。大家伙儿才知道:这几位呀白吃、白喝、白打架来了。段世铃、段世贤、董玉瞧事不好,赶紧搭着死尸,带着家人,离开彩凤山祥云岛。童海川招术一加紧,洪爷一会儿就趴下。果然,金头寿星洪勋有点嘘嘘作喘,鼻凹鬓角见汗。

海川正在招术加紧围住老侠洪勋的时候,猛然间有人说话:"哥哥,今天您的好日子怎么会出现了杀人流血?什么人胆大,跟您动手?"洪勋就势趁这机会,纵身形跳出去。刀尖一拄地,张着嘴,"呼哧呼哧"直喘。海川分双钺,"大鹏展翅"一瞧:来了俩人,都三十多岁。前头这个也是个圆乎脸,一脸的横丝肉,后头这个也差不离。过来行礼:"哥哥,我们来给您拜寿来啦!"这两位全姓仇,是山西石岭关的两家寨主。头里这位是哥哥,飞天猩猩仇仁杰,后头这位是兄弟,陆地猩猩仇仁义。仇仁杰、仇仁义过来行礼道:"哥哥,我们来晚了!""贤弟,谈不到早晚了。哥哥家里头被人家扰了!""哥哥,您先沉住气,不要紧!"伸手把刀就亮出来。飞身形来到了童林的跟前:"你是谁?我们也知道。想不到绿林道就任你脚踩,任你欺辱!金头寿星洪勋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威振一方的客,你也不能容?飞天猩猩仇仁杰我要你的命!"左手一晃面门,刀就到了。海川心说:这小子,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一看仇仁杰的刀到,往下一矮身,弓左步一绷,右手钺反腕子一压,左手钺的大钺牙子跟刀似的,斜着照仇仁杰的太阳穴上,"嘣",这大尖就剁进去了,微然一拧,"咔叭",把额节骨就给崩开了,花红脑子往外一流。仇仁杰"嗷"地一声,"咕噜",躺那就绝气身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陆地猩猩仇仁义一瞧他哥哥,大老远的由晋北刚到太原府啊,这就完啦?"呸!好小子!"就看他血贯瞳仁,目眦尽裂,要与海川拚命!

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

上回书正说到王环彩凤山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童海川杀死飞天猩猩仇仁

杰。仉仁义眼睛都红了，他往前扑身过来，钢刀“嚓楞楞”，迎风摆柳，盖顶就剁。张方在桌子上高喊：“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块儿吧，叫他们哥儿俩前后脚儿，搭伴走得啦！”海川一想：得！咱办啦。一瞧刀来了，右斜身儿，左手钺一翻，拿鸡爪一叼这刀盘儿，“呛”，一甩腕子他刀就飞了。右手钺往前一推立着，大钺牙尖子正在他小肚子下扎上，往起这么一抬，“扑”！可不得了，大开膛儿，仉仁义当时死于非命。一瞧这个阵势儿，金头寿星洪勋要哭哇：“哥哥，您瞧您约来的可真宰人呐！”又往前一直步，高声喝喊：“朋友！你倒是谁呀？”“老侠客，您要问，我是石老哥哥所约，石老哥哥所请，打架不恼助拳的。你对我哥无理，我就要对你无理！”上左滑步，一摆钺，急架相还，两个人又打上了。倒下来的桌子，倒了的板凳，倒了的死尸，一流血，血又滑，万一绊到哪儿就一个跟头。老侠这么大岁数儿，怎么能顶得住海川猛攻呀！老侠客叫海川给累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边流着汗一边喊，一边动着手。石老侠真为难，这怎了哇？只听张方站在桌子上喊：“哎呀！把洪老头子累趴下！”

海川正要双钺加紧，由外头撞进五个人来，都是蓝粗布一身，绢帕缠头，肋下配刀，斜插柳儿背着小包包儿，喊道：“老侠客！怎么您老人家的寿诞之期，院里死了人了？”洪爷知道再动手就得趴下，我借着这个台阶下吧。虚点一刀长身出去。海川分双钺抬头看：哦！真是口外的，归化城北大青山董家山的五虎：蹿山虎董仁、跳涧虎董义、过街虎董礼、拦路虎董志、吊睛白额虎董信。蹿山虎董仁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按刀把子顶崩簧，“唰”一声响，后背雁翎刀亮将出来。高声喝喊：“你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大青山的董仁我与你较量三合！”张方一想：这个人怎么办？张方多聪明呀，他觉得时机到了，猛地一声喝喊：“呔！你们知道你跟谁动手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是驻马太原钦差年大人的随行卫员伴差官！你要跟他动手，叫拒捕钦差！”董仁要过来，张方这一嗓子可吓得董仁收回刀一摆手：“跑！”都是贼呀，见官人来了，“哗啦啦”撒腿就往外跑。老侠洪勋这么一听，“哎哟”一声叫道：“他是童海川！哥哥哎，您可真有出手的！您把官人给我引进来了，这叫干什么呢？”“啪”一伸手，把虎头墨鳞刀“当啷啷”一声响，扔在地下，双手往后一背：“哥哥您真好呐！您让官人上我这里抓我来了！”石爷心说，我哪是这心呐，我碰上的呀！张方从桌上飞身形下来：“来！先把这罪之魁、祸之首洪勋捆上！”司马良过来把老侠客倒剪二臂捆了。张方一指老侠：“石金声，你纵徒行凶！你也是罪之魁，祸之首，给我绑起来！”石爷心想：还有我呢？坏啦！那也过来绑上了。“王环，持刀行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绑起来！”哟！怎么刚才说着好好的话，现在又绑上了？司马良过来道：“兄弟，你受点委屈！”也把王环捆上了。张方的眼睛往四处瞧：“我看看，还得找几个见证人呐！”剩下几个没跑的，撒腿就跑，绿林道的贼，到官府当见证人去，谁敢做证呢？全跑了。孙亮、何瑞等本家的人都在这呢，顺着秃脑门往下流汗。张方喊道：“你们这俩秃子过来！”“是是是，是是是！大人，大人！”张方心说：我算什么官人呐！”嗯——你师父洪勋今天这场事要赔吧？”“也赔不了什么，人家都给了份子了。您看死的这二位都给了二百两银子了。”“啊，对对对！要像他们这两人多好，连一杯茶都没喝，弄二百两银子！本应当把你们两人押往公馆，但因你家里头有这么一片事。快给人家帮忙的道谢开钱，你们两人把这死尸掩埋，把地上的镖擦擦！”孙亮一想：擦擦吧。把王环这支血镖给擦干净了。孙亮咬着牙恨王环，我们家的这场事叫你们给搅了，什么事啊！又听张方喊：“你们两人把死尸掩埋，血迹打扫干净，办理善后。完了事不准出离这彩凤山祥云

岛,随传随到!”“是是是,是是是!谢谢您呐!”转过身,张方押着他们回太原府。

一进东门,来到路北的年公馆,往里走一直到差官房,刘俊他们都过来了:“师父,师父怎么样了?”海川把这事情简要说一说。大家都坐下。张方过来把石金声的绑绳解开了:“石老爷子您甭说了,对不起你们爷儿仨!像王环我兄弟就甭说了,捆就捆了。就是捆你们老哥儿俩,得提提!”海川这才过来行礼:“您多原谅!我是石老哥哥的朋友,因亲至亲,因友至友,我们都是朋友,不到万难,不敢惊动哥哥!杀几个人没关系,尤其这样的贼人,杀了就杀了,大人也绝不怪罪。我海川有大事相求哇!”“啊,兄弟,你说吧!什么事呀,到底为什么?”海川如此这么一说:“大胆贼人深夜入馆,盗走了‘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留下字,他说‘庆寿上西天’,您又叫金头寿星,您又赶上做寿,您又是山寨的头目,我们不能不对您起疑心!”王环也是奉着公事捕贼的,他已经答应陈龙、贺虎和知府刘成,一定要设法请金牌拿贼人。因说道:“你们老哥儿俩祖居此地多年。有这么句话:‘土居古十载,无有不亲认。’你们哥儿俩给我们指出一条道来,只要有了一条线索,什么事儿没有。我再设法拿贼,你看怎么样?”老侠石金声摇了摇头道:“哎,海川!我们是一见如故,有什么说什么。不错,在这一方洪勋的名,要比哥哥我小得多。按理说,你这么一问。我就应当给你指出贼人在哪儿。无奈几十年我不出家门,不入江湖、涉足绿林。贤弟现在还干着,他比我清楚。”海川点头:“那么洪老哥您就提提吧!”“哎呀!童侠客,要说有人在我的家里杀了人,您给我什么罪名我都领。但是金牌之事,我一概不知啊!”张方一摆手说:“别提了!石、洪二老跟师弟王环既然来了,我想请爷儿仨到上房见大人,把今天的事情禀报一下。”到上房,年大人问道:“有线索吗?”海川摇了摇头,就把这次彩凤山祥云岛的事情全提了。年大人听了很赞成,忙给爷儿仨赐座,爷儿仨跪倒了磕头。石铎道:“罪民石铎拜见钦差大人!”年大人伸手相搀,转身问张方道:“你呀,怎么到这里来啦?”张方回禀道:“我是为捉拿采花羽士陈道常来到这里。现在我还带着镇江府海捕公文。大人是否让太原府知府打公事派专人交回镇江,公事就算完了。请大人也赏我一份差事,我也当一个随行卫员伴差官,跟您一块儿上四川得了。”年大人笑着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一定替你办!”张方高兴了。这时,年大人又转身安慰石铎和洪勋:“二位老侠客,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这一次把你们爷儿仨捆到公馆,你们爷儿仨受屈了!不捆可不好。如果让贼人认出您跟随行卫员伴差官童海川有交情,这金牌就不容易找,所以还求你们老二位设法帮着海川把盗牌之贼拿获!”停了一下,又对海川说:“你下去陪着他们爷儿仨饮酒用餐,替我盛情款待。”爷儿仨忙谢过年大人下去了。

这个时候,天可就快黑了。老侠石金声感激地道:“洪老兄弟,大人待我们弟兄恩重如山。只恨哥哥我足不出门多年,对现在绿林道的事,我确实知道得不太多,你比哥哥我知道的多得多。请问兄弟你还有什么顾虑?咱们可是朋友啊!你要知道点线索,就应当说出来。”说着话,酒宴也摆上来。洪爷看了看海川道:“童侠客,大人待我们爷们恩重如山,我怎么能知道不说呢!可有一样,盗牌之贼是谁,金牌盗走放到哪儿,这您杀了我,我也不知道,我也跟这种人不接近。但是,有一个人跟这种人接近。咱本地有一个坐地分赃的头目,只要你在他的管辖地界做案,不管你偷些什么,不管这东西多值钱,你必须把东西给他销掉,他要三成账。他要三成账管什么呢?在本地你犯了案,在本地你出了事,有他给你一手遮天。这个人我认得。我看呐,贼人盗走金牌,也一定按绿林道的规矩该这么办。”石老

侠点头："现在丢金牌已经十来天了。你提出这个人来，大小是个线索。"海川问："老哥哥，这个人是谁呀？"洪老侠这才说出来："由太原府出东门，顺着城墙一直往北，走到东北角往东北方向走，二里多地有一座大庙。"石老侠一听："你说的这座大庙，是九转还阳观呀？""对对对！""观主梁妙兴。""对，他外号叫九转还阳道梁妙兴。""哎呀！他的岁数也不小啦。""他也六十多岁。过去他发卖薰香、蒙汗药，后来我劝他，他不卖了。按理说，贼人按绿林道的规矩，他要把金牌从公馆偷出来，必先搁他那儿。咱们是不是设法把梁妙兴找到公馆里来？"海川道："请都可以！您介绍的人，我们决不能慢待。这个哥哥您要相信！"洪勋说："是这样！我去一趟得了。咱们把梁道长请到公馆，跟他商量商量，他如果知道提供一点线索，我们顺藤摸瓜，就可能把金牌得回来。不过，海川咱们得说一件事，只能把金牌得回来，如果把盗牌之人一块找，那算人家梁道长出卖绿林，他这饭锅就砸了！""哎，咱们可以说他畏罪潜逃，或者是拒捕钦差，叫咱们给杀了。""你再派俩孩子跟着，一来多一个人多一心路，二来这也可以证明哥哥我，万一到那儿没有，他不知道，他又不在家。这些事情我不用说，你带着人去自然好说话。你这替哥哥我着想！"海川点了点道："那派谁去呀？"旁边转过二人来："师父，我们哥儿俩去吧！"海川一瞧：是插翅鹤杨小香，一个叫杨小翠，这是亲哥儿俩。说好了，杨小香、杨小翠、老爷儿仨全都带着军刃，由公馆出来。

出东门过了吊桥，顺着河沿来到东北角。往东北走一里多地，密林深处，真有一座大庙。红围墙，三层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孤零零一座。来到西角门，洪爷"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点灯亮，接着传出话来："谁呀？""啊，道童你开开，我是从彩凤山祥云岛来。"道童把角门开了，洪老侠问："道童，当家的在家吗？""我师父在家呢！"还没等进去，就听院里有人念佛："无量佛！哈哈哈，今天小弟事情太忙，有失远迎，请兄长原谅！"小道童掌着灯光。喝，这老道是一位有六十岁的大高个儿，肩宽背厚，蓝道袍，左肋下配着一把武刃双锋鲨鱼皮鞘的宝剑，垂着灯笼穗儿，穿灰色中衣厚底云鞋，水袜过了膝盖，背插大白马尾的蝇扫；四方大脑，一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大鹰鼻子，花白髻用杨木道冠扣着，金簪别顶。只听老道说道："无量佛，老兄呀，我真对不起您呐！我想着明天给您祝寿，不想您倒先瞧我来了。"又指着杨小香哥儿俩问洪勋："这俩小孩是谁呀？""这是新近收的两个小徒弟，杨家的两个孩子，他叫杨小香，他叫杨小翠。过来！见过你师叔。"小香、小翠赶紧过来一躬到地："拜见师叔！""哎哟哎哟，贤侄，我可不敢当！"说着，来到二层殿的东配殿，挑帘进来了。里头灯火通明，架几案八仙桌上放着许多的经卷，两旁边摆着椅子和木凳，经架子上一摞一摞的经书，很讲究。请洪爷坐下，小香哥儿俩在老师的背后一站。梁妙兴也坐下问道："哥哥，今天热闹吗？朋友到得多吗？""哎呀，山南的，海北的，凡是哥哥我认识的，宾朋今天全到。大杀风景就缺你呀！""是啊，我头两天就把礼物给您送去了。""我知道。你不去我真不高兴！""哥哥您也太客气了。哎，您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朋友们都走啦？""哎，只是今天出了点事。"就把彩凤山祥云岛闹事儿的情况全谈了。"人家随行卫员大人们把我们弄到了公馆，年大人不但不加罪，而且温语相劝，和颜悦色。不瞒你说，兄弟，你别记恨我把你提出来了。要知道金牌的话，您可别送哥哥吃官司！"

"无量佛，哥哥您这算对了。人家钦差大人年羹尧干什么去呀，奉圣旨直奔四川开仓放粮。兄弟我是个出家人，我要知道这事，我要不提，四川省的父老就得等着，多一天就多死多少，那不全死在兄弟我的身上了。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

杯,'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哥哥您别再往下说了,这金牌可能有八寸椭圆,上面有两条龙,有一挂金链,一共八个朱红大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中间是御宝,是不是这样?""嗨,兄弟,我没看见过,我哪知道呀!"又指指杨小香:"他们是钦差大人手下的随行卫员,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我也跟年大人夸下了海口,把兄弟你要请到公馆去。你要尽一些绵薄之力!""小弟我应帮忙,愿把它说出来!一会咱们一块儿走,不但把金牌拿到公馆,我还到公馆请罪!""兄弟何罪之有?别说你这点事,哥哥我那今天几条人命,年大人说了,既往不咎。兄弟,你把金牌献出的功劳就太大了。咱们走!""哥哥,先别忙!我这饭已经得了,多少咱们得吃东西。""公馆吃去吧。""不!这怎么能成呢?咱是干什么的,咱跑人家那儿吃饭?吃点东西,咱们就一块儿走。来呀!赶紧准备。"八仙桌往外抬。一会,一样一样的素菜摆将上来,一个大黄砂酒壶,四个黄沙酒碗。没想到一气喝了三碗酒,爷儿仨个就觉头重脚轻,再看梁妙兴,也是一样。啊呀!一晃悠两晃悠,"噗哒"一声,四个人全趴下了。

正这个时候,一挑帘一个小老道在头里,提溜着一把凉水壶,三个小老道在后头。进来之后,先含了口凉水,照着梁妙兴的脸上,"扑"一喷,连喷两口水。一会儿的工夫,梁妙兴缓过来了,伸手把脸水往下抹了抹,喝道:"把这爷儿仨都绑到椅子上!"五花大绑捆好了,拿过解药来给这爷儿仨一闻。金头寿星洪勋猛然间自己醒过来,一睁眼,哎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想不到我洪勋多半辈子的人了,到老了栽这个跟头!我姓洪的死无关紧要,我对不起海川的两个弟子!便问道:"梁道爷!""哎。""你这是怎么了?""哈哈哈,老侠,我梁妙兴是吃绿林饭的呀!你把我出卖给官府,我说出金牌,我出卖了绿林宾朋!你出卖我可以,我梁妙兴决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你明白了吗?""看起来你是惦记要我洪勋一死呀,与这两个孩子可没关系!"小香、小翠也明白过来了,一看这么回事呀!既然被擒,等死而已,一低头,一句话不说。"洪勋你不用多说了!你投降了官府,出卖绿林。你既然来了,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那里的事情,朋友全告诉我了,我姓梁的岂能不知。得了!"一伸手从洪勋身上"嚓楞楞"把虎头墨鳞刀拉出来了:"咱们两人也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洪老侠大笑:"哈哈哈,梁妙兴呀!老夫既然一时不察,被你捉住,大丈夫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我洪某不过一死。"梁恶道点头:"那个,算你认得事,你想活也办不到!"一伸手"唰"地一下子,把虎头墨鳞刀就举了起来,照着老侠洪勋的顶梁就劈。猛然间,就觉有人掐脖子,梁妙兴个头儿可不小啊,那人一坐腕子,伸左手一托他的屁股蛋,"当啷啷"一声响,先把虎头墨鳞刀扔了。跟着磕膝盖顶腰眼,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把梁妙兴捆了个结结实实。

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前来搭救。这事儿真巧极了。金寿星洪勋带着小香、小翠爷儿仨一走,老侠石金声说道:"海川呐,咱们爷儿几个吃着等着吧,都有点饿了。"爷儿几个坐好了,酒菜齐上,推杯换盏喝了两盅酒。张方把酒盅往这一搁,道:"哎,我说洪老头这人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哈哈哈,他死了咎由自取,那算活该!可惜,把我们两个好哥哥的命也给搭上了。"老侠石金声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海川也问:"方儿,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就是说自己无能,没金钢钻你揽什么瓷器活!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你别瞎说了,洪老侠确实跟梁妙兴有交情的。""再有交情也是冰炭不同炉哇!过去,老

侠跟他是一行,现在老侠跟咱们走了。尽管梁妙兴今天没上彩凤山,难道说彩凤山祥云岛的那些贼不认识他?所以他们爷儿仨去了就有危险。叔,这么办!咱们爷儿俩打个小赌。现在别吃饭了,您问问石老侠,到九转还阳观这条道怎么走,您走一趟。如果说没事,那不更好吗。咱们不能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梁妙兴他不是个好人!您说我想得对不对?"老侠石金声点了点头说:"孩子呀,你想得很对!你帮着你叔父查办四川有大用途!海川,这个孩子想得没错。勿临渴而掘井,你去了没事就回来,有事不正好吗!"海川说:"要是那样,我瞧瞧去。"说了,海川可就出了城,按着指明的道儿,过了吊桥一直往北。海川一边走一边想:老侠和梁妙兴本是朋友,即便他不乐意,也不至于陷害呀!等到了还阳观,一见四处无人,海川一拔腰,就上了这山门,扒中脊往下一看:黑暗暗、雾沉沉,可就看见东配殿的灯亮了。正听见这里边喊:"洪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海川心说:我再晚到一步就大错铸成!忙飞身形下来,"叭"一挑帘,梁妙兴的刀都举起来了,只好掐住他的脖子一举屁股,扔了出去,救了洪勋。海川忙去挑开洪老侠的绳子说:"老哥哥您受惊了!""哈哈哈,海川,真没想到,终朝打雁叫雁给啄了眼!嗨……"洪老侠备叙前情。"贤弟呀!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啊?"海川一瞪眼,把小老道全叫过来:"你们四个人领着搜查金牌!如果你们要不好好的帮助我们把金牌拿到手。你们四个人虽然年轻,也跟梁妙兴一律同罪!""无量佛,这您放心!大人,我们一定帮您找。"连着搜查了三次,金牌没有。海川狠狠地道:"好吧!把他们四个人五花大绑起来!把梁妙兴给他下上脚绳。"押着恶道直奔公馆。

到公馆,直奔差官房,把这五个老道重新捆好。海川来到上房,面见年大人,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幸亏张方料事如神,那么我才到了九转还阳观,把这爷儿仨儿救了。""海川呐,那么金牌呢?""三次搜查这座庙,梁妙兴说的不是实话,庙里根本没有金牌。当然,他知道金牌是什么人偷的,金牌落在何处。不过这个贼人是江洋大盗,恐怕审不出实话来!""啊,海川,你这是什么话?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你传话,让太原府知府刘成,带着三班人役,把刑具全都拿来。本钦命要夜审恶道!"海川来到差官房马上让爷几个准备。刘俊直奔知府衙门,刘知府赶紧传话。三班人役,陈龙、贺虎,一个是八班总役,一个是八班总带班的,完全都准备好。马上各持鞭、牌、锁、棍,带着刑具,来到钦差大人的公馆。

往里这么一通禀,把梁妙兴砸上脚镣,锁好脖链,有差人看住了。然后,年大人吩咐一声:"升堂!"眨眼之间。大人升坐大堂,快、壮、皂三班人役,往两旁一站,喊喝堂威。"来呀!带贼人!"带班头拉住了脖链,"哗楞楞"脚踩黄瓜架,梁妙兴跟在后头,一直来到堂口,"啪!"脖链一使劲,"哐叽"他就跪在地下。"啊,犯人梁妙兴拜见大人!""梁妙兴,金牌现在何处?盗牌之贼又是哪个?现在何方?如能帮助官府把金牌请回,将功折罪。如其不然,二罪归一,焉有你的命在?讲!"年大人沉着脸,"啪!"惊堂木一拍,两旁边的人役齐喊:"讲讲讲讲讲!"夜静更深,梁妙兴也真有点儿含糊:"啊!大人,罪民只知奉公守法,与人无悔,与事无争,我是个出家人,只知拜佛烧香。金牌之事一概不知,盗牌之贼,出家人跟他素无往来。请大人量情超生!""梁妙兴你真是顽贼!量你不招!来呀!重责四十大板。"带班头立刻一架梁妙兴,往下一撤,"啪"!一掉脸,脑袋冲外。该垫的垫了,垫好以后,把中衣脱下来。皂班头一抡大板,叫青龙绞尾,就这一板子下去,"噔"一下,这肉就起来了。二一板子,"唔"!"金凤夺窝","啪",肉就开了花。"啪啪啪"!这四十大板,打得梁妙兴皮开肉绽,鲜血迸溅,晕过去了。立刻准备草纸门儿点着熏他,也

不着急。

一会儿的工夫，熏过来了。“啊呀，无量佛！”马上把他中衣稍微地收拾一下，掉过脸来，就势就跪在这原处。“你要知道官法如炉，真如炉啊！实话实说，有你的命在。不说实话，我将你活活打死，立毙杖下，豁上钦命的乌纱不要！讲！”“哎呀！没什么招的呀！大人，我是一个良民，我是一个良民！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三清弟子！决不敢越理胡行！我确实不知道啊！”嘿，年大人一咬牙：“梁妙兴你敢滚堂抗刑不招！来呀！夹棒伺候！”夹棒是五刑之祖哇！一长两短，三根无情木，带皮绳，“啪喳喳”往梁妙兴眼前头一搁，皂班里管用夹棒的全过来了，在旁边站着伺候。“来，动刑！”三根无情木立起来，在两腿的腿腕儿当中一根儿，边上一边一根，有个圆槽，整搁在梁妙兴里外所有的踝子骨上。一堂夹棒下来你不招，你这人也就废了。执行人一勒梁妙兴的头顶，梁妙兴脑袋往上了。左脚横着一踹他的脖梗子，两只手一拽辫子，不能让他脑袋回去。要回去用上夹棒，他就得吐血。两边两个官人把他的两个胳膊给架住，一条木杠压在他的腿肚上。然后，把这夹棒上好，拿皮绳套住了，看着这大人。年大人用袍袖一挡脸，伸出四个手指头，用四分刑，把这格儿往上打四个格。一个格你都受不了啊！甭说二格、三格、四格。年大人喊了一声：“收刑！”两旁边的官人一揪这皮绳，躬蹬步的架式，两旁边一拽，夹棒底下里这么一收，一紧。当中一根木头，一边一个槽，是里边的两个踝子骨，外皮儿的两根短木，里边一个槽，把外皮儿的踝子骨也扣上了。底下就么这一紧，梁妙兴痛死过去了。等把梁妙兴熏过来，他可就骂上街了：“赃官呐！我没什么招的！”哎呀，这四分夹棒，梁妙兴都没有什么口供。杨师爷在旁边，汗可就下来了。啊！年大人是帘内的官，也就是在皇上周围，属于内部官员，不是外省府地方官员。当着太原府知府刘成，万一大人一恼，接茬一用刑或者死在刑下，可没有口供，那个你做官的可就要丢官！

这时，大堂上连一个敢出大气的都没有。刘成也低着头，不敢看年大人。海川这些人都在两旁边站着。这时候，张方过来了，单腿一打千：“张方拜见大人！”“嗷呀，请起！你有什么话说？”“犯人显然是江洋大盗，他一身的贼骨。只凭大人手下的这个刑法，看来无济于事！”“依你之见呢？”张方有意越俎代庖：“大人，我要替您审审案！”大人点了点头，他正愁问不出来，心里头恼着呢，见张方讨这份差事，总算给自己个台阶，便道：“好吧！上差。来呀，给上差看座位！”张方单腿一打千往这一坐！“梁道爷？”“无量佛！”“哈哈哈，你认识我吗？”“嗯，不认识。”“梁道爷，我姓张名叫张方，有个外号我叫病太岁。蒙大人恩典，提拔我为随行卫员伴差官。你逃得过大人眼睛，大人是佛心，对你下不了狠手。我呢，也是心肠挺软的，跟豆腐一样。依我说呀，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伺候你一人，你呀，乖乖地招出来，你也省事，我们也省事。可是有一样，你逃得了官刑，你逃不了私刑。如果你要不招。告诉你老杂毛，那我可要整你！”梁妙兴瞧这位尊容，可够凶啊！“啊，张卫员大人，我确实没什么招的呀！”“好！你不是不招吗！我给你上点儿刑。”张方起来可就奔梁妙兴的身背后了。转了一个圈儿：“梁妙兴，还是说吧！”“我没什么说的。”“好！我对付对付你。”转到梁妙兴的身背后，他一伸手从袖里拿出个东西来，长把儿，挺长的一个大鬃刷子。“梁妙兴，你招吧！”“没什么招呀！”“好嘞，那你瞧我的！”梁妙兴屁股蛋肉完全都打烂啦，他就拿着大刷子照着烂肉上刷，“啪”就一下，这都是烂肉哇，拿着大硬鬃，就这么一刷，梁妙兴“咕嗵”就死过去了。

又拿草纸门儿一熏，一会儿就熏过来。梁妙兴破口大骂：“好小子，你要我的

命啊！”他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哆嗦成一个团儿，鼻洼儿、鬓角、额角都是豆粒大的汗珠子往下掉。“哎呀，好畜生！”“嘿，不但不招，你还骂我！”“刷刷刷刷刷”连着就四五下。“哎呀！”又死过去了。连三次，没口供。张方在旁边这么一展眼：“小子，你真是不招哇！我还有主意呢？”他转身走了，又到外面藏了个东西回来。他搬过椅子，往梁妙兴身后一坐：“梁道爷！”“哎呀！张大人！”“上回咱们这马刷子刷烂肉你感觉怎么样？不好受吧！你瞧见没有，我可还有高的呢？你赶紧说出来。你要不说，我可再给你点儿厉害看看！”梁妙兴心说：我说了就得死啊！我都受了刑，就得顶着！说道：“我没什么招的。屈打成招，也不算是你们有本领！”“嘿，杨师父，准备录供。来呀！把他的鞋袜子扒了去！”差人过来，把鞋袜子一扒。张方伸手拽住他的脚腕子给提了起来，往自己的腿上一搁，脚心冲上。张方把袄袖里的大刷又拿起来了。张方笑道：“既然你不招，我也没有什么出手的啦。小子，我刷你！”拿着刚烤完的软毛刷刷老道的脚心，让老道痒痒。就这么一刷，梁老道含糊了，“吭吭吭”一笑。他有这满身的刑伤，再让他乐，他乐得出来吗？比哭都难看。“好小子，你让我乐呀！得了，我服了你了。我招了！”大家伙儿都不敢乐，连大人都不敢乐。

梁妙兴确实在九转还阳观坐地分赃。他以前卖过薰香、蒙汗药，他后来就不卖了。只要是他管辖的地面，有贼人做了案，必须在他那搁三天。那么这回金牌到底是谁人偷的呀？前文书咱们表过，剑山的军师云台剑客燕云风，三月三亮镖会之后，第一批他就派了俩人行刺钦差。一个就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一个就是红毛秃狸子马俊。马亮是马俊的叔，这个老贼年岁也到了，老奸巨猾。马亮知道下步再行刺，就不好办啦。怎么不好办？打草惊蛇，人家防备了。马亮一直从保定府跟到太原。到了太原以后，夜晚之间，他设法进来，躲开海川爷儿几个的监视，他是准备行刺。但是他不认识大人。最后，他来到中厅，见了金牌，找个没人的地方摸着黑，就写这么几个字。他把金牌揣起来，把纸条放在这里，他飞身出了公馆。真按着绿林道的规矩，马亮来到了九转还阳观，面见梁妙兴，把金牌拿出来啦。梁妙兴一瞧：这可也是个大事，因为是钦差大人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问：“马大哥，你打算怎么办？”刚要把金牌收起来，就这么个工夫，小老道进来了：“师父，外头来人了。”“谁呀？”“七星山狻猊寨踩盘子伙计！您的一个朋友，叫野鸡子刘华，刘师叔来了。”“哟喝，请进来。”马亮说：“等等，谁呀？”“这是我的朋友。”一会儿，刘华进来行礼。梁妙兴道：“起来，起来，起来！无量佛，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可是你的前辈，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刘华一听，“哎哟，您是师父！”趴地下就磕头。马亮一撇嘴：“你是干什么的？”“七星山狻猊寨的踩盘子伙计。我姓刘，叫刘华，有个外号我叫野鸡子”“哎哟喝！久仰，久仰，快请坐吧！”“你干什么来了？”“我这是公事啊！隔不几天就到这儿来一趟。因为梁道爷在这个地方早说出去的，绿林人办了案，都得要经过梁道爷。一来到这儿歇歇腿，喝点、吃点东西。二来，打听打听有什么俏买卖？”马亮一乐：“有俏买卖呀！你们敢接吗？”“什么事儿？”“哈哈，我姓马的走到太原府，深夜入公馆，把年羹尧的金牌拿出来了。指望年羹尧丢了金牌，吃三过五，御史言官，知晓此事，一定要罢免他的钦差。他一丢官，咱们再把金牌给送回去。姓马的就要这意思，哈哈哈哈！”“哟！金牌在哪呢？”“当然在这儿呢！”“咱还是老规矩，三天后……”“嗽，好好，好好！”一块儿吃着饭，一块儿说了会儿话。野鸡子刘华，离开了九转还阳观，就回山了。

二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已经没有老伴了，只有个独生子，就是墨粉

蝶儿段世宝。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名字叫爱贤女段银娘,文武全才好能耐。儿媳妇还有一个五岁的小孙子,名叫墨儿。大寨主段国基的两个儿段世龄、段世贤都娶了妻,没生儿育女。隔辈这么一个,十分娇惯。段国基、段国柱听了一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剑山逢莱岛,这不是奇功一件吗!想到这儿,他写了一封信,让刘华拿着这封信,回来见梁妙兴,恳求梁妙兴同着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兄到七星山来。这个面子在这儿呢!梁妙兴不能不去啊!一问马亮,马亮也乐意。这样,连同刘华带着金牌就往七星山狻猊寨。

梁妙兴惹不起张方的私刑,从头至尾都说完了。张方问:"你说的是实话吗?""我不能蒙哄您!张卫员,您只管放心!我说什么是说一不二的,不然我就不说。""那好!对你一定优待。钦差大人,您看,是不是让他画供啊?"大人点头:"啊,画供。"供拿过来,给他念了念,他认为都符合。让他画了供。派医生给他看看棒伤,看看夹棍伤。然后,把梁妙兴他们爷儿五个,就掐监入狱,押起来了。

年大人等知府刘成带着差人全走了,大家伙儿都回到了客厅。老大人坐好了,夸奖张方一番。张方得脸,洋洋得意,却说:"梁妙兴有了口供,金牌有了下落,盗牌之人有了。这个事情可不大好办呐!""哎?张卫员,你说说,怎么个不好办?""您想想啊,今天在彩凤山祥云岛,师弟王环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杨山是七星山的巡山寨主。段世宝是二寨主段国柱的独生子,千顷地一根苗儿。两条人命,现在我们准备要到他那里去要金牌。您想一想这事儿好办吗?"年大人细一琢磨很有道理:"石老侠客,海川呐,你们爷儿几个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没想到把这事情搅到一块儿了!"老侠石金声一摆手:"大人,草民我跟段国基、段国柱也有个不错。这是两码子事!段国柱二十年前,把我的弟子王环的父亲快手王能无缘无故给杀了。孩子五岁随母亲跳河寻死我给救了,教出能耐来。卧薪尝胆,总算孩子报了仇了,这是一件事啊。金牌是金牌的事,碍不着这件事!""老侠客,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一个人去,那还是有危险的!""对,哥哥,大人说得对!事情是我的。哥哥,我陪着哥哥您去。"石老侠一瞧海川,道:"兄弟你要帮着哥哥就更好了!"老侠洪勋也说:"你们哥儿俩去,别把我落下,我也牵着呀!因为彩凤山祥云岛,他们七星山的人在我家里死了两条人命,我也得跟着去呀!"年大人说:"成了,不必再带别人了,就是你们老三位到趟七星山狻猊寨,看看结果如何?如果他交了金牌,盗牌之贼,拿不拿的倒也不吃紧。有了金牌就得!"商量好之后,大家伙儿都下去歇息。第二天,天光大亮,老三位准备好,年大人梳洗刚完,老三位到上房辞别大人。海川把张方、刘俊叫过来,道:"刘俊、方儿,我跟着你两位师大爷到趟七星山。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也不能预料。我走之后,大人万金之躯,十分珍重,你们俩得多加小心!如果公馆出了事,我可拿你们两人是问。""您甭管了,这里的事情我跟我师哥儿俩商量着办。"海川子母鸡爪鸳鸯钺不带了,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宝剑。金头寿星洪勋佩着虎头墨鳞刀,石老侠佩着五金折铁刀。老三位出公馆,奔东门。金头寿星洪勋洪大爷在前头引着道路。远远的六十多里地,老哥儿仨脚底下一攒劲,没有多大时间,来至在七星山。

第六十六回

童海川斗胆闯三关　小白猿如愿捉董玉

上回书说到石老侠、海川哥儿仨来到七星山。抬头一看：嚯！山连山，岭环岭，山岭环抱，绵亘不绝。各种桑、柳、榆、槐、松树林，漫生于山坡之上，怪石嶙峋，好不险恶！西山口，坐东朝西，大片的树林里有暗哨。猛然间，传来风吹皂旗声，就在山口里头，有一杆大旗杆。上面有一面皂绸旗，上头有字："七星山狻猊寨"。三侠到了，一阵锣响，"呛啷啷"出来四十名兵丁，卒巾号坎儿打裹腿，搬尖洒鞋，腰里扎着绒绳，坎肩前边一个"勇"字，后头一个"兵"字。每人抱着一口刀，为首一个头儿。"呼啦"一下子过来拦住了老三位。"众位，别往前进！"老侠石金声一抱拳问："众位，辛苦，辛苦！""哎，好说，好说！您老怎么称呼？""在下住在本地太原府西关外小王家砣，姓石名铎表字金声，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哎哟喝，大名鼎鼎的石老侠！啊哈哈，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赵五这厢有礼了！""啊，不敢当，不敢当。赵五你瞧他们了没有？""啊，这两位是？""这是你们街坊，两界山岭的后头，彩凤山祥云岛的老寨主，金头寿星洪勋洪老侠。"赵五双膝跪倒："哎呀，洪老侠客爷，老街坊，小的给您行礼！"石金声一指童林："这位是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的随行卫员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童侠客！""啊！"赵五一哆嗦："哎哟喝！原来是三位侠客爷到了，恕赵五未曾远迎！"海川一伸手："您起来吧！童某今天跟着两位兄长来到七星山狻猊寨，原为拜望段家弟兄，你给通禀一声。""啊！三位侠客爷，您候着。"

赵五往里通报，来到大寨厅，单腿一打千儿："报！"上垂首坐着段国基，下垂首坐着二寨主段国柱。大寨主段国基用手点指："赵五，报将上来！""启禀老寨主，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金头寿星洪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三位前来拜见两位寨主。"段国柱一听，立时火冒三丈，"嘿呀"一声，"嘎啦啦"就好像半空中响了个霹雳。非要下山找老儿石金声报仇雪恨不可！为什么让你弟子王环杀了我的儿子？幸亏大爷段国基慢慢地劝着。段国基想啥呢？

石老侠能耐大，他要一瞪眼，你给我滚，我们得走。尤其是童海川要找的金牌在这儿呢！童海川是随行卫员伴差官，咱惹得起嘛！只好传话："准备二百兵丁，鼓乐三奏，出山迎接！"段国柱一拉："哥哥，您先等等！""二弟啊，你我赶紧出山迎接三侠！有什么话，到里头再说呀！咬人的狗不露齿！就是仇再大，见了面以后，也不用瞪眼，吹胡子。""哥哥！那也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李军师！"旁边一位瘦小枯干、獐头鼠目的李吉李军师过来了："大寨主，我看二寨主说的很对呀！""呵，怎么个意思？"李吉对着段国基耳朵唧咕半天道："我们应当这般对待他们三人，尤其是童林。"段国基听完了，点点头道："李军师，照计而行。来呀！摆队迎接！"狼狈李吉调遣一切。段氏弟兄带着一部分人摆队相迎，一直到山口外。转眼之间来到切近，段国基笑道："恕我弟兄未曾远迎，当面请罪！"石老侠伸手相搀："这次带着我的兄弟来到贵宝山，前来拜望！哈哈哈哈，冒昧造访，还望二位寨主海涵！""哦，石老侠，太客气了！"又对金头寿星洪勋一抱拳道："昨天是老兄你的封刀盛

典，只因我弟兄二人穷事多忙，未能前往，只是打发几个孩子前去祝寿。哈哈哈，没想到在你那儿出了点儿事儿。我的侄子段世宝被人家给打死了，我的巡山寨主杨山，被人家给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说属于我七星山的错，人死了算白死，我弟兄正要前去赔礼道歉。没想到您来了！"洪老侠行礼道："我跟着哥哥、兄弟这一次来到宝山，也为了说明此事。""哦，哈哈哈哈，好好好！失迎失迎！这位呢？"海川一抱拳："二位寨主，在下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北高峰献艺贺号得了个小小的美称，我可不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段国基道："唉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童侠客，听说您当初头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两次杭州擂，献艺贺号，威镇武林。此番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路过太原。童侠客，您是大人，贵足莅临贱地，就应当摆队相迎，来，请吧！"往前一赶步，伸手拉海川的胳膊，拉着童林往里走。海川明白：要试试我的劲头啊！段国基一伸手，抓的是海川的脉门，寸关尺。脉门要让人家抓住，这可就危险。但是，海川面带笑色道："请吧，哈哈哈哈！"那意思，随便抓。大寨主段国基扣住海川的脉门，打肾眼一提真气，这么一用力，他才感觉到海川的肉皮儿，直顶他的手指头。一股大的力量在手指上，打算往下扣劲，就跟扣在钢棍上，扣在石头上一样。段国基吓得一哆嗦，赶紧把手撤回来了："哈哈哈哈，童侠客，请请请！"就领着三侠往里走。

顺着山道上来，走到半山坡上，就是正寨门。一进寨门，往里走，走出不太远，一大片树林后头，"呛啷"一阵锣响。海川一瞧：喝！"唰"地一下，转过一百人来，每人都是一口双手锃明瓦亮的长把短刀。五十对儿，脸对脸儿，双手往空中一举，刀对刀搭成一条人字胡同。段国基来到跟前儿，一抱拳："童侠客，请吧！"海川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大寨主，隆情盛意，迎接童某，感恩不浅！二位老哥靠后！"海川迈着四方步，就奔这刀子阵来了。真的！往下一低头，亮出脖子来往里走。嗨！谈笑自如，面不改色，满不在乎，往里这么一走，走到一半儿的时候，段国基一摆手，"唰"地一下，这一百兵丁就撤了。"侠客，好胆量！哈哈哈！""大寨主，夸奖了。请！"走出没有多远，一阵锣响，打树林后头转过来一百兵丁来，每人端着一杆蜡杆枪，枪尖对枪尖成一条枪胡同。"童侠客，请！"海川点了点头，迈步往前走，海川大摇大摆，顺着他的枪阵往里来。这叫钻刀山、过枪阵。连石老侠和洪老侠都竖大拇指称赞：好样的！再往前走出不远，"呛啷啷"一阵锣响，树林后头又转出一百名兵丁。海川一瞧：这个可悬！这一百名兵丁可不是人对人，一对儿，一对儿的，犬牙交错，而是每人一张弓，认扣填弦，全部拉圆了。上头有箭，叫引满待发。如果海川走到这儿，一撒手，箭"唰"地就出去，只能射童林，射不着别人。那刀也好，那枪也好，要想暗算海川是不容易的。这弓箭可撒手不由人啊！大寨主段国基一抱拳道："恭候童侠客，请吧！"海川把心一横，迈步往前走，"唰唰唰"从弓箭阵里头往前钻。段国基一摆手，"唰啦"弓箭阵撤了。段国基竖大指："童侠客，盛名之下绝无虚士！罢了，不枉您年轻轻的享此大名，果然胆略过人啊！哈哈哈！"

大寨主、二寨主跟三侠这才合在一起，赶奔大寨。顺着大门往里走，来到分赃大厅。大寨主段国基一抱拳道："三位侠客，请来上座！"老侠石金声赶紧把海川一拉："二位寨主爷，这是您的座位，常言说得好，帅不离位。我们还是便坐一谈吧！"大家分宾主坐好。段国基施礼道："不知三侠来到鄙山有何公干？"老侠石金声一抱拳："二位寨主，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一次，我的兄弟童林保钦差到四川放粮，路过太原府，一时不慎，有人把大人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盗走了。我们打听到牌落在贵宝山，为此我弟兄三人前来寻讨。我想大寨主是聪明人，隐

匿金牌,分明陷害四川父老。大寨主,我们也不打听是谁偷的,可以任其逍遥法外。主要的您把金牌赏下来,赶紧让大人到四川放粮,事情就算完了。”大寨主段国基听完后,一阵大笑:“哈哈哈哈,石老侠,您放心!金牌在我这儿呢。不过您要让我们弟兄献金牌,也可以,不但献金牌,窝主的官司,我们哥儿俩跟着一块儿到公馆领国法受王章。不过有一件事情要问问石老侠!”“嗷!大寨主,有话请讲当面。”“老侠客,昨天我打发几个孩子,还有两位巡山寨主到彩凤山祥云岛洪老兄台那里拜寿。不想在拜寿当中,您让您的弟子以练刀为名,刀劈了我巡山寨主杨山,镖打了我的侄男段世宝。您老是本地的人,道高德重,江湖路上您也是了不起的前辈侠客。我段国基小小的名誉,和您比起来,那就差得太远了。驽马难比麒麟,乌鸦难比鸾凤,萤火之光比不了你这天心的皓月。话虽如此,您也不能依仗您的威名,欺压我弟兄!再又说回来了,我弟兄在七星山这儿占据这么多年,离您的府上不过几十里地,您也可以打听打听,我们犯过什么法?我既然没犯法,您无故杀人,我倒是不明白了,您这是为了什么呢?”老侠石铎抱拳道:“大寨主责备甚是。不过,我这弟子叫小白猿王环,今年二十岁。十五年前他的父亲太谷县大班头快手王能,访案在七星山,被令弟段国柱段二寨主带着巡山寨主杨山、董玉把王能乱刀剁了。说官人同我们绿林冰炭不同炉,为什么七星山依仗着势力,就把王能无故杀死?他母子二人无奈,要跳水坑自杀身死,被老夫看见。我听了一时愤怒,我把这孩子收留在我们家下,奉养他的母亲。这个孩子跟我练艺十二年,卧薪尝胆,为报父仇。我到彩凤山祥云岛前去祝寿,我的孩子也到彩凤山祥云岛前去祝寿。时逢凑巧,让这孩子练艺,才杀了杨山、段少寨主。这可是人家子报父仇啊!有道是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焉能不报!再说这件事情,是我石铎所为,我让弟子报的仇。你们哥儿俩要认为不应当,要认为这里头我姓石的欺负人,你们哥儿俩拍我的家门找我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既敢让我徒弟报仇,老夫我等着你们弟兄拍我的家门找我!可这个时候,金牌的事情出来了,落在七星山。大寨主!咱们是冤有头债有主,谁的事情谁承当。我今天陪着海川兄弟与二位寨主要金牌,这是一回事,请二位寨主不要往一块儿搅。我就问您一句话:咱们先办理金牌,咱们今天就说金牌的事!您要说咱们解决王环的事,咱们今天先解决王环的事!”大寨主段国基一听,哈哈大笑:“老侠客,您是人间的侠客,手一份,脚一份,文一份,武一份,这个段国基也明白。您要说是两码事,就是两码事。实际上这两码事也是一码事!”“此话怎讲?”“您要让我们献金牌打官司,成!我们也不怕死。但是您得把王环给我送来,我把王环杀了,我就给金牌。石老侠,您不把王环送来,金牌我不能献!”“哈哈哈,大寨主,刚才不是跟您说了么,您献金牌不献金牌,您跟海川去说!至于王环的事情,您划出道儿来,我们师徒当河走!您说怎么办,官私两面,我姓石的不在乎!您不能往一块儿搅和!”“这件事情是双方搅起来的。您要金牌,您先把王环给我送来!”“您先把金牌交给公馆,王环的事情咱们单说!”

海川在旁边一拉:“石哥哥!兄弟我说两句话成吗?”“嗷,兄弟,你是正差呀,你说吧!”海川一抱拳:“大寨主、二寨主,我童林年轻,没有什么经验阅历,我说出话来,对与不对,你们二位寨主多多原谅。我听了这么半天,只不过是两件事,变成了一件事。我哥哥石金声一定要求金牌的事情办金牌的事,王环的事情办王环的事。您要把两件事搅在一块儿,献王环,金牌就交到公馆。如果王环不到七星山,那就是说纵有风流随何的善辩,浪子陆贾的奇才,口似悬河,舌如利剑,你在七星山也说不出去金牌!是不是这个意思?”段国基点头:“童侠客圣明!就是这么

个意思。”“二位寨主啊！比方说我们不献王环，你再画出一条道儿来，说你们不献王环也成。你们能办到这一条，你们就把金牌拿回去。我童林本着交朋友的心，您要有主意您说出来！”大寨主段国基看了看自己的兄弟段国柱，然后一乐：“哈哈哈，童侠客，您说到这儿，我们也本着交友之心！我在后山修建了一座七星八宝转心亭，金牌就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咱们定个日子，你们能进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也就是说破了这个亭子，金牌自然到手，我弟兄打官司。如果你们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金牌当然不能到手，我们也不给。童侠客您看怎么样？”海川听了，想起当年沅江金银乱石岛破达摩堂，立刻有底了。其实这是两回事：达摩堂那是武术，不是走轮消息。武术你破得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可不成，都是西洋八宝转轮消息，蹬上死，撞上亡。“寨主，原来贵山有七星八宝转心亭，很好很好！您没让我们看见，我们不知道七星八宝转心亭是什么意思，怎么跟您定日子呢？您带着我弟兄到七星八宝转心亭看一看，顺便我们瞧瞧金牌。”“好好好！好好好！三位侠客，请吧。”金头寿星洪勋知道七星山有八宝转心亭，石金声也知道，到底什么样，谁都没看见过，不如乘此机会，开开眼。随着二侠可就站起来了。

从大寨一直出寨门，打西墙外头往北转，随着又高又阔的寨墙，转来转去，一直转着七星山的正北方向。远离大寨了，穿过一片大树林，进了一个山口一瞧：七星八宝转心亭就在眼前。四面都是山，可有一样，东边的山临着七星八宝转心亭近，也不过四五丈远，那你也不容易打这山上蹦过去。北面、西面、南面完全都离得远。周围是一片开阔地，绿草红花。地面修得很平整，连块石头都没有。巍峨壮观的七星八宝转心亭，三层滴水檐，画栋雕梁十分好看。正当中有金顶在最上头，朱红的抱柱，抄手的游廊，分五面有门。每面每个门是九层宽台阶。段国基跑到一个地方，把整个总弦关了。段世铃过来行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段国基这才吩咐：“铃儿，来吧，头前带路！”“是！请三位侠客、父亲、叔叔随我来。”段国基在后头，段世铃在头里，一个兵不带着，都站在这草地儿上。从西北角这九层台阶上来，迈门槛进来。里头地势宽阔，迎着有这么一个大牌楼，这牌楼的上头蓝地金字写着四个大字，叫“五霸争雄”。牌楼冲着北面有一只老虎。哎哟！这老虎可跟真的一样：头圆，耳小，尾巴摇，虎坐坡，张着嘴，玻璃泡的眼睛，虎是假的，毛梢是真的。这虎怎么个厉害法？如果在夜晚之间，把总弦一开，你往里一走，老虎的嘴里头就打出三支毒药箭来。北面有楼梯，三十六层，有扶手到底下，有一根柱子，上头有个将军帽。众人“噔噔噔”顺着楼梯上来了。等来到二层楼上，一看：唉哟！满地的胡椒眼儿，就是那四方块儿的，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里头有什么。也有一个牌楼，蓝地金字，写着“西方胜境”。靠东面有一个板门，段世铃进了板门，有个蜈蚣软梯。大家伙儿登软梯上来，来到第三层。到了三层上边，这里大八仙桌有三张，桌围子五供蜡扦。居中神坛，神坛里头有个佛爷是藤子的，带着五佛冠，穿着袈裟，左手掌心托着黄澄澄的金牌：“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段国基洋洋得意：“你们三位看清了么？”“嗷，看清了。”“好吧！我们大家伙儿回去。”顺着原道又下来了。下来之后马上就把总弦给开了。你再往回去，别说是人，鸟都飞不过去。

段世铃、段世贤带着人在后头跟着，一直来到前山，依然到大厅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段国基道：“哈哈哈哈，童侠客，你们老哥儿仨都看明白了！那么咱们就订个日子，不管长，不管短，订这日子就是个限期。在订的日子以内，破了七星亭，得金牌，我弟兄打官司，前勾后抹一天云雾散，我家死多少口人不再提了。比如说到日子你们破不了，金牌你们可就不能要了。再想要金牌，得把王环给我们

送到七星山。你看怎么样?"海川点了点头:"你看多少天为限呢?"段国基笑道:"童侠客,那就凭您说吧,您说多少日子?""等一等!我们要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来时候,您把您的进山之路完全掐断,不让我们弟兄接近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怎么破呀?迁延日久,到了规定的这一天破不了。大寨主,是算我们赢啊,还是算您赢啊?""哈哈哈哈,童侠客,你太多虑了!您要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定出日子来,您不愿意离开七星山,我给您准备房子,早午晚三顿饭。如果您不愿意,您可以派人专门买干粮,自己买吃的。如果您不愿意在山里头住,您可以到山下去住店,我们给店钱。什么时候来?黑天也成,白天也可以。您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出来伸手一拦,我们就算输!您瞧这好不好?""好!要是那样,您就说个日期吧。"段国基一想:他是不愿意说呀!便道:"好,咱们就以一百天为限。您看怎么样?"海川大笑:"哈哈哈,大寨主啊!我童林奉圣命钦差办四川,赈济灾民,大人晚到一天,父老多死多少,这一百天,我耽误不起!""童侠客为国忧民,真是好样的!咱们六十天。""哈哈哈,六十天用不了吧?""六十天多点。好,童侠客,咱们以一个月为限,你意下如何?"海川那意思还多。老侠石金声拦住道:"海川啊,大寨主提到一个月,我看咱们就以一个月为限,你说怎么样?"童林心说:哥哥,当初我们哥儿仨在沅江一夜之间破了达摩堂。还用一个月?有一天就成!但是哥哥既然说了,不能驳回。"好吧,大寨主,咱们就以一个月为限!"说完,三击掌,击完了掌以后,弟兄三人站起来。海川说:"大寨主,我们可跟您告辞了!"大寨主段国基说:"别忙,迎你三侠进山,送你三侠出寨。摆队相送!""呛啷啷"一阵锣响,队伍备齐,鼓乐三奏,把三侠送出七星山,然后分手。

哥儿仨往回去,天就快黑了,进东门已是万家灯火。来到公馆,老哥儿仨擦脸、漱口已毕。海川道:"良儿,你跟你师弟王环哥俩在这屋里呆会儿。余剩下的咱爷儿几个全到上房见大人。"老少群雄一同来到上房,挑帘栊进屋中,见大人行完礼。年大人问:"你们老哥儿仨去了一天,到七星山怎么样?"海川就把事情都说了。大人听了道:"少侠客王环年轻气盛,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们老哥儿仨去了一天也累了,下去休息用饭,有什么事明天再议论。"等来到前院墙角这里,一看司马良站在墙角还望北屋里听呢。海川问:"良儿?""啊,师父!""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我到这听听。""你师弟呢?""他在屋里。"等爷儿个"嗯啦啦"来到前厅差官房,坏了!原来大家全去了,司马良那意思也想去。王环瞧出来:"二哥!你瞧见没有,就不让咱们哥儿俩听。我要去不合适,您可以站在这房后头蔫蔫地听听,到底为什么。""不是让我看着你么!""您看着我干什么?我上哪去!""兄弟你可千万别动!""我当然哪也不去。我也等着听听怎么回事。""那好吧!"司马良前脚一走,王环把刀拾起来。然后打屋里头出去,飞身形上房,他从东房奔后院北房,蔫蔫地拢住了神一听。嗽,不献王环人家不给金牌!王环叫着自己的名字,王环呐王环,二十年父仇得报,都是老师石金声的成全啊!到了现在,为了金牌让我师父这么大的年纪着急,那可不是我王环的本意。我杀了人家的人,人家能给金牌么?我王环现在就应当赶奔七星山,面见段氏弟兄,说明此事。小太爷决不怕死!你给金牌,你把我姓王的乱刀剁了,我决不含糊!小英雄思索到此,就撤身奔东院,又由东院翻墙而过,穿大街过小巷,赶奔东南城角。施展"狸猫登树"的功夫,上了城墙,越过了护城河,脚底下攒劲,"唰啦啦"快极了。

王环虽是本地人,打八岁学艺,到二十岁出艺,没离开过家门,他根本不认得七星山在什么地方。他应当往东南啊,没想到他往正南下来。出去将近六十来里

地，他约摸着该到了，怎么还不到呢？突然，从打东面顺着大道，“沙沙沙”，半猫腰跑着个人，身背后斜插柳背着一口刀，五十上下岁。王环趴在小道上正看这人，借着月光，嗯，这人我怎么瞧着眼熟啊！嗷，他想起来了，狭路相逢，冤家路窄，正是我的仇人七星山巡山寨主望月牡丹董玉。彩凤山祥云岛刀劈的就是杨山，镖打的是段世宝。喝！这可该着啊！小子，你这是上哪啊，我得抓你！

望月牡丹董玉从彩凤山祥云岛回来，他可琢磨啊：这个小孩刀劈了杨山，拿镖打的可是我董玉啊！看来这小孩和我有仇，是我躲过去了。但总有一天还要把我给弄死！嘿，看起来七星山是是非之地。于是他找到段世铃道：“我从彩凤山祥云岛回来，浑身发紧，有点发烧，病了。你能不能跟大寨主提提，我请几天假，下山就医。”段世铃是忠厚人，就批准他下山了。第二天，他溜溜达达从七星山往西了。走出去有二十几里地，眼前头出现一个大村子，东西一趟正街。到了村口，路边上有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大字叫耿家庄。一进耿家庄，路北里有个大户人家，一看就是个大财主。正走到这家门口，猛然间后头有车马声音，董玉回过头来一看，前头是一匹马，后边是辆车。马上骑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细高挑，圆方脸，粗眉大眼好精神。领着十几个家人，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都在后头保护着车辆。马一站住，车也停住。望月牡丹董玉是行家，车里头坐的是女子，因为这招式连头都不回。车一停住，大门“咣啷啷”开开，门分左右，打里头出来几个婆子、丫鬟来到车辕的外头，一个婆子把接脚凳拿下来，往外首一放，把车帘儿撩起来。董玉这么一瞧：真是魂飞千里！叫姑娘的美貌把他的魂都给勾走了。千娇百媚的一个大姑娘，荆钗布裙，长得俊极了。婆子、丫鬟搀着姑娘由车上下来，登上接脚凳下了地，簇拥着姑娘进了大门。进了大门一回身，“咣啷啷”关门了。董玉心想：我让这姑娘嫁给我。想到这儿，他可就往街里头来了。

走到十字街，他一抬头，见是个两层楼的小饭馆，就挑帘栊进来。楼底下的座位差不离都满了，董玉只好上二楼坐下，要酒要菜。时间不大，酒菜全都摆上来了，一个人自斟自饮，越想这姑娘他越迷瞪。哎呀，国色天香啊！嘿嘿嘿……该着我董玉有造化。喝着喝着酒，一瞧伙计在旁边侍候着，忙问道：“伙计贵姓啊？”“我姓李。”“嗷，李伙计，你大名怎么称呼？”“没有，侍候人的，排行第三。”“哎哟喝！李三伙计，你是本村人吗？”“祖宗三代都在这村住。”“对于这村里的街南街北，铺户住户你全知道吗？”“这您放心！没有我不认得的，全认得。”“那我问问你，一进村东口，路北这家人家是本村的大户吧？”“哈哈哈，不瞒你说！那是咱们耿家庄的财主，是庄主爷。”“他们有功名？”“好嘛！您没看见门口的旗杆吗？旗杆代刁斗啊！那是两位举人老爷。大员外爷姓耿，名字叫耿文。一肚子好学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人家没有不懂的，那是一位文举人。还有一位二爷，马步箭，弓刀石都有一套。姓耿，名字叫耿武，那是我们二员外爷。”“嗷，家里还有什么人呀？”“两位举人老爷的父母都没有了。有一个小妹妹还小，今年大概是十八岁，名字叫玉香姑娘，待字闺中还没嫁人。哎？客人您问这干什么？”“没有事！我刚才从村口路过，瞧见车马人辆的来了不少，有男有女，我一看男女仆妇侍候着，很够意思。我才打听打听。”说话饭吃完了，董玉让伙计算账，给了钱。由这小饭馆出来，再走到耿家的门口，他看了看四下没人，他做了个暗记儿，可就出了村了。一直往正东，出去了有几里地，在一座破庙里头，躺倒睡下了。他心里还是折腾：得了，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去耿家庄。再一睁眼，天可就黑下来。打破庙里头出来，大月亮地儿一直往西，脚底下攒劲，“沙沙沙”直奔耿家庄。万没想到

叫冤家对头小白猿王环看见。

王环趴在地下借月光一看,喝!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杀我天伦的凶手也有他!王环暗含着可就打后头跟上了。董玉一直往正西,来到耿家庄的村口,他往街里头瞧:万籁无声,路静人稀,也没听见什么狗咬,老百姓的窗户也映不出灯光来,看来人们都睡了觉。董玉一拔腰起来,单胳膊肘跨墙头,往里头一看,他瞧见了二员外爷耿武正带着家人巡夜。同时,小白猿王环高声喝喊:“董玉,哪里走!小白猿王环在此!”王环也拔腰上墙头要揪他。家人王三爷也喊上了:“来人喽!别让他跑了啊!”这些个人,董玉不怕。王环一说话,他一摘胳膊肘,“唰”一下就下来,撒腿就往北跑。有人喊呐:“不是一个贼,是俩贼,一块拿!”开大门,由耿武带着巡夜人也往北追下来。他们再快也不成啊,董玉、王环多快呀!王环压着刀追赶董玉,高声喝喊:“董玉,你往哪走吧!”董玉一边回头一边跑,一前一后二人出了村。越过护村的树林儿,大片儿大片儿的庄稼地,董玉脚底下趱劲,“沙沙沙”飞跑。王环他更快呀!眼看着就追上,前头一片高粱地。王环怕他钻进去,他跑到暗处,我在明处,再想拿他可就不容易。在彩凤山祥云岛一镖没把你打死,我后悔了!一瞧这贼人真要往高粱地里钻。这王环使个诈语:“董玉你钻高粱地?我哥哥在那儿蹲着等你呐!”吓了董玉一跳。再瞧王环,三蹿两蹦到跟前儿。董玉没法子,我也不能让你就这么样把我逮住!我也得往这高粱地里钻。他往前这么一跑,王环高喊:“哥哥,您出来,别让他跑了!”董玉一想:你使诈语,我不听这套。董玉就到了高粱地边了。王环又喊:“哥哥,别在那蹲着了!”董玉就一愣神,高粱地里“噌”蹦起一个人来,“哗楞楞”一抖亮银链子锤:“你喊什么!我蹲这儿您瞧见就得了。”王环一看是玉麒麟司马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第六十七回

小白猿夜进七星山　遭凶险得遇爱贤女

上回书正说到王环夜走耿家庄,巧遇望月牡丹董玉,父仇不共戴天。王环把董玉追出村外,怕贼人钻入高粱地,一使诈语,果真司马良蹿了出来。原来海川责备几句司马良丢了王环,要说师父责备徒弟,这个没的说。但是司马良自己要强的心特别大,师父一说自己,脸上下不来,一个人可就走出公馆,穿大街,越城墙,过了护城河。司马良不是本地人,他知道七星山在东南,就奔东南方向来了。他不认道,全是青纱帐,往哪看都是庄稼。出来几十里地,忽然间听见前边喊:“恶贼人,你哪里逃走!”他正从高粱地的边上穿过,就势蹲在这地上,借着月光往前看:哎哟喝!师弟在后头压着刀,正追望月牡丹董玉。司马良认得他呀!嘿!小子,你是我师弟的仇人,我还能让你跑了吗?伸手把链子锤取出来,套好了皮挽手,往这儿一蹲。小子,你来了,我就照你腿上一锤,把你腿砸折了!见董玉要钻,司马良心说合适,你来吧!没想到王环这时候喊上了:“你往高粱地里钻,我哥哥在那等你呢!”嗨!司马良就生气了,你瞧见我,你别喊呐!你要一喊,他还往这里钻吗?果然,这么一喊,吓得董玉一愣神,王环就追到了。

董玉没法子,还要往里钻。司马良高兴了,小子,你来吧,反正你跑不了!没

想到王环又喊上了："哥哥，您出来，您别在那蹲着了！"司马良一生气，"噌"一下就站起来了。"哗啷"一抖链子锤："师弟，我在这蹲着，你喊什么？"董玉一瞧，"哎哟"一声，撒腿往西就拐下去了，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司马良道："你瞧你！你看见我，你就别喊了。你这一喊不要紧，结果贼人跑掉了。"王环一边跑一边说："我哪瞧见您了，这么黑的天气，我瞧不见，我使的是诈语！"说着，两人一齐追下去。董玉心想：我钻谷子地吧，别净在道埂上跑了。道埂上他们得眼，又有月亮儿，看得见我，我跑不了。我一钻庄稼地，他们就不敢追了。果然他往北一拐，就奔了谷子地。司马良一瞧要坏。王环说："二哥您瞧见没有，他钻进谷子地可麻烦呀！"司马良高声喝喊："董玉，你钻谷子地吧，我师父在那蹲着呢！"董玉一听，他师父是谁我不知道，比他能耐大是真的呀！吓得董玉喊，就这么一愣，小哥儿俩一攒劲可就追下来了。董玉一想：我还管那个呢，我钻呗！司马良见他钻进去，喊道："师父，您别那儿蹲着了，您出来！"董玉可就到了。"师父您快出来吧！"就看有人一长身："良儿，为师在此，你喊什么？"司马良这乐："师父！"王环也瞧见了："叔叔，别让恶贼人董玉跑了！"董玉抬头一看，由谷子地钻出一个人来，空着手什么都没拿，正是海川。

原来爷儿几个在差官房商量，正在这么个工夫，张方进来。海川忙问："贤侄什么事？"张方道："我这么一眨眼儿的工夫，您瞧见没有，二哥司马良又走了，他准追王环去了。若是一前一后奔了七星山，可有危险！"海川急道："好吧，我瞧瞧去！"嘱咐张方、刘俊好好地看守公馆，然后自己带好了子母鸡爪鸳鸯钺，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打公馆出来了。不愿意叫城门，一直往东南城角，越城墙、护城河，脚底下用力，直奔七星山而去。海川虽然来过一趟七星山，但他不认道。因为都是庄稼地，结果，他也奔南来了。刚从谷子地出来，借月光一看，正见司马良、王环追赶望月牡丹董玉过来。海川心说：成了！我就在这蹲着吧。来了，我一伸手就把你给拿住。就听司马良喊呐："你钻谷子地，我师父在那儿蹲着呢！"海川这么一听，嗨！我这二徒弟长能耐了，黑天这么远就能瞧见。果然，等董玉到了，他一长身："为师在此。"望月牡丹董玉一瞧，前头一个后头俩，这可怎么办？得了，我给你一下子吧。董玉蹦起来就给海川一刀。海川"金丝缠腕"，一叼他的腕子，右手叼着了，横着一腿，"啪"地一下，把董玉就踹在地上，脚尖一踩腰眼儿："环儿过来，捆！"王环说道："叔叔，别捆他了。"说着，一捧刀："我扎死你！"照董玉后腰就扎。海川一拦他："别！让他领国法、受王章，给你爹爹报仇。已经把他逮住，仇就算报了，捆上他！"王环把刀入鞘，就把董玉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又把刀拿过来给他插入鞘中。

正在这时候，南边又来了一大群。海川心想：喝！这贼怎么这么多呀！原来耿武带着王三爷等家人，点着灯笼，拿着叉把扫帚，"呼啦啦"来了三十多位。到了这里，海川高喊："干什么的？"耿武过来道："朋友，是这么回事！家中闹贼，我们追贼追到这儿。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为何到了这里？""嗽！贼人已经拿着了，望月牡丹董玉是七星山的贼人。你要问我，太原府钦差大人公馆的随行卫员办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童海川。""嗽！童侠客爷、卫员大人，在下给您行礼！您要问我，离此不远。我是个武举，叫耿武。我哥哥名字叫耿文，是个文举。我们在耿家庄住了多年，父母没有了，只有一个妹妹。"就把今天的事情都提了，彼此见了礼。耿武说："客爷，您打算怎么办吧，把这贼是不是解往太原呢？""对""可是现在都这么晚的天气，不如明日天亮再说。寒舍离此不远，您不如到我家中，稍事休

息。明天我准备车辆,把贼人送往太原,让他领国法、受王章。您看怎样?"海川连连道谢:"耿武,那可打扰你!""哎,童卫员大人,您到我家去不是给我家增光露脸吗!来人呐,把这个贼人搭起来!"王三爷立刻拿杠子一串,派人把董玉搭起来。

海川、王环、司马良爷仨跟着耿武说说笑笑赶奔耿家庄。一直来到客厅,把董玉"叭叽"往地下一拽。耿文哆哩哆嗦地由打后宅出来:"兄弟,怎么来这么多人呐?"耿武给介绍完了,耿文连连给童侠客爷行礼:"侠客爷您来了,给我们壮了胆。不瞒您说,把学生我给吓坏了!"海川一笑:"这个贼人十分凶恶,明天再送往太原。不过您派人好好地看守,别让他跑掉。"耿武一喊:"王三哥,别让这贼跑了!"总管王三爷过来:"哎!员外爷您放心,绝对跑不了。"于是王三爷让家人四马倒攒蹄重新捆好,把刀摘下来。他来到自己的屋中,把修理鞋的一套工具大布兜子拿了出来。又让底下人找了很多的劈柴棍,削成了一头儿尖,就围着董玉四周往地上钉,连衣裳穿肉钉在一起。这一圈一钉,就把董玉钉得龇牙咧嘴,爹妈怪叫,一身的鲜血。钉好了之后,拿缝鞋的长绳子在木头上,围着董玉周围绕。绕完之后,拿大针串好麻绳,往这绕的绳子上缝董玉。他不管你肉不肉的,胳膊、腿有肉的也串过去。这一回疼得董玉奶奶爷爷乱叫:"您饶命吧!您别缝我了。"把他给缝在地上了。王三爷把东西收拾好,进了客厅,道:"侠客爷您瞧瞧去,我把他给缝在地上了。他要打算跑也成,他就得背着地跑。那谁背得起来,能背起跑吗?"等大伙儿出来一瞧,海川哈哈大笑,说:"你们总管这办法还真不错!"王环痛快了,总算给爹爹报了仇。说话间夜宵准备好了,这才把公馆的事情全提了。吃着半截饭,王环就琢磨了:明天一清早,耿家备车辆,把董玉放在车上解回太原。我童叔父还让我亲身涉险,奔七星山吗?司马良师哥他当然不让去,我就更不让去了。针尖对了麦芒,明明知道我王环到了七星山就得死,他决不让我去。莫若趁这个机会,我离开耿家庄。王环思索至此处,吃着半截饭他出来了。谁也没有留神。他来到门口就问:"哎!你们这厕所在哪呀?""啊,您打这顺着箭道往后,第二道院往东有个跨院,您到那儿就可以解手了。"

其实呀,王环没有解手,顺着箭道往后,越墙出去,顺箭道胡同往北,出了村口,他可就往东奔七星山了。脚底用力,"沙沙沙"出去四五里地。走来走去,他一看旷野荒郊,大树林儿里头有一座破庙。庙墙坍塌倒坏,破烂不堪,山门楼儿还有,可两边的墙已经都坍塌了。砖头瓦块扔了一片,没人管了,荒草丛生。他拢目看了看山门,这块蓝额金字也都坏了,不过还能看得出来"敕建太极观"。他迈步进来,一直往北破殿里走。来到北殿,隔扇门没有了,神像有一个掉了半个脑袋,胳膊腿也全没了,露出木头棍子来。破供桌围子上头净是土。得了!我就这里吧。王环把这破桌围子拿下来,抖落抖落,土抖落净了。王环把自己的军刃一顺,往桌上一躺,跷着二郎腿,他就睡了。

迷迷糊糊地一睁眼,天就大亮了。王环坐起来缓劲,出了破庙,转了转又进了破庙。耗来耗去耗到午时,王环出来找了个村庄,有卖吃食的,自己买了点吃的,喝了点儿水。哎,食水调合没事了。可就到了下午,他又回到破庙,一直耗到夕阳衔山,晚风四起,倦鸟归林。王环一想:成了吧!英雄就从太极观破庙里出来,一直往正东扑奔七星山。实际他走到七星山的西北山角两界山了。两界山上有座大庙,叫西风寺。西风寺的长老就是西风长老秋禅。这位就是四大名剑的二爷闭目金睛佛姜达,姜老剑客爷的弟子。王环就走在这西北角山坡前。这时候天色晚了,他没法进山,就在这里来回的转悠。转了老长时间,瞧见草木深处出来一头膘

满肉肥的青牛，在牛的后胯上，偏身坐着一位牧童。看上去也就在十六七岁，面赛粉团儿，瓜子一张脸，梳着双小辫儿，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颈，弯眉大眼，鼻如玉柱，唇似涂朱。野调无腔信口吹，唱着山歌就出来了："牧牛童自在身，走横桥卧树荫。短蓑斜篙相斯衬，夕阳鞭影垂柳处，春雨笛声红杏林。卉上最好骑牛稳，日夕沉，归家晚饭稻粥香，扑鼻喷喷。"唱着歌，吹着横笛，悠然自得。王环可就过来了，躬身道："这位大哥……"没等话说完，就瞧这小孩从牛背上一出溜，"嗖"地下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王环。咱们可得表一下这个小孩是小姑娘，可不是小小子。这个姑娘的父亲做过一任知府，这是知府的孩子。从幼小父母都没有了，身背血海深仇。现在已经学了一身的绝艺。她从牛身上飘身下来，问："你有什么事呀!"王环一想：别叫大哥了。他一躬到地说："这位大兄弟！您对这个山里的道路熟吗?""当然熟啦！七星山狻猊寨呀，谁都知道。周围都是大山呢!""我打算进趟七星山，可惜我不认道!"这个小孩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王环："那你为什么不走山口？那有兵丁把着，不管黑夜白日你可以进山。"王环心说小孩聪明。便道："因为我有个舅舅在这个山上头当份差事，是个小头目。过去每年往家里捎一次钱，最近这三年了，没捎钱，也没有音信。舅母放心不下，打发我来打听打听。如果我要到前山一打听，万一我舅父在山里头出了什么事，那多麻烦！我打算暗中探一探。"小孩恍然大悟，点点头："嗷！这么说你打算暗中探山。你会点武艺吗?""我会点武艺。"你要会点武艺可不行啊！你得会得比较好一些。""哎，这位大兄弟，不瞒你说，我上个山还凑合!"这小孩一笑："也不见得！这山可不大好上。你一定要进山，我告诉你这条道吧！你瞧见没有，东南上这片大树林儿，过去之后，你瞧着好像是绝壁山崖。其实不是，有一条山道可以进去，就是窄一点，难走一些。只要你有武功，走着不难。你过了这个山梁以后，再往前这个地方叫卧虎湾，就跟一只老虎一个样，你可以顺着卧虎湾的山脊盘上去。盘来盘去没有山道了，你看上头下来一条葛藤，你甭害怕，那个葛藤很结实。你两手倒着葛藤爬上去。再到上边，往前走有一个山窟窿，这个地方叫'一线通'。你穿过'一线通'，就是他七星山的后山。"王环一听，心想这个小孩怎么这么熟啊！要看这小孩弱不禁风，他怎么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啊！问道："这条道您走过吗?""啊，不累的时候一天走个十趟八趟的；累的时候，一天走个三趟五趟的。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就按这条道走吧!"用手一拍牛屁股，冲王环一笑："回见!"就这么一斜身，跟燕飞的一样，"嗖"地一下，就轻飘飘地落在三丈远的牛背上了。

王环看着小孩的后影，慨然长叹：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个小孩也就在十几岁，就从他一长腰往牛背上一蹦，甭说我，连我师父都办不到。我王环是老恩师的亲传十二年的弟子，我总认为我王环的本领还是不错的。今天看见人家这小孩的身法，我王环跟人家比起来，实有天壤之别！得了，此番前来为的是讨金牌，我就按人家这小孩指引的道路走。刀山油锅，枪林剑树，我姓王的也得闯一闯！王环想到这里，可就顺着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前头是一片大树林，遮住了满天的星月，黑森森，冷气逼人，显得那么怕人得慌！穿过树林再往前走进山湾，果然来到卧虎湾。顺着卧虎湾，盘着山脊上来，过了一片小树林，身逢绝路，是个峭壁。王环就按小孩说的，来到峭壁近前一瞧，果然垂下来一条葛藤。其实王环摸到手里才感觉到不是葛藤，是一条绳子。什么人拴的，拴这绳子干什么用？谁也不知道。王环就顺绳而上来到上面，往前走才发现这大山崖很高很高，在上面影绰绰有三个字，叫"一线通"。王环一猫腰就顺这山洞钻进去，发现在前边有点

亮光，王环心中高兴。顺着山洞钻出去，也就到了狻猊寨。他低着头一钻山窟窿，刚往外一探身，就觉有人在他脖子上用力一提，把自己提拉起来。接着那人左手一拢小腹，王环就横过来，脑瓜冲前腿冲后。王环想挣扎，也挣扎不了。玉环就觉耳旁生风。这位施展“跑”字功夫，脚下微有声音，“沙沙沙”。又是黑夜，又是山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平坦。但是感觉不那么大起大落，就知道这位好功夫。突然有了灯光，两人就钻进去了。

这是一座山洞。墙上挂着一张苏武牧羊画，苏武头发都白了，在这山坡上看着羊在吃草。洞中有八仙桌椅子，旁边有一张床。这位伸手就把王环放在床上，王环发怔，一折身坐起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刀把，抬头一看：眼前一个白胡子老头，赤红脸，有点谢顶，白剪子股的小辫，米黄色的长衫，扎着绒绳。左胁下配着宝剑，脚底下福字履鞋，白绫的高腰袜子，非常精神。老头坐在椅子上笑容可掬，看看王环道：“娃娃，姓什名谁？家住哪里？夜走一线通，暗入七星山，你长着几个脑袋！”王环一看这老人的意思，不像坏人。王环也一抱拳道：“老人家，您把弟子我提到此处，非常感激！您一定是个武林的前辈，风尘的侠隐。这么大的年纪，我想您不能是非不清，黑白不辨。看老人家的意思，行端履正，您是位正人君子。为什么在七星山助纣为虐呢？七星山狻猊寨的段国基、段国柱打家劫舍，他们是贼！如果老人家认为自己能管，您就应该除暴安良；如果您要管不了，您又何必贪恋吃喝，一定要在人家这里住着呢？我小子虽然年轻，也认为智者不取。此事实实费解呀！”老头听了一笑：“嘿嘿嘿！你责备老夫，责备得很是。我乃受人之托，才到这里来的。谁是谁非，老夫自然明白。我只是嘱咐你一件事，你这是由卧虎湾走一线通进来，暗人七星山，前面就有七星八宝转心亭。山孔都是活的，内有埋伏，无意碰到；非死即伤！你不是本山的人，你走到这里万一撞上，轻者带伤，重者丧命呀！我看你小孩不错，我才请你到这里来。你是谁呀？”王环听了才知道老人的一片好心，这才把姓名道出来。老头一听，道：“你是石老侠的高足，怨不得有这么好的功夫！能进人一线通，这可不简单！这个……唉呀，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唉！老人家，您既然与我恩师认识，我也就不必再隐瞒了。”就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段氏弟兄不给金牌，阻住大人不能起程赶奔四川，那就放不了赈！晚到一天，百姓就要死去无数。不错，我刀劈了杨山，镖打了段世宝。王环来到七星山，前来请死，让他们献金牌！”老人一听笑道：“好样的！我叫你一声贤侄，我不是高攀。你呀，赶紧回去！头一件事，山里头消息埋伏重重，难保你不疏忽遇险，这是一；二是七星山里头都悬出赏银来，拿住太原府一个普普通通的官人，赏白银一百两；拿住一名随行卫员，赏白银五百两；如果拿住三侠，就你师父和金头寿星洪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要赏白银三千两。说真的！要拿住你呀，贤侄，赏白银一万两，立刻升为三寨主，七星山的财产就有他一份。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孩啊！你到七星山来，九死都没有一生。你回去吧！”“老人家，您是为了我好。您跟我师父有交情，您让我回去，我也听您的话。可我回去又怎么办啊？他不就是要我王环一条命吗！仇我已经报了，母亲将来有人送她黄金入柜。我别无挂念，我只是请死而来。他们把我杀死，让他们献出金牌！”老人听了，连连摇头：“唉，贤侄呀，你要去了可太危险呀！不过，你愿走就走吧。”“等等！老人家，您把我领到这来，您提醒我，您跟我师父也有交情。在贼人的窝巢之内，会有您老人家这样的仗义之人，真是出淤泥而不染！敢问老人家，您怎么称呼？”老人大笑道：“暂时不用问。如果老夫不死的话，日后自能知晓。你请吧！”“好！小子多谢！就

此告辞。”王环行完礼,老头把他送了出来。曲曲弯弯山路崎岖,转来转去,又把他送到一线通这个山窟窿的下面:“你从这儿进七星山吧,一直奔内寨。穿过内寨之后再往前,才是前山。现在你还是在大寨以外呢!你看,东南上的七星八宝转心亭,刚才咱们打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对面山后头转到此处,这你知道了。你走吧!”

王环道了谢,脚下用力就往前山下来了。越过一道大墙,他发现一块大石头,石头旁边有人一转身,顺这片山地就往西去了。王环一想:这人瞧见自己是个麻烦,我得把他追上杀死。王环想到此处,雁翎刀“嚓楞楞”就拔出来,刀鞘往腰后头一别,脚底下加力可就追下来。头里这个人不慢,但是也没多远,追到一片树林里。等王环追出树林一看:哟!一大片一大片房子,有院墙,一溜五间算一个院落。眼瞧着这人进角门了。等来到角门一瞧:角门上有横匾写着“西二十五间仓房”。这个人进了院,王环隐蔽着身形也进去了。这个人已经进了北屋,王环就往北屋来了。到了屋门,王环一挑门帘往里看:屋里头有很多摆设,靠后墙有一张桌,桌上有文房四宝,桌后头有把椅子。这里坐着个人,王环想看他的前脸,看不真。因为桌前边站着刚才引自己到这里来的那个人,向坐着那人报告。王环瞧到这里,就一攥刀,一个箭步蹿过去了。他惦着拿刀把前面那人杀死,再把坐着的那个人杀死。不料他的左脚刚一点地,坏了!就感觉到自己的左脚往下这么一沉,忽悠地一下。王环就势猛地一提气,把左脚抬起,往身后这么一扎右脚,哪里知道左脚搁不下去,这是虚的。实际上右脚一拿桩,正是块翻板。“咔嗒”一翻个,王环撒手扔刀,就坠落在翻板底下。

这个翻板底下是个八尺见方,有一丈二尺深的大坑,里头撒着一层白灰。这是人家七星山存粮的地方,全都有消息埋伏。每二十五间仓库一个头目,带着四十人。分前后,分白天黑夜,专人看守。看守西面二十五间仓库的头目叫韩志,有个外号叫赛兔虎。什么叫赛兔虎呀?这个兔虎是一种鸟,专门捉兔子,意思是他绝顶快。韩志这人精明极了,今天夜晚他把所有消息埋伏全开开。没想到今天晚上值班,消息全开了,正在屋里坐着,海阔天空侃大山。突然间墙上走线铃响了,转牌儿“叭哒”从匣里头掉下来。便道:“西二十五间仓房北屋里拿住探山的了。诸位,我这造化来啦!”伙计们“呼啦啦”都站起来,拿杠子的拿杠子,拿钩子的拿钩子,掌灯的掌灯,拿绳子的拿绳子,军刃也都拿上。韩志一伸手,把机关一拧,这一拧,西二十五间仓房那里所有的机关都停住。然后四十一个人高高兴兴奔西二十五间仓房。来到北屋挑帘栊进去,翻板挑开,灯光掌起来。韩头吩咐:“拿钩杆子来!”韩志亲自从陷阱口往下送。王环借着灯光一瞧:见钩杆子到了,怕它钩到肉上,伸手就把钩杆子攥住。韩志“啪”一抖腕子,就把王环给抖出来了。捆好以后拿起灯来看了看王环:“你这人好大胆呀!夜入七星山,竟敢到西二十五仓房窥探!说说你的名姓。”王环这么一抬头:“哼!你问小太爷,小太爷无名氏!你们认为七星山刀山油锅,小太爷不在乎!靠这种机关埋伏把小太爷拿住,小太爷死都不服!”韩志把嘴一撇,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伙计们过来,拿杆子把他搭上!问他姓什么他不说,一定是无名之辈,怕死贪生。既是无名之辈,把他扔到西二十五间仓房的后头山沟里头,喂狼得了!”韩志是高人呀!他一瞧王环长得挺好,这么横,就知道有来历,便心想拿激将法把他的名字激出来。果然,王环火了:“呸!胡说八道!小太爷就是你七星山众家贼人赏银一万两的小白猿王环!”唉哟!韩志一高兴一晃秃脑袋,“噌”一下,蹦起来有七八尺高,“咕唧”往地下一坐:“哎呀,我就是三寨主爷了!”一阵哈哈哈大笑,“嘣”又坐起来。让人抬起王环,灯光照路往

外走，由西二十五间仓房一直来到小寨。到了小寨里头把王环放下，然后把自己的银子包打开。唉哟，不容易啊！省吃俭用就这二百银子，拿了出来："诸位分分吧，也甭找天平了，差不离就得。"分完了，韩志后悔，明儿到我家媳妇跟我要钱，我一个子没有，咋办？又一想没关系，到前山不就得银子嘛！韩志虽然不懊丧，也觉得这事没把握。我银子是给了，万一半道出点漏子怎么办呢？我再往回跟人家要这银子，谁给我呀！"哎！快点走，哥儿们少说话多磕头。我给诸位作个半截子揖！大家伙儿既然都分了钱，我韩志可一个子都没有了。咱们赶紧到前山，把王环一交，银子就到手了！""韩头儿您放心，没错！"搭起王环就直奔前山而去。

王环叫他们搭着往前走，眼前头像是个大花园，星星点点的灯光透露出来。正往前走，突然间，秃头韩志一回头："诸位，看见没有？他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一揪右边的耳垂："这主过来了，大家伙儿都停住！"果然，红灯招展，前面两个拂着红灯，后面两个丫鬟陪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这个大姑娘中等身材，十分窈窕。上身穿玫瑰紧身小袄，下身穿着葱心绿的散脚水裤。两只三寸金莲，豆青色的袜子，凤头小鞋，鞋帮上纳着各种草虫，讲究极了。青丝发上高挽着美人髻，瓜子一张脸，面似出水芙蓉，两道眉弯似新月，一双大眼睛，上下睫毛很长，两只眼睛很有神采，皂白分明，通红的嘴唇，牙白如玉。嘿！这个姑娘长得这个俊，犹如亭亭玉树，香莲带露开。她名字叫段银娘，今年十九岁，不仅会打镖，会使刀，而且文学最好。她父亲给她取的闺中美称叫爱贤女段银娘。银娘的父亲就是七星寨的二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亲哥叫段世宝。嫂子陈氏，闺名月娥，也出身于武林世家，一身的好能耐，跟姑娘合得来。姑娘最喜欢自己的亲侄子黑儿，没想到亲哥哥段世宝被王环一镖打死。哎呀！我哥招你惹你了？叫嫂子这么年轻，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哥哥的尸体运到七星山内寨，我嫂子哭得死去活来，哭死过多少回去。我跟哥哥起小在一块，他憨憨厚厚，怎么会叫人家一镖给打死呢？我不是个男儿汉，真要我段银娘是个七尺男儿汉，我势必下山，寻找王环，定要将王环这个小畜生碎尸万段！姑娘睡不着哇，越想越难过。自己悲伤了一阵子，想起三嫂子不是更难过吗？就让四个丫鬟掌起灯到嫂子院里去劝劝三嫂。来到三嫂子的房中，一看嫂子正在床上拍着孩子睡觉呢。小子已经睡着了。陈氏独对孤灯，黯然下泪。姑娘劝了一番："得了！天也不早，你睡觉吧！别净难过哭啦，哭个好不好的自己受。"说罢，让丫鬟掌起灯来，打嫂子的房中出来。

这个时候，碰见秃韩志押着王环往前寨走。有个丫鬟看见了，道："小姐，你看北边那有灯光，我看好像抬着人呢！小姐，听说今天前山三侠来了，难免有他们的人到山里来呀。你看这是不是呀？"姑娘一看，吩咐春桃道："去，过去问问是哪的？让他们到眼前来！"小丫鬟春桃转身形可就迎上去了："秃韩爷，姑娘要问一问，你们搭着什么人？上哪呀？""嗽，丫鬟姐，你回姑娘一声：我们这次在西二十五间仓房，拿住了咱们七星山的仇人王环。现到前山去领赏。""哟！把大仇人王环给逮住了。好！您等着呀，韩爷！""好嘞，丫鬟姐，我等着。"韩志心里"嘣、嘣、嘣"一个劲地打鼓，可别给我劫去，劫去您给钱吗？您能提升我为三寨主吗？小丫鬟春桃"噔噔噔噔"跑过去一说，姑娘一听，满腔怒火上撞，一咬牙：王环呀王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天称人愿，你叫我山里拿住了！我一定看看这个恶贼人如何的凶狠。姑娘思索到此处，随着就往前来。老远的韩志迎了上来，跪倒磕头："韩志给姑娘请安！""韩头目，你请起。春桃说你把王环拿住了，这可是你韩头目的奇功一件呀！""姑娘不瞒您说，老寨主有话，要拿住咱们七星山的仇人王环，

赏纹银一万两,提升为三寨主。看来呀,姑娘,我要升官发财了!""韩头目,理应如此。让我瞧瞧!"一转身,伸手从春桃手里把红纱灯拿起来一看:四马倒攒蹄,脸冲着地,辫子耷拉着,身上还背着刀呢。一声不言语,十分狼狈。段银娘到这里用手点指:"王环呀!你小小的年纪,我段家与你何仇何恨?彩凤山祥云岛劈了杨山,我管不着,千不该万不该,用镖打死我的兄长段世宝!"说着,蛾眉倒立,杏眼圆睁,咬牙往前一伸手:"砰"!把王环的辫子揪住了,猛地一使劲,一拧王环的脖子,恨不得这一下子把王环的脑袋给拧下来。嗨!姑娘一看王环的脸,心里"蹦"一跳,哎哟!这小孩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乌黑瓦亮的一条大辫子,长得比姑娘都俊。这左手不由地松了下来,心想:用这么大的力气,把人家的辫子揪住那够多疼啊!我总认为王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其貌不扬,面目狰狞可憎,原来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俊美少年。看起来在彩凤山祥云岛,万般无奈才杀了我哥哥。姑娘想到这儿,轻轻地把手松开:"韩头目,王环是杀哥哥的仇人吗?我要把他带到房中仔细盘问,问个究竟,到底因为什么杀我哥哥段世宝?来呀!把王环接过来,搭到我的屋里去。"韩志一听,心想我二百两银子都没了,您给弄走?"哎呀姑娘,这可不成!""什么不成呀?""姑娘您别着急,我们还没见着寨主爷呢!如果见到寨主爷,寨主爷说要把这小白猿王环搭到您屋去,我们一定给您搭去!"姑娘粉面通红,秀目含嗔:"嘿!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汉,搭到姑娘我的屋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起来你是找死吧!"韩志知道姑娘武艺高,心说别宰了我呀,二百两银子我找谁去!韩志要哭,只好把王环轻轻地放下。丫鬟接过肩儿,把王环搭起来,红纱灯照着路,分花拂柳,直奔姑娘的闺房。

姑娘迈着碎步,来到自己的房内,一进门挑帘栊进来,把王环放在外间房的地上。马上把杆子撤去,拿过布掸子来,丫鬟轻轻地把王环身上的白灰面抽打干净。丫鬟们这才过来把王环的下腿顺下去,往椅子上一坐又给绑住了,把刀摘下来往八仙桌上一放。王环一瞧:眼前这位千娇百媚的大姑娘,不知道什么意思。丫鬟们在两旁站着,姑娘可就在下垂手椅子上坐下。脸色一红:"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姓王呀?"王环点头:"不错!我姓王,单字名环,师父起的外号叫小白猿。""彩凤山祥云岛你劈了我家巡山寨主杨山,镖打了我的兄长段世宝是你不是?""姑娘你要问,绝对不错!杨山、段世宝皆是某家一人致死。你们要杀便杀,要剐便剐,若要皱一皱眉头,俺王环不是英雄好汉!"

第六十八回

爱贤女释嫌许终身　司马良遇险转心亭

上回书正说到:小白猿王环夜上七星山,在西二十五间仓房的翻板内被擒。韩志押着王环,抬起来奔前山走。没想到在内宅的花园,巧遇姑娘爱贤女段银娘。她一听说,这就是镖打自己亲哥段世宝的仇人,亲兄妹能不难过吗?过来拿灯光一照,才知道王环是个年轻的小伙儿。这样,从韩志的手里头要过来,一直把王环搭到自己的闺房,把他绑在椅子上头,细问王环。王环实话实说:"我王环的父亲,太谷县快手王能王班头,访案在七星山附近,被本山的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

国柱，带着巡山寨主杨山、董玉，把我父亲给乱刃分尸了。那时我王环尚在襁褓呀！母亲无力养活我，为此，母亲带着我前去寻死。不想，被我恩师、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发现，才将我母子救下。八十岁的老人，呕心沥血，教我王环一身的武艺，十二年卧薪尝胆，也为了给我死去的天伦报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焉能不报？为此在彩凤山祥云岛刀劈杨山，镖打了段世宝，原为给我死去的天伦报仇。既然被擒，我王环不惜一死！不是说，你们山上若献金牌，必须有我王环这条命顶着，你们才换，现在，我来了。让你的天伦、伯父，把我王环杀了，金牌送往公馆。这是实情。请问你是谁呀？"姑娘听了就一阵发愣，长叹一声，说："哎哟！我乍一听说，你把我哥哥杀了，我是万分地难过。想不到，你满腹含冤！现在，杀我的兄长，不能埋怨你呀！现在，你王家的人，杀了我段家的人；将来，我段家的人，再杀你王家的人，子子孙孙、辈辈往下传，成了世仇，为子孙多留后患，做长辈的可就大不应该，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公子，你要问，我是谁？我就是大寨主的侄女，二寨主火眼狻猊段国柱的亲生女，你打死的段世宝，是我的亲兄长。"王环一听，上下打量："哟！你是段家的姑娘啊？""不错！咱们应当想个办法，使咱们段、王二姓不但不成仇，将来能化仇敌为朋友，化仇人为亲人。你看这好不好哇？"

王环这么一想：等等吧！这个姑娘长得俊美，她可是我仇家之女呢！看她刚才说这些话的意思，我王环能不明白吗？可有一样，我能跟仇人之女结为秦晋吗？此事万万使不得，即使我乐意，母亲、恩师也不答应。王环想到这里，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说："姑娘，方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为报父仇，来到七星山。既然被擒，我决不怕死！你不如把我带到前厅，有什么话到那再说。杀剐存留，就任凭他们！"说完了以后，王环不言语了。姑娘脸一红，微有点笑容，说："王公子，你也不用这么强横。我这里有个条件，要死，要活，由你嘴里说。要死，是很容易的；要活，也不难。""哼，姑娘，你这叫什么话！什么条件呢？""你要打算死，我就把你送到前厅去，交给我伯父、父亲，给我三哥报仇。不过，到了前厅，二话没有，按照山里的规矩把你推到外头，就杀了。""我要活呢？"姑娘微然一笑："你要愿意活？就很容易了！我问问你，你家里头都有什么人呢？"王环一琢磨：来了，是这么回事。"你问我的家里，只有老母在堂，上无三兄，下五四弟。形单影只，我是孤身一人。"姑娘听了脸色绯红，欲言又止。点了点头说："嗷！那么，你订亲了没有呢？"王环很不以为然："姑娘，我是被擒之人，你问这个何用？""我有我的心思，刚才的话，你没听明白吗？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告诉你吧！只因为家境贫寒，尚未订亲。"姑娘一听到这儿，心里可就乐了：我要跟他成亲，这不就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的美满姻缘呀！时逢恰巧，他又没有订亲。看起来，这是天作之合呀！自己想到这儿，便道："公子啊！这话我可跟你说，杀了我们本山巡山寨主、追风牡丹杨山，这个仇可不小。你敢到七星山来，是祸由自取呀！我很钦佩你的为人。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会文武绝艺。不是我这么大的姑娘不顾廉耻，刚才，我跟你说了，如果段家、王家做成了世仇，子子孙孙，生生杀杀，一代一代，杀起来没完，那么，这就不是祖宗的本意了。所以，我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愿意……唉！怎么说呢？"姑娘一背脸："如果，你要乐意的话，你我年貌相当，不弃蒲柳之姿，情愿侍奉箕帚。有这么句话：坟中有骨是亲戚！如果，我们两家成了亲戚，那么，就不至于再结世仇了吧！"

王环心想：这个女子，当面求亲，真是不顾廉耻呀！有失闺门之礼。可是，我要不应她，恼羞成怒，她还不杀我！不如我应了她，假意诓她，把我解开，设法逃

走，再设法盗走金牌。王环把主意拿定，又看了看爱贤女段银娘："唉！姑娘，说句良心话，姑娘你貌似天仙，文武全才，我真要得你这么个媳妇，这一辈子也没有别的所求了。"段银娘一听，这是夸自己呢！王环又说："可有一样，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可不敢答应呀！再说，还有你的伯父、你的父母。说真的，我把你们家的少爷段世宝给打死了，即使姑娘你乐意，那么姑娘你的伯父、天伦乐意吗？我看，这个事你还得慎重，跟你的父、伯商量一下吧！再又说回来了，我王环家境贫寒，日无隔宿之粮，你要过了门，能随着我的寡母过日子吗？"段银娘道："哎！王郎，你这话就错了！嫁鸡随鸡。你家里头穷，我可以多带钱呀！使你们母子能过上比较宽裕一点的日子，这不就行了吗？什么一定要君子安贫呐！""唉！可是姑娘你竟这么说了，你还没把绑绳给我解开呢！哪能捆着谈论亲事？"姑娘这么一听："哟！慢待了王郎。"跟着就往前走。小丫鬟机灵，"噔噔噔"跑过来，就要给解绑绳。姑娘拿手一扒拉她："慢着！男女受授不亲，你懂不懂呀！这个活不是你干的。你赶紧到厨房去，让大师傅做十个八个的精致的菜，我和姑爷一起喝两杯！"小丫鬟答应，如飞而去。心说：哟！这么一会儿，就成了姑爷了。嘿！姑娘亲自把王环解开，用手把王环身上的白灰全都给掸掉。又让另一个小丫鬟，准备一盆洗脸水，让王环洗了洗脸。借着银灯一照，真是容光焕发，更显得英俊。姑娘的眼珠都不错位，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两个人一前一后，可进了里屋。小白猿王环，这么一瞧：喝！自己长这么大，也没住过这样的房子，真跟金銮殿似的，陈设不俗啊！靠西山墙，有一张八宝逍遥自在床，大红洋绉的幔帐，黄澄澄赤金如意钩倒挂，绣的百幅留云的床围子，闪缎褥子，闪缎被子。这个帐顶上，挂着一个大鲜花篮茉莉，晚香玉扑鼻喷香。一个个大箱子，哎哟！足有四五个，顶天立地摞着。再有，梳妆台、穿衣镜，没有一样不是讲究的。王环上了脚踏，坐在床沿上，马上有小丫鬟把茶泡好端来。床上放着一个小桌，段银娘让王环收上腿去坐在里边，脸冲南。姑娘也收上脚去坐在南边，脸冲着北。就隔一个小桌，两个人喝着茶。王环把自己的经过从头至尾，都说完了。姑娘也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不瞒你说，王郎呀！我想，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止住咱们两家的世仇。不然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王郎，你出身名门，是石老侠的弟子。可是，我家呢？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如果妾身愿随君去，不知道你老母亲那方面意下如何？"王环一听这丫头想得周到："啊！姑娘，这个你放心！到了时候，我可以把你领到家中，拜见老母。老母一看你相貌娇艳，也没有不乐意的。再不成我给老母磕头央告，老母一定能成全我们！"说着话，酒菜摆上来。姑娘亲自给斟酒布菜啊。王环这么一想：我要把她给灌醉了，然后，我把刀、镖拿起来，我一走了之。不然，我诓过刀、镖来把她杀了，我再上前山，好在他家是我家正式的仇人。

这时候，王环就一个劲地劝姑娘的酒，越喝越多，两人的话，也越说越近乎。

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猛然间，外间屋有人说话："半夜三更的，你跟哪个男的在说话呀？""唰"一挑帘子，段银娘不由得就回过身来，王环也抬头瞧见了：借着灯光一照，是一个俊美如花的少妇，身形苗条，体态轻盈。常言说：男子俏一身皂，女子俏一身孝。这位少妇穿着一身重孝，更显得俊俏。正是墨粉蝶段世宝之妻陈月娥。原来姑娘劝三嫂子回去，陈月娥怎么也睡不着。独对孤灯，潸然下泪。自己哭了半天，又一想丈夫已经死去不能复生，怎么着我也得打起精神来，抚养我这个孩子呀！银娘妹妹知道到这里来劝我，大嫂二嫂人家就不来。一来隔着一层，二来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也睡不了觉，不如到妹妹房中再说会儿话，熬到困了，回

来再睡。陈月娥想到这,就站起来去了。没想到来到妹妹的当院,就听见屋里头又说又笑。心里就想:你是没出闺阁的十九岁的大闺女,深夜里,你在闺房当中跟一个男的又说又笑,这像话吗?再说你哥哥刚死两天,尸骨尚且未寒,你跟人家又说又笑,好像你们家没死人一样,与礼不合。这样,陈月娥就过来说话了:“妹妹,你招待谁呢?”见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儿,长得很俊,风流潇洒,倜傥不羁,不觉一愣:“妹妹,这是谁呀?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又说又笑,挺大的一个姑娘,你就不知羞耻?”“三嫂子,咱们姐儿俩最好。你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吧!你要问这是谁?小妹已经把终身大事,许配于他。就是他在彩凤山祥云岛,刀劈了巡山寨主杨山,镖打我的三哥、您的丈夫段世宝。他就叫小白猿王环。王郎啊!你赶紧见过三嫂子!”

没等王环见礼呢,陈月娥就把脸沉下来了:“妹妹,你真乃大胆!大伯父和公公寻找仇人王环,为给你哥哥报仇雪恨。这王环,既然是飞蛾投火,自寻死路,来到咱们山中,你就应当仗大义,为兄长报仇。把这个人送到前山,亲手交与伯父、公公,任凭伯父、公公把他处治,开膛摘心,给你兄长祭灵,这才是你做妹妹的道理。怎么你无缘无故,私订终身,恬不知耻!置兄长的深仇大恨于不顾,你丢尽了我段家的脸面!”银娘听完了,可不大乐意了:“三嫂子,你这人好糊涂呀!我怎能无缘无故嫁与仇人呢?你问问王郎,人家是无缘无故地杀人吗?他和三哥有什么仇?三哥和他房不连檐,地不连边,素不相识。为什么两人动手?三哥叫他杀了,祸因结在老一辈人的身上。当初,我的天伦、你的公公,带着董玉,在山下遇见王郎的父亲、太谷县的班头快手王能,无缘无故,不问青红皂白把人家乱刃分尸,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王郎的母亲,抱着王郎一起寻死,被小王家砣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看见,救了他们母子。石老侠教给王郎本事,卧薪尝胆,艺业学成,在彩凤山给自己的天伦报仇。三嫂子,你知道吗?人家王郎为他父亲报仇。当年你的公公、我的父亲,又为给谁报仇?杀了人家王郎之父。嫂子!事遇反诸己。不管什么事出来,先得问问自家,自家乐意不乐意啊!你怎么过来就说王郎要杀我三哥呢?我听了王郎为报父仇,含辛茹苦实非不容易,我敬他一片孝心!而且,又是一位将门之后,石老侠的弟子,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为这个,我才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王郎。坟中有骨是亲戚!今后,也不会再有杀人流血的事情发生了。你说,我怎么不对呢?”陈月娥听完以后,把脸沉着,用手点指:“妹妹呀妹妹!你还跟我强词夺理!不管是怎么回事,也应当把他交到前山,任凭伯父、公公做主。哪怕伯父、公公认为这人好,把你终身大事许配于他,我决不多说!走吧,你跟我上前山吧!”说着,拉着姑娘就要走。

段银娘的功夫比陈氏强,并不怕她。段银娘把脸往下沉,道:“我可告诉你了嫂子!咱们姐儿俩的感情不错。谁要打算破坏我的婚姻,拦阻这件事,别说是你,就是前厅的二老来了,我可野麦子——不分垄,酸枣眼青红不分!依我说,你赶紧走!”陈月娥见银娘破被窝——不赁,喝道:“走!你认打,认罚?”“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认打,我拉着你们两人到前山,让二老把你们两人全杀了,让你们结个鬼缘。”“嗷!要认罚呢?”一说到认罚陈月娥面泛红云,脸儿“唿”地一下就红了:“妹妹,你要认罚,嫂子我说一件事,你听听:你三哥已然死了,嫂子我今年二十三岁呀!哎呀!棒打鸳鸯两分离呀!试问问,我这后半生又怎么能活下去。我看,我和王郎两人倒很般配,你不如把王郎让给我,我和王郎结为夫妻。妹妹,你是个姑娘,而且有一身好本事,长得俊美,玉洁冰清,你要择夫事主儿,不乏其人呀!你要打算嫁人,什么好样的,你都嫁得着!比王环好的、俊的都能。我就不然了!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哟!”段银娘一听,我长这么大,也没听说过这事,跑这跟我争

爷儿们来了！这像话吗？王环一听，嘿！两位先争上了，你们知道我乐意不乐意呀！他也不言语，坐山观虎斗。"嫂子，嫂子！你说的这叫什么话，真是衣冠禽兽！你怎么不知羞耻！我哥哥段世宝死后这才三天呀！尸骨尚且未寒，你就惦念着改嫁！再说，你还有孩子呢？那五岁的黑儿怎么办呢？""哟！"陈月娥一晃娇躯，花容失色。一提到孩子了，她把牙一咬："好吧！"看了王环一眼，转身形就出去了，脚底下用力"沙沙沙"，一直来到自己的房内。

挑帘栊进去，小黑儿正在床上睡呢，睡得很香。就在这床边上，排山的柱子上，挂着一把轧把翘尖厚背雁翎刀，这是陈氏三少奶奶自己用的刀。她一伸手够着刀把，一顶崩簧，"嚓楞楞楞"把刀就亮将出来，准备杀了段银娘，带上孩子嫁给王环。但是，她这一拉尖刀，把黑儿给震醒了，也许是尿憋的，他爬起身子就站了起来。见他妈就在眼前头站着，喊道："妈！我要撒尿。"说完了，他就往下迈步。陈月娥怕自己的孩子从床上一脚登空摔下来，就往前一接。哎呀！坏了，这孩子往下一扑，这刀也到了，"扑哧"一下，正扑在这刀尖上，扎个正着。小黑儿"哎哟"一声惨叫，当时死于非命。陈月娥撒手扔刀，当下跟疯了一样，往前一扑，就扑到血泊之中，双手紧紧地把黑儿抱住了，哭得死去活来，落泪如雨，抖肺搜肠一声高一声，慑人心胆。没有几天的工夫，丈夫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心疼难忍。一咬牙，伸手攥起刀来，就像凶神附体一个样，把孩子一挟，朝姑娘段银娘的房中奔去。段银娘一看陈月娥气喘吁吁进来，忙问："哎哟，三嫂子，你疯了！"陈月娥一身的鲜血，把孩子往床边上一放，道："银娘啊！银娘，我把孩子杀了！"段银娘一看，"哟！千顷地一根苗，你把我们小黑儿给杀了！"段银娘眼含着痛泪，打床上蹦下来，伸手抄刀，大骂："贱人，我要你的命！"陈月娥也豁上了，道："丫头小贱人，你给我出来！"两人一前一后纵出北房，来到院中。王环一想：借这机会我跑得啦！于是一拔腰下了地，来到外间屋，把刀佩好，把镖也带好，挑帘栊出来，站在台阶上观看。陈月娥的功夫也很不错呢！段银娘扑身过去，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唰"地一下，就奔陈月娥的腰际来了。陈月娥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缩颈藏头一躲，刀走扫堂。段银娘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双刀并举，当场动手就打上了。王环站这儿瞧着，嘿！这大武戏可有点意思呀！段银娘越杀越勇。约二十几个回合，陈月娥往下一矮身，刀走扫堂。段银娘飞身起来，闪到了陈月娥的背后，把钢刀一举一咬牙，斜肩带背，"嚓"！陈月娥再想躲也躲不开了。在后头把陈月娥一劈两半。段银娘往后一撤步，往这一站："陈月娥！你敢杀了你的儿子小黑儿，我要给我的黑儿报仇，我杀了你！"几个丫鬟在旁边吓得目瞪口呆，抖衣而颤。正在这时候，院门外头"嘞啦"一下，灯光一亮，"噌"地一下，蹿进几个人来。"妹妹！哟！这是怎么回事呀？"王环一眼看见了，正是金粉蝶段世铃。段世铃就在姑娘的闺房的东面。今天段世铃巡山走前夜，好在没有什么事故。将近三更天，返回自己的住房。走到妹妹的院门外，突然间，听到里头喊道："我给黑儿报仇！"正是小妹银娘的声音，这下子可把段世铃给吓坏了。"嘿哟！怎么回事？妹妹，谁呀？"兵丁不让进来，段世铃到了院中。看三弟妹陈月娥已然死去，妹妹满脸怒容，在院中一站，廊檐下站着仇人小白猿王环。段世铃三十多岁，一瞧这意思，就全明白了，看来妹妹段银娘和仇人王环贴了心。段世铃一按刀把，"嚓楞"把刀亮出来："妹妹！怎么？把你嫂子杀了？"段银娘怒气冲冲："大哥！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你了。廊檐下站着的是你妹夫小白猿王环。我不愿意姓段的和姓王的结成世仇，才把终身大事许配王郎，没想到陈氏到这里跟我争风来了，她要嫁给王郎。你说这像话吗？我一说她，她扭头回去，把五岁的黑儿给杀了，我能不杀她吗？"段世铃一听这小胖侄子死了，他可真急眼了："妹妹呀！妹妹，你知道姓王的

是咱们段家的仇人，想不到你干出这个事来，架着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拧。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杀你！”“大哥，我可告诉你呀！我要办的事情，我一定要办到！你要一拦我，我认识大哥，我的刀可不认识大哥！”段世铃气往上撞，脸色苍白：“呸！丫头，你胡说八道！”往前一抢身，“仙人解带”，刀就到了。大姑娘段银娘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上了。忽然间，段世铃斜肩带背一劈，大姑娘段银娘向右一叉步，用左手一搭他的腕子。段世铃往后一撤步，银娘裹手一刀，“唰”地一下，奔段世铃的脖子就来了。段世铃往下一哈腰，缩颈藏头一躲，“砰！”一刀就捎上了脑袋瓜，削下去烧饼大小的一块肉皮。这血“唰”地一下，就流下来了。”哎哟！好！丫头！”段世铃把刀还鞘，撒腿就跑，飞身形打院门里蹦出来。

正赶上段世贤值后半夜班，忙问道：“大哥！怎么了？”“哎呀！兄弟你要问，这不能嚷嚷！你赶紧到前山送信去，这丫头反了！”就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段世贤就急了，垫步拧腰，“噌”一下进来了：“妹妹！你怎么把哥哥也伤了，把你嫂子也给杀了，你疯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哥你要问，我告诉你，妹妹我心意已决，以身相许王郎。哪个要拦我，就不是兄弟，那就是仇人！依我说，二哥你的本事也不行，你快走，你别管！如果你非要管，那可别说我对不起你！”段世贤一听：“呸！你真不要脸，你办的这叫什么事！仇人来了，你不思给你三哥报仇，你还要嫁给他，你还有脸往外说！为这个孩子也死了，你三嫂子也叫你给杀了。你快跟我到前山去！不然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哟！二哥！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过来进招！”段世贤回手拉刀，往前一赶步，扑身过来，举刀就剁。不到二十个回合，姑娘一抬腿，段世贤“嘭”地一声，应声就滚出一条去。

正在这时候，“呼啦”一下，段世铃领着两位老寨主进来。段国柱大怒：“好贱人！”段国柱一来，段银娘心里也含糊，连连地往后退步：“爹爹你要干什么？”“好贱人！你真乃大胆！小小年纪，做此不才之事。我问问你，你怎么把你哥哥伤了？把你三嫂子给杀了？”“爹！女儿长这么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做父母的不问问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娘不在，我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我已许配给小白猿王环。”段国柱这个骂呀：“把我的儿子一镖给打死！到现在，你给我介绍，这是我姑爷，我不承认！”“当初，你把人家王郎的父亲王能，无缘无故地给杀了。你杀人的时候，你想过人家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子吗？你也想过人家王郎就是快手王能之子，人家要给他爹报仇，你说应当吗？镖打我三哥段世宝，父债子还！不也应当吗？”“好丫头！好丫头！好呀！”气得二爷段国柱暴跳如雷：“贱人，你胡说八道，气杀老夫！”银娘气哼哼地说：“今天我疯了！谁管我的闲事也不行！”“好贱人！赶紧给我把刀扔了，服从家法！”段国柱回手就拉三节棍。段银娘也怕呀！往下一退步，就来到北房阶下：“王郎啊，你看看，这事情越闹越大了！不如咱两个逃之夭夭，回到小王家砣。”王环用手点指：“银娘啊！你口口声声要把终身大事许配给我，你我两家本是仇敌。我王环乃是奇男子、大丈夫，岂能要你这山寇之女！”段银娘一愣神，王环手里扣着一只亮银镖呢，“嘭！”一镖，正中姑娘段银娘的哽嗓咽喉。哎呀！一句话没说出来，撒手扔刀，花容失色，往后一躺，当时身死。这才是：断送落花三月雨，催残杨柳九秋风。

段国柱生气呀！孙子也没了，儿媳妇也死了，儿子也没了，现在这闺女也死在自己的眼前。段国柱的心里头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小畜生呀！”王环打死了段银娘，猫腰把镖捡起来：“你不是段国柱吗，当年你杀了我的父亲，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王环卧薪尝胆十二年，随老师学来技艺，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原为给我天伦报仇。三侠前辈来到你七星山，金牌不献，打算要我王环一死。按理说，我王环不来，我报仇和你们藏金牌，这是两回事。但是，我王环来了，决不怕死！你

马上把我姓王的乱刀剁。希望你话应前言，献出金牌，请大人立刻赶奔四川，开仓放赈，救济父老百姓。来吧。"说完了，倒背手一站。段国柱怒道："好小子！还敢跟我说三道四。我一家老小尽皆命丧你手，这个仇焉能不报？绑起来！"段世铃、段世贤就把王环捆了："叔叔，您意下如何？是不是杀？"段国柱做不了主，道："把小冤家押奔前山，盘问明白，再做道理！"把王环带到前厅，段国柱的心"噔"地一下，就到嗓子眼了。闺女招引王环才出这么大的事呀！如果，王环往这里一站，怎么来，怎么去，我和你闺女在后山已经住了好几个月。她不干了，我们才打起来，她才把这些人杀了。这样儿让我们名声不香，有玷闺门，如何是好？有点为难。但是，段国柱顾不得这个啊！"叭啦"一拍桌案，用手点指："好畜生，杀我女儿！你何故至此？"段国基一听，哎！你怎么还给人递话呀！再想拦也拦不住了。王环一阵冷笑："哈……段国柱，小太爷名唤王环。当年，我父王能，访案在七星山，被你带着杨山、董玉，将我天伦致死。我们寡母孤儿无力为生，我的母亲抱着我跳河寻死，被我恩师所救，教艺十二年。我今年二十岁，恩师所赐外号叫小白猿。彩凤山祥云岛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原为给我天伦报仇。老三侠来到七星山，跟你们讨要金牌，你们不给。要我王环前来，有王环，你们献金牌。现在，我王环来到，杀剐存留，任凭尔等。爷皱一皱眉头，就不是王能之后！可有一样，话应前言，杀了王环，你们可得献金牌，那才是英雄所为，话已说明，你传令吧！"

段国柱一听，哇哇呀怪叫如雷："我一家人尽丧你手，来呀！将小冤家推到厅前，乱刃分尸！"大爷段国基在旁边瞧着，伸手一拦："刀下留人，且慢！"段国柱都纳闷呀！我这传了令，要把他乱刀剁了，怎么哥哥拦住了："哥哥！阻令为何？""贤弟呀！忙什么呀？难道说就把他乱刀一剁，就算给我一家人报仇了吗？不如暂时把他押入土牢。迟三过五，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事情一完，然后咱们设计把他凌迟处死，好给咱们一家人报仇！"段国柱点头："哼！全依兄长！"正这个时候，打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二寨主，您先等一等！"段国柱一看，这是本七星山的军师李吉。李吉悄声地对段国柱说："唉！刚才我问过大少爷他们了，才知道后山之事。二寨主呀！您瞧瞧死的可全是您的人呀！您的孙子，您的女儿，您的儿媳妇。怎么到了现在您要宰王环，给您全家报仇，大寨主还不乐意？这可不大好呀！"段国柱是个糊涂人呀！捋着自己的花白胡子，哼道："哎，对呀！孩子，我要给你们报仇，伯父尚且不允呀！"段国基一听："等等！李吉呀，我二弟性如烈火，你不是不知道。想不到你竟敢在我弟兄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我弟兄不和，离间我手足之情！李吉！我拿饭喂狗好不好呀！哼！咱们的缘分已满。得了！我这庙小，容留不了你这大神仙！"把李吉赶出七星山。把狼狈李吉赶出七星山，咱先不管，后边有交待。段国基微然一笑："二弟，您又何必如此！孩子们是你的骨肉，也是我的骨肉。愿意杀就杀！"弟兄二人同传命令，推出去杀。这回王环有命难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跑进一人报道："启禀大寨主、二寨主，七星八宝转心亭，蝎子孔内拿住了探山之人！""好！真来了嘿！二弟，你我赶紧到后山观瞧。暂时把小白猿王环冤家押进土牢，等拿住仇人一块儿杀！"这才把王环压入土牢。

小白猿王环在耿家庄，不是晚傍晌吃饭的时候，他走了吗？耿文道："童侠客爷，您甭着急了，就是现在你们爷儿俩追也追不上。青纱帐，您知道他藏在哪？但是，有一样，今天说话天就快亮了，他进不了山。明天白天，他也进不了山。你们爷儿俩呀，到明天快黑之前，从我这里再走，直接奔七星山，等着他去！我想王少侠客一定奔七星山。"司马良一听："我看耿庄主这话还是，咱们爷儿俩到山上等去。今天也甭去，明天白天也甭去。我师弟白天能进人家七星山吗！"海川也只好耐着心地等候。

第二天,天光亮,梳洗已毕,让王三爷派专车把董玉送往太原府。直到下午天快黑了,海川、司马良带着军刃,跟耿文、耿武告辞。爷儿俩按指点的路,走到了卧虎湾山口这里。一瞧,一个人没有。只听北面的树林有人说话:"海川!海川!你跟良儿怎么在这里呢?"打树林里出来俩老头,前面走的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后头跟着金头寿星洪勋。爷儿四个见面行礼。海川把昨天的事情都说了:"我们上这等环儿来了。可直等到现在,没见环儿踪影!""嗳!这个孩子很任性,大人也很惦记。准知道你们到七星山来。让我们哥儿俩来追你们。海川呀!咱们爷儿四个回去吧。不管小冤家了!""哥哥,这可不行!咱们已经到了七星山,无论如何咱们也得进趟山,到山里探寻一下,再回去。我们爷儿俩正看呢,不知道要不走山口,这七星山有没有道路?老哥哥,咱们破得了七星八宝转心亭破不了,咱们只暗暗地先看一看。您想,咱要直呼直令,走人家山口,万一虎头蛇尾,叫七星山段氏弟兄耻笑我兄弟无能!"石老侠点点头。海川又问:"洪老哥哥,他后山可有一条道,您知道吗?""知道,叫卧虎湾。"石老侠也说:"对了!我当初给王环打听他父亲的时候,我就是从卧虎湾走一线通进去的。事不宜迟,咱们爷儿四个要去,还走这条道。不过难走一点!"石老侠带着路,顺着卧虎湾进来,爬上了山就是那条大绳,然后走一线通。进来以后,站在高岗之处往东南山看,才发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哥哥啊!七星八宝转心亭就在眼前。""不错,咱们瞧瞧去!""兄弟!瞧可以,不能妄动!"这么着,爷儿四个就来到七星八宝转心亭下。

啊!周围的灯光,里面的灯光,照如白昼,三层滴水檐,巍峨壮观。夜晚之间,看着就更凶!

海川瞪着眼就要进去。老侠石金声一拦:"你先等等。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准妄动!""哥哥,咱已然到了这儿,咱不能不进去,金牌就在里面。咱们得设法得金牌呀!""对!如果段国基、段国柱知道像你弟兄这本事,随便出入七星八宝转心亭得金牌,那我就问问你,他还跟你打赌干什么?既然打赌,他就知道,你我弟兄的本事,进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人家才跟咱打赌。你进去,进去也得死!"海川也说:"我不进去,老哥哥那咱们就耗着,耗到一个月该怎么办呢?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哥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咱们也得干呐!"石老侠摇头:"那不行!你我弟兄得有今日,谁能怕死。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轻生丧命,不是真正的英雄,那是蛮干!这不是瞎闹吗!"洪爷也拦,石爷也拦,海川非得要进去不可。司马良在旁边过来了:"师父!二位大爷!我看我有个万全之策。咱们爷儿四个把扎腰绒绳全解下来,绳子头接绳子头,咱们接成一根长绳。一根二丈四,要四根呢?那就九丈六呀!咱们这绳子结得实实的,在徒弟我身上绕一绕,我在头里走。老哥儿俩在后头揪着绳子,师父您在旁边看着点。万一有了危险,您说一声拉,老哥儿俩一绷劲,把我就能拉出来。您看这法子行不行?"石老侠摇头:"不行!""因为什么不行?""等我们发现了问题了,一喊出来,我们再把孩子拉出来,那孩子早就涉险了!""加点小心就是了。行!"石老侠只好答应:"哎!好吧!"

这样,爷儿四个的绒绳都接上,让司马良把长衫脱了,好利索一点,海川给拿着。让洪大爷把虎头墨鳞刀借给司马良,司马良把刀拉出来,刀刃冲前,刀尖冲下。老哥儿俩绷住绳子盯住海川。司马良慢慢往前走,后头绷住绳子,跟着。走来走去,就走到台阶这里,一点事没有。司马良拿着虎头墨鳞刀的虎头,墩着石头台阶。司马良上右步,往下踩一踩,这石头纹丝不动,上了第一层。然后拿这虎头墨鳞刀触第二层,"嘣!嘣!嘣!"听声是实的了,然后左脚单脚上去,加力往下踩,踩住了,确实不错,左腿收上去。海川在旁边瞧着真麻烦:何必呢!一拔腰"噌"地一下上去,不就得了吗!这样一蹬一蹬往上走,再往上就七八九蹬,就差不离上来

了。人都是这样,开始注意,越来越不注意。拿虎头墨鳞刀墩两下,上右步左脚就跟上去了,一踩挺实着,左脚就跟上去了。就在这第七蹬上墩两下,就跟上去了。石头台阶,猛地这么一立,人在上头,从外手往里手这么一翻呢,那么你这人还不是滑溜下去吗?“唰”地一下,就到司马良的脖子了。海川一喊:“不好!”石、洪二老就“唰”地一下,一绷绳子,就把司马良从台阶里头给拉上去了。等老哥仨到跟前一瞧,“哎哟!”吓得三侠都不敢看了,怎么回事呀?都是二寸的大青蝎子,把整个人包了起来。海川拿大褂往下掴,老哥俩劈哩啪啦地用脚踩。最后全踩完了。抖了抖褂子、裤子,确实没有了。再看司马良全身浮肿,气如游丝,就这么一点呼吸之气了。海川喊了几声,司马良不声不响。石金声说:“兄弟,你还喊呢!喊有什么用?快走!”老侠石金声这么一伸手,把司马良就挟在肋下。洪勋洪老侠把刀拾起来,绒绳解开。完全都分好,各人系上。剩下司马良的绳子和大褂,海川手里头一攥。“沙沙沙!”老三位可就出来了。

他们由一线通穿过去。老侠石金声真有办法,来到这断壁之前,先让海川下去,然后老侠石金声把这大绳提上来,把司马良捆好,又给放下去。然后老哥儿俩才从上面下来。海川又说:“哥,我抱孩子吧。”“不!还是哥哥我来吧。这段路不好走!”出离卧虎湾,来到这山下。“海川呀!孩子中毒十分危险!要从这回太原府,起码有六七十里路的路程,可太远。海川!咱们这就近就是耿家庄,近十几里地,别处咱们不熟。”“好,就奔耿家庄!”这么着,老哥儿仨就带着孩子奔耿家庄了。到了耿文家,天已经大亮了。耿文一见司马良昏迷不醒,浑身浮肿,吓坏了,说道:“哎哟!就叫蝎子蜇得这么厉害呀!俗话说,一个蝎子蜇了不要紧,两个蝎子蜇了不得了,三个蝎子蜇了三钩子,人就有性命之忧。我看,事不宜迟,赶紧请几位先生来!”王三爷马上准备了车辆,去请大夫。不知司马良的性命如何?

第六十九回

莲花观弟兄巧相逢　西风寺寻找摆亭人

上回书说到司马良遇难蝎子孔,三侠来到耿家庄,立刻请大夫会诊。时间不大,请来四位大夫,都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四位老先生立即取过脉枕,各自细心号脉。哎呀!司马良已经肿得不像人样,顺着汗毛眼儿往外流黄水,腥臭难闻。怎么喊,怎么叫也没回声。四位老大夫号完脉,一个劲儿地摇头。他们四位咬咬耳朵,低声商量一下。这才跟耿文说:“耿庄主,这位是谁呀?”“这是钦差官年羹尧查办四川的随行卫员办差官司马良。”“嗷哟!这是叫蝎子蜇了呀。说真的,比方说什么疑难杂症,脉象里显得出来。他已被蝎子毒遍全体,我们不会治这种病!”人家连车马钱都没要就走了。哎呀!海川可抓瞎了。老侠石金声心里说:你能耐!你非得要去七星山八宝转心亭不可!良儿这孩子要死了,你看怎么办好?难道说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吗!说:“咱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也别说,附近是有一位,他来了可能把孩子治好。但是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别扭!”海川忙问:“您说谁?”“太原府正南四十里地有一座大观,是三清观,观号叫玉瓣莲花观。玉瓣莲花观的观主姓韩叫韩景和,他也是个绿林人,脉象很好。这不是洪贤弟在这么,我们哥儿俩跟韩观长都有个不错。不过,他这脾气太古怪。不好请。”海川一笑:“哥哥,他来了能治,那咱们哥儿仨一起去一趟!”海川又到司马良跟前一瞧,心里头急啦:孩子一会不如一会儿!南侠司马空道兄看得起我童林,人家把眼珠子摘下来交给

我。比方这孩子真死在此地,那我怎么对得起我道兄司马空呀!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费了多少心血,肯把俩孩子交给我,我对不起人呐!海川站在床边上一动不动。老侠石金声说:“你甭多想了!快走吧。”心急脚快,老哥儿仨直奔太原府南门,来到玉瓣莲花观。

这座观周围都是大树林,树木荫荫,围着这么一座观。前后四层殿有跨院,三座山门关得挺严。一杆大竹竿上葫芦金顶,有一杆杏黄旗,在上头随风飘摆:“玉瓣莲花观”。老侠石金声上前去轻轻地拍打角门。就听里头有人道:“无量佛,哪位呀?”“哐啷”一声响,门分左右,出来一位小老道:“哟!这不是石老伯父、洪老伯父,你们二位这是从哪来呀?”说着,小道行礼。“哎!善哉,善哉!”“小仙长请起!我们哥儿俩有点事,来找韩仙长。不知道韩仙长是不是在观中?”“他老人家在观里呢!”“哦,你给通禀一声,就说石金声、洪勋陪着一位成名的年轻兄弟、少年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前来拜访。”小老道往里走。一会,陪着老仙长出来:“无量佛!啊!石老兄,洪老弟,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恕过山人未曾远迎。请罪啊,请罪!无量佛!”海川一看:哎!韩仙长可真有个相啊!大高个细条的身材,身上穿着蓝绸子道袍,卡青口系水长丝绦,左搭丝扣,又垂着灯笼穗,银灰色中衣,厚底云鞋,白袜子过了磕膝盖儿。往脸上一瞧:顶都谢了,大约有七十多岁,白鬓苍苍挽着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颌下银髯,背插拂麈,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呀!老侠石金声一躬到地:“韩仙长,久违久违!您身体可好呀?”“老朽托您的福呀!石老哥您干嘛这么客气!”过来彼此行礼。海川过来一躬到地:“韩仙长,末学后进、小子童林拜见!”石老侠心说:应当这么说话。自称末学后进,这个人家韩仙长听着痛快点。只听韩道长道:“哎哟!童侠客,久仰阁下的大名已非一日呀!您的大名在我的耳朵里可灌满了。总想拜望拜望阁下,可惜无缘相见。今日一阵香风,把阁下吹到草观,嘿!一见童侠客,真是三生有幸呀!”“韩仙长,您太客气了!我童林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全仗宾朋捧场。仙长夸我童林,实在不敢当!”“无量佛,童侠客,太客气了!盛名之下无虚士,请请请!”石老侠总提着心,这提什么心呀!海川说得挺客气。你别认为客气就行,也不行。你说的话他得中听,万一哪句话不顺耳,也许就砸锅。

三人都进屋喝茶哩,石老侠还一直担着心。韩道长道:“石老哥哥,你们老哥儿俩有什么公干?为什么陪着童侠客来到我的小观呀!,二位有什么吩咐吗?”海川一听,这人多讲理呀!说出话来多客气呀!怎么哥哥说他这个人秉性古怪呢?石老侠抱拳:“啊!韩仙长,你我弟兄多年的交情了,现在有点为难事打算请求请求你。这一次,海川贤弟从北京城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开仓放粮,没想到了太原府丢了金牌,大人不能走了……”刚要往下说,韩景和一横眼:“啊!老哥哥,咱们弟兄有交情,虽然跟童侠客爷初次相逢,也是慕名的朋友。童侠客奉圣命保钦差,奔四川路过太原府,丢了金牌,那是童侠客的事呀!老哥哥,您这话好像跟我说不着!”海川一听,毛病来了:你得听人家说完了呀!石老侠赶紧摆手:“韩仙长!事情并不算完,最后发现金牌落在七星山。”“哦!金牌落在七星山。那你们为何不上七星山找金牌去,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唉!韩仙长,您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到了七星山,七星山金牌不献,把它放在七星山八宝转心亭内。定了日子破了亭他们给金牌,破不了亭金牌就不能要。我们老哥儿仨带着一个孩子,昨天晚上就去了,没想到掉进蝎子孔内,成千上万的蝎子把孩子给蜇了,已经没有什么气了。群医束手,而老仙长咱们彼此是朋友,精通岐黄,如果能宏施法力,把孩子救好了,不但身受者感激无涯,就是我弟兄也承恩不浅!为此前来恳求仙长拨冗前往,谅您不能推辞吧?”“哈哈哈!老哥哥,不就是把孩子蜇得全身浮肿吗?哎

呀！再有成千上万的蝎子蜇了，只要贫道我去，略施手术很快痊愈。这么点小事，无量佛！何劳石老侠你们弟兄三人的金身大驾，来到我的小观呀！您不用派人来，您要写个纸条贴到狗脑门上，这个狗到这里，唉！贫道我看见纸条准就去了！”童林一听这个杂毛老道，这无形中骂我们哥儿仨呢。啊！老侠石金声有涵养，还乐呐！海川心说：哥哥，我做不了您这样，都被人骂你脑门上了，您还乐，像话吗？海川拦住石老侠，要说两句话。老头心说糟了，这一句骂你的话都吃不住，怎么请人呢。童林道：“韩仙长！如果狗到这里来请您您都去，那么我们弟兄三人可是人呐！老仙长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佛敬僧。这个孩子是我的徒弟，您怎么着也应当到耿家庄去一趟。能把我孩子救好了，我童林感恩不尽！”“童侠客，有您这句话，那我就非去不可！您放心吧！我去！”“哦！那我谢谢您了。”心说：怎么又顺当了。“不过，你们老哥儿仨稍微候一候，我这有点事。我把事一办完了，咱们几位就一块走！”“哦！仙长您到底有什么事呢？”“哈哈哈！小事一桩，不多大工夫呀！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样吧！有个七八年，我这事情就办完了。”海川一听，嗷！好悬呐！他要笑我弟兄。您七八年的工夫，那算小事呀！七八年，我徒弟呢？“那么老仙长办事需要七八年的光景，救人如同救火！我孩子等不了呀！您现在去最好，回来再办。如果仙长您办不了，我童林愿意大力协助。您看怎么样？”“无量佛！童侠客，我这人呢有点脾气，我告诉您等我个七八年，就必须等我个七八年，不到七八年，尽管我到那儿就好，我也不去。哈！这是我的这么一点小脾气！”“哦！韩仙长，您知道我童林也有个小脾气吗？”“我没听说过！”“哈！韩仙长，我告诉您得了。让你去你就俯首贴耳乖乖地给我去！你要不去，我姓童的扛你也得把你扛到耿家庄，给我徒弟治病去！这是我的小脾气。”“您的脾气就是让我去我就得去，不去不行？”“对了。”“我的小脾气就是我要说去就去，我要说不去我就不去！”石金声一听，这可针尖对了麦芒了，这怎么办？韩道长挺别扭：“童侠客你放心吧！日从西起，山人也是不去！”“啪”，左手一按茶几，他站起来，就往里屋走。海川急了，往前一赶步，伸手抓韩景和脖颈。这老仙长一挺前胸，一弯腰，挑帘进了里屋。可把海川吓坏了，里头站着一个人。

这正是玲珑岛大寨主仇人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当初，四剑客会战玲珑岛，于洞海深江擒二寇，司徒朗逃走。就在商家林劫我童林的囚车，险一险他把我杀了，我也差一点把他宰了，我们有互不两立之势。那么今天他还能帮我的忙吗？他一定要从中作梗，大概我孩子司马良活不了！

那么，司徒朗怎么跑到玉瓣莲花观来了呢？原来司徒朗商家林劫囚车，被童林战趴下以后，站在桑林内，二目发直，叫着自己的名字：司徒朗啊！刚才你动手的时候，你要打掉了童林的钺，你能饶他吗？你必要置童林于死地。相反的，我可八十多啦，人家才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啊！人家怎么能够有容人之量，我怎么就没有容人之量呢？也难说，人家三十来岁的一个孩子闯荡江湖，就能落出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我闯荡江湖八十多了，我怎么外号叫九尾宗彝呀？我怎么就落了九个尾巴的猴哇。我跟人家差得太多了，我要再跟海川为仇做对，我在人间白活这么大的岁数。得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痛改前非！这个地方人直隶，到北京还有很长很长的道路呐，万一有别人跟我的兄弟为仇做对？我后头跟着吧！

这样一来，海川保着囚车，老头司徒朗保着海川了。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海川他们爷儿几个到了北京，老义士司徒朗也来到北京城。找了个地方住下，没事的时候，就围着雍亲王府和海川的私邸转个圈，打听着海川在家里都干什么。海川在家里所经的事，老义士爷全知道：怎么出的前门，怎么遇见铁三爸，怎

么遇见金鱼胡同王子延，怎么有人领着海川一次溜城墙，二次溜城墙，三次溜城墙，一直到公主坟三月三亮镖会，掌打燕子坡，海川吐血。哎呀！急得义士爷跺脚，不能看兄弟，不但自己的师父、师叔们全露了面了，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这儿露面了。海川吐血，也不知道有好医生给海川瞧病没有？我不能去呀！因为我跟海川从心里头和了，我知道，海川不知道呀。我要贸然间到海川的府里，把人家爷儿个得吓坏了。就这样，老头每天在海川家周围转。听说海川好了，但是，好了不久，哎呀！我兄弟的漏子来了，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四川。剑山蓬莱岛来了一些高来高去的人物，把北京城搅得地覆天翻。亮镖会不但我师叔尚道明、何道源来，我师祖父都露了面，这件事情总算化险为夷。海川保着大人，就凭海川的能为也确实真不错。可有一样，能把四川路踩平吗？能保大人平安无事吗？这怎么可能啊？得了，我也跟着离开北京。年大人大轿起程，老义士爷司徒朗在后头可就跟上了。果然，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到太原府丢了金牌，大祸来临了。大海茫茫的无头案，就留下这么几句诗笺，谁偷的呀？我不管他，我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说第二步，我得设法帮助我兄弟把金牌找着。可住哪儿啊？哎！太原府南门外四十里地有一座观叫玉瓣莲花观，观主叫金针道长韩景和，我跟他认识的年头可太多了。干脆，我找他去！老头司徒朗这才来到五瓣莲花观，而且白天晚上就奔七星山。这些韩景和都知道。成功与不成功，韩景和不敢多问。但是两人坐下来，不管是茶余还是酒后，谈起话来老头就说童林好。而今天小道童进来通报，小王家砣的石老侠，彩凤山祥云岛的洪老侠，还带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前来拜望。司徒朗一听：“哎哟，韩老道哎，我跟我兄弟还没见过面呢！这怎么好？”“无量佛！在这儿见面不好吗？”“在这儿见面好是好，没有人能给我通容。见面能吓我兄弟一跳，还认为我还跟他为仇做对呢！什么，我躲躲吧！”一挑帘，老头子跑里头去了。韩道爷说：“你这老头子，跑里边藏起来。我非叫你们两个见个面不成！”这样才出去把三侠迎接到鹤轩。

海川赶紧往后一撤步：“哥哥，小弟童林大礼参拜！”趴在地上就磕头。嗨！韩景和点了点头：老头子，这些日子你老跟我说海川这么好，海川那么好。我到底看看海川见到你以后是什么意思？还是记恨前嫌有戒心，当场亮家伙就得跟你打起来；还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不管咱俩有多深多大的仇，你也是我哥哥，该磕头我得磕头。嗨！这青年还真磕了头。罢了啊！怨不得你小小年纪，身为侠客。仔细看海川，满面春风。从外表上瞧，海川确实没有什么出手的。但是，待人接物，韩仙长可瞧出来了，称个侠客。而且二目光华乱转，确实是两盏明灯。他深通古今，博学多闻，将来在武林中出人头地，不可限量！海川一磕头，司徒朗不好意思了：“兄弟，别磕了，哥哥可不跟你为仇做对啦！哥哥我八十多岁，以前办的事，没有一样是东西的事！我太不是东西了！”韩景和口诵佛号：“量佛！”司徒朗明白，他这声佛号对自己的话很有讽刺性。他冲韩仙长一瞪眼：“你再念佛！你再念我宰你！”嗨！他跟韩景和急了。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马上一边行礼，一边忏悔。这海川怎么敢当呢！搀扶着老哥哥起来。海川纳闷：这个人能学好吗？我师伯庄道勤都管不了他，叫我给治好啦。见着我怎么这么亲呢？年过知非，到底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海川感激得心里怪难过的：“哥哥，我童林对不起哥哥，我给您磕头了。我听说两个孩子韩宝、吴志广已经从南衙越狱了，看来两个孩子活了。哥哥您就放心吧！”“兄弟，他们两个陷害你，应该领国法受王章，越狱就等于罪上加罪。哥哥我不袒护他们！兄弟，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你我弟兄生死相共，同舟风雨。韩老道哎，你别瞧我司徒朗，你看我兄弟待我姓司徒的怎么样？”“无量佛！老哥哥我就瞧这一下。罢了！倒不是您这人的人头怎么好，实际上是人家童侠客爷知

礼。”“不管怎么说，也是我兄弟，他好就是我好！”

石、洪二老也进来了。海川说：“这么办吧，哥哥，我给您介绍，您还得叫声哥哥。太原府小王家砣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石老哥哥。”“老哥哥！老弟兄啦，我也八十多啦。您见笑！”“哈哈哈！司徒大弟，你这人我早就有个耳闻，听说你这人脾气很不好。前者的事情我也听西方侠于老哥哥跟我提过。”洪爷早就听出来了，赶紧往前赶步：“老哥哥，小弟洪勋拜见！”“请起，请起！”洪大爷站起来了。韩景和说：“你们哥儿俩既然已经见着了，咱们外头吧！”重新来到外头，彼此见礼。司徒朗把自已的事情说了一遍。海川一听：“哎哟！哥哥，您老人家既然在金针道长韩仙长这住着，您跟韩仙长有交情。您的侄子，我那小徒弟司马良被蝎子蜇了，堪可丧命！大概您也听见了。韩仙长他不去，他一定说有事得办八年。您看，您给说个人情吧！”“别理他！他不去，今儿个我就摔死他！把他观给烧了，我让他什么都不剩。”说着就问韩景和：“你去不去？”“无量佛！有三侠的面子我就得去，更何况有司徒老哥哥您的话呢。您说去我还敢不去吗！”说着，韩道长到里间屋子准备东西。

海川问司徒朗：“您既然在韩道长这儿住着，此地离着七星山也不远，七星八宝转心亭十分厉害。以前我不信这消息埋伏，自从在玲珑岛被困，险些要了我的命，我才知道消息埋伏厉害！您能不能帮帮忙，金牌就在转心亭内。”“兄弟，别提啦。哥哥我栽了！我早就知道金牌落在七星山了。最后我在这西北角后山的山环内碰见一个放牛的小男孩，他指引我卧虎湾这条道，走一线通，我才进的七星山。七星山八宝转心亭我进不去呀！人家这消息埋伏十分深奥，比哥哥我高得多呀！”“哟！老哥哥您精通消息埋伏不成？”“咱可不知道谁摆的，这个东西可凶恶得很！哥哥我到了里头等于什么都不会一样。海川呐，千万千万别再冒险！咱们得设法寻找摆亭之人。不然的话，谁进去谁得死。司马良侄子这件事啊，就是给我们敲了一下警钟啦！”“对，对，对！”金针道长韩景和提着包袱出来了。海川道：“事不宜迟，咱们快走吧！”“走！老哥哥您给我看观。”“我给你看观？我得看着你！到那儿不好好治，我就提了拐子把你打死！”海川忙道：“不，老哥哥，您不能在韩道兄这儿住着了。您也这么大年纪，咱们哥儿俩到一块儿。再说，这一次兄弟我保钦差查办四川，我才感觉到道高一尺，魔高一文，使小弟我不寒而栗，我防不胜防！其实丢金牌的夜晚，我带着七个徒弟黑天白昼的上夜值更。贼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把金牌拿走，能不能刺杀大人呐？我真害怕了。哥哥，您得帮我的忙呀！”“兄弟，谈不上帮忙！你要愿意的话，我就跟你一块儿去。”韩景和一笑：“无量佛！您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哪。不瞒您说，我黑天白日的提心吊胆，总要防备点，怕您偷我！”司徒朗这个气：“好啦，你恶心我，我也恶心你！完了事，我把你这观给点了！”大家伙儿哈哈大笑。

一块儿出来赶奔耿家庄，一同来到客厅。韩道长一看！哎呀！司马良真不像样了：脸都憋紫了，气更显得微了，瞧不见出气，就跟死了一样。海川瞧着着急。司徒老义士爷更着急：“牛鼻子杂毛哎，你怎么尽看呐！我侄子光着屁股在这儿躺着，有什么好看的？你快着，赶紧给治啊！”韩道长拿过孩子的手来，觉得四肢有点儿发挺，仔细地号了号脉，然后让底下人过来，取来文房四宝。韩道长立刻开方子：“不要紧！您沉住气。一会儿我就让这孩子起来，欢蹦乱跳的。”“你真有这个能耐吗？你这个老杂毛！”“你们众位看着！”就立刻派人买药去了。老道长吩咐一声，用半斤花椒放在一个大锅里头，对上清水，马上去熬花椒水。然后老道长把自己的包袱打开，把药拿出来，一样一样掺对好了。伙计到街上药铺把药买来，韩道长马上准备制作。大号的盆满满当当的一盆，所有的面子药都对在一块儿。然后

剩下的草药该熬的煎熬，熬得了也倒在盆里，把大锅煮开了的花椒水，放到一块儿，拿个棍子这么一搅。哎哟，满满当当这么一大盆，比浆糊稍微稀一点。叫管家王三爷把这盆药端到床沿上去，拿刷子蘸药，凡是蝎子蜇的地方就刷。刷了以后，就顺着汗毛眼往外流黄水，然后拿凉水一冲，接茬再刷。所有受蝎子蜇的地方一律刷三遍。那么这一盆药也就全完了。随着刷，司马良人全身浮肿就往回里消。刷完，又给他盖上被子发汗。没有多长时间，司马良就出了一身汗，慢慢把眼睛睁开了。童林过来了："良儿，你感觉怎么样了？""师父，我这是在哪儿呢？""孩子？你在耿家庄两位耿庄主的家里呢。"老侠石金声跟洪爷都过来了："良儿！"二位师伯，我好啦！""可不是嘛。你叫好几千大青蝎子给蜇了。说真的，不是韩仙长妙手回春，焉有贤侄你的命在？""我谢谢韩仙长！""无量佛！不用谢。这没什么！"大家伙儿这才放心。

一块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海川就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事情说了："韩道兄，这个七星八宝转心亭，听我哥哥这么一说，十分厉害！看来，我们哥儿仨跟人家打赌，这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我们哥儿仨非栽不可！""童侠客，这个亭子是谁摆的？贫道我不知道，因为贫道我跟他们这行人也不太接近。但是我可以告诉介绍摆亭子这人。因为他也是出家人，我们是朋友。""哟！众位哥哥，韩道长说出这事来可要紧呐！您只要把介绍人提出来，我们把介绍人请出来。请介绍人转请摆亭之人破这亭，不就成了嘛！"大家一听也对。石老侠一抱拳："韩道兄，这人是谁呀？""不过这人可不大好请！"海川摇头："不要紧，您说吧！""这个人就在七星山后山两界岭上住。两界岭上头有这么一座大庙叫西风寺，他是皈依三宝秉教沙门的一个和尚，西风寺的住持，西风长老秋禅。这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年岁也大了。他的贵老师，就是离此地不算太远的太原府正东，寿阳县姜家屯的人。那位老侠客爷姓姜名达字本初，人称碧目金睛佛。大家伙儿都知道，姜老剑客爷他们僧道俗弟兄是四个，这可是大清国的四大名剑客。姜老剑客爷排行在二。"海川一听道："这没问题！西风长老秋禅跟我师父是师兄弟。他是二爷的徒弟，我师爷就是三爷。二爷是和尚，三爷是老道，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观主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老仙长，西风长老秋禅就是介绍摆亭的那位高僧？""不错。""好啦，咱们请去！""哎呀，这不大好办呐！""为什么不好办？""你不知道，海川呐，这老和尚脾气也挺古怪！""不要紧，和尚不来，我把他扛来！"金针道长韩景和一听："无量佛！"哈哈一笑，"嗽，你到西边我的庙里去找老道；现在嘛，你又到东边和尚庙里去扛和尚，你怎么这么大能耐！"海川感觉到不大好，我当着哥哥们，哪位不比我强！我这么年轻，尽说大话。幸亏这些老哥哥们都原谅我。不然的话，人家说我太口狂了。海川站起身来，出了大厅门口，来到东院东墙，一拔腰越墙而过。好在今天有月亮，往四外看还挺清楚。一伏腰就出了村口，脚底下一蹿劲，就奔七星山西北角卧虎湾方向下去了。

走到两界岭的山口，从这儿上去就是西风寺。正想往上爬，北边树林有人说话："叔，您上哪儿？""哟，师父！"海川一瞧：头一个病太岁张方，二一个多臂童子夏九龄，三一个蛮子孔秀孔春芳，就问："你们三人怎么来了？方儿啊，临走的时候，我把重任可交给你和你师哥刘俊了。你是主要人，你怎么出来了？""唉！叔叔您别提了。先走了王环，后走了司马良，您又走了。石、洪二老等了一天，着急，跟大人一说，把石、洪二老也打发出来了。可是一拨一拨只管走，没有回音。这大人能不着急吗？所以我们几个商量，让知府刘大人调来守城兵丁三百名，各持军刃，派一名守备高升、一名千总代领王顺，保护公馆。我们哥仨就朝着这个方向奔七星山来。没想到碰到师父您？"海川就把暗中到西风寺请西风长老秋禅，好破七星八

宝转心亭的事情说了。“哎呀！师父，这个西风长老秋禅是好人吗？”“你放心，这是我二师祖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姜老剑客爷的弟子，跟铁扇寺的水晶长老亚然和尚他们是师兄弟，跟三月三亮镖会梅花圈上动手的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他们都是师兄弟。总而言之，都是我的长辈。怎么着也不好意思不提出这摆亭之人吧！”“哎呀！师父您的想法是对的。不过不太好办！他这庙座落在七星山后山，他一定和这七星山的众家寨主是个朋友，解铃系铃，出乎尔反乎尔，这不大好吧？恐怕他是不干的。我们得设法让他见咱们，咱们再把这道理讲出来。”“对！我看孔秀师弟说得挺对的。事不宜迟，咱们走着！”

爷儿四个顺着山路上来，转眼来到西风寺的山门前。山门开着，借着月光往里看：东西左右，两边的两座钟鼓楼。当中的庙宇有个大月台，月台后是一道短墙，一边一个月亮门。再往后走，才奔头层殿的穿堂殿，再往后一层一层，这个庙很大。月台上，月亮下有两个人都在十五六岁。这是西风长老秋禅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青龙和尚法如，一个叫白虎和尚法来，这两个人在月台上擦拳练呢。孔秀老惦记着算计张方：“哎呀！师父，这两个小和尚在这旮里练功呢。不如派一个人去抖抖机灵，设法把西风长老秋禅诳出来。这样吗，您如果见了面，秋禅长老就不好意思了。如果您一报名姓，小和尚往里通禀，人家说不在，这可就麻烦了！”海川一听，孔秀说得对。“孔秀。”“哎呀！师父。”“好吧！那么你就过去吧。”“哎呀！让徒弟我去？”“你去吧！”“好的，好的！”孔秀一想：嗨！我没逗上张方，这可要了我的命啦！师父派我去嘛，我是不能不去的。可是我要过去，我要诳不出西风长老秋禅来，也是很大的麻烦事。孔秀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转眼之间来到月台下：“哎呀！混账东西两个小秃驴，不要练了！怎么老人家到了这旮里还不迎接呀？”法如和法来立刻纵身形出去，一看孔秀，问：“你是什么人？阿弥陀佛！你有什么事啊？”“混账东西！怎么连老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师父西风长老秋禅的师父，我是你们的师祖！”“啊，你是我们的师祖？”“对了，我嘛，姓姜名达字本初，有个外号叫碧目金睛佛！”法如和法来一听：“阿弥陀佛！师祖来了。”过去就要行礼。法来不干：“等一等！”“怎么了，师弟？这师祖来了还不行礼！”“你没长眼睛啊！咱们的师祖，那是出家的高僧，皈依三宝秉教沙门，跟咱们一样，是和尚。你看这人是和尚吗？你冒充我师爷爷，你是什么东西？”孔秀一听：“混账，你们是混账王八羔子！当和尚，我不愿意当了，我还了俗了。这个嘛，我这么大年纪，谁来管我。混账东西，把你师父叫出来嘛！看一看我嘛，你师父自然认识我，马上去！”“你瞎扯！我师祖年岁大了，得道的高僧，满部的银髯，一大把胡子呢。你一根都没有，你怎么能说是我师爷呢？你是冒充！”“混账东西，王八羔子！老僧我吗，由于胡子吃饭碍事，我把胡了割了去了。这有什么关系，为的是吃饭省事！”“师弟，这没错了！咱师爷刮了脸。”“你瞎说，我不信！”“你胡说，我师祖父刮脸？那么大年纪老和尚，美髯好看，好不容易留起来的胡须又刮了去？再说我师祖是本地人，说话是山西口音。你是哪儿的人，你是江南口音。你胡说八道！”“哎哟！”孔秀一想：嗨，这两小和尚还真鬼！”哎呀！混账东西，把师祖我给气坏了！老僧我身为剑客，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哪旮里都去过，哪旮里的话都会说。我说江南话，我也说山西活，我还想说两句山东话，这有什么关系呢？”“慢息了师祖，师父怪罪下来，那还行啊！看来老人家说的话是对的，想说哪儿的话就说哪儿的话。”“不！不能听你的，师哥。我问问你，你是什么东西，你冒充我的师祖。我师祖是碧目金睛佛，绿眼珠；你是贼，你是黄眼珠。这怎么能一样呢！”“混账东西！”孔秀想这不对呀，这眼珠哪儿能随便换呢？“混账东西！我的眼睛跟猫一样，那是随便换的吗？竟敢随便藐视老僧，我要你的命呐！”“看起来，他不是咱的师祖，他上这儿冒充找咱的便

宜。师哥,打他!”法来一说,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恶狼扒心,”“当”就一拳。孔秀一瞧法来的拳来了,往左一赶步,一瘪肚子一吸气,伸右手揪他的腕子,“顺手牵羊”,“麒麟吐珠”,把法来给打出一溜滚去。孔秀乐得蹦高:“哎呀!我也会动武,我也会打人,我不净挨凑了。哎哟,这可太高明了!”

就在这个时候,法如在后头一揪孔秀的脖子。孔秀一掉脸,“鹞子翻身”,右脚扎根,抬左脚,“扫堂”一下,“嗨”!又把这法如踹了一溜滚。“混账东西,跟师祖动手,哪儿有你们的便宜!还不赶紧叫你的师父出来给我磕头,还要跟我动手吗?”嚯!两个小和尚摔了个跟头,险些哭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顺着东月亮门出来人了:“阿弥陀佛!什么人?黪夜之间,来到老僧的庙中前来扰闹?真乃大胆!”小僧纵身出去:“阿弥陀佛,师父您快来吧!”老和尚一拔腰上了月台。借月光,孔秀一瞧:哎呀!大个儿的老和尚,灰僧袍,圆脸阔胸,扎绒绳,灰中衣,黄僧鞋,白绫高袜子,赤红脸,六块受戒的香疤拉,颌下一部白胡须苫满前胸。老和尚确实是了不起的三宝弟子 - - 西风长老秋禅。“你们两人在这里干什么呢?”“他说他是我们的师祖父来了,让您出来给他磕头。我说我师爷爷有胡子,他说他吃饭碍事剃了去了,我说我师爷爷是出家的和尚,你是俗家,他说他不愿意当和尚,他愿意还俗,他还俗了;我说,你说话是江南口音,我师爷爷是本地山西口音,他说,我想说哪的话就说哪的话。后来我们说,你是黄眼殊,师爷爷是绿眼珠,他没的说了。他上月台就打我们,把我们哥儿俩都打了!”老和尚给两个孩子身上的土掸一掸:“啊,你们两个站在一旁!”小和尚擦干眼泪,站到一边去了。

西风长老秋禅过来道:“哼!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到老僧的庙中来找老僧的便宜!你姓什么?”孔秀心说:啊呀!我可把西风长老秋禅诳出来了。既然斑出来了吗,师父你就应该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海川刚要往里走,张方拦住了:“叔,您等等吧!”“方儿,怎么了?你要干什么?这不是孔秀把西风长老秋禅诳出来了嘛,咱们就应当过去呀!”“师叔,这孔秀用的什么办法诳人家西风长老秋禅呐,找便宜,冒充人家的师祖,到现在把人家两个小和尚都打成这样了。这个时候,秋禅长老出来,正有怒气的时候,您要一过去,绝对不成!”海川一想:“对,那你说呢?”“您别忙啊!孔秀过去跟西风长老叫横,西风长老秋禅便要揍他。等西风长老秋禅把他打成了烂酸梨,到那个时候,西风长老秋禅已经把气消了,您再过去就合适了。”海川一想:你这是成心让他挨揍。不过孔秀这东西呀,也真可恶!他冒充我的师祖姜本初,他把人家两个小和尚都打了。我看方儿这文章不错,让老和尚狠狠地揍他几下。人家秋禅长老那么大的剑客,也不至于把他弄死,还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呢!到那个时候我再过去,这多好啊!海川问夏九龄。夏九龄跟张方是一头的,夏九龄的媳妇是张方给说的,张方的媒人呐!他俩能不是一头的吗?有跟媒人做对的吗?“师父,我看我师弟的办法还真不错!应当好好管教管教孔秀,这也太不像话了。再前者,您也不是不知道,他尽捅漏子!在北京这么多日子,漏子虽然捅得小一些,但是他嘴太讨人嫌,哪有冒充姜老太爷的?亵渎之甚,应该让西风长老秋禅前辈好好地揍他几下!”“叔,您看怎么样?”海川一想:好吧,那咱就不言语了。

第七十回

童海川月台战秋禅　慧斌僧学艺山神庙

上回书说到西风寺请秋禅,孔秀戏耍小僧人。秋禅长老来到月台之上,心中

十分恼火,问孔秀叫什么名字?孔秀道:"你要问我的名字,你要站稳了!我家住在江南,姓孔名秀字春芳。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他说到"物"字儿,瞅冷子蹦起来,用手指头照老和尚的眼珠子就抠。老和尚甩左手往下拂孔秀的手腕儿。孔秀的手往下一耷拉。老和尚的右手,照着孔秀的胸口窝上,"嘭--"就是一掌。孔秀应声而倒:"唉哟!打了我了!"一折身起来:"坑了我了,害了我了,打了我了!我要你的命,老和尚!"蹦起来,"泰山压顶",双拳就打下来。老和尚右上一滑步,立左手一穿他的腕子,"顺手牵羊"一拉他,右手照着孔秀的后脊背"啪"就一掌。孔秀在月台上来个狗吃屎,鼻子也抢了,嘴也抢了,嘴唇也肿起来了,很快牙花也破了,门牙也活动了:"哎呀!打了我了。我跟你完不了的!"说完,蹦起来双拳照着老和尚的胸口就是一下。老和尚转步一闪身,这右胳膊"轱辘翻车"一压,左手反背一掌,就在孔秀的脑门子上"啪!"俩小和尚乐了:"该!该!师父,狠劲打他,狠劲打他!""哎呀!师父!"这回小和尚一叫师父,孔秀也把师父想起来了:"哎呀!师父哇,我成了烂酸梨了!""孔秀,真乃大胆!"张方、九龄一边一个,当中的海川转眼之间来到月台的南面。这个时候,孔秀蹿下来,捂着腮帮子:"哎呀,哎呀……"这通"哎呀"。张方过来:"哎,孔老爷。""唉呀,我说张方啊,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我叫老和尚打成这样,我师父为什么不过来。你嘛!一定给我说了坏话。"张方很机灵:"孔老爷,你这话算对了。你把人家小和尚打成那样,人家小和尚不会武艺,你冒充人家小和尚的师祖。你要知道,小和尚的师祖姜老剑客爷也是师叔的师祖啊。你找你师爷的便宜,你还不该揍嘛?""哟,我没想到这旮里!看起来我挨揍嘛,是一点也不多的。得了,好歹没有伤筋动骨,挨揍挨揍吧!"三个人站在月台下瞧着。海川一拔腰来到月台上,深施一礼:"高僧在上,末学后进、晚辈童林大礼参拜!"秋禅借着星月的光华看看海川:小伙子往这儿一站,真跟一只小老虎一样。西风长老秋禅点了点头,想:盛名之下无虚士。你是童林,是师兄尚道明、何道源的弟子。我们是一家子,无缘无故地带着人到我这儿搅闹我的西风寺。童林,你是什么意思?你小小年纪对于本门的长辈就如此的无礼。西风长老秋禅有点怒。不管你是谁的徒弟,你是我们师兄弟的徒弟也不成!再说前头的事我也不是没听说过,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你在我师兄亚然和尚那儿也折腾得够呛,你把我的师侄济慈、济源都给打了,这些事情老僧我也知道。于是,秋禅道:"嗷!童侠客,免礼,免礼!老僧不敢当。童侠客,久闻你的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见缘在三生!请问童侠客,无缘无故,黄夜之间,你来到贫僧我的西风寺,所因何故啊?"

海川一瞧就明白了,老和尚有点恼怒。海川赶紧一躬到地:"前辈!晚生童林有下情告禀。""有话请讲!"海川就由头至尾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这一次跟七星山打赌,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得金牌,大人起程奔四川开仓放赈。听说这摆亭之人是高僧您老人家给介绍的,因此不揣冒昧前来请高僧驾赴耿家庄,您给我们写上一信。如果能够把摆亭之人请出,帮我们破了七星山八宝转心亭,四川的百姓父老全都感谢您的好处,这是您的最大功德!高僧啊,您能不能把摆亭之人说出来?我们好请去!""阿弥陀佛!童侠客,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不错,七星山的七星八宝转心亭是老僧介绍人给摆的。但是,我跟七星山多少是个街坊,还有一些交情,出乎你,反乎你,解铃系铃,这就不是英雄所为吧!我要把这摆亭人介绍给您,破七星八宝转心亭。那样一来,绿林道会耻笑我西风长老秋禅无始无终,作为朋友不能全信。这个老僧可不干!童侠客,你有能为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得金牌,保大人上四川;没有能为,我想阁下你就不应该答应这么重要的差事。你说我说得对吗?你要叫我老僧请这摆亭之人出来,鼎力协助你,老僧可不干!再说,你

是惦着请我来,请我?还派你的打手,把我两个孩子打成这样!你这幸亏是请我来了,你如果要是叫我来呢?八成把我两个孩子的腿都打折了!童侠客,难道说这也是交友之道,敬人之方吗?童侠客,这件事情老僧不管!"

秋禅说的这些话,海川明白,但不敢着急啊!一躬到地:"前辈,您老人家责备童林甚是。无奈,我童林出身草莽,被困王府,蒙王爷抬爱知遇之恩,才有我今日的童林。想我童林是大清国的子民,受国家雨露之恩,当须涌泉答报。甭说我童林还有一技之长,就是我没有这一技之长,奉君之命也要保钦差奔四川,哪怕死在四川,乃是我海川的命该如此。食君禄,当报王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想我童林是这样,高僧也是一样。您也是大清国的子民呐,您也应该协助官府,铲灭奸佞,取回金牌到四川放赈。如果高僧不管,得不了金牌,大人就不能起程。晚一天,四川省的父老就多死多少?高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高僧,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气愤,您就不管,拒我童林于千里之外呢?相反的,我这弟子孔秀本没有能耐,他出的主意。我童林本是到这儿拜访您来的。他说把您诓出来,让我童林再跟您讲话。我想,让他去吧,诓出您来也好说话。他不听我嘱咐啊,他到月台上胡说!当您出来,我就应当过来,我知道您有气在心。我不过来,我让您把他打了,消消您的气。不想到高僧您还是盛气凌人!请问高僧,您画出一个道,我童林办到,您能把摆亭之人说出来吗?"老和尚一听,笑道:"哈哈哈……,好!童侠客,你这是手一份,嘴一份呐。好吧!老僧可以把摆亭之人说出来。只求一样,你我在月台上当场较量三合五式,你把老僧我赢了,老僧我就管!""高僧,您是前辈,我赢不了您!您要把我赢了,您管不管!"喝!童林这年轻人是有两下子!"阿弥陀佛!我知道你是我师侄,你是我师兄尚道明、何道源的徒弟,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一旦叫我两位师兄知道,恐怕这事儿也不成。不管输赢胜负,一战之后,我一定把摆亭之人说出来。""如此,童林遵命!"海川转到下垂手西面,脸冲着东,左脚一虚,右脚扎根,双手一合,抱腕当胸:"高僧,您请吧!"

老和尚秋禅往后一撤步,一捋颔下银髯:"阿弥陀佛,童侠客,请来进招!"海川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麒麟吐珠","唰"地一下,掌不离肋,肘不离胸,"龙骧虎坐",右手掌就到了。秋禅也看得出来,海川一下手,掌挂一团风,内力足,他不敢疏神大意,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穿,他"啪"地一翻腕子,进步摔掌,奔海川的面门就打。海川滑右步,往右面,伸左手,立手一穿,往前一抢身,叫"叶底藏花",奔和尚的软肋。秋禅左手附肘沉肩,一支海川的胳膊,左脚扎根,右脚"唰"坐下腰去,就是一扫堂,旋风一个样。海川一点月台,长腰出去,一抱拳,合掌打问讯,彼此道请。当场动手,打在一处。西风长老秋禅就为看看童林的能耐到底怎么样?三十岁的人,其貌不扬,为什么下江南能享这么大的名?只见海川把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盘龙掌旋展开了,脚踩八门。喝!那还是真不错,大褂兜起风来,如同蝴蝶相仿。西风长老点了点头,像我西风长老秋禅这个人物,三招五式,十招八招也赢不了人家,确受尚道明、何道源弟兄的亲传。听说当年四门师兄弟共同研究,最后,请出我三师叔张鸿钧来,老人家把自己的精华揉进去,成了这一门八卦掌。这青年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可真够啊!海川跟人家秋禅一动手,海川也瞧得出来,要想把人家赢了,这也根本不可能。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猛然间,这山门洞里头有人念佛:"阿弥陀佛!兄长,何人在月下与你动手?暂时住招!"海川撤身形出去,回头一瞧可就愣了。前边是个白胡子老头,白发苍苍,精神矍铄,面似银盆,白胡须,白小辫,顶全谢了,约有八十多岁。身上穿着银灰色绸子长衫,腰里扎着绒绳,左肋下别着一个蓝绸子长包袱,银灰色中衣,寸底福子履鞋。老头笑容可掬,捋着胡子,文绉绉的形神潇洒。就在这老人的身后,喝!这人的个头就快把

这山门洞给堵严了,比头里这个老头得高二尺多。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好棒的身子骨!身上穿灰僧袍,掐黄口,腰里扎着骆驼绒绳。灰中衣,厚底的黄僧鞋,是个方丈。一脸大黑麻子,花绞的浓眉斜飞入天苍,吊着眉梢,脑门子左额角上耷拉着一条子有三四寸的黑肉,铁头皮,露着六块受戒的大香疤拉。手伸出来跟蒲扇一样,手指头都跟胡萝卜似的,一攥拳,拳头就像大铁锤子,五十多岁。

这是亲弟兄俩。陕西凤翔府城南有座山叫金凤山。金凤山北十五里,有个村子叫北凤庄。金凤山南十五里,有个村子叫南凤庄。金凤山西十五里有个大镇店叫西凤庄,又叫四节岭。在金凤山的正东十五里,有个大村子叫东凤庄。东凤庄西村口里路北住着一家大财主,就是前边这个老头,姓方名奎字伯林。娶妻刘氏,他的妻子刘氏就在东凤庄的东北十里地刘家村。小舅子就是方大爷的内弟,叫醉尉迟刘雄。方奎自幼儿好武。金凤山上头有座大庙叫玉皇观,是个老道庙。玉皇观的观主、三清教长教道门门长复姓欧阳单字名修。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北宋年间有一位官居宰相,后称为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老先生是欧阳修,这位老人家是文班之首。欧阳修想做武艺里头的最高人物欧阳修,所以自己半路上改个名儿叫欧阳修。方奎从起小就拜在欧阳爷的门下,学习文、武两科之艺。教给方奎一双银装锏,十八趟锏法,艺能出众。方奎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又生下一个兄弟来,起名叫方杰,号伯生。没想到方杰六岁,父亲去世了,又出了天花,还抽风,这一来孩子可就够呛了!把本地有名的大夫都请来了,也不见轻。方奎夫妻两口子挺急。老太太倒不怎么着急:"你着什么急呀?你弟弟这样,谁也不乐意!他长这么大,你也不是不疼他。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听说南凤庄昝凤会瞧疑难症,你请他来一趟看看。""嗽!我快去。"方奎骑上马,就奔了南凤庄。没走多大工夫,方杰抽起风来了。哎呀:几个人都按不住他。抽着抽着风,没气了。老太太掉了眼泪,赶紧把王三爷叫来说:"老三呐,你们大爷在家,看见二爷这样,他非疼死不可!他已经死去,投爹投娘他来了一场不容易。但是他坑我,他是讨债鬼,我也不给棺材。你呀,找一领炕席,把他一卷,拿绳一扎,你拿铁锹到东村口咱们那菜园子外头边上,深深地刨坑,把你们二爷埋了吧!"醉鬼王三找了半领炕席,搁到上头一卷,把二爷方杰给卷起来,拿麻绳一系。左手一夹,右手拿着把铁锹"嚓啦嚓啦",他就由家中出来一直往东。

走到他们家的那个菜园子的篱笆墙外头,刨个坑把方杰往坑里头一放,准备往里头铲土。正在这个时候,从村里出来两匹快马,前头是方奎,后头是昝凤。一出村口,方奎就大喊:"别埋,昝凤来了!"喊着,方奎也就赶到了。飞身下马,上前一抱,回家了。老太太和方大奶奶,婆媳正在屋里头哭呢,婆子丫鬟们也都掉泪。进来以后,老太太一瞧:"这怎么了。""娘啊,老二还没断气呢!"马上给放到炕上,让昝凤给治疗。真是偏方气死名医,三服药下去,慢慢地缓过来了,可惜落了一脸的大麻子!过了几个月,到七岁了。方杰跟哥哥商量:"哥哥!""干什么呢?""我愿意出家。""什么?""我愿意出家。""出什么家?""我愿意到金凤山上去,你不是把我带着去过吗?师父不是说我挺好吗?我愿拜他为师,学点儿武艺。我要出家当老道!""胡说!爹没有了,娘还健在。不通过娘,你要出家?出家要你干什么!要你将来娶妻生子,延续我方门后代香烟往下传,作为我一个好帮手。你出了家,还剩下我一个人呐!""我不愿意在家呆着,我瞧见什么都烦!只要我一出家,晨昏三叩道,早晚一炷香。我这么一烧香一念经,那我就全好了!"方奎不干。方杰就磨母亲,后来把母亲给磨烦了。当初出天花大难不死,他一定要出家,也不错嘛!老太太答应了。方奎到南凤庄跟昝凤商量:"你看他非要出家不成!把娘的心都说活了。当初出天花没死,也许他命犯孤独。"昝凤说:"他愿意出家,那把他给送到金

凤山，送到欧阳师父那里。”这样商量好了，哥儿俩来到金凤山玉皇观，面见老剑客欧阳修。

行完礼之后，方奎道：“这孩子在家呆着，看见什么都烦。一定要找您，拜您为师，学武练艺，要出家！”老仙长看了看方杰，问：“你愿意出家？”“弟子愿意出家。”“我道门之中不收你，我有个侄子，大清国护国四大名剑姜达姜本初的弟子，在四川天海庄天海庙，姓窦名叫窦瑞。他是皈依三宝的和尚，我想替他收你。武艺嘛，可以跟着师父我学。”这样，正式磕头拜了师，给他起了个和尚的名字叫慧斌。又给窦瑞去信。没有多少日子，窦瑞来了。见到老人家行完礼：“您唤弟子有什么事？”“我给你收个师弟！僧袍都换好了，都剃度为僧了，就是还没有受戒，名字叫慧斌。慧斌呐，过来，给你师兄磕头。”“哥哥，给您磕头！”七岁的小和尚，窦瑞看着挺好。隔三两月打四川到陕西来教给兄弟念经，一边教着经，一边练着艺。欧阳爷教慧斌，开始就教硬功，金钟罩、铁布衫、铁沙掌。这功夫完全都是硬功夫，不教给他小巧之艺。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就十年呐。慧斌到了十七岁了。哎哟！这长相，身体强壮，大高个，宽肩膀，往这儿一站，就跟黑塔似的。

这一天，老剑客爷欧阳修派人把方奎找来，道：“僧、道不能并峰，和尚、老道怎么在一块儿住啊？我把这数百年清静古观送给他。你可以拿出一笔钱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归三宝管辖，改个名字叫古刹玉皇顶。你兄弟从打七岁出家，胎里素。这座庙三尺女子不准人内，初一、十五不开山门，很合乎你弟弟的性格。现在他本事已学出来了。方奎啊，你肯得花俩钱吗？”“弟子愿意，那么改和尚庙，您怎么办呢？”“我就归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我归我的下院。我把这庙给你兄弟！”“嗽！那我谢谢师父！”一切嘱咐好了，也嘱咐慧斌。又派人写信，让窦瑞也来。玉皇观改成玉皇顶，塑了神像，就让慧斌执掌。欧阳修飘然隐匿回广州。慧斌等师父走了以后，庙修好了，开了光，自己也招了几个小和尚，在庙里头一住。回到家中看了看母亲、嫂嫂，然后要俩钱，闯荡江湖。

光阴荏苒，转眼间就三年，方杰二十岁了，练得骨硬如钢，浑身发僵，三年就创出一个号来，叫金鸡好斗双钢掌。慧斌高兴了，回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这么一撇嘴，有人可就说了：“慧斌师父，您的把式再好，您是半个把式匠。您瞧瞧，三尺高的墙头您上不去。小巧之艺您一点儿都不会，真成了一个武术家。您的内外两家具臻绝顶，那才叫英雄呐！您这叫什么呀？”慧斌一想：对呀！我得访名师去，或者再到广东找师父去。不行，师父当初既然不教，我白找。那我自己访！南七北六十三省，就这么一访名师，三年什么都没访着。哎，这怎么回事？嘿，蹿高纵远的人有的是，可是碰上慧斌，他两下提了拐子给扔房上去了，人家怎么收你为徒啊？就无精打采地回来了。回到家中才知道母亲去世了。哎呀！自己到坟上哭了一场，就回庙了。

小和尚告诉慧斌说：“师父，您离山访师这三年，在咱们后山挡僧岭下，那里来个老比丘。打柴的、打猎的全都看见过。听说这老比丘不吃不喝，在这儿住了三年。您说新鲜不新鲜。”慧斌一听：“什么老比丘啊？这我不信。可能是个高明的武术家，前来访我。好吧，等会我瞧瞧去。”吃完了晚饭，打发小僧人全去休息。慧斌一个人从东角门出来了，转到庙墙后面，可就往西北方向下来。快出山了，西北方向有座庙叫山神庙。山神庙的西边有一个大山坡，荒草丛生，一块石碑三个大红字叫：“挡僧岭”。顺着挡僧岭过来，往西北岔道出山，那儿有一座下五门的黑龙观，观主叫黑龙道长韩玄教。下了挡僧岭，盘着山道往右手里头，拐来拐去，拐到挡僧岭下。只见疏疏落落的松林内，透出来两盏星光。慧斌不由得一阵发愣，仔细一看：“唉呀！真在挡僧岭下有这么一个山洞。山洞不大，果然山洞里坐着一位

年迈苍苍的老人,赤红脸,顶都谢没了。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长眼睫眉呀,遮住了眼睛,长到了嘴唇下边来。鼻如玉柱,唇似涂朱,一对元宝耳。慧斌和尚一瞧:唉呀!这一定是武林的前辈,风尘的侠隐前来帮我呀!他慢慢地往前来。这老头的眼睛很亮,跟那星光似的一闪一闪的。但是一见慧斌,这老头慢慢地把眼闭上了。慧斌紧行几步,来到且近,合掌打问讯,躬身施礼:“阿弥陀佛!老人家,是哪方的高人前来金凤山?贫僧慧斌拜见了!”老头却盘膝打坐把眼睛闭上了,慧斌说话跟没听见一样。“阿弥陀佛!贫僧慧斌就居住在金凤山上。请问老人家上姓高名,仙乡何处?晚生慧斌拜见了!”连说三遍老头都没听见。慧斌就明白了:老人家见我,哪儿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相见了。您不是不说话吗,我慧斌有能耐,让您开口。想到这儿,就这硬山石地上,就“扑嗵”一声跪下了。老头闭着眼睛不言语,慧斌在山洞外头跪着也不言语。

本来这是头天的晚上,也就是二更天左右,慧斌这一下就跪到天亮。慧斌跪那里纹丝不动。嘿!把老头给跪含糊了。老人微然一睁眼:“哎哟喝!和尚,你什么时候来的?跪得工夫不小啦!”慧斌心说:老爷子还是您不行!我这一跪,就把您的话给跪出来了。和尚慧斌点点头:“弟子昨夜前来跪见老人家。我跪在这儿等着见你!”就见老头肩头一晃,“唰”地一下,由山洞里出了:“和尚,起来吧!”“多谢老人家!”等慧斌站起来,老头抬头细看慧斌。慧斌一瞧:老爷子,你也就到我胯骨轴这儿。你太矮了呀!“和尚!老夫在此隐居,与人无悔,与世无争。只望老死于户牖之下,埋没在山谷之间,终此一生,也就是了。和尚!你为什么到我这儿来?你有什么话说呀?”慧斌“扑嗵”又跪下了:“老人家,弟子慧斌出家在凤山上。先拜老师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神慈观观主、道门门长欧阳老剑客。我只学得是硬功,不会软功。为此下山访师三年,没有成就。回山之后,听说老人家隐居于此,将近三年。因此弟子不揣冒昧,来到挡僧岭下拜见老人家。如果老人家不以弟子为朽木之材,弟子愿效子房圯桥纳履,杨时立雪于程门,仰瞻时雨之化,弟子当报再造隆恩呐!”慧斌这话说得十分婉转。老头听完了,捻着胡子一阵大笑:“哈哈哈,嗷!你叫慧斌呐。”“不错!”“你要学一学张子房圯桥纳履,拜我为师,对不对呀?”“正是此意!”“好吧,今天天都快亮了,不用说了,你回你的庙。明天晚上,你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到山神庙去,自然有人在山神庙接待于你。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商量,我愿教,你愿拜,那么咱们就是师徒。如果你愿意拜师,我不愿意教,或者我愿意教,你不愿意学,这还有个学得了学不了,咱们另作别论。”“弟子谨遵老师之言。”“好!你看谁?”这老头拿手往慧斌身后一指,慧斌和尚就往后一回头的工夫,再看老人家踪影不见了,蹬着树枝,捷似飞鸟,转眼走远。慧斌一瞧:身法之快,无与伦比。看来这位老人家定是武林的老前辈呀!“哈哈!”慧斌高兴了。站在这里,冲着两面挡僧岭的山根磕了个头,回庙去了。推角门进去,直奔功房。自己练完功,回到禅堂,由小僧人侍奉着,白天休息吃饭,到晚上定更来天,打发小和尚全走了。然后一个人把角门就给开开,回身再把角门带上,一往北来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东北墙角。可就往西,还是昨天晚上这条道,通往挡僧岭东西的山神庙,当然,山神庙也没有失修,里里外外还是干净的,就是没人住。

慧斌来到山神庙的东角门。“啪啪啪”一拍角门,时间不大,就听里头问:“谁呀?”慧斌一听,嗯?口音不对?挡僧岭遇见的老人口音是本地人。这回听里边说话呢,就靠北了,属于陕北人的口音。慧斌答应道:“嗷,弟子慧斌。”“嗷!师弟呀。”还没见面呢,里边就说话了。“咣啷”一声响,角门开开。慧斌一看:这个老头是细高挑的身材,身上穿着青长衫,腰里扎着绒绳,青中衣,五分底的青靴子。脸蛋也不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赤红脸,一脸的草纸眉儿的疙瘩,白眉毛,大三角

眼,黄眼珠子可特别的亮,小鼻子头,菱角口,一对锥把子耳朵,白剪子股的小辫,一字齐口大白胡子。嘿!老头是挺精神的,看得出来是清真大爸。慧斌一想:既然人家老头管我叫师弟,那一定我得叫师兄了:"阿弥陀佛!师兄在上,小弟慧斌大礼参拜!""哈哈哈!……兄弟,起来,起来!师父让我在这儿等你呢!跟我来吧。"慧斌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二人一前一后,来至正殿。这就是头层殿,东西有配殿。一进这层殿,慧赋知道,因为这庙属于慧斌管辖,他能不知道嘛。当中是个大肚弥陀佛,又叫欢喜佛呀,见人总是笑。海灯点着,外屋也有点儿亮。转过这大肚弥陀佛,就是护法神——韦驮。由这后殿门出去,还有一个二层殿。海灯点着,屋里显得亮,五供蜡扦全份。靠这西面,好像拿木板钉起个隔间来。慧斌心说:这是哪位办的?怎么跑我这庙里钉隔扇来了,要住人啊!果然挂着一个新的茶青色门帘。师兄一挑帘:"师弟,进来吧!"慧斌点头答应。迈步往里走,抬头一看,是要住人。垒了一个炕,有炕席,有几个棕团都在炕头上立着,单有一个棕团放在炕的正当中。老师就在棕团上坐着,跟出家人一样。

慧斌躬身施礼,跪倒了磕头:"恩师在上,弟子慧斌大礼参拜。"老头把眼睛睁开了:"哈哈哈……,慧斌,你来啦。""嗷,弟子来啦。""站在一旁!你给我磕头了,叫我一声老师,咱们现在还不定规。因为我不知道你练得了练不了?""老师呀,弟子练得了!""如果你要下得辛苦,我教什么你肯练,你听话,咱们回头再拜师。哈哈哈,慧斌,你练得了吗?"慧斌一想:干嘛死死地问我这个练得了吗?"弟子练得了。""那么好?叫你师哥带着你,咱们爷儿仨到后面。"老头一飘身从炕上下来了。爷儿仨一前一后,由这屋里出来往北一拐,往东一点儿就是韦驮神,顺着韦驮神的前头往北,就推开了门。这是二层殿,北大殿内供着三世佛,东西配殿各三间。院里头收拾得十分干净,有点草也完全都拔净,有个小石头子也捡走了,洒着清水,用土夯砸得很结实。慧斌心说:我自个儿的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拾掇了。特别在东配殿的廊檐下,放着一张竹床,竹床上有褥有枕头有被子,旁边还放着一个小木凳。慧斌想:这是干什么呢?再看西配殿的廊檐下,一丈一二尺长、二丈三四尺宽的羊白毡,都是新赶的毡子,一共三张,戳在那里。慧斌一想:大热的天,这羊毛毡干什么使啊?慧斌再一看:中殿的后头,二层殿的西殿的南山墙后头,这有锅灶,底下夹着火,上头有一个新编的大盖帘盖着锅。锅里一定是水,"哗……"烧开了翻起来,顶着盖帘了,"哐啷哐啷"直晃悠。还有一个小锅,也夹着点儿火,好像里头熬的是粥。单有这么一个小碗架,也有碗也有筷子笼,还有咸菜丝,还有水缸什么的。

慧斌只顾贪看,老头插话道:"慧斌,你真要练?""练!弟子一定练。下山寻师三年未遇,弟子都不灰心!""那么好!恐怕你练不了哇?"慧斌一想:您怎么又来了,我干么练不了啊!"师父,不要担心,弟子练得了!""哈哈哈,真练得了啊?""练得了!""那好,把扎腰的绒绳解下来,把僧袍脱了。"慧斌一想:一个师父一个传授,教我嘛,就得脱衣服。好吧!扎腰的绒绳解下来,师哥接过去,大僧袍脱了,师哥也过去给叠好了,往这个小木凳上一放。慧斌问:"师父,您看行了吗?""不行啊!慧斌。""啊,怎么还不行啊?"对啦!哈哈哈,你还得把这个短僧袍、衬袍脱了。""师父,您看行吗?""这不行,真练,得脱个光膀脊梁!"慧斌一想:嘿,这可新鲜!怎么练功还脱大光膀啊!唉,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好吧!把里头的衣服完全都脱了。慧斌的肉皮啊,跟煤球那么黑,一身的大麻子坑可不少呢。"师父,您看行了吗?""嗯,上边行了。鞋袜子扒了!""哎,怎么还扒鞋袜子啊?"只好把鞋袜子扒了。老头又说:"把裤子脱了。"慧斌一想:怎么练功还脱裤子啊?"师父,裤子脱了?""嗯!让你脱你就脱!我问你来着,怕你练不了,你看怎么样?"慧斌一想脱就脱

吧，解腰带把裤子脱下来。“师父，您看这回成了吧！”“哎，成了我就不说话了。把你这裤衩也扒掉。”嘿！慧斌这大麻脸蛋子汗都下来了。慧斌一想：哎呀！这两个老头不是拿我慧斌开心吧？练功有脱光眼儿赤条条的吗？再看两位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须发斑白，正颜厉色站到自己前头。唉！甭说一位老人家对我没有嬉笑之意。即便是有，我这个在人家眼前头，不亚如人家的儿女，甚至于孙男弟女吗？我才二十多岁的人，人家两位老人家胡子都白了。问：“师父，让弟子把裤衩也脱了？”“对！这样才能练呢！”“好吧，弟子遵命！”咬了咬牙，狠了狠心，脱一大光眼儿。

老头上下一瞧：“慧斌呐！”“师父。”“这才像个练武的。”慧斌这个气，我长这么大，没听说过，光着屁股练武，那除非是练水性，练水拳成了。“好啦！你在这儿等会儿。事不宜迟，快准备！”就说了一声准备，人家爷儿俩动作很麻利，这快劲无法形容。就瞧师兄来到西配殿下，伸手把大白毡子拿来，往地下“唰”这么一铺，喝！手法快极了。再看老头，一个健步蹿到锅台且近，把开水锅的盖子揭开。旁边有一个小水瓢，老头站在锅旁拿着小水瓢，舀起这水来，往白毡子上泼，“唰唰唰”一点儿不漏，匀极了，而且不溅水点，完全泼在大白毡上。越泼热气越大，“嘭”，就撞到硬架天棚上。头一张毡子泼满了。师兄伸手把第二张毡子拿起来，跟这头一张的毯子错开，老头接茬泼，“唰唰唰”，第二张毯子完全都泼满了。师兄一伸手，又把第三张毡子拿来错开，这可就更长了，接茬再泼。满满当当一锅热水，一点儿没剩，全都泼到毡子上了。热呀，临近了蒸得慌啊！老头过来一拉慧斌：“慧斌，快着点！往上躺。”慧赋一听，怎么着，这是什么功夫？往热开水的毡子上躺。不错，自己有横练，但是我这横练是怕烫啊！”慧斌，趁热快躺，等会儿凉了躺上，可就不管事啦！”“弟子我往毡子上躺？”“别废话！快往上躺。”老头一拽慧斌的胳膊，往前一推。慧斌站在一头的边上，老头一推他，慧斌也豁出去了，一憋气，烫死我都躺！往下一躺，老头并食中二指，就在他腰眼上猛一点他。慧斌这么大的人，多大分量，“噌”一下子就起不来了。可了不得呀！等慧斌这么一躺的时候，就看这老头拿手一抓白毡子头，“唰”地一下，把慧斌裹到里头了。老头拿右脚隔着毡子“啪”地一蹬，轱辘辘……整个毡子卷起来。老头儿两只脚不闲着，单脚一踢，蹦蹦蹦这个快呀，“呼呼呼”就在院子里滚开了。可不是吓唬你，每一脚下去，脚尖踢上毡子，热毡子往里这么一缩，就挨上慧斌的某一个穴道。可不是瞎踢呐，踢的都是穴道。前后心全有，“啪啪啪……”“呼呼呼……”就在这院子里转上了。等毡子都凉下来，这才许可慧斌整个身子挨上这毡子筒。毡子停了，老爷儿俩一块儿过来，师兄把毡子一打开。哎呀！慧斌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是热气呛的，脸啊，跟香灰一个色。这个时候可怕受风啊！爷儿俩一搭，就把慧斌搭到小床上，拿被子就把慧斌连头带脚全蒙严了。然后师兄把三张大毡子全立起来卷好了。放在西廊下。

爷儿俩在这里瞧着，老半天的时间，慧斌才从被子里头哼哼出声来了。慧斌这一哼哼，师兄把慧斌的被子撩开了。只见慧赋出了一身汗，感觉到浑身发软，没有力气：“哎呀！师父，师兄。”“慧斌，缓过来啦？”“是。”慧斌心说：真是跟死了一样啊！这个师傅教功夫怎么这么教啊？确实我慧斌有恒心，立志练艺。不然的话，真受不了啊！毡子卷里热气满着，人往上一躺，多难受啊！“来吧！先把衣服穿上。”一样一样穿好，想站起来可费劲了！师哥在这么个工夫，大碗的小米粥，切的细咸菜丝，倒点儿明香油，端了上来。“你喝粥吧！”慧斌早被折腾饿了。这通喝呀，一碗一碗接一碗，感觉到有点儿力气了。老头说：“来吧！后边事情你别管。咱们爷儿三个到前边去。”爷儿三个来到前边，挑帘栊进到屋里头。老头坐下，让慧斌也坐到炕沿上：“慧斌呐，今天不用说了，你先回去吧。明天在庙里休息一天，

后天一天，大后天时间不可浪费！你晚上就来。听见了没有？”“弟子听见啦！”“你知道为师我刚才拿着热毡子烫你，为了什么？”“弟子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欧阳修教你的都是硬功夫。七岁开始练艺，十年之久，骨硬如钢。你要打算学习小巧之艺，哎呀，你那骨头缝都死住了。你不活动，怎么练小巧之艺！腰没有，腿没有，小巧之艺根本无法练。我给你蒸了骨，拿热白毡子裹你用脚踢，这热气往里走。把你的骨节、穴道都给你踢活了，才能练小巧之艺，不然的话练不了！”慧斌这才明白：“哎呀，我骨硬如钢，确实不能练小巧之艺。不是师父这样通玄的本领，弟子根本练不了！”“你明白了，就回去吧。”师哥给送出来，来到角门：“师弟，多保重！咱们大后天见了。”“师哥，你好好地替小弟侍奉老师吧！”

哥儿俩分手，慧斌半路上休息几次，才到前山。推角门进来，角门关好，来到自己的禅堂，慧斌脱了衣服躺下了。打学会了艺业那天起，慧斌没有躺着睡过觉，现在不成了。第二天早晨，把几个小徒弟都吓坏了，怎么师父今天没有练功啊？进来以后，慧斌在那儿坐着。小僧人们一看：“呦！师父，您这脸怎么了？您昨晚上干什么去了？”“嗷，没干什么去。怎么了？”拿过一面镜子来：“您照照。”慧斌一看：瓦灰色的脸，不像往日那么黑的发亮。“昨天我可能受了风了，感一点儿风寒，夜里觉得不合适。”“您看是不是请大夫瞧一瞧？”“我看这倒不必了！我是一个练武的，到时候练练功，发出点儿汗来，也就好了。”“是！”“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慧斌吃了点儿东西又躺下了。

一天就这么样过去了。第二天还是这样，就感觉到身上有力了。第三天的白天基本复原。到了晚上，督促小和尚念完了经，打发小和尚都睡了觉，就直奔山神庙了。师哥带着慧斌一直来到北殿，挑帘栊到屋里，借着灯光，老头在棕团上坐着呢。慧斌行礼：“恩师，弟子参见！”“慧斌呐，你还真有恒心！就是前天晚上施展蒸骨之法，换个人他受不了。看起来你这年青人不错，因此破例收下你！今后，凡是你喜欢练的，为师定要倾囊相赠。把供桌前头收拾好了，让慧斌正式拜师！”敢情人家爷儿俩都准备妥当，武圣人牌位桌上放好了。老头先行礼，跟着慧斌行礼，起来见师哥，趴地上给师哥磕头之后，爷仨儿打今天起可就用上功了。给慧斌盘腰、屈腿、站架子，教给他六十四个大气站桩法。慧斌外操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天不闪亮，不让慧斌回去，天一黑慧斌就到了。

练着练着，慧斌能蹿能蹦了。可就让慧斌越墙进庙，那可就更有功夫了。哎呀，慧斌的功夫与日俱增。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就十多年呐！嚯！慧斌的这个能为可就了不得啦。“师父！”“哎，慧斌。”“您看您教给弟子这十三年的功夫，传授给弟子一条十三节鞭，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蹿高纵远的本领，各种小巧之艺。那么，您说以前我跟欧阳师父练的这个硬功夫，还回得来吗？”“什么事没有！只能对你有辅助。十三年，咱们爷儿仨再利用两年的工夫，把你的硬功全部找回来。那么，也就差不离了。从这天起，一边练着小巧的功夫，一边练着硬功。前后十五年，慧斌三十八岁。嚯！这身功夫可就了不得了。

这一天晚上，慧斌见着师父，行完礼，往旁边一站：“师父，今天晚上咱们爷儿仨练什么功呐？”“慧斌呐！你追随师父十五年。为师敢说，我把身上的能为十分之四五全都教给你了。为师本应当继续教你。孩子，我说出来你可别难过呀！”“师父，怎么啦？您为什么不教弟子了？”“孩子，为师明夜子时，就要撒手西归，离却尘寰。我该死了，明晚半夜我就要死去，我没法教你了！”慧斌一听，哎呀！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师父，弟子真没想到！指望师父把弟子传授出来以后，把老人家您请到金凤山庙中，让孩儿我好好侍奉恩师三年五载，让您老人家娱乐晚年。没想到大限来临，师父啊……”慧斌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老人

家一摆手:"慧斌呐！不必如此。为师死后,你只要恪守僧门之规,武林之戒,行端履正,在江湖路上享有大名,你就算报答为师的恩德。人生百年也有一死,悲伤无益！慧斌,我告诉你一点事儿。""您说吧,师父！""明天一清早,你亲自下山,带一点银两,买一口大一点儿的棺材,你放上一根长绳,拿着两把铁锹。明天晚上二鼓,早了你可别来,到二更天你再来。不要哭泣,使死了的人心乱不安。只要为师我一咽气,让你师哥帮你把为师盛殓起来,远抬深埋。上面也不要立什么痕迹,立个桩子吧,种棵树吧,都不要,死了就完。你记住了没有?""弟子完全谨记心下！""孩子,今天功夫就不练了。你回去吧！"说完把眼睛闭上了。慧斌不走哇！"师父,您怎么让弟子走啊！我就在您的跟前,多奉陪您一会儿！"师哥过来了:"师弟呀,师父怎么说,还是怎么办吧。你回去吧！师父说的你完全都照办。明天二更天,你把棺材带来,需要的东西也带来。""唉,好！"又给师父磕了个头,慧斌掉着眼泪走了。回到庙中,可睡不了觉,连功夫都练不下去。辗转反侧,坐卧不宁,一直耗到天光大亮。有心赶山神庙观看,可无奈师父不让,自己也不敢。带着钱下山了,到镇店买了一口四、五、六、大放样的棺材。那棺材可不轻啊！小起码得有个几百斤。慧斌给了钱,棺材铺掌柜的说:"给您找辆车拉回去吧。"慧斌摇摇头说:"不用。"就一伸手一挟棺材。嘿！跟挟个小孩似的,就这样回庙了。

慧斌一白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一直到了天黑,盼到二更天,挟着棺材可就来到山神庙。哥儿俩一头一个,搭进了角门,放在了前殿的台阶下。然后把绳子、铁锹取下来,棺材盖好,角门关上。"师兄,师父在么?""在呢！""许可小弟进去吗?""哈哈哈,你来了怎么能不进去瞧瞧师父呢！随愚兄前来。"哥儿俩一块儿往里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抬头,"啊！"可吓坏了,土坑上四个棕团,连师父在内,坐着四位老人,有僧有道有俗,并不是一位。慧斌心里纳闷:这都是什么时候请来的呀?看师父坐在正中的上首最尊贵的地方,那慧斌就明白了。在老人家的右肩膀下,也就是第二位,棕团以上坐着一位老和尚,赤红脸,明秃秃的光头,露着九块受戒的香疤。慧斌看了看这个和尚,再瞧瞧师父:老人家耷拉着眼皮,闭目吸气养神,还是一身蓝粗布,依然故我。唉！看着师父不觉得悲从中来。再看看老恩师的左肩下,是一位出家的道长。这位道长爷是个矮个,身上穿着杏黄色道袍,配宝剑,黄中衣,寸五的粉底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面似三秋古月,金簪别顶,背插着绳刷。再看和尚的右肩下,棕团上坐着一个俗家。也跟师父的个头儿差不离,五短的身材,瘦小枯干,不大点的小辫垂于脑后,四字海口,一对元宝耳,山羊胡子黄焦焦,蓝粗布大褂,扎着绒绳。这位老人坐在那儿,就瞧着厉害呀！

慧斌躬身施礼,跪倒了磕头:"恩师在上,弟子慧斌大礼参拜。"趴地下磕头。老师把眼睛睁开了,微抬眼帘,眼神还是那么足。"慧斌,你来啦?""是！弟子谨遵恩师之命,来到庙中待奉恩师。""慧斌呐,在场的僧道俗,你可认识?""恩师,弟子一位不识。""那么着好,我就告诉告诉你！"一指和尚:"慧斌你记住了,他是你的二师叔。他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姓姜名达字本初,江湖人称碧目金睛佛。""哎哟！"慧斌一听,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十五年来不但听见师父经常说,师哥也经常提呀。其实这位就是四大名剑的二爷。姜二爷不是个和尚,姜二爷开始有媳妇,有个儿子,有儿媳妇。儿子死后生下一个孙子,孙子又生下重孙。为什么出家当了和尚?就因为自己的儿子让人家给打死了,老头一狠心。他原来叫碧目金睛客姜达姜本初,后来才改了碧目金睛佛。慧斌赶紧跪倒磕头:"二师叔在上,侄男慧斌大礼参拜！""阿弥陀佛！"姜二爷眼睛一撩,绿眼珠放光,"阿弥陀佛,听你师父说起你来,刻苦用功,是一位好徒弟。我门户将来发扬光大,全靠你了。""谢谢二师叔的夸奖！""起来,起来,起来。慧斌呐,你看这位道长你认识吗?""弟

子不认得。”“这是你的三师叔。家住在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身为观主,姓张名鸿钧,江湖人称太极八卦庶士,排行在三,这是我的三师弟。”“哎哟,阿弥陀佛!弟子早就久仰三师叔的名字了。侄男慧斌参拜。”“无量佛!起来吧。你师父说你很用功,功夫也很好。功夫虽好也不成,得有才有德。将来发扬光大门户,全靠你等这样的!”“三师叔夸奖,弟子谨记三师叔的教训。”“起来,起来,起来。”老头一指边上一位老头:“你认得吗?”“弟子不认得。”“他家住在山东莱州府城东南三十五里的董家铺,是为师的四师弟,你的四师叔,姓董名瑞,江湖人称珍珠佛。上前见过!”慧斌过来了赶紧磕头:“四师叔在上,侄男慧斌参拜!”“哈哈哈……”老头一乐,把眼睛睁开了,黄眼珠子亚赛明灯一般,射在慧斌的脸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师父提起你总是夸,今日一见你倒也不错!孩儿,四师叔可老了,走到街上你可先叫一声。不然的话,我可瞧不见你!”慧斌一瞧,二师叔,三师叔都很慈善,唯有这四师叔可凶得很,怎么见面瞧着都害怕呀。您看,从这儿慧斌就怕上四爷董瑞了。老人家又用手点指:“慧斌呐,我教了你十五年了,为师的名姓你可知道?”慧斌“扑嗵”跪下了,十五年,耳鬓厮磨,恩师以绝技相传,总想问问恩师的名胜。可无奈,老师不言,弟子不敢动问。”“老师!离别在际,您老人家还不告诉弟子您老人家的名姓嘛?”老人家一托银髯,笑道:“哈哈哈,那么好,我告诉你!”

第七十一回

童海川月下会三侠　骆驼岭智诓赵小乔

上回书说到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慧斌山神庙学艺,最后问师父的名字。老人家一阵大笑:“哈哈哈!慧斌,我与你是近邻,凤翔府西门里姓董名乾字化一,人称镇古侠。和你一起伴读十五载,陪伴着你读书、习武十五年的师兄,你知道吗?”“弟子,唉!我跟师兄这么多年在一块儿,我不好意思问!”“告诉你,他家住在陕西延安府东门里,姓胡名叫胡林。这是我的大徒弟,本门本户他最大,他叫飞天金精鼠。他有一手绝活,就是缩骨法。只要脑袋过去了,这人就过去了,就这能耐。耗子本身就没骨头,有个缝隙就钻得进去!”慧斌趴地下给师兄磕头。老人家董化一问慧斌:“慧斌呐!你的能为是很不错了。为师死后,你师哥和你的三位师叔经常来到金凤山看望于你。”“我谢谢师兄,谢谢三位师叔!”“门户中的五戒为师不愿多说。希望你谨遵五戒门规,在江湖路上行端履正。你呀!做一个好武林弟子。你是一个和尚,如果你要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犯了门规五戒,你三位师叔都可以来到金凤山要你的项上人头、六阳魁首!”

慧斌这么一听,“哎哟,我说我师父把三位师叔请来干什么?这是给我请来的刽子手啊!将来我好好的不用说了。如果不能够恪守门规就宰我!嗨!师父您可真有出手的。”姜二爷念佛:“阿弥陀佛!慧斌呐,你师父的话你听见了吗?”“弟子听见了。”“那好极了,谨记你恩师的铭言!”董老剑客招手:“慧斌呐,进前来。”“是!”慧斌往地下一跪,就势老人家一伸手,撩自己的蓝布衫,“哗啷啷”拿出一条家伙来。慧斌一看:嚯!这是什么东西呀?通体雪白,“唰唰”地冒宝光。十一节,头里是个六寸五的铁鞭穗,浑铁的,就跟那小甜瓜脑袋似的,黄绢线的穗子包着,使的时候铁鞭穗就露出来。后头是铁鞭把,两边是八宝灯疙瘩,当中有黄带子勒着把,黄挽手,黄色灯笼穗儿。这十一节都有透眼,穿着鹿筋绳,每一节与每一节

之间都有算盘疙瘩挡着，三个算盘疙瘩上头有三个钢环儿，一摇“哗啷啷”地响，“慧斌呐，我教给你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那是为师我的绝艺。你瞧见这条鞭！你喜欢吗？”“师父，弟子当然喜欢！”“嗷，告诉你，这条鞭连穗儿带把共有十三节，叫墨鱼骨鞭。此鞭难得啊！在你师祖身上佩带多年。出师的时候，为师我喜欢，我从你师祖手上要过来，在我的身旁佩带也已多年。今天咱们爷儿俩临别在即，我就把十三节墨鱼骨鞭相赠与你，以示纪念！”慧斌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师父，天不假年！您老人家先弟子而去，使弟子痛不欲生！这是您老人家心爱的东西，弟子我怎能有心要您的鞭！”“孩子，不必如此！宝鞭虽好，也是身外之物。你让为师把此物带走，那么此宝就不能出世了。你拿这条鞭带在身上，时时刻刻都像为师身在左右，那不好嘛？”“是！”趴地下磕头。老人家把这十三节墨鱼骨鞭叠好了往前一递，慧斌伸手一托，老头把鞭又拿了回来。慧斌一想：师父怎么又舍不得了？“慧斌呐，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招，上中下走三盘。只要你将来勤习勤练，南七北六十三省只要使鞭的得让你过去，你是第一条鞭！倒不是说你这条鞭就无人能敌了，只是在你这一辈子，在你这个时代里的把式匠，你算第一条鞭。可有一样，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你要认为你的功夫尽善尽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谁也瞧不起，功夫日见消退。你可记住了！广东龙门县青龙街东口，有个药铺叫八卦堂。八卦堂药铺掌柜的姓王名唤十古，有个外号叫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这个人算少林寺人室弟子。此人幼年三入嵩山少林寺，大殿的匾后头，巧得人骨宝鞭。老方丈一圆僧普静和尚有意成全王十古，后阁佛楼放好了天罡鞭图，暗示于他。他在后阁楼得天罡鞭三十六路活把鞭的鞭图，拿到自己的家中五师自通，按图习练。这个人能为高强，艺业出众，教朋友血心热胆，南七北六十三省群侠之首。将来你见着这个人，这个人才是你的劲敌呀！”“恩师之言，弟子谨记就是了。”“好吧，你把鞭带上吧！”慧斌这才把十三节墨鱼骨鞭拉过来围在身上。

“你们爷儿几个还有事吗？”问了几遍，没有谁答话。老人家董化一点点头：“得了！让我一个人好好的在屋里呆会儿吧。”爷儿几个没有一个说话的。耗来耗去，耗到交了子时，就看老人家脸色一变，从鼻子眼里头“嗍”出来两道长鼻涕，都过了嘴唇，往下一低头，敢情老人家去世了。慧斌不敢哭哇！姜二爷托着老头的这个鼻涕头，慢慢地又给老头托到鼻子眼里去。姜二爷赶快派人把棺材盖打开：“慧斌呐，咱们爷儿俩拿着铁锹走，咱们刨坑去。现在先给你师父入了殓！”有几个人把老头搭出来。给老剑客爷入殓，棺材盖也盖上，不打楔子，不钉钉，单摆浮搁。姜二爷带着慧斌，老爷儿俩拿着铁锹去了，深深地刨了一个大坑。刨好了，铁锹放到那儿。然后爷儿俩回来，一看这儿，念经的念经，祭奠的祭奠。爷儿俩也到棺材头里，念完了经。然后告诉慧斌：“慧斌呐，把棺材挟起来，走吧！”慧斌总认为师父的尸体在里头，分量要重一些。等慧斌挟起棺材来，他有了感觉：嗯？怎么里边没分量啊？怎么把我师父盛殓起来，我挟着，还跟空棺材一样。慧斌满腹狐疑，又不敢说师兄咱们把棺材打开瞧瞧。慧斌挟着棺材来到坟地，放到旁边，拿绳子把它套住了。爷儿个四吊角，把棺材慢慢放下去，稳好了以后，调正了。立刻把老师掩埋了，埋得很结实，不留痕迹。时间一长，您找都找不着。

爷儿几个都回来了，来到山神庙内。姜二爷说：“慧斌呐，你师父跟你说的话，刚才我可都嘱咐你了。你要牢牢切记！看得出来，你师父就拿你做了衣钵传人，将来为我们的门户发扬光大！你要身染下流，玷污门户，坏了门规五戒，那时可休要怪你师叔们没有叔侄之情！”慧斌一听：您这叫多余！我一个出家的和尚，有什么犯门规的地方呐，我干嘛去呀，我既不图名，也不贪利。“师叔，你们放心吧！”

“要是那样,好啦!我们可都得回家了。”“哎呀!三位师叔,办完了事情,我想请三位师叔在庙里头住上几天。再走不迟。”“不行!你我后会有期吧!”姜二爷、张三爷、董四爷全走了。慧斌挽留不住。又问胡林:“哥哥,跟小弟到前山吧!”胡林摇了摇头:“兄弟,师父把我找来,从收下你算起十五年有余啦。哥哥我也有个家呀,我也得回去看看去!”慧斌知道胡林是回大爸:“唉,师哥,我怎么说呢?小弟我给您道谢吧。”老头一摆手:“用不着!师弟呀,咱两个耳鬓厮磨一块儿十五年了。师父临死之际,为什么要把三位师叔请来?你要好好地想一想!欧阳修为什么只教你硬功不教你软功。师父为什么又费那么大力气教你软功,成全于你。哥哥我疼爱你,但是这里头的事情也很多,希望你好自为之。”“师哥,您放心!我明白。”“好!今后一定要谨守门规。三位师叔此番前来就听咱们师父一句话,要好好地保护你。这好好地保护你里头,也有你将来享大名的一面,可也有约束你的一面。”“哥哥,您放心吧,兄弟我全知道!”说完,胡林飘然而去了。

慧斌到了东风庄,面见哥哥把事情一提。天下第一杰方奎很高兴:“兄弟呀,你的机缘太好了!一个练武的,哪有你这样的福分呐?能遇见两位名师。”看了看十三节墨鱼骨鞭:“价值连城啊!但钟爱之,将不可力敌!”“师父都教给我了。我要辞别兄长,闯荡闯荡!”方大爷答应。慧斌一走三年之久,落出个外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回到金凤山,立起杆子来广收桃李。转眼间就十几年。慧斌三十八岁出师,四十一岁回山,到现在五十四岁。他哥哥方伯林八十一岁。

最近有点儿不痛快的事情,很让慧斌心里别扭,为这个就跟哥哥提了。方奎直劝道:“我劝你你不听,我也知道你这个人倔强。咱们到两界岭西风寺看看你师哥秋禅去。让你师哥替你出个主意。应当怎么办?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高僧慧斌点了点头:“哥哥,我也不是想不开!不过,这件事情您两头为难。那头么是您哥哥,这头么是兄弟我,一般远。好吧!咱们到西风寺跟我师哥西风长老秋禅商量此事。”军刃带好了,老哥儿俩打庙里头起身形,直奔两界岭西风寺。顺着山道可就来到西风寺的门口。山门洞开着,往大月亮地里一瞧:那月台上有人动手。师哥西风长老秋禅大僧袍撩起来会斗一个年轻的壮士,看这个人出手不俗。慧斌也看出来了,这是本门本户之人。月台下头,还有几个年轻人站着观阵。“哥哥,咱们看看去!”方奎这才高声喝喊:“高僧啊!月下与何人动手?”海川纵身形出去,又手一合看住门户。大和尚秋禅也往后一撤步,合掌打问讯。张方、九龄、孔秀这些人可看真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笑容可掬,十分忠厚。后头这个大麻脸和尚,面门上这条子肉“扑噜噜”乱颤,凶极了!

海川一瞧,哟,这都是谁呀?老哥儿俩一拔腰上月台了。秋禅长老跟方奎哥俩见面。慧斌和方奎都给秋禅长老行礼。秋禅伸手相搀:“起来起来!你们哥儿俩怎么这么闲在呀?”“嗽!我们哥儿俩到这儿瞧瞧您来。很长时间没有来,想师哥您了!这个年轻人是谁?您怎么跟他们打上了?”“咳!我给你介绍介绍。童侠客你请过来,这位陕西凤翔府东风庄的庄主,三清教长教的道门门长欧阳修,欧阳老剑客爷的嫡传弟子,天下第一杰方奎方伯林。这位是我的师弟,姓方名杰字伯生,出家的名字叫慧斌,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他们是亲哥俩!”童林一听,哎呀!本门本户啊!急忙抢步进身,躬身施礼道:“高僧,晚生童林拜见!”童海川这人就这样好,不自大。慧斌就这样不好,十分自大。慧斌知道:童林是我三师叔的师孙,江西卧虎山老观主尚道明、何道源的弟子,我的师侄。彼此行礼,各道寒暄。才细问经过,西风长老秋禅都说了。方奎一听,道口:“哈哈哈,童侠客,你们哪儿有这么请人!你是请人家西风长老秋禅介绍摆亭人,按理说你是官人,这是公事。可有一样,你们是恳求人家来的,哪能到这儿把人家徒弟打

了!"海川到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来。道:"方老前辈,您说得对,还是我弟子一时无知。事情已经过去,我给高僧赔了礼。无奈高僧不乐意,非要动手一战不可!所以我跟高僧勉强地奉陪奉陪,并不是要分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方奎听了:"很好!童侠客,你小小年纪奉师命兴一家武术,武功一定有独到之处。听说你在北高峰献艺贺号,得了镇八方这么大的一个美称。我八十一岁了,才得了一个天下第一杰,我跟你比差得远。刚才高僧跟您动手,我瞧了半天,一时的技痒难挠,我也斗胆打算请教请教童侠客!咱们也是点到为止,谁胜谁负本无关。童侠客你看可以吗?"海川一想: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我在人家金针道长韩景和眼前说下了浪言大话,我请不来秋禅长老,那怎么算呢?"老前辈!您是前辈,弟子是末学后进。既然如此,我愿奉陪,不到之处请多原谅!""哈哈哈……童侠客,你太客气了!这么办吧,你们爷儿几个都往后。"慧斌、秋禅这些人都往后退。张方可为海川担心呐!这样行吗?您瞧这大铁塔麻和尚一定厉害,他哥哥也不含糊。

月亮地下边,天下第一杰方奎方伯林往前一抢身,左手一个引手,上左步跟右步,脚踏中宫,右掌反过来,往前一抢身,叫进步撩阴掌。海川就势上身,双手不动,左脚扎根,右腿抬起来,拿脚后跟一挂人家方奎的右臂。唉!踢、弹、扫、挂。方奎往回一拽手的时候,海川往下一落右腿,双拳走"双风贯耳",对准方奎的左右太阳穴就来了。方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右脚一个"坐腰扫堂"。海川脚下一点,长腰起来,双方彼此看住门户,当场道请,打在一处。虽然说不是仇家,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当着这么多人,谁来个屁股蹲儿,来个趔趄,也不大好看呐!都是各自用心。海川八卦绵丝盘龙掌施展开来,脚踩八门,招随身进,掌法神出鬼没。方奎一瞧:人家童林小小年纪,有这么好的武功,可真是不得了哇!自己不往里进招,只好封闭躲闪,看管定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耐战三合。慧斌见哥哥赢不了童林,迈步往前来:"啊哈!童侠客武术高强,内力充沛,青年有为,兄长绝非敌手。请哥哥暂时退过一旁,待小弟会一会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方奎趁机会,虚点一招纵身形出去。海川往后一撤步。方奎一抱拳:"童侠客!现有舍弟方伯生打算跟你讨教讨教。"张方也瞧得出来,我叔父别跟人家动手,就冲这块头,跟人家一比就比下去了。慧斌往这儿一站,跟半截大黑塔一样,海川就显得单薄多了。"高僧,您请呐!""阿弥陀佛!"海川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海川的"麒麟吐珠",右手就到了。慧斌一看海川的掌到了,这可不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更不是铁背罗汉法禅僧,也不是九月九重阳会的铁面伽兰佛济源。这是大和尚慧斌呐!慧斌一立右手,伸了没动地方,拿右胳膊就这么往外一封海川的右臂。哎哟!海川就感觉到和尚慧斌胳膊骨硬如钢,就跟这大钢棍子一样。海川心说:可糟了,我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我非栽到慧斌的手里不可!海川没进去招,把右胳膊又退回来了。和尚慧斌就势一反腕子,拿右手掌心向上,手指头冲前,就往海川胸前一戳,"唰"地一下就到了。海川也知道封不住他,上右滑步一躲。和尚慧斌一反腕,右手掌冲下,左手掌往前一出溜,奔海川的两肩头就打来了,正搭在海川的肩颈穴上。海川只能"童子拜佛",双手一合,往外一分。慧斌两只手往回下一带,"嗲"!正把海川两只手的手腕给攥住了。慧斌还没使劲呢,海川的身上就觉得不得力。如果慧斌这个时候双手一抖,"金鸡抖铃",手腕子一颤劲,海川就得半个大跟头,非摔倒不成!但是慧斌没有。这是谁的徒弟?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的徒弟,这是我师哥的徒弟,师侄啊!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我们可是一家人呐!我要把童林抖个跟头,童林后半生,在武林中就闯不出去了,那你这门武术还兴什么呢?我不能自残骨肉,把我哥哥

的徒弟给打了。再说回来了，我真把童林给打了，尚道明、何道源还不找我来呀！我惹不起呀！别找麻烦。慧斌想到这儿，他就轻轻地一松，往后一撤步："阿弥陀佛！承让、承让。"

海川知道慧斌捧自己，脸一红，一抱拳："高僧，我输了！""哈哈哈！胜负未分，何得为输？""唉呀，高僧呐！您也是前辈，承让于我。童林感恩不浅！高僧，咱们今天的事情算完了吗？万总归一，我还得恳求西风长老秋禅长辈，把这摆亭之人说出来呀！"慧斌对秋禅道："师哥，咱们不如帮帮海川的忙。师哥我说这话你可别不爱听！您给七星山介绍摆亭之人，您贪人家什么了？给他摆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海川是官人，拦阻大人不能起程，本身也有过。不如啊，您将功补过，把摆亭之人说出来！"秋禅长老也乐意，说："这么办吧，咱们爷儿几个都回禅堂吧！"海川过来叫孔秀给两个小和尚赔礼道歉，安慰安慰青龙、白虎法如、法来两个小和尚，然后秋禅也安慰安慰孔秀。孔秀心说：不要安慰了，反正把我给揍成了烂酸梨，咱们叫两够本了。这才一同来到后院禅堂。西风长老秋禅把事情全说出来了："摆亭子是山西寿阳县袁家屯，百灵先生袁化摆的。在咱们江湖绿林道所有消息埋伏上，他这儿算一门。这是南阳卧龙庄诸葛化老先生的弟子。这样吧，袁家屯离姜家屯相隔二里半地，老人家跟袁化关系最好。我写一封信，回去之后，海川你们爷儿几个研究研究，派人赶奔姜家屯把信交给老剑客爷，交给我的恩师。然后由我恩师出头，让袁化来，袁化准得来。你们要直接请，恐怕不好办。"马上把这封信写得了。海川装好信告辞出来，带着张方、九龄、孔秀爷四个往回走。

来到耿家庄越墙而过，赶奔大厅，来到大厅外。金针道长韩景和跟受气的儿媳妇一样，坐在那低着头，一声不言语。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他翻儿了："你没事乐什么？我兄弟说扛，扛就扛。你这一乐不要紧，他准是上西风寺，直到现在不回来。他要有点错，碰倒了他一根汗毛，韩老道唉，我让你老杂毛给立旗杆！"连石爷、洪爷、司马良爷儿几个一个劲地在旁边说好话。司马良说："大爷大爷！得啦，我师父上西风寺，也不见得有危险。""好孩子，这老杂毛不地道！"哎哟，司徒朗这顿骂呀。耿文、耿武怎么劝也不成。海川挑帘进来了。"哈哈哈……"韩景和说："您瞧见没有，可来啦！您先查查童侠客爷身上汗毛，有倒了的没有？"海川挨次见礼，"哥哥，您干嘛呐？""你老不回来，我不放心呐，我要跟老杂毛算账呐！""哈哈，放心！那么和尚来了吗？""来了。""在哪儿呢？"海川一指怀里："我给扛来，我给揣来啦。"

海川就把西风寺月下会三侠的事情都提了："原来八宝转心亭乃是百灵先生袁化摆的亭子，离着姜家屯只是二里半地。咱们只要见着老剑客爷姜达姜本初，把信交给他老人家，这事就算成了！"

爷儿几个坐下来研究这件事。信既然有了，咱们派谁去？海川那意思就得自己去，显得庄重。张方一摆手说："您不能去！您是掌舵的人。现在公馆这儿一堆儿，耿家庄这么一堆儿，这七星山还有一堆儿。师弟王环到现在还不知道下落呢？咱们这么办得了，我去，我也是随行卫员呐！""方儿啊，你去是成，一个人不大好。""哎呀！要是随行卫员得去嘛，我看，弟子可以前往吧！"海川想了一下："孔秀去吧。"大家伙儿一瞧，就他们俩人就成了。因为良儿刚好，九龄在这儿侍候他。孔秀和张方哥儿俩去。海川一伸手把信拿出来，要交给张方。往前刚一递，孔秀伸手接过来："师父，把信给弟子我吧！"海川一想：得啦！我做师父的处处贬低徒弟也不像话。"孔秀，信你拿着是可以。但是，随时随地要跟张方商量，得让你张方师弟点了头。不然的话，事情不好办！""这个可以，弟子我知道。怎么样，师弟咱们走吧。"孔秀把信藏好了，两个人带好银两路费，各把军刃带着，离开了耿家，就

奔寿阳县姜家屯下来。

这天天黑了，来到寿阳县地界。他们是由西往东，满天星斗。突然间前头发现一条白线，快如电掣风驰，"唰'！在大树林儿的西边往北了。"嘿！孔老爷，你看那是什么？""混账东西，这一定是狐仙老爷爷。""什么狐仙老爷爷？""那不是嘛，为什么驾着风啊，走得这么快呀？""追！"两人一前一后，脚底攒劲，沙沙沙……"可就往正北追去了。等走到大片树林的北头，这道白线给追没了。小哥儿俩一瞧啊：北面是个大村子。就在这村子的南头，有大片的庙宇，并排好几个大门。这就是二爷姜达姜本初他们家，又是庙又是住家。孙男弟女一大帮，全这儿住。"哟！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大庙。""胡说！你看看这大庙有匾额吗？这庙叫什么啊？这是住家！""混账东西，你们家的房子跟大庙一样吗？五脊六兽的房子吗？这是庙宇嘛！""不管怎么说，这白线是不是进了这家儿啦？""哎呀，我看是的。""那么，我们就上去看看！"两个人一拔腰，可就上了房，各处窥探。哪个院里头全都是黑黑的，唯有往里第三道院的正厅，嚯！可显得灯光很亮。小哥儿俩上了南房奔了中房，扒中脊往大厅内瞧：银灯招展，八仙桌上头搁着一个棋盘。经纬纵横，有两人在那里下棋呢，黑、白两子可落下来不少了。上垂首座一位大个的老和尚，右手在棋子的盆里头抓这棋子，"哗楞哗楞"地响。对过是个俗家，也就在六十挂零，花白胡子，可就是白的多，黑的少了。神形潇洒，跟神仙似的，也聚精会神地看棋。

张方、孔秀这两人都是棋迷。张方师父欧阳爷好下棋。洪利洪炳南跟欧阳爷在一块儿，经常下棋。张方伺候棋局，所以，日久天长，熏陶渐染，他也乐意看。孔秀他师父，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跟罗汉铁臂禅师普照、南侠司马空都是爱下棋的主。从小时孔秀也伺候下棋。孔秀一飘身从墙上下来，慢慢往前走，来到北房上台阶，一挑帘进来，他站在和尚身背后，瞧上下棋了，他也瞧入了神。张方这个气，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啊？你跑屋里看下棋的去。张方一飘身也下来，也上台阶，挑帘栊进来，站在这位俗家老先生的身背后，探着脖子瞧下棋。这工夫可不小了。没走几招棋，这俗家人不下了："老师，拿棋罩子给它罩起来吧！我看您明天上我那儿下去，咱们明天记一记，也就成了。这盘棋没完。""阿弥陀佛！哈哈哈……不错！""那弟子我可就跟您告假了！明天我在家中竭诚恭候也就是了，咱们爷儿俩还要继续下这盘棋。""可以啊！我们记得住。"这位站起来往外走，老和尚送。张方、孔秀跟着一块往外送。送到大门口那人出去往东走了。老和尚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俩，老和尚进来，他们俩也进来了。关上大门一直奔客厅，挑帘栊进来，老和尚一回头，这俩人还没走呢！"你两个奴才，大胆！""哎哟！老爷子，我们俩个人胆是不小的，跑您府上这旮里来看下棋的。""胡说！你二人另有使命。你们两人不是到这里来请百灵先生袁化来了吗？"张方一听，说："是啊！""那么见到袁化，你们两人怎么不献书信呢？"孔秀说："我不晓得呀！请问您老人家是谁呀？""贫僧就是姜达啊。""老剑客爷，我们哥儿俩给您磕头啦！"张方、孔秀重新见礼："老爷子，我把事情给耽误了，我现在后悔！""嗷，后悔？哈哈，早有人给我送信了。"

原来西风长老秋禅写了信，在西风寺童海川他几个不是拿着信走了吗？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高僧慧斌跟天下第一杰方奎老哥儿仨坐下来，叫小和尚告诉厨房，挑开炉灶，准备点素斋素菜和酒，老哥儿仨喝酒谈心。秋禅问："你们哥儿俩怎么这么闲在？"方奎叹了一口气："唉！大师父，二弟方杰在家里头遇到了一点事。"就把事情的经过跟西风长老秋禅谈了。那么，什么事情？您往后听，现在不能提。西风长老秋禅可劝了劝慧斌。然后，就把海川的事情，跟他们哥儿俩提了提。慧斌想了想："唉，师哥啊，救人救到家，帮人帮到底，您就写一封信还不成。百灵先

生袁化这个人，是个读书人，绝不是三天请两天叫，一提溜就来。我看您明天派人打听打听，到底派什么人，到姜家屯我叔那里去请袁化。必须请我二叔，求老爷子帮帮忙，这事才能好办。话又说回来了，您是个出家人，虽说七星山是您的近山、近邻，您也不能拿过来就给他介绍这个，现在七星山的人，拿七星八宝转心亭阻拦住年钦差了，您本身就有罪。赶紧把这事情办完了，比什么都强！”慧斌和尚说话很明白，赶轮到他自己，他也不明白。秋禅一想对。到了时候老三位休息，小和尚给他们俩安排住处。

老早地西风长老秋禅一个人，就奔耿家庄了。村口外头，连遛弯儿带看着点。果然，张方、孔秀两个人奔寿阳县姜家屯走了。秋禅一想：怎么派这么两个人呐！秋禅和尚赶紧回来。来到西风寺，面见方家弟兄，把这事情一提。慧斌一想不成：“师兄啊！这么庄重的事，就派两个孩子去！不管两个孩子在这公馆担任什么职务，被人家袁先生看不起。您呐，多辛苦，到寿阳县去一趟吧！”这么着，西风长老秋禅走得急，脚底下蹿劲，那可就比他们俩快多了。再说是轻车熟路经常来，来到姜家屯，就把事情跟老师提了：“您说打发俩孩子来，这可不大好啊！”“这两个孩子什么样？”秋禅把张方跟孔秀的长相都说了，看意思他们到不了天黑，就来到姜家屯。“你甭管了，你回去吧！”西风长老秋禅才告辞走了。老剑客爷姜达吃完了中午饭，亲自到袁家屯。“啪啪”一叫门，底下人出来把门开了：“哎吆！老剑客爷，我们给您行礼了。”二爷姜达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免礼、免礼！你家员外爷在吗？”“在！您老请进。”袁化一见，赶紧过来行礼：“哎哟，老师，怎么有工夫来？您快进来吧。”“袁先生，贫僧闷得慌！你把家里的事情稍微归置归置，咱俩一块儿上我那去。沏好了茶，贫僧请你下一盘。”敢情爷儿俩经常在一块儿下棋，但是袁化绝对不是对手。袁化说：“好吧。”请和尚进来，把家里头的事情归置归置，爷儿俩一同来到姜宅。等来到姜二爷家时，沏上茶，爷俩可就下上棋了。这盘棋下得时间长啊，老半天，天都黑下来。姜老剑客爷中间出去瞧过一次。远远地看见这两个孩子溜溜达达地来了。二爷姜达晃动身形，奇快无比，远远一瞧才像一条白线，把他引到这里来。老人家翻墙而过，来到屋中接茬跟袁化下棋。

这时，老人家对张方、孔秀说：“哎，既然让你们俩请人，你们两人必然认识。一瞧袁化在这里，赶紧进来一行礼，书信掏出来，我在旁边一说，这事不就妥当了吗！好，你们两人进来看上了歪脖子棋了。这叫什么事呀！我以为你们两人认识袁先生呢！”“哪认得呀！我叔父童林让我们两人来请，我们两人就感觉到，在大人那里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也不该派我们两人来，可是我叔父童林离不开。老爷，这事您说怎么办？”姜老剑客爷想了一想：“你二人过来！”如此这般一说。孔秀笑道：“哟！老爷子，您这主意真不错！老人家呀，我谢谢您了！”孔秀趴地下给姜老剑客爷磕头。接着，给他两人准备点吃的，吃完了打发两人睡觉。第二天起得早，梳洗已毕，爷仨在北屋吃了点素点心。然后，老爷儿仨收拾好了一切。“把信带好！”这回孔秀不拿着了：“哎呀！张方，把这信给你吧，我是不能办事的。我是不在饭桶以上、也不在饭桶以下的人物，我是正在饭桶上啊！”张方接过掖起来，爷儿仨溜溜达达来到袁家屯。

二里多地，稍微一走就到。长街一条，东村路北，老剑客姜达上去“啪啪”叫门，底下人把门开开：“哟！老爷子你来了。”又看了看张方、孔秀。“老僧到这里来看袁先生。我们两人昨天晚上有约会，今天还要接茬下棋。”“您随我来吧，”袁化一见：“老师，弟子曾远迎，请老人家千万千万恕罪！”“阿弥陀佛！起来，起来。”也不给张方、孔秀指引。袁化一瞧：这两位昨晚上就到姜老剑客爷的家里头，怎么今个又上我这儿来了？问：“嗽！这是您的书童啊。”“啊，是我的书童。”张方一想：得

了，嗨！我跟孔秀又降级了，当了书童。张方一看人家院里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院里头干净极了，真是隐士居住的地方，一点声音也没有。进了客厅，迎面的架几案，八仙桌两旁有椅子。啊，墙上挂着不少的画，很够意思！老二位坐下了，马上让底下人把茶泡好。姜老剑客一笑："袁先生，咱们还接茬下那盘棋啊！"姜老剑客爷使白棋，袁化使黑棋，接茬下上了。哈，这盘棋开始姜老剑客就受制了。最后下完，百灵先生袁化赢了！"阿弥陀佛，老僧输了！"乐得袁化手舞足蹈："唉呀，老师呀！四十年来弟子我跟您下棋，没胜过你。这可是头一次！""哈哈，你的棋长了。咱们再下一盘！"结果二人把棋子分开，接茬又摆上。摆着摆着姜二爷又输了："哟，老师您又输了！""啊，袁先生，您的棋长了！再下一盘。"下着下着，没有三招五式，姜老剑客爷又输，连输三盘，还要下。袁化不下了："老师，我看出您这棋来了，您不正经跟我下呀！要是这样下棋，下一百盘我也长不了。老师您还是用心跟我下，您这是教我能为！"姜老剑客爷把棋子一推："袁先生！还别说下棋一道！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文武两科、内外两家，可不是老僧我说句大话，你还差得多呢！"

姜二爷长这么大，永远虚怀若谷，没跟谁说过一句大话。想不到今天跟袁化说了大话，甭说下棋你不成，哪样你也不成。百灵先生袁化听完，愣了半天："唉！老师呀，我从小起认识你。自从跟您成了朋友以后，我总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老师是武林之中的前辈。真是的！内外两家，文武两科，您是无一不好，无一不精。我总拿您做我的榜样，拿您做我的老师。但是多年来，弟子也知道远远地不如老师，可是老师从来没跟弟子说过这样的大话！""唉，哈哈哈……，袁先生，我说的不是大话，我说的是实话。袁先生你说，你哪样比我强？你拿出来我看看，你没有啊！"哎哟，可把袁化的火给激起来了："好吧！老师，我拿出点东西您瞧瞧！"他转身形，挑帘栊奔里屋闯。姜二爷坐这里也不语。张方、孔秀把棋子收起来，往案头一放，棋盘也归置起来，八仙桌上什么都没有。老半天工夫，百灵先生袁化拿出一个东西来："老师，您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学生我亲手所做，呕心沥血描绘的。您瞧瞧！"姜二爷接过来一瞧：什么样啊？就好像八月十五中秋节吃的个团圆月饼一样，足有二尺见圆。但是一劈八瓣，就这么一角，上头有各种的颜色写的蝇头小楷。姜二爷看完了："袁先生！""老师。""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不是个完整的东西，让贫僧得窥全貌，哎，如果胜似老僧，老僧赔礼！""那好吧！"袁化一赌气，又进屋了。不是姜二爷今天跟袁化说这么大的话，伤了袁化的心，袁化不会往外拿。又拿出一块来，挨着放到桌上："您看看！""哈哈……，老僧看不懂。无头无尾，就这么两块，你让我瞧什么呢？""好，我再给你拿一块来！"又拿一块对上了，还不成。拿着拿着，拿出四块，正一半。"袁先生，你真要让老僧折服！你把另外一半也拿出来，老僧看看！""好吧，您呐！"袁化可气坏了。心说：您什么时候也疼爱我，拿我当弟子，拿我当朋友。我什么时候也敬重你，我拿您当师父。怎么今天跟我说这么大的话！再说，连输三盘棋也不像话呀！一赌气全给拿出来了。四块摆上，整整一个大圆的："您看看吧！"姜达心里说：袁化，你这么聪明绝顶！就我贫僧姜达这两句话，你就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全图拿出来。就是到时请你，你不去。有这图，稍微懂得消息埋伏，也能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袁化看了半天，还以为姜二爷要把亭图递给自己。没有！姜二爷一伸手揣起来了。"嗳！老师您怎么给我拿起来了！""哈哈哈！袁先生，拿起来。"一指张方："把信拿出来！"

张方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道："袁先生，我是钦差大人公馆的随行卫员，姓张叫张方，有个外号叫病太岁。袁先生，请您看看信吧！"袁化把信拿过来一瞧：西风长老秋禅托师父转请袁先生，来趟耿家，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帮助破了。因为当初

我请您给摆的时候，这是朋友之交。没想到段氏弟兄拿这七星八宝转心亭，藏了金牌，跟官府为仇作对。看完了，袁化道："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你要问呐，是这么回事！当初秋禅介绍你摆亭的时候，贫僧我就跟他说过，你别以为这个地方你是向着袁先生，让袁先生展展才。实际上错了，一旦七星山拿着这个东西窝藏一些物件，与官府为仇，不但你有罪，袁先生本身也有罪。你看怎么样？袁先生，你跟着俩孩子去一趟吧！""您让弟子去，何必有西风长老秋禅师兄的信呢。您说一声，弟子我就去呀！""哈哈，那好啊！""一可有一样，打昨天您就忙活，您忙活什么呀？""唉！是这么回事。"把西风寺月下会三侠的事都说了。"我怕你不去！""是您让弟子我去，我怎么能不去呢？相反的，去，我害怕呀！""袁先生你害什么怕呀？""唉！老师呀，有这么一句话，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愿意得罪一个小人。像段氏弟兄他都是绿林道的贼呀！我要帮着童卫员大人，帮着众位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就把他们给得罪了。我得罪童海川童侠客没关系，您派人请我来，我不去，童侠客不会加害于我。相反的，要得罪了段氏弟兄，段氏弟兄可就要害我呀！你也知道，晚生家中有八旬老母，儿孙满堂，一大帮人，也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罪了绿林道，我袁化防不胜防！您看，为这个我也有点害怕。"二爷姜达一摆手："你错了！解铃系铃，你应当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破坏。不要紧！如果段氏兄弟有一天要打算害你，老僧自然要管。你记住了！他们要把你害死，我也给你报仇，有我呢！""要是那样，那么什么时候走？""袁先生；您收拾收拾马上就走，时间有限。再说大人是到四川放赈去，走不了多着急！""那好吧！"把家务事归置归置，到里面禀明了母亲。老太太没说什么："好吧，完了事就回来，免得为娘惦记！"袁化又跟自己的老伴交待清楚了。袁化把链子镢带好，随着张方、孔秀、姜老剑客爷，一块来到姜家。三人又告辞姜本初，这才奔太原府。

天都快黑了，他们三位来到耿家庄。在村口上，远远地瞧见有不少的人呀，银面仙猿铁臂昆仑老侠石金声、海川、金头寿星洪勋、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金针道长韩景和，还有司马良、夏九龄等全都在这里。等百灵先生袁化到了，大家"呼啦啦"过来，挨次地见礼，各道寒暄。耿文、耿武一躬到地："袁先生是咱太原府管辖地面的人物。不要在这里讲话，有什么话，咱们到家中再说吧！"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灯也就点上来。袁化擦脸、喝茶休息。海川这才抱拳拱手把事情全提了："没有别的，袁先生拨冗至此，使童某感激不尽！当然，这也是西风长老秋禅前辈的脸面，也是大家伙的脸面。袁先生，您既然来了，怎么样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就是这些人，请您分派！"百灵先生袁化点了点头："童侠客，你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一见如故，我也不客气！七星八宝转心亭并不难破，在下到山里伸手就破。但是他七星山后山，紧挨两界山岭这个地方非常隐蔽，有一条暗路，这条暗路叫骆驼岭。这个地方原先没人把着，现在有人把着。七星山两家寨主，把洞庭湖的老寨主父子爷儿俩请来，带着四百名长箭手，在骆驼岭驻扎。他这个长箭手十分厉害：硬弓硬箭。老寨主叫多头太岁赵远峰，少寨主叫癞头太岁赵小乔。爷儿俩每人一条镇铁虎尾三节棍。这四百名长箭手最凶。如果我们一旦去破七星八宝转心亭，段氏弟兄一定知道消息。他们要让赵家父子带四百名长箭手，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团团围住。说真的，我们在亭子里很是危险！我们应当先派人，把骆驼岭赵家父子给抓住，把他这四百名长箭手给他赶散。这样咱们才能破亭，免去后顾之忧。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一部分要破亭，一部分要到骆驼岭把这父子治住。您看，童卫员你们爷儿几个瞧瞧，谁去合适呢？"旁边有个答言："袁先生，老朽不才，愿效犬马之劳！"百灵先生袁化一看，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嗽，如果司徒老义士爷去，那当然就没什么问题！"海川也说："哥哥，这么大的事情您一个人去，

我们也不放心呐！要不，您带两个孩子去吧。”司徒朗一听也好：“我带谁去呢？”“哎呀！师大爷，侄男一定要跟老人家一同前往！我是吃不了亏的！”“大爷，我也跟着您去。”嗨！老头司徒朗一瞧：是病太岁张方跟蛮子孔秀。说：“你们俩孩子这么老远，把袁先生请来也没休息，又接茬跟我干这个去，多辛苦哇！”“您这是哪的话呀，为国还能说什么辛苦不辛苦啊！咱们要是把七星八宝转心亭一破，金牌得了。爷儿们，我们一点也不累！”“要是那样，我们先走了！”

老义士司徒朗把五行轮包袱提起来，张方、孔秀也把军刃带好了。爷儿仨就打耿家庄出来，一直来到卧虎湾下。顺着两界岭七星山当中，爷儿仨可就奔了骆驼岭。这地方十分幽避，非常险恶。快到啦，孔秀又冒坏：“哎呀！师大爷。”“哎，孩儿。”“赵远峰、赵小乔这两个坏东西吗，我是晓得的。”“你怎么知道？”“老爷子，您不记得九月九重阳会吗？当然您没去您不知道，事情您听说过。双猛闹重阳，铁善寺山下蜜蜂岭前，管辖头道山口的就是这两个混蛋王八羔子。叫我们的傻师弟虎儿小子甘虎，把这父子爷儿俩揍个不亦乐乎。想不到，他们又跑到这旯里搅闹！其实赵远峰、赵小乔当初叫甘虎给打了，您不记得这茬了吗？他们没有脸再上山里去，这爷俩带着四百名长箭手暗含着撤了。因为人家请他们到铁善寺是为了要害童林、侯振远，没想到把黄风鬼给射死了，而且还叫甘虎给打了。不认字的蒙不认字的，父子俩一害臊回洞庭湖去了。刚到洞庭湖，段氏弟兄的请帖就来了。父子俩又带着四百名长箭手奔山西。段氏弟兄让他们爷儿俩带着长箭手把守骆驼岭。一旦七星八宝转心亭失了势，你们爷俩带领四百名长箭手，包围七星八宝转心亭，不准走漏一个。当然，这四百名长箭手愿意在这里。在洞庭湖自己的寨内，每月发薪发不了多少，一两八钱银子，有时候就给几吊钱。可是要跟着他在七星山，人家多给钱，所以都愿意在这里。”孔秀到现在把事情都说出来了。“这两个混账东西吗，我们都认识他。但是他们俩十分厉害，您不如派一个人去，把赵远峰、赵小乔诓出来！”张方一听，这小子怎又奔我下手啦！老头司徒朗明白：坏孩子！让我支使张方去，我偏不支使。“孔秀！”“哎呀，大爷。”“好啊，既然把他诓出来合适，你去吧。我在这准备拿人。”孔秀一听：“大爷知道侄男，我是没有本领的饭桶！”“你没有本领这是自然。可有一样，你诓还诓不下来吗？”孔秀一想：我又搬砖砸自己的脚了。只好说：“好，侄男遵命！”一伸手，把摇山动小刀拿出来。这摇山动有尖没刃，是挖人家墙偷盗用的。说着，一抢左脚就在自己的眼前头，搬起个朝天凳来，右手拿起摇山动的小刀，“噌噌噌”，还背背刀呢！然后一抱拳：“师大爷，您就在这旮里站着等侯拿贼吧。我马上把贼给诓下来！”喝！孔秀就提着摇山动，奔骆驼岭的山口了。

刚到山口，由树林里“噌噌”蹿出好几个人来：“干什么的？站住！”“哎呀！众位兄弟辛苦了。”“你干什么的？”“我吗，我要找你们少寨主，哎，癞头太岁赵小乔。”“嗷！你找我们少寨主。你是哪的？你姓什么？”“我嘛，我是从洞庭湖咱们家乡来的呀！”“嗷，从家乡来。你到这找我们少寨主有什么事呀？”“这个吗，我找他吗，一定是有事情，没有事情我也不找他。既然找他，就有事情。”“废话！问你有什么事？你说！”“唉，我找他吗，我是跟他要账来的。”孔秀没词儿啊。“找他要账，你是干什么的？”“我嘛，我在洞庭湖嘛，是卖豆腐的。”“卖豆腐，你卖豆腐找我们少寨主干什么？”“他短我的豆腐账啊。”“嗨！”这兵丁险一些乐出来：“朋友，你贵姓啊？”“我姓孔。”孔掌柜的，打洞庭湖来到山西，千里迢迢，你要账你要得出路费钱来吗？我们少寨主短你豆腐钱，那能短多少？吃豆腐能吃少？”“不对的，要是三两二两银子吗，我不会来的。数目实在太大！不来吗，豆腐铺子就要关张了，我这本钱都倒不过来了。”“那么，短你多少钱呐？”“哎，一个大数。”“十两”“十两银子不够路费。”

"难道说还一百两。吃豆腐能短你一百两银子吗?""一百两是少一点啊,报告众位,真是不多不少,整整的一千两!"

第七十二回

骆驼岭巧得赤金牌　碧霞僧行道黄土坡

上回书说到骆驼岭孔秀智诓赵小乔,他说自己来找赵小乔要豆腐账,兵丁听了心里纳闷;我们少掌柜的怎么这么能吃豆腐啊?一短一千两。说:"你候着啊!"说完,兵丁顺着山道"噌噌噌"往上跑,一直赶奔骆驼岭大寨。赵远峰跟赵小乔带领一部分小头目,都在北大厅待着呢。赵远峰责备赵小乔。原来他自从来到七星山之后,人家段氏弟兄按月发饷,总要多给些银子,这笔银子由赵小乔来领。赵小乔这个人有点财黑,银子领下来之后,他不给所有的兵丁发钱。所有找老寨主反映情况的刺头,他全给发了钱,老实巴交的他不给。他在这里时间一长,认识了七星山的一些人,便往外放阎王账。你借我银子,什么时候归还,多大利钱。赶到了时候老压着,这拨饷银下来,我放出去,那拨收回来。时间一长,人家兵丁都有怨言。这一有怨言,慢慢地就吹到老寨主多头太岁赵远峰的耳朵里。赵远峰老头还挺细心,暗地一调查,除了刺头说赵小乔好,老实的兵丁都有意见。赵远峰把一部分头目找到大厅里,把赵小乔找来训斥:"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个!眼前这四百名兵丁都是咱们的乡亲,每个人都撇家舍业,离乡背井,跟随你我父子来到山西。他们不为多挣几个钱,他为什么来?你总克扣饷银,万一人心离散,他们一开小差,把咱们爷儿俩就搁在这啦!"赵小乔一听,心说坏了,这谁给我捅了:"爹,哪有这事!咱们总是一手来一手去,公平合理,一手托两家。我在前山领了银子来,回到后寨马上就发饷,从来没扣过。""你呀,嘴强牙硬!不是一个人跟我提到。我也调查过,我也到前山查了,明明有这个事。你还不承认!你还气我!"爹呀,这又算什么!""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带着人都是自己的乡亲,远亲近邻全有,你不发人家钱,你还说这个。你不在乎,难道说我也不在乎吗?"

这个时候,兵丁跑进来了,单腿打千:"报告!启禀老寨主,山下来人找少寨主。"你看,山下来人,咱们在这住的时间并不长,没有什么朋友。谁找你?""我不知道呀!""他说从洞庭湖来,是卖豆腐的,跟您要豆腐钱来了。"赵远峰听了大怒:"小乔啊小乔,你真把为父气死!你吃人家豆腐,当时就应当给人钱!人家小本经营,你不给人家钱,这叫什么事呀!"赵小乔一听,哪有这事?克扣军饷是有的,可我短过谁的豆腐钱?"简直胡说!我短谁豆腐钱!""孔掌柜的豆腐钱。""孔掌柜的、孟掌柜的,我不认得他!""你看,你吃人豆腐不给钱,叫人家记账。到现在人家老远要来了,你还说你不短。你这就不对!""唉,爹,我真不短呀!再说我短的豆腐钱我能短几个钱!"赵远峰一想:对呀!难道人家大老远的就为要这三吊两吊钱吗?"到底短多少钱呢?""启禀老寨主,我也问了,他说短一千两银子。""啊?冤家,你真不学好!背着为父你胡作非为,豆腐钱还能短这么多?你一定在外头吃喝嫖赌,你把钱都花亏了。""爹!我哪有这事啊!"气得他怪叫如雷,伸手就把三节棍抄起来,顺着骆驼岭跑下去了。

转眼之间来到山口。"小子,你是卖豆腐掌柜的?"孔秀一瞧:"赵小乔啊赵小乔,我就晓得你是赖账的!你还拉着三节棍,我这旮里也有军刃的。"孔秀也把摇山动的小刀抽出来,"好小于,你赖账,老子要你的命!"赵小乔"哗楞楞"一抖三节

棍就过来了。孔秀撒腿就跑!"我是豆腐坊的伙计,我们老掌柜的在那旮里呢!你短与不短,欠与不欠,你跟我们老掌柜的去说!"又向不远处的司徒朗喊道:"我说掌柜的,你快过来吧!我把短咱豆腐钱的人喊来了。"司徒朗一见把赵小乔诓出来了,忙把包袱打开,"嚓楞楞"一分五行轮,飞身形过来:"小子!豆腐钱不给,你还要赖账,亮家伙打人,天底下还有好人走的道吗?老太爷我要你的狗命!""啊,你是哪里开豆腐坊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开豆腐坊,有这事吗?"司徒朗一瞪眼:"短钱不还你还要盘问我?我宰你!"赵小乔大怒,"哗楞楞"一抖三节棍,"插花盖顶",对准司徒朗顶梁就打。司徒朗上左一滑步,跟右步,立轮一点他的腕子,左手轮奔他的脚面。赵小乔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司徒朗左脚扎根,抬右脚往里一腿,"啪",一脚就把赵小乔踹出一溜滚去:"捆!"张方、孔秀俩过来,掐了绒绳,抹肩拢臂,四马倒攒蹄把赵小乔就给捆了,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您呐!""九尾宗彝世界妙手老太爷我叫司徒朗。把你拿住,破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取金牌。我们是得金牌来的!"

刚说到这里,就瞧北面树林里出来一个人:"阿弥陀佛!老人家,你要得金牌吗,金牌在此!"顺着树林里头出来个大和尚。左手托着黄蹬澄的金牌,星斗之光一照,"唰唰"地冒亮。爷儿仨一瞧这和尚有点意思:大高的个,宽肩膀,肚大腰圆,短脖挺,太阳穴有点瘪,但是大腮帮大嘴叉,真跟蛤蟆一样。身上穿灰僧袍,圆领广袖,扎绒绳配戒刀。往脸上观瞧:脸色发绿,两道花角的眉毛,一双怪目圆翻,那真是绿眼珠!大秤砣的鼻子,火盆嘴,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牙,明显显露着三块授戒的香疤。左手托金牌,道:"阿弥陀佛!老人家,你要问贫僧,家住在井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关帝庙的庙中,贫僧叫水底金蟾碧霞僧。"这个和尚看岁数,也得有六十挂点零。其实,水底金蟾碧霞僧跟司徒朗他们是师兄弟。当初核桃园关帝庙的方丈,就是前回书上北京城亮镖会,咱们提到的生铁牛朴鹿的老师、大战燕普的宝镜禅师青云长老。就因为青云长老收了这个徒弟,把核桃园的关帝庙给了他,老和尚才回到长安,到长安关帝庙去当主持。碧霞和尚跟师父学了十几年,他这个人的功夫也挺硬棒的,但是有一样,都学的是硬功。有一次水底金蟾碧霞僧跟人打听,他要练鹰爪力,但没有找到老师。有人告诉他,就跟他开玩笑:你练抓大肚坛子,一边一个,每天没事,这两只手抠住坛子口,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空坛子抓熟了,觉得手指头上用点力就掉不下来,拿这空坛子不算什么了,就抓把铁沙子放在坛子里,提着到那头,到那头之后,再抓上两把。你走他三月,老这样继续,日久天长,你这鹰爪力的功夫就有了。把这坛子里头的沙子你装满了,你还随便提着走,运用自如,你手的鹰爪力的功夫就练出来。水底金蟾碧霞僧还真这么办!真是的,铁梁磨成针,功到自然成。五年的光景,吃饱了没事,就抓坛子,他这手的劲头可就太大了。夏天,自己在这里依然抓坛子,快到半夜,好像葡萄架上有人说话。"碧霞!"水底金蟾碧霞一反头,"叭嚓",吓得把两个坛子扔在地下,全碎了,里面的沙子都流出来。"我说,你这是哪位啊?"葡萄架上人说:"站住,听我说,你练鹰爪力呢?""对,我练鹰爪力呢!""哈哈,你这么练,练不出来。""那么要怎么练呀?""我告诉你,你呀,买一张全牛皮,你拿着这张牛皮到皮作坊里头,让他给拉整条三分宽的皮条来。然后把他截成十段,每一段你没事就系死扣,系一个系两个都系成大圆疙瘩。系好了之后,你买他十斤鱼鳔。""买那玩艺干什么?""把它熬开了之后,把这十根皮条疙瘩放到鱼鳔锅里,让鱼鳔给它粘了。然后把它阴干起来,等这鱼鳔把这牛皮疙瘩都晾干了,就用十个手指头,耐下心来把疙瘩解开。连续把这十个疙瘩全解开,你的鹰爪力功夫自然就成了。""嗳,我听您的!您是哪位呀?"他往葡萄架外头走。突然间,就看葡萄架上面,腾一下掉来一

个圆球,甩出去几丈远,落在花丛之中,踪影不见。跟着,就买了一张全牛皮,买了好几斤鱼鳔。然后就把它熬上,把十个牛皮疙瘩都搁在锅里头,拿铁筷子扒拉着,让这鱼镖都钻到牛皮疙瘩里面去。然后一个一个捞出来,找个不见太阳的地方就阴干上了。将近四个月,鱼鳔就干了。拿起来一瞧,跟铁的一样,没法抠哇!他可耐心啦,就这样地解开就费了十年光景。全解完了,他也觉出手指头有劲了,可惜也作废了。十个手指头部跟大胡萝卜一样,掰不开缝了。这怎么办呢?我找师父打听打听有治没治!于是就奔昌黎县青云山青云寺。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天走到直隶山西两交界地方,和尚有点饿,只有个大镇甸,村口上有个饭摊。嚯!人还真是不少,好几个长条桌,基本上都满着呢,单有一个桌好像好一点。和尚就找个地方坐下来,要饼要面要菜。吃完了准备出发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在和尚旁边有人说话。一听声儿挺细,挺婉转,好像是姑娘说话:"掌柜的给我们算算账!"碧霞这么一瞧。看这意思是主仆二人,里手一个外手一个坐对脸,说话的小男孩解开包袱放在桌上。碧霞僧一瞧:包袱皮里头全是钱,大部分都是金子,银子很少。唉呀!这两个小男孩没出过门,这叫露白呀!青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大庭广众之下一露白,你有钱就能招来图财害命,给你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碧霞和尚这里正瞧呢,就听旁边好像有点响动声。在这主仆二人旁边不远的地方,也坐着一个男孩,在那里吃饭。长得很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一身蓝,扎着绒绳,薄底靴子,肋下配着刀,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盯上这俩男孩子。嗨!这还有错吗!这主仆招来横祸飞灾,我和尚焉能不管?果然,旁边这小孩也赶紧算账,给了钱,在后头跟着主仆二人出来,一直往前。走出十几里路,天也就黑下来。前头有个村叫德福镇,一进德福镇的村口,路南有座店,这店叫双和老店,前头主仆进了店。后头的这个年轻人也进店。碧霞僧挑着担也进店了。一看这主仆就住在正院的北房,那个年轻的就住在跨院,他告诉伙计要住在南房。来到屋里头,把两个筐摞在一块。嗨!碧霞僧为什么单单要住在南房?因为主仆住在北房,晚上休息吹了灯,在北面的窗户眼往北房看,不是看得真切吗。

老和尚果然把戒刀佩好,就在北窗户前头一坐,嘣,就捅了一个窟窿。和尚一瞧:啊,满天星斗,微风阵阵,夜静更深,凡是店客全都睡了。正瞧呢,嗯,就瞧见从东院"唰"地一下,过来一条黑影,和尚纳闷,这是谁呀?说像白天那个年轻的,可有一样,怎么是个女子呀?一张瓜籽脸,一身夜行衣,斜插柳背着钢刀,身形苗条,两只小脚。蹬在房脊上,"沙沙沙",身轻似燕由东院过来。又一瞧北房,灯没吹呢,主仆正坐在那说着话。不过这个女贼那确实是目不转睛,不往别处瞧,瞪着眼就隔着横眉子往里瞧。和尚蔫蔫地站起来,把屋门开了,一转身出来,他蹲在墙根房檐下观看。这时候,女的一飘身下来,脚踏实地一点声音没有。上台阶,她用左手一按,按刀把顶碰簧,把刀拉出来,用这刀尖拨这门插棍。转眼之间,把这两道门插棍完全都拨开。蹲下来,一手拿刀一只手托这门,轻轻地就把门托开了。她一闪身,跃门坎就进了屋。碧霞僧一个箭步,飞身行过来,也到了北房外。他也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隔着横眉子往里瞧。女贼"唰"地一挑帘子,"扑"地灯苗儿一晃,主仆二位可吓坏了。仆人往主人那边一靠,把主人抱住,心里嘣嘣乱跳:"你是干什么的?黄夜之间,你敢到店房来扰闹!"主人在旁说道:"别跟她这位大姐发火。"主仆也认出来了,白天吃饭的时候,她是女扮男装。"大姐你要没钱花,我这包袱里有的是钱。你可随便拿用!希望你给我们主仆留下一点!好在我们从这里奔北京投亲也没有多远,有个十天半月就到了,我们也用不了多少路费。大姐,你要用钱你就拿走吧!"说着把包袱打开:"你赶紧拿钱快走吧!不然的话,人家店里头的先生、掌柜的、伙计觉察出来,你一个女流之辈,深夜之间到男子的房

中来，哎呀，名誉可不好听！那时候与大姐你多有不便，脸上无光。你，你快走吧！”这个女贼“嗤”一笑，脸都没红：“这位公子爷，我这一次到你的房中来，可不是为了你的金银呐！如果要为你的金银那我就不来了。我就看着你公子爷年纪轻轻的二十多岁，长得很好。我是一个姑娘，今年二十一岁，又深通武技，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都可以帮助你。你上北京投亲我也能帮助你。可有一样，我跟你女貌郎才，天生一对，地就一双，我愿意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与你。但不知公子你意下如何？”

这个女贼到这里来是求人家男的收下她做个媳妇。这又怎么可能呢？这个女贼呀，在江湖路上还很有名。她娘家姓王，名字叫王丽娥，有个外号叫送子郎。她们姐儿仨，父亲叫王通，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大贼，生下她们三个姑娘。大姑娘叫多媚娘王鸾姣，这个王鸾姣咱们到凤翔府有交待，她身人下五门，是黑龙道长韩立教的女弟子，后来叫人给杀了。这王丽娥她嫁过人没有，唉呀，这个女人可嫁过不少人。这些男人，大部分由于一言不和都叫她给杀了，据说她已经嫁了十一个。总而言之，她现在没有嫁人，孤身一个人儿，就在眼前这个连漪镇东村口路北，三间房，自己一个院。那么说，她吃什么？就指着偷。王通还有个三女儿。她叫多情女王贵娥，暂时先不表。这个狰街虎王通，可是个惯贼呀！后来，由于在林清地面把解任知州李文惠给劫了，结果叫官府把他拿住，就地正法，把王通就给杀了。王通是把大伞，遮着这姐儿仨，虽然是亲姐妹，谁也见不到谁了。咱们先说这王丽娥吧，她不做好事，胡作非为，瞧见美貌男子总是劫人家，如果你要不应允，就把你杀了。这一次，她在面摊上吃饭，发现这主仆也住在这双和店。晚上她来了，说出很多调情的话。但是这位公子敢比柳下惠坐怀不乱呐！“我自幼读书，粗知礼义，受父母之教，不敢越礼胡行。你是一个孤身的女子，来到我主仆的房中，说了这么些个不好听的话。如果我要是个坏人，姑娘你的名节何在呢？你身为女子，应防物议。我虽系男人，也畏人言。依我相劝你还是走吧！”这个女贼还是不依不饶，攥着刀过来：“你要依我，还则罢了。你要不依，我杀了你！”可把主仆吓坏了。

碧霞僧见状，忙打房上下来。“阿弥陀佛！女贼你出来，人家主仆不应你。来来来，老僧我娶你，做个女和尚！”“哟?!”这女贼提着刀往外走，转眼之间来到院中。一出来拔腰上房，和尚也上房。一前一后来到旷野荒郊。“你是干什么的？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婚！我一个独身的姑娘，高门不成，低门不就，父母双亡，我看这小孩好啊，我打算把我终身大事许配他，从一而终。你这和尚破坏你家姑奶奶的好事，我要你的命！”“哈哈哈，你非要嫁给人家不成！咱俩结亲岂不是好？”“你胡说！”女贼往前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给碧霞僧一刀。”阿弥陀佛，还没结婚呢，你就要谋害亲夫！”这可把女贼给气坏了，照和尚就是一刀。碧霞和尚用左手一叼她的腕子，右手四个手指头，就照着王丽娥的左胸前戳上了。“嘣”，一下子就把她戳出去一溜滚。”哟！这和尚手指头比脚趾头都硬。”女贼撒腿就跑。和尚见跑了，只好回店。他越墙而过，好在住店的都没醒，只有主仆从屋里出来。碧霞和尚过来道：“阿弥陀佛！你们睡觉吧，我把这女贼赶跑了。”主仆跪倒了磕头：“我们给您道谢！您请进来。没有大师父您，焉有我主仆的命在！”碧霞和尚到了屋里头坐下：“你们主仆二人没出过门吧！这是从哪来呀？”“我们是远在四川，到北京城前去投亲。”“嗽，嗽。千里迢迢就是你们两个年轻人哪？”

其实碧霞和尚的眼力不成，这两个男的是女的。这个伙计，就是丫鬟，名字叫春桃。那么这位小姐主人呢，提起来可了不起呀！咱们提出四川剑山蓬莱岛，剑山蓬莱岛水陆全权大帅，厉胆侠谭天谭桂林有两哥哥，大爷叫谭田，二哥叫谭璧，谭桂林行三。虽然是亲弟兄，从武术来讲，谭桂林的老师那可高得不得了，谭田跟

谭璧那可就不成了。他们的父亲,姓谭名英字如升,坐过两任成都府知府。谭知府这人还真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好官,后来告老还乡不做官了。老夫妻不仅仨儿子,跟前还有个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名安叫谭灵仙。今年二十七岁,武学可不会,但是自幼儿家学渊源,她一肚子好学问,那真是中国的女英豪啊!但是有一样,为姑娘婚事把二老夫妻跟三哥谭桂林急坏了。其实这件事情要是论罪过的话,那还是谭天的罪过。当年英王富保臣来到四川,三顾茅庐请出了谭桂林,当了剑山蓬莱岛的水陆全权大帅,成了反叛头子。他妹妹的婚事怎么办?人家冲着姑娘本人,或者冲着二老父母愿意啊。要是一打听,姑娘的哥哥是反叛头,在那个时候,按大清律说话,像谭桂林这样的造反头,要灭九族啊!连姑娘婆婆家都得论罪,您琢磨琢磨谁敢要。姑娘这么大了,每在花前月下,未免惆怅,这二老夫妻也瞧得出来。但是姑娘最尊敬三哥谭桂林,说什么是什么。谭家有一件传家宝,就是两个半边的赤玉莲花,两半对在一起是一个整的,拿开是一边一半,价值连城。谭桂林手里有半段,这半段就是为了给妹妹将来找个合适的,做订亲之物。

这一天,二老夫妻商量,就将半段莲花交给了姑娘自己,让她带着一个丫鬟,女扮男装到北京投亲。您说那年头,从四川到北京也确实不容易,一个二十七岁,丫鬟今年二十三岁,这么年轻的姑娘,如果有一丝办法的话,谭知府谭大人也不能这么办呐!让姑娘带着半段赤玉莲花到北京,投奔白大将军白国坦,白大将军白国坦是姑娘姨夫,想在北京城给姑娘找个主。万般无奈,姑娘为了自己的终身,也决定长途跋涉,遵从父母之命,带着半段赤玉莲花到北京来。主仆一路上总拿绢帕缠着头,耳朵眼用白蜡捻填上,小心翼翼,没想到都快入直隶了,却出了事!"唉,多亏碰上您,没有您我主仆的命就没了!"碧霞和尚听完了,道:"两位少爷都很年轻,鬼蜮的江湖不能拿谁都当好人呐!你们当着这么多的人,就在大道边上把这金银亮出来,这叫露白呀。这可不成呀!甭说坏人,有的那种人,他本是好人,就你这一亮金银,他也敢图财害命!你瞧赶走这个女贼,就是样子啊。你们睡觉去吧!"和尚出来,人家主仆关好了门,吹了灯休息。

和尚来到自己的房中,把门关好。不再睡觉,还在这窟窿往外瞧,我给你们打一夜更吧。为什么?恐怕女贼回来。和尚直到天闪亮合眼休息,就听外头喊送客人。主仆算还了店饭账,离开双和小店。碧霞和尚一想:干脆我也走吧,挑起挑子,也离开了双和小店。主仆二人出了东村口,往东北方向慢慢地走,想起昨天的事来,真是胆颤心惊啊!没有这位皈依出家的师父拔刀相救,焉有咱们的命在。丫鬟可说道:"还是我错了!小姐我不应当露白,这一露白出了事了。"姑娘明白:"春梅啊,你真糊涂,是你露白的事情吗?她不是为了钱呐!你瞧她昨天晚上的话,拿着刀逼着让我答应亲事,我怎么能答应呢!""可不是呢,就是那么回事。快走吧!"离开这个小村,也不过二里之遥。出现一片树林,大道两旁边都是沙土,这个地方叫黄土岗,前面有一个小山梁。猛然间,就由小山梁上蹿下一个人来。来到近前,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嘣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绵羊、孤雁也要留下买路金银!"主仆二人吓得魂不附体。抬头一看:哎呀,这个好凶恶!短矬,横下里头宽,四方一张大麻子脸,怪目圆翻,塌山根翻鼻孔,大嘴叉,青胡茬,右手一口金背鬼头刀。这贼人是谁?

这个贼跟昨天的女贼有关系。他姓蔡,外号叫麻面分水鳖蔡虎。他的父亲叫蔡方,有个外号叫勇金刚。蔡方有个拜弟名字叫韩成,外号叫青面瘟神韩成。他在这一直往东,顺着潇河走,不到四十里地,在河当中,四水团围有个孤岛叫盘石岛。勇金刚蔡方、青面瘟神韩成就占据盘石岛,手下有二三百名喽罗兵,专门使镖打家劫舍,在船上拦劫过往船客,十分凶恶。麻面分水鳖蔡虎就是蔡方的儿子,依

仗他父亲、叔叔的力量，在外面胡作非为。送子郎王丽娥想在本地呆下去，就得有个靠山。她知道蔡方、韩成这两个人是水贼，杀人不眨眼。就跟蔡虎姘靠在一起。两人就是这么一对二五眼的，不合法的非礼夫妻。蔡虎今天晚上就来到连漪镇王丽娥的家。等进来以后一瞧：王丽娥对着灯哭呢，抽抽哒哒拱肩缩背，抖肺搜肠。哎呀！哭得那个可怜劲儿。蔡虎一瞧就愣了："我说丽娥呀，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哭呀！"王丽娥能看得上他吗？一脸大麻子，咧着大嘴叉，两个獠牙支于唇外，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牙，要哪没哪。一瞧蔡虎来了，更难过，抽抽哒哒才跟蔡虎说："少寨主我真是苦命！一个女的走到哪里都不方便。""唉，你怎么说这话，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不要紧！谁要欺负你，你告诉我。""是啊，谁又敢欺负我呢？可是我真的叫人给欺负了！少寨主你瞧瞧。"他把自己的前胸露出来，把衣服扒开了，就在奶头的上边有四个大黑肉包，每一个包都跟小鸡蛋这么大。差点儿没把她给痛死呀！蔡虎心痛啊："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嗨！别提了！"就把这事由头至尾给说了："这两个男的很趁钱，吃面的时候他们把包袱打开了，里面足有几百两黄金。我一想这可是肥猪拱门，一号好买卖，夜晚之间就住了双和店了。我晚上要偷他的钱，也不知哪来个和尚，手指头都跟胡萝卜似的，说话嗡声嗡气，挺大嗓门。他把我喊出来，我们一动手，他就杵了我一下，把我杵出去一溜滚儿。幸亏我跑得快呀，我要慢一点，命就没了！""嗷，这两个孤行客什么样？""很年轻，都在二十多岁。""那和尚哪里去啦？""我跑了哪知道啊！可听那两个说，他们要去北京投亲。""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啦！"

第二天起来，吃了点东西，蔡虎就出来直奔黄土岗而去。果然，没有多大时间，谭灵仙主仆就到了。蔡虎一横金背鬼头刀道："哼！你们走得了吗？"谭灵仙主仆"扑嗵"就跪在那里道："大王爷！我二人奉父母之命北京投亲。您要打算要钱，我们这里有的是，您随便拿！只求好汉爷爷贵手高抬，饶我主仆一命啊！""嘿！不能饶！昨个晚上我的妻子要劫你们，被球和尚给搅闹了！今天我要杀你们两人，给我妻子报仇！"他说着话一举刀，主仆吓得"扑嗵"坐在地上。树林里头一溜烟地就出来个人："南无阿弥陀佛，麻小子，你真乃大胆！老僧在此！"水底金蟾碧霞僧挑着挑就赶到了，顾不得亮家伙。"阿弥陀佛，好大胆麻小子！""嘿！和尚，昨天晚上，你伤了我的妻子。今天你家少寨主在此，焉能给你留命？哪里走！"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就给和尚一刀。水底金蟾碧霞僧伸左手"嘭"地一下，把蔡虎的手腕抓住了，往回下一拉，这右手立起来，照着蔡虎麻脸蛋子的脸上，"扑哧"给插进去。蔡虎一声惨叫，"扑通"撒手，扔刀就躺下了，鲜血流了一地。把这主仆的脸都吓白了。"哎呀！大师父，您又救了我们的命了。有生之日既是感戴之年，我主仆给您磕头啊！"两个人跪在那里磕响头啊。和尚一拦："别磕了！老僧这手劲大，把这贼人给插死了。你们呢，也不要往心里去，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蛇蝎之乡，不可久留，赶紧逃命去吧！""大师父，我主仆应该怎样谢您？""不用！出家人方便为本，慈悲为怀，救你主仆是份所应当。岂能望报？你们赶紧地走！"主仆给和尚磕了个头，脚步踉跄地就走了。按理说。这已经就到了井陉大道，再往那边就奔直隶啦。这主仆可到不了哇！怎么啦？连惊带吓，到店房里头就病了。主人先病，很长时间好不容易好了。丫鬟又病了，姑娘反过来侍候丫鬟，这日子可就长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麻面分水鳖死了。碧霞和尚一瞧四下无人，得啦，他一看东面好像是个坟地，拿起刀来，拉着蔡虎的死尸可就奔了坟地。在祖坟的坟头根底下，拿刀刨了个窟窿，就把死尸搡在祖坟的坟头里头去了。一路上的血泥，他都给掩盖起来，最后连刀也不要了。和尚刚要走，就听树林东边有人喊："好和尚！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草菅人命,你还不打官司吗!"吓得水底金蟾碧霞僧撒腿就跑,到了道边上,挑起挑来往南就下去了。谁喊的,暂时先不提。碧霞和尚一想:这可糟了!哎呀,我埋死尸叫人瞧见了。跑吧!一路狂奔,挑着挑跑出十几里地去,可就到了潇水河。潇水河往东四十里地,就是盘石岛。河北面一大片树林,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但是本地的小孩儿不在乎,人家就生长在河边上。和尚把这两个圆笼柜子摞起来放在树后头,自己站在树林边上看河水。河边水里有大小十几个小男孩,全脱光了,正摸鱼呢,柳条穿了十来条。和尚看着高兴,他可就坐在大树旁边啦,看着看着他睡了。"嗤呼嗤呼"也不知过了多大工夫,孩子们一嚷一喊:"和尚,和尚你别睡啦!"水底金蟾碧霞僧可就醒过来,一瞧:怎么这样?一圈小孩,都光着屁股,把和尚围在了当中。和尚问道:"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你偷我们鱼!你偷我们鱼干什么?你给我们,我们好容易捞的。你这和尚不是吃素吗?当着人吃素,背着人吃鱼呀!"和尚有点生气:"这叫什么话!我贫僧吃素,当着人吃素,不背着人也吃素吧。你们这些小孩,大热的天把我围上,这干什么?""你偷我们鱼,我们好心好意捞的鱼,全没啦!这地方没人,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你给我们!""嘿!这是哪的事,老僧看你们几个小孩儿捞鱼,还真有点意思。我看着看着就坐在这里睡了,你们一吵,把我吵醒了。我偌大的年纪,还怎么能偷你们的鱼呢?再说,我真的吃素,我也不吃鱼。""我们不信,这里没别人!"和尚说没偷,小孩们不干,硬说偷了。

正在这时候,由树后头转过一个人来:"和尚,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偷人家鱼啊?"这些小孩一瞧,这位是向着他们的,就闪开了,把这位露出来。水底金蟾碧霞僧一看:这是个大孩子,有二十岁挂零,中等身材,细腰窄背,中方一张脸,白润白润的,白中透红,红粉相间,真是苹果脸,好看极了!乐呵呵地问和尚道:"你这么大和尚,怎么偷人小孩的鱼?"碧霞和尚气大了:"你先等等,你看见没有!眼前这些光腚的小兄弟他们都小,我在这里高兴看着他们摸鱼,我睡着了,我醒了他们说我偷他们的鱼。他们说我什么,我也不往心里去,因为都是岁数小。你就不然了,人有二十岁了吧?""哎,你猜对了!我二十岁。""你怎么也说我偷鱼?你看见我偷几条鱼啊,我偷了放哪啊?你怎么看见的?你给我说出来。"这些孩子可说:"大哥!你要看见了,你给他打个执对,让他可得赔我们鱼。他那么大岁数,小偷儿,三只手真不像话!"和尚的脑筋都绷起来:"你说吧,我跟他们不说。你看见没有?""你让他们搜搜。""搜搜!这怎能随便搜人呐?""随便搜人倒是差点。可要是万一搜出来呢!""好吧!我愿意跟你打个赌。""怎么打个赌?""让这帮孩子搜我,真搜出鱼来,老僧拿出十两银子作为赔礼。可是要搜不出来呢?""那你说怎么办?""搜不出来,你拿出十两银子来给孩子们分分!你看可以不可以?""好吧,搜不出来,我拿十两银子给这些小兄弟!"打开圆笼盖,翻了个儿底,没有。跟着把底下的圆笼盖一打,刚一打,就支楞起一个柳树叶来。和尚一哆嗦:哟!我那圆笼里头怎么会有柳树叶呢?把圆笼盖打开一瞧:欢蹦乱跳的十来条鱼。孩子们"呼啦"一下就围上了:"这你还有什么说的?"这大个年轻人拦住道:"小兄弟们,有理讲倒人!和尚,这圆笼是你的不是?""是。""圆笼里的鱼不能自己蹦进去吧?""对!""那么就是你自己偷的。""哎哟,我没偷呀?嗨!好,我认输!"就拿出十两银子来。和尚一害臊,挑起挑来撒腿顺着河岸就跑。和尚一边走可就害怕呀!我碧霞的本领,在师兄弟当中比我高的有的是,可是在武林道里头,我碧霞有本领就算很不错。但是什么人把鱼给我装到圆笼内的呢?我旁边有点响动,我堂堂的水底金蟾碧霞僧和尚就不知道,看来这个人能耐可不小。这个大一点孩子是谁呢?这小伙长得挺俊的,从他的眼神里头看,他武功很不错。嘿!我这么丢了十两银子,当然我不在

乎。但是，我心里有点窝囊。和尚越想越生气，他可就顺着潇水岸就走下来。

眼前河边上出现一个大村庄。一进西口，路南里就有个大饭馆，字号是“迎宾楼”。和尚正往前走，想奔饭馆吃点饭。就在这个时候，饭馆旁边有个人在这里站着，穿着一身蓝，系着围裙，肩膀上搭着块汤布手巾：“哟，大师父，我可等您一会了！琢磨着您快到了。大师父您有点饿了吧？”和尚一想：还真有这么和气的人。“朋友，你是谁？”“您瞧，我是迎宾楼的伙计。姓王，名字叫王二。”“嗽！王二伙计。”“不敢当！大师父，您是核桃园关帝庙方丈爷，您叫水底金蟾碧霞僧。对不对？”“嗯！不错，是啊！”“您瞧，瞧您这短脖蛤蟆脸，您这外号真是名符其实。”碧霞和尚一想：你管得着吗？我蛤蟆脸不蛤蟆脸碍着你什么了？”王二，你这什么意思？”“大师父我跟您说，饭在楼上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上去吧，您饿了。”“哎，我饿了，你怎么知道？”“倒不是我说的，您师叔说的。”“师叔？”碧霞一想：我哪个师叔？我有不少呢，叔伯的师叔，可有一样啊，我没见到过。”嗽，我师叔在上头呐？”“他吃完已经走啦。他说您一会就来，让我等着您，给我二两银子。我给您准备了一斤素汤面，这素汤面香极了。说您吃完了以后，愿意上哪就上哪去，他就不管了。哈哈哈，要不我下这么大精神等着您！”“既然我师叔给钱，我就吃吧。”和尚挑着挑起来，把两个笼放在面，就上了楼。碧霞一笑：“嗽，王二呀，你赶紧把素热汤面端来！”一会，把素热汤面端来，和尚吃得可挺来劲。吃完了，一抹嘴：“王二呀，你们这素汤面还真有点味道！”“大师父，您师叔来不来的，您再打这过，您只管进来，只要您找我王二，我一定伺候您这碗热汤面。不过，不见得您准给我二两银子！”“钱多钱少我不在乎，只是吃着对味就成！王二，我师叔多大岁数？是和尚啊还是老道，是俗家呀？”“哟！大师父，怎么说呢，您别怪罪我！您师叔是个小孩。”“啊！”碧霞的脾气不好：“什么小孩？”“大师父，您别着急啊！他也就二十岁左右，长得挺俊。一身蓝，脚底下穿着薄底的福字履鞋，背着个长条包袱，一条大辫，长得好看。您要有这么个小师叔，还真不错！”“去！这师叔也能随便认吗？二十岁冒充我的师叔，他付我的饭钱也不成！”气得和尚“噔噔”从楼上下来，挑起挑来出去，顺河沿出村，可就往东去了。”“嗯！这大孩子不是刚才树林里头，吆喝那些小孩罚我十两银子那位？他也是一身蓝，穿着薄底的福字履鞋，也是一条大辫，也是背着一个长条的包袱。嘿！小娃娃找我的便宜，我的师叔差不离都得八九十岁啦。我哪有这么小的师叔？我师父多大岁数啦？怪呀！谁呢？”走着想着，眼前出现了摆渡口。

摆渡口岸上插着不少的桩橛，每一根桩橛都拴着缆绳，一只小船一只小船，起码有六七十只船。和尚一想我雇只船哟。只见从船上顺着跳板上，蹦下一个人问道：“大师父啊！您老人家是井陉大道娘子关关帝庙的庙主，水底金蟾碧霞僧师父吧？”碧霞和尚一想：不错啊，是我啊。”你怎么认识我呀？”“唉！我跟您房不连檐地不连边，怎么能认识。说真的，咱们二位也没在饭馆一起吃过饭、茶馆喝过茶。就再近乎点，我也没有跟您茅房里头蹲过对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叫我的名字？”“我认识您。”“你怎么认得老僧？”“这是您师叔说的。”“哟！怎么着，我师叔又露了。”“你师叔说您累了，给了我们五两银子。您到这里愿意上船您就坐船，您不愿意上船，船钱就赏给我们了。我姓李，行三，我叫李三。大师父您坐船走吧！您什么时候不累了想下船，您就说话。”“嗯，李三，那我上你的船！”和尚一想这小子找我的便宜？我不坐船，钱都花了。我要坐，我就承认他是我师叔啦。小冤家又不跟我见个面，又不说明白。再说，我确实没有这么年轻的师叔呀，七十了，出来二十岁的师叔，这像话吗？伙计挑着挑，水底金蟾碧霞僧一按戒刀的刀把，顺着跳板上来。船头上放个马扎，浏览两岸风光。这船走得可真叫快，顺风顺水。眼看着日薄西山，太阳西坠了。这片水势很大，往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云雾迷漫，山

峰隐隐。

李三的小船慢下来。和尚问:“李三呐,这船怎不走啦?”“大师父,我得问问您,是抄近道,还是走远道?”“近道、远道什么意思?”“近道您瞧见没有,走这弓弦直接往东的水路,近着三十多里地,就绕过眼前这片山了。但是有危险!”“有什么危险?”“这个地方叫盘石岛。盘石岛上有两家寨主,大寨主叫勇金刚蔡方蔡老寨主,二寨主青面瘟神韩成。不瞒您说,就咱们这摆渡口一带的船,跟他们山上有勾结的不是没有。你要是携带金银珍宝,就直接把您送到盘石岛,人家劫您。不过最近这二年好多了。您要是怕有危险,就顺盘石岛南下走这弓背,擦着江堤走,但是得远几十里地。您看怎么样?”“我一个和尚怕什么东西!再说人家劫道,人家劫有钱的,劫我一个穷和尚干吗?甭害怕!”“他们这个劫人可有点损。”“怎么回事?”“他们先把船底钻了。我不知道大师父您会水不会水?真要把船底钻漏了,您看,四面都是这么大的水,水流又急,水势又深。我不怕把我船毁了,我只能跳水逃生。大师父您怎么办?”碧霞心里说:爷儿们,你别弄这事了!还告诉你,我到水里就到姥姥家了,我随便呆。不过,不跟他说这个。”伙计你甭管,咱们就抄近道走!”和尚站起来,站在船头看着前面,越走越近,山峰隐隐。这座盘石岛的山势耸立在水中,四水团围,十分险恶。这只船距离山口,从水路上说有半里之遥。

这个时候,水手李三一瞧:“哟!坏了,大师父,咱们这船漏了!”就觉得这船底下”嘭嘭嘭”有人凿船底。”坏啦,有劫船的啦!”“嗯,阿弥陀佛!”水底金蟾碧霞僧还有一个挑,衣钵、戒牒装在里头,还有经卷呢,他不管了。碧霞就把自己的僧袍往起一撩,往绒绳上一掖,一伸手“嚓啷”一声响,把戒刀亮出来。一瞧伙计李三,“嗵”地一下,就跳到水里,奔岸上跑,跑到岸上去了。

第七十三回

莽和尚大闹盘石岛　花子羽搭救碧霞僧

上回书说到碧霞莽和尚路过盘石岛,有贼人行劫,船家李三从水里跑到岸上,船也给捅漏了。莽和尚气往上撞,亮出刀来,长腰下到水里,开目视物:嚯!船底下还有不少的水鬼子兵。十个一排、十个一排得有三、四排,每十个人里头有一个头目。每人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样是纯钢打制的一支架,像个笔尖,特别的尖,也叫禹王砸。攥着把,就等于攥着胳膊一样。右边这个手上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拿着一个小锤,这个小锤跟一个甜瓜头一样,这叫金瓜。那么,禹王砸是干什么的呢?传说是当年大禹治水留下凿船用的。水鬼子兵在水里看不清东西,所以手里拿着个小鼓,在水里头一摇,“波啷波啷”响,能传声。要不然,在水里头你什么也听不见,他就作为号令。说船到了,拿这东西一摇,九个伙计听到信号就知道奔哪个地方,摸到船底下攥着禹王砸,就凿船底。这个鼓叫诸葛鼓,为什么叫诸葛鼓呢?因为是诸葛老先生留下的。看起来,贼人是有计划的要把碧霞的船凿漏了。水底金蟾碧霞僧能不着急,能不生气吗?敢情这里头有事,确实要找碧霞和尚报仇。水底金蟾碧霞僧不是把麻面分水鳖蔡虎捅死了吗,为救这谭灵仙主仆二人,治死麻面分水鳖蔡虎。那么,蔡虎这个女姘头,就是送子郎王丽娥,她并没在家里,她尾随也出来了,藏在小树林里一个黄土坡前。大和尚碧霞把麻面分水鳖蔡虎给戳死,而且还把他埋到了松林内的坟地,她全看见了。唉!王丽娥一阵难受呀!眼泪汪汪,切齿咬牙,愤恨和尚。你把我的丈夫蔡虎给杀了,我自己没什么

能耐，我报不了仇，可是我也得设法报仇呀！我不如赶奔盘石岛前去送信。

这样，送子郎王丽娥从边漪镇起身，换上素衣裳奔了盘石岛。有一个头目叫刘成，带着几只小船在了望一切，一看这个女的长得又挺俊，便撑船过来。“嘿！干什么的？慢往前进！”刘成一喊，王丽娥这船慢慢地停住：“众位大哥多辛苦，我到这来要见老寨主勇金刚蔡方。”“哟！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位？”刘成这么一喊，船可就过去了。王丽娥道：“我就是本寨蔡老寨主的儿媳，少寨主蔡虎之妻。”王丽娥说话眉目含情，死乞白赖地看着刘成。刘成一想：哟！我们少寨主长得那寒碜，嘿！这小媳妇长得那么好，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哟！原来是大嫂子。我是小头目刘成，我请问你，你到山里头干什么来啦？”“我找我的公爹前来报信，我丈夫蔡虎被人给杀了！”“什么啊？”刘成这么一听，心里可乐，“哈哈哈，大嫂子呀！”王丽娥这么一琢磨：我丈夫死了，他怎么这么乐呀？刘成道：“大嫂子，我刘成今年可都二十六啦！说真的，在山里头当个小头目，每月发一两银子，我连蒙带诈的每月能收入三两多。这些年我可没少攒，我攒了有二百来两的银子。大嫂子，想不到我们少寨主蔡虎大哥叫人家给害了。大嫂子！看来你是居孀守寡了。”“啊！不错呀，我丈夫死了。”“哎嘿！大嫂子，不要紧。那少寨主蔡大哥死了，我还盯着呢！”王丽娥心说：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自己，我闭着眼摸也摸不上你的脑袋呀。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自己不愿意得罪他，怕他得罪了不给往里通禀：“唉，自从我丈夫死后，我心绪不宁。真的！刘大兄弟，等我把事情办完以后，我再找你，咱们再商量，有死的有嫁的，这也不算什么！”刘成一听心里这美呀：“好了大嫂子，我给往里通禀。”转身驾小船往里走，来到这山口下了小船，就飞奔大寨。进厅单腿打千：“报！启禀大寨主，外头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妇人。她自称是少寨主蔡虎之妻，前来给您磕头，拜见公爹来啦！”“哼？”蔡方心想：我儿子蔡虎离开山寨好几天了，这叫什么话？“叫她进来！”“是！”刘成转身形往外走，一直来到山口，一招手小船过来。“大嫂子，我看老爷子那意思可不太高兴。大嫂子，你要进去可加点小心！”“好吧。再不高兴我也要来！”送子郎王丽娥跟着刘成往里走，进三道寨门，一直来到大厅前，挑帘栊进去。

刘成往这里一站：“大嫂子赶快过去行礼！上垂手老爷子就是您的公公，下垂手就是您的叔叔，二位老寨主。”送子郎王丽娥假装着心酸难忍，扑簌簌掉下眼泪，跪下道：“儿媳王丽娥拜见公公、叔叔！”蔡方一瞧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好人：“你叫何名？”“儿媳名唤王丽娥。”“我儿并没婚配，哪来的儿媳？”王丽娥虽然是没羞耻的女人，她脸也红啦：“公公，您老人家不要这么样说！我虽然跟您的令郎蔡虎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但是我们早已是夫妻啦。”“哼！来此何干？”王丽娥就怎么来怎么去，怎么碰上一个有钱的公子，我想下手作案劫他，由我丈夫来帮忙。不料想在黄土坡前，有个和尚赶到，要行侠仗义，要保护这有钱的公子。我丈夫蔡虎过去跟他一动手，他把我丈夫一掌打死。公公啊！小女子我没有多大能为，我丈夫想不到死在凶僧之手。您一定设法找凶僧给我丈夫报仇雪恨！”“唉呀！”蔡方一阵难过：蔡虎呀蔡虎！我劝你在山里头忍着，不要在外头胡作非为。你充耳不闻，执意不听，到现在命丧黄土坡。“贤弟！”他转向青面瘟神韩成道：“你侄子死去，凶僧如此猖獗，此仇焉能不报？”“哥哥，报仇是应当的。不过这个女子，让她到哪里去？”“贤弟，愚兄自有安排。王丽娥，你跟我的儿子蔡虎不是正式的夫妻，念你报信有功。来呀！把她轰出盘石岛。”王丽娥离开盘石岛清水河，回到边漪镇家中，稍微地归置归置，她走了。上哪了？她奔了晋北宋家峪，后文书自有交待，暂且不提。

勇金刚蔡方把精明强干的小头目叫过七八个来，各带利刃下山寻找凶僧。刘成在山口往四外寻视着，远远地就看见船头站着个和尚。他马上来到大寨内，报

告了勇金刚蔡方。蔡方传命令,“嚓楞楞”一棒锣响,带着韩成、小头目、兵丁就冲到山口,立刻派下五队水鬼子兵,下水凿船底。水底金蟾碧霞一看这水手跑掉,这船是完了,碧霞僧亮刀就下水了。好嘛!喊哩扑哧……他就这么一宰,哗,红了一片。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叫他宰了有十几个。小头目一瞧:这个和尚可凶,立刻一摇诸葛鼓,“嘞啦啦”全退了。碧霞和尚踩着水就过来了,露着半截身举着刀:“嘿!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尔等竟敢抢劫于我,老僧要你的命!”来到大船边一抠船舷,“噌”一下就上来了。勇金刚蔡方、青面瘟神韩成各亮军刃。蔡方把镔铁虎尾三节棍也抄起来,高声喝喊:“凶僧,你叫何名?”“阿弥陀佛,好贼寇!老僧乃大道娘子关核桃园关帝庙的主持,水底金蟾碧霞。贼人,你是哪个?”“老夫勇金刚蔡方,这是我二弟韩成。我问你,是不是你今天在黄土坡杀了一个人呐?”“啊!那麻小子,尽办坏事,意欲行劫,老僧身为侠义,焉能容得?一掌击死他,那个女贼跑了。老僧才来到此处,与你何干?”勇金刚蔡方一瞪眼:“好凶僧啊!治死你凶僧,给我儿蔡虎报仇雪恨!”“哗啷”一抖镔铁虎尾三节棍盖顶就砸。当场动手,十几个回合。韩成可瞧的出来,我哥蔡方绝对赢不了碧霞。相反的,如果我哥蔡方赢不了他,那我青面瘟神韩成过去也是白搭。只能智取,不能力敌。青面瘟神韩成在后头搭茬:“好凶僧!二寨主韩成在此。”韩成一举青铜刺照着和尚就扎。和尚“鹞子翻身”,一调脸拿刀背一挂,“顺水推舟”就抹。韩成一矮身,缩颈藏头走底盘,青铜刺扎和尚脚面。和尚碧霞脚后跟一点船板,纵身行往后一退,“虎坐坡”,出去有四尺。韩成可就喊上了:“哥哥!马上传命令,船只后退,咱与他江岸上一战。”蔡方马上传命令:“船只后退!”退到寨门前,船只都靠岸了,大家伙儿纷纷下船。韩成一纵身也下船了:“凶僧,敢与你家寨主爷山内一战?”和尚心说:我两个圆笼也没了,衣钵、戒牒也没了,人家水手小船也叫你们捅漏了,我跟你们绝对完不了。“阿弥陀佛!畜牲你往哪里逃跑?”压刀就追。

韩成还是真快呀!顺着头道寨门往里跑,没人敢拦,进二道寨门就奔了大寨,但他没奔大寨,他就顺着寨门进来往东。东面有房子,青面瘟神韩成走月亮门,他垫步拧腰,“噌”地一下就蹿进去。和尚也是上当,“阿弥陀佛!你哪里走?”他一进月亮门,脚尖一点地,坏了!一块翻板“咔嚓”就把和尚扣在这里了。“嚓啷啷”一声响,刀扔了,“扑嗵”,就摔下来。好在这是净坑,净坑里头没有什么弓弩,没有什么别的埋伏,只是干石灰面。一呛,和尚一身的水,一沾石灰,满身皆白。勇金刚蔡方派人用钩杆子搭。水底金蟾碧霞僧睁开了眼睛,见钩杆子下来。他知道,他有心不让钩杆子挨着自己。碧霞一想:别价!搭不上去,就把我扣在这里,不见天日也不好受。这样,他两只手抓住了钩杆子头,把他给搭上来了。搭上来就被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送进一间屋子,里边有将军柱,把碧霞和尚捆在将军柱上。嘿!这倒好,倒剪着二臂,腿也捆在上边,纹丝不动,碧霞和尚倒不在乎,就是身上有点难受。和尚一想: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死活不了。我呀,困了,睡觉吧!一低脑袋,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大工夫,一阵凉风进来,把他给吹醒了,就看脖子后头有人吹气。“谁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和尚心说:我是庙里的主持,我是出家人,鬼神之事我一概不信。怎么回事,你是谁呀?跟老僧开玩笑。嗯?我还告诉你,我和尚皈依三宝,秉教沙门,念经守法,长处不提,短处不掐。不杀生,不害命,保护良善,你是神你就归庙,你是鬼你就归坟。如果你不是神不是鬼,你是五大门,胡白黄柳灰,在此戏耍老僧,老僧就要骂你!刚想到这里,身背后转过一个人来。“碧霞,你好大胆量!”碧霞和尚一瞧:正是那撺掇好些个小孩,赢我十两银子,管我热汤面,候我船钱,冒充我师叔的那个小孩乐嘻嘻地站在眼前。“啊,你又跑这来啦!

两次三番冒充我的师叔,你是谁? 赶紧说出来!”“哈哈,碧霞,我是谁? 我是你师叔。乖乖地叫我三声师叔,解开你。不叫,我不管你!”“嘿! 你胡说八道! 你胎黄未退,乳臭未干,老僧已经奔七十岁的人了,怎么能叫你师叔? 阿弥陀佛!”“碧霞,你敢不叫我,你要知道,我年小辈大,你不叫师叔还敢骂我? 以小犯上,你好大胆! 将来我好好叫你师父管教于你。”“你说此大话! 我师父什么岁数,你怎么能跟我师父论弟兄? 老僧也比你大上五十多岁,你这是怎么的,你找我便宜!”“看来碧霞你是绝对不叫?”“我不能叫。我叫了你,我多寒碜!”“我要拿出点东西,给你看。”这年轻人一伸手就把长条的包袱拽出来,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军刃怀中一抱:“碧霞,叫不叫?”碧霞一瞧:“我叫师叔哇! 快快救命!”“真叫师叔,那我就救你!”

原来这个年轻人,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寿阳县花家寨,姓花名纯表字子羽。师父给起的外号叫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清真大爸,他父亲排行在四,叫神枪花旺花逢春。花四爸也是祖传的能耐,跟前门外东光裕镖局。花四爸跟花四奶奶只生了这个男孩。有一次,花四爸保镖到太原府,由北京奔太原,要路过自己的家门。这一天来到寿阳县姜家屯,遇到一伙强人要劫镖,幸遇碧眼金睛佛老剑客姜达救助,自此常相往来。一次镖车路过姜家屯,花旺把儿子花纯带来寄住,说是回来就带走。一晃就过了几天,老人家姜本初就感觉到这个孩子很勤俭,就跟书童一个样,伺候得老人家无微不至,能做到眉听目语。哎,爷俩还越呆越近乎。可这一气儿就过半个多月。吃完早饭以后,爷儿俩在屋里坐着。“花纯呐!”“老人家!”“怎么你父亲还不来呀?”“老人家,我爹爹上呐?”“你父亲不是上我这来,把你带走吗?”花纯摇头:“不来了。”“啊,为什么?”“哎,这话怎么说呢! 有一次,我爹回家来就问我,花纯你这辈子愿意露脸,你愿意现眼? 我说我当然愿意露脸。我爹跟我说,孩子,为你我这能为,一生碌碌无为,下也不算下,叫上也够不着,我就在你叔叔李国良那里凑合着过了大半辈子。说话我就老了,孩子你出身在武林世家,从你爷爷到我这全是练把式的,如果你一下武艺不会,怎么能说你是衣钵传人呢? 但你要想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就跟爹爹学。孩啊! 爹爹这两下你也知道。我一招不留不藏私,我倾囊相赠你,能练到我这个份上,看你的聪明看你的天资都很好,未免有点屈才呀! 你要打算不出家门跟我学,那将来可就现眼,总打败仗。”“对,您说得对,我还是愿意露脸!”“你要是愿意露脸,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保镖路过姜家屯,叫老剑客爷姜达把贼人给赶跑了。我们爷儿俩有这一面之缘,我要瞪着眼让孩子你去,到那拜师,人家决不收。人家弟子都不干,人家弟子们都七八十、八九十了,人家能收你吗? 人家不。但是把你寄存姜府我就不去了,凭你的能为,让老人家教你个三招五式。三年五载,孩子,那你就算露了脸啦,比爹爹我就强多啦!”二爷姜达一听:“嗽! 合算你爹把你搁在这就不来啦。”“可不吗! 让我跟你学能为。”“嗽,你怎不早说,我就给你现打个炉灶,现请一个清真大师傅。好吧,既然你父子有这心,老夫我没事,我就教教你,解个闷吗!”把西院收拾出来,单请一个清真大师傅,现盘的灶,锅盘碗都是新的。又花钱雇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人,就伺候花纯一个人吃吃喝喝,洗洗涮涮。选个好日子正式拜师,这才开始教。

花纯有腰有腿又会小拳,姜二爷在这个基础上可就教上了。一教这孩子,把老剑客爷的高兴逗上来,这孩子又聪明又伶俐又知道刻苦用功。老人家越教越高兴,这才把二五更的真功夫,内外两家的真本事教给花纯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十二年半,这孩子都二十了。老人家原有三对鹿角棒,姜二爷自己留一对,大弟子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有一对,这一对就给自己这小徒弟了。给他起个外号叫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子羽啊! 一晃你爹爹把你交到这十二年了。”“可不是嘛!”“直到今天他也不来。”“这个您放心! 在家里头我们

爷儿俩就商量好了,他人不会来的,怕分散我的精力。不能专心致志地跟师父学本领。”“对！可有一样啊,孩子啊,在我的门户之中你是个小孩,你才二十岁呀！我那师孙子都有上百岁的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人家承认你啊?”“师父！常言说:萝卜小长到背上了,谁叫您把我收下了。三炷香两支蜡,我给您请安啦,我总算拜师啦!”“对,我有主意。”二爷姜达撒请帖,大部分都是弟子一辈的,或者在往下孙子一辈的。主要是飞天金睛鼠胡林得来。胡大爸真来了。到这之后,嗽,给老剑客爷姜达一行礼。您说这就不少呢,一二百口子呢。一辈的,两辈的,三辈的,能来的,做师傅的都给带来了,不知道老剑客爷姜达有什么事。

给姜二爷行完礼说:“您给我们都叫来有什么事呀?”“想你们啦！我这么大年纪有今个没明个,你知道哪天圆寂啊！请你们吃顿饭。”“嗽,您请我们吃素饭啊!”“不！我这回请你们吃荤的。”摆上酒饭一瞧:全羊席,都是清真席面,牛羊二肉。大家伙儿一吃还真香！这顿饭吃完了。姜二爷道:“我跟你们说点事。”“什么事您呐?”“我收个小徒弟,今天跟你们见见!”“啊?”大家伙儿一听,都愣了眼了。“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您师孙都七八十岁了!”说真的,谷道远没把北侠带进来,北侠多大岁数了,像童林都三十多岁了,这也是花纯的师侄。“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又给我们找个小师叔。这什么事呀!”“那也没法子!”胡大爷把花纯领出来了。凡是同辈的师兄弟,第一个先得给胡林行礼,这是真正的大师哥。由胡林给介绍,花纯挨次给师兄们行礼。这毫不客气,二爷姜达这里瞧着:“给你们可都行礼了。你把你们自己带的徒弟过来见礼,行礼叫师叔!”这里都见过礼了,二爷姜达可跟大家伙说了:“你们本人来了。你们的徒弟下一辈有没到的,你们给送信,必须把信送到。不管在哪里,我徒弟花纯只要一亮鹿角棒,就得趴地下磕头,该叫师叔叫师叔,该叫师祖的叫师祖。咱甭管岁数,就以这鹿角棒为准！可有一样,到了时候有不认的,我这老徒弟回来一告诉我,我也不找他的徒弟,我就找他师父,我跟他师父算账!”大家一听这老爷子又犯脾气了,跟着说好的:“您放心吧！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是咱本门的人啦,谁敢不认哪!”事情就算过去了。

花纯带着鹿角棒,回家探望。等到家才知道,老爹爹神枪花旺已经不干啦。先是金弓小二郎李国良把花旺荐到贝勒府,因为李国良认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在那个年代,你要认识大总管何吉、二总管何春,你就打安定门打着滚走,滚到永定门,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拦您。一跺脚,北京九城乱颤。说四贝勒府的大总管是我的朋友,那还得了吗！李国良跟何吉、何春就是朋友。这样,就把花四爷介绍到北城根四贝勒府当教师爷。那个时候不叫雍亲王府,因为康熙皇上还没给他加封亲王呢。没想到,没几年光景,来了个更头童林童海川。五小闹府,神枪花旺花四爷没保护得了王府的财产。您是看家护院教师爷,可叫人家更头来把这偷盗的贼打跑。花四爷一害臊,留了个纸条,走啦。到东光裕镖局把这事跟李国良一提,卷铺盖回家,花四爷就回山西。童海川由更头就升任了教师爷。

花四爷到家呆了二年,没想到花纯回来了。老两口子当然高兴,一瞧儿子也长大了。坐下来细问,花纯实话实话。花四爷一听:“你别给我吹！不错,是剑客爷教给你。即便是剑客爷教给你,你本身是有点本事,可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不服!”花纯一笑:“您要不服,咱爷儿俩到院里比划比划!”花四奶奶一听道:“你们两个别比了,你们俩比什么劲呀！儿子把爸爸打了娘也心疼,爸爸把儿子打了娘也心疼。”花纯说:“没关系,我们爷儿俩不是真打,点到而已。”“我得在旁边看看。我不放心!”花四奶奶出来瞧着。花纯下了场子,往这一站。花四爷往前一滑步,滴溜儿一转身,伸右手,竖掌一穿。花纯用左手一挡,紧跟着一进身,来了个“黄鹰掐兔”,奔花四爷哽嗓,“嘣”一下就到了。花四爷躲不开了。花四爷哈哈大笑:“好小

子！你这功夫可成了。有两下子！”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就在家里侍奉父母，叙天伦之乐。有人告诉了，就说盘石岛的韩成、蔡方这两个人，在盘石岛打家劫舍，尽办坏事。花纯和爹商量：“爹，咱们爷儿俩找盘石岛去！”“哎呀！花纯呐，这盘石岛的蔡方、韩成盘踞多年，你何必惹他！”“不，他在咱爷儿们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咱们爷们是干什么的。不行，把他赶跑！”这么着爷儿俩雇船去了，来到山口。往里一拜山，说花家寨的神枪花逢春带着自己的儿子少剑客爷银面仙童花子羽拜见。蔡方，韩成摆队相迎，把爷俩接进大厅。落座之后，献茶也不喝，摆东西也不吃。蔡方一躬到地：“你们爷儿俩来到敝寨一定有事吧？”花四爷刚要说话，花纯就接上茬了。说：“蔡方、韩成啊！你们两个人住在我父眼皮底下，你们也知道我父行侠尚义。我的天伦久在外面，最近几年回家。我花子羽的老师是寿阳县姜家屯、碧目金睛佛四大名剑的二爷姜达姜本初，我也刚出艺。听说你们弟兄在此盘踞，多有不法。常言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作为你们来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们竟敢在此处打家劫舍，对乡亲们不利。我父子今天前来，就是为这事。望你们在盘石岛七十里地以内，不准胡作非为。更不准水面做买卖。要想做买卖，七十里地以外去。是这么着，那我就贵手高抬，饶了你们！不是这么着，少剑客爷就把你们打出盘石岛，不准你们在寿阳地界胡为！”花四爷这么一听，儿呀，你有这能耐吗？你怎么说这么大的话！果然蔡方、韩成不干了。“嗯，少剑客！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你是剑客之徒，这我弟兄也承认。但是你小小年纪，就出此狂言大话，你到底有几何勇战？就凭你一句话，我弟兄不干。要打算我弟兄不在盘石岛胡作非为也可以，亮你们的军刃，你我大厅前一战。战胜我弟兄就唯命是从，要战不胜我弟兄，盘石岛之事你要少管！”花子羽仰天冷笑：“哈哈哈，好蔡方，真敢无理！少剑客要亮家伙把你们赢了，那个，有辱我的师门！就你们两个这点本事，我空着手，你们也不是个！”神枪花四爸的心“噌”地一下就到了嗓子眼。爹爹一辈子没吹过牛，怎么你把爸爸的牛都一块儿给吹啦！行吗？人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寨主。只见蔡方、韩成全出来了。银面仙童花子羽把鹿角棒的包袱交给他爹：“爹，您拿着，我会会这二位寨主！”“孩子，多加小心！”“您别管。”

花四爸这里瞧着。青面瘟神韩成一伸手，把青铜蛾眉刺就亮出来：“少剑客，韩成无礼啊！”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往起一竖，“金龙吐须”，“唰”地一下，对准花子羽的哽嗓咽喉就扎来。花纯把自己的脸从右往左低下头来一躬身，左脚往里插，这青铜刺就快到花纯的脑门上头。花纯伸左手一托他的脉门，伸右手进步搓掌，“啪”地一下，把韩成搓出有一丈多远。“叭唧”摔倒，青铜刺也扔了，摔得青面瘟神半天没动地方，脸色也白了，嘴唇也青了，瞧见花纯就哆嗦：“哎，好厉害！好厉害！”花四爸这么一瞧，哎哟！我练这一辈子武，闯荡江湖也多半辈子了，我跟人家动手，我就没使过这样的好招，也打不了人家这么疼。哈哈！看起来花纯出于名师之手，确实比我强。勇金刚蔡方一瞧，兄弟遭此惨败，“哗楞”一声响，把镔铁虎尾三节棍就亮出来。“叭”，把棍头一甩，往地下一砸，一摇起来，奔花纯的太阳穴打来。花子羽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往前一赶步，在三节棍底下手就到了。蔡方就势拿三节棍往下一压他。花纯左脚往后踹，往下一探身，这右手就到了蔡方的左腿的踝子骨上了。“啪”地一拍，把勇金刚蔡方就地拍了个大跟头，“叭唧”就栽到大厅前。蔡方脸一红。有兵丁过来就把蔡方搀扶起来，捡起三节棍，别好了，看了看韩成。唉哟，这两人多惨哪！

过来跪倒磕头：“少剑客，果然名不虚传！我弟兄服气了。”花四爸过来了：“你们二位快请起来！我们是清真不受礼，你快起来吧。孩儿这如何办理？”“咱们爷儿俩进屋，跟他们一起说去！”一同来到客厅内坐好。蔡方说：“得了，您把我们哥

儿俩制服,你要让我们离开盘石岛,我们跺脚就走。如果少剑客贵手高抬,能赏我们一碗饭吃,我们哥儿俩感恩不尽!您划出道来,我们走,您指到哪,我们就办到哪。"花纯点头:"蔡方、韩成,从今以后,七十里以内不准作案,更不准杀人越货,杀人绝对不成!要想作案七十里地以外,我不管。但是我初一、十五必须查山,可也不见得准是初一、十五来,也许过几天,也许不过。到时候把账目给我拿出来,必须一清二楚,所作的案子什么地方都给我写清。你们如果不这样,你们在盘石岛里头也可以打鱼,开垦山荒种地都能吃饭,就是不能胡作非为!记住了没有?"他二人连连答应:"记住了!""没错,我听说你儿子,麻面分水鳖蔡虎在山下多有不仁不义之举,你们两人要严加管束,不然遇在我的手底下可不客气,我说把他打死就把他打死!""全凭少剑客您说的办,我们哥儿俩记住就是!"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跟着爹爹花四爸在这里告辞回家。

从此,差不离一个月要查两次山。蔡方、韩成也老实多了,约束蔡虎也少办坏事。前几天,突然间胡大爷来了,往里面一通禀。花纯可跟花四爸说:"爸爸,我师哥来了!""谁呀?""陕西延安府我大师哥飞天金晴鼠胡林胡大爸。""哟!胡大爸那是我的老长辈,不能这么论!"花纯摇头:"不错,他岁数是比您大点。"花逢春说:"大得多得多,多得多。""但是他倒底是我的师哥。嗳,咱们先迎接吧!"等老爷儿俩出来,胡大爸在门口站着呢,一抱拳:"花四爸,您是前辈!"花四爸说:"您是前辈!"花纯一想:这叫什么话!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他是我师哥,您说是长辈,他岁数再大也是我师哥,也不能迈过我去。"哥哥,您从哪来呀?""嗨,您别提了!我到了一趟江西,我又到了一趟山东,又回了一趟山西。唉呀!我走的日子不少啦,我这一次累也受得挺大的。这么大年纪总不出门,出门之后,还真是有点想家!""哥哥,您真有出手的!干吗去啦?""将来你会知道。"胡大爸这话,可包含着几百条人命啊!您往后听,咱们暂时不提。这就跟慧斌跟着哥哥到西风寺一样,也不能提那件事,其实这两件事是一件。请胡大爷在这位了几天,胡大爸一定要回家去。

花纯一边送兄长,一边溜溜达达地走。没想到胡大爸一拉花纯,进了树林啦。"你看这人!"用手往外一指,指着一个和尚让他看。花纯问:"哥哥,他是谁呀?""你不认得。老人家下请帖,把他师父请去了,他没去。但是他虽然没去,他师父也已经给他写了信去,就说老爷子收你的事,他是你的师侄。""哟!这一位怎么也有七十岁。""不错!他七十岁了。这就是关帝庙的主持,现在青云山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的弟子、水底金禅碧霞僧。""嗷!他就是水底金蟾碧霞僧。"胡林点头。花纯一瞧:可不是呢。挑着挑,那手指头掰不开,胡萝卜似的。"那么,您说他这是干什么去呢?""不用问,他找他师父去。他师父在哪,他也不一定知道。也许他跟人家打听,知道了。他师父在昌黎县,问问他师父这手指头有办法没有。不然的话,就废了!""哥哥,有办法吗?""有啊!""用什么办法?""每天早午两遍,把手泡在熬得的豆腐浆里头,泡这么半个时辰以后拿出来,用热豆腐贴。时间一长,他这手就发软了,起这么一层厚茧子。这厚茧子一脱,复旧如初。但是鹰爪的功夫依然存在,就成功啦!""嗷,这么回事!咱们哥儿俩'溜溜达达跟着他。"跟到黄土坡碰上两个男孩。胡大爸一瞧,就瞧出来了,这是一对女孩。出来一大麻脸要截她们,碧霞僧赶到了。胡大爸可跟花纯说:"咱瞧瞧!"碧霞僧到这里把圆笼挑子一放,三招两式,"叭嚓"一下,把麻面分水鳖蔡虎给杵死了,逗得胡大爸这笑啊。"你看见了没有啊?""我看见啦,他这功夫可真不错!""是啊!你瞧他怎么办。"碧霞僧把那死尸拉到树林里,用刀刨了坑把麻面分水鳖蔡虎埋啦。花纯花子羽故意喊了一声:"好和尚,草菅人命!"吓得碧霞僧撒腿就跑,挑起挑来,往南下去,哥儿俩在这里也

就分手了。

哥儿俩一分手，花纯花子羽一想：我到底瞧瞧这碧霞干什么去？花子羽在后头可就跟上了。来到潇水河岸，他看人家小孩摸鱼，他躺下睡着了。花纯这个气：你是练家子，跑这树林睡觉来，万一有仇人给你一刀，你都不知道！趁这小孩下水扎猛子的时候，花子羽把鱼给偷了来，一撩圆笼盖把鱼放里面了，转到树后瞧着，果然一会，这孩子们都"呼啦"一下全过来，把碧霞惊醒。花子羽戏耍碧霞僧，罚了碧霞十两银子，还叫小孩埋怨了一顿，结果碧霞走了。花子羽多快呀！花子羽先走下来，饭馆给的饭钱，又跑到摆渡口，给雇了船，这样才到盘石岛。现在碧霞僧叫人家给捉住。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也找了一只船，从盘石岛旁边贴了岸。上来，心说：蔡方、韩成你把我师侄给拿住啦，真乃大胆！花子羽在房上隐蔽身形看着：蔡方、韩成要杀，韩成一比划，日子可快到了，这主儿要来，怎么办？暂时先押起来。

这样花纯花子羽看着他们把碧霞和尚押到土牢。全都走净，候了一会，花纯才来。拿出十三太宝的钥匙，把锁捅开，转到碧霞身背后去，故意吹他脖子，爷儿俩才见面。花纯说："我要亮出东西，你可不准叫！""嗽，我不叫。"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鹿角双棒这么一亮："你看这是什么！""唉哟！师叔唉，师叔！我给你磕头。我这儿绑着呢；师叔，您救我吧！""起来吧，碧霞。"花纯把自己的事情都说完，包袱皮包好啦，往自己腰里一插。"你都损失什么东西啦？""啊，我损失的东西多啦！我那圆笼里头有四百多两银子。"花纯心里说：我翻圆笼时我瞧见啦，你总共就三十多两银子。怎么这一会……嗽，我讹了你十两，怎么这下你要在这里发财呀！"还有什么呢？""还有经卷不怎么值钱，衣钵、戒牒也不要紧。木鱼还在我身上揣着呢，我丢了一把刀。""那不要紧！可以给你补偿一把。""师叔，咱们爷儿们可叫这贼给欺侮了，他们把我给捉住，掉在翻板以内，而且还要杀我。您既然是我师叔，那您就应该给我做脸！"您瞧这碧霞也嘎咕着呢，我给你磕头叫师叔，你得给我找脸，给出气呀。花纯心说：爷儿们啊！在别处这脸很难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的能为大小，人家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唯有盘石岛，我瞧着他们俩，他们俩就酥骨头！"碧霞，你不是要找脸吗？""对呀，他得赔咱东西。""你跟着叔我到前厅去。你就瞧着他们两人，见到叔是什么劲！"碧霞心想：你有什么出手的？你才二十来岁，我不相信。"叔，我跟您一块去。""走走走！"

爷儿俩一前一后从土牢出来赶奔大厅。大厅门口有兵丁，一眼就看见花纯，心说要坏，赶快过来磕头："拜见少剑客爷！""起来！蔡方、韩成呢？叫他们出来！""是。"这和尚心说：我能耐不小啊，我到这来他们跟我掐啊。怎么我小叔到这里，瞧这兵丁，怎么俯首贴耳磕头呀。蔡方、韩成正在北大厅研究这事呢，没想到花少剑客爷到了。蔡方、韩成一听可坏了！我先杀人就更麻烦。赶紧往外走，挑帘栊下台阶一看：哟！这和尚怎么跑这里来啦？"少剑客，蔡方、韩成拜见！"花子羽故意不拦，让自己的傻侄子、傻老爷儿们看看，"呱唧呱唧"磕响头。"起来！这是我师侄，水底金蟾碧霞。上前见过。"蔡方、韩成过来行礼："大师父，您跟少剑客爷既然有交情，你怎么不提一下，我们得罪了，请你原谅！"和尚口念佛号："阿弥陀佛，起来。"无可奈何，请他们爷儿俩都进来坐下。

然后，蔡方、韩成也都坐好。"蔡方！我跟你们有约法，不准你们七十里地以内作案，可是你们今天就在水面劫了我的师侄。你们欺负我师侄，这可不行！"蔡方、韩成赶紧站起来。"你们坐下，你说！""我，嗯，少剑客爷，您的师侄把我儿子给杀了，父子之情啊！现在我们知道您跟大师父没得说，我们再也不找大师父的麻烦，就是事情过去了就算过去吧！您说怎么办？我们一定遵从。""你们两人认打

认罚?""认打认罚,您说说我听听,怎么个认打认罚?""认打,大厅前亮鹿角棒击碎你弟兄二人头颅。""不!你别把我有了杀了,我们还是认罚。""认罚那好办!碧霞呀,你有多大损失都说出来,让他们赔偿。""那好!首先他们把我雇的那只船,他们都给凿漏了,人家船家也不容易,他们赔人家一只船。"花纯问蔡方:"这条怎么样?""我们应当赔船!立刻派人到岛外找这水手去,找不到他,到摆渡口也能找到。""碧霞,你呢?""这船有我的衣钵、戒牒,这也不算什么,有几本经卷,也不值什么。不过我那圆笼里头有银子。""蔡方、韩成的心也都揪着,心说:你说多少就得是多少,我们不能驳回,我们也没那胆子。花纯问:"你有多少银子掉到河里去啦?""唉,大概有一百五十两银子。把银子赔我,把那口刀赔我吧!"

派人到翻板内把那刀捞上来给和尚。马上把和尚带到后面,让和尚沐浴沐浴,把僧袍、内衣全都脱了,僧鞋、僧袜完全都给洗净烤干。等和尚洗完了澡,重新换了僧衣再到前庭坐下,给了二百两纹银。蔡方、韩成摆队相送,送到山口上了船,然后到了河岸,爷儿俩上了岸。"碧霞啊!天已经到这时候啦,你是不是跟我回家?你住到我那去。""不,我不去,我还得去找我师父!""听说是在青云山青云寺,路途太远。你找你师父干什么?""嘿!我找我师父治手去。"花纯道:"别去啦!这手我给你治。"

第七十四回

见金牌真假难分辨 遇王环火焚转心亭

上回书说到,盘石岛少剑客花纯搭救师侄碧霞,爷儿俩一块回到这潇水河的河岸,打发盘石岛的船只回去。少剑客花纯才问:"十年前,你在葡萄架底上练鹰爪力,有人告诉你解皮条瘩疙。你知道是谁?""我不知道!""那也是你师大爷。哈哈,结果你现在解开了!""好像是功夫出来了,可这手指没办法,掰不开镊子了,拿筷子都费劲。我打算找我师父问问怎么办?""你师大爷跟我提了。甭找你师父了!""哎,那么你说有办法吗?""回去啊,每天早午两遍,用热豆腐浆泡手,泡半个时辰。然后就用热豆腐片贴手,把你的手指头都包过来贴上。这样用不了一个月,那么,它们就全软乎了。但是你的功夫依然保存。你记住!""师叔啊,我全记住。怎么我师大爷没跟您一块儿来啊?""他有事,回延安啦!你不如上我家住下,明天再走。""不!咱爷俩就此分手。"碧霞和花纯分手之后,没有回庙,就奔太原府南边一带来了,连走带逛。

今天他就走到七星山后山。正是夜晚之间,他突然发现一条黑影,"唰啦啦"在眼前头过去了。碧霞和尚一按刀把,揪僧袍追下来。碧霞能耐是不错,转眼之间,追了个首尾相接,"嘭!"腾身一脚把贼人踹倒在地。然后一按刀把,一顶绷簧,"嚓楞楞",把戒刀亮出来:"夜晚之间,你施展夜行术,鬼鬼祟祟定不是好人!贫僧虽然出家人,也本着除恶即是善念的宗旨,我把你宰了!"这人可吓坏了:"大师父,您等等,您先等等!小子有话说!"借着星斗的光华,碧霞和尚攥着刀一瞧:这人也就在三十来岁,斜插柳背着个小包袱。问道:"嗯?你是干什么的?今个晚上你干什么去?你跟我说实话!""大师父,您要问,小子我姓刘,我叫刘善。""嗯,刘善,你在哪儿住呀?""我就在七星山当个小头目,侍奉我家军师。我家军师姓李,名字叫李吉,有个外号,人称狼狈。我是他手下的踩盘子的小伙计。""你说下去!""不瞒您说呀,在咱们山西太原府东北角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这座庙的道长姓梁,名字

叫梁妙兴,有个外号叫九转还阳道。他有个朋友,也是我们老寨主的朋友。这个人在西川路那是了不起的一个大人物,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江湖武林道的好人、坏人大部分都认得他,都跟他有交情?”“别废话,说!”“哎,我说!他呀在太原府城里头夜入公馆,乘人家官人不防备的时候,他偷出‘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好!偷大人的金牌。”“这个您放心,跟我没什么关系。结果这件事情被我家寨主知道。我家军师李吉跟寨主说,必须把金牌要到七星山。不瞒您说,这个事情您不知道啊!我家老寨主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都是陕西长安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地,白沙江里的万龙藏风岛的人,有意反叛国家,想着把金牌得下来,送往陕西万龙藏风岛。这样呢,他只好带金牌同梁道长一齐来到七星山,当时远接奉迎说好的。过了两三天,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一瞧这七星山无险可守。保钦差大人年羹尧的随行卫员伴差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能耐可大了,就你这小小七星山,能挡得住人家童侠客爷!当时他把金牌交给老寨主,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没想到他又要。当然,我家寨主爷不给。两方面就争执起来,愈演愈烈,险一点都动了手。狼狈李吉最后还是把这金牌给了他。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也是老绿林。跟人家山里头已经不和了,金牌也给你了,你就走得了,可是他还总在人家山里住着。我家李军师就跟我说,马亮没安好心,可能要谋害寨主,把寨主给杀了。我一听怪生气的。我家老寨主待你不错啊!人家不为金牌,干嘛把你接到七星山来呀!到现在把金牌给你了,你还不走,还要刺杀我家两位老寨主。我就借着侍候他为名,到晚上他睡觉了,我就给他用了薰香。我把包袱给他一搜查,结果把这金牌搜出来了。当时我刘善想:这个金牌不能再放在七星山,七星山有意要挟钦差大人。他们要送往万龙藏风岛。干脆我呀,请个假出去,把它送往太原府公馆交给年大人,我要将功折罪。这样,我才暗地里离开七星山,从后山骆驼岭旁,我打算奔太原府。不想,您这大师父脚程很快,结果把我逮住了。此是以往实情,还望大师父贵手高抬,饶小子刘善一命!我感激不浅!”“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我怎么能蒙哄大师父您呐!”“既然是实话,金牌在哪儿呢?”“金牌在包袱里头包着呢。”

和尚把刀还鞘,包袱打开,翻了翻一瞧,可不是黄澄澄赤金如意牌,上头有朱红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您别看碧霞心眼挺细,翻过来调过去掂着分量,把金牌揣起来。回手把刀“嚓楞”又拉将出来。刘善一哆嗦:“怎么啦?大师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把屠刀放下了,您干嘛又拉刀惦着宰我呀?!”碧霞和尚道:“刘善,您有这一念的好心,贫僧怎么能杀你!希望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金牌归我了!”和尚拿了二十两纹银来:“得了,给你当个路费,回到家里做个小本经营,也能吃饭。在七星山当贼,终非了局。我说得对吗?”“罗汉爷,谢谢您!您说得都对!小子给您磕头。”把银子带起来,“得了,大师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小子刘善跟您告辞了!”抱头鼠窜,跑得无影无踪。

碧霞和尚把刀入鞘,自己从怀里把金牌拿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在树林里头,突然间就听见有人乐:“哈哈哈!逮住你,然后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得到金牌!”碧霞一听,金牌在我手里,怎么有人还要得呀?从树林里头往外一瞧:一老二少拿住了一个人。和尚一高兴就喊上了:“南无阿弥陀佛!老朋友,你要找金牌呀!金牌在此。”碧霞和尚“噔噔噔噔”走出来。九尾宗彝世间妙手司徒朗带着张方、孔秀,把赵小乔给诓下来,老人家司徒朗正捆赵小乔呢。忽然打树林里出来一个蛤蟆脸的和尚,托着黄澄澄的金牌来到切近。张方、孔秀都愣了:“大爷,这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老朋友,你们要金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张方就把自己的事情都

说了:“我们到这儿来,就为把骆驼岭的赵小乔、赵远峰治住,大家伙好奔七星八宝转心亭,破亭子夺取金牌。”“嗷!是这么回事,你们众位是官人。老朋友,你怎么称呼?”“九尾宗彝世界妙手老夫司徒朗。”“啊?我听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您的老师姓庄叫庄道勤,对不对?”“啊?和尚,你怎么知道老夫的授业恩师啊?”“哈哈!我师父是青云长老宝镜,庄道勤的师弟。”“那么,您也是师弟啦。哎哟,您怎么称呼?”核桃园关帝庙的住持,我叫水底金蟾碧霞僧。师哥!那就没的说了。老师哥在上,贫僧拜见!”“哎哟,师兄弟!起来起来。金牌你怎么得的?您跟我说说。”碧霞僧就把事情由头到尾都说了。“老哥哥,既然如此,我把金牌给您吧!”“大兄弟,咱们是一见如故啊。这是你奇功一件!”“哎,师兄啊!咱是一个出家人要什么功劳。但愿金牌得到,让大人早日起马奔四川开仓放赈,救济灾民。老哥哥,我跟您告假,就走了。”“别价啊!你跟我们一块儿走。”“不不不!师兄!小弟急于回庙去医治我的双手。”张方、孔秀也都拦,怎么也不成,说罢就走了。张方道:“咱想取金牌,结果金牌在这里得到。您说这事多巧!”“哎,小子,刚才我看了,我琢磨这金牌不见得是真的。即便是真的,怎么能得来这么容易呀?”张方点头:“依您之见呢?”“依我,咱们赶紧通过卧虎湾到七星八宝转心亭,也许你叔他们同着袁先生到了。咱们见着他,把这金牌交给你叔,是真是假,让他们去鉴定。”“大爷,您说得太对了!”老爷儿仨把金牌带好,扔下赵小乔不管了,撒腿往西来。老人家司徒朗多次进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他也去过多少趟,所以这条道他很熟。按原道通过一线通,赶奔七星八宝转心亭。赵小乔还在骆驼岭下捆着呢。等到老寨主多头太岁赵远峰下来,才把赵小乔的绑绳给解开:“儿啊,卖豆腐掌柜的呢?”“爹呀,什么卖豆腐掌柜的!他们是前来杀你我父子的。”“好呀!”多头太岁赵远峰气得“哇呀呀”怪叫如雷,带着儿子也奔七星八宝转心亭而去。

司徒朗他们爷儿仨到这里。百灵先生袁化已经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周围的外围消息,完全都关掉。爷儿几个都在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台阶下站着,大家还没进亭子。烟笼雾绕七星八宝转心亭,灯火齐明,照如白昼。老人家司徒朗高声喊:“海川,等一等!”把金牌掏出来,海川伸手把金牌就接过来:“哟!你们爷儿仨怎么得了金牌?”老人家司徒朗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问道:“你们看看这金牌是真是假?”海川掂了掂分量问:“良儿,你看看!”司马良过来拿起金牌,掂了掂道:“师父,我琢磨这金牌是假的,没有原来的金牌分量沉。”百灵先生袁化点了点头:“海川,不是袁某要居功,七星八宝转心亭如果不把它破了,终究是患,这是一。金牌是真是假,我们也应当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破了,到里头看看。果真没有金牌,也可能是真的。你说呢?”就看百灵先生袁化一拔腰,“噌”地一下,就上了台阶。

到了左边这根抱柱底下,看着好像是大块石头,上头是柱子。其实,这石头里头有一块假的,是多少块石头对的。表面看是石头,实际上拿手一抠就下来,是木头片钉的,跟石头一样。把这个东西扒拉下来以后,里头有一个铜拐子。袁先生拿起铜拐子,就跟钟表上弦一样,“咔咔咔”,一共上了九扣,重新把石头再安放上。说:“你们爷儿几个跑上来吧,在台阶上下没事!”果然爷儿几个上了台阶没问题。司马良瞧着:嗨!老人家司徒朗几次就找不着机关,看来人家百灵先生袁化要胜司徒朗一筹。其实呀,老头司徒朗在外国学的消息埋伏,要跟咱们中国的消息埋伏差得远呢!他是从西洋学来的。实际上,在武林道有两个门户专门做消息埋伏。一个门户是百灵先生袁化受业于南阳卧龙庄诸葛华老义士。还有二个门户,出在山东泰安州。大家伙儿赞叹了一番。海川这才知道消息埋伏,不是武术所能敌呀!武术不管事。唉!这不是达摩堂啊!怨不得我哥哥石金声一再地拦我。英雄想到这儿,就注上意了。

站在门口外头往里看：有只老虎，在夜晚之间叫灯光一照，两只眼睛跟玻璃球一样。喝！好凶啊！"海川，你们老哥儿几个看看，这只猛虎可非常凶！一般地说，我们到了这儿，上了台阶，迈步就要进这门。一登上门里头的这块方砖，老虎就张嘴，上中下"叭叭叭"，打出三支弩箭来。这三支弩箭都是毒药箭，见血封喉。天罗神仙也逃不出去啊！不是打完了三支弩箭就完了，它还有一扑之力，非常凶恶！""那么，袁先生，你看这个消息埋伏怎么破呢?"袁先生接过金头寿星洪勋的虎头墨鳞刀，往下一矮身，脚尖一点地，轻身提气，"噌"！这手功夫叫"蛇行纵"，跟一条长虫一样，一道直线向上，从老虎的肚皮底下钻出去，"叭"！来个"大蟒翻身"，落在老虎的胯骨轴上。左手一刀，"咔吧"一下，把老虎尾巴就砍了下来。原来老虎尾巴里头有个三尖的大钥匙，顺着砍下来的痕迹，把钥匙一拧，老虎"咕嗵"就躺下了。百灵先生袁化脚尖一点地，下来站稳，一招手，群雄都进来了。

司徒朗老头一瞧，道："袁先生，您这消息埋伏好精明，好厉害呀！我在我的玲珑岛修得全山都是山窟窿，都没有这种精致的东西。""老义士呀，您夸奖了！那是室外的东西，这个属于室内的东西。您再看这五霸争雄大牌楼椽子头，全都是毒药弩。如果你从牌楼底下一过，这毒药弩就万箭齐发，跟下雨的一样：你躲不开。而且这个毒药箭都是用毒药喂过的，十分厉害，剐上一点，蹭上一点，只要肉皮一见血，毒气就进去！"袁化来至这大牌楼时底座边儿，往这儿一站，拿起刀来，顺底下一拧，拧下这个盖来，把手伸进去，里头有机关。就听这牌楼里头"咕碌咕碌"一响，一会儿的工夫，袁化把手缩回来，把盖儿盖上。"行了！这个牌楼没问题了。"牌楼过去，是个人熊。这人熊不但站立而行，嘴里头、肚脐眼里头也能打出毒药箭来。袁化飞身来到人熊的背后，就在他的脖梗子上，拿刀"啪嚓"一切。这人熊的脑袋一轱辘，就看见腔子里头，"唰"地一下出来一个横拐子东西。袁化拿刀"啪"一削，人熊倒下。大家随着袁化往里走，到了楼梯。这个楼梯三十六层，梯上头有三十六把鳝鱼刀。袁化就拿这虎头墨鳞刀一点楼梯，"叭"一见响，"嚓"！随着第二层的底盘就出来一口刀，"唰"！就是一个扇子面，碰上两条腿全折。就在扶手的将军柱头上，有个桃形的帽子，溜尖溜尖的，底下是圆的，这是螺丝口。袁化把螺丝口拧开，里头露出铜拐子来，拧了三十六下，这才全都不动了。大家齐聚在楼梯口。百灵先生袁化顺着楼梯"噔噔噔"，一直往上走。快到楼梯口儿，袁化没往上走，猛地一伸手，揪住一根皮带子往下拉，起来一块方板，正在袁化的脑瓜顶上头，这楼梯口就拉严了。拉严了以后，就听见楼上头"噼哩扑噜叭叭叭"地山响，这功夫可不小。百灵先生下来说："众位，咱们大家伙都稍微地捂鼻子啊！恐怕有薰香烟顺着木板缝下来，把咱们大家给薰倒。"众群雄都捂着鼻子。袁化上来，把木板推开，请大家都顺着楼梯上来。

到二楼上一瞧：哎哟！这是什么呐？都是假小鸡做的，却跟真的一样，都在小鸡的屁股儿带起弦来。地板上的胡椒眼都开开，整个二层楼的墙上，楼窗不算，都打开了，全钉的是弩箭。每只小鸡嘴里头打出三只箭来，一共七十二只。百灵先生袁化请大家站在这里，说："这楼梯还不能上。咱们得转到楼梯后头去，这有蜈蚣软梯。"大家伙都随着在蜈蚣软梯上一个一个上来。推开了木板，也就是三层跟二层，都不透气，严实极了。老少群雄站在第三层一瞧：四面的楼窗满开着，正当中的是神橱，神橱前头就是佛爷。头戴王佛冠，身穿锦蓝袈裟，左手托着黄澄澄赤金金牌。百灵先生袁化用手指海川："你看看这个金牌，跟司徒老义士得的金牌一样吗？可能这个才是真的呢！""啊，海川呐！你赶紧请下金牌。我们大家伙儿好给金牌磕头请圣安！"海川刚要往前走，就瞧佛爷站起来了，哈哈大笑道："众位！金牌在此！"大家一惊，只见佛爷从上头跳下来，伸手把五佛冠摘下，锦蓝袈裟脱下

来,托着金牌往这儿一站。正是众位老少英雄最惦念的小白猿王环。

到这里,王环咱老没提了。王环不是姑嫂争风杀孺子,大闹七星山,被段国基、段国柱给拿获。王环不抵坑,就是为了请死,让他们给金牌。结果他们把王环押入土牢。那么,这王环怎么跑这上来?原来王环在土牢内被绑在将军柱上,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大工夫,这土牢门开啦,一阵凉风袭面,王环醒过来。一睁眼,眼前头站着个白胡子老头,听声音,就是在一线通口上把自己捉拿,带到一个地方,有一张苏武牧羊画的那个老头。老头不让我往里山来,让我回去,我没听老人家的话才被擒。"哎呀,您是老前辈!""哎,王环,嘿……,小伙子,有点胆量!"过来把绑绳解开。王环活动活动之后行礼:"感谢老人家救命之恩!"白胡子老头把王环搀起来,走出土牢,依然把土牢门关好。蹿纵跳跃,隐蔽身形,由土牢越后宅,跃大墙出去,赶奔七星八宝转心亭。从七星八宝转心亭的北面往东,进了一个小山环。

王环一瞧:好像刚才老人家就把自己带到这个地方来过。活竹子编的篱笆圈,紧挨着山根,有这么一个小院落。篱笆上爬满了花,院里头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这山根子底下山洞里有灯亮,窗户纸挺亮,一挑帘走进来。嗽!王环一瞧,不错!就是这儿,刚才来过。王环进来,躬身行礼:"老人家,两次搭救弟子,感恩非浅!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啊?受晚生一拜吧!""哈……快起来坐下!少侠客,我知道你的一切,你跟我提了。至于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老夫我家住在直隶省涿州东门里,姓赵,名字叫赵谦,闯荡江湖有个绰号叫火德真君。我的能耐不算太大,但有一种绝艺,会配放火药。这药有黄豆粒般大,如果拿起这块来,'叭',一弹,弹到水里头都着,还甭说弹到易燃的东西上了。弹哪儿哪儿着,所以叫火德真君。"

赵谦老头一世成名,也靠着这个火药。没有这点放火药,老头也是抓瞎。自己有一顷多地,由老家人赵洪掌管,还有两三个下人。只是老两口子没有儿没有女,都七十多岁。有次,老两口子在一起说闲话儿。赵爷就跟赵二奶奶提过:"老伴呀!你看你我夫妻一生,也算不缺吃,不缺喝。仗祖宗的保护,我有这点能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总算不错。绿林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宾朋提出来,能为大小不说,老夫的人格,大家还是钦佩的。可是,咱们老两口子都这么大年纪了,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跟我商量什么呢?男儿志在四方,你从打年轻的时候就在外头飘流,一出去十年八载不回来。你回来咱们还是那样,什么都没埋怨过你。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哎,对,为识性者可以同居。老伴呀!我想出家。红尘上这么多年,又有什么意思呢?当初,唐朝有一位大诗人李白就说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啊!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意思!你我夫妻又没儿没女,我看你呀,掌管这个家业,到老了让赵洪他们把你一埋,剩下这点财产就归他们一分。咱们又没有本家,没有亲朋,就是你我。我这次走啊,我可就不定准回来了!"老太太听了,也怪难过地说:"你去我不拦你!你有工夫,还是回来,回来一趟,瞧瞧我怎么样。如果我死了,就任凭你。你不愿意回来,那个我也不管你。"赵爷说:"好!就一言为定了。"这么着老两口子分手。赵谦带着宝剑,放火的药搁在小瓶里头,用小包袱一包,银两路费带好,嘱咐家人赵洪:"咱们可是这么着,你二奶奶死了,要丰丰盛盛地埋葬。我没有三亲六故,就你们几个人,咱们也别再雇人了。等死了以后,你们就把家财一分。嘿嘿嘿,赵洪啊!你拿头一份。你愿意给他们几个人多少,我就不管了。我的家也不要了。"老赵洪一听,可不乐意:"二爷啊!不是老奴我劝你,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你要说玩玩逛逛,咱们涿州有八景,你也一样能逛。您为什么非上远处去不成啊?二奶奶这么大年

纪,身体又不算好。您何不跟二奶奶,老夫妻两口子在一块儿?”“不,赵洪,我这人,我在家里呆长了不成。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办。听见没有?”“二爷,老奴听见了!”这样,赵二爷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哎,一晃就几年的光景。

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来到山西太原地面。他也知道山西太原地面有很多的能人。比方说寿阳县姜家屯碧目金睛佛老剑客姜达姜本初,这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吗?还有太原府西门外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石金声石老侠,太谷县于家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于老侠,还有马坊石家镇神掌地行仙石宝奎。这都是人物啊!老人家走到这太原府的东南六七十里地,发现七星山狻猊寨。跟本地的老百姓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七星山狻猊寨的寨主段国基、段国柱弟兄的山寨。这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想:眼皮子底下就有三侠啊,西方侠于成、石金声、石宝奎。这都是绿林道了不起的老前辈呀!怎么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出现这样的山寨,他们怎么不管呐?一个是段氏弟兄能为高强,艺业出众,非三侠所能敌。一个就是段氏弟兄虽然在绿林道,不打家劫舍,不掐花不捏朵,不危害百姓。三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让他们在本地呆下去,这也有可能。要说他们两个能耐大,三侠不敢管,我看这条我想得多余啊!哈……不至于,不至于。要不我到这山上看看去。

这么,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溜溜达达地来在西山口下。果然从树林里头出来二十几个喽罗,伸手一拦:“这位老爷子身佩宝剑,一定是一位武林同道。请问,您一个人到这儿有事吗?”“哎,众位多辛苦!老夫我家住在直隶涿州城东门里,姓赵名叫赵谦,排行在二。”“嗷,原来是赵老英雄赵二爷儿!您有什么事?”“我久仰你们贵宝山的寨主段氏昆仲是武林道的英雄人物。我打算到山里头来拜望,不知道可肯赐见?烦劳通禀一声!”“老英雄,您太客气了!我们两位老寨主也喜欢绿林道的宾朋。您稍候,我们给您通禀一声。”有头目撒腿奔里跑,眨眼之间,来到大厅前。挑帘栊进去,单腿打千:“禀报二位寨主!山外来了一位白胡子老英雄,有七十多岁,自称是涿州人,姓赵名字叫赵谦,排行在二。久仰二位老寨主,肯其赐见吗?”“嗷,二弟啊!”“哥哥,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也是绿林道了不起的人物啊。”“是啊!怎么来到咱这里?要说因为我们弟兄办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我们弟兄是不干。其实,就为慕名而来。我们要摆队相迎。”“哥哥说得对,摆队相迎!”“呛啷啷”一棒锣响,让三个儿子段世铃、段世贤、段世宝,那时段世宝还活着,带领兵丁,陪着老哥儿俩,父子五人下了山,来到山口。段氏昆仲来到且近,一躬到地:“哎哟哟!您是直隶赵老英雄,贵足莅临敝山。恕我弟兄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哈哈哈,二位寨主,久仰大名,非只一日!今日冒昧造访,还望两位寨主多多海涵!你我还是一见如故,老夫有意到山中小住两日。不知道二位寨主意下如何?”“哎呀!如果老英雄肯住在鄙山,你我多多地攀谈,使我弟兄多增教益,求之不得。请!”

把赵二爷请到山里。喝!摆宴席,给赵二爷接风洗尘。吃完了以后,领着赵二爷围着山里转了转。最后,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周围看了看。段氏兄弟把这个亭子是谁摆的,有多大的厉害,都跟赵二爷提了。老英雄心说:你一个贼窝,里头摆这么个亭子,这叫什么事?但是赵二爷表面并不显露。回寨给赵二爷找了两间房,住了两天,赵二爷还不走。可火德真君赵谦却道:“大寨主呀!我看你七星山这地方还真好,真的有意在你这儿常住下去。不知你意下如何呢?”段国基、段国柱本不想请赵二爷在山里常住,可是他们两人有点不敢惹。“哎,老英雄,您愿意在我这儿常住下来,这地方您真看着美,您到后山去。我后山有一个幽僻之所,您住着最合适了。”赵二爷一听,好呀!这样才把火德真君赵谦请到这儿来。后来大寨主提出来:“得了!老英雄您在我这儿时间长了,我山里的情况您也都知道。您给我保护保护七星八宝转心亭。”赵二爷满口答应下来,所以赵二爷代管后山七星

八宝转心亭和一线通一带的地方。三侠打赌,大破转心亭这些事情,赵二爷全知道。也知道国家的金牌,被段氏弟兄放在转心亭里。这次王环来,赵二爷劝他说:“你也赶紧回去!你既是石金声石老侠的弟子,是少侠客,我对你尊敬。你真的要上七星山,我不敢放你,因为有危险!”结果,王环被赵二爷放了以后,他真奔了七星山。

赵二爷可就暗暗地跟上。又想:他小小年岁,胆量过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心里很钦佩!王环被拿住放在土牢,赵谦才又第二次将他救出。王环被救,感谢说:“老人家,孩儿我还是个年轻人,没想到老人家如此地爱护于我,两次相救,有生之日,即是感戴之年!”赵二爷一笑:“哎,孩子,说真的!我二老夫妻,年过古稀,无儿无女。瞧见你这样的英雄之子,我心里头十分羡慕。孩子,我挺喜欢你的!”王环多机灵,说道:“老人家,您真的喜欢孩儿吗?您家中没有儿女吗?”没有!”“那个,孩儿我打算给您磕头,拜您为义父,我愿做您的螟蛉之子。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呢?”“哈哈哈!啊?什么?你说?”赵二爷跟没有听见一样,都乐晕了。“我愿意在您的跟前,作为义子。将来养老送终,报答老人家救命之恩!”“孩子,那我高攀得上吗?”“看起来,您是乐意了。爹爹请上,受孩儿一拜!”有人管赵二爷叫爹,乐得赵二爷巴掌都拍了,顿时血压都高了。赵二爷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真的不敢当!好孩子,咱爷儿俩初次见面,我给你点钱不算什么,我给你点东西。”把包袱打开,拿出一个瓷瓶来。这个瓷瓶还真是大明朝的青花瓷,青花白地珊瑚盖。“孩子,这个送给你!”“爹,这是什么?您给我?”“哈哈,我别的没有长处,我就是祖传秘方,配放火药。你瞧这一个瓶里头,全是放火药的药粒。拿出一块来,不论往什么地方一弹,见风就着,所以这个盖,盖得十分严密。有风就能把它给引着,如此的厉害,你把它扔到水里都着。我送给你一瓶放火的药吧!”王环把它揣在身上。赵二爷说:“孩子呀!你是七星山段家的唯一仇人,他们不能不找。你在我这儿呆着没有事,他们不敢来。但是,你不能出去,你要一出去,就有危险!”“爹您放心吧!孩儿我就在屋里呆着,我哪里也不去。”

王环在屋里呆着,呆一天成啊。时间稍微一长,三两天,就腻味了。吃饱了没事,老让人在屋里呆着,多难受啊!他就坐在屋里头,一个人看这个屋子。看来看去,他就看见西墙上苏武牧羊的画。嘿!王环纳闷:怎么这羊都鼓起来了?看着看着越看越好奇!他一拔腰,上了八仙桌,再一迈腿,上了架几案。他来到这画前头,用手从画的表面上,来回摸摸。嗨,这羊真是鼓的!就用手一按这个羊,他手指头一点一按,嘿!这羊真往里这么一缩,“咔吧”里头就一声响,吓得王环“噌”一下,打架几案上,就蹿到地上来了。啊?就看这轴画“嘞噜噜”转眼之间卷起来。王环一瞧:就在画后头,有这么一个角门。这羊往里一缩,好像是带着什么东西,正插在小门的锁眼里,两扇门开了。里头黑洞洞往外冒凉气。王环心想:这个什么地方?就一拔腰上了八仙桌,站在八仙桌上往里瞧:里头黑洞洞是一条暗道。王环就跳进去试探地走,走着走着,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走来走去,他好像觉得正往上走,到上头没地了,横着一瞧,透出亮来。王环可就顺着这个地方,往外钻。钻来钻去,钻到前边一瞧:在一张八仙桌前头,露出了磕头垫,一边一个棕团,这个棕团上坐着两位和尚。上垂首和尚肩宽背厚,灰僧袍,黄僧鞋,白布袜子。红扑扑的一张脸膛,浓眉阔目,鼻直口方,一部白胡,扇满前胸,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下垂首个头差不离,就是脸蛋有点发黑,穿的是青僧鞋。两人年纪都有六七十岁。一瞧王环从桌底下往外一钻。“南无阿弥陀佛!娃娃你是何人?竟敢到此处,前来窥探!”王环一躬腰出来了,按着刀把一瞧,这两位和尚是谁呀?王环瞧得出来,要想凭能耐赢这二个和尚,恐怕自己办不到。那么,这是哪儿?等王环

站起来一瞧:桌子上头五供蜡签、香炉全有。香炉的后头是神橱,神橱的前头是个佛爷。头戴五佛冠,身穿锦蓝袈裟,左手托着黄澄澄赤金“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啊?! 这是七星八宝转心亭。因说道:“二位高僧,怎么称呼?”

这两个和尚起来,一伸手把旁边的方便铲抄起来,“咔楞楞”,掌中一合:“娃娃,你是哪一个? 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其不然,要你项上人头!”王环一想,到这份上我不敢隐瞒什么。把自己的来历,由头至尾一说。然后问道:“二位高僧你们是干什么的?”两位和尚才报名姓,续了前情。这两个和尚就是保定府清苑县龙虎寺的两位方丈,降龙罗汉宝阔、伏虎罗汉宝月。您还记得张方跟夏九龄,和浮云仙长马宗续庙外头动手,九赶陈道常的时候,不是降龙罗汉宝阔帮着张方跟马宗续动手吗。张方跟九龄他们两个人,可就追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采花羽士陈道常,一直追到大魔庄石家镇,才来到太原府。那么,树林里头念的这声佛号是谁呀? 嵩山少林寺的方丈赛达摩元修长老。咱们已经说过去,本来元修长老不是少林寺的弟子。他是一元僧普静告老之后,请出来的方丈。可巧济慈、济源到少林寺来学礼,这是王爷的命令。济源养好了伤,到了少林寺,帮着赛达摩元修整理庙务,元修才有点时间,出来游历游历。走到这儿,他跟降龙罗汉宝阔、伏虎罗汉宝月都是朋友,出来把这事情给说和了,宝阔和宝月跟赛达摩元修、浮云仙长马宗续告辞。他们两个奔山西太原府七星山,是七星山请他们俩去的。当然段家弟兄远接,把两位高僧请到此处。如此这么这么回事,我们现在正跟官府闹着事呢。金牌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我们还不放心,就请你们哥儿俩到趟七星八宝转心亭给我们守金牌。即便真的有破亭之人到这里,凭你们哥俩的能耐,破亭的人他也得不到半点便宜。这么,就把宝阔、宝月带到楼上。人家都走了。把消息埋伏开了,由走线人送吃、送喝,完了事你放在原处,自动拿走。有马桶随便撒随便拉,都由走线人往下送。但是,第一顿饭的时候,就给宝阔、宝月来了个条:希望您别动了,也别跳楼窗,跳楼窗下去,准死无疑,周围都是消息埋伏。宝阔、宝月这个骂呀,原来你大老远把我们哥儿俩找了来,诓在七星八宝转心亭上,软禁起来了。但是这也没法子呀! 没想到王环来到。

王环把事情一说,宝阔、宝月也把事情说了。“哎呀,你是石老侠的弟子! 老贤侄,你怎么到的这里?”王环就把认义父的事情都说了。宝阔、宝月一听:“孩子! 你能不能在这儿保护金牌?”王环说:“我能啊!”“那么你要能,我们哥儿俩可就走了!”“哎呀,二位高僧啊! 我可不知道我义父的屋里的情况,是怎么个意思? 可是这一路上,这山道很不好走。看起来是由东边的山根子底下穿到亭子边上,在亭子的夹壁墙里头,我钻上来。这里头道不好走哇!”和尚说:“那没有关系! 我们哥儿俩跟你一样都能对付,高了、矮了、窄了、宽了,我们都能凑合过去。”“那样,我吃什么,喝什么呢?”“你放心,到时候! 走线铃从那边一响,给你端进来。想吃什么,用纸笔你写上。你随便吃,你不愿意吃素,你吃荤,要什么来什么。解大手、解小手,旁边有净桶。随便! 你看这好不好?”“那好极了!”这两位老和尚带着方便铲,猫腰钻到八仙桌底下,顺着王环这条道走了。走到这头,赵二爷还没回来,打山洞的角门钻出来。到了八仙桌上,“咔吧”一见响,门也关了,这苏武牧羊的画又落下来。两个和尚一瞧,赶紧用僧袍的袖子连儿案、带八仙桌,给人擦抹干净,老哥儿俩出去。赵二爷回来找干儿子,怎么找也找不到。

老英雄着急,咱先不管。王环在这里一呆,到时候有吃的、有喝的,尽管闷一点,自己可以练练刀,就看守七星八宝转心亭的金牌。后来王环一琢磨:不行! 万一段氏弟兄要来了呢? 我在这儿,金牌我也护不住,而且我还许叫他们给杀了。王环又一想:有主意。把五佛冠摘下来,把锦蓝袈裟摘下来,把僧袍也脱下来,把

佛爷放到八仙桌底下去,藏到里面。王环把僧袍一穿,把锦蓝袈裟一扣,五佛冠一戴,他盘膝打坐,在这里一忍,手托金牌,他冒充佛爷。今天,有人来,底下一阵大乱。再一会儿的工夫,楼板一开,“噔噔噔噔”,上来这么些人。王环早就托好了金牌,这儿愣着呢。一见有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直到海川取金牌。王环哈哈大笑,“噌”一下跳将下来,把五佛冠摘掉,把僧袍、锦蓝袈裟一脱,现露出自己的本人来,挨次一行礼。海川才道:“孩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我们都急坏了!你干了些什么?”王环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海川把金牌拿过来一瞧,跟自己手里的假金牌一对,这个分量差多了。

这时候,七星八宝转心亭下面一阵大乱。“哗哗哗哗”,“梆梆梆”,一阵梆子响,震人耳鼓,四百名长箭手一下子,把七星八宝转心亭团团包围。张方一瞧:“哎哟,可了不得了!四百名弓箭手打梆子,一定是赵小乔、赵远峰所为。”司徒朗这老头儿可真急,人家袁先生算计到了,我没把赵小乔、赵远锋父子二人杀掉。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祸事,他带着长箭手来到。老头打包袱,箭翎这么一忽闪,“嚓楞楞”,把五行轮亮出来:“随我来!”爷儿几个顺着三层楼下到二层楼,顺着二层楼往楼下走。这可就有危险了,因为四面的门开着,四面都有弓箭手。司徒朗刚要往外冲,梆子一响,乱箭齐发。老人家司徒朗不顾死活,一分五行轮,拨打雕翎,准备往外一蹿。就在这个时候,这长箭手的身背后来了人。“扑哧扑哧”,拿宝剑就这么一挑。这人是谁?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

赵二爷这几天尽找王环,就是找不着。晚上他知道有人来破亭子,就收拾东西,把放火药掖起来,也到七星八宝转心亭来。梆子一响,赵远峰、赵小乔带着弓箭手一圈,赵二爷心说:可了不得!把这些位都给围在七星八宝转心亭内。我呀,对不起你!蹦过去摸着黑,在后头一阵大砍,长箭手叫苦嚷糟!司徒朗早就蹦出来。赵小乔一看:正是卖豆腐的掌柜。“哗啦”一声响,镔铁虎尾三节棍盖顶就砸。老人司徒朗跨步闪身,就在这赵小乔的肋窝子上,“扑哧”一下就扎了进去。赵小乔撒手丢棍,一声惨叫“咕咚”就躺下了。赵远峰一看,千顷地一根苗,我就这么一个儿,怒从胆边生:“老小子!你把我儿子杀了。”赵远峰飞身形过来,一甩虎尾三节棍。啊,老人家司徒朗跨步闪身,左手轮立着一穿右手轮,就到了他的脖子,“哧”一轮扎死赵远峰。司徒朗把这爷儿俩全扎死,所有洞庭湖来的长箭手,“呼啦”下子,全跑了。司徒朗高声喝喊:“快出来呀!”爷几个“呼啦”就撞出来了。赵二爷可没看见王环,王环也没看见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赵二爷把赵远峰、赵小乔一个一个的死尸,搬到七星八宝转心亭内。赵二爷一想:我在这儿住了几年,人家段国基、段国柱待我也真不错,又把这七星八宝转心亭托付给我。我现在要回家,得了,我也送给你点礼物吧!赵二爷一伸手把放火药的药瓶拿出来,打开盖,手指头一粘就是一块,往四面一抹。一会儿的工夫大火就着起来。赵二爷看了看,没错了,老头回山下收拾收拾东西,回家了。

爷儿几个打七星八宝转心亭出来往西走,三侠在头里,袁化袁先生这些人在后头。走到西山坡,再往下走有二道寨门,再往下还有头道寨门。这是三道寨门的一拐弯。这个地方十分平坦,就听“当当当”锣声响亮,响彻连天。原来大寨内自鸣锣一响,知道七星八宝转心亭有人给破了。忙派人到后边一看,立刻报告大寨主。

段氏弟兄率领一二百人,各持军刃,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由打大厅里头一出来,刚往北一拐,人就到了。老人家石金声来到且近,一躬到地:“大寨主、二寨主,老夫石铎有礼!”“石老侠,真想不到啊!你把我七星八宝转心亭给破了。”“大寨主,当初海川在大厅前与大寨主你三击掌,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金牌我等

拿走,你弟兄束手到案打官司。哈哈哈,没别的!这场官司你们哥儿俩打了吧。”“等等!”段国基飞身形过来,用手点指:“石老侠,人敬人,鸟抬林。你们弟兄太不仗义!”“大寨主,你让我们一个月内破亭。屈指算来,也不过数日之功,七星八宝转心亭已经破掉。怎么算我弟兄不仗义?老夫九十六岁,不义之事,我长这么大没有办过!”“石老侠,我问问你,我们跟谁打的赌一月破亭?”“当然跟我弟兄打的赌!”“对,亭子是你破的吗?是童侠客破的吗?是袁家屯百灵先生袁化破的,袁先生在那边站着呢。西风长老秋禅当初介绍百灵先生袁化,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亭图画出来。我准备了一万两黄金,才把这七星八宝转心亭修齐。嗷,袁先生给我摆的亭子,你们请出袁先生破亭。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不是你弟兄三人的本领!我弟兄不服!”“哈哈哈,大寨主,不是石某强词夺理。如果你们要说不许可摆亭之人来破亭,那你就应当讲在前面。说话说在前头是话,你们并没有说出来。当我们把袁先生请来之后,把亭手破了。你这个时候再说,岂不晚矣!”“那袁先生可就不对了。当初,我请袁先生给我摆亭,袁先生怎么又来破亭呢?这叫什么事!为人谋而不忠。”“哈哈哈,段大寨主,你这话很不合乎道理。”

袁先生一想:人家怎么不合乎道理呀!我给人摆的,现在又给人破了,出乎尔反乎尔,我真对不起他。这石头老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哈哈哈,大寨主,袁先生给你摆亭,其目的何在?就是你段家有一些贵重的财产,贵重的东西,珍宝等物,怕人家偷你,给你摆这个亭子,让你存这些个珍宝,所以袁先生才给你摆亭。而今天你用七星八宝转心亭做了什么了?你把钦差大人的金牌,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里。你利用七星八宝转心亭,阻住年钦差,不能起马直奔四川开仓放赈,与朝廷为敌,是十恶不赦!那袁先生就担不起了。甭说袁先生还是我们邀请出来的。即便袁先生自己知道,他是大清国的子民,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他也应当挺身而出,来破此亭。难道说你段国基不法,袁先生也跟着你不法吗?依我说,话应前言,金牌我们已然得到。你跟我们规规矩矩地到趟太原府,在大人面前请罪,全始全终,童海川销票无事。大人斟酌情形,爱惜武林,也可能贵手高抬,饶你不死啊!因为我石金声为弟子报仇。刀劈杨山,镖打了段世宝,对不起你弟兄。今后你们销声匿迹,闭门思过,也就是了。”

段国基勃然大怒,亮出刀当场拚命。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第七十五回

童海川双钺败三寇　西方侠铁掌打五虎

上回书说到大战西山坡,段国基三言两语跟石老侠说翻了,事到如今,只有凭本领决一生死。他一摇三节棍。猛然间,身背后念佛:“无量佛!大寨主,贫道来到你贵宝山这么多的日子,蒙你的抬爱,加意地款待。您起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贫道服其劳。我将老儿石金声致死,报答阁下的款待之情!无量佛。”按剑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飞身形过来。段国基一瞧:唉!瞎掰!这人是采花羽士陈道常。您还记得张方九赶陈道常,在石家镇把他给追跑了,陈道常就跑到七星山这儿来了。如果他看见张方在那边呢,他就不过来。树林这儿挺黑的,这边灯火通明啊,光亮也达不到,他没瞧见。张方一瞧:“大爷,这老道是采花羽士陈道常。我这带着公事,我拿他呢!您可别让他跑了。”陈道常一眼瞧见张方。老侠

石金声说道:“孩儿呀!放心,他跑不了!”一按刀把,顶碰簧,“嚓楞楞”,五金折铁宝刀离鞘,刀鞘子往旁边一放:“恶道,你进招来!”陈道常要跑也觉着怪寒碜的。他一想:我动手,打一下就跑。左手剑诀点面门,“唰”一剑,“白蛇吐信”,“唰”一道寒光,直奔老侠石金声而来。石金声向左微然一划步,银髯甩在左肩,拿刀往左面这么一扇。“呛啷啷”,把陈道常的宝剑就给削折了,反腕子反背就是一个扫堂刀。陈道常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老侠石金声左脚摆莲花合腿,拿脚面往外一抽,往左面踢他,“方儿啊,接着!”嘭!这一脚把陈道常踢起有一丈多来。老头一喊,张方往前一上步,陈道常就过来了,啪,就摔在张方的眼前。哈,张方这美呀!一上步把陈道常就给踩在那里。张方一伸手把包袱皮打开,三棱凹面吕祖锥亮将出来,照着陈道常的脚后跟这条懒筋,“嘭”,扎进去一挑,这懒筋就折了。然后,四马倒攒蹄,把陈道常就给捆上了。张方往他肚子上一坐,“噗”地一下。“喝!小子我拿你先当板凳吧。爷儿们!你想跑,你等等!”“哗”,眼前的贼人一阵大乱。

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一瞧:“啊呀!哥哥,老儿石金声如此猖狂,待我来!”“哗楞楞”,一抖镔铁虎尾三节棍,飞身行过来,单手一摇棍,照着老侠石金声脑顶就砸。石金声就势往下一矮身,从他三节棍底下钻过去。“卧看巧云”式,右脚扎根,右脚起来一踢,就是段国柱的小肚子,他撒手扔棍,“叭唧”就扔在那儿了。石金声折身起来一招银髯:“哈哈哈!段国柱,想跟老夫动手,你还得练个三年五载呀!”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一瞧,嘿,飞身形过来,三节棍掌中一合,“哗楞楞”一声响,他这手可厉害。往前一赶步:“好你石铎!”双手合住当中,双摇风火轮,“哗楞楞楞”,两边两节随着环一转,往前一抖腕子,“双风灌耳”,对准石老侠两面的太阳穴就来了。石老侠上左一划步,躲他双摇风火轮。接着段国基又左手一搂棍尾,反棍“仙人解带”,奔老侠石金声拦腰就打。老人家脚尖一点地,“张飞大骗马”,“唰”一下起来。接着段国基左手棍又抡过来,就是老侠石金声的顶梁。石老侠见棍下来,长腰出去。段国基往回一带棍,道:“石老侠,你怎么三招不还手呀?”“大寨主!你和段国柱不一样。你段国基占据七星山这么多年,你没祸害过谁。不瞒你说呀!像你这样的人物,在我石某眼皮子底下占山为王,你要办坏事,我石金声早把你赶跑了。第二,你段国基没杀快手王能,那是你们老二段国柱办的,所以我让你招。好像这一次与你无干,也不过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哈哈哈,连累上你了。那么这第三呢?当场动手,你不行啊,一定要伤你。到那个时候,你多多地原谅我石金声九十六岁,腹不能容物。我要伤你!”段国基听得恼了,往前一赶步,“哗楞”一声响,三节棍第四下就到了。老竺上右一错步,见三节棍来了,顺手一穿,单臂如铁,“唰”地一下,这手功夫叫“回身捉蟒”,把段国基的三节棍攥住了。就拿这刀一推,“唰”地一下,把段国基的脑皮削下小烧饼盖那么大一块来。老侠石金声刀交左手,捋银髯往这儿一站。正在这个时候,了不得了!后山七星八宝转心亭大火起来,烈焰飞腾,浓烟冲空,黑云滚滚,照红了半边天。段国柱抬头一看七星八宝转心亭这火起来了,咬牙切齿!一万两黄金修造的亭子完了哇!“众家兄弟,为我弟兄出一臂之力,与他等拚了吧!”所有的人员各自持军刃,“嚓楞楞”亮将出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顺着山口往上走来三个人。“沙沙沙沙”,这个快呀!高声喊道:“段家兄长,且慢呐,且慢!”老侠石金声刀在左手,扭项观瞧,这三人就来到近前。头里这位矮身材,小胳膊小腿,大耳朵,溜肩膀,一身蓝,紫绒绳,攥着一口刀,两边有刃。在他护手盘这里刀把上,有个月牙的蛾眉支子护手,叫龙形刀,使起来可了不起。往后还有两位,都是大高个,宽肩膀。前头这位一脸的白圈癣黑脸蛋。后头的这位,由打左额到右嘴角一半发红一半发紫,长得十分凶恶。高声

喊道:"段寨主休得惊慌,我弟兄来也!"说完话,飞身过来,彼此见礼。这三个人一抱拳:"段寨主,我们弟兄三个人来了。我们弟兄要跟公馆这些人较量较量!"段国基、段国柱正在危急,来这么三位,给大家伙儿精神提起来。"既然如此,有劳三位贤弟!"那矮个的一撇嘴:"二位兄弟,你们谁先过去?""大哥,我先来!"就是一半脸发红一半脸发紫的那位拧腰过来。一按刀把,"嚓楞楞"一声响,把刀亮出来。老侠石金声刚要刀交右手,身背后有人说话:"哥哥,您打了几仗,身体劳累,且请休息。待某来!"老侠一看,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海川心想:这么多的贼,你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去?让贼人对老哥哥石金声车轮大战,自己在旁边看热闹,这不像话呀!既然这贼是生贼,我就不能再让老哥哥轻身受险了。海川垫步拧腰过来。那位攥着刀,往这儿一站,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啊?也敢过来动手!我刀下不死无名之人,报上名来!"海川一阵冷笑:"贼人!问某家,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嘿!海川一报名姓,很多绿林贼人都是一愣。海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通上名来!""问某家,四川人,姓裴名唤裴武,江湖人称阴阳判官。"

原来那个一脸花白圈癣的是他亲哥哥,花面判官裴文。那矮个儿使龙形刀的那位,叫矮脚兔子佟威。前者咱们已经表过,云台剑客燕普从北京城走的时候,打发下几拨人来,这第二拨就是他们仨。这三个贼也是由四川起身往这边来的。不知道云中凤韩猛、南宫利、魏九成三个朋友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下了手。这三个贼今天就走到七星山下,突然间发现这把大火。段氏弟兄并不是剑山蓬莱岛的人,但和岛也有关系。他们是万龙藏风岛的人,而且裴文、裴武和佟威这三个贼,跟段氏弟兄还真不错。怎么七星山会起火呢?这才来到七星山下,借火光一看西山坡,人声呐喊,灯火通明。他们才顺着山道上来,跟段家弟兄见面。裴武一听是童林,道:"喝!好你小儿童林,哪里走!"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唰"地一下。裴武的本领并不错呀!往前一抢身,刀奔海川的顶梁就劈。海川微然转脸,上左一贴身,右手钺这么一支地,拿着鸡爪一搭他的刀盘。"咣!"搭上刀盘,这么一坐腕子一拧,裴武的刀就撒了手。海川左手钺裹手就是一捋,"巧摘天边月",把裴武的绢帕就给挑下来,就身抬脚,"啪!"一脚把裴武就踢翻了。裴武起来也找不着刀了,扎着两只手站着,俯首贴耳,这寒碜哪!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花面判官裴文垫步拧腰过来,"嚓楞"一声响,把刀拉出来:"小儿童林,伤我的兄弟!认识俺花面判官裴文吗?"猛然一长腰,到了海川面前,左手一晃面门,刀走拦腰斩。海川脚尖一点地,"张飞大骗马",躲过了刀,右手钺随肘沉肩往下一戳,一架他的刀,往外这么一推他,左手照着他的胯骨轴上,"嚓"一钺就到了,正把他胯骨轴连长衫带裤子全给刮破了,刮了足有半尺长的串肉皮儿,血"唰"就下来。"哟,妈呀!"疼得他一咧嘴都叫了妈了。海川一想:你还有什么出息!双钺这么一变,右脚一抬,扁踩卧牛腿,"嘭"地一声,正踢在裴文的小肚子上,出去一条儿,"咕咚"摔在地上。张方高声喊:"好腿!这是人呐,要是鸡蛋,把黄儿都摔出来啦!"众人听了大笑。

这俩贼前后都输了,头儿有点挂不住了,右手攥着龙形刀,飞身形过来:"好你姓童的,认识老太爷吗?"海川一看他这口刀,知道他是内家门的功夫。矮脚兔子佟威往前一抢步,左手食中二指一点,右手龙形刀往前一赶步,叫"麻姑献寿",一翻腕子,刀尖挑海川的哽嗓。海川知道,这种内家的军刃,实有独到的功夫。于是,海川又右步,右手钺走底盘,这手功夫叫"玉蟒翻身"。"唰",这钺就到了。佟威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海川左手钺奔佟威的右面,右手钺反过来,一个扫堂,左手钺往前一支,掉过脸来,这叫"金猴戏月"。这手功夫太漂亮啊!"叭"一甩脸,

这钺就到了。佟威要想躲就躲不开了,“唰”一下子血就下来。矮脚兔子佟威“噔噔噔”倒退出七八步去,总算站稳了。哈!海川力胜三寇,都不怎么费劲。

正在这时候,顺着山道往上来人了。“海川哪,你们尽顾了这儿动手,可就忘了家里!”海川听着耳音很熟,扭颈观瞧,来了两位大个白胡子老头。前头这位双肩抱拢,猿背蜂腰,奔儿头,坠子脸,厚嘴唇,面似银盆,皱纹堆垒,顶都谢没了。手里拿着家伙,乐嘻嘻地一边走一边喊。后头这个老头比前头的老头有点壮,米色长衫,四方大圆脸,一部白胡须苫满前胸。肩头扛着一杆大枪,紫红紫红的枪杆,一尺八的鸭嘴式枪头,犀牛尾的大红缨。海川认识前头这位,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一百零三岁的老侠客于成于洞海。后头这位夏九龄认识,是老岳爷神掌地形仙石宝奎。这两位和石金声是太原府的三杰。老侠石宝奎跟银钩太保尚义哥儿俩让张方为媒,把女儿许配给夏九龄。临走的时候,石老侠不是提过吗:“方儿啊!你们哥儿俩到太原府,我们也打算到太原府去。”为什么他要到太原等着童林哪?石宝奎原来这么想的:我闺女给了你徒弟,怎么着我也得跟你见个面。所以等他们俩人走后,老侠石宝奎就告诉尚义:“老二啊,你打听着,我也打听着,大人要往太原府来总会有信的。不过大人公务在身,不能为了咱们孩子的事情,在太原多住两天。咱们得提前动身到太原等着。”银钩太保尚义听完说:“我也想到啦!”哥儿俩就这样说定了。这一天,尚义打听到年大人已到了太原府,急忙回家告诉自己的内人,收拾好东西就奔了石家镇。面见石宝奎说:“哥哥,坏了!我在家里碰上个人,他说大人已经到了太原府。”“哎哟,这多耽误事呀!咱们哥儿俩赶快走吧!”老哥儿俩带好银两路费,就奔太原了。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时间不长,就到了太原,跟本地人一打听,才知道大人没走。进了东门,一看路北的公馆。尚二爷说:“哥哥,咱们来了。也不知方儿跟九龄他们哥儿俩回来没回来?咱们去公馆吧。”石老侠摇头:“别去!上人家公馆去好吗?”“对!既然大人明天也走不了,咱们先找个店住下,明天早晨再去。”公馆的西边有个店叫仁义老店。老哥儿俩来到店门口。伙计出来:“老爷子,你们二位住店吗?正房可没有了!”“不客气,咱们跨院里头有个单间就成!我们哥儿俩只住一夜。”“哟,您二位奔里来吧!”伙计给带到西院的南房,灯光点亮,屋里倒是很干净。老哥儿俩擦脸、漱口、喝茶,又让伙计到厨房准备饭菜。老侠石宝奎向伙计道:“贵姓啊?”“我姓王。”“嗷,王伙计,您隔壁不是钦差大人的公馆吗?”“不错,不错!年钦差,北京下来的大官。”“嗷,来了多少天啦?”“喝,不瞒您说,来了日子可不少,有半个多月。”石老侠点头:“这位大人从这里路过,要上哪儿呀?”“到四川放赈去。”“怎么还不走?”“咳!可甭提了,满城风雨谁都知道,急得我们太原府的大班头都快上了吊!”如此这般把丢金牌的事情都说了。石老侠一听,怨不得咱们哥儿俩会追上大人呢,原来大人根本没走。

哥儿俩喝酒谈心吃饭,吃完了,也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见东边一阵大乱,声音鼎沸。“呛啷啷”,院里“噔噔噔”跑出来个人:“老客们千万别出来!有贼人扰闹公馆。留神误伤!快着,赶紧上大门!”尚二爷一听:“哟!哥哥,怎么会公馆闹贼?”“我也说呀!不知海川这些人在公馆没有!”伙计“噔噔噔”跑进来了:“啊!老爷子,你们老哥儿俩,千万千万把灯吹了睡觉。您今天来到太原府还是真赶上热闹,公馆闹贼!”“嗷,公馆闹贼呀?”“对了,老爷子,哈哈哈!看你们老二位也都是练武的。可有一样,这贼人可杀人不眨眼,十分厉害。据说,来一百多贼呢!”石老侠一听一百多贼,就把枪抄起来:“尚义呀,快着,咱们走!”老哥儿俩来了,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出块银子来:“伙计,您别跟着。如果我们不回来,这块银子给你结了店账,然后剩多少钱,你买双鞋穿。”“老爷子,我谢谢您。您这么大年纪,我说这

话您别不爱听呀！到了外头，连人挤带马踩呀，它踩能把您踩死！”店伙计拦不住，老哥儿俩挤出去。嘿！满街的人，城守营的兵丁，由打东西两路，鱼贯而行往公馆里头冲。里面喊杀连天呐！石老侠他们出去，跟着兵丁一挤，就进了公馆，一直顺箭道往后走，果然里面灯火通明，打起来了。石宝奎个儿高呀，一眼就看清楚，这可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虽然穿着便服，光头没带帽子，右手持着剑，目现威慑之气。有几个孩子当场动手。

现在公馆就剩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还有插翅鹤杨小香，铁腿鹿杨小翠。刘俊一看师父们都不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刘俊可派总管年福跟刘成说了一声：“万一真来了贼人扰闹，请知府立刻传命令，让城守营的兵丁前来支援！”这天吃完了晚饭，刚交初更。刘俊带着小香、小翠、玉耳哥四个把军刃带好了，就来到上房保护大人。小哥儿四个进来，跟大人说了会儿话，天不足二更，大人要睡觉。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房上头“喽喽”一声呼哨响。大人立刻回里间屋，伸手把宝剑拉出来。年大人是个武的，他不太怕事。但是，他知道公馆空虚，贼人乘虚而入。等刘俊这小弟兄四个打北房出来，大人跟着也出了大厅。抬头往南房上一看仨贼：当中是个青脸，黑胡子茬，绢帕缠头，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手里攥着一口刀。上垂首这个长得很俊，身形很苗条，一身夜行衣，手里头攥着一口刀。下垂首这个也是一样，黑黪黪的脸膛，绢帕缠头，一身夜行衣，掌中攥着一口金背鬼头刀。所有的城守营的兵丁也敲上锣了，“呛啷啷”，一阵大乱。城守营的兵丁分四面奔公馆而来。刘俊吩咐：兵丁就到角门为止，不准进来。刘俊心想：兵丁来得多，只是喝喊助威就可以了。这三个贼正是第一拨被军师燕普所派，除去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回山以外，就是这仨。刚才海川动手的那几个是第二拨。这是第一拨，云中凤韩猛，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杨小香飞身过来，用手一拉刀：“好贼人！吞了熊心，咽了豹胆，竟敢到公馆行刺！还不下来送死，等待何时？”

这个时候，公馆的声音鼎沸，所有的兵丁蜂拥而入往里挤。南宫利踩中脊飞身往下走，“夜战八方”藏刀式往这一站。杨小香往前一抢身，左手晃面门，蹦起来就给南宫利一刀。南宫利向左一滑步，刀一接，卧腰一脚，把杨小香就踹出一溜滚去。南宫利往前一赶步惦着杀小香，铁腿鹿杨小翠飞身过来举刀就扎。南宫利调脸会杨小翠。小香拔腰而起，不顾一切扑向南宫利。两口刀把南宫利一个贼围上。谢瓣莲花魏九成一压刀飞身下来。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长腰过来，亮左背刀跟魏九成动手。魏九成这个贼可不软呐，跟玉耳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刘俊能不着急吗？云中凤韩猛飘身下来，一压金背鬼头刀，又凶又狠。刘俊一伸手，“哗楞”一声响，亮出链子镢往前一抢步：“好贼人！”涮链子镢盖顶就打。韩猛用金背鬼头刀急架相还，跟刘俊就打上了。年大人先是一惊，一看这四个孩子奋勇，个个当先，又沉住气了。可是贼人实在太猖狂！

也就这个时候，猛然间在西角门兵丁后头，有人城：“请问您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在公馆吗？”年大人一看：一个大高个白胡子老头，攥着扎枪。问：“您哪位？海川不在公馆！”“那么，病太岁张方在公馆吗？”“不在呀！”“啊，多臂童子夏九龄在公馆吗？”“也不在呀！老英雄，您是哪位？”石宝奎一弓腰，“噌”地一下过来，来到大人跟前：“敢问，是钦差大人吗？”老侠把枪搁下，把大枪交给尚二爷。年大人道：“不错，正是本钦命。请问老英雄，您是哪位呀？”“我是张方的伯父，您的随行卫员夏九龄的岳父，神掌地行仙石宝奎。”“哎哟，石老侠客！这件事情海川跟九龄、张方都跟我提了。这门亲事本钦命力保。想不到老侠客在本钦命危难之际亲自前来，太好了！这一位？”“这是张方的亲娘舅，银钩太保尚义。”“原来是尚义

士。好！既然如此，你们哥儿俩设法把贼人拿住。”“尚义呀，你先过去。愚兄在此，保护大人！”尚义把自己的军刃包袱接过来，把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护手亮银钩左右一分，飞身过来：“众位少侠客，且请退下。待我来！”

银钩太保尚义尚二爷过来，一分护手双钩：“好贼人！还不掷军刃待擒，等待何时？领国法受王章是你三人的出路！”云中凤韩猛一瞪眼：“呸！”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金背鬼头刀剁下来。尚二爷往旁边一闪，用右手钩“喇”就一捋。韩猛往下一矮身。尚二爷绷尖脚，“嘭！”就踢在韩猛的下巴颏上，险一点把他下巴踢掉。南宫利、魏九成急忙亮家伙，俩吊角跟尚二爷打上了。韩猛起来揉揉下巴，仨贼围住了尚义。但是人家尚义二爷打了个四平八稳。石爷一想：这可不成！我一个一个都让他们带点伤。石宝奎石老侠那意思是要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顺着西箭道的南边，蹬着人的脑袋，往这里来个老头儿。一边蹬一边喊：“闪开，闪开，我可蹬脑袋了！”蹬着兵丁的脑袋，眨眼来到角门。“海川呐，别害怕，哥哥来啦！”兵丁们心说：哎，您不走道，您怎走人脑袋?！年大人一看，哎呀，放心了！老头儿往这儿一站：“啊，大人！”“于老侠客！”石宝奎这儿也喊：“哥，你从哪来呀?”“嗷，你在这儿呐！你要在这儿，我就不来了。”老头儿说出心里话。

原来于老侠已经在北门里开了个镖局，取龙镖局西号。开张的时候，很多朋友没到，只是送点礼来，挂个红。但是小孟尝黄灿跟威震长江潘龙潘宏鼎，他们可从杭州镖局来了。来了之后，于爷当着亲友练了十八趟通臂掌。练完了以后，买卖就算开了张。真是那句话，开张就挺风光。潘龙跟黄灿在这儿应了几号买卖，看着走几趟镖没事。可跟于老侠商量：“大爷，我们就回去了。”“回去吧，见了你大爷，你师父他们都问个好。”潘龙、黄灿带着几个人回了杭州，老伙计都留在这里。于老侠并不经常到这儿来。开始小莲花于秀走镖，那么老侠倒很精心。时间稍微一长，过了几个月，平安无事，老侠客也就不常来太原。这一次来，碰巧年大人驻马太原。没想到第二天听说丢了金牌。于爷心说：童林，你要来了给我磕个头，我一百零三岁的老头子，还得蹶着腚给你找金牌去。这个我忍！老侠客就在这镖局里听消息。因为于秀不在家，老头得在这儿顶着。今天二更来天了，镖局子门口外头一过兵，也听见东南方向喊杀连天。有人禀报了老侠客，开开镖局子大门，老侠客于成出来。心想：这可麻烦！如果是仨俩贼没什么问题，一百多贼，这怎么得了！海川顾前难顾后，顾左难顾右，顾拿贼保不了大人。这我要不去，和海川算什么交情？我去一趟吧！老侠客进来，把自己的鸡爪链子抓围在身上，可就来了。走到大街上走不动了。幸亏老侠于成有份儿，人们见到都躲，赶到公馆这儿，就成了人粥了。

老侠于成一飞身，蹬着人们的肩膀头就进来了。顺着箭道往前走：“闪开，闪开，我可蹬脑袋了！”“噌”地一下进院了。石宝奎过来，赶紧行礼。老侠于成伸手相搀：“你倒好啊！”于老侠过来见大人行礼。年大人连连地作揖：“老侠客，本钦命我可不敢当！我们有半年多不见面了。您老人家身体倒好?”“托福！托福！”刘俊等众人可都很高兴。老侠于成一看，道：“宝奎呀！您瞧见没有，嘎子的能耐我有几年不见了，这能耐没长啊！”叫尚二爷的小名，“嘎子，你尽贪玩了。你这能耐不长，你给我下来！”尚义这气，什么事呀！我都娶媳妇了，见面叫小名。尚二爷没有办法，虚点双钩，纵身形下来。老侠客于成就过来了：“好贼！还用我费事吗？赶紧乖乖地伏首贴耳跪下，我把你们捆上！”“嘿，哪有这事呀！”南宫利往前一赶步：“呸！”左手一晃面门，刀就来了。于老侠高喊：“我让你趴下，你就趴下！”右手一揪腕子，左手一托他的小肚子，弓左步，就这么一斜身，就把南宫利提了起来，就势往刘俊的眼前头一拽，“咕嗵！”趴伏在地。魏九成飞身过来一刀。老人家伸左手一

叼他的腕子，伸右手一横他的小肚子："你也给我躺下吧！""啪！"正倒在杨小香、杨小翠的跟前。云中凤韩猛往后一撤步："啊！你是什么人？""哈哈哈，老夫乃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哟，我的妈呀！""噌"一下，云中凤韩猛上了房，撒腿就往东跑。底下这熬粥的兵丁高声喊："烫他！"云中凤韩猛飞身形一上墙，"叭叭叭"就这几斗子小米热开粥呀，全撩到韩猛脸上、身上了，疼得他嗷嗷怪叫，折身出去，撒腿就跑。西方侠于成到房上看看，贼人去远，这才下来，见大人重新行礼。

于成老侠抱拳道："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听说大人来到太原。我家里事情太忙，没有工夫来。要不，早给您请安来了！我今天才到。怎么听说丢了金牌？"年大人就把这儿的事情都说了。"海川他们几拨人都奔了七星山。直到今天，黄鹤无音。还有石老侠、洪老侠老二位帮忙协助。可他们老哥儿仨前头走了，都没回来。"于老侠听完点头："嘿，人多瞎胡乱！他都九十六了，办事这么没根基。这样吧，尚义在这儿保护点大人，我想贼不至于再来。宝奎，咱们哥儿俩到七星山去看看！"老哥儿俩由打公馆出来，公馆派人到东门叫开了城门。老哥俩出城上了大道，脚底用力往东南走。没走出多远，东南上这大火就瞧见了。于老侠说："宝奎这着火的地方不是七星山吗？"等老哥儿俩到这一瞧：啊，灯火通明，打起来了。老哥儿俩往上来，正赶上海川把矮脚兔子佟威、花面判官裴文、阴阳判官裴武，这些人打败，正往回走。双侠就到了。

双侠讲完太原城里打退刺客这事，众人十分高兴。忙整理军刃，捧好金牌，浩浩荡荡返回太原。次日启程，保着年钦差向四川进发。路上将又发生许多事情。听官欲知后事，且待续书讲述。

责任编辑：闫　丽　苏　辉
封面设计：陈　非　邓云鹤



ISBN 7-80178-027-2



ISBN 7-80178-027-2/I · 3
全套定价：310.00元